

背景小马 | 第 I 卷

Background Pony | Volume I

| 作者: shortskirtsandexplosions

| 原文: <https://www.fimfiction.net/story/19198>

| 译文: <https://fimtale.com/t/2520>



| 译者: PinkieSparle, Nightscream

| 鸣谢: Nightscream, ShadowDumb, NightlySound

| 指导: TNBi Lulamoon, 魔法师 T_T

| 排版: TwilAlder, Lost_Memory

| 绘图: Spotlight, tallaferroxiv, ramiras, cepto

| 章节: I~X



简介：我的名字是天琴心弦。

和其他我遇见的小马一样，你会忘记我，会忘记我们的这一次谈话。我所做的事情，说的话，都会被遗忘。我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母都会变成白纸，我留下每一丝存在的证据都会消失。这诅咒也将我困在了小马镇。但即使这样，我依然没有放弃我所爱的事情：作曲。如果我的旋律能走进你的心扉，希望之火仍会为我而闪烁。如果我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那也请让我证明对你们每一存在之马的爱。为我，请听我的故事，听我生命的交响吧

目录

| | |
|---------------------|------|
| I：旋律之后..... | 4 |
| I I：疯子的梦..... | 27 |
| I I I：无根而固..... | 40 |
| I V：孤独交响曲..... | 71 |
| V：行业..... | 125 |
| V I：英雄与传颂者..... | 180 |
| V I I：过渡乐段..... | 230 |
| V I I I：众生为爱而生..... | 292 |
| I X：苍穹..... | 380 |
| X：绿为新粉..... | 416 |
| X I：无名之谱..... | 468 |
| X I I：石之音..... | 538 |
| X I I I：胜于感触..... | 593 |
| X I V：第九诅咒..... | 658 |
| X V：身临其境..... | 704 |
| X V I：挚爱..... | 818 |
| X V I I：毕生所余..... | 910 |
| X V I I I：渐强..... | 970 |
| X I X：渐弱..... | 1016 |
| X X：曲终..... | 1054 |

I：旋律之后

亲爱的日记本，

音乐的起源是怎样的？是从一个问题开始吗？还是一次呼号？有谁在笑吗？还是在哭？这马是孑然一身吗？还是有别的观众？

刚上塞拉斯蒂娅天才独角兽学园的时候，我以为自己能找到音乐起源的所有答案。可后来我却发现，我们最优美悦耳，最富有灵韵的部分——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艾奎斯陞亚的文明已经延续了一万年。但在这漫长的时光中，只有最后一千五百年的音乐被记录下来，保存在谱面里，或在一代一代小马的口中流传至今。

我们所触及不到的那些乐章后来成为了什么？时间的虚空究竟吞噬了多少杰作？过去究竟出现过多少音乐神童和奇才，他们的作品又有多少再也无法听到？如果这些音乐不再回响于我们的国度，它们的价值就这样消逝了吗？

几年前，我开始学习音乐理论，以为自己会找到答案。可后来我却发现，创造音乐的过程，就是用自己的心去问问题——去问那些思维问不出的问题。我们的每一次歌唱与演奏，都是心灵的一次寻觅。空气中每一段节奏与旋律，都是我们用词汇无法表达的话语。

我觉得古代的小马们就和现在的我们一样，都在追寻着什么。所以就算过去的音乐已经消失了，那同样驱动着我们表达自我、发现自我的动力依然存在。我们的文明就是一次美妙交响乐的加演，即使谁也没去听，依然拨动着每一根心弦。只要我们依然能感受音乐，只要我们依旧留存着从前那样的好奇与抱负——一切重要的东西便没有被遗忘，因为它们依然跟随着我们的每一次脉搏跳动着。

现在，我演奏音乐。因为我也在着进行自己的寻觅。因为我正努力谱写的这乐曲，或许能解除我身上诅咒的魔力。也因为我希望加入到这段从时间伊始就不断跳动着的旋律里。只要我依然是这心跳的一部分，只要我继续演奏那会让马国灵魂随之起舞的乐章，或许我就能真正让大家听见我的话。

或许我就不会被遗忘。

那天,我坐在小马镇大街的角落,用我的七弦琴弹奏我最新的试验品。我决定将它命名为《月之挽歌第七乐章》。这就是我这周末一直在写的这一首,之前提到过。这是那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醒来时脑子里的旋律。也就是风暴差点把一棵树刮倒进我萝卜田的那晚。我一直觉得这是什么预兆,总感觉把它写下来能对我有什么帮助。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曲调里有什么魔力,不过那是因为我还没有让暮光来帮我听听。

暮光小姐总是知道该怎么做。她就是这么有天赋。要是她能把自己的天赋用到作曲上的话,应该会让塞蕾丝蒂娅公主比现在更加骄傲吧。

真是的,每次写这种日记的时候都会写偏,不讲这个了。总之,我正在小马镇大街的角落,在弹我的七弦琴。最近蹄子头有点紧,所以我把我的罐子也带来了。小马镇的居民都很大方。不到两个小时,我已经赚了差不多二十五块钱。路过的小马们向我微笑,对我投来赞许的目光。不过我没做什么,只是继续演奏我的音乐。那时的我看起来一定是全神贯注的样子。但她们不知道的是,如同她们观察着我一样,我也同样注意着她们。

自然,萝卜尖是第一个。我之前写到过她。她总是打着各种零工,起得比整个小马镇都要早。也因为这些事情,她是最常在镇里来回穿梭的小马。那天她往我的罐子里扔了一块钱,朝我微笑。想起另一天傍晚她教我种萝卜时,她脸上沾满泥土和草屑的笑容也是那个样子。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张脸。她像初次见面一般向我挥蹄,然后走了。对她来说,那确实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下一个路过的是镇长。她的鬃毛比平常要浅一些,或许是最近换了新染发剂的缘故。镇长是一只很不错的小马。如果这里不是小马镇,镇里的领导也不大可能喜欢我这样搞音乐的讨口子。不过镇长显然是更有文化的马。她朝我微笑,表扬我弹得好,给我扔一枚硬币,也走了。不知道她有没有鼓起勇气去和自己的女儿说话。最近她和女儿的关系弄得她很累。但除了另一天被我软磨硬泡到坦白之外,她没和任何小马说过这事。那是我俩一起喝着茶,一次诚心诚意的谈话。她记不得了,但我会一直记住那次谈话,不为我,为她。

更多的小马路过,正午也慢慢过去了。这段时间里,周围马们对我音乐的赞赏和她们扔进我罐子里的硬币只是附加福利,我只是一直在练习。

我用魔法精确地拨动七弦琴上的每一根弦,重复着同样的旋律。谁也没有抱怨过曲调的重复。反正她们本也不会发觉。我所能感受到的尴尬注视都集中在我的外套上。每次我到镇上来都穿着同一件外套。这样的注视我习惯了,如同我也习惯了醒来听见脑中旋律时,体内不断传来的寒战一样。可我又能抱怨什么呢?只能继续练习。我知道,同以前一样,只有暮光闪闪能帮我发掘这曲调中的意义。但我并没有停止亲自去感受,一秒钟都没有。

接着瑞瑞来了,在去杂货店的路上停下来听我的乐曲。她漂亮的鬃毛和闪烁的眼睛差点让我分心。她说的话我一字不差地抄在这里好了:“天哟,真是天籁之音呢!”。她往我的罐子里放了整整三块钱,比谁都要多。她这样子时我总感觉有点愧疚,但我也明白瑞瑞就是那种马,要比其它马更慷慨才觉得安心。所以我顺着她来。她凑我来问我,“亲爱的,你看起来可是冻坏了!不是生病了吧?”

她说的没错。我的牙齿在打颤。这不是装出来的——诅咒的副作用袭来的时候,我也什么也做不了,除了穿着这件连帽衫能让我稍微感觉好一点。我连假装给她们解释的心情都没有。但如果我就这样听从颤抖的身体,缩成一团,那停下来一遍又一遍问我同样问题的小马恐怕就不只瑞瑞了。所以我只能撑着。

“啊,我没事的,女士。”我记得自己是这么回答的。一般表演的时候我不会说话,但我也是一只可以一心二用的独角兽,“我的血液温度比一般小马低一点而已,天生的。”我撒谎了。但相对地说,我对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毕竟不论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对她们来说都不会有区别。

“唉,我可没法看着你这样有天赋的音乐家冻死!”瑞瑞说完,从自己的鞍包里拿出一条黄色的围巾,“亲爱的,拿着。想用多久就用多久吧。”她的笑容像围巾上包围的魔法力场一般闪烁着。我知道自己没得选,但接下礼物时心里完全没有好受一点。

“啊,多谢。”我微笑,暂停自己的演奏,把围巾围到我的脖子上。那时如果试图拒绝太复杂了,“您太客气了。”

“没事,我在精品屋里再做几百条都不成问题。而且黄色本来也不适合我——可是和你的眼睛很配哟。”瑞瑞微笑。有些美丽的面孔让马永远都忘不掉,瑞瑞也是其中之一。“你有空的时候可以顺道过来,我给你做

一件新外套。当然,你现在这件也挺好的,只是看上去已经有点旧了。”

我嘿嘿笑两声,“嗯,我再考虑考虑。”

“那行!”瑞瑞哼起我刚刚弹奏的旋律,也走了,消失在街对面的杂货店门里。

继续演奏之时,我能感到瑞瑞心意的温度比围巾的厚度更温暖。下午也慢慢过去了。太阳低垂在西边地平线,深红的光芒给小马们的毛皮抹上一层光辉。等我看见瑞瑞满载着各种商品回来的时候,月之挽歌已经被我弹了超过十遍了。

说实话,看着她跑过来,往我的罐子里又丢了三枚硬币的时候,我心里有些难受。“天哟,真是天籁之音呢!”她凑过来问我,“亲爱的,你看起来可是冻坏了!不是生病了吧?”

这次想要微笑就难了。我只是和着我演奏的旋律之下轻声说道,“啊,我没事的,女士。”我忍不住又抛个媚眼,“其实,一个小时前才有一位善良的女士给了我这条围巾。”

“她一定很有品味!”瑞瑞带着敬佩说道,“颜色和你的眼睛很配哟!你有空应该顺道来我的精品屋这边,我可以给你做一件新外套。当然,你现在这件也挺好的,但看上去已经-”

“有些旧了?”

“对,我就想这么说来着!”瑞瑞深吸一口气,“你除了演奏这么动听的音乐之外,还会读心?”

“差不多吧,”我回答,“我找机会一定去登门拜访。”

“那行!”她又走了,又一次哼着歌,又一次成了优雅而无忧无虑的陌生小马。

我决定今天下午就这样了,收起自己的七弦琴,还有满满一罐子的硬币,放回鞍包里。嘴巴干了,所以我直接去了方糖甜饼屋。蛋糕太太正在工作。我坐到桌子边,她马上过来,笑容同身上围裙般艳丽。

“下午好,女士!是刚来镇上吧?”

“是……也不是。”我也向她微笑,“你们这里最好的花草茶要多少?”

“一块钱。”

“三块钱买杯茶加个雏菊三明治怎么样?”

“可以嗯!”蛋糕太太高兴地说。她的声音一直都那么悦耳,不清楚她自己知不知道。光是她说话的音色我就能写出一整篇论文来讨论。她急

匆匆走回方糖甜品屋的后厨,而我在包里找起自己装金币的罐子。

就在那时,我听见两个桌子外传来抽泣的声音。我朝外望去,看见是小呆和她的女儿小乖。小独角兽正在哭——那种忧伤,烦乱的哭。小呆的孩子从来没在公共场合发过脾气,这次也一样。小乖把脸藏在一双蹄子之后,她妈妈正凑过去,朝她耳朵里说着什么安慰的话。我在这里听不见小呆说什么,但能看见她脸上诚挚的微笑……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她的安慰起效了。小乖的眼泪干了,露出和她母亲一样的笑容。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萍琪派出现了——同往常一样翻筋斗到方糖甜品屋中央。接着她用各种夸张的笑话和摆造型逗起周围的小孩子们。看着萍琪滑稽的举止,孩子们咯咯笑,拍蹄。小呆拍拍女儿的屁股,朝萍琪的方向指指,示意她和其他孩子们一起玩。小独角兽高兴地蹦了过去,脸上的忧伤又换成了孩子那般灿烂的笑容。小呆用一只眼睛看着她,一声叹息无法抑制地从她嘴唇里滑出来。她带着抑郁的神情趴到餐厅的桌子上。

专注于这一幕的我才发现视线边缘蛋糕太太正不知所措地站在附近。我朝她看去。她正端着一个雏菊三明治和一杯热气腾腾的花茶,望着方糖甜品屋的走道。

“怎么搞的……”她眼睛眨巴着,一个字拖着一个字,“明明记得应该有什么……”她转头朝后厨看去,“刚刚我要干什么来着?诶,我真是老糊涂了……”

我清清嗓子。

她低头看见我,立刻礼貌地微笑,“下午好,女士!是刚来镇上吧?”

“唔……”我也笑得很温柔,“是……也不是。你看上去有点糊涂。没有什么事情吧?”

“啊,没事,没事!我就是忘了我刚刚这是……”蛋糕太太望着蹄里的托盘,皱起眉头,像是看见上面爬满了蚂蚁,“哎!不管啦,我还要给明天镇长的晚宴烤蛋糕呢!”

我伸长脖子去看托盘里,“这是花草茶和雏菊三明治?”

“啊,是,是啊。”

“唔……”我往桌上扔出几枚金币,“三块钱够吗?”

“啊!你-你想要?”

我微笑,“看着不错,我想试试。”

“那好！至少它们不会给倒掉了！”蛋糕太太优雅地把茶杯和盘子放到我的桌上。我把金币推过去，看她行一个屈膝礼，“祝您在方糖甜品屋用餐愉快！有什么事只管叫就好了，亲爱的。”

“知道了。”我回答。她走之后，我喝起茶来，让它的温暖慢慢驱散我体内的寒冷。我有时间放松，有时间去思考，去继续完善我的歌曲。接下来的每一分钟都应该是我仔细考虑《月之挽歌第七乐章》结尾丢失的那几个旋律的时候。可我忍不住一直往小呆那边看。

小呆是只忧郁的小马。镇上知道这事的小马不多。在小马镇的邮递员面前，太多马犯了以貌取马的错误。我曾也是。即使现在，在我无数次与她的交流里，我依然没能弄清她忧郁的根源。但刚刚看见她安抚小乖的样子，我想我有了线索。

于是喝完茶，以不那么优雅的风度将雏菊三明治解决掉后，我提上自己的鞍包，朝她的方向走去。自我介绍这种东西从来就没有简单快捷的方法，所以很早以前我就学会跳过了。

“小呆，怎么苦着脸呢？”

小呆抬起头来。她的瞳孔朝着不同的方向，眨眨眼。好在我知道怎么站能让她看见我。“抱歉，我们见过吗？”

我微笑，“谁不认识小马镇最忠实的邮递员呢？”

“啊，你说的有道理，”小呆紧张地笑几声，蹄子梳理起鬃毛，“我……我没有不小心撞进您家房子之类的吧？”

“啊哈哈……没有。”

“啊，那就好。我这马记性不是太好。”

“相信我，小呆，每只小马记性多多少少都不太好。”我在她身旁坐下，指指另一头正和其他幼驹开怀大笑的小女儿，“小乖很有天分。最近三次考试她都是全班第一，你知道吗？”

“我-我知道！”小呆叫起来，用奇怪的角度眯起眼睛盯我，“可……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之前说介绍不容易就是这个意思。我脑子一转，回答道，“我是个音乐老师，从坎特拉皇城那边过来的。不久前我被叫过来帮车厘子老师拓展她的音乐课程。她打算在学校里组织一个小乐队，你听说过吗？”

“当然了。听说过。”小呆说。

其实我之前说自己说的都是谎言也不完全对：有些话还是真话，不过

也只是因为我见过这些事而已。过去一个月来,车厘子确实想组织一个校乐队。只是小呆对这个话题并不怎么开心。

“我的小马芬可激动了,”她说,“每天早上送她去学校的时候她说的就一直是这事。”不远处她的女儿还在全神贯注地看着萍琪夸张的表演。她朝那边没精打采地望了一眼,叹气,“她在音乐上天赋很高。其实就上周,我带她去了一次乐器店。他们那里有那种给试用的长笛,她就去试了。我从没听过那么美的声音……而且我的小马芬可没练习过啊。她那么有天赋……和孩子她爸一样。”最后几个字是她憋出来的,她淡灰色的脸上又多了一抹忧伤。

“我之前看见她哭了。”我说。有些歌声没有通向它们的桥梁。有时不论多么痛,你能做的只是继续听下去,“是因为她不能去车厘子的乐队吧。”

小呆苦笑。但我知道她会说下去。小镇里那么多小马,每一次她们选择将心里话说出来的时候,正好也是我直接问她们的的时候。我常常这样想,或许这就是我的存在意义?也只有我能这样想。

“我也想她能去,”小呆终于开口,“可她妈妈帮不了她。”

“嗯?”

“这事我一般不和别的小马说……也肯定不会和她说。……家里最近过得很紧。”小呆望着桌子,一只蹄子懒懒地画圆圈,像是徒劳地调整自己的视线,“我挣的钱只能勉强度日。邮递员的工资实在是不够给我们俩口子用的。如果小乖她爸还在的话,或许我就不用把钱都拿来补这补那的了。只是买吃的还勉强够,但要送她去乐队……?”小呆又叹口气,用蹄子揉揉湿润的眼,“小乖她……多么好的一个孩子啊,那么无私,又支持她妈妈。她自己想要的就是吹吹长笛而已。明明那么有才华……”

“音乐是最好的天赋,小呆,”我温柔地微笑,“她的天赋会去打动其它小马的灵魂。就像现在的她,哪怕只是简简单单地活着,也牵动着你的灵魂。”

“我给不了她应有的东西,她又拿什么来打动呢?”小呆的声音颤抖着,“我的小马芬对大家就这么礼貌——老老少少都是。在学校她也很努力,这么善良,可我……”一颗泪珠被她的蹄子挡在划过脸颊的路上,“可我却帮不了她。她喜欢的只是做音乐而已。她妈妈没她的天分,连给她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住都做不到,更别说买长笛去实现她的梦想了。我这算哪

门子的爱她啊?”

我靠过去,一只蹄子轻轻搭在她肩膀上,“你的爱是真诚的,她也会永远珍惜和铭记你的母爱。有些父母相信钱能买来一切,却不知道关注和尊重自己的孩子。你不是那种小马,小呆。我相信总会有办法会让小呆得到她想要的一切。你已经提供了她所需要的一切。



如果以后你忘了我说的这些话,请至少记住,现在我们说话时那让你泫然欲泣的感觉。因为这感觉是真实的,也是永恒的。”

小呆又抽泣一声。有那么一刹那似乎她的双眼都注视到了我。那时她的微笑直到现在想起都依旧能让我感到温暖。“像你这样体贴又善良的马儿说的话,我怎么会忘呢?”

我只是微笑,“小呆,和从前一样支持你的孩子吧。我向你保证,总有一天她的梦会成真的。”

小呆还没来得及回答,小乖跑了回来,在她母亲身旁跳着,咯咯笑着给她妈妈讲萍琪的故事。小呆按不住她女儿,最后只能猛的抱住她,将小独角兽搂入自己的怀中,蹭她。小乖也笑着在她的怀抱中微微扭动。

也就是那时,一阵严寒从我体内涌起。我颤抖着拉拉自己外套的衣袖。有那么一下我可以看见白雾从我嘴里呼出。那时我知道,一切已经同以往一样失去了。

小呆的一只眼睛朝我眨眨,一下直起身,“啊,你好!有什么事吗?”

我咳嗽一声,尽力克制寒冷之下身体的颤抖,“抱歉。”我站起来,“我没发现这桌子已经有主了。”

“别这么说!”小呆的声音同她女儿般轻快。“这里是方糖甜饼屋。大家想坐哪里都可以。是不是啊,我的小马芬?”

小乖只是咯咯笑。萍琪对小孩子的影响一直都让我羡慕。摇篮曲一类的乐曲依然不是我掌握的范畴。

“没事,我该走了。”我说。那是真话。太阳已经西斜,而我还要去找

暮光。很快就要晚上了,没时间再找马说话。“祝两位晚上开心。”

“嘿嘿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呆说,“但是感觉已经很开心了。”

我离开方糖甜饼屋,慢慢朝暮光的图书馆走去。黑夜来临之际,天空同一条暗紫色的毯子飘在我独角的上方。周围小马的身体步伐匆匆往家赶。我一直不明白为何日落之时总是小马们最匆忙的时候。尤其是小马镇。只是我不争不急,让夜那阴冷清爽的低语渐渐包裹自己——有时我想是不是只有我自己会这样。我轻轻哼起小时母亲教我的钢琴旋律。我的家庭条件比小呆和小乖好,我也从没想过有朝一日我会失去这一切……不论是身还是心。不知道家人们现在又在做些什么。我不敢去想。这钢琴的旋律只能唤起那些温暖的记忆,却温暖不了我现今的生活。

我到暮光的图书馆时,小马镇的街灯已经亮起。图书馆门开着;应该是暮光的助手在往里面搬什么东西。我走进去,知道自己是对的。斯派克正推着几本从坎特拉皇城寄来的大部头。他看见我,高兴地挥爪。

“你好啊!”他抱着一个包裹经过身边,向屋子的另一端走去,“帽衫够帅的!”

“谢谢,”我说,“暮光小姐在吗?”

“怎么了,你有预约过吗?”

“斯派克——!”正那时,我俩口中的淡紫色独角兽从一旁的走廊走过来,“那八部《艾奎斯陞亚文学史英雄选》的快递你开——”她说到一半,看见我,停下,微微吸一口气,“啊!抱歉。不知道有小马来了呢!”她眨眨大眼睛,接着微笑,小酒窝出现在脸上,“有什么事吗?”

我之前有没有说过暮光闪闪特可爱?

“确实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

“这样啊。我……我一定尽力,但是希望你先知道图书馆快闭馆了,我还有一封很重要的信要写给——”

“塞拉斯蒂娅。”我点头,“我知道。”

“你好啊!”斯派克又一次路过,“帽衫够帅的!”

“多谢夸奖。”我又把视线转向暮光,笑着,“相信我,暮光小姐。我觉得你对我要给你说的事情一定会……那个……会很想听。然后只需要你帮一件事。”

“嗯?”

“我也保证你给公主写信不会迟的。”

“迟？”暮光闪闪紧张地笑着，白牙露出来，“怎-怎么会怕迟呢？”

“嘿嘿……确实。”我大步走到一个木头凳子旁，扑通坐下，开始翻我的鞍包。我看着她，低声问道，“暮光，你遇到过这种事情没有：一段优美的旋律一直在你脑海里盘旋，你不知道它是哪来的，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但就是想哼出来？”

暮光闪闪眯着眼看我，眼神里露出无法抑制的好奇。光是遇到我的小马做出的这种表情，我能写一整本书出来。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了不是吗？

我轻笑两声，拿出自己的七弦琴抱在我胸前，温柔地看着暮光，“我的名字是天琴心弦。和其他我遇见的小马一样，你会忘记我，会忘记我们的这一次谈话。我所做的事情，说的话，都会被遗忘。我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母都会变成白纸，我留下每一丝存在的证据都会消失。这诅咒也将我困在了小马镇。但即使这样，我依然没有放弃我所爱的事情：作曲。如果我的旋律能走进你的心扉，希望之火仍会为我而闪烁。如果我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那也请让我证明对你们每一存在之马的爱。为我，请听我的故事，听我生命的交响吧。”

“我……”暮光闪闪猛眨眼。她一只蹄子抹一把自己的额头，摇摇头，带着疑惑的表情消化刚刚的话，“你说的什么？我不明白。你不是在开——”

“别说话。”我将七弦琴浮到自己面前，“听就好了。”

我闭上眼，专注于魔法拨动一根根琴弦的感觉。小马镇那一整个下午的演奏只是排练。现在，在暮光面前，在她微微共鸣的木头小屋里，才是我以全部的甜美和表现演奏月之挽歌的时候。虽然还不知道结尾，琴弦起舞的节奏却没有少半分自信。演奏结束，我睁开眼，看见暮光闪闪坐在我面前，脑袋里的余音依然让她的脸颊在激动中微微泛红。

“这……”暮光开始嘟哝，“这……这是……”

“告诉我吧，”我嘴唇紧抿，盯着她，“是不是很熟悉？”

“我…我知道！”她喊起来，“感觉是在哪里听过……”

我探身向前，心跳加速，尽力控制住自己。

终于，暮光闪闪结结巴巴地说，“是-是在露娜的藏书馆！对！那是一首交响乐，新古典早期的作品！”终于想起一切的她笑了，“梦魇之月回来

之前,塞拉斯蒂娅曾经带我听过一次。她告诉我那是在露娜堕入黑暗之前,她用来提醒自己……不至于忘记自己妹妹的东西之一。”

“告诉我,暮光,”我坚定地问道,“你知道它的结尾吗?”

“你刚刚演奏的这首曲子?”

“对。”

“原-原来没有弹完?”

“没有。但显然你听过。你知道它的结尾吗?”

“我……我不明白你是在干什么!”暮光侧着看我,紫色的刘海下眉头紧锁,“确实我听过。但那是塞拉斯蒂娅亲自在露娜的藏书馆里给我拿出来!你怎么可能知道?”

“因为我也听到了,”我低语道,“睡着的时候。醒的时候。闭上眼睛的时候。睁开的时候。同这一首一样,我能听到一首又一首曲子的旋律在我的脑海里回响,顺着我思维的弦与我共振……好像我的角接收到了生命频段之外的信号,试图向我讲述着什么。”

“可……可-可是怎么会?为什么?”

“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你听不见。”我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因为同样的原因,每一位遇见我的小马都忘了我与他们说过的话。因为她们会忘掉这旋律,就像忘掉我一样。”

“嗯?”暮光闪闪坐到地上,使劲眨眼,“天琴小姐,我不明白。你说你会被遗忘是什么意思?”

我微笑。斯派克正好再次路过,我朝他吹口哨,“喂,绿刺毛的小家伙?”

“你好啊!”他站在最后一个包裹前,“帽衫够帅-”

“斯派克,我们知、道!”暮光闪闪对他皱眉,“这话你还没和我们的访客说够吗?”

“访客?”斯派克皱起了眉头,歪头看看暮光,又看看我,“暮光啊,我刚刚一直在拆包裹呢,忘了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没等暮光说出什么和她大吃一惊表情相符的话,我先开口了:“斯派克,麻烦你帮我个忙。我想看看《斑马撒哈拉生物学》,珍·古道尔写的。你能去拿一下吗?我在这里先和暮光说说话。”

“当然了,《斑马撒哈拉生物学》马上来!”年轻热切的小助手沿着远处的走廊蹦走了。

“你……”暮光挠头，“为什么突然对古道尔的书感兴趣了？”

“书本身是什么我不那么在意，”我说，“我只知道在图书馆里这本书离这里最远。”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这是你第一次来图书馆——至少我到这里做图书管理员之后是。”

“唔……其实，我不是第一次来了。很多次了。”我依然向她微笑，“而且都是在你到小马镇之后来的，暮光。”

“我怎么不记——”

“事实上，你来小马镇之后不久我就到了这里。”接下来的部分就难了。这里我常常不能自己，但在许多次重复之后我也慢慢麻木了，“我之前住在坎特拉皇城，和你一样。我父母和我一起住在白玉区，星璇街。”

“星璇街？！”暮光耳朵一抖，眼睛发光，“那里离我家就两条街的距离！”

“星云大道484号，”我的眼睛看着她，“你住在月亮舞楼上。”

暮光忍不住发出那我听过无数次的尴尬笑声。“太巧了！原来你也认识月亮舞？”

“对，我们从小就是朋友。”

“你俩？她怎么没跟我说过？”

“不，暮光，”我说，“我们三个，你，月亮舞，我。我们三个从小就是朋友。我们一起上的魔法幼儿园，后来的事你也知道……或者说你曾经知道。”

她盯着我，眯起眼睛，嘴巴大张，“可是……”她咽口水，摇头，“我-我肯定记得住的！月亮舞和我——”

“我们一起去魔法夏令营很多年了。你七岁那一年，第一次尝试传送魔法的时候把自己传送到了皇家警戒塔上。我们花了一个下午找天马去救你下来。那时你难过得哭了，所以我和月亮舞带你去了附近的一家甜甜圈店，想让你振作起来。也就是那时，你才告诉我们你被赛氏天才独角兽学园录取的事。之前你一直不说，是害怕我们嫉妒你，不想和你再做朋友。自然那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和她都享受着和你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很多年后，我和月亮舞也被录取的时候，你还带我们参观过校园。其他新生在碰钉子的时候，我们在学院里的第一年顺顺利利地度过了——也全靠有你带着。”

暮光仔细听着我说的每一个字。听完，她盯着房间另一头的墙嘟哝道

，“我……我都记得。但是每次都只有我和月亮舞。完全……完全没有你，天琴。”她抬头，眉毛皱起，“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玩什么恶作剧？是云宝黛茜让你来的吗？”

“像她和萍琪把你的墨水换成隐形墨水的那次？”我坏笑着问，“还是那次她用一大桶番茄酱泼到你鬃毛上，接着等你跑到浴室才发现浴缸里全都是冻薯条？”我嘿嘿一笑，深呼吸，“还是说是有一次她骗你说你的角要掉下来了，弄得你像个书呆子一样去读了一整晚的独角兽病理学，最后在图书馆里睡着了？我还记得后来非得让她请你去方糖甜饼屋吃了一顿饭，你才肯原谅她……”

“你……为什么这些你都知道？”

“因为你告诉过我。”

“你是说我们之前说过话？”

“几十次了。”我说。在同样的对话重复了无数次之后，我说话开始干巴巴的。但我依然尽力往自己的声音里挤进去一点真挚，“暮光，你是个很聪明的小马。小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能看见你和小马镇的马们相处得这么好我很欣慰。可惜，和以前我们经历过的每一次对话一样，这些你都不记得了。”

“这……太疯狂了，我要怎么相信——”

一旁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那个……暮光？”

暮光转头。

斯派克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本书，表情空白，眨眨眼，站在之前的走廊口，“你让我去做什么事，然后我……我……”他看向手里的大部头，“《



斑马撒哈拉生物学》？这书早就过时了，里面对斑马的称呼都是带歧视性质的。为什么还留着啊？”

“斯派克，那是之前天琴心弦让你拿过来的。”

“……天琴是谁？”

“你好！”我微笑挥

蹄。

“啊！”他眨眨眼，“你好！帽衫够帅的！”

“你不记得她了？”暮光的迷惑的声音响起，“她在这里和我说了好几分钟的话了！你至少经过了——有三次的样子！”

“哎呀，暮光！对不起嘛！我没看见！而且图书馆不是马上闭馆了吗？这个时候还接待马是不是有点晚了？”

“斯派克——”

“小伙子，我和暮光就是简单说两句话，”我挥挥蹄子，“你忙你的吧。”

“呃……随你便。”他抱怨道，拖着爪里的大部头走了，“我是助手，不是看门的。”

我又让视线回到面前惊呆的暮光身上，“看见了？他离开我之后就记不得我了。距离是我被遗忘的原因之一。”

“那……那其他原因呢？”

我抬头朝近旁的窗外望去。落日的余晖已经消失了，夜的黑暗正慢慢降临，随之而来的将是皎月的微光。

“时间。”我鼻孔微张，终于说道，“有时就是几分钟的事情。最多一个小时，很少会更久。之后你连我存在过都不知道了。所以每一次和你解释这些事情都很难，因为我很少能撑到你真正愿意帮我的时候。”

“请你原谅我，但我真的要知道为什么才可以！”暮光的声音和她的表情一样扭曲，“这种事情真的是闻所未闻！就算是真的，怎么可能有谁可以承受得了这种生活？”

“我可以。不容易，但我自己还过活得下去。”

“我还是很难相信，天琴。如果没有更多的证据的话我还是——”

“你作为塞拉斯蒂娅的亲授学徒去皇宫的第一个星期……”我开始说起来，“陛下带你去了一个画廊，里面有很多艾奎斯陞亚历史上倍受尊崇的独角兽画像。那时你很自豪，因为你第一眼就认出了白胡子星璇的画像。你的老师把你带到一边，告诉你这些画像有一个共同点。画像的主角都是她数千年来一个个学生，就像她现在教导的你一样。”

暮光紧盯着我，眼神柔软而脆弱。我向前俯身，继续温柔地说：

“那是你第一次懂得死亡是什么。你是一个年轻的孩子，充满活力与生机。一下子，你发现自己成了公主的学徒，却没过最后一切都要怎么结束。你看着画像，脑子里回忆起艾奎斯陞亚的历史，于是你发现未来也

会有他们的历史,而你就要成为那历史里的一部分——要永远地定格在一幅画上了。你不明白,你开始哭。那一整晚,塞拉斯蒂娅一直陪在你身边,直到你眼泪干了才离开。那天她为了安慰你甚至推迟了日出。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马知道为什么十五年前的那一个早上为何格外暗淡。”

我微笑着搭上她的肩膀,像她睿智的老师曾做过的一样,希望她身体能停止颤抖。

“这是几个星期前我们的一次深谈里你告诉我的,暮光。你不断学习动力也正在于此;你宁愿躲在家里读书也不想出去晒太阳;你在生命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想要知道点什么新东西……因为你想要在自己的脑袋塞进尽可能多的知识,因为历史存在有自己的意义。无数世代兴起衰落,换来的是记录在历史中的一点一滴,好让我们于依然存在的时间里沿着他们走过的路,去创造自己那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只有继续锻炼我们的思维,才不至于遗忘前辈留下的一切。你说,塞拉斯蒂娅在你眼里不只是老师。她是艾奎斯陲亚的心脏。而你作为谐律精华中心的那一抹光火,你想要给艾奎斯陲亚最好的,想要给陛下最好的。你不想就这样变成她墙上的一幅画。”

我的话一句一句说着,暮光的眼睛渐渐湿润起来。

“朋友问过你很多次,为什么你不找一个帅气的男生谈恋爱。你从来只是笑笑,随便搪塞过去,假装对这种事情没兴趣。但心底你知道自己只要依然想着改变世界,就承受不起这些追寻另一半的时间。不是你个性古怪,你想要更多,不是吗?暮光,你要写一本书,你要终自己一生,去学习那些重要珍贵的魔法知识,再全都写下来,放到书里去。你也告诉了我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谐律之道》。每天早上醒来时你都会想到这本书,会想到即使你去世很久了,塞拉斯蒂娅每天升起太阳之后依旧要读你的书,赞扬你对这个世界作出的贡献。因为同芸芸众生一样,你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被遗忘。”

我说完,暮光已经不再盯着我看。但她还在听,身体颤抖着,一颗泪珠顺着脸颊流下。她拿蹄子揉揉眼睛,又抖了抖,用颤抖的声音低语道:

“你……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又一次,她愿意听我说话了。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快晚上了,我朝窗外望了一眼。月亮还没出来。我叹气,只是说,“我只知道是去年我在镇上参加夏至日庆典的时候。”

“去年?”暮光抽抽鼻子,猛地一眨眼,“就是梦魇之月回归的那个晚上?”

“对。”

“出了什么事情,然后你的身上就有了这个……这个……”

“诅咒。”我嘟哝道,“至少我知道这肯定是个诅咒。除了诅咒我也不知道还能叫什么了。”

“可……怎么会?这是什么原理?它和露娜公主——不对,梦魇之月。和梦魇之月有什么关系吗?”

“我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我低声说,“现在要解释一切是不可能的。我说到一半你就会全部忘掉。”

“那就写下来!”暮光叫道,湿润的眼睛四处寻找纸笔,“一句一句写下来,然后我们可以读——”

“你能看到的只是一张白纸,别的小马也一样。”我微微苦笑,“相信我,都试过了……用不同的介质,在不同的地点……谁都看不到。只要是我写的就不行。”

“也是距离或者时间的关系吗?!”暮光有些喘息,突然眼睛一亮,“我知道了!我们给塞拉斯蒂娅写一封信!现在就写!龙息会把你存在的消息在一瞬间带到塞拉斯蒂娅面前!她一定可以解除这个什么‘诅咒’的!斯派克——!”

我举起一只蹄子示意她停下,“我们已经试过了。”

“试过了?!”

“嗯,几个月前,在不同的情况下,试了整整三次。公主殿下收到的只会是一朵绿火和纸灰而已。只要你写的时候还记得我,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送出去。”

“那就……那就……”绞尽脑汁的暮光已经开始结巴,颤抖着。每次她知道事实之后的专注和真诚都让我羡慕。我知道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只是时间问题。“对了!照片!”她朝图书馆里的一个储藏柜跑去,“我们可以给你拍一张照片,然后——”

“你有我的照片。”我起身,说道。我走到床边,指着下面挂着的一副照片,里面两只小马正站在坎特拉皇城的街道上,“应该说,曾经有我的照片……你自己看吧。”

暮光看着照片里,月亮舞和她向镜头微笑着。她眯起眼,像是第一次

注意到这张照片，“有趣……拍照的小马当时真是糊涂了，照片左边空了这么多。”

“空得能再站下一只小马，不是吗？”

暮光咬着嘴唇，把照片挂回原处，咕嘟咽一口口水，看着我，“你……你可以到坎特拉皇城去，然后……然后要求觐见塞拉斯蒂娅公主……”她看见我的表情，声音小下去。

我慢慢摇头，“这个诅咒还把我困在了小马镇。”我走向自己的七弦琴和鞍包旁边，“可能是因为诅咒开始的时候我和梦魇之月都在这里。每当我试着离开小马镇的时候，都会感到可怕的温度骤降，像是暴露在极寒的真空里。”光是想到就让我的牙齿开始打战，我拉拉自己的帽绳，“所以我才会穿这衣服，还有围巾。诅咒的寒冷偶尔会钻进来，很难受。”

“我……”暮光颤抖着坐到图书馆中央的地上。声音如一只无助呜咽的幼驹，“天琴，我真希望能找到什么方法帮到你。可马上就要忘了……”

“确实有一件事能帮我。”我用魔法举起七弦琴，深吸一口气，“你之前做到过，每一次都能帮上我大忙。相信你这次也一定可以的。”

“好！”暮光站起身，眼里闪着光，“你说！”

“帮我完成这首曲子。”

“你之前弹的那首？”她咽口水，“天琴，有件事你说的对：我确实是在努力汲取知识，但恐怕音乐方面我真没研究过。”

“音乐该讨好的不是你的知识，”我微笑着，温柔地说道，“而是你的心。暮光，你听过这首曲子，还记得它的曲调。我不用你做什么专业的分析，只要告诉我你觉得它该如何收尾就好。”

“我……”她咬住下嘴唇，坐到我身边，“再给我弹一次吧。”

我点头，温柔地弹起来。这一次曲速略微快了些，因为黑夜已经降临，我的时间所剩无几了。很快，曲终音落，我之前所谓的“月之挽歌第七乐章”原来是——

“《夜之悲歌》。”暮光低语道。

“这就是它的名字？”

“对。至少我觉得是，”她紧张地笑着，“塞拉斯蒂娅公主说，这是在被放逐的几十年前，露娜公主亲自写的。那时的她将自己的悲伤在艺术之中表达出来……直到她被嫉妒与愤怒玷污，化身梦魇之月为止。”

“那你知道最后的几个音符吗？”

“我……”暮光闪闪有些不安，“天琴，我真的要说，我不太会写曲子。而且如果我写的话，最后也会变成白纸的不是吗？”

“那就哼出来，”我说道，“我们以前都是这么做的。”我朝她眨眨眼，“放心，我记得住。”

“我……我只要哼出来就行？”

“对。”

“好。那……开始了。”

一个优美的声线牵出那串隐形的音符，飘荡在树洞图书馆的空间里。我仔细听着，用心跳为暮光灵魂的共鸣打着拍子。曲子结束得比预想中要快。要不是我忙着笑，估计会流下一滴眼泪吧。

“果然呢，哈哈……真是阴冷。”

“就是这么结尾的，我清楚！”暮光说道，“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丝不差。那时悲歌一下子就停下了。还记得我问殿下为什么——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塞拉斯蒂娅笑。她说，‘露娜从来就不知道怎么优雅地退场’。唔……”她傻傻笑着，摇摇头，“咋直到现在才想起来呢……真好笑。”

“开始都很好笑，”我嘟哝着，将魔力注入我的七弦琴里，弹奏出暮光刚刚哼出的最后几个音符，让旋律在木制的墙壁间回荡。现在我知道这首曲子如何结尾了。又一周，又一首挽歌。如此简单，简单得痛。“行，那就这样了。”

“你不打算再演奏一遍全曲了？”

“不。”我干脆地回答，“不会在这里弹。”我无声地将七弦琴放回我的鞍包，“那样……不安全。”

暮光闪闪眯起眼睛，“这曲子……这曲子里有魔力，对吗？”

“大部分有。但只有在我弄清楚所有的音符，然后用七弦琴弹出来才会显现。它们不过是我日日夜夜努力追寻的一副庞大拼图的碎片而已。不过，我不是孤军奋战。多谢你，暮光，又一首挽歌完成了。”我向她微笑，“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真希望我还能做些什么。”

“其实……”我离开鞍包，转过身来，不敢看她的眼睛，“我之前说只需要你帮一件事是假的。我还有别的事情想要你……”

“嗯？”

“就是……”我没法看她。直到现在,我依然难以相信那时我都做了些什么,难以相信我会提出那样的要求。那么多月过去了,我自己应该坚强起来。那晚我需要暮光做的事情已经完成。真正能帮到我的事情已经结束,再做别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可惜,我应该是比我想象中的脆弱吧。不然,我也不会在这一页,写下这样的文字。“听起来可能比较奇怪,所以你要是不愿意我绝对不会说什么,也不会怪你……”

“天琴……”暮光离我更近一步,“到底是什么事?你还需要什么?”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擅长微笑。不论什么情形,微笑总是最好的表情。我无时无刻都在微笑,因为我希望我周围小马都能快乐一点,毕竟这才是世界需要的我。但那时,站在那里,在暮光闪闪的注视之下,我微笑依旧,眼泪却脆弱起来。终于抬头看向她时,她的形象已经模糊不清。

“能抱抱我吗?”

诅咒之后,我和暮光谈话已不下五十次,同样的对话也进行了二十多次,但只有今天,我说想要她抱抱。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那个下午格外的冷。也许想到了小呆她可爱的女儿。也许是就是那挽歌……让我感到如露娜的挽歌结束之后的那般空虚。

我也没能想更多,因为那时我已经在暮光的怀抱里,无法呼吸,只因又回到如此温暖的感觉之中。我让她抱着我,前蹄搭在她的背上,把头埋进自己儿时挚友的肩膀里。如果遗忘是罪,那我也不是圣马,光是她的怀抱就让我在一瞬间忘记了自己苦苦追寻的究竟是什么。音乐是一种美妙的东西,但它也只是一个投影。真正的旋律带着心的温度,流淌在我们的血管里。

小马真是一种脆弱的生物。一种如此孤立,却又独特的生灵。需要笑声的灵萃,需要琴弦的振动,才能代替泪与尘,填满我们之间淡漠寒冷的沟壑。我突然好想说话,想要告诉暮光很多很多事情,但知道这些话语毫无意义。说的话终究会被遗忘。只有我们之间的友谊方可长存,绽放在现在的这个拥抱里。倘若这拥抱能延伸到永恒,那即使我的名字永远失去意义,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谢谢你,暮光。”分开之后,我再次被寒冷包围,抽了一下鼻子,笑容很快回到自己空洞的脸上,“对我的意义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可惜我却做不了什么,”暮光忧伤地嘟哝道。她对着空处望了一会儿,突然高兴地吸一口气,“我知道了!用记忆魔法!”她跌跌撞撞向另一

头高大的书架跑去，“如果我能施展一个足够强大的魔法，说不定就能反制这个什么诅咒，让大家能暂时记住你，直到公主和我想出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我叹气，“暮光，省点力气吧。上次你失败了。以前的无数次也一样。”她在我身边来回穿梭，从墙上拿下一本又一本大部头扔到地上。“你还是别这样大费周——”

“没事！一定可以的！这是白胡子星璇发明的魔法！”

“你是说专注提升咒语？”我嘟哝道，向窗外看去。一抹银色的月光。我心一凉。

“对！你怎么知道的？只要我能找到配方，再用魔粉作为介质来施展这个魔法，说不定就可以——”她的话语和蹄声一起消失了。

一股严寒从我体内涌起，唇间溢出寒气。我不想转身。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怎么也不想看受害者，但每一次，我还是看了。这次也一样。

暮光闪闪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间，角依然发着光，四周几本书环绕着她。她好奇地看看周围的书，好像那书是一群招马厌恶的蛾子。

“这……我是在干什……？”她眨眨眼，皱起眉头，将书放回墙上对应的位置里，“现在不是做什么小实验的时候！还有《艾奎斯陞亚文学史英雄选》要拆箱呢。”书都回到原位，她转身，看见我，一下叫出了声，“诶呀！我……诶，你-你好！你是哪位……？”

“抱歉，”我已经背上鞍包，“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我就是在给自己的一个……一个项目，做收尾。”

“明白了。不过请您理解一下，”暮光难为情地笑着，“图书馆很快就要……”她抬头看看墙上的钟，“啊呀！都七点多了！那个，抱歉，图书馆已经……已经闭馆十五分钟了？！”

“这样啊。那我就先走了。”我行礼，随后向门口走去，“再见，女士，晚安。”

“啊哈哈……你也是。”

离开的路上，我还能听见身后传来模糊的声音。“斯派克——？你在哪里去了？箱子自己可不会动！晚饭我们等到拆完了再吃！”

今天，在写这篇日记的几个小时之前，我又一次来到了阳光明媚的小马镇主街。自然我没笨到在公共场合演奏完整的《黑夜的挽歌》，只是弹

奏它的一些片段而已,这样真正独奏全曲的时候才能水到渠成。

很多小马路过,也有不少给我面前的罐子里投钱。我看见神秘博士,史密斯奶奶,萝卜尖,还有其他许多可马的面孔。但我一直专注于自己的演奏,直到有谁靠近,在她看见我之前,我偷偷用蹄子把罐子推进了一边的灌木丛里。

“天哟,真是天籁之音呢!”瑞瑞海蓝色的眼睛在正午的太阳下闪着光,“可亲爱的,你看起来可是冻坏了!不是生病了吧?”

“我……我没事。”我微笑着,琴弦上的旋律没有停歇,“没生病。我就是比一般马怕冷而已。好在我有这外套和漂亮的围巾呢。”

“那可太好了!”瑞瑞绕我一圈,“我可没法看着你这样有天赋的音乐家冻死!这围巾挑得好,和你的眼睛很配哟。”

“给我这围巾的小马也是这么说的。”

“要我说啊,你受之无愧。你的音乐可是给我们小马镇添了不少彩!美得我都想给你几枚硬币呢!”

“啊哈哈……”我咳嗽一声,尽力维持曲调的律动,“相信我,没必要了。我……我想都不敢想。”话是这么说,我肺里的肌肉却不争气地软了下来。

“别胡说!”瑞瑞挥挥蹄子,“亲爱的,这句话你听过没有?慷慨是心的镜子,正是分享之中我们才能体会生命的美好。”她一歪头,“不过要是你坚持的话,我就不打扰你继续演奏你美妙的曲子了。找个时间再见?”

我的呼吸顺畅了些,微笑,“嗯,一定会再见的。”

“那就好!再见了,女士~”她离开了。

一小时后,我坐在方糖甜品屋里,蹄中捧着一杯茶。我一口也没喝,只是呆呆看着茶杯上一缕缕游丝般的蒸汽。和那晚拥抱的温度比起来,我觉得蒸汽太冷。

桌子上放着一整罐子的金币。在小马镇中心连续演奏四天之后,我又一次攒够了钱,足够买我小小实验所需要的材料。现在夜之悲歌我已经熟悉,但光直接演奏是不够的。还要买一些魔法材料,以防出了差错。毕竟错误的代价我体会过一次——琴弦奏出最后几个音符,随之而来的寒冷就是全世界的围巾和外套也救不了我。

只有这样继续做下去,我才有可能从这诅咒的深渊中爬出来。那为什

么现在我感觉花这钱就是犯罪一样?之前我也曾利用过我的“特殊情况”,做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虽然最后结果是好的。但现在,已经走了这么远,我却犹豫了。在我……找回自我之后,我真的能接受自己这段时间的作为吗?

“诶!七弦琴?你是做音乐的吗?”

“嗯?”我有些迟钝地抬起头,“啊,嗯,差不多。”

暮光闪闪站在甜品屋的中间,向我微笑,“我一直都很羡慕音乐家。我在坎特拉皇城那边学别的东西的时候,我很多独角兽朋友都去学音乐了。后悔当初没有学一点乐理。音乐多美好啊,又那么引人入胜……”

我轻轻呼气,“生命里能做到这两点的东西还真不多呢,是吧?”

“啊!唔……抱歉,光顾着自个儿唠叨了。”暮光嘟哝着,随后一转眼睛,傻笑道,“我叫暮光闪闪,是小马镇的图书管理员,就在东区那边。”

“也是塞拉斯蒂娅公主的亲授学徒,以及净化梦魇之月的圣物,谐律精华里的魔法元素使本尊。”

“啊……”暮光不好意思地微笑,淡紫色的耳朵垂下来,“这些你都听说了。”

“没什么不好相信的吧?”我终于喝上第一口茶,似乎也不是那么凉。“小马们都是要做些什么,才可以被铭记。我靠弹音乐——你靠拯救全国。”我举杯示意,微笑道,“说到底咱俩都一样的。”

她眨眨眼,也微笑,“哈哈……各有所好,是吧?”

“说的好。”

“有空你可以来图书馆这边。我们在音乐方面有很多书,挺想给你看看。光是给古代七弦琴的书就至少有十二本,肯定够你啃一阵子。”

“哈哈……”我不忍心告诉她我早已看过了,还不止一遍。“如果哪天我有需要,暮光,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希望你能来。”暮光温柔地微笑着,“我们都有自己的天赋。分享自己的天赋就是……就是一种认识其他小马的方式。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再拿来分享,就不会感到孤单……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这就是通往谐律最基础的钥匙,我这么想的。”

我听着她的话,视线不自主地飘到装满金币的罐子上,突然醒悟,“我记得有小马说过这样一句话:‘慷慨是心的镜子,正是分享之中我们才能体会生命的美好。’”

“唔……说这话的小马口才真好。”

我点头,“可不是吗。”

“那你好好喝茶,我要去见朋友们了。再见。”暮光闪闪挥蹄告别,往门口走去。我又看着面前的桌子。突然听见什么声音,转头,耳朵捕捉到那熟悉的挽歌。是暮光。她正微笑着哼唱那曲调。想知道她会不会真的清楚其中的意义,但后来我明白那不重要了。

我满足地深呼吸,收起我的东西,第一件便是桌上的金币罐子。我知道今天下午该做什么了,实验什么的可以再拖一会儿。一周的时间又算什么呢?

这天晚上,一个细长的包裹在魔力包裹下飞到镇西边一户人家的门前,向门铃按钮上蹭。在这么远的地方控制我的魔法不容易。终于门铃被按下,清脆的铃声后,我把包裹放到地上,躲到前院的一棵树后面。

几秒后,门开了,小呆往外一望,踉跄两下,眼里流露出一整个下午在小马镇来回运送包裹的疲惫。她左右张望,有那么一秒我开始害怕她会错过我刚刚在路上买的东西了。

终于,她一只琥珀色的眼睛转向下方——她看见了,皱眉,蹲下,轻轻碰了包裹一下,好像那纸盒子会活起来,跳向她一般。盒子上没有标签,没有字,找不到是谁给的。她抓住盒盖,一下掀开。被里面的东西惊呆了。

我静静观察,咬住自己的下嘴唇。

小呆就地坐下,颤抖的蹄子从盒子里捧出一根金色的长笛。她的两只眼睛同时注视在怀里的乐器上,变得晶莹起来。小呆抑制住自己的哭腔,站起身。

“小乖!我的小马芬!”她跑回屋子里,“看妈妈给你找到了什么!”门在她身后慢慢关上。最后门缝逸出来的,是一只幼驹兴奋的尖叫。

记忆里暮光怀抱的温暖再次涌现。但这次不需要别的小马了。一如既往,只有我自己。下一次实验的资金少了一些,但这一等,等的值。

或许……只是或许。生命中最甜美的事情恰巧是历史无法记录的。

我将兜帽拉过头,微笑,转身,融化进夕阳温柔的深红里。小马镇永远都是这么美。

你的脑海中可曾有一段优美的旋律回荡,你却不知道这旋律从何而来?

那旋律是我。

I I：疯子的梦

亲爱的日记本，

入眠与醒来的时间里，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每一晚，当明月高悬，我们同羔羊般进入那深邃的黑暗里，这漫长神圣的寂静中，这只有我们心跳充斥的时光里，究竟发生着怎样的事件，我们却不得而知。当我们醒来之时，我们还是同一只小马吗？还是说前一晚将自己放于床上的生命已然不再，清晨爬起来的不过是一个复写纸印出的复制品？不过以将眠灵魂中最后的思维作它模糊的蓝图，构筑起一个脆弱的躯壳，再让这一奇异的生物去继续追求我们的夙愿、志向、希望，直到生命最后苦难的终点？

那么，梦又应被称为什么呢？它们是悔恨的表现吗？是我们的羁绊在恐惧的微火煎熬之下的产物吗？我们做梦，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害怕我们的意志与希求在那毫无颜色的一瞬间支离破碎吗？

从前我是这样想的，黑夜的降临在我的眼中就是那名为死亡的女士临近，梦境是她微弱反复的耳语——如同飞蛾向着火苗背后不存在的目标飞去，结束自己一事无成的一生，翻在桌上时，青灰色翅膀的那最后一下颤抖。对一只正常的小马，当她要孤独地面对这个即将遗忘自己的世界，面对里面那涌动的黑暗之时，梦境于她来说不过一首刺耳的序曲，通向那充满尖叫的交响罢了。

而那一次，以一个疯子的思考，我才于偶然间顿悟：梦就像歌。小马们常常会忘记这首歌的名字。同样，连作曲者的名字也不会记得。醒与眠之间那难以逾越的鸿沟之间无法失去的是旋律，如同母亲温柔地舔舐初生幼驹一般，在我们耳边跳动的那不可名状的调子。再次睁开眼睛面对崭新一天的金色晨曦之时，驱动着我们继续前行的东西不止是躯体。还有这不一样的旋律，为我的心跳打起拍子，让我们接受这神圣的恩赐，同死者的苏生，再次爬出床的坟墓。

生命是一种不可能的东西，每一次转折充满荒芜，黑暗与恐怖。但在夜晚寒冷的虚空里——在那死亡的黑暗中——一个不知名的作曲者为

我们的心注入一缕旋律,如同园丁在呆滞的土地里种下一颗种子。这种子就要在我们的梦里生长,长成一曲交响,甚至成为一队没有演奏者的管弦乐团。就在这生命的交响里,我们于虚无中绽放,进而让我们的追寻与成长能够成为生命本身——成为不可能。那时我们便会回想起那个素未谋面的作曲者,才发现这马从来都是自己。

我爱做梦。这么说我是疯子吗?

此言差矣,梦让我如获新生。

那是夏至日庆典的夜晚。小马镇上下,一片欢腾。小马们聚集在一簇簇篝火旁,看火苗在深红的落日下闪烁如琥珀色羽毛。空气中洋溢着笑声,飘扬着音乐的熙攘与低语,小马镇的居民们等待着这一年一度,充满暖暖情谊的不眠之夜。今年塞拉斯蒂娅公主去的是巴尔的摩,但小马镇对早上的日出,对为她们带来每日晨光之公主的满腔热情丝毫不减。

热情洋溢的时节里,有这么一只小马却不那么开心。这只陆马远离了马群的喧嚣,独坐在一簇篝火旁,带着郁郁寡欢的神情疲惫地盯着眼前的火焰,橙色的身体与土棕的鬃毛打着压抑的阴影。远处欢愉的音乐似乎碰不到他的耳朵,只从他低垂的肩膀旁流过。小马镇的天穹在长日将尽之时渐渐变成紫色,于这夏日的欢愉里,他闭上眼叹了口气。

这时,面前噼啪作响的火堆后传来一个兴奋的声音。“焦糖老哥!你咋啦?”

焦糖一惊,抬起头,又松了一口气,立刻露出一个老练的微笑。笑得同他的名字一样甜,也一样脆弱,“你们好,雷纹……盛绽。你们俩干什么呢?”

面前的天马情侣慢慢走到篝火旁边,“哥,我们还想问你呢!”雷纹说道,“咱们那群马都在礼堂那边转悠,一起逛逛呗?”

“据说镇长的干儿子要从云中城那边过来,那可是闪电天马呢!”盛绽笑着补充道,一旁的火光照着她的雀斑,“说是月出放烟火之前要给我们表演飞行特技!”

“唔……有意思,”焦糖的微笑出现了裂痕,但他依然笑着,“不过你看,我跟你们一群这么牛的天马混,这不是煞了风景嘛。算了吧。”

“胡说!”盛绽有点不高兴,“焦糖你怎么这么说呢?咱们谁不喜欢和你一起啊?”

“就是啊,而且……”雷纹挤挤眼睛,“风哨子也在那边——”

“嘘——!”盛绽乳白的翅膀轻拍了一下雷纹的胸口,“雷雷!我们之前说什么来着……?”

“哎哟!糟了!我刚刚嘴一快就——”

焦糖看着两马清清嗓子,“你俩要做今晚的夏至之魂,对吧?”

两天马看向他,害羞地笑笑,脸颊不约而同地红起来,蹄子不安地刨着地。

“这个,对……”

“就是我们第二次做夏至之魂吧。”

“毕竟也没得选……”

“那天连理节过后大家都在谈论我们,所以嘛……”

“诶……哈哈……没什么关系吧?”

焦糖又一次真诚地微笑起来,“大家应该很高兴吧,我也替你们开心。你们夏至日庆典就好好过,去创造点几十年后都忘不了的回忆。至于我嘛……我就在这歇会好了。这一年下来挺不容易的,也就现在我能……能坐着想点事情……懂我的意思吧?”

“想不一定要光靠自己想,不是吗?”盛绽的举止里不住地流露出同情,“今晚是大日子,焦糖。你的朋友们都在这儿。其实风儿那天还说她——啊,唔……”她内疚地咬住下嘴唇,看向雷纹。

雷纹笑笑,推推她,最后一次朝焦糖的方向看去,“老哥,真不来了?”

“夏至之魂们,去吧。”焦糖的声音没有任何感情。他闭上眼,孤独的耳朵听起远处柔和的夜曲,放松下来,“一起去拥抱你们的日出就好。不用操心我的事情。”

两天马有些难过,慢慢地从他身旁离开,渐行渐远的蹄声消失在篝火噼啪作响的余焰里。朋友们走回记忆里了,他叹口气,睁开眼用蹄子在篝火面前的地上画起横向的八字,像是一个为自己而绘的无穷。

夜曲就在那一刻停了。“像梦,不是吗?”

焦糖尴尬地眨眼,他抬起头四处张望,直到最后终于看见了我。“嗯?……你说什么像梦?”他问道。

“活着。活着像梦。”我站在他身后几米开外,身子靠在路旁的木制街灯上,七弦琴漂浮在胸前。我伸出蹄子退下我石灰色的兜帽,“日出日落,马醒马眠,生活就像用最漆黑的幕布搭起的舞台剧。”我温和地微笑,魔法

又拨动起自己的琴弦。乐声是我们的交流,而话语不过是伴奏,“而你,像是舞台上一个失去动力的演员。我能知道怎么了吗?”

“多谢你关心,不过我就是在这里歇着想点事情。”他说,“当然要是你不介意的话……你……你还是可以继续弹你的曲子。很好听。”

“唔……那好。”我温柔地笑,继续用魔法轻轻拨动身前的琴弦,“弹就弹吧。”

但旋律继续之下,焦糖却没有放松下来。他不安地晃动着,四肢颤动如面前火光里飞散的火星。终于,他开口了,“我朋友不懂。”

“嗯?”我继续漫不经心地弹着,“什么?”

“我朋友,刚刚那两只天马。他们不懂的。”

“丢下你高高兴兴地跑了的那俩?怪不得他们,今晚是庆祝的日子呢,不是吗?”

“是啊……”

“那你不去和他们一起开心,是有什么事吧?”

“诶,没啥大事。”焦糖说。

“也好,那我就继续弹曲子好了。”我似笑非笑地说道。

他咬咬牙,发出两声鼻息之后,嘟哝起来,“原来我是很喜欢这一年一度的日子。可今年没那么容易了……”我不过是一个陌生的小马,但他还是选择将一切告诉了我。他面庞那憔悴的轮廓里透露出想要倾诉的渴望,一开始我问他的原因也便是如此,“现在,夏至日庆典只是让我想起多少日子都不在了……”他颤抖着叹口气,视线回到面前跳动的火焰,“……到最后来还是没得到什么,我究竟图个啥啊?”

“这样啊。”我奏出的旋律同他的声音一般忧郁,“原来是某马睡不着觉了——更别说做梦。”

他苦笑,接着眯起眼瞪着我,“你不是本地马,对吧?”

“放心。我不会说什么让你朋友们记得住的话的——想问的是这个吧?”

“诶,我不是那意思,”话虽如此,但心里怎么想却不是他声音里的犹豫藏得住的,“我就是觉得……现在是夏至日庆典了,小马们都应该回家团圆——”他咽口口水,补充道,“都该和自己爱的马在一起了。”

“我……我离家里比较远,”我的声音有些冷,但很快又暖暖地微笑起来,欢快地弹起自己的七弦琴,“不过要说我爱的马?说什么都不可能离开

她的。好先生,你呢?”

“我……”焦糖的表情似有一把刀子在他体内游走,“难说。”

“寻找另一半夏至之魂,不是很简单吗?会有什么难的事情呢?”我笑着问道,跟着七弦琴的旋律哼唱一段,又继续说,“这是个和时间本身一样古老的传统。塞蕾丝蒂娅第一次升起马国的太阳时,她见到了三对小马:独角兽,陆马与天马的祖先。她以夏至之魂为他们的名字,以自己的光辉祝福他们,让他们构筑起这充满爱与荣耀的世界。时至今日,每一只小马依旧都有自己珍惜之马。我相信你也一样。”

“嗯…对…”焦糖嘟哝着,“我想我就是害怕吧。”

“谁不害怕呢?”

“但这又算是什么借口!”他叫道,皱着眉。显然不是在生我的气,“最近我日子过得不顺,虽然一只马还撑得下去,但风儿……”皱起的眉头换成了苦笑。他叹气,又一次趴到篝火前的土地上。

我哼着歌,又奏出几个和弦,看看他,“就是之前你朋友们提到的那个‘风哨子’,是吗?”

“嗯。她算是我命里很特别的一只雌驹,”焦糖的视线融化在火光里,“你说活着像梦,对吧?有她在身边的时候,就是好梦,让我不想醒的好梦。她这么善良,这么开朗,又诚实,又聪明。一听见她笑,我就像火柴棍搭起来似的,一下子就散架了。只有她温和的说话声才能让我又重回凡间。”

“嘿嘿嘿……”我暂停演奏,笑了起来,“看来今年篝火前面坐了一个莎士比亚再世啊。”

他苦笑,越过眼角看看我,“风哨子她自己也说我是个吟游者。不过有她在身边的时候我总觉得嘴里跟含着颗石头似的,说不出话来。”

“话不随心是常事,”我又弹起自己的七弦琴,让琴声充满呼吸之间的空白,“那风哨子为什么没有和你在一起呢?看一个大雄驹往外吐石头这种事情我可不想错过啊。”

“我自然想毫不犹豫地求她做我的夏至之魂的,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这样不好。”他沮丧地说道。

“嗯?”

焦糖咽口口水,狠狠叹了一口气之后,终于全部说了出来:“我家的农场做不下去了。芹菜苗都没种起来,今年收成根本不够。爸妈连牲口都开

始卖了,但还是补不上。现在我在镇里打两份工,好给家里贴点钱,只可惜已经晚了。家里和温尼伯那边的亲戚联系过,现在是在考虑要不就赶在暖心夜之前从这里搬走,至于农场就不要了,卖掉。我想继续呆在小马镇也不是不行,但那个样子又能怎么过呢?就算运气好,能租到个公寓住下,每天打两三份工就别睡觉了。”

“确实诸事不顺呢,”我点点头,“但我还是想问——这一切和现在你不与风哨子共度时光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交往大半年了,这段日子里一直是越走越近,”焦糖说,“但现在我所经历的这些她还不知道。而马上我的生活就要更加难熬了,所以……所以……”他紧紧闭上眼,颤抖着,“要是现在我继续和她在一起只会拖累她吧。她这么开朗,这么有活力,怎能让她的天空再布满我的阴云?我一我爱她。真的爱她。所以我才要放弃……”

我带着好奇看向他,猛地一拨琴弦,凝重的回响在我俩之间震荡,“真的?”

“请她做我的夏至之魂只会让她会错意,”他嘟哝道,“今天是夏至日庆典,是新的开始。所以我也要为了自己的未来作出该做的事情……更为了她的未来。”他悲伤地看着面前的火苗,好似生命中的幸福正被一点点扔进去,燃烧着,“我要放弃了……要放弃风儿了。这样最好。”

“唔……”我点头,“在梦儿自己结束之前放弃总是最好的,”我喃喃道,“毕竟,若等梦给了我们想要的一切,再做梦也就没有意义了呢,不是吗?”

焦糖眨眨眼,鼻子皱起来,看向我,“嗯?”

“看来你也听不懂。”我嘿嘿一笑,又换上欢快的旋律继续弹起来,“那,你听说过疯子小马的故事吗?”

“唔……”焦糖困惑地挠挠自己的脑袋,最后对着我笑了,“咋,你还把自己当成吟游者了?”

“我以前还当过更没名堂的东西。你想听吗?”

”听故事?“他咽口口水,又一次转回去看着火焰,“会不会很长啊?”

我抬头向西边的地平线望去。世界的边缘还有一丝紫红,月亮还没出来。“不长。同这世界上的一切美好一样,不长。当然,要是你不愿意的话,我也可以继续让我的琴替我讲话。其实都没什么区别——”

“也好,讲吧。反正我也没事干。”他叹口气,目光游荡在远处火光中

熙熙攘攘的马群里。可怜全小马镇,唯他一马没有大家那愉悦的笑容。“听个故事也好啊。最近日子过得挺没意思的。”

我微笑了。天真的观众是最好的观众。难的是故事从头讲到尾让观众一直天真下去。我不假思索地将七弦琴举过头顶,把她庄严的旋律送到篝火之外的地方。

“疯子小马的故事要从小镇上开始,从一个夏至日庆典里开始。镇子和我们的镇子很像,夏至日庆典也同我们今晚一般喜气洋洋……”

“镇上的居民们都很激动。因为夏至日庆典的夜总是一年里相当漫长和黑暗的一晚,于是公主带来的日出总是更加温暖而美好。街上小马们高兴地跳着舞,唱着歌——但有一只小马却不一样。她从镇外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但,很快她就会发现,自己就算是疯了也没有谁会怪她。

“开始只是一些细微的迹象。周围的小马会连续看她两次,每一次都是同样的表情。接着向她挥蹄,像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打招呼。接着,她发现镇上这几天里明明接触过的小马再次见到她时,却完完全全地把她当成陌生小马来对待。

“‘不对啊,我们之前不是说过话吗?’她问,‘我从医院醒来的时候就是你照顾的我啊?还有你——就是你们俩今早在市政厅角落里发现昏迷的我,不是吗?’

“可小马们只是呆呆地看着她,摇头,然后继续她们愉快的庆典。全镇都沉浸在夏至日庆典的欢腾之中,而这小马站在这喧闹里,孤零零地发现自己不但孤身一马,还被诅咒了。

“当然,她确实是被诅咒了。这样的情况还有什么别的形容呢?她开始把自己的脸贴到每一只小马跟前,在急促的喘息声中祈求着,喝着:有没有谁记得她。可她越是不顾一切,小马们却越是忽视她的存在。似乎她说的每一句话,喊的每一个字,哭出的每一滴泪都被扔进那名为遗忘的深井里消失不见。被排斥也好,被放逐也好,被处死也好,这些都不是一回事。可怕的事情是被遗忘,是明明在化为尘土之前就被当作尘土忽视,是让一只马的价值与奋斗就这样消逝在漫漫风中。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她开始吼,开始尖叫,‘是在搞什么恶心的恶作剧吗?!有谁在吗!随便谁都好!注意一下我啊!’

“谁也未曾留意她的请求。不论周围的马儿们被吓得多么惨,不到一

会儿就再次什么也记不得了。她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因为只有梦中才可能有这般可怖的景象。绝望之中,她蹄子狠狠一踢,推倒公主雕像,看它摔得粉碎,溅起一片碎石,撒在小镇摊贩们身上。

“即使这般歇斯底里之举仍无法引起小马们的注意时,她的最后一道底线就这样崩塌了,于是向一旁的花园里扔进一把火炬,看着小马镇法庭的前院燃起熊熊大火。终于,庆典暂停,每一个看见的居民都跑去找水桶,想要阻止这场灾难。而她只是站在这团火光之前,大声宣布着自己纵火的罪行。自然,两个警察出现,抓住她要带她去镇边缘的监狱里。

“她太高兴了。流着兴奋的眼泪感谢身旁的警官,找到机会甚至抱抱他们。即使他们要将自己关到铁栅栏后面,她还是高兴。这样也好,只要知道自己依然以某种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好。可当他俩将她架到警局大门前,却一下停下来,昏头昏脑地眨眨眼,像是刚从睡梦里醒来一般。接着他们大度地向面前的小马道歉,说不好意思麻烦了她,放她走了。想象那时她的痛苦吧。于是她就这样一摇一晃,呆呆走到街上,想弄明白自己刚刚经历的一切究竟是真的还是什么可怕的幻觉。

“接着她被蹄子带回到了小镇法庭前面,差点晕过去——火苗不复存在,一切毁坏的东西也被复原,更可怕的是,周围的小马们正继续庆祝她们的节日,好似一切从未发生过。看到不久前残暴的纵火犯回归,她们毫不在意,就像那天从未出现过火灾一样。终于,我们的小马意识到她能做的可以是坏事,也可以是好事。但不论做什么都根本不重要。她明白了,她还不如自己呼吸的影子。很快,即使呼吸也不那么重要了。

“但让她疯掉的还不是这个。她脑内最后一根游丝般脆弱的理智还未挣断。她缓慢地穿过小镇,向小镇图书馆走去,心同自己的脚步一样沉重。那里是她从小就认识的小马,那带她来到这座小镇上的小马。也只有这小马可以破开这诅咒的阴云,将她解救出来。当她看见门开,看见自己挚友的脸庞之时,她高兴地吸了口气——可惜,那便是她最后一口高兴的气息了。因为其他小马一样,在她朋友的脸上同样是那茫然的表情。同整个小镇一样的表情。

“失去朋友的爱,便是没有葬礼的死亡。浩瀚天穹在永世中消逝,即使它们也成了一文不值之物。怎能有生灵能承受如此命运呢?就这样成为一座没有海洋的孤岛,四周只有名为冷漠的黑暗环绕。小马们生来便不孤独,本性使我们向往对方的温暖,在冥冥之中相互吸引,如水一般希求相互

融合。宇宙无垠的虚空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在这中心里有我们紧紧挤在一起,向那渴望吞噬我们的虚无,向比严冬夜晚更冷的黑暗反抗着。因为我们明白温暖的感觉;明白幸福的感觉;明白在一起的感觉。这些黑暗是不懂的。

“疯小马的心死了。但她很快发现自己的死亡还有很多很多。她的噩梦如一间漆黑厚重的牢笼,充满着死亡。每和小马说一次话,甚至光是出现在她们附近,疯小马便要死去一次。被遗忘已足够可怕,还要被同样的小马们一次次地忽略更是让马无法承受。她行尸走肉一般在街上游荡着,走在这一遍遍醒来,却依然永无止境的噩梦里,无助地扩展思维的长度,寻求自己的出路。

“从无尽的梦里要怎么醒来?活不活着已经不重要了。她要向自己的梦发起反攻,向这以痛苦为名的化妆舞会反攻。痛苦与孤独很快就要停止了。她已准备好呼出永远沉睡之前的最后一口呼吸,要踏入那比漆黑更黑的夜里了。她怕,但她又明白,倘若一只小马的灵魂已经失去了看东西的能力,那思维是否继续运转又有什么区别?

“一天即将结束,夏至日庆典来了又走。节日装饰已经被收起。现在已经到了傍晚,居民们准备睡觉了。她也准备要睡了。

“就在那一刹那,地上收拾器械的两只小马之一抬起头,看见疯小马正站在市政厅四楼的窗户边缘。他吓得吸了口气,海蓝色的眼睛里闪着恐慌。一整天来疯小马殚精竭虑想要看见的表情,可惜,现在已经晚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一面挥着蹄子,一面朝自己的同伴叫道,

“‘塞拉斯蒂娅在上!快去找个天马来——随便哪个会飞的都行!’他的同伴赶忙朝远处跑去,而他小跑到市政厅下面,抬头看着她,‘女士,我不知道您遇到了什么事,我也装不出知道的样子,但请您冷静一下!肯定不是非要这样解决的,一定还有别的方法!’

“但疯小马早已听不进道理了。若是她的眼泪还不明显,那还有她蓬乱的鬃毛,溅着泥点的身体,她的一切都在告诉下面的雄驹自己什么都听不进去。‘住口!不要再说了!’她尖叫着,‘你说的话没有意义!什么都没有!你连记都不会记得我!我已经和死了没什么区别了!——我早就该死掉了!’

“‘不对!不许这么说!谁都不该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死掉!’远处地上的雄驹朝她伸出一只蹄子,‘我保证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往后退吧,让

我们和你说话就好！’

“‘你什么都保证不了！一会儿你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她抽噎着，尽力控制自己凌乱的呼吸。她的灵魂已经在窗边摇摇欲坠，似乎要将身体也一起拉下去。今晚镇里的小马们入睡之时，没有谁会记得她曾经和自己蹄下的地面接触过。她恨不得想早点试试了，‘这个镇子对我不过是个牢笼而已！其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

“‘那个……’下面的陆马伸出一只蹄子，即使身子和上面的她一样颤抖，他的话语依然柔和，让马听了安心，‘就算日子真的和你所说的那样糟糕，这样子也解决不了什么！你跳下来也改变不了什么的！要相信自己，往后退吧！你的日子还很长呢，不要就这么走了！’

“终于，疯小马受够了，‘为什么?!’她愤怒地朝下面吼道，‘为什么我就不能跳?!就这样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噩梦又怎么了?!’

“他向上望着她。可这回她看见的却是一个不一样的雄驹。或者说——她第一次真正见到了他，就如同无数村民第一次见到她一样。他们忘了她，但这一次，她却忘不了，因为她明白只有自己才是那记忆的载体。她终于发现，那一直存在，但直到这一刻才终于在这天地之间回响起来的一件事：自己一直都能记住。传递他的话语的，或许是他耷拉的耳朵，或许是他嘴唇脆弱的形状，或许是他海蓝色眼里闪烁的光泽。疯小马心里那同理智一同死掉的东西醒了，像一只小小的雌驹，在轻柔旋律刺激耳内的微痒之中醒来，在一曲同时间一样古老的合唱中拥抱那金色的黎明：

因为你这么特别，这么珍贵，这个世界少了你可怎么办啊！

“疯小马安静了。她看着下面的陆马。他不过是个陌生马，不曾认识她，很快也不会再认识她，但即使这样的他依然唤起了她最深处那依然温暖的地方，那即使她也没发现的地方。不过几秒之间他便可就这样简简单单地让她从此消失……亦或是重生。珍贵的马是他，因为不一会儿，这一刻的他就要消失，然后不过成为疯小马脑子里烙下的一个影子。

“也就是那时，疯小马才意识到绝望之下的自己是一个多么自私的家伙。一次又一次死掉的不是她，而是她周围的这些小马们——这些如此美好的小马们。每一次遗忘，就是他们的一次死亡。本可以记住一切划过自己马生轨迹之物的小马们，就这样因为疯小马的出现，而被记忆截断了过去的那个自己。

“这个小马们不断陷入迷茫的小镇要死了。就因为，一只被诅咒的

小马,这般突兀地四处穿梭,将自己的瘟疫强加于他们身上。明明如此之多温和亲切的笑脸,就要埋葬到时光里,随着歌声飘散了。在一声声心跳中,她心里的旋律清晰起来,她的心脏将不止为自己跳动,更要为了下面的那只雄驹,要为了那句比重力拉拽躯体更加迅速,马上要被世界遗忘的话,继续跳动下去。这些小马的笑脸,都要在她的身上保存下来,永远那么快乐美好,直到时间的尽头。这是一件只有一只疯小马才能做到的事情,疯到可以在噩梦里快乐地生活,在黑白照片里找到其中的色彩。她是大家记忆的承担者。

“顿悟中这如日出般温暖的光芒还没来得及温暖到她,一阵深寒已从她体内涌起。她明白,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又消失了。下面的雄驹同襁褓中刚醒的婴孩一般眨眨眼睛。他们的梦醒了,眼泪消失了,看见上面一只小马正盯着自己。无数天来的第一次,她笑了,接着从窗口退了回去。”

我的七弦琴哀悼着一天的终结。虽然曲调依旧悲伤,但为旋律缀着边的还有一丝幸福的气息,同我温柔的微笑一般。我站在焦糖对面,在这紫色夜幕低垂之下为我的故事做起最后的收尾。

“那一天并不是疯小马诅咒的终结。那不过是开始而已。但随着这开始出生的,还有一股深邃质朴的暖流,支撑她度过即将到来的一个又一个寒冷的月。疯狂便是她的动力,只有疯,她才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在这疯子的梦里生活下去,唱着被遗忘的歌谣,做着被遗忘的表演者,同时期待有一天,小马们能发现她演出的意义。因为如你所见,记忆不过是已逝之物,不过毫无味道的影子。只有乐曲方能成为小马们心弦震动的承担,像一曲旋律将我们从漆黑的梦里唤醒,像一首颂歌抚平过去的死亡与创伤。这些都是疯小马从那雄驹那里学到的。在一次简简单单的死亡里,他告诉她,不论她的诅咒多么阴暗,她依然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责任,把握住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好好活着。我们唯一能控制的梦就是生活,只有我们寻遍每一个角落,找到它的每一丝色彩,将它变成一首美丽的歌之后,我们的梦才能结束。”

我的音乐结束了。空气中突如其来的安静挤得焦糖猛出了一口气。他看着我,好似身旁的火光在这一刻都暗淡了一般。

“这个故事真美,“他嘟哝着,”这么悲伤,却…却…”

“幸福与悲伤本就是一体的,”我的微笑同我说出的话一样温柔,“现

我们就在这里,依然健康,快乐,幸福。但这一切如同记忆一样终将消逝,能听我的歌的也只剩下虚无……爱情与失去本就存在于世界上,但接受之时的心境是绝望还是愉悦,却是取决于我们的。我选择后者,因为这样,至少失去还能是一件安详宁静的事情,至少我依旧可以感受自己存在的温暖。若以恐惧为砖,悔恨为戒,世间的日子一不小心就会筑成监牢。不必总是追求未来的万无一失。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坐在这里,享受眼前跃动的篝火。我们承担得起。而且呀——嘿嘿,光是自己享受可还不够哦。”

焦糖咽口口水,湛蓝的眼睛闪着光,“风哨子爱我,我也想爱她。可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她的我……又要怎么去爱她呢?”

“那就把你自己给她,”我又拨动起自己的七弦琴,好让故事里的旋律再次触及他的耳畔,“你还可以奉献出你自己,然后活着——和她一起活下去,让她和你不必就这样化成一段记忆。不论接下来的日子多么惨淡,你们还可以一起拥抱日出。因为你们承受得起,因为如此珍贵的马儿你错过不起。”

他笑了,痛苦地笑了。眼睛的边缘被什么东西点亮。是梦里那个苍白,明亮的球状物。纠缠着我已经整整一年了。我勉强压制住穿过身体的一阵寒战,听着焦糖说的下一句话:“后来那个疯小马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了吗?”

我咽口口水,“没有。一直没有,”我说道,“但她不得不承认现在的她有了其他小马没有的机会,歌颂已经被自己遗忘的点点滴滴的机会。只是……”我深呼吸一口,看了一眼身旁的篝火,“她很愿见他。让她放弃自己思维里的一切也行,她只想再找到之前那个教给她一切的雄驹,然后……”我慢慢抬起头,凝视着他海蓝色的瞳孔,我的声音消失在身体表面蜿蜒而下的一层层寒气里,“然后向他说声谢谢。告诉他自从没放弃做梦;告诉他他会永永远远记住他。”

火星噼啪飞散,如同焦糖眼里转瞬即逝的闪烁。他眨眨眼,发现夜晚已经到来,而他还是孤身一马。他朝周围看去,视线所及之处,那浓稠的黑暗越来越近,包围住他的视野。他不敢再看了,将注意力转移到听觉上。一段优美的乐曲牵引着他的耳朵,如黎明的光辉牵起一只幼驹下床——那是一只雌驹说话的声音。他转过头看见几米之外的另一处篝火。

焦糖一下子蹦了起来,着了魔似的跑去。

篝火旁,一只金鬃蓝翼的雌驹正和朋友说说笑笑。她的笑声如铃铛般

清脆,清脆得差点让焦糖昏倒在那天籁之音里。他站在她身后,鼓起勇气清清嗓子,嘟哝道,“风儿?”

风哨子转过头,翅膀微微一抖,棕色的眼睛闪着光,“焦糖!我……”她有些喘不上气,顿了顿,接着说,“我以为你说自己今年不庆祝了……”

“我是说过,可我刚刚……”他想接着说,声音却小了下去,只是困惑地站在那,似乎正在从火苗中寻找自己跑到她面前的原因。慢慢地,他的耳朵抽动了一下,因为他又一次听见了那永恒的旋律,感受到它正微微托起他上扬的嘴角,“我刚刚在听音乐,很好听,很美的音乐。”他笑着,继续凝视着她的样子,“但我觉得还不够好。因为我还想和你一起听。”

她金色的尾巴在空中摆动两下,看着他温柔地微笑着,“亲爱的……”眼睛一瞬间的湿润之下,她的笑容是那么脆弱。朋友们知趣地悄悄站开,为焦糖和她腾出空间——像是现在他俩要拿篝火前的这一方土地做他们的舞池。“我也想你。”

“风儿,我……那个……”焦糖咬着自己的嘴唇,在她天使般的注视下又颤抖起来,“我就是在想……如果你这个夏至日没什么事的话,能不能——”

“焦糖,我答应你。”她开心的笑着,洁白的牙齿如头顶皎月般闪烁着光辉,“就让我和你一起成为今晚的夏至之魂吧。”

焦糖眨眨眼。他的视线穿过跳动的篝火,落在雷纹和盛绽微笑的脸上。他笑着低下头,凑到风哨子面前,“你是怎么知道我要说这个的?”

“唔……”她抬起头,蹭一蹭他,耳语道,“那你是想说我错了?”

他猛吸一口气,蹭回去,声音同一只小幼驹般,“不敢。”说完抽抽鼻子。

风哨子关切地看着他的眼睛,“焦糖?怎么了?……你没事吧?”

附近的火光在他湿润的眼睛上闪烁着。很快他脸上的笑容掐断了自己的悲伤,说道,“没事。我就是高兴。高兴自己还活着,和你一起活着。风儿,你就像一个永无止境的美梦。这话很早以前就想告诉了。”

她也笑了,“那这不是告诉了吗。”

两马嘿嘿笑着,贴在对方身上,沉浸在庆典暖洋洋的气氛里。我站在自己篝火飞舞的余烬之后,躲在月光划出我与焦糖之间的距离之外,继续演奏着我的七弦琴。

直到现在,我也记不得音乐直到多久才终于结束。只知道旋律消失之

时,我低下头,发现自己正将自己的乐器紧紧抱在胸前。我叹口气,不知是悲伤还是欣慰。乐器不过是旋律的开始。只有听众才能真正补完一曲的终结,即使这乐曲没有终点。

这一刻的宁静被一声巨响打破。焦糖,风哨子,一众小马都抬起头,看着被今夜第一抹焰火照亮的紫色夜空欢呼。小马镇成了金橙闪烁与虹色光火的海洋,街上的小马跳着舞——不论老少,不论男女。夏至之魂们在欢腾的气氛里彻夜无眠,直至次日她们的公主陛下带来世界的第一抹光辉,同她们欣喜的心一同闪耀。

庆典之中,碌碌的小马们没有注意到一只从中穿过的小马,一只篝火的红光点不亮的小马,一只焰火照不出影子的小马。

跑出镇中的半路上,我停下来,朝身后看去。有那么一瞬我看见——似乎看见——一串脚印在我身后惨白的月光之下,以诡异的速度一个个消失的样子。在这梦一般的景色里,我做出一个疯小马该做的事情。

微笑了。



倘若在意之事仅仅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印记,那我最多留下的,不过一方坟墓而已。

I I I：无根而固

亲爱的日记本,

是什么造就了小马?是她的梦想吗?是她的思想与志向吗?是她离世之前希望达成的目标吗?还是说是她的恐惧与担忧,她生命里害怕的种种?

以前住在坎特拉皇城,住在家人身边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未

来会是什么样的。我知道自己会从事怎样的工作,会嫁给什么样的雄驹。我甚至知道自己希望生个什么样的孩子。如果有谁问我“是什么造就了小马?”,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我所有天赋的总和。”

还有家的时候要相信这些东西是很容易的。可当我来到小马镇,当我被无情地丢进这永夜之中时,一切都不一样了。像一场大火,就这样将我曾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烧毁了。

突然无家可归这种事情是谁都无法做好准备的。一只小马所有天赋的总和给不了她吃的,给不了她住的,也给不了她一个温暖的怀抱,给不了她一个走投无路之际的投身之处。不论学了多少年的作曲,多少年的哲学,在大街上寻找食物的日复一日里,在废弃的房屋里寻找栖身之所的无数夜晚里,这些东西一点用处都派不上。有那么几次我都差点于绝望之中放弃了。正常的小马都只能在绝望中放弃。

但很快我又发现,如此幸事确实是谁都无法做好准备的,而我有这个福气。如果造就了小马的是她的家的话,那么就是小马镇无数比我更加慷慨而更加坚强的小马们造就了我。小马镇的无数居民们可能永远无法铭记我为他们咏唱的歌谣,不过这完全不是我曾认为地那样悲剧。因为构筑我歌谣的一砖一瓦早已存在于他们的心与口中,因为有他们这样善良的马儿,将生活的基石与我分享,让没有家的我在这里无根而固。

听见她的蹄声,我的颤抖停止了。只能是她。房前通往她果园的这条土路只有她会走。仲夏的暴雨声里,我听见她细碎的蹄声踏上我家小屋的门廊口。

我在面前的纸上最后写下几笔,完成了《夜之悲歌》的谱子,抬起头。面前砖砌壁炉里的火光已经渐渐暗淡下来,呈现出暗沉的红色。专注于工作的我几乎没感觉到那隐形的寒冷。雨点依然劈劈啪啪打在房顶的木瓦上,她的声音也依然在门廊口徘徊。与其说担心她,我更多是觉得好奇,于是理一理自己的外套,站起身,走到门口打开门。

阿杰身子一震,嘴巴张开,转过头看着门口。很少能见到她被吓到的样子……更别说全身湿透的时候。可怜的雌驹站在我的门廊口,金黄鬃毛下一张点着雀斑的脸略微红了。

“你好。”我温和地微笑,用魔法扶着门,“这种天气出来散步有点不合适吧?”

“啊,不好意思。”阿杰有些不安,嘟哝道。她身后的世界如同瀑布一般,小屋旁蜿蜒而过的土路已经完全变成了一条暗棕色的泥河,下午灿烂的日光也消失了,只剩下森林上空阴惨惨的灰色。“这个天……确实是不太好。”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发现她的身子上用湿毛巾捆住了一个篮子,贴在她的肚皮上,像是在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一般,“咱就是借你屋子门廊口歇个腿儿。这年头的天马下个雨都不说一下。”

我耸肩,“这雨我也没有料到。平常这个时候我本来也该在外面的,不过今天有点事情要做,就留在屋子里了。”我亲切地微笑起来,“说到屋子,我看你也需要换换环境了不是吗?”

“唉,没啥的!”苹果杰克摇摇头,指着外面的倾盆大雨,“这个肯定……肯定没一会儿就放晴了,你甭操心咱,不会打扰你的,咱真的不是——”

“谁会把你这样的马儿晾在外面淋雨呢?”我往回退了几步,朝小屋内示意,“快进来吧。里面有个壁炉,咱们给你暖暖身子。”

“这个……”苹果杰克咬着下嘴唇,看看我,看看雨,看看她的篮子,又看着我,“真的不麻烦你吗?”

我坏笑着,“快点吧,落汤鸡,再不进来我可改主意了~”

“那-那好……”她抖一抖依然绑着毛巾的身子,低着头走进屋内,“呼~这地方咱咋就不记得呢。奇怪了——本来咱是每天都要走这里过的。附近原来不是有个废谷仓吗?”

“也许吧。”我微笑着关上门,挡住外面潮湿的寒冷,“其实我也没来镇上多久。”

“那可是要欢迎一下。”阿杰说道。我拉起地板上的一个水桶滑到她身边,她会意,摘下帽子,在金属容器上方拧起自己长长的金色鬃毛,“不过这间屋子咱还是觉得像昨晚刚冒出来的。”

“唔,不完全是啦,”我走到壁炉面前,从一旁的金属架上悬浮起三大块木头,“不过你没注意到也怪不得你。”几块木头被扔进烟囱下方,很快明亮的火光又一次温暖起整间小屋,不过这一次暖和的就不只我一马了,“我这小马吧……不太容易被别的小马注意到。估计我的房子也染上同样的毛病了。”

“咱瞅见你在后边那个小木屋和这块之间种的树了。”她说到一半,愣了愣,翻个白眼,自顾自地笑起来,“瞧咱,苹果树咱真是见一棵忘不了一棵。”

“谁能怪你呢？”

“那些树是嫁过芽儿的。你自己种的？”

“唔……”我穿过房间,绕过床,打开一个装满干毛巾的木箱子,“对,不过有小马帮了我一把。”

“路那头咱家那地方,有一整个果园都种的这样子的树。”

“那我们算是邻居了!”我朝她笑着。

“嗯!算是咯。现在咱有点后悔之前没有早些打个招呼。瞧咱这出息……”她的视线移到墙上,声音小下去,“嚯……这个有看头。”

“嗯?”我跑回她身边,顺着她的视线看去,她正看着墙上各种各样的乐器。我俩处在各种长笛,吉他,七弦琴,编钟,小提琴,大提琴,单簧管等等的包围之中。火光闪烁里数量繁多的乐器在金属架的支撑下,挂在这间小屋的墙壁上。“啊,这个啊……我是个音乐家。”我哼唱两句,权当作我们四周森林一般管弦乐器的概括,“我不住在镇里面也是有理由的,平常演奏这些东西的时候,邻居们对我最好的态度恐怕是在我屁股上飞起一蹄子吧。”

“你算是写音乐的那种?”

“我追寻音乐。”

“咱……”阿杰的鬃毛终于被她拧干,她咬起嘴唇,“咱没明白你啥意思呢?”

“我也没弄懂。”我笑着把毛巾递给她,“等我追寻到我要找的东西说不定就懂了。不过到时候又是另一个谜吧。”她接过毛巾,而我转身去给壁炉里又添了点柴,“顺便,我叫天琴。天琴心弦。”

“苹果杰克。”她用初次见面的语调介绍自己。

永远都是“初次见面”,但每一次都让我如此入迷。当一只小马觉得她从未见过你时,她说话的声音里总是有一种音乐的气息。阿杰的声音是能让小提琴嫉妒得断掉几根弦的那种,总让我期待着以后还能再听见她的声音。这样的生活像一曲交响乐。

“咱这马平常不喜欢给别个添麻烦,真的。”她继续说道,“只要刚刚雨再下那么晚一点点,咱就啥事都没有了。”

“想知道你跑这么大老远的是干什么去了?”

“为了这个。”阿杰把毛巾披到自己脖子上,拆起篮子上湿透的包装,“塞拉斯蒂娅在上哟,千万别坏了——呼~”她长出一口气,在壁炉琥珀色

的光线里从篮子里捧起一个小小的天角兽布偶。布偶还是干的,可能是这屋子里最干的东西了。她蹭蹭它,好像它是自己的孩子一般,“要是出了啥毛病咱可真要找个崖跳下去了。”

“有啥秘密就告诉我吧,阿杰小姐,我不会乱说的。”我傻笑着抛个媚眼。

“嗯?”她眨眨眼,皱起眉头,“诶!没什么!”她清清嗓子,将玩偶放回篮子里,“这是咱妹小苹花的东西。妈还在的时候给她的,后来没多久咱爹妈都走了……希望他们在上头过得还好。”她一屁股坐到地上,出口气,在壁炉的温暖中放松下来,“小苹花这会儿正遭着疹子。咱们家里头的娃儿到了她这个年纪都要遭一次。当初咱挨起的时候,那日子是真的不好过。所以咱希望她能高兴一点,就去镇里头把这个娃娃修了一下,但是回来的时候……就……”她指指小屋的墙壁,还有壁上依然回荡的雨声,“真是把咱给吓着了,要是小苹花的娃娃遭殃了那咱可咋办呢……所以之前才偷你们廊用一下。”

“阿杰,你什么都没有偷。”我平静地说,“我理解。但要我说,现在该担心的不是娃娃。来……”我从床上拉起一床羊毛毯,“要是害得苹果家的两个成员都生病了就不好了。”

“这哪儿成啊,天琴,咱——”

“别说话。”我把毯子盖到阿杰身上,把她往壁炉那边又推了推,“没什么使不得的,好好休息。你都被雨淋成这样了,这点忙我一定要帮。”

她颤抖着,深呼吸,接着慢慢融化在毯子和壁炉的温暖里,“唔……确实很舒服。”

我微笑,“可不是嘛。”

“让咱想起咱家农场那边的壁炉。”她将身上的毯子裹得更紧一些,碧绿的眼睛随着火焰跳动着,“咱老爹修的。他跟咱说,家里头的炉子从苹果家的第一代来到这一块起,设计就一直是那个样子,一代一代传下来。想象得出来嘛?那么多户人家,用得全是一个炉子。”

“这不正告诉我们……”我坐到阿杰身旁,温柔地看着她,“…只要生活的基石还在,我们总能撞上一些美妙的事情。”

十二个月前,我哭得一塌糊涂,独自躺在镇边缘一座废弃谷仓的角落里,蜷缩着,颤抖的蹄子掩着面。体内唯一比悲伤的剧痛还要强烈的感觉就是那一股股左冲右突的严寒,直冻到我的骨髓之内。数日来,这萦绕在

我的周围的寒冷就是我的报应,随我走过小马镇的大街小巷。然而此时,在这废弃的谷仓里,在这尘土与干草的包围之中,寒冷的感觉反而讨喜,因为寒冷之下的颤抖里,眼泪似乎就要被抖掉,就要让我相信正在经历的这一切似乎没有发生过。

不均匀的呼吸里,我闻着四周的土味,和身下粗糙的地面融为一体,躲进不受铭记的角落中去。一瘸一拐走进来的时候,没怎么装东西的鞍袋就被我随蹄扔到了一边,现在正躺在另一边的角落里,贫瘠的阳光从屋顶的细缝里刺下来,如此暗淡,让马分不清地上哪里是我的七弦琴,哪里又是谷仓里的其他破烂。

又一声抽噎,又一阵颤抖。我的哀鸣从开裂的嘴唇里挤出来,变了形,听起来完全像是另一只马的声音。要是我能把自己也忘了该多好。我这样想着。要是能忘掉这些讨厌的感觉,或许我的生活还能更轻松些吧,比如一只马漂泊在这座小镇上的感觉,比如暮光闪闪像看空气一样看着我的感觉,比如看着身下慢慢拉伸的高度,站在窗边摇摇欲坠的感觉……

我呜咽起来,把脸埋进自己的蹄子里,像个小孩子一样。我试过逃走,往东边跑,就这样一路跑回坎特拉皇城去。但出了镇外还没一公里,一堵严寒凝成的墙挡住了我,直到我差点失去四肢的知觉。我跑回镇中,平息住混乱的自己,然后试着往西边跑,结果一样。在那隐形的暴风雪里,我只得退回到自己的囚笼。

让谁帮忙都没什么用。其实我连看都不想看她们。小马镇的居民总是那么高兴。自然她们本就如此,我也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就恨她们。我恨的是我自己。看见她们美好的生活只能让我更加想起自己多么冷,多么饿,多么怕。一切的一切将我逼到了这里——让我躲起来。

我跑到镇西的边缘,这里的寒冷没有严重到无法承受,但又刺骨到能让我保持清醒。接着我在土路边找到一座废弃的农庄。我想整理自己的思绪,但很快发现根本不可能。承载思绪的灵魂已经碎了,如同自己蹄缝间滑落的一滴一滴眼泪一般,碎成几百块,散落在泥地上,再也捡不起来。

就算啥时候我真能再站起来,又有什么必要呢?那时我自己究竟又会是什么样子,又要面对怎样的命运,我不敢想。没有家不过是没有家,没有名字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完全可以住在全世界昂贵的豪宅里,再往自己的蹄子里揽下一百万间房子,一百万亩土地,再来一百万个仆从对自己言听计从,然后还可以在全世界最圣洁的墓地里订一片最好的位置。但只要自

己没有名字,这样的一切就不是‘家’,生前身后都不会是。

我想着,哭着,绝望地颤抖着。

接着她出现了。

“我的个天诶——!”她拉长的声音回荡在谷仓破旧的墙上。我的耳朵接收到蹄子与木质门框碰撞的四重奏,一个身影从外面明亮的世界中走进来,“咱刚才肯定听见了啥动静……那个……有谁在吗?你好?”

我以为体内残留的能量早已不够我再站起来了,直到我发现自己还是一骨碌爬了起来,吸了口气。我的视线触碰到她的脸上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她脸上的雀斑,看着她青绿色的眼睛在一束太阳的光芒下闪烁着,脸上是我这饥肠辘辘的三天里见过的最温暖的微笑。

“哇哦!你好!”她举起双蹄挥一挥,示意自己没有危险。我看着她棕色的牛仔帽,看着她长得不可思议的金色鬃毛,还有她身上背着的两筐苹果,“甭激动,甜心。咱不是故意吓你的。”她身子健壮,散发着无畏的气质,是陆马的完美典范。但下一秒这整个硬朗的形象融化成了大姐姐一般带着担忧的注视,“哎哟,你这个样子真的糟透了!刚刚在外头的时候听你哭得稀里哗啦的。你没啥事儿吧?”

我要对她说什么?我要对一个总是愿意为其他小马承担一切的小马说什么?生活好似给了我一把锤子和凿子,再给我一个充满泥土和沙子的世界。说不定一开始装死才是正确的选择,说不定那样,就能再一次地被忽视掉。

但她依然看着我,问道,“你知道这个谷仓已经废弃了好久了嘛?你哪里来的?家里离这里远不远?”

直到这一刻才让我有幸发现,她的声音很甜,像是舒缓轻柔的音符。这声音里的亲切在我的眼里又挤出一丝湿润。但我没说话,只是抽泣着,因为我一直忙着看——不是看她,是看着她身上背着的那两筐苹果。突然我觉得自己的嘴很干。接着是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好像我们周围木头搭起来的谷仓就要垮掉一样。

她也听见了,但比我更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哈哈……饿不饿?”她顺着我的视线看去,笑着,“没关系,咱叫苹果杰克,来,接着。”她一转头,用鼻尖顶起一个苹果,向我扔过来,“吃个橘子。哈哈……咳咳,咱家里就喜欢开这个玩笑。”

我听不见她的声音。味蕾的尖叫声盖过了一切,不到一分钟我咽下了

整个苹果。呛着也没关系,接着往喉咙里塞就好,直到终于咬到果核。虽然自己还是那么饿,但我的眼泪终于停了下来。

阿杰低低地吹了声口哨,“哎哟,姑娘,慢点儿!……嘿,还好送到市场之前咱都洗过咯。”她走到我面前,坐到地上,“咱都已经跟你说了咱名儿了,那你愿不愿意说说你呢?”

我抖了一下,躲避着她的目光,还有她的问题。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说出自己的名字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名字显然不是我发明的,如果我真的要给自己一个合适的代号的话,还有什么能比我的七弦琴更好呢?那时在意的只有一种感觉,一种比寒冷和饥饿更加折磨着我的感觉——孤独。苹果杰克那么真实,那么温暖,让我做什么,说什么的都可以,只要不让孤独将她从我面前带走就好。

“天琴,”我终于低声说道,“天琴心弦。”

“天琴。”她嘟哝着,点点头,拿蹄子点一下自己的帽檐,平静地向我微笑着,“你这名儿挺好听的,天琴。”

我的视线又一次模糊了,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想抱着她。我想她抱着我。我想要温暖,想要安全,想要幸福——可我知道这些东西都不会长久。这一切都不会长久。本来那一刻我就该结束整个对话,然后拿起自己的鞍包跑出谷仓,躲进森林里,躲到一个不会有什么生物拥有足够的人性来向我微笑的地方,一个不会有谁提醒我自己是个值得珍惜的小马的地方。可阿杰温柔的声音继续抚慰着纷乱的我,好像我不是什么浑身泥污,沾满泪水的垃圾。

“这座镇子大大小小咱也都认识,”苹果杰克继续说道,“但咱确实还没见过你呢,天琴。你是过来探亲访友的吗?要咱带你去找谁吗?用不着在这个破谷仓后头转悠,对吧?”她眨下眼睛,接着眯起眼睛看我,“……那个,天琴?”

开始我还奇怪她为什么不停地在问问题。直到她的形象倾斜起来,被反反复复的黑暗包围住,我才明白了。我要昏过去了,整个身体软下来,像一个可悲的少女一般昏过去了。饿不可怕,怕的是饿久了发现自己有多么能吃东西的时候。

再次醒来的时候,世界似乎比谷仓里面明亮了千万倍。我看着面前不断移动的地面,抬起头,看着地平线似乎也在摇一摆地前进着。

“啊,你好!”我听见阿杰的声音,颤抖着吸了口气,反应过来自己正趴

在她的背上。我们正在一条土路上,路的尽头通向一座被美味的苹果树海洋所包围的果园,我们正向着那海洋中心的谷仓前进。远离小马镇的世界越来越冷,但阿杰身体温暖的感觉融化了我身体的一切颤抖,“你就先歇着,亲爱的。咱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你不会有事的。”

“这里……”我趴在她背上,有些困难地呼吸着。在小马镇四下奔逃数日之后,四肢百骸难以忍受的酸痛直到这一刻终于钻进了我的脑海里,“这里就是你住的地方?”

“那还用说!香甜苹果园,全马国最牛最厉害的红苹果产地!”我们经过木质栅栏和运货马车,听见远处传来牲畜的声音,闻着干草淡淡的清香,“不过一会儿再带你去逛,你现在这个样子烧得怕是有点严重,天琴。先去暖暖身子。”

我吸了一口气,“你……你记得我的名字?”

“当然了,甜心!咱们种树归种树,脑袋瓜也不是榆木疙瘩!”

有些时候我觉得世界上唯一源源不断的东西就是眼泪。我闭上眼,露出一个陶瓷一般破碎的微笑,轻轻抱住她。周围的世界很明亮,像是一股正义的火焰,正焚烧着我头上多日来噩梦编织而成的面纱。

放蹄的时候我多少有些不舍,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经在她的房子里,身子被放到一个柔软的沙发上,四周是装饰古朴的客厅,墙上挂满全家福,柜上各类传家宝,手工艺品摆放着。面前有一座壁炉,同我一样,空虚着。壁炉里空洞的景象让我打了个冷颤。阿杰应该是看见了这一幕,因为紧接着她就开始往放木材的金属架子那边走去。

“来,咱给你点上,你好好歇到,然后咱去找史密斯婆婆给你弄点汤。”

“史密斯……婆婆……”我嘟哝着。突然,我的耳朵听见屋子的另一端传来说话声。这里除了阿杰和我还有别的小马,依然充满生气。而我鬓毛蓬乱,浑身泥点地坐在她们干净的沙发上,在这样温暖的家里显得格格不入。

“她的名字叫天琴心弦,奶奶!”我听见苹果杰克接着吼道,不过她们说话的内容在我麻木的脑袋里已经留不下什么印象了,“咱在镇外头找到她的!这姑娘真的是快不行了,得谁来好好照顾一下。”

“我……”我咬着嘴唇,颤抖着,“阿杰,我-我真的谢谢你。你没必要做这么多,没必要……”我的声音在迎面包裹而来的温暖中小了下去。壁炉点了起来,耳朵拥抱着木柴美丽的噼啪之声,身体融化在沙发里,“啊—

一塞拉斯蒂娅在上,真舒服。”我带着醉意微笑起来。

阿杰的微笑显然比我有魅力得多,“苹果家的壁炉,给你说绝对的包治百病。”她眨眨眼,“哎,还记得咱头一回起疹子的时候。就蹲到这个炉子前头睡起,多少个发烧的晚上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没生病,”我尽量礼貌地说道,“我……”我感觉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我不想太多接受这位善良雌驹的慷慨,但这几天来,我第一次有了……能够放下一切的感觉。我想把我所有的问题都倾诉给别的小马听,但又不想让自己都不理解的事物成为其他小马的负担。“我走丢了,苹果杰克。”我有点结巴,用一只蹄子梳理一下自己的鬃毛,抑制住自己,继续说道,“把自己丢了,都不知道要怎么说起。”

“你怎么样咱不知道,但咱觉得从家开始说是最好的。”

“家?”

“对啊。因为家造就了小马。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她将砖制壁炉上的金属炉栏放下,朝我这边走来,“咱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就离家出走咯,离开农场往大城市那边跑,觉得自己可以过上和自个儿的家不一样的生活。嘿,那时的咱真是笨得不行。在外头那会,咱哭了几天几夜,直到最后又跑回了家,然后一切又都好了。”她站在我面前,俯下身子将蹄子伸进我的鬃毛里,挑出一段不知何时卡在里面的树枝,“有时啊,咱们也会逃离自己的家,逃离这个对自己最为重要的地方,因为实在是太急着去追寻自我了。结果呢?不过是迷途更深而已。”

“苹果杰克,我不是离家出走。”我叹口气,坎特拉皇城的景象在脑海里闪过。不知哪里突然吹来一阵风,将一旁的壁炉吹出几公里远。“我想回也回不去了。”

“怎么了昵?甜心?”

我咬着嘴唇,皮毛之下鸡皮疙瘩耸起。我抱住自己的胸口,试图抗拒那冰冷的阴影。苹果杰克对我这么好。不能让她看见好端端的一只小马就这样在她的客厅里崩溃。我这辈子都没料到会成为现在这幅模样:一个无业游民,一个流浪者,一个没有目的没有名号的独角兽。以前曾经在坎特拉皇城里见过那些乞丐,聚集在街道阴暗的角落。那时的我总是会带着好奇和同情端详着她们,而现在,我也和她们一样了,身上散发着同样恶心的气味。而即使那些贫穷的小马们也比我有希望。就算现在我能回到家里,那些曾与我深深羁绊着的小马们现在又能怎样呢?我的父母又

能怎么帮我呢？

爸。妈。

“什么也没有了。”我的嘴唇颤抖着，“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回去的了。”我缩到沙发的更深处。有那么一瞬，我多么希望身下的沙发能变成我的棺材，就让我长眠在这里。

“唔……没事，就在这里，就现在，咱这儿有你的位置，亲爱的。”苹果杰克说道。她无私的光辉只有脸上灿烂的笑容才能胜过。我看着她转过身向衣柜跑去，在里面挂着的一排外套里翻找起来，“而且咱再送你点儿别的东西。怕你着凉了。”略微寻找之后她抬起头，嘴里咬着一件石灰色的衣服，走过来放到我身边，“来，拿着。原来咱年轻的时候秋天出去到果园里头干活要穿，不过现在咱毛厚实了，用不到了，嘿。”

我看着她，又看着她的礼物。眯着眼仔细观察之后，我发现那是一件长袖帽衫。我没有多想，使用自己的魔法将它包裹起来，披在我的前半身上。一番挣扎之后，我终于设法将自己的蹄子穿进了它的袖子里面，在外套舒适的包裹中坐着。很快鸡皮疙瘩消失了，好像这件外套正源源不断地吸收从壁炉那边散发出的热量。现在想起来，可能让我暖和起来的不是什么衣服，是阿杰。是善良的阿杰将她的一小部分放到了外套里，让给了我。穿着它就像被包裹在她永无止境的拥抱中一样。我不住笑了，这一切让我回想起身边还有不陌生的小马的感觉。那时的我觉得，可以将这位礼貌又贴心的雌驹称为我的“朋友”了。

“谢-谢谢你。阿杰，真的。”我蜷缩在沙发的扶手上，沐浴在壁炉的火光中，“谢谢你做的这一切。真希望我能够报答你。”

“咱这家就是你家。”她只是耸耸肩，“好好休息休息，养养身子。以后咱们看看能不能给你弄个地方住，咋样啊？”

我轻声笑起来，“咱’没问题。”我让灰色的袖子末端挂过我的蹄尖，在空中晃悠着。年轻的时候我曾经羡慕暮光闪闪，羡慕她在父母不在的时候有个大哥哥照顾自己。原来就是这样的感觉吗？“不过应该没有什么地方能有这么好的壁炉。”

“确实是个好炉子，”阿杰点点头，“老爹修的。原来他说过，‘不论咋个样，基础一定要打好。只要基石有了，剩下的不过是时间问题。’”她朝火焰中看了一眼，一下子似乎老了许多，脸上浮现出与平常小马不一样的

忧伤,但又有着一股坚毅,“老爹说得对。他就是我生活的基石。”

温暖里的我有些恍惚,但我还是听出了她言语里的沉重,“你肯定让他感到骄傲了呢。”我说道。

“嗯。能做的也只有努力让他更骄傲吧。”她绿色的眼睛闪烁了一下,微笑起来,跑开了,“咱去看下婆婆的汤做得怎么样了,马上回来。”

“嗯,好。”我调整了一下自己在沙发上的坐姿。火星碰撞在面前的栏杆上。我看着火焰,让近来纷乱的思绪都慢慢融化在那温暖里,拉上兜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像是将无数个绝望的夜里,带着僵硬四肢蜷缩着的那个黑暗的自我呼出去了一般。

几天以来的第一次,我终于有个机会坐下来好好思考一下。结果,某种黑暗而神秘的东西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某种引诱着我在数日里断断续续前行,直到现在终于发现的东西。我越是去想,耳朵便抽动得越厉害,因为我正听见一段从自我的最深处飘然而出的旋律,从我在那个漆黑幽深的巷子里醒来之时便诞生于我思维的空隙之中的旋律,一曲不受吟颂的歌谣。

沉迷于此的我并没有注意到视野边缘那个快速接近的黄色身影,然后……她吸了口气。

我向那边看去,一只小雌驹正用自己大大的琥珀色眼睛看着我。她的身子有些发抖,红色的蝴蝶结在她洋红色的鬃毛上晃荡着。冷的不只我一个吗?不对,她是害怕我

“诶,你好。”我用自己最温柔无害的声音说道,微笑着稍微往前探了一些,“你一定是苹果杰克的妹妹。”

面前的小小马往后退去,眼睛睁得和盘子一样大,“那个……”她的嘴巴微张,瞳孔周围闪着乳白色的光芒,像是月色反射在池水上一一般,“那个……苹果杰克?!”

“诶——别怕!”我苦笑着,“看来你的姐姐忘记说今天有——”

“怎么了,小苹花?”熟悉的橙色身影跑回客厅,然后一下愣住了。我的心猛地一跳,因为苹果杰克突然吼起来,“小苹花!快过来!马上!”

小雌驹喘着气跑回姐姐的身旁,躲到苹果杰克身后。我看着这一幕,迷惑地眨着眼睛。阿杰拦在我们中间,瞪着沙发上的我。之前脸上的甜蜜和好客都不见了,在她深深的皱眉下被碾得粉碎,“你又是谁?你咋在咱家房子里头?!”

“什-什么?!”我的心跳得更快了,似乎要把外套撕出一个洞来,“可是……可是我……我还以为——”

“你穿的那是咱的外套?”苹果杰克翠绿的眼睛紧紧眯着。我听见她身后小苹花呜咽的声音。姐妹之后,一只年迈的淡绿色小马从另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你一直在翻咱家的东西吗?”苹果杰克几乎是叫了起来,“快说!”

“苹果杰克,我——”

“你……你知道咱名儿?”苹果杰克脑袋一歪,怒火在疑惑的覆盖下突然消失,但她的怒容很快又回到脸上,“是不是有哪个撞掇你干的?告诉你,这可没意思!几个月前才有一群闹轰轰的熊孩子跑来咱农仓捣乱,这里真的是不需要谁再来闹腾了!现在你到底说不说?”

“我不明白!我是天琴啊,忘了吗?我们才——”我说到一半停住了,心跳也短暂地停了下来。似乎整个客厅的温暖都在离我而去,接下来的话语变成了呜咽,因为我才明白自己有多么蠢,“塞拉斯蒂娅啊……又开始了……”

“什么开始了?妹子,快点!快说你干嘛要私闯民宅!”

“那个……听我说……”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四肢颤抖着,“就是……我……”我咽了口口水,往后退着,挥着蹄子,“我不是很清楚该怎么解-解释……”

“先说明白了!”阿杰依然冷冰冰地看着我,火光照映出她脸上每一根坚韧的线条,“不然咱可报警了。”

“我们一分钟前还在说话呢,阿杰!你把我从镇边上背过来——”

“背你?!咱这辈子都没见过你!”

“我知道会这么想——但是真的,我发誓!”我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子一样结巴着,“我们说过话的!你还给我点起了壁炉,送我这件外套——”

“说得好听。你当咱是彪?”

“不-不是!露娜在上,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身子的颤抖更严重了,骨髓像结了冰一般,视线在墙上的一幅幅全家福之间游走。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陌生小马的脸庞。只有面前三张永永远远陌生的脸。我痛苦地笑起来,“我很抱歉……我-我该走了——!”

“给咱站着——”

我转身向门口跑去,“我很抱歉!”

“苹果杰克——!”老马的声音响起,“她要跑咯!”

“没门儿!大麦克?!”

我狂奔过一个角落,向前门跑去,她们的叫喊声在身后渐渐小了下去。接着我撞到了一个高大的红色身影上,“哎哟!”我一屁股坐到地上,头昏脑胀地抬起头,吸了一口气,“唔!”

一只高大的雄驹正俯视着我,深红色体毛覆盖着壮实的肌肉轮廓。若不是今天这种情况,他一定是我这样的雌驹流口水的对象。不过现在,他和一只不怀好意的牛头怪一样可怕。

“大麦克!”身后阿杰不断逼近的蹄声里混杂着那个老婆婆的声音,“抓到她,别让她跑了!”

我咬着牙左右看了一眼。一旁不远处有一个浴室。面前红色雄驹冲向我的那一刻,我一跃躲开,朝浴室门口跳去,空中魔力已经包裹上门把手,落地,将门在我身后关上。地面在它们的蹄子下微微颤抖着,我蹄下一滑,差点摔倒,踉跄着站稳,锁上锁,用身子死死顶住浴室门。

门被撞了一次,两次。我叫出了声,依然颤抖着抵住门,饥饿的身躯和脆弱的魔法在一家小马的义愤之下毫无抵抗之力。“塞拉斯蒂娅在上,塞拉斯蒂娅在上啊。”我哭了出来,眼泪滴在那陌生的幽灵送给我的外套上。门又被撞了第三次,我差点摔倒,努力在光滑的瓷砖上寻找着放蹄的地方。

“把门打开!”我听见苹果杰克的声音,“姑娘,咱们不打算害你。但你一定得给我们解释清楚!”其他家庭成员的低语声也嗡嗡响着,“你不知道在小马镇私闯民宅是要进局子的吗?”

“求你们不要管我了!”我喘不上气,呜咽着,对着木质的门表面说道,“警察什么也做不了!相信我!对我,谁也做不了什么!露娜在上啊……”我抽噎起来,滑到地上,抱住自己的头颤抖着。脑中的旋律越来越响,似乎要将我的头撑开,把浴室的四墙涂满我灵魂仅剩的那一点点东西,“我只是希望有谁能帮帮我而已,就像你们差点做到的一样。难道就这么难吗?”

另一头没有回答。我坐在地上,抱着自己,抽泣了一分钟……两分钟……三。我眨眨眼,用灰色的袖子抹一抹自己的眼泪,抬起头。

“有-有谁在吗?”我紧张地问道。依然没有回复。“苹-苹果杰克小姐?小苹花?”我咽口口水,“大-大麦克?”

寂静无声。

我慢慢起身,盯着门把手,很久,很久。最后我终于积攒起足够的勇气,

用魔法打开了锁。魔法光辉包裹之下的门打开,我朝走廊望去。看不见谁。我调整好自己略快的呼吸,悄悄顺着走廊走回去。蹄子下的地板吱呀叫起来,我只得苦着脸,一步步挪着,终于挪到了一切灾难的起点——站在客厅边缘,躲在转角后悄悄地向里面看去。

苹果杰克正站在壁炉前,尾巴对着我,“唔……大夏天的点这么旺真的有点浪费木头。”她摘下帽子,挠着自己金黄的鬃毛,看着噼啪作响的壁炉,“这是哪个整的?小苹花?”

“姐,不是咱!”娇小的黄色小雌驹从她身旁跑过,“没有你或者大麦克的答应,咱是不准往炉子里加柴的,你们不老是跟咱这么讲吗?”

“你乖乖听话咱的确是挺喜欢的,不过有些时候咱还是觉得……”

“喂!这啥意思啊?!”

“行了,孩儿们,甬为这种事儿吵吵,”苍老的绿色身形正坐在摇椅上,微笑着,享受着壁炉的温暖,“医生不也说过了吗,这样对咱老婆子骨头好。嘿嘿嘿。啊……小苹花,乖孙女。给奶奶把被子拿来。”

“知道了,史密斯奶奶。”

“那我还是赶紧去帮大麦做点家务好了,”苹果杰克嘟哝着,向后屋走去,“真是的,”她微笑着摇摇头,看着天边渐红的夕阳,“那么快又到晚上。时间咋过得这么快呢?咱肯定是老了。”

“呸呸呸,说什么呢,傻丫头!”史密斯奶奶叫道。

“哈哈……”小苹花忍住笑意,将被子盖到奶奶的身上。后面苹果杰克翻了个白眼,不见了。

我咬着嘴唇,退了回来,毫无气息地站在走廊里,只有微微颤抖的气息与我作伴。我看着一旁墙上挂着的镜子。镜中一只沾满泥点,鬃毛凌乱,神色忧伤的独角兽也看着我。我抬起一只蹄子摆弄脖子后面的兜帽。那一刻,我明白了在这样的生活里,所谓友谊究竟能持续到怎样的程度。

我的肚子又叫起来,我渴望地看向大门,但视线里大门的距离慢慢拉长了起来,身体在带着我向另一个方向走。想到自己要做的事情,罪恶感在我的心里慢慢凝结。一闪之下,我跑进厨房,翻开我遇见的第一个纸板箱。里面躺着两条面包,我拿起来塞进自己的兜里。厨房里还有很多东西——不少昂贵精美的小装饰品,在小马镇中心或许能卖出不少金币。但我一样也没有碰。那是我第一次偷东西,不要偷大了好。我向塞拉斯蒂娅祈祷着,祈祷这一次是我的最后一次。

我在和自己的七弦琴再次相聚的渴望里跑出了果园。

唯一能告诉我“家”是什么的东西,可能也只有自己的七弦琴了。

清晨,阿杰跑过路弯时,我一下看见了她。离我在她家的那一次“经历”才过去不到一天。这一晚我眼没有合,身体在隐形的寒冷中保持着清醒,肚中塞满偷来的面包。带着愧疚和孤独的感觉,本该躲在谷仓角落里的我站到了门前,站在不远处路上正小跑着的橙色雌驹的视野内。

很快,她看见了我,停在路中间朝我微笑着。那笑容让我不知是难受还是松了一口气。

“哎,你好!”她笑得很有活力,像是初升的太阳一般,“这么早能碰到别的小马真是不容易!”她挪一挪身上担着的两筐苹果,“想不想吃点早餐?平常我都是卖一块钱一个苹果。不过今天早上咱心情好,你觉得买一送一怎么样?”

她的雀斑很好看,隐隐透出那个慈爱的大姐姐的影子,一个我再也见不到的大姐姐。我看着看着,那张脸慢慢扭曲,变成昨天厨房里那些箱子被翻开的样子。我将自己的视线从她脸上掰开,连她试着卖给我的那些美味的苹果都不愿意再看。

“啊…谢谢,不用了。我……我就是在等别的小马。”

“嗯,真的?咱认识吗?咱在小马镇交了不少朋友呢!”

我咬着自己的嘴唇,尴尬地靠在谷仓的木质门框上,“你……你不会认识的。”我叹口气,用蹄子梳理一下自己的鬃毛,尽力不在她面前表现出那个无家可归的可怜乞丐的样子。“不过或许……只是或许,以后有一天你会认识她吧。”我试着微笑,尽管微笑和长出天马的翅膀再飞上天一样难。

“你没事吧,甜心?咱这可能有点管闲事,但你好像有点伤心。”阿杰扶一下自己的帽子,带着同情,温暖如壁炉的眼睛看我一眼,“这么好的早晨,老把你的独角对着地怎么好呢?朝着天空看看吧,就当换换风景。”

我感到自己的嘴角终于有了向上翘起的知觉,一个我独自如何也做不出来的动作。呼吸略微轻松起来,寒冷也不知为何渐渐消散了,“我就是……那个……”一个一个字从我嘴里不自觉地跑出来。不知道要再排演多少次,我才能编出一个够好的故事,来应对目前这种情况,“我就是在想这个谷仓……”

“嗯?谷仓怎么了?”

“我在想它是谁的？”我抬头看着那破旧不堪的木头谷仓，那个我断断续续住了两个夜晚的地方。七弦琴和鞍包还在里面，像古代墓穴里中被诅咒的宝藏一般，沉睡在不为马知之处，“是谁的财产吗？”

苹果杰克窃笑两声，跑到我身边站定，“你不如问‘有谁想要吗？’”她漫不经心地朝门框踢一蹄子，一块木头应声而落，掉在面前的地上，“据咱所知，这座谷仓比咱的年岁还老了。咱老爹老妈也没提起过它。可能是在臭钱家的小马转行开店之前的财产吧，怎么说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哎，反正，这谷仓现在谁想要都可以——不过恐怕也没哪个想要。”她看看土路另一侧上密密麻麻的树林，“就算把这些树都砍掉，没个几百只小马或者几打几吨的魔法打点，这下面的土地也没法种东西。长话短说，甜心，这谷仓已经是马上要消逝的记忆了……和这年头其他小马镇的历史一样。”

我抬起头，一只蹄子轻轻抚摸着门框，“消逝的记忆……我也懂一点吧。”我小声嘟哝着。

“唔，有点好笑。”

我好奇地看她一眼，“真的？”

“不，不是说你的话。”她揉揉自己的下巴，眯起眼睛看着我脖子下方，“就是咱原来有一件外套，和你现在穿的这件一模一样。”

我咽口口水，长袖下的蹄子不安地颤抖着，“难道……？”

“嗯……嘿嘿……咱不穿那东西也有好些年头了。”

我挑挑眉毛，“我猜猜，在寒冷的天气里工作了那么久以后，你的毛长厚实了？”

苹果杰克的眼睛一晃，“嗯，这话说得没错。”

我深呼吸一口，清清嗓子，看着面前摇摇欲坠的谷仓，“那个……在镇上的话……想要挣点钱有什么办法吗？”

“钱？”

“对，金币。”我看着她点点头，“有没有小马镇的居民想雇……”我想到如此计划的种种不可能，咬起嘴唇，“……想雇打零工的那种小马？”

“要是想找工作的话，去主街上的公告板那里看看就行，”阿杰说道，“不过那里贴的应该都是全职工作。”

我盯着泥土咽口口水，“也对。早想到了……”

“不过做音乐的想打打零工应该有很多路子吧。”她可人地说道。

我抬头看着她,惊讶地眨眨眼,“做音乐?”

“对啊,姑娘!”她指着我的可爱标记嘿嘿一笑,“这东西肯定不是因为你喜欢舔邮票才出现在你腿上的吧?”

“我-我的天赋。”云开雾散一般,我呆呆地说道,“对啊……”我朝谷仓里藏着七弦琴的那堆干草看去,“唔……”我又转过头来看着阿杰,指着她的可爱标记,“那我看你的天赋应该是卖橘子吧。”

她一愣,笑了,笑得帽子差点掉下来。我也一起咯咯笑起来。

因为天气暖和了一些。

清晨,阿杰跑过路弯时,她停下来看着路边的谷仓。明显还是那个她每天早上到镇里的路上都要经过的那个谷仓,只是现在谷仓边多了一顶绿色的小帐篷。

“这是怎么了……?”她好奇地眯起眼睛,耳朵捕捉到路旁树枝间飘来的温柔旋律,抽动一下,“马戏团来镇上了?”

“不如说是吟游者吧。”

苹果杰克朝我这边看来。“嗯?”四枚硬币朝她飞去,降落在她的帽檐上,吓得她缩一下。

我正站在谷仓门口,靠在破旧的门框上弹着我的七弦琴,“这些够买你两个美味的苹果吗?”

苹果杰克看看身上的篮子,低下帽子拿到金币,“说实话,这都够买四个了。”

我老练地微笑起来。在镇上表演数周以后,笑,这件事开始变得越来越自然了,“那也行,四个吧。它们看着确实挺好吃,正好我也有多的钱花。”

“这样啊。”苹果杰克从篮子里挑出四个上好的苹果,一边装袋一边说道,“咱估摸着你是来旅游的?”

“差不多吧。不过我觉得这座小镇最近一天比一天让马觉得幸福了,所以我想再多呆一会儿。”我一拨琴弦,朝她示意,“女士,你的身材真不错,是干农活练出来的吗?”

“嘿,还真是。”她一只蹄子拎起装着苹果的袋子,“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在这里多留一阵子的话,那一定会认识咱这一家子。咱们在这里种苹果已经很久了。”

“很久？”我用魔法轻轻接过苹果袋子，放在谷仓旁的帐篷面前，“那我有点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说。”

“就是这个谷仓好像被遗弃了。是真的吗？”

“这个……对，基本上是吧。”

“那周围的土地也是？”

“嗯，据咱所知。”

我会意一笑，“所以说这谷仓已经没有用了？”

“你想说什么？”阿杰侧视着我，“你这是想到拆迁了？”

“这可不好说。”我继续拨动琴弦，调皮地用后蹄踢一下木头门框，“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嘿，那抱歉，姑娘，你可问错马了。”

“嗯？”

“咱也想帮你。但比起拆谷仓来说，咱还是修谷仓比较在行。”她沐浴晨曦，将帽子戴回自己金色的鬃毛上，“其实，原来老爹还在的时候，咱看他修过很多东西。不晓得他现在在上面过得怎么样了。”她的鼻孔抽动着，嘟哝道，“只要想，他就是睡着了都能修个小木屋出来。”

我挑挑眉毛，“小木屋？”

“动作利索得很！原来别的小马都叫他‘种房子的’。哎……不过没错。”她转身跑回路上，“咱该去市场上了。不过要是你想知道拆谷仓之类的事情的话，最好去镇上问问。”

“问谁啊？”

清晨，阿杰跑过路弯时，被突如其来的一声轰鸣吓得呆住，空中木头碎屑四处飞散，眼角处一抹鲜艳的颜色晃过。

“云宝黛茜？”她眯起眼盯着清晨灰尘四起的空气，慢慢向路边走去，惊讶地看着一座旧谷仓正被一只熟悉的天马一块木板一块木板地撕成碎片，灵活的身躯在木质谷仓的残存部分中来回穿梭。“嘿，姑娘！”一大片木头碎屑迎头而来，她赶忙一低头，“悠着点！是哪里在打仗什么的吗？”

“拿着，”魔法包裹中一顶头盔向她飞去，“你应该用得到。”我站在自己的帐篷和各类物品面前，微笑着，“她偶尔有点疯癫癫的，但看她这样

也挺有意思。”

“唔……咱想是吧。”阿杰摘下自己的帽子,笨拙地将头盔盖到脑袋上,“咱就搞不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能解释一下吗?”

“有什么不好懂的?现在这里有个谷仓,不过很快就不会有了。对吧,——云宝黛茜?是这个名字吗?”

“喝啊!”带着护目镜的天马在谷仓中央的墙上撞出一个大洞来,用牙齿咬住一根房梁狠狠一拉将其扯歪,又用后蹄一蹄踹掉一块已经松动的天花板,“嘿——哈!”

“喂喂?!”我双蹄环绕成杯状举在口前,“云宝黛茜,醒醒!”

“嗯?!”云宝低头看向我,脸上暴力的笑容慢慢融化,迷惑地眨眨眼,“等等,啥?你是谁来着?”

“天琴。”

“什么天琴?”

“天琴心弦。”我用从头盔开口穿出的角闪闪光,权当做信任的象征,“忘了?我就是付给你十五枚金币请你来拆掉这座谷仓的小马。”

“等等。”云宝在我俩头上悬停,红宝石色的眼睛闪着光,“你是说我不止可以砸东西,还有钱拿?”

“当然了!”我微笑。

“太爽了!”她半空中身子一弯,火箭般冲向已不成形的谷仓,“再吃我一招,破谷仓!嘿呀!”

一次震动大地的爆炸。阿杰和我在随之而来的木屑雨中都缩了缩。

“啊,看来你是刚来镇上的!”阿杰嘟哝着,将木屑从她身上的两筐水果上掸掉,“不过能让云宝那家伙这么大清早地起来干活,你的口才一定不一般。”

“她是你的朋友?”

“最忠诚的朋友,甩都甩不掉——虽然有时也会变成甩不掉的麻烦。”阿杰微微一笑,话音调皮地往上一提,“比如某小马把雨云送到苹果园,结果不小心送错了地方的时候。”

“喂!”空中一条虹色的闪电叫道,“我可是听得见的!”随后谷仓上又是一次爆炸。

“你有农场?”又一阵碎屑雨里我挣扎着问道。

“咳咳。对。香甜苹果园。”

“这名字打广告挺方便。”

“嗯。确实。怎么了?你也想做卖水果的生意?要知道镇上这方面的市场差不多都饱和了。”

“不是。”我瞧了一眼云宝混乱的杰作。随着谷仓慢慢解体,一片片阳光也慢慢铺上面前的土路,“我在找对这片土地比较熟悉的小马,因为我最近一直有点问题想要请教。”

“真的?什么样的问题?”

“如你所见,我……那个……”我站在原位微笑着,稍微动动身子,“我来这个镇上……可以说是来度假吧。但现在我想在这里多呆一段时间,比计划时间长得多。毕竟——这地方多美啊,怎么能不多留一会儿呢?是吧?”

“这话说得咱爱听。”阿杰微笑着说。

“所以……你认不认识谁比较会建东西的?”

“建什么?”

“这个……”我深呼吸一口,看着谷仓废墟周围的一棵棵橡树,嘟哝道,“小木屋。”

苹果杰克一下子精神起来,“哎哟,嘿嘿……那你算是问对小马了!”

我咽口口水,低声问道,“你是说……”

“这方面咱正好懂一点点!”她笑着,“咱老爹就是睡着了也能修起一座屋子来。老爹把他会的都教给咱了。不知道他在上面过得怎么样。”

“可惜了。”

“多谢关心。”

“那么……”我理一理袖子,转过头来看着她,“我请教一下,从哪里开始比较好呢?”

“从一把结结实实的斧头开始。”

我眨眼。不知为何,自己没料到会是这样的答案,“嗯?”

“嘿嘿嘿,”阿杰坏笑着看着我,“除非你有钱到直接去买砍好的木材……”她向一旁树林一指,“不过好在咱看你的原材料挺多的。咱们这里的人家要修房子都是从砍树开始。”

“确实,”我咽了口唾沫,勉强露出一个勇敢的微笑,“你说的有道理。那个……”我用蹄子挠起后脑勺,谦逊地看着她,“能告诉我好的斧头该去哪里找吗?……还有其他工具也是。”

“当然了！没问题！”阿杰靠在附近的一棵树上，笑着，“不过你可能得找只笔记一下——只要云宝在这里重演公主内战的时候你还能集中注意力。——是吧，云宝？！”

“喝呀——嗯？什么？”云宝停下，悬停在我们上方，喘着气，汗水滴下来，“苹果杰克？你戴头盔干什么？”她的眼神又变成斗鸡眼，敲敲自己脸上的护目镜，“这又是啥东西？”

“你是脑壳被撞到了还是怎么了？”阿杰强忍住笑意，“工伤什么的至少得等把天琴小姐的活干完了再说吧。”

“什么活？！”云宝黛茜皱起眉头，“天琴小姐又是谁？！”

“你好！”我抬起头向她挥蹄，微笑着，“我是付你一百枚金币请你来拆这座谷仓的那个小马！”

“等等。你是说我不止可以砸东西，还有钱拿？太爽了！嘿呀！”

清晨，阿杰跑过路弯时，她苦起脸。在枫红落叶飘飘之中，她慢慢跑向一个噼里啪啦的噪声源头，“那个……女士？你需要帮忙吗？”

“不……不要！”我叫道。话出嘴变成了一声尖叫，但我已疲惫得连道歉的力气都没有了，流着汗，魔法包裹住斧子悬浮在自己面前。我正劈砍着一颗粗壮的橡树，头颅上的独角随着心跳搏动，一根根看不见的魔力线胀痛着，“我没事的！只要这棵树能稍微配合一下我就好！嘿！”

我又一次挥动斧头。木头碎屑散落在路旁的土地上。不论我的斧刃如何切割，面前的植物丝毫没要倒下的意思。

“咳咳。虽然咱自个儿也很讨厌打搅别个的事情……”阿杰温柔地微笑着，在安全距离之外踱着步，看着我所制造的拙劣现场，“……但咱还是希望你能让咱示范一下。”

“呼……你不是……”我砍着，“…要去…”我挥着，“…那个什么…”我劈着，“…冠军铁马吗？！一哇啊！”我一屁股坐到地上，喘着气，斧子落到身旁的泥土里。

“明明是咱和云宝俩小马的事情，现在都让多少小马给知道了？真是——她肯定又在镇上到处吹，吹得不认识的都晓得了。”阿杰走来，一只蹄子扶在斧子的把手上，“不过说回来，让咱来一下吧？”

我深呼吸几口，抹掉额头上的汗水，朝她示意，“随你怎么玩……”



“好。”她微笑着咬起斧柄跑到树跟前,将斧子靠到树上,转过头来看着我,“甜心,你这个砍树的法子搞错了。要想砍掉这么一个大家伙的话,首先要弄明白它的重心在哪个地方,这个搞懂了,你想它倒它就得倒。”她绕树一周,拍一拍树干上我拙劣凿痕侧面的一个位置,“这里是最好的。地方找好了,你就这个样子砍。”

阿杰又一次用嘴咬住斧子,肌肉伸张,蹄子咬入泥中,一次又一次地挥动白亮的斧刃切入树干之中。她的切痕与地面呈四十五度角。切口深入树干一半时,她转动一个角度,又从水平方向挥动斧子,一个宽大的凿痕慢慢在树干上形成。

“天啊……”我忍不住伸长了脖子,惊讶地看着她,“你这一口牙齿真怕是铁打的。”

阿杰砍完,将斧子一口吐到一旁地上,“唔……对,咱觉得也是。”她连汗都没流一滴。我看着她来到凿痕的另一侧,眯起眼睛仔细观察树干,“咱跟树打了一辈子交道了。咱家就在路那头的苹果园里头,香甜苹果园,你肯定听说过吧。”

“说不定还真听过呢,”我微笑着,“还是多谢帮忙——”

“别急,还没完呢,甜心,”阿杰指着树干,“现在要从我们刚刚弄出的凿痕另一边再砍进去。等剩下的部分都砍完了,树自己就要顺着凿痕的方向倒下去。有点感觉没有?”

“有感觉。”我大步走到树跟前,举起斧子,“不过,我想问,你每天早上的宝贵时间都是花在了帮陌生的独角兽砍树上吗?”

“有什么陌生不陌生的?”阿杰站在不远开外,得意地笑着,“咱看你在小马镇,干的也是正经活儿。那咱们不就是邻居嘛。咱可没法看着你那样糟蹋自己的角。”

“唔…”我集中精力,瞄准与之前凿痕平行的位置,继续砍树,“你这话

说得像是街上随便撞见一个小马都是你的邻居一样。”

“是啊……”阿杰拍拍身上的灰,看着我工作,“在咱看来这样子完全没问题。金科玉律这种东西就是要你每天身体力行才好嘛,不是吗?”

我停下来仔细思考着这句话,呼吸着秋日凉爽的空气,微笑了,像是有新的动力,“你这样活着真好,”我继续砍起来,树干开始晃动,慢慢向阿杰早已预料到的方向倾斜,“难怪你是参加冠军铁马大赛的料。”

“嘿。虽然咱也不喜欢这么说,铁马的称号可不是靠做好小马能得到的。”

“我不这么想呢。”

“真奇怪……”

“嗯?”

“啊,没啥……”苹果杰克挠着自己的下巴,“我就是记得这附近应该有个谷仓来着。”

“恐怕它和其他没有用的东西一样,”我嘟哝着,砍下最后几斧子,“命运的终点不过消失而已。”树干发出咯嚓声,向对面倒去,“嘿——!成功了!”我直起身子,高兴地笑着。

“咳咳,姑娘,现在该喊‘树倒了’。”

“啊,对。”我深呼吸一口,张大嘴。声还没出,地面猛地一震,树干倒地,震起周围金色树叶四处飞散。我眨眨眼,脸有些红,“……树倒了?”

“噗-哈哈哈哈哈哈”

我转过头来朝身后嘿嘿笑的雌驹看去,调皮地微笑着,“现在是不是把树干掏空就能住进去了啊?”

“你这个口子还要切的深一点,……那个……?”

“天琴。”我一面说,一面用一把小斧头刻着橡木的边缘。周围依然挺立的树上已经没有了树叶,光秃秃的枝干指着天空。空气中的寒意也越来越重了。路边长方形的木梁已经架好,我蹄里的正是下一根。“现在进展不错。这么好的天还来麻烦你真是对不起了。”

“没关系!”阿杰挥挥蹄子,微笑着。脖子上一条棕灰色的围巾帮助她抵御着十一月的寒风,“回家路上咱从来都不着急,就是想到周围有你这样需要帮助的小马。”

“所以谢谢你。能快点修完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流着汗,说道。凹口必须集中十二分的精神,凿得完美,才能和其他木梁契合到一起,“我已经忙了很久了。即使我的魔法也比不上纯粹的经验来得好,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咱一直觉得独角兽挺可怜的——”阿杰说到一半,突然眨眨眼,脸红了,“抱歉。无意冒犯。”

我看着面前的作品微笑着,“没关系。”

“就是你们一直说自己只要用角指指,什么厉害的活都能做。咱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都是独角兽,所以咱知道试着用魔法去搬动太沉的玩意儿的话脑袋会有多痛。你没有勉强自己也挺好的。咱就是可惜自己没能早点帮上你……”

“唉,苹果杰克小姐……”我在木材上凿下最后几斧子,“相信我,你没什么需要可惜的。”

“随你。准备好上梁子了吗?”

“帮我看一下如何?”

“没问题。”

我深呼吸一口,绷紧肌肉,将大股的魔力注入我的角中,慢慢举起整根房梁,飘过面前的空地,向另一边已经搭好的长方形地基送去。在阿杰的引导下,我温柔地将木梁放下,凹槽与已有的木梁卡合到位。

“好……这样就行了!耶哈!看见没?肯定比你上一根卡的牢实多了!”

“看得出来。”我长长地出一口气,拉拉领子,让汗气从脖子上飘散出来。我真诚地向她微笑,“谢谢了,苹果杰克。少了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得了吧,”她耸耸肩,拉拉自己的围巾,“咱就是给了你提了条建议而已,别把咱当成承包商什么的谢。天琴小姐,能帮到你我很高兴。别忘了把梁子缝都拿砂浆勾上。你需要的话咱可以给你示范一下。咱老爹在修小房子方面经验挺丰富的。”

“真的?”我深呼吸一口凉爽的秋日空气,温柔地看着她,“他当年和这座小镇的建立有很大关系吧?”

“你这个问得巧了,姑娘。”阿杰与我一同站在脚手架上,呼出的气息

形成一片白雾。小屋一面内墙上的房梁在我俩的合作之下已经勾好了砂浆，“老爹还在的那段日子里，小马镇的规模翻了三倍。知道这事的小马不多。其实镇议会作出的很多决定都和他有关，比如镇北房屋扩建的事情。”

“真的？”我笑着，抹上更多的砂浆。片片雪花飘落在防水布铺成的临时屋顶上。“看来他也不完全是满脑子苹果的那种类型呢。”

“喂！苹果又不是坏事啊！”她皱皱眉头，我反而笑得像个孩子。阿杰平静地微笑着，望向森林远处，“老爹觉得小马都该照顾好自己，但他心里软得多。在他眼里，见到的每只小马都需要帮助。所以他这一辈子都一直在忙，忙着让大家的日子都能过得和他一样好。唉，就是镇长这个位置让他来坐，他也能当得很好吧……”她长叹一口气，绿色的眼睛黯淡下来，“可惜老天爷不开眼。”

“我很遗憾。”我嘟哝着。

“别这样。”她抬起头，微笑着，“没啥好遗憾的。因为老爹把咱需要的东西都教给咱了。咱能好好地撑起这个家，好好地爱咱爱的那些马儿。”

“阿杰，在我看来，你是个有福气的小马。”我忍不住低语道。一阵寒颤让我蹄上的工作稍微一顿，“你明白自己的归属，也明白归属于你的小马……”

“咱老爹原来说过，‘不论啥样，基础一定要打好。只要基石有了，剩下的不过是时间问题。’”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出那同样的话语，“天琴，在咱看来，咱们都是在这飘飘荡荡的世上过日子的小马。所以一定要认真真地去活着才行。这一刻，咱最大的归属就是这里，就是你。”

我微微呼气，理一理袖子，心里涌起壁炉火舌一般温暖的感觉，“阿杰，这世上缺的就是你这样的小马。”

“嘿……”她脸微微一红，“咱不过是做长辈们教的正确的事情。比咱热情的小马那可多了去了。”

“真的？”我站在脚手架上略微前倾，继续抹砂浆，“比如谁？”

“比如有只小马，”苹果杰克又递给我一块砖，“史密斯奶奶一直认为她是个雌驹，大麦克觉得可能是这附近的某头骡子。但不论她是什么，我们从来没见过她的影子。这不知名的小马每个周六早晨都在咱们家的后门留下一个礼物篮，已经三个月了。”

“嗯？”小屋半砌好的砖墙外燃着一丛篝火，我沉浸在那温暖的感觉里，从热热的石膏中挖出一团，抹在砖头上，接着将砖头盖到小屋南侧不断增高的烟囱上，“什么礼物篮？”

“说着也奇怪——两条面包。而且每次都是新鲜出炉的……就像是刚从附近的哪家面包房拿来的一样！”

“嘿……”我平静地微笑着，在阿杰的引导下将烟囱越砌越高，“一定是某只小马觉得你们一点也不会烤面包什么的吧。”

“哈，想多了。不过，咱一家子一直没弄明白究竟是谁留下的这些东西，也不明白她为啥这样神秘秘。不过咱没啥可抱怨的！面包味道不错，也省了咱偶尔要自己烤一炉的麻烦。能多花点时间干农活了，不是吗？”

“这点东西真的算得上礼物吗？”

“最好的礼物不是咱们想要的东西，而是咱们需要的东西。”她呼出的一口白雾飘向烟囱，飘散在冬日的风中，“比如，哪个脑子正常的小马会选择在暖夜这会忙着修房子？”

“这是我自己的错。”我嘟哝着，“本来很早以前就应该修好了的。”

“至少你还是一心一意地想着继续修。”她微笑着朝我抛个媚眼，“干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能吸取教训，这是好事情啊。”

“我还得谢谢你，阿杰小姐。”我抹掉一小团粘在眉毛上的石膏，笑着，“这个壁炉多亏了你。在冬天完全结束之前能把它修起来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万一倒春寒的时候你也能用嘛，”阿杰又递给我两根钉子，说道。她穿着一件绿色的背心，戴着那顶熟悉的棕色牛仔帽，站在脚手架上，身后是雪与霜堆成的白色世界，“不论怎么说，你这烟囱修得很漂亮。现在的好事是屋顶咱们也快要铺好了。”

“多谢了，阿杰。”我集中注意力，将几片木瓦钉好，“可我已经耽搁你很久了。你不是要去播种吗？”

“反正现在这个点也没哪个醒着，咱怎么种？”她翻个白眼，“事儿还是得一件一件来嘛。”她的视线穿过沧桑的树枝，落在小马镇中心的方向，“明早她们就能把冬天收拾干净了，但过后还有几个星期的春寒。到那会你的房子还没修好就不好办了。”

“你对这个小镇来说真是很重要的小马呢。”我微笑着，将更多的木瓦

钉好，“每年春天那些农场主都欠替她们扫雪的你一个大大的人情吧。”

“唔……如果你是那个意思的话，咱使唤别的小马倒确实有一套。”阿杰有些自豪地笑着，“不过只要能准时——哪怕一次也好，咱随时愿意扔掉扩音器扛起篱头去干活。”

“什么？”

阿杰叹气，“没什么。就是小马镇每一年的春天都要迟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咱俩这样早起的小马太少了。”

“唔……”最后一枚钉子被我钉入，“在我看来你们可能组织上有点问题。”

“你说的咱也想啊。可咱能做的只有保证田地都被清干净，撒好种子。或许时间抓得不准，但要办的事情咱一定会分毫不差地办到。”

“苹果杰克，你不止主意多呢，”我微笑着说道。一股寒风袭来，我拉拉脖子周围的帽子，继续说道，“不管你看到谁需要帮助，你都会毫不犹豫地鼎力相助。只要你的重心依然放在这上面，准不准时有什么关系呢？需要冬日清扫的难道是这片土地本身吗？需要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小马们罢了。”

“唔……你这么一说也不错。”阿杰挠挠下巴，“不过啊，”她呼气，“还是那句话，要能准时一次让咱干啥都行。”

“不如今年我来帮忙吧！”我放下锤子，转过身来面对她，“当然，只要你不嫌弃一个陌生小马来帮忙的话。”

“嘿……”阿杰笑着，“只要你有颗帮助大家的心，还有四条有力气的蹄子使，你就不是什么陌生小马。”

“你父亲说的吗？”

“其实是咱自个儿说的。不过要说没受他启发那是瞎话。”她抛个媚眼，“看来咱们得给你弄件背心什么的穿了。”

“看情况了……”我梳理一下自己的鬃毛，对着因寒冷而迟滞的空气笑了，“有褐色的吗？”

“这些木头棍子是干什么的？”我看着地里一根根插在泥土中的嫩枝问道，“园艺店那边的小马没给我解释清楚。”

阿杰顺着这排苹果树苗走着，“它们能确保树苗直挺挺地长起来。嫁接这活里有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刚嫁完的芽儿不一定会直接往上长。所

以小树苗在生长期要用木头棍子给它们撑住,免得以后长起来趴在地上什么的。”

我嘿嘿一笑。灿烂的阳光下,一群鸟儿唱着歌飞过,翅尖擦着木屋周围小树上新生的嫩叶,“你对苹果树真是熟悉到枝枝叶叶了呢。”

“要是它们有一半这样懂自己就好了。要是树可以自己种自己,日子就能过得轻松多了。”

“那还有什么好玩的呢?”

“这话咱一直都在和咱大哥大麦克说。”她和我一起走在新种的草坪上,“一年春天,他说服我们家试着种一下梨子。后一年夏天的那景象,那叫一个惨哦,现在咱都还做噩梦呢。”她微微颤抖一下,“后来家里就达成协议,生意上的事情都是咱说了算。嘿嘿嘿。”

“让他来做吉祥物更合适。”我眨眨眼。

“哼,”她翻个白眼,“你去镇上随便找俩姑娘来问,她们绝对都一百个同意。真是,有些时候这些姑娘怎么甩都甩不掉。”

“那个,说到夏天,”我抬头看着小屋的正门口,“你能教教我怎么在屋子前面搭一个小台子吗?”

“什么台子,像门廊那种?”

“对。”我点点头,“这座镇子比我家那边美多了,下午我偶尔想到外面来坐坐。”我耸肩,“而且,下雨的时候也有地方躲个雨吧。”

阿杰从壁炉前面转过头,身子舒适地裹在羊毛毯中,眯起眼睛看着我,“不过我很好奇,”她的声音很轻,在小屋周围隆隆的暴雨声中几乎细不可闻,“你这种音乐家在镇郊做什么?大部分搞音乐的都在镇中心晃悠,感觉你这么好的小马,在这里孤零零地住着有点可惜了。”

“相信我……”我轻柔地呼吸着,与她一起享受炉光的温暖,“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孤独。”

“你访客很多吗?”

“啊……有时吧。”我微笑着,“尤其是一个朋友,几乎每天都会来看我。”

“真的?她叫什么?咱应该认识她。”

我深呼吸一口,神色有些忧伤,“不。可惜。你不会认识她的。”

“没事,知道你不是自个儿呆着就好。毕竟,你这间小房子修得挺舒服

的。”她再次看着壁炉里跳动的红色，“一定很宁静吧。”

“当然。”

“能告诉咱你做什么维持生计吗？”

“维持生计？”我重复着她的话，目光在墙上一排排闪着光的乐器间游走，“我……就是活着。活着才能幸福，才能为我所见证的美好谱写它们的乐曲，将被遗忘的悲伤记录在我的曲谱上，因为世间的一切灰暗不幸不过是幸福的影子，于我们百忙的之中被忽略而已。”我捋一捋袖子，微笑起来，“但我不忙。阿杰，我是一个倾听者，也为自己所倾听之物感到欣喜。赐予我们的寥寥馈赠如此珍贵，又为何要去憎恨呢？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明白自己的福气，但我打心底里感谢那段日子。就像盖房子一样：从来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它是我们所有可亲可敬的朋友们给予我的爱的总和，是我所在意之马所奉献的一砖一瓦堆砌而成的存在。”我闭上眼睛，平静地呼出一口气，“只要我住在这里，我的朋友们也就和我住在一起，于是这个地方便成为永恒……像一段永不消逝的记忆。这样的生活怎么是孤独呢？”

我没料到自己会吐出如此肺腑之言，但也没料到回应是完全的寂静。时间一秒一秒走着，我忍不住闭上眼睛，火光黯淡下来。即使没有开窗，我依然感到寒风从屋里吹过。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看见的是嘴唇中呼出的白雾。我强忍住打颤的牙齿，向那边看去。

“苹果杰克……？”

她正用一只蹄子扶着额头，晕乎乎地晃着。终于反应过来之后，她绿色的眼睛一下睁开，“什么情况……？”她看着周围的陌生环境，脸上的困惑很快绽放成了恐慌。她感受到身上一层层拘束衣般裹着的羊毛毯，“这是啥地方啊……塞拉斯蒂娅在上……”

“苹果杰克……”

“呀啊！”她惊叫一声，跳起身，差点绊倒在装小苹花玩偶的篮子上，“出、出啥事了？为什么咱咋会在这儿呢？咱这鬃毛咋湿透了……？！”她打起寒颤，脆弱得如同之前她从一个被遗忘的谷仓里带出来的某马一样，“哎哟……见鬼。咱在雨里昏倒了，对吧？”

“等等……”我站起来，举起双蹄，“先冷静下来——”

“女士，真抱歉麻烦你了。咱可真是……”她咬着下嘴唇，一只蹄子拂过自己湿润的刘海，抖了抖。我从没见过阿杰像现在这般脆弱无助，我想

抱住她,想让她明白她所承担的如此重担本不应让世上的任何一只小马来承受——除了我。如果我们周围的小屋在这一刻化为齏粉,或许她还不会这么害怕。“咱咋就昏在暴风雨里了呢?”她的声音有些哽咽,好像做了什么不应由我见证的事情,“咱到底咋了?从来没这样过……没有过……”

“苹果杰克……听我说……”我跑到她身边,用蹄子扶住她的肩膀,让她看着我的眼睛,“相信本身是一件需要力气的事情,但你是一只强壮的小马,所以现在请相信我,一切都好。你走到路上下雨了,所以我让你进来歇会而已。”我诚挚地微笑着,试着替代那壁炉的温暖,“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阿杰的颤抖慢慢消失了,像我和她在一起的那无数次一样……她咽口口水,点头,嘴角微微翘起,“咱琢磨着这话听着也挺好听的。”

“本来还能更好听。”我微笑着,推她回到壁炉跟前,“毕竟我是搞音乐的。”我将毯子再次裹在面前疑惑的雌驹肩上,在外面不断的暴雨声里继续安慰着她,“你呢?你是卖橘子的吗?”

阿杰眨眨眼。她的声音开始有点像结巴,但后来很变成了她应有的开朗笑声,如同当年那只教我砍树的小马一样。很快,她的呼吸平静下来,“啊咳……所以说,那个,咱想你应该有名字吧?有谁这么照顾咱,要是不知道她名字,那就太可惜了。”

“天琴。”我轻轻点头,“天琴心弦。”

“天琴。”她重复一遍,孩童一般憧憬的视线在墙上的乐器间跳跃着,“真是个好听的名字……”

“嘿……别的小马也这么说。”

我们谈了两个半小时,期间苹果杰克从没有忘记过我,这一点让我至今感激不尽。她和我说的事情大多是我听过的故事,数月来一张又一张长着雀斑的脸告诉我的故事,和我有幸遇见的这个健忘的小马一样。不论故事多么熟悉,我从没想过要去打断她。生命中最甜美的旋律总是值得一遍又一遍的倾听。任何留声机都无法展现出阿杰的好。她是一场又一场我有幸参与的交响乐,而每一次,我都希望她能再加演一场。

暴雨停了。我不情愿地帮助她收拾好东西。她摆弄自己帽子的时候,我替她将小苹花的玩偶装回篮子里,还给她,目送她上路。那一刻,好像感觉终于发现自己的大姐姐,却又要看着她慢慢离我而去。

我站在门廊外,看着阿杰跋涉在泥泞路面上。如我所想,在消失在拐角之前,她停下来。我继续看着,因为她身上的重量不只有遗忘本身而已。她掂量着蹄子里的篮子,有些警觉,因为篮子比她记忆中要重一些。她很快解开篮子外阻挡潮湿的毛巾。脸上露出的是任何画家都无法描绘的惊讶表情。她将蹄子伸进篮子中,看着小苹花布偶旁躺着的两条面包,感受它们的依然酥脆。

苹果杰克抿起嘴,嘟哝着什么惊讶的话,扫视起地平线。她的视野所见,树,泥土,一弯雾蒙蒙的彩虹,甚至一座奇怪的小屋。但她没看见我。

我已经回到了屋子里,裹在一层又一层的毯子下,为《夜之悲歌》做起最后的收尾。很快,整首曲子就要完成,而演奏之前所需的准备就只有用作保险的各种原料了。上一次试验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阵阴寒爬上我的脊梁。我往火炉前又凑了凑。

身上外套的触感再次传来,像一个姐姐永无止境的拥抱,带给我面前燃烧的木柴所无法提供的温暖。又一夜,入眠的我脸上带着的不是泪痕,而是微笑。不用担心壁炉里的灰烬燃烧到炉床之外,因为它的基石无比坚固。

不知道回家的路还需要我去追寻多久。但只要依然活着,我就永远少不了邻居。

I V：孤独交响曲

亲爱的日记本,

孤独,意味着什么呢?我指的是真正的孤独?我已经到了能理解这种感觉的地步了吗?当我在颤抖中入梦,又在流泪中梦醒的时候,难道这还不够吗?

我早已不再为自己感到难过了。我更喜欢认为,今天的我已经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勇敢,更加强壮,更加智慧。但……不管拥有多少优秀品质也好,我依旧孑然一身。

我……我依然是那么孤独,对此我无法否认。然而,我不能允许自己就此消沉。毕竟,陷入如此的困境又有何目的呢?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有一切,皆有意义,必有其目的。

相信有其目的存在,乃是我继续挣扎前行的原因,是我一次次在困境的南墙上撞得头破血流却依然不知退缩的原因。在前方引导我迈出蹄子的目标已经够多了。我希望被记住,我希望对这些奇妙小马们的生活产生真正的影响。我希望走向我曾经认识的小马们面前,让他们一眼就认出我。我希望能结交新朋友,让他们期待着能与我重逢。

但是,当我于此写下这些东西之际——而且也在心中铭记,会书写下这些文字只有我自己……再无第二只小马。我猜测着,会不会,我也将是唯一对它魂牵梦萦的孤独小马,无法梦想成真。

“而因此……”

砰地一声,萍琪派把装满了巧克力蛋糕杯的盒子放在方糖小屋正中的桌子上,她睁大了兴奋的蓝眼睛注视着两个好朋友。“然后他就说呀,‘天马都保证过这周末小马镇的天气会非常好,你礼拜六下午有什么计划吗,派小姐?’”

暮光闪闪和瑞瑞呆呆地盯着她,表情一片茫然。“是,然后呢?”瑞瑞迫不及待地叫了起来。

“于是我就告诉他说呀,‘我这礼拜六下午打算做我一直都做的事:十瓶沙司汽水然后祈祷!’嘻嘻嘻嘻嘻嘻!”萍琪的前蹄蜷缩在胸前,她咯咯笑着,喘了口气,然后惊叫起来。“然后他就笑啦,接着又说呀:‘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马思通湖岸边的风景真的很漂亮。’切!”她翻了个白眼。“说的好像这跟沙司汽水有啥关系似的!”

“萍琪……”暮光开始有点喘气了。

瑞瑞凑上前来,蓝眼睛闪闪发光。“你……当然该明白,那个男生是想约你出去对吧?”

“哦。”萍琪派眨了眨眼睛。她眯起了眼睛,一脸的好奇。“真的吗?为啥呀?”

“我想有谁迷上你了,萍琪。”暮光笑咪咪地说道,把一杯茶飘到了嘴边。“拜托告诉我,你至少明白他的意思了。”

“嗯……”萍琪挠着下巴,蓝眼睛在天花板上瞅来瞅去。“我不记得我有没有了,因为他一溜烟就跑出了这里,真的非常非常快。”

“哦?”瑞瑞的脸垮了下来。“为什么啊?”

“问倒我了。不过这是我在他脸上砸了个柠檬奶油派之后的事。”

暮光闪闪一口茶全都喷了出去。她摇摇晃晃地靠在桌边,努力喘上气来。

瑞瑞都快晕倒了。“你!……派!……他!……为啥啊?!”

“萍琪?!”暮光总算是喘上气来,能重新出声了。“你怎么能冲着那个可怜小伙子的脸上扔个派?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

“他只不过是想跟你搭个讪,在你们俩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而已啊!”瑞瑞依然摇摇欲坠。“看在艾奎斯陲亚份上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是在帮他的忙啊!”萍琪派大声地争辩回去。

“这算是帮的什么忙?!”暮光闪闪大叫道。“他想跟你约会!”

“嗯……”萍琪咬着嘴唇琢磨,然后耸耸肩,“我猜我只是记起了黛茜跟我说过话:‘男生都想吃女生的派’。那个可怜的家伙太害羞了,所以我就主动出击帮了他这个忙嘛!”

暮光和瑞瑞傻盯着萍琪派,足足十秒钟,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一声忍俊不已的哼咏,然后是一连串歇斯底里的爆笑。半个方糖小屋都在纯粹快乐的旋律节拍之中颤抖。

萍琪也跟着一块儿笑个不停,只不过她的脸上无可避免地红了。“嘻嘻嘻嘻嘻嘻……嗯……我……我不明白!难道我不应该用派,而是应该用蛋糕才对?”

“哈哈哈哈哈……哦,萍琪派啊……”暮光闪闪笑得差点儿上不来气儿。

瑞瑞凑过身去偎依着萍琪,笑得非常温暖。

“永远都不要变哦,亲爱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帮你找到一位绅士,他会高高兴兴地用、用脸……接、接下你的派、派……噗……唔唔唔……哈哈哈哈哈!”

“嘻嘻嘻……”暮光闪闪站起身来,用紫色的魔法力场飘起了那盒蛋糕杯。“走吧,姐妹们,趁着其他三位还没以为咱们今天不去野餐了,赶快去公园吧。”

“薄酥卷饼怎么样?”三个好朋友向方糖小屋门口走去,萍琪派跟在暮光和瑞瑞身后开心地蹦着。“那个比派要干净点儿!就是有点儿硬。哦!我知道啦!我可以不上糖釉!这样的话冲着他扔过去的时候就更符合空气动力学啦!”

另外两只小马又是一阵大笑,当她们走过我桌边的时候,那洋溢着快乐和喜悦的高亢合奏,就萦绕在我耳中。

我从坐着的位置扭头瞅了一眼。忽然,灰尘呛到了我的鼻子,我这才想起一本古代的历史书正被我抱在胸前。叹息着,我放开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籍,把它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翻开。方糖小屋的内部不知何故变得有些褪色,空气也不那么温暖了。听着暮光闪闪和谐的音调在我耳畔渐渐消失,一股寒意袭上身来。身不由己地颤抖,我急忙拉起了灰色的连帽衫衣袖,遮住了我的蹄子。放任自己沉浸在书中,一片文字的汪洋,如我一般被遗忘,也如我一般永恒。

自那诅咒开始以来,已经有差不多十三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变得更加沉寂。现在我的每一天充满了安宁、目标、还有决意。然而,如果我说这让情况变得更加轻松,那就是在撒谎了。

也有些夜晚,我的脑海中没有神奇的旋律在高声回响。这些夜晚简直有如赐福,只不过也让我有了做梦的机会。没有什么比美好的梦境能让这无尽的囚禁更加痛苦了。毕竟,如果没有一丝希望来证明它的作用,诅咒的力量又从何说起?

当入梦之际,我看到自己在空如也的小马镇漫步而行。除我之外,空无一马。在这地方,所视之处,所闻之处,只有我这一缕孤魂在游荡。每一步蹄声,都是我自己的。每一个文字,都是我书写的。每一次呼吸,每一首歌曲,每一声哭泣,都发源于我的喉中,只发源于我自己。

虽然这看似一场噩梦,但有时候,我更喜欢这梦中的世界,而非每天都必须承受的现实。至少在梦中,包围我的只有一片荒凉。相比现实中那个无数快乐而温暖的小马面孔将我重重束缚的囚牢,这梦中的牢笼还更加合理,更像是监牢应有的模样。

望着暮光闪闪灿烂的微笑,听着她的声音,我想起了我们曾经的模样,想起了我们和月亮舞童年的往昔。那时候,我们在坎特拉上层公园玩耍,重现着艾奎斯陞亚历史上重大的历史时刻。月亮舞喜欢把自己当成露娜公主,而暮光,当然了,一直都扮演着塞拉斯蒂娅公主。通常而言,我总是在扮演着白胡子星璇的角色。另外两个孩子会咯咯笑着,一同取笑着因为只能在我们的小小游戏里扮演那个雄驹魔法师而一肚子闷气的我。然而,这是值得的。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扮演塞拉斯蒂娅公主更能让暮光开心了。当她欢笑之际,整个世界似乎都更加绚丽多彩,这是我从来不想去干涉

的。

当岁月流逝,暮光离开了月亮舞和我,投入了塞拉斯蒂娅公主的羽翼之下。我起初并没有发现这一点,但是,我生命之中有些东西已经干涸殆尽,而且再也无法补充。那时候,我们三只独角兽都年轻气盛,就像所有同龄的魔法小马一样,我们太热衷于学习历史、魔法、还有各种坎特拉艺术了。月亮舞追寻着成为老师的梦想,搬家去了吠城大学。而我,则留在塞拉斯蒂娅的天才独角兽学园学习音乐和作曲。我们为了让自己成为活生生的知识宝库而不辞辛劳,长年累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追寻着自己的未来。而结果呢?我们的友谊渐渐淡去,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事业,放在了生活清单的前列。

然而,对我们没有造成丝毫困扰。我们的友谊是不朽的存在,是无瑕的宝藏。偶尔,暮光闪闪、月亮舞、还有我,会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谈论着我们生活的方向。我们会怀念童年的往事,只要我们还记得自己往昔的模样,记得我们过去是谁,那么我们也能接受现在的自己。只要我们还记得是什么能把我们联系到一起,那么我们的友谊就会长存,永不消失。

而今天,能承载这些回忆的,只有我了。月亮舞和暮光失去了什么,而她们甚至都不知道。可是,她们一定得知道吗?只要我还记得她们,只要我还能让她们大笑,莞尔,在我的脑海中扮演塞拉斯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那么,一切都没有遗失。这是我全心全意地相信的事。

那,当我日复一日地旁观着暮光的时候,为什么觉得仿佛有什么缺失的东西在呢喃,就像是幻肢感?为什么从我灵魂中剥离的东西在尖叫着要重新回来,却依然只是温暖而不可触及的幻像?

我是如此快乐,如此入迷,看着暮光闪闪在小马镇交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朋友。这么多的朋友。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很担心她,月亮舞和我精力充沛地追寻我们的生涯,但暮光闪闪却真正痴迷在她的职业之中了。很多情况下,我都试着让我们三个老朋友重新聚首,结果只有月亮舞会出现。我们在一起担忧着暮光的生活之路,共同想念她,关心她,担忧着她为自己铺设的未来。在她的童年,暮光一直都对塞拉斯蒂娅公主抱着那么大的依恋,可我和月亮舞都怀疑,要和那样一位永生不朽的天角兽紧密相伴,她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所以,看到暮光闪闪搬到了小马镇,我才会如此喜悦。那里尽是活泼的小马,她可以和他们尽情沟通,交流。我真心以为,他们把她从永远孤独

的生命中拯救了出来。这命运会剥夺她内心的机会,让她无法像磨练思维一样补充心灵的活力。

然而,每次我看到她和她的朋友,我忍不住怀疑,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在夏日庆典期间,我来到小马镇看望她。和暮光同样的机遇之门,是否也能为我敞开?也许,我可以和她一样交上朋友,和她参加同样的聚会,像她那样一同去野餐,像她那样一起分享同样的趣闻轶事,和她分享同样的想法,一同开怀大笑。

我已经活了够久,知道这样的日积月累,便是生活。然而,也是梦想和憧憬所在。有时候,最优美的合奏是你无法加入的,而你只能旁听。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心中觉得,自己依然在扮演白胡子星璇,让聚光灯照在暮光闪闪的头顶,让她的微笑照亮整个舞台。这是一场精彩的戏剧,值得回顾。我只是不知道,我还能独自在一旁喝彩多久。

几天之前,我踉跄着踏入了我小屋的门,感觉就和苟延残喘的其他下午没有差别。四面包围我的依然是一样的墙壁,上面挂着我自己制作的众多乐器。除我之外,没有任何小马可以和我分享它们。一尊壁炉懒洋洋地等待着,看看今晚点燃的会是什么。今晚,和其他的夜晚别无二致,只有我的思绪和阴影与我相依为命。这就是我生活的日常,思绪,还有……麻木。

我一跨过为自己建造的壁炉,就知道接下来几个小时会是什么样子。我知道,我会阅读从暮光图书馆里借来的某本古书。我知道,我会埋进文字堆里苦苦寻找任何可能的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了解梦魇之月背后的魔法秘密。我知道,我将会一无所获,或者进展甚微,在太阳还没下山的时间里,我就只是坐在房子的露台上,勉强从包围着我的荒野边缘守住自己的优雅。然后,夜幕降临……而伴随着皎月升起,那彻骨的寒冷也将来临。我蜷缩在小床的毯子下面,凝望着壁炉,努力想象着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每一滴泪水都有微笑的抚慰,每一声呜咽都有着大笑声的释怀,每一点恐惧都有一双耳朵在我身后聆听,任凭我泣不成声地倾诉,直到夜深。

我到底为什么还要写这些?

大约每十篇日记,我都会问相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和其他所有的问题一样辞藻华丽却毫无意义。现在,正当思绪在诗意之中蜿蜒之际,我正坐在距离旋转木马精品店大约二十码远的长凳上。这是个大晴天,天空蓝如水洗,几乎没有一丝浮云。同一只松鼠已经是第五次爬到了我身边,我不

知道它明不明白,我已经连续四次给过它同样的食物碎屑了。糖果毛已经是第三次飞过去了,每次飞过时都挥着蹄子打招呼。蹄小姐和小乖一同快步从长凳旁走过,她们微笑着朝我点头致意,就像昨天,前天和大前天一样。二十分钟前,我一时兴起,从长凳上站起身来,用我的后蹄在土路上踩下了我的名字。重新坐下来之后,我决定数一数略微驻足只为向这四个字的名字投来一瞥的小马有多少。二十分钟过去了,我的计数依然为零。一小时将会过去,哪怕四个小时也,五天也好,或者……一千年也好。这个数字恐怕永远不会上升。

除了我自己之外,我还会为谁写下这些文字?我还会照顾、抚养、供给、哺育、或者安慰另外的谁吗?还有谁会读到这些吗?还有谁有那个能耐读到这些吗?我是否只是在无意义地书写着注定会湮灭的记录呢?有时候,我只觉得自己好像在享受某种巨大的虚无感。哪怕是在泥地上谱写无名的歌,或者是把松鼠养得肥成个圆球,那还更有些意义呢。

曾几何时,我曾经是把作曲当做一种爱好。毕竟,要是你不想在音乐上花更多时间的话,那你何必去费力学习?这曾经令我的父母十分困扰。足足几个晚上,我都在楼上的卧室里,用七弦琴或者七弦琴反复弹奏着同一首顽固的曲子,试图酝酿一曲恢弘乐章,而我确信这将会是坎特拉皇城下一部的杰作。

而这些日子,我的乐章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在卧榻上沉沉睡去,醒来的时候满脑子都萦绕着音调,这些东西在我脑海中喧嚣,在我角上咆哮,把我的角变得像支讨厌的音叉。我尽我所能把它们从我身边轰走,几乎放声嘶吼。长夜冰冷、寒意彻骨,令我胆战心惊。当我最终把音乐拆解成一首可以触及的乐曲之际,它几乎没有半分温暖,另一曲旋律又将取代它,宛如幽灵的絮语般充斥我的耳朵。没有琴弦可以弹拨,我的心弦无处寻踪。因为我依然在梦魇之月无尽黑夜的阴影中踉跄前行。

那么,也许,唯一剩下的,属于我的东西,就是我写下的文字了。

这日记是一曲孤独的奏曲,由和声演唱,一首快乐的颂歌……只要我还能感觉到快乐,比如,回忆起过去,寄希望于未来。我非常明白,唯一能阅读我写下的这些文字的小马,可能就是我自己了。但,这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只要我可以用那些美丽的,鼓舞的东西来填充这日记的篇章,那么,这就是一部交响曲,我可以称之为我自己的交响曲。在我还能拥有解开这诅咒的希望之前,还有众多乐曲等待着我去谱写。然而,我绝不能失去对这

最重要的作曲的把控,因为我是唯一真正的指挥家。

我只希望,挽歌的谱写也是如此明晰。

“你确定这些书是你想看的吗?”斯派克低头俯视着我。他正站在一架轮梯上,靠在满是灰尘的书架旁。“这些书不是用基础小马语写的,就暮光闪闪所说,大部分都是用……月咏语。我觉得你恐怕对月咏的语言方式不会那么内行,呃……”

“心弦。”我喃喃道。

我快步从图书馆中走过,站在梯子底下。“你自己也用不着那么在意。我知道这是很晦涩的阅读资料。就说我已经……是时候该下功夫学点儿古代语言了。”

“嘿,我可不介意。”斯派克耸耸肩,从书架上抽出两本厚重的大部头。他先是被一只飞快溜走的蜘蛛吓了一跳,然后掸掉了书上覆盖的一层薄薄的蜘蛛网。“说实话,我觉得这还挺酷的。大部分来参观这个图书馆的小马啊……暮光肯定第一个跟你这么讲,他们来这里顶多不过是来找几本烹饪的书,冒险小说,或者其他什么非常简单直白的东西。真遗憾她没在这里帮你找这些东西。不过,哈……”他笑嘻嘻地爬下梯子,用一只小爪子稳稳端着那两本书。“说不定这样才最好。要是看到有一位独角兽来看这么古老的东西,她一定会兴奋得要命,而且还会在你耳边没完没了地讲那些艾奎斯隆亚古代历史之类的。”

我忍不住露出了最微弱的笑容。

“你说的好像这是件坏事似的。”

“呃。大家自己为自己嘛。对于一些来这里学习的小马,我总是有点儿过意不去。特别是外面天气还特别好的时候。看起来就好像有些小马总也不肯走似的。”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轻轻地用漂浮术把书从他爪子里接了过来。

“相信我,我完全理解。”稍微调整了一下连帽衫的衣领,微微颤抖了一下,我又补充道,“尽管如此,当我们发现了遗忘的宝藏时,这一切还是值得的。”

“嗯……听起来感觉还有点刺激呢。”他笑了起来,露出了两排锋利的小牙。“你肯定是在做什么超级酷的邪恶研究项目,心弦小姐。”

“‘酷毙’这个词我就认了。”我点点头,“至于‘邪恶’,那还得拭目

以待。”

“天,真不知道呢。”他挠了挠脑袋上的绿色刺毛,有点嫌恶地瞅了我飘着的书本一眼。“每次一碰到我们收藏里的‘月神档案’那部分书籍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心里发毛。”

“不是只有你。”

“因为……真的!暮光跟我说了很多关于它们的事!早在露娜公主从她千年的监禁中归来之前,梦魇之月的遗产就是个大问题了。暮光说很多用月咏语书写的书籍在艾奎斯陲亚的图书馆都是禁止出版的。你能相信吗?这是因为……呃……塞拉斯蒂娅公主担心凡俗的小马会阅读露娜写出来的东西,而且不知怎么的就会被梦魇之月的腐败给污染。”

“这称之为‘大坎特拉日蚀’。”我对他解释道,在心中引用着暮光说过的话,慢慢地走向一张桌子,准备开始下午的漫长研究时光。“直到今天,学者们都这么记载。那是在梦魇之月暴政遗留影响的黑暗时期,大量的文学作品都经历了严格的审查。最后,几个世纪过去了,塞拉斯蒂娅公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最终解除了禁令。这催生了现代艾奎斯陲亚的文艺复兴,坎特拉城作为艺术中心和学术中心而诞生,最后,这导致它成为了艾奎斯陲亚的首都。尽管如此,大日蚀依然给小马的文化造成了显而易见的重大影响。许多记载在月神档案中的东西至今依然无处寻踪。”

斯派克吹了声口哨。“哇哦,这跟暮光的解释还真不一样呢。”

这让我相当意外。

“那她是怎么解释的呢?”

“简单地说,大部分小马都太害怕了,根本不敢阅读曾经在露娜公主的图书馆里曾经保存过的东西。”

“嗯……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一本正经地评价道。“‘梦魇之月’这个名字,带来的黑暗和损失可不是一般的大。”

“嗯,是啊。”他眨眨眼睛,指着我这边。“要是你自己研究吓得太厉害,记得随时叫我哦。就连暮光都夸奖我是个非常棒的研究助理呢。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随时开口别介意,心弦小姐。”

“真的吗?”我翻开了一本旧书,挥着蹄子驱散扬起的尘土,眯起眼睛盯着书页上众多陌生的异族文字。我提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滑稽,难分音调的问题。“那,你不会碰巧能跟我讲讲太虚玄母的事吧?”

“呃……”斯派克那双翡翠绿的眼睛睁得很大。“太、太虚……什么

玩意儿?”

“对大多数小马而言,那只是一个老奶奶的传说故事。”暮光闪闪曾经说过。“可我正好知道远超于此的事实。”

我如鲠在喉,我浑身颤抖。那是我陷入诅咒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住在镇外一个废弃农仓旁边的绿色帐篷里。那一天,我坐在芦荟和睡莲的日间水疗中心的等候室里,假装是另一个焦虑的顾客,只为了和暮光闪闪开始这场绝望的交谈。直到今天,我都感谢护佑我的幸运之星。她很有风度地无视了我在灰色套头衫中颤抖的身体,看来她所需要的远不止是一场无聊的按摩或者足浴。

“那是怎样?”我低声沉吟,努力保持平静。这世界是一座冰冷的坟墓,我的脑海中萦绕着同样悲惨的旋律,宛如一张破碎的唱片正在脑袋里旋转。“你怎么知道这不仅仅是老奶奶讲的故事?”

“因为塞拉斯蒂娅公主已经说起过它了……或者是她,”她咯咯笑了起来,“也可能是……她们。不管是什么也好,我毫不怀疑,太虚玄母是真实的。我成为我们至高统治者的私家弟子够久了,已经听够了她的推断。”

“推断?”我咽了口唾沫,努力在椅子上稳住身体保持不动。那冰冷的寒颤简直无法忍受,我鼓足勇气与之相抗。我不得不把内心对这次谈话的兴趣尽最大努力表达出来。“你是说,她从来没直接告诉过你太虚玄母是什么?”

暮光一时间有些不自在,微微扭着身体。有一刻,我很害怕我惹到了她,害怕她失去了继续教导我的兴趣。让我庆幸不已的是,她继续往下讲了,只不过有些沉思。“我觉得……这对她来说是个很私密的话题。我也不好轻易开口。塞拉斯蒂娅公主已经活了很久很久了。偶尔发现她内心考虑的是什麼,那也是很难的事。”

“可她的确知道,对吧?”

“嗯嗯。还有露娜公主也是。你看……”暮光笑了笑,用蹄子拂过自己的鬃毛。我们继续等待着芦荟和睡莲“轮到她们”。“照看日月的公主们是不朽的神灵。然而,尽管这个事实无可辩驳,但是它也让小马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而非常讽刺的是,这还是每一位艾奎斯陲亚的魔法师开始他们的职业学习之前就必须学到的第一件事。”

我使劲咽了口唾沫,接上了这个话题。“万物皆有起始。”

暮光非常惊喜地注视着我。“哎呀……太对啦！你怎么知道的？你也是一位魔法师吗，心弦小姐？”

我咬着嘴唇，避开了她的目光。

第五次了，这已经是我和暮光闪闪第五次进行相同的对话了。我才刚刚习惯了这一切。“我之前……认真阅读过。”我在道出实情，同时也在撒着弥天大谎。我所知道的一切只有词汇，术语，姓名，艾奎斯陲亚现代社会对这些鲜有所知。“但就我的理解，没有任何小马了解艾奎斯陲亚公主的真正起源。”

“而这也有很好的理由。”暮光点了点头。她浅紫色的面容沐浴在香烛的柔和光明之中，让我这位正在谈论圣物的童年旧友染上了一层缥缈。“凡俗的小马大约能活……多少年？六十到七十年？最多也就九十年？当然了，白胡子星璇是个很特别的例外。但是大多数小马，哪怕他们非常幸运，他们的名字在这世界上也就顶多停留不到一个世纪而已。我们之中真有人能想象到成为天角兽是什么感觉吗？长生不死，哪怕亿万年流逝，亲眼见证世界的奠基，甚至日月本身的诞生？”

我只觉得又一阵寒颤袭上身来，不由得凝视着最远处的蜡烛，仿佛那是闪烁在我们身后的遥远星辰。“我可以想象很多东西，而这……是一种完全无法想象的感觉。”我回头望了她一样，只希望我的目光能像我的话一样真诚。“塞拉斯蒂娅公主……她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你知道吗？”

“我真希望我能告诉你，心弦小姐。我真希望我能知道，这样我也能告诉我所有的朋友，告诉每一只小马。但是，尽管我是塞拉斯蒂娅公主的私家弟子，很多事情对我而言依然是谜团。而我觉得，当谈论到关于太虚玄母的话题时，向公主直接开口询问信息……那太敏感了。”

“你觉得……她不愿意分享自己所知的事吗？”

暮光忽然显得有些尴尬。

“嗯……不。我想……这有很大的不同。或者至少我是这么推测的。”

“哦？”

她注视着我。那双眼睛中蕴含的情感……出奇地脆弱。“心弦小姐，你能……试着谈论一些你妈妈的事吗？如果你活了那么久，久到几乎记不起她的事呢？”

我的呼吸变得非常急促。房间里的阴暗仿佛加倍了，就像是厚厚的夜

幕降临。“我……我从没想过这个……”

暮光轻轻地点了点头。“我想塞拉斯蒂娅每天都会想到这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在对话中提起它的原因。”

我的视线垂落下来。“对不起……”

“嘿……”她微笑着俯过身体。“不要这样,好奇心很正常,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世界上依然有些界限是需要尊重的。此外,尽管塞拉斯蒂娅在这个话题上可能没什么可谈的,但自从我认识她以来,她的确说过些话,而且一直困扰着我。”

我又瞥了她一眼。

“是什么呢?”

暮光咧开了嘴,笑得非常温柔,非常孩子气。“当初我刚刚成为她的私家弟子的时候,我确实问过她,这世界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她回答得很含糊,只是有一个奇怪的细节。”她莞尔一笑,清清嗓子,开始引用她导师的话。“我的学生,这个世界就像万事万物的起源一样,并非源自仅仅一次呼吸,而是始于一首歌。”

这首歌是什么呢?

难道,这不是我生命中的每个清晨和每个夜晚都在困扰我的同一样东西吗?我不是已经有能力感应到,除我之外,再无其他孤魂蒙受此等祝福……或者诅咒,只为见证这一切?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只有我?梦魇之月对此到底有何相干?

这便是我为之挣扎拼搏的问题,这就是在我脑海肆虐无休的问题。日复一日,在暮光的图书馆里,在公园的长椅上,在我小屋的壁炉前,在蜡烛的微光下,在皎月冰寒的光芒中,在晨光温柔的亲吻中,我翻遍了书本,古籍,卷轴,只为渴求答案。直到我这双凡俗的眼睛为陈年的灰尘和血肉之躯的疲倦所蒙蔽。

足足花了几个月时间,我只不过是触及了被历史遗忘的答案上面那层厚厚的尘埃而已。这还只是假设它们是答案,说不定我费尽千辛万苦之后,只发现我追寻的只是因为时间磨损而模糊的混淆而已。多种语言之中,最丰富的细节部分早已流失,大部分线索已无可追寻。我一直依赖着密文,翻译,年鉴和其他各种传说,在月咏语堆积如山的古卷之中发掘和寻找。我知道的最多的就是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也可能还有我永远都不

知道的事情。

梦魇之月首先是个音乐家,然后才是暴君吗?这应该没什么可意外的。过去一年的不断研究赋予了我非凡的洞察力。事实证明,整个艾奎斯陲亚的每一种智慧文明都有共同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伟大的骗子,天赋是音乐和艺术,后来却变成了正义的灾星。牛头怪写了一位皇家抒情吟游者,曾被爱侣耻笑,最终用一个迷宫魔咒困住了他的整个王国。通常被当作文盲的钻石猎犬实际上也有几封卷轴,上面描述了一群谋杀犯,用“飓风之嚎”把他们的兄弟引入歧途。甚至连龙也有口头流传的传说,讲述的是一位古代女王用一颗魔法共鸣钻石把她的兄弟姐妹们变成了石头。

也许我的发现会是我自己的结果 - 遭受了诅咒的独角兽专门寻找和她的困境有关的信息但是,不同种族的不同传说之中的奇妙巧合,还是令我心中满怀坚定。

露娜公主对音乐艺术有高度的鉴赏力,这并非秘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塞拉斯蒂娅公主也是一样。皇家姐妹俩都是艾奎斯陲亚的主要统治者,如果不对她们统治子民的文化悉心栽培,那可这是天大的罪行了。然而,大家一直都认为古代的小马对白昼的欢迎更甚于黑夜。因为对塞拉斯蒂娅公主的感恩主要表现在歌舞上,相对而言对露娜公主的崇拜表现就要少得多了。无需不朽之魂,也能想象得到露娜为了填补空白而寻找自己的音乐。

但是,这和太虚玄母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存在的话?我猜测……不,我确定,肯定有一条共同的线索。暮光闪闪是塞拉斯蒂娅公主心中的得意门生。如果她没引用错公主的原话“一切起源自一首歌”,那我只能相信她。我们的天角兽统治者比这世界上任何存在都更接近初始,唯一可能记得一切的就只有她们。如果想要保存记忆,还有比音乐更好的办法吗?

对,这首歌是真实的。我是一缕孤独之魂,被囚禁在冰冷的瓶中,与这些幽灵般的韵律一同回响,宛如隐藏在月之暗面的鬼魅。一旦我找到了它们,我也能找到我自己,然后,也许……只是也许,我可以把它们传播给这个世界,让更多的小马,而不仅仅是天角兽,能记住自万物起源以来遗失了什么。然后,我也能像这首歌一样真实了。

就在昨天早上,我知道时机来临了。“夜之悲歌”的演奏已经被我推迟太久了。我已经再也没有了借口,就像我已经再也没有了恐惧一样。终

有一天,寻求答案的绝望会克服对寒冷旅途的恐惧。就好像昨天一样,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我已经攒够了购买配件的所有资金,还有足够的时间开始旅途。至于这将耗费掉我多少力量,我完全没去多想。

我必须要去无尽之森,这表示我得把自己打包扎严实了。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光靠连帽衫是不够的。首先是羊毛袜子,我把它们套上我的四蹄,让厚厚的毛绒织物裹在我的蹄上,一直拉到我四条腿的一半高。然后我抓起那件一个多月没穿过的棕色厚斗篷,紧紧地裹住我的全身。接下来是那条熟悉的黄色围巾,仿佛依然残留着那位优雅独角兽慷慨而温暖的微笑。最后我飘起一顶自己缝制的黑色滑雪帽,扣在脑袋上,让角从上面开的小洞里钻出去。抓起一袋钱,我飘起运动夹克和披风的双重头罩兜在脑袋上,然后跌跌撞撞地出了我小屋的门。

到达无尽之森的边缘还需要加快步伐赶半个钟头的路。等到了那里,这些厚厚的御寒衣服就会变成宝贝了。在这半个钟头的途中,我汗流浹背,被厚重御寒衣物带。来的酷热烤得几乎晕厥尽管好几次我都忍不住想把披风和厚衣服脱下来,但我还是苦苦忍耐,一直坚持。因为我知道,很快我就会恨不得这世界上所有的毯子都盖在我身上。

真不知道我最不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是这次旅行,还是拿到我需要的东西之后的乐器演奏。我不得不尽力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只为了凝聚自己的力量,只为了我能分心想些别的,只为了在这么大汗淋漓的尴尬情况下能分心想点儿别的。比如第一百万次试着向苹果杰克和瑞瑞的妹妹们解释我的可爱标记,或者从晨露那里收到一朵花。

晨露。

我不由得一声叹息,这么多天以来,我第一次露出了微笑真有意思啊。写了那么多关于友谊之美的作品,那么大希望于摆脱这种诅咒的束缚,而这两个字依然能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快乐。我沉重的旅程也变得稍微可以承受了,我充满斗志地走进了茂密的森林,由此开始第一次冥思,而且做了所有音乐家放松心情的时候都会做的事。

我开始作曲了。

有七首月之挽歌和我的诅咒有关。

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只因为我至今为止就只发现了这么些东西。它们毫无预警地忽然前来,沾染了我的意识,诞生于入梦和苏醒时的战栗。如果这是一首让世界起始的歌曲,那么就是它终结了我。我必须万分小心

地弥补创造与毁灭之间的鸿沟。

月之挽歌第一乐章,就像暮光帮我发现的,乃是“阴影序曲”。仅在“皇家艾奎斯陞亚概要”的第十二卷中提到过一次,这是月神档案之中第一份表明露娜公主对音乐创造有兴趣的证据。为此,当我在这个永远遗忘了我的世界上醒来的时候,这是第一首萦绕在我脑海中的曲子。就和纠缠我脑海的所有挽歌一样,我努力去理解“阴影序曲”的本质。这意味着一旦我完成了这首乐曲,我就要自己去演奏它。

我知道这部作品有些神秘而诱惑之处,但用我的七弦琴演奏出来会有什么真正的神奇效果,我可不那么确定。刚刚弹奏完“阴影序曲”,我就发现自己的情绪发生了剧变。我开始变得紧张,多疑,容易害怕。周围的每一缕阴影,每一束光芒都在对我说话,好像墙外正有什么东西悄悄来临,正在靠近。正当我几乎难以抑制之际,另一首曲子又立刻在我脑海中响起,取代了“阴影序曲”。

月之挽歌第二乐章,将会被命名为“余晖波莱罗舞曲”,这也多亏了暮光。当重新演奏序曲和波莱罗舞曲以便回顾之际,我意识到,音乐需要平稳过渡。就在此时,我明白了,在我脑中浮现的挽歌并非仅仅是随机的奏鸣,而是一个序列,一个有机的组合。即将在我面前展开的,乃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神秘交响乐。

当我第一次演奏“余晖波莱罗舞曲”之际,之前在序曲中折磨我的那种战栗和不安再也没有出现过,真让我开心不已。相反,我被一股从未想象过的振奋所征服了。我的心跳持续加速,一路狂飙,足足奔驰了三十六个钟头。那精神劲头让我觉得都能跑马拉松了。不管这是波莱罗舞曲激昂而沉重的打击乐所造成的神奇效果也好,还是某种只有梦魇之月才能理解的无法解释的原始动力也好,我都一片茫然,不知所措。我只是个凡俗之辈,却演奏着超凡天角兽的音乐之魂。我敢打赌,仅仅两次演奏,我领悟的知识甚至比当时可怜的露娜公主从中亲身领悟的都要多。

月之挽歌第三乐章花了我一段时间才搞明白,因为一开始我还以为只是又听到了“余晖波莱罗舞曲”而已。在漫长寒冷的夜晚,我足足花了好几个小时来冥思,但最后,我意识到第三首挽歌乃是波莱罗舞曲的修改版,速度放慢了,曲调有些忧郁的不和谐音。迫不及待地寻求着解释,我在暮光的图书馆里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月咏语书籍。足足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但是掌握了够多的月咏语词汇之后,我终于找到了一段古文,描述了

露娜公主和她过去一首歌曲的二次创作。“潮汐进行曲”就是这样诞生的。演奏“潮汐进行曲”立刻就对我造成了影响,我只觉得头晕眼花,时间好像也放慢了。这时候,我才明白了“余晖波莱罗舞曲”是在为我做好什么准备。因为如果我的心没有预先为这首进行曲的怪诞和惊悚效果做好准备的话,那我恐怕根本无法完成这部作品的演奏。正是基于这个发现,我又意识到,这些挽歌不仅仅要及时演奏,而且还正在以完美的顺序灌输给我,好像整起事件背后都有某种看不见的目的在推动。现在我有了一个更大的理由来练习这些不可思议的音乐,因为我忽然感觉到,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的影子也参与了进来。

月之挽歌第四乐章没有标题,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想去给它命名。首次演奏之后,我就惊慌失措了,因为我在演奏之中忽然失明了,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演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下子,所有的光明,所有的色彩都从整个世界里被吸了出去。我还记得那一晚我晕倒在我的小屋中间,颤抖着,在阴影之中无助地抱紧自己。可能我已经在尖叫着呼救了,就算谁也听不到我的求救声也好,当时我都把这个给抛之脑后了。最重要的是,当清晨来临之际,我又能看到窗外冉冉升起的朝阳了。我简直欣喜若狂。

在那之后,足足六个礼拜,我都没再演奏过一次挽歌。这难道能怪我吗?我正在应付的是一部我根本驾驭不了的交响乐。我的诅咒当然也不会随着我的任何演奏而解除。另外,了解了这一点也并没有改变我身为一个凡俗之灵面对着天角兽女神的创作是何等的脆弱的这个事实。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第四首挽歌在我脑海深处产生了共鸣。我就像是被拽回了七弦琴旁边,仿佛母亲回到了自己生病的孩子身旁。

我选了一个满月的夜晚。再次拨动琴弦时,那皎洁的月光抚慰了我心中的惊恐。我演奏了第一首挽歌,然后是第二首,第三首。果然,就在我演奏第四首挽歌的中途,我的视觉再次熄灭了。虽然目不能视,我依然继续鼓足勇气演奏下去,当这一首挽歌演奏完成之际,我的视力也恢复了。不仅如此,我还感觉到了一种奇怪的平静,这平静让我在黑夜冰冷的凝视之中能保持清醒,保持坚定。第二天,我在暮光的图书馆做了些研究,几乎马上就找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讲述的是露娜公主治愈了一个遭了瘟疫的小马村子,疾病折磨着那些小马的眼睛,而露娜公主令他们重见光明。更重要的是,她是用一首歌来治愈他们的。其名为“黑暗奏鸣曲”。

在经历了奏鸣曲的凄惨遭遇之后,我觉得不管什么情况我都能承担

得起了。因此,我满怀着勇气和斗志,开始了月之挽歌第五乐章。结果事实证明,我的戒备几乎是白费了力气。第五首挽歌的结果是非常舒畅的,这体验几乎可以称之为异想天开。我倒不会称之为“快乐”,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安心”。根据暮光闪闪所言,这曲子的名字是“星之圆舞曲”,真是名副其实啊。它的节奏模仿了“余晖波莱罗舞曲”的振奋节拍,同时又融入了类似“潮汐进行曲”的不和谐音,这使得“星之圆舞曲”获得了更加超凡脱俗的效果。

演奏“星之圆舞曲”最终获得的是一种中性的体验。虽然这曲子的异想天开和飘渺品质一开始让我为之入迷,但是演奏这首歌的几天之后,我心中却萌生起了一种渴望。我无法入眠,因为我感觉到了难以言喻的孤独。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念着这首歌,思念着我的琴弦震颤的回音,仿佛我在呼唤着失散多年,再也无法重逢的姐妹。为什么是姐妹?我还是不太明白。但是每当我想起这首歌的时候,只要抬头仰望星空,忽然我就觉得所有的答案都有了,哪怕我还没有发现那些答案也好。

然后是挽歌第六乐章。暮光闪闪马上就认出了这首曲子,然后她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她说这曲子不是别的,正是“明月帝国赞歌”。她向我解释道,这首歌,其实在梦魇之月崛起的几年之前是被用来当作召集军队的集合令。在露娜公主被谐律精华放逐之前,她那被玷污的灵魂欺骗了众多的独角兽追随她的邪念。结果,在梦魇之月的统领之下集结了一支大军。借助这些不幸的小马,黑暗天角兽企图篡夺她姐姐的力量,以及所有捍卫她的忠诚之魂。

一想到我正在无形的指引之下学习一首曾经是我祖先祸根的曲子,这让我发自内心地痛苦。因为艾奎斯陞亚的姐妹神灵之间的战争,独角兽几乎灭了族。这些挽歌实在是又恐怖又神秘,但是,它们并非没有美感。我想这不言而喻,就算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的最阴险奸诈的工具,都是从一样高贵的艺术杰作发源的。

因此,满怀着极大的热情,我翻阅了我能找到的每一本古籍。很快我就发现,和第六首挽歌相关的所有内容几乎都已经从现代历史中消失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有道理。毕竟,没有哪个脑筋正常的家伙会希望看到明月帝国这种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重生。不过,这是何等悲剧啊,此等美丽的艺术作品居然不得不伴随过去邪恶的阴影一同被彻底埋葬。随着脑海中回荡着忧伤的曲调,很快我就明白了,我根本不需要知道这挽歌的

真实名字来确定它的组成。自从陷入困境的一开始,我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这感觉并没有被恐惧和时间的流逝所动摇。此外,在所有小马之中,我是最该知道在我的搜索之中文字是毫无意义的。我只能想象在露娜公主被毒害的心灵腐化成邪恶之物前,对她的交响乐投入了多少。

我决定把第六首乐曲命名为“月之挽歌”,在我演奏时,它的影响立竿见影。刚刚一完成演奏,我就感觉到那诅咒的酷寒暴增……足足三倍。仿佛这世界上的每一丝温暖都从我身上被抽走了。我寒冷彻骨,麻木不仁,饥肠辘辘,而且极度敏感。为何这首歌如此容易演奏,对于腐败的战争贩子来说,这突然就变得非常合情合理了。连我都能看得出来,只要足够多的狂热分子接触到这首“月之挽歌”的话,梦魇之月这样的暴君可以让他们言听计从地服从于她,只要她简单的承诺解除这首曲子的影响就足够了。实际上,我能从这足以冻僵灵魂的酷寒之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演奏挽歌第一到第五乐章来自救。

如此一来,也许我对于如何对付挽歌第七乐章的态度非常犹豫不决,这也是可以原谅的了。暮光自己都称那首歌为“夜之悲歌”,这悲歌,是向死者致敬的一首歌。我的确希望在解开这个诅咒的最后会有很多情况发生,可绝不希望其中包括死亡。

然而,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当然不能放弃这些乐曲。当我发现它们的时候,也就学会了它们。这些曲子的顺序根本无法改变,没有办法直接到前面去看看整个交响乐是如何结束的。我没法去找露娜公主,更没法找她帮忙。我也不能给塞拉斯蒂娅公主写信,恳求她的智慧。我所拥有的只有暮光那敏锐的洞察力,还有斯派克的研究技能,这两样顶多不过是短期资产而已。在这趟旅程之中,我注定孤身前行。这是一次寒冷而危险的长途跋涉,仿佛一只幼驹被遗弃在无尽黑夜之中,或者孤独的行者独自在阴暗的丛林里奔行。

昨天午后,我缓慢地穿过无尽之森,我别无选择,只能努力放松。不管我现在内心有多么绝望也好,全速奔跑会浪费体力,我现在正挤出浑身上下的每一滴耐力来防止自己晕倒在茂密的枝叶间。

好冷。真的好冷好冷啊。我的牙齿咯咯打战,浑身毛发倒竖。哪怕浑身都用厚厚的衣服堆捆扎的严严实实——斗篷,围巾,雪帽,套头衫——我依然觉得自己随时都可能在极寒中碎裂成万千冰渣。当初诅咒降临在我

身上的时候,我正好就在小马镇中心,正好就在梦魇之月放逐千年之后首次回归的位置上。很明显,就是因为这样,小马镇的正中心才是我最温暖的地方。向外走,到了小镇边缘的时候,到了我小屋的时候,我已经是冷得瑟瑟发抖了。而到了离镇中心很远的位置,比如香甜苹果园,我已经完全冻得麻木了。

而在无尽之森,我恐怕已经死了。严寒简直无法忍受,在其他任何小马眼中,我看起来就像是一团乱麻,在一大堆布料和羊毛的层层包裹之下哆嗦得仿佛风中落叶。如果要把我现在的状况当做小毛病,那简直就是在完成一项壮举。我几乎从来不会跑这么远,除非是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我需要用来演奏《夜之悲歌》的素材,所以,我必须继续前进。我必须穿越这森林。很快,我就会找到我的目的地。

每次我看到前方崎岖的小路,这路似乎都变得更加遥远。为了避免晕厥,我努力抬高视线,向上方倾斜,让透过树叶的微弱阳光能照在我的眼睛上,好保持清醒。我曾经听说无尽之森本来应该非常可怕,对于我们这个精心管理而秩序有度的世界来说,大自然不受控制的繁盛乃是一种可怕的异常。但对我而言,无尽之森所有那些噩梦般的东西都可以视若无睹,而且毫无威胁。至少和我每次冒险穿越这里时威胁我的刻骨严寒而言,简直就是小儿科。像是我昨天做的那种徒步旅行,简直就像是潜入隐藏在极地冰盖下的地下湖泊一样神奇。如果我把永冻冰层的冰水注射到我的血管里,说不定我还会感觉更暖和呢。拿月亮诅咒的神秘效果开玩笑,可没什么好玩的。但是反正我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不如稍微调侃一下。

我必须得让自己分心才行。我想到了悲歌,想到了那些烧蚀在我脑中的音符。我的耳朵在抽动,早在演奏之前很久,我就已经想好了每一首曲子。

在小马镇的街上,早在每一只小马在我面前放下钱币之前,我就已经熟习这些乐曲。可每一次演奏,我都故意地对真正的作品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我不能用实际的乐器来把乐曲中每一个音符都真正演奏出来,完美的演奏,意味着正在上演的挽歌的魔法也将被一同激活。我非常害怕不小心把其他小马也拖下了水,和我承担着同样神秘的诅咒折磨。

毕竟,我之所以要把自己从诅咒中解救出来,一开始为的就是找到办法和大家交流。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所有这些考验、磨难、颤抖……全都值了。……至少是大多数时候吧。

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我。伴随着满足的叹息,我总算是勉强到了那所树屋。当我跌跌撞撞地到了屋门前,抬起颤抖不已的蹄子敲门之际,映入我眼中的尽是各种造型奇异的面具。我支撑着身体,在门前颤抖。这次拜访,我觉得自己更虚弱了。真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谢天谢地,我也不用等多久。几乎是立刻,我就听到了她的声音。“陌客也好朋友也好,请踏入门来无需烦恼。疾病也好麻烦也好,屋内早已备好了良药。”

我非常非常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开了门。不得不努力控制住每一块颤抖的肌肉,我才能在脸上摆出亲切的微笑。“下午好,泽蔻拉小姐。”说着话的时候我差点儿没绊倒在她家地板上。我硬是撑着不让腿打弯,努力站直,在绿色的灯火下露齿而笑。“十分抱歉来打扰你。”

“好心的小马,这算不上打扰。”沉思的斑马回答,她正站在一口冒泡的药锅前,眯着眼睛检查着一系列用来制造新实验药品的草药,“在我的寒舍,你就由我照料。”

“呃,那,那好……”我在一阵寒颤中颤抖。简直不敢抬头,仿佛她家中那些热带风情的装饰物都变成了致命的冰柱。“嗯……我听说你是这里的隐士,很少进城……”实际上,哪怕我已经把这些套话给念了五次(…或者六次?)也好,现在的尴尬程度依然没降低半分。“可是我一定得完成这,这个我正在马哈顿大学做的科学实验才行。我还缺,缺了四种试剂。听,听说你有几块音石可以出售,是真的吗?”我咬紧了牙关。其实泽蔻拉的答案,我早就知道了。我只是需要她尽快拿出来而已。要是斑马能像小马那么守时就好了。

“嗯,山羊蹄下之趣,便是那神奇魔法音石。”泽蔻拉一边搅拌着面前的汤锅,一边望着腾腾的热气喃喃自语。“每颗石头标价,大约五块钱就很合适。若能开价便宜,亦是我的喜好。可是开采困难,完美之石太难得到。”她快步走向一个架子,上面有个黑色的匣子。途中她朝我瞅了一眼,自从我进门之后她还是第一次看我,蓝眼睛一下子就睁大了。“阴影在上,小马,你这是何等打扮?我的老天,莫非,马国已寒潮泛滥?”

哦,开始了……

我用力咽了口唾沫,做了件非常勇敢的事。

我拉下斗篷和连帽衫的兜帽,泽蔻拉有没有看到我微笑的嘴唇下面牙齿正在打架,这个我就知道了。我只希望这动作足以让她分心,目前

为止,每次都有效。“不,不用担心,泽蔻拉小姐。小马镇没什么糟糕天气。只是因为,我有点麻烦。”

“可否说来听听,什么麻烦让你如此难熬?”泽蔻拉从黑匣子里拿出四颗黑色的水晶,用编好的尾巴把它们托了起来。她快步走向我,脸上的表情有些关切,又有些好笑。“在你来访之前,大家顶多苦恼戴不戴帽!”

“这是遗传的毛病,所以就算是、你的药也帮、帮不上我。”来访了这么多趟,这是我缩短访问时间的最好借口。我并不讨厌泽蔻拉,其实我还挺喜欢有她作陪的,要是预先知道她会到小马镇中心来,那我肯定会去那里找她。可现在,我在她家呆的时间越长,就越确定我蹄子会永远冻僵了。“真的,我就只,只是来买那,那些音石的。”我已经迫不及待地用漂浮术浮起了钱袋。几周的街头表演通通都是为了现在这个战栗的时刻,而且我一秒钟也不想多停留了。“每颗石头五块钱?碰巧我这儿正好有二十块钱……”

“当然,但我还可以多帮你点儿忙。”泽蔻拉面色阴沉,表情有些黯然,然后却又突然一亮。“啊哈,或许龙之火酒能让你兴旺。”

哦,见鬼。以前来了那么多次,她可从没说过这些。

“呃……”我僵立在原地,还保持着付钱的动作。就好像游客在可怕的丛林里忽然发现自己迷了路。“龙之火,火酒?泽蔻拉小姐,我保证,我需要的就只是-”

但是她已经从旁边的柜子里取了个罐子,把里面的红色液体倒进了一个木头碗里。“要说小马教会了我什么高尚的真理,那就是要对来访者保证好客和友谊。你会发现这些石头像我担保一样物有所值,但我不能坐视你被如此虚弱和寒冷所侵蚀。”

“泽蔻拉小姐,真的,我……”我不由得用蹄子捂住了脸。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得不在这祝福的汪洋中承受诅咒?我本来可以抓起石头就跑,甚至连这二十块钱都用不着出。这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不管我是个强盗还是圣徒,泽蔻拉都根本不会记得我。为什么?为什么我就非得照着这个套路来玩?我遭受的还不够吗?我孤独地被困在这场噩梦之中,难道就没资格玩一次脏的吗?尤其是这还意味着我能更快地拿到我要的?“你用不着给我任何东西……”

“你的言语在摇头,你的声音在点头。”她的微笑让我无能为力,这句话也让我无法抵挡。她示意我把那碗准备好的新药水给喝了。“火辣烈

酒饮下肚,寒冷颤抖都却步。”

我有时候都在猜测,如果那些和我住一起的小马真的记住我了,我不会就不那么小透明了。憋着一肚子的沮丧,我走过去优雅地接过了她的医疗礼物这味道……倒是没有我想的那么苦,我毫不怀疑,泽蔻拉的药水可以治愈小马痘,麻风病,甚至天马关节炎可是,唯一能安抚我的只有微笑。——充满了幸福和无知的那种微笑——而现在,我就得冲着她露出这种微笑。

“真的非常谢谢你,泽蔻拉小姐,你实在是慷慨。”

“这药水应燃起热力相护,让你安然踏上回程之路。”她说道。“现在龙之火酒已经下肚,可否请教你如何称呼?”

“天琴,”我复述道。“天琴心弦。”在我心中升起了无形的期待,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哦,心弦这名字何其美丽,仿佛宿命便是追寻诗情画意。”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会笑个不停。光是这个,效果就远超过了那什么酒,让寒冷一时间也可以承受了。“唉,谢谢啦。真糟糕,你没有一样合适的乐器来配着这词儿伴奏。”

“我的押韵只是萨满传统风俗,”泽蔻拉说着走向旁边的柜台,重新把石头捡起来。“我岂敢劳烦音乐家为我忙碌。”

“为什么不呢?”我问。说着话的时候,我的视线落在了附近架子上的——一幅木版画上。在那画上,几只斑马正聚在一对节令鼓旁。我想到了什么,心跳不由得加速了。“音乐,是最能表现出灵魂的。”我低声吟诵,凄凉地凝望那沙漠的图卷。“无论小马,还是斑马”。

沉默了片刻,我用蹄子递给她二十块钱,然后把她递过来的四块石头收进了我的袋子里。

这一次拜访期间,泽蔻拉对我说了些新东西,所以我觉得也该对她说点儿“新鲜的”。

“我敢肯定,镇上有很多作曲家愿意和你一同合力创作一些和草药无关的作品。暮光闪闪和她的朋友们对你的评价非常高,否则我也绝对不会想到这里来找这些石头了。”

她微微一笑,“若要消磨时间,更好的方法还有很多。斑马节拍虽妙,作曲却不是她们喜好。”

“可……你是如此……”我环顾四周,看着周围的墙壁。片刻间,我只

觉得那寒意又重新回来了,但这次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她,我意识到,这小屋中唯一的访客就只有我。这是泽蔻拉为自己在家乡之外新造的一个家,这小小的安乐窝很漂亮,虽然有点古怪。“你在这里……是这么孤独。”我最后喃喃出声,没能抑制住身体的颤抖。“而我有种感觉,这是你的选择,泽蔻拉小姐。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紧咬嘴唇。我会做什么呢?我在做什么呢?我该马上离开了,该把这一切都做完。石头我已经拿到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说下去。“如果我知道城里有我那么多的朋友,那我根本不会独自呆在这孤零零的地方。”

虽然我这般恳求是如此激昂,但泽蔻拉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她快步回到了自己的药锅旁,就像一名回到岗位上的士兵。“身处孤独,能让我心无旁骛。萨满有职,先完成工作要务。”

我注视着她们,目光黯然。“而这么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为了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而忙碌。”我挣扎着熬过了一波冰寒的高峰,只觉得眼珠子都要在眼眶里冻住了,但我依然奋力睁大眼睛,继续凝望着她们。“生命里没有乐曲,时间已经太久太久了,你不觉得吗?”

说到这里,她好奇地抬起头望了我一眼,温和地笑了笑,“你说‘我们’倒是令我十分好奇?这里莫非还有另一个萨满的踪迹?呵呵呵……”我敢肯定,那笑声是发自幽默感,然而这对我而言,感觉就像是一颗苦不堪言的药丸,比世界上所有的异族饮料都要恶心。

“萨满……音乐家……女神……?”我困难地把如鲠在喉的感觉咽下去,周围的墙壁好像都朝我压了过来,散发着万千寒气。我跌跌撞撞地出了屋,好像在雪地里一样磕磕绊绊。“如果我们的天赋除了自己之外无可分享,那又算什么?”

泽蔻拉沸腾的药锅表面,除了她自己的脸之外还映出了些别的什么。在她眯起的蓝眼睛里,那看起来就像是一团薄雾。她抬头朝她家的四壁望去。不知为什么,她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刚刚好像说过话。但她环顾四周,什么也没有发现。毕竟,她一直都是孤身的。

总算是在日落之前回到了我的小屋。即便如此,我也没有立刻开始演奏夜之悲歌。我不得不从这趟货真价实的冻原之旅中恢复过来,对我而言无尽之森和永恒冻原没有差别。我躺在小床上,蜷缩在一堆毯子下面,一直停留在那里,忍耐着渐渐褪去的寒潮,在脑中温习着悲歌的曲调。可我

要做的不止这些。我必须得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鼓足勇气,坚定信念。因为就算是再冥想,我也没法真正做好准备。

考虑到这种情况,也许你觉得摆在我面前的路已经注定。其实你大错特错了,我的整个处境,是对无限未知的一次巨大的探索。甚至就连创作出这些乐曲的那位超凡天角兽也没有留意到我正努力把这杰作启封。唯一可能知道些许真相的,可能就只有梦魇之月,而所有那些小马们,曾经承受诅咒的,蒙受祝福的,他们都为了她的消逝而快慰。

吾等凡俗之灵的使命,便是从无知中去认知。哪怕女神们已经在我们之中驰骋数千年,这使命也从未终止。当我的使命愈发艰难,变得难以承担之际,我只是提醒自己,虽然我可能抱着我的记忆孤独而行,但是在挣扎之中,我却从未孤独过。这种感悟没让我有多舒服,但是确实让我获取了极大的力量。

大约一个半钟头的休息之后,我觉得已经该准备好了。我抓起了七弦琴,抓起了火把,抓起了乐谱,笔记还有一盏油灯。最后,我拿出了那四块黑色的水晶音石,这是山羊和独角兽多年以来用来吸收音频的东西。在暮光的图书馆进行过长达数小时的研究之后,我得知古代艾奎斯尼亚居民用同样的材料来调整秘法魔力的频率。据推测,这种物质最早是用振动的石头制作的,其年代甚至比无序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还早。事实上,甚至就连混沌能量的波动都无法对这些石头造成影响。在我自己也用上了它们之后,我意识到可以借助它们来适当地引导月之挽歌的效果,并且把它们控制在一个小范围的聚焦区域内。这样我就更容易驾驭演奏的乐曲了。如果说这一晚我最需要的是什麼,那就是对整个过程妥善控制管理的好办法。

美丽的铁灰色夜幕降临了。

我快步走过阴暗的小径,从我的小屋走向一所森林边缘的小棚屋,昏暗的油灯照亮了我的道路。到达窝棚的时候,我开了木门的锁,开门之后,里面露出了一段隐藏的木头台阶,一直通向地下挖出来的陡峭沟渠。这个洞穴完全是我自己挖出来的,足足用悬浮术花了几个月时间,简直像是在练“魔法肌肉”。关上了身后棚屋的门,我一路往下走了大约十五英尺,直到我最终站在了地下二三十步见方的长方形地窖里。当我第一次开始这些试验的时候,我并不太确定这些魔法演奏对我周围的小马镇居民们会不会造成危险所以我决定为自己修建一个又安全又时尚的“掩体”,在这

里,我可以尽情演奏我那孤独的交响乐,而且百分之百地相信除了遭殃的我自己之外,谁也听不见露娜公主的这些创作。

我把油灯挂在地下室天花板垂下来的铁钩子上,昏暗的琥珀色灯光在挡住我周围泥土的木板墙上荡漾着,舞蹈着。整个地板是碎石的大海,在我蹄下咯吱作响。房间正中是一块木板,上面有个金属支架。我把我的七弦琴安放在那个基座上,又用魔法飘来一张木头凳子,支在乐器前面。然后,我把四颗音石放置在木质基座四角的关键位置上,让它们把我和我的乐器围在中间。我陷入冥思,把精神集中到魔力脉线上,与我的角相互协调,并且为四颗水晶施加了魔法。它们开始亮起了暗绿翡翠的朦胧光芒,和油灯那琥珀色的灯光一同嬉戏,让灯光变得像是暖心节的清晨。在缥缈光环的正中,我正襟端坐,平定着呼吸,然后把记满音符的笔记放在了基座中间一处凹槽内。

足足几分钟,我就端坐在死寂之中,仿佛亡灵一般被半埋在自掘的墓穴地下,在未知的边缘摇摆不定。万事开头难,实验最艰难的部分就是起步。我能发现什么呢?在最后一个音符弹奏完毕之后,等待我的会是怎样的恐惧或喜悦呢?我会找到的是治愈我诅咒的良方,还是陷入更深的诅咒之中?

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了泽蔻拉。我想象着她就坐在自己的小屋中间,和我一样孤单,一样远离家园,正在做她最新的萨满实验。真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她这么做……而且同样身处这种孤独之中。这是医者纯粹的奉献精神吗?她心中抱着什么目标吗?她做了这么多,而且是孤身做了这么多,她从中得到了什么吗?

我真嫉妒她的热诚和勇气,仅仅只为了有事可忙,每天那么不停地工作和繁忙。当我的诅咒被治愈的那一天,我会怎么做呢?我会像泽蔻拉那样拥有动力和目标吗?我会实现我曾经希望这个城镇的小马们见证我会做的所有一切吗?

想太多似乎什么用也没有。所以最有用的就是直接开始,而昨天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开始实验。我硬逼着自己开始了最初的挣扎,以平静的姿态坐在凳子上,放缓呼吸,迫使第一根琴弦开始在我的心灵感应之下振动。

“阴影序曲”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潮水般涌来的恐惧和猜疑之情。不和谐的音调苏醒了,我感觉到油灯琥珀色的阴影在我头顶飞舞。我继续弹奏,把注意力集中在周围音石发出的绿色保护性光环上。不久,序曲那

诡异的旋律就结束了。毕竟,这乐曲还是很简短的。我的心灵已经为“余晖波莱罗舞曲”做好了准备,无形的打击乐在我脑海中响起,那雄厚的节奏让地窖都随之共鸣。我感觉到绿光越来越亮,那是从我的角发出来的,而不是周围包围我的水晶。翡翠绿的光辉开始转变和闪烁,由此我知道“潮汐进行曲”已经开始了。我放任音乐产生的麻木感在我身体上蔓延,让我失去了重力感,无所畏惧地投向下一首即将来临的奏鸣曲。

“黑暗奏鸣曲”开始了,我已经感觉我的血液仿佛结了冰。灯光变得越来越暗,或者只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我努力遏制住喉咙深处的呜咽,睁大眼睛看着黑暗从地下升起,渐渐把我埋葬。仿佛两万代月相的重量正压在我的身上,绝望之中,我在幻想的夜空中努力游向那苍白的天体,发现几只无形的臂膀在优美的节奏之中牵引着我飞向那里。我不再感到恐惧,因为“星之圆舞曲”正伴随着我。视力恢复了,我又一次坚定地迎上了灯光,因为最艰难的考验就要来临了。它有如坚硬的寒冰一样击中了我,“月之挽歌”冰冷的亲吻流淌在我血液之中,差点让我从凳子上摔下来,我只觉得我的灵魂仿佛要像玻璃一样碎成齏粉。我坚定不移地滑过雪花石膏般的旋律表面,使出了孤独音乐家所有压箱底的本领。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懂得如何揭开的最后一层神秘。

接下来是“夜之悲歌”,这是我所有音乐的死亡以及赞美诗。面对这首挽歌,我宛如一位虔诚的僧侣,心如止水,无喜无忧。没有生灵可以在死神面前卖弄,我没兴趣把一部杰作变成闹剧。这首曲子的森严肃穆在我耳中极度痛苦,我觉得自己的呼吸就像是每一次拨动琴弦之间的微妙间歇。如果没有用肉眼看到周围的墙壁,我都发誓这地窖已经变成无底深渊了。所有的回声都消失到哪里去了?是音石创造了这种死寂,吞噬了每根琴弦振动的音波吗?声音……只是死了吗?我不能惊慌。在这个时刻,我承担不起出错的风险,谁会知道现在如果我在这首乐曲的演奏中途停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尤其是我已经完美地演奏了这么多的曲子了。完美吗?必须完美才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动听吗?我已经在小马镇的街道上演奏过很多次这首乐曲的改版了,从没有一次,这演奏能如此的美妙,如此的动听,如此让我陶醉。这是一种难以忘怀的美丽,正是这份美告诉病倒的孩子拥抱黑暗也无关紧要,因为除了默哀的黑纱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比母亲的亲吻更能让你舒畅。

塞拉斯蒂娅在上啊,我究竟在想些什么呢?这就是这首悲歌告诉我的

吗?我努力回想,但什么东西却震耳欲聋。我听到了无限锁链的铿锵声,在黑暗世界的中心狂飙,旋转,像是黑色的肠子。年轻的时候,美术老师对我撒谎,因为总有些颜色是你肉眼无法看到的。忽然之间,它们全都从悲歌的咽喉之中向我爬来,比漆黑更黑,就好像早在女神诞生了光芒,空气和悲伤之前,一些鲜血淋漓的存在就已经在这世界上爬行和喘息了。

可我已经太冷,冷得无法去恐惧了,月之挽歌已经将我注定。我就像一只不会飞的虫子,被塞进了某个庞然大物的胃中,那东西的巨大简直难以言喻,因为唯一能辨识出所有存在的方法就是忘掉它。相比之下我的思维和意识简直渺小得宛如微尘,我试着停止演奏,但没有了,我,七弦琴依然在我行我素地奏鸣。如果我有把锤子的话,估计已经把自己的角砸个粉碎了,但是我发现我的蹄子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前腿,但能看到的只有无尽的泪。

空气开始发酸了。我无法目视,却看得一清二楚。我已经无法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存在了。油灯的光明已经熄灭。水晶也几乎全都崩裂。地下室里弥漫着灰蒙蒙的烟雾,味道闻起来就像是婴儿的第一场噩梦。我向着墙壁祈求,而它们却在无形之力下弯曲,从中漏出千万泪流,想必它们正和我哭得一样悲悲戚戚,声嘶力竭。当它们的泪奔涌而出,岁月的洪流彻底压垮了我,把我淹没在冰冷的洪峰之中……我被它们打击得千疮百孔,崩溃之处到底有多少?我已经不再去数了。黑暗的垂死之星,那么多,那么高,就像沙滩上的沙子全都着了火,永远地燃烧着。

我仰天倒下,整个地窖也随之崩塌。在那比黑暗更黑暗之处,我们游着,划着,越过那些锁链,越过七弦琴的琴弦。那琴弦宛如翅膀一样,从地平线这一边延伸到另一边,淹没在水中,辉映着无尽月光的苍白光芒而闪烁。在那里,隐藏在一切的阴影之外,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的声音,听到我自己在……哭泣。

在我所有的希望之中,在我所有的恐惧之中,在希望和恐惧的阴影边缘,我孤独地紧抱着那个声音,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

“天琴?”

北部斑马大陆的瞪羚氏族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空心的乳木芦苇来制作传统婚礼上使用的长笛。但是,随着迁徙的牛羚部族带来并引入了一夫

多妻制度,他们已经用干河泥制作的陶笛取代了它。这也是过去五十年来社交聚会上的一种标准乐器。

“天琴?!”

自从和南部平原的斑马部落接触之后,瞪羚就开始将打击乐融入了他们的本族歌曲之中。这导致了自公羊氏族在无序统治时代结束后向北方山脉迁徙开始的第一首已知斑马大陆风格的歌曲创作案例。

“天琴心弦!”

是妈妈的声音……

我从满床乱扔的课本和笔记上抬起头来。窗外,坎特拉皇城住宅的屋顶色彩缤纷,彩虹的所有颜色都用上了。不知怎么的,妈妈的鬃毛却比所有的一切都要亮泽。要是她那张黑得像锅底的老脸也是这么亮堂就好了。

“哎哟……”我坐起身来,怔怔地眨着眼睛。空气很凉,但这可不是我忽然打起了哆嗦的原因。“我忘了什么吗……?”

“你的火车!再过不到两个钟头就要开了!”

“噉,见鬼!”我尖叫一声,慌里慌张地把所有的学习材料都捡起来,塞进了绿松石色的马鞍包里。“夏至日庆典!暮光非宰了我不可!”

“宰了你?她都好几个月没见你了!”妈妈笑着,那笑声是我永远无法重现出来的,而我也不想这么做。“不过,说真的,天琴。你非得把这些东西都带上吗?你是去跟暮光庆祝的,等你回来之后有的是时间学习。”

“我差零点二个学分就能成为班上的第一名了!”我大喊道,忙里忙慌地收拾完最后一件东西,又把马鞍包系好。“我一秒钟都不能放松!”

“哦,那好吧,至少在暮光面前别那么粗鲁。你学习又不是为了追上她。”

“这个我当然最明白啦,妈。”我朝她眨眨眼,飞快地跑到她身边偎依了她一下。然后快步跑下了楼梯。“等我到小马屯就会寄明信片回来。”

“是小马镇。”她在我身后叫道,“还有,天琴……”她的招呼声让我刹住了蹄子。我在楼梯中间转悠着,无力地叹着气。“别告诉我……我又忘了啥?”

“还能是啥?”她的角亮着经年的优雅光泽,把一样熟悉得令我尴尬的乐器飘到了我面前。“就算你不用它来学习也好,没准儿还能在庆祝的时候演奏个一两首歌曲什么的吧?”

我害羞地笑了笑,只觉得脸上发烧。“谢啦,妈。”用魔法接过七弦琴,我把它塞进了马鞍包里。“我发誓,要是我的角没长在脑袋上,估计我连角都能给忘了。”

“只要你能多照顾点儿你的角,我们的天才宝宝就能开创未来。”她说道,我最后看到的,是她朝我俏皮地挤了挤眼睛。

我跑下了楼梯。

窗户开得很大。

坎特拉皇城的空气清新,浓郁,充满了悦耳的声音。

爸爸正站在轻风中,琢磨他最新的那幅画。

“该死的,”他嘟囔着,“我怎么就没法让颜色混得恰到好处呢。”

“看起来挺不错的啦,爸。”我的嬉笑带着唱腔,像是时尚歌曲。我冲过去在他脸上飞快地亲了一下。“终局定格会喜欢你给她画的肖像的。”

“其实……这是一碗哈密瓜的静物画。”

“呃……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好吧……她长得确实挺像水果什么的。”我紧张地咯咯笑着,飞快地冲向门口。门外明亮的阳光淹没了我。“我走啦!再见!”

“别太留恋小马镇了,天琴。”爸爸低声嘱咐。“那是个农庄村子,我听说那味儿得老久才能散干净。”

“爸——!我就只在那里呆几天!嘻嘻,你都留意不到我出去了。”

他随着画卷一同远去……

一切都模糊了。

火车车厢一直那么拥挤。

真是很难集中注意力。

在我前面,隔着两个座位,有个孩子正在哭。

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新的作曲。

于是我在笔记本上潦草地记了些东西。

本子上还剩三五行空地方了,奥塔薇娅最新作品是“大胡子魔法师柔板乐章”,真不知道能不能凭记性记下来再写进去。

“小马镇!下一站是小马镇!小马镇就要到啦!”

公主在上啊,真是吵死了。

火车呼啸着驶过弯道,转了个大弯。

我觉得自己朝窗口歪了过去。

心烦意乱之中,我朝外面随便瞥了一眼。

苹果树,风车,茅草屋顶,钟塔,还有更多的苹果树。

“对……”我暗自窃笑。“还真是个大泥坑啊。”

我又看着那张空白的纸,还是这玩意儿更有意思。

我自顾自地哼哼着。

天,我可真嫉妒奥塔薇娅啊……

“暮光?哟呼!”

我蹦蹦跳跳,笑得像个疯子,脑袋在几只小马头顶上忽隐忽现。

“嘿!暮光!这边!”

她正坐在一张野餐桌旁,周围尽是农家小马。

面前的盘子里还放着块吃了一半的派。

这派像是周围那些苹果一样闪耀,当她抬起头来望到我的时候,那双紫罗兰色的双眼也是一样的闪耀。

“哦,天琴!嘿!”她勉强冲着我笑,感觉……她好像有什么负担,估计应该不止是这个热情农家硬塞进她肚子里的那一大堆甜点什么的。“月亮舞写信告诉我你会过来。真高兴见到你。”

“唉,至少我们俩还有个能来的。”眼看着从我们周围快步走过的那些苹果园农夫们身上的汗水四处乱甩,我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哎呀呀!你闻见没有?为什么塞拉斯蒂娅公主今天非得选这么一个艾奎斯陞亚的偏远村子来升起太阳?”

“其实镇子上也没那么糟,这里的小马们是非常友好的。不过我想这也没办法。”

“嘿嘿嘿……看样子你可得睡个好觉才行了。”我俏皮地眨着眼睛,指着她的大肚臍。“不然的话恐怕得去洗胃了。”

“我没法子,天琴。”暮光呻吟着。“作为塞拉斯蒂娅的私家弟子,我受命监督庆典仪式。这里只是我的第一站,可是以这个速度,我都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站得起来,更别提去检查其他负责庆典的小马们了。”

我环顾四周。

所有小马都没在看这边。

我从来不会错失良机。

“嘘……”我凑到暮光耳边。“说不定,某只小马能来个简单的分散注意力把戏?”

“哦拜托!”暮光浅紫色的蹄子一下子伸过来,和我隔着桌子紧紧相握。“什么都行,天琴!”她哀求着,“你一定得救救我!”

“别担心!”我掏出了我的七弦琴。“这个就交给我啦。”

我连续拨动每一根琴弦,然后仰天高呼。“哦,我的星星和吊袜带啊!那边的不是维尼·尼尔森吗?!”

让我十分沮丧的是,这一大家子农民只是呆呆地眨着眼睛发愣。随机应变,我清清嗓子,又嚷嚷起来。“哦,还有,苹果树着火啦!”

所有小马立刻惊慌失措地大喊起来,发疯一样冲着果园奔去。

很快,这里就只剩下我和暮光了。

“机会来啦!”暮光一声大叫,率先冲了出去。

我紧随其后,咯咯笑个不停。

“暮光!你在这儿啊。”斯派克喘着气从路对面等候的地方跑了过来。他面色古怪地打量着自己的导师。“鳄梨色拉酱在上啊,你终于吃够了她们的苹果大餐了吗?”

“唉……不……呃唔……”暮光一口差点儿把什么东西吐了出来,险而又险地咽了回去。她脸上带着病恹恹的笑容,和我一起走向她的小助手。“多亏了天琴及时赶到,总算救了我的小命。”

“你也该多谢斯派克。”我笑着回答,“是他告诉我也许能在那里找到你的。我都不知道你被逼着接受了吃派大战。”

“哦拜托……”暮光长吁短叹,脸拉得老长。“别提那个词……我真的已经快不行了……”

我围着她转来转去,想更好地看看我童年玩伴的表情。“你正在烦什么呢,暮光?上次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你一直滔滔不绝地谈论塞拉斯蒂娅公主教给你的最新魔法,兴奋得要命。她明天一大早就要来这里升起太阳了,对吧?那你干嘛好像苦大仇深似的……呃……如果你能原谅我这么啰嗦的话。嘻嘻嘻……”

“天琴,你一直在研究音乐史,对吧?”

“要是没有,那我可就问题大了。”

“在你的研究之中,有没有偶尔发现和‘谐律精华’有关的乐曲?”她

清了清嗓子,继续讲下去。“具体说来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相关信息?”

“哦,可别又来这个。”斯派克翻了个大白眼,加快脚步朝着镇中心走去,转过了道路的弯角。“我就先去找那个叫云宝什么的天马,或者……管他接下来要去找谁都行。”

我挠了挠鬃毛,好奇地望着他离去。“他干嘛这么不痛快?”

“他觉得我是反应过度了。”

“反应过度?对什么?”

暮光叹着气。

她是个万事通,但是她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那些知识里,很多对我而言都是永恒的谜团。我永远都无法理解她,只能佩服她。要是月亮舞在这里就好了。我们在一块儿,她可能就能真正快乐地笑起来了。

而现在,当她快步走向我的时候,脸上的笑容顶多半真半假。“没关系的天琴。今年……今年就和往年一样。我们应该开开心心的,庆祝每天享受的温暖阳光。”

“嘿,我觉得不错。”我笑着回答。“听说你今晚要住在镇中心的图书馆。”

“对,我在庆典期间就住在那里。”

“那你介不介意……有个讨厌的薄荷绿独角兽跑来敲门并且聊点儿音乐什么的?”

“嗯……天琴,我很想再坐下来和你好好聊聊。可我实在是有很多工作要做呢。”她脸上的表情让我有种遥远的感觉,当她凑过来友善地偎依着我的时候,那感觉带走了我的笑容,也带走了她的。“不过,能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很高兴了。你的声音就像是一首老歌,每次你在的时候,我记起这熟悉的音乐就会很开心。最近……情况变得真有点奇怪。塞拉斯蒂娅公主一直都非常疏远,我甚至无法从她那里获得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

“关于什么的答复,暮光?”

“这一切。重要的事情,神秘的事情。”她退后几步,用蹄子揉着额头,一声长叹。仿佛全宇宙的重量都压在了她的角上。“现在没时间解释了。”

我如鲠在喉,关切地注视着她。

“就连老朋友相聚也没有时间吗?”

一开始,她沉默无语。只是顺着路快步离去,当她远到几乎模糊不清的时候,才回过头来扫了一眼,尴尬地笑了笑。“就让我先把我的工作先干完吧。然后,我们再看看接下来怎么样。”

“我回头还会去图书馆的!”我在她背后叫道,“你要我带点儿游戏或者吃的吗?”

“拜托!不要带吃的!”她回头大喊道,后一嗓子是真的吼起来了。“而且绝不要带游戏!今天晚上我没有心情迎接什么惊喜!”

“好的暮光!没问题暮光!我办事你放心!”

“因此,你要给她来一个彻彻底底的大惊喜!”我咧着嘴说道。“把这个派对策划周密了然后突然就给她开了!就像闪电风暴一样!”

方糖小屋柜台对面传来了粉红色小马的惊叹声。“哦~~~我懂我懂我懂!”她的蓝眼睛激动得闪闪发光。“当初第一眼瞅见她的那时候呀,我就知道得有个谁来帮她开个超级特大的惊喜欢迎派对!这是真的吗?她今晚真的就会住在图书馆吗?!”

“嘻嘻!那当然了!而且她可是会在那里住一整宿,直到太阳在你们镇长的市政厅升起来呢!”

“太完美啦!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小马都喜欢点篝火哦。蚊子太多啦,真是的!嘻嘻嘻!哦这实在是超级无敌酷毙的太完美啦!我会开一场室内宴会,把蛋糕太太和蛋糕先生的一大堆好吃的东西排队送上来而且准备好餐巾!哦,还有辣酱!千万千万不能忘了辣酱!配沙司汽水实在是太棒啦,你不觉得吗?”

“是啊,是啊,我们都喜欢调味酱汁。”我已经去掏自己的鞍包了。“那,这得花多少啊?”

“嘻嘻嘻!一块钱都不用!算在房子账上!……而当我说到‘算在房子账上’的时候呀,我的意思其实是说‘算在树屋账上’!因为图书馆是树屋嘛!我发誓,决定在那里盖房子的小马肯定是收了白蚁的好处。”

“你在开我玩笑,对不对?”我弓起了眉头。“你该知道我是从坎特拉皇城来的,如果我愿意的话,举办三场宴会和一场舞会都没问题,而且我的鞍包里还留着雇服务生的钱呢。”

“嘻嘻嘻嘻,蠢蠢独角兽!什么服务生服务熟的,那叫来帮忙的小马!”

“你知道吗?”我奸笑着拉上了我的马鞍包拉链。“我怎么能拒绝如

此善意的提议呢,贝小姐?”

“是派啦。”

“怎么都好。要保证你们一定要准时准点到地方哦。”

“哇——呼——!”她一蹦老高,在空中挥舞着蹄子,“我们要开个大派对!我们要开个热热闹闹的大派对!”

“嗯……嘻嘻嘻嘻……”我奸笑得更厉害了。“不知怎么的,我一点儿都不怀疑呢。”

斯派克从一个小房间里昂首阔步地走了出来,脑袋上还扣着个灯罩。不到一分钟之后,暮光也重新加入了图书馆中间热闹喧天的派对。她青面獠牙,两眼直瞪着我。“我……好……恨……哪……!!!”

“哈哈哈哈哈……”我笑得前仰后合,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肚子打滚。笑完了之后,我朝她抛了个媚眼。“嗯嗯,我也爱你哦,紫色书呆子。”

“怎么谁都不明白?!”她大发牢骚,“怎么就没有谁明白这一天的来临意味着什么?!”

“这是夏至日庆典啊,暮光。”我快步走过去,紧紧拥抱着她。“来嘛,笑一个!不然你想让我演奏一曲‘小聪聪之歌’吗?”

暮光顿时毛发直竖,背毛全都耸起来了。“不,不要!”她压低声音嘶吼,担心地盯着我们周围的小马们。“你保证过再也不提起‘小聪聪之歌’的!”

“嘻嘻嘻……可我们小时候,那首歌老是能让你笑出来!”

“情况已经变了,天琴。我没时间瞎耽误了!眼下这件事关系重大!”

“是吗……哈哈……”我擦干了笑出来的眼泪,从附近的桌子上给自己来了瓶苏打水。“比如呢?”

她低着头呻吟。“不到一个钟头,黎明就要来临了,这会是一千年以来最长的一天。有些未曾来得及记录在历史中的往事就要诞生出后果了!”

“呵。”我把一个囧憋了回去,擦了擦嘴唇,把饮料放在一边。“听起来怪怪的。嗯……你说一千年以来,自从什么以来?”

“天琴,你有没有想过,囚月之马是从哪里来的传说?”

“我们小时候早就都听过那个流亡公主的故事了,暮光。”

“她的名字叫露娜。”

“叫啥都好啦。真正重要的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为什么我们不记

得的东西会被遗忘,那都是有原因的,你不觉得吗?”我朝她微笑,牙齿上的闪光都闪到她眼睛里了。“你就别太激动啦,暮光。要是月亮舞在这里,她也一样会这么说的!别让那些老奶奶的床前故事妨碍你现在享受生活啦。”

暮光咬着嘴唇,可是还没等她回答,就传来了一阵蹄声。每一只小马都在离开图书馆,加入门外的马群一同涌向市政厅方向。

“塞拉斯蒂娅公主……”暮光喃喃着。

我笑着用角顶了顶她,“我们还等什么呢?该去见你的导师了,好吧?”

“是……我真的很想她……”暮光的呼吸稍微放缓了一点。

她依然没有笑,但我能看到,她脸上的神采又回来了。

她快步跑了出去,我紧跟在她身后……

然后我僵住了。

我想了起来……

“哦见鬼……又给忘了!”我扭头冲着图书馆一处遥远的角落飞奔而去。“我马上就赶上你!”

好不容易钻过堆积如山的五彩纸屑,又跨过一张蒙眼钉马尾的海报画。

我总算是找到了它。像往常一样闪闪发光,金光灿烂。

“我该把你缝在尾巴上,然后就一了百了了!”我把七弦琴装进了马鞍包里,开心地快步走出了图书馆。

“好吧……那个见鬼的镇中心在哪儿啊?”

我没好气地呻吟着。

街上突然变得空空荡荡了,一只小马都没有。

所有的小马们一眨眼全都离开了图书馆,就只剩我自己了。

我本来应该先四处走走熟悉一下地方,而不是去办什么派对。反正暮光也不怎么喜欢。

“啊!我这个白痴!”我翻了个白眼,冲着星光灿烂的夜空笑了起来。“跟着声音走不就得了嘛。”

于是我就这么做了。

从小镇的中心,传来了混杂的喧嚣,欢笑,畅谈,还有欢呼声,有如交响乐。

我慢慢地朝目的地走去。

就算是身处陌生和未知之处,也有独特的魅力所在。

我几乎都能写一首关于它的歌曲了。

正当我自己哼着曲子,已经开始计划合唱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在我头顶闪烁。

我抬头仰望,只看到了月亮……但是,那不是月亮。

感觉有些不太一样了。

“好怪啊……”我驻足仰望,眯着眼睛观察那熟悉的天体。“上面的阴影哪儿去了?囚月之马呢……?”

话音未落,四道光芒就围绕着月晕开始闪耀,好像把它装进了画框里。

我心中充满了好奇,甚至没有留意到自己的牙齿正在打战。

“什么……怎……怎么……?”我颤抖着,用前腿摸着忽然冒出来的鸡皮疙瘩。“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明明是盛夏啊,怎么会……?”

我的声音停止了。

不。

我的声音被夺走了。

我在说话,可是根本听不见我自己。

我什么也听不见了。

死亡之乐。

它抬起了我的头,仿佛母亲把幼小的孩子引入了夜的静谧中。

我向群星望去。

星星分开了。

中间的黑暗,展开了双翼。

她朝我来了。

早在她的来临动摇了我周围的一切之前,我已经瘫倒在地。

声音又回来了,还夹杂着雷鸣。因为她高高耸立,巍然屹立于万物之上。

墨黑的毛皮。

黑玛瑙的双翼。

头盔和金属蹄铁。

抛光的白银,宛如重病缠身的女神裸露的白骨。

淡蓝色的双眼,刻印着新月一般毫无生气的刀锋之瞳。

她的呼吸冰寒,比死亡更冷,吸走了我的生命。

我无法出声,虽然我无时无刻不在尖叫。

我只是一堆被抛弃的垃圾,

散落在我倒下的七弦琴和破烂的马鞍包周围碎裂的土地上。

我仰望着她,宛如被深渊吞噬。

暗蓝色的汪洋将我淹没。

我是她的开始。

她是我的终末。

没有言语,只有歌曲,从她死亡一般漆黑的鼻孔中传来共鸣。

虚无之歌,因为她是虚无,她赏赐与我的礼物便是虚无。

我接受了它。

我便接受它,是为汝温暖之死神,湮灭之侍从,

直到时间消逝的最后一丝呜咽。

吾等接受它,吾等成为它。

吾等,晨曦之征服者,对抗愤怒光谱污染之物的森严守护者。

吾等与永恒同在,无尽昨日之忠实圣贤。

吾等将永眠极乐之忘却,直到太虚玄母将汝之荣光归于苍穹。

吾等将高歌无音之曲,

无形之歌,如汝将拥有汝

宝贵的女儿,以汝之辉煌,

荣耀于世外之世。

汝之意志为吾等所有。

汝之记忆将唯余幸福

安宁。

而吾等将归于永恒之
遗忘。



“呜呜……呃……啊！啊——！”

我挣扎着,扑腾着。

明亮的光。

灼热。

一双前蹄推向太阳,想要把它推开。

两张面孔。

他们低头俯视着我,警觉而惊恐。

我感觉蹄子抱住了我,让我躺在小巷的鹅卵石小路上。

“放松点!我们会带你去红心护士那里!你会没事的!”

“本……”微弱的声音,如此轻微,如此虚弱。

“唔唔唔……吾等这是身在何方?”

“哎?”

“亲爱的塞拉斯蒂娅啊,她神志不清了。”

我颤抖着,挣扎着,呜咽着。

“吾等……我……我这是在哪儿?”

“没事儿,没事儿的,冷静点儿。”

“好……好吵……那噪音……吵死了……”我浑身都在发抖,有什么东西刺穿了我的头颅,百万燃烧之星硬生生钻入了我的头骨。

“好……吵……”我呜咽着,抽泣着。“拜托……停下……把它关掉……”

“她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在说胡话吧。来,帮我抬她……”

“太……太响了……关掉它,把它停下……我听不见了……”我哽咽着。我们正在移动,泪,滴落在地上,那里本该是锁链和寒冰所在之处。所有的一切都那么亮,实在是太亮了,亮得灼眼。还有那噪音。“谁来把它停下……不要再弹奏了……不要再放歌了……它不该被听到。我……吾等……必须等她归来……啊……”

我的视线模糊了。

铃声,话音,充斥了整个世界。

“赶快,我想她可能是发了急病之类的!”

“她到底是怎么了?!她浑身都湿透了,好像快要淹死了似的!”

“你们以前见过她吗?我还以为梦魇之月那时候大家都躲在室内呢。”

“唔……母……母亲……”我两眼翻白,我找不到她,我是如此孤独。

“母……母亲……不要听!吾等……我……求你了!”

我在呼喊。

我在尖叫。

音乐太响亮了。她会听见的。

她不能听见。

吾等绝不能允许。

“母亲！”

“哦，我的天呐，她简直是糟透了！”一只雪白的雌驹不知从何而来，低头俯视着我。“她出了什么事了？”

“她……呃……”

“这个……我们……这个……”

“嗯？！你们在哪儿找到这可怜孩子的？！”

“这个……我们……”

“我想不起来了。你记得吗，踢云？”

“我想该是镇上吧。”

“你想？！落雨小姐？！”

“嗯……不然就是在医院外面？请别对我们发火，红心护士。我们就跟你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庆典！我向塞拉斯蒂娅发誓，他们就不该把苹果酒像派对彩带似的四处乱放！”她用几样设备试探着我，戳着我，点着我。“告诉我，你哪儿觉得疼吗？”

“我……我……”我眼前的一切都天旋地转。“我的头……那音乐……”

“你的头很疼吗？那你的角呢，呃……你……”

“心弦，天琴心弦。拜托，你能不能把音乐给关了？”

“我想她是脑震荡了。织编护士？！去拿些水来，再-”

“求求你们，把音乐停了就行，我只有这点儿请求……”

“我们会让你的脑袋感觉舒服些的，先尽量放松，再……再……”

一股寒意流过空中。

我颤抖着，紧紧抱住了自己。

我的眼睛重新有了焦距，但眼前看到的只有朦胧。

朦胧，还有数不清的光。

“这……刚刚怎么回……”

“呃……对、对不起……”

我凝望着病床对面。

一位护士在我身边摇晃。

她靠在墙上,摇了摇头,然后歪着身子看着我。

“你是得了……得了……”她颤抖了一下,“我的个乡亲们啊……我刚才这是在干啥呢……?”

“我想……”我如鲠在喉,“你觉得我可能有脑震荡,你刚刚说过的。”

“对不起,我能帮你吗?”

“呃……”

“你生病了吗?你知道的,我们看病得遵守流程,你得先去预查病情才行。”

“那两只天马刚刚才把我拖到这儿来的……”我指着房间对面的那两只小马。“我……我在某条街道上,然后她们……她们俩……”盯着她们,我的声音渐渐消失了。

她们俩也盯着我,两张面孔与我一样茫然。

“对不起,红心护士,可……我们从来没见过这只独角兽啊?”

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而尖锐,我的脸在扭曲。

“我……?可……什、什么?!”

“如果这是什么恶作剧的话,”红心护士抱怨道,皱着眉头盯着我们仨。“我可一点儿都不觉得好笑。”

“我……我刚刚告诉过你的。”我揉着额头,几乎是在呜咽。“我的名字叫天琴,天琴心弦。我本来要去拿我的七弦琴。”我倒吸凉气,浑身发抖,好冷,真的好冷啊。我又听到了那音乐。它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宛如海浪一般冲刷着我,让我一点点崩溃。“我拿到了七弦琴,然后,我就在月亮下走,再然后……”我抬起一只蹄子捂在脸上。“哦,塞拉斯蒂娅啊……她就在那里。她就在那里,我无能为力。我望着她的眼睛,望着她的眼睛,然后摔倒了。我摔倒了这么久……这么久……”我呼吸急促,浑身上下抖得如同筛糠。在我眼中,墙壁已经融成了一片,只剩下模糊的噪音和泪。“我这是在哪里?谁来告诉我,拜托……”

我默然地从迷茫中归来,仿佛一首没有韵律的歌。

满怀着恐惧,我环视着整个房间。

所有的一切又重新清晰了。

三张面孔正凝视着我。

三张茫然的面孔。

“对不起……呃……请问,你是……?”

我连滚带爬地扑向光明。

头晕目眩。

摇摇欲坠。

我止不住地寻找。

我止不住地眨眼。

大家都在跳舞。

大家都在庆祝。

烟花像枪炮一般,围绕在我周围爆炸。

太阳纹章的旗帜挂满了整个小镇。

我只不过是七色光芒下的一律暗影,被喧嚣所吞没,伴随着迷惘而生。

“拜托……谁来救救我……”我哑着嗓子呢喃,回头指着我才逃出来的医院。“那里面的小马不太对劲。”我颤抖着,但继续说下去。“他们……他们全都不对劲。他们脑袋好像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得了什么流行病,不然……不然……”

我站在原地彷徨。

绝对出问题了。

绝对是出了非常非常可怕的问题。

“拜托……喂?”我喃喃道。望着周围那些正在欢歌笑语庆祝的面孔,我头中的痛楚已经变成了麻木不仁的迷惑。“呃……喂?你好?”

大家都注视着我,他们眼神警觉地闪烁着。然后,他们又被欢庆的波涛所吞没。整个镇子里充满了载歌载舞的身影。当他们再一次回头来迎上我的时候,颜面的笑容已经和之前毫无差别。一样的纯真,一样的无暇。

“我的名字叫天琴心弦。求求你们,听我说。医院出问题了,我觉得那里-喂?!”

众多面孔面向着我,再一次,消失了。每次,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像第一次那样茫然地盯着我。就好像我在同一个派对上被一遍又一遍地引荐。和暮光一样,我不喜欢惊喜。

“拜托,我是认真的!我说话呢,谁仔细听听啊!有什么非常非常不对

劲的情况发生-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不理我?!”

“不好意思?”一只笑呵呵的小马从我身边蹦过。让我战栗的是,刚刚把我送到医院的小马之一就是她。“请问你是……?”

我几乎在咆哮。

“天琴!”我狂怒地用蹄子指着自己的胸口。“你在医院外面干什么呢?”

就在这时,一只白色的小马从我身边越过。“尽情欢庆吧,各位小马们!”红心护士在夏至日庆典的喧闹中兴高采烈地欢呼。“可是要记住哦!安全第一!我的医疗站全天开放!”

我呆呆地望着她,感觉心在狂跳。冷,空气是如此寒冷。这惊慌带来的刺激作用毫无用处。

“嘿!”

我在吼叫。

我疯狂地挥舞着自己的蹄子。

我横冲直撞在马群的浪潮中穿行,几乎瘫倒在方糖小屋之外一张摆满了蛋糕杯的桌子上。

喘着粗气,我抓住了那只正在给路过的庆祝者分发甜点的粉红小马,用力抓住了她的肩膀。

“我找到你真是太高兴了,贝小姐!”

“嘻嘻嘻,其实呀,我叫萍琪派啦!不过偶尔有谁叫我‘萍琪贝’,我也不介意的啦!”

“哈哈,对不起。”我紧张地笑着,握紧了她的前腿。“拜托,你一定得帮帮我。昨天那个惊喜派对,暮光还得还我钱呢!”

“说起贝这个字呀,就会让你想到宝贝!于是我就会想起了暖心节的暖炉夜还有给礼物拆封!哎呀,这一次呀,我一打开一个包裹着银色礼物纸的礼物盒子,忽然一下子就从里面冒出一只鳄鱼宝宝来!啊呜!一下子就咬住了我的脑袋!哈哈哈哈哈!幸亏这个小家伙没有牙齿呢!所以我就叫他‘软糖’!”

“拜托听我说!”我几乎是在对她咆哮,有几只小马还没过来取蛋糕打扰我们的“小小会议”,就被我粗暴地挥着蹄子轰走了。“暮光在哪里?我得向她道歉,好让这个恶作剧打住。我知道她能组织一场夏至日庆典,可是……呵……呵……呵呵……哈哈……”我笑得如癫如狂,嘴角歪

斜。“这……这可太……惊喜过头了!”

“嗯～～～惊喜～～～”

“那,她在哪儿?”

“嗯?谁在哪儿?”

“暮光闪闪!!!”

“怎么啦?她做错什么了吗?”

“对!!! 我是说,不! 我是说……也不是真错了……拜托,我只想找到她,为了昨天那个惊喜派对道歉。”

“你昨天也参加惊喜派对啦?!” 萍琪笑开了花。“因为那实在是太～～好玩啦! 嗯嗯,我居然能想到这么棒的点子,我都为我自己自豪!”

好一阵子,我才醒悟过来。“你……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那个惊喜派对是我的点子!!!”

“嗯……那你是谁啊?”

“天琴!” 我声嘶力竭,“天琴心弦! 那个有钱的独角兽,你答应给她朋友开惊喜派对的那个! ‘算在房子账上’!”

“嘻嘻嘻……这名字真好听,小姐。” 她的笑容如此纯真,如此天然。“可是真对不起哦,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呢。”

我茫然地瞪着她。迎着她那双忽然睁大了的蓝眼睛,我浑身上下的血液仿佛都成了冰水。

“因为要是我见到了你呀,那我肯定也会给你开一个超级酷毙超级劲爆的欢迎派对的啦! 真希望镇子里绿色毛皮的小马再多点儿就好啦,因为绿色毛皮可真的很少见呢,而且……而且……嘿,你要上哪儿去呀?”

我要离开。

远远离开她。

远远离开这个镇子。

远离这噪音,远离这光亮,远离这疯狂,远离这……

“呜呜…呃!” 我摔倒在土路上,前腿紧紧蜷缩在胸前。“唔唔唔……塞拉斯蒂娅……求求你……不要……”

寒冷。

寒冷无法形容,远超出了“寒冷”这个词的范畴。

我也迈不动步了。

而我只是刚刚到了小镇的边缘。

太阳在天空中炽烈地燃烧着。

而我觉得好像四蹄都化作了冰川。

“呜呜呜……啊——！”

我放声惨叫。

仿佛万千冰针正从我浑身每寸的血肉中穿刺。

我简直无法动弹。

我害怕得不敢向我前进的方向再移动哪怕一步。

所以,我开始爬行。

像是一只瘸腿的幼驹,我匍匐在地,爬行。

一寸一寸地挪动我的身体,我回到了镇中心。

慢慢地,寒冷退去,血液融化。

总算是能忍受了,但是,痛苦却渗透了所有的一切。

噪音,音乐,泪水……

“谁……谁都行……”

我呜咽。

我哭泣。

我呜咽。

我拼命地爬起来,不顾一切地扬蹄飞奔。

“……救、救救我!”

“她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喝多了?”

“哈哈,派对动物就该有派对动物的样子嘛。”

“求求你们!”我扑向我在镇中心看到的第一只小马。在她眼中映出了我的倒影,一只鬃毛蓬乱,上气不接下气的独角兽。我真想跳进水池里去把她拖出来,可她一直缩着躲开我。“你一定得救救我!我的名字叫天琴心弦!我家住在坎特拉皇城!我得去找他们!我得找到一只还记得我的小马!”

“嘿,放松好吗?如果你需要帮助,我们可以帮你去找个谁来……谁来……”那只小马忽然晃了一下,眯起了眼睛。一股冰冷的迷雾在我们之间弥漫,然后她开始喃喃自语了。“嗯……唉,真是的。太阳太大了。”她勉

强冲着我笑，“对不起，嗯……我能帮你什么吗？”

“你们大家这都是怎么了？！”我使劲把她推开，狂怒地朝着周围满大街的小马们咆哮。“你们耳朵里塞东西了吗？！你们都生病了！我发誓！”

“什么？是谁生病了？”

我满怀希望地转过身来，立刻心沉了下去。“红心护士……”

她站在医院前面，微微歪着头盯着我看。“对不起……我们以前见过吗？是谁让你来找我的吗？”

我踉踉跄跄地从她面前退开，但是差点儿被什么东西绊了个大筋斗。扭头一看，我和一团紫色鳞片撞成了一堆。

“噉！”我猛地蹦了起来，高兴得直喘气。“斯派克！”我用前腿把那只紫色的小龙宝宝高高举到和自己面对面，笑得无比癫狂。“感谢塞拉斯蒂娅，我找到你了！斯派克，你得帮我找到暮光！发生了可怕的事，说不定她能帮上忙！她最擅长魔法之类的啦！我在哪儿能找到她？”

“呃……那个……”他结结巴巴，挣扎着抓住爪子里一根太阳颜色的棒棒糖。“暮光闪闪和她的新朋友们都在图书馆呢。可……你为啥要找她啊？”

“还能是为啥？！要是说有谁明白我现在正在经历些什么，那绝对就是她了！我跟她都……都……都十几个钟头没见面啦！”我一口凉气差点哽住，惊声尖叫起来。“她没问我这么半天到底去哪儿了吗？！”

斯派克的绿色眼睛一直疑惑地注视着我。他咬着嘴唇，紧张地嘟囔着。“呃……这位小姐？暮光之前就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正在吠城教书呢。”

我的呼吸都在发颤了。“月亮舞……”我呜咽着，像只小猫。“可……可我呢？天琴呢？”

“我这辈子一直都在陪着暮光。”斯派克紧张地笑着，他避开了我的视线。我能感觉到他胖乎乎的小身体正在恐惧地抽搐。“她……呃……她从来没提到过‘天琴’这个名字。”

我木然地凝视着他。

他噗通一声落在地上。我四处环视，红心护士正在和另一只小马交谈，就好像这一幕从未发生过。刚刚我抓住的那只雌驹已经不见了。整条大街，熙来攘往，没有任何一双眼睛注视我。

我只觉得心跳速度越来越快，几乎是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在狂飙。冲上我脑袋的热血几乎把那喧嚣的音乐都压下去了。几乎。

“好吧,可能你只是-”当我扭头望去之际,斯派克已经摇摇晃晃地走开了,完全没有理会我。他站在几码开往,和几个孩子还有成年小马一块儿开心地观看着一场街头魔术表演。“-犯晕了。”

我开始疯狂地喘息。每次我闭上眼睛,我都能看到黑暗之外的存在,音乐消亡之处。我觉得我也要去那里了。重力拖曳着我,所以我无视了它,撒开了蹄子开始了疯狂的奔驰。

我几乎是扑到了图书馆的木头门板上。

我狂砸着门板。

我用蹄子抓挠着它。

我的喘息无法抑制。

我感觉,就像我必须抢在什么前面,超过什么东西,可我又不知道那是什

么。
最后,门的上半截终于打开了。有一只看起来很倔强的雌驹,橙色毛皮,脸上带着白色雀斑。正皱着眉头瞪着我。

“呃……咱能帮你啥忙吗?你该知道这儿是图书馆,对吧?”

“暮光在哪里?!”我冲着她扑了过去。吓得她往后一跳,脑袋上的帽子差点儿掉下来。“她在哪儿?!我必须和她谈谈!这是急事!”

“呃……小姐?你最近照过镜子没?简直是一大麻袋的‘脏兮兮’,估摸着苹果酒这玩意儿真是该少喝点儿才行。……嘿,真没想到咱自个儿居然也会说这话。”

“苹果杰克?”一个声音从树屋深处传来。我的心立刻悬到了嗓子眼。“那是谁啊?”

“呃……看起来像是只独角兽,暮光。咱觉得她好像是在庆典上嗨过劲儿了。”

一只蓝色的天马飞到了门旁边。“哈!还有比庆典更要紧的事吗!”

“哦,你们俩打住好不好?”暮光闪闪咯咯笑着走进了我的视野。“这里可是我的新家呢,让我来照应吧。”

“你确定,甜心?看起来她好像脑壳有包。”

“魔法元素,记得吗?哈哈,我想我肯定没问题的啦。”她把那只农场小马轻轻推到一边,向着我微笑。“好吧,到底是什么问题-”

“暮光!”我抓住了她的蹄子,差点儿没把她从门洞里揪出来。在她眼

中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半天我才看到,那是我自己喜极而泣的泪光映在了她眼里。“感谢塞拉斯蒂娅!我一直满镇子找你呢!你说得对!真的发生了一些神秘的疯狂怪事!一千年什么的,你早就有所预料了!我根本无法解释我这到底是怎么了,可是……突然之间,就好像我不存在了!可是我,我明明就在这里!可是大家……大家全都无视我的存在!不光是他们,就连斯派克都一样!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什么玩笑,但现在我一点儿都不这么想了!求求你,你一定得帮我!要是你不能,那么公主说不定可以!我觉得……这……这可能……呃……可能是某种突发性的的大脑退行性疾病,或者别的什么麻烦问题。我记得在坎特拉皇城健康月刊上看到过一次。要是……要是我们给所有的小马都做个检查的话,那、那、那也许……我们能……我不知道,……找到是哪里出了问题,把他们全都治好!毕竟,他们都该感谢你!你帮他们给庆典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工作!我也非常愿意……帮助……帮……”热诚从我的声音中消失了,像是一首被打断的歌。我困难地把嗓子里那个大疙瘩咽下去,在面前那张茫然的面孔上寻找着答案。“……暮光……?”

“你……你听起来真是受了好多罪啊……”她说道,声音平静如水,没有激起一丝涟漪。我站在边缘,向里面张望,可是我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倒影了。“可你必须得从头讲起,慢慢地告诉我。我会尽我所能来帮你的,这位……呃……小姐?”

好冷,冷得我根本无法融化。唯一正在碎裂的,是我的声音。“天、天琴……”有什么东西已经死了。我忽然意识到我无力埋葬它。“我……我是……天琴……你的……天琴……你的朋友……你的童年玩伴……暮光,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我踉跄着从图书馆前退去。我是从树上砍落的孤枝,永远失落的元素。我试着说话,但每一次发出来的只是凌乱的喘息。我看到她在门口,可她正蹲在坎特拉皇城的便道上,离我家两个街区远。她在走路的时候还在看书,结果绊倒了。我摇摇晃晃地朝她走去,当我家搬来这里之后,她是我见到的第一只同龄的独角兽。当我为她捡起书的时候,假装没看到她在哭。我们促膝长谈,无所不言。她喜欢魔法,我喜欢音乐。不久之后,我们俩又遇到了另一只独角兽,她喜欢玩装扮游戏。由此,我们在家之外开始了未被记载的传奇大冒险编年史。

我们的家……

妈妈……

爸爸……

有些东西已经死去。我只希望那是我。

“拜托,我们就好好谈谈-等等!”她伸出蹄子呼唤着我,但我已经离去。

“听我说!看着我!求求你了!谁都行,不管是谁都行!”

发疯的独角兽在遥远的穷乡僻壤街道上狂奔。

我恨她。

我不想和她在一起。

她紧紧跟随着我,就像一首永远不会离开我脑海的曲子。

我想要撕掉它。

我想要撕碎她。

我想要把她撕成碎片。

“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看看我啊!注意到我啊!”

我被笑声包围着。

我被舞蹈包围着。

无论我到哪里,合唱声越来越响亮。

我甚至无法用暴力和火焰来关掉它。

“我的名字叫天琴!看在塞拉斯蒂娅之爱的份上,求求你们!听我说啊!我是真的!”

万千双眼睛扫过了我,万千双眼睛无视了我。

唯一不变的,是光,很快,就被无所不在的黑暗所吞噬。

“我是真的!”

我醒了,伴随我的只有自己声嘶力竭的呼喊。

树林中回荡着我的呼喊,在夜空的繁星下回荡着我的痛苦。我浑身湿透,在黑暗的叶和草上滚动。直到月光照到我身上。即便如此,我的喧嚣依然无法停止。亿万被遗忘的无形之物在黑夜中嚎叫,我也随之咆哮。

当我终于停下来喘息之时,我意识到我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这里不是我的地下室,油灯不见了,音石消失了。我正在森林的中央,四周包围着明亮而模糊的树影。还有,夜之悲歌……

它也不一样了。

“呃啊啊啊啊塞拉斯蒂娅啊!”我死死抱着脑袋,咬着牙把脸埋在湿润

的土壤里。我浑身上下湿了个透,但那不是我的汗水。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从什么隐藏的海洋里钻出来的吗?而且这曲子……全新曲子,阴森至极。“塞拉斯蒂娅啊,不……”我呜咽着,“别再来新的挽歌了。别再来个第八章了!”

我挣扎着爬起来,但是蹄子下一滑,立刻跌进了一个巨大的水坑里。我的身体在尖叫,我再一次冻僵了。这比无尽之森的旅途还要糟糕十倍,更糟糕的是:我现在什么都没穿。

我的四肢仿佛幽灵的卷须般麻木不仁。拼了老命,我才爬了起来。当我开始快步行走的时候,却又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我眼前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树海,苍白的月光下,所有的树木都像是插在地上的白骨一般亮着惨白的光。贫瘠,毫无生机。真是不可思议的好运,我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条土路,由此我知道了该怎么走。当我跌跌撞撞地前行之际,湿气从我毛皮上纷纷滑落,沾染了我身后的地面。这都是什么情况?我到底上哪儿去了?

我找到了小屋,立刻冲进了门里。足足花了三分多钟,我的四肢才灵活到能点火。生火的时候我都不在乎技巧了。我直接把十多块劈柴扔到火堆上,把自己埋进了火堆前毯子的海洋里。

然后,在壁炉前,我颤抖着熬过了痛苦的夜晚。无法入睡,也无法休息。剧烈的颤抖摇撼着我的身躯,我都害怕脊椎会从我毛皮里抖出来了。我祈祷着天亮的来临。我已经厌烦了这般黑暗。我厌烦了这无休无止的等待,还有等待,厌烦了在无名的乐曲中挣扎,徒劳地试图寻找对付我这孤独疫病的办法。

当晨曦的灰色薄雾从窗口飘进来的时候,我看了看自己的模样。

毛皮依然泛着潮湿的光泽。那液体没有颜色,没有气味,而且……我大着胆子舔了一下,也没有味道。我只能猜测,把我泡成了落汤鸡的只是纯净的水。可是,为什么?

在我演奏挽歌的中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被转移到森林中央去了?这是那首悲歌的目的吗?这是目前我做的所有工作的结果吗?这是解开露娜公主交响乐将会出现的结果吗?

直到中午时分,我才敢出门。我孤独地行走,进了棚屋下面的地下室,就好像在恐惧即将揭晓的证据。结果我什么都没有发现,没有脚印,没有刮痕,甚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把我拖到黑夜最黑暗角落的到底是什么东

西。我在原来的位置上找到了我的七弦琴,我的音石……已经失去了附魔效力。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我的连帽衫。它就放在地上,已经干透了。那位置正好就是我在演奏挽歌最新乐章中途摔倒的位置。

至少,那本来是挽歌的最新乐章。现在,我的脑子里充斥着别的东西,恐怖而战栗的新东西,比“阴影序曲”还要令我害怕。比“月之挽歌”还要令我不寒而栗。如果我想的话,现在已经精力充沛地把记忆中的乐曲谱写成了乐谱,至少前十行。可我不能允许自己这么做。

“可,如果你想探索这些神秘的乐曲,那你为什么放弃了创作这首新曲子?”

“也许是因为我已经烦透了去白费力气,最后却落得个晕厥、冻得要死、还有偏头疼!”我咆哮着把满是灰尘的书本砸在图书馆的桌子上,摸索着从鞍包里掏出笔记本。“也许是因为过了被女神遗弃的十三个月之后,我忍不住开始问自己这是否值得了!感觉我根本就没取得半点儿进展,这只是……啊——!”随着一声愤怒的尖叫,我把笔记本重重地砸在了墙上,一声巨响,把我的蹄子重重砸进附近的书架里。“这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我为什么还要费心去努力尝试?!我为什么还要去麻烦……”话还没吼完,我停住了。因为我意识到,发抖的不只是我。我朝身边望去。

斯派克正扭头盯着我,紧张地摆弄着自己尾巴的末端。当我瞪着眼睛盯着他的时候,图书馆助理立刻移开了视线,好像因为无法帮上这只遭殃的沮丧独角兽的忙而非常内疚。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还记得暮光闪闪头一次给我们展示他的那一天。一只刚孵出壳的幼龙,这是公主赐予自己新徒弟的礼物,就好像他为生命赋予了新的意义。再一次,我看到了那只摇摇晃晃的幼龙,困惑,害怕,在夏至日庆典中被我高高举在面前。他是如此宝贵的存在,我连半点儿泄愤的心思都生不出来,这不是第一次,已经是第二次了。我立刻就泄了气,深呼吸之后平静下来,尽我所能向他露出了真诚的微笑。

“对不起。你……你不该听我抱怨的。你只是想帮我,只是……唉,我实在是太沮丧了,脑袋也疼,而且……而且……”

我颤抖着,闭上了眼睛。再一次,黑暗是如此熟悉,苦涩的黑暗歌曲发源之地。现在想起来,是它们让我变得更加成熟。过去那只独角兽的狂妄和傲慢,还有矜持,都已经被它们磨去了。要是我有能力逆转时间,我也不

知道自己是不是会再想经历这些。我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骄傲的孩子了。我一直在努力寻找通往自己理想的道路,希望成为自己梦寐以求的样子。因而在这个遗忘的监牢中出现的,都是值得骄傲,值得铭记的。但是在那黑暗的边缘,我看到了我梦寐以求的样子蜷缩在垂死的火焰前,孤独地颤抖不已。而我想知道,在一年多的反复尝试之中,我得到的,是否超出了我失去的?或者永远失去的?就像是那些从我颤抖的唇边悄悄溜出的言语……

“我是如此的孤独。”我喃喃自语,声音细不可闻。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而我也没想去忍。“我是如此的孤独,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研究,越来越难,真的好艰难。哪怕拥有这世界上所有的帮助也好,我依然是孤身前行。这是只有我才会去发现的交响曲,没有任何小马能帮得上我……虽然我看似到处都有机会……我……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如此的温暖包围之下,你却是这么寒冷……那种感觉……实在……有时候真的难以忍受。对不起。我不该向你大吼大叫的。你这么小就饱受宠爱,拥有一个爱你的家,多么幸福啊。你不该听这些抱怨的。”

叹息之间,我继续伏案读书,不得不再次沉浸在这些被禁忌语言记录的神圣遗物之中。

斯派克的话音穿透了迷雾,把我从沉思中惊醒。

“其实……呃……女士,如果我这么说还请原谅,可我……我还真有点能理解呢。”

我好奇地扭头瞥着他,沉默无语。

他看来也想学我,但还是没我那么沉得住气。“我知道我受着宠爱,我知道我有一个家,但是,这改变不了我的身份,改变不了我是谁。”他害羞地笑了,看来这话可真不容易说出口,他用爪子拧着尾巴的边缘,好像在努力拼凑着词汇。“我是一条龙,一只紫色的魔法幼龙。就连塞拉斯蒂娅自己也告诉我说,在我这个种族之内,她就只认识我一个而已。我……我真的很感激暮光闪闪和其他那么多小马都关心我,照顾我,我也知道他们都爱我。可……可我永远无法让他们明白我的身份是何等意义。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了解到关于我自己的一切……或者是龙族的一切。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去努力寻找答案。现在可能不行,但是也许等我长大了,我会尽我所能去探索,虽然我知道暮光会很乐意帮助我,但我真不觉得她能行。你知道吗?”他的声音有点哽咽,但接下来,他展露的笑脸比我能想到的任何

东西都要勇敢。“不过,有时候,我觉得就算是只有我自己也没关系。如果我们需别的小马来帮忙才能发现我们自己,那……好吧,那我们还是我们自己吗?对吧?”

我朝他笑了笑,笑容如此痛苦。伸出前蹄搭在他紫色的肩膀上。“斯派克,我毫不怀疑你一定能找到你自己。而如果你的发现和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东西一样真实,一样甜美,那我一点儿都不会惊讶。”

我们之间,架起了桥梁。真是值得感激。因为他眼中涌出的泪不管是为了什么,都很快干涸了。“暮光总是告诉我,‘对自己诚实点儿’,本来我以前觉得这不过是愚蠢的胡说八道罢了,但我觉得,这只是她在告诉我……有些时候,我们只能自己靠自己。单独去面对生活中的艰难,也许有点儿可怕,可是……好吧。要是没这些麻烦事,那日子该多无聊啊。你不觉得吗?”

他对自己努力讲出的这番大道理咯咯笑了起来。起初我还有点困惑,不过,我心中比过去成熟了十三个月的那个自己,很容易就理解了这个孩子的话。

“是啊。”我轻声叹息,抚摸了一下他脑袋上的刺毛,深情地向他笑了。“是啊,那的确会很无聊的。”

“那……呃……”他清清嗓子,努力把话题重新拉回这只喜怒无常的独角兽面前那本尘土飞扬的古书上。“古代月咏语,嗯?你觉得翻译上需要帮忙吗?我知道在图书馆的另一边有一本古代语词典。”

他一离开之后会怎么样,我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

“不用了。我是说……如果你愿意,就在这儿多呆一会儿吧。”我声音很平静,又深深吸了口气。我很不自在地摆弄着自己连帽衫的袖子,用眼睛遥望着某个遥远而寒冷却又充满药香的神圣之处。“我们之中有些小马之所以孤独,是自己的选择。其他的嘛……”

树屋门前响起了敲门声。

“陌客也好朋友也好,请踏入门来无需烦恼。疾病也好麻烦也好,屋内早已备好了良药。”

随着木头门板低沉的吱呀声,我走进了斑马的家,立刻把两层兜帽从角上掀开,勇敢地冲着冰冷的空气开了口。“请问你是泽蔻拉小姐吗?”

“是的,是的。”她喃喃地回答,阅读着从家乡寄来的几封信。“在小马

镇的大街小巷,我的名字早就已经传遍。你来到森林深处寻访,肯定也听说我药物灵验。”

“这个嘛,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有谁让我给你带东西过来。”

“哦?”

“对,这些东西是在镇中心被发现的。附近没有谁知道它们到底是谁的。我们觉得它该归属于……好吧,唯一一位留着莫西干鬃毛的小姐。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

“我恐怕你得说得更加清楚,”泽蔻拉卷起了卷轴,隔着屋子瞅了我一眼。“你究竟带了何物来到此处?”

“嗯……”我不紧不慢地打开了一个帆布包裹,抬起一对鼓,等着她来看。“你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对吧?”我面无表情,等待着。

一时间,我敢发誓,泽蔻拉毛皮上的斑纹都变淡了。她瞠目结舌,慢慢地朝我飘着的东西走来。一阵喃喃声,无疑是她的本玄母语。最后,她咽了口唾沫,大声叫道,“日灼之蛇,斑马大陆的先祖灵魂之遗物。阴影在上,童年之后我便未曾见过此鼓!”

我故意眯起了眼睛。“所以我说对了,它们上面到处都写满了‘斑马’这两个字,对吧?”

“某种意义上,你所言千真万确。”她有点结巴,把一只蹄子抬到了胸前。“对我们而言,其价值不可或缺。”她脸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融化了,当她盯着那对鼓,一步步走近之际,那双蓝眼睛里闪烁着无数回忆构成的甜蜜微笑。“兄弟姐妹年幼时曾为我敲响鼓点,想起鼓声我便会精神轻松又狂野。”

“是啊,怀旧就是这样的啦。”

“可我实在困惑为何它们竟会在此处?”她一脸疑惑,“更未曾想有谁会如此随意扔下此鼓?”

我朝她工坊的远处瞥了一眼,一副木刻画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就像寒冬里温暖的日落一般可望不可及。实际上,这对鼓是我自己做的,就和其他所有那些乐器一样,无论是传统的,还是非传统的,它们现在都挂在我小屋的墙壁上。有时候,孤独的时间需要为自己找一些打发孤独的办法。站在这里,面对着这只隐居的斑马,已经快让我冻死了,但我却发现了比被遗忘的音乐更加神圣的东西。

“哦,好吧,真是怪事啊。”我随便地哼哼着,“怎么都好,反正镇上没有

谁想要它们。看来只有你比较合适了。”

泽蔻拉忽然咬着嘴唇,似乎陷入了沉思。

“怎么了?”我假装问道。“哦,对了,镇上的小马说你是一位萨满。我猜猜看,莫非是你这个职业禁止你演奏音乐什么的吗?”

一时间,她有点坐立不安,不过她的视线一直无法离开那对奇妙的乐器。“不得不承认我十分沮丧,我一直在工作无暇迷茫。若非专注寻找世界奥妙,我何必来遥远国度繁忙?”

“泽蔻拉小姐,一想到求知者会忘记了追寻自我,真会令我不寒而栗。”

她无言以对。她悲伤地低下了头。

不过,我却笑了。“好吧,如果你不能演奏对你而言如此珍贵的东西……”我慢慢走到一张木头凳子旁边,一屁股坐了下来。奇迹般的,我的寒颤停止了。于是我抬起蹄子,放在两面鼓上,享受着这个宝贵的时刻。“那么让别的小马来试一试吧。这样的话,你至少可以再享受一下听听鼓声的乐趣,还会有什么坏处吗?”

她睁大眼睛盯着我,就好像我突然着了火。“你是在说这一切都是真?你身怀斑马打击乐之魂?”

“嗯……肯定不会有假了,你都逼着自己押了韵去相信这回事了不是吗?”我朝她眨眨眼,又指着另一张凳子。“请坐吧,好歌缺乏听众,那可不太像话了。就算是一位萨满,偶尔也可以陪着一块儿欣赏欣赏。对吧?”

她笑了,眼中闪着泪光,像个入迷的孩子。泽蔻拉坐在我对面,脸上的表情热情而开朗。而我开始演奏一曲很久之前研究过的仪式用圣歌。我已经花费了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孤独,去掌握这鼓。我们两个孤独的灵魂就这样,聚集在陌生的寒冷中,沉浸在我们失落的美好事物之中。虽然我们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我们提醒自己……短短地……提醒了自己,什么才是进步的意义。

有一天,我会治愈我的诅咒。也许这需要重拾“夜之悲歌”的碎片,也许这需要把我脑中这首新歌的残片拼凑起来。也许这还会牵扯到下一首挽歌,或者十首,或者一千首。但突然间,我面前的道路究竟有多长,这已经不再重要了。我的两边都有朋友在等待我,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并且听到我灵魂的回响……从他们的热情和真诚之中想到他们的眼睛望着我,想到总有一天他们终将不会将我自灵魂深处遗忘。这是何等值得我快乐地追求的目标。要穿透这宇宙的冰冷深

空,还有什么别的动力吗?

此生,我肯定至少拥有一个朋友。

只要我对自己是真实的,那么我就能对所有小马都是真实的。

V：行业

亲爱的日记本,

被诅咒意味着什么呢?它的真正意义何在?意味着我被抢劫了?意味着我还留着些东西没被夺走?我已经经历过命运之神给我准备的最糟糕的时刻了吗?或者我还只是无助地等待着最黑暗最残酷的那一刻来临?

自怜,对我而言是多么简单的事啊。每时每刻,我都情不自禁。有时候,我都害怕再这么放任自己沉浸于其中,最后会害得自己做出最绝望最可悲的行动,只会伤害那些如幽灵般徘徊在我身边被我假装当做是朋友们的小马。

然后,我遇到了魂灵——崇高而神奇之魂——每一位都有机会生而闪耀,就像曾经的我那样。只是我很快就意识到,虽然他们从未被魔法剥夺过成就伟业的能力,但同样也失去了超越自我极限的良机。毕竟,如果生命不是一场有输有赢,无法两全其美的游戏,又会是什么呢?

无可否认,我是一只看不到未来的小马。除非我能设法解除挽歌的魔法——解除那无形监狱黑暗的囚牢——那么,我的未来除了遗忘、空虚、湮灭之外,什么指望也没有。

不过,我周围的那些小马们又怎么讲呢?其实,小马们自始至终都在遭受着诅咒——并不是寒冷的失忆症候群,而是一种无形的消磨与侵蚀。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愿望就在这诅咒之中渐渐磨灭,从天才的灵光闪现沦落到最终的绝望之情。

至少,我还保存着一个其他小马似乎没有的希望。只要我解决了这诅咒,我只希望立刻重新存在于这世界上。然而,就我的经验而言,很多很多的小马,有雄有雌,温柔善良——可能永远都不存在了。至少,不管他们有多努力也好。都无法像他们本应该的那样闪耀夺目。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能怎么应对这磨灭了他们天赋和技艺的诅咒呢?

不,不对。我并没有被诅咒。我只不过是比周围的那些小马更不走运,更加黯淡,更加沉寂而已。随着时间流逝,我相信,我会找到办法让生命中蒙尘的宝石重放光彩,会让死水一般的生活重新焕发活力。不过,不管有没有进展,我都不会停止去希望,去梦想着——周围的小马们,他们也能和我一样幸运地重放光芒。

当我进门之际,门上的迎客铃随之摇曳。奢华装潢的精品店内响起了柔和的旋律。不过,很快,一个高亢而欢快的声音就盖过了那悦耳的奏鸣。

“欢迎光临旋转木马精品店,这里的每一件时装都是最别致、最独特、也是最华丽的。”

我不由得笑了,这问候真是百听不厌啊。

“不好意思……”我尽可能温和而礼貌地开了口。自从我上次演奏完毕之后,差不多又过了一个礼拜。我的精神状况恢复了大半,能重新在大庭广众之下现身真是件好事。我步入这家豪华的精品店,身上穿着不起眼的帽衫,背着粗糙的鞍包。那精致的窗帘、干净衣物的气味儿让我的心情都平静下来了。“我听说有一位名叫瑞瑞的小马在这里,请问我能和她谈谈吗?”

很久以前,为了和那些我已经熟的不能再熟的小马们“初次见面”,我给自己立了个简单规矩。为了省事起见,装不认识看来是个好习惯。我不想直呼其名,这会让他们心生疑虑。这么久以来,我从没怀疑过我赖以生计的这条“准则”。

“哦,亲爱的,可是正在跟你谈话的这位就是瑞瑞呢,独一无二~”她夸张地责难着我,好像一位公主在训斥不守规矩的仆从。不过同时,她的声音又流露着优雅,仿佛在讽刺这种傲慢。“唉,请先听我说。”她高声说道,不禁莞尔,“实在抱歉,这位女士。我发誓,当你在创作一件美丽的衣裳,心情舒畅良好之际,总有些话得说出来。这就好像空着肚子去买东西一样,只是自找麻烦,嗯?嗯~嗯~嗯~”

门外是风和日丽的一天,美丽的风光甚至透过这店铺华丽的窗户和墙壁渗了进来,增添了许多光彩。白色独角兽正忙着调整一件舞会礼裙,这绫罗绸缎的创作正处于杰作的半成品阶段。瑞瑞声音中的音调和她面前这件艺术品中蕴含的灵感简直映衬得完美无缺。光是打断她的工作,我都觉得像是在犯罪。

“不用道歉。”我笑了笑，站在她身后，伸长脖子越过她的身体望去，仿佛立刻就被她的创作所吸引了。在这世界上总有些东西富有不可思议的魅力，旋转木马精品店中充满了某种韵味儿，让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处奇迹的发源地。“你的才华和工艺，我在镇子里已经久仰大名了。”我提高了声音，努力克制着袭上身来的寒颤，让音调保持着平静。“我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多赚点儿外快。”

“做什么呢，请说说看？”瑞瑞头也不回地喃喃着。她在那蓝色长裙的边缘又添加了一条蓝色丝带。她与自己的创作是一体的，而我只是她神圣工程边缘的一颗饶有兴致的卫星而已。“虽然我不喜欢对美好的新机会表现得好像不屑一顾似的，可惜我遇上了当前最苛刻的订单列表。如果你真的在镇子里听遍了我的事，那么毫无疑问，你肯定也知道我最近的安排非常紧凑。亲爱的，去前台看看吧，你会找到一份十分详细的列表，我具体的服务项目和价钱都写在上面了。”

“哦，我想做的可不是裙子。”我紧张地笑了笑。

她拉扯缎带的力度太大，差点儿把它从裙摆上撕下来。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睛在抽搐。“哦？”声音有点沙哑。房间里的气氛开始沉闷了。“如果不是裙子，那又是什么呢，我可否请问一下？”

我决定还是尽可能直截了当的好。“我听说你的特别天赋是珠宝制作。”翻弄马鞍包的时候，我快速地扫了一眼她那蓝宝石可爱标记。“大家告诉我说，你非常擅长寻找特别稀有的宝石……以及给它们附魔。”

“是吗，他们现在说的是这个啊？”她的声音很单调，拖得像那件未完工的裙子一样长。片刻间，她只是站在原地不动，仿佛凝视着创作品之外的虚空。“嗯，那些小马倒也说的挺对。你需要什么呢，这位……呃……”

“天琴心弦，我需要一些附魔服务。”我说道，只觉得空气中隐隐透出一股寒意，这跟我的诅咒毫无关系。于是我又笑着补充。“我可不想去找城里其他那些珠宝匠，因为传说你是最出色的，那我干嘛要去找那些水平不如你的呢？”

“嗯……”她慢慢转过身来打量着我，脸上很快就挂满了笑容。“他们说我是最出色的？好吧，这话倒是挺有道理的。”

“可……我不知道你有多忙。”我微微扭着身体，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我永远都会是这小镇的一份子，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一切都再也不像我来到这里之前那么平静了。“你正在创作的是非常美丽的作品，我还是别

拿这琐碎事儿来害你分心了。”

“哦亲爱的,可别这么想!”她立刻朝我冲了过来,好像我是个在楼梯顶上摇摇欲坠的孩子。忽然之间,她在这世界上关注的焦点就换成我了。这可大出我的意料,吓得我的心跳都乱了几拍。“我这可不是吹牛皮哦,不过我做梦的时候都能给石头附魔。要是说有什么影响呀,这只不过会帮我更加集中精神而已,所以你也的确是在帮我创作这件礼裙了!现在呢,咳咳……”她非常礼貌地向我微笑,眼睛中闪烁着永恒的光辉。忽然间我就明白她审美的眼光是怎么来的了。“心弦小姐,我们说的是多少宝石啊?”

我朝鞍包里望去,泽蔻拉几天前卖给我的那颗四颗音石已经完全失去了魔力。要是我还想把脑袋里那首新歌给演奏出来——前提是我能壮起胆子去演奏的话——除非我能把这四颗石头都充满魔力,否则我别想取得任何进展。越早把它们恢复当初的状态,我就能越早下地窖去演奏新的挽歌,把我的灵魂,深深地投入那神秘、寒冷、阴暗的深渊里……

“就一颗宝石。”我告诉她。说着,我从鞍包里把一颗黑色的水晶飘了出来,浮在她面前。“我正在创作一些新的音乐,在旁边放个魔法电池可以帮我……呃……”

“获取灵感的火花?”瑞瑞立刻把那颗石头抢了过去,就好像这东西一开始就是她的一样。她仔细用眼睛盯着它看,用漂浮术慢慢转动着石头,以专业的眼光从各个角度审视着它。“不用说了,我相当了解这种感觉。独角兽往往和周围的环境是一体的,那些无法融入我们身边这个超自然的世界的生灵啊……唉,我都快要为他们难过了。你听说过时尚大帝吗?他可是粗陋的陆马时装界一颗闪闪放光的钻石。流行的说法是,他第一批成功时装是在天马维加斯郊外的一座小木屋里创作出来的,哈!你能相信吗?”

“呃……”

“嗯……哦天呐天呐天呐……我算是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找这镇上最好的宝石法师了。”她顽皮地朝我挤挤眼睛,“这可怜的小家伙可真是受了好大罪啊!简直就像是个门垫!你到底拿这小东西干了些什么,亲爱的?难道你用它从冥界召唤了冬魔吗?”

我咬着嘴唇,在涌上心头的最新记忆浪潮中挣扎,这浪潮充满了冰霜和黑暗。“就说……我不是普通的音乐作曲家吧。”最后我终于喃喃出声。我的耳朵在抽搐,不得不把要说的话在脑中过上好几遍,才能平静地用

自己的声音念出来。“有时候,我必须深入发掘……深度远超出历史所能看到的表层——只为了重新发掘那些无比神圣却又早已遗失的久远歌谣。我相信,很多对小马这个种族来说有着重大意义的古老歌曲都已经失落在了历史的深渊里,再也没有谁记得它们了,寻找它们的行动,远超出了我的天赋所能达到的水平。这还需要很多的……嗯……魔力。我……我这么说,你觉得还算合理吧?”我开始公然地发抖了。此刻,我都已经做好了打算。要么就干脆直接离开旋转木马精品店,明天再重复这次会面算了。

但是某些本该失去的东西立刻就被瑞瑞的慷慨和魅力给救回来了……也只有她的慷慨和魅力才行。“这对我而言再明白不过了,亲爱的。这是一位艺术家对于美的不懈追求,我马上就能心有灵犀。”她向那颗黯淡的宝石微笑,“我也对古典主义非常钦佩呢。要是我能发明一台时间机器,回到白胡子星璇的时代去的话……”她抬起一只前蹄拂过额头,昂起头来注视着精品店的屋顶。“哦,群星在上……那么多美妙的风格和时尚,都埋在漫长的岁月和饥饿的蛾子下面痛苦地烂掉了!如果我能带回一幅插图回到今天,哪怕一幅也好,我都能把真正的品味和优雅重新引入现代艾奎斯陞亚。可是,唉……”她又一次注视着那颗黑色宝石,深情地低声呢喃,仿佛爱抚着宝石表层下面的倒影。“我们在这里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创造、灵感、还有启迪吗?”

我咽着唾沫,笑得很尴尬。“我可不敢说自己和您一样富有创造力,瑞瑞小姐。我只是个研究历史的。”

“胡说!别小看自己了!”她冲我笑了笑。“谁都不该被过去所束缚,我们都有自己追寻的未来——齐心协力追寻,方式各不相同,你不这么想吗?”

我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墙壁上随处点缀着闪烁的珠宝和镜子,我能看见瑞瑞的白色毛皮和紫色鬃毛映衬在那闪闪发光的万花筒中,而我的颜色却无处可见。

“我没有多少未来可言。”最后我嘀咕着,扭头瞥了她一眼。“活在当下就这么罪不可赦吗?”

“就我的经验,哪怕至善和至恶也有众多相似之处,所以何必这么在意呢,嗯?”她满不在乎地回答,然后清了清嗓子。“话说回来,亲爱的,关于……给你那块宝石重新附魔的事……”

“哦，呃……”我稍稍扭着身子，“我知道现在看起来可能不太像，不过这是一颗-”

“羊族工艺的音石，相信我，亲爱的，我很了解石头。不得不说，这可真是了不起的发现。它们完美地弥补了羊族的品质缺乏美感之处。如果这是艾奎斯陞亚的其他文化的创作，那可真没什么重新附魔的必要了。”

“像这样的服务需要多少钱才行？”

“嗯……”瑞瑞一边沉吟，一边朝附近的一扇窗走去，用魔法把窗帘拉开，让一束正午的灿烂阳光直射入精品店的中心。“仔细想想看，我已经很久没有提供过附魔服务了。不过回想一下过去的收费标准呢……”她停顿了几秒钟，我猜她是专门摆出这幅模样，显得装模作样地在思考似的。很快，她平静地瞥了我一眼。“三块钱，亲爱的。这价钱很合适，你不觉得吗？”

我实在是克制不住了，转过视线朝她挤了挤眼睛，有点笨拙地掏出一块钱来。“嗯……对，你可真是……太慷慨了。”

“嗯……看来我的确是名声在外呢。”她的声音在句尾带着欢快的颤音，就像那天早上醒来时一样咯咯直笑，笑得情不自禁。她点亮了自己的角，让漂浮术的光芒再度照亮，从壁橱里飘出一个金属支架来。吹掉了上面的灰，被呛得咳嗽了两声之后，她把支架直接放在了窗前。“哦，幸亏这东西没生锈。要是这传家宝在我这里坏掉了，那我父母可要伤心死了。”

“如果你不介意我问一下……呃……”我快步走向她和那个装置。“那到底是什么？”

她对此轻笑一声，“你真是一头钻进历史书里出不来了，对吧？独角兽总得多尝试几样魔法才好啊，每次我遇到那种太保守，除了自己的天赋魔法之外什么也不尝试的类型，我心里都想哭。”她清清嗓子，一边念叨一边有条不紊地把玻璃镜片飘起来，固定在金属装置上面。“亲爱的，这是一个天体放大镜。在这个世界上，所有被附魔的东西都有一样元素，差不多都能让它们的魔力重放光彩。”

我眨着眼睛开了口，“……阳光？”

“嗯哼。”瑞瑞点头，她调整并倾斜镜头，定位在准确的角度，把光线聚焦在支架顶部的金属夹圈中心位置。“我们的至高统治者，塞拉斯蒂娅公主，赐予我们的并不仅仅是白昼的温暖与美丽，她是将她存在的本质赐予了我们，那是太虚玄母亲身授予的神圣之物。如果我们把太阳的能量集中

到正确的位置上,那效果就像从空气中直接提取魔力一样。”她全神贯注,绷紧了面孔,小心翼翼地将颜色暗淡的石头飘了过来,把它牢牢固定在抛光的金属夹圈中。“然……后……好啦!啊……告诉我,小马们还得到过比公主本身的光辉更慷慨的礼物吗?”

我快步走过去,凑近了,用孩子般好奇而敏感的目光紧紧盯着那颗宝石。的确,就在我们眼前,音石那弩钝的色泽消失了,我看到黑水晶的中心亮起了一点光,直接回应了那聚焦的光束。起初还有些黯淡,但很快,那熟悉的祖母绿光泽又一次在宝石光泽的表面下活跃起来了。

“那……确实很美。”我评价道。“简直像是把天角兽的荣耀装进了瓶子里!”

“现在还没呢。”瑞瑞直言道。她把我拉到一边,向那颗宝石走去,架势活像是在走上祭坛。“咳咳,从这里开始就是我真正的工作了,亲爱的。”她朝我眨了眨眼,就在这时候,我意识到她要开始帮我干活儿了。精神高度集中,瑞瑞把魔力集中到了她的角上。精品店中再次闪出一道光,很快,她用一连串的火花包围了那颗宝石。

我意识到,她正在用自己的天赋在音石上写入一个控制魔法。这是我自己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在暮光的图书馆里花费了一年时间,学习了每一本和月之魔法有关的书籍之后,我已经学会了很多奇妙的技巧。但瑞瑞的天赋依然令我敬畏不已。

“这、这太神奇了。”我从宝石上抬起眼睛望着她笑了。“你简直是游刃有余啊。”

“只是因为这本来也不难,亲爱的。嗯……当然了,仅对我而言。”她喃喃道,依然在集中精神。“我可不想听起来像个牛皮大王似的,我们在这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见过不少独角兽,这种事情对他们而言同样轻而易举,而且用的时间甚至还不到我的一半。不过他们收的费用是我的三倍。我可是专门不去学他们那样的,毕竟,真正的天赋可不止是用来赚钱的。”

“好吧,你赢得了我真心的感谢,瑞瑞小姐。”我微微一笑,从鞍包里飘出三枚金币来。“还有我真心的酬劳。”当她优雅地用漂浮术接过报酬之后,我又开了口。“尽管如此,这美好的一天是我不管付你多少都没法比的。”

“哦?”

“恕我冒昧,你似乎心情很不错。我希望大家要是都这么阳光就好了。

”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该如此吗?”她继续给宝石附魔,同时斜了我一眼,嘴角微微上扬,那微笑混若天成。“好吧,可能是因为说这话的是我吧。我最近确实挺走运的啦,如果这看起来有点失礼还请原谅哦。”

“开心有什么可失礼的呢,瑞瑞小姐。我能问问具体是什么好运吗?”

“告诉我,”瑞瑞的歌唱一般的音调一点儿也没有减弱。“你听说过白银接缝吗?”

我的视线在精品店华丽装饰品上游移不定,徒劳地思考着答案。

“倒是没怎么听说过。不过话说回来了……嘿,这名字有什么意义吗?

”

她的反应相当激烈。“有什么意义?意味着一切,心弦小姐!”一时间我都担心她会激动得把附魔架子给掀翻了。她扭头瞪了我一眼,目光严厉冷冽,坚如钻石。“这名字已经成了那只小马的头衔!一听就该知道她的名气和意义所在!”

我明智地噤若寒蝉,一言不发。

谢天谢地,瑞瑞还没说完。“白银接缝这个名字就代表着荣耀!她可是马哈顿舞台上最负盛名的时尚设计师!最近十年以来,在吠城,在骡丁汉,每一次的年度时装表演,她都是稳坐第一把交椅的!坎特拉皇城定期举行的暖心节前夜盛大演出的豪华服装都是她负责制作的!而且就连神奇闪电天马的最新制服也是她的杰作!”

“哇哦,听起来很职业啊。”

“可不止呢!白银接缝对艾奎斯陞亚的文化影响绝对是传奇级别的!我都等不及想和她面对面交流了!”

“我敢打赌你确实等不及了。”我点头,然后忽然恍然大悟。我环视着打扫得一尘不染的精品店,那些陈列的漂亮礼裙,甚至还有瑞瑞的最新创作。“等等,这么说……白银接缝要来这儿了?”

“嘻嘻嘻嘻嘻嘻～～说对啦!”瑞瑞在原地乐得扭来扭去,要是她忽然长出天马的翅膀飞上天花板转个十圈八圈,我都不会意外。“可靠消息说她要去做骡丁汉旅行,路上还会经过小马镇!时尚大帝——顺带一提我和他有良好生意往来哦!咳咳……和她聊天的时候,提议她来我的精品店看看!白银接缝!时尚界的神圣女王!要路过这里了!”看上去她都快乐晕

了。一道魔法光束从音石深处迸射而出,把她从幸福的梦想之中吓醒了过来。“哦,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小日子罢了。我只是觉得如此……如此………夸张!就好像萍琪会说的那样。请原谅我兴奋过度有点难以自己。”

“听起来兴奋也很正常的!”我笑着回答。她把重新附魔完毕的宝石飘给了我,我欣然收下。“你的审美观很明显,毫无疑问,接缝小姐一定会乐于欣赏你的杰作的。”

“什么?!”瑞瑞瞪着我倒吸一口凉气,声音又沙哑又难堪。她扭头上上下下打量着自己的精心创作,目光挑剔而轻蔑,“你是说这些不起眼的、没怎么下心思的、一天工夫都不到就完事儿的衣服?”

我朝整齐地陈列在店内那一排排华丽而闪亮的各种时装扫了一眼。“在我看来它们已经非常可爱,而且令我印象深刻-”

“对!只不过就是如此而已!”她无精打采地从我身边走过,冲着周围那些塑料模型大声疾呼。“要是我想打动白银接缝这样的小马,那我需要可不仅仅是可爱、以及印象深刻而已!我必须是那绝对光彩夺目的明星!我需要的是从脑海之中每一点灵感的星光之中获得超凡脱俗的奇思妙想!”我忽然觉得自己能理解这场独角戏了,而且花的钱也都值了。“她再过不到一周就要到这儿来了!想要让这家精品店优雅得完美无缺,时间就只剩下了几天!我得做一件能让她震惊的衣服,能让她心花怒放的衣服!能让她……把我的名字带出这个小镇,名扬天下!就好像她的大名被铭记在从这里到蓝谷的每一位时尚设计师心中那样!”

“听起来你要创造出和你名副其实的作品来。”我边说边把音石扔进包里,拉上拉链,又朝她笑了笑。“我一点儿都不怀疑,创作出真正让大家眼花缭乱的东 西,对你而言只是时间问题。”

“可不只是时间问题,亲爱的。灵感是自然的,也是神圣的。我一直在努力回顾我之前收费的那些委托设计,只希望能从茫然和蒙昧中诞生出什么灵感,并且开花结果。唉……可这对我而言也没什么帮助,我之前那些客户们提的要求都……呃……最多不过是平凡水准而已。公主在上,我都恨不得一把火把它们通通给烧了,好真正让我的思维能回归本初,真正投入工作。”

“我恐怕实在是无法理解。”我有些失落地喃喃着,“真希望能帮上你的忙啊。”

“嗯。你帮的忙已经够多的啦,亲爱的。当我需要倾诉的时候,你就一

直听着我这通唠叨呢。”她的笑声带着贵族的风范,然后转身打量着我。“不过……”她沉吟着,揉着下巴。“为了公平起见,我也得帮你才行。”

我眨了眨眼。“我不明白。”可能是因为前几天我还在因为应付悲歌,现在还没回过劲儿来,不然我不该脑子木到听不明白她的意思啊?“你已经帮我给宝石重新附魔了。”

“就别管那破石头的事儿啦,亲爱的。我忽然之间就忍不住留意起了你……身上这件保暖衣着。”

啊。唉……当然了。

“它怎么了?”我狡黠地瞅了她一眼。“我猜猜看,看起来很……粗糙?”

“是啊,乐观的形容。”她笑眯眯地朝我凑了过来,抬起一只蹄子,离我前腿只有一寸远。“嗯……我可不可以……”

“当然……”

她开始围着我转来转去,仔细检查那件连帽衫,十分烦躁地摆弄着袖子、兜帽……上上下下把这深灰色的外套检查了一个遍。“嗯……对,对对对,没错,袖口都磨得越来越薄了。还有……哦天呐!这么些补丁!难看且不提,接缝都开始松了!亲爱的,我知道你只是想用这东西保暖,可是这么一件破破烂烂的……的……东西,我实在是无法想象它能胜任这份重任!”

我只是耸了耸肩,“对我而言已经很不错了。另外,当我觉得冷……很冷……我是说,真的非常非常冷的时候,我还有其他办法来照顾自己的。”

“保暖是一回事,可是你的形象呢?”

“呃……什么?”

“你的毛皮颜色很少见,相当梦幻的色彩啊,心弦小姐。而且你的鬃毛也保养得很好,很明显,你是一只拥有优雅灵魂的独角兽。如此的美居然被裹在这么破烂的一张包袱皮里,那多遗憾啊!”然后她退后一步,非常权威地高高昂起了角,“就这么定了!你必须得让我给你做些新东西!同样保暖,同样管用,甚至比那还要好!”

“哦,瑞瑞小姐,”我摇了摇头,“真的,这样就好-”

“所有不怎么样和平庸的东西都是‘这样就好’,但我们钱够了就能让它们变得更好。拜托,我保证这样会让你感觉变得更好的。”她微笑露

出的牙齿闪着漂亮的光泽,在旁边窗户照进来的阳光映衬下简直亮得耀眼。“我甚至不会收你的钱!不为别的,这不过是我向大家展示我创作能力的一种方式,同时又能让你穿上一身值得骄傲的衣服!还有什么能比你这样优雅的女士一同庆祝白银接缝的到来更加时尚的好事吗?”

“谢谢你……”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紧紧抓住我那灰黑色的衣袖,感觉自己就像是抓住了许多的记忆。宝贵的记忆,寒冷的记忆,但却又无比神圣的记忆。“我非常感激你的慷慨,也谢谢你愿意帮我这个忙……”说到这里,我不由得颤抖了一下。暂时,我已经得到了我需要的东西。干涉小马镇这些居民幸福而无知的生活,我顶多只能这样而已。瑞瑞已经给予了我太多的东西了,目前我正被她揪着猛塞心情愉快的副产品,感觉总是不那么自在。因此我决定告诉她真相。“可是我不能放弃这件连帽衫。就算是你、时尚大帝、还有白银接缝齐心协力来让我焕然一新也好。我……我对它非常依恋。这衣服是某位非常善良的小马送给我的礼物,就在我最需要它的时候,她为我雪中送炭。”

“嗯……那好吧。”她这么简单就答应了,让我真是吃惊,实际上我都开始有点儿失望了。“我不能强迫你接受我的好意,亲爱的。另外……”她眨眨眼睛,视线又回到了当初正在忙着制作的礼裙上。“我也明白,真正的礼物的价值是不能从外表来衡量的。感伤和怀念,那就像是小马的另外一种感官一样,如果没有了它,我们恐怕都不会记得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我们自己。”

我咽了口唾沫,冲着阴影中点点头。“每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都对自己这么说。”

“不过我会一直都在这里的,心弦小姐。所以你可以随时回来接受我的提议哦。”她在正在制作的礼裙上增加了一些丝带,当她的精神处于高度集中状态之际,声音也拖长了。“也许我的确期待着为白银接缝那样的大角色留下深刻印象,可要是我把上门的客户给忘一边了,哪怕只是一瞬间,我也会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

虽然我知道她这会儿看不见我的笑容,但我还是尽力在脸上露出充满活力的微笑来。“我毫不怀疑这一点,瑞瑞小姐。我……我祝你下午好了。”我转过身,在精品店的瓷砖地板上踩出了响亮而激昂的蹄声,没有回头,我径直走向了门口。

门上迎客铃的悦耳奏鸣响遍了整个精品店。

“打扰了，”我拖着马鞍包快步走进了门厅。“请问瑞瑞小姐在-”

“哦我的星星啊！”她惊叫失声，一时间简直是慌了神。她四蹄乱舞，飞快地用一块黑色的防水布盖住了精品店中央摆台上的一个塑料模特。她喘着粗气，活像是刚刚跑完十里地的马拉松。在她紧紧抓住那件被挡住的礼裙时，我看到她周围简直是个货真价实的战场。到处都是散落的别针、卷尺、针线、还有各种各样的彩色布料。自从上次和瑞瑞见面以来，已经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每一天，压力都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她的面容上，让她眼睛下面的眼袋越来越明显，鬃毛也越来越褴褛。她瞪着我看，那副工作眼镜上映出了我错愕地眨着眼睛的脸。“我……我我……我还以为我锁了门了！”

“对……对不起！”我可真是吓了一跳。因为我诅咒的性质，我总是担心会发生类似的情况。有时候真想知道我的存在感是不是已经到了透明的地步了。“这店本来已经关了？我……我没看到什么标志牌和提示什么的……”

“噉……我的心思都放哪儿去了？！”瑞瑞翻了个白眼，声音很沙哑。“午餐回来之后，我肯定是忘了锁门了！唉……老是这样，忙得四蹄朝天的。咳咳……”她傲然屹立，把几缕紫色的鬃毛拨开，摆出了礼貌的微笑。“实在是万分抱歉，这位……呃……”

“心弦。”

“还请见谅，心弦小姐。可精品店……实际上，现在已经暂停营业了。我两天之前就赶完了当前客户的最后一笔订单，过了这个周末我才会继续接单。最近我……有些要紧事得张罗。”

“要紧事？”我眨了眨眼睛，然后笑了起来。“哦，你是说你打算做给白银接缝的那件礼裙-”

虽然看似不太可能，不过瑞瑞的脸变得比原来更白了。“你……它……她……”她的左眼开始抽搐，有一瞬间我都开始担心她会瘫倒在地了。“你是怎么知道白银接缝要来的？！”

我马上就是一激灵。

哎呀……

“是……是我的哪个朋友说的吗？”她眨着眼睛，然后脸色铁青，神情冷得仿佛出鞘的利刃。“萍琪派！她有时候可真是个大嘴巴……”

“呃……不,不是那样的!我……这个……”我搜肠刮肚地思考着怎么解释,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每次都这么麻烦。我非常怀疑不管我说什么……真的假的也好,毫无疑问都会在这孤魂的拜访之中消逝。到底有什么可搪塞的了?可能是我希望每次和这些小马镇镇民们的相遇都像我期待的那样美好吧。“我、我……我是从天马维加斯来的,我参加过时装秀-”

“天马维加斯?”我刚一说出“时装”这个词,瑞瑞那黑得像锅底的脸立刻就阴转晴了。一时间她甚至露出了微笑,“那你一定很熟悉时尚大帝的创作了!”

“对!时尚大帝!而且……呃……听说他遇到了白银接缝,而且建议她到这里来……”

“要是你这么快就从天马维加斯到了小马镇……”瑞瑞倒吸一口凉气,那表情好像天要塌了。“那更别提白银接缝什么时候就会来了!我们说话的这会儿她没准儿都到了镇中心的酒店了!”瑞瑞苦着脸,开始惊慌失措地绕着蒙布下面的礼裙转圈子踱步。“哦,公主保佑啊,我这离完工还远着呢!浪费的时间都够多的了!哦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

“嘿!没关系的!只是……呃……放轻松,好吧!”我用两只蹄拉住了她,温和地向她笑着。“白银接缝是一只家境富裕,追求高品位的小马,对吧?”

“哦,那当然了!”

“那好吧,就像所有又有钱又出名的女士一样,她可能正在享受自己的美好时光呢。”我咧嘴笑着,用蹄子在防水布上点了点以示强调。“我相信你绝对有机会完成这件大作-”

“不行!”她溜烟冲过来,硬是把我的蹄子从礼裙的盖布上扇开。“不许看!”她咬着牙,“绝对不许看!”

“呃……我也没想去偷看,瑞瑞小姐。除非你愿意分享-”

“绝不可能!”她大叫道,几乎是在咆哮,抱着那蒙布的模型,好像那是她快要死掉的宠物。“看在艾奎斯陞亚份上,现在我绝对不能让任何小马看到它!”

“哦,那……非常好。”我咽了口唾沫,用蹄子揉了揉自己的鬃毛。我很紧张地看了她一眼。“呃……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为什么?”她的眼睛瞪得比盘子还大。“为什么?!因为,亲爱的!一件艺术品在最初期最原始的阶段总是最差劲、最糟糕、离设计目标最远

的！要是这杰作连闪耀的机会都没有就让另一只小马看到了它最丑恶的阶段，那这对这礼裙而言简直就是罪不可赦！有自尊的设计师是从来不会在作品完工之前展示半成品的！”

“哦，好吧。我猜这很有道理。”到这里就行了，我本该让对话到此结束的。可是看到瑞瑞这么紧张，又这么凌乱，让我总觉得好像嘴里有股苦味似的。为什么我总是和那些我承受不起的小马交朋友呢？“可……我不是白银接缝，对吧？”

“嗯……你想说什么？”

我四处环视，朝旋转木马精品店里的阴影扫了一眼。上周本来点亮的灯火，有一半都在这个下午熄灭了。所以当我出现的时候，瑞瑞给正在制作的礼裙专门打了一束聚光灯。

“我有种感觉，你一直都在为这东西忙碌，都困在这里好长一段时间了……”

“啊！那当然了！白银接缝要来拜访我的店，我必须尽我所能给她一些值得记回家的东西！毕竟，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而这段时间里，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其他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你正在进行的创作吗？”

瑞瑞一言不发，只是呆呆地眨着眼睛。

我凝视着她的表情。“甚至连你朋友都没？”

她咬着嘴唇，都快咬出血了。

我微微一笑，“我想说的是，瑞瑞小姐，在创作早期接受一些建议也没什么坏处。”我笑着把侧腰转过来，让她看清我的可爱标记。“作曲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的创作过程之中，担当评审的不是只有我自己的话，那么最后的成果总是更加宏伟的。”

“嗯……对。”她的呼吸稍微轻松了一点。当她把我的劝告听进去了之后，连她鬃毛的皱褶都神奇地消失了。“对，我觉得这观点的确非常……明智。”

“那么……”我转过来面向她，“出去转转怎么样？出门去晒晒太阳，找个最亲近的朋友，让她来给你提供一点批判性的评价，又有什么不好呢？”

“嗯，不，不不不，我们可不能这么做。”

我眨了眨眼睛，“不能？”

“那些姑娘，呃……我朋友们，她们都非常可爱，可她们太在意我的感受，就为了安慰我，她们很容易就会夸大其词。”她在精品店里踱了几步，“我有时候会很喜欢这种夸张，哪怕是在我需要的时候。”说到这里，她牙关紧咬，蓝眼睛里仿佛要冒出火来。“可现在不是那种时候！”稍微顿了顿，她的表情却又突然开朗起来了，开始打量起了我。“嗯……心弦小姐，对吧？”

“呃……是？”

“你愿意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吗？”她对我提出了问题，眼睛闪闪发光。

要是我能问同样的问题就好了。“呃……哈哈……”我紧张地原地扭动着，挥了挥我的左前腿，好让她能看清我那件“包袱皮”上的补丁。“说真的，瑞瑞小姐，我看上去像是有资格对时尚发表评论的那种小马吗？”

“你是一位完美的陌生来客，这个资格就足够了！”她的微笑愈加灿烂，希望之火越来越旺盛，每一秒，我都更难拒绝她。“更重要的是，你显然是一位又顽强又善辩的优雅独角兽！拜托，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这么麻烦你实在是不好意思，但我的灵感现在已经用光了！”

“可……我还以为在礼裙完工之前就看到它最丑恶的阶段是罪不可赦的！”

“谢天谢地，亲爱的，你刚才已经说服我了！”

“呃……也是啊……”

“话说回来，你当初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我能问问吗？”

“这个……”我打开了鞍包，从里面掏出第二块深色水晶。“这儿有块石头需要附魔，而且——”

“啊！我做梦的时候都能给石头附魔！就当这是公平交易吧，嗯？”她几乎是一蹄子把石头抢了过去，然后硬是把我推向了礼裙那边。“拜托，帮我个大忙，看看我目前为止的成就，我会非常感激的！”说着，她就用角一指，毫不费力地把蒙布从那件禁止观看的未完工时尚工艺品上掀开。

当时那一瞬间，我还以为精品店里之前关闭的灯一下子全都亮了。足足花了几秒钟，我才意识到实际上是丝绸礼裙那闪亮的雪白色材质辉映了周围窗户透进来的微弱光线，而且还加以亮化了。礼裙的上领部是一串闪闪发光的象牙色珠子，围绕着礼裙腰身的腰带上也镶嵌着光华四射的珠子，裙子的下摆虽然还没完成，不过光是现在这阶段也非常出色了。几层蕾丝边缘突出了织物的重量。

我猜,就算是童年时代,我也没在时尚方面有什么地位。就像暮光一样,我那时候也经常是闷着头读书,不过都是历史类的书籍,可不是时尚服装杂志。月亮舞是我们仨丫头之中的小公主,毫无疑问,如果换成是她的话,看到这么炫丽的礼裙绝对会令她心醉神迷。可是,我却不由得心慌气短。瑞瑞的这件作品是适合皇室的杰作,盯着看了这么久,我都担心半夜会睡不着觉了。因为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继续看到的一切,没有一样能与面前这美妙的奇迹相提并论。如果是真正的业界评论家,绝对会专门写一篇长篇大论来歌颂这艺术品。而我能说的就只有……

“它很美。”

“就这样?”瑞瑞不知什么时候凑到了我身边,险些吓了我一大跳。“就只是‘很美’?”

“我……这个……”

“你才看了它不到十秒钟呢!拜托,我求求你,多看两眼吧!”她的身体几乎匍匐在地上,就好像在恳求什么时尚界的达官贵族。“多花点儿时间!好好鉴赏一下吧!真真正正地多看几眼,然后再告诉我你的想法!”

那好吧……

深吸了一口气,我走向那件礼裙,像一位礼貌的舞伴。我眯起了眼睛,沿着整件礼裙从上到下,仔仔细细,认真观察着。围着它饶着圈子,我盯着它,活像一只狮子在捕猎。我一丝不苟地把这礼裙的每一个细节都看了个遍,直到我的观察积累了足够的细节,才最终做出了评价:

“它还是很美。”

一时间,我都担心瑞瑞要爆炸了。

于是我立刻接着往下讲:“我……我刚刚发现……”我指着裙子中间那些闪闪发亮的小珠子。“这些……都是珍珠?”

“嗯~~~哼,对,就像空气一样自然而清新。直接来自蓝谷的河流盆地!”她笑得合不拢嘴,可我却能看到她的眼睛伴随着心跳在焦虑中颤抖。“不惜工本!我把它们足足存放了一个雨天-哈哈-顺其自然嘛。它们难道不出色吗?”

“它们用来做了衣领。”我指出。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她在我身边一个劲儿地蹦,为我指出一层层裙摆。“而且还有更多的用处!它们被用来烘托出了最后三层接缝中的每一层!这足足用了五层珍珠!”

“那……那真是很……大胆奔放……”我点点头,用蹄子揉着下巴。“非常奢侈,没错。可……这就好像是在呼喊着自信和美丽……一种天然的美。”

“对!没错!哈哈……咳咳。”她平静了下来,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是不是让你想起了谁啊?”

我茫然地眨着眼睛,打量着她,然后又盯着那件礼裙看。“呃……难道不该在设计里多加些蓝宝石吗?如果你想要让它代表你的话……”

“嗯?”她尴尬地眯起了眼睛,然后翻了个白眼。“哦,得了吧!”她满不在乎地一笑,“我可从没这么自恋!……嗯……好吧,至少不会表现在这件作品上。咳咳,再仔细想想……?”

“呃……”我挠着后脑勺的鬃毛。“是……要给白银接缝她自己穿的吗?我……我对她的毛皮颜色不太熟。配得起来吗?”

瑞瑞瞠目结舌地瞪着我,就好像我刚刚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你……你是说你看不出来?你看不到我做了些什么?”

我使劲盯着这礼裙,疯狂地寻找着线索。整件礼裙都白如明月、珠光宝气……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两天以后不就是八月十号吗?”瑞瑞终于给我提示了。

我瞥了她一眼,脑子里还是搞不明白。“八月十号……八月十号……”

瑞瑞绕着我踱着圈子,声音非常有权威。“那一天,可不仅仅是我期待已久的接缝小姐的来访日,而且也正是传说之中独角兽王国的白金公主的诞辰!”

“哦……”我眨了眨眼睛,“……哦!”这次眨眼力度更重了,这裙子的细节忽然就变得更加清晰。“艾奎斯陞亚的三位始祖之一!”

“而……且!”她朝我凑过来,笑得非常骄傲。“……还是头一位将独角兽的五大部族团结在一起的皇室成员!”

我也注视着,一时间,大气都不敢喘。她响亮地叹了口气,吹在我胸口上,力度重得像是炮弹。

“哦,亲爱的,要记住自己的本源啊!”她说着回到了礼裙旁边,指着那一排排的珍珠。“白金公主赐予五大部族创始族长们的礼物是什么?”

“嗯……”,我仔细思考着,恍然大悟之际不由得咧开了嘴,“哦,当然了!她送给她们的是珍珠,从失落的梦幻谷蓝宝石湖里发掘出来的!”

瑞瑞冲着我笑,就像老师在表扬爱学习的小孩子。“而当她赠送给她

们这些珍珠——她慷慨和优雅的象征——的时候，也宣布了独角兽的新时代来临。从此他们投入所有的魔力来升降日月。未来几代的岁月，太阳和月亮都是由独角兽来驾驭的。”她指着礼裙上分层明显的珍珠。“五大部族，五个层次，是包含了优雅、美丽、还有承诺的一个整体。”说到这里，她挺起胸膛傲然屹立，“白银接缝是马哈顿精英之中最杰出的成员之一，而且众所周知，马哈顿过去就是古代独角兽的中央首都，阿姆嘶特丹！”

“而她的到来正好和白金公主自己的生日很近。话说回来，那位君王又有多老了？”我注视着她，笑得很好奇。“两千岁？在露娜堕落之前，她已经统治了差不多一千年了。”

“你不明白吗？”

“当然的，瑞瑞小姐。我只是……”我吸了口气，“我想，我只是脑子有点迷糊罢了。可是白银接缝呢？”我冲她递了个眼色。“看来你相当了解你的观众啊，这一切都……好吧……都实在是太光彩夺目了！”

“你真的这么想？！”瑞瑞差点儿又像小孩子一样咯咯笑起来，但再一次克制住了。“咳咳……可我并没有要求你只是为了我的工作而滔滔不绝。告诉我，你是不是觉得这信息太明显了，现在才知道了适当的观察角度和全部意义？”

“瑞瑞，在我看来，你在这件作品之中煞费苦心，而且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了。这信息不仅仅会正合白银接缝的心意，而且恐怕还会让她非常感动，因为你仅仅花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想到了如此精彩的内涵。”

“是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有意思呢，我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完工它。”她咽了口唾沫，凝视着这件礼裙，重新陷入了深思。“不过这还不够，我剩下的时间这么短，能用得上的珍珠还多着呢。恐怕……我好像在礼裙的前半部分装饰得太过头了，如果在做最后一层的时候就把珍珠用光了，那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当然，你肯定已经进行过精确的计算……”

“嗯。对，可在真正穿上这件礼裙之前我也不知道该用上多少，面料得真正弯曲之后，我才能进行更准确的估计……”她的声音低了下来，仔细琢磨着问题的解决方案。

“你就不能自己试穿一下吗？”我问道，“这礼裙？”

“哼！别说傻话了！一个合格的裁缝怎么可能把裙子穿在自己身上干活儿——”她顿住了，目光转向了我。

我扭过头看着她，“呃……你想做什么-”忽然，我觉得自己的脸发烧了。“哦，不行。真的，瑞瑞小姐。我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的。”

半个钟头之后，我这么做了。

音石被放置在窗前的金属支架上，慢慢地在附魔状态下闪烁着光芒。与此同时，瑞瑞的注意力则完全集中在另一件作品的“附魔”工作之中。我站在台子上，任凭她在我周围走马灯似的来回转来转去。她迫使我伸开四肢，以便能展开裙子的所有层次，好把珍珠装饰上去。

“你不知道这对我有何等意义，呃……心弦小姐，对吧？”

“是。”

“嗯～是呢。实在抱歉。要是我把女士的名字给叫错了，那可真是太糟糕了。”

“我不会生气的，”我努力保持呼吸均匀，“相信我。”

“现在我实在是太激动了！”她紧张地咯咯笑着，继续当前的工作，双眼在眼镜后面聚精会神地盯着。“要不是你出乎意料地从那扇没有锁好的门里走进来，我可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哦，感谢塞拉斯蒂娅，我发誓，你简直就像是守护天使！”

“天……使？”我的视线漂流向窗外，一时间，我又想起了晨露。一股温暖的气息在我身上蔓延开来，使得这种尴尬的场面也能变得可以承受了。想象着，想象着我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合身穿这件神话般礼裙的情景，我忍不住微笑叹息，“慷慨小马就是慷慨小马。”

“嗯……”瑞瑞笑咪咪地飘着针线在我们之间穿梭，飞快地把一粒粒珍珠固定到裙子的接缝处。“你说的某些事情，可真有点儿辛酸啊。心弦小姐。我很想问问，除了我在缝纫和附魔方面的天赋之外，你还有没有听过更多关于我的事情。”

“哦。嗯……除了大家在镇子里谈论的之外，没听过多少了。”

“是吗？”瑞瑞绕着我踱步，眯着眼睛仔细观察自己的成果。“那大家在镇子里又是怎么谈论我的呢？”

我咬着嘴唇。有些时候，被逼到墙角也不是那么糟糕的事，真希望这样的时刻不要穿着这么一件又昂贵又容易损坏的礼裙啊。“这个嘛……大家都说你是一个好裁缝，对自己的作品非常非常用心。”

“哦。”她的声音透着一股死气沉沉的感觉，忽然之间，缝纫的动作一

下子热情全没了。“就这些吗?我怎么一点儿都不意外呢……”

“可……可……我不是这附近的小马啊!”我还努力想弥补。

“从天马维加斯来拜访的,对吧?”

我是这么说的吗?塞拉斯蒂娅在上啊,我本该做的更好的。“我敢肯定,如果我在这里呆的时间更长一点的话,对你的了解肯定也会更多。但是,说句实话,我做判断和评论会尽量不以街头巷尾的流言为准。”至少这话是真的。我稍稍放松了一点儿,给她在身边留出更多的空间来工作。“另外,受欢迎和关注,对我而言从来都没什么好事。”说到这里,我不得如哽在喉,“特别是最近。”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亲爱的?”瑞瑞的声音再次充满了旋律,立刻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要我斗胆说,你是一位漂亮,优雅,又聪明的年轻小姐。我相信肯定有不少绅士都盯准了你呢,不管你到哪里,都会招大家羡慕啊。”

对此,我微微一笑,“我觉得你朋友们的夸张习惯可能也感染了你了,瑞瑞小姐。”

“哦拜托!真心的赞美也是一件美好的礼物啊!为啥不接受呢?”

“我……”一股焦躁袭上心头,“对不起。”

“不用这样啦,过分谦虚确实不是坏事。不过,就像陪着我的好朋友小蝶的时候那样,有些时候这可真的有那么点儿不舒服。”

“你是不是也猛夸这位‘小蝶’?”

瑞瑞的嘴角微微上扬,“所有善良的小马都应该被这么对待。”

“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帮你的忙做衣服而已。”

“哦,可不止呢。”

“比如说?”

“哎呀,很多小事,亲爱的。比如说,你头一次到这里就是因为我的名气而上门的。”

我低头盯着她,“你……这让你实在是很高兴,对吧?”

“哦,别让我反复讲!”她暂停了当下的针线活,那双漂亮的蓝眼睛翻了个大白眼。“要是每次有小马敲响迎客铃进屋却没有认出我或者我毕生创作的时候我就多一个亮闪闪的红苹果的话,我发誓就连香甜苹果园的生意都得破产啦,哼!”说到这里,她笑了起来,“所以有你这样一位完美的陌生来客来拜访我,我才会非常自豪。哪怕我……嗯……当你刚进店门

的时候态度实在够恶劣的。哈哈哈哈哈……”

我只能盯着这地方的角落看。我一直都不喜欢想这回事,但是足足有一年了,我一直都是在特定情况下头一个说出自己名字的小马。我不确定,一年的日记条目是否足以解释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有很多次,我发誓,我都忘了自己曾经被叫做“天琴”了。那些早晨阴暗而凄凉,醒来之后只有我自己的恐惧和遗憾,那是我无法解释的诅咒的一块偶然的碎片。

“被认可,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我发现自己大声念出来了。“但那就像我最希望的梦一样遥远。我喜欢我的名字,只是不在乎非得让它四处招摇罢了。”

“你害怕聚光灯吗,亲爱的?”

“什么?”

“聚光灯。”她向我微笑,飘来几枚闪闪发光的别针。“我相信,不管我们有没有要求,这都是注定要在某些方面体验的经历。我一直都在努力为此做好准备。”

“你说得就好像小马们天生就该出名一样。”

“难道不是吗?”

“我……”我只是咬着嘴唇,“也许,我曾经相信过。不过,现在……”我只觉得一股寒意,但身穿瑞瑞未完工的杰作之际,我努力控制住不发抖。“我希望,在这世界上,当我时辰已尽的那一刻,我会将一切都抛之脑后,只是完全对自己满意就够了。”

“我的老天,”她几乎是在嘟囔,“那可真是太苛刻了,你不觉得吗?”

“我喜欢把这当做是个积极的观点。”我安慰地朝她笑了笑,“至少我相信一切可能有个快乐的结束。名气再大又如何弥补这个缺憾?”

“好吧,恐怕我没法跟小马讲哲学什么的。”瑞瑞又缝了一颗珍珠上去,然后工作完全停住了。她的视线在面前半成品礼裙的雪白面料上游曳不定。“可我坚信,小马的本质并不仅仅取决于名气——实际上,还是由它改善而来的。这并不像很多小马心里想的那样肤浅,虽然我也不能责怪他们。这一切,都涉及到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为何而生。”

我承认:这话绝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非常恳切地注视着她,“哦,真的吗?”

“嗯哼~”她站在我面前,用后腿端坐下来,脸上露出了平静的微笑。“出名,并不仅仅意味着在小马的文明社会中拥有名望、声誉、或者良好

的地位。”她用蹄子优雅地拨弄了一下自己的鬃毛,朝着放在我们旁边正在附魔的音石瞟了一眼。“毕竟,小马乃是一种社会生物。正如同精心创作的珠宝是为了光彩夺目而存在的一样,当有一只奇怪的小马走进我的店门,并且通过一种很好的方式了解了我的名声,这会让我内心觉得仿佛重生一般喜悦。这意味着我所做的一些事,我在这片名为世界的画布上贡献出的一份力,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他们心中留下了印记,把我们的心灵联系到了一起。”她凝视着我,面容就像为我展示在心中的那副画卷一样明媚,“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是艺术家,心弦小姐。我们每一只小马,都在不屈不挠地用心灵的画笔在这世界上创作。而我,只想绘制一幅可以激励其他小马的杰作,所以比起单纯存在于世界上,为什么我们不尽量发光发热呢?”

当她娓娓道来之际,第八乐章那难忘的旋律再次回响在我脑海之中。但这旋律并没有淹没她的言语,反而衬托出了她说出的每一个字,就好像她从一开始就是专门演唱月之挽歌的歌者。我短短地回忆起了在诅咒吞没我之前音乐作曲的意义何在。作曲是用来分享的,连同存在的每一份荣光。

不,我无法判断瑞瑞是否想比生命本身还要更加宏伟。慷慨之魂是值得端坐于最高席位的。她还能怎么在这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广施恩泽?就好像她那时候赠送给我的礼物一样,最珍贵的礼物被接受的速度,比我想象之中还要快得多。只有最睿智的生灵才会这么做。

“我希望能像你一样出类拔萃,瑞瑞小姐。”我对她讲话的声音非常严肃,不过却笑得很开心。“可是啊,我觉得我们之中的某些小马生来就光彩夺目,而其他的嘛,就只能是微弱的星火了。”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明白我这番话的意思。不过看到她狡黠地冲我挤了挤眼睛,我就知道刚刚还有些东西没参透。“这是对出名这回事最大的误解了,亲爱的。这并不是一场比赛,更准确地说,我比较喜欢把它看做是长跑。”她快步回到我身边,继续为了礼裙而忙碌。“总有一天,心弦小姐,你将会全力以赴地扬蹄奔驰,那时候,你在聚光灯下光彩夺目的那一刻能被谁有幸见证,我可真羡慕他们啊。”

瑞瑞的话充斥了我的思绪,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一种麻木的敬畏感。这分散了我的精力,都让我没法专心去应付挽歌的第八乐章了。实际上,我

连时间都给忽略了,所以都没算好从帮她做礼裙到拿着第三块音石回到精品店之间隔了多少天。

我能想到的一切就是给她创造美好的一天,只希望能像她当时为我创造美好一天一样简单就好了。于是,当我走进店门,听到迎客铃宣告了我的光临之际,我立刻就开心地踏入了那织物和珠宝的王国。“你好,瑞瑞小姐?我的名字叫天琴心弦,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事。要是你现在不太忙的话,我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知名的天赋来给我的这颗宝石附魔-”

刚到这里,我就愣住了。

一只高挑的棕色雌驹正站在店里,留着灰色鬃毛的脑袋翘得很高,锐利的眼睛正越过鼻梁上那副厚厚的黑框眼镜上面紧盯着我。她身上穿了一件黑色的衬衫,搭配着宽松的裤子,尾巴从专门留的空隙中穿出来。可不管她穿什么都盖不住那又高又瘦的身材。

“……哎?”我眨了眨眼睛。

“嗯……”当她眯着眼睛打量我的时候,就只从鼻子里哼出这个音调来。她的下一句话让我一时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直到我听到远处一阵轰鸣的马蹄声正由远而近才反应过来。“我猜,这是你的一位常客?”

“哦!呃……呵呵呵!”瑞瑞……疲惫不堪,浑身汗透,急急忙忙地冲到了我和这位侧着身子打量着我的陌生来客之间。“现在是中午!我通常都会让顾客自己选择上门的时间!”

“我本来都还以为你说过,你会为我的来访把平常的生意给停了……”

“啊!对对对!哈哈,真有意思,我确实这么说过,不是吗?”瑞瑞猛地转过去朝她一鞠到地,都快亲吻那只板着脸的雌驹的蹄子了。“哈哈哈哈哈……就算是天才也会走神嘛!嘴比蹄子快的时候也是有的!”然后她才面向我,“呃……我能帮你什么吗?那个……这就是说……”她使劲摇摇头,然后几乎是在喊,“我非常非常想帮你,不过现在我恐怕真的脱不开身。不过,如果你简单描述一下你需要什么,那我肯定会留一份详细的备忘录,这样一来我明天早上就能为你正常服务了!对于我每一位忠诚而高贵的客户,我从来都是又守时又勤快的啦!哈,啊哈哈,啊哈哈哈哈哈……”

“呃……”我茫然地望着那只站在她身后的雌驹,她低头俯视着我们,仿佛一个若隐若现的阴影。“没……没什么要紧事。”最后我低声说道,带着我的鞍包,颤抖地一步步退出了店门。“真的,我可以改天再来。”

“哦,别啊!至少让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明天才好帮你啊!”瑞瑞眼

中的恳切一时间打破了恐慌的压抑感。“没错,我现在因为一些要紧事暂时没开张,可要是让需要我帮助的小马就这么一无所获地离开,我却没帮上半点儿忙的话,那我肯定会恨我自己的……”

“毫无疑问,她需要一身新的冬装。”那只雌驹说道,我留意到她正满脸无聊地盯着我的连帽衫。“或者是从头到尾都换掉。”她懒洋洋地瞟了瑞瑞一眼,“就时尚大帝先生所言,我本以为你的老乡们都穿上了你一年之前为他定制的坎特拉系列。”

瑞瑞如鲠在喉,然后又瞅了我一眼,“嗯,对。我看来确实……呃……在坎特拉皇城有不少拥护者。不过这里嘛……呃……”她心神不宁地啃着自己的蹄子,又强作笑颜来掩饰。“好吧,这里是一个农业社区,接缝小姐。而且你也知道陆马是怎么样子的,他们特别喜欢成衣那类的……”

“而你的店……”白银接缝在精品屋里随意踱着,“这是五年以来最好的时候?”

“嗯,对。我开张的时候在业界还是新丁,而我母亲是一位企业家,所以——”

“都这么久了,应该足以影响当地的时尚了,你不觉得吗?”

“呃……是。我想——”

“好吧,我之所以到这里,就是为了震惊一番而来的。”白银接缝脸上首次露出了一点类似微笑的表情,即便如此,也不过是像是黑色花岗岩上刻出的一条细线般渺茫。“所以,你的机会来了,亲爱的瑞瑞,让我震惊一番吧。”

这时候的瑞瑞仿佛身处他乡,我在她心中已经踪影全无了。“哦!那是必须的!我有样东西一直都想请您过目一下!”一片寒意涌过房间,可我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我在这里却被视而不见的真正原因。年轻的独角兽迫不及待地凑到了白银接缝身边,好一通对白金公主遗产的滔滔不绝之后,瑞瑞猛地一拉绳子,两片幕布随之展开,让那件精美的礼裙气势十足地浮现在精品店正中的台子上。所有的细节,瑞瑞都没有错过,尤其突出了五层珍珠之中全都蕴含着神奇的蓝色光辉,与此同时她一直在白银接缝耳畔叙述着独角兽王国统一的永恒传说。“她把礼物赠与了追随她的独角兽们,而我把这件礼物呈现在了您的眼前!白金公主的永恒之魂难道不正在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吗?”

“嗯……没错,真是美丽。我能看得出来,你绝对是花费了很多时间和

心血。”

“哦,绝对的!不过我绝对是受到了难以置信的启迪,因为整个创作过程实在是顺利得要命。我发誓,最近五天我简直就像是长出了灵感的翅膀——!”

“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参观一下你坎特拉系列的那些展示样品。”

“我的……坎、坎特拉系列?”

“对,就是你提供给时尚大帝的精品店的那批时装。他是上层的顶级供应商,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

“哦……哦!嗯……好、好的!”我远远地注视着瑞瑞咽着唾沫,从她呕心沥血的作品旁边一步步离开,“我……我确信我还保留着一些……呃……老样品。稍稍等我一下,我这就把它们准备好……”

“你是说,现在没有准备好的?我相信你的客户应该希望在平常就看到你最好的创作吧?”

“哦,可它们几乎都算不上是我最好的创作了。哈哈……这个系列的销量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坎特拉皇城里大街小巷到处能看见-”

“对,对。从时尚大帝的销售额来看,我觉得这肯定很有意义。所以,它们在哪儿呢,亲爱的?毕竟我在小马镇的时间可是很短暂的。”

“呃……请、请这边来,接缝小姐!我向你保证,哈哈……你绝对不会失望的——!”

目送她们俩走出视野,我一如既往地遗忘在阴影之中。在聚光灯下,那件为了纪念白金公主而创作的缀满珍珠的礼裙闪闪发光。但是近一年以来,我还是头一次,实在是想不到有什么比眼前这东西更孤独的了。我渴望听到瑞瑞的声音,但整个精品店的一切,都被白银接缝那强势的存在感无情地淹没了。我慢慢地走出了店门,迎客铃的铃声沉闷而无情。于是,我帮了某只小马一个忙,把前窗悬挂的标志牌翻了过来,切换成了“暂停营业”。

第二天一早,我慢慢地进了店门,什么也没说。精品屋早就开始了营业,所有天花板上的灯都点亮了。整个店的中心有两样东西在闪耀。其一是那件珍珠礼裙,就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完全没有被动过。另一样东西是瑞瑞雪白的毛皮,像是钻石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然而,她的神采却被一种沉闷的表情淹没了。她无聊地摆弄着一条围巾,用魔法飘在面前编织。她眼睛下面挂着重重的眼袋,所以我真有点害怕……除了彻夜无眠之外,还有什么会让她的精神如此颓唐。

鼓起勇气,我清了清嗓子开了口,“瑞瑞小姐?”

听到她名字的一瞬间,艺术家的眼睛随之而明亮,就好像点燃了她内心的火炬。瑞瑞扭头注视着我,脸上的表情愉快而明媚……但却很空虚,就像一块没有被触碰过的画布。“哦!哎呀,你好呀。”轮到她清嗓子了。她站直了身体,让自己的身形不再佝偻。“欢迎光临旋转木马精品店,这里的每一件时装都是最别致、最独特、也是最华丽的。”

我真诚地笑了,只希望这笑容能富有感染力。结果没有成功,不过我还是开了口。“我是从镇外专门来访的……”停了一下,我重新开始说,“我的名字叫天琴心弦,来这里拜访期间,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出钱请你办点事儿,瑞瑞小姐。”

“嗯,对。我很乐意帮助你。”她说道,但声音却完全缺乏言语所表达的那种热诚。如果一首歌是从小马的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那音调总是非常悲惨。“不过我必须提前道个歉,我正在忙着把另一位客户的这条围巾给织完,我和他们保证过开始营业之前会先把这件事办了。”

我回头朝门口瞥了一眼,又重新注视着她。“你的开门时间比外面的标志牌上写的还要早。我在晨间散步的时候不由得就注意到了。”

“好吧,恐怕是因为我昨晚没怎么睡觉,所以我也看不出再多等两个钟头有什么意义了。”

“听到这个实在是抱歉,瑞瑞小姐。”我努力咽了一口唾沫,稍微往后退了一点。“如果有帮助的话,我可以改日再来。”

“不!绝不!我决不允许!”她几乎是在咆哮。眨了眨眼睛之后,她叹了口气,抬起蹄子揉着额头。“哦,真是对不起。我知道这听起来可糟得很。”

“更糟糕的我也听过。”我温和地笑了笑。

“我从来不会拒绝为谁服务,可不希望你是第一个,心弦小姐。”她深深吸了口气,视线漂流到了附近的窗外。“‘心弦’,”她笑了笑,“这可真是个愉快的名字啊,值得声名显赫。”

我的心跳都停了一拍。起初我以为,这只是我内心还残留着一丝愚蠢的希望,希望她能记得我。但随即,我意识到,我只是被一种不祥的压抑感

所笼罩了。每一次,我试着推测其中缘由,心中浮现出的就只有白银接缝那阴沉而毫无感情的凝视。像这样的時候,我总会做些冲动而绝望的事情,只为在淹没了我的麻木和迷茫中挣扎。也许,在瑞瑞的面前,我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偶然行为。

“我听说你昨天有访客,”我脱口而出,“据说还是那位白银接缝。”然后我努力把必要的信息合理化,免得造成太大的冲击。“这是我之所以来这里的原因之一。”我试着露出了俏皮的笑容。“如果连白银接缝都来旋转木马精品店购物的话呀,那这地方肯定要变成高层次的一流名店啦!”

这通非常尴尬的恭维对瑞瑞没有造成一点儿影响。我早该想到的,可我真是太渴望能让她振作起来了,只希望她还没绝望。“嗯,我恐怕这还得看发展呢。”最后她说道。

我努力把嗓子眼里添堵的感觉咽下去。“为什么……呃……为什么你这么說?我想……能有白银接缝这样的知名小马亲自来拜访,一位时尚设计师应该会很兴奋才对啊。”

“如果那真能算得上是拜访的话。”她大声喃喃道,在突如其来的沮丧之中,她开始挣扎着对付那条围巾。“呃呃呃……哦得了吧,我能骗的了谁?”她的嘴角微微上扬,“的确,这会面是挺愉快的啦,真的。白银接缝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士,而且也非常健谈,更是谈吐不凡。唉,我花了两个钟头,被迷得头晕眼花,就呆呆地听着她讲述自己在斯马林格勒那严酷的街道上那些赫赫有名的时尚设计界成就。像她这样年纪的小马有如此伟业,真是非同凡响。真的,非同凡响啊。”一时间,瑞瑞的目光迷失在她正在编制的织物之中。“像她那样的小马,真的是名扬天下。”

我心烦意乱,站在她身后,就像是曾经光辉之物留下的阴影。我鼓起勇气,用快乐的声音问道。“那……你有没有跟她说说你自己的事情啊?听起来这位白银接缝去过很多地方,我相信,她肯定想多了解一下小马镇的情况。”

“恐怕我们之间的对话根本没往这方面发展。”瑞瑞马上就回答了。“她不得不离开,去和她的一位代理商见面。现在,她说不定正在床上吃早餐,等着下午的火车带她去骡丁汉,然后再到下一季的豪华时装秀。嗯。职场精英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和当机立断的态度是我永远都钦佩的。只是我怀疑,恐怕她和我的距离永远都那么远。”

我不知道该怎么让她继续往下讲了。“我……我不明白。”

“有什么可明白的？”她冷冷地重复道，我不由得开始怀疑她到底是不是在跟我说话。飘在她面前的毛衣针生硬地咔咔作响，互相重重地撞在一起，几乎都把正在编织的毛线卡住了。“我又让自己堕落了？当然，我只能怪我自己。把这么多的心血和精力都孤注一掷在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上，就好像这么一眨眼的工夫就能决定一生的命运一样。我都不知道到底哪个更愚蠢了：是我不顾一切地把某些东西当成了救命稻草？还是我屡教不改总是犯同样的错误？！”

我困难地咽了口唾沫，安慰道，“照我看来，我们从生活中的错误吸取教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我们未来总会犯错误，所以该对自己宽容点儿。”

“好吧，也许错的就是这问题本身！”瑞瑞终于哼了一声，差点儿把针织材料摔到了地上。她朝着那件非常熟悉的礼裙怒气冲冲地瞟了一眼。“也许天赋本身就不应该犯下这么愚蠢的错误，否则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天赋！”

房间里，除了她拉风箱一样怒冲冲的喘气声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慢慢地，优雅的独角兽重新平静了下来。接下来发出的声音依然含混，但总算有理智了。

“心弦小姐，不管你是谁也好。我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你应该是一位音乐家，而且才华横溢。我说的对吗？”

我如鲠在喉，轻轻点了点头。“对，至少，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可……才能是相对的-”

“可这是真的。”她打断了我，扭头盯着我，眼睛微微有些发红。“不然呢，你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呃……我生下来就是这个名字。”

“是吗？”她尖锐地问。

我冲她眨着眼睛，“嗯，既然你问起来……没错。”

“那么，是它定义了你吗？当别的小马大声吟诵这个名字的时候，它是否告诉了大家你的身份，你的职业？当他们想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这名字是否让他们心中充满了快乐和喜悦？因为他们对你、还有你能为我们这个世界所带来的一切，都充满了信心？”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目光垂落下来，盯着自己的前蹄。“我……我说不上来……”

“好吧,还请原谅我大胆直言,可我一听到你的名字,一看到你的可爱标记,我心里就立刻为你充满了骄傲,哪怕我不知道你是谁。”她说道,她的脸绷得太紧,无法展露笑颜,她的心是那么骄傲,无法流露苦闷。“因为,要是说我相信什么的话,那就是我们之所以存在于此,必然有其目的。我们生在这世上便是为了发光发热,成为闪耀的明星。我们之中有一些比其他小马更加出色,但我不想就此争吵。心弦小姐,为了获得成功,要出名,要想在这社会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必须要做两件事:首先,相信我们自己,相信我们所拥有的天赋;其次,我们必须和其他有共同愿景的生命相逢,让他们可以把我们在世界上做出的贡献传扬出去。”她叹了口气,再次望着那件华丽的礼裙。“时光流逝,我感觉……现在知道怎么正确行事的小马越来越少了。创造力渐渐枯竭,取而代之的是故步自封。至少,我希望是如此,尽管这听起来很可怕。因为,如果我错了的话,那就是我……”瑞瑞的呼吸变得凌乱,她抬起一只蹄子按住了脸,下一句话的声音很低。“如果是那样……塞拉斯蒂娅啊……我到底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我假装跟随着她的目光,只是为了让我有理由提起房间里那件美丽的杰作。“可有些话,我还是不得不讲的。瑞瑞小姐。自从我走进这里,那件礼裙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当白银接缝在这里的时候,你有机会把它展示给她吗?”

片刻间,瑞瑞只是沉默。

于是,我便继续。“我觉得它实在是美不胜收,但是,它的意义只怕不止于此。”我张口欲言,但心中的一丝温柔却让我犹豫了。短短的内心挣扎之后,我决定还是讲下去算了。“有趣的是,你选择了珍珠的主题。毕竟这是传奇的白金公主诞辰的第二天。”

瑞瑞立刻朝我看了过来,呆了足足几秒钟。她的表情忽然崩溃了,轻声笑起来的同时却又在抽泣。听着她吸溜鼻子的声音,我都觉得脸发烧。不过很快,她就及时克制住了自己,微笑着轻声呢喃。“你真的名副其实,心弦小姐。真想知道昨天那时候,当独角兽王国的遗作彻底辜负了我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呢?”

我咬着嘴唇,“我也想知道。”

“仔细想想看,她的名字叫‘白银接缝’,白银这个词儿就像是她的商标,可她却敢穿了一身黑。”

“呃……什么?”

瑞瑞盯着我看，“我猜，是我的哪个朋友把你派到这里来的吧，不然就是小马镇更高级的成员？嗯？”

“我、我来这儿只是为了生意！我发誓。”这话是真的，……至少大部分吧。“瑞瑞小姐，我觉得，你在城里的名气比你自己的还要响亮。”

“更正一下，亲爱的。我只是很实用。”

“你只是……啥？”

“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她说道，用笑容掩盖了目光中透出的层层失望之情。“普通的名词，我是当地的女裁缝，别的小马会把这名字送给那些需要缝衣服、修下摆、补袖口什么的朋友们。毫无疑问，我的名字经常被提到，就好像在艾奎斯陞亚的小马都知道‘白银接缝’一样。可是他们有没有多考虑一下呢？他们有没有继续深入思考，期待着那只小马其实埋藏了深深的宝藏，来奖励那些寻找它的灵魂呢？我就告诉你吧，我现在这个名字，大家叫来叫去的名字，并不是我出生的时候取的那个。我的名字，可不是一开始就是‘瑞瑞’。”

我眨了眨眼睛，这个我可一点儿都没想到。“你……不是？”

“不，亲爱的。”她慢慢地摇着头，“其实，我出生时候的名字叫做‘海蓝景’。我出生于一个珠宝匠和附魔师的家族。他们希望我能继承家族的天赋，而我的名字也非常合适。果然，在我某天寻找到一处神奇的宝石晶洞之际，我的可爱标记出现了。虽然，我的天赋也许是命中注定，但我却不想让它主宰我的命运。我的角可以寻找到珍贵的宝石，可我的内心属于我的梦想，还有这梦想为我指引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很小的时候，甚至还没上完小学，我就把名字改成了‘瑞瑞’了。”

“为什么？”我问道，“为什么是‘瑞瑞’？”

她深深地凝视着我，“瑞，美玉，意味着罕有的美好之物。我想要一个我能对自己标准很高的名字，不会辜负这名字。”她惆怅地朝礼裙望去，“而且，还有……通过付出努力和汗水，付出时间和精力，去超越。我想要不同寻常，我想要声名远扬。我想要成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小马，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名字表面上的称呼，而且更是因为其中隐含的更深内涵。就像隐藏在晶洞中的美玉和钻石。珍贵的宝石并不仅仅意味着被开采，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被展示，是为了让世界充满了灿烂辉煌的奇迹。因为……毕竟，凡是诞生在这世界上的一切，都被赋予了被看到，被欣赏，从我们之中脱颖而出的天赋。很久以前，我不再是‘海蓝景’了，而是选择成为‘瑞瑞’。

不然我还要怎么去成就伟业?我还有其他选择吗?我会选择亦步亦趋地踏着家族的蹄印,仅仅在他们阴影之下留下一点瑕疵吗?如果是那样,我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传统的深井里一块平庸的石头,或者某些缺乏想象力的行业中一枚死气沉沉的齿轮。”

“某些行业?”我重复道,弓起了眉头。

“很遗憾,一切最后都变成那样了。”瑞瑞低声啜嚅,“给予足够的时间,给予足够的仪式,你追随着潮流,直到你变成了那潮流。然后呢?除了机械化的重复,生命还剩什么?昨天,我整整一个下午都在凝望着白银接缝的眼睛,亲耳倾听她的声音,沐浴在她的光辉之下。之后,当整个会面该说的说过该做的做过之后,我仔细反思,回忆着我们之间所有的言辞,寻找着所有还有待品味的功绩,接下来我才意识到,我从中的收获不比听广播电台多到哪里去了。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白银接缝已经成了这个行业的一部分,一个固定的流程,诞生自艺术,却对它视而不见。她曾经是马哈顿高级定制时装界一位有抱负有胆识的冒险家。而今天呢?她是一位年长而疲惫的女士,依然在用双蹄设计,可是却已经不再依靠她的心和灵魂了。在她眼里值得重视的就只剩下了过程背后的利润,某种用钞票而不是神奇来衡量的东西。我几乎都要替她感到难过了……要不是因为……”

“哦?”我好奇地向前倾过身,“是因为什么?”

瑞瑞重重地咽着唾沫,当她最终总算是说出来的时候,似乎依然在努力遏制着自己的颤抖。“她是艾奎斯陲亚一位名声远扬的女士,她用来证明了这条道路的合理性。今天的一切都只是产业,因为平庸之物不仅被接受,而且还被推崇。因为每只小马都害怕思考、挑战。他们不敢去寻求新事物……不敢去寻求不同凡响之物……不敢去寻求稀罕之物。”她重重地长叹着气。“而且一直以来,我都在浪费时间去寻找脱颖而出的方式,把我所有的珍珠都存下来,只为了制作一件华丽的礼裙。其实我本来只要做个几十套衣服就能获得一个合适的地位,哪怕这地位只不过是一台巨大而庸俗的机器里面又一枚不起眼的小小零件而已。”

我在倾听她的诉说,但是,脑中却浮现出了另一只小马的言语:我的言语。我想到了我的日记——就和我正在写的一样,已经积累了很多很多条。如果我写这东西不是为了我自己,那我又希望它能轰动到什么地步呢?假如真有哪只小马有幸看到了我写的东西的话?它究竟是深思熟虑的深

刻评价,还是无心的翻动,然后就被扔回了昨日那尘封的悲剧之中?哪怕是一首歌也只能将乐理之魂向前推进,直到不同的曲调像风吹一样改变这乐之魂的行进方向。那么,面对着这丰富多彩的世界刮起的风暴,小马们该如何建造适合的风帆来驾驭它?

“也许……”我慢慢开口道,“也许你依然还在等待着合适的时机。”我抬起视线望着她,“这等待或许会很漫长,当然了。但这并不表示命运遗忘了你,瑞瑞小姐。也许有一天,你会脱颖而出的,就像白银接缝一样——但你不会满足于平凡,你不会犯和她相同的错误。”

“哼……错误?”瑞瑞淡淡一笑,“白银接缝小姐已经实现了我所期望的一切,她是靠着犯错误来实现的吗?如果这是真的,那很明显,我也得学着她犯些这样的错误。”她深吸一口气,“可我从没这么做过,也没想过这么做。”

“我猜生活对于完美主义者来说很残酷。”我对此发表意见。

“我从来不会把生活的烦恼归咎于世界的残酷。”瑞瑞嘀咕道,“只有蒙昧无知。”她朝我黯然地笑了,“而且我也不想成为这么一个犯错误的家伙,尤其是在你这样亲切耐心又温柔的淑女面前。拜托,还请原谅我这么发了一大堆自说自话的牢骚,心弦小姐,说说看,我今天能如何为你服务?”

我只觉得心一下子沉到了最底层,“哦,哦……呃……”我很不自在地扭着,只觉得鞍包忽然好沉,沉得像是塞满了墓地的墓碑。“你知道吗?我们聊得挺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这趟拜访也就差不多可以了-”

“好啦,别让我这一通夸张的发泄把你给吓跑了,亲爱的。”她温和地说,“我最好的朋友们偶尔会叫我‘戏剧女王’,这评价有时候可真是贴切。拜托,请告诉我你为何而来,我会全心全意关注你。这是你应得的。”

我哽住了,像个刚刚不小心用弹弓打死了小鸟的孩子一样内疚地扭来扭去。低着头避开她的视线,我用魔法翻动着马鞍包,声音结结巴巴。“我来这儿……我、我来这儿是因为……呃……我听说你……你……很擅长给宝石附魔。”这一次,我本来该把最后两颗音石一块儿给她的。可我内心的某种诚意,却让我只掏出了一颗。“我……我那个……听说……这方面……全镇最棒的就是你。我不想图便宜。”

瑞瑞的回答是真诚的叹息和点头,“谁都不该图便宜,亲爱的。”

我马上就是一哆嗦,“可、可你……你正忙着编织围巾呢,而且我相

信你还有其他的裙子什么的要做,还有-”

“心弦小姐。”

“如果你不满意,我完全能理解-”

“心弦小姐。”她用魔法硬是把那块石头抢了过去。站起身来快步走向放在窗边的附魔设备,笑得很平和。“给宝石附魔只是我很多谋生的方法之一,自从来到小马镇之后,我就不再做这个活儿了。但这并不表示我现在的水平退步了,我随时都能优雅地给宝石附魔,请让我为你服务。”

我隔着老远向她伸出一只蹄子,但却又什么都没拉住,就好像她从我身边轻轻溜了过去。让我心碎的是,我意识到她溜不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这是她的家,就像我的家那样。她同样是一个囚徒,只不过没有受到诅咒。……或者受到了?

那时候,我还没考虑到太多哲学问题,直到我看到瑞瑞娴熟地进行着一系列的工作,重生为‘海蓝景’。在窗前设置镜片,像是用蒸汽推动活塞一样捕获阳光。最后,我会给她三枚金灿灿的钱币,她会给我一个微笑。但是我忽然不知道到底哪边更累了。

一旦我离开瑞瑞身边,她就会把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全部忘记,但烦恼是忘不掉的。她的担忧非常真实,而且也绝望地纠缠着她。就算我有能力这么做也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试着说服她呢?成名,对我而言毫无意义,但这只不过是因我的诅咒。虽然潜力一直都存在,但机会从未实现,这会有多么糟糕呢?

她是在脱颖而出吗?社会会认为她只是机器的一个部件吗?我真想知道,有没有小马有资格对一个灵魂的名气做公正而彻底的研究,然后我意识到,我就是那只很合适的小马。

“瑞瑞?对,我知道她。她是负责运营小马镇游乐园之外那座旋转木马的小马,对吧?等等,哎?你说那不是一座真正的旋转木马?唉……那样的话,那些尖顶是干什么用的?”

……

“嗯……我想想……瑞瑞小姐……瑞瑞小姐……哦!我记起她来了!白色毛皮?蓝紫色鬃毛?去年夏至日大庆典的时候我在市政厅的舞会上听过她搓碟呢!呃……她还有个名字叫什么来着?……‘DJ-PON3’?”

.....

“她是个裁缝,对吧?专门做衣服什么的?或者……你说的是那只鬃毛上带条纹的独角兽?怎么都好啦,反正她们之中有个住在树里面的。我可以走了吗?我吃午餐的时间已经晚了。”

.....

“我还记得一点儿……某只差点儿死在云中城最佳飞行新秀大赛里的独角兽。嘿!你听说过我们的好邻居天气巡逻队的云宝黛茜那天做了什么吗?她在塞拉斯蒂娅公主面前表演了超精彩的彩虹音爆!嗖——!咔嚓!耶!而且她还拯救了……足足三个神奇闪电的队员!她帅呆了!一口气儿跟你讲一刻钟都没问题!哈!”

.....

“那不就是那只口音像吸血鬼的雌驹,每周去两次芦荟和睡莲的日间SPA的那个吗?”

.....

“哎呀,我一直都去旋转木马精品店!你是说……那家店是她的?我的天,我一直都以为她只是个实习生呢!我是说,这么年轻的独角兽居然就继承了这样的生意啊?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

.....

“我知道,有一只白色的独角兽是传说之中的谐律精华的一份子。你懂的……因为谐律精华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圣物了,而是和活生生的小马的精神融为了一体。据我所知,其中一个就是忠诚元素,她是一只白色的独角兽。或者……是美丽元素?嗯……话说回来为啥你要问我这个啊?”

.....

“靠边儿,小姐。我这儿正吃着三明治呢。”

.....

“想想看啊,我们曾经在小马镇也办过一场时装秀呢。还是差不多一年前的事了。而且还有些花哨的艺术评论家什么的专门从坎特拉皇城过来参加了整个活动。你不知道吗?其实不过都是一场糊弄那些穷光蛋的恶作剧。绝对的!展出的那些裙子什么的那叫一个难看!那个发型时髦的万事通可真真是大发雷霆……我发誓,我还从没见过有谁气成那个样子呢。哈哈……等等,什么?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这整个恶作剧就是那个‘瑞瑞’的主意,不是吗?我是说啊,所以你才四处打听她的事,对不对?看来

那只小马终于要遭报应啦。”

.....

“哎呀呀……我干嘛要去镇子东边某个价钱死贵的鬼地方去买东西啊？我最喜欢购物的地方是钱家服装店！毕竟，所有时髦的女生都该去那儿。就让那个经营旋转木马精品店的势利眼自己守着那破烂铺子吧！”

“你们怎么敢！”

我从方糖小屋里往外望去，正在受采访的那两个留着柔顺卷毛的小萝莉也朝同样的方向扭过了头，一脸无聊的表情。

刚刚发表反对意见的那一位在我们同时注视之下，马上就萎了。“呃……我不是想对你们提反对意见……可……”小蝶深吸了一口气，重新皱起了眉头，让表情回到了几秒钟之前怒吼的状态。“可是瑞瑞才不是势利眼！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设计师，有着能制作漂亮衣服的美好天赋，而且她绝不会对自己的客户多收一块钱！更重要的是，她是我的朋友，她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

“唉……真能说……”其中一只小雌驹翻了个白眼。“那如果这是真的，那为什么我现在才听说她的名字呢？”

“是啊……”另一个也加了进来，瞪着小蝶那边。“要是她真那么厉害，她现在不是该在骡丁汉吗？怎么会在这么一个土里土气的镇子里？”

“其实你之所以替她说话，只因为她是你朋友吧？”头一个奚落道，“嗯，让我猜猜看，她给你打折扣，就是为了让你替她说好话。”

“哼，跟我想的一样。”两个小萝莉走了出来，漂亮的尾巴得意洋洋地甩来甩去，“来吧，咱们别理这些笨蛋了。反正这儿的冰沙也真是够难喝的。”

“哎呀，我的天！我也正好要说同样的话呢！”

“不会吧！我们俩真是该把这事儿记下来！”

于是，两个小萝莉大摇大摆地走了，留下了一路呛鼻子的香水味儿。我斜着眼睛目送她们离去，清了清嗓子，才慢慢转过身来面向小蝶。“那……你说瑞瑞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小马，而且非常值得尊重？”

“嗯……”很明显，小蝶还没从那两个丫头无情的讥讽中恢复过来。她把自己遮挡在粉红色的鬃毛后面，转身走向半拥挤的甜品店远处。“没关系，把我说的都忘了吧。我打扰了你们，太粗鲁了，实在对不起。”

“可要是我想听你再多说说呢？”

她只是慢慢走开,慢慢地,就像是一滴雨水滑过叶子。

我耸耸肩,调整了一下连帽衫的袖子。“哦,那好吧。我想我已经知道了所有该知道的,那个旋转木马精品店的势利眼。”

“唔唔唔唔唔——”我看到了幅度最微小的咬牙切齿。很快,她就又冲着我怒目而视了,像一位发怒的天使。“马上把这话收回去!”眨眨眼睛,然后她又脸红得发烧。“嗯……当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朝她微微一笑,“所以,现在你还是要继续为她说话了?”

“我……”她颤抖着,从明亮的蓝眼睛前拂开几缕发丝。“我从未想过我得这么做,瑞瑞的声誉一直都非常好,至少我是一直这么想的。”她抬起头注视着我,那微笑和她的声音一样温柔而善良,却更加真诚。“就像任何小马一样,你必须先认识她,才能了解她。她是我认识的最慷慨、最优雅、思想最成熟稳重的淑女了。”

“那我对此有个问题了……”我靠在玻璃柜台上,凝视着小蝶,“瑞瑞对此感到满意吗?”

“呃……对什么满意?”

“别的小马必须先认识她,才能了解她。瑞瑞是一位艺术家,对吧?”

“哦,非常明显……”

“你这么说,只是因为你是她朋友……?”

“不、不是的!”小蝶喊了起来,随着她的喘息,翅膀也展开了。“是她的创作给她带来的名气!她为各种各样的小马设计过几百套衣服,从当地名流到来拜访的交际花,再到她的亲朋好友!”

“那么……”我朝刚刚我那两个“同伴”离开的出口瞟了一眼,“那为什么我问了那么多小马,却没几个了解她的呢?”

小蝶咬着下嘴唇,羞愧地把视线转向了一边。

我好奇地看了她一眼,“我这问题是不是引起了不好的共鸣?我是个音乐家,所以请实话实说,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样。”

“为什么……你这么想多了解她?”小蝶吞吞吐吐地问,“想了解我最好的朋友瑞瑞?”

我挠着后脑勺,忍住了一波寒颤。“你叫什么名字?”我这么问,只想听她自己说出来而已。

“嗯……小、小蝶。”

“你知道你母亲的名字吗?”

“嗯,对。这很重要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当给我个面子吧。”

“我母亲的名字叫风信子。她出生在马尼阿波利斯。”

“那你奶奶的名字呢?你还记得吗?”

“空蝶。我……我的名字多少是从她那里来的吧。”

“她的母亲也有名字,对吧?你的曾祖母?”

“呃……”小蝶不得不仔细回忆了一下,“银云……我想是吧。哦天呐,没有马上想起来,我可真差劲……”

“那……”我微微向前倾过身,“你曾曾祖母的名字呢?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小蝶一脸茫然。在这出乎意料的问题面前,她局促不安,小脸发红。

“如果你要问的话,我也一样,不知道我曾曾祖母的名字。”我低声说道,然后咽了口唾沫,“不,我也不记得我曾祖母的名字。所以你还算赢了我一分呢,小蝶小姐。安心点儿了吗?”

“你……嗯……你想用这个来证明什么?”

“瑞瑞就在这里,和你我的先祖不一样,她就在这里,而且还在世呢。她就住在我们之中,距离其他小马的住处顶多只隔了几面墙。那为什么她为自己出名那么努力,她的名字还是没多少小马知道?”我调整了一下连帽衫的衣领,对着墙壁喃喃自语,“而距离她的名字被彻底忘记,又要多少代的时光?”

“说实话,我从没仔细想过这些呢……”

我慢慢地点着头,“我也没有,直到最近才开始仔细思考。我……很久以来,都把这些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无能为力,只能去认真了解它。只是我相信,瑞瑞小姐已经把它当成了毕生奋斗的中心,而她赢得了什么?”

“很明显,你非常关心她,才会分析得这么认真。”小蝶的声音有些伤心,“我要是也那么体贴就好了。”

我好奇地看了她一眼。“如果我错了还请纠正,可你不是她的朋友吗?为什么你会把自己往这方面想?”

“因为……”小蝶挣扎着,把话说出来。“因为我以前本该这么做的,可我却辜负了她。而且还不止是我,她所依靠的所有小马,也都辜负了她。”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真的，”小蝶低声喃喃着，“今年的大奔腾庆典舞会，瑞瑞和我还有其他五个朋友都被邀请参加皇家庆典了。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瑞瑞非常辛苦地给我们大家都做了新的礼裙，完全没要一块钱。我从没见过谁能做出这么慷慨的善行。可是……她给我们做礼裙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我们……嗯……我们谁也没有对她表示什么感激。”

“没有？”

“嗯……没有。”她内疚地摇着头，“至少是一开始没有。我们对于自己的礼裙该是什么样子都有自己的想法，任何裁缝，只要是有点儿职业自尊的，那时候早该甩下我们不理了。可是瑞瑞没有。在她心中，我们的快乐比她自己的心愿更重，她明明有权利维护自己的设计的，可她还是照着我们的意思给我们做了想要的裙子，但是……它们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们是多么自私，多么盲目啊……然后……嗯……”她微微发抖，仿佛纤细的身体都在反胃了。“然后，那个时装秀就开始了。那些糟糕透顶的衣服就这么公开地展现在了专程从坎特拉皇城赶来的时尚大帝眼前……那是瑞瑞赢得举世瞩目的一次良机，那是她一直梦寐以求的时刻，而我们……把它彻底给毁了。”

“那……”我咬着嘴唇，无可奈何地点着头，“那听起来真是太可怕了。”

“本来是是的，而且她都被打击得崩溃了。但是我们都努力为她弥补，帮她做完了那件她要在舞会上自己穿的礼裙。然后，我们又想办法吸引了时尚大帝的关注，由此开始了第二次的时装秀——一次私下的展出。于是他看到了瑞瑞最初的那些美妙的设计。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花了高价从她这里进了一大批时装，在坎特拉的精品店里开了个专柜。”

“嗯……”我笑得很温暖，“好吧，这还差不多。朋友就是朋友，听起来你们总算是补偿她了。”

“补偿她？”小蝶的表情又悲伤又失落。“哦，要是真的就好了。你没明白吗？损失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了。就算是时尚大帝被打动了，这对瑞瑞的时尚生涯来说又有什么真正意义吗？”她重重地咽了口唾沫，羞愧地闭上了眼睛。“对，那次私下的展出让她赚了不少。可是之前公开的那一次展出，已经把她在艾奎斯陞亚的这个小镇里抛头露面的机会给彻底毁掉了。她在坎特拉皇城的专柜销量火爆，卖掉了几百件华丽的时装，但就在

她的家——对她的声誉最重要的地方,她本该有机会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这机会已经消失了,永远消失了……”

我慢慢地四处环视,扫过整个方糖小屋的内部,深思着这一切。最后,我忍不住又问道,“如果她的机会已经消失了,那为什么她还要留在这里,不去其他地方寻找新的机会呢?”

“我真希望我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我只是很高兴她能留在这里,因为她是我的朋友,在她身边,我总是那么快乐。”小蝶凄然一笑,“特别是……这并不是我们……嗯……我,最后一次妨碍了她去追寻梦想。”

“怎……怎么回事?”

“类似的事情后来又发生过一次,”小蝶再一次避开了我的注视。“有一位名叫终局定格的著名摄影师来到了这个小镇,瑞瑞有机会向整个艾奎斯陞亚展示她的时尚风格了。可她需要一位模特,于是她选择了我。我非常荣幸,可后来发生了想不到的事,终局定格只关注我了,根本没去留意瑞瑞辛苦制作的漂亮服装。从一开始就是因为瑞瑞,她才会关注我的。我……我对此一点儿都不热心,而且这回事也没多久,可……不知怎么的,有一阵子,我却当起了很出名的时尚超模。”

“而与此同时,瑞瑞一点儿名气都没有得到……”

小蝶继续诉说,声音变得有点颤抖,“那只亲切温柔的小马,她这辈子最渴望的就是扬名天下。她希望做出漂亮的东西,让大家一同来分享。至少两次,她就这么错过了出名的大好机会……好吧,你甚至可以说是三次,如果把她和塞拉斯蒂娅公主的明星学生的关系也算上的话。”

“暮光闪闪……”

“这个名字必将被载入史册,”小蝶评价道,“我了解暮光,就像我一样,出名对她根本不重要。而对于瑞瑞——我们共同的朋友,却意味着一切。而且她也为此付出了一切,一遍又一遍,她有一颗金子一样的心,每天我都会为她的慷慨而惊讶。”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轻轻地伸出蹄子搭在小蝶的肩膀上。“我真羡慕你,在很多方面都羡慕你。”

“我?”小蝶尴尬地眨了眨眼睛。“为什么?”

我笑了,“因为你和瑞瑞是如此亲密的朋友,她就像一座活生生的祝福之泉。”

“我明白,可有件事我实在是搞不懂。”她柔和的目光中满是恳求,就

像是在乞求千古之谜的答案。“为什么,在这世界上,祝福之泉总是要受到这么过分的诅咒呢?”

我也一样无法明白。

不过我更宁愿去问瑞瑞自己。

“你好,”第二天,合着旋转木马精品店入口悦耳的迎客铃调子,我开口打招呼,“我的名字叫天琴心弦,我在想……”说到这里,我愣住了,眨着眼睛看着几块皱巴巴的织物像丝绸的彗星一样从我身边飞过。“呃……出什么问题了吗?”

“哦,还能出什么问题?!”瑞瑞抱怨道,此刻她简直像是一座紫色的活火山,随时都能爆发……也可能几个钟头之前已经爆发过了。当她正在精品店正中大堆杂乱的布料中乱翻的时候,她的声音就像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一样火冒三丈,“要是我没完成本来一个礼拜之前就该处理的订单需要的花边,这算不算问题?!我整天尽顾着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琐碎事,比如对客户负责任,这算不算问题?!我发誓我三天之前买了些黄色花边,现在却像是长了蹄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算不算问题?!”

“呃……”我紧张地咕哝着,眼看着她在我周围来回狂奔,我像座冰山一样动也不敢动。“你……需要帮助吗-”

“帮什么?!这都是我自找的!这烂摊子都是我自己搞出来的!该负责解决的小马是我!就好像我被打扰得还不够似的。”正在那堆齐膝深的布料山里忙活的瑞瑞稍稍停了一下,叹着气呻吟。“女士,要是我这活像是在上演闹剧,那实在是抱歉了,但恐怕你正好赶上我最麻烦的时候。我的好几个订单都已经拖延了,虽然我也愿意接受新订单,可我真不知道能不能尽快为你提供服务。”

“我……我完全能理解!”我说道,为了安慰她,硬挺着寒颤挤出笑脸来。“我只是刚刚在镇里听说了你的工作,瑞瑞。而我想-”

“哦,我可真惊讶,本地的八卦让我连喘口气儿的时间都没有!”她苦笑不已,在另一堆乱七八糟的素材里努力发掘,“看来他们都非常热情地跟着那位白银接缝想沾点仙气儿,恨不得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白银接缝?”当面前这复杂反应情况正处在岌岌可危的边缘之际,我决定装个傻。“你是说,她来过这儿?在小马镇?”

我忘了瑞瑞有多讨厌无知,“哈!不过,当然啦,她已经不在了!不过

她的名字还是满天乱飞,停都停不下来!至少还没掩盖这么一个事实:她可不是空着蹄子去骡丁汉的!”

“她……”我尴尬地眨着眼睛。很明显,瑞瑞的怒火正推动着这场对话,我顶多只能算是方向盘。“她……不是?”

“怎么?你没听说吗?”瑞瑞猛地转过了身,一蹄子重重踩在瓷砖地板上,像是为她的下一句话起头。“在上火车东行之前,他从臭钱衣行买了一整套的秋季系列!甚至还向店主支付了一大笔酬劳!”她怒目圆睁,蓝眼睛仿佛要烧起来了。“我跟你讲点儿可能谁也不知道的消息吧!她也来了一趟旋转木马精品店呢!猜猜看她给我留了什么?一大堆的哈欠,还有两个钟头的自传演讲,估计我一本书都抄不下来!她甚至都没怎么正眼看我的作品!就连那件她假装感兴趣的礼裙也是!而现在,她上火车去骡丁汉了,还带着臭钱衣行的一半库存!呸!我发誓,这世界上所有神圣而体面的东西都跟着白胡子星璇一块儿下葬了!”

“我……呃……”我局促不安地扭着,“听起来很……怪。”清了清嗓子,我大着胆子瞅了她一眼。“我从没去过臭钱衣行,那家时装店有什么能和这里相比的嘛?”

“时装店?呸——”瑞瑞连舌头都吐出来了。“时装店?!”她向我逼近了一步,用蹄子重重地指着我。“亲爱的,我就稍微跟你说点儿经营那地方的那个家伙的事儿吧。臭钱那一家子是靠卖苹果发家的,而他们自己甚至连一个苹果都没种过!他是个粘在一加仑发胶底下的会计师……虽然还不错,不过也就只是这样而已!他对时尚的了解就跟牛头怪对一罐子百花香的了解差不多!很快他就会在店里专门开个柜台卖衣服,就像卖苹果、卖捕兽夹、卖……卖……塞拉斯蒂娅知道还有啥可卖的!”

瑞瑞咬牙切齿,好像想要扑上去咬断面前某只隐形小马的脖子。

“还有……白……银……接……缝……唔唔唔唔唔——”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风箱一样喘着气。“不用问,她把他家所有的女装都给打包了,好把这堆高价垃圾一直拖到骡丁汉,再把它们通通拆成底料,然后,她就能偷懒把这些破烂重新组合起来变成一些毫无灵感、华而不实、但完全成功的恶俗秋季套装!因为,毕竟,反正这就是服装艺术了!我们拥有的权力多神圣啊,什么样的废料都能变个法子就偷过来重新引入世界上再度爆红了!就算那上面还留着昨天那些垃圾的所有恶心色调呢!”

这么一通长篇大论的怒吼结束之际,她看起来真的都快干呕了,只能

在放置那件熟悉的白色礼裙的展台下坐稳,好重新喘上气来。

“唔唔唔唔……真是把我都给气疯了。”她一边用精致的蹄子给自己扇着风,一边喃喃自语,“这一切都已经流程化了,变成了一套庸俗的工厂程序。我们自己心里都明白,该做的更好……精益求精。如果流行的时尚变得毫无神韵,那么潮流想要表达的意义何在?”她沿着唾沫,凝视着地板,深紫色的鬃毛从脸庞两边疲惫地垂落,都耷拉到地上了。“我总是想标新立异,有所作为。靠着这家店,靠着我的生意,我只想和整个艾奎斯陞亚分享我的灵感。然后,白银接缝这样的小马就来了,可是,在我面前的又是一个已经灿烂到了我心中顶峰的灵魂,而她是靠什么到达这个地位的?而我又是为什么一直徘徊在这个水平?”她闭上了眼睛,用蹄子捂住了脸,“呜呜呜呜呜呜……我发誓,我都不知道,努力到底还有没有任何意义了……所有这一切……这品味……我都烦透了这品味……”

我静静地站在随后而来的沉默之中,唯恐打破了它,就好像我们俩都承受不起这崩溃一样。我意识到,这里开始该我说话了,除了我之外这儿也没别的小马了。不管说什么,我的声音只会被遗忘,但我开始期待残留下来的回响是无懈可击的。

“可能真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自己的品味呢?”我走过去,轻轻摸过珠光闪闪的裙摆,温和地笑着说,“在一个索然无味的世界里,你的甜蜜总会把小马吸引过来的。”

“哼……多么崇高的梦啊。”她低声呢喃,蹄子放了下来。她注视那件我笑面相对的礼裙,却眉头紧锁。“可我这个梦到底还要做多久呢,我还要这么怕得不敢醒来多久呢?”她凝视着我,“当时光流逝,最终我的梦想得以实现之际,那时候我会不会已经变成老太太了呢?光是想想灵感离我而去,我的灵感之魂在我身上消散,我都会不寒而栗。因为我太渴望追求那辉煌的光彩,所以最后我只能被遮蔽在白银接缝和时尚大帝这样的小马的阴影下吗?”

“我……我想象不出来……”

“我也一样想象不出来。”她站起来,像那只我见过的灰鬃小马一样漠然地俯视着这礼裙。“我可以告诉我自己我追寻的是什么样的未来,可梦想,和它并不是一回事。时光如水,一去不返,我没有多少可以挥霍的青春年华了,也该是充分使用这时间的时候了。长久以来,我一直追寻着那个少年轻狂的梦想,而像时尚大帝和臭钱那样的小马,都在这个社会,这个行

业之中找到了自己的成功。”她如鲠在喉，仿佛下定了决心。“现在，我也该去寻找我的成功了。”

“可是，瑞瑞——”我错愕地盯着她，“这礼裙！它……它真的很美——”

“是的，它的确很美。某只小马会永远记住它的。”瑞瑞眼圈发红，声音发哑。“更是会记住它的价钱很不错。毕竟，这就是行业的套路了。”她转向了我，脸上的神情很空洞，那曾经像鸣禽一般悦耳的笑声和神韵已经荡然无存。“我可以……帮您推荐什么商品吗？亲爱的，我向你保证，虽然我可能脾气不太好，但我只是行业中的完美主义者而已。”

“我……我……”我盯着她，然后又盯着礼裙，再然后是我自己的鞍包。把刚刚想说的话吞了回去，我冲着墙壁低声开了口。“其实，我不是来买东西的，也不是来下订单的……”

“哦？”

“嗯……其实……”我凝望着那件礼裙。某种东西在我心中涌了上来，像是壁炉后面劈啪作响的火焰爆出的火花。我需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能够死灰复燃的。“失败”这个词儿只不过是两个字的组合，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我是……帮忙来带个信息的？”

“带个信息？”

“对。”我咽着唾沫，忽然明白自己想要做什么了。“我在方糖小屋遇到了一只天马，是一位非常温柔甜蜜的天马姑娘，还有蝴蝶可爱标记。”

“小蝶？”瑞瑞的表情有点明亮起来了。她眨了眨眼，“什么事情那么重要，她都不来自己告诉我？”

“她说她……说她需要给她家里的宠物刺猬做一件毛衣。呃……因为那可怜的小家伙生病了。”

“宠物刺猬……？”瑞瑞皱着眉头，挠着下巴沉思，“怪了，我都不知道她还有只刺猬。”

“嗯。她说她今天早上才找到那小家伙的。它肯定是夜里掉进河里了，她觉得它可能得了肺炎。要是她不赶快给它找点儿毛衣或者毯子——”

“不用说了，”瑞瑞挥挥蹄子，叹了口气，疲惫地笑了。“那亲爱的小可怜肯定是急得要命。说老实话，比起担心小动物来，我更挂念的是她，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往后放了。谢谢你给我带消息过来，呃……”

“心弦。还有，嗯……我很荣幸。”我紧张地朝她微笑着，“可是，这里这么乱，我……我觉得可能不是个织毛衣的好地方吧？”

“噉!”瑞瑞使劲摇了摇头,大步流星朝房间另一端走去。“别提醒我!我这还正忙着应付这个牵扯到大量缎面和蕾丝的礼裙订单呢。要是我能平静下来,睁开眼睛,估计我就能找到不知道放哪儿的东西了。毫无疑问,你听我发这通牢骚也算是帮了我大忙。”接下来,她完全离开了我的视野,只有声音还在从靠近主门厅的一个深深的壁柜里传来。“现在……拜托,公主保佑,我可别把织毛衣的东西也放丢了!呸!我发誓,白银接缝的这档子破事真是害得我一屁股麻烦!”

趁她离开的时候,我咬着嘴唇,一点点地朝那件珍珠礼裙挪去。直到我满意地发现她没有马上回来之后,才掀开了马鞍包的盖子……

那天下午,我本来以为当再看到瑞瑞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会是怒不可遏。但是,那面孔上却充满了震惊——瞠目结舌,几乎被惊呆了。就是这样,我知道,我想要实现的目标已经达成了。

一开始,看到她的面孔还真的很不容易,倒不是因为站得很远,而是因为我那时候正在忙着演奏,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琴上了。当她穿过小马镇中心广场,朝我站的位置走过来的时候,我把注意力从她失色的目光中移开,远离正在照耀我的火红夕阳,远离夜色边缘随着我的琴声一同合唱的蟋蟀们,最后远离周围紧紧簇拥着我的几十张小马满怀敬畏的面孔。我用魔法精确地拨动着七弦琴的每一根琴弦,唤起了过去那快乐的旋律,重塑出与往日同在的生命,尽力创造出既优雅又充满激励的旋律。

在优美的和弦之下,我竖起耳朵聆听着我的观众们,静心沉浸在他们的声音之中——因为他们也是瑞瑞的观众。

“你有没有听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啊?”

“她正在弹‘白金公主的联盟颂歌’,我敢肯定。可我从没听过这么精彩的演奏!”

“上一次你在小马镇听这样的神曲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嘘——拜托安静!我正听呢!”

“我都几乎听不见她,她穿的那件裙子实在是太让我……震撼了!那么豪华的服装,她是从哪儿找来的?”

“那些……那是真正的珍珠吗?真是太棒了!”

“哦……多应景啊!才几天之前正好就是白金公主的皇家诞辰呢!”

“我本来还以为只有在坎特拉皇城才能见到这样的景象!”

“精彩,我跟你说,实在是太精彩了!”

“还有那件衣服!她是特别定制的吗?”

“别荒唐了,那件礼裙绝对是皇室的传家宝!”

“她究竟是谁啊?”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就走来这里,然后就开始弹奏了!”

“我一定得问问她到底是哪儿买到这件美妙的礼裙的!我发誓,我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从眼角,我能看到瑞瑞紫色的鬃毛在抖,她一个劲儿地左右来回看起来,每次听到观众们传来敬畏的赞叹声,她的下巴都掉得离地面更近。就在她快要晕过去的时候,一只柔和的黄色小马快步走到了她身边。

“哦!我的天呐,瑞瑞!那不就是-”

“对,小蝶……那……那就是我几个钟头之前不见了的那件礼裙!我正要
去警察局上报这起盗窃案呢,可现在……”她气儿都快上不来了。“群星在上啊……”

“你觉得那只独角兽就是偷你-”

“嘘——!小蝶,亲爱的!你不想听听吗?”

“咦?哦,她弹的音乐真是非常好听。嗯……‘白金公主的联盟颂歌’,我想是吧……”

“不,不不不!是听大家的话!”瑞瑞压低了声音,“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

两个好朋友凑到了观众们旁边,竖起耳朵听着那嘈杂的议论声,我的演奏只是我行我素地继续,他们不过是我无情的乐曲的背景。

“我发誓,那礼裙简直就像是蓝谷海岸的海中泡沫做成的!”

“会不会是从海马那里进口的?”

“你傻啊?海马只是个神话!”

“如果你问我,那件裙子简直漂亮得不太真实。”



“它和这音乐简直相衬得天衣无缝,感觉就像是暖心节提前到了似的。”

“嘻嘻嘻……”

“你说……那只独角兽的礼裙卖不卖呢?”

“或者给她做礼裙的应该会卖吧……?”

我倾听着能听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把它们尽收心底。当这首歌曲的最后几个音符弹奏完毕之后,我依然闭目而立,微笑着冥思。最终,我睁开了眼睛,目光牢牢地盯住了瑞瑞,和她的视线对上了。我全神贯注地和她对视,与此同时,傍晚的宁静终于被听众们热情的鼓蹄声打破了。我微微露齿而笑,然后优雅地屈膝行礼,把七弦琴放在了我的鞍包旁。

“精彩!精彩!”

“华丽的演出,年轻的女士!”

“我听过这首颂歌也有很长很长时间了,这是至今为止我听过的最棒的独奏!”

“拜托,告诉我们,你是从坎特拉皇城来的吗?你是哪家贵族的代表吗?”

“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告诉我们——你是从哪儿得到那件了不起的礼裙的?”

欢乐的气氛中,大家对此一阵大笑。我也一同咯咯笑了起来,加入了这合奏,然后才低下了头。

“也许我穿得像一位皇室成员,但那只是因为,这件礼裙在创作中凝聚了皇室级别的工艺和心血!”我的视线穿越了围观的群众,伸出蹄子指着。“哎呀……她就在那里!这件礼裙的制作者,非旋转木马精品店的瑞瑞莫属!正是她亲蹄创造了这件杰作。毕竟,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整个马群一下子分成了两半,左右的小马们都目瞪口呆地盯着她看,就好像我那一蹄子把海水给劈开了。瑞瑞猝不及防之下差点儿没摔倒。她突然就成了在场所有小马众目睽睽的焦点。小蝶的脸很快就红得发烧了,当一大群欣喜若狂的小马们蜂拥而上围住了她精于时尚的好友之际,她急忙让到了一边。

“瑞瑞!我就该猜到的!”

“凡是有你品味的小马绝对便宜不了!”

“真高兴知道你依然尽心尽力去创作你的作品啊!”

“对,小马镇绝对少不了你的创作……该说是整个艾奎斯陲亚都少不

了!”

“哦拜托!请告诉我你店里还剩下更多的珍珠!”

“我们绝对需要为骡丁汉花园派对订做相应的礼裙!”

“哦!还有噩梦夜!我一直都想扮成白金公主!当然啦,你绝对有才华创造出我们面前这美妙的音乐家一样美丽的东西!”

“用‘联盟颂歌’来展示你的作品实在是太合适了!我都觉得好像是穿越时光回到过去了呢。”

“是啊!这么美妙的音乐就该配这么美丽的礼裙!”

“拜托告诉我们,你还接受委托吗?”

“你是和这位音乐家一同协作的吗,瑞瑞小姐?”

她咬着嘴唇,慢慢转着身体,迎着所有热情的面容。她的身体很明显在发抖,可她的眼中却亮起了一种无可否认的光芒。“我……呃……哈哈……那就是说……呃……”她越过那些翘首期盼的小马们朝我望了过来,直到我们再次四目相对。“我……我就和你们大家一样惊讶。”她咽着唾沫,“这……还真有趣……灵感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来了,对吧?”

大家都笑了,小蝶笑得非常自豪,而我……

我重生了。

“真的!我根本不知道那礼裙是他偷来的!”我惊呼道。一个钟头之后,我们俩一同走进了旋转木马精品店,只有我们俩。窗外的世界已经变得黯淡无光,夜幕即将降临。我知道,我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套近乎”了。但我相信,该做的一切我都已经做完了。“请原谅我的天真吧,瑞瑞小姐。”我慢慢地把礼裙脱下来,格外小心不要在这无暇的长裙摆上留下褶皱。“我度假的时候啊,有时候会不在状态。就像今天这样。当有谁为我提供一件如此华丽的礼裙,价钱又那么便宜的时候,我通常都有足够的智慧和警惕心三思而后行。真不幸,我从坎特拉皇城这么大老远的过来,没准儿脑子真是丢在家里了。哈哈……”

“哦,我非常理解这种感觉。呃……心弦小姐,对吧?”

“嗯哼。”

“当初我头一次去苹果鲁萨的时候啊,我差不多吃了一肚子的杂货店卖的仙人掌花蜜太妃糖,这事我和我朋友们都希望赶紧忘了就好。”

“嘿嘿嘿……是啊!”我总算是优雅地把礼裙从身上脱了下来,用蹄子

递给了她。“可想而知啊。”

她轻轻地接过礼裙,把它飘在魔法力场里。她沉吟着,脸色很平静,不动声色地问我,“你能再描述一下那只雄驹吗?那个市政厅后面的街上兜售给你这件礼裙的痞子?”

“嗯……”我装着努力思考的样子,眼睛盯着店里的天花板。“他挺矮的,身材短粗,我想是只天马。他有一只翅膀在掉毛,我想他是黄色毛皮,挺不舒服的那种黄颜色。”

“可能吧。”瑞瑞随便应了一声。她把礼裙端端正正地在塑料模特身上穿好,没有回头来看我。“他拿了你多少钱?”

“哦,你恐怕不会相信的,可是……三百块!真是疯了,对吧?”我翻了个白眼,夸张地大叫大嚷,“露娜啊,要是我爸妈知道了,他们非揍死我不可!咳咳,实在是抱歉,这一切都是那个悲催的强盗惹的祸。那家伙说,这礼裙是他从镇子东边的瑞瑞小姐的精品店里买的。他甚至都没对我说实话:这东西明明就是他偷的!”

“那这个强盗还真是挺讲究的嘛。”瑞瑞评价道,“真是多谢他把这件礼裙保管得这么好,至少我们都欠他个情。”她终于回头瞟了我一眼,“那不用说了,你肯定很想找个办法把你的钱要回来。”

“呃……”我随便挥了挥蹄子,做了个鬼脸。“三百块,要是以前,我爸妈绝对都要把鼻子都气歪了。嘻嘻嘻……不然你觉得我怎么上的坎特拉皇家音乐学院?”

“你的天赋还真是非常出色呢,心弦小姐。”

“呃……这是个爱好啦。”我冲她咧着大嘴笑。“不过,嘿!反正最后我们把问题都解决了,不是吗?”

“我恐怕你是想变得更显眼吧,亲爱的。”

“哎呀,你说我引过来的那一大帮小马的事?”我笑得活像是喝多了,冲着门口挥着蹄子,“说真的,我其实只想炫耀一下刚刚穿上身的这套礼裙而已……”

“是吗……?”

“可我根本没想到居然有三十多只小马愿意听我的演奏!我就跟你说吧,瑞瑞小姐,多亏了你的这套礼裙了!我以前从来没获得过这么多的关注!”

“真的?”

“是啊,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做了弊似的。真的!我欠你和你的礼裙的情。”

“嗯,嗯,嗯……”她笑咪咪地点着头,转过来和我面对面,伸出两只蹄子搭在我肩膀上。“心弦小姐,如果你愿意的话,陪我一块儿坐坐吧,亲爱的。”

我眨着眼睛,想要回答的时候却觉得嘴巴好像僵住了。我觉得自己心跳的速度快得古怪,就好像我在那个命运的夜晚弹错了音。忐忑不安地,我照她的话做了。坐在她身边,不知何故却让我觉得好像和老妈坐一块儿似的。

当瑞瑞开始说话的时候,很快我就发现我并没那么放松。“亲爱的,凡是有点儿自知之明的强盗偷了我店里这种艺术品,售价都不可能低于两千块钱的。”

我只觉得嗓子里堵了个疙瘩,努力维持着脸上僵硬的笑容。“呃……这个……也许他……呃……很着急!对!不然他干嘛要去犯罪呢,对吧?某些小马正急着用钱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能卖!”

“如果是这样的暴徒,那他趁着半夜三更的时候去砸店铺的橱窗给自己找吃的会更简单。”她朝窗外望去,“实际上,小马镇基本上是农业社区,我的朋友苹果杰克告诉过我,她吃水果一直都是从自己果园里摘的。”

“可……也许……”我舔着嘴唇,眼下,我正在快速失去对情况的控制。我的脑子可还没做好思想准备呢。“也许他没那么聪明-”

“要是他蠢到连礼裙上那么多天然珍珠的价值都不知道,可真是太悲惨了。如果这样一只小马能专业到从我的店里偷走那件礼裙的话,那这位先生……或者说,小姐,只要把它放到马哈顿的黑市上去兜售,卖衣服的钱够她一整年不愁吃喝的了。”

我还想说些什么,可是只觉得口干舌燥。在我干出那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之后,足足过了几个钟头。最初那撕心裂肺的内疚感才开始袭上了心头。

值得庆幸的是,瑞瑞温和的声音总算让我狂飙的脉搏舒缓成了宁静的溪流。“你真是一只聪明又机敏的独角兽,让我佩服呢,心弦小姐。今天下午,我不知道去找了什么东西,然后回到了这个房间。至于找的是什麼,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我知道的只有我最新制作的礼裙突然不见了,我无法解释它到底上哪儿去了,或者是谁把它拿走了……直到现在。”

我只能低头凝视着我们之间的地板,用蹄子在瓷砖地板上揉着,感觉夜晚的第一波寒意袭上身来。“瑞瑞小姐,不管你打算怎么做,我都不会有意见的。只是请稍等一下,想一想镇中心那里发生了什么。”

就算没有在看,我也知道她一脸的疑惑。“镇中心?那里怎么了?”

我终于抬起头来迎上了她的目光,也不知道是她眼中有光华在闪烁,还是我的错觉。“那些和你生活在一起的小马们,瑞瑞!他们爱你的礼裙!他们爱它的品质!还有它蕴含的意义!更爱让它诞生于世界上的那超凡脱俗的技艺!”

“纠正一下,亲爱的。”她笑得很黯然,“他们爱的是你的演奏,只不过是你好正好穿了我曾经制作过的这件礼裙而已。”

“可……可这是一回事!”

“不,”她摇摇头,轻轻地吁了口气。“才不是一回事。”

“你……你只需要找个办法来引起注意而已!”我大声说道,当我无助地见证着自己的绝望之际,我的呼吸变得愈发凌乱,“你的礼裙是无与伦比的,瑞瑞!它只需要个在聚光灯下显身的时机……还有……还有……”

“嘘……”她温柔地用蹄子抚摸着我的肩,那双明亮的蓝眼睛深深地望进了我的瞳孔之中,当她说起话来时,仿佛正凝视着我的灵魂,“我不知道你是谁,心弦小姐。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听说我的,也不知道你对我的时尚有什么了解。我只知道,你是一位完美的陌生来客。然而,尽管如此,我觉得我们在某件事情上确实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件礼裙对我而言已经没什么可以相信的了,它只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教训,如何把我的才能推向更光明,更广阔的道路的教训。”

“可是……可是……”我努力克制着不抽泣出声。坐在她面前,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孩子。我避开了她的目光,盯着那件礼裙,吸了口气,重新打理好自己,就像用泪水为那些珍珠增光。“可你应该被铭记的,瑞瑞小姐。你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工作勤奋的独角兽,你值得被万众瞩目-”

“这绝不是我们值不值得的问题,亲爱的。”她凑近了我,我不由得望着她。“而是我们收获了什么的问题。有没有谁跟你说过,我乃是谐律精华活生生的化身之一?”她直起身,稳稳端坐,声音变得很严肃,很深刻。“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也好,命运,都将我指定成为了慷慨元素。我也出力协助了将梦魇之月从露娜公主身上驱逐出去的仪式。从那以后,能和暮光闪闪这样了不起的小马结成纽带,并且被相提并论,这一直都让我非常荣

幸。暮光闪闪是五个世纪以来唯一被塞拉斯蒂娅公主收为私家弟子的独角兽。难道你不觉得,要是我想利用这份关系——并且在坎特拉的时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话——我不是早就这么做了吗?”

我在沉默无语之中反思,只觉得嗓子眼里那个大疙瘩堵得发疼。

“嗯……”她想了想,又笑了起来。“要是说我以前从没想过去做这么一些如此可悲又浅薄的事,那就是在说谎了。但是从那以后,我想我就变成了一只更优秀的小马。”她侧身凝视着我,那目光既温柔又犀利。“这个世界上,我渴望的东西很多很多。出名,就是其中之一——就算是最亲密的朋友也会跟你这么讲的。她们不知道,可每只小马都该明白的是,作为一位艺术家,以及一位淑女,如我这般的生灵,其实真正渴望的是自己能变得更加优秀,这比其他那些我整天吹嘘得至高无上的梦想什么的都要高多了。你看,心弦小姐,如果我不能在这世界上努力去获得属于我的位置,那就算我登上胜利的王座,这王位又是多么名不副实啊。这样一只烂俗的小马根本配不上她的王冠——哈哈……不管那王冠有多么光彩夺目也好。”

我颤抖着深呼吸,把视线投向窗外,夜幕正在步步逼近。“我也有这种渴望,瑞瑞。可……可是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我再也没法去那么轻易地追寻它们了。”我吸溜着鼻子,强颜欢笑,但面孔上只是一片茫然。“我只希望,能帮助我身边的小马在我无法触及的地方去闪闪发光。”

“我们生来都有这个能力去闪闪发光,心弦小姐。但我们不能硬是把聚光灯照到彼此的身上。否则,那调子可就会变得非常老套而且无聊了。只能灵光一现,无法靠自己开花结果。要说我有什么受不了的,那就是这场演出可没法再加演一场了。”

最后朝着那件礼裙孤独地望了一眼。我想轻轻笑一下,但却是一声啜泣,于是我痛苦地任其自然了。“我猜,生活中某些东西是没法被重新附魔的。”

“所以我才会去创造更新、更美的东西啊。”瑞瑞微笑着,“你也该这样才是。”我望着她站起身来,高高立在我身前,一路走去。“我讨厌拒绝礼物,尤其是那些满怀真心和热情送来的礼物。”她用魔法小心翼翼地飘起黑色的蒙布,把它盖回珍珠礼裙上面。“你今天所做的……你今天想要做的,胆大妄为,傲慢粗鲁,但是,却也非常慷慨大方。所以,我不打算追究这次盗窃行为了。唉……这个下午本来会很无聊的。”当她用盖布蒙上那

件珠光宝气的珍珠礼裙之际,房间里渐渐暗了下来,而她那皎洁的身姿却仿佛抛光的象牙一般突然变得无比夺目。“亲爱的,我真的非常羡慕你的才华。一件衣服顶多只会让小马陶醉一两晚,但是音乐……优美的音乐……将会永世流传不朽。唉……有时候我可真希望自己能重新活一次,让自己参与另一种……更加不朽的艺术创作啊。”

我困难地咽了一口,向前低下头,好让她看不见泪水正顺着我的左脸颊滚落。在我心中,我看到了那些簇拥在我周围小马们的笑脸,再一次,他们消散了,变得好像我小屋壁炉里的灰烬。“可别那么嫉妒我哦,瑞瑞小姐。不然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所成,只、只能重新来过……”

“嗯……”她朝我轻轻一笑,“我会记住的。”

我擦干了脸庞,点了点头。“不知怎么的,我觉得你会的……”

随着夜幕降临,我们尽情畅谈,聊了很多东西。我们聊了八卦,聊了知名的名流。她跟我说了一些她接触过的著名音乐家的名字,再一次,我诅咒那些星星,因为我根本没机会去近距离接触传说中的奥塔薇娅。当星光开始在夜空中闪烁之际,我决定该告辞了。不然月亮升起来,可就要给这趟拜访的结尾添个败笔了。

“也好,我也真的得去工作了。”瑞瑞回答道,她已经把屋里的烂摊子清理完了,之前她怒气冲天时也没忘了收拾屋子。“毕竟,我正在做的这件衣服可不会自己完工。”

眼看着她快步走向那件半成品的衣服,我徘徊在精品店出口的门框中,从嘴里呼出了第一缕寒气。“你的工作能完成吗?瑞瑞小姐,你会完成它吗?”

“这取决于行业的决定。”她说道,那声音有种陈旧感,就像这地方众多材料在遥远的角落沾染的灰尘。也许,她根本没和我在说话。“嗯……这东西需要什么呢?”她的声音冲着那件长裙。“有花边,有绿宝石。”房间里传来一声轻叹,被月光的亲吻镀上了一层苍白。“得再加缀带……”

迎客铃的声音震耳欲聋。

已经过去三个礼拜了。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位考古学家,跌跌撞撞地走进了这座遗弃多年的神圣殿堂。当她那欢快的歌喉在晨光中旋转着迎接我的时候,我的心实实在在地沉了下去——没有丝毫的鼓舞。

“欢迎光临旋转木马精品店,这里的每一件时装都是最别致、最独特、

也是最华丽的。”

“你好,我……”我咬着嘴唇,犹豫了一下,然后吁了口气。“我只是来拜访这个小镇的,我没在找什么特别的东西,可……”僵硬地步入了精品店的中心,我已经开始翻鞍包了。我掏出最后一颗石头,把这黯淡的东西举了起来,就像是拿着一块难看的破布。第八乐章还在让我的脑袋疼痛不已,但我今天早上已经太疲惫,没劲儿去哭泣了。“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宝石附魔方面的天赋和能力。如你所见,呃……这东西可得费好大力气呢。”

“来,让我看看,亲爱的。”瑞瑞暂时放开了正在制作的夹克衫,接过了我的宝石。她调整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端详着音石沉吟。“嗯……对,这可怜的小家伙可真是受了好大罪啊。我可不是经常遇到给旧宝石附魔的请求呢,不过,如果说我没法让这石头重放光彩,那除非是我老到退休了。哦呵呵呵……”

“我……呃……我相信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儿得做……”

“哦,得了吧!这周时间都够慢的了。”她翻了个白眼。“除了几块单调的羊毛床单之外就没别的东西好做了,我正打算试试看能不能超越坎特拉皇城的最新狂潮呢。咳咳,我是说真的。”她朝我露出了最甜蜜最优雅的笑容,“你是我这个早晨的绝对亮点。我工作的时候先坐一下好吗?”

“看情况吧,你觉得我得付多少钱呢?”

“哎呀,既然你这么说的话,亲爱的,我忍不住想要你一绺初生的秀发呢。哦呵呵呵呵……我都不知道萍琪是怎么用这个来折钱的。”她清了清嗓子。“说真的,三块钱就应该够了,只需要稍等片刻就行。”

“感激不尽……”

“不过我可得说一说,希望你能让我再稍微多帮帮你。”她凝视着,把宝石固定到位,并且将阳光聚焦在设备的汇聚区域。她像是童话中的孩子一样活泼地眨着眼睛,声音也同样欢快。“你有一件非常实用的外衣,亲爱的。可我不得不说,它看起来可真是磨得够糟糕的!我有个好主意,补给你一件新的毛衣,一件看着就暖和的暖洋洋的毛衣……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

“谢谢,不过还是不用客气了。你真的非常慷慨,可我……”我一下子顿住了。当我看到瑞瑞正在制作的夹克衫的时候,嗓子里面干燥的感觉顿时消失无踪。我看到了口袋上用精致的缝线编制而成的花卉图案,我看到了一层层织物形成的漂亮多彩网眼,仿佛灵感天降,我忽然想到,一只无可

失去的小马可以赠予一切。也许这不是我注定在聚光灯下受瞩目的时候,但我不打算就这么放弃这点子,因为它太绝妙了,我一看就知道值得一重演。“好吧,那拜托了。”

“嗯?”正在忙着帮我附魔的瑞瑞抬起了头——不知何故还有点儿惊讶。“请再说一遍?”

我抬头朝她望去,轻轻地笑了。“好的,如果你帮我做点儿新东西穿,那我会很乐意。又暖和,又美妙的东西。”

瑞瑞的眼睛眨了眨,当重新睁开的时候,那双眼睛不仅仅是在闪耀,简直是在光芒四射。“哦,哦!好的!当然啦!”她喘着气,兴奋得就像是宇宙大爆炸,像个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朝我跑来。“哦,我都好久没给绿色毛皮的女士做衣服穿啦,都过了好些年了。特别是你的毛皮还这么明亮闪耀!嗯……一件新的毛衣外套怎么样?这次体侧两边加上闪亮的金色缝线?或者是一条花哨的黄色围巾……哦!当然啦!一件华丽的红毛衣,再搭配琥珀色衣带,和你的眼睛是绝配啊!这风格简直是在尖叫着‘暖心节主题’!嘻嘻嘻嘻……”她忽然抬起蹄子捂住了嘴,“哦!我的天,听听我这都说哪儿去了!你……呃……当然,你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不……”我吸了口气,慢慢摇着头,“我可没法像你那样设计出那么美妙的衣服来,你想怎么设计都可以。”

她剧烈地喘着气,面容简直像太阳本身一样灿烂。“真的吗?你……你真的,真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向她笑得无比开怀,“让我震惊一番吧。”

“所以啊,我就继续而且没完没了地唠叨,一口咬定那帮粗暴的犬科动物居然想把我跟骡子相比。要是自我评价的话,我可是上演了一出好戏呢。如果不是我所描述的行为如此恐怖的话,那么恐怕是我抱怨个不停的音量最终打破了他们那野蛮的决心。他们不再企图奴役我去寻找宝石了。当我亲爱的朋友们赶来营救我的时候,我已经自己从那些土鳖痞子们的爪子里解脱了出来。……咳咳,袖子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太紧了?”

“不,瑞瑞小姐。”我回答道,坐在一个台子上,看着她像走马灯一样围着我转来转去。一大堆缝纫用具漂浮在她最新的创作周围,那件明亮多彩的毛衣包裹着我绿色的腿。“袖子很完美,你量的尺寸一点儿都不差。”

“亲爱的,你确定吗?”她上下托着我的前蹄,密切注意着袖子的衣料

绷紧的时间和位置。“从我一开始,你就一直都在发抖呢。这毛衣还不够让你保暖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一开始就该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考虑美不美这回事-”

“相信我。”等到她的脸转到我视野之内的时候,我就笑着告诉她,“我会感觉非常不错的。现在我都已经爱上这件毛衣了。”

“嗯……好啊。这同时成全了我们俩!”她差点儿开心得尖叫出来,开始收紧一条袖子末端的袖口。“我都好久没有自由地发挥过自己的才华了!花的时间如果太久的话,还请原谅哦。天才的设想与完美的工艺可不常有两全其美的时候。”

“你想花多久都可以的,瑞瑞小姐。”我说道,“对了,你刚刚说到钻石狗的事?”

“哦,对! 嗯……你想知道一个秘密吗?”

“好啊,当然了。”

“嘻嘻嘻……我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我只是依靠淑女的精湛才华才能拒绝了那些野兽的无礼要求。其实啊,这只是一部分事实。碰巧,我的家族以前就曾经应付过钻石狗呢,所以我事先就知道怎么利用……哦,该怎么说呢,……好吧,他们那可怜的笨脑子。”

我咯咯直笑,“这个你可没说过。”

“哦,可我就是知道!”她调整着,忙碌着,在我周围挥洒着自己的创意。“其实啊,这是我的曾曾祖母留下来的遗产,她不留神发现了那帮刨土笨蛋的一整个营地! 不过呢,她是一位非常冷静而且睿智的女士,没过多久,所有的钻石狗都被她控制在蹄子里了,而且还为她开采出了一处巨大的钻石矿,把它们全搬回我祖先在芝加鸽的老家了。哼哼哼……你以为我的家族对珍奇的宝石的亲合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嘻嘻嘻……”

我笑了。我倾听着她,为她当着模特。这个幸福的下午,我一点儿也没有去思考我的未来。毕竟,身受诅咒才能让慷慨之举真正美好。我生活之中最为感激的事情就是令我惊讶的事,就好像不知从何而来的聚光灯。

谁能知道,我们这一生之中有多少真正辉煌的机会呢?

但只要有机会,我们就绝不能让自己黯淡无光。

V I：英雄与传颂者

亲爱的日记本，

难道英雄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历史选择把他们记下来吗？那些最伟大的小马们，史上的传奇，究竟是因为他们赢得了这地位，亦或是命运之刻来临之际，他们只是正好在合适的位置上？如果我们史诗中歌颂的小马们，只不过是真相的丑陋被时间流逝所磨灭，歌谣之中的记载只剩下了作者别出心裁的评价，那么我们现如今崇拜的，会不会其实是卑劣的恶徒？

我从没想过要成为著名之辈。从未想过。当然，稍微受点儿欢迎我也不介意。当我在音乐之海中奋力鼓起风浪，听到自己的大名被传扬四方，那我自然会很开心。然而，我从没想过做什么戏剧性的行动，好让我的名气一路高涨到顶峰。

现在，我却忍不住反思。在我夜夜辗转反侧之际——强忍着寒颤——幻想着……某一天，我会走进镇里，能听见有某只小马……任何小马……真正吟诵着我的名字。不管那是什么情景也好，是随口的玩笑，还是轻率的流言，那都无所谓。我不想被载入史册，甚至不想让我的名字大白于天下。我只想见证某些小马对我的看法而已，而且我希望，那会是积极而快乐的东西。

对付这个诅咒已经花费了漫长的一年，理智和幻想的区别，我也深有体会了。我已经迎接了无数的恐惧，也忍受了我的痛苦。那么，我至少该得到一点儿认可吧？难道这很自私吗？

不，不对。这对我而言当然算不上自私。但是，这很愚蠢。毕竟，谁会为这份感情的悲哀或胜利而吟唱？怎么做也好，发现什么也好，又有谁会把这一切记录在案，化为传颂的诗篇？

现在，我开始醒悟，这位传颂者便是我自己。我并不会歌唱一位英勇的女英雄，面对最黑暗的寒夜亦无所畏惧。不，我要讲的，是一位孤独寂寞的学徒，只靠着自己的蹄子，摸索着穿过黑夜来与她相伴。不管她抢救什么，都只能依靠自己。至少可以说，这任务实在是战栗至极。如果拯救我自己的知识能让我成为英雄，那我会像珍惜我的生命一样珍惜这头衔。毕

竟,如果我没能救得了观众,哪怕只有一个观众也罢,我恐怕也算不上什么英雄了。

十个小和弦。

夜之悲歌第八乐章开始部分的十个小和弦正在我脑海中演奏:这还远远不够。如果我想要谱写整部乐章,那我还得去发掘更多的片段和细节。更不用说还得验证暮光闪闪的曲调的真实性。

当然了,万事开头难,编写悲歌的起步阶段总是最艰难的。醒来之际,旋律就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反复播放着这曲调,让音乐渐渐成型,组成和弦,成长为古老的乐曲构架图,再努力编辑和修改,让它降临到这活生生的世界上。这过程无比漫长,那些幻影般的曲调要成长为实实在在的乐谱,花费的时间简直长得像是永恒。它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最起码是对我的理智。所以,为了协助这个转化过程,我通常会让自己忙些琐碎而实际的工作,努力让心中的源泉能涌出心眼,而不是只在内心中回旋激荡。

所以我前几天才会蹲在自家花园里忙活。当头一次听见她声音的时候,我都尽心尽力地照顾胡萝卜田,顺带播种新的蔬菜,都忙了两个多钟头了。

树林中雷鸣般一声巨响,紧接着我身后传来了有点嘶哑的呻吟声。“哎哟……!”

我抬起头来,用前蹄擦了擦汗湿的额头。她比往常要早,平时这些碰撞都是下午之后才来的。站起身来,我慢慢地朝小屋一侧走去,看到她正躺在地上,揉着撞伤的鼻子。

“咳咳。我能帮你什么吗?”

“唉……没准儿你能从那些农具里给我找个更结实的脑袋?”云宝黛茜疼得直哆嗦,她瞪着那讨厌的房子。“这个蠢房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现在是雨季,”我坏笑着,“总有些东西会不知从哪儿就冒出来的。”

“嘿!我可是只天马!”云宝黛茜蹦了起来,把身上的土拍掉。“要是说有谁了解雨季,那就是我了!不过,我还是不知道我平常的航线上怎么突然冒出一栋房子来。”她气哼哼地嘟囔着,然后瞟了我一眼。“哦,顺便提一句,早上好。”

“你也好。”我点头回应。“你脑袋没事吧?”

“也算是值了。”云宝黛茜用蹄子抱着脑袋,把它扭向侧面,从她脊椎的顶端发出几声骨节爆响的声音。“哇!照这个速度,等神奇闪电入队考试的时候,我的脑细胞都撞得不够过关用了。当然,我猜他们也该是快要招收新丁的时候了。嘿,我等这机会都等了六年了,上次还是骡丁汉的迅蹄入队那时候呢。唉……那个走运的二货……”

“好吧,听起来你给自己定好了光辉前途啊!”我温和地笑着。这是个美丽的清晨,面前这一抹生机勃勃的七色彩虹又让这愉快时刻更加锦上添花了。一时间,我都忘了我有多冷。“不过,为啥要这么急?在空中加速起来就毫无节制的……照这个速度,你小心撞出个脑震荡来!”

“哼哼……”云宝黛茜笑得洋洋得意,舒展着自己的羽翼。“我可从来不会辜负我的鼎鼎大名!”

啊,开始了。我是不是该……?对,没错,我是该这么做。

“那,具体是什么鼎鼎大名呢?”我有点讽刺地笑着,接下来会怎么样我早知道了。

就算是我闭上眼睛,堵上耳朵,那反应也清晰无比。云宝黛茜瞪着我,脸上的表情简直是瞠目结舌。她飘到了空中,就好像地上的草和我的无知一样满怀毒素。“不!会!吧?!你,你是说,你居然不认识我?!我!云宝黛茜!小马镇的头号天气管理天马?!彩虹音爆的大师!还是去年最佳飞行新秀大赛的冠军?!”

我咯咯直笑,生活之中有些最棒的乐子对我来说是可以免费反复享受的。“好吧,对不起!你听起来确实像是一只非常重要的小马!”

“重要?我比重还要重要!比……比重还要……还……我光芒四射!简直就好像四个‘重要’像是三明治那样叠一块儿!”

“那,我是应该赞美你呢,还是吃了你呢?”

“都不是!呃……我是说……唔唔唔唔……”她绕着我飞来飞去,怀疑地眯着眼睛。“这是什么玩笑吗?肯定没有哪只小马与世隔绝到了这个地步吧!”

“相信我好了,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是这样。”我的视线扫过整片胡萝卜园,忧伤地叹了口气。尽管这次相遇非常可爱,但还是把谱写第八乐章的时间给耽误得更久了。我时不时就会被提醒,我的生活就像一个四处是镜子的大厅,即使是最多彩的色调,也仅仅是昨日和未来的倒影,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灰色的无限远处。“实在抱歉,黛茜小姐。我想你可以说我是

这个小镇的新丁。至少我很欣慰,你这样的好姑娘完全明白自己是多么美名远扬。”

“说的太对啦!”云宝黛茜笑得无比自豪,拍着翅膀,她在我周围和小屋的空中耀武扬威地飞来飞去,还举着前蹄摆着架势。“不管是警告当地居民踩踏事件也好,还是轰走打黑烟呼噜的龙也好,我从来不会让小马镇久等!哎呀,我甚至还和塞拉斯蒂娅公主的魔法徒弟是铁姐们儿呢!”

“嗯……”我蹲回田地旁边,继续检查胡萝卜去了。“你没说过吗……?”

“嗯哼!”云宝黛茜收拢了翅膀,在我小屋前面的木头阳台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所以我一开始才会到这儿来!我是在练习呢!”

“练习?”我扭头瞥了一眼,“练习什么?”

“小马镇的书呆子,暮光闪闪,正在帮从骡丁汉来的一个大角色做传送实验呢,是个科学家什么的教授,他们需要一只飞得超级快的天马来帮他们追踪……呃……测试对象什么的。我不知道,我就只知道暮光跟我保证过会有镭射之类的,而镭射帅呆了!”

我弓起了眉头,再次扭头瞅着她,“你刚刚说……传送实验?”

“对、对啊!”云宝黛茜咧着大嘴,“你没听说过吗?哦对了,你说你是镇上新来的。嗯……好吧,那些没劲透顶的数字啦图表啦什么的,我都懒得给你解释。不过基本上,那只雄驹,神经博士……呃不对,神……奇博士?……还是惊奇博士来着?……管他叫啥都好啦,反正他在试着把独角兽的魔力装进瓶子里。也不是说一眨眼就能把你送到天涯海角之类的,不过他正尝试为那些不会用魔法的小马来找到一种可以远距离传送的方法。听说这能对运输、经济、还有其他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让我犯困的东西产生重大影响。”

“真的吗?”我朝周围环绕的重重树木望去,这段谈话可有点儿出乎意料,几个钟头以来,我头一次感觉到了寒意。“那……那可真是了不起啊。”

“嘛……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是这么看的:自从艾奎斯娅诞生以来都过了几千几万年了,还是有其他小马努力想和天马一样酷毙。”她笑嘻嘻地挤着眼睛。“嘿,就好像那个传送真的能让他们都和我们一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似的!不过我不在乎呢。这个实验让我有理由多陪陪暮光了,她超级酷的!……前提是她在实验室里多炸飞点儿东西,而不是整天啃死书。”一脸奸笑的云宝黛茜飞向了树林上空的明朗天空。“怎么都

好啦,我还有点儿云彩得踢呢。然后我就去暮光那儿帮她……像他们说的那样,‘创造历史’。怎么都行,反正我喜欢。要是有点儿什么魔法爆炸之类的,那绝对能让我乐歪了!”

我心不在焉地小声嘟囔,“爆炸和碎片什么的,的确可有的说呢。”

“嘿嘿!我就喜欢你这风格!”云宝黛茜乐了,从我身边一冲而过。“下回再撞见你啊,记得提醒我多跟你分享分享这些乐子!我相信只要时机成熟,那我肯定会干些超级酷的事情出来!”

我挥挥蹄子道别,目送她飞远。狂风席卷而去的真空之中,我默默地自言自语。“能记得住,就已经够帅气了。”云宝黛茜的离去并没让我有什么伤心,我都不知道和她自我介绍过多少次,这苦乐参半的离别早就已经没什么值得感情宣泄的了。在很多方面,我已经迫使自己习惯了这热烈的相逢之后不可避免的孤独和冷漠。不然我早就淹死在自己的泪水里了。

不过,我却怎么也无法停止去想云宝黛茜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只要能深入研究下去,那这必然是科学方面一项前途无法估量的美妙尝试。

暮光闪闪和骡丁汉来的一位教授,正在尝试非独角兽的传送?这是否涉及到某种定位魔法?灵脉操纵?某些精密仪器?

几点回忆重新浮出了脑海,我拉紧了帽衫的线绳,努力遏制着颤抖。我回忆起了当诅咒开始之后,我和暮光早期的几次互动。我回忆起了当初我们是怎样绝望地试图把我的存在上报给塞拉斯蒂娅公主的。书面信件根本没有用,不是记载着我的文字消失了,就是整封卷轴都在斯派克绿色龙炎的另一端化成了纸灰。

那时候,她就试过传送这个办法。通过大量的冥想和高度集中,暮光闪闪把我们俩一同传送到了她的魔力灵脉能支撑的最远距离。结果我们来到了小马镇外二里地远的位置。暮光的计划是稍作休息,重整精神,再多进行这么几次更加集中精神的爆发式连续传送,一直到我们抵达远东方向的坎特拉皇城大门。不过,这个计划在第一次传送之后立刻就失败了,因为发生了两件事:第一,首次传送之后,暮光就已经把我给忘了,就好像这行动的魔法造成的波动已经足以让诅咒开始感染她。第二,在距离小马镇二里地远的这个位置上,我只觉得像是断头台的冰刀已经劈进了我的脊梁骨里。我这辈子从没有感觉过如此的寒冷,以后恐怕也不会有。当时我直接一路狂奔回了我那时候住的地方,点了一堆史上最大的篝火。就算是这样,足足过了两个礼拜,我才重新找回了四肢的感觉。

可现在,我刚刚听说了一项实验,让超出独角兽操纵范围的传送成为了可能。既然暮光和我在传送术方面的天赋简直是云泥之别,那么,这项卓越的科学研究发展出来的成果,我有没有可能以某种方式来利用它呢?这可能性有多大呢?虽然浑身还在冰冷中颤抖,但我却情不自禁地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以相反的方式狂飙。我一定得多了解一下,我必须-

我的思绪立刻就被房子侧面传来的一声巨响打断了。一开始我还以为又是可怜的云宝黛茜,都得怪这遭殃的诅咒给她的失忆症。但随后有个声音尖叫起来。“哎哟!谁在这儿盖了栋房子?”这声音太高太尖,只可能是个年幼的孩子。

“哎……?”我转过身,朝房子那边快步走去。“我能帮你吗?”

那是一只橙色的小雌驹,正坐在地上,看来她刚刚撞了个屁股墩儿。旁边还倒着一辆滑板车,轮子都还在转呢。她拽下脑袋上那顶紫色的头盔,露出了粉紫色的鬃毛,然后揉着脑门上撞出来的大包。“呃,好啊,你能告诉我地面在哪边吗?”

“就在你离开它的位置,长着草和虫子的那东西。”

“哦,谢啦。”她朝着我眨了眨紫罗兰色的眼睛。“嘿,你是只独角兽。”

我忍不住好笑。这话相当无厘头,不过也非常可爱。这孩子配得上这两个形容词。“我上次检查过的。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

“呃,不,没什么。”她站起身,把滑板车扶起来。“只是……好吧,这里可是树林正中,我从来不知道独角兽是户外系的。”

我耸耸肩,牙齿发颤的感觉正袭上身来。不过我没打算在这小丫头面前屈服。“独角兽在魔法方面的能力等同于她的适应和变化能力。我早就熟悉了都市生活,不过我发现自己对于更加田园风格的环境也发展出了挺不错的亲和力。”

她盯着我,眨着眼睛,“好吧,对不起,你那些‘能力’赢过我了。”

我叹了口气,“对,好吧。要是你在家跟一大堆字典打过交道,那咱们估计就会聊得很开心了。”

“字典?哈!”她站起来,顽皮地在晃晃悠悠的滑板车上维持着平衡。“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就是这类型的!”

“那在这么好的一天里,你不和她一块儿出去的原因是……?”

“唔……”她的小脸都皱成顽固的疙瘩了。

我眨着眼睛,抬头向树梢望去,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芒。

“等等,今天不是上学的日子吗……?”

“你这地方真的挺不错啊……”她跳上那辆滑板车,不紧不慢地滑过我的小屋门前,吹了声口哨。“你自己造的?”

“呃……”我有点尴尬地瞅着她,“对,实际上,还真是我造的。”

“酷……”

“你怎么知道?”

她稍稍有点脸红了,“嗯……撞大运猜的?”小雌驹伸出一只蹄子,摸过我住宅正门的木头横梁。“一个地方是不是亲蹄建造出来的,这可是能体会的出来。有一天我也打算住进我自己造出来的房子呢,那时候啊,我希望不管是住哪里,怎么活,都是我自己说了算。没有比造自己的家更好的办法了。”

“这可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我告诉那孩子,慢慢地跟在她后面。“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工作,还有汗水。不过,最终还是值得的。”我的笑容一直持续到良好心情消失的时候。“咳咳,那,嗯……你父母没跟你说过和陌生小马说话的事吗-”

她迅速打断了我,“完全独立自主过日子,肯定非常可怕,住在这个你不得不自己盖起来的地方……”孩子喃喃着,忽然之间,那活泼的模样变得如此沧桑而疲惫,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年,她那明亮的橙色毛皮也蒙上了一层阴霾。“不过,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不错的伤痕了。就好像那种值得拼搏下去的伤痕那样。”

我用一只蹄子拂过自己的鬃毛,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真想知道,为什么我之前没早点儿遇到这个小家伙啊。能熟悉这镇子里的每一个生灵是我的自豪,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迈的。我一直都在为了月之挽歌的事而担忧自己,都这么多月了。这诅咒把我的存在感消减到了和背景一个层次,是不是我终于真正和它融为一体了?

“你叫什么名字,丫头?”我脱口而出。

她抬头看着我,“嗯?”眨了眨眼睛,好像刚刚从和我一样的麻木中挣脱出来,“哦,大家都叫我‘飞板璐’。”

“‘飞板璐’。”我点头重复着这名字,朝她的侧腰瞥了一眼,发现那里缺了个可爱标记。于是我笑了笑。“不用问,看来你挺喜欢‘芭蕾舞’的。”

这挑逗起作用了。她顿时皱起了小脸,冲我吐着舌头。“哈哈,真好

玩。如果那是我的特别天赋,那我宁可死了算了!”

“我怎么一点儿都不意外呢?”我评价道。

“我是认真的!”她跳了起来,在滑板车上重重地一跺蹄子,“总有一天,我会做些非常酷的事情来赢得超帅气的可爱标记!比如钻火圈!或者蹦极跳!或者成为摇滚歌星!不然就像是云宝黛茜那样做些能震惊天下的特技表演!”

“真的吗?你知道吗,她刚才来过这儿-”

“她来过?!”飞板璐一下子容光焕发,我惊讶地发现她的体侧展开了一对短短的小翅膀。说真的,在她因为这个名字而激动得眼睛发光之前,我都没留意到她居然是只天马,“我就知道!她在做些超级酷毙的破云特技,对不对?!”

我眨眨眼睛盯着她,这孩子到底多大了?现在还不会飞?我盯着她的小小的翅膀,视线又转移到她蹄下滑板车的轮子上。撞上我的小屋之后,她的滑板车在地上擦出了一道沟。我意识到,正是刚刚把云宝黛茜像导弹一样扔进我家的那种兴奋和冲动,又把这孩子也扔过来了。我平静地点了点头。“这个嘛,她说她在帮朋友做些科学实验方面的练习,为了帮暮光闪闪-”

“哦!哦!”飞板璐乐的直蹦,笑脸像是清爽早晨的另一轮朝阳一样灿烂。“她全都告诉我啦!会爆炸,有镭射什么的!云宝黛茜说这个实验做完,她的鬃毛和尾巴没烧焦都算走运了!”

听了这话我眯起了眼睛,然后朝她一笑。“是吗?”

“嗯嗯!”

“听起来,你有个非常勇敢的朋友啊。”

“对!难道她不……”正在兴奋地大喊大叫的飞板璐忽然停住了。沉思之中,她的视线垂落下来,盯着自己刨着泥土的蹄子。“嗯……这个……哈。我也不好说我能不能算是她的朋友……”

“为什么不好说?”

她只是继续往下讲,“可是有一天,我会像她一样勇敢。”她重新抬起了头,但是这次的笑容更加温和,也更加安宁。“然后我也要做些很酷的事!说不定,我也会知道和她一样酷毙是什么感觉!”

我也朝她笑了笑,“飞板璐……”我蹲了下来,好让我们的视线能平行相对。“告诉我,如果和另一只在你前面的小马活得一模一样,那生命中

还有什么酷毙可言?”

“我……”她茫然地眨着眼睛望着我,但是在她眼中闪烁的某种东西告诉我,这话激起了她的兴趣。“我不明白,怎么会有小马不想像云宝黛茜那样呢?”

“我不是说这有什么不对,毕竟,她在小马镇可是为自己闯出了一番名气,不是吗?”

“大名鼎鼎!”

我轻声笑着,深深地凝视着她的眼睛,让自己占据了她的全部的注意力。“可就算如此,对于一只小马而言,想要像云宝黛茜那样,就只剩下一种活法了。虽然那也挺不错的,但是,想要活成一只完全不同的小马可是有成千上万种方法呢,而且都能非常兴奋,非常帅气啊。你不觉得吗?”

飞板璐盯着我,双目圆睁,最短暂的一瞬间,她仿佛在凝视深渊。如果她的可爱标记就在此时此刻出现了,我几乎都不敢去看那是什么样子。这孩子正面对的这个机会既光荣,又充满了痛苦。就算是我回到过去,蒙着眼睛重建我的小屋,可能都不会有她现在心里这么战栗了。

还没等她能想好怎么回应,从路弯那边就传来了呼唤声。

“飞板璐?!”在泥泞的小路上徘徊的是一只黄色鬃毛的白色雌驹。她脸色铁青,重重地踩着蹄子。“飞板璐,看在塞拉斯蒂娅之爱的份上……是你吗?!还不马上给我过来!”

“唉……”飞板璐翻了个白眼,“乳白,你就不能消停会吗?”叹了口气,她把头盔用力地扣回头上,把紫色的鬃毛塞到下面。“我来了!我来了!”她扭头喊道。

我瞥了一眼那只离得老远的雌驹,“你姐姐?”

“切……拜托。”飞板璐笑得有些过分。“我有那么走运就好了。拜啦,小姐!”她拍打着小翅膀,我稍微有点惊讶地注视着她在滑板车上鼓动着翅膀,飞快地滑到了那只雌驹的身边。“乳白!我一直都在找你呢-”

“这话留着骗傻子去吧!”乳白训斥道,不过看样子她的恼火程度还比不上担忧的一半。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她是一只陆马,这让我多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目送她带着嘟着嘴生闷气的丫头离开了树林,朝小马镇中心走去。“你怎么没在学校?不到半个钟头车厘子就要开始上课了!”

“哦~~~拜托,乳白!我就只是走了条小路而已嘛!云宝黛茜每天都在这附近飞来飞去-”

“别找借口！除非云宝黛茜成了车厘子找的监护者，否则我不希望谁看着你就在镇子里跟着她乱逛，也不许和任何成年小马在镇子里乱逛！听明白了没有？！”

“唉……是，乳白……”

“还有别跟我这幅态度！我是在好好照顾你，飞板璐！记得我们上次谈过的吗……”

两只小马渐行渐远，很快声音就消失了，只剩我自己坐在胡萝卜园旁边。我忽然想知道，这么多小马的生命——不管有没有收到诅咒也好，是不是依然空白一片呢？因为我们都害怕去触碰自己的极限，特别是那些极限已经被笼罩上了我们前方的失败者或者成功者的阴影。

再次把目光投向森林，我想起了那个黑暗的夜晚，我醒来之际身体赤裸、嘶声尖叫，沉浸在悲歌那战栗的神秘之中。恐怖、而且无法解释，但是我幸存了下来。我明白，能让我在这样的磨难中幸存下来的，不仅仅是运气而已。在生命当中还有什么是我不得不去尝试的呢？又有多少是被恐惧所构成，而不是命运呢？

“闪闪小姐，十分感谢你能协助我完成这项研究。”

“我很荣幸，神秘博士。”她笑着说道，用魔法把八颗水晶的最后一颗放到了位置上。这个位于小镇图书馆正中心的金属底座上面摆着一个金属盒子，已经围上了一圈相同的宝石。这盒子并不简单，而是一个复杂的空心立方体，银色的外表铭刻着复杂的魔法符文。在立方体最顶部还有一个圆柱形平台，剩余的附魔能量暗淡地闪烁着。“我希望这话听起来不会太傻，”暮光低声说道，她把最后一颗水晶放到了临时实验室中间的铜支架上。“可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您的科学论文。我发现这个实验的意义甚至远不止‘有趣’这么简单。比如说，我相信所有小马都该体验魔法的益处，不管他们生来是什么种族。”

“听到你这样一位天资卓越的独角兽这么说，你可不知道我有多高兴。”神秘博士回答道。他靠在复杂的设备上，用牙齿叼着钳子调整着立方体侧面的金属面板，海蓝色的眼睛闪闪发光。他把工具扔到一个托盘上，继续往下讲，“如果陆马拥有哪怕独角兽一半的魔法能力，那么他们辛勤工作的成果会比过去五代小马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我只希望你能明白，我并不打算滥用魔法，而是想找到安全和适当的方法来促进它的进步。”

“如果您问我,我会说,现在也该是时候让艾奎斯陞亚科学委员会重新考虑禁止公共使用机械装置来引导魔力脉流这个禁令了。”暮光说道,她在房间中的一系列设备附近跑来跑去,协助神秘博士进行最后的周密检查。“毕竟内战和那些遗留下来的地狱武器什么的都过去了差不多一千年了。露娜公主都已经回归,梦魇之月的污染也已经被净化,我很怀疑这世界还会不会考虑再用魔法机器来做坏事了。”

“一想到那种东西我就不寒而栗。”神秘博士深深地吸了口气,朝他的年轻搭档瞥了一眼。“我足足花了几个月时间四处奔忙,差不多快给坎特拉皇城的那帮委员会老爷们磕头了,就只为了让他们相信一个传送装置只能被用来做好事……比如协助工业和农业等等。如果本周的工作按计划进行,我肯定能赢得他们的资金支持!”

“想知道这东西是否值得这么辛苦,办法只有一个,对吧,博士?”暮光最后朝当前的安排扫了一眼,自豪地笑了。“您准备好开始了吗?”

“你先请,女士。”博士狡黠地笑了笑,冲她鞠了一躬。“毕竟这需要你的魔法灵光。”

“先从最重要的开始,”暮光表示,她转向大厅角落,“嘿,云宝黛茜!”

被点名的天马,云宝黛茜正坐在通往图书馆二楼的楼梯上。呼噜声响彻云霄。

暮光拉长了脸。“云宝!”

“呼噜噜噜噜噜……鼾~~~~~呃……呃唔?啥喵?”云宝黛茜一下子抬起头来,迷迷糊糊地眨着眼睛。“我们准备好了吗?该是爆炸的时候了?”

“我就说最后一遍,什么爆炸也不会有!!!”

“唉……”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神秘博士紧张地补充道。

“哦!”云宝黛茜咧开了嘴,屈伸着翅膀,“所以还是有希望的啦?”一副护目镜被粗暴地扔到了她胸前,砸得她一口气喷了出来。

“马上把它戴上准备起飞!”暮光闪闪硬声硬气地说道,不过她扭过脸对着博士的时候那表情就愉快得多了。“我们该怎么测试这仪器?”

“嗯……哦天,我该多考虑考虑的,不是吗?”神秘博士咽了口唾沫,在房间里四下环视着。“很显然我们得把什么东西放进里面去。也许是比较重的金属物品,或者箱子,或者……甚至一本空白的书!”

“哈,对对对。得了吧!”云宝黛茜哼哼着,把护目镜戴到了头上,“我自告奋勇来帮你们的忙,可不是为了四处追掉落的书本的!随便哪天我都能帮暮光的这个忙!”

“好吧……”暮光翻了个白眼,但还是勉强一笑。“她还真说到点子上了。也许……”她的目光扫过图书馆熟悉的四壁,然后眼睛一亮,“啊!我知道啦,就这个!”她把一只独角兽木雕从底座上飘了起来,把它飘到博士眼前。“有机材料会是问题吗?”

“只要它已经不是活的了,那就没问题!”神秘博士笑得很开心。他用牙齿叼着那木雕的“角”,把它放到了立方体顶部的圆柱形平台上。然后他退到了安全距离之外,站到了暮光闪闪旁边。“好了,闪闪小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哎呀!”他稍微一个激灵,捡起了一个开关,这开关连接到一根穿过远处立方体的线路上。“啊,准备开始吧。除非我们能点火成功,否则可不算是什么良好起步,对吧?”

暮光咯咯地笑了起来。云宝打了个哈欠。

“唉,也不用什么排场或者仪式之类的了。我们继续,好吧?”

“来吧……”暮光闪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用角对准了最近的那颗水晶,眯起了紫罗兰色的眼睛,嘴角也绷紧了。集中精神大约一分钟之后,她向阵列发射了一束紫色的强光。光束透过水晶并且折射,在其余的七枚晶体之中准确地反弹。当光束形成了三道完整的轨道之后,所有八块石头都向正中的立方体射出了一道光,透进了立方体内部。很快,空心的容器就充满了光,这来自暮光闪闪角上的光激活了蚀刻在银色机器内部的魔法线。只听一阵高亢的嗡嗡声充满了整个房间,震得整个图书馆的窗户都在窗框之中颤抖不已。

“嘿,我的牙齿抖得像是吉他弦!”在音调不断升高的鸣响中,云宝黛茜大声惊叫,“这真是酷毙啦!可这是不是说要爆炸的是我们了?!”

“云宝黛茜……”暮光咬牙切齿。

“差不多已经到达了最大承载量!”一股神秘的狂风开始呼啸,神秘博士不得不大声叫喊才能压过风声。“塞拉斯蒂娅保佑,系统运行完全符合我的计划!”

“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拉开关?!”暮光回答道。

就在这时候,放在立方体顶上的木雕开始无法控制地左摇右晃。

“呃……伙计们……?”云宝黛茜指着那奇异的景象。

“博士——?!”

“好了！开始！”他猛地拉下蹄子里的开关。一道火花顺着线路飞驰而去，钻进了机器里。短短一瞬间，所有的光芒一次性全都从水晶射进了机器的立方体中心，发出一道炫目的闪光。房间的中心变黑了，然后那黑暗像是雾气般渐渐消散于无形。

木雕不见了。

“成功了！”神秘博士大喊道，他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暮光猛地转过身来面对着她的天马同伴。“云宝黛茜，快！”

“收到！”她敬了个礼，推开一扇窗户，像火箭似的一飞冲天。

当两位科学家等待着蓝色天马返回之际，房间里充满了压抑的沉默，静得有些毛骨悚然。

“它该走多远？”暮光紧张地问。

神秘博士如鲠在喉，身体在期待之中明显地颤抖着。“至少四百英尺，我怕再等待更长时间会怎么样。我只是不确定这个设备能承受多少能量输出。”

“小心驶得万年船，博士。您的计划这么谨慎，是值得鼓励的。”

“哦……”他坐立不安，紧张地凝视着窗外。“如果不起作用，就算再精密的计划又有什么用？万一情况变得更糟，那你那可爱的艺术品会有何等可怕的命运呢？我都不敢去想。”

“可爱的艺术品？”暮光眨了眨眼睛，然后咯咯笑了起来。“我亲爱的博士啊，如果把这东西喂给多头蛇能对科学有所帮助的话，那我立刻就会这么做的。”

“嘿，对此我毫不怀疑。这差不多就像——”他忽然停住了，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天呐！已经回来了？”

暮光也急忙转身去看，“云宝黛茜？”她咽了口唾沫，“……怎么样？”

蓝色天马飞进了窗户，叉着前腿。稍稍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然后她才得意洋洋地咧嘴乐了起来，分开了前腿露出了那个独角兽木雕。“当当！”

“好耶！运行正常！”暮光高举蹄子欢呼，向博士笑得非常开心。“神秘博士！我实在是太为您高兴了！”

他只是呆站在原地，脸上充满了惊喜和难以置信。“四百英尺……”他咽着唾沫，慢慢地笑了，眼睛几乎是在发光。“就这么直接向空中位移了

大约半个镇的距离,而测试对象完好无损!”

“对,还有呢!”云宝黛茜咧着大嘴,飞在空中高高举起了那个木雕,就好像在炫耀奖杯。“当我追上它的时候,它还在往天上飞呢!我想你是造出了一门疯狂的魔法传送机大炮!”

“唉……”博士苦着脸。

暮光也翻了个白眼,不过依然向他微笑,“别听她的,我相信,您今天的发现和语录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博士!”

“嘿!”云宝黛茜皱着眉头,“我的大名是不是也该被铭刻在什么科学雕像的哪里啊?!为啥你们仨把好处全占了……”话还没说完,她顿住了,又仔细瞪着眼睛看了一遍。她飞快地把护目镜拉到眉毛上,眯着眼睛盯着我,“呃……你又是哪位啊?”

“我?”我坐在图书馆的读书凳上笑得阳光灿烂,起劲儿地鼓着蹄子,“我是印象深刻的那位啊!”

“哇!”暮光闪闪惊叫一声,猛地转过身。神秘博士也没好到哪儿去,他们俩都被结结实实吓了一大跳。“谁……什……?!”暮光结结巴巴,瞪目结舌地瞪着我,“你……你怎么进来的?!”

我摆出了一脸“又惊又疑”的表情,“呃……我就直接走进来的啊?对不起,这……图书馆今天不开门吗?”

“你就看不见我们正在做科学实验吗?”暮光简直是在吼。“为了充当临时实验室,图书馆已经闭馆了!我都让我的助手斯派克把标语和告示贴满了整个镇子!”

“呃……”我的耳朵垂了下来,笑得很无辜,“那……也包括侧门吗?”我指着鞍包,“当我来这里还书的时候,侧门是开着的啊?”

暮光眨了眨眼睛,然后扭头黑着脸瞪着云宝黛茜。“云宝……你又开了侧门对吧?”

“啥?”她眨着眼睛,把木雕在蹄子里抛来抛去。“不!当然没有!呃……”她咬着嘴唇,盯着天花板,声音有点弱了。“至少……我记得没有……”她咽着唾沫。“呃……哈哈……不过我猜……我也可能……”

“呃……”暮光一蹄子捂在自己脸上。“实在对不起,小姐。”她朝我望过来,一脸的疲惫。“但是你真的不该在这里。谁知道你这样忽然进来的话会遇到什么危险-”

“你看到我们有多成功了吗?!”神秘博士狂喜的表情忽然挡住了我

对暮光的注视。科学家简直是喜不自胜。“我们把一个不能动的物体成功地安全传送到四百英尺之外的地方！如果我们设法找到把这种技术用于民间实用化的方法,你能想象小马们可以用它做些什么吗?”

“呃……博士?”暮光凑过来,笑得有点紧张。“我知道您很兴奋,可我觉得现在不是时候-”

“我觉得这绝对是棒极了!”我开口说道,“如果我没理解错……”我指着立方体周围的水晶。“这些宝石放大了由指定独角兽所施放的照明魔法,然后将其导入整个机器内部。接下来,立方体使用后天绘制的多层次复杂符文。模仿天然魔法的脉流法线,以便让魔法脉流能自我汇聚,并且产生一个极端魔法核心,由此来聚焦成独立而设定好的魔法?”

三只小马盯着我看了好一阵子,全都一脸呆滞。直到云宝黛茜摇摇头,郁闷地揉着后脑勺。“好吧,这本穿了帽衫的百科大全是谁请来的?”

“这……这观察程度可真是了不起啊。”神秘博士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你是博士的粉丝吗?”暮光凑过来问道,“我已经见过小马镇的所有独角兽了,而且……请容我冒昧,几乎没遇到哪只独角兽在高级科学领域有什么造诣。”

我对我的童年旧友微微一笑,“就说我……被最好的老师辅导了好长时间了吧。”

“好吧,虽然是这种情况……”神秘博士伸出了一只前蹄。“很高兴能和这位博学多才的独角兽分享这一时刻,呃……”

“天琴。”我笑咪咪地握了握他的蹄子。“天琴心弦。”朝面前这个团队扫了一眼,“看到眼前这么壮观的情景,我简直都不想走了。”

“哦不,你根本不用走,心弦小姐。”神秘博士朝他的两位助手笑着,“如果我们接下来几天的后续实验也能同样成功的话,那么用不了几年,家家户户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传送装置了!哎呀,不能用魔法的小马也能全面使用这种天赋的科技,真是难以置信啊。”

“是是是,好吧……”云宝黛茜毫不客气地把蹄子里的木雕放在暮光背上,“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本天马得赶紧把她的膀胱传送走了。”她打了个哈欠,一溜烟飞了出去。“虽然我不在这里看着,也尽量别把什么给炸飞啦!”

“唉……那是当然,黛茜小姐。”博士一脸紧张地表示。

暮光翻了翻白眼,快步走开了。“我得对这个……呃……艺术品,对它的结构完整性做些测试,以确保它里里外外都一样完好无损。还请见谅,神秘博士。嗯……还有心弦小姐。”

在暮光离开之际,我转向了神秘博士。“听起来,这个装置的研发目标是让非魔法的小马也能进行远距离传送。可我注意到,你还是需要暮光闪闪这样的独角兽的魔法来驱动机器……”

神秘博士有点脸红。“对,嗯……这还只是个原型。无论我设计是什么样的,像这样的传送器都不可避免地要靠独角兽来提供动力。不过,一旦我设计出可以自我维持的魔法电池,我想这样的设备一次魔法充能就能执行数百次的长距离空间传送。”

“所以,它更像是一种魔法运输方式,而非独立运行的魔法发生器。”

“当然了,我们还没发现能凭空生成的魔力呢。”神秘博士愉快地笑了。“有些来自科幻小说的东西现在还是只能停留在科幻小说里啊。”

我也不由得笑了,远远地欣赏着这台机器。“我不由得留意到,立方体顶部的圆柱型平台是奥金制造的。”

“当然的。”

“而奥金,通常被用来抑制魔法。这平台是不是有双重功能呢?”

“实际上,确实如此,心弦小姐。为了聚焦传送魔法,机器需要一个能量释放的奇点,一个所有魔力脉流能汇聚并且释放的位置。机器的这个魔力出口就在平台的底部位置。”

“所以,要是你没在那里放一层奥金的话……”

“那魔法就会化作毫无阻碍的能量浪潮从机器里面爆发出来。”朝机器紧张地瞥了一眼,神秘博士咬着嘴唇,“你知道的,那个平台可不仅仅是个小型传送器。”

“哦,所以可能还涉及到镭射,”我笑得有些促狭,“甚至爆炸。”

“除非我们介入!”神秘博士也笑咪咪地说道,“值得庆幸的是,闪闪小姐不仅仅帮忙进行灾害预防,还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内部空间来进行这项实验。”

“她非常无私。”我低声说道,凝望着树屋图书馆的尽头。“很多方面都是如此。”我深吸了一口气。暮光和云宝黛茜都很快就会回来了,毫无疑问,距离会抹去她们的记忆,点燃她们的怒火。要是我想避免尴尬局面的话,那我就得赶快离开神秘博士。但是,我得先问清那个一直在我心中

激荡的问题。“我不由得留意到,奥金平台给测试对象提供的空间很小啊。”

“对。我们打算在黄昏之前进行更多的测试。有了暮光闪闪小姐的许可,我想研究传送一些体积更大密度也更大的物体。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来旁观实验进行,心弦小姐。”

我向他愉快地笑着,“虽然我非常喜欢这实验,不过还是忍不住想问一下。”我深吸了一口气,就是这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你的下一台原型机能不能承担得起更大的传送平台?”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大的传送平台?”

我直视着他,“为了传送活物啊。”

神秘博士朝我怔怔地眨着眼睛,在他终于不再发呆之前,我的确在他表情之中看到了一丝动摇。尽管如此,当他来回踱步并开口之际,我依然静静地聆听着。“那……实在是太难了,心弦小姐。我实在是不敢尝试那种实验,现在不行,……可能永远都不行。”

我弓起了一边眉头,“我能问问原因吗?”

“我绝对不会这么早就设限。可是这看起来并不安全。”

“怎么会这样?”

“独角兽——比如你自己,心弦小姐——能够通过自己或者其他独角兽使用传送魔法进行远距离传送而存活下来。可是……”他指向八枚水晶中心的立方体。“虽然这种装置的特性是由独角兽的小型魔法所赋予的,但是,从多层符文的脸另一端爆发出来的魔力却绝不是自然的。当一只独角兽从一个位置传送到另一个位置时,这个过程前后,都是同一个生物。因为她只不过是通过了自身精华所赋予的同样性质的魔力脉流而已。这也适用于她传送的其他任何小马——不管是不是独角兽。她的本质——她的灵魂本身,保留了她存在的根源,以及那些和她一同推动她本身肉体的短期魔力灵脉。”

“可……”我大声猜测,眼睛紧盯着我们中间那台忽然变得无比阴险的机器。“……当机器传送生物的时候,从另一端出来的东西是……和魔力灵脉断开的,对不对?”

“最起码理论是如此,”神秘博士点点头,“传送的过程不会杀死活物。”然后他咽了口唾沫,紧张地笑了笑,“至少一开始不会。”

“你是什么意思……?”

“好吧,在她,或者他能力的相对控制之中,实验对象将会被传送成功。然而,和魔力脉流的断开将会导致小马有形的肉体和无形的本源之间不可避免的断开联系。”

“就是说……会把灵魂活活地从肉体里撕出来?”

“某种方式来说,就是如此。”他非常严肃地点点头。“你看,心弦小姐,我的目标绝对不是用这种装置来传送小马,只是让不会用魔法的小马可以用它来远距离传送物品而已。像这样的设备要想通过纯粹的非自然方法来传送生物,那恐怕还得等很长的一段时间——说不定我是见不到了。”

听着这些话,我只觉得尾巴在发抖。我凝视着他。“所以……你是说,还是有可能的咯?”

他微微一笑,用蹄子捋了一下自己的鬃毛,扭开了视线。“只要能找到某种办法来解决测试对象的魔力脉流断开这个问题。我能想到的唯一可靠的解决方案就是另一只独角兽,一只至少具备专业级魔法媒介知识的独角兽,在传送完成之后立刻接近测试对象,并且用自身的天然魔力脉流去重新连接那位不幸的对象。可是这需要何等的精神集中,需要消耗多大的魔力,我都不敢去想象。这前景……至少就像是我們目前所认为的那样,实在是太危险了,不能去胡乱尝试啊。”

太危险了,但依然充满了难以置信的诱惑……

我满脑子能想到的只有神秘博士的那些话。第二天下午,我坐在小屋前院里,陷入了深思。我的七弦琴就放在身边,但是依然没有被弹奏。按理来说,我现在应该在练习第八乐章,可我一直都在思考那个神奇的魔法盒子,还有被它无形之中扔到天上去的木雕,高度都远远超过暮光的图书馆屋顶的树枝了。

长久以来,我一直都在痴迷月之挽歌。为什么不呢?看来它们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让让我专注于此的。就好像它们被塞进我的脑袋是有原因的。自从我在这个寒冷而鬼魅般的世界醒来的第一天起,露娜公主的交响乐就是我必须去揭晓的任务。

可……要是我根本用不着完成这项任务呢?要是有什么别的逃生之路,那又该如何呢?就算这是作弊也罢?

我是被困在了小马镇。我心知肚明,我苟且偷生。但要是我可以强行把自己从这个地方移出去呢?结果会怎么样?我的内心在浮想联翩之中飞

舞。我可以再次见到我的父母,我可以到达坎特拉皇城古老的魔法图书馆,在奇迹的一瞬间,我甚至可以出现在皇家姐妹宫殿的大门口,引起她们的注意足够长的时间,好让她们能听听我的祈求,并且把我从这该死的诅咒之中解救出来。

但是,就算我能这么做,我又有什么可期待的呢?神秘博士说的已经非常明确了:像我这样有生命的存在,是无法在传送过程中存活下来的,至少活不了多久。在传送的终点处,会出现的只是个曾经是我的可悲傀儡。那么,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像暮光那样的独角兽,或者露娜公主那样的天角兽可以……不知怎么的,在我甚至能假装向外界寻求帮助来解除我的诅咒之前,就把我的灵魂重新连上我的肉体。就算我超越了所有这些邪恶的极限,在被彻底的寒冷和遗忘所吞没之前,我还要花多久才能把该做的都做完?我离开我温暖的“家”实在是太远了……

我叹息着,把蹄子拢在帽衫的袖子下面,紧紧地抱住了自己。

正好就在我渐渐适应了这诅咒,觉得这整个情况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之际,我就看见了一些充满了诱惑的东西,这整个科学实验就在我鼻子底下火热进行中,简直可以说是要了我的老命。演奏这些挽歌实在是太可怕,太恐怖了,而且不管怎么努力深入探索那些超自然的作品,我却发现自己好像是离既定目标越来越远了。但是,把我自己直接传送到某个可能存在答案的地方……这想法简直是太美妙了,但这不也是同样恐怖的冒险吗?仅仅因为方式不同,并不意味着这就更安全,不管我怎么权衡,这个替代方案同样需要我无比的勇气。

实际上,我从来都不是一只勇敢的小马。像是云宝黛茜或者苹果杰克,或者是暮光闪闪那样的小马如何能从内心中发掘出如此的勇气呢?我简直无法理解。在这被诅咒的世界里试着坚强,就好像用冰棍去点火一样。有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早上我怎么能走得进这间屋子。在这里,我无数次地感受着孤独的滋味,但是和我感受痛苦的恐惧的次数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再继续琢磨那台传送机器的概念自娱自乐也毫无意义可言。在我的这种生活里把一些古怪的玩意儿错当成了希望的象征实在是太简单了。我的全部,一直以来的全部,就只是个音乐家。英雄主义还是留给真英雄去吧-

一声刺耳的尖叫吓了我一大跳,还有四肢翻滚的扑腾声。我朝小屋前

面扫了一眼,看到有只小小马在土路中间摔倒了。底朝天的滑板车上轮子还在转动,我只觉得心跳都停了一拍。

一眨眼工夫,我就跳起来狂奔到了现场。当我跌跌撞撞地扑到她身边时,尘埃才刚刚开始消散。听着她尖锐的喘息声,拼命压抑着痛苦的呻吟声,我只觉得耳朵都在刺痛了。

“呃……你好啊,孩子?”我一脸担忧地朝她俯下身。“你不要紧吗?”

“唔唔唔唔唔……”飞板璐的眼睛闭得紧紧的。她咬着牙把声音往外挤,“我……好得很!”

“你刚刚可真是摔得不轻啊。”我朝她后面瞥了一眼,看到路中间凸起了一块尖石头。深深的车轮印标识出了滑板车撞到障碍物之后摔到了哪里。“绕过弯道的时候最好小心,这路建成很久了,我怀疑从那之后没多少小马照看过它。”我盯住了她的左后腿某处,她正用前蹄死死地抓住那个位置,于是我朝那里伸出了蹄子,“来吧,我看看-”

“我说了我好得很!”她嘶吼着,几乎是把我的蹄子直接扇开。“我坚强得很!摔得更重的时候我都-噉!哎哟哟哟哟……”她皱着脸,咬着牙,透过干裂的嘴唇抽着凉气,我能看到她睫毛上那点点的泪花。

温和地笑着,我只是继续伸出蹄子。这次,她太虚弱了,根本没能抗议。我趁机轻轻地分开了她的前蹄,看到她后腿橙色的毛皮上已经露出了一道血红色伤口。这伤势倒也够不上去看急诊的程度,可是,天啊,毫无疑问这真的很疼。

“哇哦!这可真是骑车不小心的惨痛教训!”我评价道,试着笑了笑,就好像这样能减轻一点疼痛似的。好吧,实际上没有。于是我用蹄子轻轻抚摸着她的下颌,分散她的注意力。“好吧,跟我来。我想我正好有些能派得上用场的东西。”

“我……才……用不着……帮忙……”她哼哼着,依然努力忍着痛。

“我可不确定你的腿是不是也这么想哦。”我站起身,明亮的绿光从我的角中透出,“别担心,我保证这会很快的。”

飞板璐嘀咕着什么,带着满脸的尴尬和沮丧,她勉强撑起身体站稳。闪闪发光的魔法力场轻轻笼罩着她受伤的腿,她允许我用魔法支撑起她的体重,搀扶着她一瘸一拐地挪到了我的小屋门前。

我快速地穿过门进了家里。没过一分钟,我就带了一个急救箱回来,里面装满了我在小马镇徘徊了一年之后自己做的各种东西。很久之前我

就明白,要是受了什么重伤,那唯一能指望得上的小马就只有我自己。能有这种帮助别的小马的机会可真是难得,这让我真的很高兴。

“坐着别动,我帮你包扎好。”

我首先清理了伤口的边缘,接着把一种药膏涂在绷带上,然后把绷带轻轻包裹在受伤的腿上。全过程,飞板璐都安静得异乎寻常。当我正在忙碌之际,她几乎连动都没动一下。偶尔,她会咬紧牙关从牙缝里发出嘶嘶声。我很快就意识到她正在硬撑着表现得很勇敢——也许有点儿勇敢过头了。她的整个上半身都开始颤抖,就像是快要爆炸的皮球。

我平静地准备着第二条绷带,同时说道:“我得提前为了这味道说声对不起。”

飞板璐哆嗦着,声音压得很低。“味、味道?我什么味道也没-”

“哦,就是这么回事……”我轻轻笑了笑,站到了她身后。“这是一种很少见的药膏,我保证,它肯定能起到防止感染的作用。不过它对每只小马的影响都不一样。有些小马会闻到非常可怕的味道,其他的嘛……好吧,什么也没闻见,不过影响还是会有。”

她咽着唾沫,脑袋和脖子都在崩溃的边缘发抖。“什么……影响……?”

“会有些轻微反应,”我低声说道,“鼻子里面会有点儿流鼻涕,眼睛里也会因为刺激而出水。”

“你……你是说……这很正常吗?”她问道,我听到她已经有点儿开始吸溜鼻子了。

我笑了,轻轻点着头,“对,亲爱的,这很正常。”

然后她抽泣的频率和幅度加倍了,紧接着继续翻倍。最后,飞板璐的身体终于平静了下来,她完全放松了。我蹲下来的时候刻意没有去瞅那张泪流满面的小脸。“好了,再抬一次腿,我差不多完成了。”

她非常听话地照做了,我把最后的绷带扎好,然后系紧。站起来的时候,我在近距离看了小雌驹的翅膀一眼,不由得眯起了眼睛。我头一次留意到了某些异常:飞板璐最长的那支羽翼短得非常不自然,就好像长到她这个年龄的小天马正常发育长度的一半就停下了。我清了清嗓子,绕到了一边,和她并肩坐在露台上。

“那……你打算告诉我为什么吗?”

飞板璐最后抽起了一次,用前蹄抹干了脸。“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在那样的一条泥巴路上骑着滑板车超速行驶?活像只从地狱里冲出来的蝙蝠似的。”

她皱起了眉头,把脸转向了下午时分的地平线方向,抄起了前腿。“嗯……我在练习呢。”

“练什么?”我不由得莞尔,“拆房子奥运会?”

“呸!才不是!”她瞪了我一眼,“听着,小姐,非常感谢你让我的腿好多了,但是不许笑话我!”

“嘿……我可没想笑话你!”我温和地笑着提高了音调,“我只是觉得像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有更好的事儿去做,而不是尝试自杀。”

“才不是自杀,”她说接着叹了口气,用蹄子打理着自己的紫红色鬃毛。“这是天马的事,我不指望你能理解……”

我耸了耸肩,“当我和你一样大的时候,我也会不小心‘重新安排’我的卧室,好找到我的特别天赋。呵,你知道吗,就算是年幼的独角兽有时候也会搞得一塌糊涂。”

“可我根本不该搞得一塌糊涂!我甚至都根本不该在这见鬼的地面上!”飞板璐沉重地长叹了一口气,她抱着自己,茫然地望着天空。“我一直在我的滑板车上练习,只为了体验一下那种感觉。”

“什么样的感觉?”

“速度,风,攀升。”

我弓起了一边眉头,“飞翔?”

她皱着鼻子,沮丧地把目光转向庭院外的土地,喃喃自语。“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怎么就这么轻松……”

哦,当然了。

“那,我能冒昧地问一下,这个‘她’是谁吗?”

“唉,我说……”飞板璐站起身来,开始一瘸一拐地走开。“不管你是谁,多谢你了。这是真心话。可……我真心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什么的。我……我还有地方要去。反正现在我应该在做作业或者……或者其他什么无聊的事。”

当她快步离去之际,我摆弄着连帽衫的袖子,在风中低声说道,“你知道的,我们都八个月没有发生过可怕的雷暴了。”

“我知道!”飞板璐走向远处,声音听起来几乎充满了戒备。“小马镇的天气管理飞行员是全艾奎斯陞亚唯一拥有完美记录的天马。”

“你真的以为她完美到了如此地步,都没被雷劈过几次吗?”

飞板璐的蹄子顿住了,她扭头瞅着我。

我凝望着远处那双紫罗兰色的眼睛,“成就一只小马的可不仅仅是勇气,孩子。”我指着她腿上的绷带,“有时候,看起来完美无缺的东西,实际上只是在充满了无数颠簸、跌倒和伤痛的生活中雕琢出来的结果而已。”

她的表情变得极其冷漠,回答的速度非常快。“我的生活之中,颠簸也好,跌倒也好,伤痛也好,通通都够多的了,小姐。”一时间,她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仿佛直到现在她才肯承认某些重大事实。当她把滑板车扶起来的时候,孩子空洞地望着远方,短短的小翅膀一直抽搐着。“我……我只想变得很酷而已。她能行,为什么我就不能呢?”最后一声抽泣,她已经无需掩饰了。尽管如此,当她跳上滑板车一溜烟开走,再次离开我的生活之时,所有的一切都随着那张故作坚强的严厉表情消失了。

我独自坐在露台上,陪伴我的只有我的七弦琴和我的心跳。慢慢地,我关上了急救箱,悠然叹息。我知道,我这辈子就只能靠我自己了,可能也该是停止这种装着我也能照顾其他小马的错觉了。成为英雄,对于我们之中的一部分小马来说只能是个梦。其他的嘛……都没想过当英雄,可这个头衔就从天而降了。我只能永远当个传颂者,为这样的小马歌功颂德罢了。

“好吧……”在机器的奥金平台上放下一个黑色圆柱体之后,神秘博士从立方体前退开,“五十公斤的冲压铁合金,这将是我们的重量最大的测试对象。”

“这次我们打算传多远,博士?”云宝黛茜问道。

先瞥了一眼暮光闪闪,壮着胆子咽了口唾沫,然后神秘博士才笑了起来。“九百英尺。我恐怕……黛茜小姐,当你抓住它的时候,这东西的速度会……非常快。”

“听起来挺危险的嘛,”云宝黛茜评价道,她的红眼睛兴奋地亮了。“随时准备就绪!”

“呃……你以前……你以前能接住这样质量的东西?”

云宝窃笑,朝旁边望去,“嘿,暮!还记得有一回大麦克的厕所离山坡有点太近了,我碰巧在那儿做低空飞行,那时候他-”

“咳咳,”暮光闪闪紧张地朝着雄驹笑着,“她能应付得了,博士。我们

准备好开始了吗？”

“这次我们要使用十二颗水晶,这应该能把所需要的的能量输送到符文矩阵里面了。”

“那好吧,”暮光小心翼翼地朝最靠近她的那颗水晶走去,低下头伸出她的角。“我需要点儿时间来集中精神,好了我就给你信号。”

神秘博士端正坐好,抓住了那个连着线的开关。“我就满怀期待地等着你了。”

云宝黛茜飞在上面看着这一切。暮光用她的角点亮了一束光,聚焦在头顶。在图书馆正中心,深紫色的光辉闪耀着。她的魔力激起了神秘的风,全神贯注之下,她已经是汗流满面。“还差一点……还差一点……”她一咬牙,深吸了一口气,终于大叫道,“就现在!”

明亮的闪光照亮了整个房间。接下来的瞬间,十二颗水晶全都亮了,连成了一片纵横交错的紫色光网。暮光闪闪踉跄了一下,不过马上就被神秘博士给扶稳了。

“你没事吧,亲爱的?”

“不用管我!”暮光发现自己不得不大声喊叫。房间里回荡着响亮的嗡嗡声,水晶绕着立方体闪烁不停。“我们有能量管制吗?”

“差不多!”博士也大叫道,用紧张的双蹄握着那个开关。“我调整了机器的魔力输入量,这样非自然的脉流就会吸收魔力,会产生大约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输入阻抗!”

“你觉得这足以弥补输入的增量了吗?”

“就算没有,这个装置也应该可以无害地将魔法流排放到侧向吸收库中!”

“好吧,这听起来挺虎头蛇尾的!”

“只要我还在看着就休想太刺激!”房间里旋转着空灵的光影,神秘博士笑得很开心。“准备好了吗,黛茜小姐?”

“开吧,博士!”

“这就开了!九百英尺或者爆炸!”他拉动了开关。

从十二枚水晶中射出的光束立刻射进了立方体中。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立方体正中光芒亮度的急剧提升。放在机器顶部平台上的黑色金属块并没有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立方体中心开始发出了低沉的轰鸣声。

“呃……”云宝黛茜脸拉了下来,拍打的翅膀在空中也微微垂下来了。

“听起来好像不太妙，”她咽了口唾沫，“是不是只有我觉得这听起来不太妙？”

暮光闪闪担忧地朝旁边瞅了一眼。“博士？”

“我……”神秘博士的下巴松开了，他眼瞅着这迟迟没有开始的传送。“我不明白！我们现在应该已经看到物体被传送走了啊！”

“是不是……这还得多等一下，因为金属更沉重？”云宝黛茜胡乱推测道。

“不，这应该和测试对象的重量变化毫无关系，”暮光叫道，“感觉就像是所有的魔法都消失了，但这是不可能的！那盒子-”

“我的老天！”博士失声惊呼。

两只雌驹有些担心地朝他望去。

而他回视的目光也同样充满焦急，“充进去的魔力当然没有消失，我们之所以看不到它，原因可能是高强度魔能在瞬间穿透了符文层。”

“您是说，光束的强度强到了足以烧穿设备的核心？！”暮光闪闪有点儿上不来气儿了。

“嗯……”云宝黛茜飞得低了一点，“那不好吗？”

“立方体的符文室核心可不是为了应付那么强大的魔能压力而建造的！”暮光闪闪尖叫道，与此同时，整个房间都开始随着异样的噪音开始共鸣。“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可能都要超载了-”

“我来关闭它！”博士吼道，他几乎都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了。“我就把它全都关闭！”他拨弄着那个设备，使劲用蹄子砸，简直是暴跳如雷。

“唔唔唔……！”云宝黛茜捂住了自己震得发疼的耳朵，房间里的灯笼和台灯都开始危险地晃个不停，图书馆最边缘的窗户已经开始破裂了。“唔……博、博士？！”

“故障保险失效！”他咆哮道，在魔力的喧嚣之中，他的吼声细如耳语。“侧向吸收库已经烧坏了！”

“这就是说-！”暮光开了口。

云宝黛茜已经俯冲下来了，眼看着立方体闪过一道耀眼的紫光，金属外壳开始扭曲，她飞快地用两条前腿揽住了暮光和博士。“卧倒——！！”

立方体破裂了，黑色的圆柱体喷射而出，在木头墙壁上砸了个两尺多深的大洞。十二枚水晶也随之崩碎。震动一波又一波，很快，颤抖停止了，在尘土飞扬之中换成了低沉的嗡嗡声。阴影随着脉动的光芒在空心的树

屋中狂乱地舞蹈,魔力掀起的旋风卷着书本和破碎的书页狂飙。神秘博士总算是呻吟着清醒了过来。

“唔……星璇在上啊……我的头……”他明显地颤抖了一下,耳朵和鼻子都流出了鲜血。刚抬起头,眼前看到的情况就让他惊恐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爆炸把立方体撕开了一个巨大的伤口,将耀眼的紫色核心暴露在了房间里。虽然发生了灾难性的爆炸,传送机依然完好无损,只有一个关键性的细节:奥金平台已经被炸飞了。更要命的是,立方体已经倒了下来,目前正侧躺着。洋葱一样一层层堆叠在一起的符文现在全部裸露在外,这个装置的开口目前对准的是-

“黛茜小姐!!!”神秘博士失声惊呼起来。

“唔唔唔……”云宝黛茜几乎没有动弹,她浑身麻痹地瘫在地上,纯魔力的波动彻底压垮了她。立方体的裂口正对着她,而天马现在连清醒过来的力气都没有,根本无力逃离那个失控的机器。

神秘博士试着朝她爬过去,但立刻就疼得一哆嗦,然后朝后腿看去。一颗魔力水晶的碎片已经狠狠地扎进了他的膝盖里,地上都流了一摊血。惊慌之下,他又朝云宝黛茜望去,然后发现暮光闪闪就倒在离云宝黛茜几步远的地方。

“闪闪小姐!呃……”他在剧痛之中颤抖,再次徒劳地挣扎着,想要爬向她们俩。“你还能动吗?”

“我……喘不上……气……”暮光呜咽着。她的身体贴在了地板上,可是原因和另外两位截然不同。魔力的剧烈波动从倾斜的传送机器中溢出,此刻她的角正闪着微弱的光,和那波动一同共鸣。“能量……太强……了……我……身体……麻痹……”

“要是我们不赶快,黛茜小姐会更糟-”博士刚开口,却被一声响亮的摩擦声打断了。他睁大眼睛朝上面望去,只见头顶上一个塞满了厚重书本的沉重书架在新一波魔力的爆发中开始倾斜。“哦天呐……”他蜷缩起身体,用蹄子紧紧地捂住脑袋。那重重的木制家具朝他倾倒,就要砸到他身上了……

房间里一声巨响,但是神秘博士却没被砸到。千钧一发的关头,他已从倒塌的书架下面拖了出去。惊魂未定地喘着气,他抬起头来望着我。

“看在塞拉斯蒂娅份上,你是谁啊?!”

“别跟我客气了。”我咕哝着,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把博士拖到了远离灾难的安全位置,我才去看暮光和云宝的情况。刚才立方体的魔力过载爆发也深深影响了我,就算隔了十几步远,我还是很难站直。要不是当情况一发不可收拾的那时候我旁观实验的位置是相邻的走廊,那我现在也跟其他小马情况一样凄惨了。“先别着急自我介绍了,博士!”我挣扎着让声音压过正从破裂的设备中疯狂涌出的原始魔力波动。“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问题吗?”

“我……我……”博士摇摇头,甩开了对我的疑惑,小心地张望了目前状况一眼。“现在除非是皇家天角兽亲自下场,谁也没法关闭它了!我们根本无能为力,只能等着凝聚的魔力从机器里自己排空!”

“那我们得等多久?!”在深沉的隆隆声中,我大声喊道。我用蹄子护着眯起的眼睛,朝暮光和云宝望去。现在我几乎听不见比自己心跳更响的东西,更别提那个正在魔力泄漏的立方体了。“几个钟头?!”

“更像是几分钟,女士!”博士叫道。“这东西里面存了太多的魔力来保持长时间运行!我担心,头一次爆发只是个前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算是碎成了残片,传送器也会依照设计去运行!”博士伸出蹄子指着,我帮忙把他扶成了坐姿。“那就是以空间位移的模式发射出一束强大的能量!而现在,失控的机器开口是对准了-”

“云宝黛茜……”我低声喃喃着,“我得赶紧去把她拉-”



他伸出一只强有力的蹄子,一把拖住了我。“不行!你离那核心越近,受影响就越大!你会跟她们一样的!”

“可我们必须去拖动她们!把她们俩都拖回来!”我只觉得牙齿在打架,这次并不是出于寒冷。“有什么办法吗?”

他抬起注视着我,好像刚刚才看清我的模样。“你……你是独角兽!赞美露娜!”博士指着从倒塌的书架上断开的碎木板。“也许你能帮她们

俩一把……”

“我明白了！”我叫道,尽力平定了我的呼吸,我把四只蹄子全都紧紧踩在地上,全神贯注地把力量集中到角上。靠着有生以来最大力量的漂浮术,我把那条断木板飘了起来,穿过旋转的能量团。“唔呜呜呜……”我绷紧了全身,拼了命地把那根救命稻草推向正在轻声呻吟的云宝黛茜那边,她依然倒地不起,而我已是汗如雨下,感觉就像是用切黄油的塑料刀子在湿水泥地上雕刻。“我……我恐怕够不到她!”

“那就不要试了!”博士喊道,只听到机器低沉的嗡嗡声再次变得愈发高亢。我们俩都感觉到了从那破碎的传送机器里正在酝酿着另一波魔力爆发。“闪闪小姐更近!先试着把她拉出来!”他指着紫色独角兽,“然后你们俩再齐心协力去救云宝黛茜!”

“暮光!”我大叫道,把木板转向了她那边。“你听到博士了吗?抓住!”

“我……我……”暮光盲目地举起一只蹄子,奇迹般抓住了木板的末端。“那……那是谁……?”

“回头再玩猜谜游戏吧!”我叫道,窗户又开始咔咔作响了,之前破碎的玻璃正在进一步粉碎。我用魔法拼命地往回拉木板,“抓紧了!我需要你帮忙去救-”

“云宝黛茜!”暮光尖叫起来,当我把她拉过去的时候,她恐惧地瞪着云宝瘫软的身体。“坚持一下!”她朝那个瞄准了天马的破碎立方体望了一眼,几乎哭了出来。“哦,塞拉斯蒂娅啊,不……”

“呜呜……暮……暮光……”云宝黛茜几乎动弹不得,她的羽毛几乎被机器裂缝处激起的狂暴魔力波动给撕了下来。

“你听见我了吗?!”暮光结巴着,我总算是把她拉回了我和博士身边。她瘫倒在我怀中,努力重新振作起精神。“先……先放松!我们马上就把你拉-”

机器疯狂的魔力开始脉动了,一股纯粹的魔力冲击波爆开,把我们三个全都炸得向后翻倒在地。我不小心绊到了神秘博士血淋淋的腿,害得他痛苦地惨叫起来。当我好不容易重新爬起来的时候,忽然被一束纯净的阳光照花了眼睛。颤抖了足足几秒钟,我才意识到图书馆的正门被打开了。

“这里到底出什么事啦?!大家都还好-”一个又尖又细的声音问道,然后是倒吸凉气的声音,接着几乎是在尖叫。“云宝黛茜!!”

接下来我听到了暮光的低语,“哦,不……站住!快出去!不要靠近

她!!”

抬头望向图书馆正门,我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翻倒的滑板车四个旋转的轮子。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摇摇晃晃地看过来,只见她已经冲进了屋里,小小的橙色身躯几乎是在汹涌的魔力波浪中游泳。

“听我说,飞板璐!”暮光尖叫着,当她在噪音和喧嚣中大喊的时候,我艰难地帮助她站了起来,“快回去!别去试着碰她!那机器就要爆-”

“她……她受伤了!”飞板璐在汹涌的能量波涛中尖叫着。她紧咬牙关,硬挺着紫色光芒的冲击,痛苦地一步步挪向云宝黛茜。她有没有听见暮光的警告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只能在图书馆的尽头充满恐惧地无助旁观。“我们……我……我要……我要救她出来!”

“唔唔……什、什么?”仿佛被呼喊自己大名的声音赋予了生命,云宝黛茜猛地睁开了眼睛。她看到了飞板璐,看到了她痛苦的表情,然后,她看到了不远处传送机器那即将爆发的无尽光辉。惊叫一声,她向着飞板璐的方向咆哮,尽全力抬起了麻痹的前蹄。“丫头!快退后!我是认真的-”

就在这一瞬间,飞板璐身体一晃,四蹄一软,被无形的压力压得跪倒在了地上。腿上打了绷带的伤口撞到了图书馆的木头地板,疼得她浑身发抖。而这好像反倒点燃了她内心的火焰,她怒目圆睁,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使出浑身的力气拍打自己短短的小翅膀,把自己像一颗彗星似的推向云宝黛茜的身边。

“不!不要-”神秘博士尖叫着。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了。机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爆炸了。紫色的能量流冲出立方体撕裂的口子,漫过木头地板。云宝黛茜只能眼看着,屏住了呼吸。直到她忽然被飞板璐撞到了一边,小雌驹代替她出现在光的冲击位置上。下一瞬间,飞板璐的身影消散了。在刺目光芒的爆炸之中,小雌驹无影无踪,只剩下一片昏暗的紫色烟雾。

灾难的烟雾和喧嚣消散之际,云宝黛茜大喊大叫的声音立刻填补了空白。

“可恶!可恶!可恶可恶可恶!”她的晕眩被震惊和狂怒冲散了,天马挣扎着试图爬起来。她踉踉跄跄地撞上了几个书架,打碎了几样实验设备。“唔唔唔唔——呃啊啊啊啊啊!!!”她重重地用蹄子反复捶打着一张桌子,把它砸得翻了过去,又踢飞到了空中。“白痴!她以为她到底在干什么?!那个……呃呃呃……蠢……蠢……”

立方体已经彻底静下来了。不再受到魔力波动的影响,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把她也扶起来四蹄站稳。“她……她……”我的声音非常低沉,非常干涩,凝望着光束在地上烧焦的那个黑色圈。那是飞板璐最后的所在地。“她……被传送走了。一定是这样!黛茜小姐,要是我们可以-”

“哼!”她怒气冲天,暴躁地一把把我推倒在地,直接冲过图书馆。“暮!告诉我!她在哪儿?!那蠢机器把她送到哪儿去了?!”

暮光闪闪只是瞠目结舌地凝视着图书馆里的空间,她眼中溢满了泪,就快要哭出来了。

“暮光!”云宝黛茜抓住她的肩膀使劲摇晃。“看着我!”

暮光咽了口唾沫,注视着云宝黛茜。她的嘴唇在发颤。“我……我不知道,云宝。要是我知道可能会发生这种事的话……”

“现在已经发生了!”云宝黛茜吼了起来,“那蠢机器是传送用的,对吧?那它把丫头送哪儿去了?是送到九百英尺开外的镇子对面去了?还是哪里?”

“这个谁也说得不准。”神秘博士忽然低声喃喃道。

云宝黛茜猛地转过身面对着他,“这回答糟透了!”她脸色铁青,“这就去看看!”

“不!站住!”博士大喊之际牵动了伤势,疼得浑身发抖,但还是奋力挥动蹄子示意她留下。“我没开玩笑!那机器的能量输出把暮光小姐的魔力放大了十倍!另外,机器的损坏也让传送效果失去了保证,那孩子现在的位置根本没法预测!”

“直接告诉我上哪儿去找她,博士!”云宝黛茜咆哮如雷,她脸色黑得像锅底,努力克制着自己,免得呼吸过于急促。“我不觉得这传送用的东西会照顾孩子!”

“我认为博士想说的是,那机器确实是把飞板璐送到了某个地方,但根本不知道具体是哪里!”暮光闪闪说道,依然在摇摇晃晃,努力恢复平衡。“它……它可能会往任何方向传送她。”

“这话根本帮不上忙,暮!”

“先给我点儿时间……”暮光一瘸一拐地走过房间。在我们焦急的注视下,她捡起一块打翻的黑板,飘起一支粉笔,开始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书写一系列高等数学算式。她冥思苦想,眉头深蹙,嘴唇在思索之中无声地嗫嚅着。

“以那样的魔能释放率，”一边忍着痛，博士一边喘着气说道，“这么小的身躯的传送距离，至少是我们最后一个测试对象预期距离的五倍。”

“是吗？所以呢？”云宝黛茜在两位科学家之间急得团团转，“这表示什么？我该怎么办才好？”

“先让我集中精神！”暮光厉声喝道，她咬紧牙关，努力对付最后几个方程式。她闭上了眼睛，低声喃喃着，然后在黑板上写下最后一笔。飞快地转过身来，她盯着瞪大了眼睛的云宝黛茜，几乎是在呜咽。“她可能在一个周长为十三英里的圆形区域内部的任何位置。”

“以这里，也就是传送器的所在位置为圆心。”博士长吁了一口气。

云宝黛茜左右看来看去，焦躁地用前蹄揉着乱糟糟的鬃毛。“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她距离我们大概两英里以内，但是到底是北方，南方，西南，东南……根本没办法知道具体方向！”暮光闪闪紧张地咽着唾沫。

云宝黛茜深吸了一口气，宝石红的眼睛刚硬起来。“好吧，那我们还等什么？”她转身朝向最近的破碎窗口作势欲冲。“暮光，你去告诉镇长我需要集合全小马镇每一只健壮的天马，我们要把整个地方都筛一遍！如果有必要，日夜不休地搜一个礼拜也行！”

“现在的问题不是你能不能找到她，黛茜小姐！”博士叫道，“而是你多快能找到她！”

“为什么？”云宝黛茜皱着眉头，“这是怎么了？”

博士咬着嘴唇，和暮光担忧地对视了一眼，然后又朝云宝看过来。“以前传送机从来没有传送过有生命的东西，”说到这里，他不由得打起了哆嗦，坐直身体紧紧抓住自己受伤的腿。“所有的假设都表明，活生生的小马可以在空间位移中存活，但是活不了多久。”

“你说‘活不了多久’是什么意思？！”云宝黛茜的声音惊恐万状。

“云宝，他的意思是说，飞板璐……不管她现在在哪里——很快就会身体机能失灵，然后迅速瘫痪。因为她的肉体和她无形的意识被分离开了。”暮光努力平静地解释这种恐怖的情况。“这机器基本上是把她和自身魔力脉流断开了联系，这样一来她的意识再也无法和身体保持一致了。过不了多久，她身体的一切机能都将会彻底停止，就像是某种魔法的窒息一样。”

“那……那……”云宝黛茜在空中左右为难，咬着嘴唇，然后大叫起来

，“那我们得赶紧把她带到一只像你这么聪明又擅长魔法的独角兽身边，这样你才能……能……能把她的魔力脉流什么的重新连回身体里去，对吧？”

“我……”暮光闪闪不安地扭着身体，“我以前从没试过类似的-”

“但是你也许可，对吧？！”

“……嗯，当然了！可-”

“那就足够了！”云宝黛茜指出，“送博士去医院！我要去召集搜索队！”

“闪闪小姐……黛茜小姐……”神秘博士颤抖着在暮光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发生了这么糟糕的灾难性事件，我必须向你们道歉-”

“回头再道歉吧，博士！小璐需要我们！”

“可……大家都等等！”我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我跳到了房间正中央，使劲挥舞我的蹄子。“我们不能这么盲目地去撞大运！肯定有……我不知道，肯定有什么能找到那孩子在哪里的办法！”

三只小马都吓得蹦了起来，三双眼睛齐刷刷地瞪着我。

“呃……你哪位？”

“你是从哪儿来的？”暮光闪闪愕然地眨着眼睛。

我的眼睛在抽搐，真是意外，就连我自己都忘了这糟糕之中的糟糕问题。“呃……我……只是……”

“你一直都在这儿吗？”

我重重地一跺蹄子，吼了起来。“拜托！现在是在乎这回事的时候吗？真的？！”我眉头紧皱，盯着神秘博士。“这东西需要一个基于光照的魔法来激活机器，对吧？”

“你……”他紧张地眯着眼睛看着我，“你怎么知道的-”

“是还是不是？回答我？”

“是。”暮光替他做了答，谨慎地盯着我。“我把一个聚光魔法引入周围的水晶，然后吸入机器里面。内置的符文完成剩下的所有工作，把火花转化为机器传送魔法。”

“那，如果它是基于光的魔法……”我揉着下巴思考着，然后倒吸一口凉气。“也许照明魔法可以追踪机器传送她的位置！”

“我……”暮光瞅了一眼焦躁不安的云宝黛茜和受伤的博士，我看得出来，她此刻已经完全没了主意。“我都好些年没有使用过照明魔法了，就

算是我能……”

在暮光大声说话的时候,我的思绪却在飞速运转,那速度足以让云宝黛茜都为之骄傲。我想起了当我演奏悲歌之际,黑暗的地窖里,头顶上灯笼那昏暗的灯光。我想象着当我投身于一系列的悲歌之际,地下世界在我周围起伏不定。光和影在我面前舞蹈。顿时,灵感的火花闪烁在我面前。“别担心!”我忽然笑了,朝着走廊疾奔而去,心跳得很快。我看到我的鞍包正好就在之前早些时候刚到图书馆旁观实验时放下的地方。“这个我能搞定!”我掀开鞍包的一边,在里面翻找着,掏出了我的七弦琴。“我正好知道一首歌,有个副作用就是能在阴影中散发出微弱的光-”

一阵深深的寒意掠过,我浑身毛发直竖,陷入了晕眩。颤抖着,我步履蹒跚,险些摔倒。

“呃……伙计们?”

我一转身,心立刻沉了下去。

暮光闪闪和神秘博士已经拖着蹄子离开了。在破碎的窗外,我能听到云宝黛茜正在大喊大叫,召集所有能听到她呼唤声的天马。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无论如何,我一直都是孤独的。但是飞板璐?我忽然无比渴望能找到她。可不是每一天,我都是唯一一只无法展翼飞出困境的小马。

我看着我的七弦琴。金黄色的琴身,绷紧的琴弦,摸上去冷冰冰的,和我要做的事很相似。在这座一片狼藉的图书馆正中演奏,只让我觉得非常不自在。真是意外啊,我居然已经对那个黑漆漆的泥巴地窖适应和熟悉到了这般地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跑向破烂的立方体,带着我的乐器站到上面,做了个深呼吸。

也许……

只是也许……这些挽歌之所以会灌输给我,是有其原因的。给我带来的痛苦,也许能拯救其他小马的幸福。我早就发现了我的音乐有一个无法言喻的优势。露娜的创作已经超越了模糊的时间层次,深入到了纯粹遗忘的境界,只在我的蹄中诞生了新的美妙音色。我接受了它们,把自己当成了这些久远遗忘的乐曲的管家。我还有其他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吗?我是否也是灵魂的无名管家呢?

我可能不是一只勇敢的小马,但我喜欢把自己当做一只聪明的小马。露娜公主的歌曲在过去的岁月中曾经为她提供了某些神秘的用处。虽然

这些乐曲的功能早已被遗忘,但这并不表示,我就没法为他们创造出新的用途了。如果我在这里不是为了放飞想象力,尽情去创造。那为什么会有我这样的幻影存在呢?我从未生为英雄,但如果我连个传颂者都当不好,那我可真的会永远恨自己了。

一旦我在混乱的房间正中收拾好心情,鼓足了勇气,我就用起了漂浮术,开始演奏月之挽歌第一乐章。“阴影序曲”那不谐的音律慢慢响彻了整个图书馆。实在是讽刺,我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交响乐的第一乐章,随后的其他乐曲我并没兴趣去演奏。

不到一分钟的演奏,挽歌的副作用开始狂暴地向我袭来。我开始瑟瑟发抖,深深的偏执、妄想和多疑之情淹没了我的身心。我实在不习惯在白天演奏这曲子,此刻我只觉得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在蠕动。尽管我简直恨不得把眼睛永远都闭上,但还是硬撑着睁开了,把所有一切在我眼前闪现的可怕幻觉都尽收眼底,寻找着……寻找着……等待着那一丝渴求的真相浮现。

透过随着音乐那诡异曲调而起舞的阴影、蠕动的昏暗,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光的波澜在我面前分开,为我打开了神秘的眼睛,找到了凡俗之辈所无法知晓的光谱。像丝带一般混在一起的光纷纷散开,很快呈现出一道孤独的光,以一个角度射出传送器死亡的心脏。这是一束新生的光,亮得很纯净,稚嫩而透着非自然的冰冷。我停止了演奏,向前走去,深深地嗅着它的气息。味道就像是香草和白骨。那可怕的质地引着我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图书馆,一直到因为演奏挽歌中途就放弃而造成的无尽寒潮让我步履蹒跚,几乎倒下。

我的心脏沉重地跳动,在飞驰的恐惧中颤抖。我在盛开着鲜花的草地上挣扎,那些花草仿佛毒蛇的海洋一般在我周围蠕动。尽力昂起头,我心中顿时充满了喜悦。那光束直接指向了西北方向,越过了城镇的边缘,越过了香甜苹果园,直冲雾气弥漫的山底。确实,距离不超过三里地。

现在我知道飞板璐在哪里了。

我喜极而泣,几乎上不来气。虽然冰冷和恐惧摧残着我,可我就算崩溃在这里也心甘情愿,但是我还不能倒下。小马镇午后的空中响起了越来越多的天马焦急的振翅声。低声的耳语和难以置信的惊呼在大街小巷此起彼伏。整个小镇都陷入了一片沸腾的恐慌。这个镇子的一个宝贵的孩子在最奇怪的情况下丢失了,她必须被赶快找回来。

浑身颤抖着,我拼着命撑起了身体。“唔唔唔……暮……暮光……”我喃喃着。我拖着蹄子,一步一拐地走在路上。阴影序曲对我的影响简直比传送机器的爆炸还厉害。我像个僵尸一样蹒跚地穿过小镇,在脑子里根据当前的信息推算,猜测着暮光到底把博士带哪儿去了。不留神看到了小马镇医院正门的时候,我简直欣喜若狂。没错,他们就在这里,我找到她了。

她并不孤独,当红心护士和其他几只小马正在忙着照顾神秘博士的时候,暮光正在和焦急的镇长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说明情况。在这疯狂情景的其他小马之中,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一定要把她找回来啊!”乳白呜咽着。萝卜尖和高露洁站在啜泣的雌驹两边,拥抱着她,安慰着她。“那可怜的孩子受了那么多的苦!我把她带到小马镇,只希望能开始新的生活,忘了过去她在哪里!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我向你保证,乳白小姐。”暮光闪闪安慰地把蹄子搭在她肩上。她掩饰的绝望能瞒过所有小马,可是瞒不过我,她的童年旧友。“我们一定会找到飞板璐的!云宝黛茜已经出发了!我需要你能保持冷静,好让我们大家都去搜-”

“她在西北边!”我拼了命哼出声来,咳嗽着,结果只是蹄子一软,倒进了她们之间。当大家帮忙把我扶起来站稳之际,我听到了焦糖仔在轻声喘着气。“飞板璐在这里的西北方向!别去其他地方浪费你们的时间……”

暮光和其他小马都眯着眼睛盯着我,“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传送机器是用聚光魔法充能的,对吧?”

“呃……对?”暮光奇怪地瞅了我一眼。“你想说什么?话说回来……你又是谁啊?我们这儿正在处理紧急情况-”

“对!没错!而且我正在努力告诉你飞板璐在哪里呢!”我真的开始咆哮了,惹得周围疑惑的目光数量成倍地增加。“我使用了一个魔法,让我看到了一条光线轨迹,通往那机器把飞板璐送过去的位置!你得叫大家-叫所有小马都赶去西北方向大约两里半远的-!”

“暮光!”云宝黛茜俯冲下来,身边还跟着盘旋的踢云和雨点。“我已经召集了大约五十只天马的救援队了!而且把糖果毛和盛绽派出去召集更多的天马!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暮光立刻转身回答,“我们不能把宝贵的空中搜索资源浪费在近处,你们立刻飞往传送器传送范围的最远区域,陆马和独角兽会分散到整个

小镇里进行覆盖搜索。”

“说得对！”镇长开口道，“大家都听好了！都各自集合，三只小马组成一队，把镇子的每个角落都搜个遍！萝卜尖！去找苹果杰克和大麦克，和其他农场家庭制定搜索计划，来搜索附近的森林-”

“嘿！”我吼道，在焦躁不安的镇民们当中，我只觉得一股寒意涌上前来。“你们没听见我的话吗？！我刚刚说我知道她在-”

“哎哟……”暮光揉着脑袋。她盯着我，视线里残留着厌恶和恶心。“嗯？刚才怎么-谁在嚷嚷啊？我们得-”

“都听着！”我拼命往前凑，喘着粗气。“飞板璐在这里的西北方！”我疯狂地环视着周围每一只小马，只觉得情况正飞快地失去控制。“先冷静点儿！留在我身边，仔细听我说！我保证，我能帮你们找到她-”

“我们还傻站着干什么呢？！”云宝黛茜大喊道，她飞在我们头顶二十尺高，和我的距离恐怕隔了四个银河系。“我们得赶紧找到她，带她回来，好让暮光能……我不知道，把她重新连上什么的！”

“越快越好，黛茜小姐！”强忍着红心护士处理伤势的疼痛，神秘博士叫道，“每浪费一秒钟，我们都可能永远失去飞板璐！”

“你……你是什么意思？”乳白抽泣着。

“冷静一下！拜托！”我喊道。“我知道她在哪里-”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萝卜尖怒气冲冲地斥责我，“除非你能帮-”

“我刚刚才告诉你！几秒钟之前才告诉过你！我创造了一个能帮上忙的魔法-”

“我最好做好准备迎接她回来。”暮光闪闪说道，晃晃悠悠地走向神秘博士，依然在揉着额头。“如果她回来的时候我没有充分冥想的话，说不定我没法把她重新连上魔力灵脉。”

“大家，散开！”云宝黛茜叫道，随即疾冲而去，她身边的天马们则向反方向飞散。“逆时针阵型！”

“我这就去苹果家！”萝卜尖撒开蹄子跑掉了。

“不……不！等等！求……”我伸出了蹄子，但是却踉跄了一下，一屁股软倒在地，只顾着喘息了。周围，小马们都在狂奔，奔向除了我之外的任何方向。绝望、惊恐，这些情感让他们无暇顾及我，只是从我身边离开，像一团散乱的纱线。如果这是别的日子，任何其他的场合，那么也许，我可以

很简单地在小马镇这片苦涩冰冷的遗忘之海中捞取某一缕孤魂,可以稍微听我一言的孤魂。可是,今天……

我浑身颤抖,紧紧拥抱着自己,眼看着慢慢西沉的斜阳之下这场徒劳无功的搜索正式开始……

今天,或许就是一个孩子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天。

我麻木不仁地踉跄而行,回到了我的小屋。把马鞍包随便扔到了小床上之后,我身体一歪,直接倒在了壁炉前面的地上。

我没去点火。

盯着我面前那些干燥而冰冷的劈柴。那么多的灰烬,那么多枯死的干脆木片,毫无生机。而我现在甚至比当初遭遇诅咒的第一天清晨还要寒冷。

我的耳朵在哆嗦。资深音乐家的天资让我能听到窗外传来的最细微的声音。搜索队已经遍布了整个小马镇,几十只小马拼命地在方圆数英里的区域内东奔西窜,活像是一群没头苍蝇一样盲目。

我知道飞板璐在哪里,我知道她正在痛苦,甚至已经死了。我也知道,不管她在哪里也好——都比我现在的处境更好。

距离小马镇中心两英里……或许三英里。我从来没有到过离诅咒的发源地那么远的位置,甚至就连暮光亲自传送我的那一次都没有过。我敢走出去的最远的地方也就是泽寇拉在无尽之森中间的小屋,就算是那么远,也只不过一英里半的距离而已。每次我去购买那些宝贵的音石回家之后,一天之中大部分时间都得用来让身体恢复温暖,从冰冻的麻痹之中重新恢复知觉。

外面传来了更多天马的呼喊声。我颤抖着紧紧闭上了眼睛,用两只前蹄死死地扯着自己的鬃毛。

我出生在坎特拉皇城街头一个富裕的家庭,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伤到自己的那一天,那是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在楼梯上跑跑闹闹地追逐家里的猫咪不小心扭伤了脚踝。虽然只戴了半个月的支具,但我依然觉得这恐怕是小马一生最难以承受的痛苦和折磨了。之后,我渐渐长大,一天又一天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一本接一本地读着书,一首接一首的曲子,享受着奢侈的大学生活,沐浴着守护着众生的天角兽公主的慈悲。我对痛苦又有什么理解呢?我对抗争又有什么理解呢?哪怕是这诅咒——如此寒冷,

如此恐怖——也被那些友善的面孔镀上了一层玫瑰色。大家都乐意帮助困境之中的陌生小马,会和她说话,会安慰她,甚至会拥抱她。

我根本不是英雄的料子。要说有什么,我灵魂之中蕴含的是耐心,而不是勇气。我根本就没有半点儿肌肉或者坚强之类的值得自豪。

那一天,我只能蜷缩在壁炉前瑟瑟发抖,无尽的内疚折磨着我,让我甚至没有力气去点燃壁炉的火焰。我知道,我所拥有的一切只有知识,还有记忆。我知道飞板璐的所在之地,我也记得一清二楚。别的小马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如果今天,有一缕孤魂因此而逝去的话,我知道另一缕孤魂也没法独自活下去了。

如果这就是梦魇之月为我揭示的意义,那么我恨她有多深,敬她就有多深。

还没等我的脑子有机会抗议,我已经利索地跳起来站稳了蹄子。我套在身上连帽衫外面的头一件衣服就是瑞瑞给我做的那件华丽的毛衣,接下来是第二件外套——我几乎都没穿过,闻起来还是跟九个月之前从垃圾箱里捡来的时候一个味儿。接下来我又穿好了围巾、袜子、长袜,又加上了羊毛滑雪帽,披上了斗篷,把全身都盖得严严实实。就好像觉得还不够沉重似的,我又背上了鞍包,在里面塞满了毯子。起初我并没意识到这一点,可是当走出小屋正门的时候,我正在抽泣。在直面死神的时候,没有任何小马能不流半滴眼泪。把自己捆得像个羊毛坦克,我享受着因为燥热而流下的最后几点汗水,然后冲出家门。在这个恶臭的下午,在那些被误导的天马们投下的阴影中,我一路飞奔,直向西北方向而去。

这里并不是无尽之森,但我真希望它是。在森林里走了不下十分钟,我意识到这里的丘陵可真是够崎岖的。每一步,我都得磕磕绊绊地踏过尖利的石头或者光滑的圆石。如果不幸摔倒在地,那要重新站起来可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捆在我身上的厚重衣物让我的腿都僵直了,所以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堆满了毯子的床上走路。不管有多想解开我的腿,我都不敢解开哪怕一块布料。虽然我还在发抖,但我知道,再过不到一个钟头,我就要穿越名副其实的北极冻土了。

二十分钟,我已经感觉不到我的腿了。一开始,我还以为寒冷已经降临了,但很快就明白过来,是因为我费了好大劲踏过那么多难走的碎石和鹅卵石而疲惫不堪。我本来还以为朝西北边走着走着就会突然到山腰了

呢,事实证明这想法简直愚不可及。实际上,我每迈出一步都是在往山上走,整座山就在我蹄下逐渐拔地而起。我这辈子也曾经慢跑过几次,但都是在平地上,从来没上过坡,爬过山。

太阳下山对此并没有什么帮助,我周围层层的海已经遮住了光。让我沮丧的是,随着我继续向北前进,森林只是越来越茂盛,越来越密集。我迫不及待地想赶到飞板璐身边,都没意识到我有多容易迷失方向。看来我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方位,现在不做以后就没机会了……在寒潮剥夺我任何的感知能力前,我必须突入其中才行。

暂停了脚步,我坐下来,从鞍包里掏出了我的七弦琴。花了好一阵子,我才能重新集中精力使出了漂浮术。在这么一个毛骨悚然的地方演奏“阴影序曲”,又多花了我更长的时间来鼓起勇气以及镇定心情。当我颤抖的乐器弹奏出那魔幻的挽歌之际,我的整个身体都绷紧了。很快,我重新定位了光束的方向,追踪到了飞板璐传送位置的路径。那光芒像冰冻的闪电一样穿透了我的身体,拉扯着我继续前往山腰中部。我有点疑惑,阴影序曲那偏执的狂潮并没有让我感到战栗。然后我明白了过来:当前这个任务已经让我变得够紧张够战栗了,挽歌的副作用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丝毫没有浪费时间,我收起了七弦琴,用最快速度追着那束光。它在我前方闪耀,宛若燃烧的铂金色火炬。我看到我呼出的白气在面前的森林中越来越浓厚,魔法的光芒变得越来越明亮,由此,我知道夜幕即将来临了。此刻就算是一整群天马从我头顶呼啸而过,我也看不见他们了。当我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坡之际,我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面前迈出的每一步踩出的蹄印上,因为很快,我就再也没法集中注意力去留心别的东西了。

第一波寒潮来袭了。我努力想象着我正在一里地开外的地方。每一次我张开嘴喘气,都觉得自己的口水要结冰了。但我为了防止窒息只能这么做。虽然捆得像我这么严实,可我现在的感觉就像是正把整座房子背在身上往山边搬。我知道,哪怕是围巾不小心松脱了,我也会当场冻死。然而,驻足和犹豫,都意味着多浪费把飞板璐从死神爪子里抢回来的宝贵时间。当你每迈出一步都像是踩在万千冰针形成的针山上的时候,让自己明白另一只小马正身处困境可真是件难上加难的事。我几乎是在推着自己的身体往前闯,努力让自己相信以前更糟糕的地方我都呆过,然后又努力让自己相信过去的努力并不是这么一个公开的谎言。

第二波寒潮来袭了,这感觉不像是潮水,倒像是一堵看不见的雪墙砸

了过来。我已经不觉得自己是在走路了,更像是在挖洞。我的蹄子正在细粉状的雪堆中穿行,眼睛像是针刺一样疼痛,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的眼泪都冻成了冰。我耳中隐约听到了凄惨的呜咽声,一时间我吃了一惊,以为我不留神找到了飞板璐,但随后才发现,那些微弱的哭泣声只属于我自己。真不知道被传送走的到底是谁,我都差点儿以为那是我自己了。因为现在,我感觉自己的灵魂好像已经和木偶一样僵硬地迈向前方的腿彻底断开了。

我就这样去发现痛苦的。这里的痛苦,我说的是真真正正的痛苦,一种身体不该遭受的痛楚,伴随着噩梦的折磨,唯一的存在目的只是为了警示我们只要还清醒就不该去做那些自寻死路的愚行。这种痛苦的存在如同最后孤注一掷的火花,惊扰了你的鬼魂,不顾它的尖叫,硬生生地把它扔回那具躯壳里,以这种最终极的方法令它不至于死去。而在此,我正直冲进那片庞大得无可名状的无尽遗忘之中,为的又是什么?就算我撞了大运真的及时赶到了飞板璐身边,我又有什么机会能把她快速地带到暮光那里,从而让我的老朋友能够……或者不能拯救这孩子的性命?

事实的关键在于……不管是死是活,我连自己的一块墓碑都赚不到。可飞板璐……

在这个属于她的世界上有泪水,每一滴泪水都比我的泪水更加温暖。我向着山脉放声咆哮,朝它扯着嗓子尖叫,挥舞着蹄子撕扯着它,硬生生把我自己拽起来,把它践踏在蹄下。当时感觉相当激烈,但我很确定,我发出来的所有呐喊比小猫的叫声大不了多少。无穷无尽的树木包围着我,像是灰色的鬃毛,我是一只饥饿的跳蚤,远离那悸动的血管。我宛如来到一片蓝灰色冰地,那里弥漫着我只在书本中读过的恐怖,是那种本只该出现在诗歌之中的恐怖。而当它突然闪着星光噼啪破碎开时,我方才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将我从那极寒入骨、颤抖不已、长达三个钟头的赴死苦行中唤醒了。

“唔……呃啊!”我的眼睛睁开了,猛地爬了起来,浑身上下捆扎得好像葬礼的裹尸布。包围我的不是棺材,而是花岗岩和木头。我已经到了山坡的最高处。遥望东南方向,远远的夕阳正落在模糊的小马镇边缘。一开始我还以为有秃鹫在我上空尖叫,直到那些尖叫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呜咽。我抬起头来,于是我看到她了。

飞板璐正悬挂在我头顶上方,上下颠倒,浑身麻痹,她的尾巴被夹在了

一颗枯死树干的干枯枝条上。我不由得哭了,我知道自己在抽泣。当我站起来向她走去之际,整个世界都在我眼前模糊了。

然后,我跌倒了。

我喘着凉气,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我就像一个空空的贝壳,比周围的岩石还要死气沉沉。在笼罩着我的微弱暮光之中,我忽然害怕去看自己的蹄子,只怕透过我薄荷绿的毛皮会看到毫无生气的冰蓝色死皮。我试着站起来,可尽了最大努力,顶多也只能翻身而已。忽然之间,从我的身体在粗糙的石头上绊倒的位置传来了一阵尖锐的痛楚。实际上,我浑身上下居然还有哪根神经能回应这折磨,在当时可真是一种非常古怪的刺激感。我接受了那痛楚,任凭那剧痛穿透了我的全身,借势坐了起来。把两只完全不听使唤的蹄子高高举过头顶,不顾一切地想去接住她。

无可否认,飞板璐离我的蹄子只有不到两尺远,但是我还是够不到她。如果我正在营救的是一只成年小马,那我的一堆脏话估计都要掀起风暴了。相反,我集中起了精神,在脑海中奏响一曲来自我童年的音乐——任何有助于我集中的东西——再用我的角把这股力量发射出去。随着绿色的火花,我的魔法爆破射向了星空。谢天谢地,挂着飞板璐的那根树枝碰巧挡在它的路径上,它一下子就折断了。飞板璐像颗橙色的彗星一样朝我坠落下来,我接住了她,用我身体上一切能保护她免遭伤害的部位接住了她

“哎哟!”我尖叫出声,在我被她的重量砸倒在地的时候,肺里的热气都化作白雾喷出了我的鼻子。曾经倒吊着她的枝条毫无用处地弹进了黑夜的阴影中。一时间我猜测着,是不是我也折断了?

“唔……这是……哪儿……?”飞板璐抽搐了一下,她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漂浮在迷茫的阴影和眩晕之中,她的眼睛一直在转个不停。“是……是谁……?”

“你、你离开这、这里的回、回、回程票。”某个声音回答道,寒冷之下连话都说不利索,让我恐惧不已。

“我……我感觉……”飞板璐呜咽着,干呕个不停,上气不接下气,“我……我……感觉……不到……”

“我、我们俩差、差、差不多,丫头。”什么东西把她轻轻放在了我的背上,然后整个世界旋转了一百八十度。在恐惧中,我的意识仿佛脱离了自己的身体,眼中只能看到一幅我正在磕磕绊绊下山的模拟画面。忽然间

,这模拟画面成真了。“抓、抓、抓紧了,不管你、你怎么做、做、做,绝、绝对不要放、放、放开,我这就带、带、带你回、回家。”

“我的翅膀……”她浑身颤抖不已。某些比冰川更刺骨的东西扎在我的背上,戳进了我的身体里。飞板璐的泪滴就像是天上下起了刀子雨。“我……我感觉……不到……我的翅膀……”

如果我是一只更强壮的小马,我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了。“我知、知道你不、不、不能,飞板璐。”

“可……可我-”

“我要把、把、把你带回家,这就是我能做到的-”这些话刚说出口,我就看到黑暗的大地朝着我的脸砸了过来。“呃唔!”我在一块石头上滑倒了,盲目地一直滑下了鹅卵石的山坡。夜空模糊,我不再感觉到后背冰冷的刺痛了。“飞、飞板璐!”

我惊叫着,翻滚着,当我看到一片橙色的影子时,就拼命地伸出了蹄子。就在她差点儿像我一样重重摔落地之前,我把她紧紧抱在我的前蹄里,我要在乎的就只有这么些了。下一瞬间我的身体坠下了最后五英尺高的距离,砸到了下面隐约可见的枝叶组成的床铺上,摔得肺里的空气都咳了出去。

“呃唔唔唔唔——”我强忍着像风浪一样在我体内翻腾的剧痛。几轮寒意消退后,我才放开了前蹄,发现她正在我的怀抱中瑟瑟发抖。“说、说点儿什么吧。”

她喘着粗气,抓紧了我的身体。“哎哟……”

“不错了。”我重新把她抱了起来,再次硬撑起了自己的身体。我考虑是不是该从我的鞍包里取条毯子给她,直到我意识到她浑身上下简直是大汗淋漓。夜晚是如此混乱,如此难以忍受,我很容易会忘掉全艾奎斯陲亚最冰冷的灵魂只有我自己而已。我沿着山坡跛行,像一滴蜂蜜缓缓滑落,如小夜曲般为我伴奏的是飞板璐战栗的抽泣。“必须……得……找个什么地方……”我喘着气,咬紧牙关,危险地摇摇晃晃。本来我可以发誓,我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来着,可是现在太阳已经消失了,我没法再分辨东南西北了。与其花费我剩余的力气演奏挽歌,我倒宁愿在森林里放把大火来吸引天马们的注意力。“得……找到一只只能看到我们的小马……好去找暮光……然后……才好……好……”

“好……好累啊……”我听到飞板璐在呢喃。每一个字都震撼着我

恐惧的耳朵。“只……只想……一切都安静下来-”

“不,不行!不!!!”我在喊叫,我在咆哮。透过噩梦般的寒冷,我能感觉到她破碎的翅膀在我颤抖的身体上拍打着。我们都是这黑暗世界的囚徒,而应该获得自由的只有一位。“保持清醒,飞板璐!别离开我!”

“不……不行……只想……睡-”

“跟我聊聊天吧!跟我聊聊你的嘎-”我的舌头就像我的蹄子一样麻木。干巴巴地咽着唾沫,我催促道,丝毫不顾正在我脸上肆虐的无形暴雪。“聊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小马,在这世界上你最想当的那只小马!”我继续前行,每成功迈出一小步,四蹄都越来越虚弱。看来我都能发誓亲身体验过绝对零度了。我的心跳声很模糊,仿佛来自几里地开外。“更重要的是,你为什么想要成为那只小马!”

“她……她无所畏惧……”飞板璐的声音轻得像是抽泣之间的泪滴。这是我必须守住的最后一份温暖,在我和她燃烧般的存在感之间,相隔的那些厚衣服变得宛如薄薄的纸巾。“她什么都能独立完成,而她依然忠实于所有的小马……”

现在我已经是在跌跌撞撞了,蹒跚着,随时可能倒下。我一步一挪,迈动着沉重的四蹄,拖着自己前行。颤抖的目光盯着我们面前的一片灰色迷雾:一片开阔地。要是我能到得了那里,说不定可以点把火……

“是、是吗?”我的声音在脆弱的弦上舞动,当我在泥土中悲惨地蠕动着慢慢埋葬自己的同时,那声音颤抖着、恳求着她。“还有呢?”

“她、她是那么勇敢。”飞板璐紧紧牵住了我剩下的最后几点知觉。她的声音如光速般飘逸,远去。让我心醉地把它想象成了这孩子的第一次飞行。“她……她就像我一样。”抽泣,喘息,然后是呜咽:“我讨厌孤单……”

“你并不……”我喘着气,低着头向前拖曳自己的身体,但是我的腿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寒冰已经爬上了我的脊椎。那片空地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唯一没有辜负我的,只剩下了我的声音,这是我灵魂最后的光辉。“你并不孤独……”在绝望的挣扎中,我刮擦着遗忘的表面,试图留下一丝可以铭记的蚀刻。“你永远……永远都不会孤单……”随着我的下巴撞进了地面潮湿的泥土中,我的声音也到此为止了。

当光明渐渐从我眼中逝去之际,我没有想到我的父母,我没有想到暮光闪闪或者月亮舞,我没有想到壁炉,没有想到苹果杰克那友善的口音,或

者瑞瑞那美妙的毛衣。我没有想到露娜那些未被发掘的挽歌或者未谱写完毕的作品。我甚至没有想到晨露的声音,还有它对我心跳的影响。

我想到的一切,只有飞板璐,以及她的翅膀,还有她的言语将会如何被遗忘。因为她晕倒的地方是我的怀抱中,而不是他们的怀抱。

不,我并没有身为英雄而死,但我知道身为英雄而死的是谁。这想法非常崇高,本身就已经非常温暖了。轻轻地把这思绪留在心中,我拥抱了无尽之夜。

唤醒了我的不是火焰,而是我怀中的空虚感。

我的眼睛睁开了,一丛篝火正在我身边燃起。它是如此之近,我伸出

舌头都能舔到那闪烁的火花了。实际上我还真的这么做了,于是火苗烫到了我的舌头,这让我明白了自己真的还活着。

起初我浑身一阵猛烈的抽动,等到试着坐起来的时候,才意识到现在自己依然非常寒冷,浑身上下哆嗦得像具复活的死尸。眯着眼睛,我抬头望去,只见一只苍白的天马正蹲在微小的火苗上,她的蹄子上正握着燧石和火镰,完成最后的工作。

“来吧……来吧……好啦。这样应该就行-”

“踢云!”一个熟悉的刺耳声音在几尺开外的地方怒冲冲地嚷嚷着,“你到底干什么呢?!现在不是烤棉花糖的时候!”

“可是……云宝黛茜!”那只天马指着我,“这只独角兽要冻僵了-”

“你胡扯些什么呢?什么独角兽?!我们已经找到该找的了!”

“我……可……你看不见她吗?”

“现在我们唯一需要在乎的独角兽就是暮光闪闪!而她正等着我们呢!现在别瞎逛了,赶快动起来!”

踢云眨着眼睛,一丝苍白的光泽闪过她的眸子。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她一阵眩晕,满脸茫然。“嗯……你、你说得对。我……我在想什么呢?”我眼看着她影子盲目地从我身上掠过,然后飞上了夜空,只留下了一根羽毛飘落。

当她离开之后,我看到另外两个影子在我几码远的地方挤在一起。云宝黛茜正蹲在地上,紧紧抱着飞板璐颤抖的身体。

“嘘……没事了,没事了丫头,你能听见我吗?”

“云、云宝黛茜?!”飞板璐失声惊呼,“哦云宝黛茜!你找到我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放轻松,小家伙。我们现在还没离开森林呢。我得带你去暮光那里,她有些办法能帮你恢复如初。”

“云宝黛茜……”孩子的声音抽泣着,“我……我好害怕啊……”

“对,好吧,谢天谢地,真是太走运了,那蠢机器把你送到了这片开阔地中间。现在抓紧了!”云宝黛茜用前蹄把飞板璐紧紧抱在怀里,有力的纯蓝羽翼一扇,如箭一般直射月夜的星空。彩虹轨迹直奔小马镇而去,只留下颤抖的我,还有那从篝火。

我连喘了几口气,艰难地翻过身来——用我的牙齿,拉开了我的鞍包。真不容易啊,塞了那么一大堆毯子总算是派上用场了。公主保佑,虽然诅

咒影响了踢云和云宝黛茜,但是她总算还是给我点了一堆火。蜷缩在祝福的温暖之中,我终于有了坐起来的力气。正当我起身的时候,却忽然觉得有点心慌气短了。

实际上,我现在正好就在空地的中央。周围的地面都是裸露在外的坚固花岗岩。有月光在头顶照耀着,飞板璐和我非常醒目,就像是雪白石板上的两个黑点。凡是有点儿飞行鸟瞰能力的天马都能在眨眼间找到我们。

可……看在塞拉斯蒂娅份上,怎么会……?

我……明明是倒在树林中间的啊?

那……我们最后怎么到这儿来的?

仿佛是命运注定,我慢慢地转过了身,目光扫过山丘森林的边缘。此刻,我才看到了……有一条堆积的树叶和散落的土壤组成的轨迹,从空地边缘的树林,一直延伸到我坐的地方,延伸到紧靠篝火的旁边。

抬起一只前蹄摸着自己的脸,一股最亲切的接触感回应了我的神经,一股难以置信的喜悦涌上了我的心头。

她……

是她把我拖过来的。

飞板璐……

我低声喃喃自语,虽然嘴唇都干裂了,微笑会带来疼痛,我也只想笑个够。我紧紧地把手在我身边扎严实,这里不是我的小屋,也不是我的壁炉,保守估计距离小镇也有一里地远,我浑身上下每一寸毛皮都在严寒中颤抖个不停。

我这辈子还从没感觉这么舒服过。

“是因为奥金盘,”神秘博士解释道,几天之后的下午,他和暮光闪闪一同漫步走过小马镇中心,因为腿上的伤势只能蹒跚着慢慢行走。“我安装它是当做传送机器核心与被传送物体之间的缓冲区。可我没有考虑到,这些材料同时也起了镜子的作用,把魔法波动反射回了立方体的中心。”

“符文层最外层一定就是这么烧毁的。”暮光点着头大声猜测道,她保持着缓慢的步伐,和身边那只受伤的雄驹保持一致。“随后,我们每次进行测试的时候,机器都在表面上通过了我们只靠视觉观察的检测。但我们并没发现,因为魔力波动持续被反射,机器在多大程度上已经由内到外发生

了质变。”

“因为我犯下的错误,差点儿给这个小镇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博士叹着气,头垂得低低的。“可能,现在还不是研究非自然传送的最好时机。就算是科学委员会没有撤销我的官方实验室特权,我也很想直接把这个实验停个十年再说。”

“嘿,这是我们俩一起犯的错误,博士。”她笑了,轻轻地推了推他。“你尽了一切努力帮我们追踪飞板璐,我严重怀疑委员会到底会不会剥夺你什么。看到你退出目前努力了这么久而且充满了如此希望的项目,简直是一种犯罪行为啊。”

他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明白为什么塞拉斯蒂娅公主选中你成为她的明星弟子了。闪闪小姐,你简直是一颗无限的希望之星。”

“嘻嘻……假设什么的且不提,就算是科学家也一样能提供希望,博士。”

他们的声音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云宝黛茜和萍琪派的声音。

“所以踢云和我正在飞过山腰,那时候我正在说‘我们再找一回!’的时候啊,”云宝黛茜已经降了下来,在空中来了个戏剧性的俯冲。“于是我就——嗖——!然后,就在我居高临下的鸟瞰视角边缘,我一眼就看到她了!这小家伙正冻得直哆嗦呢,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知道抱她的时候可得特别小心,谁知道飞行中要说有什么颠簸或者小小晃动会不会把她的精神彻底从身体上断下来……至少暮光说那机器就是这么对她的。”

“哇哦,黛茜!”萍琪派开心地蹦蹦跳跳,圆圆的眼睛亮闪闪的,听着云宝黛茜有滋有味地讲着故事。“我知道你能变的超级酷毙英雄气概!可我都不知道你也能超级酷毙无敌温柔呢!”

“对啊!我抱她就像是抱着一个小宝宝似的!而且我之前……呃……差不多只抱过两次小宝宝吧。好吧,可能是三次,如果你把我带着小苹花到香甜苹果园上面兜风的时候也算上。”

“小苹花是个小宝宝?”

“好吧,她确实吐得像个小宝宝!”

“嘻嘻嘻!真好,我实在是很高兴你和暮光能阻止飞板璐吐出来!”萍琪开心地蹦着,“哦,还有死翘翘!”

“哈哈……是啊。那……可真是够悬的了。”云宝黛茜深深地吸了口气,拍打着自己的翅膀。“你知道吗,萍琪,我每天都在拯救小马。可暮光呢

“她可不是每天都荣登‘超级英雄名单’的。”

“说得对！我们该给她发个奖杯什么的！”

“嘿，好主意！咱们去找瑞瑞给她做一个。要是说我讨厌什么，那就是该受表扬的没受表扬。”

她们离开了，我也完成了第八乐章的十个小和弦，以不同的方式重复变化，以求表现出旋律。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左前蹄举到面前摇了摇。半个礼拜过去了，我依然几乎感觉不到我的四肢。多谢塞拉斯蒂娅，我还有魔法可以用。要是我想作曲的时候都没法子，那我可真的会像这个诅咒要的那样陷入疯狂了。

因为这就是诅咒之所以被创造出来的原因，不是吗？它折磨小马的理智，让她只希望以死解脱。当然，它根本不会给她带来一个神奇的机会，好拯救一条性命。

或者它会？

我一直都害怕把第八乐章创作出来，但是忽然之间，它和我预想之中的前景变得相去甚远。随着乐器奏响，将会发生不可思议的战栗情景。但是，露娜这些被遗忘的乐曲，还会带来什么有用的副作用呢？我只能期望这首歌的魔力能对除我之外的其他小马有益处。这就是让它成为诅咒的原因，让我重新揭晓它的使命变得如此鲁莽……甚至可以说，勇敢……的原因。

我再一次悠然叹息，这时候却从余光里瞥到了什么橙色的东西。我的心跳都乱了一拍，因为这是我几个钟头以来头一次见到她。我瞥了过去，很快就不再浪费时间了。把我的七弦琴装进鞍包里，我快步走去。她并没看着我，而是仰望望天。不需要指南针，我也知道她的视线是在追随着云宝黛茜。

“咳咳。”

飞板璐眨着眼睛，低头朝我望过来。“哦……呃……你好啊。”她指着我的鞍包。“顺带一提，音乐挺不错的。”

我弓起了眉头。“你刚刚……在听我弹琴？”

“是啊。”她回答道，随着疲惫的叹息，身体都缩小了一圈。“这个城市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我都没怎么去留意过，我猜这是因为我在一个地方总是坐不住。”

听她这么讲，我好奇地眯起眼睛瞅着她，“话说回来，你的滑板车呢？”

孩子翻个白眼,恼火地把一缕紫红色的鬃毛从额头上吹开。“这周,乳白把它从我这儿抢走了。”

“哇哦,有谁惹了麻烦吗?”

“不,这次不是。”她郁闷地在地上磨着后蹄。“哈,她说了些什么‘我得好好休养’之类的。切!我现在感觉好得很!就在暮光拿她那魔法角角电过我之后,我就一点儿都不晕了!”刚说到这里,飞板璐就一阵晃悠悠,眼睛直打转。然后她脸红了。“好吧,是基本上不晕了。”

我不由得好笑,“照我看来,乳白只是想多照顾照顾你而已。”

“哈,她简直是往死里宠我,比我遇到的其他小马都要大惊小怪。”飞板璐深深地吸了口气,伏低身体,把四蹄收在身体下面,寂寞地望着整个小镇。“我猜,这表示我跟她算是粘一块儿了。”

“那是件好事,对吧?”

飞板璐咬着嘴唇,“嗯……本来可能会更糟的。”她短短的翅膀无助地抽搐着。“糟糕得多。”

我对此一言不发。

当她注意到我还留在她身边没走的时候,小雌驹翻了个白眼,呻吟不已。“好吧……忍一忍就过去了……”

“呃……不好意思,你说什么?你想让我忍什么?”

孩子咧开嘴,朝着我露出了扭曲的苦笑,只有比她年长一倍的小马才会有这样的表情。“你马上就要开始巴拉巴拉一大堆,说我在场可怕的故事中幸存下来是多么幸运的好事,而且还带来了惊喜礼物给我。拜托……虽然我挺喜欢大家的关心,可我都被拖去方糖小屋足足三回了!现在我的肚子都撑得发疼了。”“

“我可绝对不会想这些。”我轻声笑了起来。“毕竟,你给我的感觉,比大多数这个年纪的孩子要成熟太多了。”

一时间,她微微睁大了眼睛,然后对我嗤之以鼻。“这是我听过的最蠢的话了。”

“真的吗?”

“是的,真的。”她叹着气,再一次用黯然的目光扫过整个小镇。“因为我当然没觉得自己酷到了能超越年龄的地步。当我以后长大了,我想像云宝黛茜那样!我想要做些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全靠自己完成,谁也没法偷走我的鼎鼎大名!”

我朝地面瞥了一眼,在我坐的地方换了个姿势。“是啊,好吧,有些小马就是讨厌孤独。”

飞板璐抬头看着我,她如鲛在喉,小小的羽翼颤抖着。“我曾经也孤独过。但那时候,云宝黛茜从天而降,救了我的命。当我就快要被那台疯狂机器搞的把戏冻死的时候,是她在山腰那里救了我。”接下来,她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但那笑容的边缘,却透着一丝淡淡的……其他情感。“要不是有她在……我现在,只是一具倒毙在无名之地中间的蠢尸体罢了。”

我叹息着,但随后笑了。“飞板璐……”

她尴尬地眨了眨眼睛,“你……呃……你知道我的名字?”

我蹲在她正前方。和她四目相对,深深地凝视进她的瞳孔中去。那是在充满恐怖和阴影的疯狂夜晚里,我们所无法视及之处。“就我所知——或者说,大家都知道——云宝黛茜,是艾奎斯陞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雄。”

“哎,太对啦!她当然是啦!”飞板璐眉开眼笑,“她超级帅-”

“可我不用说你也该明白,云宝黛茜完成的那种壮举,她做梦的时候都能做到。”我伸出蹄子,轻轻点着她的胸口。“那天晚上,最勇敢的小马,是你。”

她眉头紧锁。“我?”

“是的,”我点点头。“因为,你经历的是一些你根本没做好准备的可怕事情。你承受了和你同龄的孩子……或者说,任何年龄的小马,都无法承受的东西。面对着未知,迎接不可能,这才决定了真正的勇气。你,飞板璐,你是一只非常非常勇敢的小马。我……我只能希望,并且祈祷,当你长大了,某一天,甚至比云宝黛茜还要大的时候,你还能记得那天晚上所经历的一切。是你的力量,让你到达了现在的位置,赢得了现在的成就。”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满怀爱意地向她微笑。“因为,当你了解了深藏在你内心的力量时,谁也不知道你能有多么了不起……让你周围的小马都蒙受祝福,让你自己成为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值得被载入史册,在史诗中广受歌颂,美名远扬。”

飞板璐怔怔地眨着眼睛望着我。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或者在哪里,诅咒的月光终将落在那明亮的紫罗兰色眸子上。但是当她凝视着我的时候,那笑容变得无比灿烂。小小的翅膀鼓动着,头一次像是能真正卷起疾风。我再也不去在意生活那严酷的帷幕了,只是特别抽出时间来珍惜这宝

贵的一刻。眼看着花朵在我面前绚丽地绽放。

“嘿！小璐！”

“飞板～飞板～飞板璐璐璐璐璐！”

我们一同向旁边望去，只见远处是两只年幼的小雌驹正在冲她打招呼。

“嘿……对了，我都差点儿给忘了。”飞板璐咯咯直笑，笑声带着回忆起往事的甜蜜。“我今天晚上还有些‘远征行动’要做呢。呃……”她凑过来，调皮地小声和我咬耳朵。“要是你不小心碰上了乳白，千万别告诉她好吗？”

我笑着站起身来，“去找你的朋友们吧。”我挥了挥蹄子催促她，“你还有好些年可以尽情去勇敢闯荡呢……”

接受了这暗示，她匆匆离开了，只留给我一串银铃般的笑声。那音调宛若歌曲，却又如此悦耳，如此神圣。我目送她和两个朋友在这炎热的下午奔向小镇的边缘。站在原地的我无法看出她们柔和的身影究竟在何处失去了踪迹。黄昏来临了。

孤独是充满勇气之举。只要还能作曲去歌颂，我就拥有拯救的力量。毕竟，要成为英雄，永远都不会太晚。

V I I：过渡乐段

亲爱的日记本，

什么时候，我们会知道自己有所失去？是在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只为保留住现有的宝贵财富，却依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失去它的时候吗？是我们声称拥有了什么东西之后，却又被其他小马从我们这里夺走的时候吗？当一切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之际，那些付出的努力，满怀骄傲的生活，是否也只是纯粹的痛苦呢？

或者，也许我们总是会失去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失去那些成就了我们的东西。然后某一天，我们内心的一部分也会随之崩溃，那时候我们拥有的选择只能是退后一步，重新评估自己，反思着……是否就是那些曾经如此重要的东西，最后成就了今天的我们？

本来我以为当这个诅咒降临的时候,我就已经失去了一切。而且,也许我的确是失去了一切。但总有些东西比失去还要糟糕得多,我都开始相信这才是“失去”的真义了。

万物皆有一死。对此我深信不疑,毫无疑问。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什么能让我真正明白这一点。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任何突如其来的意外——且不管受没受诅咒也好——向我展示了亲身融入某样事物又亲眼见证它的毁灭,究竟意味着什么,宛若真理的光芒一般苍白而冰冷。

毕竟,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崩溃掉的那些东西,很可能就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首简单的歌能弥合我们永远空虚的鸿沟吗?也许,我们之中的某些小马……某些幸运之辈——能够用新生的东西,充满希望的东西填补这些空白?足以埋葬死亡本身?

“好吧,我很高兴你会来找我练习,心弦小姐。”暮光闪闪说道,我能听到她的声音在慢慢绕着我转。集中精神维持我召唤的魔法力场还得分心去注意她,这可真不是件容易事。但我尽力让自己双管齐下,两全其美。“虽然这技巧基本上是要集中精力才能掌握的,可这真不是独角兽能从自己的寂寞之中轻松学成的本领。”

“我……开始……理解……这……真的……好难啊……”我勉强挤出话来。

她的声音在咯咯笑,本来该让我分散精力的,但我只觉得怦然心动。“你绷得太紧啦,”她说道,“这并不是漂浮术。防护增益就是召唤魔法力场给你做事用的。你用不着把浑身的力气都用上,关键是放松。”

“放松?”我结结巴巴,只觉得四条腿的膝盖弯都在打晃了。“怎么放松?”

“嗯,首先,你用不着非得像这样把眼睛闭得紧紧的。”

先深吸了一口气,我才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是模糊的图书馆,暮光的微笑变成了我视线的焦点。

“瞧,这不是更好吗?”我的童年旧友站在我面前,声音非常愉快。“没必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已经给你的魔力灵脉打通了必要的渠道。呼吸放平缓,剩下的工作交给你的角来自己完成就好。”

我咽着唾沫,哆嗦着点点头。“好的,闪闪小姐。”

“嘻嘻……叫我暮光就好啦。”

“好的，暮光……”我勉强一笑。额头上直接散发出的薄荷绿色光芒刺得我的眼睛直抽搐，现在我实在是忍不住紧张得要命。我的特别天赋是音乐，纯粹的魔法力量可不是我的强项。而现在，我却站在暮光的小小领地中央，试着施放一个低等级的防护魔法。

实际上，自从诅咒降临以来，我的生活之中大部分都是在逼着自己运用我之前甚至从没考虑过的那些魔法技巧。在我来到小马镇之前，我顶多也不过就是在房子周围飘一飘小东西，或者弹奏我的七弦琴。当来到小马镇之后，每个月我都在进步，我发现自己能飘起木头来建造一栋小屋，在夜晚点亮光明来照亮世界，为壁炉点燃火焰，还有……当然了，演奏那些把我的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魔力交响乐。

说我需要一位魔法导师，这都太含蓄了。有趣的是，想到去找暮光帮忙，我都没想过她可不仅仅只能帮我鉴别月之挽歌而已。我猜……这是因为我觉得，不管我对她而言到底是陌客也好老友也罢，去烦扰她都不太合适。然而，我也很快就醒悟过来，这不过是拿童年的老眼光来看待我的朋友而已。她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陪我在坎特拉皇城大街小巷嬉闹的小孩子了，现在她已经长大成年。更重要的是，整个小马镇里最有魔法天赋的独角兽非她莫属。对于像我这样的陌生来客，她绝对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我多学些新东西，就算我提的这种添麻烦的请求有多随便也好，她都不会在乎的。我绝对不该小看她——不止是天赋，更是她的善良和慷慨。

“我都说不上来到底做的怎么样。”我低声喃喃着，还有点冒汗。“你能看出有没有效果吗？”

她笑了笑，只是在我的角上用蹄子轻轻点了一下。“自己看看。”

我如鲠在喉地向上望去，不由得眨了眨眼睛。一片薄薄的翠绿色能量屏障就在我头顶上方展开，像一块发光的幕布。这感觉就像是我的身体正上方挂起了一盏明亮的绿灯，散发着纯净的光辉。每次我心跳之际，都能看到魔法的溪流涌过那发光的构造。

“嗯……”我努力支撑着。“好吧，不是挺可爱的吗？”

“维持得相当不错啊！”暮暮叫了起来，一边在我身边绕着圈子，一边盯着那半透明的屏障。“尤其是现在，你还决定听我的话放松下来了呢。”她停了下来，狡黠地瞥了我一眼。“你以前真没练过吗，心弦小姐？”

我也向她微笑，在精神努力集中之际，身体微微颤抖着，“相信我，暮光。要是早知道能一口气从你身上学到这么多，那我肯定会早点儿来这个图

书馆的。”

其实,我都已经来拜访过她三次了,都在这一周。第八乐章已经谱写了十五个和弦,但是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在演奏“夜之悲歌”的时候我就会失去知觉,并且被随便扔到什么地方去,那我根本没办法演奏后面的这个乐章。要是我还想有希望——哪怕是一点点希望——把露娜公主那些被遗忘的乐章一气呵成,那我就不得不去掌握魔法的技巧。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免遭交响乐诸多神秘副作用的折磨。

“其实啊,我都希望你能多来几趟了。”

暮光的话吓了我一大跳,集中的精神差点儿溃散。我错愕地瞥了她一眼。“什么……?”

“嗯,我的意思是说啊……”她暗自翻了个白眼,又向我澄清,“我希望一般的独角兽能多来找我几回,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在魔法方面多帮帮他们呢。在坎特拉皇城的时候,我也当过讲师,为塞拉斯蒂娅天才独角兽学园的年轻学生们提供帮助。看到他们掌握了自己天赋的时候,那表情对我而言简直就是无价之宝。现在在小马镇嘛……我主要是一直忙着研究历史和科学实验,可不像过去那样能有很多机会用魔法帮助别的小马了。”

“好吧,我很……高兴能……给你这个机会,”我努力挤出声音来,一阵尖锐的剧痛涌过我的角,疼得我的膝盖都在发抖。“呃——!”

“嘘……保持冷静……”她急忙冲了过来,隔了我一点距离轻轻地安抚着,“呼……吸……呼……吸……你只不过是在魔力灵脉中发生了一点魔力逆火而已,很快就会消失的。只把精神集中在防护魔法上,很快它就能自我维持住了。”

我努力把嗓子里添堵的感觉咽下去,硬挺着撑过了几波痛楚,如释重负地轻轻喘着气,仿佛雨过天晴。“呼……这感觉就像是做肌肉拉伸,嗯?”我咽着唾沫,微微一笑,“隐形的肌肉?”

“你练的越多,就会越流畅,我保证。”她说道,“你做的已经比大部分初级的魔法练习者都要好了。要是我不知道的话,恐怕我都得对你刮目相看,觉得你在驾驭自己角上的魔力灵脉方面拥有隐藏的天赋了。”

盯着衬托在我们周围的书籍之海,浮现在脑中的却是我地窖的土墙。挽歌第八乐章的二十五个和弦让我的耳朵抽搐了一下,一阵寒意掠过,但我勇敢地挺了过去,继续往下讲。“好吧,我是这么看的,生活中总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想学习什么时候都不算太晚……”我如鲠在喉,“有时

候,也有些东西是莫名其妙就来了……”

“很久以前,塞拉斯蒂娅公主曾经教过我,可见的世界和无形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平衡。”暮暮说道,“魔法领域就像是物质领域的镜像,它们互为表里,反映出的是相同的东西。宇宙的光辉均匀地照耀着每个领域,毕竟,魔法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在这里——在肉体之中,意味着我们也能通过魔法和能量来表达自己的。独角兽能否找到他们超凡的天赋?这根本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你是什么时候找到那个联系的,暮光?”我问道,不过我觉得自己似乎已经知道答案了。“你是怎么得到你的可爱标记的呢?”

她颀然一笑,在思绪中将目光投向远方。“很早以前的事了,当我的角闪过第一缕火花之际,我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可是……不,我并不相信我是在那时候建立联系的。多年以后,当我来到小马镇的时候,我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火花。这比我多年以来的经验和研究加起来都更加重要。你看,心弦小姐,如果你对自己目前居住的这个世界的联系都视而不见,那么,与魔法世界的联系也毫无意义。这种联系的创造和维护,难度要大得多了。但我开始相信,努力的回报也会多得多。”

我做了几次深呼吸。现在我才开始真正放松下来,或者至少是从她这么玩命地指导我开始。“难怪所有的一切对你而言都这么自然,暮光。看来你真是游刃有余。”

“嘻嘻嘻……好吧,我挺努力的。但我更愿意看到你和其他独角兽都能达到同样的谐律。所以啦,我才会为了车厘子的学校开展了这个新项目啊。”

“哦?是什么样的项目呢?”

还没等她回答,一个熟悉的紫色矮个子就摇摇晃晃地进了房间。“唔唔唔……好吧,我提了一桶水来。暮光。”斯派克抱怨道,使足了力气把沉重的木桶抱在短短的小胳膊里面。“你能不能提醒我一下,我一开始干嘛要从井里打一桶水来啊?”

“斯派克?我十分钟之前不是才跟你解释过吗?”暮光皱起了眉头,指着靠在图书馆远处墙壁上的梯子。“为了给心弦小姐上防护魔法课,我们需要这些水!”

“呃……哪位小姐?”斯派克皱着脸,盯着怀里的桶子,好像那是一颗水雷。

“嘿,你好啊,小帅哥。”我打了个招呼,努力朝他眨眨眼睛。

“哦!呃……你好啊,帽衫够帅的!”

“唉……”暮光翻了个白眼。她的心灵感应轻轻一弹,梯子就拖了过来,在我身边摆好了。“我发誓,斯派克,这肯定是因为我喂你的那些东西,让你耳朵都堵上了。”

“我一直没碰过那些脂肪过量的钻石,真的!”

“别担心了,斯派克。上梯子去等我信号。”

他笨拙地爬上了木梯,勉强用一只爪子把水桶提稳。“搞不懂,我们这是在干嘛啊?要是想对谁玩恶作剧的话,不是该找云宝黛茜吗?”

“斯派克,我们以前在坎特拉皇城就是这么做的,记得吗?我就是这样掌握了防护魔法的。”

“对,可至少那会儿飘着这个破木桶子是公主。”

“就算没有公主殿下的魔法恩赐,咱们也能活得下去,你不觉得吗?”

“你说这话倒还真容易,尖脑袋小姐。”

“嗯,你说什么?”

“呃……没、没什么!”他高高站在我头顶上,提起了水桶。“准备倒水咯!”

“嗯……”我紧张地咬着嘴唇,朝暮光瞥了一眼,只觉得在出汗。“课程里有这部分吗?我来这儿应该是上魔法课的,可不是来洗鬃毛的。”

“只管放松,把精力集中在你的魔法上,心弦小姐。”暮光一边笑眯眯地说着话,一边地飞快地在我周围竖起了一圈浅紫色的魔法屏障,像是个魔法的浴缸。她的魔法用得如此轻松,真是让我一时间充满了敬畏……以及嫉妒。“虽然这只是个低级法术,不过也该足够……好吧,让你保持干燥了。”

“可要是我、我没能维持好力场呢?”

她笑了笑,“哦……我实在是很怀疑你会不会想要那么做。”她清了清嗓子,抬头朝她的助手望去。“斯派克?”

“啊,好的,开始啦。”他直接斜过水桶,把整桶水从我脑袋上浇了下来。

我硬挺着没哆嗦,眼睛本能地眯了起来,不过让我惊喜的是,水并没有浇我满头满脸。相反,清澈的液体接触到碧绿的圆顶之后,水流就向四面八方分散开了,一滴也没有往下流。液体流入我头顶悬空的魔法水池里,在我头顶像天花板一样飘着。防护魔法起作用了,我的角上放出的能量抵

抗了井水的流动。我喜不自胜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感觉……比用魔法把水推开还要简单,我要做的只不过是维持头顶屏障的形状,其他的都是力场自己完成的。在来找暮光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居然还能办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壮举。立刻,我就开始猜测,这个魔法能不能抵挡其他元素呢?还有,防御的强度有多高呢……

“你成功了,心弦小姐!”暮光又惊又喜地叫道。她绕着我转来转去,看着水流在我周围流淌,就像是雨水落在透明的雨伞上,顺着伞边往下流。她用浅紫色的力场把我蹄子周围的水收集起来,以免它蔓延到周围图书馆的宝贵财产上。“我可得说,你的学习速度真是了不起啊!保持这种状态哦,你马上就可以学习中级防护魔法了!到时候你甚至可以到湖底去散步,都不会被浸湿呢!”

我不由得笑逐颜开,心花怒放地盯着在我鼻子前面几寸远的地方晃来晃去的水流。“真的吗?”这时候我忽然有种冲动涌上心头,“那暴风雪呢?我能到冰冻的湖底散步吗?”

当然了,开口的是斯派克,他立刻就反驳了这种胡说八道。“呃……小姐?现在可是八月中旬呢。你为啥那么担心暴风雪?”

我不由得一哆嗦,还没等我说笑话搪塞过去,图书馆门口忽然响起了震天价的敲门声。

暮暮扭头叫道,“图书馆开着呢!进来吧!”

正门忽然大敞开来,明亮的光芒顿时照亮了整个房间。一个白皙的身影潇洒地进了屋,随之而来的是那快乐如歌的宣告声。“好啊,准备好迎接暴风雨吧!因为这儿马上就要闹翻天啦,妹子!”

那个声音……

我浑身上下每一条血管都在重重的心跳中澎湃,我的眼睛在抽搐,整个世界变得一片模糊。而我的防护力场……

我再也感觉不到它了,实际上,我连我的角都感觉不到了。除了水,我什么都感觉不到。当我集中的精神像冰雕一样分崩离析之际,整桶水倾泻而下,把我从头到尾浇了个透心凉。魔力灵脉强行中断的震撼连同我的呼吸一同从冰冷的肺里挤了出来,但是这和我心中掀起的狂澜根本没法相比。我一个趔趄,瘫倒在了暮光的魔法力场中间,透湿的鬃毛耷拉下来遮住了我的眼睛,像是卫生间的窗帘。

“哦天呐!心弦小姐!”暮光的声音在惊叫,喘息中却带了一丝无耻的

愉悦。“我……这个……实在是对不起……”

“神圣的果酱啊！”在我头顶上方某处,传来了斯派克的惊呼声。

“哦见鬼！我不知道你正在辅导魔法师,暮暮！”熟悉的声音更近了,我闻到了香草香水的芬芳,在我颤抖的眼皮外面,是坎特拉皇城明亮的街道。“我还以为你早就不干这个了呢！”

“好吧,虽然我不是你那样的老师,也不代表我不能时不时发挥一下才能嘛。”

“说真的,暮暮,要是你真能把你那未经稀释的洪荒之力灌输给哪只独角兽的话呀,她脑袋绝对会爆炸的。谢天谢地,淋了这妹子一身的是水,不是她自己的脑浆子。”

“哦,拜托……”暮光尴尬地咯咯笑了起来。

“嘻嘻嘻……嘿你好啊,嗯……真的很对不起。”她,就在我面前。我盲目地伸出了一只蹄子,她用温暖的前蹄握住了它。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就用白色的魔法力场分开了我湿乎乎的鬃毛。在潮湿的朦胧中,我首先看到的,就是她紫色的双眼,还有那洁白的面孔上浮现出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让我心跳变得更快:她的白色毛皮,带着紫罗兰条纹的红鬃毛,新月形状的可爱标记上点缀着小星星。“我早该知道,最好别在没预先警告的情况下突然碰上暮暮。有一回啊,她差点儿没把她父母的窗帘给烧了。嘿,暮暮,你记得吗?那是你被带去塞拉斯蒂娅宫殿的那一周,不是吗?”

“嘿、嘿！打住！我都费了好大劲去忘掉那回事了！”

可我无法忘记。我什么都忘不掉,她的面孔……

“月亮舞……?”我的声音在颤抖。

她又多打量了我几眼,然后笑了,那熟悉的微笑。

“我……我……”我想去拥抱她,我想立刻倒地不起,我想晕过去,我想醒过来。然后,随着一阵颤抖,我记起了比这个宝贵的时刻更加真实的东西。“我,呃……”我如鲠在喉,“我曾经是坐在你后面的,是在坎特拉预备学校的时候,五年级。”这是实话,至少对我们的其中一位来说是实话。“你后来去……去主修了教育和社会学。”

“嗯……艾奎斯娅可真小啊,是吧?”月亮舞狡黠地笑着说,那双紫色眸子里燃烧着旺盛的好奇心和恶作剧。再一次,我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童年时代,只想融化在她的笑容里。“我实在是有点儿认不出你了,呃……你叫……”

“天琴。”我喘着气,然后才意识到这声音听起来简直像是在呜咽。于是我努力咽着唾沫,绷紧嘴唇强颜欢笑,“叫我天琴吧,月亮舞。”

“好吧,天琴,没能认出你来真对不起。”她翻了个白眼。“但就算是那边的暮暮也能告诉你,当初上学的那时候,我心思可真没怎么花在学校里。要不是因为我的课外成绩学分啊,我发誓,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上了十年级都没挂过科的!”

“我可记得清楚得很,月亮舞。”暮光笑咪咪地把洒出来的水用魔法收集起来,又把漂浮的水球放回斯派克的水桶里。“还真有意思,你居然决定当个老师。嗯?”

“噉——!”月亮舞猛地转过身朝她扑了过去。“还不给我过来!”

“哎呀!嘻嘻嘻嘻!”暮暮一哆嗦,结果迎面而来的是拥抱,而不是抨击。她和月亮舞开心地偎依着彼此,幸福地分享着挚友的凝望。“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月亮舞。你这么快就回应了我的信,真让我大吃了一惊。”

“而那是为什么呢?嗯?”月亮舞冲她吐着舌头,“看在露娜的屁股份上,我现在可是个老师!我知道守时有多重要!什么信件我都一视同仁!”

“嗯,没错。”暮暮轻声笑着,“不过你还是让我很意外呢。”说到这里,她的目光变得严肃了一些。“还有,别胡乱用露娜公主发这种誓。梦魇之月已经从她的灵魂中被驱逐出去了,她应当得到更多的尊重才是。”

“嘿,还没过两分钟,我就已经挨训了。”月亮舞顽皮地挤了挤眼睛,“哦,小暮暮啊……你还是那个我喜欢作陪的小可爱历史学家。”

“是啊,好吧,我这些日子也想放松放松呢。”

“那你还得再多加把劲儿放松!唉,我会帮你的,妹子!咱们这俩打小光着屁股长大的老朋友要上哪儿去参加派对啊?”

“哈哈……月亮舞!”暮暮抗议道,一直尴尬地瞅着旁边的我。“我不是为了这个才请你来小马镇的!”

“对对,项目的事我们回头再谈,我才刚刚到耶,暮暮!”月亮舞呻吟着,把鞍包从背上甩下来,像堆骨头一样堆在图书馆正中的地上。“我的蹄子都酸死了!”

“你不是坐火车来的吗?”

“然后我不得不跑过整个小马屯啊!”

“是小马镇!”暮暮奸笑。“而要是你还想在这里活过一个礼拜——

更别提三个礼拜的话呀,那你要失去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坎特拉皇城对于缺乏运动的包容性。相信我,我都在这里呆了一年半了,现在还在努力锻炼肌肉呢。”

“嘿,要是休假期间我有什么最想做的事啊,那就是伸展一下我好久都没拉伸的肌肉啦。”月亮舞走到一张长凳前,直接趴了上去,说的时候还在眉飞色舞,“如果小马镇和天马维加斯差不多的话,那我应该没什么问题才对。明白我的意思吗?”

“嘻嘻嘻嘻……我不知道我想不想去明白呢。”暮暮朝她眨了眨眼睛,然后转过身来,“斯派克,帮忙收一下月亮舞的鞍包好吗?”

“是是,这肯定唤起了往日的美好回忆。”小龙宝宝哼哼唧唧地放下水桶,朝丢在地上的鞍包走去,边走边嘟囔个不停。“我还以为我伺候你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呢。”

“哦,当你扮演侍从的时候可真是个可爱的小家伙啊,绿刺头。”

“啊!月亮舞,别叫我这个!”

“嘻嘻嘻……还不过来,斯派克。来给月月阿姨抱一抱。你小时候就是这么称呼我的,还记得吗?”

“噉!我才没有!”

暮光咯咯直笑,“对,你就是这么叫的,斯派克。我当时可在场……”

“怎么都好啦,这要宝也该够了。赶快抱完了了事,我也能回去继续干家务事了。”

“哦……斯派克……”月亮舞深情地偎依着他,他们三个抱了一会儿。“暮暮还在惹你抓狂吗?”

“一般般啦,至少这儿能吃到的宝石比坎特拉皇城还多。我发誓,整个小马镇就是在钻石矿顶上盖起来的。”

“哦,那我猜,我带来的这些山蓝宝石你也看不上眼咯。”

“坎、坎特拉山蓝宝石?!”斯派克惊叫起来,眼睛睁得老大。他忽然兴奋地瞪着爪子里抱着的鞍包。“有石英屑的?!你真的带来了?!”

浅紫色的力场包围了鞍包,一下子把它从那双贪婪的小爪子里面飘了出来。暮暮清清嗓子,表情介于微笑和皱眉两者之间。“甜点还是等一等吧,斯派克。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呃……啥?”

暮暮打开旁边的一个柜子,飘出一条白毛巾。她用蹄子把毛巾递给了

小龙宝宝,咧着嘴冲我这边点了点头。

斯派克咬着嘴唇,“哦,对了。”他朝我走了过来,扮了个鬼脸。“我怎么突然就成了把我们的访客给忘光光的那一位呢?”

“月亮舞来了,起码我还有个理由。”

“哇哈哈……妹子!”月亮舞再次咯咯笑了起来,偎依着暮暮。“可能你的确还是变了一点点。”

“嗯……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开心了,月亮舞。”暮暮微笑着,温柔地抚摸着她,“感觉真是……长得好像永恒似的。”

“那么,嗯……暮光闪闪,永夜征服者以及屠龙者,是怎么成就伟业的呢?”

“我才没屠过龙!我在写给你的信里提到的那一头,是栖息在小马镇附近山上的。我们只是叫他离开而已,而且那都是我朋友小蝶的功劳!”

“你朋友,嗯?哎呀,我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说这话,可你是不是该把你的这些朋友都告诉告诉我啊,暮暮?哦,我发誓,这就像大老远跑来拜访远房表亲,结果却发现她得了小马痘。”

“月亮舞!”

“哈哈-怎么啦?我觉得这挺伟大的,丫头!接下来我就该发现你的翅膀从背上长出来了,然后你就会开始移山填海了!我一直都怀疑你这身漂亮紫色毛皮下面其实藏了一只天角兽。这样一来问题就全都有答案了,不是吗?”

“是是是,月亮舞。你现在能先不发疯了吗?”

“只在我学生作业一塌糊涂的时候我才会正经。”

“哈哈……哦,我都忘了和你在一起是什么感觉了。”

“要我说,你可得多感受感受。不过还是聊点儿别的吧。我想咱们俩把你的访客都给吓坏了,哈哈哈哈哈,咳咳。呃……实在不好意思,这么脱线,嗯,这位……天琴小姐,对吧?”

我魂不守舍,只觉得自己像是一具麻木的躯壳。这么半天,我都不在乎浑身有多透湿了。本来我可以站在这里,一直听下去,直到永远。直到斯派克拿着毛巾到了我身边,我才是魂灵重新回到了躯体内,从这个古怪的梦中惊醒过来。我接过毛巾,急急忙忙地擦干了脸,把淋湿我脸庞的水,还有更多的泪一并抹去。听到月亮舞的声音之后,又是片刻过去了。我抽了抽鼻子,一次,两次,确保我的脸尽可能干燥之后,才露出了最勇敢

的笑容面对她。

“拜托,请别……嗯……别介意我。”我咬着嘴唇,拼命控制住自己的情感,维持着声音的平稳。“无论如何,你们俩得好好联络联络感情。”

“我碰巧也知道个联络感情的好地方!”月亮舞眉开眼笑,凑了一眼暮光。“在火车上坐我旁边的妹子说到了一个愉快的小窝,叫……方糖小窝?”

“是方糖小屋。”暮暮纠正道,“我很乐意带你去。”

“哦拜托!”斯派克咧着嘴,“我这儿还等着美味可口的蓝宝石呢,你们俩就自作主张决定一路直奔镇子里的蛋糕仓库了?”

“让我们俩歇会儿呗,斯派克!”月亮舞笑咪咪地告诉他,“接下来的三个礼拜,我们俩姑娘可得有的忙呢!”

暮光接上了话。“你想什么时候享用月亮舞的礼物都可以啊,斯派克。不过她跟我一开始这个项目就得绞尽脑汁直到完成了。所以,现在不去,可就好久都去不成了。”

月亮舞又插了进来。“另外,性感美眉们永远都缺不了糖分和蛋糕!”

暮光以蹄掩面,呻吟不已。“我发誓,我都不知道陪着你怎么能熬过五天的。”

“嘻嘻嘻!想你才让我伤心呢,姑娘!”月亮舞往后一蹦,端正站好。“那,现在就走还是——?”

“我们还得先去一趟小马镇银行。”

“噉,没劲!去那儿干嘛?”

“因为!”暮暮一个劲儿地比划。“我还以为你明天早上才会到呢!我昨天才刚刚给我朋友苹果杰克买了礼物。”她尴尬地咬着嘴唇,“现在我鞍包里全空了!”

“哈!我怎么有种不得不替你掏腰包的感觉呢……这是第几次啦?”

“什么叫‘第几次’?”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甜圈乔的店……”

“嘿!每次都是你主动要去的!”

“只因为那会儿你看起来实在是太萌萌啦!一天到晚死啃书本……你居然还能有时间往嗓子眼里填东西,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你这说的感觉比以前还糟糕似的……”

“真的吗?那我问你,你今天上一顿是啥时候吃的呀?”

“呃……”

“昨天?”

“呃……”

“哇塞,暮暮!看来我这整个礼拜都得包养你了是吧?哈哈,要是我早知道的话,真该先去带一大笔钱过来塞满你!”

“月亮舞,看在老天爷份上-”

“我请客吧。”

两只独角兽都朝我看了过来,眨着眼睛。“咦?”

我的嘴唇在颤抖。当我勉强把嗓子眼里的大疙瘩咽下去的时候,只觉得干的发疼。虽然脸上在笑,可我却忽然觉得浑身无力,肌肉都在哆嗦。“就让我来请客吧,好好招待你们俩。”我的声音很轻,很温暖。“咱们……咱们就一块儿去方糖小屋吧,正好可以一块儿……一块儿谈谈……那个……”我咬紧牙关,挣扎不已,好不容易才又挤出声音来。“关于你们俩正在研究的那个项目。我……呃……我真的……挺感兴趣的。我想好好听听具体内容。”

“心弦小姐,这样的话我们实在是太失礼了。”暮光说着脸就有点儿红了起来,视线在她的朋友和这个存在感薄弱的陌生来客之间扫来扫去,“你能来请我帮忙教你魔法课,我就已经够兴奋的了。可我甚至都没想到我的朋友会提前一天到这里。我不能要求你这么做,特别是……嘻嘻……我们的小小实验还把你给弄得……”

“嘘……”月亮舞装模作样地压低声音凑到了我身边。“就这么办,妹子!她肚子里得多塞点儿肉桂条什么的。”

“拜托你打住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

“不……真的……”我快步朝她们走去,只害怕我会在她们明亮的双眼注视下崩溃。“我是认真的,能请你们客我挺高兴,谁在乎我耳朵后面是不是有点儿湿乎乎?”我笑得非常灿烂。一时间,面前的两只独角兽在我眼中模糊了。我不得不使劲眨眨眼睛,才让视线恢复清晰。“相信我好了,这……这是我这……这……这一天最开心的事了。”我本来想说的是“这一周”、“这个月”、“这一年”、甚至“这一辈子”。可现在,我不能做任何太激烈的行动。此时此刻,这美好比我的防护力场要弱了一百万倍,我唯恐不小心破坏了它。“咱们就去吃饭,聊聊天吧,就像……就像好、好

朋友那样。”说到最后,我有点儿发抖,因为声音听起来弱得像是小猫在叫。我心惊胆战,充满了恐惧,万一她们不答应呢?

她们真的答应了……

二十分钟之后,我们一同走进了方糖小屋。此刻,我只觉得如登云霄。月亮舞一直说个不停,暮暮一直点着头不停。而我……我既头痛,又在心痛。

我只希望这一刻永远都不会结束,永远。

“哇哦,瞧这装潢!”月亮舞的目光扫过甜品店每一处明亮温和的地方,不由得大翻白眼。“简直就像是宝蓝莎莎得了糖尿病,在建筑师的设计台上吐了一桌子似的。”

“嘘!”暮光急忙示意她小声,脸红得发烧。“蛋糕先生和蛋糕太太就在那边呢!他们可能会听见的!”

“蛋糕先生和蛋糕太太?真的假的?那这儿管邮局的小马是不是叫邮票先生啊?”

暮光开始恼火地咆哮起来了。我发现自己简直是自然而然地接上了话。“以前你的周围环境里没有多少陆马吧,月亮舞小姐?”我笑着问道。

当我们在前面找了张桌子坐下的时候,她叹了口气。“我在吠城的时候已经见了够多的了。但是,千万别让我想起那些土里土气的名字。那教养啊……可真别提了……哈哈……”

“那你会发现这里的大多数陆马虽然头衔很平凡,可是心灵和思想都像任何坎特拉皇城的小马一样高贵。”我的声音充满了自豪。

“哎呀,心弦小姐,这让我很感兴趣呢。”暮光评价道,“今天我才第一次见到你,你是说,你也是小马镇的居民吗?”

“呃……”

“我可得说,我喜欢‘心弦’这名字!”月亮舞咧着嘴。“告诉我,妹子,你是玩音乐的,还是教音乐的?”

“嗯,作为教音乐的,学的再多也不够啊。”我回答道。咽了口唾沫,我又瞅了暮光一眼。“我的水平嘛……也没到出名的地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你们才没听说过我。”我直接坐在她们俩之间,自然得就像是本该如此。这个奇迹般的时刻随时都可能破灭,每一次心跳,崩溃都越来越近。一时间,所有童年的美好芬芳全都涌上了我的心头,就让我再多品尝一下吧。

“不过就别聊我了。你们俩很明显都好久没见面啦。随便聊呗,尽情享受一下。”

“哦,得了吧妹子,别诱惑我了!”月亮舞咧着嘴,暮光咯咯直笑。“要是我开始提起吠城还有我那些学生以及我不得不应付的那些白痴城市佬啊,好吧,你的哈欠打得那个金色的七弦琴标记都得从屁股上掉下来啦!”

“哈哈哈哈哈……”暮光闪闪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重新开了口。“你真的连续挫败了四次班上的学生对你搞恶作剧的企图?”

“学生对老师搞恶作剧?!”我一副惊恐的表情,“听起来好可怕哦!”

“对他们来说,也许吧。”月亮舞狡黠地眨眨眼睛。“就是几天之前,我上火车之前的事。他们在我黑板上抹了一层透明的胶水。好吧,我总是很早就来班里。于是我一往黑板上写字就看穿了他们的鬼把戏了。所以啊,我就自己也弄了些胶水,赶在点名之前抹到了他们的椅子上。”

暮光笑喷了出来,急忙用蹄子捂住了脸,眼睛睁得大大的。“好悲惨!”她压低了声音,“后来呢?怎么样啦?”

“哼哼哼……就这么说吧,罚他们留堂,需要的可不光是一封家长信哦。”

暮暮咯咯笑个不停。“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能忍得了这样无法无天的捣乱行为!换成我早就发飙了!”

“我倒不觉得这是捣乱什么的,也不是尊不尊重的问题。”月亮舞笑得非常阴险。“要说有什么的话,我是在帮他们发挥创造力。他们总是能发明出更新鲜更疯狂的把戏。真的,其实挺不错的。当然,我总是更聪明的那个。我觉得他们只是想看看接下来我会如何应对,而且如何胜过他们。”

“可这会不会太过分了?”

“这你还是问他们吧。最后我检查了一下,三个男生回家的时候不得不穿了裤衩。”

“在吠城?穿哪门子裤衩啊?”

“因为他们屁股上的毛全都拔光啦!不然还能怎么办?月亮舞一怒,惊天动地泣鬼神!”

我们欢畅的大笑声就像是美妙的合奏,这旋律,多年以来,我还以为已经永远失去了它。当蛋糕太太走过来的时候,我是如此心醉神迷,差点儿都在点餐之前晕过去了。

“哎呀,大家聊得挺开心的啊!”蛋糕太太笑咪咪的。“下午好,闪闪小

姐！看来你和老朋友正在享受美好时光啊。”

“说得太对了！”我听到自己在说话。可是还没等我接着往下说-

“这位是月亮舞,我的童年好友。”暮光说,“她专门来这里拜访,而且协助我完成车厘子小姐的课后辅导计划。”

“哦?”

“遵命长官!”月亮舞伸开前腿就抱住了暮光……只抱住了暮光。“两个魔法天才要再次并肩作战啦!嘿暮酱~你还记得以前我们曾经假装是塞拉斯蒂娅和露娜一块儿去大冒险的经历吗?”

暮光翻了个白眼,“我怎么会忘。你一直都假装月亮可以吞掉太阳。”

“哈!那不是很有趣吗?”

“这一点儿都不科学!我花了足足一个礼拜的时间想说服你,日蚀的产生是光影投射以及深度感知的问题-”

“不用说,她需要我来让她稍微放松放松。”月亮舞表示,“不过目前为止,我们的成果就只有捉弄斯派克,还有弄湿了天琴的鬃毛。”

“真的,感觉就和……以前一样。”我轻声叹息,仿佛一颗孤独的卫星。清清嗓子,我重新摆出了笑脸,朝蛋糕太太望去。“请给我和这两位开心的小姐上些您这儿最好的圣代。”

“哦,这实在是太应该了,嗯!”蛋糕太太坐下来,用前蹄和牙齿在笔记本上记着。“嗯……咳咳。那,她们喜好什么口味儿呢?”

“巧克力。”暮光说道。

“香草!”月亮舞像小时候一样活泼。

我偷偷瞥了她们俩一眼,温和地叹着气,又看向蛋糕太太。“我两样都来点儿。”

“好的,好的,嗯……行啦!你们仨先在这儿放松会儿。我很快就把你们点的东西送上来。哦,总是很高兴见到你,暮光小姐!”

“你也一样,蛋糕太太。对了,顺便问一下,蛋糕先生还好吗?”

“他今天早上终于能起床了,现在他已经不头晕了。至少看起来不错。我想他的头痛很快就愈合了。无论如何,我很快就回来!”她快步走开了。

月亮舞眨眨眼睛,望着暮暮。“她老公脑袋咋了?”

“哦,这个……他几周之前滑倒了。实际上,是萍琪派把蛋糕糖霜撒在了厨房地板上,唉,都是她给苹果杰克做生物礼物的时候不小心。”

“萍什么?”

“哦,天呐。我都想不到你们俩见面是啥样了。”暮光一口气儿差点儿上不来。“两大超能量在这里碰头了,我都不知道这世界能不能承受得住!”

“嘿!这个挑战我接下啦!”月亮舞眯起了眼睛,闪着奸诈的光。“‘萍琪派’,是吧?我敢打赌她从来没把烟花当棒棒糖放到火上烤,结果把家给烧了!”

“哦我的天,我都把这回事给忘光光了!”暮光窃笑,“我家隔了你家两个街区远,爆炸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老爸差点儿没把我脖子打折!”月亮舞惊叫道。

“是啊!”我实在是忍俊不已。“你才十岁,他就罚你修房子了。哈哈!不过,你还趁机玩游戏,假装墙上那些窟窿是通往邪恶坏蛋秘密基地的秘密通道呢!”

月亮舞和暮光都眨着眼睛盯着我看,脸上的笑容在怀疑的凝视中消失了。

“这件事……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我舔着嘴唇,有点慌张地摆弄着连帽衫的袖子。艰难地咽着唾沫,我伸出颤抖的蹄子往后面指了指。“暮光的……呃……是暮光的小龙助手!出门之前他……他提了这回事来着。你们俩肯定没听见他……”

“我还以为你说过要好好管管他这喜欢八卦的脾气呢。”月亮舞冲着暮光嬉皮笑脸。

“他还是个龙宝宝呢,月亮舞,你也不能指望他一夜之间就开窍吧。”

“不过你肯定很想教到他开窍,对吧?不然你干嘛把这长鳞片的紫色小家伙一路拖到小马镇来?”

“他呆在坎特拉皇城还能跟谁一块儿出去呢?”

“这话也同样适用于你,暮暮。你到底是怎么变过来的?”

“咦?”

“一年里就交了五个新朋友!哇塞,突然就变成社交名媛了啊!连我都有点嫉妒你了呢!”

“过去几个月里我都在信里写给你了!至于那么意外吗?”

“加上你给塞拉斯蒂娅写的那一大堆东西?我都意外你蹄子没累折。”

“月亮舞……”

“干嘛?我这是替你开心耶,妹子!”她咧着嘴,“你看我表情,是不是满

脸都写着‘感动’这俩字啊？”

“我看满脸写的是‘忘了正事’这四个字。”

“哦,得了吧。”她吐了吐舌头。“我都逼着自己把这事儿给忘脑后。明天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得埋在无聊透顶的计划单里了。”

“你的帮助是无价的,月亮舞。我怎么谢你都不够。”

“那就别谢啦,你会念叨到我耳朵都流血。”

“你们具体是在做什么样的项目啊?”我问道,总算能远离她们好奇的注视,真是太安心了。“我一直都听你们在说……”

“好吧,心弦小姐。我们这个小镇边缘有一所单室学校,执教的是一位非常善良的老师,名叫车厘子。”暮光解释道,“小马镇的孩子并不多,不过这也没让她的工作有多轻松。她不得不同时兼顾好几个不同年龄层和智力层的孩子们,上的还是同样的课程。”

“那可真不容易,我跟你说吧。”月亮舞翻了个白眼。“我在麦特兰大市外也执教过一所单室学校,足足两年之久。可真是一点儿乐子都找不到。要是那里的学生想来点儿什么实用的乐子啊——我靠,连鳄鱼和松果都能用得上。”

“咳咳。”暮光努力把谈话拉回自己主控之下。“好吧,自从梦魇之月被击败以来,整个艾奎斯陲亚追寻魔法知识的研究都开始了各式各样的复兴。为了方便研究和试验,很多像我这样的独角兽都从主要城市搬到了边远村镇。因此,今年小马镇的独角兽幼驹的数量比去年多了一倍。会魔法的小马在这儿已经不少见了,要是没有合适的魔法导师能引导他们的天赋,那可真是太丢脸了。”

“我听说这个‘车厘子’是一只陆马。”月亮舞说道。“听起来真是糟糕透顶,当该教魔法的时候,她就该出点儿钱雇几个脑袋上有角的帮忙,总比把派对喇叭顶脑门上假装要强多了。”

“我想她自己肯定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教授独角兽了。”我评价道。实际上,我见过车厘子很多次了。月亮舞不知道这个镇子的老师有多聪明智慧,这个我也不能责怪她。不过,车厘子也只能靠自己,而且还没有角来做魔法练习。“你们俩到底打算怎么办呢?”

月亮舞笑了。“都是暮暮的天才主意!在这里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研究课程,不过对于陆马和天马而言,他们学到的也能和独角兽一样多!要是大家都对魔法一无所知那可太不公平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给这

些小捣蛋鬼们增加好多乐子呢!”

“嗯,是,”暮光喃喃地说,“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在尽可能少教课的同时让他们能学到尽可能多的知识,同时不要把这些小脑袋瓜搞懵-”

“所以我们要往里加入很多乐子!”月亮舞俯身向前,提高声音打断了她朋友。“这样才能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乐意的话,还能把这些知识一直带到今后的魔法学校去。每个机构都该保证机遇,不管地方有多小,或者是里面挤满了用甜点起名字的小马都无所谓。”

“唉……”暮暮笑而不语,大翻白眼。

我适时地清了清嗓子,把视线都引了过来。“嗯,我觉得这主意真不错,你们俩能一同解决这个问题,我真为你们骄傲。我猜接下来的几天里,你们就要一直用图书馆了。”

“呃……其实还真是这样。”暮光闪闪有点内疚地扭着身体,无法迎上我的视线。“恐怕我们的防护魔法课只能先往后放一放了,心弦小姐-”

“哦,别胡说八道了,暮暮!”月亮舞往后一靠,蹄子在桌上一敲。“要是天琴想继续上她的魔法课,跟你一块儿玩水。那我怎么能把这一切给搅了呢?学生越多越好!这是我的哲学理念!”

“月亮舞,我们不能有太多分心的事-”暮光刚开口,却突然被我们三个眼皮底下闪闪发光的东西分了心。她惊叹着,盯着月亮舞的前蹄,“哦,月亮舞!真是好美啊!”

“……哎?什么好美?我的哲学理念?你把我跟亚里士多德搞混了吧?”

“不,那个蹄镯!那是真银吗?”

月亮舞眨着眼睛,低头朝她蹄子周围闪亮的银环瞥了一眼,然后红着脸抬起头来。“嗯……是啊,可不便宜呢。挺漂亮的,对吧?”

“你是哪儿弄来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从——谁——那儿弄来的。”

暮光又多盯了那银镯子几眼,然后笑得非常狡黠。“月亮舞舞舞舞舞舞……”

“嘻嘻嘻……什么啊……?”

“他叫什么名字啊?是不是星火?跟你住同一栋楼的那个天文学家?”

“哼哼……也……许……”

“你们俩在一起多久啦?”

“久得都能开始‘深入展开’了。”

暮光差点儿呛到。

“哈哈哈哈哈……”月亮舞笑得前仰后合,几乎上不来气儿。她亲昵地凑过来在面红耳赤的暮光肩膀上拍了拍。“我怎么老忘记你一直都黏在公主屁股后面呢……”

“我……我都不知道,月亮舞……”

“现在你可算是知道啦。也许我每天花那么大工夫来处理班上那么多调皮捣蛋的行为最终还是物有所值的,这也说得通嘛。这些日子我过得非常兴奋,暮暮。每天在校园湖边的浪漫散步……那感觉哦……这个银镯子都比不上。”

“我真为你开心,月亮舞。你写给我的信里已经说过他有多帅气了,如果他也同样聪明的话……”

“哦,你知道大家是怎么评价脑子发达的雄驹的。”

“……不?”暮光眨着眼睛。

月亮舞愣愣地眨了眨眼睛,然后一声呻吟。她只能无奈地笑着,往桌子那边凑了凑。“那……你又如何啊?公主殿下光芒四射的超级徒弟有没有遇到她特别的那一位呢?”

暮光的脸一下子红透了。她用蹄子揉着自己的刘海。“月亮舞……我还得跟你说多少次打住才行?”

“为啥呀?”她抛着媚眼。“你都写了你交了一大帮朋友啊。”

“对,可-”

“我真心希望你能遇到一位绅士,足够写一本小说的!”她继续妩媚地眨着眼睛,“最好还是有点限制级的那种!”

“月!亮!舞!我们现在……”暮光咬牙切齿,身体都快趴到桌面上了,努力压低声音。“现在这话题,时间和场合都不合适!”

“你还是不行啊,暮暮!不然你就该知道啥时候啥场合都没问题的!”她冲我奸笑不已,“把这个当做活反面教材吧,心弦小姐哦。永远别跟魔法谈恋爱,否则你这辈子都得自己吃饭咯。”

我忍俊不禁,“我们彼此彼此,月亮舞小姐。”

“啧!这儿到底是方糖小屋还是方糖小庙?!现在还是火热的盛夏呢,空气中都弥漫着爱!使劲闻一闻,妹子们!”

“我只是还没准备好接受那种生活,月亮舞。”暮光说道。“我还有很

多研究要做,很多书得翻译,很多魔法得——”

“那为啥你都只靠自己,暮暮?”

暮光叹着气,却也暗自好笑。“不过,这个点子还是……挺诱惑的。”她咽着唾沫。“能不能遇到‘完美先生’,我很怀疑。但……‘文明先生’,听起来倒是容易得多。”

“哎呀,真不知道谁能解决这个麻烦呢?”月亮舞评价道,看着暮光的脸又一次红得发烧,她咯咯笑个不停。然后她却冲我看过来了。“那你呢?有没有哪个银甲闪闪的骑士能来拯救这位泡了水桶的大妹子啊?”

我实在是忍不住笑出声来了,虽然那笑声非常干涩,缺乏生气。我就在这里,陪伴着我两位童年旧友的影子。她们就在我面前,却也远在天边。我的心在怦然跳动,渴望着告诉她们那么多不可能的事情。虚度了多年光阴,这么多能弥合我们之间距离的东西,就这么被我白白浪费掉了。而且,还有些新的东西,有些很光荣,有些很可怕……我是多么渴望着能向她们尽情倾诉,让她们能在那里拥抱着我,和我合为一体,倾听我的呜咽、我的欢笑、我的尖叫……蕴含的那些精神。我想到了挽歌,我想到了小屋,我想到了我的音乐,我想到了晨露……

“我来小马镇的时间还没那么久……没能在这方面有什么进展。”最后,我终于开了口,声音发颤,摇摆不定。我清清嗓子,接下来的声音更加强劲有力。“但如果我能住在这里,那么我一定会尽可能地多陪伴亲朋好友。”我凝视着她们,目光满怀深情。“永远和她们不分离。”

“哦~~~”暮光闪闪环抱着自己的胸口,回视着我。“为什么你不考虑一下呢,心弦小姐?小镇会增加多浪漫可爱的一对儿啊。”

我本能地就打算直截了当地否决这个提议——在这受诅咒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已经练了够多的对话来驳回这些主观性质的评价了。然而,从我嘴里冒出来的,却是那个童年时代曾经陪她们一块儿玩过家家扮演白胡子星璇的那个孩子的回答。

“你真的……这么觉得?”

“要说有什么的,你只会让这里的农场气氛增加更多可以跳舞的乐子而已嘛,”月亮舞表示,“跟我说说,你是真的会演奏乐器,还是只谱曲?”

“哦!我会演奏!”我容光焕发。“虽然不算什么音乐神童,不过我弹的调子还挺不错的。”

“哦呀,哦呀,要说我最佩服啥,那就是深藏不露的妹子了。”月亮舞咧

着嘴,牙齿上泛着白光。“给咱们见识见识?”

“嘿嘿……”我只觉得心情轻松,仿佛充满了气泡。“我从没想过你会这么说,月亮舞! 其实吧……”我扭过头去,盯着自己的马鞍包,随着头顶的角亮起光芒,我打开了鞍包,金色的七弦琴从里面飘了出来。“我最近正好一直都在忙着编一首曲子。其实我本来打算和闪闪小姐分享的,不过既然你们俩都在这儿享受这小小的‘久别重逢’,那我干嘛不……”我的声音僵住了,双眼抽搐,仿佛孤身乘船航过无尽的迷雾,但这只不过是从我嘴中滚滚涌出的一团寒气。“我……我……呃……”

“哦,嘿! 看看这个,暮妹子!” 月亮舞咯咯直笑,指着桌子对面。“甜点还有特效表演呢! 我收回之前说的一切评价! 方汤小窝酷得超出我的想象!”

“是方糖小屋。”暮光纠正道,她皱着眉头揉着脑袋,好像刚刚经历了剧烈头痛。“嗯……”她瞥了我一眼,疲惫地笑了笑。“哦,你好啊。蛋糕太太现在还招了吟游者吗?”

“嗯……”我凝视着她,凝视着她眼中的沉闷,还有漂移在外的些许快乐,只不过,这点儿快乐全都被坐在她身边的白色小马吸引走了。我看着月亮舞,她就和刚刚到来之际一样开朗而热情。她的表情依然是来自我童年时代的快照,那是一张我再也没有半点分享余地的照片。“我正打算……打算……”

暮光,月亮舞,她们都在微笑。那笑容如恒星般光彩夺目,也像黑洞般深不见底。每次眨眼,我都觉得她们在离我远去,真担心下次眼睛一抽搐,她们会不会就永远陷入黑暗了。

所以我转过身去。“我正打算离开呢。我……我……我不是故意要坐这个位子的。我还以为这桌没被占。”

“没关系的,”暮光轻声说道,“反正那个位子是空的-”

“哦,其实啊,我们正打算好好聚聚呢。”月亮舞插嘴道,“不过你飘的那玩意儿可真是够酷炫的啊,妹子! 什么时候你该弹给我们好好欣赏欣赏!”

“也许……也许你们俩哪天能……不,会愿意听的……”我颤抖着,重新把七弦琴装进包里,抽了抽鼻子。“那个……如果可以的话,还请原谅。”我努力控制住自己,没在离开的时候发足狂奔,毕竟我也只能有这么点儿礼仪了。出去的时候我差点儿没跟蛋糕太太撞了个满怀,险些碰翻了她的放

在背上的托盘里那三个圣代。

“好货来啦,姑娘们!”她放下托盘,然后紧张地又扫了桌边顾客一眼。
“哦,天呐。你们就两位?我怎么这么迷糊……?”

“哦得了吧,有啥可抱怨的啊?再多吃半拉圣代我也撑不死!你呢,暮暮?”

“哈哈,当然了,月亮舞。可……”

“可是啥啊?”

“真有意思,我……呃……我不知道怎么说,可……我身上一块钱都没带……”

“喔——我就该知道的,妹子!哈哈……你脖子上面那颗聪明脑瓜儿是不是也忘在家里啦-”

“嘿!这话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哈……没啥意思。蛋糕太太,对吧?”

“嗯哼。”年长的雌驹点点头。

“好。”月亮舞笑咪咪地把钱币拍在桌子上。“给,我钱都在这儿啦,只希望能补上暮暮这个小气鬼的份就好啦。”

“唔唔唔唔……”暮暮脸都胀得通红。

“哇哦~你脸红得真可爱哦。”

“我到底该拿你怎么办?”暮光恶狠狠地瞪着她,可同时却笑得非常开怀。

“把你关于大奔腾庆典舞会的计划通通老实交代给我,还不从实招来。”

“哦好的!可……嗯……我在信里没写给你吗?没有?咳咳。这个嘛,你也知道,庆典还有四个礼拜就要开始了。可是这是一年多之前的事,就在我刚刚来到小马镇不久,我就收到了一张高级票。可收到票的不光是一个。其实啊,这个故事还真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吗,最开始,我获得的是两张票,而当我收到塞拉斯蒂娅的邀请信时,那个下午我正好在帮苹果杰克收水果……”

一个钟头之后,我跌跌撞撞地进了小屋的门。我想起了我的家应有的模样。我想起了墙壁上方悬挂的无数乐器投下的寂寞阴影。我想起了我的日记本和乐谱上一层层的灰尘,我想起了我壁炉的余烬,还有它如何对

我歌唱。

我毫不客气地把鞍包扔在地板上,两大步之后就一头扎在了床上,彻底瘫在上面起不来了。在这里,我把面孔深深埋进床单里,紧紧闭上了眼睛。我不想醒来,我不想看到任何光线。我只怕浑浑噩噩的脑海中会出现月亮舞那牙齿闪光的爽朗笑容,或者暮光闪闪面红耳赤的可爱神态。现在她们的声音依然萦绕在我耳畔——银铃般的咯咯笑声,互相斗嘴调笑的交谈声——回响在幽闭的木墙间,回响在颤抖的呼吸间,就这样纠缠着我。

在我看来,每个闹鬼的地方,鬼怪其实都在忙着吓唬自己,因为还有什么比她的空虚更恐怖呢?曾经充实的生活,值得回味的过去,如今只是一片空虚。她的失去只不过是告诉自己,还有更多的东西将会失去,直到……她失去了自我。

月亮舞……暮光……和她们坐在一起,听着她们欢笑,听着她们畅谈……

我没觉得自己还剩下什么是幸免于难的了。就在诅咒把我硬生生踢出方糖小屋的那一刻,其实我获得的是解脱。如果我再继续呆在那个图书馆里,合着她们的笑声奏响小夜曲。那么,我很快就会连渣都不剩了。

那为什么……哪怕我已经用尽了全力,却根本哭不出来呢?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翻了个身,仰面躺在床上,干涸的眼睛望着小屋天花板的木头横梁。我在笑,我在微笑。我绝对是已经疯了。换成任何小马在我这个处境上,有谁经历过我遭受的一切,又过了这么一场相会,居然还只会笑?

我遭受的苦难和考验简直数不胜数,当然了。但是,一想到我居然能和我的童年旧友……不是一位,而是两位,能和她们共处一室,哪怕只是一天……

塞拉斯蒂娅祝福我……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是多么幸运。这么多的孤独之中,这么凄凉的绝望之中,一缕来自过去的遥远灵魂填补了无法想象的空虚,祝福了我的生活。我都忘记了,我忘记了我是多么崇拜月亮舞,我是多么珍惜她活力十足的气质,我是多么享受她那胆大妄为的言行和非主流的叛逆心理激起的斗志。暮光闪闪是理性和智慧的坚石,为我提供的支持稳若山峦。而月亮舞则是活生生的火花,一股无形的能量,在如此冰冷刺骨的世界中依然让我回忆起了快乐和勇气。现在,她们俩在这里,重新聚首……

终于,泪水姗姗来迟。这热泪如此温暖,几个月以来我从未感受过如此火热的泪。我伸出蹄子把枕头抱在胸前,抽泣着,哼哼着,仿佛包裹在美丽云彩中一样心醉。

我被祝福了。

是的,在如此的痛苦之中,能重新回味往昔生活的一部分,真是无上的祝福啊。我又感觉像是过去的自己了,感觉就像是那些分崩离析的碎片,有一部分又重新修复了。她们不记得我,那无关紧要。我记得她们。

我爱她们,她们活得充满希望,幸福安康。只要我有机会见证她们的快乐与幸福——哪怕是身为完全的陌客,我也知道,这世界一切都非常正常,非常美好。就算这世界属于她们,并不属于我也罢。

梦魇之月的诅咒,露娜公主的挽歌。说不定……我在探索它们的时候,一直都想歪了。如果我的确是身负使命的呢?如果我是有史以来唯一被选中的灵魂,注定要踏上朝圣之旅呢?就好像这个宇宙指定我成为一位独行的苦行僧,注定要去揭晓某些神圣的乐章呢?直到现在,我都如此虔诚,现在我终于获得了回报吗?我曾向焦糖仔致敬,甚至用其中一曲来拯救了飞板璐。会不会……某些无形的存在因为我是如此优秀的仆从,而把月亮舞的来访当做我的赏赐呢?

这些胡思乱想几乎没有意义,但我都不怎么在乎。比这更重要的是,月亮舞要在小马镇留三个礼拜。三个礼拜啊。我有的是机会来重复今天的温馨,不管最后有多凄凉也好。其中蕴含的,是祝福。

快乐的笑声逃出我的唇边,欢笑悦耳动听,就像我曾经引以为豪的那三个孩子永远的俱乐部时光。我把枕头抱在胸前,就像抱着那些回忆,任凭心灵漂浮在这一天快乐的经历之中。

我快乐得如登云霄。

“因此,我,塞拉斯蒂娅公主,特此下旨!”暮光装模作样地吟诵着,尖尖的声音回响在彩色毯子达成的帐篷上面,头顶还照着玫瑰红的电筒。“全艾奎斯陞亚明确禁止建造会思考的机器,否则它们可能会变得太过聪明,阴谋模仿小马,并且试图征服世界!”

“哦,何其睿智啊,公正的公主!”我惊呼着,叉开短短的小粗腿来了个潇洒的鞠躬。“身为白胡子魔法议会的最高主席,我将拥护您睿智而神圣的律法!”

“我们就不能至少留一只机器马吗？”月亮舞忽然从帐篷外面探头进来，紫色大眼睛在电筒的照耀下亮晶晶的，她笑嘻嘻地叫道，“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小马来帮我们擦亮王冠啦！铁皮小马！”

“月——亮——舞——”暮光哀怨地叫道。

“嘘——！我是露娜，记得吗？”

“咳咳，嗯。露娜公主！此乃白天！你不是该……那啥……最亲爱的妹妹，一直休息到升起月亮的时候吗？”

“嘿！这也是我的皇宫！”月亮舞皱着眉头噘着嘴，抄起了两条小前腿。我卧室音符形状的夜灯照在她背后，把星星的光芒投射过来。“为啥所有的会议一直都是星璇跟你参加的！”

“因为……”暮光皱着小脸，解释着明明白白的事实。“他是一只独角兽，独角兽和天马和陆马一样白天玩！晚上睡觉！”

“哼，难怪我后来跟你打架了。”

“嘘——！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呢！”

“那为啥夜间就没有小马服侍我？”

“你有你的皇家卫兵！他们很好玩的，对吧？”

“噉！可是他们都长着怕怕的蝙蝠翅膀！”月亮舞的眼睛亮了。“为啥我不能有些机器马？”

“你不能有机器马！你没听到我们在发圣旨吗？”

“嗯……没有。白天我在睡觉呢，记得吗？”

“唔唔唔——我禁止有会思考的机器！”

“为啥呀？”

“因为它们好危险！”

“为啥呀？”

“因为小马们应该足够智慧地使用他们自己的魔法和力量-”

“好——没——劲——！”月亮舞大翻白眼，然后开始原地蹦，震得整个毯子帐篷都在晃。“我知道啦！我要组建一支机器马大军！修一条去月亮的桥！这样的话我想什么时候有小马过来服侍我都行啦！因为月亮上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分别！”

“不行！你不能这么做！”暮光急得直叫，好像看到了什么弥天大罪。“这一点儿都不符合历史！”

“所以呢？”

“所以呢?!”暮光扑向一大堆毛绒玩具动物,在里面翻来翻去,找到昨晚那本从坎特拉皇家图书馆借来的书。“这都记在《新古典编年史》上啦!在蹄特律圣战的悲惨事件之后,机器马立刻就被合理而合法地禁止-”

“我要我的机器马能装备魔法镭射!”月亮舞迈着方步耀武扬威地在帐篷里踏来踏去。“前进,吾之机器马好友们!露娜公主以月亮之名命令尔等砰砰砰!因为本宫已经下达许可,为本宫之荣耀把东东都炸飞!”

“根本没什么可炸飞的,月亮舞-”

“露——娜——”

“你应该有个公主样!”

“而我身为公主,职责就是指挥我们的机器马大军来保护这片大地!随本宫来,皇姐!吾等之仆从将会帮助吾等击败邪恶的斯魔兹!”

“根本没有斯魔兹这种东西!”

“就是有!”

“就是没有!这是你编出来的!”

“嘻嘻!不然呢?我们就是在玩过家家嘛,记得吗?”

“可我们应该当公主!皇家姐妹才不会随便乱炸东西呢!”

“要是她们正在大战吃灵魂的怕怕斯魔兹的话那就会啦!”

“就是不会!”暮光凶巴巴地瞪着月亮舞。

“就是会!”月亮舞冲着暮光嬉皮笑脸。

“就是不会!”暮光吼起来了。

“就是会!”月亮舞声音更响。

“就是不-”

“二位殿下!”我跳到了她们俩之间,伸开蹄子推着她们俩胸口的同时还得勉强把毛绒绒的假胡子扶在脖子上挂稳。“你们这样太不应该了!你们可是皇家姐妹!太虚玄母留下的伟大遗产!告诉我,她不在的时候就是希望她女儿们这样管理艾奎斯陞亚的吗?”

“嗯……”月亮舞折起了四蹄,一肚子的气都从她嘴角泄了出去。“不……”

“她希望我们好好相处。”暮光嘟囔着。

“那么我宣布今天为纪念日!”我笑嘻嘻地大声说,“身为白胡子魔法议会领袖,我有权力给一年里的每一天重新起名字!我宣布今天为‘快乐姐妹节’!从今天开始,姐姐和妹妹要在这一天彼此相爱和睦相处!”

月亮舞和暮光害羞地扭来扭去。

“这个听起来好傻哦……”月亮舞嘀咕着。

“另外,九月才是家庭和睦月,不是七月。”暮光解释道,“大家都知道啦。”

“那我们明年再改过来就是啦!”我笑咪咪地说道,朝暮光看去,“殿下,请容我斗胆建议,机器马可以用蒸汽动力吗?毫无疑问,这种简单构造的机器能处理琐碎的小事,而且也不会变得太聪明,想去反对它的创造者。”

“嗯……”暮光往后靠了靠,满脸深思熟虑的笑容,最后点了点头。“是的,我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接受。”她用高高在上的口气说道。

然后我又看着月亮舞。“露娜公主,在您指挥您的机器马大军大战斯魔兹之前,可以先协助塞拉斯蒂娅公主盖好坎特拉皇家城堡吗?”

她惊喜地喘着气,然后眉开眼笑。“它们能用镭射挖护城河吗?!”

“嘻嘻嘻……”暮光激动地向前倾着身体。“我甚至会告诉它们要用魔法水晶瞄准哪里!”

“耶!来炸些泥巴!”

“咳咳,”暮光用亮闪闪的指挥棒朝我指了过来。“白胡子星璇,因为你的无上智慧和镇定,我特此任命你为机器马委员会的主席。”

“对,星璇。”月亮舞眨眨眼睛,“你的智慧与胡子同在,本宫之月亮将照亮你……呃……那什么。”

我自豪地笑着,深深地鞠躬行礼。“此乃我的荣幸,二位殿下。我将终生侍奉于你们。”

“是是是,怎么都好。”月亮舞充满干劲地揉着蹄子,“咱们来盖个机器马城堡吧!”

“我来告诉你护城河的走向!”暮光开心地转悠着。

“嘿,火炬怎么样?要是我们晚上用它给这地方照亮的话那一定挺酷的!”



“那我们得先找些煤炭。”

“煤炭?怎么找?”

“运用你的角,妹妹啊,那是太虚玄母留给你雕刻月亮用的。”

“哦,对,当然了。本宫感谢汝,睿智和敬爱的塞拉斯蒂娅。”

我坐在帐篷的角落里,笑眯眯地看着她们在我的卧室里四处乱窜‘收集补给’。外面,闪耀的星星远在天边,但是我可以发誓,整个宇宙都在我面前闪烁着璀璨的光辉。我笑得更加开怀,因为我只希望这个睡衣派对永不结束。

两天。已经过去两天了。我再也没法把自己关在小屋里了。我必须多去了解了解暮光和月亮舞的那个项目。我必须去再见见她们。我必须……去再听听她们的声音。

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我头脑都清醒无比。只要我努力一把,甚至都可以听不见脑袋里那些挽歌了。这世界不再冰冷,我都开始考虑要不要把帽衫给脱了。不过,我决定用其它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振奋和快乐。把瑞瑞给我做的漂亮红毛衣穿在身上,我一路走进了小镇。当我充满活力地快步走在街上时,大家都向这个衣着华丽,精神抖擞的陌生来客微笑着挥蹄问好。我也回之以微笑,哼着曲子。听见晨露的声音时,我就笑得更开心了。

最后,我到了暮光闪闪图书馆的大门口。具体该怎么做,我脑子里都已经计划好了。我会假装自己是被专门送过来的,约好了在暮光这里练习魔法。然后,出于她平时的深思熟悉和自我怀疑,不管以前见没见过我也好,暮光都会选择帮我。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把戏真有点儿肮脏,可就是忍不住啊。我想要见到她,我需要见到她。而且,塞拉斯蒂娅作证,我一定会确保让她在这次会面中更加快乐的。

我敲了敲门,只听见隔着门隐约传来了低沉的交谈声。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请我进去了。于是我开了门。“不好意思?”我笑眯眯地探进头来,“很抱歉打扰你们了,可是,暮光闪闪小姐在这儿吗?现在已经快一点钟了,我相信坎特拉皇城魔法委员会发了一封关于我的-”

“我还得说多少次才行,月亮舞!”暮光闪闪声色俱厉,满头鬃毛凌乱不堪,她坐在桌子对面,各种纸片和笔记在周围散落如海。“你不能分配四次校外参观实习!两次就已经够多的了!

“切！”月亮舞翻了个白眼，在暮光对面的长凳上无精打采地斜躺着。“我还正要说四次太少了呢。”

“你这根本是在扯我后腿……”

“我只是说我们该多促进魔法方面的亲身体验！”月亮舞疲惫地朝着得发抖的朋友笑着。“所以我们才会让这些捣蛋鬼们开始最精彩的旅行！参观喙灵顿的月之符咒博物馆是我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这样绝对能开阔他们的眼界，让他们把心思放到魔法领域上来！”

“月亮舞，现实一点吧！”暮光抬起了她的前蹄。“我们在这儿是要开一门新的课，不是夏令营！就先别管我们哪儿来的这么多钱为这么多的校外参观实习提供资金了！像车厘子这样已经承担了这么多教务工作的小马要怎么远程管理那些远在校外的参观计划？”

“你的思考还是太局限了，暮光。切……一如既往！”月亮舞坐起来，冲着暮光傻笑，“车厘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她一直都被困在这地方，小马镇。你有没有走出你自己的这个图书馆看过哪怕一眼，妹子？情况可不是都那么神奇。”“

“我看不出你这话的重点所在-”

“重点在于：要是这里的孩子们只被关在单室学校里面的话，那他们根本不可能学得会什么魔法！”月亮舞站起来，在图书馆里踱着圈子。“他们需要迈开腿，四处去走，去看！去体验神奇的世界！去感受活着的意义！相信我，没有比这更好的学习方法了！”

“难道就只有我才能看到这其中的问题吗，月亮舞？”暮光的脸色都担心得发白了，温柔的视线充满了恳求。“这些小独角兽的父母怎么可能，我是说，怎么可能会答应他们的孩子参加这么多的外出旅行-”

“哈哈……你为什么不用你那神奇的脑子呢，暮暮！”月亮舞咧着嘴冲她乐。“我又不是提议把孩子送去打仗或者什么穷乡僻壤！我只是觉得他们该有更多机会走出学校，去亲眼看看艾奎斯陞亚各地有什么神奇的东西！”

“这太不切实际了，而且也开销太大了。月亮舞。”暮光眉头紧锁。“你想过一个镇子一个镇子地坐车旅行得浪费多少时间和金钱吗？那还不如多印点儿最新的教科书，好好辅导他们魔法理论和符咒呢。”

“唉……你省省吧，暮暮！”月亮舞无奈地用蹄子揉着脑门，然后才转过来瞪着她的朋友。“你觉得这能改变什么吗？他们每天读的东西已经够

多的了！我们是在努力让他们学习，不是犯困！”

“你不觉得我们得重视这个项目的目标才是吗？”暮光大叫道，“我们得努力在为这些孩子提供急需的信息，不管是不是独角兽也好，他们多年以来一直都缺乏魔法方面的教育！”

“再读多少死书都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暮暮！”月亮舞冲她走了过来。“好，当然了，有了问题就多读书，这对你来说挺合适的。但你首先拥有的是出类拔萃的渊博学习能力，再多的书你也啃得下来！我是说……噉！不然塞拉斯蒂娅公主为什么选中了你当她的私家弟子呢！可这些孩子们呢？我这话毫无冒犯啊，暮暮。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宁可拿书本来垫桌子，也不愿意整天当个书呆子！”

“哦，那还请原谅我努力为她们的将来着想！”暮光脸色阴沉。“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对魔法知识的需求每年都在以十倍的速度增长！这些孩子生活在这么一个远超过他们知识储备的社会里，长大了只会变成无法融入其中的陌客-”

“好吧，你现在又开始夸张了-”

“而且！”暮光伸出蹄子指着，毫不动摇地继续往下讲。“把那么多的学习时间都浪费在参观古老的历史文物上，他们哪儿还有工夫学习！月亮舞，我很欣赏你理解这些历史的价值，并且让孩子们能领教它们。可让我们合理一点儿，好不好？我也很赞同，一次校外旅行会很不错。一次！去喙灵顿？没问题！可我真的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贯彻我昨天制定的大纲，每周三次阅读作业，每次二十道习题的家庭作业练习，并且通过一系列日常随堂测验来检查-”

“啊！”月亮舞呻吟着，揉着自己的鬃毛。“暮暮，思想别那么机械化，你得努力把思维程度降低到和这些孩子一个级别！”她笑着凑了过来，脸上笑得格外卖力。“在我当上老师的头五年里，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千万别把课本的内容硬往孩子脑袋里塞，那简直就像把方块往圆孔里塞！而且这简直太不性感了。”

“月亮舞……”暮光叹着气。

月亮舞的声音更高了。“你必须让这些孩子们感到震撼和惊叹！你必须向他们展示魔法在这个世界之中是如何实现的，是如何运作的！光是靠黑板怎么可能做得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不，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我们该把这个项目变成一个机会，让这些孩子们留下永生难忘的深

刻印象！学习不能强迫,但是可以鼓励！要是不能在学习的同时享受生活,那我们每天活在世上到底是在干什么,暮暮？”

“我还是觉得你在避重就轻,月亮舞,理性一点儿行不行！我就这么点儿要求！”暮暮重重地把蹄子敲在面前的一堆笔记上。“我们一直在努力编制一部结构合理,便于反复使用的教案,好让今后几届学生的教学都能有章可循！这不是你搞什么激进教育理论的借口！我们需要的是更加实用的-”

“激进教育理论?!”月亮舞忍无可忍地咯咯笑了起来。“天,辅导你的可是一位公主！当你完全不同意的时候,用语真是太可爱了。”

“月亮舞……”

“暮暮,我已经执教五年多了。”月亮舞紫色的眼睛一时间凌厉起来,往常那懒洋洋的笑容此刻一扫而空。“不管激不激进,我提供给你的是我从职业生涯中积累下来的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看起来可能会很花哨,可这就是我所知道的能帮上吠城孩子们的方法。而且也肯定能帮得上小马镇的孩子。”

“这里看起来像是吠城吗?”暮光反驳道,“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点,同样的规则不能生搬硬套,月亮舞。要我说,你就根本没认真对待这回事。”

“哈哈哈哈哈……”月亮舞摇着头,低头冲着地板笑个不停。

暮光皱起了。“现在又怎么了?”

“你真的在这个镇子里呆得太久了。”月亮舞抚平了自己的鬃毛,轻蔑地朝暮光瞄了一眼。“我看,这地方这些无聊透顶的墙壁把你的脑筋都给困死了。”

一瞬间,暮光牙关紧咬。她慢慢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你给我等一下-”

我清了清嗓子。

两只小马都朝我看了过来。她们迷惑地眨着眼睛,脸上的火气眨眼间都消失了。

“呃……是?”

“我们能帮你什么吗,小姐?”

我在门口非常紧张地扭来扭去,要是我没穿瑞瑞的毛衣该多好啊,因为突然之间,我只觉得自己好像被活生生地放在火上烤。“呃……”我勉

强笑着,脑门上微微出着汗。“实在抱歉,我正在找一位名叫暮光闪闪的小马,我需要她帮我做一个研究项目。嗯……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呃……对。”暮光结结巴巴,“恐怕是这样没错。”

“哪儿的话,快进来吧!”月亮舞挥了挥蹄子。

暮光错愕地扭头盯着她。“月亮舞!”她压低声音吼道。

“怎么啦?!”月亮舞耸耸肩。

“唔唔唔……我们现在正忙着眼前这个项目呢,你忘了吗?”

“让我猜猜看,自从你踢飞了梦魇之月的屁股之后,就再也不相信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这回事了?这都过午了,暮暮,我们也该稍息了。”她再次朝我挥了挥蹄子,“真的,来吧,快进来自我介绍一下-”

“你说啥?不好意思?这里是你的图书馆吗?”

“当然不是了,其实啊……”月亮舞瞪着暮光。“要是我没搞错,这是小镇的图书馆。而你分配到这里是……我不知道呢,图书管理员?当然了,有哪只小马来这儿求助,你不就是该帮她嘛。”

暮光挥了挥蹄子,气哼哼地噘着嘴,把一本书拍在桌子上。“好吧,你说得对。”她的声音干巴巴的,了无生趣。“既然这是图书馆,那咱们就把它当图书馆用吧。”

“别拿这种口气对我说话,暮暮。”月亮舞眉头紧锁。“咱们俩至少得有谁对来客友好点儿。”

“你集中精神的时间从来都超不过一个钟头。”暮暮笑得有些冷漠,轻轻地摇着头。“所以我才会靠斯派克。在我们忙这个项目的时候,他可以负责图书馆的工作。你来这里才-”

“你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解决问题的吗?什么脏活儿累活儿都推给斯派克去干?我发誓,自从你当了公主殿下的私家弟子之后,他就没好好休息过!”

“我从没要求他做任何不想做的事-”

“那你觉得他敢对你说不字吗?唉,暮暮,我还记得当初你得到他的第一天的事呢。可我从没想过他居然成了你的侍从。其实我一直都以为你会把他当自己亲儿-”

“好了!够了!别把斯派克再往这事儿上扯了!”暮光忽然吼了起来,脸都红了。

“那这事儿又是什么事儿?嗯?”月亮舞毫不客气地吼回去。“你该知

道,可不是我先提起斯派克的,明明是你自己。”

“我只是说他会负责图书馆的工作,好让你跟我可能——只是可能——把心思集中在我大老远把你请过来做的工作上-”

“我……呃……”我咬着嘴唇。这时候,我浑身都在颤抖。

月亮舞清清嗓子,熟练地向我咧嘴笑了笑,“真的,我十分抱歉。这个图书馆一直都是向公众开放的,哪怕管理员是个不知变通的死心眼也罢。快进来吧,小姐。我相信我肯定能帮你在这儿的目录里找到适合你的东西。我是说,这根本用不着多大力气,对不对啊?”

暮光猛地暴跳起来,凳子都给撞翻了。她踩着蹄子大步流星冲向树屋远处。

月亮舞眨着眼睛,“你这又是要去哪儿啊?”

“你说得对。”暮光哼哼着,“我们真得休息休息了。”

“真是的!我只是-”

“你就消停会儿,行不行?算我求你了,月亮舞,我是说真的。”

“暮暮!好啦……”月亮舞看看她,又看看我,又看看她……最后还是决定蹦蹦跳跳地去追她的朋友了。“这到底怎么啦?!你就放松点儿好不-”

“哦,我都被你给放的够松的了。月亮舞,真的,我只想……我不知道,去看几本书什么的。”

“读书?读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读书!有了问题就多读书,反正我最擅长这个了,记得吗?”

“暮暮,拜托,你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哦是吗?我小题大做?这对车厘子非常重要!这对镇长来说非常重要,这对公主来说恐怕都非常重要-”

“这怎么又扯上公主啦?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我认真对待该干的事儿不是没理由的,月亮舞!”

“哦真的吗?那跟我讲讲啊。我挺想知道什么理由!”

“因为,如果我们不教育这些年轻的独角兽,那么他们就会鲁莽行事-”

朋友们的争吵声在我耳中淡去,因为这时候我已经悄悄把图书馆的大门关紧了。我靠在门框上,只觉得心在砰砰乱跳。我就像一块毫无价值的烂肉,裹着一件华丽的毛衣,沐浴在阳光下,浸泡在自己的汗水里。门框

上,从图书馆里传来的每一点音浪的振动,都让我的心沉得越来越深。要是再呆在那里,我知道我会死的。

所以,带着颤抖,我快步离开了。我的头垂得低低的,仿佛嗓子里的那个大大疙瘩的重量让我无法抬头。

我的朋友们……她们到底是怎么了?难道她们也遭到了什么恐怖的魔咒吗?她们是不是尝试了一些改变心灵的魔法,结果魔法出了岔子?

不。

不,整个小马镇里,唯一承受诅咒的就只有我。至少,对于这一点我还是完全可以担保的。

但是,说真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感觉……这一切好像就在某个可怕的时刻揭开了序幕。但悲惨的是,我并没亲眼见证这崩溃的开始。此刻我只觉得自己如此无能为力,我到底要怎么开始亡羊补牢呢?

我唯一的希望……至少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是壮起胆子,直接走过去,想办法偷听她们到底在干什么。毕竟,我的两个朋友重逢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不是命中注定来拯救她们的,那为什么我们三个又重新聚到了一起呢?

只不过,就像我发现的那样,这种拯救可不那么简单。日复一日,我静静地跟随在她们周围。在图书馆,我假装看书学习,眼看着她们尝试起草学习计划。在小马镇中心,我心不在焉地弹奏着七弦琴,听着她们的争执打破周围的宁静。在市政厅边缘,我的身影隐藏在火红的夕阳中,却只看到她们怒气冲冲的脸比夕阳还要火热。

这根本就是恶性循环,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形容。月亮舞会说些什么自以为是的话,然后暮光就会斥责她。接着月亮舞就会用拐弯抹角的冷嘲热讽来抨击暮光善良的本意。再然后,暮光就会更加越界,越来越沮丧,越来越愤怒,直到她彻底失去了耐心,对月亮舞大发雷霆。

要说她们俩从来没像这样吵过架,那就是在说谎了。可是……这次感觉不一样。这地方不是我们的卧室,也不是我们童年的小巷,也不是坎特拉皇城的街道和庭院。这里是小马镇,这两只小马都已经长大成年了。当她们生气的时候,并不会尖叫和抱怨,她们只会满腔怒气,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十八页的研究计划书?!”月亮舞吼了起来,难以置信地盯着她翻阅的笔记。她紫罗兰的眼睛抽搐个不停。“你……你……”她惊恐地瞪着暮暮,表情几近嫌恶。“暮暮,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我当然是认真的。”暮暮连头都没抬。她坐在离我弹奏七弦琴的位置二十步开外的公园长椅上,和月亮舞坐在一起翻阅着一本大纲。“就像我昨晚起草这份计划书的时候一样认真。”

“这都是你一夜之间写出来的?!”月亮舞怀疑地翻着那小山一样的笔记。“你是说……在我们和瑞瑞一块儿在镇中心共进晚餐之后?”

“是。”

“暮暮,那都晚上十点钟了!你到底有没有睡过觉?!”

“我睡得够多了。”暮光哼哼着,眯着眼睛盯着她的笔记,就好像月亮舞根本不在她身边。“那无关紧要,反正我该干的都干完了。”

“暮暮,我还以为这些东西得我们一块儿来研究才行!”

“是吗?”暮暮的嘴唇微微绷紧了,但是依然没抬眼去看月亮舞。“现在都下午三点钟了,我们才刚碰面。”

“你想说什么?”月亮舞问道,然后摇了摇头,低声吼了起来。“暮暮,我觉得我们本该一块儿来完成这些任务的!知道吗?你跟我?一个团队?我要怎么才能阻止你这么一意孤行!”

“我觉得我非常称职地编写了一套研究计划。”

“暮暮……”月亮舞挥着那厚厚的一堆纸片以示强调。“你让八岁小孩子写十八页的东西?!你……唔唔唔……你是不是觉得这很简单啊!”

“我觉得我已经把作业量压缩得够低了,考虑到-”暮光的声音和她的语气一样冰冷。

月亮舞怒目而视。“考虑什么了?你一整夜的孤军奋战?暮暮,你把我甩开单干,甚至都没装着内疚一下的吗!”

“不然呢?我有什么选择?”

“要是你和瑞瑞共进晚餐之后真那么想干活儿,那你至少该告诉我-”

“月亮舞,我当然告诉你了!”暮光终于抬头盯着她了,那绝不是开心的视线。“我一天里都告诉你五次了!‘月亮舞,我们得坐下来好好提出一个充分的研究计划。’”

“五次?是吗?所以我们现在还开始数起来了?”

“要是我用不着去数就好了!”暮光咆哮道,“我希望当我请我的朋友

准备一份重要的教案时,她不会看到谁都拉着我一块儿去共进晚餐!害得我们根本没法集中精神!”

“暮暮,要是我说错了还请纠正,可瑞瑞她是你的好朋友!是她给你辛辛苦苦做了那件礼裙,好让你能在几周之后的大奔腾庆典舞会上惊艳全场!我觉得她简直是太好了!要是说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有什么想做的事,那就是去结识瑞瑞,还有你的那些新朋友们!”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为这个制定计划?”暮光大叫道,“我都告诉过你几十次了,我本周五会非常乐意跟瑞瑞和小蝶她们一块儿去吃晚餐!可你看看我们的进展!现在连礼拜四都不到,我们的进度都落后多少了?!都是因为你缺乏耐心!现在我们离你回吠城只剩两周半时间了!”

“两周半……哦拜托……暮暮啊,妹子,你是不是也太迫不及待了?”

“你忘了你在跟谁说话吗?!”暮光黑着脸。“我连续两年担当塞拉斯蒂娅公主的日常事务组织者不是白来的!”

“哈哈哈哈……”月亮舞苦笑不已。

暮光皱起了眉头。“你又笑个什么劲?”

“我笑得是,你要我仰仗你身为皇家日常事务组织者的经验……”她脸色铁青。“却对我身为老师的经验不屑一顾。”

“啊……”暮光以蹄掩面,“月亮舞……”

“不,真的!”月亮舞一蹄子拍在她面前的笔记堆上。“你这简直是送孩子上刑场!要是他们是上中学,那也就算了。可就我上次的检查,车厘子给他们留过的最多的作业也不过就是给家庭感恩节写一篇两页的作文而已!”

“我们正在努力扩展他们的思维,月亮舞!要是他们想去正确地学习魔法,那他们就得学会更加努力地学习!”

“我们这到底是在教育他们,还是在累死他们?!”月亮舞叫道,“我说,咱们最后就把作业的量限制在五页好了。”

“五页?!”

“嗯?我这听到的是回音吗?”

“这也算是我说的努力和研究?!”

“所以我才受不了!”月亮舞怒冲冲地挥舞着那一大堆纸片,她气急败坏。“你觉得啃死书做研究就能教会他们合适的魔法?魔法要的是创造力和想象力,还有对我们这个世界无形本质的探索-”

“才不是！”

“哦,让我猜猜看……”月亮舞大翻白眼,呻吟不已。“因为你是魔法专家。”

“我就是魔法专家!”暮光的脸板得铁硬。“魔法,就是认真的学习,周密的计划,还有最重要的——大量的研究!要是我们放任孩子们去胡思乱想——哪怕一秒钟——让他们胡思乱想什么魔法就是毫无限制地滥用无形的魔力灵脉,那我们根本没法以正确的方式促进魔法的学习和练习!而是为危险的巫术播种!”

“哦,别信口开河了……”

“我是认真的,月亮舞!”暮光的眼睛明亮而热情。“我们不能这么随便地对待魔法这门艺术!尤其是对这些年轻而容易受影响的孩子!”

“喂,你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做起实验来谁管着你了?”

“通过大量的阅读和研究之后,我就学会了如何正确地控制自己的魔力!你以为十五页的作业很过分?我八岁的时候就写了五十页的报告书!我发现自己的魔法天赋靠的可不是偷工减料和投机取巧,更不是撞大运!”

“哦,拜托好不好,暮妹子,您就别……别那啥了!哈!你把你爹妈电成了盆栽也起码有一两次了-”

“这又说明什么了?”暮光吼回来。“那你那时候又在干什么呢,月亮舞?要是你在魔法方面花的时间哪怕有我一半那么多,你就会有-”

“我就会是什么?”月亮舞朝她露出了怜悯的笑容,“一个顽固不化,死啃书本,神经兮兮,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的失眠工作狂?我不知道小马镇的未来会怎么样,但我绝不会允许那些孩子变得跟你一个德行!我当老师当了这么久,完全明白把自己的性格投入到课程里简直就是愚不可及!”

“你……你……”暮光简直惊掉了下巴。“你怎么……居然会把我看成这个样子……?”她眨眨眼睛,视线追着起身离去的月亮舞。“还有,你这是要上哪儿去?”

“哪儿都行!我走路的时候会仔细琢磨的。”月亮舞抱怨道,“说不定我最后能提出自己的项目计划书?哦,为啥不呢?你光靠自己不就做的挺好的嘛!”

暮光长长地叹了口气,“月亮舞,拜托,我很抱歉,真的。我们……我们好好谈谈这个-”

可她已经走了。暮光呻吟着,把蹄子埋进了自己的前蹄里。在她身后

不远处,我尽最大努力,维持着平稳的旋律。

第二天,在方糖小屋里,月亮舞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她角上亮着微弱的光,用轻柔的漂浮术,在一张纸上小心翼翼地随便书写着。她的眼睛眯得很细,非常无聊,毫无兴奋可言。打了两个哈欠之后,她挠了挠后脑勺,耳朵哆嗦着,努力不去注意周围众多顾客们的声音。

整个方糖小屋很安静,室内飘荡着温柔的平静和愉快的交谈声。但是,一瞬间,这安宁就被打破了。正门重重地被撞开,很明显正怒火中烧的暮光闪闪踩着蹄子直接闯到了桌子前面,重重地把一个笔记本拍在了她朋友面前的桌面上。

“月亮舞,这究竟是什么?!”暮暮质问道,她指着那个本子。

月亮舞长叹一声,然后,她冲着暮光咧开了嘴,那笑容简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出来的,笑得非常凶狠。“这是一张桌子啊。不过我猜,你怎么想都无所谓,不是吗。”

“别跟我耍花腔,我说的是这个!”暮暮一蹄子把那个本子推了过去。“从骡丁汉招聘三位助教的计划?你开我玩笑吗?”

“要是我在开玩笑,”月亮舞嘀咕着,“我会多提提关于屁股和马蹄铁方面的事。”她眨了眨眼睛,然后才无精打采地笑了。

这只是让暮光更加火冒三丈。“月亮舞,车厘子根本雇不起那么多外来的助教!”

“总比校外参观实习要便宜多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你有多讨厌校外参观实习。”

“月亮舞,你还不肯打住是不是?”暮光闪闪喘着粗气吼道,“我还要告诉你多少次,我们得先完成授课计划然后再谈师资力量的补充-”演讲忽然顿住了,因为她的眼睛盯住了朋友面前那封写了一半的信。“这是什么?”

“呃……没什么,我只是-”

“我是认真的!你在给谁写信呢?”暮光用漂浮术硬是把那封信从月亮舞面前抢了过去,拉到了自己面前。

“嘿!”月亮舞不由得一愣,然后脸色铁青。“快蹄子小姐,你想干什么?”

“这……”暮光眯着眼睛读着那封信,“地址是……喙灵顿社区管理

局……”她越是往下读,下巴就在错愕之中掉得越来越低。“‘……我谦虚而诚恳地向喙灵顿教育委员会主任提出申请,安排一次在月之符咒博物馆的参观旅行活动……’”她慢慢地抬起了眼睛,拧眉怒目,“你……你在策划……校外参观实习……”

“唉……”月亮舞翻了个白眼。“我说,暮暮……”

暮光眉头都皱成疙瘩了,“你打算跟我对干是不是!”

“我只是努力想去沟通……”月亮舞脸红了,在房间里扫了一眼。“你懂的……嗯……万一你最后决定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我们本该一同决策,一同协作!作为一个团队!”暮光的声音更大了,引得周围的顾客纷纷侧目,紧张的视线越来越多。“你怎么可能会认为我们俩都能同意这事儿!”

“而我本来还希望你能听得进我的话,心胸开阔点儿呢!”

“任凭你随便跟我对干?!”暮光把那封信重重地摔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月亮舞,你到底想怎么样?!”

有什么东西在月亮舞的眼中抽搐了一下。她慢慢地把那封信揉成了一团,把它扔到一边,她开了口,音调迅速提升,像发飙的猫在嘶吼。“不,我才没跟你对干呢,暮暮。”她脸红脖子粗,慢慢地站起身来瞪着桌子对面的挚友。此刻,她们之间的距离只怕远隔重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全艾奎斯陞亚,古往今来,天上天下,根本没有谁能跟你这个像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的家伙对着干!!!”

“哦,拜托!”暮光大翻白眼。“饶了我吧-”

“饶你个大头鬼!”月亮舞咆哮如雷。“竖起你的耳朵给我听仔细了!”她伸出一只蹄子控诉地指着,视线因为眯起了眼睛而浓缩得格外锋利。“自打我到这儿以来,你他喵的就只会给我找不痛快!哦,当然啦,我一点儿都不意外呢,因为你脖子上面那玩意儿老是翘得那么高,被那些可悲的傲慢自负塞得满满当当的,什么都听不进去!”

“哦,真好。”暮光哈哈大笑,笑声充满了自嘲。“当年班上的吊车尾开始跟我讲大道理了。”

“最起码我上学的时候日子过得精彩着呢!”月亮舞笑得非常愤怒,“当然啦,我的成绩哪儿有你那么完美无缺!可我没把脑袋都二十四小时七天地埋在那些天杀的破书堆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你教教我啊。”

“哦,当然了!”月亮舞咬牙切齿地指着自己。“因为我知道,生活可远不止是阅读和学习!长大并不代表你不能再去寻找快乐!我赢得了我的可爱标记是因为我意识到,教育不仅仅意味着把知识传达给孩子们,更是可以让他们去迷上知识!”

“所以你才会一直被圈在吠城的一个低级学园里,只能教教普通的历史课和中介经济学?”

“嘿!至少那张讲台是我靠自己赢来的!每年我都在进步,一年比一年高!”

“你本来不至于这么惨的,月亮舞!要是从一开始就认真学习的话,那你本来不至于这么惨的!”

“哎呀,这可真是宝贵的建议啊!”月亮舞失声大笑起来。“全艾奎斯陲亚,就只有你,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是皇家赏给你的,偏偏还敢腆着脸在我面前大放厥词!”

暮光的眼睛开始发红了。“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时候,蛋糕太太悄悄地走过紧张的房间,穿过那些大气也不敢喘的顾客们身边,“咳咳,嗯……”她顿了一下,咬着嘴唇,紧张地压低声音招呼暮光。“闪闪小姐?如果……嗯……如果可以的话,你和你的朋友能不能到我的店外面去谈……”

这似乎让暮光冷静了一点。一声叹息,她点点头。“真对不起,蛋糕太太。”她低声说道,“你说得对,我们不该-”

“不!不用了!谢谢!”月亮舞冷笑不已,她伸着颤抖的蹄子指着她的朋友,白皙的耳朵尖都气红了。“她就是喜欢当着大家的面数落我的生活有多悲催!她就是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我这个老师有多不称职!那就继续吧,好不好?干脆点儿把话通通说完!继续说啊!告诉你所有可爱的小马镇邻居,你对我是怎么想的啊,暮暮!”

暮光七窍生烟,但依然努力把一切都控制在冷冷的怒视之下。“我向你道歉,月亮舞。我不该搞出这种场面来。我们就先回图书馆吧,然后再-”

“再什么?再摆出一幅道貌岸然的伪善嘴脸,一遍又一遍地用内疚感束缚我?!”

“小姐们,拜托,”蛋糕太太紧张地插进话来,“如果你们可以-”

月亮舞只是声音更大了,她直直地瞪着暮光。“就算我跟你对着干又怎么样?!光靠我自己,本来就能做的更多,根本不会被你那一堆乱七八糟

糟的多余需求拖累而施展不开！哦，我开始觉得你之所以加那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需求就是为了在检查的时候多看几遍单子好浪费时间抠字眼了！”

“你就是从来也长不大，是不是，月亮舞？”暮光怜悯地看了她一眼。“哪怕当初我们还小的时候，不到一秒钟时间你就能干出什么冲动的事来。而且后来还说那是什么‘明智的选择’。月亮舞，我就问一问，这些天里你的学生们在能力测验里得分有多高？别瞎说哦，我都看过分数了。”

“哦是吗，你现在还-？”

“而如果你想要的就是这种结果，而且还觉得很骄傲的话，那我可真为她们难过，就像对你一样-”

我不知道月亮舞对此到底意见如何，因为她一连串的咆哮声根本难以分辨，当她冲着谴责者扑上去的时候，桌子被她撞翻到了一边。马上，两只小马面贴面了，她们互相怒目而视，鼻子都顶到了一起，还喷着灼热的响鼻。蛋糕太太尴尬地发现自己被夹在了中间。整个房间里满是茫然的面孔，圆睁的双眼，甚至还有一些孩子在颤抖。而我……

五分钟之前，我的七弦琴演奏就停止了。我的蹄子紧紧压在桌面上，估计都压出裂纹了。我的肩膀在颤抖，我的膝盖在哆嗦。我尽最大努力让自己留在原地，化为背景中毫无意义的一块碎片，可我做不到。我知道我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知道我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而那绝不是干坐在原地背离我的朋友们。

整个世界在我麻木的身体周围旋转，我意识到，我正站了起来，朝她们快步走了过去。以超出坎特拉皇家卫兵的勇气，我直接挡在了两只愤怒的小马中间。

“喂喂喂！”我提高了声音，整个房间突然变得一片寂静，只有我的声音在回响，一时间都吓了我一跳。我咽了口唾沫，看了看左右两边的挚友，然后才开口。“很明显，你们俩互相之间闹了很多摩擦，搞得很不愉快。可是，我就大胆说一说啊，你们俩以前不是这样的吧？可现在，你们俩就要当着大家的面抓狂，把过去那些美好的回忆通通都抛之脑后了吗？”

“小姐，你用不着管这事-”暮光沉声开了口。

“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妹子！”月亮舞就是月亮舞。

暮光眉头倒竖，越过我的肩膀瞪着月亮舞。“嘿！你对我发火也就罢了，为什么对她也这么没礼貌-”

“这是小马镇,对吧?!”月亮舞在我另一边大笑不止,笑声冷冰冰的。
“难怪她要站在你那边了-”

“我没站在任何小马一边,月亮舞!”我厉声喝道。

她眨了眨眼睛,重新打量着我,“你怎么知道我的-?”

我转过身来,严厉地盯着暮光。“而你,闪闪小姐。耐心和包容有多重要,难道你在这里生活了足足十四个月,教训还没学够吗?”

“我……这……”暮光的脸色又怒又疑,更是紧张。“你怎么可能会知道我学了什么或者没学什么?你究竟是谁?”

“一个自以为是的万事通小姐?”月亮舞笑了起来,“哈哈……要是我不知道的话呀,暮光,我都要说她迷上了你了呢!”

“我知道的就有这些而已!”我怒气冲冲地瞪了月亮舞一眼。“某只小马应该更成熟一点!”然后我扭头同样严厉地瞪着暮光。“而另一只小马该放松一些!”拦在她们之间,我高举起了前腿,摆出了毫无恶意的姿势。“就是这么简单的事,不是吗?”

“亲爱的露娜啊,我这看的是什么肥皂剧情节啊……”月亮舞呻吟着。

“不是吗?!”我咆哮道。

“关于乱用露娜公主的名字这回事,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暮光越过我斥责月亮舞。

“您能不能别再当我老妈了!就一次也好?!”月亮舞驳斥的声音充满怨毒。

“我太了解你妈妈了!她把你给惯坏了!”

“而你妈妈把你给管傻了!”

“我受到的教育是成为一位高度自律的学者的意义何在!”

“我受的教育是享受生活乐趣的意义何在!”

“姑娘们,拜托……”我如鲠在喉。浑身发抖,然而,我只感觉事态的控制正从我颤抖的蹄子……从我碎裂的心中……滑落得越来越快了。“求求你们……冷静点儿吧。我们……你们是这么要好的朋友……”

“小姐……”蛋糕太太悄悄走到我身边,和我咬耳朵。“我真心不觉得你能帮上什么忙……”

我冷汗淋漓,目瞪口呆。我从眼角瞥着房间里,每只小马都在看着,每只小马都没看着我。那些目光透过我,紧紧盯着房间正中熊熊燃烧的两个灵魂,两个狂怒之魂,随时都可能把对方撕成碎片。

就在这一刻,我醒悟了。仿佛结冰的毯子蒙上了我的心,任何诅咒的寒冷都无法与之相比……

暮光、月亮舞、还有我。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之间也有些小打小闹,但不知何故,我们的纽带总是那么坚不可摧。暮光闪闪的认真严肃,和月亮舞的散漫无忧,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像天平左右平衡的两端。可是,平衡的天平是有一个支点的。每当那两个孩子扮成的塞拉斯蒂娅或者露娜遇到麻烦的时候,白胡子星璇总是会在那里,凭借智慧和镇定,让皇室姐妹之间回复和平与信赖。

可现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这里是小马镇。我面前这些朋友,只不过是往昔的灿烂童年延留下来的影子,曾经光芒四射的纯真年华,已经像那盏忘了放在哪里的夜灯一样不知所踪了。过去,那只是远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次元,另一个宇宙,停留在我卧室之中的古老遗物。

这里是小马镇,而我……不在了。

我……不在了……

哦,塞拉斯蒂娅啊……

“求……求你们……”我结结巴巴,颤抖的嘴唇依然努力挣扎着让话音保持稳定,“暮光……月亮舞……听我说……”

她们根本不听。她们怎么会听?我又是她们的谁?

“你根本就长不大!”暮光大喊大叫,“你还是以前那个没脑子乱跑的傻丫头!真不知道我小时候怎么能忍得了你这股疯劲儿,可我现在一点儿都忍不下去了!”

“而你呢?你还是以前那个死脑筋的小聪明!”月亮舞吼回来,整个方糖小屋在颤抖,仿佛在天崩地裂,而唯一感觉像是要崩溃的只有我。“说老实话,我简直可怜你到家了!这么些年,你本来该享受多少乐趣,结果呢?你反倒变成了自己那些破烂书本还有八辈子都没谁看过一眼的魔法把戏的奴隶!”

“起码我还是在做自己的事!你呢?你又干了些什么?!”

“我干了你早就该干的事!”月亮舞叫道,“我走出了这间破屋子!我去交了很多朋友!”

“嘿!我也有朋友!可能花了我更长的时间,但我学会了如何敞开心扉!”

“最起码我找朋友比你麻烦多了!”月亮舞的面孔在痛楚中颤抖。

“我走向了这个世界,我鲁莽行事,我犯了很多错误,没错! 但就因为如此,我才变得比原来更优秀了! 你也一样吗?你能说这种话吗?你能吗?”

“我……这个……”

“你能吗?!”月亮舞怒视着她,“你尽顾着学习了! 那好,告诉我。这么简单就把好东西都得到了,你也能说自己变得更聪明了吗?!”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暮光大喊道,已经有点上不来气儿了。

“哦,拜托! 我们交朋友可不是都因为跟那什么谐律精神有什么神奇联系!”

“是谐律精华!”

“怎么都好! 如果我是你的话,暮暮,我甚至根本不会去对友情发表一大堆的胡说八道,更别提还是在老天爷好不容易赏了几个安慰奖一样的好朋友之后!”

一声雷鸣般的巨响,暮光的蹄子重重地砸在桌面上,她的响鼻滚烫,像是沸腾的蒸汽。月亮舞揉皱了的信被她从桌面上扔了下去。“够了! 滚出去!”

“你说什么?”月亮舞怀疑地笑了笑。

“你听到我的话了! 给、给我滚出去!”暮光摇晃着。随着眼角的泪愈发晶莹,她的声音也变得嘶哑不堪。“我不想看到你再出现在我朋友们附近!”

“哦,呵,呵!”月亮舞在翻倒的桌子周围冷冷地踱着步,夸张地使劲整理自己的鬃毛。“我怎么敢在暮光闪闪的神圣领地上失礼啊?这可是小马镇,友谊的圣地! 哎呀,该不会这地方也是轻轻松松就赚来的吧?就像你交朋友一样?如果是的话啊,难怪这个镇子需要如此糟糕的魔法课了! 谁能想得到呢,谐律精华魔法元素的灵光居然是如此的空虚?!”

“你……你就……出去……”暮光已经喘不上气来了。她茫然地盯着桌子看,脸色惨白如纸。“求你了……出去……”

“得了吧,暮暮!”月亮舞咆哮着,双眼都要喷火了。“你明明要聪明得多! 看看吧! 把所有的一切都看仔细了!”她疯狂地向周围挥舞着蹄子。“闷着头蹲在小马镇一间枯燥的图书馆里,整天就只是没完没了地练那些一模一样的老套魔法,老套咒语,就这么足足过了一年时间?!”怒火扭曲了她的面孔,嘶吼声中滴落着怨毒。“你,一星半点儿的朋友都没学到! 塞拉斯蒂娅公主之所以会收下你发给她的那些无聊透顶的报告书,只不过

是因为她溺爱你！她一直都在溺爱你！全艾奎斯陲亚最天资卓越的魔法师？哈！简直是放屁！你这个，被蒙在鼓里的，傻！丫！头！”

耀眼的紫色光辉猛然在餐馆正中燃起，小马们惊叫着纷纷退开。暮光瞪着月亮舞，大步向她逼去，眼中光辉燃烧如火。

月亮舞同样瞪着眼睛，大步迎上前来-

“停下！”我的吼声响彻云霄，忽然挡在了她们之间。伸开蹄子撑住了她们的前胸。“我是认真的！”我怒视着她们俩，然后一声悲叹。“停下吧……别再继续了，你们俩……”我被哽得嗓子发疼，恳求我朋友们残留下来的碎片。“停下吧。”

暮光慢慢地喘着气，她双眼燃烧的光芒熄灭了，露出了那双泪流不止的眸子，任凭泪水顺着脸一直流淌，大滴大滴地滚落在地。

我扭头看着月亮舞，她眼中的怒火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她踉跄了一下，好像胸前中了一枪。但不知道枪弹是刚刚打进去，还是已经挖出来了。

或许我的拦阻最终还是起了效果。暮光身形一歪，颓然瘫坐在凳子上，泪眼朦胧地盯着地面。月亮舞慢慢地拖着蹄子，用蹄子机械地把鬃毛撩开，然后转过身，低着头快步从方糖小屋的门口离开了。店里一片死寂，简直都能听到无数心跳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在四面的墙壁间不断反弹，渐渐混为一体离我远去，最后只剩下我自己还站在原地。

真不知道，每次战斗的结局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感觉。当暴力结束之后，双方都意识到根本没有任何赢家，也没有任何胜利的奖品。因为他们筋疲力尽倒下的同时并没有半点胜利的喜悦，只有无尽的心痛。当她离去之际，我尽力忽略月亮舞那幽灵般远去的蹄声，甚至都没有去理会暮光那轻轻的抽泣，任凭她把脸埋在双蹄中。

唯一能让我从昏沉之中醒来的，是蛋糕太太的蹄声。那高贵的雌驹默默踏过小屋中消散的暴风眼。只让我想起了自己是多么的孤独和无用……

而……我也永远都这么孤独和无用……

然后，那冰冷的寒颤回来了。

刺骨的寒意把我拖出了小马镇，沿着泥泞的小路穿过森林，回到了我的小屋，那粗陋的壳子里。门在我背后摔上之后，我的蹄子也停不下来，我绕圈子也停不下来，大口喘气也停不下来。

我继续在房间里转着,只觉得心脏好像要从眼睛里蹦出来。我咬紧牙关,努力在壁炉前面停稳,把我的角靠在了砖砌的壁炉上。整个世界都在震撼,摇晃,然后……爆炸了。

有谁在尖叫。我大口喘着气,眼看着我的马鞍包被砸到了墙壁上。在嘈杂的暴雨中,挂在墙上的乐器纷纷跌落,显得愈发狼藉。长笛裂成了两半,小提琴爆成了木屑。我踩着蹄子从上面踩过,沿途把所有的碎片都踢飞到了四处。我自己的碎片,那些依然还能发出噪音的东西——所有的,都在咆哮,都在吼叫。

空气中弥漫着味道,血的味道,汗的味道,痰的味道。童年在我眼前腐烂,没有香味儿来掩饰它的衰败。我猛扑到被遗弃的死尸那不再流血的伤口之中,发现我自己的小床还在下面等着我。我蜷缩起身体,把蹄子环抱在胸前,免得我再把这小屋里剩下那些依然美丽的东西也砸个稀烂。灰尘和乐谱如下雨一般纷纷飘落,纷纷扬扬落在我身上,洒满了冰冷挽歌那暗淡的音符。这是唯一陪伴着我的同伴了。

直到第十次浑浑噩噩地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才醒悟了真相。再一次,泪水在我最渴望的时候却半点儿也流不出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温暖我。由此,我才明白了,我一点儿都没想错,我一直都在承受着诅咒。而直到那时候,露娜的匕首才真真正正地扎进了我的后背。

光是看着小马镇这样的陌生小镇在我身边生生死死,对我而言就已经够受的了。我从不需要的,我根本不想要的,是月亮舞专门跑过来,让我看清楚自己劫后余生的遗产之中又死去了多少,还有多少能活下来,并且告诉我,曾经珍惜的一切都会一去不返。而这,都是因为一个可怜的,缺失的因素。

就是我。

我用蹄子抱着脑袋,再一次,刺骨的寒意变得难以忍受。一如既往,我期望它能唤醒我每一根清醒的神经。而且,我的愿望依然没有实现。

没有任何一只小马是微不足道的,每一条生命,都是宏伟得难以置信的纪念碑的奠基石。随着小马死去,那奠基也一同崩塌。这样美丽的悲剧,每天都会上演。清醒的每一瞬间,都有爱与美的巨作在崩溃。几乎没有小马身受诅咒,以亲眼见证这惨剧。

我,是其中极少数的小马——实际上,还是唯一的一只。我已经失去了希望这么久。可现在——只是现在——我没有朋友了。

当我努力追忆着她们往昔的笑声之时,我颤抖着,把脸深深地埋进了床单里。

不,这根本不是祝福。

“你会来找我练习是件好事,心弦小姐。”暮光闪闪说道,她声音很低,慢慢地绕着我转着圈子。“防护魔法需要精神高度集中才能掌握,这可真不是独角兽能……从自己的寂寞之中轻松学成的本领。”

集中精神没问题,我站在图书馆正中,轻松地在头顶架构好半透明的绿色穹顶。当我维持魔法运行的时候,心思完全放在另一个问题上,这才是我来到这里的真正原因。

“看起来,你只靠自己就学了好多的东西啊,闪闪小姐。”从自己冥想的位置,我非常小心地低声说道。

“嗯……”她微微皱起了眉头,表情冷漠而空白,显得很沉重。她的目光在地上游移不定,迈步走向阴影中。“我想我一直都拥有……魔法方面独一无二的天赋吧。”说到这里,她咽了口唾沫,继续往下讲。“可我一直认为,就算天赋再出众也好,不付出努力,和魔法领域的联系就根本没有意义。”她驻足不前,昂首望着空中,蹄子轻轻磨着地板。“这般天赋,值得去拼搏。”她舔着嘴唇。

我隔着昏暗的图书馆盯着她,几乎忘了我的防御力场。午后的阳光从附近的窗户透射进来,形成了一道泛着些许尘埃的光柱,照亮了她的脸庞。

“请容我斗胆,闪闪小姐。”我努力向她微笑,可我发誓,我的表情比她还要悲伤。“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学徒,但是你……看起来,最近你拼搏够多的了。”

暮光眨着眼睛,慢慢地,她朝我望了过来。“不经拼搏,又如何去精通魔法呢。心弦小姐。”

“是的。”我点点头,“可,魔法就是所有的一切吗?”

她张口欲答,却一时间坐立不安。最后她脱口而出。“这样更简单明了。魔法,就是这样。我曾经以为这就是所有的一切。”她喉咙中微弱地响着什么,却被她压了下去。“这其中……有些很幸福的东西。幸福,而且简单。在我孤身度过的那些日子里,学习,把全部的心思都投入那些满载魔法奥秘的大部头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但是,如果你只知道孤独和寂寞,那……寂寞也没那么糟糕。”

我实在是情不自禁,防护力场就在此刻溃散了。我再也不畏惧第八章,“哦,暮光……”我开了口,声音中充满了哀伤。可是还没等“陌生来客”朝她抱过去……

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不假思索地,暮光随口说道:“请进。”

当她走入图书馆的时候,我就和暮光一样震惊。自从方糖小屋的事情发生之后已经过去两天了,然而月亮舞却踪影全无。她根本没给暮光任何解释和抗议的机会。

“我不能走,现在还不行。我……我只是得……”她站住了,眨着眼睛,然后朝我看了过来。月亮舞的唇边没有丝毫笑容。我终于看到了一张完美无缺的陌生面孔。“哦,嗯……不好意思。”

“不,我……呃……”我浑身一震,现在我已经学到了比影子还要虚无是一种何等价值。这整个的来访,简直就像安排好了专门要出麻烦一样。本来我觉得,与其说暮光需要陪着我,倒不如说我更需要陪着她。可现在呢?月亮舞也在?“我才是得告退的那个。”

暮光转过来眯着眼睛盯着我。“心弦小姐……?”

“我该早点儿提到这回事的!”我笑得很空洞,急急忙忙地把鞍包飘到背上。“可我两个钟头之后还得去上音乐课呢。是蹄小姐的孩子,呃……叫什么来着?小……白?”

“小乖?”

“对对对,就是她,那个小神童。我得教她一些……呃……长笛独奏。谢谢你能腾出时间来教我,闪闪小姐。”我已经偷偷摸摸地往外溜了,可现在,我早已离开了暮光和月亮舞的视野。这一刻,她们的眼里只有彼此。两只小马四目相对,眼中居然毫无恶意,只有迷茫,空虚和……难以言喻的情感。这让我十分困惑,我有种感觉,就要发生什么不可思议……或者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了,也可能是兼而有之。于是,尽可能悄无声息地溜出去的同时,我偷偷用魔法打开了图书馆的侧窗,然后出了正门。

一出门,我立刻贴上了树屋图书馆的外壁。确保没有哪个镇民在街上看着,我顺着墙根溜到了刚刚打开的窗户下面,钻进了窗台下面的灌木丛里。

在那里,我可以很容易地听到她们之间呢喃的每一个字。在安静而孤独的颤抖中,我静静地聆听。

“月亮舞,我还以为……嗯……”

“以为我现在已经走了?”

“呃……对……”

“我本来也这么想的。一个钟头之后,我会坐火车回吠城去。可……就像我想说的那样,临走之前,我还是得来一下。毕竟,这样才礼貌……”

“你想当面告诉我,你不打算再参与学习计划的设计了。”

“唉,你还真是什么都知道,不是吗,暮暮?”

“月亮舞……”

“我知道!我很抱歉!我……我只是……”

致命的停顿,沉默。

最后,月亮舞又开口了。“不,我一点儿也不抱歉。就是这么回事。暮暮,我一点儿都没觉得有什么可抱歉的,连装都装不出来。我看着你,听着你,在我面前的就是个万事通、全都知。你知道最伤心的是吗?我一直都是这么感觉的。我知道,我一直都是这么感觉的。因为早在我回忆的起点,哪怕是回到我们的童年时代,你,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总是没完没了地纠正我的错误。你高尚的道德标准,让你不管着我就不舒服。一天到晚,不管我做什么也好,说什么也好,你总是没完没了地指责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而且-”

“而且你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辈子非得忍受这么一个孩子?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忍受她,为什么会陪她一块儿玩,为什么会和她一块儿游戏,甚至一块儿上学?”

“我……好吧,你把我的火气提前泄光了。”

“那你也愿意帮我这个忙吗,月亮舞?”

“嘿……要怎么样?把你当面对我说的那些话再重复一遍?当我们本该享受相聚的美好时光的时候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训得我狗血淋头?比如我这么幼稚让你多憋屈?你是怎么把我当成个巨婴?你是怎么觉得我是个懒鬼,蠢材,不走脑子的二货-”

“你都没留意过自己不知不觉过分了多少回吗,月亮舞?你明不明白,有时候你说的话多伤其他小马的心吗?”

“那你又明不明白,你又有多伤害自己吗,暮暮?”

再一次,沉默降临了。片刻之间,我就只能听到她们的蹄子磨着地板的声音。从这回声的反应时间来看,她们之间横亘的距离恐怕足足有一个

宇宙那么宽。

“到小马镇来就是个错误,暮暮。我只能怪我自己,只不过是我又干了蠢事,而且从中能学到宝贵教训了。一遍,又一遍,我知道,你只会同意我的看法。”

“月亮舞,别说-”

“而且你也别想说什么好话来安慰我!你又能怎么做?对我再讲些大道理?还是不管这事儿让咱们俩有多郁闷都试着先忍下来?甚至都别去在乎?暮暮,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咱们在一个房间里,我感觉就像是如履薄冰!每一步,每一丝裂开的声音都让我心惊胆战!光是想着我说下一句话会不会又哪里惹到了你,我心里都慌得想吐。”

“我真的遇到过这种自制力吗?月亮舞,要是我在镇上认识的小马之中,哪怕只有半个镇的小马,都跟你一样又疯又野,根本无法预测的话-”

“可至少,你能和半个镇的小马们都处得那么好,暮暮!”月亮舞的声音沙哑了。“那,你怎么会和我在、在一个屋子里都、都受不了呢?”

下一阵的沉默非常痛苦,就像是洒在伤口上的咸盐。

月亮舞在抽泣,最后,总算又用颤抖的声音开了口。“我不能说谎,暮暮。说起你有多少次让我沮丧到想把脑袋上的那根角给生撅了,我都不想去数了。可是,至少我有胆量……去……去承认,有些东西也到了该入土为安的时候了!有些开始的时候简直疯狂得难以置信的东西……”

她的声音消失在呜咽之中,只剩下一片茫茫的白噪音。直到暮光的呼吸声,一步步蹒跚地向她接近过去。

“总……总会走到这一步的,不是吗?”我几乎能想到她艰难地把泪水咽下去的动作。“就算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也受不了对方。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月亮舞?我们到底是怎么一路走到毕业的?”

我听见月亮舞在笑,笑中含着泪,就像是深深的伤痕。“好吧,暮暮……我猜,那是因为孩子们不管摔倒多少次,总是能轻松爬起来,对吧?”最后一次擤了擤鼻子,她的声音变得坚定起来。“可我这一次已经爬不起来了,再也爬不起来了。这实在是……好吧,实在是太蠢了。我知道这太蠢了。你也知道……这太蠢了。”

“可-”

“我们根本受不了彼此,永远都不行。我不知道……我都不想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怎么会以为我们能行的。”

暮光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她的蹄声拖沓,我意识到,她正在远离另一只小马。“所以,那,那就这样了?”

“对,暮暮,差不多吧。”

“我……我们可以……那个……”暮暮的声音颤抖,她的表情恐怕也是一样。“我会写信的,月亮舞。我会写信,然后……我们可以保持联系。至少我们还能知道彼此过得好不好。”

“那你凭什么会觉得我会想读它们呢?不,话说回来,你又真的想写吗?暮暮?”

月亮舞的下次呼吸声隔了很长时间,她打开了图书馆的大门。在门口,她停了下来,我听到她的声音同时响在室内外。这声音清淡缥缈,如同幽灵。所以,我差不多也明白,暮光的生命之中正在永远失去的是什么。

“我很高兴,暮暮,你在这里并不孤独。我很高兴在小马镇你还有能容忍你的朋友,至少耐心和信念比我要强多了。这都是你应得的,真的。我只希望你能尽最大努力去让她们变得更好。”

“而我,只希望你别在里面使坏就好了。”

月亮舞如遭雷殛,有一刻,她似乎想说些什么,直到她意识到——就像我一样明白——言语,对于早已失去曲调的合唱而言,再也没有了用途。眨眼间,她离开了暮光,迈着解脱的欢快步伐穿过小镇而去。当图书馆的门在她背后关闭之际,我想象着暮光的声音在颤抖。不过我也不确定,因为我迈着同样轻快的步伐,紧随着月亮舞追了上去。

二十分钟之后,我找到她了。她正坐在火车站月台的长凳上。腿边放着她的马鞍包。她一直在朝东方遥望,火车很快就会从那里开来,把她从这个家里带走,带去另一个家。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我必须这么做。生命中充满最后的机会,没有任何一个该被白白浪费掉。和往常一样,我努力思考了一番,于是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我开口说道:“所以,你要去吠城?”

她眨眨眼睛,抬头望着我,脸上的笑容很熟悉,但却非常空洞。“对,盐湖城的兄弟城镇。一说起来就好像‘天呐兄弟,我已经腻味透了这个城了!’”她叹了口气,一蹄子捂在脑门上。“啊……还请原谅,通常我能讲的梗可比这强多了。”

“反正又没谁给钱。”我耸耸肩,然后在长凳另一端坐了下来,跟她隔

了一段距离。“我是要去……呃……马哈顿。就我自己去。我可一直都知道‘大苹果’到底能不能吃啊。”

“我自己也去过那儿的。那个城里充满了……好吧,某些东西。”月亮舞喃喃道,盯着东方的地平线。“不过我向你保证,绝对不是苹果酱。”

我盯着和她相同的方向,用蹄子揉着鬃毛。我的心痛苦地跳动着,只怕她的火车随时会出现。“真羡慕你啊,我还得等几个钟头呢。不过你还好,去呔城的火车很快就来了。”

“哦,是吗?为什么?”

“你看起来简直都快累瘫了。我都不知道,小马镇会有那么累吗?”

“呵呵……我自己本该早就预料到的……”看起来,她好像还想继续讲,但是痛苦的想法却让她的嘴唇在犹豫中颤抖着。

我温和地注视着她,她白色的毛皮,浅紫色的眼睛,深红色的鬃毛。我还记得曾经亲蹄为她梳理那头鬃毛,随着音乐编织成美丽的发辫。而暮光给我们念起了老奶奶的童话故事,这故事在闪闪家族之中已经传承了不知多少代了。

“我来小马镇,是为了见朋友的。”我说道。月亮舞总是那么我行我素,我决定,最后一次和她一起做回自己。“结果啊,比我想的可要差远了。”

“呵……”她朝我淡淡一笑,“你也是,嗯?好吧,这世界还真小啊,嗯……”

“拜托……”我声音很轻,脸上的笑容就像把这些话从心里说出来的时候一样痛苦。“叫我天琴吧。”

“我来这儿也是来看朋友的,天琴。还是一位童年好友。”月亮舞告诉我。她遥望着远方,低声说道,“她的名字是暮光闪闪,在这镇子里,这丫头可是大名鼎鼎呢。可能你都听说过她。”

“不是有句老话说的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哈……你听起来简直和她一个样……”月亮舞深深地吸了口气。“只不过没她那么傲慢就是了。”

“傲慢?”

“嗯……不,甚至都不是傲慢……”她用蹄子揉着额头呻吟不已。“自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以来,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来这儿是专门为了帮她的。结果……却发现了那些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时间……让我把过去那些回忆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什么样的回忆,介意告诉我吗?”

她重重地咽了口唾沫。“烦恼的回忆,沮丧的回忆。两个孩子之间没完没了地顶牛,连睡衣派对都顾不上,只顾着打架赢过对方的头痛回忆。”

我在我坐的地方不自在地扭着,喃喃道,“不是所有的孩子……时不时都有点儿这种问题吗?”

“是啊,可这些问题,都该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掉的。至少通常来说应该如此。可是,暮暮和我却……”她停了下来,咬着嘴唇,然后望着我。“我觉得,她成长的速度也太快了。这没有什么错,真的。还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那么聪明,那么好学。而我……”她的视线越过我,望着遥远的地平线。那双紫色的眼睛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真相,微微湿润了。“她是对的。”

“嗯?”

“暮暮是对的……”月亮舞的声音在颤抖。她在我面前镇定自若,成熟得出奇。“我现在还像个孩子一样。可……”她的声音变得和视线一样坚定。一声长长的悲叹,在这冷漠的下午之中眉头紧皱。“她不知道的是……我曾经别无选择,只能长大。她从没有像我这样去走入这个世界,至少没有像我这么早。当她蜷缩在皇家导师的羽翼下从书本中了解魔法的秘密时,我则是亲身去探索了艾奎斯陞亚,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灵,近距离看清了现实生活的真貌。不管做什么,我都必须去体验世事的艰难。这让我成长的速度比想的还要快。所以现在……”她轻声笑了起来,低头摆弄着自己的蹄子。“所以现在……我实在是情不自禁。我就是喜欢当个大孩子。我喜欢去尽情玩耍,去搞怪犯傻,去随心所欲地过日子。这是因为我明白……不,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停下来去珍惜每一天,生活流逝的速度会变得有多快。”

她吸了口气,忍着没哽咽。她注视着我。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当个老师了。”月亮舞说道,“我想让自己包围在青春岁月之中。我想见证每一天生命在我周围如何绽放出花朵。你觉得,就为了这个才选了这份职业,是不是太浅薄了呢?”

我慢慢地摇了摇头,“不。一点也不。”

“而现在,暮暮她……”月亮舞朝火车站外望去,远处是小马镇的影子。慢慢地,她的唇在颤抖,眼中已经溢满了泪。“现、现在,暮暮她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地方,周围有这、这么多美妙和神奇的东西,可她究竟知道这些

吗？我是说，她真的、真的明白吗？”她咽着唾沫，声音已经被泪水哽得变了调。“我觉得她根本就不明白。我觉得，她根本没发现，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她居然变得如此老气横秋，甚至连退后一步重新去获得快乐的机会都没有了……那幸福……放松的意义，生活的意义，那幸福……可她就是没法把鼻子从书本上抬起来，她就是走不出那高高的象牙塔，好醒悟过来意识到……她忙碌的一切，根本不值得这么呕心沥血。而且……那看起来简直太痛苦了……”

“也许……”我鼓起勇气开了口。“……有谁能帮她这个忙，帮她找回自己的快乐？”

月亮舞闭上了眼睛，“我是不行了。”

我没去费心问为什么。

无论如何，她回答了我。“因为……”她抽泣着，痛苦地望着我。“我之前已经试过了。虽然时间很短，可我再也不想来了。我知道，只是和暮暮同处一室短短几天时间，我就一下子老了好多。每次我回到那里，感觉都离死神更近了一步，她陪伴在一位不朽的皇家天角兽身边那么长时间，长得……长得我都不觉得……除非死神到来，否则她恐怕都不会自觉。而当她醒悟之时，她，还有那些她身边的小马们……已经为时已晚了。”她哆嗦了一下，伸出蹄子抹干眼泪。“有时候，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趁着现在下决心还不那么痛苦的时候，最好干脆利索点儿断了吧。特别是我们现在还有那个力气去埋葬它的时候。”

我听到了汽笛声。朝远处望去，这次，轮到我努力克制着哭泣的冲动。来接她的火车在地平线上已经隐约可见，她已经站起身来了。我想唱响挽歌来纪念这个时刻，可我的嘴太麻木了。

“嗯……好吧，至少我知道失去什么是我能承受的，什么是我不能承受的。”月亮舞背上了她的鞍包，笑得无比坚毅。“我有一大群学生在等我，我有一份值得拼搏的事业。”她颀然一笑，“唉，我甚至还有一位可爱的绅士，可以一块儿陪着走下去呢。”她低下了头。“这都是我能承担得起的，更重要的是，这都是我希望去承担的。”

现在，我一直在努力挣扎着不哭泣出声。我清了清嗓子，尽量不去看到那呼啸的火车进站停稳。我从没想过这一刻会如此喧闹，如此讨厌。当我为了盖过火车的声音不得不大喊大叫的时候，火车排出的蒸汽像寒雾一般滚滚而来。

“我相信你前方一定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在等着你。暮光也是一样。”

“过去就是过去,天琴,我选择前往未来。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只不过现在,我再也没理由去回首过去了。”

“我希望你努力的一切都能梦想成真,嗯……请问你是……”我恳求道,视线在泪水中模糊了。我知道她的名字,我珍惜她的名字。我只想最后一次亲耳听到它,把它牢牢记在心中。听她亲口告诉我。

她满足了我的心愿,朝我俏皮地挤了挤眼睛,她的微笑,她的一切都永远留在了我心底。“大名是月亮舞。要是有一天你在报纸上看到整个吠城都垮下来化成渣了,那绝对就是本姑娘干的好事啦,妹子!”

夜幕降临了,为小马镇蒙上了漆黑的裹尸布。暮光闪闪坐在方糖小屋一张桌子旁,今天她来的比往常要晚,不过似乎并不介意。尽管两天之前发生过相当戏剧化的事情,但周围的小马们似乎也没去多留意她。

不过,最终还是有一只小马来到了她的桌旁。我在她面前徘徊了几分钟,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直到我想起了刚刚失去的朋友的声音,觉得再装下去根本是荒唐透顶为止。

“咳咳。嗯……闪闪小姐?”

她慢慢地从一直在仔细阅读的笔记上抬起眼睛,“咦?”眼睛眨了眨,好像刚刚才从梦中醒过来。“哦,实在对不起,我可以帮你什么吗,这位……呃……?”

“我是心弦。我在想……那个……”我假装哆嗦了一下,“哦对,你现在下班了,对吧?我真不该再问你任何和图书馆有关的问题了……”

“不,不用这么客气……”她勉强一笑。“我明白你需要帮助,我总是随时愿意帮助小马镇和每一位小马进行研究。你需要什么呢?”

“嗯……不算是个问题。我只想问一下,你能不能……能不能给我上堂魔法方面的私教课?”

“哦,哦这样啊……哈哈……”暮暮长叹一声。她的目光轻轻地滑落到面前的桌面上。“我……我根本没资格当谁的导师……”

我的心沉了下去,这反应可新鲜得很。“什么……呃……为、为什么你会这么说,闪闪小姐?整个镇上每只小马都说你是魔法元素,而且-”

“我只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很想学习魔法,我猜……我可以尽我所能……来、来给你……上一课……”她终于把话说了出来,

痛苦得直哆嗦。

我慢慢地咽着唾沫。在我眼前,仿佛看到了一列火车正缓慢地驶出车站远去。我没去看我的朋友,只是低着头喃喃道,“是……是因为时候不好吗?你……你看起来好像很消沉的样子。”

“我想我这些日子过得还好吧,”暮暮低声喃喃着。“不过你不用担心这个……”

就是这个。我向她笑了。我温柔地看着她,充满真诚和恳切。“谁说 I 担心了,闪闪小姐?”

她凝视着我,那双眼睛里闪过一丝童稚的热诚,然后又回复了成熟的睿智。尽管如此,某些柔软和真实之处已经暴露出来了。“我……我刚刚告别了我的一位童年好友。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我请她来我这里做客,并且帮忙组织当地的学习课程。可是……在她来到这里的几天里,只要是我们醒着,那么几乎每分每秒都在打架,吵得不可开交……我……我从来没有这么……”她摇了摇头,哀伤的眼睛扫过地面。“我从来不记得曾经和她闹得这么厉害……和她之间这么水火不容……从来都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就好像我们童年时代那些美好的往事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我慢慢在她对面坐下,把前蹄架在桌子上。“也许……时间把我们消磨成了最坏的模样?”

暮光咽着唾沫,但立刻就摇了摇头。“这个我根本不相信。我认为,从始至终,就算是外表和内心会发生改变,可我们依然还是自己。这个朋友……或者,至少我觉得她是我朋友,她肯定一直都是我的反面,和我格格不入。直到现在,我才醒悟到这一点。”她深深地低下了头,一声叹息。“我只觉得,真是太蠢了……”

我同情地看了她一眼。“糟糕的绝交,嗯?既然都发生了,我希望你也别太难过-”

“就是这么回事,我没有难过。”

“……没有?”

她抬头注视着我。“这件事并没有让我难过。”说到这里,她艰难地咽着唾沫,眼睛睁大了。“没错,让我难过的,并不是她就这么离开了我的生活,而是……这失去,实在是太简单了。就好像……”她咬着嘴唇。

我盯着她看。“什么,闪闪小姐?”

她的喃喃声非常轻，“就好像……我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只留下……留下了一个大洞，心弦小姐。好大的一个空洞，一直就在那里。而月亮舞，这只小马，她和我……不知怎么的，还围绕在这个洞周围，而且把我们俩的个性如此冲突的事都给忘得一干二净，还成了最好的朋友了。我拥有的这些回忆……所有这些美好的回忆，忽然之间，对我全都毫无意义了。”一时间，她的声音哽咽了，眼睛也在抽搐。“我不明白，虽然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学习，虽然我在逻辑思考方面那么用功，可……可我实在想不通，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我摸索着自己的蹄子。在方糖小屋傍晚时分寒冷的灯光下懒洋洋地划着圈子。外面，星光开始闪烁。就像当初在卧室外照耀着公主们和白胡子法师在大地上的冒险一样。

“我……我曾经，有两个朋友。”我说道。

暮光静静地看着我。

“她们……是一个孩子所梦寐以求的挚友。”我微笑着，视线追随着桌面上旋转的木纹，品味着回忆。“她们俩一点儿也不像，一个非常有创意，不过挺强势专横的。另一个呢，活力十足，不过挺鲁莽冲动的。要是你把她们俩放在一块儿，再制造点儿问题，我毫不怀疑，她们非打得头破血流不可。哈哈……”我用蹄子挠着后脑勺的鬃毛，继续往下讲。“可我一直都爱着她们。当我们一路跑过城镇的大街小巷时，我最喜欢听她们俩扯着嗓子唱歌了。我喜欢和她们玩过家家，玩角色扮演，那些神奇和夸张的小游戏……因为她们俩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想到的东西永远都不带重样的。我和她们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天都无比宝贵，独一无二，一直到我踏入成年的雷区。”

我做了个深呼吸，向后靠在椅子背上。紧紧抓住我连帽衫的袖子，抬头仰望着头顶尘土飞扬的天花板横梁。

“然后……”我把嗓子眼里的大疙瘩咽下去。“然后我们长大了，分开了。我们都各自选择了属于自己的独角兽学校，最终选择了不同的职业。有一天——距离我们头上顶着玩具头冠一边唱童谣一边梳小辫的时光很远很远的一天——我们试着重新碰面。嗯……那恐怕是我们这辈子想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变得如此成熟，如此认真。曾经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已经全都消失了。我的小伙伴们，她们依然像过去那样聪明、卓越、机智、美丽，依然是生来就伴随着快乐与

祝福的小小生灵。可是,很悲伤,我们的友谊,无法再持续下去了。而你明白,这是为什么吗,闪闪小姐?”

“为什么?”她向前倾过身子,嘴也张开了。“为什么就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呢?”

“因为友谊就像是一首歌。”我轻声说道,“那些独一无二的旋律,不同曲调的合唱,点亮了这个世界,仿佛世间最美丽的存在。”我慢慢低下头,深深地凝视着她的双眼。“但是,哪怕是最壮丽的歌曲,少了负责连接前后乐章的过渡乐段,也没有了任何意义。它会分崩离析,失去凝聚力,变得毫无谐律可言。美好的事物,一直都会是美好的事物。但它们并非命中注定要永远紧密相连。”

暮暮的脸绷紧了,她避开了我的注视。这时候,我只觉得她远去的速度比带走月亮舞的火车还要快得多。

我知道接下来需要说些什么。我伸出蹄子,轻轻地搭在她的前蹄上。“看着我,闪闪小姐。”

她照做了,目光非常虚弱。

“万物皆有一死。”我说道,“这是世间不变的道理。我们把它们铭记在心中,至少可以延迟终结的来临,还能非常的优雅和平静。只要我们能接受其中最宝贵的部分,并且在成长得更加枝繁叶茂之前去架起桥梁弥合鸿沟。你不仅仅是一只聪明的小马,闪闪小姐。”我轻轻地笑了。“你是如此幸运,不要让这些终结毁掉了你的整个生命,让你远离了周围的快乐和新的机遇。不要陷入绝望,否则,祝福之物也会沦为诅咒。”

她看着我,表情脆弱不堪。“我一直都在小马镇,我尽心尽力地完成着向公主写信的任务,向她汇报我对友情的学习成果。”她的嘴唇颤抖着,大滴的泪水从她脸上滚滚而落。“可……我从没想过……我会写给她一篇关于……我的友情迎来终结的……”她想继续往下讲,却无能为力。她的泪水决堤了,脸上泪痕纵横。她无力地扑倒在桌面上,任凭奔涌而出的泪湿透了桌面。

我用两只前蹄把她的蹄子紧紧握住。“听我说,闪闪小姐。从中去学习,去感受,但不要去反复深究。你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就在小马镇。而你还没有失去她们呢。”

“我……我也不、不想……失去……她、她们……”她泣不成声。

“那就抓住时机,想想未来。”和她不一样,我的眼睛干涩的很,但我不

会再为此愤怒了。我像老师一样充满诱惑地微笑着,那位会恶整学生并且喂胖小龙宝宝的老师。“尽量去享受生活吧,和你的朋友一同去分享生活的乐趣,或许,你就不用担心写下任何终结-”我的教导被一股涌上来的寒气打断了。我喘息着,捂住了嘴,睁圆了眼睛向窗外望去。

皎月已经高高闪耀在了巍然降临的夜幕之上。

我紧紧抱着自己,牙齿一个劲儿地打架。“不,不要,求求你了,现在还不行-”

背后传来了迎客铃的清涼声音,我扭头瞥了一眼,只见瑞瑞正踏进了方糖小屋里。她的鬃毛微微有些凌乱,不知道她又忙着缝了多长的面料。她打着哈欠,至少是以她能担当得起的那种淑女风范打着哈欠,然后用漂浮术把蓝色的围巾围在自己的毛皮上。

“哦,天呐!多辛苦的一天啊!哦~~~蛋糕太太~~!拜托告诉我,想买薄荷蛋奶酥还来得及……”

几波寒潮令我浑身发抖,我紧咬牙关,摇着头,绝望地朝着暮光的方向呜咽。“闪闪小姐,拜托,听我说,千万别忘了-”当我抬头之际,她已经走了。“暮、暮光?”我结结巴巴,四处张望。迷惘中,我只感觉到有个阴影从我身边掠过。再一次转过身来,我的心跳顿时都停了一拍。

暮光正在方糖小屋中穿行……而且直接快步走向她的朋友。“嗯……晚、晚上好啊,瑞瑞。”

“暮光!哦,我正好想见到你呢!”瑞瑞靠在蛋糕柜台上,把咯咯笑声憋了回去,冲她眨着眼睛。“你永远都不会相信我今天我给宝宝蓝莎莎做的这件礼裙!我是说呀,她通常是一只时尚非凡的小马,不过最近她发展出了一种刻意追求华丽的糟糕品味,而且……”说着说着,她停住了。当她睁大蓝眼睛仔细打量着她朋友的时候,脸色变得比原来白了一倍。“哎呀……暮光!你看起来……简直是糟透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暮光抬起了眼睛,勉强笑了笑,她的脸上泪痕交错,被眼泪浸得透湿。“我……我只想问问……你……你能不能……”

“暮光,亲爱的……”瑞瑞焦急地抬起蹄子搭在暮光肩膀上。“跟我说话啊!到底怎么啦?一切都还好吧?”

于是,暮光崩溃了,彻底融化了。她的四蹄再也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整个身体都快沉到地板下面去了。“不,一点儿也不好,我一点儿也不好。”她呜咽着,被眼泪噎得直打嗝,用颤抖的蹄子捂住了脸。“我……我现在…

…真的需要朋友来、来好好陪我说说话……”

在暮光彻底瘫倒之前,瑞瑞及时抓住了她,把她稳稳扶了起来。两个好朋友拥抱在一起,一同走向方糖小屋前门。瑞瑞轻轻地偎依着她的朋友,用温柔的拥抱和甜蜜的微笑接纳了她每一次蹒跚和呜咽。“嘘……好啦,好啦,亲爱的,就哭出来吧。然后你再把一切都跟我好好说一说……”

在房间另一边,我转过身来,用前蹄紧紧按住了颤抖的胸膛。此刻我的感觉非常快乐,却又烦闷想吐。放弃一辈子都珍惜的东西是什么感觉,那根本没法简单形容。但有些东西,还是早点儿断掉的好。我的微笑无比真实,它带着我从暮光幸福的倾诉旁边经过,离开了方糖小屋,投入了夜晚的忠实怀抱。

“哎呀,哎呀,星璇!”暮光坐在庭院的椅子旁边大声赞叹。阳光照在坎特拉皇城公寓的屋顶上,隐隐约约地闪着光芒。“你表演的乐器演奏真是太精彩啦!我差点儿都觉得应该把它当做是艾奎斯陞亚的国歌啦!”

“唉,要是再多用点儿鼓什么的就更好了。”月亮舞评价道,咂着舌头噓了一声。

“露娜!”暮光惊叫起来,“这太没有公主样了!”

“我还以为我们要去追猎龙呢!”

“哦,我们会的,先等我们干掉艾奎斯陞亚的幻形灵坏蛋再说!”

“幻形灵太傻了!我们去揍龙!”

“先得等星璇演奏完我们的歌才-”

“其实吧,姑娘们。”我暂时停止了演奏木琴。

“你不是该说‘公主殿下们’吗?”月亮舞装模作样地朝我行了个屈膝礼,又冲暮光翻了个白眼。

“天——琴——!你该演得更符合角色个性!”

我清清嗓子,在蹄子之间旋转着木琴的击锤。“不,其实,我这首歌是专门给你们俩写的。”

月亮舞眨眨眼睛,“真的?你是说,不是假装的?”

暮光从高高的位子上跳了下来。“一首歌?给我们写的?真的吗?”

我咯咯直笑,“为啥不呢?我每次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想唱歌!”

“嘻嘻嘻!你听见没有,暮暮?我让她想唱歌呢!”

“才不是!她说的是我们俩让她想唱歌!”

“哦是吗？”

“嘿！”我叫了起来，一屁股坐到了她们俩中间。“这根本不是唱歌！你们俩到底想不想听歌了？”

月亮舞摆弄着自己的蹄子，“你……真的……只为了我们俩创作了这么棒的歌？”

我朝她笑着，“是呀！”我又看着暮光。“你说的也没错！因为你们俩都又酷又好玩！”

暮光的小脸在疑惑中挤成了一团。“可……你总是在当白胡子星璇。”

“而且你还老是冲着我们大喊大叫的，好像一只狗狗！”月亮舞说道，暮光和她一块儿哈哈大笑起来。

“可能我也不讨厌它吧？”我耸耸肩，“可能我也挺喜欢一直都当白胡子星璇。”

两个丫头都盯着我看。然后互相对视。接着，她们俩异口同声。“你好怪哦！”他们用蹄子轻轻戳着我，互相笑着，闹着，嘻嘻哈哈笑成了一团。

我也咯咯直笑，她们的关注让我陶醉，她们的陪伴让我陶醉。“所以呢，怎么样啊？想不想一起唱我写的歌啊？”

“当然啦，天琴！”

“是怎么唱的！”

“好吧，就像这样……”在温馨的羞涩之中，我用小木槌一个接一个地敲下木琴的琴键。“最好，的，朋，友，永，远，一，起，唱——”

“最好的朋友永远一起唱——”她们俩同时扯着嗓子嚷嚷。目的相同，曲调各异，根本混不到一块儿。

“伙计们——！”我嘟着嘴，“你们不该喊出来！”

“哈哈哈哈！”

“嘻嘻嘻嘻！”

“嘿嘿嘿……”我红着脸笑了。“不过，我们的确该一块儿来。”

“好的！”

“没问题，天琴！”

“咳咳。准备好了吗？”

“最好，的，朋，友，永，远，一，起，唱——”

我们练习，我们歌唱，我们弹奏，我们丢三落四。阳光从金黄到深红，再

到深紫,不管犯了多少错,我们依然非常和睦。

因为我们一起歌唱。

星空之下,森林的婆娑为我伴奏。我坐在小屋前的露台上,怀中抱着我的七弦琴。没有用眼睛去看,我用心灵拨动着琴弦。微弱的绿光照亮了我额头上轻微的皱纹。我寻找着多年前曾经谱写过的一首小小歌曲的旋律,那时候,温暖还是一种可以品尝到的美味。

当我演奏古老的旋律时,我的旋律飞向未来,拼命想要弥合我周围的黑暗。每一天,我的生命都被越来越深地吞噬进黑暗之中。

我孤独地演奏着这首歌。在我看来,或许,从一开始,我就是孤独的。

暮光……

月亮舞……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将我们的一切永远铭记。我们的友情永不消亡

。

V I I I : 众生为爱而生

亲爱的日记本,

生命之中,大家在渴求着什么呢?真心的,翘首期盼的渴求?是不是只有我们的梦想全部成真,功德圆满,最终我们才能走得快乐而安宁?当曲终幕落之际,就算取得了再多成就,再多奖杯,再多荣耀,对我们而言真的还有什么重大意义吗?我们为这个世界立下的不世之功,够不够让我们温和地投入死亡的拥抱呢?

因为,不管我们怎么做,无论我们心中如何高瞻远瞩,胸怀何等大志,无论我们这一生如何拼搏,争得了多少财富也罢——当生命最终走到终点之际,最终只能由我们独自谢幕。孤独地走向死亡,这是何等的讽刺。因为我们心中很少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历史可真是有意思,五花八门的起源,最终都会归于无可逃避的唯一终局。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段孤独的旅途,向来如此。日复一日,没有一天我不在思考这些挽歌,还有那些解开他们所付诸的疯狂行动,以及这般苦

劳的最终那不可预知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在这条追寻音乐之途上,我简直都像是那些传奇故事书中我一直在崇拜的英雄女主角了。

可现在,我正准备攀登这趟旅途中最恐怖的险峰——我正准备直面挽歌第八乐章的时候,却真真正正地驻足不前了。我犹豫了,因为我实在是无法克服这旅途有多么孤独。这份情感,以前从来没这么困扰过我。我以前从来没感觉自己是如此孤独……

直到最近。直到我遇到了……他。

在郁金香金色花瓣的簇拥之中,玫瑰色的蜡烛朦胧地燃在木头餐桌之上。我凝视着那些闪烁的黄色花瓣。本来我的视线应该集中在面前写了一半的乐谱上,可我没办法。经过长达几个礼拜的漫长酝酿,挽歌第八乐章终于在我脑中完成了。这乐谱本来也该很容易就完工的,但唯一妨碍我落笔的就是我自己、我的犹豫、我的恐惧、还有……最糟糕的是……我的心,还有最近让它深深陷落的无尽深渊。

当瑞瑞走进方糖小屋的时候,我只是非常恍惚地意识到了她的来临。她的蹄声对于漂流的思绪而言只是隐约可闻的打击乐。几分钟之后,那节拍越来越近了,还有她的叹息声。

“星星在上啊,这一天真是的!看来精疲力尽的还不止我自己呢。咳咳,请原谅,这位子被占了吗?”

总共二十朵郁金香,二十朵初放的花朵,二十个清晨,步入小镇,迎面而来的是那微笑,那声音,那让我的心都为之绽放的泥土芬芳。这都是我无比珍惜地保存下来的珍宝。而现在,我想的只是要过多久,它们才会完全消逝。为什么,生命之中最美好最甜蜜的东西都那么脆弱呢?现在我依然能感觉到他温和的气息吹拂在我的面容上……

“十分抱歉,我是不是打扰到你集中精神了?如果是的话,我再去找别的座位好了……”

“嗯?”我抬起眼睛朝瑞瑞望去。她就站在我身边,旁边还飘着一杯热腾腾的咖啡。那双闪闪发光的蓝眼睛恳切地望着我,还有我桌子对面的空座位。我瞥了一眼桌子上的乐谱,又朝周围的其他桌位扫了一圈。整个方糖小屋里已经是座无虚席,小马们都在聊天、吃饭,把桌子占得满满的。“哦……呃……”我温和地向她笑了笑,不过我的眼神恐怕是死气沉沉。“没关系的,快坐下吧,瑞瑞。”

一听到她的名字,瑞瑞立刻精神起来了。“哦,好啊,可真是万幸!”她微笑着,灵活地坐到了我的对面。在她的咖啡杯里抿了一口,然后整了整脖子上的围巾。“我在坎特拉皇城过了整整一个周末,参加了大奔腾庆典,周围挤满了贵族、名流和精英。可是却没有一只小马多看我哪怕一眼。这一回到小马镇啊,刚刚搭讪的第一位陌生小马,她就能直接说出我的名字!”她克制住没咯咯笑出来,只是莞尔。“到底哪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可真是深刻的教训啊。很高兴认识你,呃……这位小姐……”

“心弦。”我低声说。“天琴心弦。”

“哎呀,哎呀……还请容我冒昧。”她把一声很没有淑女味儿的笑声咽了回去。“你的毛皮看起来可真是……饱经风霜啊。我能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吗,亲爱的?”

一时间我都有点莫名其妙了。我屈伸了一下自己的四肢,再一次,我感觉到了那些绷带,覆盖着我的腿、一只蹄子、还有我左耳朵下面皮肤的那些淤青。

“哦,这个啊。没什么可担心的啦。”我轻声回答,“小马镇总是这么……热烈。你不在的那时候,比往常还要激情不少呢。”我并不在乎为谎言加点儿好听的东西。

“嗯,那很好。”她评价道,用魔法端着那杯咖啡。瑞瑞的直觉有多厉害,我从来都不怀疑。“如果你不愿意提的话,那我也不会多问的。”

“感激不尽。”我的声音非常低,笔悬在纸上,勾勒着挽歌的两个音符。羽毛笔在纸上划过,仿佛切割在我的神经上,说不定我给自己的墓碑刻字还会更轻松些呢。眼下,我只担心当前的气氛会变得更冷。“你……嗯……你之前是去了坎特拉皇城,嗯?”我知道自己的声音有多缺乏热情,至于我有多漠不关心,更是一听就明白。“如果我没搞错的话,那里总是会发一些非常精彩的事。”

“精彩?该说是‘神奇’!该说是‘美妙’!该说是‘不可思议’!”每说出一个形容词,瑞瑞都越来越激动。她在座位上夸张地摇晃着,眉飞色舞地喘着气,“哦,那么多的名流巨星!飞黄腾达!光彩夺目!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切!”说到这里,她却叹了口气,声音又长又重。她向前倾过身体,又从咖啡杯中啜饮了一口。那心醉神迷的笑容变成了满足的释然。“哦,这一切都终于结束了,真是让我开心死了。”

我眨了眨眼睛,终于开始直面她了。“你……真的?”

“嗯！”她点了点头，喝了一大口，然后又加重了语气。“实在是太开心了！虽然那一晚非常愉快，可我这辈子也没亲眼见过那么多浮夸的铺张浪费，粗鲁无礼的虚伪教养，还有那些代表了上流社会的阔佬们无尽的自吹自擂和傲慢自负！如果是艾奎斯陞亚花边八卦小报上，这些荒唐绝伦的细节倒还挺有意思的。可是近距离亲眼见证这一切，那感觉简直就是……哈哈……用牙齿当针线来缝制丝绒和绸缎！”

“嗯……”我轻声笑了起来，“你这种形容还真的很丰富多彩啊。”

“心弦小姐，亲爱的。这个世界赋予了我们用色彩去美化真相的能力，只因为真相大多数都非常惨不忍睹而已。”瑞瑞随意地向后一靠，用魔法把咖啡杯在空中转来转去。“还请原谅我像个没毕业的小姑娘一样啰嗦，可是在坎特拉皇城度过了这么一个灾难性质的周末，简直让我神经都绷断了。这从头到尾唯一的一线希望就只有我朋友们的陪伴，可自从我早早回到小马镇以来，根本没有哪个亲密的谁能陪我聊这些东西。你明白是怎么回事。”

“你早早的就回来了？”

“嗯哼～我想起我还有一张长得要命的礼裙订单得赶工，而且已经怠工了好久，就因为我尽顾着准备我自以为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了。”瑞瑞轻声笑个不停，翻了个白眼，把咖啡杯用两只蹄子握在当中。“好吧，现在我看清了真相了。我还是在工作的时候最放松。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我眨了眨眼睛，低头瞥了一眼那乐谱。冰针刺进关节软骨的感觉仿佛又袭上身来，让我的耳朵不由得抽搐了一下。第八乐章是一波在痛苦呻吟之上降临的极寒狂澜。我只觉得后脑勺都毛发直竖。

“我只要聊聊天就很放松了。”我脱口而出。

“好吧……”瑞瑞放松地笑了笑，“听到这话真是不错。”

“告诉我，你见过他了吗？”我不假思索地问道，目光始终徘徊在我们之间的郁金香桂冠上。“你梦中的他？”

正要啣下一口的瑞瑞顿住了，她看着我，眯起眼睛打量着我，然后朝我凑了过来。“我们……之前聊过这个吗？”

我感觉心在跳动，在沉思中咬着嘴唇。然后我提醒自己，有时候，不知所云的真相反倒最适合这种尴尬时刻。

“我们……嗯……我们上周聊过的。就在你跟你的朋友们出发去坎

特拉皇城之前,瑞瑞。”我平静地注视着她说道,“你还为我做了件华丽而简练的裙子呢,记得吗,是奶油白色,上面还有金色的花朵图案?”

“是、是吗?”瑞瑞的脸上是清一色的迷惘。她抬起蹄子挠着脑袋,向后仰着身体,抬头盯着天花板。“嗯……确实,听起来的确是我才能创作的风格。可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她的嘴唇蠕动着,喃喃着莫名的言语。最后她咽了口口水,羞怯地笑了笑,“天呐,前几个礼拜里我这脑子就一直没放在正地方,对吧?真是太对不起了,心弦小姐。我只想问问,这样的裙子有没有起到它该起的神奇成效?”

我的视线垂向了地面。“这件裙子实在是太美妙了,我可再也想不到比它更可爱的东西了,所以,真心谢谢你。”

“哎呀,你可真是太客气啦!不过我心里可真想和你一个评价呢!”她轻声笑了起来,“哦,要是我所有呕心沥血的天才创作都能得到应得的豪华待遇就好了。我为了大奔腾庆典准备了最美丽的礼裙,结果恐怕它却跟苹果酱和蛋糕糖霜都成了一家子了。”

我惊恐地盯着她,“那……那听起来……可太糟糕了……”

“嗯……他就是这样了。”她盯着墙壁说道,眼神非常淡漠。

“咦?”

“哦,呃……对,就那个……”瑞瑞翻了个白眼,“唉……那一整晚的庆典,我就该跟我朋友们聚在一块儿过,根本就不该去陪着某些皇家外包装的绣花枕头,更别提还是个惯坏了的死小鬼。”她平静地朝我笑着,“心弦小姐,我真心希望你以后学到的这个教训别像我这么夸张。但是,真爱可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碰上的。我们命中注定遇到的,总是出现得毫无征兆。如果觉得可以像是天马管理天气一样去预测,那我们可就太愚蠢了。”

“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瑞瑞?”我静静地问道,“你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位浪漫主义者。”

“哦,而且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的!不过生命苦短,重新回头永远都不会太晚。”

“比如什么样的事情呢?”

“傻傻的蠢事,羞羞的情事,小女生异想天开的心中萌动的梦。这些都非常的美妙甜蜜,可是都太难化为现实了。唉,当我童年情窦初开的美梦被那个所谓的绅士粗暴地践踏成渣的时候,我可真希望坎特拉皇城的聚光灯没有照在我的头顶上啊。”

“不管你在庆典上发生了什么也好,瑞瑞,我相信,这不过是个小小的挫折罢了。”我又在纸上谱写了三个音符。盯着露娜那宛如深渊的杰作,我喃喃着,“你的梦想依然可以成真。”

“嗯……看来我不是这一桌唯一的浪漫主义者啊。”瑞瑞说道,她向前凑了过来,带着满脸温暖的笑容。“至少我可能还不是最狂热的哪一个。跟我说说看,心弦小姐。请容我冒昧,不过,你有没有经历过不可能的迷恋呢?”

把我的生命签给永夜的中途,我再一次停住了。我的目光从金色的郁金香上扫过,慢慢地,抬起头来注视着她们。

我微笑了。

“早上好,天使。”他声音文雅,笑容可掬。他伸出蹄子,递给我泛着金光的东西……就像他丝绒般的毛皮一样漂亮的东西。

我以同样的微笑回应他,只是笑容中含着一丝羞涩。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他蹄中接受了那馈赠。那是一朵郁金香,芬芳而精致,在黎明的气息中闪烁。这是我和瑞瑞当前在方糖小屋中交谈三周前的事,我站在小马镇北方的入口处,和往常一样,背着马鞍包,带着我的七弦琴。和往常一样,忙碌的小马们熙来攘往,整个小镇生机勃勃。而且,和往常一样,他在那里,在大家中间,凝视着,微笑着。他凝视的是我,微笑也是向我,只向我。

“哎呀,谢谢你。”我回答道。要不是这亲密的时刻对我而言已经成了老套的仪式舞蹈,那我的脸蛋绝对会红得发烧。然而,随着他每一次微笑、每一次呼吸、萦绕的每一片花瓣,我的心都在随之轻舞飞扬。“好吧,你还真是魅力十足,不是吗?”我说道。他会有什么反应,我早就知道了,可我不在乎。我想再重温一遍,再重温无数遍,永远这么重温下去。

“是我被你的魅力迷住了。”他说道,低头轻施一礼,那头宝石蓝的鬃毛如喷泉般洒落在他柔软的脖颈上。“欢迎来到小马镇来。”他向我致意,然后仿佛梦幻般离去,走向一簇玫瑰花丛,继续我来临之际他就在忙碌的修剪工作。

快步经过他身边时,我的步伐顿住了。我盯着那朵被我飘在面前的郁金香。这东西只不过是一朵花而已,我随随便便就能从地上摘个一千朵这样的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毕竟,这个世界充满了鲜花。这是一份情感,一种珍稀之物,一种充斥

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在这因恐惧和孤独而干涸的沙漠世界之中依然能茁壮成长的宝藏。我面前还有几首挽歌等着我去揭晓秘密,几首死亡的曲调等着我去经受磨难。然而,一朵郁金香,就足以提醒我,哪怕是在这个陌生的冰冷世界中,依然有值得去拼搏和努力的温暖。

又是一天的黎明来临了,我已经拥有了我的绿洲。我快乐地飘起郁金香,把它插在耳后。回头凝望了他一眼,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非常不情愿地迈开蹄子向目的地跑去。现在,这固定仪式已经完成了,而我现在心里已经开始数着下次日出还有多久了。

他的名字叫晨露。他是一只陆马,一名园丁,也是一位艺术家。整个城镇的土壤就是他挥洒创意的画布,任凭他在上面耕耘,播种美丽的花朵。他把缤纷的色彩传向四面八方,就像一首优美的旋律响彻八方。每一缕明快的金黄、火热的深红、宁静的天蓝,都归功于他轻车熟路的职业水准。

据我所知,他是小马镇的一位种花者,也是唯一的花卉种植者。当然了,镇中心有不少出名的花商,比如雏菊、百合和蔷薇。但她们只是卖花,并不培育它们,并不像是晨露那样。

他每天在黎明时分醒来,沐浴着冉冉升起的朝阳,和蹄下的大地同放光彩。他一丝不苟地清理每一株杂草,地平线上升起的金色阳光为他照亮慧眼,帮助他打理自己的创作。

小马镇是一个美丽的小镇,可它并非天生如此。这个小镇如此完美,正因为他的工作这般完美。他在泥土和尘埃中跋涉,姿态优雅犹如芭蕾舞蹈。没有任何污垢可以玷污他的毛皮,那毛皮总是熠熠发光,焕发着无限的生机。某时某处,他已经从平凡之中参透了真理。哪怕是做同样的事,我们也远不如他那般优雅从容,只能在背后羡慕。

每一天,每一天,我都会和这样一位天赋异禀的陆马小伙子在路上相逢,遇到这样一位勤奋而谦虚的圣徒。每一次,每一次,他都会停下蹄边正在忙碌的工作,暂停他高雅的创作,放下让这个世界更加美丽的使命,他会看着我,向我微笑,并且递给我一朵花……再赠送给我些别的什么东西。

“早上好,天使。”

再一次,我从他那里接过了花朵,硬撑着没软倒在地。整个世界从未天翻地覆,可晨露光是注视着我,我就觉得头晕眼花。“好吧,你还真是魅力

十足,不是吗?”我说道,当时我都差点儿希望我是把这句话唱出来了。

“是我被你的魅力迷住了。”他以歌喉作答。不过,他只是再次鞠了一躬,就重新消失到那泥泞的舞台上去。他正在邮局前面一洼顽固的土坑中汲取灵感,挥洒色彩和美丽。他的气息微微有些紊乱,含着劳作的汗香,我一点儿都不反感。不知从何处飘来一股清香,让我的五感都为之陶醉,所以我不得不努力把那多郁金香飘在前面,装着在嗅它。我假装我的心跳加速只是因为这世界上如此普通的东西,再假装随便把它忽略过去。

结果我一败涂地。把那朵新的花插到耳后,我几乎是硬逼着自己离开。好险,差点儿我的腿就完全没劲了。

说起晨露与之交谈的小马,并不是只有我。但只有我,他才会如此迎接。他同样会和朋友和陌生来客交谈,只要能在从事园艺工作的时候分出精神,他就会微笑着和小马们聊天。

然而,他交谈的所有那些小马们,他欢迎的所有那些小马们,他对他们的称呼,没有一个是“天使”。除了我之外,再无他马。我知道这一点,我已经看过了他,亲眼注视着他。那些足以荣登艾奎斯陞亚时尚杂志封面的美艳良驹,他对她们的称呼也不过是“女士”或者“小姐”而已。哪怕是瑞瑞或者小蝶那样美若天仙的小马经过,他顶多也只是称呼她们‘淑女’,而且非常富有绅士风度。

只有在我身边,他才会突然变得这么诗意,那双蓝眼睛里面闪烁着火花,毛皮上面的污渍也随着表情充满了光彩而在我眼中消失无形。无论那闪烁在他眼中的火花是什么也好,它都激励着他从园艺马车上掏出完全相同的一朵花——一朵金色的郁金香——并且把它递给我,外加上五个价值无可估量的字:

“早上好,天使。”

这一次,我不得不强忍着没笑出声来。这是个十分沮丧的早晨,我们俩都被淋得透心凉。天马们正在为整个小镇提供早间淋浴服务,以便在下午晚些时候清理整个天空。整个小马镇几乎都被淹了,半个镇的餐馆和商店甚至都还没开门。初升的朝阳被挡在厚厚的雨云背面,只不过是几点灰色的斑块而已。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就这么穿过泥泞,让我的连帽衫也泡了汤。直到他说出这些既定俗成的话,我才意识到,这

世界上所有的苦痛都无法阻止他重复最美好的行动——在悲惨的遗忘诅咒之下那美好回忆的残片。

“我觉得这东西恐怕不会变成一把黄色的雨伞吧？”我湿乎乎地笑着问道。

“如果它能的话,那我的工作就更轻松了。”他也湿乎乎地笑回来,忍着没大笑出声。我们这两个生灵就这样活生生地泡在名为“生活”的荒唐泥坑里游泳,这没什么可叹气的。他继续去泥地里忙碌了,而我则回到了落着雨的路上。可我们的心依然在飘荡,都没有回过神来。

那天下午,就算云开雨停,我的喷嚏还是停不下来。不过一点儿都没关系。在喷嚏连天的间奏中,我还能感觉到耳朵后面的花朵,我的笑容一直都没有消失。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引发了他的这种反应呢?究竟是什么激发了晨露——看到我的第一眼开始——就说出同样的言语,做出同样的动作,到同一个花盆前消耗它孕育的金色珍宝,每天都有一次,每次都带着微笑,任凭我们俩把这孤独的合奏一路讴歌到未来?

当然,我可以把这当做是简简单单的奉承。可……我不想把这当做是简简单单的奉承。这想法毫无意义,毫无中心,只不过是持续刺激的一般反应而已。就好像斯派克夸奖我的连帽衫一样,瑞瑞坚持要给我做件新外套一样,云宝黛茜疑惑为什么她会撞上我那栋不知从何而来的小屋一样。

过去的一点时间,我都在接纳小马镇的每一位公民,把他们当做朋友、面熟的小马、甚至是血亲。与此同时,我必须后退一步,重新审视我的这些“邻居”,结果意识到他们永远只是对朋友的空洞模仿,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我和他们的每一次交谈都是初次谈话,和他们的每一次见面都是第一印象。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我想要再提跟他们之前讨论过的话题,我都得先拉扯一大堆话来引导我们的交谈进入预先设计好的阶段。由此,和另一个灵魂的亲密接触,其中的微妙之处只不过像是在某些毫无感情的机器上按个按钮而已。

可是,对于晨露,我什么按钮都不用按。我也不需要花费任何努力来安排前置的沟通。我只要存在,现身,从他蓝眼睛的视线中走过——哪怕是他在忙着创造那无价的花卉艺术——忽然之间,我就变成了某种目标,

那么甜蜜,那么真诚,那么……美味。一想到其中任何一块碎片都是空的,我就心痛难当。

那么,为什么我会让他有这样的回应呢?为什么我会成为他每天光明的起点,让他英俊雄伟宛若日出?为什么他会向我献上他的微笑,那足以让任何有尊严的女生软倒在地微笑,然后再用一朵花,一个问候,再为我把花插到秀发之中成为最美丽的发饰呢?

为什么我是晨露的天使?

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思考着它,我痴迷着它。而且,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第八乐章已经不再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事了,除了挽歌,还有别的东西。那是另一只小马。尽管我多年以来的做了那么多的学术研究,谱写了那么多音乐作品,又接受了那么多成年教育。可现在,我只觉得我好像又变回那个异想天开的校园女孩了。

“嗯,如果你问我的意见,心弦小姐,这根本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嘛。”暮光闪闪笑着说道。

我站在图书馆正中心,在发光的角上分召唤防护力场。我专心冥想,但所有的压力都消失了。这对我而言已经不再艰难,从一开始到现在,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就只是说服暮光这个薄荷绿陌生家伙需要上一课。

“你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是什么意思啊?”我呻吟着,盯着桂冠上方的绿色圆顶。“像我这个年龄的小马该更加成熟,可不该像个校园女孩一样随随便便就一见钟情啊。”

“校园女孩怎么了么?”

我满脸酸溜溜地瞅了她一眼。“你听见我说的话了。不然我还能管这叫啥?”

暮光咯咯直笑,绕着我漫步而行。“不管急也好,慢也好,自己的心被另外一只小马所吸引,这是非常自然的。”她一边说着话一边检查着我力场的情况。“哎呀,我在好几本心理学研究的书籍里都读到过,在成年阶段早期如果缺乏迷恋状态,那反倒有可能是急性抑郁症……”

“我来找你是因为听说了很多关于你天资聪颖的事,闪闪小姐。”我嘀咕道,咬紧牙关,把绿色的圆顶扩展成了护住正上方的半透明阳伞状。“你有没有什么不是从书里读来的经验可以给我点儿建议的?”

“那你可真是找错小马了。”她忍俊不禁,“说起我求爱方面的体验,

差不多就像是我……嗯,该怎么说呢……街头曲棍球的经验?哈哈。”她的脸一时间红了起来,紫罗兰的眼睛在地板上扫着。“另外啊,我的脑子现在也不全在正地方上呢。在你来找我之前,我正准备一个给塞拉斯蒂娅公主的演讲稿,是为了在两周之后的大奔腾庆典上和她见面的时候准备的。”

“哦,对不起。”在我头顶的穹顶开始摇曳,逐渐消散。“看来我真是来的不是时候。”

“不、不会!没关系的!”她急忙在我面前澄清,微笑地安抚我的烦恼。“我很乐意偶尔帮谁辅导一下魔法。除了……”她暗自翻了个白眼,“塞拉斯蒂娅公主总是写信告诉我,说我隔段时间得休息休息。如果说再见面的时候我有什么想向她证明的话啊,那就是我在过去的一年之中学到了很多。”

“我一点儿都不怀疑,你一定能为自己展示很多东西。”我笑着对她说,“包括你所有的朋友们一起。”

“嘻嘻……可能吧。”她清清嗓子,在我重构力场的时候,继续围着我踱步。“他只送花给你吗?”

“咦?”

“你说的这只雄驹,”暮光冲我挤了挤眼睛。“你说他每天早晨都送你一朵郁金香。我可能不是什么爱情方面的专家,不过连我都看得出来,这种做法也真有点儿坚持不懈的意思了。你不觉得吗?嘻嘻嘻……大多数男生坚持不懈的时候啊,那就是征兆了。”

“什么样的征兆呢?”

“很明显,你对他而言很有意义,意义大到了足以让他把某件事持之以恒的地步。当然了,除非他像金鱼一样健忘……哦,等等,”暮光可爱地皱起了脸。“这流言已经被终结了……对吧?”

“我……嗯……”我笑得十分紧张。“我可没多少信心……”

“什么,金鱼?”

“不,我是说……嗯……”我叹了口气,“算了,没关系。”

“无论如何,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龄依然能一见钟情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暮光温柔地向我微笑着,“特别是,如果你也抱着跟他同样的兴趣,那就好上加好了。”

“你……你、你真的是这么以为的吗?”我结巴了。

她继续往下讲。“其实啊,在我们这个年代,很多女生都会觉得你实在

是太幸运了。毕竟,在古典时代早期的幻形灵大规模入侵之后,基因库一直都没有完全恢复。在艾奎斯陲亚,雌雄出生比例几乎是五比一。如果你正在积极地寻找自己命中注定特别的他,而且正好就有一个合适的。那拒绝这段缘分,简直十恶不赦啊! 嗯……当然了,我这只是个比喻性质的说法。”

“可是……”我咬着嘴唇。这交谈的每分每秒,我都越来越害怕。我害怕就像之前无数次一样,这谈话会随时在遗忘的寒气中蒸发殆尽,只留下我自己孤独的影子陪伴我一同思考。“要是我没有……没有在寻找我特别的他呢?那要怎么办?”我只觉得上不来气,头顶上的绿色屏障也随之微微波荡。“要是我……承担不起呢?”

“嘘……集中……”暮光站在我面前,轻轻抚摸着我的肩膀。

我叹了口气,又做了个深呼吸。睁大眼睛凝视着我童年旧友的面容。

她也凝望着我,微笑着,仿佛我的精神支柱,“凡是那些只会让我们快乐的事情,我们总是能承受得起的。当我们逼着自己不相信能承受的时候,日子过得总是那么悲伤。”

她的真挚是那么温暖,尽管想到结局让我有点遗憾。在深究之前,我开口问道,“如果这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呢?我要怎么才能知道这份感情值得去相信,值得去付出?”

“好吧,如果换成我是你的话呀,我想我肯定会……嗯……”暮光坐了下来,一边思考一边轻轻敲着下颌。“我会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

我的脸一下子垮了下来。“科学?”

“大量的观察才能得出结论。”

我真想告诉暮光我已经观察过了。我真想告诉她最近我的生活里除了观察就是观察。可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不被当成一个傻白甜,一个做白日梦的家伙,或者是一个眼睛里放光的傻丫头呢?

另外,这个只知道学习的丫头又怎么能参透其中意味?我根本不可能向她传达那种兴奋感,每当我听到他声音的时候,那种心跳得快要飞起来的轻飘飘的感觉……每天早晨,我都觉得他会无视我。而每天早晨,我都对自己那无拘无束的狂喜非常失望。虽然我在历史中已经无处寻踪,可我就和身边的空气一样真实。他呼吸着我,把我吸入他的胸膛,再吐出那不朽的言语:

“他说：‘早上好,天使。’”

“真的假的?” 苹果杰克提高了声音,在帽子下面弓起了眉头。“他管你叫‘天使’?”

“呃……是、是的。”我紧张地答应着,一直在我的小屋前面忙着播种。“然后,他就送了我一朵花。”

“啥花儿?玫瑰?”

“其实是郁金香。”

“郁金香?”

“嗯……是、是的?”我蹄边的工作简直寸步难行。苹果杰克主动伸出蹄子来抱住我的前蹄,好让我在耕耘过的土壤里非常专业地播种。我点头谢过她才继续往下说。“这……这是件坏事吗?”

“好吧,这事儿就有点儿意思了。”她拨弄了一下牛仔帽下几绺金色的鬃毛,随意地靠在了装满苹果篮子的拖车上。“大部分时候啊,那些雄驹牵线搭桥用的都是玫瑰花才对。”

“你、你是这么看的吗?”我皱了皱眉头。“……牵线搭桥?”

“你想听咱的意见不是吗?”她咧着嘴,“他在勾引你呢,小姐,最老的把戏了。”

“我猜……你亲身体验过这种把戏?”

“要是你问咱自个儿的经历啊,那可就涉及到你不想去听的那块儿了。”

“啊?为啥不想,苹果杰克小姐?”

她呻吟起来,扶了扶帽子。“因为啊……”她回忆着,鼻子皱了起来。“当初咱头一回被个雄驹给瞅上的那时候,咱……(嘀咕嘀咕)……”

我顿了一下,眯起眼睛盯着她。“……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嗯……咱……那啥……”再一次,她的话又变成了一堆含糊不清的嘟囔。

“苹果杰克,我知道我们俩才刚认识,可我是个音乐家。没歌词儿的歌曲,我可写不出来。”

“咱说的是!咱一蹄子正中他子孙根儿!”

这下子我恍然大悟。“你炮蹶子把他踹趴下了?”

“那纯粹是本能反应!”苹果杰克大喊道,挥着她的前蹄以示强调。“

那会儿咱一家子正在田里播种呢,他就直接进了农场里,而且居然还敢那么大模大样地伸出蹄子搂着咱,还在咱耳朵边连嘀咕带吹气儿的!咱就让他趴那儿吃了一嘴泥算他走运了!要是让咱老哥大麦克瞅见,他那一蹶子非踹折了那家伙不可,起码一个礼拜起不来!”

“哈哈哈哈哈!”

她冲着我黑着脸,“还笑!笑啥笑?有啥好笑的啊!那老爷们儿就是个呼哧带喘的臭流氓!压根儿不尊重女生和隐私问题!”

“这跟我的情况有什么关系吗?”我笑咪咪地问道,同时继续播下种子。“我说的那只雄驹啊,可是一位完美的绅士。他最大的罪过也就只是拍完我的马屁之后就马上回去干活儿了,好像啥都没发生过一样。”

“嗯……”苹果杰克叹了口气,无精打采地拍着帽子上的灰土。“对,咱估摸着你说的没错。估计这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老爷们儿都该打断第五条腿……”

“这还差不多。”

“可他们有时候真的就只靠第五条腿办事。”她哼哼着。

“哦……苹果杰克小姐……”

她叹了口气,然后笑着朝我走来。“你看,心弦小姐,甜心。”她坐在我身边,接过种子,把它们一粒粒种进土壤里,好让我看清楚。“咱可没打算故意给你个错误印象什么的,每只小马的调子都不一样啊。咱琢磨着你应该也知道的。至于咱自个儿?”她稍稍停了一下。“总有一天,咱拉犁的劳动号子估计也会换成摇篮曲什么的吧,可那时候儿还没到呢。说老实话,咱在农场里可真是太忙了,这些问题咱甚至都没琢磨过。哎呀,这一周咱耳朵里就尽是踢苹果的声儿了,十二天之后大奔腾庆典咱可有一大堆的东西得准备呢。”

“对不起,”我说道,“我还在这儿拿这种事打扰你-”

“哦,甭扯犊子了!”她声音很严厉,不过却笑了起来。“要是这镇子里哪个陌生伙计需要帮忙——不管是蹄子也好耳朵也好——的时候咱不管不顾,那咱还是镇子能放心靠得住的小马么?”她清清嗓子,又说道,“不过,谈到那个特别的他嘛……咱还真没多少资格提建议啥的。咱啊……不把苹果什么的都规整好了,都没考虑过安顿下来呢。”

“可要是……你知道有谁迷上了你……”我微微有些颤抖,“如果你觉得,那只小马可能对你一见钟情了,你不觉得受宠若惊吗?”

“这个……”

“你难道不会去多了解了解他的事吗？甚至都不打算去考虑吗？”

“可能吧。”苹果杰克耸耸肩，“说实在的，这得取决于这个‘他’到底打算干嘛。真是丢脸啊，那些老爷们儿里面有好些，其实就一个打算……哈，而且肯定不是踢苹果。”

我只觉得坐立不安，视线落在小屋前的土路上。“那……那我到底要怎么去弄明白呢？”

“心弦小姐啊，要是你跟镇上的大家伙儿问过咱的事，那他们肯定会告诉你咱的大实话有时候可不太中听。”她笑了起来，那笑容仿佛闪耀着自豪的光辉。“要是那个帅小伙儿追你的事儿真让你这么犯难，那你就正面上呗！”

“呃……你是什么意思？”

“直截了当，上去问他到底几个意思就得了！”

我专门选了一天早早地进镇子里去办这件事，而晨露并没来迎接我。我不知道是该沮丧好，还是该安心好。可这个问题也没必要继续考虑下去了。很快，我就听到了他的声音，还有小镇北侧边缘传来的众多声音。

好奇心起，我快步绕过路边杂货店的拐角，朝着开阔地望去。后面是几只穿着橙色工作服的建筑工小马，正在一栋废弃酒店的建筑上忙碌，又是锤又是凿，努力拆毁它。嘈杂的场景之前，晨光照亮了一群年轻的小马们。其中是两个熟悉的身影，熟悉的声音，在他们朋友们的簇拥下，年轻的情侣含情脉脉地互相凝视着。

“好啊，让咱们见识见识！”雷纹高声叫道。盛绽和另外两只天马站在他身边，伸着脖子努力想看得更清楚些。“让咱们看看到底最后是怎么样子了！”

焦糖仔看看风哨子，风哨子的脸红了。她把羞红的笑脸藏进了焦糖仔的鬃毛里，闭着眼睛抬起了她的左蹄。顿时，万花筒一般璀璨的光芒照亮了周围的朋友们。那是一条镶满了钻石的腕带，系在风哨子的蹄子上。

“哦~~~”盛绽陶醉不已，“太美妙了！”

“是啊！”翩飞点头称是，眼睛都发光了。“这是我见过的最闪亮的腕带了！”

“选的不错嘛，焦糖仔。”晨露笑着说道。

雷纹眯起了眼睛。“你怎么会买得起的,伙计?”

“雷纹!”盛绽严厉地压低声音责备道,用翅膀拍了他一记。

“我是认真的!”

“哈哈……”焦糖仔垂下耳朵,两只前蹄互相磨蹭着。“我……呃……这是我自己挖出来的。”

“是吗?”晨露问道。

“只不过跟五只钻石狗打了一架。”

“真的吗,伙计?”雷纹奸笑着。

焦糖仔咬着嘴唇。“好吧,可能是三只。”

风哨子清清嗓子,笑着凑了过来。“好吧,要我说,这是这小镇子里的小马做过的最浪漫的事了。”

追云咯咯直笑,“所以你才答应的啊?”

风哨子和焦糖仔互相注视着彼此,深沉的凝望之后,情侣们温柔地偎依在了一起。风哨子开了口。“实际上,我们过去几个月里已经为这个做了很多准备了。”

“甚至是从去年的夏至日庆典,我们成为夏至之魂的时候起。”

“我们决定自己开店做生意,”风哨子解释道,“快递送货业务。”

“真的吗?”晨露的眼睛亮了起来,“这主意听起来真是太棒了!”

“我这儿听着结婚什么的是咋回事啊?”有个女声传了过来。大家朝嘈杂的酒店方向望去,只见一个建筑工快步走了过来。耸耸肩,她摘下了安全帽,于是随着她摇晃脑袋,一头长长的雪白色鬃毛就像是喷泉一样从帽子下飞流而下。现在,大家中间又多了一位出类拔萃的美女,身上穿着橙色的工作服,还挎着棕色的工具带。她狡黠地笑着,风哨子蹄子上那闪亮的蹄镫就映在她那双碧绿的眸子里。“嗯?咱倒想听听了。焦糖仔和风哨子成一对儿了?哎呀,时候可真合适啊。”

“这真的没什么可意外的,不是吗,仙果?”风哨子红着脸叫了起来。

“丫头。”仙果笑咪咪的,“我可是整个镇子里都干活儿干遍了,也都看遍了。我都半年没见你用翅膀飞过了,因为你们俩都栓焦糖仔的车上拉车上路呢!”

“他们一直都是全小马镇最可爱的情侣了!”翩飞说道。她振翅的模样真是名副其实。

“你当然这么想了!”追云捉弄她。

“嘿,就只因为你一年都没找到男朋友-”

“哦,你好大胆子!”

“姑娘们,今天本来挺不错的,”晨露责备姐妹俩,“还是等你们自己在家的時候再打架吧。毕竟,现在这是……”忽然,晨露踉跄了一下,开始摇摇晃晃。我在远处好奇地望着他蓝眼睛半开半闭,身体也歪在了一边。

“喔哦,”仙果伸长了脖子。有一刻,她的面孔因为担忧而发白了,不过很快就冰消瓦解,变成了无奈的苦笑。“又来了啊。”

“嘿,晨露。”雷纹用一只翅膀推了推他。“清醒点儿,伙计。”

晨露忽然又挺直了身体。他的眼睛眨了眨,最后再次睁圆了。“咳咳,哈哈哈哈哈……请原谅,听到这好消息我真的很开心。”

“看得出来。”仙果冲他眨眨眼睛。然后又转向那互相偎依在一起的一对儿。“我觉得这实在太棒了。咱大家伙儿有没有机会参加你们的婚礼啊?”

“大约一个半月之内就要举办婚礼了。”焦糖仔说道,“我们真没打算办得太花哨,顶多只是租用市政厅的会议室一整天而已。”

“而且整个镇子都被邀请啦!”

“哈哈……是啊……”焦糖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竟然成真了。几个月之前,我还以为自己不得不离开小马镇开始新生活呢。”

“真有意思啊,决定命运的,可不经常是爱情呢。”晨露评价道。

“唉……说得太过了吧,为什么不呢?”仙果的声音微微有些沙哑。

“我是说真的,小仙!”晨露挥着蹄子比划了一下。“你自己看,你有没有见过比他们还开心的情侣?”

“其实我还真见过!”她得意地咧着嘴。“我老爸老妈可不是在交税的时候把我跟我俩弟弟造出来的。”

“哦,塞拉斯蒂娅在上啊。”雷纹直翻白眼,盛绽笑个不停。这时候我头一次留意到在雷纹身边还站了一只小天马,是个年幼的男孩子。大家都在有说有笑的时候,只有他在迷惑地眨着眼睛发呆。

“好吧,咱们最好去方糖小屋庆祝一下。”风哨子说道,“当然啦,大家都一块儿来吧。”

“咱们可得多聊聊婚礼的计划还有以后要开张的快递业务!”焦糖仔叫道,蓝宝石一样的眼睛闪着激动的光芒。

“我可能还是一会儿再去找你们吧，”晨露说道，“这会儿我的活儿还放不下呢。”

“咱也是，伙计们。”仙果也说道，“另外，我这一天可都又是汗又是土的。到了方糖小屋可得臭烘烘的啦。”

“嘿，不知怎么的，我可很怀疑呢，小仙。”盛绽说道，她看着其他朋友们。“好吧，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风哨子咯咯笑了起来。“来吧，各位！”她和焦糖仔率先并肩离开了。追云和翻飞紧随其后，再后面是雷纹和盛绽。只有一个小小的身影还徘徊在原地。

是那个男孩子，那只小天马。我忽然认出他了，那是雷纹的小弟弟。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震荡波？地震？声波？他的表情一片空白，渐渐地，脸越拉越长。我注意到，这么半天以来，他那寂寞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其他小马没有去留意的方向。以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所具备的精准眼光，我追踪着他的目光，顺着他望的方向，朝小马镇对面望去。

他视线的落点是一片草坪，那里，有三只年幼的小马正在野餐。她们都和这男孩子一个年龄，同样的聪明伶俐，同样的天真纯洁。这三只小小马对于小马镇的居民们而言可不陌生。当然，我一眼就认出飞板璐了。其他两个丫头，我以前也见过。虽然花了几秒钟时间来回忆，但我很快就想起，她们俩是苹果杰克和瑞瑞的妹妹。

三个童子军都在一张纸上乱涂乱画着什么，毫无疑问，绝对又是某些胆大妄为的特别天赋试验清单。飞板璐说了些什么，惹得苹果杰克的妹妹咯咯直笑。而瑞瑞的妹妹则反应不同，她唱起了一首短短的歌来捉弄飞板璐，然后突然被橙色小天马好一通挠痒痒，笑声像银铃般清脆。

雷纹的弟弟远远地眨着眼睛望着她们，一声叹息从他唇边滑落。这叹息声对于他这个年龄的小马而言实在是太忧郁了，太寂寞了……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看到他的小翅膀在身体两侧垂了下来，当我又来回瞅了瞅他和远处的那几个孩子之后，忽然，这一切就联系起来了。我真不知道是该同情还是好笑。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轰隆？没听到吗？！”远处传来了雷纹的声音。“我们要去方糖小屋！”

“可……可我只想。”轰隆小声啜囓着。

“快点儿过来，小东西！别等我去拽你！老爸说过要我盯着你的！”

轰隆的脑袋耷拉了下来。他的翅膀最后抽搐了一次，然后他迈开了沉

重的步子——慢慢地,远离了他一直在凝望的方向,最后加入了哥哥还有他的同伴,一同向小镇另一端走去。

一如既往,是晨露的声音把我从沉默的旁观之中唤醒。“嗯,这当然是个好消息。都好长时间了,我真的挺担心焦糖仔的。”他转过身来向着仙果微笑。“他和风哨子的生活变得如此美好,真是件值得庆祝的大好事啊。”

“这个镇子总会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的。”仙果点点头,把安全帽扣回了自己头上。“不过你可别想看咱抱怨。”她扭头朝雄驹笑了笑。“哎呀,阿晨,你不会是嫉妒了吧?”

“嗯?你这又唱的是哪一出啊,小仙?”他咧着嘴。

她嫣然一笑,和那身工作装造就的粗豪气势实在是有些违和。“你总让咱觉得挺有点儿浪漫情调的,特别是你打理你那些花儿的时候。”她俏皮地眨了眨眼睛。“刚刚你跟焦糖仔和风儿那么滔滔不绝的,”她的嘴唇微微绷紧了。“我琢磨着……你可能有一天也打算成家了吧。”

“哈哈……”晨露轻轻地用蹄子磨着地面。“这事儿早晚的吧,我很怀疑。”

“为什么那些最好的小马总是跟工作结婚啊?”

“不是那样的,小仙。”晨露叹了口气,他转过身来,环视着整个小镇。片刻间,他面无表情,一张完美无缺的扑克脸。“我想……我还没碰上非常特别的她呢……”

他朝我转了过来,可是却没有迎上我的注视。还没等我们的视线相遇,我就消失了。光是听到他说出那些话的时候,我就消失了。我像个逃跑的罪犯一样落荒而走,背靠着墙角躲在他视线之外。我只觉得心慌气短,嗓子好像打了结,胸口像是飞艇漏气的破洞一样飞快地起起伏伏。我摆弄着我身上连帽衫的袖子,要是现在我突然能想出办法来把自己全身上下都缩进毛衣外套里去,那我绝对就这么做。

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他说的每件小事都让我这么心绪不宁?为什么他每一个微小的眼神都让我心潮澎湃,心醉神迷,心惊胆战?我明明不该这样的啊?我明明应该比这要强得多啊?我可是一位独立自主的成年女性了,我可是一位音乐家,一位艺术家,一位学者。

可是,我现在却在咯咯笑个不停,冰冷的颤抖啮噬着我的四肢,梦魇之月那致命诅咒的极寒触须在我全身上下涌动,可……我却在笑,我笑个不

停。我就像是充了电,在小马镇的中心,像是疯子一样浮想联翩。我仿佛被点燃了,只不过是一个名字,一个声音,一缕思绪……以及更多的、无可遏制的思绪……这一切,就像我燃烧的脸颊一样火热、一样红润。

在生命之中,我们都在追寻着某些东西。我一直在追寻的,是挽歌的答案……或者,至少我一直是这么以为的。而现在,我却忽然想到,我正在偷偷地追寻更多的东西,那是自从我诞生以来一直都在追寻的东西,早在任何诅咒把我困在小马镇之前,我就已经在追寻了。想一想,也许,……只是也许……一位小伙子,就像晨露这样的,或许也在追寻着相同的东西……或者……相同的……那一位……

不。我不能去胡思乱想这么白痴或者这么不着调的东西。我还有必须应付的情况呢。我必须打破这个将我囚禁的魔法监牢,这就是最重要的,也该是最重要的。我还是趁早停止这种……这种……缺乏理智的快乐傻事吧。要是我不能继续奋力拼搏,挣扎着前行,那最后我能赢得的会是什么样的生活?

此刻,我只觉得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头晕眼花。于是我才反应过来自己一路狂奔到这里花了多大的力气,因为当时我满脑子就只有“向前进!”这么一个满怀希望却又错得离谱的想法在鼓动着。

远远的,仿佛依然能听见晨露那温柔的声音,它燃烧着我,成为了我的动力。我的心跳就这样狂飙的时候,所有的一切仿佛都失去了意义。我不得不努力恢复理智,我必须得分散一下我的注意力才行。我只能把自己扔到比我更容易大惊小怪一百万倍的小马面前,这样我才好重新找回早已飞到九天之外的魂魄。

“而所有来宾都会看到我的礼裙——并且为我的工艺和水平所倾倒——我们将成为整个坎特拉皇城的谈资!”在戏剧性的描述之中,瑞瑞已经有点飘飘欲仙了。她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修改了一半的披风搭在她的腿上,整个旋转木马精品店都回响着她的歌颂。“我们六个将成为舞场的明珠,六颗璀璨的明星!就连塞拉斯蒂娅公主本尊,不受时光磨蚀的不朽者,也将永远铭记我们为她的年度盛会带来光辉和美丽的这一晚!”

我笑咪咪地听着,用两只蹄子托着下巴。我的耳朵愉快地颤着,任凭她愉快的歌颂萦绕在我耳畔。实际上,找她帮忙改披风只是个借口……其实我就是为听她絮叨而来的。我实在是太需要了,一个分心,梦中的梦,哪

怕这是她的梦也好。能有个喘息的机会,我总是非常欢迎的。

“萍琪派礼裙色泽明快,将会让她以独特的活泼和丰富的热情感染周围的小马!苹果杰克的礼裙富有亲和力,所以肯定会帮她卖掉无数的苹果!云宝黛茜的礼裙会让神奇闪电都眼花缭乱!暮光闪闪的礼裙将会让她在导师面前显得无比自豪!而且,哦~天呐~我都还没提起我的杰作,小蝶的礼裙呢!”

我静静聆听着她为即将到来的庆典准备的每一件礼裙,轻轻地从口中吐出了温暖的气息。本来我还正在盯着瑞瑞看,但是突然之间——我就看不见她了。我看到了风哨子站在市政厅的正中,一个小时之前,年轻的情侣交换了矢志不渝的誓词。她身着纯白缎面缝制的雪白婚纱,焦糖仔为她的美丽而陶醉。新婚夫妻翩翩起舞,温情依恋,蹄相挽,颈相依。所有的来宾们都在注视着,鼓蹄,最终加入了他们的舞步。我和他们同在,独自站在阴影之中。随着我的叹息,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直到我听到温柔的蹄声最终停在我的身边。当我抬起头来,立刻倒吸一口凉气。那是晨露,他就在那里。婚礼庆典柔和的琥珀色光芒沐浴在他身上,让他金色的毛皮如丝绸般完美无瑕。他微笑着向我伸出了一只蹄子,他、他真的想和我一起跳舞吗?我只是一只完全陌生的小马,永远都是。我本该拒绝的,但是冥冥之中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我的蹄子向他拉去,接受了他的邀请。于是,我们在这里共舞,眼眸相对,耳鬓厮磨,我终于有机会听到他再叫我了,能听到他再叫我“天使”了,只是这一次离得更近……和我胸膛中跳动的心脏这么近……。

“然后,当整个夜晚缀满星光充满音乐之时,我终于能有机会见到……他!”瑞瑞的声音突破了我梦幻般的朦胧。

我一下子清醒过来了,眼睛睁得很大。在我惊慌失措的一瞬间,脑海中闪过的是某只雄驹温暖的笑容。“他、他?!他……我……呃……”我紧张地笑着,“……谁、谁啊?”

瑞瑞有点尴尬地眯着眼睛瞅着我,感觉就像是各自舞台剧刚刚落幕,终于能正常交流了一样。“嗯……有、有什么问题吗,亲爱的?”

“呃……不,不。”我清清嗓子,有点紧张地在凳子上扭着身体。“你怎么会觉得晨……那个……我、我是说,”虽然脸红得发烧,可我还是急忙摇了摇头,深吸了一口气。“你……嗯……你还在说那个‘缀满星光充满音乐’的夜晚?”

“嗯~~~是啊。”瑞瑞的眼睛简直比透过窗口的正午骄阳还要亮，在她脸颊上浮现出了漂亮的玫瑰色红晕，融化了她白皙的毛皮。“我现在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一刻，当一路快步走入皇宫华丽的王座厅之时，我只不过是大庭广众之下的陌生小马，但是身着美艳礼裙的我却是如此不同凡响的美景。每只小马都会想知道，一只来自小马镇的平凡小马为何能身穿如此盛装，令满堂的精英和富豪都为之羡慕。然后，他将会看到我，他的内心将充满了好奇与敬畏。他会想要知道这只特别的小马究竟是谁。他会抛下所有的皇家随从，孤独地走过整个宫殿，将我的前蹄抬到他的唇边轻施一吻，邀请我成为他的舞伴，让我以自己的存在祝福他-”

“你……”我眯起眼睛盯着她，“你是希望……引起艾奎斯陞亚王子的注目？”

“哦，我当然不打算让这皇宫的管理者犯困咯，亲爱的。”她漫不经心地用蹄子画了个圈。

在生活中的某些时候，笑的活像是刚看过牙医的小马一样，也是完全正常的。

瑞瑞只是翻了个白眼当做回应。“哼~！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女士而言，这种幻想真有那么没羞没臊吗？”

“咳咳，”我总算是从失态之中恢复过来了。“呃……这肯定是非常的……那个……”

“要我说呀，呃……这位……”

“心弦。”

“我打心眼儿里可怜那些完全长大了的小马们。”她说道，“真的，我真可怜他们。”她用魔法牵着针线穿过我的披风，缝补着上面的小窟窿。“我们就是由自己的梦想织成的。其中一些小马——被称之为艺术家的那些，甚至就是由它们所定义的。如果生活不是一块值得我们大胆地在上头挥洒创意涂上缤纷色彩的精美画布，那生活又是什么呢？”

我笑了起来，“你生命之中最美好神奇的一晚就快要到了，瑞瑞小姐。”我说道，“陶醉在一个突然有机会化为现实的美梦中，这没什么可耻的。”

“亲爱的，陶醉于梦想从来都没什么可耻的。”她冲我眨着眼睛。“只要我们能利用一些现实来鼓舞梦想，那就值得。我到底能不能在庆典上遇到我想见的他呢？只有命运才知道。但我肯定不会——哪怕一秒钟都不会

——失去从我还是一只很小很小的小幼驹的时候就在心中憧憬的梦想。”

“那个很小很小的小幼驹想通过求爱来成为公主？”我问道

瑞瑞对此轻声一笑，“心弦小姐，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肯定也有非常非常渴望的幻想的。”

我耸耸肩，“幻想稳坐坎特拉交响乐团的第一把交椅。”

“不用骗我，也不要骗你自己，亲爱的。”瑞瑞付过身来，那充满恳切的眼睛凝望着我心中的柔软之处。“毫无疑问，在你满怀理想的心中，依然有个浪漫的梦等待着实现呢。”

“浪、浪漫的梦？”

“嗯哼，没错。一份思绪，一份憧憬，一份比你现在假装知道的更宏伟更甜蜜的心愿。”

他向我微笑，他给我鲜花。我是他宝贵的天使，他也让我想起了它。我有一种冲动，想告诉他就算我是天使，很久之前我就失去了翅膀。任何甜蜜的天使都不该困在地面上，远离那温馨的家乡。直到他注视着我，表情是如此悲伤，我才意识到自己在胡扯了什么。我道歉之后便想要离开，可是却被他拉住了，他坚持要我解释刚才那番话的意思，他十分好奇，他关心着我，担心着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困扰着我的灵魂。

于是我告诉他了。交谈是在我们踏入小树林里散步的时候开始的。我假装对天气、对阳光、对我们周围那些美好的生活很感兴趣，只不过我双眼空洞，完全没盯着任何东西。他那双蓝眼睛中的恳切，就像他的笑容一样无法抗拒，于是我很快就向他坦白了一切。我诉说了一切，诅咒，定时袭来的酷寒，还有我如何在快乐灵魂的汪洋中孤独终日，溺毙在他们对我的鼓励之中。

他明白了。我简直惊得目瞪口呆，他怎么可能会明白？他是在假装，只是为了让我感觉好些吗？可是，不，他真的明白。他解释着，轻轻地握住了我的蹄子，凝望着我的双眼，和我一同分享他的心。一位折翼的天使，寻找着其他飞翔的方法。难怪我总是想作曲，我只是在努力去追寻那对我而言已经永远失去的风。如果他可以的话，他愿意化身为风，他愿意轻轻托起我的身体，将我带去那更明亮、更温暖、更幸福的地方。凝望着他的双眼，那窗后的灵魂是如此清澈，只希望能吸走我所有的悲伤，忽然之间，我失去了一切怀疑的力量。如果诅咒的寒冷把我当场冻死在这森林中央，只要是能

死在他的怀中,那我也会毫不犹豫。因为我知道,他会满怀着无限的尊重和关怀将我埋葬,只有一位尽职尽责的园丁才能这么做。他也同样尊重和理解我在这冰冷的监狱中挣扎了这么多个月,才从周围无尽的幽魂之中被召唤了出来。

于是我告诉了他,我告诉他该在这样一座坟墓上铭刻什么。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就好像我以前从没告诉过任何小马一样,我无比认真地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我在他耳畔吟诵,伴随着我的气息,在我冻结的血脉开始崩裂之际,在我压抑的泪水开始奔流之际。他接住了每一滴,把那些泪水汇入那座水库,每天他都会从中汲取,来浇灌出整个小镇有史以来最美丽最多彩的造物。

在我不知不觉间,夜幕已然降临。我不知道我们还剩多久,皎月就会将这一刻的美丽彻底粉碎。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步才能送他回到小马镇,并且向他道出一声痛苦的再见。我只知道我的小屋就在弯道附近,而我不想再去面对孤夜那冰冷黑暗的凝视,再也不想。我宁可去死。

于是我就找了个借口:比如向他展示我在小屋里保存的各种音乐创作什么的。让我吃惊的是,他真的很感兴趣。实在是可怕,真的,我本来该吓得魂飞魄散的。我的蹄子越来越快,但我并没有从他身边逃走,而是领着他回到了我的家,这坟墓一样的家。

刚一进门,他就惊叹于墙上挂着的那一大堆乐器。那一脸钦佩的微笑闪烁在琥珀色的烛光之中,仿佛升起的朝阳。我好不容易才点着了壁炉,简直是不可思议。倒不是说我真的很冷,其实现在我已经是大汗淋漓,把帽衫都给湿透了。我本该把这蠢东西给脱掉,我意识到如果我开口请他帮这个忙,那这位绅士可能会乐意效劳。一想到这个,我的汗出的更多了。

他注意到了,这是当然的。他什么都看得见。不然他怎么能在世界上最隐蔽的地方也播种并培育出无尽的美呢?他走过小屋的地面,朝我走来。我们的蹄子并没有接触。现在这里,我们都处在某些既美丽又危险的边缘,但他知道有些东西必须保持神圣,直到我主动要求搭起桥梁。我就站在那里,颤抖着,离他关怀的表情只有几寸远。我意识到有史以来最好的桥梁首先都会经历建筑师的崩溃,以便脆弱之处暴露出来。

这苦涩的合奏让我们之间忽然酝酿出了泪水。灯光熄灭之时,在这小屋之中曾经孤独地奏鸣过这么多凄凉的交响,唯一的光亮起,那不过是我摇摇欲坠的心中不变的痛苦。我在这里蜷缩的夜晚已经不计其数,自己的

呜咽如小夜曲般伴我入眠。每天早上醒来,我都刻意将它们遗忘,甚至都没在我自己的日记中记过这些东西。意义何在?众生皆悲哀,众生皆孤独。我只是从没想过——哪怕再过百万年——这些悲惨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唯一能和他们交流的只有我自己。勇敢的士兵会痛苦地战死沙场,无畏的勇者会凄凉地埋骨他乡。至少,他们都有同伴的歌声为他们哀悼,他们的勇气和传说会被传颂千年。而我死去之际,辛苦创作的挽歌也将随我而去,我的旋律留下的一切,转瞬间都会在陌生来客的呼吸之间无情地化为空白。

直到我用袖子拭去眼中的泪,才看清他的脸已经近在眼前。此刻,我才意识到我脑海中的每一缕细微的思绪都被大声宣泄了出来。我只想沮丧地尖叫,但他温柔地嘘着,让我静了下来。他偎依着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我终于感受到了他金色毛皮那柔软丝滑的质感。他对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我在他眼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宝贵千百倍。他没有用甜言蜜语,没有用冗长的演说,没有用空洞的尝试来安抚我。他所念出的一切,只有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就好像温柔的蹄子把生命的种子播入惰性的土壤中。就在此刻,我终于崩溃了。

他抓住了我,他拥抱着我。我试着告诉他,这就是我渴望的一切:被拥抱,被关怀,让我的存在得到承认,让我的价值得到实现,就通过这无穷无尽的拥抱。可我哭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哭得泣不成声,哭得上不来气。但事实证明,对他而言,根本无需言语,言语对他毫无意义,就好像对我一样。毕竟他已经明白了,他已经理解了。

随着流逝的时间由分钟过渡到小时,我们就躺在壁炉前,他只是抱着我。用他的体温和低语驱逐着黑夜那诅咒的寒冷。而我放松了——疲惫了这么久,痛苦了这么久——我终于放松了,我知道,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寒冷,都会被他驱逐殆尽。他的心从一开始,就是为我们俩建造的温室。我知道他明白,因为无论我哭泣也好,呜咽也好,他的微笑永远都不会消失。我想永远为他谱曲,我希望他的耳中充满无限的美好,就像他在这里馈赠给我的一样。

然后,当我抬起视线之际,顿时倒吸一口凉气。透过窗外,我看到了金色的太阳正在升起。黑夜已经过去了,那寒冷的月化为了泡影,就像一场噩梦。我只觉得心跳加速,仿佛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他问我怎么了,但不仅如此。当他问起来的时候,他念出了我的名字。

他说出了我的名字。赞美塞拉斯蒂娅啊,他说出了我的名字。他没有忘记我,我对他而言依然有意义,我依然是存在的。在他的拥抱之中,我不仅仅只是一个颤抖的躯壳了。我的名字已经铭记在他的心中了,我知道我已经不再身受诅咒,因为我已经属于了他,而他也已经属于了我。

于是泪水也就到此结束了。我拥抱着他,靠在他身上,偎依在他怀中。我甚至可能笑起来了。他也一样,用他的前蹄抚摸着我的鬃毛,好像我是一个瓷娃娃。清澈的晨光透过窗口涌入了房间,崭新的未来降临了,崭新的道路在我面前展开。猜测着我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最后决定,是嗅着他的体香,想到这里我又笑了。只是为了更贪婪地嗅着他的气味儿,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梦,而是现实。

这真的就是现实。

我深吸一口气,目光投向瑞瑞的精品店的另一边。

“只不过这样一个浪漫的梦而已,”最后我喃喃着。“一个梦。”我的笑容非常平静,是防止情感的洪水泛滥所必须的堤坝。“生命之中要实现的事情有很多,我相信其中有不少都是能独立完成的。”

“嗯……”瑞瑞向我投来了理解的一瞥,“多么悲剧啊。”

我眨了眨眼睛,然后对她侧目而视。“什么意思?”

她没有理会,而是低头凝视着自己不紧不慢的针线活儿。“抛开幻想不提,我一直都相信一个事实,心弦小姐。”

“哦,是吗?是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浩瀚的世界里,一个经常被恐惧、瘟疫、和各种可怕的怪物所困扰的世界。你觉得这很艰难吗,可我们艾奎斯陲亚的小马能有一位光芒四射的天角兽公主每天都守望着我们,该说是太幸运了。”她非常严肃地抬起头来注视着我。“换一种生活,换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没有身受如此细致的呵护,那么距离失去我们所珍惜的那些脆弱而宝贵的东西,还有多久的时间?”

“这还……真是很深奥啊。”我无奈地笑了。

“是吗?这就很深了?”瑞瑞干巴巴地苦笑着。“是咱们这个镇上的小马们让你觉得我这种想法太过激了吗?”

“呃……”

她继续往下讲。“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短暂、凄凉。但是……”她笑

嘻嘻地咧开了嘴，“我们拥有去展现无限美丽和优雅的力量。的确，还有很多其他生灵都在以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好品质去争奇斗艳。狮鹫拥有无与伦比的健美身材，还有龙——虽然他们外表很野蛮也好——表现出的乃是伟大、高贵的远古种族风范。但是仔细想想，心弦小姐。在这世界上还有真正比小马更宝贵、更细腻、更精致的生命吗？”

“这个……”我用蹄子揉着后脑勺，耸了耸肩。“恐怕有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好像浅薄了一点儿——”

“别，可别这么想。”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没什么可害臊的。小马是这个粗陋的世界上璀璨的钻石，心弦小姐。对于我们历史上所有犯下的错误和偶尔的罪恶而言，我们只是这大自然的管家而已。我相信，我们在这世界上留下的是祝福，而不是瑕疵。所有这一切都有其原因，这是我这辈子都深信不疑的。”她微笑着，轻轻吐出温暖的叹息。“而且所有的小马都为同一个目的而诞生于世，那就是被爱，众生为爱而生。一个温柔的灵魂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诞生在这世界上，这不是仁慈，还能是什么呢？”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想到这些，我的心仿佛在轻舞飞扬。“至少，这想法实在是非常美好。”

“而我正打算在下个周末的庆典舞会上完全而彻底地魅力四射。”瑞瑞说着，朦胧地叹着气。“不管我为自己赢得的是王子也好穷鬼也好——嘻嘻嘻嘻……我想这都不重要。只要我赢得了他，只要他像对待淑女一样亲切地待我，我就能亲身理解我最珍视的梦想是多么真实。”说到这里她却突然皱起了眉头。“只是……”

我好奇地眨着眼睛。“只是什么？”

“唔唔唔唔唔唔……”她呻吟着，夸张地把蹄子举到摇摇欲坠的额头上。“我不会跳宇宙华尔兹！”

“宇宙……华尔兹？”

“只有最传统的古典舞蹈才能从早期古典时代一直跳到现代，每一场舞蹈都少不了它！”瑞瑞噘着嘴，继续把我的披风修补到尽善尽美。“要是我连这么一场交际舞都跳不了，那我宁可死了算了！”

“你怕的就是这个？”我忍不住呆呆地盯着她，“你充满了信心去赢得一位皇室王子的心——重点在于他还会完全无视你的平民身份——而你害怕的就只是跳不好一场经典舞蹈？”

“哼！”她高高地翘着鼻子。“我说我希望把最珍惜的梦想化为现实！”

可没说化为现实的方式得这么笨拙！”

我眨着眼睛，忍俊不禁，最后笑喷了出来。直到她也笑出声来之后，我心里的内疚感才消失。

众生为爱而生。毫无疑问这真是个难忘的观点，哪怕它是来自瑞瑞那样喜欢浮想联翩的头脑。我去找她本来是希望能分分心，好能暂时放下……那让我分心的事，结果却起了反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我猜测着，该不会从一开始，这场异想天开的会面就是我心灵之中某个特殊的不受约束的部分策划的吧？

我想去相信她所相信的。不管多荒唐也好，我都想成为那种支持她主张的友好小马。可我一直都是……因为缺乏更好的描述所以就这么说吧——一个务实的女生。虽然我憧憬着对瑞瑞的话咯咯傻笑个没完，但我也会赞同苹果杰克这样的小马所提出的意见。

还有件事是我一直都在思考的。苹果杰克可不仅仅只是聪明勤奋，乐善好施。她也是一只非常漂亮的雌驹。她的优雅和风范比我想的还要更加璀璨。她在小马镇生活了这么多年，几乎成了这镇子诚信和可靠的代名词，更是这镇子的中坚力量。每天她的农舍门没被几十个登门追求者给敲破，我都觉得奇怪。

且不提臭揍那些不开眼的色鬼之类的事情，我唯一能想到能让苹果杰克暂时安顿下来不去考虑恋爱这回事的原因，是她——就像我一样，早已悟出了真理，而且就像瑞瑞那样奉为不朽的信条……虽然更直白就是了。

倒不是说众生为爱而生。她、或者他，是为了受敬重而生的。

“早上好，天使。”

我从他那里接过了郁金香。微笑着把它漂浮在力场里旋转。我深深地嗅着，再一次品味着只有在他身边才能闻到的芬芳。有些东西在我内心深处开始跌跌撞撞地萌动，就像一只小幼驹在试着突破她周围古怪的薄荷绿色围栏。而现在，我暂时把她给哄睡了，只为了为我接下来要做的事鼓起勇气。我背衬着远处建筑工地的喧嚣开了口，小马镇北边的树梢上闪烁着黎明的曙光。

“为什么？”

他帅气的微笑暂时被茫然的空白给压过去了。真不知道艾奎斯陞亚历史上还有没有其他男士被这么随意的问题给打击成这个样子。

“不、不好意思？”晨露结巴着。这般不知所措还真可爱。

我清清嗓子,稳稳地注视着他,用纯粹的理智来主导我的言语。“为什么我是天使?嗯?”我深深地吸着气,现在我能做的就是克制着不要瘫倒在地,或者一路狂奔向最近的房子,用我的蠢脑袋去平整墙壁。我是在干什么呢?为什么我要打破这么珍贵的东西?我的名字一直都是“天琴”,可不是“苹果杰克”!不过我还是继续讲下去。“为什么你会随便给一只小马……而且还是完全的陌生面孔……起这么可爱的称呼?”

“这个……好吧……”晨露笑了起来,有点紧张地用蹄子揉着鬃毛。在这番害羞的动作中,有些花园的泥土就粘在了他的鬃毛里。真不知道他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小细节反倒让他更加完美了,哪怕是微小的瑕疵也无法毁掉他。“因为……嗯……”最后他咽着唾沫,轻声说了出来。“你让我想起了……”他咬着嘴唇,呼吸有点儿紊乱。

“想起了谁呢?”我问道,眯起眼睛盯着他。“另一只小马?”

“不,不是小马。”他声音中的坚定,让我确信了他的真诚。每一个字都让我的心为之雀跃,每一个我从未听这只雄驹说过的字,却又加上他一直重复给我的那种温柔来加以调味。“这更像是一种感觉,一种回忆……哈哈……”那笑声是他声音之中最美的东西。“对不起,女士。我……我不该这么唐突地让你-”

“不!不,不用-!”我话说得太急,差点儿咬到舌头。咽了口唾沫,我才能重新低声开口,接下来的话一直都伴随着温暖的微笑。“不用道歉,我……我只是很好奇,仅此而已。毕竟,这是一朵非常美丽的花。”

“它和你的眼睛很衬。”这句直率的话正中我的弦。我完全没想到他会这么回答,更没想到他的凝视忽然变得非常坚定。“金色是非常骄傲的颜色,大自然中很少有什么东西能模仿它。”

对此,我本能地眨了眨眼睛,又盯着那朵漂浮在魔法力场里的郁金香。在最后一秒钟,我克制住了呜咽的冲动,转而咯咯笑了起来。“嘻嘻嘻……那……哇哦,嗯,是啊,挺好的。”我冲他露出了傻笑,“这话我喜欢。”

“至于我说的话,女士……”他的礼貌是如此痛苦,就像我们之间的鸿沟一样。但是,当然了,那鸿沟一直就在那里。当他说话的时候,有点不自在地扭着。“好吧,这说来话长了。”

“我也有的是时间。”

“哈哈，咳咳。嗯，你在这里是一位陌生小马，可我是小马镇的城镇园丁……”

“这你没说过吗？”

“可我并不总想以种花为生。”

我瞥了一眼他的可爱标记，不过其实我早就知道那三颗棕色秧苗图案了。“为什么不呢？很明显这是你的特别天赋啊。”

“哦，这无可否认。”他平静地说道，“可我爹妈都是皇家卫队的优秀士兵。”

“真的？”

“对，自打我记事儿起，我就想追随他们了。我想要加入坎特拉皇家卫队。”晨露解释道。

“这……的确挺有意思的。”我点点头说道。“因为这是你父母的职业，对吧？”

“嗯……”他对此有点坐立不安，害羞地笑着。“也不全是。”

我向前凑了过来。“那我可得听听。”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病的真是不轻。”他说道，“就算到今天，我也得应付这些没完没了的可怕眩晕问题。可是，在我的童年时代，一直都有一样东西帮我度过这样的岁月。”

“哦？”

他点了点头，忽然有点难以直视我。“我……好吧……我看到过一个幻象。当我病得最厉害的一个夜晚，我敢发誓，有一只小马来到了我身旁，她为我赶走了病魔。起床之后，我的头就再也不晕了，觉得自己简直焕然一新。我看着她，想要感谢她。而我只看到了一双金色的眼睛——就像万物起源之刻一般明亮——那时候，我才摆脱了纠缠我的魔咒。我意识到，当时我正在看着房间的窗户，窗外的朝阳正在冉冉升起。后来，我的父母下了夜班回家之后，就吃惊地叫了起来。他们看到，我一夜之间获得了我的可爱标记。”

“哦～～～”我忍不住笑了，“这个可爱标记故事可真是甜蜜啊……”

“大家每只小马不都是这样吗？”晨露叫道，“我父母和我谈过的每一只小马依然以为我赢得了我的可爱标记是因为我的血脉里就有园艺这门艺术，可能他们说的也对。但我觉得完全是另一回事。那天早晨，当我

清醒过来之后就看到了那金色的眼睛——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真诚——我就明白了,我最想做的,就是呵护大家,确保每一只小马的安全。毕竟,一位守护天使可是刚刚为我送来了祝福。”

“那你为啥不去当卫兵了呢?”

“呵……‘当卫兵’可没那么简单,女士。”他说道。

我微微一颤,“对不起,我该想到的。”

“不用道歉,”他耸耸肩,“我还希望总有一天能有所突破呢。”

“而在此同时……”我望着他那辆载满了工具的园艺马车。

他也看着它。“而在此同时,我只是自然而然地这么做了。如果我不能身为一个卫兵来保护小马,那我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让他们安全。还有什么能比让他们耳目一新的优美环境更有益于健康的吗?”

“嘻嘻嘻……”我用蹄子挠着后脑勺的鬃毛,把视线转向了一边。“‘鲜花安全部’……我觉得塞拉斯蒂娅公主该开个新的军事部门了。”

“哈哈……是啊。我想我这通瞎说听起来是够蠢的。”

“哦!不!一、一点儿都没有!”我急忙叫道,然后咽了口唾沫。“不过,我希望这就解释了你为什么-”

“你的眼睛让我想起了过去我曾经头脑清醒的日子,那还是很久以前了。”他终于说道,“而且……哈哈……”他盯着土地,高声说了出来。“它们让我想起了……在我不会再害怕或者寂寞的时候。那种自我觉醒和顿悟的光荣感。我希望,所有的小马都能感到这么安全,都能遇到他们的守护天使,而且都能记住他们。”

我盯着他看,只觉得嗓子眼里好像多了个大疙瘩。我的视线垂落下来,瞥着我们之间柔软的土地。哪怕是在这气氛非常温馨神圣的时刻,我也无法遏制那股脱出我掌控的冰寒感,就像是有个冰球正在往外冒。片刻间,我只觉得一阵寒颤。“我也希望所有的小马都能记住一些如此美好的东西……”我痛苦地笑了笑。“我常常在想,如果这些美好的东西通常不会失去的话,我们会不会变得比原来更加优秀呢。”这时候我听到了一声轻响,于是扭头瞥了一眼。

晨露倒在了地上。

花费了移山填海般的力气,我才克制住没扯着嗓子尖叫出来。直到我跪倒在地伏在他身上,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喘不上气来了。我睁大抽搐不已的眼睛望着他软绵绵的身体。

他就这么倒下了……像一块沉重的木头一样倒地不起了。当我把两只颤抖的蹄子伸到他脖子上,摸到依然在跳动的脉搏时,一片片草叶和花瓣还在他周围的世界中飞散。

我摸索着他,触摸着他,检查着他,他毛皮丝滑的感觉已经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但我的触摸没有任何反应。浑身上下的肌肉完全没有一丝抽搐,他整个身体都死气沉沉,毫无生息。在惊慌之中,我几乎都看不清他的鼻翼是否还在因为呼吸而微微蠕动了。这时候我只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才反应过来,是我在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

“救命啊!谁来救命啊!”我的急救知识根本不足以拯救他这……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就这么倒下了!“谁都行!快去叫医生啊!找红心护士过来!看在塞拉斯蒂娅份上,这只小马刚刚倒下了!”

“嘿!”有个声音吼道,“别瞎嚷嚷了!”

喘着粗气,我瞥了一眼。

仙果正从不远处正在拆除的酒店那里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虽然她一脸惊恐,但她依然对我微笑着。“新来的吧,女士?”

“求、求求你了!”我呜咽着,“你一定得帮帮忙!他、他出事儿了!几秒钟之前他还在跟我说话,忽然他就-”

“好啦别一惊一乍的了,多大点儿事儿。”她稍微抱怨了几声,把安全帽摘了下来。“我发誓,这傻小子就该多长点儿脑子,在脖子上挂个牌子什么的。”她在我身边蹲了下来,伸出蹄子放在晨露额头上摸着。“对,跟我想的一样,今儿个居然现在才犯,我都意外。”

“什么……啥……?”我狂喘大气,结结巴巴。现在我一点儿也不在乎自己到底看起来有多惊恐了。

“这家伙只不过是猝睡症又犯了而已。”

“猝、猝、猝睡……症?”

“哈,还好我不是那种对拗口词儿有麻烦的小马。咳咳,这病可少见的很,小姐。”仙果满不在乎地解释道,“你看,这可怜小子有突发性的昏睡症。只不过他的症状尤其糟糕。他这辈子都在应付这麻烦事儿。要我说,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挺勇的。”

“可……”我嗓子眼里的疙瘩还没化开。“他、他……他看起来好像死了似的!”

“哦,做梦吧他。没那么夸张,他就是睡过去了而已。晨露还算走运了

,睡得嘴啃泥的时候没把自己在镇子里种的花啃一半儿走。”她笑了起来。“他就只需要提提神而已,而且时候得看准了。瞧着,我给你示范一下。”仙果清清嗓子,俯下身来,几乎把嘴凑到了雄驹的耳朵里,扯着嗓子大吼大叫:“嘿!呼叫阿晨!还不快点儿起床你个懒鬼!”

“唔唔-哇啊啊啊!”晨露的蓝眼睛一下子睁得滚圆,抽搐了两下,又紧紧挤了起来,看起来就像是头痛欲裂。“唔唔唔……呃……”他再次睁开了眼睛,这次有点眯缝。“唉……可恶,我又犯了?”

“对,”仙果笑咪咪地把他拉起来站稳。“甭担心啦,阿晨。这次只有……大概两分钟吧。顶多三分钟。”

“唉……”他呻吟着坐了下来,揉着自己的额头。“这简直都……这个礼拜四次了?”

“五次。”她笑着回道,“看来那帮小子又欠我一顿午饭了。”

他翻了个白眼,不过还是对她疲惫地笑了。“真的?还在拿我打赌?你就没点儿更要紧的事儿得干吗?比如赶紧把那栋酒店给拆了之类的?”

“你还抱怨呢!”她冲他吐着舌头扮鬼脸。“我这一天一天的叫你这懒屁股蛋子起床麻不麻烦啊,好歹这能给我弥补一下!”

“哈哈……是啊……”他叹了口气,感激地瞥了她一眼。“没了你我可怎么办啊,小仙?”

“嗯……”她仰望天空,绿色的眼睛温柔地扫过云彩,就像在舞蹈。“那我可得好好想想了。”她颇有几分得意地把安全帽扣回那头雪花白的鬃毛上。“我可不光是个闹钟,恐怕还是个管家婆呢。你刚刚可把这边这位大眼睛小姐的尾巴都给吓掉了。”

“谁?”

“别那么没礼貌,阿晨!”仙果冲我挥了挥蹄子。“你不知道你有伴儿吗?”

“哎?”他转向了我,睡意朦胧地笑着,“啊,早上好,天使。”

“我……”我如鲠在喉,低头盯着地面。我看到地上有一朵郁金香,刚才我惊恐之中把它给掉了。“是、是啊。这一早真不错。”我向他尴尬地笑着,“可、可我该上路了,我有……好多事还得做呢。”我撒着慌。

“很好。”晨露如以往一般鞠了一躬,还有点头晕。“祝你在小马镇过得开心。”

“是啊,‘天使’小姐。”仙果插嘴道。她尖锐地瞪了晨露一眼,翻个

白眼就走了。

我也匆匆离开了,但离开之前没有忘记从地上捡走那朵金色的花。

总算回到了小屋之际,我重重地把木头门板在背后摔上,就好像有股混乱的海啸追在尾巴后面似的。我瘫坐在地,依然因为心跳过速而疲惫不堪。

我用魔法从鞍包里飘出了那朵匆匆收起来的郁金香,慢慢地旋转着那金色的花瓣,仔细凝视着它。这美好的时光化为纯粹的恐怖……然后,再一次重回宝贵。切换的速度也未免太快了点儿。

我真不想在心里这么可怜晨露,可我实在是情不自禁。我对猝睡症一点儿都不熟悉,尤其是长期的慢性病。不过,根本不需要多可怕的想象力,我也能看出他经常遭受的磨难有多么疯狂。毫无疑问,他成为皇家卫兵的梦想基本上是没法实现了。哪个有职业操守的募兵站官员会招募一只在工作当中随时可能倒地不起的小马?

然而,他依然坚持着那个梦想,那个在顿悟和美丽的奇异时刻诞生的梦。他生命的支柱源自一个愚蠢的幻象,用梦幻的奇迹金线编织出来的东西。

想想看……他那颇有诗意的优雅风范为我添加了这么一个惊世骇俗的细节。只不过是某一个寻常清晨的一瞥,一个他自己都没留意的寻常清晨,对我而言变成了无休止的重复。于是对一个身受诅咒的女生而言,这无限短暂的瞬间却变成了无限的祝福之泉。

我把那朵花放在脸上轻轻磨蹭,不由得一声叹息。感觉是那么柔滑,我忽然想起,之前在绝望中为晨露寻找脉搏的时候,我也曾短短地摸过他完美无瑕的毛皮。当他倒下的时候,我很清醒,我很理智。当时我有多害怕,这不重要。想到我就算是遭遇突发情况之下,在男生身边依然能理性行事,这让我十分高兴。

可我这开的什么玩笑啊?不管我对这只雄驹的了解有多真实有多深刻也好,不管我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我们的特别之处也好,我都清楚这情况的现状。它把我重重围困,简直比我屋子里紧靠在我身边的木头墙壁还冷。

又叹了口气,我站了起来,走到角落的桌子旁边。上面有一个装满了水的水晶花瓶,不过不仅如此。我把郁金香放入花瓶里。准确地说,是和

其他那些花朵插到了一起,已经差不多有二十朵了。我是大约两周前开始收集它们的,当时我的良好感觉让我产生了更加不切实际的幻想。

恍惚之中,我转过了身,盯着我的小床。几张乐谱就放在我半夜放弃它们的地方。第八乐章的作曲日复一日徘徊不前,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迟钝。我已经没借口再拖延了。整首乐曲在我脑海中已经彻底定型,四颗音石也早已附魔完毕。而且我也学会了如何在我身体周围,甚至更大的范围内正确施放防护魔法。剩下要做的一切,只是把整首曲子都写到羊皮纸上去,好让我有机会能拿去和暮光分享,确定它的标题,做些最后的研究,然后冒险开始演奏下一段这诅咒的交响乐。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在幸福的正午,阳光温柔的照耀之下,我家里的花朵数量比起那几页薄薄的乐谱来要多得多了。就目前来说,我忍不住猜测,在我心中填充这么多美丽的色彩是不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在这之前,里面除了恐惧之外什么都没有。

毕竟,有什么颜色能真正形容在这寒冷的探索中我鼓起勇气所踏出的路途长度?我又怎么知道前面还有多少挽歌等着我去发掘?可能是十五首,也可能是一万五千首。露娜公主乃是不朽的神灵,她的统治千秋万载,这秘密的交响乐正是她在这期间创作的。一只注定短命的凡俗小马有什么希望能超越这无情的时间长度,甚至超越世代来还原这些遗作?很有可能,我今生今世都将花费在解开这些该死的乐曲上。假如我真的能实现我的目标,解除了这个诅咒,到时候我又会有多大年纪,还有几天好活?到时候,我还剩下什么可珍惜的?而本来还能有多少可珍惜的?就像瑞瑞充满诗意地提醒我的那样?

我是一只小马。生命之中,我的追求是那么幸福又那么短暂,一个诅咒就足以让它们万劫不复。这概念十分简单,我心知肚明,它荒唐到难以置信,却又强大到无法忽略。我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来完成这高贵的使命?我真的是在为我自己做这些研究吗?还是为了所谓的“我自己”的想法?当我渴望的一切永远存在于无法实现的视界之外,那又是什么定义了我?

每当我的心变得非常混乱之际,我就会做一件事。当我开始怀疑我每日忙碌不休的任务,困在这个美丽但却受诅咒的小家的时候,我总是会这么做。

雀跃的音符在空中舞蹈,我坐在小马镇中心公园的长椅上,用我的心

灵召唤魔力弹奏着七弦琴的琴弦,让灵魂的乐曲自琴弦之间潺潺流淌而出。我并不在乎弹奏的是什么曲子,只要是音乐就可以,只要有节奏的就可以,只要是能让我的心为之陶醉,不是因为他就可以,不是因为他的眼睛,他温柔的声音,甚至更温柔的背景故事……

我的脸绷紧了,我使劲闭紧眼睛,努力把自己淹没在我的旋律之中。

我失败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他要在掉个帽子的时间里就告诉我那么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是我有什么东西让他能放开心胸相信我吗?那真的是我的眼睛吗?我可从没对自己的外表有多少自信……好吧,我顶多不过是只平凡的雌驹罢了,应该是吧。住在坎特拉皇城需要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之美。哪怕是暮光闪闪——基本上,她是个害羞的书呆子——也有种飘逸娟秀的美感,别的地方可是很难找到的。要是全艾奎斯陞亚的图书管理员都跟她一样——都不用刻意去打扮,估计小伙子们可都要络绎不绝地泡图书馆了,而不是去……呃……好吧,管他男生喜欢空闲时间干嘛呢。……摔角?

可是,不。我的自恋和我的音乐表演一样默默无闻。我从没尝试过让自己显得“华丽”。唉,我就从来没上过心。直到现在……

他看到了我的眼睛——金色的眼睛,和郁金香很衬——于是他想到了一位守护天使。他想到了天使?以前有谁对我说过这么真诚这么甜蜜的话吗?

不,这只是恭维话,仅此而已。毕竟,晨露根本不认识我。他看到了我的眼睛,每次以失忆为前提,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他脑中一系列神经元的动作,促使他大胆地高声把脑子的膝跳反应给说了出来。我不过是他的一个错觉,就像他也是我的一个错觉一样。双方这种浅薄的迷恋连点儿有益健康的东西都没磨合出来。这一切,从头到尾,对他对我都只不过是一场愚蠢的幻想。我应该忘了它,我应该忘了它……

然而,在努力忘掉它的时候,我的努力却起了反效果。都到了让我倍感沮丧,心烦意乱,几乎都听不出自己在弹些什么东西了……或者说,突然之间,我留意到有谁在合着我的琴声一同歌唱。

我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弹奏没有停,只是为了听着那个继续随我琴声哼着歌的声音。我试着辨认了一下,忽然,从我眼前闪过了三个小家伙,在镇中心蹦蹦跳跳地玩耍,其中那个白皙的身影和瑞瑞实在是太像了。

我朝着那孩子望了过去,很显然,看到我长角的脑袋这一动,一下子就

把她从梦幻般的歌唱中给惊醒了。“呀啊！”她吓得往后一蹦，内疚地站在穿过公园的道路上。“对、对不起。我打扰你集中精神了，对吗？我的大姐姐遇到这种情况总是会发脾气。”

我温和地笑了笑，依然弹奏着七弦琴。“完全没关系的，要是说有什么的话，你只是让这音乐更加和谐了。”

“真的吗？”她萌萌地尖着嗓子，和她小脸上灿烂的笑容相映成趣。在她浅紫和粉红相间的鬃毛下面披着一件红斗篷，下面还有闪闪发光的金色图案。我扫了一眼，那是一只小马驹的醒目剪影。“刚刚我听到你弹的音乐实在是太美啦，我忍不住就随着哼起来了！”

“嗯，你拥有很自然的歌唱天赋。”我说道。

“真、真的？！”这夸奖差点儿让她乐得要爆炸了。“你这么想吗？”

对她的惊叹，我眨了眨眼睛，朝她空白的侧腰瞥了一眼。于是我意识到，这孩子的这番话是多么真诚。不过，我并不打算一带而过。“当然的了！”我笑了起来。“我很乐意重新弹一遍这首曲子，好能听你再多唱唱呢！”

“哦，嗯……”她脸红了起来，充满了童稚的羞怯，在僻静的小路旁边的草地上用白白的蹄子磨着。“我不能麻烦你这么做，女士。”

我耸耸肩，“反正我们俩有谁还有别的事儿好做吗？”我只想像这样多分分心。

“好吧，我正等着我的两个朋友来呢。”她说道，“通常我这会儿正在和我姐姐瑞瑞一块儿吃午餐。”她忽然嘟起了嘴。“可现在她忙着在精品店里跑来跑去的，就为了准备什么蠢舞会。”

“关于大奔腾庆典的有趣之处。”我说道，“它给大多数的长辈都带来了一堆琐碎事，我相信你姐姐也不例外。”我笑眯眯地冲她眨眨眼睛，“如果你和她好好谈谈这件事啊，我敢打赌，你会发现你们俩共同之处多着呢。”

“哼，不用，谢谢啦。当瑞瑞大声嚷嚷的时候，我可不喜欢。”

“为什么不呢？”

“好吧，就像飞板璐说的那样。她开始听起来像个吸血鬼啦！”

我笑了起来。“哦，她确实是很白没错。”

“那是什么意思？”

我清了清嗓子。“没关系。”我继续拨动着所有的琴弦，“所以，你有什么想听的曲子吗？”

她碧绿的眼睛惊讶地眨了眨。“你的意思是说,你真的什么曲子都能弹吗?”

“这能有助于丰富我的演奏节目。”

“你知道‘哈哈笑的斑马和他的狗狗’吗?”

“应该吧,你知道歌词吗?”

“一清二楚!”她的声音再一次尖了起来。有很多东西在我本能的感受就像是拥抱一样,不过可不都是因为它们模样帅气。当她开始歌唱之时,她的嗓音平稳而圆润,没有任何训练过的痕迹,但是却完美无瑕。孩子以完美无缺的音调合上了每一个音符。反倒是我这边奋力拨动琴弦,以同样的音调去迎合她,心里对这个小神童的音调范围实在是惊叹不已。这首歌很短,透着天真和孩子气。而这简简单单的歌在她的歌喉之下变成了一曲精彩的歌剧。当音乐结束,我们头顶上的树叶婆娑着,仿佛在鼓掌喝彩,我自己也轻轻地鼓起了蹄子。

“精彩!真是精彩!”我低头朝她笑着。“你有天赋,我是说真的!哎呀,要是你在方糖小屋之类的公开场合向大家分享你的歌喉,那估计马上就会有一堆小马给你扔钱咯!”

“哦……”她哆嗦了一下,“听起来……好可怕。”

我不由得好笑,好吧。非常可爱,但是却很怕生怯场。我想我们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优秀的才华意味着分享,如果我们只把自己的秘密给藏着,那还怎么进步成长呢?”

“我一直都以为天赋是必须努力去寻找才能找得到的。”

“这是实话,”我点头说道,“美好的生活是需要去探索的,但是你绝对不能忘记自己去独立探索。”

“有一回,我把蹄子塞进了嗓子眼,然后吐了一地!”

“呃……是吗?”

“小苹花说这是因为我很紧张。前一天我不小心吞了一只虫子,现在还在努力找-”

就在这时候,两个熟悉的声音从公园周围的绿色小山丘上响了起来。小雌驹转过去,冲着她那两个同龄的朋友挥着蹄子。

“说着就来了!我得走啦!”她朝我瞥了一眼,那眼神既快乐又有点儿遗憾。“能和你聊天还有唱歌真是太好了,呃……”

“心弦,”我说道。“你的名字呢,小甜甜?”

“嘻嘻。贝儿。”

“贝儿？”

“甜贝儿。”她微微红着脸承认道。

“呵，”我往后一靠，沉稳地弹奏着我的七弦琴。“不知为什么，我一点儿都不意外呢。”

于是她扭头溜烟跑掉了，娇小的身躯稍微有点蹒跚。“再见啦，心弦小姐！你对我说的关于我的天赋的话，我会好好记住的！”

我挥蹄向她道别，面带微笑。但是，当她最后的那句话回响在我耳畔之际，我感觉脸上的微笑渐渐消失了。我放下了蹄子，无力地坐在了长椅上。

风中传来一声叹息，当我意识到这叹息声不属于我的时候，才有点儿意外起来。

“她的声音真的好美……”在我长椅旁的树荫下，男孩子的声音低声喃喃。

我从坐着的地方转过身来，用余光一瞥，立刻就认出了那只小天马的浅灰色毛皮和光滑的黑色鬃毛。轻轻一笑，我向着午后的清风低吟，“你哥哥雷纹知不知道你在偷看女孩子啊，轰隆？”

小天马吓得原地蹦起来老高，心有余悸地喘着气。他的心跳得那么重，我甚至都看到他的前胸在发颤了。“我……我才、才没有在看！真的！哦拜托！求求你啦，别告诉别的小马！”

“放松点儿，今天挺美好的不是吗？”我低声说着，看着他耷拉着脑袋拖着蹄子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在七弦琴上弹了几个音符。“为什么要惩罚谁呢，这多扫兴啊。”

“我是说，我只是……”轰隆局促不安地站在原地，那双寂寞的眼睛遥望着小山丘那边。三个年幼的童子军——尤其是其中一个孩子——正在奔向光荣的大冒险行动。他又叹了口气，瘫软下来，蜷起自己的四条腿卧在地上。“我真是个怪家伙。”

我弓起了眉头，低头盯着他。“是谁让你这么想的吗？”

出乎意料，看来我是猜中了。“我学校里的朋友。”他嘟囔着，“剪剪和蜗蜗。他们说我是个怪家伙，因为我不像以前那样和他们一块儿玩了。”

“那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我评价道，“只因为你有自己要做的事

“他们说自从我开始惦记着她,我就一直很无聊,”他补充道,在地上的路上轻轻踢着土块。“我一点儿都没意思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为什么先长大的总是天马呢?

我笑了笑,瞥了他一眼。“小子,在我看来,他们之所以这么对待你,只是因为嫉妒而已。”

他好奇地眨眨眼睛看着我。“嫉妒……我?”

“嗯哼。”

“为什么?”

“因为这些‘剪剪和蜗蜗’看到你正在长大。”我说道,弹奏着我的七弦琴。“我敢打赌,你比他们要成熟多了,他们只是应付不来而已。”

“可为什么我比他们好那么多?”他苦着脸问。

“请注意——我可没有说‘好’。我说的是‘成熟’。”

“怎么都好,到底为什么?”轰隆皱着小脸,沮丧地踩着地上的泥巴。“就只是因为我对一个女孩子念念不忘?他们为啥不明白呢?”

“那你自己明白吗?”

他咬着嘴唇,一言不发。

我让他静静地思考,拨动琴弦将宁静的旋律送入空中,就像鼓励受惊的宝宝离开藏身之地。

最后,他终于又低声开了口。“她真的好漂亮,她还能唱那么好听的歌,我一听就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些她的事。我想知道……她对我是怎么想的。我也不想在她眼里是个无聊的怪家伙。”

“听起来你还真是考虑了很多啊。”

“这个嘛……”他几乎笑了起来,但是却抬头迷惑地望着我。“我哥哥一直都跟和他同龄的女生出去玩。他看起来很喜欢翻飞,追云,还有盛绽。嗯……特别是盛绽。”

“呵……孩子,你很擅长观察啊。”

“我……我觉得,像那样玩得开心也挺酷的……”

“嗯……”我朝他笑得很狡猾。“开心是不是就是有很多女孩子想陪你玩啊?”

“呃……我不知道……”

“要说有什么,现在的这个回答倒是大实话。”

“我……我猜,如果她们不和我一样开心的活,那这根本就不算开心。”

轰隆耸耸肩，“对那些女孩子就是这样了。”

我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在弹奏之中暂停了一下。“你對自己太沒自信了，小伙子。我看得出来，在你内心里面可是个情圣，过几年就能大放光彩呢。”

“情什么？”

“嗯，算啦，没关系的。去问你哥哥吧——最好找个他身边只有盛绽陪着的时候。”我清清嗓子。“顺带一提，她叫‘甜贝儿’。”

“咦？”他眨着眼睛看着我。

“你喜欢的那个女孩子。”我朝他挤了挤眼睛。“她叫这个名字。”

“真、真的吗？”他的小脸亮堂起来了。我看到他的小翅膀开始鼓动，把他小小的身体托了起来。“真……真是个非常漂亮的名字啊。”

“要我说，这名字非常合适。”

“你还对她有什么了解吗？”

我咯咯直笑。“这下子我成什么了？镇子里的八卦婆？”

“唔……”

“要是你这么好奇的话，孩子。”我指着童子军们跑走的方向。“为什么不去自己当面问一问她呢？”

他立刻就缩了，就好像一次性打了好几针羽流感疫苗。“哦不，我……我……我做不到……”

“这跟剪剪和蜗蜗说的有关吗？”

“不，只是……”他又叹了口气，小身体萎了下去。“我又是谁啊？帅气的大哥身边一个傻傻的空白屁屁……我就只是这样。我对她来说只会很无聊。”他疲惫的双眼依然盯着地面。“另外，她从来都没有留意过我，一次都没有。感觉就像是我根本不存在。”

我感觉一阵寒风吹过我的鬃毛。深吸了一口气，我低声说道。“相信我，孩子。这感觉我懂。”

“只是……”他把黯然的小脸枕在交叉的前腿上。“女生到底都在乎些什么呢？女生喜欢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可真是太经典了。”

“嗯哼……真是没希望了……”

我清了清嗓子。“不过……嗯……如果仔细想想看，其实也简单得很。”我告诉他说。“女孩子想要的是诚恳、关心、还有承诺。她们想知

道你的感受,尤其是如果你愿意分享的时候。”我凝望着青空,望着那亮蓝色的苍穹入了迷。在愉快之中,我的视线穿透了那纯蓝的纹理,望见了那只雄驹的蓝眼睛温柔的目光,点燃了我的心火。“女孩子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你对她表白的时候,当你向她表白的时候——不管你的生活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负担——你表白你愿意为她牺牲那最温暖最脆弱的一部分,只要这意味着你们俩可以共同分享一些特别的,有益健康的东西来弥补和取代它。如果你向她表白,她会永远成为你心灵的一部分,成为你花费时间和心血来珍惜的宝藏……就像你满怀诗意地承诺的一样,那么……嘻嘻嘻嘻嘻嘻……”我不知不觉地伸着蹄子揉着自己的鬃毛,脸红得透亮,“……她绝对会立刻幸福得晕倒在你怀里呢,因为她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快乐的天堂、心灵的归属、避风的港湾……而且——”我盯着他,话音消失了。

轰隆正抬头望着我,表情一片茫然,两只大眼睛里充满了迷惑。

这下子我忽然觉得如坐针毡。“呃……你知道吗?”我硬挤出笑容来。“鲜花。女生都喜欢花。你该去给她送点儿。”

“鲜花?”想着这个词儿,轰隆的下巴微微掉了下来。“你是说……就这么简单?”

“哦,相信我。”我冲他眨眨眼睛。“后面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鲜花……”终于,他的小脸上又重展笑颜了。他慢慢走开了,翅膀充满干劲地屈伸,好像正飞过一朵看不见的温暖云彩。“鲜花……鲜花……鲜花……”他随便朝我挥挥蹄子。“谢谢啦,小姐!”

“不用客气啦,孩子!”我笑着朝他挥蹄道别。“记住,生命之中最幸福的……”我知道他在听,不过没关系,我已经没再和他说话了。“……就是你牢牢地去把握住幸福,而且不要去考虑太多。”我的低吟结束了。最后那句感叹让我咬了咬嘴唇。

我低头瞥着我的七弦琴,这是一艘探索我诅咒那冰冷深渊的孤独船只。它不会为我招来任何敬畏或者承诺,因为它是一直自己带着的东西,永远都是如此。

我当时下定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我从椅子上蹦了下来,高高地屹立在阳光之中。充满勇气地深吸一口气,我直奔小镇的北边而去。

“早上好,天使。”

又是一朵郁金香递了过来。眨眼之间我就从他的蹄子里把那朵金色的花接了过来,又凑了过去。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晨露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金色的身体在好奇心的悬崖边缘摇摇欲坠。“呃……”

我有点脸红了。“除了金色之外。”我的目光一直集中在他身上。“你第二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哦……嗯……”他羞涩地笑了笑。“银色吧,我想-”

“银色!好极啦!”我快步走开了,还挥着蹄子。“祝你一天快乐!”

他轻轻地挥着蹄子回礼,满脸莫名其妙。

“早上好,天使。”

“你最喜欢什么气味儿?”

“唔……咦?”晨露眨了眨眼睛。

“你最喜欢的香水气味儿。”我凑过身子,认真盯着他。“给个名字。”

“哦……嗯……哈哈……”他脸有点红了,尴尬地用蹄子挠着那头蓝色的鬃毛。“我这儿可有这么多的花儿呢,真的很难选……”

“肯定有一种是你最喜欢的吧?”

“我……呃……我想我一直都很欣赏茉莉花。”他说道,“那么精致的花朵。”

“完美!”我眉开眼笑,接过郁金香,然后溜烟跑掉了。“多谢!”

“咦……”

“早上好,天使。”

“最喜欢的音乐作品?”

“呃……请再说一遍?”

我笑咪咪的,不过忍着没笑喷出来。“如果可以的话,现在,请说出你有能力选择的任何一种音乐。具体是哪一种呢?”

“你……你是一位音乐家吗,女士?”他问道,朝我的可爱标记瞅了过来。

我用温和的微笑挡住了他的视线。“让我开心点儿嘛。”

“哦……嗯……”他挠着下巴,眼睛在我们头顶明亮的晨空之中望来

望去,最后他笑着说道,“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听马里斯·拉威尔的皇家交响乐。以前常常在阅兵的时候放这首歌。”

“完美!我睡着的时候都能演奏马里斯·拉威尔的曲子!”

“哦,真的?嗯,那可……呃……真有意思啊……”然后他眨了眨眼睛。
“……女士?”

我已经不见了,一路疾驰跑向我的小屋,交响乐的音符已经浮现在我脑海中了。

“早上好,天-”

“你在小马镇最喜欢哪里?”

“咦?”

对面拆了一半的酒店里,仙果和其他几只建筑工小马好奇地往这边张望着。他们看到晨露正盯着一只疯疯癫癫的欢快雌驹。

“如果你栽花的工作有了一天假期,”我说道,“如果你可以整整一个下午什么都不用干,只需要躺下来享受好天气,那你会去小马镇哪里呢?”

“我……我……”晨露一阵结结巴巴。他晕晕乎乎地蹒跚着,好不容易恢复过来,笨拙地交代了。“我想……除了温室之外,我还会去小镇东边的湖畔。”

“那个湖?”

“对。凝望水面能让我心情放松,还能冥想。有时候我会去那里坐下来放松一下,简单反思一下生活。”

“听起来太棒了!拜拜啦!”我蹦蹦跳跳地离开了。

晨露张着大嘴,要说的话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笨拙地用蹄子摆了摆,朝后面瞥了一眼,然后冲着仙果和其他围观小马们耸了耸肩……他们也只是耸耸肩作为回应。

在我的小屋中,我已经凭着记忆大致上完成了要谱写的音乐。我把乐谱摆在面前,用研究的眼光看着它,从麻木的嘴唇里轻轻地哼出纸条上的乐曲。不假思索地,我起身小跑穿过小屋,从丢在一边的月之挽歌乐谱上踏过,也没去管我的七弦琴,直到站在木头柜子前。

我的身体顿住了,慢慢转过来,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这小小的住所。那些金色的花朵就静静地摆放在角落的桌子上。看着花瓶里那十几株郁金香

香,我笑了,然后面孔又在紧张的思考中绷了起来。

“嗯……”

我转向了衣柜,用魔法打开了柜门,翻了几个抽屉,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那是一捆丝质的银线。把它飘到眼前,我又转身看了一眼那些郁金香。深深地吸了口气。我走过去,一朵一朵地,把每一朵闪烁的花朵都从花瓶里拔了出来。

旋转木马精品店门上的迎客铃非常大声地响了起来。可是瑞瑞太忙了,她在店里发疯一样来回乱跑,都没留意到门口来了新客。

“哦天哪!我把丝带都放哪儿去啦?!我绝对得带上些才行!老天保佑,小蝶的裙子可能会碎成片的!到时候我要拿什么来修补它?!啊,差点儿忘了!还有暮暮的礼裙呢!那些星星里面有个肯定还没缝好呢!”

“呃……”我紧张地走进她的领域,稍微缩了缩脖子。“瑞瑞小姐?我……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不是时候?哦不不不!这说的什么话!”瑞瑞装模作样地笑着,慌里慌张地把一堆尴尬的东西塞进红宝石装饰的胸襟里。“离大奔腾庆典只剩下两天时间了,我这儿正收尾呢!怎么会不是时候?!”她顿了一下,用蹄子揉着明显有些发乱的鬃毛。“哦塞拉斯蒂娅在上啊!云宝黛茜最好认真对待我的警告,让她的黄金桂冠远离那些雨云!”一时间,时尚教主的眼睛像火炭一样红了起来。“要是那东西在庆典的时候生锈了,我发誓,我非把她的气嗓揪出来在她耳朵上勒个三圈不可!”

“咳咳。”我大胆着胆子站到了她面前。“我……嗯……我理解,这是最后关头。可我真的希望你能-”

“请恕我拒绝!”瑞瑞在我面前摆了摆蹄子。“不管你想说什么还是先算了吧,亲爱的。我真心向你道歉,可我现在没法为任何客户做衣服,也没法进行任何修改!如果你想补什么的话,请把名字记到单子上去,我保证等我一回来立刻就为你解决问题!”

“可……”我咬着嘴唇,焦急地在我站的地方磨着蹄子。“这……这对我而言真的很重要-”

“我也非常讨厌说话这么粗鲁,女士!”她说道,在她的各种工具之间转着圈子。“但现在要紧的不是这回事!您就别问了,再多的钱、再多的宝石、哪怕您给我地契都不能-”

随着有力的铿锵声,我重重地把七弦琴拍到了她面前的桌子上。“宇宙华尔兹。”我撂下五个字。

她立刻就僵住了。扭头瞪着我看。“你、你说什么?”

“宇宙华尔兹。”我重复道,视线坚毅如铁。“我一个钟头之内就能教会你。”咽了口唾沫,我又补充道,“这样的话,不管什么情况,你都能在整个舞场魅力四射。”

她马上就把飘在周围的所有布料和工具全都给扔了。“成交!”她迈着重步旋到了我身边,一把抢走了我蹄子里那张记着尺码的单子。“快说你要什么!”

“我发誓……”焦糖仔坐立不安,脖子上还系着个蝴蝶领结。在晨光之下,他笨拙地和另一只雄驹并肩站在小马镇北部边缘。他们面对着通往坎特拉皇城的漫长道路,背后拖着一辆银色的马车。“这东西快勒死我了,我怎么会答应这回事的?”

风哨子忽然降到了他面前。“因为是瑞瑞小姐拜托你的。而瑞瑞小姐是暮光闪闪最好的朋友。”她亲切地笑着,给他调整了一下领结,好让他更舒服。“而暮光闪闪是整个小马镇里和坎特拉皇城最有关系最有影响力的小马。要是我们希望新开张的时候有个开门红,那就得尽量给我们周到的服务和友好的态度打广告。”

焦糖仔叹了口气,翻翻白眼,有点无奈地朝她笑着。“我本来以为我们送快递是把包裹送到每家每户的,不是把打扮好的妹子送到皇家舞场的。”

“一步一步来嘛,焦糖仔。”雷纹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他快步走近,身边跟着盛绽、追云和翩飞,屁股后面还跟着轰隆。“我们可不是都长着翅膀能超越生活的。”

焦糖仔呻吟起来。“哎呀,这不是羽毛帮吗?干嘛,来看我笑话的?”

“哦~~~焦糖仔啊!”盛绽笑嘻嘻的,“干嘛这么郁闷呢?我们可是你的朋友。我们只是来给你加油,让你能好好出发的!”

“另外,你也就只去一个周末嘛。”追云补充道。“嘿……风儿跟你一块儿去吗?”

“她说她会赶上来的。”焦糖仔说道,朝他的未婚妻努了努嘴。

“对,我在镇子里还有点儿事得做,”风哨子点点头。“不过之后我就去坎特拉皇城找他。”

“这倒提醒我了。”焦糖仔转向她。“你打算去哪儿约会？我听说市中心有一家很棒的甜甜圈咖啡馆。明天早上先去那儿？”

“嗯……还是把那儿留到明天中午吧。”风哨子说道，“我得去购物区买条裙子。”

“裙子？”焦糖仔愣了一下才开口。“可……风儿，我们俩都没有庆典的门票！另外，舞会那时候已经结束了！”

“哦，谁说是为了舞会了？”风哨子回答道，一脸狡黠的笑容。

“咦？”

她叹了口气。飞得更低了些，凑到他耳边低声耳语。

焦糖仔听着，眨了几次眼，他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哎哟，哎哟！”雷纹在不远处奸笑着。“我怎么感觉好像还是跟‘大奔腾’的‘庆典’有关呢？”

“哦，闭嘴！”风哨子冲她朋友们吐着舌头。咯咯直乐。“你到底钻了多少雾凇云，心才会这么脏啊，雷纹！”

“我……呃……我可以冲个淋浴把自己洗干净。”焦糖晕晕乎乎地回答。旁边的雄驹忍俊不禁地哼哧了一声。“你给我闭嘴！”

一阵蹄声响起，大家循声望去，只见仙果飞奔而来。“呼！还好赶上了！”她摘下安全帽朝着焦糖仔这边挥了挥。“祝你们一路顺风，小子！”

“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说这个？”焦糖仔有点难以置信地叫道。

“嘿嘿嘿，是啊！我觉得该跟你热情点儿。”仙果眯起了眼睛。“那个‘瑞瑞小姐’可倒好，连一块钱都没给你呢，对吧？”

“呃……”

风哨子伸出蹄子轻轻掩住了焦糖仔的嘴，然后凑了过来。“我们会在坎特拉皇城碰面，并且好好约会。”

“你是说……”

“对。”盛绽点点头补充道，“他们打算在那儿继续商量将来的快递业务之类的。”

雷纹咳嗽了一声，“不过估计一年之内说不定就会运点儿别的啥了。”

“盛绽？”

“什么，风儿？”

“给我揍他。”

“没问题。”然后是一声脆响。

“噉！”雷纹揉着侧腰，皱着眉头瞪了盛绽一眼。“你都等这机会老久了吧。”

他们身边的天马姐妹俩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哦得了吧！”

追云和翩飞在咯咯笑，仙果也笑个不停。而轰隆，像以往一样，跟他们完全格格不入。

这时候，有一只紫色的小龙宝宝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计划有变，伙计们！”斯派克麻利地爬上了马车的车夫位置。抹了把汗，又调整了一下小脖子上的领结。“我们得去旋转木马精品店接各位女士！”

“什么？”焦糖仔身边的雄驹错愕地叫了起来。“这才几个街区远，她们就不能走几步路来找我们吗？”

“嘿！”斯派克的鼻子都冒烟了。“瑞瑞女士叫我们去，我们就得去！”

“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焦糖仔翻了个白眼，然后朝风哨子笑了笑。“那就明天见？”

“我们梦里相见吧。”

“哈哈……还是你厉害。”

她降了下来，这对情侣紧紧相拥。耳鬓厮磨了一番之后，风哨子飞向了空中。焦糖仔朝斯派克点点头，小龙宝宝一甩缰绳。

“去庆典啦！”

“你不是说精品店吗？”

“呃……对。啊哈哈……没错。”

两只雄驹拉着银色的马车上路了，焦糖仔的朋友们在后面挥蹄道别，为他们祝福。

仙果放下了蹄子，轻声笑了起来。“我是永远都理解不了那些傻呆呆的舞会里面那些花里胡哨的弯弯绕。”

“好吧，小仙。有些小马就是喜欢时不时小小地奢侈一把啊。”

仙果一愣，然后扭过头来。“阿晨！你啥时候来的？”

“没来得及说上话。”雄驹轻声回答，“不过没关系的。焦糖仔知道我最衷心地祝福着他，风儿也是。”晨露转过身，朝其他小马们笑着。“我听说镇中心要举办个小派对，有谁要去吗？”

“啊……”盛绽翻了个白眼。“你是说镇长那个天才的‘邀请那些很

不幸地被连续拒绝了无数次的倒霉小马参加的真正庆典’？切……敬谢不敏了。”

“另外,我们都知道怎么办派对,一直都这样的。”雷纹自豪地说,他低头瞥了轰隆一眼,“是不是啊,小弟弟?”

轰隆只顾着低头小声自言自语。“嗯……雏菊?蒲公英?玫瑰?”

“哟!醒醒?轰隆!”

“呃……哎?”轰隆吓了一跳,紧张地左顾右盼,看着周围的大家。“怎、怎么了?”

“你到底在瞎嘀咕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男孩子咽了口唾沫。用小的不能再小的声音,他非常无辜地问道。“小马镇最漂亮的鲜花是哪种啊?”

“搞什么……”仙果朝旁边指了指。“这儿的晨露正好能回答你的问题。不过,为啥问这个?”她弓起了眉头。“莫非是这小家伙打算送哪个小姑娘一份特别的礼物?”

“咦?”轰隆的表情顿时慌了。“不!才不是!她……她没准儿根本就不喜欢花-”

盛绽倒吸一口凉气,“哦~~~!还真是为了个小姑娘啊!”

“才不是!”轰隆的嗓子都破音了。他面红耳赤,听起来也气急败坏。“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到鲜花-”

“哦天呐,我们这下子可怎么办啊?”追云调皮地拨弄着轰隆黑色的鬃毛。“轰隆就在我们眼前长大变成一位浪漫的小绅士了!”

“至少他家里还有像个绅士的。”盛绽用有点郁闷的语气补充道。

“嘿嘿嘿,是啊-喂!”雷纹瞪着她。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唔唔唔……!你们都是大傻瓜!”轰隆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走了。

“哦!别这样嘛,小轰隆!”翩飞在他后面叫道。“哦,瞧瞧你干了些什么好事,妹!”

“我去追这个小臭脾气,”雷纹呻吟着,“你们就先去别处吧,我发誓,这一整个礼拜你们就尽惹麻烦了。”

盛绽和另外两只天马只是嘻嘻哈哈地笑着朝反方向飞走了。晨露目

送大家散去,他温柔地笑着,转过来凝视着仙果。

“空气中都充满了兴奋,我发誓,每年这时候都一样。”他眯起了眼睛,“在离小马镇那么远的地方,庆典开得再大再热闹,又有什么意思呢?”

“说你自己吧,种花的。”仙果嘟囔着,“我工作实在是太忙,压根儿就顾不上这回事。”她转过身越过晨露的园艺马车,指着她同事们在酒店周围拉起的橙色拦阻标志线。“明天那房子是最紧要的时候,这老顽固就是死也不肯乖乖躺下。”

“我在镇中心广场的公告栏上看了警告消息。”晨露点了点头。“真的要这么搞吗?”

“哈,怎么,你害怕明天在你花园里有点儿雷声吗?”仙果把安全帽推了上去。“顶多一秒钟工夫就完事儿。另外,这对大家而言一点儿风险也没有,只要开工的时候他们都能规规矩矩站到安全距离外就行。要说有什么啊,我觉得吧,这还能给这镇子增加点儿娱乐呢,估计能把那一大堆伤心的家伙乐得连那个甜点的事都忘了。”

“是庆典。”

“啥都好。”

“好吧,”晨露说道,“我以前就说过,还得再说一遍,小仙。你在工作的时候总有一份优雅。”

“噉,你可拉倒吧。”她满不在乎地挥了挥蹄子,然后有些害羞地顺了一下自己雪白的鬃毛。“早晚有一天,我发誓,你这审美眼光……会……害死你……”她的声音消失了,仙果眯着眼睛,望着他身旁古怪的一幕,脸也疑惑地皱了起来。

“嗯?”晨露眨了眨眼睛,慢慢地转过身来。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张笑脸。“哦,好吧。”他把蹄子伸进马车里,条件反射地掏出了一朵郁金香。“早上好-”就在这时,他的笑容消失了。他的脸上一片空白,但是他毛皮的金色质感依然鲜明如故。下一次呼吸的时候,他在颤抖。“……天使。”

我深吸了一口气,优雅地立在他面前。我凝视着他的眼睛——那双突然睁大的眼睛——在那两汪纯蓝的池中,完美地映出了他看到的景象:一只苗条的薄荷绿色雌驹,穿着丝绸材质的银色礼裙。这身行头相当简单,在米白色接缝上绣上最简练的金色饰边,组成很小的花朵图案。我的七弦琴就挂在腰身的金色腰带上,谦逊地垂在身体左侧。在我额头上,有东西在闪闪发光,辉映着我双眼中的光芒。那是一顶郁金香编制的花冠,环绕

在我的角周围,由他过去这些日子里赠送给我的所有郁金香制作而成。过去那些日子里,我曾偶然迷住了他,而后失忆的幽灵以特有的方式浮现出来,也迷住了我。

“好吧,”我用尽可能勇敢的口气说道。我可没想过故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如此可怜而文静,只希望这个温柔的时刻能让呼吸也变得平缓。“你还真是魅力十足,不是吗……”我补充道,紧张地微笑着。

拜托,说出来。拜托,拜托……

他如鲠在喉,僵立在场,浑身一动不动,静得像具死尸。但他依然还是晨露。“是我被你的魅力迷住了。”他低声喃喃道。

哦,谢天谢地……

我呼吸困难,内心在歌唱。每一次心跳,我都害怕瑞瑞做的礼裙会从我身上融化脱落。清了清嗓子,我把头歪到一边。

“你太亲切了,让我简直不好意思接受这礼物。”我指着他蹄子里的郁金香。稍稍放松地叹了口气,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红晕。“可……嘻嘻……我得把它放哪里好呢?”

他凝视着郁金香,然后是我额头上的桂冠。他有点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话都结巴了。“这、这真是个好问题啊。我……嗯……哈哈……”他揉着脖子,尴尬地笑着。塞拉斯蒂娅啊,他能不能不这么可爱?“就像是画一幅画,然后你觉得应该添点儿东西,可又怕把它给毁了?”

“嗯……”我害羞地注视着地面。“小马镇的每只小马都这么有诗意吗?”

“呃……只有比较傻的那些。”他清清嗓子,“我……呃……对不起,我不是故意。”

“不!不用道歉。”我向他迈了一步。“其实,你正好是我要找的雄驹。”

“是……是吗?”他尴尬地眨着眼睛看着我。

“对,你是晨露,镇上的园丁,对吗?”

“呃,对,女士。那正是我。怎么了?”他疑惑地眯起了眼睛。“有别的小马谈起过我?”

“我听说你是本地的植物学专家。”我笑了,“我正希望能跟你谈谈呢。”

“真、真的吗?”他有点艰难地咽着唾沫。

这时候,我几乎没有留意到仙果。她的身影在我视线的余光中移动。她瞥了一眼晨露,又看看我,然后又看了他一眼。静悄悄地,默不作声地,她一步步退出了当前这一幕,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背景之中。

而我则大胆地站在前台,凝视着面前惊得发呆的陆马。“你知道吗,我的名字叫做天琴心弦。估计你可能没听说过我,不过我是从坎特拉皇城来的音乐家。”我有点不安,哪怕是用遗忘的诅咒来给我的言语留出缓冲的余地,我扯谎的时候也没什么良好感觉,除非我的谎言中对他们而言还包含了少量的真相。

“而且呢……我打算在这个小镇里办几场演出。不过我可不打算像其他吟游者那么凑合了事。我想要一口气名扬天下,所以我需要办一场让这里的乡亲们真正眼花缭乱的演出,比我七弦琴奏出优美旋律的效果还要强。要办到这一点,我必须……嗯……必须要搭建一座神话般的舞台。对。而且……当我进行独奏表演的时候,我希望能在身边摆设出美丽的花卉布景。”

“那……”他盯着我,慢慢地点头,“真漂亮啊。”

我咧着嘴,朝他目送秋波。“真的吗?”

“我是说……嗯……”他紧张地笑了一声,“这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啊。”他把花放回了马车里。“好吧,嗯……你、你算是找对马了!那个……其他镇民让你来找我,理由可是很充分的。因为我可不是……呃……羽毛球或者沙发什么的……那个……专家。我不知道你跟谁谈过,不过那完全是另一只小马。嗯……哦天……”他沮丧地用蹄子按在了脸上。

这次会面之中我期待的有很多,毫无疑问,最不想要的就是让他慌张成这个样子。我硬生生岔开话题,绕着他的马车踱着步,说起话来。“你真的是这个小镇上唯一的园丁吗?”

“好吧,也不完全是这样。”他声音很平静,我能感觉到他放松了下来,又能泰然自若地说话了。“这是一个陆马的小镇,和坎特拉皇城不一样,拥有艺术方面天赋的小马相对要少一些,更多小马的天赋是耕种庄稼和栽培蔬菜。”

“可是花商呢?”我俯下身,深深地嗅着栽满了雏菊的花盆,露出了微笑。我一直含情脉脉地望着他那边,感觉头顶上花冠的花瓣在晨风中飘扬。“在这个古朴的小镇上,有多少镇民专门负责种出这么美丽的鲜花呢?”

“嗯……”他用蹄子揉着鬃毛,脸不由得红了。“哈,好吧,罪名成立。”

“所以,也许你能理解我为什么来找你了。”我轻轻地朝他走来。稍稍花了点儿时间往下瞥了一眼,瑞瑞甚至为我的蹄子专门制作了闪亮的银色抛光凉鞋。当我站在雄驹面前的时候,尽可能小心不要让它们染上尘土。我轻轻微笑着,“成为小镇上唯一的鲜花专家,肯定是非常特别的。这意味着你是一只值得依靠的小马,一只拥有非凡审美眼光的小马。我还能找谁来帮我安置演出呢?”

“好吧,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算是特别-”晨露开了口,却在中途停了下来。他的蓝眼睛抽搐了一下,我看到他微微翘起了鼻子。

实在是情不自禁,我默然地咬着嘴唇。哦拜托,拜托不要打喷嚏……

“那……嘿……”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很清新啊,那是……茉莉花香?”

我努力把嗓子眼里的疙瘩咽下去,尽可能优雅地微笑着。“是啊,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会努力去……嗯……任何方面都要尽善尽美。”哦天,我把香水喷的太浓了,是吧?

“这是我……呃……从坎特拉皇城养成的一种让自己充满芳香的习惯。我想这可能不符合小马镇当地的标准。”我哆嗦了一下。还不快闭嘴!现在不是社会评论的时候!

谢天谢地,晨露不是那种特别清醒的小马……或者他可能非常清醒。我都不知道。我只是听到他说话,心就砰砰乱跳。“哦,不。我想……我想这很可爱。”他的声音非常温柔。“你……”他咬紧了嘴唇,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没本能地亲上去。他清了清嗓子。“你……你在寻找什么特别品种的花吗?”

“我觉得,我可以依靠你的好品味。”我说道,“只要这不会花你太长的时间就行。”

“哦!不会!我……”他耸了耸肩。“我早上的大部分工作都完成了。”

“大部分工作?”

“每天日出,我都会走遍所有的房子,确保鲜花依然盛开,防止杂草丛生。等等这些的。镇长对这个城镇一直都拥有着非常明确的愿景。要保证这一点,可有很多地方得靠鲜花来美化呢。”

“我能想的到……”

“我正考虑到街对面的房子里去采摘野花-”

“你是说建筑工正忙着拆除的那一座？”我问的，指着仙果和她的伙计们依然在忙碌的地方。“那地方不是要被拆了吗？”

“哈，是啊。只是要花整整一个月呢。”

“而且……”我眯起眼睛盯着他看，“野花？真的？”我勉强克制着不咯咯笑出来。“它们真有那么值得挽救吗？”

晨露笑了笑，“可能听起来挺傻的，可是我讨厌看到色彩缤纷的东西被白白浪费掉。哪怕它们就像是空气一样寻常也罢。”他朝半拆毁的酒店望了一眼。“我知道这听起来挺奇怪的，可我心里就是有些遗憾，几天之内，那栋老房子就再也没有了。当它消失之后，某些温馨的老回忆也随之永远消失了。”

“有些小马觉得很古老，可别的小马没准儿觉得碍眼呢。对吧？”

“的确。不过我不喜欢生活这么非黑即白的。”

“真的吗？”

“嗯……”他慢慢地呼出一口气，点了点头。“我发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尤其是从那些穿插在我们生活之中来来去去的事物中去发掘美丽是一种非常实用的信念。”他凝视着我，英俊的面容平静而睿智。“毕竟，如果不是为了珍惜那些我们再也无法触及的美丽事物，我们的回忆又从何而来呢？”

我想回答他，更想扑到他的怀里去哭个够，用泪水来铭记这些言语。可是我牢牢站在原地。为了这一刻我已经辛苦筹备了这么久，可不打算把它给毁了，更不想把他的心给毁了。

“你是一只非常有思想的小马，晨露。”我最后沉吟道。

“这世界上充满了思想，只有花朵值得成长。”他说道，“说到这里，我不该再浪费你优雅的时间了。坎特拉皇城的音乐家日程安排肯定很繁忙。你不打算去参加大奔腾庆典吗？”

我终于咯咯笑了起来，满不在乎地挥了挥蹄子。“哦，那个啊。对我而言，美丽的地方多着呢。现在我除了小马镇之外不想去任何别的地方。”

“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他非常适时地轻鞠一躬。“我非常乐意提供帮助。如果你想看看我需要的鲜花样品，我正好知道个可以让你好好看看的地方。可以跟我一起来吗，天琴？”

“当然！我-”我一下子僵住了，只觉得耳朵里面都在发响。我锐利的

视线一下子盯住了他,眼睛也眯了起来。“你……你刚刚……?”

“我很抱歉,你说你叫这个名字的啊,对吧?天琴?我之前不是听你说过了吗?”

“对,可……噗-哈哈哈哈哈哈!”我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

他的脸都红透了,不过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着,像是一名惹了麻烦的士兵。“我……对不起。是……是有什么不对吗?”

“不,只是……咳咳。你念出我名字的方式-”

“我……念错了吗?”

“好吧,也不算。我……”我的心跳得很快。现在我已经没劲儿跟他解释我不但没有生气反倒心花怒放。“我不是很习惯小马这么叫我名字。”

“是天琴,天——琴。不是‘天琴儿’。”我差点儿又笑喷出来了,不得不苦苦忍耐着。“听你这么念,感觉……好傻……”

他腼腆地笑了笑,耸耸肩。“不然听起来可能很粗鲁。我差点儿都念成‘天津儿’了。”

“好吧,仔细想想!和乐器一个读音啊:‘天琴’。”

“毫无疑问,你是个音乐神童。”

“是啊……哈哈哈哈……”我朝他那边挥了挥蹄子,几乎笑瘫在了地上。“真是对不起,可……只是……哈哈哈哈……一直以来,要是我知道你会这么念出来的话……”我头重脚轻,飘飘欲仙。他还能更可爱一点儿吗?这未曾预料的一刻,让我忍不住更想要拥抱他了。“我的天,生活可真是蠢透了,不是吗?”

“我……我不明白,”他有点好奇地笑着。“我之前什么时候有机会念过你的名字吗,心弦小姐?”

一股冷汗涌过了我的额角。哎呀……好吧,打起精神来,姑娘。到目前为止不都挺顺利的吗。“这个……你说得对。还请原谅。我……嗯……”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只是善意的谎言。“我不习惯起的太早,我想我是有点儿犯晕了。”这就不错了。

“这也没关系,谁都遇上过的。”他说道。

或者是谁走运才会遇上的,最帅的才会遇上的,眼睛最蓝的-

“请跟我来吧。天琴。”这次他念得很准。这一次,我听着他唤出我的名字,简直像是做梦一样。我有点晕晕乎乎地跟在他身后,感觉如登云霄。

最后我们来到了位于小镇东北边缘的一座温室之中,这地方美得如梦如幻。我曾经也有好几次路过这半透明的房子,但是从没想过靠近了仔细看看。可能是因为我选择的路最后还是让我错过了他,每天都有更多美好的东西在前面等着我。

现在他站在了我面前,跟我随意交谈,用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承认了我的存在。每一次尴尬的颤抖,每一次害羞的失误,都从他的动作上消失了。在这里,围绕在我们周围那些熟悉的植物之中,他充满了无比的自信。我们正在他的领域内,他的世界里。我感觉自己像一位幸福的浪客,在这位温和的小伙子神圣的王国大门口游荡。当我快步追随着他的步伐、他的身影,他说出的每一声小心翼翼的言语,都让我耳目一新。

“既然你来自坎特拉皇城,那我只能假设你已经很习惯在场地地上布置聚光灯了。所以花朵最好选择显眼的,这样不但能衬托你的外表,还能突出强调你在舞台上的位置。你的鬃毛有着非常可爱的条纹,天琴。”

“哎呀,谢谢你。”

“哈哈……咳咳。所以,如果是室内演出的话,我在考虑康乃馨。只要放置一座附带一些花卉的拱门就能解决问题。不过如果你是在室外表演的话,我在此很想推荐这些百合花。”他用蹄子拂过那些被点名的鲜花。“不过……如你所知,这花也有其他内涵,会让大家以为你是在办一场葬礼。所以,为了抵消这种印象……”他往前面走了几步,指着另一排花。“可以把这些雏菊添加到舞台上,这样可以创造出良好的平衡。”

“不管是什么场合或者情况,你都能说得对应花卉。”我说道,和他一同漫步而行。这里真的很温暖,我就假装这是因为温室周围的玻璃板了。“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

“小马镇是一个宁静安详的小镇,”晨露说道,当我们沿着样品植物漫步之时,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帮我把伸出的枝叶都给拨开了,免得它们挂到或者蹭脏我,或者我的裙子。对他这近乎本能的礼貌,我默默地笑了。“比起吠城,或者马哈顿,或者,我敢说……你的家乡,我们蹄子头的时间多得很。”

“坎特拉皇城并不像这个国家很多小马想的那么忙碌,压力也没那么大。”我说道,“毕竟它是艾奎斯陞亚的艺术和科学中心。每天早上,那些尖塔用不着应付交通问题也能爬的上去。”

“哈哈。我想他们那儿肯定得有大量的园丁才能把那城市打理的这么美。”他说道,“特别是塞拉斯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都住在那里,负责布置宫殿的小马一定得是整个艾奎斯陲亚最出色的。”

“哦,他们的确很不错。”我点了点头。“毫无疑问,他们都是经过了皇室的测验和批准的。不过你说他们是最出色的?”我停了下来,转身面向他。“皇宫的园丁完成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因为这是工作而已。关于这份职务,也有些高尚之类的话题可讲。只不过这跟以前无数代的小马所做的没什么差别。不过,哪怕是在我们国家最神圣的天角兽深深的皇宫之中,激情,也是一种经常被遗忘的东西。”

“那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坎特拉皇城的小马都来到这个小镇的原因了。”晨露提高声音说道,“他们一天到晚,都被各种传统所包围。不过后来他们来到了小马镇,因为他们在寻找。”

我深沉地笑了。“寻找什么呢?”寻找激情吗?拜托说“激情”。

“为了生命的完整。这就是大家一生都在追求的东西,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轻声叹息,我朝着花朵笑了。好吧,某种意义上,这甚至更好。“真有意思,来自艾奎斯陲亚各地的那么多小马,今晚都会前往那个傻乎乎的庆典晚会,好像他们这辈子就指望它了似的。我不了解你,可我一直都住在坎特拉皇城。那庆典和外面大肆宣传的可差远了。不管是什么,只要追求的东西是你想要的,不管是什么都没关系。可不应该只把那些流行的玩意儿当成宝贝。”

“就好像成为一位有名的音乐家那样?”他笑着问。

“哈哈……好吧,只有我而已。”我咽了口唾沫,专注地盯着他。“那你呢?”

“哦……”他叹息着,走向一盆雏菊,伸出柔软的蹄子检查它。“我对我在小马镇的工作非常满意。这个镇子需要我,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家园永远都不会变丑,这让我非常开心。”

“可你想做的就只有这些吗?”我朝他走去,鼓起勇气把嗓子眼里的大疙瘩咽了下去。“我知道我这辈子想做什么,而且我很满足。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一样的。”

“可……哈哈……要是我们的命运被剧透的太多,那就破坏悬念了,你不觉得吗?”

我只是咯咯笑个不停,惹得他奇怪地看着我。作为回应,我清了清嗓子说道,“请别介意。我觉得这借口挺可爱的。”

当他再次凝视着雏菊的时候,脸上几乎毫无表情。“你称之为借口,我称之为命运之蹄。”

听到这个消息,我咬紧了嘴唇。我还记得这只腼腆的雄驹对我讲过他的生活故事,就在某天,就在他的园艺马车旁边。做了这么多的策划和筹备,会不会我依然没有破开这些厚厚的壳呢?也许我努力得太过分了,也许我-



“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康乃馨是个不错的选择。”他开了口,那动听的声音回响在周围的玻璃墙壁间。“我总是发现,不管是诗歌还是音乐,它们都能很容易地配上公共演出。”他瞥了我一样,嘴角微微扬了起来。“如果你在演出的时候穿成这样的话,那将会是最独特的补充。”

我知道我笑得连牙都露出来了,因为笑容的闪光都照到了我眼睛里。“所以,你喜欢银白色?”

“哈哈……”他马上脸红了起来,扭头望着远处悬挂的绿色植物。“这……这礼裙的颜色真的很漂亮。”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我鼓起勇气走近了他,我的呼吸很轻,可是肺里好像着了火。这整个地方好像都要着起火来了。“康乃馨,百合,雏菊,它们作为公共表演都挺不错的。不过呢……”我舔了舔下嘴唇,留出了两秒钟的空间,最后才问道。“如果是私下的演出呢?”

“你……你是说像是小夜曲?”他一脸无辜地问道。

我慢慢地点点头,一直凝视着他。

他的笑容在尴尬之中破碎了。“哈哈……嗯……在这种演出里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实在看不出来,天琴。”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看不出来?”

然后我看到。他的眼睛正专心地凝望着我头顶的郁金香花冠。我的

心顿时平静了下来,然后随着他的声音再次颤抖不已。“有些东西是根本不需要帮助的,因为本来就完美无缺。”

我虚弱地长出一口气,如果我把蹄子搭在他肩上,他会不会吓了一跳?我感觉到了脉搏在跳动,但却不是我自己的。一眼瞥去,原来我已经这么做了。下一秒钟的沉默就像是在打碎水泥地。我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慢慢地开了口。“如果说,最近几个月里我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生活之中总有些东西是有待完善的。所需要的只是合适的时机……”我的微笑是那么幸福,却又那么痛苦。“……还有合适的对象来相伴相依。”

我看到了他眼中最细微的波澜,不知道那是否惊吓或是激动。不管怎么样,他并没把我的蹄子从他身上推开,又说起话来。“你是一只非常了不起的小马,心弦小姐。”随之而来的是微笑。“真想知道,当你演奏音乐的时候,会不会和你的言语一样和谐呢?”

我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他说我“了不起!”这……这就好,对吧?这程度至少该值得上两个“不错”或者是半个“神奇”了。“这个嘛,能说的就只是说说而已,我总是有点儿啰嗦。”我扭头看着挂在我金腰带上的七弦琴。“不过,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让你体会一下我的和谐程度-”

一声重重的撞击声回响在整个温室里。听起来很明显是四条腿在石头地上翻倒的声音。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心中的惊恐让我都不敢去看他的情况,不敢去验证心中那惊恐的怀疑。但是,我不得不这么做。当我回头看清了他的时候,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晨露之前几秒钟都默不作声的原因。

哦,塞拉斯蒂娅啊!这可怜的家伙!又来了。好吧好吧,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别再像那天那样吓得六神无主,好像丢了魂儿似的。他的……那啥……猝……猝……对了,猝睡症。这毛病来得快,去的也快。只要……只要等着就好,等着就好……

我控制住自己的紧张情绪,平静了心中的惊慌,只是在他身边伏了下来。他在呼吸,这次我能看出来了。温室里死一般寂静,所以我可以看到他躺在地上的时候,鼻子里在吹拂着轻轻的气息。他的前腿非常细微地抽动着,脸上偶尔会微微皱起眉头,然后又恢复平和。我试着想象了一下这样的生活,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陷入昏睡,随时都可能倒地不起。我尽可能不要怜悯他,努力忽略那种好像肚子里开了个大洞的难过感觉,可我无能为力。

轻轻地伸出一只蹄子,轻轻地抚过他蓝色的鬃毛,仿佛那是脆弱的薄冰。我实在是情不自禁,现在我只能勉强遏制着即将冲出喉咙的呜咽。在我诅咒缠身的生活之中,我和周围小马的交际因为诅咒的影响而随时可能会崩溃回见面之前的初始状态,这让我都受够了。就这一点,我其实也不怎么羡慕晨露,因为这病情让他同样无法控制自己。在我诅咒引来的万千灾厄之下,至少我还能控制着我的才能,我生命中唯一的立足之地。

就在此刻,另一个恐怖的顿悟让我只觉得五雷轰顶。晨露已经倒下了。没有了他的声音,我只觉得愚蠢、荒谬、而且毫无依靠。面对涌上来淹没我整个身体的寒潮,这件薄薄的银白色裙子所起到的作用简直是太可悲了。哪怕是透过温室的玻璃窗射进来的阳光也无法融化我严酷的现实。

所以,当他再次开始蠕动的时候,我几乎都没有放松。长叹一声,当我面对着他正在苏醒的面容低声开口的时候,不得不强颜欢笑。“你还好吧,先生?”

“唔……”他哆嗦了一下,咬着牙齿倒吸凉气,揉着疼痛不已的脑袋。“是,是的。我想没事吧。”

“刚刚你摔的可真不轻。”我的声音干涩而单调,视线徘徊在铺设地板的鹅卵石图案之中,我在脑海中绘制出了快速撤离的道路。“你真走运,还有谁在这里看到了你。呃……我,我想……”

“怎么?我碰到了什么吗?”

“哈,得啦,没啥是修不好的。”我声音很讽刺,听起来简直像是某个建筑工了。咽着唾沫,我朝这地方的出口瞥了一眼。“好吧,既然我知道你没事了,那我……我想我也该走了。”

“是吗?”晨露眨了几次眼,然后眯起眼睛盯着我。“这是否表示,关于该采用哪种鲜花的主意,你脑子里改主意了呢,天琴?”

“谢谢你,但我只是-”我僵住了,全身上下都僵住了,除了我的心,全都僵住了。伴随着每一次轰然鸣响的脉搏,我的头渐渐转向了他的方向,表情简直是瞠目结舌。“你……”我的声音抖得仿佛风中落叶,完全没有力量去掩盖。“你还……记、记得我?”

“好吧……”他耸耸肩,“要是我不记得,那可就太没礼貌了。不是吗,心弦小姐?”

我呼吸急促,几乎上不来气儿。他的形象正在我眼前倾斜。我马上反

应过来,这是因为我正在帮他重新站起来——差点儿没把他拽倒向另一边。我用前蹄紧紧挽住了他的蹄子,根本不想放开。“再、再说一遍……”

“说什么?”

我紧紧闭上双眼,扭开脸朝向别处。“我的名字。求求你,把……把我的名字念出来。”

我觉得他的声音靠得更近了,他肯定是在更仔细地端详我,看看我不是撞到了脑袋。“天琴,天琴心弦……?”

我被什么东西给呛到了,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英俊的脸庞变得一团模糊。我盯着他,眼睛眨也不眨地凝视着他,直到影像再度清晰,清晰得就像是我的梦。“你想带我去哪里呢?”我喃喃道。

晨露弓起了眉头。“呃……什么?”

我哆嗦了一下,声音缩成了小声的吱吱叫。“嗯……我是说……”我维持着僵硬的笑容,把我的头歪到了一边。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是想让他别看我哪里。是我烧红的脸蛋还是我哭得稀里哗啦的眼睛。“你……你想不想……出去走走……我是说……一块儿?”

晨露朝那些鲜花瞥了一眼,因为还有工作要忙,他张开嘴打算抗议……不过片刻的停顿后,他凝视着,轻松地笑了。“当然。我……很乐意,天琴。”

“太好了!”我喘着气,用我的两只前蹄握住了他的那只蹄子,差点儿没蹦起来。“我正好知道个好地方!”

“哈哈……”晨露感慨地摇了摇头,和我一起散着步。“我一直都很喜欢在湖边散步。”

“真的吗?”我哼着歌,走在他身边,自己笑个不停。“真是碰巧了,我也挺喜欢的呢。”

“这地方很少有小马会来。”他说道,凝望着我们右边泛着涟漪的湖水。暖洋洋的清风吹来,令我们为之陶醉。午后的阳光在湖中映出无数深红的条纹,把我们遮蔽在绘画般优美的棕褐色调中。在我们周围,是生机勃勃的九月。我觉得好像我再也不会寒冷了。“我觉得真有点可惜啊。有那么多值得去看,值得思考的东西。不过,与此同时,能清静下来,我也非常感激。”

“你觉得自己喜欢独处吗,晨露?”

“有时候吧,我想。”他瞥着我。“唉,那你呢,天琴?”

“好吧~~~”我的低吟合着韵律。“没那习惯,这个我可以跟你保证。”

“考虑到你办的那些音乐会什么的,你经常四处奔波吗?”

“哦,几乎没有。”我清了清嗓子。“不是那样的。我最近几乎没什么社交活动的机会。”

“为什么?”他问道。“你似乎天生就是一只非常健谈的小马。”

“你-你真的这么想吗?”

“当然了。”他笑了起来。“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有那么点儿哲学味儿。”他评价道。

“所以呢?”我笑得很狡黠,小心翼翼地踩着翻倒的木头,免得扯坏瑞瑞做的裙子。“你的意思是说女生不该哲学味儿咯?”

“完全没那意思。”他笑着说道,“只不过,哲学是靠故弄玄虚来衡量的。在那些云山雾罩的文字游戏中,男生很容易就会被绕晕了。女生……我一直都觉得,还是那些日子过得更实际的女生更好。”

“日子过得更实际?我猜你是说扫地做饭洗衣服,铺床叠被生孩子,对不对啊?”我冲他挤了挤眼睛。

“哈哈……可不对呢。”他在一大丛香蒲旁边驻足,扭头望着我。“我只是说,这世界上有很多美丽的事物,而且其中大部分,正好都是女生喜欢拿来当例子的。”

“嘿,你说的真简单。”

“确实。”

我咯咯笑着摇头不已,慢慢地绕着他踱着。“请恕我冒昧,你可有点儿守旧啊,晨露老先生。”

“守旧也是一种展望未来的好办法。”他回答道,“另外,我也不能假装所有那些男子汉气概什么的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是你把睡倒的我从温室里唤醒过来的。”他有些腼腆地注视着我的眼睛。“真的非常感谢你,天琴。”

“哦,我就像个叫男生起床的女佣,又穿了身闪亮的铠甲。想当这种角色永远都不晚。”

“说得好,”他说,然后朝我有点发颤的蹄子瞥了一眼。“你走累了吗?”

”他问道。

我很羞涩地向他笑着，“如果我说‘是’的话。这是否表示我们能坐在这里继续聊？这里实在是太美太安宁了。”

“绅士永远不会太主动地去安排一切。”

“好吧，那太糟糕了。我们就坐下来吧。”

在最后一刻，他朝我伸出了蹄子。几分好奇，几分诙谐，我伸出我的蹄子接受了他。他把我领导了一片平坦的小草皮上，只有他这样专业的园丁才能发现的位置。首先花了点儿时间把我的裙子抚平，我才端庄坐下。而他则更礼貌地先等待我完事之后才坐了下来。

“我并不总喜欢这种安宁，”他说道。

“哦？”我好奇地盯着他。“是出于自愿？”

“事实上，不是的。”他凝视着涟漪的水面说道。“我的家庭里，父母都是士兵。要说士兵家庭有什么你必须知道的事情，那就是他们永远都得四处调动，不会在一处停留太久。和我同龄的男孩子过着这种经常搬家的生活也还好啦，可我……有个尴尬的问题……”

“就好像刚才让你睡了一觉的那种问题？”

他阴沉地点点头。“咳咳。我的情况可不怎么样。”

“这一定非常不安，”我轻声说道，“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安稳的家，甚至在你生病的时候都没有安心之地。”

“我的父母就是我安心之地。”他说道，“就和他们一同工作的其他小马们一样，我一直都深深地景仰着那些为了艾奎斯陞亚的国土、为了天角兽公主们贡献自己力量的小马们。只是……”他的声音渐渐沉寂，浅浅的湖水映着那双蓝眼睛。“我只希望，我能做的贡献不只是景仰他们而已。很多和我同龄的雄驹已经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我只希望有一天……在我还没老到走不动之前，能有机会实现我自己的这个梦想。”

我凝视着他身边，计算着一秒一秒流逝的时间，直到我鼓起勇气问道，“你是想去证明什么吗？”

“嗯……”他平静地朝我笑了笑，“更像是想去获得什么。”

“比如说？”

“清楚。”他说了出来。

“清楚？”

晨露缓缓点头。“曾经有一刻……在我年幼的时候，一个非常特别

的时刻,就像所有的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神奇的顿悟之刻一样。”说着,他咽了口唾沫,比划了一下,“可对于我而言,这并不仅仅关系到发现我自己是谁,以及我应该是怎样的小马。这是一种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我脱离了病弱的童年,就像黎明的太阳破云而出一样。从那以后,我明白了在这世界上我想要做什么。然而……虽然道理很明白,可我却发现自己失去了…那种……”

“脚踏实地的感觉?”

他瞥了我一眼。

我温和地笑了笑,“你不是唯一会时常对自己的能力失去控制的小马,晨露。不管是晕眩也好,还是精神上的痛苦也好,我们都该把这当做是提醒,让我们明白是什么成就了今天的我们自己,以及如何去再次迎接当前的荣耀。”

“这是个值得坚持的美好希望,天琴。不过有时候,我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一切都为时已晚。”他哆嗦起来,凝视着空中,仿佛来自他过去的什么苍白之物正在闪烁。“我害怕,唯一能抓住现实的办法,就是以某种方式扭转时间,重新回到过去,变成那个年幼的孩子。让这迷惘的世界消失掉,就像是一次机会,唯一的机会……”

我缓慢点着头。“对,你和我想说起过去那些悲惨的往事,可以一直说到老呢,写本大长篇小说都绰绰有余了。”我笑得很灿烂。“不然……”

“不然……?”他望着我,阳光太灿烂,不得不眯起了眼睛。

我把腰间的七弦琴抱到了胸前,坐在他面前,我向乐器的琴弦射出一股魔法的脉动。“不然……我们也可以重新创造之前失去的一切。”

“我……我恐怕不明白……”

“嘘……”我深深地望进他的眸子里去。“只管放松,晨露,仔细听着。”我闭上了眼睛,几个潦草的音符从我心中闪过,直到我看到整组乐曲都浮现在我面前。然后,我精确而细致地演奏出了每一个音符,夸张、丰富、充满活力,沉着稳重,让我的琴弦尽情歌唱,发挥出了最出色的效果。当我依次奏出每首曲子的旋律之时,我稍稍瞥了一眼晨露的表情,只见他下巴掉的越来越低。乐曲快要完成之际,他已经有点上不来气儿了。

“那……那真是……”他结结巴巴地说道,“那真是我听过最宏伟的马里斯·拉威尔的皇家交响乐了!”

“哦,得了吧,晨露。”我咯咯笑着,“你也太会恭维了。那,要是我碰巧……练过……”我的声音顿住了,我本来以为这曲子会让他很开心。

但是,我根本没想到,雄驹的眼角闪出了泪花。“我的爸妈,他们曾经就是合着这首曲子行军的。我小时候放了学经常透过围栏看着他们回家之前出操走正步。”他声音很低,“我努力去模仿他们,模仿他们的正步,模仿他们自豪的模样,他们无所畏惧的气势。岁月流逝,虽然我的麻烦越来越糟糕,但依然努力跟随着他们的节奏前进。他们一直都在为我加油,一直都相信我的热诚。当我最后长大,年复一年地尝试报考坎特拉皇家军校的时候,尽管我总是失败,但我依然坚持不懈。哪怕是今天,我依然努力抱着希望。因为在能达成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之前,我都不会完全满意的。”他重重地咽着唾沫。“我欠他们太多了……欠他们留给我的一切太多了。”

“他们……留给你的?”我眯起了眼睛。忽然之间,我恍然大悟,一下子全明白了。那翩翩的风度,对证明自己的不懈需求,对于救世主的无限憧憬,几乎是有点儿傻气的眷恋与渴望。我只觉得心中仿佛有什么碎裂了,化为轻声的问题问了出来。“哦,晨露,出了什么事?”

他的表情流露出一丝悲伤,在情感宣泄之前,他的眼睛早已干涸。“S·S·飓风中队。”他的声音很冷。“他们正在监督梦幻谷东岸的空中补给线,派遣了一整支皇家卫队来看守皇室供给。有一天晚上,船上的蒸汽锅炉爆炸了。”

他的故事没了下文,但是也用不着再讲下去了。听到这里,我已经被泪水哽得嗓子都在疼了。毕竟,整个艾奎斯陞亚的成年公民没有不知道“S·S·飓风中队”的。“我……我不知道这件事,晨露,听到它……我、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不用道歉,天琴。”他笑了,那笑容无比真实,就像他下一次的呼吸一样,“你祝福了我,真的。每当我听皇家交响乐的时候,那曲子总是古典乐模式——通常是一组完整的管弦乐团录音,还伴随着非常夸张的鼓乐合奏。”他稍稍叹了口气。“自从悲剧发生以来,他们在每一场为了纪念飓风中队的活动中所表演的风格都是如此。这曲子里再也没有骄傲或者喜悦了,只有深沉而无法估量的高贵悲伤。”他咽了口唾沫,又朝我看来。“可你演奏它的方式……你的音乐造诣,你的独奏水平,还有你在其中灌输的激情与火热……好吧……”他苦笑起来,“真的很振奋,心弦小姐。它让我想起了那些逝者曾经活跃在这个世界上的模样。我真希望有更多的表

演者不仅仅是用自己的才能去演奏,更是要用灵魂去一同感受啊。”

我简直难以置信。我盯着我蹄子里的七弦琴,就好像那是一件恐怖的武器。我喃喃自语,“有时候……我发誓,我感受的实在是太多了。”

他好奇地眯起了眼睛。“这话怎么讲呢?”

我摇了摇头,思绪磕磕绊绊地运转着。我本该在话说出口之前先等一等的,可我觉得好像有这么多的心防已经都被打破了。到目前为止,他对我都非常非常真诚。而我呢?我又做了什么?用同样的诚实给了他同等的尊重了吗?

“你曾经有没有一种感觉,你偶然发现了某个时刻——那一刻,如此金光灿烂,如此完美无缺——让你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注定为了某个目的而来到那个时刻,那个位置上的?”

他用蹄子揉着鬃毛,嘟囔着。“我……我想我有过吧,可能一两次。怎么了?”

我吸了口气,声音很虚弱。“我每天都有这种感觉。”我抬起头来望着他,“每到一地,每过一时,那感觉都越来越强烈。晨露。可……”我的表情微微黯然下来。“不管多少次也好,不管有多强烈也好,我觉得,好像还是碰不到真正的终点,什么奖励也没有。”

“也许是你还没真正抓住那一刻呢,”他评价道,“我指的是真正的抓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它发生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它。奖励是不会来临的,因为每次你到达悬崖边缘的时候,你都没有踏出最后的一步,鼓起勇气跃出那信仰之跃。我是指,从没真正踏出去过。”

“晨露……”我喃喃着,“我们俩个并不都是身受祝福的,而且……而且……”我吸了口气,“如你一样伟大。对我而言,这种无限接近又无限遥远的时刻会伴随我到永远,仿佛近在咫尺,却又像天边的月一样无法实现。可你呢?”我凝望着他,满怀着爱意,满怀着伤悲。“已经来临了,这就是你的那一刻,属于你,而且只属于你。”

他凝视着我,好像我突然离他而去。“天琴,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嘘……”我向他伸了蹄子,摸过他柔滑的毛皮,我觉得我的嘴唇在颤抖。整个宇宙都在晃动,他正在滑下山丘,坠入我整天拒绝自己醒来去面对的悲惨世界。我早该看到这一幕的,哪怕是隔着一个银河系的距离都该看得见。

“这就是你的那一刻,你感觉不到吗?就好像升起的旭日在对你歌唱,

或者是一双金色的眼睛,让你产生了一种预感,感觉到自己会获得无限的安全与呵护。当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你是怎么称呼我的呢,晨露?”我艰难地咽着唾沫,然后恳求着。“你还记得吗,晨露?你还记得我是什么吗……或者,你觉得我是什么呢?”

他的嘴巴张开了。脸上的皱纹被拉平了,那折磨着他一生的痛苦利爪,直到现在终于被推开了。“天使……?”他喃喃着,像一个刚刚与童年旧友重逢的孩子。

可我并不是那个守护者,现在我能看到了。我看到他眼中映出的的是一个幻影,一只单薄如纸的雌驹,戴着一头傻乎乎的花朵,努力准备着自己的第一个约会,也是最后一个约会。我想要的东西是如此短暂,如此肤浅。当我无可避免地坠入深沉的寒夜之际,我只想被拥抱着,被呵护着,沉浸在温暖之中而已。

而晨露,他需要的可不止这些——太多了,多得……他太谦虚太无力,都无法去要。他正处于自我觉醒的边缘,一直都是如此。小马镇的每一个清晨,当他看到我的时候,我的眼睛和我的面孔,只是在嘲讽这种启蒙的边缘而已。在战胜心中恶魔的过程中,任何小马都不该被戏弄。而纠缠着晨露的恶魔是那么多,不管多少鲜花都无法祛除。

也许我能从这恐怖的诅咒中逃出生天,也许不能。但是在那之前,我永远都没有能力去解救他。我的一切言语都是徒劳,到目前为止,连一首曲子都这么无能为力。

真希望我有勇气去接受这个现实啊,可是,虽然我的理智能接受,我的心灵却不行。最后残留的碎片依然在负隅顽抗,绝望地企图干出些不可能的事情来。

“晨露,”我低声说道,“你就是你自己的守护天使,一直都是。”我轻声抽泣,然后勇敢地笑了。我并不太信任他眼中映出的……什么都好,但我还是继续说下去。“当你小时候忍受着病痛折磨的时候,当你忍受着失去双亲的悲痛的时候,当你一次又一次地去努力实现成为卫兵的梦想的时候,最后,当你安居在这里过着平静生活的时候,守护着你的就是你自己,而且只有你自己,你要感谢的是自己的强大力量,自己的坚韧不拔。”我咬了咬嘴唇,继续把话说完。“我只希望,你能接受……是什么让你变得这么坚强,是什么在小马镇守护着你。你……你不需要去继续寻找了……”

他凝视着我,目光是那么柔和。我知道,在他开口之前我就会崩溃了。

“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在寻找,直到我遇到了你,天琴。”他喘着气,高声呼喊。“我怎么可能永远都是我自己的守护天使?直到现在,我遇到了像你这样的小马,是你用歌声、智慧和快乐填补了我的心灵之后,我才感觉到了平安和完整。”他笑得那么幸福。“拜托,请相信我,我没有在寻找。因为,我、我敢说……我已经找到了。我找到了你……”他的眼睛眯得几乎破碎。“你是谁?求求你,告诉我吧。我……我必须知道更多……”

我真想告诉他,我真想哭泣,我真想让他知道我就是他在寻找的她,唯一的她。我是一缕孤魂,需要他的守护,他的怀抱,只想在他的拥抱之中无限安全,无限幸福和快乐。所有他彷徨的日子,所有他寂寞的日子,所有他和那折磨的砂轮抗争的日子:全都是为了让他遇到我而准备的,而最后将以悲剧告终。因为,一旦我们找到彼此,我会获得生命,而他会迎来死亡。在梦魇之月痛苦的玷污之下,已经不再迷惘的他,已经蒙受祝福的他,已经安居乐业的他,都将不复存在。而我将再次被遗弃,再一次,只能把鲜花从死灰中重新培育出来。

“我会告诉你更多的。”忽然,我的声音变得非常淡漠。他看不到我要前往的地方。他不知道冰冷的黑暗笼罩在我们俩头顶,就像玛瑙的天花板。只有我才知道。让这一切磕磕绊绊地发展到这般地步,这是我的错,只是我的错。“不过,首先,我的小花匠,”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我的声音碎裂得几乎不成音调,所以我不得不清了清嗓子,在脸上挤出笑容来。“我需要你先帮我做点儿事。”

“什么都行,”他轻声回答,非常快乐。“只管说。”

我的目光扫过他背后的风景,湖边有几丛树,有些距离这里十步远,还有些二十步远,最后,在三十五步远的位置上还有一排树,树下,几点鲜艳的色彩在迎风飘动。

“你能飞快地跑到那里去……”我无力地伸出蹄子指着。“……给我摘一两朵金盏花回来吗?”

他扭头瞥了一眼背后那些树,然后又继续凝望着我。“金盏花?”

轻声地,我咯咯笑着。这时候我的笑声是那么沙哑刺耳。还没等他看到我的表情,我就扭开了脸避开他的视线。“我……我想跟你解释一下,需要它们来做个比喻。”我勉强忍着嗓子眼里添堵的感觉。“哲学味儿,还记得吗?”

他眨了眨眼睛。慢慢地,他点了点头。“那好吧。我马上就回来。”

他站起来了,转身离去,他的影子也随之而去。听着他蹄子下面的草地沙沙作响,我闭上了眼睛,用蹄子使劲地摸过自己的脸庞。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知不觉自己在抽泣,直到再也难以遏制。几秒钟过去了,流逝的时间单位慢慢从秒过渡到了分钟。最后,我听到了他的声音,仿佛远在几里地开外。

“嗯……金盏花。我的温室里有很多了啊。”晨露漠然地低声喃喃着。他转过身来,一脸茫然地望着地平线的方向。“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浪费这么美好的下午来收集更多……?”

陌生的小马可能已经朝我这边望过来了,也可能他没有。我已经站起身来,飞快地从湖边离开了。毕竟,罪犯是不会一直留在犯罪现场的。

小屋像坟墓一样迎接了我。我站在那里,衣服挂在我身上,仿佛一层优雅的死皮。随着我的每一次呼吸,晨露的芳香都越来越暗淡。整个下午都喘息在腐朽梦境的虚幻阴影之中。

我蹒跚着向前迈去,蹄子毫无生气地拖沓着。我看到抛弃的挽歌乐谱正静静地堆在一起。它们那无形的视线灼烧着我,灼烧着、嘲笑着我找来骗我自己的懦弱的掩体。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学到教训?我到底什么时候才终于能够接受我应得的东西,接受我唯一能获得的东西?

一声叹息,我把郁金香花冠从头顶飘了下来,用两只蹄子捧起了那花蕾编制成的饰品。如此脆弱,如此美妙,却又如此缺乏生气。我本来可以把它们留在该在的地方,留在它们的花茎上,任凭它们尽可能吸收水分,享受呵护。可我没有选择这么做。我选择把它们摘了下来,把它们牢牢困死在这么一个贫弱的丝线圈子里。就像我那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如此不值一提而微不足道,更是绝望得不可原谅。

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更让我生气,是我自以为这样的一种审美表现也许能赢得晨露的心呢?还是实际上这策划居然差点儿真的成功了呢?

我颤抖着,银牙紧咬。我的蹄子不由自主地揉到了一起,几乎要把这金色的花冠揉成稀烂,捏成粉碎。可我没有这么做。毕竟,今天被毁灭的美丽之物已经够多的了。我把花冠放到茶几上,脱下了我的鞋子,摇摇晃晃地走到了床边,一头扑倒在床,瘫在了上面,连裙子都没脱。我实在是被寒冷和阴影折磨得太累了,太虚弱了。再一次,我不得不去梦想……幻想

着在那深沉而温暖的地方,晨露的幻影正在将我拥抱,将我抚摸,铭记我的名字,轻轻地对我呢喃,陪伴我度过今后每一个诅咒夜晚的铁窗生涯。

所有这一切都是……而且永远都是一个愿景,一个幻想,一个悲哀的囚徒脑中快乐的想象。我本来不该这么差劲的,我早就应该知道这种错觉是不能接受的——我竟然会以为能梦想成真。我本该更加敬重晨露,不该把他这么拖入我自己的磨难之中,他拥有生活,拥有未来——就像这地方其他的小马们一样。现在是我开始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刻了:我对周围那些生灵所做的一切,虽然效果很短暂无常,但依然非常真实,而且可能非常富有毁灭性。我在小马镇的任务是追踪一位音乐女神,可不是自己也去当什么音乐女神。

抓住生活中的黄金机会是一回事。按照心之所愿去主宰它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那心灵是如此虚弱,根本没有化梦想为现实的能力。

我闭上眼睛,四肢蜷缩在胸前。我所要做的就是接受它,最终拥抱它。我很孤独,我一直很孤独,我永远都很孤独。我的使命除了解开挽歌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了。我只需要重新下定决心就好。毕竟,孤魂野鬼还有什么更好的事儿可做的吗?

“最后一个!”身穿橙色工作服的小马叫道。这是第二天的清晨,他从小马镇北边废弃酒店残留下来的破烂棕色外壁下面走出来。“我已经把线给接好了!终于要搞定了?”

“你可以拿露娜公主的闪亮王冠打赌,可算是要搞定了!”仙果哼哼着,在银色的设备上调整着计时器。从破烂酒店的多个门窗里已经穿出了好几组电线,都汇聚到了仙果操作的装置里。“这玩意儿最好能管用!我想回去盖房子修农仓都快想死我了。我说真的,这拆墙的破活儿,镇长给的一点儿都不够!”

“我不知道呢,仙果。”雄驹笑嘻嘻地说道,扶了扶安全帽。“我总觉得吧,你天生就很会拆墙。”

“瞎说,你妈出门的时候才非得拆墙呢。”

“啊,哈,哈。”

“贫嘴也够了。其他伙计们有没有把外圈给设置好?”

“对,他们刚刚已经检查完整片场子了,已经检查完第四遍了。一百步之内没有任何小马。”

“好,咱们赶快把这事儿了了吧。”正在摆弄定时器的仙果停住了,扭头大喊道。“好啦,各位!三分钟倒计时!都听话,快点儿退到后面去!”如她所愿,围观群众在安全距离上挤成了一排,伸着脖子等着看热闹。他们对即将来临的精彩大爆炸充满了热情,都在欢呼雀跃。仙果最后看了她同事一眼。“准备好了吗?”

“好了。”他点了点头。

“那就……开工啦!”她拧动了一个开关。随着银色仪表的滴答声,计时器开始了爆炸的倒计时。两个建筑工没有浪费时间,他们扭头就向外面开始狂奔,一直跑出距离这家倒霉的酒店吼一嗓子才能听得见的位置上才敢放慢脚步。喘了口气之后,仙果和她的同事们在一小群兴奋的围观群众旁边停了下来。在这附近已经立了好几个橙色的大标志牌,都是在重复小马镇市政厅整个周末都在广播的警告信息。“不多嘛,这个庆典节目怎么样啊?”仙果问道。周围的很多小马都笑了起来。

这时候,我已经走过来了。实际上,这比我往常到小马镇的钟点还要晚了点儿。这不是意外,我非常希望别再碰上某位命中注定的雄驹了。让我如释重负的是,到处都看不见晨露的影子。我站在围观小马们之中,只觉得我的鞍包像是塞了一袋子砖头,压得我上不来气儿。我凝望着那座即将毁灭的酒店,目光就和我的叹息声一样沉重。这一周看来是埋葬回忆的完美墓地,只希望我不是镇上唯一操办葬礼的小马就好了。

“我总觉得……好像还差了点儿啥。”仙果说道。

“别说了,小仙。”她的一个同事抱怨道,“这会儿才扯这个可是根本不好玩。”

她笑了笑,在大家屏息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爆炸时,打破了紧张的沉默。“不,不是这样的。哦!我知道了:晨露没露面。这是咋回事?”

“干嘛?你那么盼着他能在旁边为你的大作惊叹?”一个同事说道。

“两分钟!”另一个同事报时。

仙果回答了头一只小马。“嗯,没准儿这才最好。他一直都是个感情用事的傻瓜。不知怎么的,我就是知道要是他看到这房子就这么倒了,那他肯定会……很伤心……”仙果的脸变得苍白,下巴也掉了下来。这表情对她而言还真不寻常。

“咦?”她的同事眯着眼睛看着她。“小仙,怎么了?”

“那……”她伸出蹄子指着,几乎上不来气儿地小声说道,“看在地狱

份上,那是谁……?”

大家齐刷刷地望了过去,我也伸长了脖子努力看得更清楚。等我一看清,只觉得心立刻沉了下去。

一只灰白色的小天马从高处飞了过来,他越过了那些标志牌和警告信息,直接降落在酒店前面。男孩子立刻开始四处翻找,寻找那些美丽的花朵,那些残留在即将毁灭的酒店窗台上的美丽花朵。他一朵一朵地开始采摘最鲜艳的花,那些花之所以留在那里,都是因为晨露没有收获它们……都是因为昨天某只独角兽跑来分了这位英俊园丁的心。

亲爱的塞拉斯蒂娅啊,不……

“小子!”一只小马大喊起来。他和其他几只小马冲向前去。“快离开那里-

“都停下!”仙果吼道,伸开蹄子把他们全都拦了回来。“谁也不能进去!那地方马上要爆炸了!”她自己向前迈了三步,深吸一口气,把蹄子拢在嘴边。“嘿!臭小子!赶紧从里面滚出来!炸药要爆炸啦!”

轰隆怎么可能会听不见?实际上,他惊叫一声——眼睛在恐慌之中睁得滚圆。他拍打着小翅膀,拼命地想要飞起来。然而,几乎是立刻,他又重重地摔到了地上,疼得浑身发抖。他试着再次起飞,然后又一次……又一次……他怎么也飞不起来。我们全都在心跳狂飙的恐惧之中眼睁睁地看着,对他的困境充满了疑惑。直到有谁突然恍然大悟……

“是杂草……”一只小马低声喃喃,“那孩子的后腿被杂草给缠住了!”

“救命啊!”轰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谁来救救我啊!我、我被缠住啦!”

“一、一分钟!”一个惊恐的同事结巴着报出时间。

“别急,坚持住!”向前猛冲的仙果挥着蹄子把其他小马赶了回去。“我来救你了,小子!呆在那里别乱动-”

“我去救他!”一个声音高喊道,已经离轰隆很近了。

我不知道我的心是不是该随着这声呼喊而振奋,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只看到他抛下的马车正翻倒在一排被踢起的草皮后面。用蹄子捂住了嘴,我转向了酒店的方向。

还没等我看到他,晨露已经冲到里面了。一个滑步停了下来,勇敢的园丁在小天马的脖子上安慰地搭上了一只蹄子,俯下身来,重重地一口,把

那些纠缠的杂草扯得粉碎。轰隆的腿自由了,他微微颤抖着,蹒跚地向前走去,踏过众多炸药的导火索。那些线缆像蠕虫一般,爬入了他们头顶上方的房子里。

“三十秒!”有谁的声音在尖叫。我几乎听不见,因为我正想要欢呼。可是,在我心中某处却能感觉到,命运那冰冷的呼吸依然停留在边缘的某处。

“快走!快走!”晨露在大叫,他气喘吁吁,头晕眼花。哦,拜托,千万别……!当轰隆撒开小蹄子飞快地跑在前面时,晨露就紧跟在后面……大概差了两秒钟的距离吧。连着喘了两口气,他的呼吸忽然中断了,紧接着他的身体瘫软了下去……

他倒地的声音惊动了轰隆,小天马转过身来。“哦天呐!”他尖叫着,没有再继续向安全地带迈步,而是一转身跑回雄驹身边,拼命地用蹄子拽着他的鬃毛,“先生,快起来!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

“塞拉斯蒂娅救救我们——阿晨!!!”仙果的喊声撕心裂肺。正当她要勇敢地冲出去之前,她条件反射地朝定时器方向瞥了一眼……结果只看到另一个身影抢先一步冲了出去,那速度快得把她蹭了个趔趄,重重摔倒在地,只能无助地凝视着这一切。

以疯狂的速度朝那两只小马奔去的是我。在冲刺中途我已经甩开了身上背负的马鞍包,沿途踢起了一路尘土和草皮,虽然呼吸急促,但我依然不顾一切地加快速度。当我刹住蹄子滑过轰隆和晨露身边,踩在地上牢牢站稳之际,我连帽衫的边缘都被冰冷的汗水湿透了。

“求求你,小姐!”泪流满面的轰隆呜咽着,哀求着。“你得帮我搬他-”来不及了。

“躲到我后面。”我说。

“可是-!”

“靠近我!越近越好!”我已经咬紧了牙关,愤怒地转身面向那所酒店,此刻,它随时都可能爆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鲜绿的光芒脉动着亮起,照亮了我们和即将降临的灾难之间这片十步远的空地。“唔唔唔唔……”随着我的低声嘶吼,小小的碧绿能量屏障终于在我头顶成型了。

就在我刚刚摆好暮光闪闪传授的防护力场之际,混乱也以雷霆万钧之势降临。炸药在房子的正中心爆炸了,在一片沸腾的砂浆和木屑云中,整座酒店轰然坍塌,紧接着又是几次爆炸,巨大的压力迫使建筑的基底都

在扭曲崩溃。在我们面前,是一片碎片和残骸的海啸,如天崩地裂般向我们砸来。

轰隆尖叫着,紧紧抓住晨露。

紧咬牙关,我俯下身体,把头向前倾去,用我的护盾正面迎接了席卷着碎片的冲击波。爆炸那纯粹的力量把我向后推去,我的四蹄下面都踩出了四条小小的峡谷了。剧烈的头痛,仿佛万千暴行同时降临在我头顶上。然而,我抵挡了大部分的破坏力,击穿了半透明的魔法保护伞的,只有零星的碎片而已。

远远旁观的小马们传来了惊恐的尖叫声。我挣扎着,硬撑着睁开疼痛不已的眼睛。在酒店内部的剧烈爆炸之下,这座老房子的外壳正在做最后的负隅顽抗。整栋墙壁都向前倾斜了下来,沉重而厚重的墙壁。我立刻就看到,两层楼高的完整木质镶板的阴影罩住了我的头顶。

当它砸下来的时候,我们三只小马下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字面意思上的陨石坑。我拼尽全力,把我全部的力量,连同我的灵魂都一起倾注到我的魔力灵脉之中,最后一次努力使用防护魔法。绿色的能量狂飙在我周围波动、狂舞。我的四腿在打晃,我的肌肉在颤抖。我能听见轰隆在鸣咽,还有晨露轻轻的呼吸声……

在某个温暖的地方,在朦胧的时间深处,一个病弱的男孩子正从床上爬起来。他仰望着窗外的日出,虔诚而欣喜若狂。窗外,一双金色的眼睛也在凝视着他,充满了爱,充满了渴望,苦苦地克制着自己拥抱他的欲望。

“唔唔唔唔唔唔……!!!”我怒气如沸,挺着身体,几乎顶到了护盾的边缘,整个世界在我眼中都燃起了明亮的绿色光芒。我的角在疯狂地震动,感觉好像马上就要断了,但是我的意志力已经超越了痛苦,把一股强有力的念动魔法直接注入防护力场中。“喔啊啊啊啊啊啊——!!!”随着我的咆哮,碧绿的穹顶像导弹一样射了出去,划过房子的外壁,仿佛劈开大海一样,直接把它一分为二。在坠落的轰然巨响之中,裂成两半的墙壁毫无损伤地砸到了我们两边。

下一样坠落在地的东西是我,喘着粗气,瘫倒在身下破碎的地面上。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英雄壮举持续了有五秒钟的时间。而当时我唯一关心的只有……

“呜……晨……晨露……”我拖着蹄子硬是撑了起来,一寸一寸地朝他爬了过去。

轰隆正发疯一样摇晃着他，一直在强忍着不大哭起来。“他不动了！他……他……”

“他没事，孩子。”我低声说道，困难地咽着唾沫。我坐倒在地，抬起了他的上半身，直到我把他柔软的头颅枕到了我的腿上。“我们没事。”我低声喃喃，声音扭曲了，我才意识到我正在笑个不停。“我们都没事。”我的声音很轻，很尖。

“可……可是……”轰隆抬头看着我，他的眼睛睁大了。

起初我还有点疑惑，直到我感觉有一股温暖的液体正从我脖子上滚落下来。伸出蹄子一摸，顿时疼得一哆嗦。我摸到了一道细长的伤口，就在我的左耳朵下面。我意识到，虽然我的护盾在千钧一发关头转危为安，但结果并不完美。我身上落下了好几处细小的划伤和淤青，轰隆和晨露也一样，身上足足伤了十几处，不过基本上都没什么大碍。

不过，当仙果和其他几只小马气喘吁吁地狂奔而来之际，他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鲜血淋漓的惨状。

“天哪，你们都没事吧？”

“真、真是太厉害了！”

“你看到她刚刚干了什么吗？”

“赞美塞拉斯蒂娅！真是好险啊！”

“他……他……”我如鲠在喉，忽然意识到自己喘得有多厉害。“我们……没事……我们只是……我们只需要……”

“你们先待着别动！”仙果吼道。我从没见过她这么恐惧。她碧绿的眼睛里只有昏迷不醒的晨露。“我们这就去找红心护士来！现在不要胡乱冒险！”

“我真的很抱歉！”轰隆呜咽着，泪眼朦胧地抽泣不已。“我不知道这房子的事！我一整天都在飞……而且……我不知道！哦拜托！拜托告诉我他没事！”

“以后再去担心那些有的没有的吧，小子。”仙果说道，“你会飞，对不对？”

“对了，”我冲那个男孩子扫了一眼。“你是这儿最快的！马上去找医生来帮他们！”

“好的！”轰隆打起精神，拍着翅膀飞走了。

“那……那你……？”仙果紧张地看着我。

“我没事,去找红心护士!”我朝她点点头。“我……我就先在这儿守着他。”

她急迫地点头。眨眼功夫,她和她同事们已经全都朝着镇中心疾奔而去了。

于是,这里只剩下了我,还有睡在我怀抱中的晨露。酒店的残骸安静地散落在我们周围,就好像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战斗。我的呼吸渐渐平缓,抱着他温暖的身体,我凝视着他,小心翼翼地检查着他的身体。那些细小的伤口和青肿在他完美无缺的身体上落下了无数的瑕疵。我看到他的左脸颊上有一处细微的伤口,轻轻地,我抬起一只蹄子,摸在他的脸上。

就在蹄子接触到他丝滑的毛皮之际,我只觉得内心的一切都冻住了。现在,事实真相才伴随着轰然雷鸣降临在我面前。我的心脏在胸膛中砰砰跳着,完美地应着他心跳的节拍。我已经开始明白,在我生命之中什么可以承受,什么无法承受。但是……我们俩到底这样到底算什么呢?挽歌对我而言,或许根本没什么神圣的使命。可是,像这样天使般圣洁美丽的时刻呢?

轻轻把他的鬃毛拨到一边,在正午的阳光下,那张金色的面孔就像一个熟睡的孩子。这么美丽,这么纯真的存在,怎么可以这么孤单。我的想法实在是太自私了。但是我并不在乎,我再也不去想那些了。

我低下头来,轻轻地把他往上抱,直到我们的额头最后接触到一起。今生今世,我从未感觉过这么温暖,就像是要融化了。我偎依着他,温柔地磨蹭着他。我的腿在颤抖,酸痛,但他就是我的锚,让我只想离他越近越好,直到我感觉到他温柔的气息吹拂在我的脸上。

于是我情感的堤坝就此决堤了。轻声的呜咽中,我抱着他哭泣。我的泪水流淌在他额头上,仿佛一条神圣的河流。他是这么温暖,这么脆弱,这么生机勃勃。真希望我也能这么活着啊。天使们之所以谨慎地降临到世间是有原因的。他们需要像这样极度幸福的时刻来提醒自己,什么是值得保护的,因为那往往是他们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不像是这一刻——一种无比火热的回忆,永远活在我枯萎的灵魂里。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记着,我就永远都不会崩溃。

当仙果、轰隆、还有其他小马们,当他们拉着红心护士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在他们关怀的呼唤中,在他们细心的照料中,在他们温柔的呵护中,晨露醒了。当他被包扎完毕,重回健康之时,他伸出一只蹄子,依次

轻轻拍了拍轰隆和仙果的肩膀。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有些茫然,他的耳朵和眼睛都在抽搐,追寻找着那突然失去的温暖。他抬起蹄子抹了一下额头,因为那秘密的洗礼留下的湿润而有些诧异。注视着前蹄上挥发的泪水,他抬头望着天空,就像一个孩子在金色的黎明中醒来。

第二天,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七弦琴就懒洋洋地摆在我身边。我没有去弹奏它,我甚至都没怎么呼吸。凝望着夏末温热的影子,我的胸口缓缓地起伏。昨天我从崩溃中恢复过来之后,我在身体上随便缠了几根绷带。没什么可自豪的,我一点儿胜利感都没有。一个无家可归的守护天使的未来也没什么可预言的。

蹄声绕过了拐角,仿佛轻声的雷鸣打破了午后的宁静。我用余光看到轰隆沿着小路默不作声地快步走着,样子很寂寞。他边走边叹气,每次都比前一次更深刻,更阴沉。很快,他那黯然的步伐就到达了山顶的一棵树下。然后他颓然软倒在树荫里,盯着他蹄子外面那层厚厚的泥巴。

最后,我朝他那边望去。先清了清嗓子,然后我开了口。“还有比一只在天上没头没脑乱飞的天马更糟糕的吗?”

“嗯?”他瞥了我一眼,然后一哆嗦。“哦。你好。”

“嗨。”

“你……你也要对我大喊大叫了?”他抱怨着,“大家都这样。”

“为什么?”

他无精打采地拨弄着周围的小草。“我昨天差点儿害死了一只小马。”

“真的?”我微微一笑,“你这模样可不像是个谋杀犯。”

“不,不是那样……”他呻吟着,“我干了些蠢事,为了救我,一只小马差点儿没了命。整栋房子差点儿没砸到我们头顶上,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活下来的。”

“可能我们这辈子之所以走运不是没原因的。”我轻叹一声,“也许命运是在告诉我们,在生活之中可不仅仅只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要学的多着呢。”

“怎么都好。”他脱口而出。“我哥哥这阵子禁止我自己飞行。我猜我也不能怨他。只是……”

“什么?”

“我想找些鲜花。从天上找的话要方便多了,至少能找到它们长得最好的地方。”

“为什么要找花?”我继续逼问。

“我……”他咬着嘴唇。“我不知道,真的。只是觉得应该找……”

“你喜欢花吗?”

“不,”轰隆哼了一声。“我才不呢。”

“那为什么-?”

“那无所谓,好吗?!”他沮丧地颤抖着,用蹄子捂住了脸,声音也随之沙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长叹一声,“我只知道我就是个怪家伙,就像我朋友们叫我的那样……”

我默默地盯着他,但随后我的耳朵哆嗦了一下。从远处的山坡上传来一阵旋律般的声音。一连串的欢笑声划过空中,其中一个尤其悦耳。我朝左边望去,正好看到有三个孩子正在跑过高高的草丛。扭头瞥了一眼轰隆,我深吸了一口气,眯起眼睛集中精神,昏暗的绿色光晕照亮了我身下的长凳。

“嘻嘻嘻!”小苹花的声音停住了。“哎呀,小璐!你要咱吧!你说真的吗?”

“嗯哼!”飞板璐点点头,咧着大嘴。她和另外两个孩子都穿着那标志性的童子军披风。“然后啊,他爬起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最好别再欺负空白屁屁了!否则下次我再揍你的时候,你就会跑到哪儿哭到哪儿!’”

“难怪他今天早上啥都不说呢!”甜贝儿表示,跟在她们后面穿过草地。“你是大家最不想惹的小马,飞板璐-”还没等她说完,一团绿光就把她的披风从肩膀上拽了下来。她惊叫一声,急忙转过身,只看到她的童子军披风在魔法的风中飘舞。“哦天,等我一下,伙计们!”

“啊!什么?又来了,甜贝儿?”飞板璐的声音呻吟着。

“你就该把那玩意儿系在你鬃毛上!”小苹花哼了一声。

“哈哈…真好玩…”甜贝儿气哼哼又气喘吁吁地追着那块失控的布片子。“我说真的!等等我!”它飘来飘去,最后停在了公园小路旁边的一棵树下。她追上了那东西,把它高高举在蹄子上,活像某位愤怒的时尚教主一样低声咆哮。“唔唔唔唔唔唔!这蠢布片子!真希望我能找点什么东西好好教训教训-”说到这里,她僵住了,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

轰隆也同样意识到了。他惊叫一声跳了起来,缩到了树后面,好像有

谁正在用长矛顶着他。

甜贝儿只是眨着眼睛望着他,他也茫然地望回去。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她咬着下嘴唇,往后退了几步。

轰隆左右为难,浑身发抖。他向前冲去……大概有两寸远,就在绝望的笑容中僵住了。“你、你好啊。”

“唔……”甜贝儿把半张脸都藏到了松脱的披风后面。“你好……”

“你……”他从牙缝里挤出短短的声音来。“你好美-呃……呃……我是说,你的声音。你真有一副金嗓子。”他咽着唾沫,“那……我,我听到了来着。你……你唱的真好听,我觉得……真酷。”

甜贝儿的视线都垂到草坪上了,她用蹄子轻轻踢着土。

“你在跟你朋友们做什么吗?”轰隆用蹄子在自己后脑勺光滑的鬃毛上一个劲儿地揉。“因为我觉得你们仨总是一块儿……呃……去大冒险还有……嗯……给镇子里办事还有……等等等等的。有些小马可能觉得你们有点儿烦,可我觉得你们真的非常非常会帮忙……之类的。我绝对不是那种觉得你们有点儿烦的小马。我……唔唔唔……我都不知道我干嘛要说这些了……”

甜贝儿忽然一哆嗦,然后抖得更厉害了。

轰隆眯着眼睛看着她。“你……你还好吗-”

紧接着,甜贝儿一弯腰,在他们之间的草地上吐了一地。

“哇!我的天!”轰隆吓得往后一蹦。

“呃噢……呕……”甜贝儿一屁股坐了下来,用前蹄擦着她的脸。她哭丧的小脸红得都发紫了。“哦天呐!我……唔唔唔……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这个……我、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咳嗽了几声,喘了几口气,紧紧把披风抱在怀里。“求求你,请不要觉得我很恶心!”

“那……”轰隆睁大了眼睛眨巴着,“那可……”

甜贝儿哆嗦了。

“那……”轰隆眉开眼笑,“……真是帅呆啦!”他的翅膀兴奋地拍打着,整个身体都凑了上来。“我从来没见过小马能像这样呕吐呢!”

她立刻笑了,“真的吗?你是……呃……说真的?”

“是啊!我敢打赌,连我哥哥都会刮目相看呢!”

“小苹花说这是因为我总是吞苍蝇。”

“真的吗?”轰隆朝她蹦了过去,“要找些更大的虫子吗?”

“唔……”她咬着嘴唇,再次藏到了披风后面。“还、还是算了。”

“哦。”轰隆马上萎了下去。“呃哈哈……当然你不会……”

“可……可……可是我们童子军正要去抓松鼠呢!”甜贝儿说道,当她看到轰隆的空白屁屁时顿时精神起来了。“要和我们一块儿来吗?!”她笑了,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说不定我们能帮你找到你的特别天赋呢!”

“嘿,好啊!”轰隆开心地叫道。“真是太巧啦!我也在寻找我的特别天赋呢!”

“哦,那你还等什么呢?”甜贝儿咯咯笑着示意他一块儿来。“快来吧-哇啊!”她忘了自己的披风还拿在蹄子上,结果不小心绊了一跤。

“嘻嘻嘻……咳咳。来,我来帮你吧。”轰隆走了过来,用非常礼貌的动作把披风系在甜贝儿的背上。

她一直站着不动,脸蛋上挂着可爱的红晕。等他系好了之后,才甜甜地向他笑了。“谢谢。”

“不用客气。”

“我们该找我姐姐帮你也做一件!”

“嗯……”他害羞地笑了,“我穿它可没你那么好看。”

“怎么都好。松鼠在等着呢,我们走吧!”

“嘻嘻!好啊!”

两个小家伙一路跑上小山丘,加入了在那里等待的小苹花和飞板璐。我一直在旁观,像只老鼠一样默不作声。我不想打扰这一刻,更不想打破今天以来我心中第一次温暖的脉动。

“哎呀……真是甜蜜得好像啥事都没有过似的。”

我扭头朝身边瞥了一眼。

仙果正顺着路走了过来,没穿工作服,没戴安全帽。那身露出来的毛皮和雪白的鬃毛真是值得一看的景色。我都在猜她是不是故意把这样的美丽和优雅给藏起来了。她一开口,我就立刻认出了那个粗鲁豪爽的建筑工。

“这个小镇里的家伙们为了昨天的事,对那个小淘气真有点太过分了。”

“你得提醒提醒我。”我淡然地说道,“昨天到底出了啥事?”

一想起来,她就打了个哆嗦。“一些蠢事,主要得怪我。所以我才会跟这孩子的哥哥来了一场非常过激的交谈。雷纹在这附近是一只挺受欢迎

的雄驹,可他脖子上那玩意儿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基本上一半都没用到。”

我不由得好笑。“你给我的感觉挺敏锐的。”

“我估计还不够敏锐呢。”仙果呻吟着,她无奈地坐了下来,用疲惫的蹄子揉着自己的鬃毛。“我本来该采取更多预防措施,好让拆除的时候大家都能远离那酒店的。我本来贴更多告示的,我本该把这消息传得更远更广的,告诉更多的天马的。我本来就不该用定时引爆的。”

“马后炮总是很容易,”我评价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對自己这么苛刻?大家不是都安全出来了吗,对吧?”

“勉强强,而且这甚至都不是我的功劳。”她抱怨着,“我发誓,这几个礼拜以来我一直都在犯晕呢。我想展示的工匠精神都见鬼去了!”

“让我猜猜?”我耸耸肩,“是大奔腾庆典搞得你心不在焉?”

“哈!说的跟真的似的!”她大笑了两声,又唉声叹气地萎了下去。“我倒希望这日子过得真能有那么白痴就好了。”

“如果让你分心的不是庆典,那又是什么?”我轻声笑着问。然后,我忽然醒悟了。随着倒吸凉气的声音,我脸上的笑容飞快地消失无踪,“…是谁?”

她咬着嘴唇,一脸的黯然。这表情我非常熟悉,那是我在一只英俊雄驹美丽的蓝眼睛里看到的倒影。“那都无所谓。我这又是扯闲又是瞎逛的,现在干啥都晚了。另外……哈,我天生就是个野丫头。他需要的是那种更温柔、更优雅的女生。”

我温和地注视着她,咽了口唾沫,开口说道:“小马想要的,通常都有了。据我所知,那些最努力去寻找的小马,往往直到最后,都会是最孤独的靈魂。”

“嗯,命反倒更糟了。”仙果低声喃喃道。

“对。”我缓慢而冷漠地点了点头。“没错。”

最后一次犯难之后,她叹了口气,仿佛把内疚感通通叹了出去。然后她勇敢地笑了。“好吧,纠结以前的错误也没啥意思。我明天还有座房子要盖呢,最好趁早去找我的伙计们开始做计划。祝你下午好了,女士。希望你不会再遇到哪个悲催的女生成天大声哼哼她们自己烦恼的那点儿破事儿。哈哈……”

我冲着她的背影挥了挥蹄子,“这……根本没什么可内疚的啊……”她离我已经太远,听不到我的话,我在原地冻得太僵,更没法让她听见。

“跟我说说看,心弦小姐。”瑞瑞说道。我们都在方糖小屋里,她隔着桌子和我遥遥相对,玫瑰色的蜡烛照亮了正在交谈的我们。“请容我冒昧,不过,你有没有经历过不可能的迷恋呢?”

从乐谱上抬头凝视着她,我微笑了。

“谁也不可能永远沉浸在不可能的迷恋之中,瑞瑞小姐。”我回答道。“不管在大奔腾庆典之前的你是什么样的小马,现在那只小马都已经永远消失了。不过,请扪心自问,你会想要那个为爱而狂的可爱傻丫头重新回来活在你身体里,继续主导你的生命吗?”

她眨了眨眼睛看着我,在傍晚的阴影下,她的微笑是那么明媚。“不。”她轻叹一声,平静地笑着摇了摇头。“我想我再也不会变成她了,而且对此我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我指了指漂浮在我力场中的羽毛笔。“回忆仍在。”

“回忆,心弦小姐?”

“它们实在是太美味了,难以完全割舍。前提是我们不记得它们是何等脆弱。”我凝视着环绕蜡烛的金色郁金香花冠,“幻想的存在之处,还有比我们内心深处更好的地方吗?不过,至于我们的心,它取决于我们何时为它做好准备,去迎接它们的诞生,或者破灭。不管我们的幻想有多么极端也好,我们都无法真正预见何时真爱将会降临,何时我们的饥渴能得到满足,何时能不那么形影相吊。”

她的微笑有点捉摸不定,但比她之前任何表情都更加真实。“我觉得,好像我自己已经都饥渴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了。”

我默默地点点头。“而且我们之中有些小马还得饥渴更久呢。”稍稍停顿了一下,我轻轻地用蹄子扫过花冠的花瓣,补充道:“有些小马,不是所有的。”

瑞瑞安静地把她的咖啡一饮而尽,站起身来。在离去之前,她走到我身边,把蹄子搭在了我肩上。

“可不要饥渴至死了哦,心弦小姐。你实在是太美了,不该对这个光辉的世界抱着如此淡漠的心。”

“我懂,瑞瑞小姐。”我平静地向她微笑。“毕竟,众生为爱而生。”

听到这句话,她的嘴角微微扬了起来。她留给我一个甜蜜的微笑,某种介于骄傲和忧伤之间的东西。一声悠然叹息,她昂首直出方糖小屋的大

门,融入了最后一缕曙光之中。

我孤独地留在座位上,与我的挽歌相伴。我瞥了一眼晨露的鲜花礼物。多美的东西啊,就因为恐惧未知,有多少美好之物就这么被深深隐藏起来了?我是小马镇唯一身受诅咒的灵魂,有点恐惧也是合理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像这样保持恐惧,乃是我身为天使的职责。

站起身来,我吹灭了玫瑰色的蜡烛,花冠轻快地悬挂在我的蹄中。

第二天早上,电锯和手提钻的噪音充斥着房子的木头框架,一片混乱的喧嚣。如果是以往的任何一天,仙果都能完全掌控全局。可现在,她不是被工具绊倒就是脑袋撞到梁子上。一直都火冒三丈,心浮气躁。她一直都揉着脑袋,就好像头疼得厉害。

“不……不……不!”她扯着嗓子吼个没完。“我都告诉过你们了!你们就没把蓝图看对!这该死的基础框架歪了差不多有二十度以上!照这个速度下去,等他们开始装窗户,那咱们就要好好听响了!”

“好吧,对不起,仙果!”另一个建筑工提高音量压过了噪音。“不是你让我们这么干的吗!”

“我还得告诉你多少遍——要是我脑筋秀逗了,那就提醒提醒我!”

“要是你今儿早上脑袋真那么疼的话,那没准儿你该戴个安全帽,像个聪明娃儿一样!”

“甭跟我扯犊子!”仙果又开始揉脑袋了,然后她叹了口气,最后喃喃抱怨起来。“不过他说的也对。我这是在干嘛呢?自杀么?”她恍惚地迈开蹄子,跌跌撞撞地走过一堆水泥,眯着眼睛朝着木头桌子走去。“我到底把那破玩意儿搁啥地方了?”她一边抱怨一边四处寻找她的安全帽,“我发誓我明明就把它给放在这儿了!是不是哪个魂淡给我乱动-”她忽然愣住了,下巴松松垮垮地掉了下来。

安全帽躺在一堆工具箱上面。更重要的是,它是倒着放的。最重要的是,它空空的中心堆满了丝绸般柔滑的金色郁金香——整个被编成了花冠。

她有点呆呆地凝视着它,不由自主地一屁股坐倒在地。每一次的心跳,都让她的脑袋在颤抖。伸出一只蹄子,她轻轻地摸过那柔软的花瓣。“为……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小娘娘腔会……”那声音再无半点粗鲁,她露出了温柔的微笑。“他不是……?”咬紧了嘴唇,她回头凝望着建筑工地的

方向。

“唔……嘿！仙果！”有个同事在雷霆般嘈杂的工地里叫道，“既然你在那边，帮我带卷尺过来好吗？”片刻后，他蹒跚地走了过来，抬头四顾，继续抱怨。“……仙果？”

仙果不见了，那些郁金香也不见了。

晨露在店面的苗床上种好了一排蒲公英。站起身来，他抹去额头上的汗水，欣赏了一番自己的成果。慢慢地，他转身向园艺马车上拿工具，但是正好碰上一只熟悉的橙色小马挡在路上。

稍稍吓了一跳，然后晨露才松了口气，轻声笑了起来，把蹄子按在了裹着绷带的胸前。“我的天，小仙！你是不是想每天一大早都让我躺下一回啊？”他拖着蹄子从她身边经过，在装满了花草和工具的小车里翻找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啦？我还以为你这个月在小镇另一边干活儿呢。”

她只是在后面盯着他。片刻后，她才勇敢地吸了口气，低声说道。“你是不是想看我戴着它啊？是不是？”

“嗯……”晨露抬起头来，向着地平线方向眨着眼睛，然后扭头眯着眼睛看着她。“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她慢慢地掀开了安全帽，咬着嘴唇静了一阵子，好让他能看清里面的花冠。

“哇哦，这些……”他眯着眼睛观察了一番。“这花都好几天了，还这么新鲜！”

“只有一只小马能种出这么久都不谢的花，晨露。”她说道，“就是你。”

“好吧，我想没错，可……”说到一半，他停了下来。疑惑不解。那视线太迷惑了，找不到内疚之情。

无论如何，她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了真相。“这……这不是你送来的，对吧？”

慢慢地，他慢慢地摇了摇头。“不，小仙。我……我很抱歉，可是这不是我送的。为……我是说，你怎么会觉得-”

“哈哈……”她的叹息声十分尖锐。她望着安全帽和里面的宝藏，笑得十分凄凉。“我知道，这太傻了。”

“不！我是说……这……这其实不像你想的那么傻-”

“当然就是这么傻,阿晨。一直都是这么傻。”

“小仙?”他如鲠在喉,担心地望着她。“我……我不明白……”

“你当然明白了。你只是在装傻,跟我一样,我也在装傻。”她用蹄子拂过自己的鬃毛,向街对面破烂的酒店废墟望去,那目光是如此脆弱。从她唇间吐出一声长叹,“别以为我没见着你那表情,阿晨。”

“什、什么表情,小仙?”

“你瞅着焦糖仔和风儿时候的表情,还有瞅着雷纹和盛绽时候也一样,还有,我想……不,我知道……”轻声的叹息间,她哽咽了,只是凝视着他。“还有你瞅着我的时候,也是那表情。”

晨露没有说什么。他只是垂下头,将自己的蹄子挖进松散的土壤中。

“对,对!”她笑得非常凄凉,终于坐倒在地,一直把安全帽抱在胸前。“我一直都对你不是发牢骚就是取笑什么的,这真是傻透了。我们俩都知道,我们俩都清楚,这不过是为了掩盖一些蠢事儿而已。”

“这事儿才不蠢,小仙-”

“别再瞎说什么好听的来安慰我!”一时间,她怒目而视,但一转眼,那怒容又融化在哀伤的一瞥之中。她低下了头。“为什么,为什么总感觉你一直都在寻找,而我就一直都在等待,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过得越来越快,最后,我们俩都会孤独到老?”

“我们……我们并不孤单,小仙-”

“我们就是这么孤单,阿晨,我们孤单,而且……而且……”她颤抖了一下,泪光闪烁,然后她叹了口气。“我昨天差点儿就失去了你。只差一点儿就失去了你……我简直吓坏了,简直是吓得魂儿都飞了,因为我还以为我就要失去你了,而且我和你甚至都还没开始呢!我……对不起……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

“拜托,”晨露温和地注视着她,“不用抱歉,昨天拆房子的事儿谁的错也不是-”

“阿晨,你个大白痴!”她大笑不止,却又痛哭失声。“我说对不起才不是为了这事儿!你心里明白!”她伸出蹄子,大胆地摸着他的脸。“我开始明白了,我早该做点儿什么的。像你这样害怕顺应自己心意的温柔小伙子,我早就该做点儿什么了!”

晨露抬起了他的蹄子,非常犹豫,但终于抓住了她的前蹄。他并没有推开它,只是把它放到了自己脸上,叹了口气。最后,他开口了,声音是那么

忧郁。“我之所以害怕是有原因的,小仙。你知道我这辈子一直都想做什么。”他的音调阴阳顿挫,带着一种他永远都抹不掉的磁性。“你也明白照这样下去,我不得不与之拼搏的情况下,我永远都不可能做到的。”

“阿晨-”

“你比我更坚强,更自信,小仙。”他痛苦地看着她。“我……我永远都无法给你安全。我永远都无法像我期望的那样去保护你……”

一滴眼泪从她的脸上滚落下来,她笑了,轻轻爱抚着他的脸颊。“你比你想的还能保护我,你个傻蛋,相信我吧。”她的胸口在起伏,笑得愈加灿烂。“你真的可以……”

这似乎打破了他内心的某种东西。他松了长长的一口气,就好像被什么比他的回忆更加金光灿烂的东西释放了。低头看着那安全帽,他用两只蹄子轻轻地捧起里面的郁金香花冠,认真地端详着。没浪费太多时间,晨露非常温和地抬起了它,举向仙果的头顶。

她向前垂下头来,等花冠戴好,像个孩子一样咯咯笑出了声。“嗯……”她抽着鼻子,在他的目光之下局促不安。“我……我觉得它、它和我的眼睛不太衬呢。”

“不。”他慢慢地摇了摇头,然后微笑了。“但它很衬你的笑脸。”

她泣出另一声轻笑,用前腿抹了抹眼睛。“嗯……这就算是开始吧,嗯?”

晨露再一次摇了摇头。“这才是。”他说道,然后凑到她耳畔,温柔地磨蹭着她。

她回应了那温存,然后不顾一切地抓住了他,把脸埋进了他的肩膀里。他也同样回应了她。两只小马就这样在小马镇的正中心激情相拥,化为了他们周围这片美丽彩色画布的一部分。

我就站在附近的店面之外,静静地欣赏着这生机勃勃的艺术作品。毕竟,站得这么远,最多也就只能看着了。重新体验着我马鞍包之中七弦琴的重量,我转过身来,向着小镇更加冰冷的区域进发。挽歌第八乐章在我脑海中回响,伴随着一股灼热的思绪。

我忍不住在想的是……一位真正的守护天使,她的光辉并不在于她持有什么,而是在于她舍弃了什么。

那整个下午,我心中就只有这个想法,都到了我不得不把它写下来的

地步了。所以我才会在这里,把它记下来,写在日记里。挽歌在呼唤我了。我知道什么时候最好别拒绝它轻柔的拥抱,不管这拥抱是多么寒冷或者多么苍白。我必须搞清楚它的名字,它的目的,它在交响乐中的位置。除此之外,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毕竟,还有什么能阻拦我的呢?

这本日记就到此为止了。至少在完成第八乐章之前,我会全力以赴地投身入我剩下的唯一使命,那宛若巍峨的黑暗灯塔般永远等待在我前方的重大时刻。如果没有更多的挽歌需要解开的话,那么这意味着,等待我的命运不是被冻死,就是被拖入前所未有的诅咒深度。

我有一点可以保证——绝对肯定的一点——当我逝去之后,只有唯一的孤魂会负起哀悼我的责任。同时也正是她再也不会害怕做出如此宣言。

和她一样真实的你,
——天琴心弦

也许我能从这恐怖的诅咒中逃出生天,也许不能。有时候,最重要的是,我只希望有谁能够爱我罢了。

I X：苍穹

亲爱的日记本,

我们在害怕什么呢?我们每晚为什么会发抖呢?是什么迫使我们双眼圆睁,喘息如打击乐般沉重而急促,由此来确定我们究竟是已经死了,还是只是睡着了?

是什么赋予了阴影犀利的边缘?是什么让一扇黑暗的门口如此险恶而不祥?是什么让一处尘土飞扬的墙角充满了鬼影和低语?是什么让我们后颈毛发倒竖,浑身毛骨悚然?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世界,习惯了这个世界安全、温暖而宁静的世界。哪怕这神圣的领域发生了最小幅度的混乱,我们都会为之胆战心惊。那是惊恐的味道,从我们喉咙深处涌上来的苦涩胆汁。我们依恋着我们的挚爱,梦想着它们能够天长地久,就像我们希望自己的焦虑和恐惧都非常短暂一样。我们浑身颤抖,蜷缩在我们的家中,床上,泪水之中,思考着那些令我们恐惧的存在。

而我已经见识过了苍穹之间的大地。我们这点儿恐惧简直微不足道

。

我的名字是天琴心弦,两天之前,我成为了千年以来第一次成功演奏了这部该死的交响乐的小马,但是我却从寒冷的阴影之中回来了。现在,我孤身在此,回忆着亲眼见证的那些事物。到目前为止,我还活着。而且我有很多东西要写下来。

就像万物的起源一样,这也是从一首歌开始的。旋律萦绕在整个房间的每个角落,充满了刻骨铭心的悲伤。当音乐结束之际,我的七弦琴上依然回响着它最后的和弦。睁开眼睛,我看到暮光闪闪站在图书馆里,站在我的面前,泪水泫然欲滴。她张着嘴,麻木不仁。我的童年旧友,她结结巴巴地说道:

“‘暮光安魂曲’。”

由此,挽歌第八乐章有了名字。

“‘暮光安魂曲’?”我重复道。我把七弦琴放回我的鞍包里,端坐在她的对面,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这还真是个有意思的名字啊。”我调侃道,声音却那么机械。我才刚刚完成了对暮光闪闪的日常套路,把所有她该知道的都告诉了她,好让她帮我确定这曲子的名字。“你确定没把它跟别的什么给搞混了?”

“我……我很确定,”她低声说。耳朵垂得很低,贴着她的头。她的坐姿很萎顿,看起来就像一束枯萎的紫罗兰。她的视线环顾着房间里的阴影,肃穆地回忆着过去的往事。“这首曲子的名字,我是怎么也忘不掉的。当初塞拉斯蒂娅公主在历史课上第一次把它教给了我,我还记得……我马上就入了迷。那时候我还是个年幼的孩子,而且对于‘暮光’这个词儿,我想我因为感兴趣,阅读的材料实在是太多了一点。这是坎特拉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那到底有多重要呢,”我非常直接地提出了问题,“拜托,暮光,你能告诉我的任何信息对我而言都非常的有帮助。”

“有帮助?”她的嘴唇在颤抖。暮光抬起头来凝视着我,眼中充满了悲伤。“怎么可能对你会有帮助,天琴?如果你告诉我的一切都是真的,那-”

“拜托,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站起身来,朝她大步走去。“这首安魂曲……和露娜公主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我是在有一年的夏天,塞拉斯蒂娅公主离开去出席和龙族女

王的外交会议的时候,对它做了研究的。”她说道,“我听了这首曲子的录音,这真是我听过的一首最悲伤的歌曲了。此后不久,我向皇家图书馆的一些皇家档案管理员问了这首歌的事,结果我没得到多少答复,只知道……这首歌是伴随着暗影降临而诞生的。”

“暗影降临?”我眯起了眼睛思考。每一位独角兽学者都知道内战之前那诗情画意的时代。即将暗地里变成梦魇之月的露娜公主已经深居不出了,这完全而意外的自我隔离对整个艾奎斯陲亚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谣言四起,各种关于天角兽女神已经创造出了某种恐怖的折磨之类的小道消息到处流传。哪怕是塞拉斯蒂娅公主本尊都很担心。而当露娜从自我流放中归来之际,一切都不一样了。梦魇之月吞噬了她的身心,随后而来的内战蹂躏了整个国度。我第一个想法却非常奇怪:在她这段如此暗无天日的生活之中,露娜是哪儿来的时间谱写安魂曲的?“档案管理员对记录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录者有什么了解吗?”最后我向暮光闪闪问道。

她慢慢地摇了摇头。“根本没法确定。众所周知,露娜在她被放逐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创作了很多音乐。但是,安魂曲并没有确定的作者。”

“可是,安魂曲的资料不就是存放在皇家档案馆或者月神档案馆的吗?”

暮光的表情很烦躁不安,身体微微颤抖着。

“暮光,”我叹了口气,“这很重要-”

“我、我不知道,好吗?!”暮光尖叫起来,她的声音变得嘶哑不堪。“我很想帮助你,天琴。我真的非常非常想帮你!可是……可是……我不知道。在大坎特拉日蚀之中,没有多少月神档案能幸存下来,好让我们得知暗影降临期间发生过什么。唯一记载了那个时代的记录就只有零星的文学古卷,这些书籍在过去的一千年里一直都保存在寻常百姓的家中。想找到所需要的东西简直太困难了。可……”她陷入了沉思,眼睛忽然一亮。

“什么?”我向前倾过身子,好奇地问道。

咽了口唾沫,她继续讲道:“我有些特殊的收藏品,就在小马镇的图书馆里面,是非常古老的艾奎斯陲亚文献。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用月咏语和古代小马语记载的,我甚至都读不出其中的一半。据我所知,大部分书籍都是内战前的独角兽占星师编写的简单年鉴,这些书很可能是被那些千年之前逃避战争的难民们带到小马镇来的。”

“这些书在哪里?”

“斯派克和我把它们保存在地下室,还有几本更古老的书也放在那里。借助附魔的水晶,我会定期对这些档案使用保护魔法。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坎特拉皇家学者就会用得上这些档案。”

“好吧,我想我最好去看一看。”

“天琴,我得跟你说……”暮光站了起来,和我四目相对。“这些书和露娜公主没有半点关系,不管是她的遗产也好,音乐作品也好,或者……或者……”她颤抖着,用蹄子揉着额头。“不管怎么样,这对你又有什么意义了?关于你那首……最新的挽歌,难道你不是已经把该知道的都知道了吗?”

“演奏挽歌从来都没那么简单,”我喃喃道,目光已经投向了通往图书馆黑暗地下室的木头门板。“如果我能找到关于它们的任何信息,不管是多模糊的也好,我都会接受。”

“你就一定要演奏不可吗,天琴?”暮光说道,“你这种说法听起来……它们真的很危险,而且……有种不祥之兆!”她吸了口气,然后满怀希望地微笑着。“我知道啦!让我和你一起演奏吧!我可以召唤一个防护魔法,强度是这镇子里任何独角兽能用出来的三倍!不管你的交响乐会有什么魔法效果,我都能为我们准备好-”

“这没得商量,暮光。挽歌是我来演奏的,也只有我才能演奏。另外,你的记忆也持续不到能帮助我的那个时候。”

“这……这简直……”暮光在颤抖。我见过这种反应太多次了,就好像一盘老旧的录音带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到破音的位置上。音调变得越来越暗淡,都到了老朋友脆弱的声音中每一处颤抖都能引得我耳朵哆嗦的地步了。“这……简直太不公平了。”

“我绝不会让诅咒的效果拖累我,暮光。”我说道,“我已经获得了一条线索,一个方向,自从梦魇之月的折磨降临到我身上起,这些曲子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无论如何,我正在把它们演奏出来。如果它们毁灭了我,那也无所谓。因为有时候,毁灭也是变化的一种极端实质。你不觉得吗?”

“不!”她大喊起来。

真不知道到底哪个更尴尬,是她的尖叫声这么刺耳呢,还是我完全没想到她的尖叫声这么刺耳。

“我不同意!”然后,她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她一把抓住了我的前蹄,用两只前蹄紧紧握着它。“你不需要什么都靠自己!你不需要只当一

个陌生来客!”

“可是……”我凝视着她,心跳得很快。我可真不习惯我们俩的会面变得这么戏剧化。这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可我一直都是靠自己的,暮光。在我能解开这些挽歌的神秘之前,这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

“但现在我知道了,天琴!”她的眸子里荡漾着紫罗兰色的涟漪。总觉得,就好像我想在里面飘着,但是却沉了下去。“你告诉了我很多很多,现在我已经全知道了!知道你一直都在这里,谁也不知道你的那些无私行为!我现在知道我们是童年的好朋友了!”

“暮光……”我轻轻地碰着她的蹄子,这是个很直率的姿势,就好像把我的前腿靠在一块木板上。“我之所以会告诉你那些我们被遗忘的过去,是因为我需要你相信我。你能想象,有一只奇怪的陌生独角兽跑到这里来,在毫无解释的情况下要求你帮她来识别这些挽歌会怎么样吗?”

很明显她现在不是考虑情况的状态。非常现实的时刻就这么在她眼前绽放了,而它随时可能在下一次寒潮的威胁之中凋零。“你怎么会以为这就是你来找我的唯一原因呢,天琴?你太可怜了!现在你是处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除了记忆留给你的之外,你还能找到别的朋友帮你吗?”

“好啦……”我摇头叹息。轻轻地拉了一下,我的前蹄开始从她的握持中滑了出来。“我能应付的来,我已经找到了力量-”

“友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天琴!”她大喊道,眼睛湿润了。“现在,我们已经重新成为朋友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我们要去找公主!有了塞拉斯蒂娅的帮助,我们可以召集所有艾奎斯陞亚最强大的魔法师,再-”

“那根本就没有用,暮光!”我脱口而出。声音比我想的要大多了。从她呆滞的眼中,我看到的是一只独角兽凝眉怒目的倒影。“暮光,对不起,可……我、我们,早就把能试的办法都试过了。我明白,你只是想尽力而为罢了。”

她的嘴唇在颤抖,终于潸然泪下。“我不想只是尽力而为!我不想再失去我的朋友了!”她眨了眨眼睛,脸色变得煞白。紧紧地握着我的前蹄不放,她扭过头去,望着放在图书馆远处桌子上那张熟悉的相框。两只年轻的小马站在照片里,笑着,偎依着。旁边还留出了第三只小马的空间。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了。

哦,塞拉斯蒂娅在上啊。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不一样。

“你……”她呜咽着,把我的蹄子捏得更紧了。“是你,一直都是你。”她转过来面向我,脸上的泪水开始无拘无束地奔流了。“我的生命之中好多东西都没有了,我的童年没有了音乐,我来到小马镇只感到孤单,没有谁爱我。而现在……月亮舞也一去不返了。”她抽泣着,被眼泪哽得几乎上不来气儿。“可、可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天琴。你……是你……是你被从我身边夺走了。”她咬着嘴唇,几乎是在尖叫。“你被夺走了,天琴。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去理解我心中一直感到缺失的那部分了,而你……你就只是这样……又、又要走了?可是为什么?!为什么非得这样不可?!这、这个诅咒!我实在是不明白……”

“暮光。”我努力把话说匀称。她的泪在我眼前流淌,但不知为什么,我却感觉不到它们。我勉强撑着笑脸,估计看起来像是一张稀里哗啦的哭丧脸。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整个下午我都没笑过一次呢。更糟糕的是,我都没力气对此感到内疚了。“拜托,冷静一点,真的。这……这样就好-”

“不!一点儿也不好!”暮光哭喊着,紧紧地抓住我的蹄子。此刻,她比任何小马都明白,我就要烟消云散了,就像在狂风中飞散的一堆树叶,每一片叶子都飘扬着她泪水的味道。“我才刚刚发现了这、这么宝贵而甜蜜的……可你告诉我,几分钟之内,一切就要消失了!这怎么可能好?!”

“我……我……”想说的话有千千万万,可是却一句也说不出。我再也没去考虑安魂曲了,因为我又发现了除安魂曲之外值得去创作挽歌哀悼的东西。但忽然之间,我意识到我根本没有力气去写出来。

于是我做了另一件最好的事,这件事是我大约花了十二个月和暮光闪闪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些谈话之后才能鼓起勇气去做的。只不过这次我把权利让了出去,转给了面前的她。我伸开前腿,把她抱在了怀中。真是……不可思议,在温暖的怀抱中,她的身体是那么瘦小,简直瘦小得可怕。

日复一日,我就像是瘟疫一样把这诅咒四处传播,而我根本无力阻止。作为一个被世界遗弃的贱民,本来不该这样行事。可我能找谁去抱怨呢?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也是唯一能一直做下去的事,唯一能对我周围徘徊的幽魂保存着些许意义的事,就只有简单地接触他们而已。

我只有道歉。“对不起,暮光……”我道歉……也只能道歉了。最后的遗言是最没价值的,这是为什么我喜欢独奏的另一个原因。“我……我真的……真的很对不起……”

“我……我、我不、不想你走……”她在我怀中呜咽,她在我怀中颤

抖,她泣不成声,被泪水呛得直打嗝,那是孩子纯真的哭泣。“我……我不想、不想你走,天琴……”她磨蹭着我的肩膀,泪水把我的帽衫都给浸湿了。“首先是月亮舞,现在又、又是你?我、我都不知道哪个更糟糕了……是失去了我的朋友们……还是……忘了她们为什么永远不会回来……”

我咬紧了牙关,这都是有原因的。那极寒的墙壁像海啸一样坍塌在我们身上。自从我受诅咒以来头一次,我几乎对此感激涕零。冰冷的洪峰呼啸而来,我闭上眼睛,任凭它淹没了我童年旧友的哭泣声。在图书馆里,当暮光闪闪轻柔地瘫软下来之际,我温柔地把她的身躯抱在了前腿里。

我感受着她的身躯在我怀中失去声息的那一刻。她的颤抖完全停止了,她的呜咽完全没有了。我知道,有些无价的珍宝从此永远消失了。

“呃……”她的声音呻吟着,两只眼睛晕晕乎乎地转着圈。她在我怀里摇晃着,抬起蹄子揉着额头。“啥……到底是……出什么事啦?”

“你……”我的声音很沙哑,有点气喘吁吁。我不得不清了清嗓子,把她抱成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又淡漠地和她对视。“你摔倒了。我……嗯……我接住了你。”

“真的?”暮光眨了眨眼睛,她的表情变得很尴尬,然后抬起蹄子摸着自己泪痕交错的脸颊。“这……?”

“你不记得了吗?”我勉强挤出了空洞的笑容。“书架顶上的百科全书掉下来砸在你头上了。你这一下子可真是撞得不轻啊,女士。”

“哦,天。”她笑了起来,翻了个白眼,把脸颊擦干。“你觉得我现在算是长大了吗?哈哈……要是云宝黛茜看见我摔了一跤就哭成这样的话,那我耳根子就再也别想清静了。”她咬着嘴唇瞅着我,“这个……就当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吧,呃……这位小姐……”

我张口欲答,但却哽住了。咽了口唾沫,然后我才说道:“我……我……我只是在这儿找本书看,不会呆太久的。”

“好吧,我的小龙助手斯派克肯定能帮上你的忙!”她说道,然后快乐地走开了。“我还有一封给公主的信要写呢!自从三天前的大奔腾庆典舞会之后我就一直在拖延,要是拖延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了。”

“我相信你会给她留下良好印象的。”

“嘻嘻。好吧,那我就尽量不让公主和你失望啦,小姐!”她的声音飘然远去,几乎听不见了。“哦,还有再次感谢你及时接住了我这个笨笨拉拉

的家伙！”

“拜托……”我低声喃喃着，凝望着一片阴暗。“就别提这个了……”

“我可得承认，”斯派克说道，他提着一盏发光的灯笼，领着我走下蜿蜒细长的台阶，步入了小马镇图书馆尘封的昏暗地下室。“这么久了，你还是头一只有胆量下到这个阴森森的鬼地方来的小马。”蔓延在我们周围的是树屋巨大的根须，在圆柱形地下室的底部，魔法水晶的光芒照亮了很多尘土飞扬的书架。“几乎没有谁专门跑来看这些古老的破烂垃圾堆。呃……拜托不要告诉暮光我这么说哦。也不知为啥，她就觉得这些烂糟糟的废品特别有价值。”

“越是容易被忘记的东西，就越是容易被当做是没有价值的。”我低声说道。没必要告诉他我以前就来过了这里——起码有五次了。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这地方除了盲目搜索之外还有更值得努力的价值了。“谢谢帮我带路，斯派克。不过你可以回去做你想做的事了。”

“你确定吗？”他皱起了眉头，把灯笼挂在地下室土墙生锈的钩子上。“要是我把你扔在这儿不管，那我还算是个非常优秀的研究助理吗？”

“那好吧，”我嘟囔着，然后指着书柜。“这些是按文学时期排序的吗？”

“对。从前经典到中世纪。”

“有没有什么书籍是暗影降临期间的？”

“哦，当然有了！”斯派克抓起一架摇摇晃晃的木头梯子，把它推到第三个书架的中间，跳上了梯子顶，在第四个书架上扫掉了几处蜘蛛网。“就是这里了。据暮光闪闪的标签——顺便一提，永远都别怀疑那只独角兽贴的标签——这六本书都是那个时代的。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堆谁也看不懂的失落语言写成的无聊天文年历。小姐，你确定这就是你要找的东西？”

“是的，斯派克。”我非常坦诚地说道，走过去从他那里把凳子接了过来。“实在是非常感谢你，不过从现在起就我自己来吧。”

“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他耸了耸肩，走向楼梯。“不过，如果你需要我，只需拉一下灯笼旁边的墙壁上的那根绳子。它是拴在图书馆一楼的铃铛上的。只要拉一下，我就会神速跑下来救你出去！”

“我会牢牢记住的。”

“当然啦。”顿了一下，他笑着指着我。“顺便说一句——”

“对,对,”我干巴巴地回答,拽了拽我帽衫灰色的袖子。“我知道,‘帽衫够帅的’。”

“嘿。好的,祝你研究顺利啦,女士。”

他蹒跚的脚步声顺着楼梯向上离去,门吱呀一声敞开了,稍稍顿了一下,又随着轻轻的砰的一声关上了。

他刚一走,我就崩溃了。我背靠着书柜软倒在地,脑袋耷拉在了凳子顶上。把脸埋进了我的前蹄里,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在灰暗寒冷的思绪之潮中颤抖。

暮光的身躯在我怀中瘫软下来的记忆,始终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刚刚她还嚎啕大哭得像狂风暴雨似的,下一瞬间她就静得像是一池死水。我居然让我们这次会面戏剧化到了这般地步,真是让我警醒啊。这肯定不是因为月亮舞走了,至少不全是。我本该更努力地安慰暮光的,更努力地安慰她,最大限度地减轻我带给她这些残酷真相的震惊和痛苦……

图书馆深深的地下室里,只有我沉重的呼吸声在回响。在这个阴沉寂寞的房间里,孤独地留在这里,留在阴影之中,真是一种奇怪的解脱。

我到底怎么了?我到底变成什么了?一两个月之前,我还能微笑,还能真心地笑出来。到底哪里变了样?为什么我感觉不到暮光的惊慌和恐惧,非得等到不管做什么都为时已晚?

无法否认:她忘记了我是谁,其实我很高兴。我真的很高兴诅咒横空飞来沉默了她,就好像针扎一样让她泄了气,只留下死灰之中的失忆症。

可我并不总是这么想。毕竟,我愿意去相信,在这十五个月里,我变成了一只更坚强的小马,一只充满了爱心的小马,一只能够鼓起勇气,面对逆境和悲伤依然泰然自若的独角兽。要是说有什么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肯定变得更坚强了。只不过,我担心,我可能是坚强过头了一点。力量是那么值得自豪的东西吗?哪怕这让我在努力解开诅咒的秘密同时,却对另一只小马的情感视而不见?

我有那么多愤愤不平的事情,我不得不忍受的,我不得不放弃的。我想归咎于挽歌,演奏它们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未知恐惧,以及我正在穿越的可能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冰冷道路,这种心烦的可能性。

但是不管怎么去分析也好,我都没有任何借口。我能去让谁相信,不管好坏,我都已经成长得更加强壮了呢?不管我对这个充满了祥和宁静生灵的小镇子犯下了何等罪行,施加了何等祝福,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谁能

对此加以判断吗？

坐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我比以往还要孤独。又是一天逝去了。再一次，我失去了一切，而我获得的只有一首歌的标题，这是对我而言唯一还有点意义的了。我打了个寒颤，把我的前腿紧紧抱在胸前。再一次，我又看到了挚友的眼睛，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深深的泪，比我曾经用来给这个世界洗礼的所有泪水加起来都要多，因为，至少她的泪还配得上那些归于遗忘的温暖。“暮光安魂曲”真是名副其实……

我找不到哭泣的力量。没错，我已经改变了。至于我到底变成了什么，我也懒得去找。我有一个更古老的谜题还得解决。如果说有什么让我感到自豪的事，那就是我练出了长时间集中精力潜心研究的能耐。

于是我站了起来，点亮我的角，用了个亮度不高的照明魔法。望着暗影降临时期的那六本大部头，我忽然意识到，我所谓的潜心研究技巧简直是一钱不值的废物。虽然斯派克正处在年少轻狂的时候，可是他的话其实没那么夸张。头一眼望去，这些散落着蜘蛛网的破烂书籍就一点儿内在价值都没有。再仔细看看，我所收集的都是些古老的信件，连我苦学多年的语言研究都没多少用武之地。再三细看，我在语法中看出了一些月咏语的语法踪迹，用词古怪，结构刁钻，光是看着都让我觉得脑袋发晕。第四眼看过过去，努力分析眼前那些古代小马语的倒装结构什么的，搞得我都快呕吐了。

“研究”花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都已经打算举白旗撤退了。绞尽脑汁带来的偏头痛简直难以忍受。比起我现在正在做的苦差事，我都快要觉得坐下来演奏挽歌也能算是在图书馆地下室的一种愉快的放松了。想到我其实为什么会来这里，我为这可悲的事实不由得叹了口气。其实我只是在拖延最终无可避免的事情罢了。暮光，在她纯真的心灵和乐于相助的天性之下，为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最后一块拼图——不过，我其实也可以根本不需要它。挽歌第八乐章早就已经在我脑海中构建得够好了，给它起名字其实是没必要的。我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事实：访问图书馆其实只是懦弱的行为。这种看似前进的做法其实是在开倒车。我只能回家，面对寒夜，然后像是奏响小夜曲一样，把我自己投入那永远隐约可见的黑暗地平线。

就在我下定决心打算起身滚蛋的那一瞬间，我突然僵住了。眯起眼睛盯着那六本厚书，其中一本忽然变得格外显眼。照明魔法的光芒以一种奇

怪的脉动捕捉到了某种联系。一直以来,我始终都在努力寻找关键字,好让我了解到书籍和露娜公主的遗产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但我从没想过过去寻找特别的符号和印记,直到它就这么突然出现在我眼前。

其中的一本书——而且还是最薄的那本——在它的书脊上有几组重复的徽记。那徽记正是囚月之马,在棕色的纹理中蚀刻着黑色的线条。用了个轻轻的漂浮术,我把这本书举到了面前。翻过来一看,这封面对我而言,就像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那样毫无意义。上面的文字都是些古老的月咏语书写的……可能一千年前的小马能看懂吧,但是在我眼里就只是些胡言乱语。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暗暗咒骂自己没有古代喙灵顿独角兽家族的血统。不过,历史上凡是为露娜公主服务过的家族,都会尽一切努力抹除所有记录了他们这段见不得光关系的书籍和文案。跟梦魇之月和艾奎斯陞亚内战有关的东西只会给家族荣耀抹黑,如果说历史已经证明了什么,那就是最深的伤痕都是被隐藏在未来的视线之外的。

但是,面前漂浮在我悬浮力场里的这本书又是什么呢?这来自大分裂时代的遗物对我即将演奏的安魂曲有什么意义吗?我翻开了书页,结果只是长叹一声。古旧的棕黄色书页上覆盖着同样含混晦涩的文字,最重要的是,很多页面都是空白的。我开始理解为什么这些书籍都被闲置在鲜有小马问津的地下室深处了。只有如天角兽那样寿命漫长到足以从混沌中看出内涵来的生灵才能有效地阅读它们。

然而,我也知道自己的处境和地位。我一直在沿着一位不朽神灵留下的音乐小径追寻不已,驻足不前对此没有任何帮助。想要因为对暮光的困境如此无动于衷而惩罚自己,这个可能已经太晚了。不过还有点儿时间来祛除我内心的懦弱和恐惧。我轻轻地把书本平放在背上,把灯笼从墙上飘了起来,快步走向通往图书馆一层的台阶。

几分钟之后,我已经走在了通往小马镇北方的街道上,刻意放慢脚步消磨时间。夕阳看上去无比辉煌,仿佛为整个大地都撒下了一片赤红的光芒,照亮了初秋的每一棵树。房子的阴影在地上玩去,我看到一柱深邃的红光从我身下向北延伸,就像一条专门刻画出来的道路,通往我家的方向,通往黑暗的命运。

于是,我走得很慢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粘稠的蜂蜜里划桨。我呼吸着即将来临的秋天的清新空气,欣赏着周围的美景,还有正在这美景之

中交流的生灵们。

小马镇是一个小村镇,它的居民总数大约只有一千五百出头。在我有幸和这些生灵互相联系的十七个月里,我记住了将近一半居民的名字。当你只能用这种嗜好来避免自己发疯的时候,这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成就。

我继续漫步穿过小镇,沐浴着夕阳的光辉——说不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夕阳也不一定——我不由得有些疑惑……为什么我在过去这一年半的时间里要花费那么大精力来做这么勤奋的观察。如果我是在马哈顿市中心被诅咒,那我的情况会有什么不同吗?或者是吠城?或者是马尔的摩?不管我身边是几百只小马围着我,还是几千只小马围着我,这都没什么差别。

因为我是一个独行者,从开始到结束,只有我自己的世界陪伴着我:我的呼吸,我的声音,我的歌。我唯一期待的永久性讨论,只是和我自己的交谈机会。注定会阅读这些日记的小马,也正是那只用双眼引导着寂寞的羽毛笔划过这些纸片的小马。

夕阳明亮而灼热,但是当我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只能看到它垂死的色调。每一只小马都投下了长长的、忧郁的黑影。每一个生灵都是容器,里面隐藏着我永远无法问津的幸福秘密。因为随着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日子,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寒冷面纱都变得越来越坚实。如果我伸长脖子侧耳倾听,还能听到他们幽灵般的絮语。飞板璐正和乳白吵架,而且吵得很凶。小呆不小心撞到了一只雄驹,正在拼命地向那只大发雷霆的雄驹道歉。瑞瑞正在和小蝶又是抱怨又是呻吟,话题是关于时尚界的某些糟糕透顶的风格变化什么的。然后,远远的,我听到了仙果正在说说笑笑,对象是……

我深吸了一口气,充满耳朵的只有我自己身体颤抖的声音。穿过了另一波寒潮,我默默地离开了那些小马们,离开了那些陌客,离开了小马镇生机勃勃的色彩。一路穿过树林,我走向了我的小屋,走向了黑暗。当生命之中的每一处阴影,每一处形状,每一处神韵对我而言都变成了剧毒的时候,我完全无法去把握那些奇幻的时刻。有趣的是,我并没有感到厌恶。我坠落进去的所在之地虽然深邃,但却平静而自然,就像穿上了剪裁完美的精良马鞍。

不管我对没能应付好暮光的悲伤有多内疚,现在这种心情都消失了。因为我很高兴她不会陪伴我。她啜泣的身体融化在我怀抱中的感觉,已经变成了一种幸福的回忆。暮光不能跟我一同坠入深渊,这让我非常放心。

她无法分享我发现的那些生活之中黑暗的讽刺。

我不想让她知道,就像我开始知道的那样,很久以前,有一只年轻的独角兽站在某个村庄一座高楼的边缘。当那只雌驹听了一位勇敢的小伙子的话,从边缘退回来的时候,她很可能犯下了一个弥天大错。

毕竟,疯狂的幕布之外隐藏着真理,而把关于它的音乐写出来已经成为了我费力不讨好的任务。我再也无法展露笑颜,更无法开怀大笑。我直接跑回家,把这个垂死的日子关在厚厚的木门后面。

我坐在我的小床上,古书在我面前翻开。无法理解的语句成群结队地在我眼前涌动,仿佛众多褪色而消逝的星座。本来我应该花费行动之前最后几个小时来冥想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这也算是在冥想了。向着虚无之中凝视,正是我这趟即将展开的旅途的本质。在我心中还抱着一点侥幸心理,希望在暗影降临的档案记录中可以找到隐藏页面的什么内容,有助于我为即将来临的东西做好准备。不过一如既往,我心里其实明白得很。尽管如此,我还是默不作声地把月咏语的段落一段接一段地硬是啃了下来。只因为我恐惧着不得不永远合上这本书,继续进行夜晚肃穆仪式的那一刻。

默默地,我在心里数着日落的时间。头顶上的窗户越来越黯淡了。这个午后的某些东西已经开始苏醒,爬上了我的心头。周围的感觉比平常更加死寂,就好像四周的树林都陷入了沉睡,全都躺了下来,好让某种越来越高亢的东西逐渐唤醒它们,好在这个愚蠢而勇敢的独角兽身上释放出无法逾越的恐怖。夕阳透过窗户,投射进来三道深红色的光带,然后是两条,然后是一条。当黑暗最终降临之际,我的毛皮仿佛都被冻在了无形的冰冷坚钢上。命运之刻几乎从来不会用温柔的呢喃来宣布自己的来临。我把破旧的古书合上,从床上爬起来,整理好我要用的东西。七弦琴,乐谱,音石,灯笼。当我沉默地在小屋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它们纷纷加入了我,仿佛优美的舞蹈。

在这期间,无论我怎么努力去清空思绪,暮光的模样一直都在我脑海中徘徊不去。真不知道,如果这是我不得不演奏的最后一首挽歌,如果我所有的工作都大功告成,如果诅咒最终消失了,那到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么多的回忆一次性回来,她会原谅我把她像个用遗忘的傀儡线牵引的木偶一样摆弄了这么多次,只为了从她那里榨取出我需要的信息吗?当

我重获新生,为了自己的罪行而忏悔之时,她会原谅我害得她悲惨地消逝了这么多次吗?当我终于有幸能被记住,却终于因为散播诅咒而要面对审判和惩罚之际,她还会愿意成为我的朋友吗?

不管我这生活有多复杂也好,借口就只是借口。这道理我现在明白,以前也明白。我大步流星出了小屋,眨眼间就开了地窖的门。把门在背后关严,我直接走下楼梯。琥珀色的光影漩涡之中,地窖就在我面前等着我。我把灯笼在头顶上挂好,又把凳子滑到金属架子旁边,面前摆好了“暮光安魂曲”的乐谱,又端起了我的七弦琴。非常小心地,我把四颗早已重新附魔完毕的音石放在我座位周围平台的四角。

紧接着我做了之前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我走到地窖的一角,从那里取出了一捆长绳子,是我几天之前放在那里的。绳子末端是一根长长的铁钉。我把它用力钉进地窖的地面,又使劲扯了扯绳子,确保这临时的锚索稳固而牢靠。然后,借助灵巧的漂浮术,我把绳索的另一端捆在了我的左右腿上,就在蹄子上面一点的位置。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上一次演奏是什么结果。当我在演奏了“夜之悲歌”之后,不知过了多久才醒过来。结果不知怎么回事,我到了森林正中间,浑身湿透,赤身裸体,而且还冻得要死。虽然这防护措施看起来很不牢靠,但我只希望我的临时安全带能够有助于阻止我再被扔到那鬼地方去,不管把我扔过去的是谁也好,或者什么也好。

最后,我坐下来,凝视着面前由我谱写的长长乐谱。这一刻是冷得最刻骨的,我意识到我花了多少心血和时间才到达了这个地步,却又想起了我从小屋到了这里把自己推到悬崖边缘的速度是多么可怕。这是一个极度空虚的世界,想想看,一只小马孤独地完成了我经常会做的事,只有一只小马。她用一首被岁月刻意遗忘的歌曲,来刺穿深深的现实世界。再一次,我要演奏一首如此恶毒,如此无法预测的乐曲,它曾经将一位高尚的女神腐化成了恶魔,并且把整个艾奎斯隆亚都投入了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中。如果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由的代价竟是如此,我还会不会拨动我七弦琴的第一根琴弦呢?

然而,琴弦终究还是被我拨动了。一根,再一根。当我努力开始了“阴影序曲”之时,整个地窖的墙壁都像是水波纹一样迷幻地荡漾起来了。但是,我并没有退缩。我已经成长了,变成了一只更强壮的独角兽,更智慧的小马。我奋力拼搏,游过乐曲产生的偏执急流,从永恒的旋律中召唤魔力来缓冲我的注意力。当我开始了“余晖波莱罗舞曲”的时候,保护魔法

已经开始在我头顶成型了。在波莱罗舞曲遗留给我的力量和振奋之下,我从我的魔力灵脉中抽取出最纯粹的魔力,直到我的角顶终于出现了绿色的护盾圆顶。当“潮汐进行曲”开始之际,我的身心都非常平静,借着音乐产生的麻木感,我正好放松了下来,亲眼见证着那四颗音石就在我的防护力场外面闪烁着深绿色的光芒。

然后所有的光明都熄灭了。我呼吸平静,缓步走过“黑暗奏鸣曲”盲目的旋律。地窖里很冷,但还可以忍受。我的防护力场就像一个温暖的茧,就像覆盖着我渡过死亡之海航程的被子。当我的视力恢复,星之圆舞曲的活力开始充分发挥之际,我感觉比平常还要振奋。我的心在狂跳,但它却激发了我的斗志。我仿佛一支北极冰河之中的熊熊火炬,融化了周围的霜雪和寒冰。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比上一次半死不活地弹奏的时候要充实有力多了,一来是因为我心中充满了自豪和激动,二来是我意识到,照这个速度下去,我将会以全部力量和无比清醒的意志,势如破竹般突破最后的挽歌。在我演奏的最终屏障之前,再无可阻我去路之物。

我一鼓作气,就在这种状态之下直接突破了“月之挽歌”。我的角在振动,我的护盾在波荡,我只觉得自己仿佛正在冲锋陷阵。忽然之间,我回忆起了梦魇之月眼睛的样子。我就在站在小马镇正中,在她投下的阴影中颤抖。我们的目光相对了,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灵魂。凡俗之身,不朽之神。我们并不孤独。……我们并不孤独?亲爱的塞拉斯蒂娅啊,我是不是开始回忆起什么了?是这片烟云在我周围翻腾的结果吗?

我聚精会神地盯着,眼睛在抽搐。我没看到什么烟云,实际上,我连地窖的土墙都看不见了,可它们就在那里……只不过换了一层皮。土地消失了,一层融化的冰水突破了砂砾。周围响起了一片喧嚣,就像是生锈的铁链在永恒的坑洞中的无尽铿锵。就在我耳朵开始被这声音刺得发痛的时候,更加刺耳,更加黑暗的声音开始轰鸣,开始撕碎一切。

直到灯笼在我头顶上爆裂,我才惊觉自己正在演奏的是“夜之悲歌”,不过最重要的是,我还活着……无限恐惧,痛不欲生地活着。把我和活生生的恐惧隔开的护盾就像一块风雨中舞动的绿色篷布。低沉的嚎叫之中,梦魇之月的面容融化了,她的记忆被硬生生地从我灵魂之中撕了出来,像是一块腐烂的肉。取代了那恶魔的头盔出现的,是一双死气沉沉的眼睛。她的眼睛。

这时候,在足以把我肺里的空气全都挤出来的顿悟之中,我才明白了。

上一次把我弄晕过去的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谁。一颗接一颗,我周围的四颗音石纷纷爆开,碧绿的护盾也分崩离析。冰水和灰烬冲破了地窖的墙壁,我的身体只能随着铿锵的锁链发出的孤独节奏而摇曳。悲歌在最终的崩溃点下坍塌,我只觉得眼睛朝脑袋后面翻了过去。我召唤出所有的力量维持住我的护盾,并且最后一次做出了有知性的举动。我伸出蹄子,抓住了我的七弦琴,把那发光的乐器牢牢地抱在胸口。此刻,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毫无防备的幼儿——毫无知觉,毫无恐惧——向凳子前面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随着水花声,我的身体跌入了水里。现在我终于体会到死亡的感觉是多么冰冷了。刚张嘴喘气,立刻灌了一大口水,我止不住地咳嗽,拼命地紧闭着嘴,在霜冻的子宫里翻着筋斗。好冷,简直是太冷了,冷得我根本不敢睁眼,却又冻得根本闭不上眼皮。灌进我嘴里的液体,吐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冰渣。我挣扎着,猛地把头扎进水流之中,当我的视力恢复时,只看到了一片发光的绿色薄雾。在剧痛之中眨了一次眼,我惊恐地看到我的七弦琴就飘在身边,依然被我的漂浮术握持着,那乐器正朝着汹涌的河流那波荡的表面飘去。我不由得一声呜咽,紧紧追着我的七弦琴一同游动。我的肺已经快憋得爆炸了,每一次心跳,我的牙齿都在颤抖。我伸出两只麻木的蹄子,总算是在七弦琴突破水面的时候拽住了它。

紧接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我猛然间摔了下去。我尖叫着,吐出被冻成了粉末的胆汁,身体划过无限的黑暗空间。所有的一切都是雷一般的轰鸣。我从不知多高的地方摔落,又坠向不知什么地方,冰和雪的碎渣劈头盖脸地冲击着我。紧紧抓住我的七弦琴,我的眼睛疯狂地向四面八方张望。我看到……在黑暗的幽冥之中有什么在旋转。借助包围了我乐器的绿色光芒,我意识到那根栓在铁钉上的绳子另一端依然牢牢地绑在我后腿上。还没等有机会反应过来,这坠落之旅就结束了……我掉进了另一个湖泊里。

我的身体穿透了一层薄薄的冰面,冷得我几乎骨髓都冻住了。我正在

被席卷而行,被极地的洋流推动着,速度是如此之快,快得我鬃毛中散开的毛发都连根被拔掉了。我咬紧牙关,只害怕被这些诡异的液体呛得更厉害。当我在激流中踢腾着,身不由己地旋转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什么东西从我身边过去了……或者就是我从什么东西身边过去了。它们轮廓阴暗,互相连接,黑如死尸,巨大无朋。那是链条,巨大无比,长得不见首尾,古老得看不出年代。它们在我周围伸展,漂浮,四处环绕,弹跳。当我的视力渐渐消退之际,我大概数了有十多根这样的链条,它们旋转着,通向无尽的永恒。而此时,我又跌破了另一层冰面。

我喘息着,无助地侧着身体飞在空中。当我张大嘴喘气的时候,那痛苦的雪花和冰渣就纷纷烧灼着我的嘴和舌头。味道尝起来简直像是死灰。雷声再一次变得震耳欲聋,在我颤抖的视野当中,刺眼的闪电飞掠而过,化作无限大的网覆盖着无尽扩展的空间。在我和永恒之间,是成千上万条纵横交错的黑色链条,闪烁着,勾勒出破裂鸡蛋表面一样的复杂轮廓。这噩梦般的景色让我目不转睛,全神贯注,以至于我根本没准备好迎接来临的冲击。

我跌落的下一片水域是一片更加沉寂的池塘。掉进水里之后,我努力踢腾着后腿,飘到了水面上。我为了完成这几乎不可能的求生壮举,简直上气不接下气,拼命地踩水,努力抓住我的七弦琴。我的帽衫已经湿透了衣袖,整件衣服重得好像有一百万磅。湿漉漉的鬃毛紧贴在我脸上,我只能努力摇头把毛发从眼睛里甩开。雷声又响起来了,震得我一哆嗦,只觉得耳朵好像就要爆炸了。更多的闪电频繁地亮起,我抬起了头。

就在这时候,我看到它了。或者,至少是看到了那正在席卷着我的那致命庞然巨物的九牛一毫。整个世界没有了天空,也不见了大地。看不到地平线,看不到星星,没有一丝光芒,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只有无法预测的闪电那癫狂而混乱的闪光。现实已经化作了一系列黑曜石的形状,拴着最深邃最黑暗的金属打造的结构,上面锈迹斑斑——而且所有的一切都用无数长得看不见尽头的链条在铿锵声中链接到了一起。我注视着,眼睁睁地、目瞪口呆地见证着那些浩瀚的水幕疯狂地滚落在这些神秘的平台上。无边无际的浅海舞蹈一样席卷在这些穿了孔的广阔大陆上,仿佛一片片在某种可怕的意图之下汇聚起来的雨水。漂浮在空中的江河没有源头和终点,像是银丝一样在骨灰般雪白而无情的大雪之间荡漾起伏。

在我右侧的水体之中有一个黑色的轮廓,我朝它转了过去,看到那是一个平台,大概有小马镇中心广场的一半大。在我和那巨大固体碎块之间隔了两条湍急的河流,绝望之中,我用下巴夹住金色的七弦琴,重重地用后蹄朝我的监牢猛踹。顿时,我稳稳地朝水面浮了过去,那怪异的激流把我抛过了前后两条锐利的锁链。稍一疏忽,只要一眨眼,我的身体就会被撕成碎片。就在冲过去的刹那间,我抓住了一条生锈的锁链,咔咔响着冲向我余光的方向。

我向前方飞了出去,旋转着,正掉进下一条河里。去势不减,我像一块石头一样直接砸穿了它。随着一道闪电,我再次冲进了暴雪纷飞的空中。最后一条河是朝着反方向流动的。落水的冲击力让我不由得哼了一声,整个身体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雷鸣和喧嚣声随着水流而波荡。当我好不容易探出头来的时候,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自己到底会被扔到哪里去,直到我感觉到了那仿佛发自骨髓深处的剧痛。

“啊———!”

当我重重地摔落在平台上,又翻滚着停下来的时候,我忍不住大声惨叫起来。我在呜咽,可是根本听不见自己的声音。雷鸣声无处不在,震耳欲聋,让我脑袋都发蒙了。我试着坐起来,但我的蹄子却在生锈的振动金属表面打了滑。我的眼睛睁得滚圆,像是一只血淋淋的小鸟要从蛋里孵出来。雷电的线条狂乱地舞蹈,为我照亮了视野。可我根本不敢站起来,不然我可能会随时向前滑出去……或者向后,或者向上,向下,滑出去,跌落到冰霜的湮灭之中。

我颤抖着,翻过了身。泪水冻在了我的脸上。我把两只蹄子都抬起来摸着我的脸,好确保我的脑袋还连在身体上。冰冷的麻木感简直是压倒性的,我目光所及之处,只有冰雪,还有飞驰舞动的激流。

“全能的塞拉斯蒂娅啊……”隐约有个愚钝的声音在呜咽。“我这是在哪儿?”

回答我的只有轰鸣的雷声。黑暗而无限深远,也可能是一个有公共马车那么大的空心球体,那完美的回音效果把低沉的闷雷声在我脑袋上来回来去地反弹,共振,直到我确定自己彻底被震成齑粉。

“难道……”声音开始含糊不清了,听起来开始有些耳熟。我咽了口唾沫,低声喃喃。“难道……那寒冷……就是从这里来的吗?”

我不再怀疑,只是尖叫。还没等我叫出另一声,我就意识到在我周围

的黑暗增加了两倍,三倍。一直以来,除了闪电之外,在我周围只有另一个光源。我突然惊觉自己的蹄子里面空空的,哦,这下子可不妙,这下子可糟透了。慌忙转过身,我看到了我发光的七弦琴。那泛着绿色光芒的乐器正顺着平台上的冰霜滑落……马上就要掉出漆黑平台的边缘了。

“唔唔——不!”

我不顾一切地狂奔向它,跌跌撞撞地摔倒在地。捆在我左腿上的钉子像是脚镣一样拖在我身后。咬着牙关,我硬是爬了起来,一个飞扑,直接滑到了七弦琴后面。

乐器滑出了边缘之外,我扑在了它后面。拼命伸出颤抖的蹄子,我差点儿就没能抓住那东西。眼下的情况对我而言几乎没有半点儿帮助:我整个身体都挂在了生锈铁栏的盖子上面,危险地摇摇欲坠。可我却瞠目结舌,因为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无底深洞,中间纵横交错,交叉着很多的链条格栅。更重要的是,那些生锈的线缆的上面不是空的。它们……捆吊着很多轮廓模糊的东西,间隔长短不一。正是它们搞出了那些没完没了的铿锵声,不过这还不是全部。当闷雷声在头顶和蹄下蔓延之际,一些低沉的喧嚣声就从那些影子之间回应而来。

这让我有了新发现,我发现那雷鸣并不仅仅是一种可怕的神秘现象。在那深沉而混乱的轰鸣声中,其实还存在某种更深的,几乎难以辨识的音调在回响。我想,我可能一直都在听着某些永恒的乐曲,一首比死亡本身还要古老的歌,这首歌被放慢到了这样的音调之下,整个曲调的感觉就像是一片涌动的墓碑之海,巨大的墓碑在一块接一块地互相摩擦、碰撞。随着每一次震耳欲聋的共鸣——伴随着闪电那刺眼的闪烁——下面如森林般垂落的身躯之中就一同回应着,发出病态的合唱。

“天啊……”我气喘吁吁,舌头好像都打结了。我颤抖的眼睛眯了起来,“那……那些……都是小马?”

一股夹着风雪的暴雨朝我背后袭来,我扭头一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一条垂直的河流从天而降,坠落到平台上,像一团半透明的灰色烟雾一样横扫而过。再过不到十秒钟,它就要淹没我了。

我气喘吁吁地重新爬了起来,站到了平台的边缘。整堵水墙向我迎面逼来,里面席卷着大块的冰。我无处可退,我无路可逃。恐惧之中,我浑身颤抖着僵立在原地。脑海中一瞬间想到了许许多多。我想到了爸爸和妈妈,我想到了小马镇,我想到了……

暮光。

“暮光安魂曲……”

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是有原因的,就像我受诅咒也是有原因的一样。在这噩梦的中心,我没有答案,没有希望,没有光明。但是,我有一首歌要演奏。

面对着汹涌而来的激流,我思考着该如何选择,然后很快就把它们全都扔一边去了,因为我接下来要干一些非常冲动的荒唐行为。我向前俯下身体,低下脑袋,集中所有的精力,就在狂澜击中我的那一瞬间,我用出了防御魔法。

“唔——!!!”

我咬紧牙关,挣扎着鼓足力量,我的四蹄弯了下来,但我依然拼命地维持着防御力场,让那碧绿的圆顶保持稳定。冰水和雪块在我周围呼啸着舞蹈,不时还有些许水滴和寒冷的冰片冲破我的护盾,砸在我身上。在近乎窒息的剧痛之中,我咬牙在脑海中数着痛苦的秒数,勉强呼吸着我自己撑开的这片圆形空间里最后的几缕氧气。酸痛的眼睛向力场外面张望着,寻找着河流的尽头。按照它的流速,还剩三米我就安全了。我的肺在颤抖,心跳得像擂鼓。我几乎已经能嗅到另一边那寒冷的空气了……

耀眼的雷霆擦过了平台,轰雷仿佛低沉的嚎叫,震撼了我的世界。我的护盾瞬间粉碎,周围的冰水一下子就崩塌到了我身上,冰块冲击着我的身体。我的尖叫声听起来像是在漱口,混着气泡和溺水的恶心声响。我连同我的七弦琴一起翻滚着,撞破了涌动的激流表面,然后坠入了疯狂歌唱的无底深渊。

“啊啊啊啊啊啊——!”我放声惨叫,身不由己地在空中翻滚,包围着我整个视野的尽是锋利的链条织成的网。锈迹斑斑,锐利如刀,垂落着无数的蹄子。

我再一次陷入了模糊而眩晕的世界,然而另一股漂浮的河流在最后一关头救了我的命。这一次的水流非常强劲,卷着我冲向了什么漆黑而坚实的东西。我绝望地抱着一线希望,对着诸天神佛祈祷那是另一个平台,狼狈不堪地朝它游了过去。当我好不容易从水里挣脱出来的时候,水流都把我带过边缘之外了。

我一边尖叫着一边飞向一个坚硬的黑色圆柱体。一道姗姗来迟的闪电照亮了那生锈表面上雕刻的无数空洞。在坠落的失重之下,我把身体对

准了其中一个洞。

“嗷！”

我的着陆十分笨拙,我的七弦琴也是一样。当我慌里慌张地扳着洞口锋利的边缘时,我的乐器就滑进了洞穴内部,在里面的什么地方叮当响着停了下来。慌乱之中,我对七弦琴的漂浮术失效了,琴弦不再亮着绿色的光了。我在黑暗中荡来荡去,离坠入湮灭只有咫尺之遥。后蹄发疯一样又踢又踹了好一阵子,总算是牢牢地踩稳了。

一点一点地,我拖着酸痛的身体钻进了那洞穴里。花了几秒钟时间,我把那根矢志不渝地挂在我腿上的钉子也拽了进来。一进了洞里,顿时一片漆黑,足足花了好一阵子,我才适应过来。雷霆那低沉的轰鸣声在这里感觉更响亮了。我盲目地摸索着我的七弦琴,努力抢在被彻底震聋之前。我需要我的乐器,我需要去感受,我需要去看清……

好不容易,我总算是摸到了它。琴身那冰冷的金属触感对我而言基本上没什么安慰,因为新的感觉淹没了我。除了麻木感之外,我意识到,在这圆柱体的内部回荡的可不只是雷声。我酸痛的耳朵抽搐着,注意到了我周围传来的铿锵声,四面八方都有。

片刻间,我就坐在原地不动,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紧紧地把七弦琴抱在我湿透的连帽衫胸前。那铿锵声越来越激烈,以完美的节奏回应了雷鸣声。最后,我的心跳已经快要连成一片了。我把魔力集中在角上,对我的七弦琴使用了漂浮术。于是,细长的圆柱体内部点亮了病态的浅绿色光芒,周围本该是墙壁的位置上,尽是一张张的面孔。

“哇啊！”

我尖叫着,蜷缩在无数的尸身之中。他们是小马……至少,它们曾经是。它们的毛皮已经变成了坏疽一样光滑的惨白色。在本该是眼睛和嘴巴的位置上被封上了金属的桎梏,和那些把它们四肢束缚在圆筒壁上的链条同样漆黑,同样锈蚀。

我心惊胆战地把半张面孔遮挡在七弦琴之后,周围那些尸体的任何细微之处都分毫不差地映入了我抽搐的眼中。然后雷声再度响起,我才知道,它们基本上都不能算是尸体。不,它们什么都不是。它们抽搐着,蹒跚着,随着不和谐的节奏拉扯着桎梏的链条,发出刺耳的铿锵声。然后随着下一轮雷霆的爆发,以及再之后的爆发,它们不再响应那雷声了。因为我就在它们中间,带着生命的温暖气息,还有一柄发着光的七弦琴。它们回

应的对象换成了我。

一开始我还以为听到了金属之间互相摩擦的噪音,但是铁锈可不会呜咽,也不会尖叫。它们的呻吟声在嘈杂的旋风之中升起,而我就是那腐烂的漩涡中心。冰封的蹄子开始活动了,伸长,摸索,朝我抓了过来。然后不知是什么把它们的蹄子敲了回去,冲着它们尖叫,听起来很像是我的声音。

“唔唔唔……！啊！啊啊啊啊啊！”我暴跳起来,又是踢又是踹,把那些身体纷纷踢开。它们的呻吟声只是愈加热烈。它们在桎梏的锁链之下疯狂地挣扎着,弹跳着,试图扑上来拥抱我,拥抱我的七弦琴。四周响起了那些盲目的小马们的嚎叫声,还有在封住它们嘴巴的枷锁后面低沉的呜咽。我试着冲向我刚刚钻进来的那个洞口,但是身体的数量越来越多了,它们挡住了我的去路。

就在这时候,燃烧的恐惧被轰然而至的水声淹没了。整个区域都在震撼。我意识到又是一股飞驰而来的激流已经解决了当前的问题。那冰冷刺骨的潮水已经涌进了洞里,水面正在急速上升,淹过了那些诡异小马的蹄子,膝盖,肚子——我惊恐地意识到,不光是他们,我也要被淹没了。情急之中,我爬过簇拥的马群,四下张望,又抬头向上望去。空心的圆柱体拔地而起,一直往上延伸,大概有一百步左右的高度。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个出口,因为我看到了一道闪电从那里掠过。

这时候我不得不喘了几口气,因为冰冷的水面已经淹到了我的下巴。我又踢又打,努力抗争着水流和那些镣铐加身的小马们。顺着水势,我向上一蹬,飘在水面上喘着气,拍着水花。呻吟声一个接一个地沉到了水下,那些不幸的灵魂都被洪水吞没了。

然而我却突然浑身一震,我尖叫着,踢腾着,但我却不再上浮了。低头往下望去,透过上涨潮水折射的表面,几十只小马的身躯在随波摇曳,活像一桶溺水的毒蛇。在那蠕动而混乱的中心,拴在我蹄子上的铁钉被抓住了。

。

“呜……噗-不！呜…唔！”我大叫着,使出浑身的力气猛拽。捆在我左后腿上的绳子随着我的每一个动作而晃动,深深地勒进了我的肉里。水已经淹到了我的肩膀,我慌张地俯下身去,想要解开那只蹄子上的绳索,结果却迎上了无数朝我抓来的肢体。“呜唔-放开我！放-噗……放开我！放开！放-噗-咳咳咳！”我再也喊不出声来了,我再也没法呼吸了。所有的一

一切都化作了冰块,水流,还有尖叫声。那些箍着枷锁的面孔上下起伏,蜂拥而来。我的后腿抽搐着,扭动着。锁链像毒蛇一样扭曲蜿蜒,我的声音泛着溺水的气泡,水已经淹到了我的嗓子眼。在那些抓挠的肢体和呻吟声铸就的棺木之中,某处亮起了一道绿光。比我的七弦琴还要明亮,比太阳还要夺目。暮光已经停止了呜咽,软倒在我怀里。可我还没准备好去加入她。就在此刻,集中到了最大魔力的魔法发射了。我把我的角对准了下面,接连几次发射,中途伴随着蒸汽腾腾的爆炸。把几具身体炸到一边之后,绿色的光束终于把那绳子射成了两半。

我脱困了,漂浮起来,拼命向上划去,像子弹一样射出了水面。我追上了飙升的水面,好不容易喘上气来,正好赶上下一轮的尖叫,飞行,还有坠落。

雷电热情地迎接了随着水流喷出洞外的我,我落到了这细长瓶口顶部外面的另一个平台上。本来该变成我坟墓的洞口之中,喷发的冰水在我抽搐的身后消散,像一座恐怖的间歇泉。我哭泣着,像个婴儿一样一寸一寸地爬过我忽然抱住的生锈链条。

我向平台里面翻滚,紧紧抱着我的七弦琴,从头到尾都在颤抖。又是一声闷雷滚滚而过,然后传来了一阵由呻吟声组成的完美合唱回应了它。更重要的是,那合唱就是从我身边发出来的。

我的眼泪干涸的正是时候,让我抬头看清了和我躺在同一片平台上,如森林般密布的被束缚身躯。它们连蜷缩的姿势都和我一模一样。在这个尸身密布的铁锈墓地中间,我的呜咽声在霜冻的空中飘荡着。

“哦塞拉斯蒂娅……哦塞拉斯蒂娅……哦塞拉斯蒂娅……”

我闭上眼睛,然后再重新睁开。只希望能发现我还在我的小屋里,在森林里,在棺材里——只要不是这里就好,哪里都比这里强,只要是没有冰霜、雷鸣、还有这炼狱,那么哪里都比这地方强。

然而就在最深沉绝望的深渊之中,我的理性依然顽强地存活在某个地方。就是这顽强帮我忍耐着与健忘的生灵们继续交谈了足足一年多,努力在我涉足的世界中留下生存的印记与证明,就像在阳光炙烤的马路上想留下几滴永恒的雨点一样。

那些挽歌……

梦魇之月的乐曲……

这其实不是交响乐……

这是一道屏障……

这是一道封印……

它是用来封印……封印这个的……

可……这是什么？

以塞拉斯蒂娅之名,我到底在哪里？

那些小马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我的心跳忽然顿住了,因为不知什么时候,闪电和雷声都消失了。不,并没有消失。我周围的众多身躯依然在呻吟,依然在抽搐,依然在拉扯着生锈的锁链铿锵作响。我抬起头望去,只见之前纷乱狂舞的闪电正在有目的地地汇拢,合并,汇合成一束雷霆的光柱。在它凝聚之处,我忽然不想去看了。一种比生命起源更加古老的恐惧——甚至比远古洪荒的时间起点更早——在我的灵魂之中开始挣扎,并且透过我咽喉底部气喘吁吁的呜咽声释放出来。

我不假思索地翻身爬了起来,转身朝着远离那雷霆落点的方向发足狂奔。我把七弦琴叼在嘴里,蹦跳着穿过那些在枷锁中扭动的苦难之魂。感觉……就像是在逃避这种情感,已经逃避了很久,自从我有生以来就在逃避它,甚至是在前生,甚至是在所有存在之物都有了定义它们的名称之前。

我已经到达了平台的尽头,为什么我不就这么跳下去呢?我还是说不上来。我现在还能活着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只因为这值得。说不定让我转过身来的乃是命运本身。毕竟,我现在还在四蹄健全地行走。而当时,我周围所有的小马全都被囚禁在痛苦的黑暗之中。

可我并不勇敢。不,让我僵立在那里的,根本不是勇气。在我的处境之下,任何小马——哪怕是传说中的白胡子星璇那样强大而传奇的生灵——也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注视着那个正在起身的东西,那个正在降临的东西,那个正在以一种战栗的优雅活过来的东西。那个……简直让我想用七弦琴的锐角把自己眼睛给戳瞎的东西。那是全新的恐惧,全新的色彩,死亡中的死亡。我曾经与梦魇之月面对面,而且还活了下来,结果只不过是为了迎接这一刻,面对这个比她还要黑暗恐怖的存在,被这个比曾经吞噬了露娜的那些挽歌更可怖的深渊所主宰,而现在,它要来消化我了。

眼看着她现身,我意识到,现在我能用来保护自己的就只剩一首歌了。这是这世界的起点,也是赋予她力量的东西。雷声不见了,闪电已经成型,

化成了一张面孔,然后是细长的脖颈,紧接着是瘦削的身躯,筋骨如刀锋般单薄而锐利,她迈开细长得难以置信的四条腿,朝我踱了过来。

我脑子里此刻空空荡荡,仅剩的那些思维估计都变成平台顶上那些冷冻垃圾了。但是,有一个名字却从我脑海中浮现出来。

“暮光安魂曲。”

闪电也消失了,在它上面,黑暗凝聚成了昏暗而腐烂的肉体,她的肉体。她无比威严,她狰狞可怖。她是所有尖叫声的结束与开始,是我们沉入睡眠之际吐出的最后一口气,有朝一日还会把我们拖入死亡。

“暮光安魂曲。”

一首歌把我带到了这里。我只能希望另一首歌能带我回去。我把七弦琴举到了面前,当我开始演奏乐曲的前十个音符的时候,视线一直被牢牢地钉在她身上。安魂曲和我身边那些忽然混乱的呻吟声混在一起,几乎无法分辨。

那些被束缚的小马们已经分开了两边,他们向那个形象奉上了永恒的敬意和恐惧,就像海水一样在她的蹄前退避。那只天角兽离我只有四次腾跃的距离了,伴随着一阵彻骨的寒风,她的翅膀倏然展开。没有羽翼,只有苍白的骨骼,在那些翅骨之间,我看到了无数黑暗的真理深渊,每一次眨眼都朝我攒刺而来。

安魂曲已经在弹奏中途了,潮湿的水流从我额头上流淌下来,滴落在我的角上。那是汗呢?还是血呢?我根本不知道。她越来越近,每一步都让我仿佛五内俱焚。我感觉这个世界好像就要在我毛皮上炸开了,诞生出一个充满了痛苦和清醒的新宇宙,所有的一切都将在神圣的牺牲之下奉献给她。

而就在此时,她说话了。雷霆穿过那些骨灰般苍白的牙齿轰然而来,完美无瑕的鲜红眼眸闪着光,她俯下身来,用宛如万千丧钟齐奏的声音对我说道:

“唱吧。”

我正集中精神拼了命地演奏着安魂曲,还剩二十个和弦了,我简直上不来气儿。

“唱我的歌。”

还剩十个和弦。她离我是如此的接近,以至于我都能看到烧蚀在她苍白血肉之内的符文了。那是成千上万无法识别的姓名,她强健的四肢在下

面移动,仿佛天鹅绒的山脉。在她燃烧的鼻孔外面,我能闻到万物的终结。

“唱我的歌,化为虚无-”

在她神圣的话语回响在我耳中之前,我已经向后倒去,从平台边缘摔落,宛如燃烧的彗星般穿过了漫天的风雪……

……直到我降落在小马镇中间的一片草地上。此刻正是夜深之时,世界变得如此温暖。当我在棕色房子旁边像快干死的鱼一样颤抖和喘息时,星星和蟋蟀蜂拥而至。我的蹄子触碰着地面,牙齿在捉对打架。我意识到,有个可怜而低沉的哀嚎声,回响在我两边的墙壁和屋顶上。每一秒



钟,我都更加清醒,我在潮湿的水坑中挣扎着,终于意识到这呻吟声就是我自己发出来的。

我的咽喉中挣扎着,有无数痛苦而难以辨识的惨叫声在翻滚。我翻了个身,放下了七弦琴,紧紧握住了剧痛的角。除了四肢的麻木感之外,我依然

能感觉到那刀锋一样穿透了我每一根神经的冰冷波涛在咆哮激荡。每一次痛苦的悸动都在和我耳朵里异域的雷霆在共鸣。不管我怎么努力喘气也好,那噩梦之海都附在我的毛皮和连帽衫里无法干涸。我放声尖叫,只因为我想尖叫。我大声地啜泣,哭得上不来气儿,只为了测试一下我的肺还能不能管用。某种无形的东西正在慢慢升起,就像是河流一般的飞虫汹涌而来,在我背上尽情舞蹈,脚上尽是尖锐的碎玻璃。

一开始我没看到灯光,直到我旁边房子侧面的门开了。一连串凌乱的蹄声,有谁挡住了光芒,在我身上投下了细长的阴影。我浑身上下褴褛不堪,伤痕累累,简直是一团糟。然而那只小马并没有扑上来抓我,而是惊慌失措地大喊大叫着跑到了我身边。她一直喊个不停。“塞拉斯蒂娅保佑啊!你这是怎么啦?你还好吧?!”

我咬牙切齿地嘶吼着,浑身颤抖地离她而去。那感觉让我内心简直像是着了火。我真想原地爆炸,我真想当场呕吐。我的爆发是合情合理的,谁也不可能对此做好准备贸然接近我,我这是在试着拯救这个可怜的陌

生小马。我试着吐口水,打嗝,在黑暗之中干呕。

可那只小马没有放过我。她温和地伸出蹄子,摇了摇我的肩膀。“亲爱的,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个样子?是不是有谁伤害了你?!”

什么都无所谓了,那感觉正在烧灼曾经构成我咽喉的血肉。这世界之所以建立起来只不过是为我一次又一次地崩溃而已,而我们俩很不幸,只是被扔到中间的凡俗生灵。我紧紧地抓住了她的蹄子,几乎把我自己拽到了她前腿上。直到我们俩的距离接近到耳语的程度,我就开始无情地冲着她大喊大叫。

“第九首!还有第九首!这世界难道还不够残忍吗?!那该死的寒冷难道还不够吗?!”

“我……我……”在那愕然的面孔上,睁大了一双湛蓝的眼睛。“我……我不明白!什么第九首-”

“唔噢噢噢噢啊啊啊啊!!!”我重重地扑倒在地,咆哮着,暴怒着,用两只前蹄牢牢地抓住我疼痛的脑袋。那感觉,那心情,就在我头颅深处铿锵作响。“塞拉斯蒂娅啊,为什么?!为什么还有第九乐章?!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我痛苦的呻吟在草叶间闷响,虽然我颤抖不已,但还能感觉到一丝温暖,从我连帽衫的背后融化了寒冰透了进来。我意识到,虽然这只独角兽像个疯子似的又吼又叫,可她并没有离开我身边。她正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后背,温柔地在我耳畔轻声细语。我现在的这种情绪几乎都快要被打破了。虽然我的脑袋依然在悸动不已,可我开始渐渐冷静下来了。在一片麻木而刺痛的背景之下,我的呜咽声弱化成了轻声的抽泣。

“嘘……冷静点儿。一切都会没事的。你看起来可真是冻得够呛,小姐。我不知道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可你现在安全了。嘘……放轻松……”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躺在那里,虚弱无力地任凭她摆弄我。当我感觉到她的蹄子在拽我的肩膀时,我已经累得无力去抗议了。她把我搀扶起来,我一瘸一拐地靠着她,把我全身的重量都靠在她的侧腰上,让她温和地带着我穿过她家的侧门。

“慢慢来,一步一步的,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们会把你弄干,再让你暖和起来。在小马镇没有任何小马该受这么大的罪。”

我几乎睁不开眼睛,隐约意识到身下正经过木头地板,白色地毯,还有

天鹅绒地毯。每一种柔和的感觉都处于模糊的静止状态,被硬拖到我内心依然翻滚不休的剧痛回忆中。耀眼的闪电从我头顶掠过,照亮了那些镣铐加身的小马的苍白面孔。飞驰舞动的水波冲入我的脑海又卷着漩涡消失,淹没了那些铿锵作响的链条和咆哮的闷雷。

所有这一切,都慢慢融化了——就像一张着火的照片,或者一场可怕的噩梦——当我颤抖的身躯融入那温暖的怀抱中,一切都模糊了。我被领进了一间很大的厨房里,好些烤箱在里面排成了一行。我被安置在这热力十足的正中心位置,在我瘫倒之前,招待我的小马及时冲过来,把一个坐垫滑到了我身下。

“好啦……现在先在这里坐一会儿。”她低声说道。当她扶住我身体的时候,我从余光里看到了那愉快的微笑。“我可是经营着小马镇当地的糖果店呢,每天晚上我都会为明天的生意烘焙各种糖果。真是幸运,这些烤箱几个钟头以前就点上了。它们应该会让你暖洋洋的,让你感觉好些。真有意思啊,生活就是这么凑巧呢,对吧?嘻嘻嘻。”她清清嗓子,从我身边快步离开。“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

我听着她的温声细语,她的咯咯笑声,她离去的蹄声。可我都没费心去抬头看她的背影。我只是凝视着那些火焰,满脸惨然的呆滞表情。我一动也不想动,甚至连哆嗦都不想哆嗦。我想象着……在那些烤箱里融化,在神圣的坩埚里把我的身体挖出来,那多伟大多光荣啊。至少我以后都不用再担心会看到那只天角兽……或者是被她看到我了。为什么我脑袋里还有第九首挽歌?难道我的精神被打上了什么无法磨灭的烙印?这痛苦折磨的深渊到底还要有多深?露娜自己也和我去过一样的地方吗?我去过了冰冷的炼狱,而且活着回来了。还有什么是我必须去发现的吗?一只小马的灵魂到底能容纳多少恐惧?

我想跳进炉子里去燃烧,我想投入虚无。我想要……反正只要不是去那个地方就行,只要不是被困在小马镇就行,只要不是被逼着和这些恐怖的记忆一同生活下去就行。而我知道,唯一能结束这一切的就是在深渊里陷得更幽深更恐怖更致命。那里有那么多尸体——那么多饱受折磨的灵魂,都被束缚在永恒的歌喉之中。我根本不属于那里。但是,经过这么一次看似偶然的访问之后,我也想不到最后我还能去哪里了。夜之悲歌不会把我带去别的地方,就我所关注的一切来说,安魂曲根本毫无意义。就算是我谱写出了挽歌第九乐章,并且一路追溯到了它的痛苦终点,除了被

硬塞给我消化的无尽恐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真理能揭示给我吗?

谁也不该知道我知道的,谁也不该看见我看到的。我得停止在城里继续露脸了,甚至连存在都不要存在。每当我与这些无辜的小马们擦肩而过的时候,我都在把他们拖到比死亡更寒冷刺骨的门槛上。挽歌是混沌洪荒之地的宏伟封印,而我就是通向这样一处屏障上面的门框。我是某种恐怖的存在,一层可悲可怜的冰冻薄膜,一处介于灿烂阳光和凄惨尖叫之间的倒霉链接。挽歌第九乐章才刚刚开始在我脑海中绽放,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去完成它了。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去做任何事情了,除了去死。

就在这时候,我的大救星背着一捆背上的毯子回来了。刚一进厨房,陆马就顿住了。她稳稳地站在那里,眯着眼睛盯着我,那视线似乎正在上下打量我湿透的鬃毛。几秒钟之后,她继续走了进来。

“好吧……很明显你看起来真是去过了什么好地方。”她咕哝着,走到我身后,把其中一条毯子披到了我肩上。这几乎没让我觉得有什么暖和,可是我马上就发现她还没办完事。又是一通忙碌之后,她拿了一把大刷子回来,刷子固定在一个圆柱形的蹄套上。“我想你恐怕没有名字吧?”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盯着烤箱里面看,因为我的未来眨眼间已经蒸发殆尽。我几乎都没记住她甜美的声音,或者是鬃毛上飘散的香草芬芳。

“嗯……这也好,亲爱的。”她喃喃道,她温暖的体温从我脖子后面渗了进来。我意识到她正坐在我身后,一只蹄子按着我的肩膀,而一只蹄子正在用毛刷给我刷鬃毛。“什么也不用说,只要坐在这里放松就好。我知道最好别向陌生小马提太多问题。”

我的鼻孔张开了。当她用刷子扫过我的鬃毛时,我闭上眼睛,顺着她的力度轻轻地摇着头。她耐心地把所有纠缠在一起的疙瘩都解开了,动作温柔,姿态优雅,宛如天使的呵护。我实在是情不自禁,冻得铁硬的心在她的爱抚之下已经有点开裂了。我曾经坠入了地狱,又活着回来了,而让我无法相信的是,她居然真的在抚慰我。

耳畔传来了她轻轻的笑声。声音就和烤箱里散发出的热量一样温暖而柔软。“要我说啊,你可是有一头漂亮的鬃毛。我一直都想要直发,这辈子都在跟这一头顽固的卷毛纠结个没完。不过你的鬃毛顺滑得就像丝绸一样。想来你住的地方,男生们追你都追疯了了吧。”

估计她是想逗我笑,可我现在只想蜷缩起来哭泣。我的四蹄早就不再颤抖了,可我也有点儿坐不住了。当我继续任她爱抚的时候,我就在连帽

衫下面焦躁地扭来扭去,任凭她把我的鬃毛继续打理得完美无缺。过了几分钟,她的动作才进入状态。可我才发现,还没等第九首挽歌成型,我几乎把它都忘光了。

“行啦,这下子感觉好多了吧?”她停了下来,把两只蹄子都搭在了我肩膀上,温柔地偎依着我已经烘干的外套。一开始我还有些迷惑,直到我听到她的声音呼应着她温和的抚摸。“别害羞了,亲爱的。最起码,我不会因为你擅自闯入而对你发脾气。要我看呀,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我们都得对经受过的那些痛苦保守秘密。那么,你想告诉我,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吗?”

我眨了眨眼睛。自从我到这里开始,我还是第一次扭头。我盯着他,干张着嘴。首先发出来的只有一声呜咽。“我……”我喘着气,然后又是一声呜咽。“我摔倒了……就在外面,记得吗?然后……然后你把我带进来的。是你……坚持要我进来的……”

她无辜地对我微笑,眼睛明亮而充满生机。“我?是吗?”

我喘息的声音很尖锐,只觉得嗓子眼里堵了什么东西。紧接着发出来的声音更尖,更轻。“你……你把我忘了……”我颤抖着,痛苦地凝视着那张宛如天使的面容。“你忘了我是怎么进来的……可、可是……可是,你、你还继续关、关心我?”

雌驹笑得牙齿都露出来了。“哦,我怎么会不关心呢?”她伸出蹄子,在角上揉着我的刘海。“你是一只需要帮助的小马。这不就已经足够了么?”

我的嘴唇在颤抖,她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消失在雾蒙蒙的泪幕之后。我闭上眼睛,垂下脑袋。因为我只有这样才不会瘫倒在地嚎啕大哭。在我遇到的那些无比的恐怖之中,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把吃奶的力气都嚷嚷出来了。可我错了。最甜蜜、最温柔的呼吸,是为这个金子一样宝贵的时刻准备的。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结结巴巴地说。“也不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我抽泣着,终于呜咽出声。“可是,我爱你。”我毫不犹豫地朝她倾了过去,她接住了我的身体,任凭我在盲目的拥抱之中尽情哭泣。“我真的爱好爱你,我真希望我、我能成为你的朋友。我真希望我能、能成为所有小马的朋友。”我咬紧了牙关,放任泪水就这样无拘无束地流淌。我再也不冷了,我全身都温暖起来了。这并不是我预期之中的温暖和融化,但无

论如何,我都欣喜若狂。“可我、我没法成为大家的朋友。我、我没有办法。我实在是、是没有办法。我知、知道你不明白。我也不用你明白-”

“嘘……”她突然抱着我,用温柔的蹄子为我把泪水擦干,她的声音在我垂落的耳中轻声吟唱。“也许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能明白。亲爱的。”她的毛皮是那么纯净,那么柔软。我没有去看,可我依然能感受到她的微笑。“而且,把你的感受倾诉出来也没关系的。”

所以,我就开始倾听了,我把所有的感情都向她展露出来。在泣不成声的呜咽之中,我向她坦白了一切。她只是静静地听着,一直拥抱着我,吸干了我不得不释放出来的每一声颤抖的嚎啕,抚摸着我的鬃毛,轻轻地抚摸着,让我能安静下来。任凭我放空了内心在这可怕的地狱中度过了十五个月积累下来的每一点糟糕的情感。她是我梦寐以求的一切,一个包围着我的温暖灵魂,听着我不得不释放的每一声难以理解的呐喊,拥抱着我,关怀着我,珍爱我,任凭我卸下那些坚硬无比但破烂不堪的外壳,倒在她怀中毫无顾忌地哭泣。我知道,我只不过是她无辜的小小世界中一点不起眼的污点而已。我知道,再过几个钟头,我就会再次变回一个奇怪的流浪汉,用忧郁的气息玷污她厨房里的温馨空气。忽然之间,那些命中注定的可怕东西全都不重要了。因为我又学到了教训,变成了一只疯小马了。哪怕是在世间一切邪恶之物的重压之下光荣地倒地不起,依然称之为大获全胜。

我重新理解了爱情的含义。就像暮光闪闪那样,我在一只小马的怀中逝去了,再次出现的,已经是一个痛苦、悲哀、伤痛都已经被洗清的纯洁之魂。于是,我终于意识到,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赠送过暮光闪闪这样的礼物。于是,内疚也被洗净了,我微笑着,沉浸在自己的洗礼之中。这样,内疚也被洗净了,我微笑着,筋疲力尽地沉入我的洗礼之中。

第二天早上,我在她厨房的正中醒来。我躺在两个垫子上,身上还披着两层毯子。排列整齐的烤箱释放出的滚滚热浪简直让我有点热得受不了,由此我也知道自己已经回复了足够的理智,可以重新活下去了。

透过昏暗的晨光,我眯着眼睛,看见她在厨房的另一边。她显然是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充当我忠实的哨兵,而且在这任务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睡着了。她的嘴巴张开着,表情疲惫而可爱,睡得那么香甜,那么幸福。她奶油色的脸在我新生之日朝阳的金色亲吻中闪闪发光。

舒展了一下我僵硬的四肢,我站起身来,轻轻耸耸肩,让毯子从身上滑下去。我的连帽衫早就干了。鬃毛感觉如丝一般顺滑,多亏了善良的她那温柔的抚摸。静静地走过厨房,我来到了她面前,正当我几乎就要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却又自己停住了。有些黯然地叹了口气,我意识到唤醒这只善良的小马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她带我进来的时间已经过去几个钟头了,而且她可不像是晨露,睡眠只会把她拖出生命的领域。当她醒来的时候迎面看到正在眨着眼睛盯着她的我,结果只会吓到她罢了。

和以往一样,我现在心里很想去感谢她,以某种方式祝福她,哪怕只是弥补她抚慰我的一小部分也好。而我也知道最好别去干些不该干的蠢事。然而,在我记忆中还是头一次,我并没有后悔当时的做法。我只是注视着她,向前伸出一只蹄子,轻轻地,满怀爱意地,抚摸着她粉蓝相间的卷卷鬃毛。

她在睡梦中蠕动,脸转向了一遍,躲进前蹄里,嘟囔着一些难以理解的梦话。我把她留在了椅子上,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厨房,走出了屋子,走进了那个光辉的世界。

我找到了我的七弦琴,它就被留在昨夜我从冰冷的世界归来之后倒下的位置。上面已经粘了不少泥浆和草叶什么的,都已经结块了。我用魔法把它飘了起来,慢慢地,一次一点地清除掉那些污点,直到最终完成了这艰巨的任务。我叹了口气,把这乐器放到背上摆平稳。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什么,萌生出一种最古怪的感觉。好奇心起,我转身走向小巷尽头,离开了糖果商的家,朝小马镇的中心走去。

当我走出巷子的时候,不由得眯起了眼睛。清晨的阳光是那么活力四射,随着这光彩夺目的世界重新清晰,我看到了那节奏的来源。泽蔻拉正在镇中心,坐在一棵树下,面前摆着一对非常熟悉的鼓。她在上面敲着俏皮的节拍。她并不孤独。

小呆和她的孩子小乖正坐在泽蔻拉身边。年幼的小独角兽面前飘着金色的长笛,随着泽蔻拉的节奏,她合着泽蔻拉的鼓点吹奏着精心练习的旋律。泽蔻拉微笑着,小呆在开心地鼓着蹄子。一大一小两只小马就这样在镇中心开始了音乐演奏。离她们几步开外,一大群年轻的小马们站在那里担当听众,他们都在这清晨的节目中满怀笑颜。听众之中,我看到了焦糖仔和风哨子,忙碌的一周送货业务之后,他们享受着难得的休息时光,安

安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互相偎依着彼此的脖颈,偶尔会带着温暖的笑容互相磨蹭,倾听着旋律在他们面前起伏。

环视四周,我看到了飞板璐。她正非常活泼地和乳白聊着天,眉目间完全没有半点失落和灰暗。她们俩互相说说笑笑,甚至还开心地大笑不已。毕竟,争吵的小小纠葛比起爱的桥梁来,实在是太不值一提了。在不远处,我看到苹果杰克正满面自豪地大步走过小镇的街道,脖子上还挂着一筐新鲜的面包。小苹花蹦蹦跳跳地追着她的大姐姐跑,笑嘻嘻地发挥着脑洞,把一些异想天开的故事与长笛和鼓的背景联系起来。她们遇到了瑞瑞和小蝶。害羞的天马正穿着时尚教主骄傲地炫耀的新礼裙,脸红得发烧。远远的,我还看到了暮光闪闪,她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和神秘博士愉快地交谈着。

没一会儿,两个咯咯笑的小小身影就跑进了我的视野里。我转过身,看着甜贝儿和轰隆在镇中心尽情追逐嬉闹,玩了好一阵子。等到轰隆追上了甜贝儿,捉迷藏游戏结束了。两个孩子在笑声中滚成了一堆毛团。不远处,两只成年小马静静地坐在长凳上,互相轻声地说着话。晨露和仙果,他们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眼睛,享受着充满温存和爱意的时光。当我短暂地走进他们的世界时,他们居然真的朝我看了过来……而且,朝着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意识到,我也在向他们点头回礼。不过不仅如此。那只不到十二个小时之前坠入冰冷深渊的小马已经快要消失了,相反,在她的位置上,是一只疯小马,大胆地朝他们俩露出了微笑……真心的微笑。

在这个地方除了阴影之外我一无所见,这已经有多久了?我一直都在消耗那些善良和热情,排出的只有我困境的灰尘和废渣,这又有多久了?我应该比这要强多了。我知道,我在生活中已经亲身体验过了。而且在很多方面,我还分享了它——最后又怎么样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要高于诅咒,而现在这目的依然存在于此,哪怕是在我最冰冷、最艰难的时刻。我并不完全是隐形的,我并不完全是一个孤魂野鬼。在我身后留下的蹄印也不仅仅是被月光吹散的浮尘。我接触到了这些小马的生活,而且已经造成了只有我能看到的影响。其他的生灵都如此盲目,我不该把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机会当做是理所应当的。

无私的小马们不求任何回报地做着无私的善行,这已经有几百年了?现在我在这里,在艾奎斯陞亚中心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中央,我知道这么多美好的事物是如何起源的。因为这个起源就是我。我知道为什么一只不会飞的小天马活得生机勃勃。我知道为什么一个农家小伙子得到了追寻生活和真爱的第二次机会。我知道为何那些原本独处而分离的小马现在却偎依在彼此的怀中享受着全新的温暖。自万物起源以来,还有哪个生灵能站在如此光彩夺目的聚光灯下,高声宣布自己就是这一切的创作者,心中毫无愧疚与羞耻,只有快乐与自豪?

是的,我身遭诅咒。但谁又没有身遭诅咒呢?我们都在投身于生命的挑战之中,对挑战的结果却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最终从束缚我的生锈镣铐中解脱,但我知道,我已经释放了这么多的生灵,他们从不知道自己曾身受束缚,也永远不需要知道。我是如此的幸运——没错,被遗忘乃是一种祝福。只要我知道如何用它来提供帮助,帮助我自己,帮助其他小马。

我把自己当成是通往某处的大门,而我想的没错。虽然我可能是隔离痛苦的一道屏障,这又有什么可意外的呢?快乐与喜悦的潮水冲击着崩溃的未知,和另一端的痛苦压力达成了完美的平衡。从这洪荒之中获得胜利的关键,是知道如何去维护防护的堤坝,而且把一切美好而恐怖的潮流重新导向何方。

我已经去过了地狱,但我也去过了天堂。我的恐怖,我的泪水,都已经得到了平等的释放。从如此的崩溃之中归来,我领悟了一个崇高的真理。生命的温暖也许确实被某些巨大、冰冷、噩梦一般的东西所包围着。但是如果在这迷雾之中真有什么特别强大而恐怖的东西存在的话,那我敢肯定,很久以前,生命就该被扼杀了。

我的名字是天琴心弦。我还活着。总有一天,我会结束这个诅咒。就算我最终没能成功也好,我也明白我曾经实实在在地活过,而且活得非常精彩,非常温暖。压力如永恒浪涛一般,长期以来一直都在试图压垮我,淹没我,结果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罢了。

“真的吗?”暮光闪闪好奇地眨着眼睛,可爱的小脸惊讶地皱了起来。
“你是说真的?”

“当然了。”我点着头,站在图书馆里,站在她面前。“你关于现代坎特

拉记录保存方法的讲座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我很乐意听你好好给我上课！”

“那……那……那太棒啦！呃……我是说，嗯……”她浅紫色的小脸红了起来，用蹄子尴尬地揉着鬃毛。“就算是我最好的朋友也不想让我在她们面前做坎特拉式演讲。你真是太慷慨了，这位……呃……小姐？”

“心弦。”

“可我不确定你明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暮光说道，“有小马跟我说，有时候我简直是个催眠大师。”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傻笑起来，又叹了口气。“我相信你的时间更宝贵。”

“闪闪小姐……”我直视着她。“我觉得你是一只非常聪明而且天赋异禀的小马。只要我在小马镇，那你可以随便给我上课。”我微微一笑，“如果有谁为你送来了礼物，就慷慨地接受吧。”

“嗯，那好吧！”她试着遏制住不由自主涌上身体的活力，结果失败了。“嘻嘻嘻……啊！呃……哦天呐。我真是太得意忘形了，对吧？哈哈……话说我们怎么把正事儿给忘了？你不是来还书的吗？”

“哎？……哦，对，我想没错。”我把暗影降临的古书从书本里飘了出来。稍稍松了口气之后，我把它飘到了我们俩之间。“我只是路过小马镇，所以没理由再继续留着它了。”我吸了口气，挽歌第九乐章在我脑海中依然处于崭露头角的阶段，但我把它忽略到了背景之后，把精力集中在更加温和的旋律——我们彼此的交谈上。“请转告你的小龙助手，我很感谢他帮我获得了这份研究资料。”

“要是我在这儿，我肯定会因为他没留好借书的记录而训斥他一顿。”暮光一时间皱起了眉头。“借书要留记录，要留记录，要留记录！就好像这话我还没在他耳边念叨够似的……”

“拜托，对那个小家伙别太苛刻了。”我笑着说道，又朝飘在我魔法力场里的古书瞄了一眼。“另外，我很怀疑他还记不记得这么一本……无足轻重的……书……”我的声音消失了，眼睛也眯了起来。

“心弦小姐？”暮光的声音响了起来。她有点担忧和迷惑地低声问道。“没什么问题吧？”

我真希望能告诉她，我的眼睛盯着那本书，就是离不开。在书页上，除了之前那些古老而毫无意义的月咏语褪色的字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些……非常吸引视线的东西。我看到了很多新的记录，字体很

粗,非常清晰,而且……所有这些章节,都是用一种发着蓝光的神秘字体写在书页上的。

在我眼前的棕色封面,看起来就像是白昼一样明朗清楚:“苍穹之夜曲——雪石膏·彗星蹄博士记录”。目瞪口呆之中,我呆呆地翻开了书页,翻阅着整个页面。每一页上都印着暗蓝色的段落,图表,乐谱,还有大段大段的密集文字。随便找了个地方,我读着看到的第一段:“……她的气息萦绕于到那些被世界遗忘者之上,他们齐声高歌她的曲目并化为虚无:那是一首为终结之始、为她的忠实仆从永恒和永无之诞生而唱响的歌谣……”

“咦……”我大声嘟囔着,“哎呀,这可真不一样啊。”

“怎么了?”暮光闪闪俯下身来,越过我的肩膀凝视着这本书。“这本书没有损坏吧?”

我凝视着她,眨着眼睛。“你……你是说,你看不到这些字?”

“我当然看得懂,”她笑着点点头。“这是古代月咏语,几乎没有小马看得懂。虽然我也不算完全精通它吧,不过意思还是看得明白的。嘻嘻……”

我盯着她,然后又低头盯着书页。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同一本古书,暮暮只能看到满篇古老的失落古语,而我却突然能看到这些清晰易懂的词汇?

然后我忽然醒悟了,就像一道温暖的灵光,就像在陌生小马的厨房中温柔的拥抱。

“安魂曲……”

“怎么了,心弦小姐?”

“没什么。”我把书本合上,重新把书页、文字、还有那些神秘的蓝字一同封闭。我平静地向我的童年旧友笑着。“只是……我想问一下,我不可不可以再多借这本书一段时间……”

没有什么是一无意义的。

不要放弃在生命中的追寻。只要道路依然是道路,那么它们都会有自己的终点。

X：绿为新粉

亲爱的日记本，

世间万物都能得到修复吗？说到这个，每只小马都这么不完美吗？非得需要我这样的“守护天使”赶着来拯救他们？我知道，我在这个镇子是有原因的——且不提诅咒不诅咒。但是，这原因的每个方面都得由我自己来决定吗？我被迫经历这种奇怪的命运，可我究竟是命运的棋子，还是命运的主宰？

如果假设我的命运是被什么东西刻意设计出来的，或者命运本身如此，那就是说这世界非常完美无缺。那么，在这么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里，还有什么不足得去修补？存在瑕疵的东西渴望得到修补和照料，是否本身就是脱离了它们命运的轨道呢？

为了在我的生活之中找到秩序和规律，我一直都在努力把我观察到的一切的合理性绘制出来。这样的追求十分高尚，可……这追求也算是神圣的吗？

试图强迫一只小马或者某样东西飞固定套路，这没什么好处。我可不是经常醒悟到这一点，像这样的教训最终总是会让我精疲力尽。谢天谢地，在这努力的途中，我的四肢和鬃毛总算还是完好无缺的。真希望我的理智也是一样就好了。

有时候，生活之中最美丽、最宁静、最完美无缺的东西也会像喝多了酒一样跳舞。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有意思，可是之后你就会意识到整个世界就像是一艘在暴风雨的大海中摇曳的小船。只有到处乱撞，你才可能找回一点平衡。混乱和无法预测，是最艰难的舞步。但是一旦我领教了这些充满魅力的特别舞步，就很难再用其他方式跳舞了。

而且我何必再去尝试呢？这就像是单蹄鼓蹄，或者在你爸妈都还小的时候就猜你的脸长啥样，或者像是……就像是……呃……

你知道吗，还是来看看具体发生了什么吧。

诅咒降临五天之后,我已经是邈邈不堪,臭气熏天。至少在我想象中是这样的。我根本不想在街头长时间徘徊,看到小马们脸上厌恶的表情。不然我就有发现自己堕落到多深地步的危险。另外,每当我亲眼见证那些镇民们脸上的表情被重置成一片空白——而且体验诅咒有多冰冷——我的心灵都会发生轻微的破裂。自从那个善良的小伙子把我从市政厅大楼顶上劝下来的那天起,我就一直试着挽救那些破碎的地方。

怀着极大的勇气,我对自己新的监禁生活进行了一番探索。我身上带的除了我自己的名字之外就是我的金七弦琴,还有鞍包里一大堆毫无意义的东西。当然,我也随时带了些钱,不过当我第一次试着在商店买东西或者旅馆租房间的时候,它们就全没了,结果只是让发晕的服务生和侍者在困惑和随之而来的愤怒之中直接把我轰出了这些地方。

所以,我独自走在小马镇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四处流浪,缺乏睡眠,缺乏食物,缺乏理智。我试着在脑海中冥想那个小伙子的话。我试着在心里树立一座能够去追随的希望灯塔。我在追逐着那只疯小马的疯狂梦境残留下来的几缕尾烟,跌跌撞撞地前进,但是这还不足以让我填饱肚子。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正在小马镇东北部公园里翻垃圾桶。我咬着嘴唇,继续努力执行这个耻辱的任务,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沦落到这么丑陋的绝望地步的。无论如何,我都不得不继续努力,我必须找到些东西来糊口。在这个寒冷又健忘的世界里,我必须挣扎着再活过一天。

然后……然后呢?我又有什么目标吗?在这个噩梦般的小镇里,找不到食物,找不到家,找不到朋友,找不到未来,我又有什么目标吗?我不能思考,不能入眠,不能欢笑,不能-

“不!”她叫着,粉红色的蹄子在垃圾桶另一边刨着。“我也看不到它!”

“唔……”沉浸在冥思中的我迷迷糊糊地喃喃自语,然后才反应过来这不是我自己脑子里的声音。它太……欢快了。眨了眨眼睛,我抬起头来,结果迎上了一双又大又蓝又亮的眼睛,吞没了我憔悴的倒影。

“你当初干嘛要把它往垃圾桶里扔啊,傻丫头?”

我的眼睛在抽搐。当我用蹄子揉着自己烂糟糟的鬃毛的时候,觉得脸上也在抽搐。“我……呃……啊?”我咽着唾沫,低头看着垃圾桶,看着我

的蹄子,又抬起头来看那个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的粉红色陌生家伙。现在她正趴在对面垃圾桶的边上。“呃……”

“嘻嘻嘻!”她咯咯笑个不停。“看起来你需要谁来帮你把你的声音给捡回来!”

“我的……声音……?”

“话说你一开始又怎么把你的声音给掉到垃圾桶里去啦?”她深吸了一大口气,然后一个猛子把她毛绒绒的脑袋深深地扎进了垃圾桶里。只听到她的声音在桶里回响。“我通常都把我的给留在嗓子眼里呢,哦,当然除了我唱歌的时候啦。在那个时候呀,我觉得还是把它们给放在别的小马的耳朵里面更好!嘿,你没把耳朵也给丢了吧,嗯?我听说有些小马就喜欢带着耳朵四处转悠!玉米穗子耳朵!嘿!”她一下子把头拔了出来,脑袋上顶着一块香蕉皮和一个脏兮兮的尿不湿,活像是某种前卫的头饰。“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不说话吗?你一直都冲着乌鸦大声嚷嚷个没完这样才好把它们都轰走好让它们远离你家农场的玉米棒子?”

“谁……谁说我不能说话了?”

“哎呀,这下子我可搞不清楚啦。”她皱起了脸,低着脑袋一脸冥思苦想的模样。顶在她脑袋上的垃圾在她挠下巴的时候滑了下来,无声无息地掉在了公园的路上。“有哪只脑袋正常的小马会想让乌鸦把她的玉米全都给吃光光啊?哦!”她突然眉开眼笑,“你是在找你的稻草马!当然啦!可是……”她眯起眼睛,低头看着垃圾桶里面。“你怎么能把稻草马那么大的东西扔进垃圾桶里的?”

“我……”

“也许你是把他给切成了小块?把他变成了稻草苍蝇?”

“我想我得走了……”我哆嗦着,开始一步步后退。

“嘿!”她一把就把我给拽了回来。“嘻嘻!别害羞嘛!你可不是唯一一只喜欢为了时不时发生的紧急情况而到处藏东西的小马!”她冲向附近的一棵树,把蹄子伸进了一丛弯曲的枝条里。“就拿我来说吧!”她眨眼间回到了我面前。“给!这儿有一个球!”

我只觉得眼前一花,然后我就看到自己饿得发颤的蹄子里不知怎么的就抓着一个橡皮球,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这什么-”

“以前呀,大家都觉得我在城里到处丢球挺奇怪的呢。当初我第一次遇到云宝黛茜的时候呀,我就告诉她说,在我脑筋聪明起来之前,我都是把它们塞在嘴里带着走的。然后也不知为啥她就哈哈大笑起来啦。”

“呃……”

“考虑到那只运动型小马的脸上有多欢脱啊,你觉得黛茜可能会涉及到……”

“嘿……我认识你。”

“真的吗?”

我打了个寒颤。为暮光安排惊喜派对的记忆从我的脑海闪过。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寒冷的回忆——我是唯一记得这安排的小马。这回忆几乎让我从里到外都冻僵了。我之前见过这双蓝眼睛。她脸上那充满了快乐的表情,就像是一座冒着寒气的冰山,把我拖进了昨日恐怖的深渊里。“没关系。我真的得走了,这个垃圾桶就归你了-”

“我?和这垃圾桶?呕!”萍琪派做了个鬼脸。“这算哪门子欢乐派对啊?”

我呆呆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现在我又冷又饿,几乎都神志不清了。但是忽然之间,好奇心却冒了出来。“派对?你……你还记得?”

“哦我当然记得怎么办派对啦!就在我获得可爱标记的那一天,我就告诉我自己说‘萍琪,从今往后,你每天早上都要做两件事。你要使用外屋,然后办个派对。’嗯,不用说,我和我一家子不得不每天都洗地毯,一口气洗了几年呢。好吧,那你猜猜我的职业选择是什么!”

“不,我的意思是,你还记得我吗?”我追问道,“就是前几天的时候?就在夏至日庆典之前?”

萍琪派咯咯地笑了起来,翻了个白眼。“哦姑娘啊,别那么傻!那可是个庆典!之前也好之后也好我都和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小马聊得开心着呢!你知道吗?因为庆典里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东西都是我负责安置的呢。所以要是我没记起来你的名字呀,那还请见谅啦。”

“可-”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等等,等等等等!让我猜猜看!”萍琪派的脸

夸张地皱成了一团,开始冥思苦想。“嗯~~~~~‘清凉薄荷’?不。要不然~~~‘艳阳晴空’?因为你的鬃毛实在是好炫好闪亮!不对?嗯~~~~~‘盖特’?啊,还是不要啦,听起来你也不像是进过朗德贝尔队的。”

“咳咳。”我清了清嗓子,喃喃道,“是天琴。”

“心弦?”她补充道。

一瞬间我的呼吸消失了,我盯着她,目光在颤抖。“哦,是的,没错!”我只觉得热泪盈眶,“对,就是这个。你怎么-”

“哦,要是你名字其实叫‘起司馅’的话呀,那你怎么会看起来好久都没吃过东西啦?”她冲上来抓住我,活像个大姐姐似的把我抱在怀里。“一块儿来吧,天琴!我们来烤东西吧!”

“烤、烤东西?”

“嗯哼!”她拽着我直奔镇中心。“这是把你的肚子给填饱的方式之一,你不觉得吗?”

“你……你是在一家面包店工作的?”

“哦,你不知道?”萍琪派仰天长啸。“你以为老娘我是谁啊?!嘻嘻嘻嘻,咳咳。不,真的,朝这边走!美味的点心在等待,我的快乐薄荷小马!”

“从前有个丫头啊,和我一块儿长大的。她比我还小点儿呢。”萍琪说道,“你知道吗,不知怎么的她还挺崇拜我的呢。我们一块儿完成这辈子第一份工作,在岩石农场里为了出路而奋斗!日子过得还行,我们也干的都不错。在暖心节的时候啊,我们就给多伦多送了好多姜饼……而且赚了一大笔钱!怎么都好,我爱她,我信任她。后来呀,她就想出个点子来。在通往坎特拉皇城的路,在一座给皇家卫兵用的沙漠火车站外面盖一座城市出来!那丫头的名字叫做马尔·格林!而咱们说到的这座城市呢,名字叫做天马维加斯!那是一只伟大的小马,一只充满了远见和勇气的小马。而在那个镇上甚至都没有关于她的任何牌匾,路标,或者雕像!有谁说说话不算数背叛了她呢,没有谁知道这指示是谁下的。当我听说这回事的时候呀,我也没生气。我认识马尔。我知道她很傲慢自负,嗓门也大,尽说些傻事儿。所以她最后凉凉的时候呀,我就放了蹄子随便她了。而且我告诉

我自己说,‘这就是我们选的烘焙。’我没问谁下了单子,因为这跟烘焙根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呃……”我很不自在地扭着,身上正穿着围裙,前蹄深深陷在面包和蛋糕的面糊里,足足没到了肘部。现在这时候,我正站在方糖小屋的厨房正中。周围有那么多热乎乎的烤箱围着,这倒是让我挺高兴的。不过听着萍琪派那独角戏总算迎来了尴尬的落幕,我就更高兴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一切?”

“仔细这么一想啊……我也不太清楚呢。不过我忽然想要个香蕉代基里酒!”

“香蕉……什么?”

这时候旁边的一个烤箱突然奏响了美妙的旋律!

“哦——!第一炉烤好啦!”萍琪派用牙齿叼起地上的陆马专用隔热夹,熟练地把热气腾腾的纸杯蛋糕托盘抽了出来。“嗯~~~你闻到了吗?我最喜欢一大清早的时候天使蛋糕混在一起的味道了,简直飘飘欲仙啊!”

“可……现在是下午啊。”

“恭喜你再次突破了所有盲点,花生!”萍琪派把咯咯笑声憋了回去。“烘焙的要点和关键就是乐子,还有分享你的快乐!要说制作这些零食有哪儿最好呀,那就是心里想着你是为谁把它们给做出来的!比如说啦,当我烘焙这些盖着奶油和糖霜的美味点心的时候呀,我总是想着我的朋友们!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变得更好吃啦!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我把我的朋友们也一块儿烤进这些纸杯蛋糕里面去啦!”她推给我一块金褐色的纸杯蛋糕。“来,咬一口尝尝看。品尝味道的时候总是最快乐的啦!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要不要给你的顾客先把头盔给戴好了,免得他们在因为蛋糕太好吃而味蕾爆炸的时候受什么伤害!”

“我……我……”我瞪着那热腾腾香喷喷的糕点,只觉得口水哗啦啦地往下流。一时间我忽然觉得视线都模糊了。“就只是……尝尝看?”我的声音都呜咽了,然后就觉得嘴里忽然充满了烘焙点心那爆炸般的美味。“唔呜!”

“嘻嘻嘻,傻丫头!”硬是把东西塞进我嘴里的萍琪派笑个不停。“这就是你的!”

“唔唔唔！”我喘着气，使劲咬了一大口，把剩下的那一小块捧在颤抖的蹄子里。“我、我的？”

“我们俩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烤的！你跟我，一块儿烤的！”她笑得见牙不见眼。“因为你也是我朋友！”

我只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好像裂开了……或者是合上了。我也不太清楚。当我狼吞虎咽地填满肚子的时候，我所有的感觉忽然都在甜蜜的快乐之中融化了。萍琪真是走运，没把她的蹄子给咬掉。

“哇哦！烟囱顶上的神圣黑烟！嘻嘻嘻！看来你真是很享受自己的亲蹄创作嘛，薄荷脸蛋儿？嘻嘻嘻！”

“我……”我喘着粗气，合着呼吸把嘴里的东西一块儿往下咽。“呜呜……是……”饥肠辘辘的肚子里面终于填进了美味的食物，这舒爽感简直让我如痴如醉，“绝对是……亲蹄创作……一级棒……”

“哦，那你可得多加点儿油啦，丫头！因为马上又要有更多的好货过来咯！”她推过来几管奶油还有一大堆糖果。“你来负责奶油，我来把这些东西搞成三倍速！”

我疑惑地多瞅了她两眼。“呃……什么？”

她咯咯笑着，把一大罐彩虹糖砸在桌面上。“额外的额外的额外彩虹糖屑！”

“哦……”我干笑一声，继续在这顿自我放纵到没下限的饭里埋头苦干。“唉，当然了。”

“你就该多笑笑才对，绿蹄子！嘻嘻嘻！毕竟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啦！”

“哎哟……”我呻吟着，在方糖小屋远端的一条长凳上艰难地坐了下来。

“肚子疼啦？”萍琪派贴心地问道。

我晕晕乎乎地笑着，靠在方糖小屋的墙角里。“疼得好舒服呢。”刚说着我就觉得一股泛着奶油味儿的饱嗝从嗓子眼里冒了出来，最后一瞬间才被我险而又险地捂着嘴憋了回去。我两眼无神地隔着桌子望着萍琪派。“我从来没想到，我居然能一口气吃六个纸杯蛋糕。”

“嘻嘻嘻，你还是太含蓄啦。”

“你……”我眉头紧皱,思考着严峻的事实。“看在塞拉斯蒂娅的绿色大地份上,你怎么会一口气吞了十四个纸杯蛋糕的?!”

“我奶奶一直都告诉我,我有个多头蛇的胃。因为它就是够大够深,四个脑袋吃进来的东西都装得下。”

“真的吗?”我笑得很淡,“你的奶奶听起来挺诙谐的啊。”

“那是当然!可惜啊,亲爱的派奶奶已经翘辫子了。”

“哦……”我很遗憾地看了她一眼。“听到这个我很抱歉,萍琪派。她是太老了吗?”

“不是啦,第四道墙塌了把她埋下面了。”

“哦。”我眨了眨眼睛,四处张望着,只觉得怎么都不对劲。“呃……那可……”

“嘿!”萍琪派从她桌子另一边蹦了起来,冲我嬉皮笑脸。“想不想看雄驹被忽悠瘸呀?”

我眨了眨眼睛。“那个……你说啥?”

“然后我空着翅膀就把他给打趴下了!”雷纹骄傲地宣称。

追云和翩飞站在他身边,又是笑又是欢呼。午后时光已经走到了尽头,三只天马沐浴在夕阳深红的明亮光芒之中。

“哇哦,真是太厉害了!”翩飞柔声赞叹着。

“算他倒霉。”追云妩媚地眨着眼睛。

“是啊,哈!”雷纹用蹄子在肌肉发达的胸口划了一道子,笑得别提多得意了。“他就不该用那鸟嘴说我们飞行队的闲话。你们知道吗,有些小马还说狮鹫数量很少是很自然的事呢。其实啊,就他们那德行根本连对象都找不到。我是说,哪儿能啊?要说什么东西比他们那鸟脑子还小,那就是他们的-”

“赶快!”我直接朝他冲了过去,眼睛瞪得滚圆。我浑身抖得很厉害,既是因为寒冷,也是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现在急需你的英雄行为,雷纹!”

“你是……?”翩飞皱着眉头紧紧盯着我看。

“嘘!”雷纹二话不说就直接走到了我和天马双子之间。“你们听到

她的话了！看来我还得多去揍几个不开眼的魂淡才行！”他清清嗓子，站在两个女生面前，尽最大努力炫耀着他翅膀的肌肉。“有什么麻烦吗，这位小姐？”

“有小马发现了一个中队的幻形灵正在从西边飞过来！”

“幻形灵？！”雷纹面色坚毅，追云和翩飞在一旁惊讶地窃窃私语。“哎呀，他们简直就跟狮鹫一样糟糕！”他眨着眼睛。“简直-”

“快点来啊！”我挥着蹄子招呼着，快步朝便道跑去。“我们需要你专业而敏锐，像老鹰一样犀利的天马眼睛！”

“必须的！我们决不能让那些幻形灵恶棍入侵小马镇，而且……而且……”他眯着眼睛朝背后瞅了过来，“呃……那些幻形灵到底干了啥来着？”追云和翩飞只是耸耸肩。

“快呀！没时间啦！”

“好的！”雷纹追着我跑了过去。我把他给领到了镇中心一片看起来很空旷的地方。“他们在哪儿？我什么也没看见-”

“快看！地平线那边！看啊！”我急急忙忙地伸着蹄子指着。“我们得赶紧搞清楚我们到底得应付多少幻形灵！”

“可……”雷纹缩了缩脖子，眯起了眼睛。“那边是太阳落山的方向！很难看清楚啊……”

“就站在那里。”我指着水泥地上一处暗色的斑点。“但是一定要留意天空！”

“呃……”追云的视线一直盯着我指着叫他站过去的位置，不由得咽了口唾沫，“……雷纹？”她姐姐则勉强把一声窃笑憋了回去。

“嘘，安静点儿，姑娘们！”他厉声喝道，“要是我想要看清他们从哪边过来，我就得集中注意力！”他高高翘着脑袋，盲目地踩到了湿乎乎的胶水圈子上，然后他就站在那里不动了。“嗯……”他眯着眼睛，英勇无畏地凝望着西方一片火红的地平线。“我就只看见一群鸟嘛，女士，你确定这真的-”

我咬着嘴唇，挥着蹄子朝空中发了个信号。于是从旁边的灌木丛里忽然就蹦出一只萍琪派，还扯着嗓子直接对准雷纹的耳朵眼里面惊声尖叫。

“快跑呀！月之审判者来啦！”

“哇啊啊啊！”雷纹吓得眼睛都瞪圆了。他的翅膀发疯一样拍打着，活像一只受惊吓的鸡。可他才刚离开地面，粘牢在他蹄子上的胶水就像橡皮筋一样弹了回来，把他硬生生地拽回了地面上。“哎哟！”他哼了一声，整个身体都被糊在了地上。“唔呃……”

追云和翩飞已经笑瘫成了一堆，萍琪派哼哧一声，也笑得向后翻了过去，四条腿随着爆笑声发疯一样在空中乱蹬。至于我嘛，我就只是坐在原地，用蹄子捂着自己直喘气的嘴。现在这时候，我这几天以来的恐惧已经完全无影无踪了，现在的我幸福地沉入了欢乐和爆笑的汪洋大海里。

当然了，雷纹就没那么好笑了。“呜吼——！萍琪派!!!”他又是捶又是扭，玩了命地挣扎，想把自己从半透明的胶水层上撕下来。“你给我等着，等我抓到你——”

“哦，加把劲嘛，鹰眼！”萍琪派把脸上笑出来的眼泪抹了下去。“嘻嘻嘻嘻，反正我们也没真的搅了你们仨的好事呀，你迟早都会一身粘糊糊的嘛，今晚你们仨如胶似漆的时间还长着呢！”

“够了！给我过来！”咬牙切齿的雷纹咆哮声震耳欲聋。他拼了命地想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翅膀拍得羽毛都甩出来了。

“哇！”我吓得一个趔趄，往后就倒……正好倒进了萍琪派张开的前腿里。

“耶！关门放钻石狗啦！快闪快闪，老薄荷冰棍！”萍琪派拽着我，和我一块儿狂奔向小镇边缘，在雷纹气急败坏的咒骂声和红着脸的天马姐妹咯咯笑声之中扬长而去。

“哈哈哈哈哈哈！”我笑得前仰后合，差点儿没被林间小道上一根树根给绊了个大马趴。

“这都还没一半呐！”沐浴在夕阳余晖之中的萍琪开心地在我身边蹦蹦跳跳，“然后他就想让她心情变糟糕，就说呀：‘我敢打赌你从来不打理你鬃毛是因为没有哪个男生想靠近了去闻闻它有多臭。’然后云宝黛茜就回嘴说：‘他们之所以叫你雷纹，其实只是因为知道你吃多了樱桃卷饼之后会怎么样！’”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礼拜三晚餐时间之后那些雷声可不是天气管理队搞出来的！真正打雷的时候可是有闪电的！’嘻嘻嘻。然后呀，当然他就生气啦，不过他又能说什么呢？黛茜可能不是俏皮话的专家，不过她真的非常会说话。我比其他小马可要知道的多啦，不管什么时候，凡是她能让她笑起来的时候我都会很开心。因为这就好像一场挺有挑战意义的小游戏！你知道吗？比如说吧，为什么彩虹工厂里面到处都是血？”

“哈哈哈哈-咳咳，我猜不出来。为什么彩虹工厂里面到处都是血？”

“因为看到了雪花工厂，所以它心花怒放啦！”

“噗……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对，天马的笑话。这品味可得稍微去习惯习惯。不过我不管啥时候都喜欢辣酱！你有没有听说那条拜访云中城的死海蛇的事？”

“嘿嘿嘿……嗯。不，他怎么了么？”

“他死啦！”

“唔噗- 哈哈哈哈哈哈！”我都快笑瘫了。在高浓度的糖分，脑内内啡肽，还有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得以幸存，简直是个奇迹。不知何故，这三样东西被萍琪派像是胶水一样完美粘合到了一起。虽然我依然很冷，但是除了萍琪派身边，全艾奎斯陞亚没有我现在更乐意去的地方了。“哇哦，萍琪派，你可真能让小马从里到外都热乎起来啊。”

“哦我当然是啦，你看雷纹简直都热得发烫冒烟了呢！”

“哈哈哈哈哈哈……”

“仔细想想看呀，要是天马都是从‘熏炼营’毕——业——出来的呀，难怪雷纹飞在天上的时候会有五彩斑斓的尾烟呢！嘻嘻嘻，知道吗？憋——出来的。”

“噗哈哈哈哈哈哈！”

“不过再仔细想想看呀，小蝶可是没能通过那个‘熏炼营’呢。”萍琪派挠着下巴琢磨着。“真是让你想知道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维度，不光是视觉和听觉，而且还有黑烟和甲烷的维度。”

“呼……嗯……”我抬起头来，整张脸都笑得又酸又痛。“哎呀，这听起来可真是挺黑暗的，不是吗？”

“噉,恶心!我讨厌黑暗!黑暗从来不给妈妈写信!”她调皮地笑着,一把揪住了我的鞍包。“咱们来做点儿黑暗的事儿,怎么样!”

“比如说?……哇啊!”我惊叫一声,被她直接拽在后面,飞奔向我们几个钟头之前见面的公园。

接踵而来的烟花高高地飞上了夜空,划过满天星辰,在头顶爆成一团五颜六色的明亮闪光。

我惊喜地喘息着,坐在田野正中。与此同时,萍琪派正在欢呼雀跃,向空中高高挥舞着前蹄。

“哦耶!领教领教这个!黑暗,你这哲学意义上的大讨厌鬼!”她笑得有些疯癫,活像只野马。那露在外面的牙齿上闪着红黄蓝的光芒。“我才不管暮暮是怎么说尼睬的呢!那老头子太傲慢自负了。要我说呀,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逗你笑!”

我笑了笑,递给她另一支烟花。“我想,你蕴含的深度远超出了大家对你的信任,萍琪。”

“嗯!我就喜欢深!深盘装派,越深越好!特别是南瓜!真希望要是现在南瓜都丰收了该多好啊,我可以在上面撒上糖渍玉米粒当糖屑!你怎么看?”

“我觉得你很高尚。”

“你知道还有什么更高上的吗?”萍琪回之以疯狂的笑容,点着了烟花的导火线。“大!爆!炸!”

火箭旋转着直冲云天,向北稍微偏了一点,消散在一团鲜艳的金黄之中。

“哈哈……”我放松地向后一倒,让自己倒进了草丛里,沐浴在我周围光焰和火焰的漩涡之中。

世界突然变得温暖而又愉快,因为我所有的恐惧都无影无踪了。我拥抱着自己,在草丛里舒舒服服地伸着懒腰,享受着周围一切的触感和质感。在过去这些日子里,为什么我会允许绝望这么快就吞噬了我?我早该知道的。只要我保持耐心、平静、还有安详,那么这一切迟早都会过去的。当然,这诅咒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已经是昨日黄花了。不然呢?这世界上唯一

永恒不变的东西只有死亡,而萍琪派告诉了我,我充满了生机,离死亡还远着呢。

“真好玩啊。”我说道。

萍琪派咯咯地笑了起来。“你可得说的更具体点儿,薄荷妹子。”

“哈哈……”我翻过身来,另一个烟花在空中绽放,光芒照亮了我的微笑。“我本来还非常确信谁也不会记得我呢。自从遇到梦魇之月以后,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都那么凄惨,都那么恐怖。想想看,我居然这么简单就放弃了希望,真是有点儿可怕对吧?可今天,萍琪派?今天是我这辈子度过的最美好的一天了。是你告诉了我,我什么都没有失去,我欠你的-”

“真的吗?”萍琪笑嘻嘻着,点着了另一支烟花。“你欠我的?”

“嗯……是的。谢谢你,真的非常谢谢你,是你让我恢复了理智。”我更紧地拥抱着自己,闭上了眼睛露出了释怀的笑容。“我可以回去我爸妈身边了,他们现在恐怕都担心死我了。明天一大早我就该买头班火车票去坎特拉皇城……”

“好啊,你今天过得开心,所以我也高兴!”在导火索燃烧的嘶嘶声中,萍琪派的话音传来。“真希望我是跟你一块儿过的就好啦!”

“哈哈……”我咯咯地笑了。“可你就是跟我一块儿过的啊!而且我简直没法更开心了。我发誓,从头到尾我这笑脸好小就没停过。”

“哦!太酷啦!我就是喜欢让小马们笑开怀!特别是刚刚见面的那些!”

我只觉得心好像沉了下去。感觉……不太对劲。在战栗的怀疑之中,我的眼睛睁得很大,眉头紧锁。慢慢地,我坐了起来,完全去理会在头顶绽放的明亮色彩。“等一下,你……你……你说‘刚刚见面’是什么意思?”

“你看起来是一只很有型的小马,能跟你一块儿转转就好啦,薄荷屁股!”

我的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眨了好几次眼,我好不容易才发出了嘶哑的声音。“天琴。”我咽了口唾沫,艰难地重复道。“我的名字叫天琴。”

“心弦?”

我慢慢地点点头,眯起了眼睛。“是啊……”

“哦,要是你名字其实叫‘起司馅’的话呀,那你怎么会看起来好久都

没吃过东西啦?”

“可……可我就是……我们就是一块儿过的啊。”我如鲠在喉,声音更加颤抖了,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就像头顶爆炸的烟花。“我们一块儿烤纸杯蛋糕,记得吗?”

“嗯……纸杯蛋糕!”萍琪派的模样就快要流口水了。“我现在好想去烤点儿啊,而且要额外的额外的额外彩虹糖屑!”她的蓝眼睛忽然一亮,毫无疑问又是个点子从她脑袋里爆了出来。“嘿,你有没有听过马尔·格林的故事呀?”

“等等……你……你……”我摇着头站了起来,呼吸急促的要命。“你……你是说,你根本不记得了?”

“记得谁?马尔·格林?嘿!天马维加斯的事就是天马维加斯的事,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的老朋友!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我把我的朋友也一块儿烤进这些纸杯蛋糕里面去啦!”

“不!我说的是我们俩!你跟我!你还记得那些纸杯蛋糕吗?对雷纹玩恶作剧的事?还有穿过森林的事?还有……我们一块儿到这里的事?”

“嘿!放烟花的时候能有谁一块儿陪着是很开心的!”萍琪派笑得那么无邪,又点着了一支放上夜空。“我相信你来的时候也是非常快乐非常甜蜜的啦!不然我自己孤零零地去轰炸夜空那可多傻呀!”她遥望着绽放开来的彩虹色光点欢呼雀跃。“哦……真的好漂漂!”

“我……你……这……”我颤抖着,用蹄子狠命地揉着自己的鬃毛,几乎把鬃毛连根扯了下来。我的身体在崩溃的边缘颤抖,最后终于尖叫出声。“我要走了……”

“哎?”萍琪派惊讶地瞥了我一眼。“唉……可你才刚刚到这儿呀!”

“不……”

“难道你就不想四处逛逛,看看这漂亮的烟花-”

“不!!!”我的咆哮声渐渐弱化成了嘶吼,勉强遏制着嗓子眼里的呜咽。“对不起,可我必须走了!”

“别这么不喜欢运动嘛,薄荷!”

“是天琴!!!”我吼回去,几乎在嚎啕。

“心弦?”她重复道,我现在才发现,她只是在看我的可爱标记。她笑

着,那开朗的笑容和之前别无二致。“因为要是你名字其实叫‘起司馅’的话呀,那你怎么会看起来好久都没吃过东西-嘿!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我逃跑了,夺路而逃,亡命狂奔。我直接冲进了森林,盲目而麻木。整个世界在我周围化作了一片迷宫,充斥着阴影和无形的冰霜。每一次眨眼间,我都看到了梦魇之月那黑暗的凝视。我看到小马们快乐的面容,他们的视线像是穿透空气一样穿透了我。我看到了爸爸和妈妈的面容,仿佛雾气一样渐渐消散。我只能用呜咽和哭泣声绝望地试图把他们拉回来。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居然能蠢到这个地步。那一天里能和我相识的小马镇公民之中,碰巧是那个对这世界毫不在意的小丑。我想放声尖叫,我想砸烂一切,我想在泥土中翻来覆去地打滚,一直到滚死。

碰巧,上面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恐惧的鞭策之下,在森林里不顾一切的狂奔让我筋疲力尽了。我发现了一个我觉得很不起眼的地方,于是一头扎到了那里,只用滚滚而落的泪来温暖自己。当晨光来临之际,我发现自己正在一间废弃谷仓里。本来我可能一直会躺在那个地方孤独到死,如果不是一只当地农家小马碰巧路过,听到了我的声音的话……而她永远改变了我的生命。

自从头一次见到萍琪派,已经过去了几个礼拜的时间。我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个在我名下的马鞍包。在镇中心广场上去演奏的那些走投无路的下午时光,已经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虽然我身遭诅咒,但还是赚了不少钱。不少钱就意味着丰富的食物,良好的卫生条件,良好的住宿环境……虽然这个有点单薄。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城镇北部废弃谷仓旁边的帐篷非常感激。当然,我还有更多永久性的计划,不过路总得一步一步走。

我最近才发现那些每天早上都在我脑海里没完没了回旋的音乐背后隐藏的意义何在。事实证明,露娜公主——和梦魇之月拥有相同灵魂的那只天角兽,乃是一位古老音乐的作曲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脑子偶然发现了一首几乎被遗忘的乐曲,名为“阴影序曲”。当我最终把它谱写下来,并且完整地演奏出来之后,意想不到的心理影响出现了。我身边的灯火变得无比辉煌,而我的精神却被一种极端的偏执和焦虑侵袭了。要

是我能有办法把我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完整记录下来就好了,可是其他那些同样不可思议的情况就够我吃惊的了。在“阴影序曲”之后,又是一首新的曲子在我脑子里取代了它。我感到非常害怕,同时也非常迷惑。忽然之间,我在这个小镇的监禁生活就有了新的意义。

目前为止,我已经被困在小马镇一个多月了,而我才刚刚开始习惯我现在的处境。现在可不是放任我去随便害怕的时候。我必须保持冷静,鼓起勇气。我依然还有希望,有一天也许还可能回到家里,重新见到我的爸爸妈妈。而据我所知,这些神秘的乐曲,或许就是揭开某些谜题的关键。

“一次一件事,一样一样来。”我低声自言自语。这话相对而言比较普通,不过依然还是挺管用的。我理了一下帽衫的衣领,钻出了睡袋,把马鞍包背上,转过身来拉开了帐篷门的拉链。

紧接着一条小鳄鱼突然飞到了我脸上!

“唔唔呜!”我摔倒在帐篷外面的泥地上,和那个小小的爬行动物展开了生死搏斗。当我正在土里面来回来去地打滚,滚得尘土飞扬的时候,只听到一阵奔腾的蹄声直奔我而来。

“不行!不行!坏软糖!坏软糖!快从她身上下来!下来!唔唔唔!”我感觉两只蹄子伸过来揪着短吻鳄长满了鳞片的屁股。随着讨厌的啾砰一声,这东西总算从我脸上拔下来了。

“呸呸呸!”我坐在地上直吐口水。叹了口气,我把被鳄鱼口水贴在眼睛上的鬃毛拉开,抬头瞪着那个色泽鲜明的形象。“真是的,萍琪派!你就不会给那东西栓个绳子之类的吗?!”

“嘿,这可不能怪他!我本来以为我能教他玩悬挂滑翔运动呢!可我一把他给扔出去的时候呀,这才想起来我忘了给他滑翔机……还有把它吊起来的绳子!”

“你是在找绞刑架吗?!”我瞪着眼睛问。

“咦?绞刑架?”

我叹了口气。“没关系。我还是觉得他该系个皮带什么的。”

“傻丫头!系着皮带还怎么玩悬挂滑翔呀?”她笑嘻嘻地把斜眼的小鳄鱼抱着在她亮粉红的脸蛋上磨蹭。“嘻嘻嘻!顺带一提,早上好呀!鳄鱼脸贴脸的事儿真是对不起啦!”

我叹了口气,慢慢站起来,把自己身上的土拍下去。我都不知道我到底生什么气:是因为这都已经是第十次了呢,还是因为哪怕是第十次我都没能做好准备。从很多方面来说,这诅咒逼着我不得不一遍遍地去应付萍琪这样的疯丫头,也是理所当然的。

“别提了,只是多留点儿神吧,萍琪。”我嘟囔着。“镇子里的小马可比你想的还多,乱扔鳄鱼可能不止会让软糖惹上麻烦。”

“对,好吧。我寻思着等他以后长出牙齿来,我就不用他扔小马,而是用小马扔他好了。”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眨眨眼睛,又盯着我看。“嘿!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呀?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呢!”

我叹了口气,试着解释。“这是因为-”

然后萍琪派又一次提醒了我,根本没必要向她解释些什么。“因为你看起来像是那种值得去认识一下的小马!我一看见你就立刻想喝薄荷果子露啦!”

“对,对,这很好-”

“嗯~~~果子露。”

“我得走了,萍琪。”我无力地哼哼着,从外面拉上了帐篷门的拉链,又把鞍包在背上系紧。“我正在创作一首新歌,现在我得去小镇的图书馆做研究-”

“你怎么住在帐篷里面呀?”

“因为要是帐篷住在我里面,那装拉链的地方就换成我嘴上了,你不觉得吗?”

我知道这会惹得她笑个不停,只希望她能一直笑下去,好让我能安全撤退。然而,今天早上,她笑到一半就中途停下了。

“嘿!图书馆!这倒提醒我啦!我正给暮暮烤马芬呢!有谁来帮我就不再好不过啦!”

我浑身一哆嗦。每一天,每一天我都在努力忘掉我头一次接受她的提议一块儿烤东西的事。距离我们俩那次“在一起”的日子已经过了好几个礼拜了。而我现在正在鼓起勇气去变得更好,变得更强。萍琪派的出现,只是让我想起了我距离目标还有多远。

“对不起,可我现在有点儿忙……”

“忙着去吃蓝莓马芬?哎呀,我们现在还没有呢,这位小姐-”

“天琴。”我哼哼着,然后我立刻就后悔了。

“让我猜猜看: 心弦?因为要是你名字其实叫-”

“而且我讨厌起司!”我立刻青面獠牙地补充道。“就好像我讨厌…”我眨了眨眼睛,然后皱起了眉头。“等等,你这又是在干嘛?”

她靠一只蹄子保持着平衡,脑袋完全上下倒了过来。“有没有谁告诉过你,要是他们倒着看你的可爱标记,它看起来就像是某个街机游戏里的小卡通幽灵?”

“才没有!”我吼道,然后眨了眨眼睛,好奇地扭头盯着我自己的屁股看。

“反正呀……”萍琪派忽然从我身边蹦了过去,尾巴上还咬着一只小小的绿色鳄鱼。“如果你真的不想去烤东西,那我也不能强迫你啦! 不情愿的马芬专家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马芬专家了! 我早该知道的! 蛋糕太太一直都在逼着我听知心大姐姐的心理咨询讲座!”

“呃……”我呆呆地眨着眼睛,被她这无厘头的回答搞得有点头大。

“下次我再把软糖四处扔的时候呀,我会等他先长了翅膀再说! 或者至少是滑翔皮膜!”

“萍琪,等等。”我朝她伸出了一只蹄子。一想到我接下来要干什么,我就不由得一哆嗦。随着每一次费解的眨眼,摆在我面前的这一天都越来越模糊,本来计划好要谱写的音乐基本上都无影无踪了。实际上,我却突然对萍琪派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我。也许是因为她快乐的面孔舒展开来的弯弯微笑。也许是因为她眼中那永不消失的光芒,不管这些日子有多阴郁,有多沮丧,重复了多少遍也好。不管是什么情况,反正我脑袋里喧嚣的音乐现在音量轻的多了。而萍琪派就站在我眼前,无比真实,就站在我一步之外,冲着我咧嘴笑着,飘散着气球和蛋糕面糊的气味儿。我的生活变成了一座古怪的监狱,被意外所桎梏,被偶然事件所束缚。而现在,就在这里,在我面前蹦蹦跳跳的。我或许有个机会去抓住生活之中的每一丝苦涩,用微笑来总结一切。哪怕这微笑得是我偷来的。“我改主意了。”最后我逼着自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我……嗯……我挺喜欢跟你一块儿烤东西的。”

“真的吗?!”也不知怎么回事,电光火石的瞬间,她就蹿了回来,在我面前笑得阳光灿烂。“你说真的?”

“是啊……”我咽着唾沫,“为啥不呢?趁我还没再次改主意,咱们赶快开工吧。”

“急什么急呀?!我都还没开始我的早间小镇绕圈散步呢!”

“早间……绕圈散步……?”

“哦来嘛!”她咯咯笑着,示意我赶快跟上她。“有谁不喜欢在阳光下散步呀?快跟上啦,天启!”

“天琴。”

“怎么都好啦,快点儿动起来,绿屁屁!”

“然后,在侮辱过我烤柠檬蛋糕的方式之后呀,他还问我想不想去附近的山上俯视小马镇的风景!”萍琪派一边皱眉头一边领着我穿过小马镇繁华的镇中心。“我是说,真的!你能想象这种男生有多蛋大妄为吗?!”

“我想你说的其实该是‘胆大妄为’才对。”我说道,“而且,就算他不喜欢你烤的某一样点心又怎么样呢?你也许该多给他一次机会,萍琪。不管你信不信,‘想抓住男生的心,先抓住他的胃’,这话并不总是对的。”

“怎么都好啦。”萍琪笑咪咪地快步走着。“这是我最后一次让瑞瑞试着给我找对象!‘哦~亲爱的,你和曲别针先生绝对是最别致的一对儿啦!’切!太对了!我发誓,要是谁把我们俩扔一条船上,那接下来的剧情绝对是撞冰山!”

我稍微笑了笑,“好吧,我很高兴你很自重,至少能承认这一点。和流行文化的刻板印象可不一样,我们女生也不一定都是狂热的浪漫主义者。”刚说着,我差点儿一鼻子撞进举到我面前的一朵郁金香里去。

“早上好,天使。”动听的声音,英俊的面容,温柔的蓝眼睛,蓝宝石般璀璨的鬃毛,还有……那帅得无与伦比的微笑。

“呃……”我呆呆地眨着眼睛,从他的蹄子里接过那朵郁金香,傻站在原地左扭扭,右扭扭。“呃……嗯……”

陌生雄驹微笑着,轻鞠一躬,然后快步走向一辆园艺拖车。

“他这是咋地啦?”萍琪派一脸茫然地问。

“我……我……”我眼瞅着他,又看看郁金香,然后清了清嗓子。趁着没有谁在看,我偷偷把花扔开,只觉得脸烧得发烫。“我也不知道。”现在我们俩并肩而行了。在这期间,我总算又找回了和她平等对话的力量。“跟我说说,萍琪……”

“嗯?”

“我是一只陌生小马,这让你困扰吗?”

“就算你是只蝎尾狮也不会让我更困扰啦!”

“这不是……一种挺危险的生存哲学吗?”

“哦,谁靠着哲学来生活啊,真的?”她一路蹦蹦跳跳地领着我们走向小马镇中心,开心地哼着歌。“至少在烤东西的时候,你还知道你能喂饱谁的肚子呢!”她转过身来朝旁边一只长着胡子的雄驹挥着蹄子。“嘿,王牌!网球肘怎么样啦?”

我继续往下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陌生小马会不会对你有什么恶意,或者是-”

“千万要记住!你还有三个完好无损的肘部呢!”萍琪派咯咯笑着朝那只雄驹喊道,“所以绝对不要放弃梦想哦!”从远处传来了他的笑声。

“萍琪?”我皱着眉头。“你有没有在听我说-”

“嘿!车厘子!你的学生们茁壮成长得怎么样了呀?有没有像你花园里的花一样?”

“嘻嘻!”路过的雌驹朝我们笑着,“就像以往一样健健康康的,派小姐!”

“好的!要是你还需要谁来帮忙照顾幼儿园,一定及时告诉我哦!我绝对能腾出点儿午睡时间来!”萍琪朝我笑着,“车厘子是最棒的小马!你不觉得吗?”

“你能不能别一次去和三只不同小马交谈?”我问道。

“哎呀!”她紧张地笑了笑,“对不起哦,电琴。”

“是天琴。……还有你为什么要道歉?”

“你知道吗,凡是我看到哪只小马没有笑起来的时候呀,我就会觉得难过。”她朝路边偶然走过的小马们又挥了挥蹄子。“嘿塞斯!那只天下无双的表演小马有没有给你回信呀?”

路过的那只黄色独角兽雄驹瞅了过来,脸忽然红得发烧。“谁?啥?”然后他一头撞上了苹果拖车。“哎哟!见鬼!”

“嘻嘻嘻。”萍琪派冲我眨着眼睛,又跟我咬耳朵。“那家伙太容易受干扰了。”

“可不是只有他一个。”我很严厉地盯着她的眼睛。“难道你不觉得生活实在是太重要,也太脆弱,不能去这么随便吗?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你身边的那些小马最不想要的就是笑起来呢?那你要怎么办?你究竟有没有这方面的准备,萍琪?”

“哦,这是在讲大道理吗?”萍琪派窃笑不已。“蛋糕先生总是在跟我讲好多好多的大道理,至少我觉得他在讲。他啥时候认真可实在是不好说。你有没有看过他的脖子?我发誓,他肯定有三分之一的长颈鹿血统!”

“我只是认为,以你的年龄还有你在小马镇担当的社会角色来说,你明明可以更-”

“因为呀,过去长颈鹿在整个艾奎斯陲亚可是到处都是呢,那还是在布丁头议长去坎特拉山朝圣之前啦。疾病可真是件悲伤的事啊,不是吗?怎么都好,只要他们开赌场的时候还满意-”

“萍琪派,集中点儿注意力你会死么?”

“一点都不……哦,看在老天爷份上,干嘛这么认真涅!”她哼了一声,然后冲着我嬉皮笑脸。“真的,天津!你这听起来都开始像只机器蝴蝶了。”她递给我一支金色的郁金香。“给,你把这个给掉了。”

“我……”我看了两眼才反应过来,尴尬地认出那是那位温柔的小伙子的礼物。“呃……”我觉得迈不动腿了,脸蛋也开始发烧了。“怎么……你从哪儿……”

“别落得太远啦!”萍琪派嚷嚷着,直直地蹦向方糖小屋的入口。“我知道天琴用不着太着急,不过我们马上就有些马芬能享用啦!赶紧的!”这时候她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长着翅膀的家伙。“哎呀!嘻嘻,真对不起哦,马芬紧急事务!”

“哼……”一只古铜色的天马冷哼了一声,看着她从我们身边跑过去。“这些他喵的陆马,安卓帕公主作证(P S: 此角色来源于本故事作者shortskirtsandexplosions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The End Of Ponies)。”

我把郁金香插在耳后,快步朝面包店走去。忽然,我一个滑步停住了。突如其来的剧烈心跳之中,我慢慢地转过身,朝后面望去。那只天马也做了相同的事。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在黑色的鬃毛下面眯了起来,紧紧盯着我。片刻间,我们就只是四目相对,仿佛被对方的视线所吸引了一样。最后我们不约而同地耸了耸肩,各走各的路了。

“唉……”我整理了一下连帽衫,顶着寒潮大步走进了方糖小屋。“没有比这还尴尬的了。”

“而这就是我怎么知道了‘开胃小菜’的真正意思!”萍琪派说道,一边咯咯笑着一边忙着在方糖小屋厨房中间搅拌马芬配料。“哇哦,我跟你说呀:在那场宴会之后,塞拉斯蒂娅公主都差点儿决定改在马哈顿去举办夏至日庆典了呢!我还是不知道咱们的陛下怎么把牙齿刷得那么棒的。”

我叹了口气,这口气叹得又长又重,在准备蓝莓的时候努力憋着不吐出来。“好吧,至少你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我吸了口气,继续努力奋斗。“至少是大多数小马吧。”

“嘿,这世界上的一切可不都是非黑即白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派小姐?”

“我不知道,亚里士多德之类的吧,我愿意打赌。”

“每一次我以为你终于开始有条理的时候,你都会让我越来越无力。”

“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会成为完美的吐槽役!”

“完美的……吐……什么?”

“你懂的,就好像迪普和梅宝?达菲和八哥?3 P O和R 2?”她一边搅和碗里的东西一边冲我挤眉弄眼。“我们俩一个犯傻,一个吐槽!等我们把这些马芬烤好之后,估计有成吨的小马都要笑趴下啦!我们绝对会成为下一个火爆流行梗!在你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呀,他们就该叫我们俩绿粉社啦!”

“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这都已经有了。”我嘀咕着。

“嘻嘻!开心点儿嘛!我希望大家都能笑起来,我也希望能找个办法让你也笑起来,这位……呃……嗯……”头一次,她的声音迟疑了。在混

乱和迷惑的边缘,她的嘴巴就这么张着合不上了。

我抬头看着她,猛地站了起来。“什么?怎么了?”

“嗯……哈哈……”她咬着嘴唇,脸红了起来。“有小马告诉我,我时常会丢三落四忘东忘西的。当我丢三落四忘东忘西的时候,我只是不太习惯这种感觉……”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对吗?”我问道,急切地凑了过来。“你……你把我给忘了,就在刚刚?”

“嗯……嘻嘻嘻……我到了这儿……来烤马芬……然后你……你……”

“停!”我一声大叫,从寒冷之中挣脱出来抓住了她的肩膀,害得一大堆蓝莓掉到了瓷砖地板上。“就停在这儿!仔细想想,派小姐。”

“我……我在努力记起你-”

“别!别去试!”我大喊道。吸了一口气,我把声音放低到了非常温和的地步。“我只是需要你描述一下。”

“描述什么?”

我咬着嘴唇,低声问道:“你现在感觉到什么?这个诅咒对你有什么影响?”

“诅咒……?”

“你站在一只从来不记得见过的小马面前,难道就不会觉得奇怪吗?”我质问道,凝视着她的眼睛,寻找着某些让我心烦意乱了连续好几晚的东西。“你是不是有种感觉,虽然我的面孔和声音是完全陌生的,但不知为什么,就是觉得我有点熟悉?觉得我以前好像跟你说过话?或者一切都模糊不清?”

“我觉得……我觉得……”

“拜托……”我轻声说道,声音在痛苦之中颤抖。我更加恳切地凝视着她,“这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必须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了。我必须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我……”萍琪派的眼睛眯了起来,她气喘吁吁,在天花板上望来望去,就好像一只自我反省的小马正在寻找焦躁内心之中的什么东西,“我觉得……我觉得……”

“……是？”我屏住了呼吸。

萍琪派眨了眨眼睛，然后笑开了花。“我觉得该加开心果！”

我的耳朵一下子耷拉了下来。“……开心果？”我呆呆地重复道。

“完全彻底一点都没错！”她从我身边蹦了过去，在高高的架子上拿下一大瓶坚果。“蓝莓？哈！只有那些无聊又没创意的小马点心师才会在自己的作品里只放水果不放别的！小马镇可是一个彻彻底底坚韧不拔的农家小镇！我需要在里面加点儿脆脆的东东！另外，又有哪只小马碰巧可能对它过敏-”

“派小姐！”我几乎朝她吼了起来，拦住了她不让她回烘焙柜台那边。“我是谁？”

“一只漂漂小马！”她冲我眨着眼睛。“我喜欢你的鬃毛，清新薄荷！”她瞬间从我身边晃过去，还用牙齿拧开了瓶口。“嗯～呵耐噫唉偶蓝哎，笑笑小瓦！（现在递给我蓝莓，漂漂小马！）”

“我在说正经事呢！”我直接把那个罐子从她嘴上拔了下来。“这里发生一些异乎寻常的事-哎呀呀！”萍琪流在罐子上的哈喇子粘了我满蹄子，我急急忙忙地把它给甩了下去。一脸嫌弃地把湿乎乎的罐子放下，我再次盯着萍琪。“我可是到这里已经有一个半钟头了，忽然，我就好像成了刚刚到这里一样。要是我可以把咱们俩在小镇北边的帐篷见面之后的所有一切都告诉你的话，那你会怎么说？”

“我们在帐篷见面了？”

“对！你还把软糖扔到我脸上！”

“嗯……好吧，我可能正在教他怎么玩玩悬挂滑翔运动！”她冲我咧着嘴乐，“哎呀，说起来，你知道我在哪儿能找到一架滑翔机吗？哦，还有一些把他给吊起来的绳子？”

“萍琪！”我抓着她的肩膀，几乎大吼大叫起来。“这不是只关系到我还有软糖的事！”

“切！哪儿那么复杂！两个一对，三个一伙！”

“你甚至连我名字都不知道，难道这还不够麻烦吗？！”

“不然呢？名字又有什么意思了吗？”

“意味着一切！我是天琴！天琴心弦！”

“不会吧？”萍琪咧着大嘴笑得没心没肺。“因为要是你的名字其实-”

“我发誓,要是你再胡扯什么起司,我非得-”

“你是一只看起来可以学一两样烤马芬能耐的小马!”萍琪咯咯笑着,“这还不够吗?”

“不够!”我咆哮着,“一点儿都不够!我们自己身份的定义和我们能做什么一样重要!”

“哦,那你管这个叫啥?你的大天琴定理?”

“别像个说笑话的一样乱玩我的话!”当她蹦蹦跳跳地走过厨房,沿途搜罗更多食材的时候,我紧紧跟在她身边。“要是周围的小马突然就把你的名字给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你会怎么想?!”

“哦,那我要去舞蹈俱乐部跳舞可就麻烦咯!”

“说真的!”我抄起了蹄子,黑着脸瞪着她。“难道你就一点儿都不烦恼吗?难道你不觉得自己好像什么地方缺了一大块一样吗?难道你不会想去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从你身上剥夺了这么多吗?”

“嘻嘻嘻,蠢蠢天琴。这里又不是坎特拉皇城的皇庭,不是所有小马身上都穿衣服的!”

“噉……”我沮丧地用蹄子揉着脑门。“萍琪派……”

“顺带一提,帽衫够帅的。”她回到柜台前面继续搅和。“谁能猜到你是个彻底的不高兴呢?”

“你什么都猜不到!”我说道,“你对我根本一无所知!”

“你是一只聪明而且喜欢看书的小马,在音乐方面挺有一套的,而且还喜欢讲大道理。”

我僵住了,呆呆地眨着眼睛。“呃……”

萍琪派咯咯地笑了起来。“哦~拜托。大自然母亲可不会随随便便给我们个可爱标记的啦!这就好像玩宇宙骰子一样,爱因嘶坦没说过这话吗?”

“想要了解一只小马,你觉得这就足够了?”我的声音非常单调,指着自己的侧腰,“你看到了一个可爱标记,猜出我是个音乐家,不知怎么的,你觉得这就够了?”

“好吧,”她指着我的屁股。“金色七弦琴标记当然不表示你在研究人

类学了,不是吗?”

“嗷……萍琪……”

“我猜只要你按时更新不要咕咕咕,就没有谁在乎有什么不一样吧?”

“最起码听我这一次好不好?”我咬牙切齿挥着蹄子比划着加以强调。“大声说出你的名字,告诉我听到它对你的心有没有什么影响!”

“什么,我的全名?”

“当然了。”

“嗯……”萍琪派抬起眼睛仰望着天花板,用舌头舔着嘴巴。“萍卡美娜·黛安·派。”她停顿了一下,眼睛眯了起来。然后摇了摇头。“不行啦,就跟以前一样没劲透了。”

我歪着脑袋,眨着眼睛。“呃……”

“是?有啥问题吗?”

“没、没有。只是……”我伸着蹄子指着,张口结舌,最后叹了口气。“算了,忘了这回事吧。”我沮丧地靠着柜台。“我都不知道我操的什么心。”

“哦,那赶快精神点儿吧,丫头!我不知道你哪儿来那么多压力山大!所以名字又咋了?我老爸老妈当初可差点儿给我起名字叫‘惊喜’呢!听起来可能会很酷的哦!因为到时候呀,凡是我给小马开个惊喜派对的时候,我都有点儿算是在给我自己开派对呢!不过后来我才明白过来了……嘻嘻嘻……反正我总是会这么做的啦!所以,从长远角度来看,一只小马的名字叫啥到底又有什么重要的了?”

“起码连‘开胃小菜’也有个重要的名字,对吧?”

“哦,这名字跟味道简直没得比嘛。嘿,咱们赶快把活儿干完吧!当你可以烘培的时候干嘛浪费时间呢,嗯?”

“开心果?”小蝶笑咪咪地注视着我们的柜台。“嗯,萍琪,这一定会非常非常好吃的。我很想带些回家,好让我的小松鼠们能磨磨牙。你介意我这么做吗?”

“嘿!这些马芬之所以可以‘自由拿取’,可不是因为跟着华莱士在斯特林桥冲锋陷阵过!”萍琪派大声疾呼,“所以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吧,姑

娘啊！勇敢地前行，把蓝莓和开心果的颂歌向所有的森林去四处传颂！就算有一只松鼠把你拒之门外也好，拂去马蹄铁上的灰土，向着下一处森林继续进发吧！”

“我发誓……”我靠着柜台无精打采地坐着，把脸埋在蹄子里低声嘟囔。“你有没有听过自己在说些什么？”

“噉！最近一次我把嘴巴凑到麦克风旁边的时候呀，出来的好东西就只有口水！”她走开了，顺便朝小蝶挥挥蹄子，化作了方糖小屋中心地带一团缤纷的色彩。“歌只有自然而然该唱的时候就唱出来啦。所以我从来没打算这么做。”

“我想你从来都没打算去做很多事。”

“小蝶可不一样！对，就是她，刚刚到这儿的天马。”萍琪派指着我看视野之外的某点，在我视线余光中是一团模糊的黄色。“我发誓，她就该去合唱团领唱！真有意思哦，因为很多朋友都说我们俩声音完全一样呢！我都没听过我自己的声音，你听过吗？咳咳，哆～咪～咪～发-”

我干脆地一蹄子堵在她嘴上，直截了当地让她沉默下来，起身瞪着她。“我听够了，萍琪派。你是个温柔、有趣、非常愉快的小马。可我实在是有点感觉，觉得你好像没希望了。”

“唔呜喔？”她重复道。我把蹄子拔了下来。先摇摇头，咧了咧嘴，然后她才开口。“我不认识你，可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觉得开心和真正开心完全是两回事！”

“哎呀呀。”她反感地盯了我一眼。“什么时候不一样了？”

“自从太虚玄母把她的神圣气息吹入这领域的四角并且归于苍穹-哦这又有什么关系了？”我摆摆蹄子站了起来。“小马的灵魂永无安宁——我指的是真正的安宁——直到他或者她明白自己在这个秩序宇宙中的地位！”

“现在你这是要问我有没有读过《秩序经》了吗？”

“萍琪派，难道你不重视过去或未来吗？！”我注视着她，关切的眼中满是痛苦。“你现在这种生活又能持续多久？一切不都拥有永久性和自身的意义吗？”

“嗯……好吧，我猜我也可以回顾一下过去。只是为了搞明白‘持续’

这个词儿的意思。”她喃喃道，沉思地摸着下巴。又有两只小马走上从柜台上拿走了更多马芬，不过她完全没理会。“你知道吗，当我还是个毛绒绒的小幼驹的时候呀，我的生活之中可没有多少欢笑。我的家族在一座阴沉沉的小镇里安了家，落了户。这个阴沉小镇位置是在一个堕落神灵没有生气的翅膀的骨骼犁出的深深沟壑之中，在那里，欢笑是一种罪孽。而衡量一只小马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下矿井没完没了地干活儿，从早一直到晚。”

“萍琪……”我惊叫起来，轻轻伸出蹄子，温柔地搭在她肩上，一时间有些上不来气，“我……我、我……我根本不知道，你……真的……？”

“……噗！”她憋不住地大笑起来，使劲敲柜台面。“哈哈哈哈哈！逗你玩的啦！其实我是在一家岩石农场长大的。”

“萍琪派!!!”

“哈哈哈哈哈！”

“够了。”我抄起马鞍包，直接把它扔到后腰上。“我走了。”

“哦~~~嘴不要撇的这么低嘛！我只是想逗你乐一乐而已啦！”

“照这个速度下去，我就快要被你给送进坟里了。”

“哦，我的礼貌都哪儿去啦！”萍琪派凑到了我身边，“当然啦！你这么辛苦地帮忙烤了好多马芬，肯定想收些酬劳什么的！不过我恐怕钱柜是蛋糕太太和蛋糕先生他们在管着呢。可你说说不定还是喜欢临别礼物吧？”她蹦到柜台后面，掏出一只紫色的河马娃娃。“毛绒玩偶？”

“派小姐，我绝对不想要任何毛绒玩具，现在不要，以后也不要。”

“嗯，对！毛绒玩具确实太过时啦。哦！哦哦哦！”她在柜台后面乒乒乓乓地翻找着，“你看起来像是一只聪明小马！来，这本书给你！”她把一本厚厚的装订书扔进了我蹄子里。

我接过了它，随便看了看，然后翻开了书页。几页之后，我茫然地抬头看着她，“这里面……所有的页面都是空白的？”

“不然呐？开始写日记吧！你会写字不是吗？”

“我怎么会需要-？！”刚吼了一半我就顿住了，我低下头，再次翻阅着那本空白的书。“嗯……”

“我自己是从来都不关心什么写日记这回事的啦。要写日记得花老久

了,就像是……一辈子!另外,无论如何,反正我又有什么可往里写的吗?”萍琪派清了清嗓子,低声念了起来。“亲爱的日记本,你喜欢修辞问题吗?修辞陈述怎么样呢?我曾经写过很多带有修辞性的陈述,然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这让我想起了发生的其他事情,然后我就决定要发表声明!”

“嗯……萍琪派?”小蝶开了口,我抬头瞥过去,只见她回到了柜台旁边。“我在想……”她声音很小,“我能不能……嗯……麻烦你再给两个马芬?天使兔最近一直都很乖,我觉得该好好奖励奖励他-”说到这里她顿了一下,低头盯着我。“哎呀,嗯……你好呀,你是萍琪的朋友吗?”

“你五分钟之前就不记得我了?”

“嗯……不。对不起,我、我应该记得吗?”

我把书猛地一拍,指着萍琪派。“哈!看见没有?”

“看见谁?小蝶?”

“她把我给忘了!”

“嘻嘻嘻!要不是翅膀贴在身边呀,她连自己是只天马都会忘了呢!嗯……无意冒犯哦,小蝶。”

“没关系。”

“顺带一提啊,你上个礼拜给软糖缝的舞鞋真是好漂亮!他正开始练习他的芭蕾舞步呢。”

“哦,真的吗?”小蝶开朗地笑了,翅膀轻轻拍动着。“我很乐意去看他的芭蕾舞表演。”

“对耶!当一只鳄鱼开始接触自己雌性化的那一面的时候呀,这世界真是生机无限呢!”

“萍琪!”

“你!”萍琪抬起眼睛盯着我。“喂,你!你好呀!嘿!书不错!”

“哦,亲爱的塞拉斯蒂娅啊……”我只觉得脑袋上都在冒烟了,可是却又是一阵寒潮突如其来,冻得牙齿发颤。“你又把我给忘了是吧?”

“嗯……”萍琪派眨眨眼睛,然后笑了。“心弦?因为要是你名字其实叫‘起司馅’的话-”

“对,再见。”

“我喜欢起司。”小蝶说道。

“没谁问你-噉!”我大步流星离开柜台朝外门走去。“噉————!!!”

“看来需要学习芭蕾舞步的不止是软糖呢。”

后面两个声音开始一块儿咯咯笑,这让我气得更加七窍生烟,忽然之间,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终于冲回到了帐篷前。在昏暗的暮光下摸索着拉链,我一直都无声地骂个不停。好不容易,终于拉开了帐篷门,我直接一纵身,扑进了帐篷里面,像是一袋裹在青灰色连帽衫里的土豆一样卧床不起。躺在睡袋上面,我叹着气,沐浴着夏日最后一丝垂死的余晖。我都没留意到自己正把什么东西抱在胸前,直到最后泛起了冲动,才低头瞟了一眼。

是那本空白的日记。

“啊……塞拉斯蒂娅作证,我这一天就这么浪费掉了。”没好气地把那本空白书扔到帐篷最远的那边,然后我翻身躺平。茫然地凝视着一片虚无,连鬓毛落在眼睛上都没去理会。本来我这一天应该花在把我脑袋里转悠个没完的这首新曲子给调查清楚上的。本来我应该努力去解开这个诅咒的,本来我应该弄清楚该怎么找个更稳妥的家的,弄清楚怎么去赚更多钱的。结果我这一天除了气得鼻子冒烟之外什么都没干。“她不是你教出来的哪个学生吧,月亮舞?”

世界一如既往地冷漠而沉默。当然了。

我微微颤抖,把帽衫的兜帽拉过我的角上,缩起身体,用前蹄紧紧抱着自己。我的呼吸泛着微弱的雾气,在脑海中回顾着今天的一切。如果我是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如果我换成任何其他小马,那么,萍琪派所说的那些话,至少有一部分该达到她所期望的效果了。不得不承认,就连我都好几次忍不住想要笑出来,可是出于某些原因,我内心冻得发抖的那部分就是不允许我这么做。也因此,我们俩都陷入了僵局。这真的都是我身遭诅咒的错吗?

我到底变成了什么?或者,更好的问题是,我命中注定要变成什么?我可不是总这么冷漠,这么无聊,这么缺乏幽默感。这诅咒之所以是如此恐怖的诅咒,难道是我让它变得这么可怕的?

不。不,这不可能这么简单。我只是需要去了解更多,我需要获取答案。如果我能理解萍琪派,那么,也许……只是也许,我也能理解其他所有的一切了。没有什么比无厘头更加难以捉摸,毕竟,我非常非常想知道,一只小马是如何一直活在当下的。因为我意识到,我可能很快也得适应这种生活了。

所以,虽然呻吟不已,但我翻过身来,做了些我都没想到会去做的事。我够到了那本空白的日记,翻开了第一页。然后……用魔法飘起了那支我原本以为只会用来谱写音乐的笔,我开始写日记了。孤独的文字渐渐排成了行,然后又化为整页的篇幅。最后,这些文字组成了日记的条目。就这样,不知不觉间,我被囚禁在小马镇的生活渐渐形成了一张地图。

十二个月之后,我坐在带壁炉的舒适小木屋正中,继续完善着这张“地图”。我的笔在页面末尾飞速地书写,大声地把那些文字念了出来。

“‘你的脑海中可曾有一段优美的旋律回荡,你却不知道这旋律从何而来?那旋律是我。’”

我停住了笔,把羽毛笔插回墨水瓶里,阅读着我完成的篇章。

“嗯,好事是只有我会读这东西,这破玩意儿永远不会流行开来。”

我深吸一口气,露出了笑容。生活仍然艰难,但还算是能够控制。自从战栗的诅咒第一个月之后,我依次发现了许多的挽歌。而且我还为自己盖了一个家,种了庄稼来做饭养活我自己。我甚至还设计出了一种方法,来哄骗暮光来帮助我了解关于我困境的最新奥秘。

实际上,就在昨天,她还帮我找到了挽歌第七乐章的名字。我朝左边瞥了一眼,心满意足地看着那堆厚厚的乐谱。现在我可以安全地把它标为“夜之悲歌”了。经过了近一年的反复尴尬实验,我终于开始了解该怎么活在这世界上了。感觉还真是清新,就好像我其实是身在什么地方似的。

也许正是这种感觉激发了我心中突然绽放的怀旧之情。不管是什么情况,我都有了重新翻阅我日记前几篇的动力。我一边哼着歌一边把日记翻到开篇,一看第一页,我就立刻僵住了,眼睛眯了起来。

留在第一页上的,是我匆忙之中用羽毛笔潦草记下的文字,看起来活

像是小孩子的涂鸦。从那一塌糊涂的锯齿状笔迹里,就能看出十二个月之前的寒潮让我哆嗦得有多厉害。几乎难以分辨的待办事项列表里,我看到了诸如“赚更多钱”、“拆掉谷仓”、“去图书馆找古书”和“制作乐器”等几条看起来还比较顺眼的条目。但是把我的视线牢牢定住的并不是它们。在这些凌乱字迹的中间,有一行满怀怒气的字样。上面还被划了好几道,不是一道,而是三道。这句话很大胆:“学会粉式思考”。

眼看着这行充满命令性的文字,我眨着眼睛,然后整张脸垮了下来。“啊……真的假的?”我颤抖的叹息卷起了一阵热气,凝望着壁炉中跃动的火焰。“我就不能改成研究怎么时间旅行,或者造一条彩虹出来之类的吗?”

有时我会想起自己是多么的孤独。我无法预测这种顿悟何时发生,但它们几乎总是伴随着一成不变的沉默,即使我冰冷的呼吸也无法打断。壁炉似乎淹没在小屋的阴影里了。挂在我周围的乐器渐渐消失,夜空中的星星一个接一个地从我的窗外隐去。

我开始思考。不管有没有更多地了解这神秘的挽歌,我都走过了漫长的旅途,到达了这颗心灵宁静之处。这条旅途并不简单,一年之中,我经历了无数的考验和痛苦的磨难。不过,从心理学方面来讲,我也很多事情值得骄傲与自豪。

然而,不管我变得有多宁静也好,我都明白,和萍琪派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无限快乐相比,我这点儿宁静简直不值一提。那么,这样一只活力无限的陆马是通过什么样的顿悟来反省自己的呢?当她感到非常孤独的时候,谁能在她身边安慰她呢?就这一点而言,谁能准确说出她是何时何地跨越了快乐与绝望之间的巨大鸿沟的呢?

突然间,“学会粉式思考”感觉不再像是一项参透自我的任务了,而是要去找到在我被诅咒的道路上另一个肆无忌惮地嬉闹的灵魂。我到底是着了什么魔,竟然把这样的事项都给划了好几次?

“都得怪那条鳄鱼。”我嘀咕着。

我明白,最后我可能又会后悔,可我的心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去做些什么了。毕竟,我刚刚才在挽歌的探索旅途上迈进了一大步。还有什么能阻止我去帮助那些在诅咒之下得了健忘症的朋友们,让他们发现自己真正

的潜力呢?偶然之间,我已经如蒙祝福,发现了我自己的潜力了。

我翻阅着整本日记,在我最近的章节之后,翻开新的一页。提起了羽毛笔,我在纸上奋笔疾书,写出新的日记。我对自己笑了笑,也许这得花几个礼拜时间,但我已经知道这很容易。毕竟,我已经和这个小镇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哪怕这些联系根本不记得我也好。我要做的只不过是向正确的小马提出正确的问题,最终我一定会把萍琪派从里到外全搞明白的。

然后,也许,我也能帮她明了自我……

时间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在方糖小屋前面,萍琪派握着飞板璐的前蹄,耀武扬威地举到了空中。她跳着小小的舞蹈,笑得别提多开心了。

“哇哦!看看是谁彻底康复啦!”她朝小天马眨着眼睛。“想要把你的精气神给吸干,就这么一台疯狂远程魔法天马发射器哪儿够呀,嗯,是不是,小怪兽飞板斯拉?”

飞板璐红着脸,她从萍琪派面前退开一步,腼腆地用蹄子磨着地面。“真的,萍琪,我没事。而且大家全都没完没了地又是庆祝又是拍我后背的,好像我是什么民族英雄一样,这都让我快要烦死了。我其实就只是没走对位置,结果跟神秘博士那台怪机器出了意外。没啥大不了的事,反正我也不大可能再来一遍了。乳白她对此非常确定。”

“咦?”

“哦,嗯……你听见没?”飞板璐把蹄子放到了耳边,“听起来像是甜贝儿在唱歌,我得赶紧去……嗯……童子军远征行动了。就在那边,没法陪你啦。”

“好的好的好的!”萍琪派满脸无辜地挥着蹄子目送小天马飞驰而去。“勇往直前地冲呀!以可爱标记之圣名拿下你们的天赋!”她转过来看着我笑。“有一回呀,我和一帮去东方朝圣的斑马说起了‘可爱标记十字军远征’的事,哎呀结果那可真是个糟糕的主意。”她开始咯咯直笑——却又突然顿住了,眨了眨眼睛,终于盯住了我。“哦,嗯……嗨,你好呀!我是萍琪派!你是谁呢?为什么我突然觉得应该想到起司这个话题呢?”

“好吧,我猜还是有希望的。”我笑着说道。

“咦？”

“萍琪派……”几步之外,我倚靠在树干上奏响了七弦琴。和她最亲密的朋友进行了几次亲密交谈,做好了准备。而且我也花了好些夜晚,把我对她还有她的家族以及童年生活的了解所积累的知识,和我内心的感触结合起来。“你遇到过这种事情没有:一段优美的旋律一直在你脑海里盘旋,你不知道它是哪来的,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但就是想哼出来?”

“呕!这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标语了!”

“嗯……”我没有因此而退缩,用舌头舔了舔嘴角,努力思考着怎么重新开始。“咳咳,那好吧。”我又咧着嘴注视着她。“是什么造就了小马?是她的梦想吗?是她的思想与志向吗?”

“嘘……!”萍琪派鬼鬼祟祟地凑了过来,一脸傻笑地四处张望。“我是不是正在上搞笑节目的镜头呀?现在这个就是这回事吧?”

我又长又重地叹了口气,用更大的音量弹奏着七弦琴,并且用稍微有点儿尖锐的声音开了口。“孤独,意味着什么呢?我指的是真正的孤独?我已经到了能理解这种感觉的地步了吗?”

“哦!哦哦哦!我喜欢这游戏!猜歌名对吧?咱们来看看对不对呀。”萍琪派夸张地深吸了一大口气,眼睛都快爆出来了。吸饱了之后,她就开始扯着嗓子吼着唱了起来:“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点~~安~~慰~~~!”

我都不知道该摆出什么表情好了。自从我上一次尝试和这个欢脱的灵魂安稳地来一场交谈,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年。现在我记起为什么会隔得这么久了。我朝周围瞥了几眼,只见好几只小马好奇地看着我们这边,寻找着是谁在鬼吼鬼叫。我留意到镇长正用蹄子捂着耳朵,而酸梅酒正把脑袋深深地扎进一丛厚厚的灌木丛,努力屏蔽那噪音。

“……你的心那么脆~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马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

我无奈地用蹄子揉着额角。“好吧,咱们再试试别的……”

几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又是几个小时。在飞蛾萦绕的公园路灯照耀下,我疲惫不堪地抓着我的七弦琴,在夜色下弹了几个几乎不成调子的音阶。

鼓起剩下的所有力气,我有气无力地哼哼出声:“被诅咒意味着什么呢?”声音干涩,单调而难听,两眼无神,充满了血丝。“它的真正意义何在?意味着我被抢劫了?”

“哦!哦!这个梗我知道!”萍琪派在我面前蹦着,乐得眉开眼笑。“你有没有买过斯蒂芬·妮可丝的演唱会票?我跟你说过,贵得简直是拦路抢劫!要我看,她就该一直和佛利伍麦克在一块儿!”

“不!我才不是在说-”我咬牙切齿,好不容易让自己平静下来,继续弹着七弦琴往下讲。“难道英雄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历史选择把他们记下来吗?那些最伟大的小马们,史上的传奇,究竟是因为他们赢得了这地位,亦或是-”

“哦!哦哦哦!托尼·斯塔克!”萍琪派又开始蹦蹦跳了。“托尼·斯塔克是我最喜欢的英雄!”

“可恶,这才不是……唔唔唔去他喵的什么屎大颗!”我吼了起来。

“哦~~~~~”萍琪派顽皮地笑着,“看来漫威被卖了惹得很多粉丝都超不爽的啊!”

“你能不能先等我完事!”

“完事?完什么事?”

“我的引言!”

萍琪派眨着眼睛,朝头顶的星空瞥了一眼,然后又眯起眼睛看着我。“这些都只是引言?”

“我想告诉你一些特别的东西,我想尽可能正式一点-”

“我们本来可以直接握个蹄子就搞定的嘛,姑娘!”她伸出了前蹄。“大名是萍琪!不喜欢的话可以不加‘派’,”她朝我眨着眼睛,“还可以叫‘黛安’,如果你……如果你……嗯……好吧,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无聊的话。我想是吧。”

“那好吧,已经够了。”我从长凳上站起来,用魔法飘起了我的乐器。“七弦琴时间到!”

“什么时间?”

“听着就是了!”我在奏出宁静的旋律萦绕在我们周围之前先朝她非常不宁静地吼了一声。现在我弹奏的曲调有点催眠,随着摇篮曲甜蜜的旋

律随着轻柔的夜风飘荡之际,哪怕是蟋蟀的鸣叫声都停了下来。很快,萍琪派就不乱蹦乱跳了,她凝视着我,那双蓝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我的七弦琴,听着我演奏着每一个轻柔的和弦。随着曲子的逐渐推进,陆马丫头的下巴也掉的越来越多了。那一口完美无瑕的大白牙辉映着月光简直亮得像月亮。

最后,我演奏完了。随之而来的沉默中,我默默地盯着她,耐心地看着她。

“那……”她的声音轻的几乎听不清。“那是……”

“这是一首简单的民谣。”我平静地说道,“通常是唱给孩子们摇篮曲。尽管如此,小马镇的孩子却没那么听过它,这是因为这首歌并不是从艾奎斯陞亚的这部分区域来的。你看,我也做了些研究。很明显,这首歌来自艾奎斯陞亚东北方的一个地带,那里有许多小村镇,周围尽是采石场和岩石农场。你不会碰巧认识对这首曲子很熟悉的小马,对吧?”

“这……”萍琪的声音开始颤抖了。她的眼睛盯着我们蹄下的土路,咽着唾沫,有点儿结巴地说道,“我妈妈,她……她以前经常给我唱这首歌。”她用颤抖的蹄子揉着自己的毛蓬蓬的鬃毛。“她……她以前给我唱过很多很多的歌……”

“可她不再唱了,对吧?”我小心翼翼地凝视着她,向她靠近了几步。“是不是因为你长大了,派小姐?”

悲伤而缓慢地,萍琪摇了摇头。

我在她身边蹲坐下来。“是不是……”我温和地注视着她的脸。“是不是……因为你决定离开你的家,去走自己的路,闯荡出自己的世界?”

她默默地咬着嘴唇,沉思着。不过再一次,她摇了摇头。

“萍琪……”我抬起一只蹄子搭在她肩上。“当你搬到小马镇的时候,你……有没有别的选择?”

“我……我……”

“嘘……”我安慰地笑着。“没关系的,你也不用躲在那没完没了的笑脸后面了。”

“我才没躲!”一时间,她吼了起来。“我……”

“萍琪派,一切都得看时间和场合。没有任何小马可以逼着你去认为

微笑是……唯一能释放情感的方式……”我一直面对面地和她交谈着，凝视着她的眼睛，吸引着她的视线，用我所有的力量去触摸她深深的内心。“听我说，你是一只了不起的小马，一只美丽的小马，你有很多的才华，能很多的事。这些优点用得着被一种完全依赖于当前的平庸而可笑的生活所埋没吗？派小姐，你明明拥有移山填海一样了不起的力量。你明明可以搬出蛋糕家，自己盖房子住进去，在属于你自己的家中愉快地吹气球，扔彩带。根本不需要缩在蛋糕家的阁楼上。难道你不觉得你该开始……开始为自己生活，而不是为了别的小马吗？”

“可……可别的小马需要我……”

“那你自己的需要呢，派小姐？”我问道，“是什么让你变得完整？是什么能让你走向未来？”我轻轻一笑，“如果你去试试看，说不定甚至能找到你特别的他呢。”

“我……我……不想要……”她看起来连面孔都扭曲了，仿佛正处在某种极度痛苦的边缘，甚至都无法用表情来表达。“我不想……再……”

“再什么？再重温过去你在家发生的事吗？”我轻轻抚摸着她的脸庞，眼看着她的眼睛已经闪烁起了泪光，“萍琪，听我说，这不是你的错。”

她咬紧了牙关，开始抽鼻子了。

“那都不是你的错，萍琪。他们那样对待你……把你……赶出家门……”我笑得仿佛天使，轻轻摇着头。“他们做错了，可你的内心之中却有一种东西在成长，那是他们所没有的，也是无能为力的。你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家，值得骄傲的家，让你的朋友都为之骄傲。告诉我，你在生活中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

“我……”她喘着气，胸口沉重地起伏。眼睛里的泪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我……”

我朝前面凑了过来。“是？”

“我-哇啊嚏！”她一个大喷嚏，喷了我一脸。

“哇啊！”我吓得摔了个大屁蹲，“骑自行车的露娜在上啊！”

“呼！”她揉着鼻子，那哭脸眨眼间笑得平日一样灿烂。“我希望干草热早点儿好！你呢？”

“恶……！呸呸！啐！”我好不容易把脸上的大鼻涕都抹干净了，眯起

眼睛瞪着她。“干……干草热……?”

“因为一得这病就超级烦的,不是吗?嘻嘻嘻!哦,还有关于我家的事情呀。”她绕着我蹦来跳去。“他们把我给踢出家门啦,因为软糖连续十次把地毯给搞得一团糟!”

“……………软糖。”

“哇哦,要是我更明白点儿的话呀,我都觉得你可以在脑袋上挂个‘…’的对话泡泡了!”

“你……你家把你给踢出去,是因为……你的小鳄鱼在地毯上拉屎?”

“至少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啦!上一次暮暮试着给我上语法课教我怎么理解日常对话的时候呀,她的词典着火了。我都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斯派克看到瑞瑞从窗户外面过去了,然后……好吧,至少我的数学还挺好的。嘻嘻嘻。”

“你是说这一切都……你之所以在这里……这都……都……”我咬着牙蹦了起来。“不!这根本就解释不通!”

“嗯……不通吗?”她有点尴尬地眨着眼睛。

“不!一点儿都不通!”我冲着她的大脸吼,“这根本解释不了为什么你总是……总是那么开心!这根本解释不了为什么你从来不考虑过去或者未来!这根本解释不了为什么你把我是谁给全忘了还能这么对待我,就好像我根本没受诅咒似的!这根本解释不了-”

“哎呀!”萍琪派皱着眉头,使劲挥舞着她的两只前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火气别那么大嘛!淡定,淡定哦。”

我瞪着她,气得浑身直哆嗦。

她重新盯着我看,从眼角瞥着我,又甜甜地笑了。“呃……我们又要谈什么来着?”

“吼……………!”

“我们就不能谈点儿别的吗?比如……巧克力软糖?我一直都想大半夜的在一顶孤零零的街灯下面跟谁聊聊巧克力软糖!因为总是有些好吃又好玩的-嘿!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回家!起码我自己还盖了一座体面的房子!”我跌跌撞撞地离开了,一路走还一路吼。“总有些小马喜欢自我超越!你懂的!”

“来嘛！我们还是可以来个愉快的介绍的啦！”她拉着唱腔。“现在这情况又不是说你是个彻底的陌生小马想通过简简单单地弹首曲子就能激励我迈出一大步从哲学角度上彻底脱胎换骨！你快回来~~~我自己应~付~不来~~~”她一屁股坐了下来。“哼,有些小马可真是的,在一块儿也不行,不在一块儿也不-哦！快瞧啊！蛾子！”

“全体乘客请上车,开往吠城的火车就要发车了！开往吠城的火车就要发车了！最后一次通知！”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浑身都在颤抖。时间是几周之后,我瘫坐在小马镇火车站的长椅上,一脸惨然地目送火车开往地平线方向。

嗓子疼得简直难以忍受,我所有的思绪都放在尽力去珍惜月亮舞临别时给我留下的最后几句话上了。尽管如此,我越是想努力记住她,心就痛得越厉害,因为我很快就明白,我所能用来珍惜她的一切,就只剩下这些回忆了。

紧紧地闭上眼睛,我用力把两只前蹄捂在脸上。现在我依然能看到她的神情,她紫罗兰色的眼睛,她狡黠的坏笑。我的耳朵在抽搐,因为我依然能听到她的声音……只不过,这不是她的声音,而是……

“哇哦！为啥火车总是这么气哄哄的呢？”

我浑身一哆嗦,吸了口气,慢慢睁开了泪水蒙蒙的眼睛,朝旁边望去。
“咦……？”

“明白吗？”萍琪派冲着我笑,背上还背着一个放平的空托盘。“因为它们都是坏脾气的朋克！那些气都是从锅炉里出来的！”她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指着火车远去的地平线方向。“火车的笑话,我猜只有本地小马才明白。”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我确实笑了。笑声充满了悲伤,却又十分愉



快。我总得找个喘气的理由,而我已经不想抽泣了。“没关系,我明白。至少我觉得我明白。” 又一声颤抖的叹息,我孤独地遥望着地平线。

蹄声从我身边传来,萍琪派还没有离我而去。显然,我之前那破烂不堪的微笑表情很没有说服力。“我才刚刚把蛋糕先生最棒的肉桂面包卷送到车站管理员那里去,山那么高的一大堆!天,我的翅膀都酸死啦!”

“可……”我咽着唾沫,低声冲她那边喃喃着。“可你根本没有翅膀啊,萍琪派。”

“我知道!他们飞走啦,跑去甜蜜酒店卿卿我我去啦!因为那是镇上唯一一家没有羽毛枕头的旅馆!哈哈!知道了吗?”

我听懂了。这是个糟糕透顶的笑话,可我听懂了。当我开始为了笑出来而笑出来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泪。我才刚刚亲眼见证了我过去的宝贵财富彻底毁灭,见证了暮光闪闪将来的崩溃。忽然之间,现在这点儿可怜的快乐变得无比重要。我觉得非常傻,我觉得非常弱,我甚至觉得蠢透了。可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好点儿了。

“你真是与众不同,萍琪。”恍惚中,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呜咽,我抬起头来,最后一次朝地平线方向望去。我已经再也看不见月亮舞的火车了,而这是最为痛苦的。我紧紧抱着自己颤抖的身躯,一声尖锐的叹息。我知道,我就快要崩溃了。哪怕我现在挪动一丝一毫,我的全身都会瞬间坍塌破碎。现在我不想看见任何小马,可又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还好,萍琪派正在为我们俩一块儿考虑……或许不是考虑,而是去感触。当我蜷缩在长凳上的时候,听到了托盘放下的咔哒声。

“要是我不知道的话呀……”她的声音非常平静。“我会说,有些小马需要谁来陪陪她。”

“嗯……”我喘得更厉害了,泪水从我眼角溢出,顺着脸庞滚落。我朝她勉强一笑,细弱的声音充满了感激。“是、是的,萍琪。我、我想需要……”我又抽泣了一声。不过萍琪似乎并不介意。

她正忙着喋喋不休,“你有没有听过那匹走进了酒吧里的马?”

“没。”我抽着鼻子,用蹄子揉着鬃毛。“他怎么了?”

“他说‘哎哟!’”

“唔噢……哈哈哈哈哈!”我努力调整着,呼吸很凌厉,最后化作了带着

哀伤的温暖笑容。“好吧,这家伙挺蠢的。”

“嗯哼!你听没听说过哲学家过马路的事?”

“呃……没有。她干嘛要过马路?”

“就是为了要搞明白她干嘛要过马路!”

“哈哈哈哈……真糟糕。”

“不是吗?”

“嗯哼……”我向后靠去,感受着她的温暖和陪伴。“还、还有没有?”

“当然有啦!什么东西上来的时候是绿的,下去的时候是又黄又绿的?”

”

“……猜不出来,是什么?”

“不知道吗,是你玩杂技表演抛鸡蛋的时候!”

“哈哈哈哈哈哈!”

“嘻嘻嘻,我还有好多好多呢!哦!我知道啦!给你再来一个。好吧,有一回在摇滚营地……”

“而那就是我让奥塔薇娅和其他音乐家帮我来了一曲歌舞的时候!”萍琪派自豪地大喊道,又是一个月,又一个午后,又是一串银铃般的咯咯笑声回响在小马镇中心。“我跟你讲,我可是拿出了我的看家本领舞遍了全场!哦!哦!耶!嘻嘻嘻!真糟糕,小蝶她非得把花园的动物们轰到舞厅里来,整个派对都疯啦!嘿!这倒提醒我了,狂犬病疫苗打起来疼不疼呀?自从我们几个礼拜之前回来以后暮暮就一直跟我在讲这个……”

“我这话也是为了你,亲爱的萍琪……”泽蔻拉哆嗦了一下,从她身边往远处挪了一步。“赶紧去找红心护士,再问这问题。”

“为啥?她也得来一发吗?我可得跟她说说酸梅酒,因为那只小马喝多了就老嚷嚷什么来一发来一发的。哎呀,这让我想起来啦,泽蔻拉!如果斑马来自沙漠之地,为什么他们一直押韵?难道不会更加口渴吗?”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粉红色肩膀。

萍琪眨了眨眼睛,“我的肩膀正在召唤我!”她猛地一转身,睁大了蓝眼睛和我四目相对。“哦!嗯,你好呀!”她的脸非常可爱地皱了起来,开始冥思苦想。“嗯……什么什么什么起司不要提,对吧?”

“你就是我在找的小马！”我笑眯眯地说道。

她扬起了一边眉头。“我？真的？”

“她是谁？”泽蔻拉问道。被我面无表情地盯了好一阵子之后，萨满浑身不自在，脱口而出：“我告退！”挥了挥蹄子，她飞快地溜走了。

“咳咳。”我转回来面对着萍琪派。“我迫切需要你协助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一项充满了疑问还有蛋糕糖霜的任务。”

“哦！嗯……好吧……”萍琪派一脸迷惑，不过她也明白自己不擅长迷惑的表情。“这俩我最起码能搞定一项！”

“我敢打赌你两样都行。”我一把抓住她的蹄子，拽着她就往方糖小屋跑。“咱们赶紧的！”

“好的好的好……嗯！可是……可是……可是可是可是……”她有点尴尬地走在我身边，“这是什么情况啊？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呢？你又是谁啊？”

“一只很高兴见到你的小马！这不就足够了吗？”

“嗯……好的好的好的！”她露出了最灿烂的笑容，努力跟上我蹦蹦跳跳的脚步。“嘿！等等我呀！”

“哦，这大理石蛋糕，糖霜，香味儿，质地，还有口感和味道，引出了我内心的笼中鸟在放声歌唱～你怎么样？”

“呃……嘿，当然啦！不过……嗯……”萍琪派跌跌撞撞地四处乱跑，努力接住我从厨房里四处随便取来扔给她的蛋糕材料。“哇！可……可是……”

“什么？你从没读过麦芽·安吉罗的书？”

“哦！她啊！切！说得好像谁没-”她停在了一个晃晃悠悠的姿势上，眯着眼睛瞪我。“等等，这名字是你现编的，对吧？”

“如果是，你会拍我后背夸奖我吗？”

“恐怕我蹄子里都抱满了面糊和面粉袋子呢。”

“哦，那随便啦！”我把一口大锅放到了柜台上。“因为现在到了把生活中的每一滴眼泪都烤进蛋糕里的时候啦！”我有点疯狂地朝她咧嘴笑着，世界充满了生机，而我就是这五彩缤纷的车轮轴心。“你怎么说？别再

假装啦！让所有的一切都尽情发泄出来，就好像你在暖心节前夜的血亲！让我们就这么跳起踢踏舞，嚼起口香糖，彻底忘了葬礼筹备的事，直到这整个世界都忘了去享受它们的味道！”

“嗯……嘿，听起来挺好玩的！呃……我想是吧。”

“别去想，只管烤！哇哦！塞拉斯蒂娅啊！活着真好，你不觉得吗？”

“可我觉得我不该去想这些事的啊！”她抬头瞅着我，正在浑身上下四处堆放的各种配料的重量下喘着气保持平衡。“我们只是在烤蛋糕，记得吗？”

“派小姐，烘培就是为了活着，活着就是为了哭泣，哭泣就是为了欢笑，欢笑就是为了跳舞，跳舞就是为了烘培！我说了这么一大串，你有没有胆量在话里找段值得挑出来的啊？”

“哦，哦哦哦！真心话大冒险？我选大冒险！”

“要的就是这劲头！现在把那个遭殃的烘培用小苏打递给我！”

“没问题！可……我能问问吗……”她扭着头眯着眼睛打量着我，“你为啥这么开心呢？”

“哈！”我大笑起来，开始了制作艾奎斯陞亚史上最伟大蛋糕的地狱之旅。“你们这些姑娘们都问我这问题！”我扭过头冲她挤了挤眼睛。“世事无常，潮起潮落啊，派小姐。”

“嗯……说起涨潮什么的，我还真没怎么去过神滩呢。”

“我们可不都能这么一直没完没了地快乐下去。”我解释道，“对于我们之中的某些小马来说，只有在特定场合，快乐的心情才能爆发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精神的具象化是什么，或者是什么造就了一场幸福的梦。一直以来，我都在试着去理解你。我意识到，我永远不能假装成为你。我只能是我自己——就和我以往一样快乐——因为当时机来临之时，这很值得。而时机今天就主动出现了。告诉我，派小姐，你听说过雪石膏·彗星蹄先生吗？”

“……谁呀？”

“无需多言！”我把一个白色罐子重重放在柜台上。“还有面粉！嘻嘻嘻嘻……咳咳。今天我实在是太开心了，派小姐！因为呀，我最近做了很多阅读的功课，所以我知道了一些东西。”

“哦是吗？比如说……？”

“我知道了，只有十首。”

“十……什么？”

“十首挽歌。”我在她一样样放下的食材中翻找着，声音非常温暖，“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可这就是回家的路了，一条美好的路。”

“我不明白。如果你需要的就只是条回家的路，那为啥不去自己挖一条呢？”

“有些事情呀，只有优雅的时候才有可能。”我咧嘴笑着瞥了她一眼，牙齿都在闪光了。“介意和我跳个舞吗？”

“哇哦！哇！对……小心呀！”萍琪派哆嗦着，吱哇乱叫，在我身边左摇右摆地跳着古怪的舞蹈，眼看着我把一个巨大的，摇摇晃晃的蛋糕飘过小马镇的中心。“仔细点儿！哦天！哦天！我就知道你耍掉啦！耍掉啦！”

“在我们努力了四个钟头才终于把这香草和薄荷的杰作带到了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上之后……？”我一边笑着，一边快步走，发光的漂浮蛋糕在我们之间的空中危险地摇摇欲坠。“派小姐，都过了这么久你居然还能记得我，真是让我大惊喜啊！”

“你要是敢把它给浪费了，那我会记你一辈子！”她呜咽着，忙不迭地从一边冲到另一边，随时准备扑上去接住它。“这可是你花了三十块钱才让蛋糕先生蛋糕太太还有我帮你烤出来的！我绝不想毁了它！”

“毁了啥？我们正玩的开心呢，不是吗？”我往前面一指。“快接住！”

“哇——！”她发疯一样向前冲去，结果什么都没接到。

“嘻嘻嘻！”我的蛋糕依然好端端地飘在空中。“你也太容易吓到了。”

“那是因为你太容易出怪招了！”萍琪派皱着眉头，“你想干嘛？！蛋糕是非常非常正经的事！你觉得我在撒谎吗？”

“一点儿也不会啦。不过游戏也不能一直玩下去。毕竟，我们已经到了地方了！”

“咦？”萍琪派瞅了一眼我们刚刚到达的房子门口。“我们是要往这

儿送蛋糕?”

“对,有什么问题吗?”

“好吧,没啥问题。我只是觉得这只小马的糖果已经够多的啦。说实话,方糖小屋总是会跟她来那么一点儿小小的友好竞争……”

“好吧,就把这个当做外交方面的一点小小进步好了,来。”我把那个沉重的巨大蛋糕压到了萍琪派的屁股上。

“哎哟!”她的四条腿都打晃了,玩命地挣扎着,让这重东西保持平衡。粉红小马怀疑地瞅了我一眼。“我?你是打算让我把蛋糕交给她?”

“必须的!”我笑得十分愉快。“这件礼物的意义就在于此,只有我保持佚名,它才算是礼物。”

“佚名?”萍琪派满头大汗,浑身紧绷。“你是说……就好像他们对威廉·莎士比亚的看法?”

“哈哈……也不是那样,萍琪。我还是先去按门铃吧。”刚按下去,我倒吸一口凉气。“哦糟糕!我都差点给忘了!”

“什么……?什么?!”她惊慌失措,在巨大蛋糕的阴影下颤抖着。

我从连帽衫的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天鹅绒包包,把它用金色的线绳挂在蛋糕盘的边缘。“好啦,这样才算完整了。”

“我就知道顶上必须得加樱桃。”

“哦,嘘……”我说道,只见门口出现了一个影子,我屏住了呼吸。“哦……!她来了!快,尽量表情开朗一点,可爱一点!”

“嘿!这……唔唔唔……我肯定能行!”

“我一点儿都不怀疑。”说着我就溜烟跑掉了,躲进了厚厚的灌木丛后面。我透过午后的阳光凝视着,看着门开了,奶油色的陆马从里面走了出来。

“萍琪派?”

“哦……嗨……糖糖……!”萍琪派气喘吁吁地打招呼。“我本来该唱首午后惊喜快乐蛋糕礼物歌的,可……唔唔唔……这个……”

“哦,你这可怜的小家伙!”糖糖急忙靠过来,用肩膀帮着承担了一部分重量。“来,先把它给放下来咱们再好好说话。”

“进去……”

“咦？”

“放进你屋里去……”

“你……你是说,这好大的东西是送给我的?”糖糖迷惑地咯咯笑着。
“哎呀……我只好把它放在房子另一边,免得烤箱把它给熔化了!”

“别谢我!我只是负责搬东西的!”

“哦?那,是谁送给我这件……礼物的?”

“呃……”萍琪派帮忙把蛋糕放在了她家的中庭,“呼……佚名。”

糖糖扬起了眉头。“‘佚名’?”

“对,挺惊悚的,对吧?听起来像是一堆绿色问号脸呢。”

“那这位……佚名小马,说没说过为什么我应该收到这么一份烘培大礼呢?”

“我不知道呢,不过他或者她专门留了个小袋子。”

“一个小袋子?”糖糖转过身来朝蛋糕下面的盘子看了一眼,“哦!我的天……这还真是有意思啊!”

“你认得这个包包?”

“我的确认识,这是斯马林格勒的传统,我家乡的大多数小马都会用这样的天鹅绒礼品袋送给对方礼物。”

“哇哦,糖糖,我都不知道你是从斯马林格勒来的。”

“好吧,我想也是。”她喃喃着,用蹄子把天鹅绒小礼品袋拿了起来,解开了金色的线绳。“我没告诉过多少小马。实际上,自从搬家到小马镇以来,我可是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学会新的……口音……”她的声音消失了,几乎上不来气。

萍琪派眯起了眼睛。“我不明白,有什么不对吗?”

“不,不是的,这些……”她用蹄子掩住了嘴,然后从袋子里抓起一捧闪闪发光的小珠子。“这些……是街头大理石弹珠。在我小的时候,每个孩子都会玩这些东西。它们……它们的材料是用来建造我们城市的同一块坚石。而且……而且……”她开始抽鼻子了,从喉咙中发出一声轻轻的呜咽。“亲爱的塞拉斯蒂娅啊!连这气味儿都像是……”

“像什么?”

苦乐参半的泪水之中,糖糖的脸绷紧了。“像是……我的家。”她咬着

嘴唇,止不住地抽泣,但是那泪光中的微笑却让她的面容更加美丽。“哦,萍琪派……我都有多久没听过那座雄伟城市中的甜美歌曲,都有多久没听着我的家庭一同歌唱了。”

“唉,我总是听到关于斯马林格勒的糟糕故事,而且觉得那不是什幸福的好地方呢。”

“这就是幸福的意义……”糖糖颤抖着,一滴泪水顺着脸庞缓缓滑落。“它源于虚无,从贫瘠的,最不可能的地方挤出来,还有这么多的温暖……哪怕是在我这个年龄,哪怕是在一切都过去了那么多年……”她不再呜咽了,反而笑了起来,抬头用湿润的泪眼注视着萍琪派,“拜托,请告诉我,我一定得知道这只小马是谁……是谁能穿透了层层的心防,为我送来了这份深达心底的祝福……”

“嗯……”萍琪派很不自在地扭来扭去。“我也希望我能告诉你,可-”

“不,没关系的。”糖糖哽咽着,再一次笑了。“我理解。我明白,这是一样甜蜜的礼物,真的非常非常甜蜜。就好像他们明白……不知为什么,他们完全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她重重地哆嗦了一下,然后展开前蹄温柔地抱住了萍琪派。“不过我还是得抱抱谁才行!”

“呀啊!”突然被抱住的萍琪派尖叫了一声。但还是咯咯笑了起来,也抱了回去。“嘻嘻嘻!嗯,我也很开心!因为那个谁因为你很开心而没有不开心所以他或者她也很开心!”

“我们是这个宝贵世界里的珍宝,萍琪。”糖糖说道,她的声音有些起伏不定,舌头有点扭曲,所以她的话中一时间出现了异乡的语调。她从鬃毛蓬松的朋友身边退回来,清了清嗓子,露出了温柔的微笑。“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一点,因为我是永远都忘不掉的。”她咯咯笑着,擦干了泪水。“而且我知道,我绝对会爱死这个蛋糕的,所以别以为你也能置身事外。谢谢你,萍琪。真心谢谢你。”

“嘿……嗯……”萍琪朝她挥着蹄子道别,退出了她的门外。“没问题的啦!祝你好运……呃……做弹珠愉快还有好好玩糖果……呃……我是说……”

“嘻嘻嘻……我懂你的意思,萍琪。”糖糖笑着说道,她用鼻子磨蹭着天鹅绒礼品袋,满面春风地快步回到了屋子里。“大家都了解你,而且大家

都感谢你,比你想要的可要多多了呢。”

门轻声关上了。只剩下萍琪派还站在糖糖的前院里,脸上有点茫然。“嗯……”她转过身,慢慢地走回街上。“要是我也有那么了解我自己的话就好了。”

“不用问,这是个千古难题啊。”

她听到我的七弦琴正弹奏出零星的音符,于是看了过来。“哦,你在这儿呀?”

“有那么惊讶吗?你居然还能记得我,这个问题才更应该惊讶吧?”我回答道,朝她挤了挤眼睛。

“我搞不明白!”她朝我大步走过来,指着糖糖房子的方向。“为啥要这么命名?”

“佚名。”

“祝他健康!不过,真的假的?”

“你,萍琪?你还会真的假的?”

“嘿!信不信由你,我聪明着呢!谁要是笑话我我一清二楚!”

“哈哈……”我弹了几个和弦,愉快地朝她笑了。“别把自己看扁了啊,萍琪。你有学者一般的头脑,哲学家一般的声音,天使一般的心灵。”

“要是你再不好好说话,我就要让你有个大喇叭一般的嗓门啦!”

“很好。”我暂停了演奏,指着公寓的方向。“在那儿,有一只小马。在她发自内心的善良之下,她曾经无私地帮助了一位陌生来客,而且根本没有要求任何回报。她并不知道,当时她对那位陌生小马所付出的,正是那位陌生小马在那时所必须的。像她这样的姑娘居然能善良到这个地步,为一个甚至根本不认识的生灵做出这样的善举,实在是令我非常惊讶。可是后来,我就突然明白了。她不是第一个例子。”

“哦?”

“告诉我,在小马镇里哪一只小马是善良的完美典范?一座充满了欢乐和慷慨的光辉灯塔?还有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活跃精神,身上有许许多多奇妙之处却根本不需要去解释和理解?”

“呃……”萍琪派扭着身体,好一会儿,才害羞地朝我笑了起来。“我能选大冒险吗?”

“哈哈……那就是你,萍琪派。”我说道。“你是幸福的鲜活化身。你的存在就是幸福与快乐的保证。如果这世界上快乐也有灵魂的话,那你就是这灵魂的躯壳和容器了。你所有的一切,那些快乐的蹦跳,那些欢乐的无厘头,那些美味的点心和馈赠,那些大智若愚的关注点,那些对细节毫不在意的豪爽,一次性全都加在一块儿就成了……哈哈……你完美无缺的自我,使得你变成了……好吧,你。”

“哦……嗯。你……是在夸奖我呢,对吧?”

“我希望如此。”

“哦!那挺好的。嗯……我现在可以脸红吗?”

我眨了眨眼。“别客气。”

于是她整个身体都变成了明亮的粉中透红,非常可爱地窃笑着仰望天空。“嘻嘻嘻嘻嘻-咳咳。不过,说真的,我就是喜欢其他小马的笑容,就像刚才糖糖那样的。你觉得她遇到了什么好事今天都那么高兴?嘿,这足足能让我高兴一个礼拜呢!我只希望我能做得更好。”

“你都不知道听到这话让我有多开心。”

“听到啥话?”

“听到你知道应该做得更好。”我说道。“你知道自己的天赋何在,而且打算让它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因为这就是让你和我这么相似的东西。我们都在努力做得更好,成为更好的小马。哪怕我们俩之中有一位似乎已经不知不觉就做到了。我不得不承认,萍琪。我都羡慕你好久了。”

“真的吗?”

我点点头,轻轻地弹奏着七弦琴,向前倾了过来。“你可以一直生活在现在,生活在当下,完全不去在乎这世界的弊病或者危险。当周围的小马悲悲戚戚心灰意冷的时候,你可以去开朗地微笑,去欢快地闹腾,去搞无厘头,而毫不自觉。所以其他小马们回头看到你的时候才会羡慕你,他们只能去做你希望他们一开始就该做的事——微笑。他们只能去笑。因为那就是你的本质,萍琪派。你是持续的笑容,不变的快乐。是一种超出了单纯表情的存在。这是永恒不变的不朽之物,不受现在和过去的束缚,是我渴望去掌握的东西……因为有一天,我可能也会化为虚无,只剩下一缕思绪。如果我必须找到什么办法去面对这问题,那我希望能至少能去快乐而

积极地面对,带着笑容,而不是哭泣。”

萍琪派盯着我看,认真地看了我很久很久,她的嘴角微微扬了起来。“我看着你,你说出来的那些话,我恐怕没有完全听明白。不过,我现在只想咧嘴笑一笑,这样有帮助吗?”

我慢慢地点点头。“当然。经过了漫长的十五个月,想明白了一个生命之中最重要的谜题之后,我觉得,我心里很大一部分,终于能放松下来好好大笑一场了。”

“嘻嘻嘻嘻,像你这样的音乐家总是知道该怎么表达得非常完美,嗯?”她蹦蹦跳跳地从我身边走过,开心地喋喋不休。“继续你的抒情思考吧,薄荷绿小姐。总有一天他们会给你点赞扔花还有评论加收藏的。”

目送她像个亮粉红色的皮球一样朝镇中心蹦了过去,我向她的背影笑了。然后,我叹了这辈子最长最感慨最有生命力的一口气。

“搞不懂她啊。”

“唔唔唔唔唔——!”

“哼呃呃呃呃——!”

“唔唔唔……哈!”苹果杰克把她的前蹄重重压在树桩上。

“哇啊!”而云宝黛茜则是被她一使劲儿给扔飞了出去,掉到了小马镇公园的一片草坪上。她像是一只蓝色的蟑螂一样屈伸着四条腿,冲着清新的午后空气里呻吟。“可恶!怎么又这样!”

“现在咱俩这掰蹄子能先暂停一下了吗,甜心?”苹果杰克往后一靠,叹了口气。“咱这腿肘子都有点儿发痒了。”

“休想!”云宝黛茜猛地蹿起来,隔着树桩子瞪着苹果杰克。“别以为我那么简单就放弃了!”

“拜托,云宝!”苹果杰克没好气地哼哼着,“那个遭殃的庆典早就完了事儿了!咱俩也没更多的票要抢了!从此以后咱们能忘了这黑历史,开开心心继续过日子么?”

“收声口牙!咱俩可没完!永远都没完!”云宝黛茜大步走过来,咬牙切齿地笑着,砰地把前腿肘部又放到了树桩子上面。“一千三百三十七局决胜负!”

“噉……”苹果杰克伸出自己的蹄子迎了上去。“好吧好吧。”

就在这俩重开大赛之前的一瞬间,萍琪派忽然蹦了出来。“嘿!你们俩干嘛呐?跟我说说嘛?”

云宝黛茜低吼着。“我正要好好打这农家丫头这得意洋洋的麻子脸。”

“没啥。”苹果杰克爽朗地朝萍琪笑笑。“你想啥呢,甜心?”

“我在想呀,阿杰。我刚刚在旋转木马精品店南部选了一块挺漂亮的小小地皮。你可以教教我怎么盖一栋我自己的房子吗?”

“哦那太好了,萍琪。不过咱正忙着给云宝个她就是死也学不会的教训。”苹果杰克的绿眼睛睁大了。她扶了扶帽檐,眯起眼睛盯着萍琪派。“呃……再说一遍成么?”

“你想盖一栋房子?”云宝黛茜也是一副同样奇怪的表情。

“说得对!”

“这是为啥啊,亲?”

“好呀……”萍琪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非常非常深。紧接着她就开始像机关枪一样滔滔不绝。“正当我在给软糖洗海绵澡澡的时候呀我就突然想起了我之所以会在小马镇就只有一个原因那是因为我爸妈对我大发雷霆而且把我从家里的农舍给踢了出去从那以后呀我就一直在快乐地通过让我身边的每一只小马都露出微笑来充实我存在的意义而如果我不要再继续忍着而且有个成年小马该有的模样的话呀那我可能很快就会发现为时已晚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会变成一只愁眉苦脸一肚子苦水的背景小马整天没别的事可干就只是坐在那里思考哲学问题!”

一根弯曲的稻草从苹果杰克大张的嘴里掉了出来。云宝黛茜也是一脸茫然的表情。直到一阵轻柔的风吹拂着她们的鬃毛,三只小马才都意识到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呃……等等,啥情况……?”苹果杰克歪着头。

“我想……音乐停了?”云宝黛茜说道。

三只小马全都朝我这边看了过来。

坐在树下的我颇有点尴尬地把七弦琴从掉在地上的位置捡了回来,“咳咳。呃……对不起,得怪我。哈哈……嗯,拜托,各位请继续就好。”

我重新投入了‘不知从何而来的某吟游者’这个角色,温柔的音乐再次萦绕在空中。

苹果杰克耸耸肩,蹄子依然和云宝黛茜的前蹄紧紧捏在一起。“好吧,呃……”她紧张地朝萍琪派笑了笑,“咱估摸着这可是很重要的一步。虽然咱不好替你去做这个决定,但是咱很乐意帮你盖一座小木屋……如果你真正想要的就是这样的话。”

“其实呀,我真正想要的是混着蓝莓的开心果!”萍琪派说道,舔着嘴唇,凝视望着日出的方向。“嗯……”停顿了一会儿之后,她眨着眼睛,清了清嗓子。“还有小木屋也是。我想,也该是我自己生活的时候了。”

“哦,真糟糕!你打算啥时候开始啊?”

“你啥时候想放蹄子就啥时候开始好啦,阿杰!”

“咱没意见!稍等下!”苹果杰克绷紧了脸,架在树墩上的蹄子开始发力了。

“哇啊啊!”一眨眼功夫,云宝黛茜又飞到草坪上去了。

“这就成了!”苹果杰克哼了一声站起身,“耶——哈!咱们是时候去找点儿砍树的家伙了!”

“好的好的好的!”萍琪派咯咯笑着,在前面很有女孩子味儿地蹦着领路,苹果杰克笑咪咪地跟在后面。

“嘿!不公平!”云宝黛茜哼哼着追在她们后面。“你别想这么简单就跑路,阿杰!一千三百三十九局决胜负!”

“唉——你消停会儿成不成?!”

“消停你妹!咱们得一劳永逸地把这事儿了了!”

我凝望着她们,在七弦琴上奏出几个悠长的音符。我的视线落在了萍琪派蹦跳的身影上,不由得笑着摇了摇头。

“真典型,她实在太典型了。”我深吸了一口气,放下了七弦琴,从鞍包里掏出一本古老的棕色书本。翻开了书页,我舒舒服服地靠在树干上挪着身体,书本上神奇的发光文字在清凉的树荫下散发着明亮的蓝光。“好吧,彗星蹄先生。让咱们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荒唐的鬼把戏可以教教我的……”

想想看,开心果和蓝莓现在也应该挺不错的。
过敏真可恶……

X I：无名之谱

4月15日 谐律纪元6233

他们称这个时代为阴影时代,一个充满黑暗和不祥之兆的时代。夜骐,黑夜卫兵,以及所有夜行种族血脉的小马,他们都在仰望着露娜宅邸的巨大白色凉亭,为她圣容的缺席而哀悼。他们都在等待,等待着她从隐居之地走出来,向她的子民们揭示过去十年以来她一直在冥思的是什么。我的兄弟姐妹们啊,他们懂得何为虔诚。但是我只担心……他们忘记了何为快乐。

最近这些夜晚冷风萧瑟,我家族的很多成员可能喜欢称之为忧郁气氛,但我却只觉得非常兴奋。也许是因为我的夜骐混血,但我充满了期待,简直无法自拔。我感觉,我们正处在一场伟大的发现和启蒙运动的顶峰。我能感觉到它,从我的骨头里,在我的角里。自从无序纪元结束以来,整个世界只不过是科学和世俗的混合体。哪怕是白胡子星璇,那位至尊法师的众多成就,也不过是填补了艾奎斯陞亚生活的一些空白,绝对称不上什么伟业。

我们一生当中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更高的荣誉,更高的成就。远高于平凡的尘埃、空气、乃至血脉。总有些东西,无法简单地被塞拉斯蒂娅的光辉所笼罩。总有些东西必须从阴暗的造物主神殿中发掘出来。我们的皇者,露娜陛下,这位永远警醒,永远睿智的阴影女神,现在已经处于突破的边缘了。

否则,为什么她会召唤我,喙灵顿大学在古典神秘学科方面

的头号学者，和她一同参加一场前所未有的重要秘密会议呢？这邀请可不只是一位皇室天角兽希望我去专门从事某项职能而已。毕竟我可是被要求住到坎特拉上层区域的午夜区去。我们的陛下究竟对我有何期望呢？在公主殿下如此孤独地与世隔绝的时候，我能如何用我高度智慧的天赋来为她效劳呢？

我只能猜测这情况有多重大。她究竟发现了什么？这么突然地召唤我，还暗示我得长期搬迁到新家去？当然了，我非常乐意从命。特别是我还得到允许，不光是自己搬过去，而是和我的挚爱一同搬家到坎特拉。

我有种无法动摇的预感，这世界即将迎来重大变化。满怀着诚恳，我将在生命之中拥抱这新的篇章，作为新时代的黎明来临。

他们称这个时代为阴影时代，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无比荣耀，濯清灵魂的阴影。能亲眼见证这时代，我想不出还有哪一只独角兽能更加幸运了。能活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4月17日 谐律纪元6233

关于我在这本日记上记下的第一篇中那些有些含混不清的诗意之处，我真心表示对不起。我可是拥有五个不同的魔法研究领域学位，关于我的经历本该记得更加简单明了。不过，我可是被露娜公主亲自召唤来的。不管有多精英也好，这都不是哪个谁随随便便就能遇上的。我想哪怕是在我这个年纪，兴奋得有些不知所措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样的话，我想有必要做些详细的解释说明。

这本日记是我表哥新月辉留给我的，他还给了我一个信息。当露娜公主的皇家黑夜卫兵的卫队长亲自向你直接传达信息的时候，且不管他是不是我表哥，这信息都非常值得关注。事实证明，近十年来，这是露娜公主首次打破沉默。而她的首次公开声明就是要求我作为一名学者和一名研究员为她提供服务。

至少可以说，我当时简直都说不出话来了。因为对他传达的信息激动成这样，新月辉把我好生嘲笑了一番。自打我们从小认识开始，他就因为我在生活中选择了智慧之路而对我笑话个不停。不过我其实心里明白，现在他和我一样为此而骄傲不已。特别是现在终于轮到我为黑夜女神提供服务了，就像他这么些年来尽心尽力做的一样。我只希望自己能不负他和黑夜卫兵们留下的赫赫威名，为露娜奉上她应得的荣耀与崇拜。

看起来，除了天角兽之外，新月辉是这十年以来第一只和露娜面对面交谈的小马。自然而然地，我就问他能不能提供给我一些月亮女神相貌方面的细节。她是不是像大家以往怀疑的那样是一位被孤独和忧郁所折磨的生灵？还是充满了活力和兴奋，充满了只有不朽的神灵才拥有的那种看透一切的洒脱？究竟是什么能让她去寻找一位精通古代神秘主义和音乐理论的独角兽学者的协助呢？

自然，新月根本不肯透露任何细节。他对露娜一片赤胆忠心，完全把对她的感情压制在沉默之中。不过他也告诉我，露娜已经认真阅读并熟悉了许多我之前研究项目中保存下来的记录。公主殿下居然真的阅读过我那些不值一提的创作，这简直让我又惊又喜。还没等我好好思考听到的这些东西，新月就告诉我，既然我即将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么公主殿下也希望我能把当前的经历给详细记录下来。

我怎么可能拒绝这样的要求？想一想，我现在写下的这些话都能作为对公主殿下还有我现在致力研究的直接评论，我简直欣喜若狂。我毕生都在研究历史，但是从没想过自己居然有机会成为历史。得到不朽的露娜公主这样可敬可爱的神灵的邀请是一回事，而得到了一个名垂青史的机会，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于是，这就是我生命之中写下的新篇章，以及我尚未发现的东西。可以肯定地说，我这辈子一直都在等待着去体验如此光荣的经历，而当这时刻来临之际，我完全知道我该做什么。

以前我也写过几篇记录，全都非常沉闷无聊。这一次，我可

是有机会写出一些拥有超时代意义的东西了。如果说要为你做出奉献，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机会了。因为你的宝贵价值甚至远超出了我自己的生命。

因此，我，雪石膏·彗星蹄，专门为你写下这些记录，半月影。我生命中的挚爱，我的不灭之星，我的温柔晚风。是你，是你让这美梦成真，是你多年以来一直耐心地支持我，站在我身边，让这位学者有机会感受到他生命之中并非只有矫揉造作和无涯学海。

我这些记录是专门为你而写的，最亲爱的影儿。由此，你……比整个艾奎斯陞亚的任何生灵都会更了解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还有这个时代对于我们王国的伟大意义，以及它将如何为新时代迎来辉煌的启蒙。我觉得，这即将来临的新时代必将令我们无比荣耀，财富滚滚，但永远无法改变我们。因为，比永生的天角兽的意志更加永久的，就是我们不朽的爱情。

把这些话好好看在眼里吧，影儿，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而且也为了你。让它们丰富你的心灵，滋润你的灵魂，奏响爱的旋律吧。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4月20日 谐律纪元6233

乘坐飞天马车从嚎灵顿到坎特拉足足得飞六个钟头。没有你的陪伴，这六个钟头漫长得宛如永恒。

三个钟头之前，我终于抵达了坎特拉的外墙。长途飞行都累得我几乎没法写这个了，但我还是兴奋得根本睡不着觉。坎特拉理所当然成为整个艾奎斯陞亚的首都。这壮观而神奇的城市里充满了全世界最睿智最富有创造力的思想。每条街道都洋溢着音乐、艺术、诗歌和明媚的色彩。哪怕在白天也点着明亮的火炬。我是知道的，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

不用害怕，影儿。我把自己裹得严实着呢，而且在前往新公寓的路上唯一未能幸免的就是我那一大包钱，因为我朝街上的小马问路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谢天谢地，在我彻底迷路……或

者累趴下之前，新月辉总算是找到了我，我都没想到他在白天也会飞来飞去。显然，坎特拉是一座不夜城，皇家黑夜卫兵也是如此。你自己总是说他夜里和他的精英中队一同飞行时看起来非常庄严。当他的影子在阳光下笼罩着你的时候，新月辉看上去是十分令小马畏惧的。在他黑玛瑙色头盔下面那双灼热的琥珀色眼睛向外面瞪视的时候，我们周围好些小马都吓得不敢上前。我们俩都笑得很开怀，快速地拥抱了一下，他带着我来到了午夜区，把首次和露娜会面的时间表交给了我。

你绝对不会相信我们的新家是多么宽敞，影儿。它简直让嚎灵顿的平原都相形见绌。窗户上有厚厚的百叶窗，白天可以保证我的安全，不过我不在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意打开它。厨房简直大得像是皇家专用的，我都可以想象你我邀请新邻居一同开节日派对的场面了。我们的邻居都非常热情好客，其中大部分也都是夜骐。我一直都希望能有机会拓展我的社交圈，信不信由你，这些邻居有很多还不是夜行习惯的。我觉得，你和我都能在这地方交到很多很多的新朋友。

我本来会写更多东西的，前提是我有东西可写。现在我还只是勉强看了几眼午夜区那修建非常华丽的小巷子以及温婉回转的街道。可这趟旅行已经累得我筋疲力尽了。我真希望你能早点儿到这里，哪怕这意味着把嚎灵顿的所有一切都抛下不管也好。不过我们都知道我是永远不会对你提这种要求的。等待我的妻子，足足要等一周，真是无比漫长的时间。现在我又读了一遍露娜的召唤信，她希望我带上当初我研究梦幻谷的小马早期交响乐的时候写的那些记录，她希望从我学术生涯的这一章节里得到什么呢？我猜都猜不到。她甚至都没告诉我到底我们打算要研究什么。目前我还没得到任何工作和头衔。我都不知是该兴奋还是困惑。就现在而言，我还是该“疲劳”吧，做些我多年以来从没做过的事——在太阳落山的时候睡觉。

我真的好想念你，亲爱的。孤独地站在学术和发现的顶峰，那没有任何乐趣可言。

4月22日 谐律纪元6233

正式通知终于来了。明天，我终于能去觐见公主殿下了。我一直都在专心等你，都忘了我也在等露娜公主了。可别会错我的意思了啊，半月影。你并没有让我分心，你只是让我有了更多缓冲的余地。只要想着你很快就能到来，和我们在我们的新家团聚，这就是无比的幸福。让我的身心都充满了无比的活力，简直都觉得自己也是一只不朽不灭的天角兽了。

我自己就花了点儿时间去了皇家档案馆，为了和露娜公主的研究做了些准备。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去访问城市图书馆的时间应该是在白天。我告诉你这些可不是为了吓唬你，影儿，而是让你明白我能够适应坎特拉的生活方式。虽然我们俩可能住在午夜区，但我不想再强迫你过夜间生活了。吾爱，毕竟这么些年你一直都为了我努力生活在月光之下，而现在我们正在走入生活的新篇章，我再也不想让你多受罪了。我知道，你只会说我不用这么谦虚，也不用这么夸张，但我就是忍不住。坎特拉的小马，大部分居住在这座城市中的小马们，都如此生机勃勃，精力旺盛地生活在白天，就像你一样……而你也天生本该如此。现在是我做出一些改变的好时机了，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能让你更加方便，也更加幸福。你再也不用为我做出牺牲了，亲爱的，哪怕我会永远珍惜你为了帮助我的职业生涯所付出的一切。

事实证明，白天去访问图书馆也没有听起来那么难受。我的月光绸缎斗篷在这里和在嚎灵顿一样管用。实际上，整个皇家档案馆里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提供大面积的荫凉区域，看来坎特拉早就为了夜骐子民们把公共设施进行了改造。毕竟，过去的四千年里，露娜公主一直和她姐姐住在这里，在很多方面，就好像是嚎灵顿的建筑风格也在首都区域内四处开花了。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一部分市民向我投来好奇的视线。我走过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小马们都停下来盯着我，还有几

个甚至跟我说话。我觉得挺烦的，话虽如此，他们的好奇心也让我觉得挺诙谐的。我猜他们通常不会看到没长翅膀的夜骐，当然了，因为害怕被阳光灼伤，我也没向他们展示我的角。为了打发他们，我编了一两个故事，诸如我是新月辉队长的黑夜卫兵下属，后来不小心被蝎尾狮把翅膀给咬掉了之类的。对，亲爱的，我知道你肯定会对这种幼稚行为皱眉头。不过我真心希望能有更好的方式和你分享我愉快的心情，能在这个充满活泼小马的城市里学习和社交，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啊。

到达图书馆后，我在那里待了几个钟头。虽然我完全明白明天我就能和露娜公主面谈，但我还是努力集中精力在我的研究上。我正在一个特别的位置，影儿，一种极度清醒的状态，我多年以来从未感觉过如此的清醒而优雅。我双眼有神，两耳灵敏，做好了准备来了解我自己在这里的意义，以及我能为公主殿下提供什么。

我在想，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相识的头一年，你在喙灵顿大学植物研究科工作时候的感受。哦，说到这个，几天之后你过来的时候，我可有个惊喜给你。就算是现在，是该聆听露娜公主神圣的声音呢，还是欣赏你完美无缺的面容呢？如果我能有的选，那我肯定很乐意选晚上我能抱着睡觉的那个。你觉得公主殿下的翅膀摸起来是不是非常锋利？

我开玩笑的，半月影。原谅我的诙谐，相信我的真诚吧。因为我正渴望着你的到来，好和你一同分享明日的荣耀。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4月23日 谐律纪元6233

好吧，我亲爱的半月影啊，这时间真的来临了。我遇到了露娜公主，然后……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好。

会面时间安排在晚上，当然了。她才刚刚升起月亮，新月辉就带着两个黑夜卫兵出现在我们新家的阳台上。他们一同把我带到了露娜公主的寝宫门前，这让我完全没想到。我本来还以为

会在她的王座厅里和她会面来着。显然情况并非如此，而且谁也没觉得该预先告诉我一声。我猜这是个幽默一把的好机会，正好我还在上一篇日记结尾来了点儿讽刺性质的评论。

我就站在这里，露娜公主的寝宫门前，站在我的马蹄铁上直哆嗦。我想象着整整一夜的刻苦学习和研究，所以我还预先穿好了月光绸缎披风，为了明天的日出做好了准备。当然，同时也是为了遮住我因为紧张而冒出的汗水。

最后，通往她房间的门终于敞开了。她没有发话，站在门两边站岗的卫兵也没吭气，所以我就大胆地采取了行动，迈开蹄子走进了门里。我看见，她坐在窗边，俯视着坎特拉的明月区，还有其他地方星光照耀的屋顶。她的视线……看起来很木然。我觉得……恐怕没有什么更合适的方式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了。

你自己也曾经见过塞拉斯蒂娅公主，半月影。我记得你把那种感觉称之为“宛若重生”。好吧，见到露娜时候的感觉和你那时候可是完全不一样。相反，这感觉就像是我心里有点儿……“宛若死亡”。我不打算把这场面写的太可怕或者太夸张，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心里的感觉……满心谦卑，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但同时也非常独特。现在我面前的可是一位不朽的神灵，光是看着她，我心里都觉得筋疲力尽了。因此我意识到，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渺小而宝贵啊。

我什么都没说，一直保持沉默，我等待着她开口，可她没有。整个房间里弥漫着沉默。这尴尬的寂静就这么持续了足足几分钟时间，然后从分钟又变成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莫非是我哪儿做错了吗？我心里发抖，难道这可怕的沉默是因为我吗？尽管如此，我甚至都无法鼓起勇气来说些什么，因为出于我不知道的什么原因，这战栗的寂静也洋溢着某种……神圣。

站着站着，我的腿都开始麻了，我都不知道还能礼貌地在她面前静立多久。一直以来，她就只是坐在那里，仰望着夜空，仿佛她是这宇宙本身的一部分。因为害怕晕倒，我壮着胆子在房间的远处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不过她还是什么也没说。保持着礼

貌的沉默，我翻阅着我的资料，继续默背着我那些原始小马交响乐的笔记，以防她抽测我的学术知识。可是她并没有这么做。

在难熬的沉默之中，我的眼睛就在她的寝宫里四处游移。我觉得……觉得我就是属于这里的——在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乐器，凡是在艾奎斯陞亚悠久的历史中已知的都能找得到，甚至还有一些连我都没见过的东西——在所有小马之中你该最明白我对这方面的知识有多渊博了，影儿。我看到了用灭绝的树木雕刻出来的管乐器，我看到了可能和造物主同样古老的鼓。沉积在几样弦乐器上的灰土估计有几个世纪之久了，让我觉得我自己都沉淀在悠久的历史之中，就像是深不可测的井底一块渺小的石子。

然后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房间的正中。立在基座上的，是一件神秘的乐器。暗淡的黑色光芒闪耀在乐器抛光的表面上，还有皎月一样白皙的琴弦上。我想，我第一次进入这房间的时候没有看到它的唯一原因，就是只顾着瞻仰露娜神圣的面容，其他的什么都顾不上了。

然后我忽然悚然一惊。倒吸一口凉气，我恍然大悟。我正在注视的神秘乐器，莫非他物，正是唤夜者。关于它命运的传说都是谎言，半月影。我现在正亲眼见证着这件神圣的乐器。它并没有如传说中那样于三个世纪之前毁于和龙族的战争。它不但存在于此，而且完美无缺，依然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能量。更重要的是，它现在是露娜公主的所有物。

这就是她召唤我来到坎特拉的原因吗？是不是因为她发现了唤夜者，以某种方式把她从艾奎斯陞亚昔日历史的沉淀物中发掘了出来？或者天角兽姐妹一直都拥有它？如果是这样，那么她们为什么要对我们保密呢？

那一晚，露娜公主根本什么也没有说。不过某种意义上，她也根本用不着。光是带我到这里来看到了唤夜者，就足以让我神魂颠倒，心醉神迷了。这改变的东西简直太多了。这意味着，我们现代的艾奎斯陞亚小马很有可能亲耳……用我们凡俗的耳朵，

听到造物主创造出的旋律。

差一点点，我就要开口了，只为了问她这意味着什么。不过这并没有发生。她转过头来，就像一尊雕像忽然有了生命，把她雄伟的角微微倾斜，指向了房间的入口。就在此刻，几个钟头以来她的寝宫大门头一次打开了。新月辉和他的两个同伴走了进来，二话不说，就把我护送回家了。

就在我降落在午夜区的时候，我又收到了一封信。很明显，我明天将会再度觐见露娜公主，就在你到来之日的前一天。我还能期待什么？这种挺好奇的沉默又意味着什么？心中迷惑不解，但是我非常激动。我可是亲眼见证了创世神器，就用我自己的双眼。我站在这曾经是纯粹能量的神器之前，太虚玄母本尊扬蹄驰骋于这片大陆上之时，就是用这首无形的歌曲唤醒了世间万物的第一缕曙光。

也许我还没有任何答案，但我绝对有了目标。我将会履行我的义务，只要能有机会再度见证这荣耀，这奇迹，不管距离多远，看得有多模糊都行。

永远忠实于你的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4月24日 谐律纪元6233

再一次，我被传唤到了公主的房间。再一次，我诚惶诚恐地步入了她的寝宫。就像前一晚一样，露娜公主坐在阳台的边缘，凝视着窗外，让我有机会对唤夜者近距离观察研究。我站在它旁边，围着它转来转去，无比仔细认真地凝视着它。虽然充满了诱惑，但我就是无法伸出蹄子去触摸那黑暗的乐器。

于是，就在此刻，她终于开口对我说话了。我意识到从进门到



现在，整个房间里已经沉默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和阴影女神同处一室，听她向我发话的感觉就像是近距离面对威力无比的爆炸。我只觉得浑身上下都在燃烧和冻结，所以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尽力保持静止不动，努力把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听进去。只有露娜公主这样的天角兽才能以耳语轻诉的同时又声如雷震。每次呼吸之间，我都对她的无上权威、至高正义、以及她与一切崇高、光荣、永恒的羁绊毫不怀疑。

而当她跟我说起话来的时候，却没有提到唤夜者的事，也不是关于神秘研究的话题，甚至都和艾奎斯陞亚原始交响乐没关系。她只是问我，身为一只夜骐血统的独角兽，我这一生是怎么度过的。而且，好吧，我当然回答了她的问題，半月影。

我向她解释了在我的小镇里身为唯一无翼的夜骐成长起来是什么感觉。我向她解释了遗传学的基本事实，这事实导致了每五千只独角兽里就有一只像我这样子的独角兽出生。至于童年时代那些嘲笑和欺凌，比如对我白化的毛皮、立瞳的眼睛还有带绒毛的耳朵这类的奚落和讥讽之类的，我都给跳过去了，反正这些都是我熟的不能再熟悉的东西。我漫不经心地解释着这些琐碎事，就好像我已经将它们忘却已久，不知何故又必须马上回忆起来，好让我自己想起我是谁以及我是什么。毕竟，我还能告诉她什么呢？当然，她了解一切关于夜骐的事情——包括天马类的，还有极少数没有翅膀类型的——他们都长期效忠于黑夜的女神以及她的永恒意志。

当我的演讲结束之际，露娜既没有笑也没有皱眉。她只是站起身来，踱到了唤夜者的旁边，终于给出了一个平淡但十分满意的解释。很明显，我的第一次邀请——包括那场一直笼罩在沉默之中的首次会面——都是一场考验。她让我同时面对着她本尊和唤夜者，我一直没有说话，这很明显让她很满意，由此她确定了我不是一只会受到显赫外表影响的小马。我尽最大努力去理解了黑夜女神的话，基本上，她是在说我的思考方式和行动准则都是恪守学术意图的，而且对自己的异想天开有着非常严格的

自控力。因为我没有打破她的沉默，也没有伸出我那凡俗的蹄子去摸至高的唤夜者。

我听着她对我说的一切，然后我觉得最好还是同样机智地继续沉默下去，只在有必要的时候鞠躬，在必要的时候回答。最后，她说了些让我惊得目瞪口呆的事。她正在创作一部交响乐。没错，影儿：我们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露娜公主，苍穹之上的天空管理者，在她沉寂了十年之后，将要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让整个艾奎斯陞亚都为之陶醉。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她希望我来协助她谱写这部交响乐。

我知道最好别在公主面前晕过去。我尽最大努力向她表达了我的热诚。关于这首交响乐，性质也好，有多少乐章也好，她都没有给我任何相关信息。另外，她似乎忽视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我只是历史和音乐理论方面的学者。难道她不能召唤塞拉斯蒂娅的皇家乐队指挥来担当这样的任务吗？难道获得摩扎特等闻名于世的顶尖作曲家的帮助不是更加谨慎吗？可是，唉，她却希望我的协助，由我的帮助来完成这部交响乐。影儿，我都不知道整个坎特拉古往今来还有没有更加幸运的小马了，居然能成为接下露娜公主要求的唯一小马，成为这部传世杰作降临的媒介，让她的无上荣耀可以在凡间永远保存，永世流传。

她一定也知道我正处在何等难以承受的激动之中，所以她很早就把我给送回了家——至少比她前一晚要早。当我期待着她的答复时，她就只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等你先安顿好家庭和你挚爱的半月影。”她知道你的名字，影儿，她知道我有机会成为天选者。由此，我才相信所有我希望的一切都会梦想成真。我将长期参与这个项目，虽然我努力把这些信息写下来，但我实在是等不及明天见到你之后面对面告诉你，并且紧紧拥抱着你，再一次去发现在喜悦中又哭又笑是什么感觉了。

无比热情，无比快乐的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4月25日 谐律纪元6233

我早告诉过你我会给你准备个惊喜。可我看到你的面容，看到你闪耀的金色毛皮，看到你美如珍珠的碧蓝双眼时，很容易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你随处都会留下茉莉花的芳香，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新家里。现在我知道这里真的就是我们的家了，因为它留下了你的气味儿。

当我几乎是拖着你往阳台那边跑的时候，看到你一脸迷糊的模样实在是让我忍俊不已。我告诉你把眼睛闭上，当你的步伐似乎要永远停不下来的时候，我欣赏着你的笑容越来越明媚。这个阳台到底有多大？我是不是正打算带着你往阳台外面蹦？当然了，我可不是新月辉，一夜之间可长不出翅膀来。

然后，等我告诉你睁眼的那一刻，看到你脸上的表情，让我所有的美好梦想都值了。我就想到你会开心得上不来气儿，可我却没想到你居然哭起来了。影儿，我希望你能原谅我马上就用自己的脸上去把泪水都抹干了，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亲吻的是一张干燥的笑脸。

我打赌，你从来没想过会拥有专门属于自己的温室，再也不用穿过整个镇子去大学里了。我是说啊，当我说就好像是喙灵顿的建筑风格也在首都区域内四处开花的时候，这话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温馨的新家。我们的这座公寓是午夜区唯一一所阳台可以在正午时分享受日光的地方，我可是专门为了你而选中这里的。现在，不管我离开去研究多久也好，你都可以给你的植物浇水，继续研究你的植物学了。我对植物的本质并不了解，但我对你的微笑很熟悉。就在昨晚你到达之后我向你展示“惊喜”之时，这感受达到了顶峰。我希望你生命之中的分分秒秒都蒙受祝福，就像你时时刻刻都在祝福着我一样。

有你在，快乐简直无法估量：你的体香，你的眼眸，还有你的欢笑声。我知道我已经写了这个很多次了——都差点儿让我彻底分了心，但是和你在一起，我就基本上把在坎特拉发生的一切都忘光了。要不是你问起了第一次会面怎么了的话，我都不

会提起我还亲眼见过唤夜者的事了。我知道我已经记了一大堆东西，你完全可以去慢慢细读。可是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在这里写下的是一份保护我们自己的机会，就好像保护露娜的财产一样。如果我们不好好保护自己，还有那些无比珍贵的东西，那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对月亮女神的荣耀所奉上的贡献都将会毫无意义。

还有很多包裹要解开，我本来打算试着说服你把这事儿推迟到晚上再做，好让我能再多陪陪我亲爱的妻子。从现在开始几个月，或者是几年——当你终于读到这些的时候，也许你能告诉我，我到底成功了没有。我非常相信，答案一定会是“成功”。

确实，茉莉花。多么陶醉的芬芳啊。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4月30日 谐律纪元6233

今天下午和你的别离令我十分心情沉重。将近一个礼拜的公寓布置还有和街坊邻居打招呼之后，我才回到露娜公主身边继续参与这个殿下恩准我参与的项目。不过想想看下周我离开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孤独了，半月影。你有长满了植物的温室陪着你，有一座充满了花园，庭院，商场还有咖啡馆的城市陪着你，更重要的是，我永恒的爱意和尊重陪着你。真希望这最后两样能让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也能足够让你开心了。虽然我非常怀疑其实还是到商场去买买买更有可能。

搭乘夜骐卫兵的护送航班前往露娜公主宫殿的旅途转瞬即逝，我都在猜自己到底能不能习惯旅行过程和目的地相比如此微不足道了。这还是我头一次大白天抵达露娜公主的宫殿。当我到达的时候，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前两次觐见时候看到的那些宁静和庄严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活力十足的步伐，她在房间里从一边到另一边蹦跳着来回奔驰，就像是个发育过头的孩子似的。很明显，她花了些时间从皇家档案馆中把一半关于音乐理论的书籍都提了出来，而且把它们通通搬进了她的

房间里。我不得不先迈过几堆书本才站稳。

公主殿下对我开了口，干净利索，简洁明了。我意识到，介绍和客套时间都已经结束了。现在该是时候来研究，处理，把她意识中回旋的旋律化为具体的乐谱写到纸面上的时候了。

不过说到谱写交响乐，我不太清楚到底该怎么做。这毕竟是露娜公主的创作，不是我的。我只希望能担任她的助理罢了。随着时间磕磕巴巴地流逝，从分钟，再到小时，露娜公主写下来的东西就像是一场混乱而疯狂的合唱。我开始意识到，我能为她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耐心等待，露娜公主正在耐心地解开她脑袋里纠缠的一大堆线团，她需要一个像我这样学识渊博的生灵来把它编织成精美的艺术挂毯。

当然了，影儿，你已经听过了我们其他那些艾奎斯陞亚的小马们偶尔会提起的那些我们公主殿下的糟糕绰号，特别是暗影降临时代的最后九年里。我都不好意思把它们写下来，因为这简直就是亵渎。露娜公主被称作“影子进了脑子”，甚至被称作“秀逗公主”。哪怕是在嚎灵顿，小马们都开玩笑地说她是“宇宙灰土的守护者”，而因为她的心和思考都没放在艾奎斯陞亚这样的大陆上，所以露娜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囚月之马”。所有这些外号和戏称对我而言简直就是难以忍受的侮辱，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夜骐血统，更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艾奎斯陞亚都并不了解露娜殿下，既不明白她看似疯狂的表象之下有着什么样的内涵，也不知道长达十年的隐居生活最终能诞生出何等的伟业。

这么近距离观察她，和她同处一室，我已经明白了，她并不仅仅是阴影女神。她是一面明镜，是我们的榜样，是哪怕身处孤独黑暗世界之中依然挣扎着去发光发热照亮万物的高贵之魂。在这大千世界上，我们都是孤独的，就像她一样。从永夜的黑暗之中去摸索，去捞取，去拯救那些值得拯救的，乃是这疯狂的真正本质。千百年来，露娜公主无私的使命就是管理这种必要的疯狂。而现在，她最新的努力，是把一首歌从宇宙最深最黑暗的地方拖出来。

我并不知道这部交响乐有什么用，反正我也不在乎。如果它能帮助露娜公主祛除那些限制她神圣思考的阴霾，那我很乐意奉上我的服务。毕竟，她永远都是我们的黑夜女神，我们在黑暗之中拥有的闪亮灯塔。找不到生命目标和意义的谦卑者崇拜着“囚月之马”，因为她与这头衔毫不相干。她就在这里，她热爱艾奎斯陞亚，她即将为我们迎来美丽的新时代。

不过，这个新时代看来还得多多等等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努力，我们的成果只是设法记下了几个音符。现在，她正在升起月亮，而我在皇家贵宾客房里休息。我得冥思一下我所学到的东西，可当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的时候，这可真难啊。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日 谐律纪元6233

亲爱的影儿，我们创造出了一些成果。

只是一个非常短的片段，音律和谐，同时却也不谐。引子之中充满了渐变的音符，所以我心里有点儿怀疑，露娜公主是不是只用她让我记下来的东西进行实验。

不过很快，这作品就完成了。而我也理解了它一直都拥有的雄壮之美。我得到了允许，从她房间的墙壁上借了一把七弦琴，可以在半张琴上演奏。我被它的美丽所震撼，只想对公主殿下更加俯首帖耳，她能用一首歌来改变整个世界，就像她驾驭月光一样。

然后她决定亲自来演奏这曲子。演奏之前，她先在房间周围放置了一圈深色的水晶石。我认出那些都是音石，谐律之岩的碎片，曾经在古代和无序的战争之中用来建立艾奎斯陞亚的屏障。另外，露娜选择使用唤夜者。看着这神器开始弹奏，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是何等幸运，居然能有幸出现在这神器之前。每一声弦乐，都仿佛巍峨的大陆在无数的鸣钟奏响之中拔地而起。我陶醉在这生命本身的乐曲之中。

但随后，随着乐曲达到了高峰，我经历了一些之前从未想象

过的事情。半月影，我以前也经历过着魔的状态。你还记得吗，当初在喙灵顿大学，半步博士的演化魔法可是把整个科学部都给搞得天翻地覆。然而，这一次，不管是严重程度还是震惊水平，都远超出了我当初的体验。

我觉得……好像四周的墙壁都朝我压了过来。与此同时，房间里哪怕是最微弱的光亮都变得无比刺眼。音石在闪烁，仿佛燃烧着炽烈的火焰。我胆战心惊，只担心自己的小命随时可能不保。我感觉那强烈的光会烧穿我苍白的毛皮，烧焦我夜骐的血肉。然而，压倒性的妄想症淹没了我的身心，我尽顾着死抓着我的月光绸缎斗篷在房间里四处乱冲乱窜了。这辈子我还从没这么紧张，这么麻木过。不过，很快，我就被带回了安全而温暖的阴暗世界之中。

这时候，我才回过神来，意识到了我到底在哪里，以及是谁在我身边安慰着我。露娜公主，她亲自俯下身来，像母亲一样拥抱着我。在她的圣仪之下，那些不祥的魔法被驱赶出了我的身体。能摆脱这种偏执狂的体验让我实在是太开心了，简直都差点儿没留意到她的腰弯得居然这么低，只为了能好好依靠着我。虽然感动得几乎泣不成声，但我依然向她努力表达了谢意。

她让我沉默下来，代我们俩开始说话。她告诉了我，她早就知道这首歌拥有神奇的力量，而且我们所谱写的所有乐章都有这样的神力。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部交响乐是为了崇高而宏伟的愿景而存在的，她正在为了整个世界的安全而创作它。副作用是必然的，但她必须知道这些乐曲是否会对这个领域的凡俗生灵造成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会来这里了。我之前就有附魔相关的经验。如果她是从坎特拉音乐堂选择任何一位知名音乐家，那他们连第一首曲子的冲击都抵挡不住，更别提以及其他乐章的影响了。我不仅仅是她揭开这首神曲的助手，我乃是她最谦卑的子民。

你可能会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她问我，我会不会因为

太过于不安而想要彻底离开这个项目。公主殿下的慈悲就和她的力量一样无法估量。我如实向她诉说了我的心声。我向她诉说，说我一直渴望着通过创作这部交响乐来对她鼎力相助。我被委以重任，接下的使命就和她的使命一样伟大。

她接受了这些话，第一次，我看到了她的微笑。就在这时，她把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具体告诉了我，她为这部交响乐取名为“苍穹之夜曲”，而第一乐章将命名为“阴影序曲”。

我不知道这探索之旅之中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我知道了一件事。我终于可以为这部传记命名了，而且我马上就把它写到了封面上。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3日 谐律纪元6233

我们构建出了“苍穹之夜曲”的第二乐章。它比“阴影序曲”更加活跃。这节奏听起来十分开朗乐观，我建议管弦乐版本之中大量使用打击乐，露娜很快就同意了。这对这个项目而言有一种紧迫感，由我们的公主殿下亲自谱写。就好像她简直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些乐曲通通写出来一样。我当然不会把这叫做不耐烦。相反，促进她奋勇前进的——我和她一同——乃是一种无比坚定的正义决心。我发现这热忱的精神具有非常积极向上的感染力，感觉仿佛我正鼓足了全部力量在努力跟随着她。

这最新的乐章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我本来考虑自己来想个名字的，但露娜公主一开口就立刻把它叫做了“余晖波莱罗舞曲”，我简直想不出更贴切更有意义的名字了。它体现出了当太阳西沉落入地平线的时候，小马们急于完成数不清的事情时候那种异想天开的感觉。

当露娜开始使用唤夜者演奏这首曲子的时候，我只觉得我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了。你了解我，影儿，我是一只相当保守的独角兽，可不是运动员类型的。但是听到这古老神器奏响的这首曲子，我简直都想去跑圈和后空翻了，哪怕是对年轻的小马驹而

言这都不太合适，更别提我这种稳重老成的学者了。一想到这些，我就忍不住好笑，发自内心的深深快乐让我觉得无比轻松舒畅。我不知道“余晖波莱罗舞曲”会不会成为“苍穹之夜曲”这部交响乐的预告作，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庆幸自己能加入这个项目。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4日 谐律纪元6233

差不多十二个钟头没睡觉了，可我又怎么能睡得着？“余晖波莱罗舞曲”的节奏依然振奋着我的精神，甚至让我坐都坐不住。在我得到召唤去帮助公主殿下谱写下一个乐章之前，我该怎么去安心休息获得充足的白昼睡眠啊？

不行，睡意就是迟迟不来，反正现在是没有。更别提是这个大发现和神奇的伟大时刻了。我必须得做点儿什么事来集中注意力，好专心思考问题。

还有比认真思考这首歌曲本身的魔力更好的时候吗？你该知道的都知道了，半月影。毕竟，你也在我身边呆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已经听过了每一个关于音乐创作的故事，听了一遍又一遍，估计都烦了。尽管如此，如果这本记录想要成为“苍穹之夜曲”的官方记录文档，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必须对这歌曲的力量进行必要的论述，以便我在把它们整理成最终草案的时候可以进行相关的介绍，

我也一直都这么认为，而在倾听过唤夜者的演奏之后，我对此就更加坚信不疑了。传说中，浩瀚的太空之中，太虚玄母驾临于漂浮的混乱之云上。尽观混乱与毁灭，她认为此乃这安宁宇宙的瑕疵。如果宇宙中这个混沌的点完全混乱而无法预测，所以她认为该点也同样可以通过重塑能流来赋予秩序与意义。于是，她将自身拓印于云上。此等神迹由一首歌来降临，借助她神圣之音的无穷威能，谐律由此诞生。

因为，毕竟，还有什么能比音乐本身更加和谐呢？嘈杂的噪

音只不过是回荡在空间介质之中的毁灭而已。只有以秩序和音调为目标的模式出现之时，轰隆的雷鸣才会变成响亮的钟声。音乐赋予我们形态，音乐赋予我们力量。在凡俗生灵的歌喉之中，音乐成为了万物的颂歌——由此，我们能记录和说明生命之中的所有模式和结构。在不朽女神的歌喉之中，音乐在世界的基础之上变成了无所不在的内在之物。我们蹄下的大地如此坚实，正是因为旋律令它化为了坚固稳定的现实。

太虚玄母，她用一首歌把整个世界从混沌之中升起，但这还不足以永远保护艾奎斯陞亚。毕竟，歌曲虽然存在，但依然可能再也不会被吟唱。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它还会有什么力量？

因此，玄母创造了苍穹。苍穹将会成为屏障，想要防御宇宙的混乱和寒冷，它是必不可少的防护墙，是永远包围着艾奎斯陞亚的生命气泡。但是，仅仅是苍穹本身，是无法发挥作用的。它们需要管理者，需要负责用合唱来维护它们的永恒卫兵。

此刻，太虚玄母为了苍生而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她把自身的旋律拆解成了两个互不相同的部分。同时，她也把自己拆解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由此，她生下了塞拉斯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塞拉斯蒂娅公主受命管理地之穹，守护阳光，守护驾驭万物生长的四季。而露娜公主受命负责统御天之穹，防御苍穹之外各种来自洪荒的异种元素的侵袭。

于是在天之下，地之上，为了向太虚玄母和她两个女儿的歌奉上赞美与荣耀，凡间生灵从此诞生。在她的工作完成之后，太虚玄母便回归了群星，因为她在艾奎斯陞亚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层层苍穹已经生效，它们的两位守护者也已经就位，随她歌声而来的谐律必将永享太平。

自太虚玄母离去之后，塞拉斯蒂娅和露娜忠实地守护着艾奎斯陞亚的界域，神圣的创世之歌赋予了她们无穷的力量。她们几乎从来不会打破天籁般合唱的封印。毕竟，虽然这首歌还能进行更加细化的分解。但是却没有任何已知的方法可以将这些拆解开来的细致部分重组为一个整体，除非太虚玄母以某种方式

回归到我们身边，并且赐予我们更多的旋律来重塑整个世界。

当混乱的怪物们纷纷来临，在整片大陆上兴风作浪之际，天角兽姐妹拆散了这首歌，创作了“泰坦歌谣”。她们齐心协力，新生的神圣合唱创造了地狱，成为了艾奎斯陞亚囚禁最残酷最恐怖事物的永恒监牢。当无序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并且试图将苍穹彻底撕碎之际，姐妹俩再一次拆开了她们母亲的礼物，由此，“谐律精华”诞生于世。乐曲被改造成了物质的饰品，这些拥有神奇力量的球体捕获了无序，将他封印在坚石之中。

随着太虚玄母的圣歌变得愈发细微，将造物主的神力转化为某种能够永久存在的物品以供保存就很有必要了。因为，哪怕是为了众生的利益也罢，如果这首永恒之歌被拆解的次数太多，整个艾奎斯陞亚都可能会彻底崩溃，天地尽灭，重回浑浊之气，变回太虚玄母当初第一次发现深空之中这个点时，那种一团混沌的状态。

因此，天角兽姐妹决定将这首歌变化成一尊乐器。她们创造出了一样能永远体现造物主之创造力的载体，光与暗永恒融合的醒目边界。这载体，后来被称之“唤夜者”。它看起来始终都那么光彩夺目，只有梦中才可能见到如此的崇高与威严。

简单来说，唤夜者是一件尺寸正常大小的弦乐器。它的造型类似于一张更大的里拉琴，像皇家竖琴一样优雅而美丽。但是它的圣洁和纯粹是任何寻常乐器都无可比拟的。当它的琴弦振颤之际，能让聆听者觉得魂飞魄散，却又心醉神迷。和它共处一室就像是站在万丈深渊之上。它可能不如太虚玄母的原初之歌那么强大，但它的威力和魄力对于我这样的凡俗生灵而言依然是压倒性的。

实际上，使用唤夜者将“苍穹之夜曲”化为真实的旋律，这让我相当心惊胆战。公主是肯定不会再继续拆散这首歌了。如果她真要这么做，那塞拉斯蒂娅公主也会参与这个项目。就目前来说，这乐器仅仅是露娜公主用来将她心中的旋律转化为现实而已。想到这件事，我简直心花怒放。

莫非……这是多年以来，第一次创造出一首新的歌吗？对于天之穹的守护者来说，竟然会有这种事吗？难道露娜经过了九年半的冥思之后，突然变得比原来更加强大了吗？

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我担心……作为一只凡俗的小马来说，可能根本不会有谁告诉我这些。所以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我最爱的影儿。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你我也可以把这些消息广为流传。当夜曲在整个艾奎斯陞亚奏响的时刻来临之际，凡间的小马也可以为我们的言语作证。我们都会加入那神圣的合唱，歌颂那诞生自黑暗的旋律，贡献出足够的谐律，为世界的苍穹和安宁带来新的力量。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6日 谐律纪元6233

露娜公主称之为“潮汐进行曲”。我则称之为我有幸听过的最古怪的一首曲子，更别提写下来了。要是有谁亲耳听着它，甚至是用眼睛扫一遍乐谱的话，那他会发现这曲子和“余晖波莱罗舞曲”非常相似，只不过比较低沉，而且速度也比较慢。你可能会以为听到这么一首奇怪的曲子会像“阴影序曲”一样，诅咒我陷入不安和偏执。但情况并非如此，我心中满溢的是惊奇和敬畏感。我感觉就像在进行一次旅行，而“苍穹之夜曲”就是引我走入这趟神秘旅途的道路。

我一直都在留意露娜公主的圣容。在研究过程中的某些时刻，我觉得有必要根据她的态度来权衡当前的进步和交响乐的进展情况。可她的表情几乎毫无变化，几天之前露出的笑容也消失了。真想知道，为了快速完成她神圣的音乐使命，她那张冰块脸到底是费了多少力气撑起来的。塞拉斯蒂娅对此根本没有任何消息，也不知道她了不了解这个项目，以及唤夜者在其中的作用是否会增加对于虚无的影响。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我都讨厌在这回事上脑补过度。皇家姐妹已经共同生活了数千年，她们守护着苍穹，履行着神圣的职责，靠得是对彼此的

绝对信赖和支持。说不定我单纯以为是露娜自己在努力创造一首全新的“圣歌”的想法可能还太早了。毕竟，皇家管弦乐团的大作之中可是有塞拉斯蒂娅自己创作的曲子。她有没有要求露娜留意这些爱好？

但是每当我听到唤夜者威力无穷的弦乐响彻露娜的寝宫时，我内心之中都在燃烧，就像从里到外被点燃了火焰。在这里发生的事真正惊奇和不可思议的事情，能参与进来真是让我三生有幸。我只希望露娜完美无缺的面容之中会融入和我内心感触相同的情感。这能让我更轻松地发现这交响乐在她心目之中的地位，而不是整天盯着那副一成不变的严肃表情，让她的皇室容貌都为之黯淡了。

唉，不过我们的研究现在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正在被送回家的路上。真想早点儿再见到你啊，影儿。等我回到我们的公寓之后，我就半秒都不想再去考虑音乐的事了。我只想投入你的怀抱，放任自己淹没在茉莉花香之中，淹没在你的声音和你美丽的身躯之中。

当然了，你可能会太过于关心照顾你的新温室，都没法去兼顾你丈夫的思恋了。不过这也没关系，你一直都耐心对我，我也会永远耐心等着你，我挚爱的妻子啊。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8日 谐律纪元6233

今天真是我来到坎特拉之后度过的最美好的一天了，因为这一天是我们俩一同度过的。经历了一周的音乐研究和辛苦谱曲之后，你都想不到我陪在你身边有多快乐。对我而言，不管我们俩去哪儿也好做什么也好，那都没关系，只要你喜欢就行。最后，你选择去坎特拉花园散步，我都没法更开心了。

我就知道，皇室姐妹在首都专门栽培的大量珍稀植物会让你如痴如醉。所以我还特别提出建议：白天在公园里散步。我不在乎月光绸缎的斗篷有多沉重，光是看到你跑来跑去地一边

四处观察那些阳光照耀下的植物一边傻笑，穿什么东西都值了。

当你请求我讨好一下露娜公主，好让她允许你采集些样本带回温室的时候，我唯有摇头微笑。很不幸，我和露娜公主的关系从开始到结束就是夜曲，也只有夜曲。

我也很开心你给我们俩找了一处开放的市场去吃饭。我可不想你觉得非得把我藏在阴影里面不可。我知道，身为一只和夜骐结婚的陆马，你并不会因此而羞耻。相反，你宁可让整个坎特拉的居民全都来看我们俩。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当初在喙灵顿大学一同度过的头几年。整个大学里，我这种类型的独角兽只有我一个而已。白天，我像一个活生生的木乃伊一样笨拙地在走廊里穿行。而夜晚，大家都躲着我走，生怕我一见月亮就会突然长出獠牙朝他们扑过去。

而你看到的远不止这些皮毛，你在我身上看到了令你着迷的东西。一开始，我还以为吸引你的只是我身上的特别之处，只是我生活之中的怪异而已。你是头一只不害怕我夜骐饮食习惯的小马。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你头一次看着我吃肉的时候是怎么忍住了没把午饭吐一地的。但是后来，我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了，也再也不需要去考虑什么了。

我已经陶醉了，在你婉转的笑声之中，在你亲切的微笑之中，在你偷偷趁着没有谁在看的时候对我耳朵的抚玩之中。我想更多地了解你，而我了解到的是百科大全都记不完的奇迹。你对植物学是那么入迷，你教会了我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神奇奥秘，而我以诗意的散文告诉你，一切现实之下都隐藏着潜在的魔力。你和我，我们俩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平衡，将务实的精神和空灵的想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和谐的二重奏。我们成为了喙灵顿大学的王子和公主，当大家都注视着他们时，他们才明白何谓真爱。完全无法确定的情况之下，它就这么绽放了，就像太虚玄母的第一首歌那样。

所有那些年，就在我刻苦学习，在学术的道路上一路晋升的时候，你都一直在我身边支持着我。我是你的夜晚，你勇敢地投

入了黑暗，陪伴在我身旁。你学会了放弃白昼，只为了和我一同在月光下醒来。古往今来，全艾奎斯陞亚还有哪个著名的植物学家能做出如此牺牲？我追求的再无他物，只为了补偿你。而你所做的一切，就是一个吻，一个平息我忧虑和内疚的吻，在满天的星星绘制出我们的未来时，让我能把你抱得更紧。

我爱你，我挚爱的影儿。我是多么想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宝物都献给你。但后来我才明白，整个艾奎斯陞亚的美好事物对我来说已经是近在身边了，因为我已经得到了你。在坎特拉的这段日子一定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因为我知道，我终于有机会能报答你，补偿你为我牺牲的一切了。把我们带到这里的原因现在依然经常打扰我们相处，这让我非常的抱歉和遗憾。这事实令我痛苦不已：它迫使我不得不离开你，让我投入魔法的深渊，远离了你美丽声音的温暖。

总有一天，我们会成家。我们会有孩子，而他们就是我们的歌，继续歌颂我们对造物主的苍穹之爱。我们自己的身份，还有我们在这短暂凄凉而又幸福美满的生活中共同的创作，都是无价之宝，绝不可能是无名之歌一样被埋没。

而在那之前，我们俩都有工作要做。我期待着等我们所有的职责都结束的那一天。因为一切艰难险阻都会像当初我们相遇的那一天一样消散。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0日 谐律纪元6233

我现在正进来，不过没什么具体理由。我才刚刚到露娜公主的房间，准备接下来一两周的研究工作。现在我们甚至还没开始动笔呢。不过，趁着研究工作还没正式开始忙得不可开交之前，我觉得还是该写下一些观察的结果。

在我一路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整个坎特拉的夜骐居民数量好像大幅度上升了。而且就在我们一块儿出去逛街的那一天我也留意到了这一点，半月影。街上有不少夜骐，都穿着月

光绸缎和暗影铠甲。这不光是午夜区的事，不管我到哪里，我那些长着蝠翼和立瞳的兄弟姐妹都越来越多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看起来就和我当初到这里的时候一样，对坎特拉的大街小巷非常新奇。我差点儿都以为这是什么非官方性质的朝圣之旅了。不是有传言说露娜公主隐居避世的暗影时代即将结束了吗？不然还有什么原因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夜行习性的小马来到了他们守护天角兽神灵的门前呢？

对此我问了新月辉，他没有回答我，至少他没给我什么靠得住的答案。他看起来似乎心事重重，蹄子一直都在紧张地磨着，眼睛看起来比平常白了两倍。我非常了解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夜骐见阳光时间太长才会有的样子。露娜一直都在让她的黑夜卫队长加班吗？都多久了？过去这几周，我表哥到底有没有休息过？

可能我是想得太多了。不可否认，我心里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这不仅仅是我不得不再次离开你身边而已。当我走过露娜宫殿的走廊时，我总觉得好像阴影之中有什么东西在窥探我。我的耳朵在抽搐，好像听到了……金属相撞的铿锵声，若有若无，仿佛鬼魅。

恐怕新月辉不是唯一缺乏睡眠的夜骐。如果我还想为公主殿下效劳出力，那我就得打起精神来。只希望夜曲的下一个乐章能给我点儿惊喜。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1日 谐律纪元6233

我这辈子恐怕也不会更加恐惧了。

事情是从第四首曲子……或者说，“挽歌”的谱写开始的。露娜公主忽然就这么叫它了。她忽然告诉我，说总共会有十个乐章的时候，我真是吃了一惊。我大着胆子问她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写十首挽歌？她没理会我的问题。当她告诉我第四首曲子的标题时，那表情一如既往地空虚而毫无生气。她称之为“黑暗奏

鸣曲”。

在曲子没谱写完成之前，我还在猜测她为啥会取这么个名字。可是当我们完成了曲子，而她毫不犹豫地使用唤夜者演奏了它的时候，那就是我的死亡时刻。或者，至少是我觉得我死了。

如你所知，影儿。一只夜骐，对于黑暗是非常熟悉的。这对于那些夜族血脉的天马而言最明显了。我们与生俱来的回声定位能力引导我们度过最为暗无天日的岁月。几千年以前，早在露娜展开羽翼庇护我们之前，我们就是这样在夜幕降临之后寻找那些会飞的点心的。随后我们投入了露娜的怀抱，她教导我们，训练我们将这力量磨炼的更加出色，成为了她的黑夜卫兵和精英月神禁卫。

可是，唤夜者的演奏带来的黑暗，远超出了这个层次。那是比漆黑还要黯淡的至黑天幕。我的感觉根本无法穿透它，就好像房间的墙壁和地板都被掀飞了，扔进了空间裂缝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完全没有半点感觉，哪怕是声音也消失了。我完全相信我已经死了。

我蜷缩在地上绝望地挣扎着，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我公主的名字。她找到了我，像一位母亲安慰受惊的孩子一样抱着我。我魂不附体，瑟瑟发抖，只能缩成一团，毫无顾忌地死抓着公主不放，等待着光明回归的时刻。因为它会回来的——至少公主殿下是这么向我保证的。

尽管我都吓得魂飞魄散了，可是她依然那么平静，就像是……地下湖的湖水。而且虽然我就挤在她身边，但我感觉……她很遥远。她的声音好像从远隔万里开外的位置传来，但我却能听清她吐露的每一个字。那些话……很奇怪，很可怕。公主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她在谈论世界之间的世界，那个地方甚至比奏鸣曲所引来的黑暗还要黯淡无光。她告诉我这些是在教诲我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她不得不向我展示的真理只属于她自己，她说自己看到了无数锁链在她周围游动这种听起来荒唐绝伦的东西。她说起了在她睡眠之中忽然降临到她梦中

的什么东西，她说她必须把这么一个无形的怪物塑造成一支歌，否则她的思维会被撕裂开来。

自从黑暗笼罩我以来，一直在担心自己状况的我头一次开始害怕她了。我想到了小马们对“囚月之马”一直以来的侮辱，而且我真讨厌让自己的思绪徘徊在这么绝望的领域内。当她的身形和房间的墙壁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时，我问她是否把自己的这些梦和异样告诉过她的姐姐。而她只是起身从我身边离开，就好像我一开始从没在那里。她把唤夜者放回乐器的基座上，然后说我可以解散了。她说还有六首挽歌等着谱写，而我需要好好休息才能帮得上她的忙。

现在，我正坐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周围点亮的蜡烛是昨天晚上的两倍。它们如此明亮，都让我觉得自己苍白的毛皮开始刺痛了，可我并不在乎。光明对我而言非常宝贵，一直都这么宝贵。如果小马像是石子一样在一口不见天日的黑暗坍塌里打滚，那我们会怎么样呢？我想起了你，因为我无福享受那禁忌的阳光，但是每当我凝视你的双眼时，那阳光就在那里照耀着我。这世界是如此脆弱，随时都可能熄灭，但这是阳光属于我们的，影儿。在我生命之中头一次，我能理解它的消逝了。简直冷得刻骨铭心，难以置信。

这夜曲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一会儿让你兴奋一会儿让你恐惧的？另外，像我这样的凡俗小马，到底能不能承担得起如此一部全新而战栗的辉煌交响乐的诞生？

我需要力量，我需要继续支持我的公主，我需要和你在一起。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2日 谐律纪元6233

“星之圆舞曲”十分幽冥，但至少它具备独特的美感。我能放心地倾听它，不用担心像是“黑暗奏鸣曲”那样被吓丢魂。

当露娜和我刚刚谱写完第五首挽歌，她就不得不离开去升起月亮了。她没费心思来打扰我，于是在她房间里就只剩下了我

自己。我决定正好充分利用一下这个机会。

你可能觉得，像这样在阴影女神的住宅里四处乱转是很不礼貌的。回想起来，我现在也觉得简直抬不起头来。但如果你像我一样不得不忍受“黑暗奏鸣曲”的话，如果你也正好在这么多超凡脱俗的乐曲的诞生之地的话，那你也会难以自制地去寻找答案的。

有一件关键的事情必须理解，在我和公主努力研究和谱写这些挽歌的期间，她的房间一直都非常凌乱。你可能会觉得这对一只不朽之身的天角兽神灵而言实在是非常难以置信的事。我自己则选择性忽略了这情况。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操心的可是创作夜曲的大事，其他的都可以放一边了。然而，当光明在我眼前熄灭，又回到我眼中之后，我已经开始用全新的视角看待所有的一切了。眼下这场面实在是没法回避和美化：露娜公主的房间……有些疯狂的迹象。

四周都堆满了书，而且放得乱七八糟。随处可见大厚本子，就这么翻开扔在地上，苍白的页面在烛光下闪耀。房间的角落里，展开的卷轴和羊皮纸堆都落了好多的灰尘。而最为奇怪的是，至少有一半的书上基本上就没几个字。实际上，很多书本——尤其是最为古老的那类书籍——都是完全空白的。这场面感觉也不那么诡异，因为那些书本的风格都各不相同，什么样的都有。从书籍的签名来看，这些书本来自艾奎斯陞亚各地，远到盐巴克图，再到梦幻谷。这么多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书籍之所以能堆在同一个房间的天花板下面，唯一的理由就是它们是被专门收集来的。抱着这个想法，我仔细阅读了露娜的书桌上积累的很多信件。我发现其中有几封信就是命令新月辉的卫队成员从艾奎斯陞亚最偏远的图书馆收集这些书籍，更重要的是，这些书籍大部分都是那些基本上空白一片的书。

我之前居然没留意过这么多细节？真让我意外。在谱写这些挽歌的过程当中，我简直是欣喜若狂，都没对周围的环境多看两眼。谱写这首交响乐的露娜是真正的天才吗？或者，也许……只

是也许，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帮助她把无形的存在转化成了有形的乐谱？

我没多少工夫去深入思考。露娜公主已经升完月亮回来了。她看起来一点儿都不累，也没打算就这么退出。她招呼我回到她身边来，我们立刻就开始研究第六首挽歌了。我看到她的眼中似乎冒着火，这么久了还是头一次，我觉得我终于能看清她的情绪了。她看起来……好像很愤怒？真奇怪啊。

等有了时间，我再去多考虑考虑这事儿吧。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5日 谐律纪元6233

公主和我谱写完第六挽歌已经有三天了。和“黑暗奏鸣曲”以及“星之圆舞曲”可不一样，她都没给这曲子起个名字。不过，这曲子可是远比之前所有的曲子都让我更加震惊。写完它之后第二天，我就在走廊里听到了这首歌，卫兵们都在哼着唱呢。一开始我实在是气坏了，还以为是他们偷听了我们。可是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发现了好几张复印的文件，我头一天记录的挽歌就在上面。

现在，这首曲子我是睡觉的时候听，醒着的时候也在听。第六首挽歌虽然无名，但可不是无形。它已经记在了黑夜皇家卫队的每一个卫兵心中，一走进宫殿的这一侧就能听见他们在哼着唱，都成了这地方的背景音乐了。就我自己而言，我实在是有点儿听腻了，但我可不敢大声说出来。我心里非常紧张，就好像唱别的东西是什么犯罪行为一样。不知道露娜是不是有意在传播这首歌，但是它已经变成了一首充满感染力的赞歌。至于赞的究竟是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只能在这些走廊之间徘徊，耳朵里响应着行军的节拍，等待着露娜再一次把我召唤到她的房间。

情况总觉得不太对劲。这都已经好几天了，露娜依然没有召唤我去为她效劳。为什么这段闲暇期间她不把我送回家呢？我想

念你的茉莉花香，想念你温柔的声音。我真想听听其他不属于阴影的歌曲。现在，我心中被一种冰冷而恐怖的感觉占据了，也许我该再多点几支蜡烛吧。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8日 谐律纪元6233

今天恐怕是我这辈子最震撼的日子了。我终于被召唤到了露娜公主的房间，当我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她并不孤独。在她面前还有另外四只小马，但是……这四只小马可非比寻常，半月影。

我马上就认出了其中两位：蓝谷大学音乐系的降调教授还有摩里斯·拉威尔。其他两位我还得听他们俩帮忙给我引荐。于是我惊讶地发现我居然有幸和摩扎特以及蹄石博士见了面。在我面前的，是四位活生生的艾奎斯陞亚音乐界传奇。他们都坐在这里和露娜公主一同喝茶，就好像每个平常的周五下午一样。实际上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居然都在这里，因为我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四位音乐家住的地方互相距离很远，而且离宫殿就更远了。

不过，不管他们在和露娜谈什么也好，看来我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差不多都谈完了。当我问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都带着一脸有趣的表情看着我。他们的交谈已经结束了，仿佛他们再也没有理由多说什么，所有的逻辑都从他们的灵魂之中消失了似的。就在这时候，露娜公主朝我盯了过来，我猜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不管怎样，她伸出了蹄子，摸到了一样闪光的黑东西上面。我才意识到唤夜者一直放在她身边。在她轻柔的触摸之下，琴弦停止了震颤。忽然之间，她的四位来客都不见了。

这魔法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问露娜公主他们去哪儿了。她的态度和往常没什么差别，向我解释说她已经完成了“召集之歌”。我花了点儿时间才明白了她的意思。然后我突然发现她必须在唤夜者上演奏那古老的曲子。关于这样一支歌，我曾经也读过一些相关的传说什么的。在狮鹫/小马战争期间，公主们就是用

这样一支歌把分散在艾奎斯陞亚各地将领的灵魂召唤到她们的作战指挥室来。它是天角兽的魔法之中最强大的魔法之一，而露娜为什么会用它召唤了四位音乐家？这让我十分费解，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她必须这样做，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剩下的那些挽歌。不管夜曲给我们准备了什么也好，我们都需要进入整个艾奎斯陞亚最出色音乐家的综合知识领域。

我不再像上一次会面的时候那样信心饱满了，我想问她是否真的需要我，但她迅速的行动和在房间里往来的疾驰表示她根本没心情多费唇舌。我们正在执行的是一项重要得无与伦比的任务，而露娜并不打算有什么情况改变。

亲爱的影儿啊，我到底成什么了？现在我回到了宿舍，只为了喘口气。她让我写下一首名为“夜之悲歌”的新曲子，我现在都已经感觉到什么东西从阴影之中爬出来抓住了我。还有不到十分钟我就得回去她身边帮忙做研究，而且继续谱写交响乐了，但我心里其实很犹豫。我担心……再回来的时候我可能就不是我了。这话解释起来比较费劲，但是，我的耳朵这几天就好像不是我的了。房间里真的好冷啊，我都冻得快要飘不起笔来了。

她在召唤我，我得走了。我必须为公主殿下尽职尽责。老天保佑我，不过我必须走了。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25日 谐律纪元6233

时间究竟过去了多久？我不得不问门外的卫兵今天是哪天。根据他的回答，对比我在笔记之中的记录，我才知道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周。一切都很模糊，我感觉又冷，又饿。周围该有的设施都很齐全，等着供我使用。我很确定，我已经用过它们了。不过，这地方……感觉是那么凄凉。我感觉心里非常痛苦。上一次我见到殿下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我的记忆很模糊，顶多能记起一些零碎的事情来。我记得我们终于完成了“夜之悲歌”，我演奏了它，而我只希望从没演奏

过。我感觉……好像我在什么地方溺水了，但我明明一动也没动过。我坐在那里，身体麻木，瘫痪在地，在她的房间里，木然地等待着她用唤夜者演奏相同的乐曲。

她并没有碰那件远古神器。这么些天以来还是头一次，我心里觉得非常振奋。但是当我看着露娜的眼睛时，我看到的并不是一只恐惧的天角兽，因为害怕越过脆弱的魔法最终屏障而战栗的天角兽。实际上，那根本不是我认识的公主。就好像……就好像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洞，一扇活生生的门，通往浩瀚无边而渺无生机的……什么地方，充满了黑暗的尘埃。我抬头望着她，感觉就像是踏入了噩梦边缘那翻腾不休的水中。

她说了些什么，当时我根本没力气听清她说的话了。我好久都没睡觉了，两天之前谁把我带到了她的寝宫里。是她吗？一定是她。现在，公主的言语传到我耳中，传到我心里了。她说到了失声的魂灵，那些埋藏在我们往昔遗忘深处的身躯。她说到了那个迷失的存在，某位小马的挚爱。对，我认出了那个词，挚爱。她说到了挚爱，她说到了挚爱，她说到了挚爱，她说到了……

我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我着魔了吗？我们谱写的最近一首歌是什么？是关于暮光什么的。对了，安魂曲。“暮光安魂曲”。我听着脑中回旋的旋律，就像是虎视眈眈的鲨鱼，在我周围慢慢地绕着圈子。为什么我一直都在思考深海和大洋，还有那深不可测的深渊？她说到了她的挚爱。她抛弃了他，把他抛弃在了世界之间的世界之中。失落的潮流，那是时间、空间、还有歌的失落之潮。他的爱便是他的愤怒，也是他的威胁。当他毁灭世界之时，其实他只不过是踏上归途，回到她身边而已。

亲爱的影儿，我真希望我能向你解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但是只要我笔尖落到纸面上，这些东西就会出来，所有那些我无法解释的东西。那是脆弱零星的回音，那脆弱的残音属于她，属于她的世界，属于在我们蹄下肆意狂飙的霜冻寒风。她的气息萦绕于到那些被世界遗忘者之上，他们齐声高歌她的曲目并化为虚无：那是一首为终结之始、为她的忠实仆从永恒和永无之诞生

而唱响的歌谣。他们不再服侍她的所爱，因为永死的领域已归属于她所有，那是万物都将平等经历的结局，这首未谱写的交响维系住了苍穹，亦将它分隔开来。

我必须停下来，我不能再继续写了。可我顶多也只能躺在这里。外面，小马们正在行军。到底是往哪里行军？我实在是说不上来。某些非常恐怖的东西正在展开，我只想见到你，我只想抱着你，我只想脑袋里的音乐赶快停息。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28日 谐律纪元6233

我想我现在能写东西了，因为我看到你就躺在我身边。我什么时候回了家的？昨天吗？慢慢地，我把一切都回忆了起来。新月辉把我扔回了公寓里，就是字面意思。我在你的咆哮声中醒来，你对新月辉简直怒气冲天。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都感觉不到半张脸都烧伤了。这是个晴朗的下午，他没多留意我的斗篷已经松开了，而我觉得他也不在乎。随着冷漠的咕哝声，他转身离去。

可你……你温柔的蹄子把我从阳台上抱了下来，把我领进了屋里。你呵护着我，我能感觉到你清亮的吻落在我额头烧焦的眉间。等我意识到这是你的时候，我就抓住了你的前蹄，把你拽到了我身边。香甜的茉莉花，我不知道我到底抱了你多久，或者是你抱了我多久。我只知道我很幸福，你很害怕。我从来都不想你害怕，影儿。我绝对不会想要去吓唬你的。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吗？

挽歌有第九首，我记得露娜公主的话。她一直不停地谈论着某只小马的“挚爱”，无意之中说出了“孤寂”这个词。难道会是“孤寂之歌”吗？还是“孤寂的挽歌”来着？我现在记不清了。我所知道的就只是我们把她从十天前传送来的那四位音乐家那里收来的笔记整合到了一块儿。更重要的是，第九挽歌是我们俩一块儿演奏的。她用了唤夜者了吗？

不，不。我还在这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还能去哪儿呢？

哪怕是在我自己的公寓里，我依然会感到彻骨的寒意。两个钟头之前你点了一堆最旺的火才入睡。我真希望能够为你解释清楚，好让你知道点再大的火都对我没什么帮助。我正在走向不知何方，走向我不知道的某处。

我最爱的影儿，你整天都陪伴在我身边。我几乎都没说一句话，可你就像我身上的毛一样紧紧贴着我，不放。你怎么会不生我的气呢？我简直都无法理解。我走了这么长时间，连一个解释都没有。我也可以随便找个理由，但这根本没法把事情圆过去。

我只希望你能知道，能和你结婚，让我有多么快乐，而且……有多抱歉，影儿。有些宏伟而黑暗的东西，消耗了你丈夫的时间，精力还有理智，对不起。你牺牲了这么多，我讨厌你更加牺牲自己。这本该是个充满了机遇、充满了幸福的时刻，我不知道命运为我准备了什么。我不知道当露娜和我写完第十首挽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首夜曲的重要性超过一切，我只害怕它会像巨鲸吞噬小虾一样把我消耗殆尽。

请原谅这一篇的尴尬气氛，影儿。你可能会把纸上的瑕疵当成泪痕。你说不定猜对了。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30日 谐律纪元6233

我又把你给吓到了，可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见到你而已，一切都……那么寒冷，那么迷惑，音乐充斥着我耳畔，没完没了。我走出了屋门，踏入了阳台的温室，只因为我想看到你眼中的阳光。但是……到处都是阳光。直到你开始扯着嗓子尖叫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自己到底干了些什么。简直就好像我变成了一个蹒跚学步的幼驹，麻木到感觉不到疼痛，更是神志恍惚到缺乏理智。

在阳光还没对我造成什么永久性伤害之前，你及时冲了上来，把我推回了公寓里面。我真不喜欢惹你发飙，就算你的怒火只是困惑的伪装也好。我也很迷惑，影儿。不过就像露娜一样，

我没有面具。我只有黑暗，而且我目光所及之处，到处都阴云密布。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世界上要有光明和黑暗的对立呢？为什么阳光和月光要分开呢？这世界真是太不完美了。如果我们能把整个艾奎斯陆亚都遮蔽在厚厚的黑暗之下，那万事万物将会变得多么美丽啊。所有的一切都会简单明了，你以前就和我一起住在黑暗之中，你就是小马也能在黑暗之中生活的铁证。你会过得很好的，我会为了你而投身黑暗。我们可以拥有黑暗之家，在黑暗和阴影之中，在露娜公主的荣耀之下，在她的歌之下，和她的挚爱之下过得平安幸福……

我简直写不下去了。你的咆哮声还在我耳边回响。你爱我，可是你讨厌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你更讨厌我不能告诉你的那些事，我也一样讨厌这样。每一次我试着张口告诉你，泪水就开始止不住地流淌。那是你绝对不能去了解的恐怖，我不想看到你眼中的阳光熄灭。像这样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是永恒的荫凉，我不能让你消逝。我这辈子一直都在这么左右为难吗？就好像我从一开始就发现了我一直在追随的节拍，可我却不知道我是否希望你随着这骷髅鼓的恐怖鼓点起舞。有些宝贵的东西会就此失去……不，有些宝贵的东西已经失去了。

你以为我没在看的时候，其实我在偷偷看着你的脸，那面孔……蕴含着悲伤。我觉得……你似乎藏着什么秘密，这秘密非常可怕，但是也非常美丽。可是你不会比我说的更多。你担心，我的耳朵已经不属于你终身所爱的丈夫了，的确是。我们正在慢慢褪色，化为曾经美好模样的阴影。露娜的交响乐已经从我的生命中夺走了光辉和色彩，可你呢？你比以往更加温暖，更加快乐了。为什么我不能像以往那样去触碰你，感受你？爱情仍在，生活却逐渐淡去，仿佛窗台上蒸发的水珠。

太阳已经落山了，露娜还没有召唤我。我得出去走走。你会明白的，至少我希望你会明白。我得去转转。你爱我，你崇拜我。她也同样崇拜着她的挚爱，而就连她的挚爱也不得不离去。暮光安魂曲，孤寂和死亡的音符。一团冰霜，包围着，就像无尽的幽灵

在齐声合唱。

我得出去走走，亲爱的半月影。否则我会死的。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31日 谐律纪元6233

我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每一处伤痕都疼的要命。你并不相信我所说的这些瘀伤的来由，我本来还以为能糊弄过去呢。现在，我没法做出更合适的解释。在这个苦难的时代，我实在是承担不起。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在此写下真相。也许随着时间流逝，你会重新找回阅读我写下的记录的力量，而那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我遇到了新月辉。他不想见我，他正忙着呢。所有的黑夜卫兵都忙的要命，而这就是我要找他的原因了。

。

当我上周还在宫殿的月神侧翼的时候，我敢发誓确实听到行军的声音了。当时我既没有力气也没有理智去看看那动静是怎么回事，但今天我看了，而且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自己的发现。聚集在坎特拉的众多夜骐公民们发生了一些情况，超过四分之三的夜骐都加入了黑夜卫队。所有这些快速入伍的操作从头到尾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这可不仅仅是史无前例，而且相当可怕。

当听到他们用来踏正步用的那首曲子的时候，我就更加吃惊了。这是挽歌第六乐章，是露娜公主和我自己几天之前才谱写出来的那一首。这首曲子被录了下来，而且在整个月神侧翼的庭院里播放。每一只卫兵小马都随着节拍大步向前走，皮质的翅膀排得整整齐齐，几乎是一条直线。我很欣赏新月辉身为黑夜卫队长的权威和命令，可他根本没有能力指挥得了这么多的小马。谁也不可能在这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些新兵训练到如此整齐划一的地步。

可我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挽歌第六乐章已经抓住了这些小马的身心。来自黑暗的发掘物正在控制着他们，赋予他们力量

，而这都是我的错，是我帮助露娜把它带到这世界上来的。这些夜骐听到了那永无休止的节拍和脉动，它向他们的心灵诉说着看不见的秘密。可是……他们听到了那合唱吗？他们听到了她无尽的声音吗？寒冷是不是也侵蚀了他们的身体，就像侵蚀了我一样？

我试着劝说新月辉，我试着告诉他这情况很诡异，很不对劲。我试着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一切是错的。可他根本不听，我说什么他都不听。他变了。在他内心之中有什么东西消失了，留下了空洞，就像露娜自己变成的那个壳子一样。我这辈子都跟我的表哥在一起。而现在我看着他，感觉就像是盯着他坟墓上的抛光大理石墓碑。我试着和他讲道理，我试着让他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怎么能行？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有的就只有一张嘴了。

有生以来，凡是会让我迷惑的事，基本上都只会让他不耐烦。在我最后一次绝望地试图吸引他的注意力之后，他抓住了我——重重地——把我摔到了地上。当时我简直都懵了，根本没对他劈头盖脸揍过来的蹄子有什么反应。直到最后有两个卫兵冲过来把他从我伤痕累累的身体上拉开。他在吼叫，他在咆哮，他叫我“叛徒”、“懦夫”，还威胁着要对你做些很可怕的事。半月影，这就是为什么你惊恐地盯着我身上那些淤青的时候，我只是含糊其辞没告诉你太多细节。

而你误解了我，你把我的沉默当成了别的意思。你冷漠地背对着我，比“孤寂的挽歌”更加寒冷。你这么生气，我又怎么能怨你呢？我永远都不会怨你的。我只是想要完成这些挽歌。不知怎么的，我感觉……不，我知道，只要苍穹之夜曲最终完成，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寒冷、音乐、还有疯狂，一切都将会停息。到那时，我就可以向你详细解释了。要是我不能的话，那我还剩什么可写的呢？

这本日记，我感觉，它的意义比我想象之中更加重大。我必须仔细地保护好它，因为我害怕新月辉……或者像他这样的小马，或者是那个占据了他身心的恶灵，说不定会对它干出一些非

常可怕的事情出来，然后还会对我，对你……亲爱的影儿……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6月1日 谐律纪元6233

我爱你，我深深地爱着你，半月影。你在我心中胜过我自己的生命。

我怀着无比的坚定和光荣写下这些文字，因为我害怕大声说出来的时候不会再影响你美丽的面容。今天你在床上爬到了我身边，紧紧抓住了我，你呜咽了足足一个多钟头。我试着为你拭去眼泪，但是你硬是把我的蹄子从你的脸旁扇开。你对我说，你只想让我抱着你。如果我生命中的每一刻都这么平凡这么幸福该多好啊。我真心地接受了，任凭你偎依着我，在我耳畔喃喃，呜咽着你对最近这几天的暴躁有多抱歉。你说你只是很迷惑，我早就知道了。但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爱你，而且永远爱着你。这些年来是你一直都在等待着我，而我也会永远都等待着你。

你说你明白我不能解释所有的一切。你只是很害怕而已，因为这是我们生命之中头一次，你托付终身的学者无法以易于理解的言语来传达某些东西。我试着安慰你，告诉你某些歌曲之中，旋律本身蕴藏的内涵要远高于平淡的歌词，可我并不觉得这会让你好受多少。所以我吻了你，努力让你好受一些。茉莉花的芬芳无比香甜。

于是你终于告诉了我，是什么让你这样失措。我们刚刚收到了黑夜卫队的一封信，新月辉要么是太忙，要么是火气太大，反正他是没自己来见我们。不管怎么样，信上要求我必须尽快向露娜公主报到。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间不管多宝贵也好，又得减少了。

你不想让我去，我自己也不想去。但如果我不服从公主殿下的召唤，那么我们都明白黑夜卫兵会对我们怎么样。你很害怕，我努力装出不害怕的样子。我吻了你，然后问你想告诉我什么事

。我知道你心里在烦恼着什么，某些你紧张得不敢去提的东西。然后，你的模样看起来就更害怕了，你脸上的色泽看起来都快烧起来了。我知道你还试着瞒着我，但我的感觉已经从寒冷之中苏醒，你不自然的神情，哪怕是最细微的也好，我都能记起来。

你微笑着阻止了我继续问下去。你偎依着我，告诉我，当我回来的时候就会知道真相。我以前从来没有过如此的勇气去面对可能是今生今世最黑暗的夜晚。不管最后的挽歌到底怎么样，我都不会再害怕了。因为我拥有你，你就是我可以回去的家，你的身边就是我返航的港湾。所有一切的疯狂和混乱都会结束的，我最爱的影儿，我向你发誓。我爱你，我保证，所有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6月3日 谐律纪元6233

外面有小马在行军，并且在操演。就在宫殿外面，在月神侧翼，谁都想象不到。这里面像死一般寂静。所有的卫兵都不见了。他们和所有的仆从都从这地方被解散了。现在，这里只剩下了我和公主两只小马，被周围那些乐器包围着。我们之间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拨动琴弦，甚至每一声杂音都响得难以忍受。一直以来，唤夜者都沉浸在我们的发现之中，就好像一位来自过去的法官，将要见证几千年来第一首诞生的新歌。

而露娜公主仿佛身处另一个世界里。我感觉……就好像我一直都在孤身工作，而她只是漂浮在我周围一处天角兽轮廓的空洞而已。当她说话的时候，那声音仿佛来自巨大的黑曜石墙壁之外。她说了些什么，听起来……挺像是歌曲的标题的。唯一的歌，最后的歌。

“破晓将至”。这是她对这首歌的命名。这名字简直让我入迷。泪水涌上了我的眼帘，我实在是连一个音符都写不下去了。我感觉……无比巨大的黑暗正在逼近，但突然之间，我不再颤抖了。我想起了我无法接触的晨光。我想起了你眼中的阳光。我

要回家了，回到你身边了，亲爱的半月影。这是最后一首挽歌，我就要回家，和你团聚了。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6月4日 谐律纪元6233

我觉得，我们已经大功告成了。但是露娜的脸色却不这么说。她像一尊雕像似的坐在她房间的正中，仿佛至黑之石上雕刻出来的阴森石像鬼。我告诉她说，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告诉她，我们已经谱写了最后一首挽歌。整个项目已经完工，“苍穹之夜曲”已经大功告成了。

我这番话，她看起来似乎根本连信都不信。

现在到底还剩什么没做的？她的视线越过了我，她的眼睛紧紧盯着唤夜者。

我的老天啊，她想要演奏！她想用它演奏整首交响乐，这永恒的乐器，这天地创造残留的化石。但是只要我盯着她，她就纹丝不动。她这是怎么了？病了吗？莫非某种恐怖的超常疾病终于吞噬了我的君王吗？

难道她会害怕吗？难道她在怀疑我们面前横亘的是一道非常不祥的地平线，险恶得无法跨越吗？那我们是为了什么一直忙到现在的？这些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了？

大厅和走廊空空如也，小马们在外面随着永无止境的节拍大步行军。我听到锁链的铿锵声从极远处传来，逐渐连成一片，仿佛锈迹斑斑的哀伤之海。她思念她的挚爱，我也不想你思念我。如果接下来再没有什么事情继续发生的话，那我就会被困在这里，就像露娜一样冻在这里，留在这个没有安宁也无法安息之处，再也见不到挚爱的另一半。

我写下这些东西，是因为我干了些非常鲁莽的事。我伸出了蹄子，用我自己的蹄子，去触摸了唤夜者那黑玛瑙一样的表面。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的视线扫过了露娜。殿下正在看着我，她在盯着我。

就在这一瞬间，我全都明白了。她只是这曲子的听众，而且一直都是听众。这首交响乐是专门为她谱写的。我知道为什么她一直都需要我了，还有那四个音乐家为什么被“召集之歌”的魔力拉到了这里又送走了。她并不相信他们，但是她相信我。

而我也再也没力气去质疑我在整个任务之中的位置了。我想要这一切全都结束。我想要见你，我想要这音乐早点儿完结。要想做到这些，首先必须开始弹奏这音乐才行。

影儿啊，希望你，还有任何读到这些记录的小马，原谅这只凡俗之身的夜骐对神圣的唤夜者的亵渎举动吧。但我必须这么做才行。我必须放下音石，我必须演奏挽歌。苍穹之夜曲，这首交响乐必须奏响，因为这演奏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

好冷，真的好冷啊。很多声音，低声喃喃的，高声尖叫的。数不清的锁链拧成了一条隧道，拢在我周围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在什么地方游泳。露娜，露娜在哪里？她无影无踪。我在宫殿大厅的地上醒来，浑身透湿，身下积了一汪水。我都冻麻了，我冷得根本动不了，虽然奋力挣扎，可我还是动不了。我在我的宿舍里，我……我是怎么到这里的？火焰，一堆火，肯定是我点起来的。好大的火，好热的火，几乎烤焦了我的毛皮。我简直都感觉不到我的毛皮了。角落里那黑黑的是什么？唤夜者？它怎么还在我这里？无法思考……几乎无法呼吸……好冷……

——彗星蹄

????

还是好冷啊，我的脑袋都冻得生疼。那是什么？我听到了旋律，没完没了地在我脑袋里打转。我认出来了，这是……“阴影

序曲”，我演奏了它……对吧？我演奏了很多挽歌。阴影序曲，余晖波莱罗舞曲，潮汐进行曲……

我最后记得的就是演奏了“夜之悲歌”，然后一切都陷入了黑暗。露娜不见了，整个世界不见了，我也不见了。

可现在，我还在这里。陪伴着我的是无尽的寒冷，黯淡的火焰，我耳朵里的音乐，还有唤夜者。大家都到哪里去了？

有什么东西仿佛闷雷一般轰鸣，周围的墙壁都在发颤了。外面出了什么事吗？我得出去看看，但我怕得不敢动，好冷，真的好冷啊，冷得我骨头都快冻僵了。影儿，原谅我，影儿，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真的好冷，影儿，真的好冷。

——雪石膏

????

小马们正在死去，我看到了他们的尸体。整个宫殿的墙壁和地板上到处都是淋漓的鲜血。露娜无影无踪，我听到众多尖叫声宣示着她的声音，都充满了恐惧和愤怒。我们一定是陷入战争了。我觉得……我恐怕是没法活着离开这宫殿了。不管是谁，如果你读到这消息，请搜查我的鞍包。唤夜者在我这里，把它拿走，安全保管好，远离一切邪恶。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

我的表兄变成了谋杀犯。我亲眼看见他杀害了另一个皇家卫兵。新月辉，你到底在干什么？而他并不孤独，黑夜卫兵们都在和他一同飞行，他们在四处放火，见到房子就烧，见到小马就杀。不，不止如此。他们……他们是在杀害所有夜骐之外的小马。这，这简直是大屠杀。我得

????

到处都是火焰。太亮了，亮得刺眼，可我却快要冻僵了。我

都看到了自己呼出来的白气，我已经快要上不来气了。现在我已经跌倒两次。我以前从没去过战场，闻起来像是烧焦的毛发和呕吐物混在一起。整个坎特拉都在燃烧，街头巷尾血流成河，尸横遍地。那些侥幸还活着的小马们都在嚎啕大哭，他们都在诅咒着一个名字，那个名字：露娜公主的名字。公主殿下犯下了可怕的暴行，她背叛了艾奎斯陆亚，背叛了小马种族。为什么？几个钟头之前我还和她在一起演奏夜曲啊？她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她要摧毁自己王国的首都？

好冷啊。我写下这些是为了记下大屠杀的火焰。夜幕已经降临，但是我感觉很不舒服。我害怕露出面孔，可我必须这么做。如果我可以把唤夜者送到塞拉斯蒂娅那里，她说不定能对这一连串难以理解的恐怖情况做些什么。可我不知道，一旦我露出我这张夜骐的面孔来，那我还能活多久呢？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发疯了，他们在以黑夜的名义大开杀戒。就好像他们都被什么东西上了身，而露娜公主的疯狂正在指引他们。

——雪石膏

????

我找到了皇家卫队的成员，他们不是夜骐。看到我之后，他们一时间吓了一跳，但似乎没打算伤害我。我把唤夜者交给了他们，和他们一块儿躲进了皇家图书馆的废墟里。几周之前我还在这里安稳地学习和研究呢，现在一切都只剩下了灰烬和火焰。周围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死尸，我听到队长说起了疏散路线，我一定得确认你是否平安，半月影，我一定-

他们……他们都奇怪地看着我。他们的表情……

有些不对劲。

——雪石膏

????

我的名字是雪石膏，雪石膏·彗星蹄博士。我今年三十七岁

，我在喙灵顿大学获得过古代神秘主义和高级音乐理论的学位。我有一个妻子，半月影·彗星蹄。我们都住在午夜区。求求你，帮帮我，帮帮她。不管是谁也好，求求你读一下这些！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

我一直都在把上一页的内容展示给那些卫兵看，我知道我已经写下了这些文字，我看得一清二楚。可他们却一个字也看不见，就好像我什么都没写过一样。我拼命地向他们解释我是谁，然后，他们的表情就又回到了原来的一片茫然。

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说什么他们都置之不理？他们明明都是训练有素的卫兵啊！他们

我们遭到袭击了。

——雪石膏

????

战斗远在城市另一边，我在这里很安全。可是，依然还是寒冷彻骨。还有其他的小马和我挤在一起。每隔十分钟，他们就会一脸错愕地盯着我看。就好像我一次又一次地从阴影里突然冒了出来。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反复地告诉他们，至少有五次了。这不可能是个玩笑。我们正在战火之中，没工夫搞这些不合时宜的恶作剧。难道露娜对整个城市都下了魔法吗？难道所有的夜骐都因为魔法而患上了古怪的健忘症吗？我试着把我的日记给他们看，可是他们根本看不见我写下的任何东西，一个字也看不见。就算我用大粗黑体一页只塞几个字也一样。现在这情况已经不仅仅只是一场内战了，我拿着唤夜者，挽歌在我脑袋里没完没了地回旋。哦，天呐。这是我干的吗？这些疯狂都是因我而起的吗？难道

????

我在流血，疼痛难忍，可我还是必须写下去。

几只小马刚刚在我身上发泄完他们的怨气。一看见我的立瞳和苍白的毛皮，他们立刻就把我当成了露娜那只凶残军队的成员。他们冲上来撞飞了我，把我撞得摔倒在石子铺就的街道上。他们把我的月光绸斗篷撕成了碎片，我自出生以来所有那些糟糕的侮辱性的绰号都被他们叫了个遍，而现在，他们的声音里没有半分讥讽和调侃，只有无尽的怨毒。他们发誓要杀了我，把我连同“梦魇之月”一块儿都杀了。这是她的新名字吗？我看着坎特拉上空滚滚的黑烟和熊熊的烈火，不知怎么的，我完全相信他们的话。

他们不再打我了，但不是因为要问我什么。他们盯着我看，表情就像之前那些卫兵们一样茫然。一股无形的寒流涌过了我的四蹄。我试着爬起来，然后他们注意到了我。接下来，他们的愤怒又回来了，就好像头一次看见我一样。殴打再次开始，暴力行为重演了。然后，当我满脸是血，头晕眼花，几乎看不清的时候，他们又一次陷入了同样的迷茫状态。

我没有错过这机会，抓紧时间逃跑了。带着唤夜者，我连滚带爬地逃跑了。和这些暴徒们在一起，已经不比和新月辉他们在一起安全到哪里去了。我瘸着腿，步履蹒跚地走过坎特拉一片狼藉的战场。整个美丽的城市正在从内到外腐烂，这速度也未免太快了点儿吧。

因为担心自己的性命，我硬撑着钻进了半毁的医院。利用这里剩下来的东西，我总算是把自己打理了一番。尽管如此，我的四条腿还是疼得发抽，把这些都记下来的时候就疼得更厉害了。但是我必须把这些可怕的回忆都记录在案。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而我担心，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可能就是。我演奏了夜曲，我看到了所有那些警示信息，但是，出于对黑夜女神的盲目崇拜和服从，我把唤夜者抱进了自己的蹄中，亲自演奏了这全新的不知有多危险的交响乐。我本该考虑得更加完全的。我本该用心去思考，而不是用感情去思考……我本该……

哦，亲爱的影儿。这一片疯狂之中，你又在哪里呢？在梦魇之月的血腥屠杀之中，你又在哪里呢？我一定得找到你才行。周围酷寒无比，整个城市依然在焚烧，但我一定要找到你，我的挚爱，我必须确保你的安全。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6月6日 谐律纪元6233

我只是从路过的验尸官喃喃的回答声中得知了现在的日期。自从我演奏夜曲之后，已经过去两天，整个坎特拉足足有一半都化作了废墟。他们正在打扫街道，把尸体收敛到拖车上拉走。在城门的东侧有一个大火葬场。我在这儿都能闻得见焚烧尸体的可怕味道。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防止战乱和屠杀之后的瘟疫和虫灾。毫无疑问，这是自无序纪元以来最惨烈的灾难。

我一定要找到你，我在倒塌的医院里找到了一捆毯子。这不是月光绸，我都能感觉到我的毛发正在正午的阳光之下燃烧，但这几乎算不了什么。我必须找到你，半月影。我一定要去找你。

叛乱的军势是夜骐，我估计他们不会去蹂躏午夜区，这猜测应该很合乎逻辑。我祈祷你还留在那里，我祈祷你平安无恙地留在公寓里，祈祷你把自己锁在房子里面。在嚎灵顿，你总是那么机智。现在我别无选择，只能相信你的坚强了。

远处传来了爆炸声，几个钟头之前，露娜的军势已经被驱逐出城外了。我担心他们可能会试图反扑回来围攻城市。我得动作迅速。虽然走路的时候很疼，但我一定要去找你才行。

——雪石膏

6月6日 谐律纪元6233

老天啊，午夜区着火了。坎特拉的市民们已经自发地组成了民兵大队，而他们正在我们的夜骐邻居们身上发泄他们的暴怒。这比我想的还糟糕，我一定得进去才行。我得想个办法，一定要安全啊，吾爱。我这就来找你了。

——彗星蹄

6月6日 谐律纪元6233

我是雪石膏，你的雪石膏，你的丈夫啊。我们是在喙灵顿大学的凉亭下面办的婚礼，就是在那里喜结连理许下终身的。你的鬃毛上戴着薰衣草，那是你最爱的花朵。你闻起来就像是茉莉花，那是我最爱的芬芳。求求你，我亲爱的，对我说啊，对我说你能看到这些文字啊。求求你对我说，说你还记得我啊。

——雪石膏

6月6日 谐律纪元6233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而且我爱你
凝望着彼此的眼睛
用我们的双耳聆听
你一直都喜欢抚弄我的耳朵
最亲爱的半月影，是我啊
你的丈夫回来了
好好看看这些文字
好好听听我的声音
告诉我，对我说
你还记得我
你还认识我
求求你

——雪石膏

6月7日 谐律纪元6233

我就在我们的公寓里，就在你的隔壁房间里。但是你不知道，你也完全不会想。你会步履蹒跚地走出我们的卧室，偷看外面的暴乱和屠杀。你会看到我，你会吓得惊声尖叫。你会哭泣，你

会乞求，乞求我不会用夜骐的獠牙咬你，吸干你的鲜血。你会尖叫着咒骂我，叫我滚回囚月之马那里去，滚回那支死亡和毁灭的军队里去。然后，就在你的歇斯底里爆发到某种狂热的程度之时，你会摇摇晃晃地跌倒在地，就好像极度的晕眩袭上了头脑。为了你的理智着想，我会消失，而你会孤独地，迷茫地回到你的房间里。几分钟之后，你又会回来。你又会看到我，然后这整个噩梦就会再度重演。

我认识你。你是我深爱着的她，是深爱着我的她。你就在这里，我能闻到你甜美的茉莉花香。我能看到你美丽的金色毛皮。然而，你却又不在这里。

你不在这里，挚爱的影儿啊，这首歌到底把你带去了哪里？因为我现在明白了，都是这首歌。我知道，这全都是因为这首歌。夜曲将我们硬生生拆散，远得就像是天涯海角。我甚至不敢试着去拥抱我的妻子，否则你会把我当做是一个入室抢劫的夜骐暴徒，还想要玷污你。

这里冷得像是寒冬，比外面废墟遍布的街道还要冷，比大屠杀开始时候的宫殿还要冷。我坐在这里，靠墙瘫坐着，唤夜者倚在我身边，我凝视着阳台，你宝贵的温室已经被砸烂了，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午夜区的屋顶和周围的社区上空冒出的尽是焚烧的黑烟。艾奎斯陞亚分裂了，皇家姐妹正在互相争斗。我们到底变成什么样了？我们的未来又会怎么样？

我本来该写更多的，但我听到了你的蹄声。一位外表和我妻子一模一样的艺术家又开始朝我放声尖叫了。如果这一次你看到我正在哭泣，也许会有所不同吧，但我还没蠢到会这么妄想。

——雪石膏

6月9日 谐律纪元6233

露娜的军队已经被塞拉斯蒂娅的皇家卫兵击退了。街上流传的消息是梦魇之月的军队——换句话说，明月帝国，他们已经攻占了艾奎斯陞亚的北部地区。这意味着嚎灵顿已经落入囚月

之马的魔爪，我再也没有能回去的家了。

而且，我也没法回去了。我试着前往坎特拉的外城门，可我却发现自己根本走不出二十个街区远。当我到达首都最远的边缘地带的时候，无尽的寒冷淹没了我的身体，把我压垮了。就好像我全身的血液都在体内冻成了冰。我试着朝反方向走，走向城市的另一边，当我到达西方的悬崖之时，同样的无形寒潮再次压垮了我。

我从中感觉出了某种模式。我顶多只能走出两里地远，就能感觉到这股极度的寒冷，让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但是，中心位置呢？通过在破败的坎特拉街道上的大量探索和行走之后，我判断出，宫殿就是我这座新监狱的中心。更具体地说，中心位置就在露娜公主过去的寝宫位置。这也很合理。毕竟，我就是在那里使用了唤夜者的。这其中一定有某种联系。

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影儿。之前我在我们的公寓里像个幽灵一样徘徊了足足十二个钟头，现在我不会再打扰你了。不断见到我，不断被我吓到，我只担心你会犯心脏病。我们俩至少都“相遇”了十次，而每一次你都好像从来没见过我。我知道，这不可能是装出来的，你的眼眸里已经没有了阳光，你的精神之中已经没有了我的存在。对你而言，我只剩下了一个影子，一个爱你的影子，就像我们交换誓词的那一天一样爱着你。至少我还记得这些，这就是最重要的了。因为这意味着我必须找到什么办法来撤销我做过的这一切，挽回我犯下的错误。露娜和我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无尽的黑暗，当然了，有了唤夜者，我应该能够把一切都拨乱反正才对。说不定我甚至能抓住这个绑架了露娜公主心灵的“梦魇之月”，把露娜公主也一同拯救出来。

对，没错，就是这样。现在我明白过来了，这解决方案行得通。如果这座城市的每一只小马——包括我自己的妻子在内，都遗忘了我，那这就表示我找错了要交谈的小马。我必须去找那位不朽的神灵，永生的天角兽。我必须去和塞拉斯蒂娅公主面对面交谈。自从太虚玄母的创世之歌改变了现实以来，她就一直活着了

。而我现在有一块和她同样性质的魔法碎片，我拥有唤夜者。如果我把它直接交给塞拉斯蒂娅，那么她也许可以解除这种恐怖。她可以让这噩梦彻底终结，然后你我就能重新团聚了，我心爱的影儿。

传言说她已经返回了首都，对战损进行评估，并且策划对明月帝国的反击。我没时间可浪费了。半月影，请你先继续等我一阵子。我会回到你的身边，一同迎接新的黎明，精神焕发地活着迎接新的希望。

——雪石膏

6月10日 谐律纪元6233

现在我已经站在了宫殿的大门外面。这里寒冷的程度减弱了，我觉得精力充沛。现在正是不容错过的最好时机。我所遭受的这种神秘的诅咒，让我有了一种神秘的近似隐形的能力。只要我小心一点儿，把握好时机，我就应该能利用每组卫兵的巡逻间隔时间，还有他们失忆的时间。一路潜入塞拉斯蒂娅的作战指挥中心，就像在踩在松散的石头上跳过整条河流。唯一要小心的，就是我脆弱的勇气。我从来都不喜欢冲突，而要是某个脾气暴躁的卫兵看到有个夜骐正鬼鬼祟祟溜进来——且不管长没长翅膀，结果绝对都是一通大乱和殴斗。万一一切都失败了，我就把我自己连同唤夜者一块儿交出去赢取他们的欢心，或者是至少分散一下他们的注意力。塞拉斯蒂娅啊，请赐予我力量吧。我来了，为你带来了拯救艾奎斯陞亚的钥匙。我只希望一切都不会太迟。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6月12日，谐律纪元6233

我还在从爆炸造成的可怕震撼中恢复，现在我的耳朵都在响个不停。没有被震聋真是算我走运。

太悲哀了，我根本就没能见到塞拉斯蒂娅公主。刚刚到她的宫殿，一场巨大的爆炸就席卷了军事区。很明显，露娜公主早就

预料到自己会变成梦魇之月，更是知道她的姐姐会对此有多么抗拒。坎特拉皇家卫兵已经宣布这场爆炸案是由夜骐恐怖分子策划的。露娜的明月帝国再一次拉低了下限。光是在坎特拉的大街小巷流满了无辜者的鲜血还不够，现在梦魇之月正试图彻底谋杀她的血亲。

对，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试图”。虽然露娜的战术是如此奸诈而险恶，可她最终还是失败了。塞拉斯蒂娅公主平安无事，身上甚至没有半点伤痕。只不过我真希望她的军事内阁和幕僚们也是如此。坎特拉防御计划中的几位关键将领都在爆炸案中不幸身亡了。艾奎斯陞亚历史上的这一刻变得越来越黑暗了。

我已经回到了公寓里，藏在阳台的阴影之中，忍受着死亡的恶臭，被你遥远而空洞的凝视所束缚。我发誓，自从我回来之后，你至少看过我六次了。但不管你是否还记得我，你几乎都不再理会我的存在了。我从来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你如此冷漠，如此沮丧，如此……倦怠。

你到底有多么孤独啊，我的挚爱。你的丈夫已经不存在了，我现在开始觉得，他可能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不管我写下什么也好，对于周围的小马而言都是透明的。我试着在街上拼写出我的名字，把东西打翻，在垃圾堆上点火，绝望地，不顾一切地想要引起幸存者的注意。只希望有谁能多看我两眼。而我不管做什么，要么就是被直接无视，要么就是被视为奇怪的偶然。无可否认，我被剥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能力。小马们也就能记住我几分钟，顶多几个钟头，然后就对我再也没印象了。

我也努力尝试着把一切都重新教给你，半月影。我已经安抚了你惊恐的心，就坐在你身边，注视着你的眼睛，把我们的故事，我们生活的故事，我们相爱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我知道你能相信的顶多是个空洞的理念，对某种东西的接受——充其量不过是一只绝望的夜骐陌生小马在你面前胡编乱造而已。我可以和你分享我们遗留下来的那些往事，但我永远无法在你内心之中点燃真诚和爱意。我们之间的羁绊已经消失了，我恐怕

你内心的幸福和快乐也随之而去了。之后，每分每秒，我继续向你展示我自己的每分每秒，你的反应都越来越少。就好像唯一能记住我的，只有你内心之中辨识死亡和腐朽的那部分心灵而已。

上一次我们最后相聚之际，你的毛皮浮现着某种神采，在你的脸上挂着玫瑰色的红晕。我知道，你是想告诉我些什么，就像我现在有无数的话想对你倾诉衷肠一样。我不知道我还会发生什么事，可我根本不在乎。我站在这里，站在阴影中凝望着你，凝望着你的身影和黑暗融为一体。在你的内心之中还残留着渴望寻找你丈夫的零星思绪吗？渴望着，渴望寻找到在喙灵顿的夜晚你曾经深爱的那只小马，而此刻你正身陷苦闷的黑暗之中，盲目地，盲目地想要寻回你永远失却的那部分？

为什么你不肯离开这公寓呢？为什么你不放弃这午夜区的空巢，去加入其他小马们一同救死扶伤呢？影儿，这里已经什么都剩不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还会留在这里。我想要帮助你，我努力去帮助你，可你几乎没有力气离开这里迁往别处。你是生病了吗？这挽歌也诅咒了你吗？我们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如此亲密，以至于诅咒把联系着我的你也部分地拖进了那同样的冰霜和恐怖深渊之中吗？

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实在是难以忍受，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去找塞拉斯蒂娅公主会面的尝试已经失败了，在匆匆出席了给爆炸案死难者的简单哀悼会之后，她已经离开了坎特拉，去了蓝谷外面的新前线安营扎寨了。内战降临在了我们头上，整个艾奎斯陞亚都在燃烧，我也失去了毕生的挚爱。我愿意放弃一切，只为了你不会自我迷失，半月影。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太虚玄母保佑啊，我已经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6月18日 谐律纪元6233

有些地方不太对劲。

在我这新生活的深渊之中，我发现自己开始转向唤夜者来

寻求抚慰了。拨动这神奇乐器的琴弦——似乎……我的内心之中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我开始猜测，为什么我以前就没想过利用太虚玄母的现实之歌呢？

关于塞拉斯蒂娅宫殿里发生的那场爆炸案，有些地方实在是不太对劲。首先，这炸弹的性质……根本不像是传统的夜骐能造出来的。另外，露娜是哪儿来的时间装的炸弹？根据推测出来的炸弹安装时间，她那时候应该正在和我一起谱写夜曲才对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想到了这些。不过，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拥有唤夜者。尽管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冻得半死不活的贱民，但是只要带着它，它就赋予了我力量。我觉得……好像我忽略了什么，某种我能发现，而且必须发现的东西……

仔细反思了一下，我意识到我从来没真正演奏过整部夜曲。至少是……也可能我演奏了？但是在演奏“夜之悲歌”的时候立刻就失去了整件事的记忆。我演奏了“暮光安魂曲”了吗？“孤寂的挽歌”呢？还有后面的“破晓将至”呢？莫非是露娜公主替我演奏了交响乐的其他乐章？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拥有唤夜者的不是她？而是我？

如果说你教过我关于科学的什么事，半月影，那就是真正的科学家都懂得重复试验来验证取得的成果有多重要。这就是我当下必须去做的事。如果说，我从来没有演奏过“暮光安魂曲”，那我就得把它当做我的直接目标。但是，我不能在这里演奏，在这痛苦之中，在这毁灭之中，这里根本不是演奏的好地方。我必须回到实验开始的位置去。我必须回到露娜公主的宫殿去，只要它在炸弹引发的可怕爆炸之后还立着的话。

只有一件事让我很遗憾，要去演奏，我必须把你留下。这并不那么简单，可我也不能等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你受苦。你正在遭受折磨，影儿。这根本无可否认，但是也无法解释。你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四肢也越来越乏力而迟缓。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塞拉斯蒂娅作证，我已经使出全身解数来帮助你恢复健康了。我是打着坎特拉救援队的幌子出现在你面前的。当然，让你能无

视我的夜骐身体特征可是费了我不少的心思,但是我已经设法让你去晒太阳,吃饭,甚至去当地的医务室做检查了。

而这一切看起来都什么用也没有。我这两天所做的一切就是在你周围转悠个没完,就像一个无助的鬼魂徒劳地想要治愈他深爱的、依然在世的爱妻。

所以我才明白我必须冒这个险,迈出这一大步。如果塞拉斯蒂娅帮不了我,如果露娜现在只是个疯狂破坏的幽灵,那我就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这个诅咒了。如果……如果我能借助最后这些还没有演奏过的挽歌的力量来解开夜曲的毒害,那么也许……只是也许……我能把害我变成隐形的这种污秽清洗干净,也能把你的诅咒化解掉。

我不会停止记录的。这本日记也许对任何小马而言都是不可见的,但我相信它并不会永远如此。艾奎斯陞亚必须知道这里实际上发生过什么。如果我得负起露娜公主堕落为梦魇之月的罪责,那就这样吧。不管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我都不在乎,只要你能恢复健康就好,我挚爱的影儿。我会把你带回来的。我会把一切都恢复正常的,对此我发誓。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6月21日 谐律纪元6233

这番努力花费了大量体力和意志力,不过我终于再一次来到宫殿了。我采用了我头一次试着去找塞拉斯蒂娅时候同样的把戏。现在我只希望别有什么炸弹之类的就在我鼻子底下爆炸。当然了,命运绝对不可能有那么残酷无情。

我偷偷摸摸地溜进了宫殿的月神侧翼,就在十分钟之前,我终于到达了露娜公主的寝宫。周围的一切,简直就好像从来没被触动过似的,真是让我大为吃惊。现场……就和我之前离开的时候一样凌乱。地板和桌子上那些摊开的书本还在原地。公主的工作台上挂着同样的卷轴和笔记,外面大厅的地板上甚至还留下了那块污渍,就是在那个位置上,几天之前我从一个神秘的水坑

里醒了过来。

我周围的细节如何，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回来了。在我被诅咒的监牢中心，这里非常温暖。我把一组新的音石摆成了一个圈，现在我已经准备好完成挽歌了。于是，唤夜者在我蹄中，现在我准备从我中断的位置继续演奏。“暮光安魂曲”的旋律已经在我迷惑的心灵之中澎湃激荡，在整整一周的无尽恐怖之后，一切又回到了这里，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原点。

但愿历史证明我的努力是值得的。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
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
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
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
，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
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
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
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
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
，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
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
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
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唱我的歌，化
为虚无。唱我的歌，化为虚无。

???

两个钟头之前我醒了过来，脑门上都是血。感觉就像是我的脑袋裂成了两半，我伸出蹄子小心地去摸自己的角，刚一摸到就是一阵火烧一样的剧痛，疼得我大声惨叫，仿佛我的魔力灵脉在头盖骨的顶端点着了火炬。我朝日记瞥了一眼，看到我发疯一样用潦草的笔迹涂鸦了足足有两页纸，一遍一遍反复重复同一句话，难怪我的角几乎被烧掉了。我写下这些文字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我又为什么要写它们？莫非我又着魔了吗？

足足花了几分钟时间休息和冥想，我才能召唤魔力使用漂浮术继续书写。然而……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了。我的确演奏了“暮光安魂曲”，可……我就只知道这么多了。在那之后，一切都模糊了。我唯一记得的就是突如其来而且无法忍受的偏头疼，还有……

我的写作必须先停一会儿了。

——彗星蹄

????

简直难以置信。我周围的那些书籍——露娜公主从艾奎斯陆亚各地收集而来的那些古老而神秘的书籍——不再是空白一片了。上面浮现出了文字。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就看不见它们，但是现在，它们都闪烁着莫名的光芒，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这种语言比古代基础小马语还要古老，但……我却能毫不费力地阅读它们，就好像从童年时代就学通了这种语言一样。文中谈到了阴影，灵魂，还有苍穹之间的歌曲。而且……还提到了那位歌者。她无比美丽，却也无比恐怖。她守护着遗忘。她为她的挚爱而哀悼，因为他永远不会归来。更重要的是，当我回头看看自己日记的最后两页时，我发现我写的那一大堆重复的短语正发着和露娜的文字相同的幽光。

等等，莫非……？

没时间写日记了，我得好好阅读一下。

——彗星蹄

????

我的脑袋又疼得厉害了。重新回顾我写的最后那几篇日记，重点阅读了我和塞拉斯蒂娅公主见面之前的爆炸案那一段，仔细关注了那个炸弹的相关细节描述。就在这时候，有什么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认出了我写下来的文字——或者说，至少我觉得那应该是我写的。但之后，我的视线仿佛穿透了它们，看到了……它们后面的东西……就好像我的视线被吸进了致命的冰雪、锁链和雷霆的漩涡之中。

记忆如洪水般汹涌而来，打了我一个毫无防备。我倒在了地上，随着真相重新涌入我的灵魂，整个房间都被我的角照得一片透亮。根本就没有什么爆炸案，也没有什么炸弹。我确实实地见到了塞拉斯蒂娅公主，我明知道这件事的。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真的见到她了。我偷偷溜过了卫兵身边，我也越过了太阳

女神的失忆症防线。我站在她，还有她的整个军事内阁面前，蹄子里抱着唤夜者。我把一切的真相都告诉了她，包括夜曲的事。更重要的是——当她问我到底发生了些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向她展示一下。最后，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都被鼓励着再次演奏这见鬼的交响乐，不是露娜面前，而是在她面前。

结果，宫殿的那一侧被炸飞了。但那不是什么夜骐的炸弹，相反，那是塞拉斯蒂娅公主自己。现在，我在这里写下的是绝对的真实，此刻，我对这件事真正经过的记忆就和当天一样清晰。还没等我演奏到“夜之悲歌”，塞拉斯蒂娅公主精神深处的某种东西就对夜曲起了强烈的反应，她身上爆发出了纯粹的太阳能量，简直就像是在攻击目所能及的一切似的。我被她毫无顾忌的大肆破坏和刺耳的尖叫声吓呆了。而当我回过神来时，我却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夜骐的炸弹袭击，就像我在日记上记载的那样……或者说，我以为我在日记上是这么写的。

但是很显然，不是只有我。整个坎特拉内外的所有小马——包括那些亲眼见证了塞拉斯蒂娅和她身边死去的那些军事幕僚的小马——都相信宫殿这部分是炸弹摧毁的。不仅仅是我的记忆被改变了，而是所有小马的记忆都变了。历史被改写了，就像是夜曲诞生的过程一样。可是，情况也不完全进行得那么顺利。为什么我的记忆突然之间就清晰了呢？它和我现在看到的那些发光文字有什么关系吗？莫非这是“暮光安魂曲”的作用吗？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我必须做更多的阅读和研究。更具体地说，是关于我首次演奏“苍穹之夜曲”的相关记录。难道它也发生了改变吗？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

每一次我试着呼吸的时候，我都直想呕吐。无法书写，无法思考，必须等待，必须恢复……写作继续……不是现在……只不过不是现在……

太虚玄母保佑啊，求求你保佑我，保佑我们大家吧。

——我

????

我才刚刚醒过来。我只希望自己还在睡觉，我只希望那噩梦不是真的。可它就是真的，它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努力也无法忘却。真相是无法遗忘的，至少我是忘不掉了。我的耳朵听着无音之歌，眼睛凝望着悲惨之途，蹄子里拥抱着那些灵魂，那些被无尽的遗忘所奴役的灵魂……

当写下这篇日记的时候，我是在演奏夜曲完毕之后的水坑里醒过来的，我只希望这是唯一的事实。而现实，比所有的阴影同时混在一起还要可怕得多。

我去了某个地方。我去了某个冰冷而恐怖的地方，而且根本无能为力。

我孤独地在那里，但是，我其实并不孤独。尸体，数不胜数，无可计量的尸体——曾经拥有灵魂的空空躯壳——都被生锈的锁链串成一串，向前面延伸到无限深远之中。永恒的雷鸣和闪电之间，冰之海洋在无法穿透的金属平台之间疯狂地旋转，萦绕。这些残酷的清洗机器上还绑着数不清的小马，而他们都在忙着齐声高歌，唱着一首幽冥而战栗的合唱，甚至连自己到底受了多少的折磨都不在乎了。

然后，她就在那里。她一直都在那里，她一直都在注视着我们。她的挚爱来了又走了，而她一直都在那里——在那苍穹之间的炼狱之中——哭嚎着她永无止境的歌。

因为，这就是她的歌。“苍穹之夜曲”，本来就是她的歌。一直都是。这首歌专门为她所谱，专门用来保护她，专门用来囚禁她，同时也专门用来保护我们。而当露娜公主和我把这首被遗忘的交响乐从那被遗忘的深渊中发掘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创作它，只是重新发现了它而已。

露娜公主……想一想，我崇拜她和塞莱斯蒂亚，因为这是世

界上仅有的两位宝贵的天角兽。所有那些忠诚，现在感觉都那么空虚，失去了一切的意义和目的，这正是我现在陷入绝望的症结所在。

真相是，一直以来，天角兽并不是只有两只，实际上是三只。当太虚玄母自我分裂之时，她分裂成了四个实体。

其实，她还有一个二女儿，介于塞拉斯蒂娅和露娜之间，第三只天角兽。塞拉斯蒂娅公主守护大地，露娜公主守护天空。而她……

她守卫着虚无与遗忘。她是苍穹之间的无尽女王。她隔开天地，又把万物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露娜公主是不是有意的，可是在她十年的隐居生活之中——也就是阴影时代——她冥想得太深太远，偶然间发现了这个世界之间的神奇屏障。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她能够渗透进去吸收那里的那些禁忌的知识。也许这和她与太虚玄母有着同样的血脉有关。但是，当她去触摸自己失去的血亲之时，她触摸到的，却反过来毒害了她。

我是她们沟通桥梁的一部分，以唤夜者为钥匙，我打开了通往被遗忘的痛苦世界的大门。露娜公主，一个通过魔法来获取力量的灵魂，无法允许自己在遗忘领域的力量之下彻底崩溃。我想这一定就是她碎裂成两半的原因了。我曾经崇拜的阴影女神已经不复存在，早在召唤我很久以前，她就已经在灵魂之中埋下了破碎的种子，但是，“苍穹之夜曲”终于把她推过了边缘。她变成了梦魇之月，现在正在整个艾奎斯陞亚的大地上散播着破坏和死亡。我不知道这目的是什么，也许她是想通过夷平目所能及的一切，来绘出类似于遗忘领域的模样。也许是想通过用永恒之夜来覆盖整个世界来把艾奎斯陞亚变成一张空白的画布，由此来永远地铭记这首被遗忘的歌。

我所知道的是，露娜一定是本着真诚的信念去探索，去重新接触那曾经遗落和忘却之物。但是当塞拉斯蒂娅暴露在这真相面前——哪怕仅仅是一小部分，当耳中充满了这无名之谱之际，她的反应也必然暴戾无比，从而本能地努力去让那乐器沉默下

来，并且去守护苍穹间的屏障，确保它安全而封闭。

然后，其他的事情都是她办的。她用歌来改变现实，将其化为不同的形状来修补了我所造成的伤痕。如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露娜身上，那么也许我现在根本就不会在这里，被同样的神秘力量所诅咒，正是这神秘力量把我化为了虚无，把我从所有小马的记忆之中消去。露娜也被同样可怕的悲哀所扭曲了，这悲哀原本只属于她的界域，那苍穹间的破碎大陆。而因此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正是可怕的梦魇之月。

谁知道还有什么更恐怖的东西隐藏在深渊之中呢，但是我恐怕不值得再冒险去更深入的探索了。我也许并非不朽的天角兽，但是我拥有唤夜者。更重要的是，我掌握了那些被遗忘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从来都不该被任何小马所揭晓。结果，我变成了一扇活生生的门，看不见，摸不着，一缕短暂的思绪，穿过任意小马的脑袋，然后就随风消散，化为乌有。苍穹之间的裂痕现在就在我的内心之中，因为“暮光安魂曲”已经为我的眼睛……也只为我的眼睛打开了真理之门。只要我是所有存在事物和所有被遗忘事物的交界点，那我就只是一缕没有身体的孤魂，注定要永远徘徊在苍穹之间，永远无名，默默无闻。

我还有什么选择吗？我可以再次演奏“夜之悲歌”，但最后又怎么样？它只会把我再一次送入她的领域。我会变成她的玩偶，就像在那充满雷鸣和混沌的世界之中，每一只被锁在平台上的小马一样。那些镣铐加身的小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莫非他们曾经是和我一样的生灵，在遥远的过去也同样遭受过这可怕的诅咒？露娜的书房里那些围绕在我身边的无数书卷，难道就是他们写下的吗？而我是否又一个注定毁灭的灵魂，被遗忘的知识所链接，就像生锈的锁链把世界悬挂在无尽的湮灭之上？

太虚玄母保佑啊，我简直无法思考，甚至都无法呼吸了。我得另找个地方，什么地方都行，只要能远离这个房间，远离这些书本，远离这些闪耀着她无法言喻的光芒的文字。我看到的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命运，它已经慢慢地咬上了我，獠牙冷得像冰。

一定得另找个地方，一定得离开，一定得……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

我的天啊，它们到处都是，现在我能看见它们了。一开始形象还很模糊，但是后来，我带着唤夜者再一次演奏了“暮光安魂曲”之后——无声无息，街头巷尾——它们再一次变得无比清晰。

它们是尸体，它们是文字，它们是鲜血的斑痕，名字散落在大屠杀的遗骸之中。在我演奏安魂曲之前，它们还无影无踪呢，可是现在它们出现了，就在那里。它们都围绕着我，围绕着我们……就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有只小马就吊在我头顶的绞索上。他的身体泛着无法言喻的光，就像是我日记里的那些字，或者是露娜的书房里那些空白厚书里面的文字。他的身体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了，我能看到他的骷髅，有一层薄雾正从里面飘出来，就像是一团朦胧而冰冷的蒸汽。可是谁也看不见他。他在这里多久了？更重要的是，她还要多久才能找到他，把他拖到他该在的那根链条的深渊里？置于她的管辖之下？

而她又什么时候会找到我呢？是在我死了之后呢？还是在我最终力竭倒下，无力再逃避她的时候呢？

我拥有唤夜者，我拥有我的知识。此刻，我依然存在，依然存活。我必须找出逃生之路，从这个监牢之中逃出生天。说不定……“孤寂的挽歌”和“破晓将至”这两首曲子值得一弹。要是我真的想办法弹奏完了整部夜曲的话，那情况可能就会不一样了。说不定我还能……

等等，这是什么日子？
——彗星蹄

6月26日 谐律纪元6233

已经过了五天了。太虚玄母在上，五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我怎么这么愚蠢，沉迷在这里面这么久？

亲爱的影儿啊，我来找你了。

——雪石膏

6月26日 谐律纪元6233

半月影，你不在家里，公寓里面空空如也。你究竟能上哪儿去呢？我知道，命运要求我学到现在该学到的教训，但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解释我在这件事上的疏忽。

你病得那么重，我简直心急如焚。我不知道你到底去了哪里，我必须找到你，必须……

碰巧有个卫兵从附近飞过，我设法把他拦了下来。他说这栋房子的租户前两天被带去市中心的一家战地医院了。赞美塞拉斯蒂娅。我来了，影儿。拜托，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因为我永远都会等着你。

——雪石膏

6月26日 谐律纪元6233

不，不！这根本没有道理。这一切全都没有道理。魔法自有它的规则，魔法是不可打破的。我不在乎她能不能把现实咏唱成一幅拼凑起来的镶嵌画来描述出注定的结果。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我这么多年的学习，这么多年的研究……

我在尖叫，我的尖叫声甚至比那些遗忘领域的小马还要惊悚，还要震耳欲聋。然而，谁也听不见我。你也不能……

天杀的露娜公主！管他喵的太虚玄母会不会罚我下地狱。杀千刀的梦魇之月！诅咒她！诅咒她在深渊的火坑里烧成灰！

这根本没有道理。根本没有道理，根本没有道理，根本没有……没有……没有……

6月26日 谐律纪元6233

我一直都握着你的蹄子，已经足足握了二十四小时，而它们

还是一动不动。每隔一阵子，就会有护士转到这边来，朝这边瞅一眼，然后把床单拉上来盖住你金色的身体。我已经不再跟他们打架了，搞出这种场面来毫无意义。现在我只是等她离开之后，再把床单拉下来而已。我爱你，我要永远看着你，永远抱着你，永远，永远……

两个月，护士是这么说的。怀孕两个月了。亲爱的影儿啊，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为什么我眼瞎到了这个地步呢？我是不是因为坎特拉传来的新任务，兴奋到头脑发晕了呢？你肯定是在我们从嚎灵顿出发之前就已经怀孕了。要是我当时就知道的话，我根本就不会理会露娜的邀请，管她什么公主不公主的，我根本就不会……

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虽然我只希望它说不通，但就是明白了。为什么你一直都昏昏欲睡，那双曾经洋溢着阳光的双眼中流露出无限的倦怠。我在你的世界中消失了，你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小马的房子里。更重要的是，你还怀着一个空洞的生命，遗忘的种子。一定就是这样，因为它，你饱受毒害，从里到外都被撕裂开来，它在你的安眠之中，你的思绪之中，你的啜泣之中，慢慢地冻结了你。原本它应该让你变得完整，原本它应该让我们变得真实，而它就这样从你身上被夺走了。为什么她的歌无法治愈你？为什么她就不肯饶过你的性命？我消失了，并不意味着你也不能活着，不能当妈妈，不能去追寻快乐。

现在我全明白了，我带着被遗忘的知识。我对这个现实世界的危险性就和露娜一样——在身为梦魇之月之前，她首先已经是个可怕的暴君了，然而这邪恶还可以控制。而我，我所做的一切，我所说的一切都必须被遗忘。我在这世界上不得不留下的每一丝痕迹都像石头路上的树叶一样随风飘走。我绝对不能以任何形式存在于这世界上。

她夺走了我们的孩子，影儿。她夺走了我们的孩子，然后她又夺走了你。我理解，然而我又无法理解。我几乎无法提笔写下来。我只能抱着你，梦想着，憧憬着，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首遭殃

又难听的破歌，一些本来应该相信的东西，但根本就不是真的。你就在外面的某个地方，无影无踪，就像我一样迷失而孤独。我们现在就在彼此面前，盲目地互相寻找，将我们残酷地分割开来的，只是一首破碎的交响乐。

我可以把它们重新拼凑起来。对，我能把一切都重新拼凑回原样，把我们也带回来。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正在看着它们，它们还没变成闪光的文字，不过这意味着我只要再演奏一遍“暮光安魂曲”就行了。关于“孤寂的挽歌”我还没完全弄明白，我记得东西太多了，但那首曲子却溜出了我的脑海。也许是因为露娜公主已经不在，也许是因为梦魇之月把乐谱摧毁了。可是那无关紧要。我必须继续探索，我必须继续寻找。我拥有唤夜者，夜曲回响在我的脑袋里，我可以把“孤寂的挽歌”重新谱写出来。只要一遍又一遍地演奏它，我就能最终到达“破晓将至”。

然后我就能找到你了，我最亲爱的影儿。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门面，假得就像是我面前这具满是尘土的死尸，还企图让我相信这就是你。等着我吧，亲爱的。你一直都这么耐心。我祈祷着能找到你伸出来等待拥抱的双蹄，而不是你挂在绞索末端的尸身。你就在这里，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在这个冰封的监牢里。我们并不孤独，我们一定会重新相聚的。一定会，一定……

——你最忠实的挚爱 雪石膏

“从这里开始，”我说道。此刻，我正坐在图书馆里，坐在暮光对面，放下了那本古书。“这些日记就开始越来越不稳定了。彗星蹄博士变得喋喋不休，以往充满理智的记录开始变成了周期性的胡言乱语。显然，这是理智崩溃沦为疯狂的典型案例。我能在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混乱文字之中找到一些熟悉的术语，比如‘无名之谱’‘她的挚爱’什么的。但大部分都是毫无意义的呓语。就算是那些图表也没什么意义。他根本打算把实际的乐谱写下来。不过，从他对这些乐曲的神秘功能的看法来看，我

很怀疑他是否愿意这样做,即使他认为根本没有谁能读出他不得不记下来的东西也好。”

“好吧,还请原谅我这么说,心弦小姐……”暮光对此表示,无尽的迷惑让她的面孔皱成了一团。“可我觉得……这一切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每只小马,只要是小学毕业的都知道,明月帝国内战就是暗影降临结束之后开始的,而且在塞拉斯蒂娅公主的皇家内阁里发生了可怕的爆炸。你在这里提出的……这些信息,等于是全面推翻了艾奎斯陞亚现有的历史记录!”午后柔和的日光从图书馆的窗口透射进来,照亮了她紧锁的眉头。“另外,我在你那本书里看到的一切都只是用古代小马语记载的关于喙灵顿耕种方法的一堆毫无关系的文档。而你却告诉我,那位‘雪石膏·彗星蹄博士’的话,不知怎么的就神奇地出现在它上面了?”

“是的。我想,在他去世很久之后,小马们在当初他受困的艾奎斯陞亚街道上找到了他的这本日记。理所当然,他们看不见他的魔法笔记,所以就把它循环再利用,交给国家图书馆进行重新印刷,直到几十年之后,成了这本喙灵顿的年历。”

“可是这根本没法解释为什么我看不到彗星蹄写的东西,而且你却可以!”暮光叫道。“你似乎是在暗示,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些奇怪的诅咒,所以他能看到这些隐形的文字。可这究竟又跟你有什么关系了?”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闪闪小姐,我发现这是非常真实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彗星蹄的话让我了解了更多关于我自己的情况的信息,比我想的……或者在意的,还要多……”

“情况?”

我叹了口气。我不想告诉她太多,至少是现在还不想。我只是想要某些喜欢历史的小马来听我讲讲这些东西而已。“请告诉我,你对“半月影·彗星蹄”了解多少?就是内战开始的那个月里住在坎特拉皇城午夜区的那只小马。”

“好吧,我很乐意告诉你,心弦小姐。前提是某位助手在去取我要的记录的时候别拖拖拉拉的!”

真是赶巧了,斯派克就在这时候摇摇晃晃地进了房间。小龙宝宝默不作声地哼唧着什么,把一张尘土飞扬的旧卷轴递给了暮光。“给,你要的。

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突然来了兴趣和陌生来客做起了研究。我们不是一个钟头之内就得去方糖小屋参加晚宴吗？”

“嘘！把卷轴给我就是了，斯派克！这研究其实非常精彩的……”

“是是是，你说了算。”斯派克瞅了我一眼，然后又多瞟了两眼。“哦，你好啊。帽衫够帅的。”

“嗯哼。”我随便点点头，然后瞥着暮光。“有什么吗？”

斯派克晃晃悠悠地走开了，暮光解开卷轴，念着里面的名单。“嗯，里面确实提到了一只名叫‘半月影’的陆马。”

“是吗？”我向前凑了过去。“还有呢？”

“嗯……就只是这样而已。”暮光耸耸肩，抬起眼睛看着我。“她没有姓氏，也不知道她到底结没结婚。这里面写着……当梦魇之月首次袭击的时候，她独自住在午夜区上层一处郁郁葱葱的公寓里。”

“那，关于她的死亡，有没有什么信息？”

“我的古代小马语有点儿生疏了。”暮光说道，眯起眼睛阅读着面前的文字。“不过这上面写着‘溶血性贫血，因为怀孕初期营养不良……’”慢慢地，她的视线从卷轴上抬了起来，直到与我四目相对。任何深思熟虑的迹象都被实用主义的气氛淡化了。“咳咳。但是，说真的，心弦小姐。这一切都是一千年之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果说被不可信的消息所扭曲，这历史也未免太久了一点。”

“难道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在坎特拉上层富豪公寓之中只住了一只陆马雌驹，周围尽是夜骐，而且没有任何亲朋好友和配偶来为她服务？而最重要的是，她就这么死于一种简单的妊娠并发症，在她身边的医生要预防这种并发症简直太容易了，可她就这么死了？”

“这是疯狂内战的开始，心弦小姐。整个坎特拉都在燃烧，供给和物资那时候都稀缺的很。”

“我懂，我懂。”我抱怨着，在图书馆里绕着圈子。“我不管做什么都没法让你相信我们所知的历史是错误的。另外，不管我提供什么样的证据也好，你都会把我说的一切都忘光。”

这话让暮光的眼睛重重地眯了起来。“等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暮光。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想了。”我从连帽衫的衣袖

里伸出蹄子，揉着自己疼痛不已的脑袋。“我只是不由自主地感觉到……好像我正在重蹈彗星蹄的覆辙。毕竟，他可是写明白了，当他直接去找塞拉斯蒂娅公主演奏夜曲的时候，他们的会面不但导致了一场魔法能量的恐怖大爆发，而且这整个事件从头到尾都被遗忘了，而正史中更是将此归咎于夜骐恐怖袭击导致的爆炸事件。”

“嗯……？”暮光紧张地咽着唾沫，快步走向我。“你到底想说什么？”

“告诉我，闪闪小姐。”我转过头看着她。“自从那次夏至日庆典以来，塞拉斯蒂娅公主拜访过多少次小马镇？”

“嗯……好吧，我们来看看。”暮光挠着下巴思考着。“露娜公主的回归，方糖小屋的茶会，还有年度落叶赛跑。”她顿了一下，又脱口而出，“哦！还有一次她本来就要来拜访小马镇，不过因为贪食精灵肆虐所以最后关头取消了。”她歪着头，眯着眼睛盯着我。“怎么，心弦小姐？你是说，你在小马镇都住了一年多，这段时间里，你居然从来没遇到过塞拉斯蒂娅公主？”

“就是这样，暮光。”我如鲠在喉，凝视着图书馆阴暗的影子。“我……记不起来……”

这么久以来，我一直都以为这诅咒可以用一首简单的交响乐来结束。现在，我什么都没法确定了。

X I I：石之音

亲爱的日记本，

当大限来临之日，什么才更加重要呢？是应该回首今生，还是致力于传承？这两样选择，哪一个能让我们更加久远……或者至少是感觉更加久远呢？虽然创下了不朽功勋，但如果连感受这其中意义的能力都牺牲掉了，那这伟业还重要吗？

音乐就像是一颗时间胶囊，是用于储存我们精神和情感的无形容器。而用来证明我们曾经存在的信息——不管音律有多么美好，总是会失去一样元素：凝聚力。毕竟，众耳难调，每只小马的品味都不一样。

不过，重要的是我们去努力了。就算能在这世界上留下一点点印记的

希望很渺茫也好,我们都必须去努力。我们都是在无限辉煌的偶然之中诞生的奇妙生命。我们所发出的声音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坚硬的岩石也好,巍峨的高山也好,神奇的大陆也好,都无法模仿我们。所以我们不该仅仅是被听到而已,我们是一首值得返场重演的宏伟交响乐。

而我必须小心谨慎——而且必须为此负起责任的是……涉足其他小马的激昂乐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营造出的旋律无比辉煌,前提是这旋律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事实证明,这些旋律之中大部分都强迫不来。如果必须被欣赏的话,那么首先,它们应该得到尊重。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对于原作曲家而言最为美好的享受就是在回忆之中重温歌曲。因为这是歌曲自诞生之日起的宗旨。

在保龄球滚动的隆隆声和球瓶倒下的清脆声响中,瑞瑞冲了进来,跑到了一条球道前面的座位旁。她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急急忙忙地把脖子上的丝质围巾解开。“实在是抱歉,我迟到了,姑娘们!”在嘈杂的环境之中,她疲惫地朝五个好闺蜜笑着,“可我今天在精品店有山那么高的一大堆衣服要补,而且……好吧,你们知道的……”

“最重要的是你终于来了,我总算是能好好计分啦!”坐在球道旁记分牌边的暮光闪闪开心地说,趁着她说话的时候,苹果杰克正从发球机那里取来新的保龄球,放在其他五只小马面前。“我们让小蝶先替你打了前两局,希望你介意。”

“瑞瑞,我……”小蝶咬着嘴唇,提着一双宽松的保龄球鞋,躲在后面红着脸。“我的球……有一两次……可能直接掉沟了……”

“哦,你就别在意啦,亲爱的。”瑞瑞挥了挥蹄子,她有些悲伤地看着暮光闪闪。“我其实只能在精神上与你们同在了。我大半个下午都在水疗中心过的呢。要是我得穿上这地方提供的这些脏兮兮的鞋子把蹄子弄得一塌糊涂的话,那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的。”

小蝶轻声尖叫,急忙把蹄子里握着的闪亮鞋子给扔下。“我就知道!脏死了!”

“才不脏呢,小蝶!他们一直都在消毒!我向你保证这些球没问题的!”暮光清清嗓子,朝另一个朋友望去。“瑞瑞,大奔腾庆典都过了一个礼拜

了,跟朋友们一块儿打一晚上保龄球也没什么啦!我相信你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

“那是因为过了那么遗憾的一个‘庆典’之后,不管干什么都很开心。”瑞瑞说着翻了个白眼。“我知道你想玩点儿……异想天开的运动,暮暮。可不管我们是扔飞镖也好,打羽毛球也好,只要我还是你好闺蜜圈的成员,那玩什么我都不在乎。”她笑眯眯地昂起了头,“我只是先得坐一坐,恐怕得等下周我才能真心上球道呢……如果你懂我这么说的话。”她在小蝶旁边的红色椅子上面坐了下来。“只要等一等,你们就能见识……哎呀呀呀呀!”她尖叫着蹦出了座位,玩命地擦她的屁股。“那是口香糖?! 恶心恶心恶心恶心!”

随着暮光的叹息声,球瓶被击倒的喧嚣声再度回响在空中。

“啊,活见鬼了!”眼看着剩下的那个瓶子,苹果杰克的耳朵耷拉了下来。

“哦~~~! 这是怎么啦?”云宝黛茜一脸坏笑地绕着苹果杰克转悠。“可怜的小苹果掉的离树太远了么?”

“真的假的?!”萍琪派的大脸忽然从她们俩之间冒了出来,她睁大眼睛盯着苹果杰克。“它是不是掉进巧克力湖里了?……哇!”

苹果杰克毫不客气地把萍琪推开,直直地瞪着云宝黛茜。“这十年来全小马镇的小马还从来没有谁能在保龄球馆打出满分的!咱这都已经撵上你了!你这个会飞的羽毛枕头!”

“做梦去吧,苹果妹子!”云宝黛茜在蹄子上啐了一口,在一块儿揉了揉,抓起了旁边的球。“满分小姐已经在冲我跳舞了!”

“哦去你个……呃……自大狂!”苹果杰克黑着脸,“再怎么蹦跶你这颗苹果也出不了苹果园!”

“你咋就是三句不离本行呢?”云宝黛茜在球道前弓起身体准备发球。“准备吻我屁股吧!”

“你先打完这局再嘚瑟也不迟!”

“哎呀,今天晚上我们还都挺享受的,不是吗?”瑞瑞表示,终于在座位上坐了下来。“我能否问一问现在谁是赢家?”

“嗯……”小蝶红着脸。“不是我。”

“我很确定你还有时间追上来。”暮光闪闪评价道,当云宝黛茜响亮地把球甩出去的时候,她把一本书飘到了面前,上面的标题是“小马打保龄的一般指南书”。“这里写着,在塞拉斯蒂娅纪元的9 5 7年,有一只名叫知名靓妹的小马从十五分的落后局面中奋起直追,在全国保龄球锦标赛中大获全胜呢。”

“美好的故事,暮暮。”瑞瑞笑得很微妙,旁边的萍琪又从吧台上给自己来了一大杯果汁。“可我们今晚也不完全是来创造历史。”

雷鸣般的撞击声再次回响在馆里,然后是云宝黛茜响彻云霄的纵情欢呼声。

瑞瑞叹了口气,往旁边瞥了一眼。“好吧,该说是我们大部分小马才对。”

“谁最牛!我最牛!”云宝黛茜得意洋洋地飞回了她的座位旁,脑袋都翘到了天上。“咱这就要一气呵成赢到底啦!”

“咱还以为咱把粪铲子放农仓里了呢,瞧这臭屁样!”苹果杰克哼哼着,她从萍琪那儿拿了杯果汁,扭头盯着暮光。“那你说,下一个谁啊?”

“嗯……”暮光朝记分牌扫了一眼,在最后的白框里画了个“X”。“云宝黛茜在头一局打满了三十分,我们就知道这些。”

“我们还知道我可是保龄球馆的至高女神!”

暮光翻了个白眼,继续翻她的表格。“现在是第四局刚开始。这就是说……哦!瑞瑞!正是时候!该你上-”

“做不到,亲爱的。记得吗?另外,我对这里的口香糖和咖啡印子非常不爽。”

“哦对,是啊。嗯……”暮光挠着下巴。“小蝶?你想替瑞瑞打这一局吗?”

“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小蝶问道。她的翅膀耷拉了下来,低头悲伤地盯着地面。“哦,我明白了。这是给我个机会,也许,只是也许,能得个够高的分数好比得上你们……”

“不、不不!”暮光惊叫起来。“没这回事!”

“哦!哦!”萍琪派蹦到了暮光面前。“让我来打!让我来替瑞瑞!这让更多机会能给篮筐来个大满贯!”

“萍琪……”暮暮皱起了眉头,指着保龄球道尽头,“那个篮球框是我们后面的街机!跟我们的比赛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你懂不懂?这是保龄球!”

“对!不过要是我再加倍努力,那我就有更大的机会赢得紫色猴子啦!”

暮光闪闪眨着眼睛,然后转过身,再次面向记分牌。“也许我们该找别的小马加入进来。”

“哦,为啥不呢?”苹果杰克打了个哈欠,然后一屁股坐回位子上。她把帽子往后推了推,笑眯眯地听着远处波澜起伏的撞球声。“来玩的越多越好,对吧?”

“呃……”云宝黛茜眨着眼睛。“比如谁啊?”

“让我选!让我选!”萍琪派的大眼睛在她们周围扫来扫去。“嗯……”她扫视着,眯起眼睛仔细挑选着。“嗯……”她的目光落到了我身上,然后忽然一亮。“哦!”粉红小马嗖地蹦了过来,靠到了我桌子旁边,差点没把它给撞翻。“你看起来真的真的好无聊啊!想来帮我们打几轮热热闹闹的保龄球吗?嗯?嗯?嗯嗯嗯?”

我从面前的古书里抬起头来,不由得浑身发颤。不管多少次,在我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的时候,萍琪派的乱入都能让我吓一大跳。我及时把捉对打架的牙齿按捺下去,开口说道:“打几轮?你是说……和你们一块儿比赛?”

“嗯哼!嗯哼!”她疯狂地点着头,那头蓬松的鬃毛甩得像是一团紫红色的风暴云。“说不定你会赢得一只紫色猴子呢!”

“萍琪!”背景里传来了暮光的呻吟声。

“我……呃……”我凝望着在那边座位上的她,五双眼睛正在那边注视着我,那些面孔上充满了快乐和友善的光芒。在这样寒冷的世界里,我简直想象不到还有哪里更温暖的天堂了。仔细权衡过之后,我非常严肃地回答了她们:“对不起,可是……我正在这里看书研究呢。很抱歉不能参加你们的比赛。”

“研究?!”萍琪派的表情扭曲成了一片迷惑,当她看起来很烦恼的时候,我就知道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在这儿研究什么呀?还不如去龙

窝里研究呢！”

“噫！”小蝶在座位上缩了起来。“求你了，萍琪。你知道我有多讨厌那个字！”

“哦，别这么胆小嘛小蝶！云宝黛茜整天在你身边都生龙活虎的！哦不好，我又说那个字了！”

“那才不算！”云宝的尖叫声，衬托着苹果杰克爽朗的轻笑声。

萍琪的脑袋再次转过来面向我，然后才是她身体的其余部分。“你确定你真的真的不想加入我们超级酷毙无敌精彩的重～～～量级保龄球大赛吗？”

“哦～萍～琪～”瑞瑞的声音有如圣歌。“亲爱的，乖一点儿，就别去打扰那位漂亮独角兽小姐啦。”

“我好得很，女士。”我轻声笑着，“去陪你的朋友们吧。我在这儿自己打发时间就好。”

“好吧好吧好吧！”萍琪转身蹦了回去。“看来时不我待！那就祝你好运啦！”

我挥着蹄子送别了她。她刚一走，融入暮光周围聚集的温暖之中——就像她身边以往一样——我就放下了蹄子，长叹一声，硬逼着自己把视线从她们身上移开。我调整了一下连帽衫的袖子，努力再次沉浸在彗星蹄疯狂的呓语之中。勉强勉强，我成功了。

我知道，有时候就好像我在跟踪这六只小马似的。但这真的算是“跟踪”吗？就算我跟她们共处一室整整一个月，她们依然不知道我曾经来过。生活在这么美丽而温暖的东西周围，好沾染那温暖让我的心也得到些许安宁和舒适，这算是犯罪吗？谁也没有受伤害，我自己当然更不会。

再次长叹着，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面前书本闪着蓝色光泽的段落上，就好像里面还有什么值得一看的東西似的。阅读彗星蹄的记录的第一天我就已经知道了，从他无意间留给我的那些魔法文字之中，我能领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两天之前，我曾经尝试着将我的发现带给暮光，现在我觉得这是件错事。把她暴露在那只被诅咒的夜骐独角兽那段被遗忘的历史之中只会导致更多的迷惑而已。不管暮光是一只多么学识渊博擅长研究的小马也好

,在我这段孤独的探索之旅中,唯一能让她为我提供帮助的就只有我哄着她来接受我身遭诅咒的事实罢了。而如果我想帮上忙,那我倒更宁愿少麻烦暮光,让她少当我的朋友几次。因为结果只是眼看着她像昏暗的蜡烛一样在我面前熄灭。

也许我之所以试着和暮光分享彗星蹄的遗产,并不是因为我需要她的知识或者资源来解释露娜公主那位忠实作曲家被遗忘的命运。只是那位彗星蹄是如此孤独凄惨,和现在的我背负了同样的诅咒,遭受着同样的折磨,我们是同病相怜。能和其他小马来谈谈关于他的经历,会让我觉得……我只是在看一本历史书,而不是一本注定了我未来命运的恐怖预言书。当暮光这样的小马注视着我的时候,当我能看到她温暖的目光的时候,当我还能记得在一个稍纵即逝的眼神之中蕴含着其他意义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自己不是彗星蹄遗留在旷古之中的一道淡漠阴影。

而我现在记得了,就像我之前记得的那样,某只小马曾经对彗星蹄而言意味着一切,但依然没能阻止诅咒把她从他身边夺走,让他们生死相隔。直到最后,唯有疯狂才成为了他永恒的伴侣。他是那么的忠诚,无论是对他的公主,对他的妻子,还是对他的城市,他都是那么的忠诚。而最后呢?他落得了什么下场?我又会落得什么下场呢?这想法实在是难以忍受了,保龄球在球道上的轰隆声变成了恐怖的雷鸣。我匆匆把自己的东西划拉进了鞍包里,几乎仓皇逃出了这个妙趣横生的地方。

三个不眠之夜,花了足足三个完整的夜晚仔细阅读了彗星蹄的笔记之后,我几乎无法入眠。当我一路走到小马镇边缘,听到小镇边缘的钟楼敲响早晨六点钟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错过了多少安眠的时间。地平线上晨光乍现,除了我之外整个小镇依然在沉睡之中。以前,我经常很喜欢这样的清晨。这清晨洋溢着安宁,祥和,梦幻般的气息。在朦胧的金色光泽之中,轻盈的雾气萦绕在湖面,香蒲和小草的叶子上。

通常在这样的清晨,我会找个地方站着,掏出我的七弦琴,随便弹几首曲子的同时用眼睛扫过整个小镇。早起的鸟儿们,萝卜尖和她的拖车,小呆在她的送信路线上飞行,晨露和仙果在一同散步。可是,今天的日出之刻,我却完全没了那份力量。每当我抬起眼睛的时候,映入我眼中的只有

坎特拉皇城血染的街道,虚幻的身躯在紫色魔法迷雾中若隐若现。还有一只小马就挂在彗星蹄头顶上,悬挂在绞索上,悬挂在原本空无一物的位置上。

彗星蹄博士演奏了“暮光安魂曲”,而且因此被赋予了身处现世也能目睹迷失世界的能力。我也演奏过安魂曲,虽然它的魔力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但我却根本不敢抬头看周围,否则我可能会看到某些能够回答我疑问同时又验证了我恐惧的东西。

无眠长夜之中,彗星蹄的笔记并不是我唯一阅读的书籍。心中满怀着不祥的预感,我再一次演奏了“暮光安魂曲”,然后又重新翻阅了我自己的日记。果然,我找到了我希望自己找不到的东西:原本我写在日记上的很多篇章看起来突然就和原来不一样了。不少词汇在某种超自然的光芒之中闪烁,仿佛漂浮在纸面上。每次我盯着它们看的时候,都会立刻想起她的眼睛。在对彗星蹄的往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深入了虚无与遗忘的领域中。当我回来的时候,她的一部分也跟着我一同回来了,紧紧抓住了挽歌第八乐章那难以忘却的音符。

她的歌把彗星蹄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连他接受的现实都被重新改写了。那我呢?我自己的存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她的歌定义的?我的文字中有多少是我自己的?又有多少是她的?还有什么是真的吗?还有什么我能相信的吗?她夺走了彗星蹄和半月影的孩子,她夺走了我的生活和友谊,她也非得拥有这个世界不可吗?她就非得把现实和存在切成碎片,直到它融入她那被遗忘的夜曲的和弦之中,直到我们所认知的一切都变成了那邪恶交响乐丑陋音调的反复重奏?

难怪我在这里是这么寒冷,在这么一个所有的真相都被夺走的世界之中,哪还有什么幸福和快乐可言。有些神圣而无暇的东西或许存在于古往今来万事万物的宏伟历史之中,但是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了,因为有她存在。生活之中所有意外和奇迹的发生恐怕都依赖于她这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她守护着无尽领域,那里充满了痛苦的灵魂,沉浸在折磨之中,连安稳死去都做不到。我不由得猜测,之所以和谐安宁的现世之中每一丝每一毫的美好还没被她吸干,恐怕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折磨我这样的受害者身上了。雪石膏·彗星蹄也不例外,她的歌逼疯了

他。就连露娜公主,尽管她是不朽的神灵,也对此没有免疫力。她不得不沉沦为梦魇之月才能遏制住自己吸收的那些疯狂的知识。而塞拉斯蒂娅公主……

塞拉斯蒂娅公主太古老了,太强大了,太坚强了,她的歌无法像腐化其他受害者一样迫使她屈服。可塞拉斯蒂娅唯一的反应可一点儿都称不上漂亮。不管她召唤了什么魔法来保护现实不受遗忘之歌的影响也罢,它引发的是噩梦般的大爆炸。她以忘却此事的方式逃脱了毒害,而现实世界的结构本身也不得不做出调整,去适应塞拉斯蒂娅和她凡俗的子民们承担了遗忘知识这个事实。而她选择让他们去承受……

可是彗星蹄看穿了这伪装。他演奏了“暮光安魂曲”,了解到了谁也不知道的事实。我自己也能去了解这样的事实吗?我是不是其实已经见过了塞拉斯蒂娅公主?如果我真的见到了她,那个时候又发生了什么?我真想知道。

我想,到现在,我也该知道了。可是我不知道。就好像那天清晨,我一瘸一拐地穿过弥漫在小镇周围的迷雾之际,我依然不知道。我已经演奏了很多遍安魂曲,每演奏完一遍之后都仔细把我的日记翻个遍。我看到了那些伪装成我字样的发光文字。可是不管怎么努力地盯着它们也好,我根本无法从中参透任何更深层次的真相。我意识到,唯一能找出这些褪色篇章背后那些严酷事实的办法就是付诸于科学思考:向彗星蹄当年的作法学习,把他做的事重复一遍。他当时去了他遭受诅咒的起始地点——也就是露娜公主的房间里,而且,他在那里演奏了“暮光安魂曲”。要是我想彻底搞明白的话,那就意味着一件事:我必须到镇中心去,到达当初梦魇之月降临,并且以无名之谱的旋律感染了我的位置,而且我必须在那里演奏安魂曲。

可我没有去镇中心,我的腿就是没法往那里迈步。相反,那天早上,我只是在小镇里四处闲逛而已,直到我不留神到达了小马镇的公墓。我知道这听起来挺可怕的,不过我都逛过那里很多次了。在黎明和傍晚时分,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死亡的海岸线上,生命的可贵是最值得回味的,不管年龄多大,不管族谱几代,这都是无可置疑的至理。毕竟,坟墓还能是什么?不就是充满诗意的幸福而温暖的生活的对立面吗?在我想象之中,

空旷的墓地就像是空荡荡的社区,里面都是彷徨的小马,他们都满怀恐惧,既不敢拥抱过去,又不敢去接触未来。

归于昨日的褪色历史之中充斥了很多东西,最多的就是名字了。在这寂寞的墓地花园中,众多名字在我面前闪烁着黯淡的光。篆刻在墓碑上的名字下面,那些日期更是增加了几分沉重。可是没有比后面那些附加上去的抒情文字更能触动我的弦了。这些文字充满了暗示,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离我们而去。

“墨迹 920—995 亲爱的父亲和丈夫。”

“小夜曲 811—877 在完美的谐律中长眠吧。”

“黄金丰收二世 920—982 愿你的鲜花永不凋零。”

“慈祥·真银 922—988 爱妻,慈母,护士。”

“花岗岩·曳步 918—”

我在最后这块墓碑前停住了蹄子,这是一块黑色边框的苍白石碑。眯起了眼睛,我注视着这名字。墓碑上的字母非常坚实而深邃,但日期……没有忌辰。看到坟墓没完工,我还真是挺不自在的。

我不由得猜测,当我死了的时候,他们会忘掉这具尸体吗?他们会把我从什么地方收敛起来,试着在这地方立一块便宜的无字墓碑来埋葬我吗?他们干活儿到一半的时候会不会又忘了这回事,结果一遍又一遍地被我的尸体绊倒在地,最后不得不把我给送去火化?最后,甚至连我的骨灰都会被遗忘吗?

我浑身一阵颤抖,用蹄子揉着自己的鬃毛。不,这可不对。什么时候我的思想变得如此悲观而绝望了?可我就是无法自拔。我感觉就像是这整个世界里我只有唯一的一个朋友,而他就这么在谐律纪元的末期,在坎特拉皇城的街头陷入了疯狂,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一向以自己的头脑和智力为荣,可现在呢?如果我连自己的想法是真是假都确定不了,那我还能依靠什么?这概念实在是太过于恐怖,简直能把你逼疯。

我已经逛够墓地了。什么时候我离开了那块墓碑,我自己都没留意,直到我听到镇民的蹄声响在我身边。清晨的阴霾之下,我再一次站在了小马镇中心。可我还剩什么别的地方可去吗?我又有什么别的地方能去吗?

“你从来都不会忘事儿,对吧,史密斯小姐?”身边传来了一个苍老的

声音。

足足花了五秒钟时间,我才反应过来,这句话是在问我。我一头雾水地转过身来,冲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眨着眼睛。“呃……不好意思?”

“鬃毛可真炫啊,你把你的秘密告诉小慈了吗?”

我还在东张西望,最后,我终于看到他了……天呐,他可真是够……“古董”的。枯木一样的腿上,膝盖疙里疙瘩的,像是多节的树瘤。虚弱不堪的身体上套了件沉闷的红色外套。脖子佝偻着,一直都只能弯向一边,灰色的鬃毛像破烂的旗帜一样耷拉着晃来晃去。不过这老头子个头倒挺瘦高的,那双绿色眼睛在露台栏杆外面盯着我看。

“因为你总是能把你那头鬃毛打理漂亮,”他说道。我觉得他好像也不是真的在看我,那双眼睛似乎被清晨退去的迷雾所遮住了。“肯定是用农场的露珠,就像这样的雾凝成的露珠。红驰总是告诉我别老走神盯着你,不然要是埋伏的话,我肯定是头一个躺下的。”

我无奈地笑了笑,“谁埋伏谁啊,先生?”

“嘘!”他把一只皱皱巴巴的蹄子竖到了嘴边,眯起了眼睛。“最好别问,他们能从树丛里听到你的声音。你别以为他们个头太大躲不进绿洲里,他们就在那儿呢!上个礼拜他们干掉了蓝燕麦,他的动静老是没完没了的。可怜的白痴,早该听红驰的了,红驰在这方面挺在行的。”

“呃……嗯……”我紧张地在原地扭着。“他在这附近吗?”

“谁?”

“红驰。”

“唔?”老头子茫然地眨着眼睛。“我……我不明白你意思,小姐。最近早上可真够冷的。我们都还没出发呢,我们还没……”

就在这时候,从他身边通往庭院的门口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那是一位护士,看上去比他年轻了足有四十岁。她戴着白色的护士帽,笑咪咪地朝他快步走去。“你在这儿啊,曳步先生。看到你最近腿挺不错的,真是件好事。不过现在该吃早餐啦,您走这么远得先说一声啊。”

“早餐?嗯?我们都还没扎营呢!怎……?”他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盯着她看,“你……你是谁啊?”

“哦,我是玻璃耀护士-”

“护士?干嘛,我又没受伤!你到底是谁?”

护士叹了口气,耐心地朝他笑着。“好啦跟我来吧,曳步先生。”她轻轻地引着他走向房子里面。“该是你每天补充维生素的时候啦。”

“是……是不是小慈让你这么做的?”他有点颤颤巍巍朝我这边用蹄子指着。“我就只跟史密斯小姐讲了讲她头发的事,难道女孩子就都非得为自己留这么多秘密吗?”

“嘻嘻嘻……这是我们特别的礼物哦,曳步先生。这边来吧……”

“我这是要上哪儿去?”

“早餐厅。你的朋友们在那里。”

“朋友们?哈!他们有一半都不认识我,另外一半只希望从没认识过我!”

“唉,不是那样的啦!我昨天中午还看见你和清风先生还有黄金眼谈笑风生呢!”

“是吗?嗯……他们这俩听起来倒还像是那种实诚的小马……”

“嗯哼。而且他们俩要是见到你肯定高兴着呢!”

此刻,他们的“对话”已经逐渐远去,细不可闻。因为雄驹已经老迈,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回到房子里面。我瞥了一眼这两层楼的建筑,本来还以为这是一家酒店来着。现在我才意识到,这就是小马镇很少谈起的老年之家。这个小镇里总是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年轻小马,让我不由得猜测老年小马都去了哪里。经过了一年的无知之后,忽然我就知道了答案。某种程度上这也有道理。除了蓝谷之外,整个艾奎斯陞亚最祥和最安宁的地方就数小马镇了。我相信,如果有坎特拉或者马哈顿的高级游客远道而来的话,那我的小屋绝对是一座美好的避暑别墅。当然了,假如我以后有幸能出租那地方的话。

正因为脑袋里漫无边际地想着这些东西,我才会漫无目的地徘徊在街道中间,我喜欢这么认为。可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现在我脑子里一直想着的总是那位可怜的曳步先生,想着他脸上茫然的表情,想着他在玻璃耀护士引导下回到自己“家庭”食堂的时候那不安而彷徨的步伐。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彗星蹄博士。他最后有没有从诅咒之中得到解脱?如果他最后解脱了,等待着他的也是这样孤独而平庸的命运吗?如果他最后也和

曳步先生一样……且不管诅咒与否,这是否称得上是“放松”?

我鼓起了勇气,去做更多的研究和学习,于是快步走向了小镇中央。最后,我到达了暮光闪闪的图书馆。这地方刚一开门,我就直接走了进去,抱了尽可能多的书来看。在一张桌子旁边苦读了一整天之后,我在坎特拉历史方面足足找到了八种研究资源材料。

可是,这些材料没有一页被翻阅过。我只是坐在那里,一片无言,沉浸在冥思之中好久。有些东西在啃噬着我的心,寂寞、冰冷、又可恨的东西。最后,我把所有的书通通还给了斯派克。不到一个钟头,我就回到了我来的地方。

我畅通无阻地走进了小马镇老年之家。像大多数小马一样,我对这些地方从来都不熟悉,我想象着可能会有几个看守什么的对我的存在很疑惑,在路障后面瞪着我。也不知为什么,我想象之中的老年之家活像个监狱或者收容所。可能是对未知的恐惧……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对那个让我变得如此透明的未知的恐惧。

当我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的时候,遇到的几个护士和老年小马都对我笑眯眯地问了好。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找些什么,直到我走到了北侧的一个房间里,听到了一曲音乐。自从我在塞拉斯蒂娅天才独角兽学园学习以来,这曲子我都好久没听过了。

这是一首相对来说较新的古典乐,差不多可能有半个世纪之久了。遗憾的是,我并不知道这交响乐的名字,不过听曲风就能知道作者是谁。这绝对是石榴石·干草绳的作品。他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在斑马大陆冲突期间,他为艾奎斯陞亚军队作曲。这战争是中世纪的狮鹫战争以来最后一次重大战争了。光是听着它就让我回忆起了中学课本里看到的画像。勇敢的士兵们挺身而出赶赴遥远的异国他乡,保护我们的外国盟友免遭侵略者的伤害。

于是,我毫不奇怪地找到了曳步先生。他坐在播放音乐的唱片机旁边的房间里,就这么坐着睡着了。忽然之间,他之前提过的“埋伏”什么的隐晦评论以一种非常忧郁的方式变得有意义了。我站在他的门口,感觉就像个来自远古时代的异族。这房间简直是完全的幽闭恐惧症。如果不是挂满了房间四面墙壁的奢华装饰,那这地方简直像个牢房。我看到了金色

的相框,穿着旧时衣装的小马们的黑白照片,几十年前的剪报,还有一些农场的田园风光照。老头子就这么睡在房间正中的桌子旁边,那是一张棋盘桌,桌子上码放着黑白棋子,永远沉默在一场永无起步的比赛边缘。一阵微风吹过了房间,看到飘荡的窗帘,我意识到通往外面的窗户是敞开的。

“嗯……”我喃喃自语道。“至少挺舒服的。”

“啊咳咳!”老头子忽然咳嗽一声,醒了过来。

“哇!”我吓得往后一跳,差点儿没撞到门框上。

“嗯……咳!哼……”他慢腾腾地向前挺起了身体。睁开了浑浊的眼睛,然后看到了我。“嗯……时候老是这样糟糕!”

“我……”我哆嗦着,尽量不去盯着他瘦骨嶙峋的脑袋和颤抖的四条腿。“真对不起打扰到你了,我实在是很抱歉。我这就走-”

“为什么路演就不能在斯马林格勒?!”他吼道。两只眼睛瞪得一只大一只小。“你认识上道吗,雏菊?”

我困惑地眨了眨眼睛。“咦?”

“好吧,你到底是不是来弹竖琴的?!”他指着房间里。“别跟我说你是歌手!歌手的发型才不像你这样!”

“唔……”我眨了眨眼睛,然后瞥了一眼我的金色可爱标记。“哦!呃……哈哈。这个嘛,我是弹七弦琴的,不过我想这跟竖琴差的也不太远-”

“蓝燕麦玩起领竖琴来可真是很有一套。”曳步先生东拉西扯,也不知到底在说些什么。“我一直都告诉他,陆马玩不好领竖琴,那是独角兽的能耐。可他从来都不听,永远都不听。所以他才不在……”说到这里他却顿住了,朝旁边左右摇曳的窗帘望去。“他,他不在这里……他……他……”

沉默了一段时间,最后我笨拙地咽了口唾沫。“我看到您是石榴石·干草绳的粉丝。”我指着他的唱片说道。“他是坎特拉音乐界的传奇,现在神奇闪电天马演出的时候放的依然是他的作品。”

“他是个花哨的王八蛋!最喜欢让年轻小伙子去送死!”曳步先生忽然暴怒起来,狠狠地啐了一口。

我吓得一激灵,咬紧了牙关。“嗯……好吧……”我又往前微微凑了凑。“那,为……嗯……为什么你要听他的歌?”

“因为我喜欢这拍子。”曳步先生回答。

“哦。”我嘀咕了一声。沉默再次笼罩了整个房间,只有唱片的旋律还在不紧不慢地旋转。“那好吧……”

“你哪位啊,小姐?补充更多维生素的时候又到了吗?”

“哦,不是维生素。”我摇了摇头。“我名字叫天琴心弦,只是偶然路过而已。我真的不知道这里还有一所老年之家-”

“他们在船上演奏,顺流而下。”他喃喃着,“那些喇叭就那样响彻云天。他们就从来没下过船,从没有。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知道泥巴和我们有多亲近。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泥巴。就连红驰都没法让马蹄铁保持清洁好打理他的毛皮。”

“你没说过吗?”我说道。“这会不会让他和……呃……他的指挥官之间有什么麻烦?”

“他是指挥官?”

“红驰,是吗?”

他有些晕晕乎乎地摇着头,眯着眼睛盯着我看。“谁?”

“呃……红驰。我猜这是你正在说的那位-”

“你哪位啊?”

“我……”我刚开口,就叹了口气,低下了头。“我是天琴,天琴心弦。”

“唔……我补充维生素的时候又到了吗?”

“不,曳步先生。”我努力模仿着之前见过的一位和善面容的护士。“您就……您就好好休息吧。打扰了你实在抱歉。”我只觉得自己蠢透了。而当有谁觉得自己蠢透了的时候,最轻松的办法就是溜之大吉。所以我就转过身,打算溜之大吉-

“没关系,史密斯小姐。你总是有要紧事儿得做。”

我的蹄子僵住了,重新转过了身。“咦?”

他靠回了椅子上,让这把老骨头堆在唱片机旁边。“怎么,经营农场之类的。苹果总是你最热情的了。小慈说你与其去和英俊小伙子约会,倒宁可跟棵树出门。不过小慈总是喜欢捉弄你。”

“我……”我往房间里走了几步。“您刚刚……叫我是谁?”

“怎么?难道你还真的改名字成橘子家族的了?”他试着大笑出声,但发出来的只是一阵喘息。“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宁可被活埋,也不想在马

哈顿再多呆一天。”

“什么……”我盯着他,然后又看看自己。薄荷绿的毛皮,纤细的身材,浅色的鬃毛。忽然间,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哈……哈哈……您把我当成了……?”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清清嗓子之后才结结巴巴地继续。“呃……这个。情况变了,曳步先生。马哈顿也没那么糟糕。其实吧,我……咱孙女苹果杰克还是个娃娃的时候就自己去过那地方了。你不知道吗?”

“你……孙女?”他疑惑地歪着头盯着我。

我又是一哆嗦。“不是……咱的意思是说:要是有一天咱有了孙子孙女的话,那咱会让他们自己决定想住城里还是想住乡下。咱们总得让小辈儿自个儿做决定,是吧,曳步先生?”

“拜托,绿青苹·史密斯,”他轻轻笑了起来,“就叫我花岗岩吧。你跟小慈叫我和脏钱全名的时候羞得都开不了口了。”

“当然,花岗岩-”我不得不把一声惊呼硬生生咽了下去。

恍然大悟的洪流淹没了我的脑海。之前我在墓碑上看过了“花岗岩·曳步”这名字,不过这不够。这名字还熟悉得有些古怪。只扫了墙壁上的乡村风景画和剪报几眼,我的怀疑就得到了证实。

“你……你是花岗岩·曳步!臭钱他父亲,钱家粮行的老板脏钱的合作伙伴!”我凝视着窗外,飘荡的窗帘外面,小镇活力十足的色彩一闪而过。“你,脏钱,还有史密斯小姐,几十年前几乎就是你们仨为小马镇的落成奠基!”我热情地笑着摇了摇头,不过很快这热情就融化在小房间的阴影之中。在我们周围薄薄的墙壁外,是几十位行将就木,哼哼唧唧,咳嗽个不停的迟暮老者。一种恶心的气氛笼罩了我的心头。我有些呆滞地盯着他,“看在塞拉斯蒂娅的份上,像你这样的雄驹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我后退了一步,有些后悔问出了这个问题。不过幸运的是,花岗岩·曳步也没回答。凉爽的清风从窗口吹了进来,趁着这机会,他已经漂流到了温柔的梦乡之中。唱片机已经播到了尽头,喇叭里剩下的只有重复的咔哒声。我伸出蹄子关掉了它,始终凝视着那位老者的形象。

生活啊,就像看到的这样,宝贵的东西总是被无情地遗忘。飞快地一转身,我扭头大步流星走出了房间。

“你好……？”

玻璃耀护士从护士站慢慢转过身来,朝着我微笑。“是？”

“我的名字叫天琴,”我快步走到她身边。“天琴心弦。我……嗯……”短暂的紧张之后,我笑了起来。“我正在为了当地报社对小马镇基金会讨论的专栏而对本地老年居民进行采访。”我转身指向曳步先生宿舍门上的号码。“您能不能为我介绍一下这位二十七号房的住客?”

“哦,好的没问题。”护士轻轻点了点头。“花岗岩·曳步老先生八年以来一直都住在那里。”

我差点儿一个趔趄,“八……年?!”我如鲠在喉,“这位老先生到底有多老了,我能问一问吗?”

“哦……嗯……”护士咬着嘴唇,目光扫视着天花板。“应该是八十二岁了。……说不定八十三了。我很怀疑他能不能在采访里帮上你的忙,心弦小姐。”

“为什么?”

“好吧,有些小马可以称得上是老当益壮。不过,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曳步先生可不是这样的。过去十年的生活对他的神志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现在他需要我和其他护工格外照料才行。”

“是吗……”我长叹了一口气,顺着排列着众多门口的洁净长廊望去。“不过……”我咽着唾沫,又扭头看着她。“他的名字……还真是挺耳熟的。”

“嗯!”她点了点头,脸颊上浮起了红晕。“这也是应该的。这地方很多小马都非常了解他,他在整个小马镇的影响力都是数一数二的。很遗憾,我这个年龄段的大多数小马都没这个意识。”

“是啊,确实。”我点点头。“不过我不是从这方面听说他名字的。我之前……嗯……之前参观过当地的墓园,这是作为我这个题材的一部分……”

“嗯哼……?”

“而且我很确定,我在其中一块墓碑上看到了他的名字。我的意思是,这可能只是巧合,但墓碑上没有忌辰……”

“那一点儿都不奇怪,真的,心弦小姐。”玻璃耀护士说道,她向一位路过的护士递了一本笔记簿,然后继续往下讲。“很多家境富裕的小马都会提前为自己购置好墓地,在选好的墓碑上面刻好自己的名字。曳步先生尤其如此……十年之前他就选定了自己的安息之地,那时候他还有自理能力呢。从那之后,这块墓地的费用就由他的近亲支付了,也是他们负起责任把他送到这里来的。”

“那……”我静静地走向她,声音很低。“他的近亲在哪里?”

“嗯……住在骡丁汉,我记得是这样。让我再仔细回忆一下……”她轻轻敲着下巴。“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至少三个教子。”

“全都是富豪?”

护士轻声笑了起来,“这也是你专题报道的一部分吗,心弦小姐?”

“哦,这个?不!一点儿都没关系。我只是……”扭头望着二十七号房间,我咬紧了牙关,用蹄子揉着鬃毛。“他们有没有来探望过他?”

玻璃耀护士清了清嗓子。“不像过去那么经常了。”

“不经常……还是从没来过?”

护士沉默不语。

我吸了一口气,阴郁地注视着她。“这不是很糟糕吗,你觉得呢?”

她对此回之一笑,那笑容很轻,但非常真诚。“我在意的,以及这里其他员工在意的,就是像花岗岩·曳步先生这样的小马们到这里来的时候能体验到平静和安逸。”

我悠然叹息,黯然点点头。“可……有谁来探望他吗?哪怕任何访客都没有?”

她慢慢地摇着头,视线垂落到了地面上。

我回头凝望着那房间。

“哦,对。角马都是一帮冷血的家伙。”花岗岩说道。“假如说牛头怪的下半身和上半身一样粗壮,那都比不上在沙漠里跟踪你的那帮家伙。我头一回干掉一只角马的那天啊,足足花了整整一早上。这帮家伙一直冷不丁地就窜出来袭击我们,然后再一躲躲上几个钟头。最后我们把他们给逼进了山沟里,这下子他们可没法东逃西窜了。别无选择之下,他们只能跟

我们正面交战,和我们一样勇往直前。红驰干掉了四个长角的魂淡。我自己就只干掉了一个,嘿,那家伙可真够彪悍的!红驰那边干掉的家伙十个都比不上他。我们大战了一场,他离我这么近,他早上吃的那些恶心玩意儿都熏到我鼻子了。在他们那恶心地方也就只能长这些恶心东西,不然他们干嘛要去侵略斑马的绿洲呢。这么一帮性格自私自利,脸长得也抱歉无比的玩意儿,就是角马了。谁养得出这种东西?我都不想去知道。蓝燕麦觉得他知道,可他是个白痴。哎呀,这次有一回,他爬上营地外面一棵树上去摘椰子。我告诉他‘这里是沙漠,你个二百五!’在他摔下来之前,他就告诉我说-”

话到这里就停住了。花岗岩眨着眼睛,他环视着周围的墙壁,一次,两次。然后他看到了我,就好像我从地里冒了出来。

“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你正告诉我,你在斑马大陆冲突期间的从军生涯。”我温和地笑着。“你和一位名叫红驰的中尉一块儿服役两年,然后他把你转移到了边境营地-”

“转移?!”花岗岩急了,然后皱起眉头。“哎呀,我们这扯闲的工夫他就等我呢!”他摇摇晃晃,努力挣扎着想起身。“我非……不然我还算什么好士兵-”

我从棋盘旁边的椅子上站起来,把他轻轻压回座位上。“红驰知道你身体不舒服。如果一个士兵不是身处最佳状态,那他就派不上用场。你不觉得吗?”

“什么?为什么?”他有些尴尬地朝我眨着眼睛。“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他瞥了一眼飘舞的窗帘还有墙上的那些照片。“小慈呢?小慈在哪儿?我的腿感觉好多了。我现在能离开斯马林格勒了。史密斯小姐去年给我写了五封信,我真的真的很想回信给她。”

我把下巴靠在我的蹄子上,轻轻地朝他微笑。“史密斯小姐对你而言一定很重要。”

“哼……”忽然之间,他咧着嘴冲我一笑。“你就只会这么夸奖自己。”

我眨着眼睛,然后咬住了嘴唇。“呃……曳步先生。我不是-”

“哪怕就是忙着榨闪电苹果酱而浑身是汗,你看起来都比暖心节的日

出还要美。你究竟是怎么把自己打理得这么漂亮的,这秘密我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唉,就连许愿步,她都……”讲到这里,他再次顿住了。

我弓起了眉头。“‘许愿步’?曳步先生……?”

“说她这些日子会来坐一坐。”他有点儿结巴,眯起了眼睛。“她说骡丁汉的生意总是那么红火。我知道臭钱和小岩有能耐,但是市场……我好些年没看过了。今天的报纸读起来好难懂啊,而且最近的早上真的好冷。”他颤抖着,用蹄子抱住了自己的肩膀,瞥了一眼不远处的棋盘。“沙漠的那些夜晚……蓝燕麦睡着了之后总是哭个没完没了的。我可不想让红驰把他骂出去,他还只是个孩子,真的。如果让他知道半夜三更是我把他给哄睡着的,我可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他……他……”他哼哼着,双眼惊恐地扫过狭窄房间的天花板。“我……我去了什么地方,不知多久了。史密斯小姐,他们在我们解散之前会留意到这回事的。”他瞅了我一眼。“你能问问小慈到底有多久了吗?”

我盯着他看,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朝窗外瞥去,夜幕已经降临了。我这一整天都在这里,听着他的声音,在他生命中留下的复杂而破碎的循环之中游荡。都过了这么多个钟头,我也没能把碎片完全拼凑起来。更糟糕的是,我觉得,只有我明白这一切有多残缺。

“哼……”当他盯着棋盘的时候,那目光变得严厉起来。“他们这股味儿可真恶心。”他咕哝道。“想想看,这样的一帮野兽居然也懂象棋。斑马发明了它,可角马就只会偷和抢。我真想知道这些长着角的祸害到底有没有孩子,该不会都是用他们自个儿那破烂村子的垃圾捏出来的吧。”

“我……嗯……”我无奈地笑了笑。“我相信角马不只是拥有家庭而已。他们就像三十年前我们签订和平协议的时候一样拥有温馨的家,曳步先生。”

他没有听我说话。相反,他颤颤巍巍地从漂亮的椅子上站了起来,撑着虚弱的蹄子,用和他名字相符的动作,慢慢地拖着步子向棋盘走去。等他隔着棋盘和我面对面之后,他就伸出蹄子,捻起了一枚白色棋子,马上就推进了一步。

我看着他,又看着棋盘,然后再次抬头看着他。

他依然注视着棋盘的黑白方格,因为这一天的疲惫,身体微微有些摇

晃。

不管这是否邀请,我忽然明白了怎样才是尊重这位老者的唯一办法。“好吧……”我深吸一口气,移动黑色棋子正面迎了上去。“虽然有一阵子没下过了,不过,我觉得您没下的时间恐怕比我还长呢。”

他毫不犹豫地移动了另一枚棋子。

我眨了眨眼睛。“好吧,好吧。”我移动一枚自己的棋子,封住了他的攻势。

他很快就调出了骑士,我以我自己的骑士迎击。兵对兵,将对将,主教往来奔驰,王后捉摸不定,我们的对话被落点的数字和棋盘的布局所取代了。我也不知道这会持续到什么境地,还试着想个简单伎俩来早点儿解决这看似空虚的对局。然而,他的主教却不知从什么地方移了过来,吃掉了我的第二枚棋子,同时立刻就威胁到了我的国王。

我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现在如果我不移动国王,那马上就要被将死了。甚至就算我避开了这招之后,我忽然意识到,我几颗重要的棋子都已经在他的骑士和主教接下来的六步移动的威胁之内了。本来我还觉得自己是个相对而言不错的棋师。在塞拉斯蒂娅天才独角兽学园里我可是碾压了宿舍的其他同学的。之前我本以为自己可以玩弄曳步先生的衰老,可这时候,我才明白他在这项运动之中可不是被玩弄的对象。

接下来的十分钟是我生命中最具压力的国际象棋比赛。这局比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输定了,之所以我还在继续拼搏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已。我都没留意到整个小房间变得有多安静,更重要的是,我几乎完全忘记了这次拜访的性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场比赛,这是这辈子唯一一场令我汗流浹背的国际象棋。几个月以来还是头一次,我觉得自己的连帽衫好像水洗过一样,全都湿透了。

“你还在叫他大麦克吗?”

“呃……”我从自己正败势如潮的黑棋一方抬起头来。“请再说一遍?”

“当你儿媳妇生娃娃的时候,我敢发誓,整个小马镇都被那小子的大屁股给撞趴下了。”花岗岩笑得很狡猾。“你这么机智,连你自己都吓到了吧?”

我弓起了一边眉头。他的神志依然只有一部分集中在现实上,然而他的声音却非常坚定,听起来简直比他这一整天说的其他话都要泰然自若。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好吧,他之所以名字里有个‘大’字可不是没理由的。他这辈子都名副其实,除了脾气之外。”

“真糟糕,生出来的时候他没再努把力。”老头子喃喃自语,同时继续在棋盘上碾压我,“要是他更像那个小辣椒就好了。你懂的……长雀斑的那个。”

我咯咯地笑了。当我终于彻底被将死的时候,周围弥漫着温暖和欢乐的气氛。“是啊,唉,谁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对吧。而且我敢肯定,要是没有大麦克当榜样的话,苹果杰克也不会那么彪悍了。”

“这就是家庭的意义所在。”花岗岩喃喃着,他重新收拾好了棋盘,我都没来得及阻止他重新开局。立刻,他就开始落子了,我忙不迭地招架他的攻势。一直以来,他的视线中始终飘荡着一股沉闷的疲惫感。“无论如何,家庭都会团聚在一起。这跟钱或者酬劳什么的毫无关系,而是生活,在一起相濡以沫的共同生活。就算再艰难也不会失去信心和希望。”这次他被我吃掉了几个棋子,但我并没有因为这胜利而快乐。当我看着他在凝视阴影的时候,不由得顿住了,不过,他依然在和我说话。“我一直……史密斯小姐,一直都羡慕你抚养的这一大家子。”

我咬着嘴唇,最后终于开了口。“你以前有没有跟我谈过这些,曳步先生?”

他的眼睛慢慢睁开,又慢慢闭上。“嗯……我……我不知道……”慢慢地咽了口唾沫,他的头垂了下来。“可是小慈……小慈她……她说……”

他的声音渐渐消失,很快便被低沉的鼾声取代。他就这么坐在椅子上,脑袋无力地垂着。

紧张和尴尬又重回我的心头了,外面传来了护士拖沓的蹄声。因为轻微的恐慌,我觉得这趟拜访已经够久了。于是我离开了他的家,不过先从附近的椅子上抽了一条毯子,仔细地在他虚弱的肩上盖好之后才出了门。

那天晚上,我实在难以入眠。我把彗星蹄的笔记放在身边,还有所有试图整理出“孤寂的挽歌”徒劳尝试的那些笔记。可是,我几乎连一页都

没仔细读过。我就这么躺在阴暗的小屋中间的小床上,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

此刻我想的不是暗影降临末期坎特拉皇城燃烧的废墟,也没有考虑无名之谱的遗忘领域,而是陷入了某种异样的情怀之中。我看到了沙漠之中充满战乱的村庄,我想象着斯马林格勒外的流动医院,受伤的士兵们正在接受挽着老式发髻的护士们的治疗。我看到了装满闪电苹果酱的罐头在洋溢着旧日风格的市场上摆设售卖。我看到国际象棋的棋子上落满了灰尘,就像墙壁上挂着的家庭成员照片上那些面孔一样,那么富有,那么遥远,无力摆脱如此漫长而冷漠的岁月沉淀。

在这阴霾之中的某处,我希望……我祈祷,有一些值得微笑的存在。而且虽然很短暂,但是我的确看到了。是不是真的只能玩国际象棋才能把它从曳步先生的记忆中引出来呢?他很明显和史密斯奶奶以及她的家庭有过一段共同的历史。我很明白这完全不关我的事,可是……

他还能担当得起自己的使命吗?这样的一只小马,在失去了支撑他存在的记忆支柱之后,还是他曾经的自我吗?当我们昔日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之际,我们会是什么呢?一块空白的墓碑是否还值得铭记吗?如果说有什么还值得去做的话,难道我们不该从内心深处发掘出那些本属于我们的东西吗?

我有一个诅咒需要治愈。一直都有。这是我生命之中最大的矛盾所在。

可是,花岗岩·曳步又如何呢?诅咒就是他的生命,或者至少是他剩下的余生。我满脑子都是他,他的小房间,他落满灰尘的棋子。我实在忍不住去猜测,当他早上睁开眼睛,投入这个比历史上任何沙漠都更加荒凉的世界之时,他会想些什么呢?他的思绪会充满迷惑和恐惧吗?他是否每分每秒都生活在惊慌失措的喘息中?他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迷宫之中最终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就像彗星蹄那样,还是注定要陷入疯狂?

“在斯马林格勒,他们可不会崇拜露娜或者塞拉斯蒂娅,史密斯小姐。”花岗岩说着,在晨光中把一枚黑色的棋子推过整个棋盘。“那里崇拜的是‘群星女王’。这就是斯马林格勒的小马们在一个庙里同时拜祭两位天角

兽姐妹的古怪习俗。也就是因为这样,塞拉斯蒂娅多年以来从没在那个城镇升起过太阳。斯马林格勒的小马们希望两位公主不管什么时候都在一起。不过因为露娜变成了囚月之马……哈,这可真有点难啊。”

“花岗岩先生,”我开了口,玩了命护着我的棋子的同时对他露出了微笑。“听我说。”我刚一到这里,他二话不说就开始跟我下棋了。虽然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表达他对我的某种熟悉感,不过我决定和他一同玩下去。我可没有足够的水平告诉他这一局其实是在没下完的上一局基础上继续。反正他都已经坐在椅子上了,于是我们就继续下去了。无论如何,很短的时间内,老头子就主宰了整场比赛,就好像他一开始就拥有所有的棋子一样。“如果我告诉你,露娜公主已经从月亮上被救出来了,而且不再是梦魇之月了,那会怎么样呢?”

“呸!别瞎编皇家姐妹的故事,史密斯小姐!”花岗岩啐了一口,不过我看到了他嘴角的弧度。“这是角马的瞎话!只有小慈才会开这么粗鲁的玩笑!”

我咯咯笑了起来。“我敢打赌,小慈把斯马林格勒的小马们的马缰都给吓掉了。”

“哦!一直都这样!她甚至让其他护士都脸红!唉,有一回,她给红驰洗海绵浴,中尉还想找借口推脱。直到今天,其他卫兵都以为他的肩膀是在伏击战中脱臼的呢,只有小慈跟我说了。”

我笑个不停。就在这时候,玻璃耀护士拖着蹄子从房间旁路过。一看到我,她就突然停了下来,快步走进了房间里。“对不起,可您是……?”

我清清嗓子,很正式地回答道:“天琴,天琴心弦。”

“很抱歉,心弦小姐。可现在不是访问时间。除非你代表了这位曳步先生的近亲,不然我只能请您离-”

“哦,但我就是啊。”我朝门外指了指。“曳步先生的女儿许愿步已经发了纸条过来了,记得吗?昨晚的事,说我要过来?”

“纸条?”护士迷惑地皱着眉头。“什么纸条?”

“你没见到?”我又指了指。“她放在护士站了。”

“真的?那我得去看看。”她转身出去了。“请先等一下。”

“嗯,没问题。”我平静地注视着她的背影远去,五英尺,十英尺,十五英

尺。一阵寒颤过后,我理了理连帽衫,转回了国际象棋游戏。“那,斯马林格勒的小马们大部分时间都做些什么呢?”

“嗯……”曳步先生努力把他的王后移过棋盘。“他们制造砾石。”

“是吗?那他们用砾石做什么?”

“更多砾石。”他的王后倒了下来。“哦,见鬼……”

“哦……嗯……”我笑了,礼貌地用魔法把他倒下的棋子飘了起来。“走哪里?”

他清清嗓子,平静地靠回椅子上。“C 6 到 C 2。”

我帮他棋子移到位置上,吃掉了我自己的棋子。看着我自己那些在棋盘上冲锋陷阵的将士们,我喃喃道,“你知道吗,我来这儿之前也在镇里问了一圈来着。”

“真的,史密斯小姐?你什么时候到了斯马林格勒的?”

我不紧不慢地绕开了这个细节。“而且我听遍了这位国际象棋冠军的传说,在他的时代,他可是一位传奇。他连续四次赢得了艾奎斯陞亚国际象棋冠军,创下了世界纪录,甚至还和蓝血王子二世来了一场较量,顺带一提还赢了。你能想象吗?一位平凡的陆马企业家也能战胜高高在上的皇室成员?”

“呵呵……等眼见为实的时候我就会相信的。”曳步先生咕哝着,“他有没有给自己赢几个奖杯啥的?”

“嗯……”我的视线越过他头顶,十几块牌匾正高挂在他背后的墙壁上,铭刻的文字和日期辉映着朝阳闪着金光。“有那么几个吧。”我重新看着他笑着说道。“我相信,没有小马曾经超越过他。”

“少说废话啦。你这一步还走不走啦?”

我笑着移动了我的骑士去迎战他的王后。“你今天早上心情看来不是很好啊。”

“这你能怪我吗?!脏钱开会迟到了!他老是迟到!我发誓,之所以他能获得闪电苹果家利润的更大份额只不过是因为他家先住在这里而已。我生在马尔的摩又不能怪我!要不是为了打仗,我老早就在这儿安顿下来了。哼,我本来都能比你先来的,史密斯小姐!”

“但要是那样的话,咱们还怎么遇见呢,曳步先生?”我朝他笑了,“而

我又怎么能遇见小慈呢？”

“小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知道,我可没法跟她讲理。”

“我知道吗？”

“嗯……我还以为你够了解了呢。毕竟你们俩聚在一起都多少次了。”他指着自己的一个兵,“B 7 到 B 5。”

我帮他移动了棋子,让我的骑士身处险境。思考着是干掉他的王后还是拯救我的骑士的同时,我又开了口,“你见过我们俩同时在一起吗？”

“嗯?谁?”

“小慈和史密斯小姐,嗯……我是说-”

“没有!”他忽然啐了一口。“方圆几里地之内一个妹子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在斯马林格勒的时候,蓝燕麦四处跟女生调情才那么频繁那么过火!小慈一直都知道要离他远点儿,她说过之后,我也知道是为啥了!”

“嘿……你麾下的卫兵还有他们跟妹子调情的方式怎么了吗?”

“估计这对蓝燕麦来说挺自然的,别说出去啊……”

“别说出去什么?”

他喘息着,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其实他以前的名字叫‘大燕麦’来着。可是他在征兵站惹了征兵站的官员。我跟你说吧,要是云中城的女生发飙咆哮子的时候踢了你身上不该踢的地方,那时你就会懂天马能踩出水来的可不只云彩了。”说到这里他又喘起来了,我意识到他正在大笑不止。

我茫然地盯着他一阵子,不过很快就放弃了,而且一直笑个不停-直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拖着蹄子进了房间里。

“很抱歉,小姐。”玻璃耀护士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可现在不是访问时间。除非你代表了这位曳步先生的近亲,不然我只能请您离-”

“哦,但我就是啊。曳步先生的女儿许愿步已经发了纸条说我要过来了。那纸条应该是放在了护士站才对。”

“哦?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昨晚。为什么你不去看看呢?”

“请先等一下。”她快步走了出去。

我回头重新投入棋局,又笑了起来。

“那是谁?”花岗岩喘着气问道。

“就是个谁。”我清清嗓子。“那,再跟我说说沙漠的事吧。”

“夕阳西下,就和现在一样。”花岗岩说着,眼睛里闪过一丝遥远的光芒。“整片大地到处都沾染着色彩,你会发现那并不都是沙子,尘埃,还有死亡。在那些岩石当中有漂亮的色带,像漩涡一样旋转。从红色到橙色,琥珀色到棕色。”

我们坐在退休中心露台边缘的一对摇椅上。我的日记漂浮在我身边,一边懒洋洋地在书页上涂鸦,我一边听着他的话。

“几个世纪以来,斑马们祖祖辈辈都看着这些色彩。”他说道。“而角马却把它们毁得七零八落的。为了什么?钻石,石头,藏在大地里面的那一堆垃圾。”他牙关紧咬,揉着椅子面上的木头纹路。“当我第一次服从使命召唤的时候,我还一点儿都不想去打仗呢。但是当我看到了那些丑八怪们想对那些美好的事物干些什么之后……”他的眼睛在颤抖,嘴唇也绷紧了。“你有没有失去过无可挽回的东西,史密斯小姐?”

正在绘制烈阳高照在沙地的草图的我停住了。我抬头凝视着他,轻声叹息之后,我开了口。“比我想得还要多,曳步先生。”

花岗岩咳嗽了一声,然后又是一阵咳嗽。他靠在椅子上,虚弱地凝望着小马镇火红的地平线。“‘追随雏菊’。”

我的耳朵抽搐了一下,朝他瞥了一眼。“您说啥?”

“你的头发上缀满了菊花,我都不知道这么远的地方还会种花。好长的一段跋涉啊,我一路上都跌跌撞撞的。可我不介意。你和我都明白,我明天就要调走了。是你让这一刻化为了永恒。你,还有你美丽的青丝。我闭上了眼睛,忽然之间,我周围就化作了我的舞场。那感觉……就像在屋外的河中游泳。”



我微笑着,叹出温暖的气息。“我们肯定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他笑了,那声音充满了爱和忧伤。“哦……哦亲爱的,不是你。你的朋友会宰了我的,史密斯小姐。他总觉得我跟脏钱想要的可不只是闪电苹果酱。这个我也不能怪他。看遍了那些沙子,看遍了那些死亡。我……我的样子一定非常非常寂寞。”

“那……”我咽了口唾沫。“谁,曳步先生?”

“我……”他咬着嘴唇,低头凝视着我们蹄下的露台地板,脸绷得很紧。轻柔的风吹拂着他灰色的鬃毛。“我不是故意吓唬许愿步的。小慈觉得我对他太严厉了,可能是真的吧。只是……小岩有点太过分了。我不能责备许愿步站在他那边,毕竟他们是亲姐弟。可他在做的那些投资简直是胡闹,他会让一家子疏远钱家。我不在乎骡丁汉的生意什么的,我们的小镇正在发展,它需要我们这样的小马。它需要……”他的脸再次绷紧了,一只蹄子抬了起来。一时间我还以为他会朝前迈步。

所以,我急忙冲了过去,想要搀扶他。可他对我的支持毫无反应。他只是颤抖着,既没站起来,也没靠回去,轻声的话语喃喃而出。

“你是怎么把你的孩子们教得这么好的,史密斯小姐?我真希望我孩子们也听我的话,我只是不想让他们走得太远,不希望他们像我这么漂泊。要是我本来留在马尔的摩的话,要是我没有去坎特拉皇城的话,我就不会被招去了。本来我没打算去应征入伍的,我父母也从来不想我去。现在我知道是为什么了,我可不希望小岩和许愿步以后也这么知道……知道这滋味儿……”他咧着嘴,一脸的痛苦,双眼发直,仿佛凝视着无形的深渊。“小慈讨厌我说角马的坏话,她只是不知道。她从没见过他们的内心。简简单单就分崩离析的东西……根本没有精神和灵魂。实在是……丑陋……太丑陋了……我……”他的嘴唇在颤抖。艰难地咽了一下,他朝我看来。“史密斯小姐?”

我更近地凝视着他。“是,花岗岩?”

他喘息着,颤抖着,最后开了口。“让你的孩子们留在他们该在的地方。别让他们走得离苹果家太远了。”

我慢慢地点头,轻轻拍着他的蹄子。“我会的,花岗岩,我一定会的。”

他咬着嘴唇,痛苦地看向熔化的地平线。

我和他一同望去。过了一会儿,我鼓起勇气问道,“你还能看到那些色彩吗,曳步先生?”

“我……”他喘着气,“我不知道。太阳……太阳是在落山,还是在升起?”

一时间我有些为难。最后,我笑了起来。“这有什么关系吗?”

他眨了眨眼睛,终于也笑了笑。我不知道这有没有让我或他更加放松,但是在非常短暂的一瞬间,空气变得非常温暖。

“替我跟脏钱说一声,”当天晚上,当我轻轻搀扶着他顺着昏暗的走廊回到他的房间时,花岗岩说道。“告诉他,下周的会议我参加不了了。”

“我看看我能做什么吧。”我说着,轻轻拍着他,把他领到了他椅子旁。昏暗的灯挂在墙角,照在他满是皱纹的毛皮上,映出橙色的光泽。“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会明白的。”

“最好如此。”花岗岩哼了一声。他疲惫地坐了下去,深深陷进了毛绒椅子里。“我可不是吹嘘,不过这十年以来,这些生意的重头戏都是多亏了我。”

“不知怎么的,我一点儿都不怀疑呢。”我朝他眨着眼睛。

“你是谁啊,也跟我顶嘴?!”他声音很严厉,但是却露出了一丝微笑。“你跟我一块儿共事的时间比脏钱可长了去了!当初我们专门存了一批闪电苹果酱结果后来卖到脱销的事儿呢?”

“嗯……”我给他下半身盖了一条毯子。“我觉得脏钱恐怕不会喜欢的。”

“是吗?所以呢?那你伺候他去吧!”

“但是他可是拥有一切呢。要是他发现了会怎么样?他会对你、对小岩还有许愿步怎么样?”

“那我就让红驰好好给他一两个教训。”花岗岩厉声回答。“我怀疑脏钱能有角马一半的厉害么?”

我无奈地皱着眉头,但还是努力陪着笑脸。“也许你说得对。”

“我当然对了!我一直都对!至少比我该对的时候要多。”他长叹了一口气,蠕动着身体,更深地沉进了椅子里。他朝墙壁上悬挂的那一大堆

照片望去,不过我很怀疑那些照片激起的不过是他心中转瞬即逝的思绪。“小慈说我是个糟糕的士兵,我老是考虑太多。这就是为什么红驰总是训斥我回到队里去。我就从来没走好过正步,但反正我也努力了,因为需要我这么做。闪电苹果从来不会自己就卖出去的,小岩他可不知道,他以为……以为……”

我只是站在那里,倾听,等待。

咳嗽了几声,花岗岩长出一口气。顿了一下之后,他喃喃着,“许愿步希望我留在这儿。她说最好如此。她看着我,可她又没看着我。我知道,那不是她的眼睛,我知道那不是……”

听到这些,我眨了眨眼睛。他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终于浮出水面了吗?我向前倾过身体,安慰地把蹄子搭在他前蹄上。“她最近一次来探望你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曳步先生?”

“嗯?”他看着我,眼睛眯得很细。“谁?”

“您的女儿。她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的-”

“夏至日庆典!”他笑了,喘着气,继续笑个不停,老脸的皱纹都开了。“真是个小可爱的小姑娘啊,脸上的雀斑和她哥一样。你真该以他们为荣,史密斯小姐,他们长大之后一定会让苹果家族增光添彩的。”

“不,不是我-”我摇摇头叹了口气。“我不是在说绿青草·史密斯的孙子孙女,我是在说您的女儿许愿步。她上一次来探望您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花岗岩先生?”

他凝视着我。他的眼睛眨了眨,好像电影的慢动作。“F 2 到 E 3。”

我眨了眨眼睛。“咦?”

“嘘……但是别告诉蓝燕麦哦。”他笑得很疲惫。“他还觉得这招根本不会管用呢。”

我瞥了一眼国际象棋桌,然后又重新注视着他。“花岗岩,我-”我打了个寒颤,最终闭上了眼睛。片刻后我又轻轻抚摸着他的前蹄。“我……我不会告诉蓝燕麦的,您不用担心……”

“别担心。别在乎小慈说了些什么。”他喃喃着,眼睛注视着深夜沉睡的黑暗地平线。他的头朝着椅子倾斜了过去,灯笼的光芒似乎从他身上消失了。“她希望我别再烦恼了,就好像脏钱告诉我别再为了那些数字烦恼

一样。他觉得我在给他下绊子碍他的事,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史密斯小姐。就只有红驰,只有他不会跟我顶嘴,可那是因为他一直都在忙着冲我大吼大叫的。我从来都不想像他那样冲着孩子们大吼大叫,不管他们干了什么好事也好。不然,他们也会变成蓝燕麦的。我一点儿也不希望那样。你又会想吗,史密斯小姐?”

我张口欲答,却又迟疑了。很不情愿地,我反问他:“那,您想要的是什么呢,花岗岩?”

“我?”他结结巴巴,随着深呼吸,他的肩膀仿佛都垮了下去。

我点了点头。

他的视线扫过整片地板,有什么东西在灯笼的光芒下闪烁。当他突然以一种超凡脱俗的声音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发现那是一滴泪,正在顺着他的脸庞缓缓滑落。“我只想回……回家,史密斯小姐。”

一时间,我无言以对。当我用两只前蹄抚摸他的蹄子时,只觉得喉咙疼得厉害。我的声音几不可闻。“我也是,花岗岩。我也是。”

头顶星空,我站在我小屋的露台前,端着我的七弦琴,随意弹奏着音符。我不知道自己弹了些什么音乐,而我也不在乎。“暮光安魂曲”和“孤寂的挽歌”乃是道路上的幻影,是并不属于我的鬼魂。因为,突然之间,一切的真实都汇聚到了当前了。

只有当下,所有的一切才全都是现实,我们还有什么保证吗?过去是带着偏见的假设,未来是一厢情愿的假象。当她把现实演绎成不同的模样时,她只不过是在重述一个故事,在她歌唱之前也好,歌唱之后也罢,都是一样的粗陋不堪。当我死了,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活在世上的小马们可能永远不会再记得我。但是这又怎么样?我空虚的明天就是他们远在未来的今日。那时候不管我存在与否,将来的今日,那现实都将任他们随心所欲。

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吗?如果每一个生命都如此宝贵,那为什么我们不为每一个曾经存在的生灵建一座庞大的图书馆呢?看来,感情在这个世界上是难以承受的。众生之中,总有些生命更容易被抛入时间的垃圾堆。不然的话,为周围那些走向死亡终点的万千生灵机械地记录他们的生平,

那是多么枯燥乏味的生活啊。

不过,当然了。我们也能牺牲自己,去尊重生命之中一小部分来去匆匆的事物,那些对我们最重要的思想,最有价值的地方,还有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小马们。可是,我们当中又有多少小马真能那么高尚,那么慷慨,那么满怀荣耀地舍我们自己而不顾,专门去敬重那些暂时踏入我们生活中的生灵呢?生命是我们存在、表达、创造艺术的一次宝贵的机会。我们怎么能去做那些事情,去为他们带来他们应得的,却又太过于虚弱,无力自己承担的荣耀,却无视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流逝的时光?

自然,在某处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从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平衡。实际上,我也从没去尝试过。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曾经向小蝶说教,说我记得我奶奶的名字。对我而言,这点儿成就几乎微不足道。可是,实际上我也就只记得她的名字了,根本谈不上亲密,我这点儿微薄的理解根本不足以去理解和尊重她的希望 and 梦想。

当我奶奶过世的时候,我还在上中学。有很多课业都要努力,但也不是说日程就完全被占满了。无论如何,当她弥留之际,学业什么的并不是我拒绝去看望她的借口。我的父母——曾经犯下溺爱错误的父母,让我有了自己独居避世的自由。

结果呢?日复一日,我只是躺在床上犯懒,任凭自己慢慢沉入岁月的黑暗深处。在她弥留的那几个小时里,我根本没想过去看望她,为了每一位对她而言有意义的生灵去为她道别,愿她安息。那一晚,她过世了。我后来才听到了这个消息——两顿饭之间的时候,就好像平常在家里走廊中听到了其他那些关于天气或者政治之类的闲谈一样。就我所听到的,她的肝脏和胰腺都液化了。基本上,她是被自己的体液给溺死的,就像溺毙在寒冷岸边的小马驹。一个月之后举办的葬礼感觉也像是一场课后彩排。我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思考着我自己的未来。至于被带到坎特拉皇城上层陵墓中最终被封入不透明的花岗岩和金色名牌后面的那一罐子骨灰,我基本上是无动于衷。

多年以来,我也长大成年了。对于自己对她的遗弃,我从没有什么遗憾之情。这还是我来到小马镇之前,变成一个孤独的幽灵很久以前的事了。而后来,我才发现了被忽视、被遗忘、最后湮灭于无形是什么意义。只

要有其他的小马还能叫得出你的名字,只要还有这份脆弱的保障,世界就充满了温暖。不需要她的歌,我也会冰冷彻骨。因为无名本身就比真空的宇宙更加严寒。

但是,被遗忘的意义是什么呢?还有,忘了你自己被遗忘的事,又算什么呢?这会让你沉浸在幸福的无知当中吗?或者会让你感觉到迷惑、悲伤、寒冷,就像一颗关在罐头盒子里的石子一样叮当乱响,试图闯出一条出路?

试图找到……回家的路……?

我在思绪的挣扎中停顿了,把我的七弦琴抱在胸前。我紧紧闭上了眼睛,只要我想起了花岗岩·曳步那空洞的眼神,我就忍不住想要流泪。他找不到回家的路,彗星蹄博士也找不到。而且,尽管我不想承认,我怀疑我的奶奶,曾经可能也一样……

但我拥有挽歌,我拥有无名之谱的笔记,我拥有地图。不管多凄凉,多可怜,回家的路就在我面前。那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呢?为什么我在浪费时间?

使劲抽了抽鼻子,我的面容刚硬起来,硬生生起身闯进了我的小屋。我收拾好马鞍包,抓起了那颗音石。最后,我抄起了那张乐谱,塞进了我的日记里面。在沉沉黑夜的裹尸布之下,我带齐了必要的东西,坚定地走向了小马镇的中心。

整个小镇都在沉睡,笼罩在我身边的是梦幻般的死寂。我发誓,有时候我觉得就算我扯着嗓子吼个声嘶力竭也好,他们在听到我的呐喊声之前就会忘了有只小马在大喊大叫。通常,感觉自己如此重要的时刻反倒是最无足轻重的。

我到达了小马镇的中心,走进了整个小镇对我而言最温暖的地方。其实也没多温暖。当我把音石摆成圆圈,端着七弦琴站到圈子正中的时候,我依然在连帽衫里浑身发抖。此刻,我就站在差不多十四个月前梦魇之月降临的位置上,露娜在千年的流放之中是否也曾经悲痛欲绝呢?或者,梦魇之月这层铠甲一直让她沉浸在幸福的无知之中呢?

很快,我就会明了所有的一切,或者一无所知。反正只要是情况发生

了变化,那就无所谓。不管好坏,彗星蹄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他的探索之旅从未完结,那也没关系。我还得花一阵子来解决呢。不知怎么的,如果说又有哪只小马不得不为我们俩收拾残局,似乎只有再过一千年才合适。一切都会恰到好处,只要这意味着揭示她,还有她的歌。

我稍稍停顿了一下,周围空无一物,只有我冰冷而紧张的喘息。不管小马镇的黑夜有多么黑暗多么寂静也好,我都感觉自己仿佛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那些被遗忘的真实历史之中,还有多少小马被赋予了我所拥有的力量,有机会穿透现实的屏障,真心希望能变得更好而改写整个宇宙?

而且,一切真的会变得更好吗?我越是学到更多,就越是怀疑这不是我真心想学到的东西。如果我发现我并不孤单呢?如果也有其他小马身遭诅咒,而且就在我身边,我却永远看不见他们呢?如果现在这里就有一只小马,就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冲着我的面孔嘶声尖叫,可我却从一开始就没注意过他或者他呢?

可我已经没理由再拖拖拉拉了。我已经到了位置,而且准备好了。其实我一直都已经准备好了,只不过泪水偶尔会蒙蔽通往我目的地的道路而已。我拨动了七弦琴的琴弦,奏响了“暮光安魂曲”的前几个音符。小马镇的空气中萦绕着如泣如诉的旋律,只有群星默默地担当着我的听众。尽管如此,凭借如同墓碑一般的优雅和耐心,我奏完了第八首挽歌。静静地坐在这里,等待着光的来临。

而它没有来。

我打起了哆嗦,以飞快的速度,我把我的日记掏了出来。再一次,我仔细阅读着那些改变了的页面。泛着光芒的文字依然像之前一样明亮而闪烁。然而,上面记录的词汇没有丝毫的变化,和我之前读过的东西别无二致。它们拒绝改变,它们拒绝向我透露记下书写日记时所发生的真实。

我无声地咒骂不已,为什么,我不明白。怎么什么都没发生!彗星蹄也是这么做的,他就成功了。为什么我一点儿真相也没看到?难道是我不够勇敢吗?难道我还不够绝望吗?

急急忙忙地,我再次演奏了安魂曲。这次的音乐因为太过于卖力而十分难听,我弹奏每一个音符的时候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而当演奏完毕之

后,我呆呆地站在我那些闪烁着光华的日记条目前,依然像是一个无能为力
的失忆症患者。

我沮丧地坐了下来,满脑子都是郁闷。我苦苦思考着,深入发掘着我
所有的逻辑,只为求得一个解释,为什么新的知识之门没有在我眼前敞开。

然后,答案砸到了我身上。就算身处全小马镇最温暖的地方,也无法
遏制那股发自内心深处的彻骨寒意。

“我没有唤夜者。”

我颤抖着用一只蹄子按在额头上,但是却身体一软,颓然瘫倒在小镇
中心。

“塞拉斯蒂娅在上啊。彗星蹄他有……可我没有……”

唤夜者——创世圣歌的最后一块实体碎片,直到最后都一直在他那
里。他是一缕遗忘的无名之魂,拥有区分真实和虚伪的能力,而他却是拥
有那件远古乐器的最后一只小马,也是唯一一只小马。

而我又拥有什么?

叹息着,我闭上眼睛,把下巴枕在了草地上。一时间,我都在想要不要
就干脆死在这里得了,就算我能得到最好的东西也不过是一块无名的墓
碑。

忽然之间,回家之路变得无限遥远,远得超出了我的想象。

“B 6 到 G 6。”

我盯着那块方方正正的棋盘,满眼尽是黑白相间的格子。我在想着,
如果生命不再需要色彩,那生活将会变得有多可爱。

“你耳朵眼儿里塞了苹果籽儿吗?!”坐在桌子另一端的花岗岩·曳步
咳嗽着,喘着气拍着桌面。“把我的车移到 G 6 去!”

“哦……嗯……”我猛然惊醒,不安地扭着。“实在抱歉。”我飘起了
他的车,用魔法把它移动到我的国王和王后对面。“我有点儿心不在焉。”

“最好别去他们那些铠甲制造厂干活儿。你的蹄子结实得很,不过它
们最适合踩的是土地,而不是那些粗铁块子。”花岗岩在他的座位上有点
摇晃,午后的阳光照着岁月刻印在他毛皮上的刚硬线条。“雌驹就该离前
线越远越好。小慈都已经是够近的了。她看到的鲜血实在太多了。虽然

红驰他整天就又是吼又是嚷嚷的,但比起小慈,他真的就只是个胆小鬼。”

“是啊,”我说道,茫然地点头。“我们之中最好的。”

“史密斯小姐,你还好吗?你看起来好像没睡好。”

我叹了口气,移动我的王后去吃掉他的车。可是这样一来,我就把我的国王直接暴露给了他的主教,等于是自寻死路。这种弄巧成拙的举动一定是惊到了他,因为他一时间沉默了下来。我觉得这是发言的最佳时机。

“曳步先生?”

“嗯?什么?”

“我不是史密斯小姐。”

他眨了眨眼睛看着我。“你不是?”

我慢慢地摇了摇头。“我的真名是天琴心弦,我来这里可不只是为了下棋。”

“哈!好吧,我也看得出来!”他捻起主教,摇摇晃晃地推向我的国王,想要结束这局比赛。“你这局下的简直像个傻瓜!就好像那次我还试着护着蓝燕麦!就是护不住他的卒子,好救他的命-”主教在移动中途掉在了棋盘上。“哦见鬼!”

我帮他把棋子飘了起来,但并没有走完这一步,而是把它飘到了我们俩中间。在窗外透射进来的光芒中凝视着棋子的轮廓。“告诉我,曳步先生。如果你让一切都回到原样,开始新的生活,你会怎么样?”

“嗯?”他眨着眼睛,斜着看着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史密斯小姐。哪儿需要我们,我们就在哪儿。不是吗?”

“我不是史密斯小姐,花岗岩。这里也不是香甜苹果园,也不是斑马大陆的沙漠,也不是斯马林格勒的营地。这里是小马镇,这里是你的家。”

“小马镇?家?哎,我在那个遭殃的地方干活儿干了很久了,不是吗?只要我有机会,就会回那里去。可-”

“是什么阻止了你?”

他在座位上僵住了。

我继续逼问。“是什么阻止了你去小马镇,曳步先生?”

“嗯……”他嘀咕着,蹄子在棋盘边缘摸来摸去。“天气,那些该死的天马,贪食精灵,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你不想住在那地方吗？”

他只是咬着嘴唇。

我轻轻一笑。“你想在哪儿呢，花岗岩？”

“嗯……”他在座位上摇晃着，毛皮的皱纹挤在身体两侧。“舞场，只要再久一点儿。在得到出发的命令前，我想先去那里，很快我就除了沙子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露齿而笑，把蹄子伸进了鞍包里。“不知怎么的，我就猜到你想去那儿。”

“你猜到了？”

“嗯哼。”我掏出了我的七弦琴。“这也是我今天去小镇图书馆查阅音乐史的部分原因。”

“斯马林格勒还有图书馆？我还以为这儿的小马都只看指定的东西呢。”

我咯咯笑了起来，“好吧，就这一次，让我们假装能随心所欲吧。”我开始弹奏七弦琴。“如果你回忆起了什么，记得告诉我，曳步先生。”

“什么？一首曲子？我的耳朵可不像过去那么——”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因为他发出了一声惊呼。老马盯着我振动的琴弦，眯起了眼睛。这首曲子很短，然而从他眼中的朦胧来判断，旋律已经带着他的心飞到了不知多远的地方。

音乐结束之后，我把七弦琴靠在身边，朝他微笑着。“怎么样？喜欢刚刚听到的吗？”

“‘追随雏菊’。”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笑了起来。“它比我想的要动听多了。我是在一本旧书上找到这首歌的，那本书因为太破旧，几乎都被撕裂了。真好笑，不是吗？我们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居然会有如此的新鲜感。”

他茫然地盯着一片虚空。

我的笑容消失了，我向前倾过身体，把前蹄搭在他前腿上。“嗯……曳步先生？你还在听我说吗？”

很显然，他没有。接下来他开口的时候，那话并不是对我说的，而且甚至都不是对绿青草·史密斯。“你的鬃毛就像丝一般柔顺。”他声音很低。

“我问你是怎么打理它的,你告诉我说,等我站完岗之后,你就会告诉我。我忽然意识到,你的意思是想展示给我更多的东西。一个男生该有多么幸运啊,这是整个营地最美的护士,而她想和我一起消磨时间。我从没觉得我有那么帅气……那么快乐……那么……我……”他的目光扫过房间,几枚黑白棋子从他开始湿润的眼中闪过。“我明白,我之所以会去打这场该死的战争,都是为了你。那些尸体……火焰……我再也看不见他们了。蓝燕麦就在我怀里咽了气,我……我知道他的哭泣声有多安静。你就在那里,陪伴着我一路同行,我,我不知怎么的就是明白,当我回来的时候,你会那么慈祥地和我生活在一起,那么慈祥……”他的眼睛抽搐着。泪水,终于从解冻的真相之中满溢而出。“小慈……”

一时间,我迷惑地皱起了眉头,然后我觉得心跳都停止了。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墓地,那么多的名字,都铭刻在林立的墓碑上。我看到了花岗岩的名字,他的墓碑就在那里等待着他。而在它旁边……清清楚楚地,我看到了……就像他看到的那样,那个默默地等待着他的名字。“哦,花岗岩……”

“小慈……”他用蹄子颤颤巍巍地抹过脸庞,已是老泪纵横。那面孔就这样崩溃了,崩溃得如此凄惨。“小慈……你走了……你就这么走了,而且……而且我……我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到底去了哪儿……”

我已经喘不上气来了,我跪倒在地,在他面前蜷成了一团。“花岗岩,拜托!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我早该知道-”

“哼!”老雄驹抡起前腿就照着我抽了过来,现在我才看出他依然是一名真正的士兵。我摔倒在地,简直惊呆了,任凭他的生活粉碎的尘埃在我周围慢慢飘散。“别来打扰我!我爱她,史密斯小姐!只要我还爱着她,我就依然有活在世上的动力!她的眼睛里只有我!她的眼睛……哦,塞拉斯蒂娅啊……她……她的眼睛……”他哭得上不来气,把脸深深地埋进了前蹄里。“它们再也不会睁开了,再也不会睁开了!快去叫医生啊,许愿步!快去叫脏钱和臭钱!她起不来……她、她再也……再也……”

他在哭泣,但那呜咽声却静得异样。如果我只是个陌生来客,这呜咽声就会混入老年之家响彻不休的呻吟声,喘息声和喃喃声。但我并不是一个陌生来客,而且这全都得怪我。掉头离他而去,这感觉就像是把我的腿

硬生生撕了下来。我开始怀疑,我到底是否愿意去这么痛苦地活着,哪怕我的勇气和花岗岩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也好。

“然后他居然敢管我叫小蓝鸟!”云宝黛茜从坐的地方一纵身飞到了方糖小屋最远的桌子上。“我是说,他就看不见这些蹄子吗?!我今天早上又没打算在墓地上堆出雨云来!我是说……真的,有谁想听管场那老头子唠叨什么我看起来像是海蓝色的信天翁还是猎鹰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嘻嘻嘻……”暮光闪闪咯咯笑着。瑞瑞就坐在她身边,两只小马正舒服地享受着热腾腾的茶。“也不能说是乱七八糟的,云宝黛茜!如果你这辈子只顾着往坟墓里填土了,那难道你不想有点儿什么轻松的来分散一下自己的精力吗?实际上,管场一直把观察鸟类当做爱好呢!”

“倒更像是痴迷!”云宝黛茜哼哼着,“我发誓,那老家伙的蠢脑子里面,凡是长翅膀的东西都是鸟!我可是云宝黛茜!老天作证,云宝黛茜!小马镇的首席气象飞行员!最佳飞行新秀大赛冠军!他最好趁早闭上那鸟嘴别胡说八道!”

“我在这儿的时候你还是消停会儿吧。”瑞瑞评价道,小心翼翼地用自己的茶杯里啜饮着。“本来我希望的是聊一聊坎特拉的时尚风格,而不是某只傲慢自负天马的吹嘘,或者小马镇墓地管理员神志不清的不良习惯。”

“你都还没遇见过他呢,瑞瑞!”云宝叫道,“他会说你的鬃毛看起来就像是孔雀屁股上的末端尾毛!然后提前五十年给你调整好棺材的尺码!”

“哎呀呀!”瑞瑞顿时一哆嗦,“你当然是在开玩笑的吧!小马镇怎么会雇佣这种老头子来埋葬我们的至亲至爱?”

“因为这是他最擅长的!而且他的工作很不错!”暮光叫道,“管场也许因为上了年纪有点脾气古怪,但是他这么勤劳,这点儿怪毛病也是可以谅解的啦。另外……”暮光在杯子里啜了一口,又说道,“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居,而且看起来一直都那么快乐。反正也没有谁逼着我们去墓地跟他聊天嘛。”

“那为什么不去呢?害怕你可能会学到书里学不到的东西?”

暮光僵住了,她茫然地看着瑞瑞和云宝黛茜。她们也同样惊呆了,因

为这句话并不是她们俩之中任何一位说的。

“害怕你会发现自己有一天也会和他一样老，一样被遗忘，所有你那些心爱的爱好都变成了某些陌生小马在茶会上的玩笑？”

眨了眨眼睛，暮光从椅子上转过身来。她的目光扫过满屋子面色紧张的小马们，直到她看到了一张铁青的面容。“对不起……？”

“对不起？你有什么可对不起的？”我大步流星走向她们的桌子，怒容满面。“我是说，真的吗？你真有什么可对不起的吗？！你一直沉迷在成千上万数不清的书本里，知识里。但是活生生的历史就在镇子里等着你，和你的距离就只有一场交谈。身为这么一只举世瞩目从来不会被忘掉的小马，你好像还挺简单就能把其他小马忘一边的嘛！”

“嘿！”云宝黛茜皱起了眉头，从她的座位上飞了起来。“你这家伙是谁啊？！不许对我的朋友暮暮这么说话-”

“而你呢！”我瞪着她，“你还要被奴役多久？操练多久？忍受痛苦多久才能加入闪电天马？！哪怕你心里其实很明白，实现这样一个梦想只会把你的生活变成假大空的豪华排场！你不得不放弃你所忠诚的所有亲朋好友，就只为了变成那个用尾烟画出来挂在天上的符号？！”

云宝的红眼睛眨了又眨。“我……呃……这……”

我猛地转向了瑞瑞。“还有你！时尚真的就是生活中所有的一切吗？！”

“哦，那当然了！我-”

“你有一个妹妹！她爱你！你有这么多的朋友！她们想花更多的时间陪你！你有一大堆的帅气男生！他们跪在地上求你，许诺给你最美好的浪漫夜晚！所有这么多的美好机会，值得为了一个你可能会真正扬名立万的又遥远又模糊的美梦而通通放弃吗？！放弃一切只为了让自己的名字家喻户晓，然而却没有谁真正了解她，一点儿都不了解！因为最后他们变成的只有一样东西，只剩下了那个名字！这样的小马难道还不够多吗？！”

当瑞瑞战栗着缩起了身体的时候，暮光则是一脸迷惑地歪着头皱着眉，“小姐，你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每只小马都非得有谁告诉他们才行？！为什么就没有谁睁开眼睛看看眼前，看清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不是被学来的，而是

应该去感受它！”

我开始喘不上气了。我紧紧拥抱着自己，颓然瘫坐在她们面前。

“你们，都这么美，”我说道，“你们，每一只小马，都、都这么美。生命中所有的乐趣，所有值得保留的东西，都带不过明天。它们并没有遗失在过去，一直就在这里，一直就在我们面前。可你们，你们每一只小马，全都在假装自己有更多更重要的……那些不过是墙壁，环绕在我们周围，保护你们那些愚蠢的，愚蠢的任务也好目标也好……而追求那些空想出来的幸福之路，只会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远。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就是不停下来，珍惜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珍惜你们现在的身份，珍惜你们现在是谁？要是我、我拥有你们所有的：那些温暖，那些欢乐，还有……还有……友情……”

我倾诉着，被眼泪哽得几乎上不来气儿，用蹄子使劲揉着自己的鬃毛。

“要、要是我能拥、拥有这样的友情，要是我有那个能被记住哪怕一天，我会死死抱住身边最近的小马，一辈子都不会放开。因为当这一切都逝去，当今日已经不复存在之时，这些都不在了，通通都没有了。没有了……你们、你们不明白吗？没有了……”

我抬头向她们望去，这一眼让我的呼吸顿住了。云宝黛茜一脸痛苦，瑞瑞浑身发抖，暮光闪闪已经掉了下巴。而她们面孔上最重要的神情，则是迷惑。而且并不是只有她们，整个方糖小屋此时一片寂静，所有的小马都沉默了，每张面孔上都一脸惊讶，每张面孔都对准了我，对准了这个格格不入的异常，这个诅咒。自从某个疯子在夏至日庆典的街头大吼大叫以来，我还是头一次吸引了这么多小马的关注。而我知道，这关注转瞬之间就会化为虚无，因为早在一年之前的转瞬之间，它就已经消失过了。

在沉默当中，我再一次听到了我狂奔过城镇中间亡命奔逃的微弱求救声。我的怯懦根本无济于事，花岗岩·曳步的哭泣声依然萦绕在我耳畔。我紧闭着双眼，用蹄子捂着面孔，在冰冷的旋风之中颤抖、扭曲。

我只想给他奏一曲欢快的歌，好把他带回那同样充满了欢乐的地方。可我很容易忘记，欢乐和痛苦都是一样的，只是在标尺的左右两端而已。这个尺度只能衡量我们所有因为当初没去做而永远失去了机会的事物。我在一个脆弱的老者身上，以他生命崩溃的边缘做了实验。对于一只对永

恒如此执着的独角兽而言,我似乎根本没有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也没有因此而遭受苦痛。

“我很抱歉。”我呜咽着。

“小姐,拜托。”暮光的声音满怀安慰,在我感觉简直像是剧毒。“坐下来跟我们好好聊聊吧。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

“我只是……只是……”我哽咽着,一转身,远远逃开了她向我友善地伸来的蹄子。“我真、真的很抱歉!”我狂奔出了方糖小屋,冲进了泪之海中。

我已经忘记有多少夜晚无法入眠了,更重要的是,我也失去了去数这些夜晚的心情。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窗外的星星。真想知道,太虚玄母是否也曾心怀类似的情感仰望众多星座。我想知道,她珍惜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吗?亦或是她在这个宇宙中创造万物,只是为了去寻求爱和被爱的意义?

成为一位女神,化为不朽之身,把自己从那些仅仅是爱好而非必要的东西中解脱出来,肯定是极不寻常的。难怪塞拉斯蒂娅公主会和暮光闪闪如此亲密。选择拥有一位学徒,在浩瀚的时间汪洋之中格外珍惜这渺小如尘的一滴,是充满何等爱意的体验啊。

我真的非常珍惜这个小镇的小马。我爱他们,是因为我选择去爱他们。他们会忘记我,我的记忆在他们脑海中随风而逝,就像是垂死者的最后一丝呼吸。但这并没有消除需要,需要去爱,需要被爱。需要承认我们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不仅仅表现得只是存在。

我爱着暮光闪闪,我爱着云宝黛茜和瑞瑞。更重要的是,我爱着花岗岩·曳步,尽最大努力去爱他,关怀他。我从来没有这样去爱我奶奶,甚至也从来没这样去爱我父母,但我希望能这样,用一切我无法提供给他们的方式爱着他,关怀着他。

夜色消逝,我蜷缩着身体,紧紧闭上了眼睛。本来我还以为我把自己在这天地间能流的泪水都流干了,但是随着新的一天降临,另一层新的领悟令我肝肠寸断。尽管那天在方糖小屋,那只歇斯底里的小马可能胡说八道了一通,但如果我从来没遇到过花岗岩·曳步,如果我从来没试着去和

他交朋友,那么一切都会比现在好得多。

而且,我们之间这段“关系”到底变成了什么?我对他而言根本是完全虚假的。我是绿青草·史密斯,或者是蓝燕麦,或者只是哪个护士。我不过是他那破碎记忆的混乱湍流之中偶尔实体化的媒介。不知怎么的,我还曾经希望他从中恢复某种理性和逻辑,就好像我对彗星蹄博士所期望的那样。我永远都无法和雪石膏交谈,但是我可以和花岗岩交谈。这真的就那么简单,那么自私,那么可悲吗?

我为花岗岩弹奏了一首曲子,他看到了光明。当然,我本该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的。生命在苦涩而冷酷的音符之中画上休止符不是没有原因的,八十年,这时间已经够久了,久到足以失去更多生命之中的宝藏。生活在失去了他们的阴影之中,小马们再也不用记得什么了。他们只需要安宁,需要受到尊重,需要友谊。我本该自己默默离开的,可我没有。我为他演奏了“追随雏菊”,因此而随之而来的清晰记忆,让他重新了解了小慈是如何离去的,而这只会让他更加心力憔悴。忽然之间我非常悔恨,要是我能收回当初为他演奏的曲子,专心去研究无名之谱,那该多好啊。

从我口中吐出一声轻叹。我眼睛睁开了,一翻身坐了起来。擦干眼睛,我再次凝望着窗外。

群星闪耀,距离我们是如此遥远,浩瀚而巨大。想要去参透那样的谜团对于生命而言是毁灭性,那是穷其一生也看不到尽头的使命。然而,这并没有让那些星星失去了观赏价值。要把夜空擦拭干净,只留下一片空白的天空,这很简单很方便就能做到。但要是那样的话,一切美丽的事物将会怎样?

就在此时,我醒悟了一件事。太虚玄母有一个永恒的瑕疵,她的一个错误引发了后面所有的错误。当她为她创造出遗忘领域之时,当她把她埋葬在苍穹间时,这并非勇气,也绝非高贵,只不过是怯懦而已。如果我就这么抛下花岗岩·曳步独自离去,就像她抛下她独自离去一样,那我就会变成和她一样的懦弱者。变成当初那个任凭自己的奶奶溺死在自己体液之中不管不顾的小姑娘一样的懦弱者。

这一次,没有更多的眼泪了。我真的沉入了梦乡,只不过是因为我必须得睡觉了。不然,早上的时候我还哪儿来的力气去探望他?

当我慢慢走进小房间时,曳步先生没有坐在他的椅子上。他正在床上,仰面躺着。他现在正醒着,也不知清不清醒。看起来他胸口起伏的次数比真正需要的还频繁。

我这辈子已经见过很多恐怖的东西了。我去过了那个闪电狂乱舞蹈的地方,镣铐加身的小马呜咽着吊在无尽的炼狱中摇晃。可是当我走进这房间里,勇闯遗忘领域的勇气都不够去面对昨天被我抛下的这位哭泣老者的。老天爷作证,花岗岩根本没可能记得我。但这并不重要。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重要的是我记得。我永远都记得。

“我知道您可能没觉得会有什么访客。”我说道,“可我还是想在这里待一会儿。如果您想让我走,我会的。我只是……真的很想再见到你而已。”

“再……?”他的目光缓慢地在天花板上游曳。老马在被子下蠕动着,皱巴巴的蹄子在胸前揉着。“你……你之前来过这儿吗?”

我眨了眨眼睛。他……没有把我错当成苹果杰克的奶奶。莫非他变了?在我面前的花岗岩·曳步还是不是之前那位糊涂的老头子呢?我正在交谈的这位老者是昨天那位吗?

“嗯?”他抱怨着。听到他声音里的恼怒并没有让我心烦意乱,相反,听到他声音这么有力,我感到很放心。“你还在那儿吗?猫把你舌头给叼走了?”

我微微皱着鼻子,忽然松了口气,不由得笑出了声。我走上前去,靠在椅子上,托着下巴盯着他床单下面的躯体。片刻后,我才开口:“对,我之前来过这儿。其实啊,我这周都已经在这儿待了三天了。好吧,如果算上今天的话,那就是四天了。”

“哦?”他咳嗽着,喘息着,好半天才放松下来。“来探访亲戚的?”

“不……谈不上亲戚……”我说道,瞥了他一眼。他的目光依然集中在天花板上。慢慢地,我继续往下讲。“我这周交到了一位朋友,一个我从来没想到的朋友。他的国际象棋下得非常出色,本来我还以为我的象棋水平也凑合呢,不过他可是好好给我上了一课。他也是个非常坚强的家伙,在整个艾奎斯陞亚走南闯北,看遍了各种各样的风景——非常宏伟,也非

常痛苦。多年以来他结识了很多同伴,而且……而、而且,也失去了许多。嗯……”

我清了清嗓子,调整着连帽衫的袖子。当我发现沉默依然在继续时,我鼓起勇气,继续讲了下去。

“他有孩子,他们都像他一样智慧,富有。虽然他们有时候该来却不来,可我知道他爱他们……而且他总是尽力替他们去着想。当年他为了从恶徒的魔爪中拯救纯洁的生灵而奋不顾身地前往异国他乡的时候,也是如此地爱着自己的战友。他已经走了这么远,走了这么久,而且……不管他的旅途如何持续,回家的道路都仿佛长得永远看不到尽头……他告诉我,告诉他自己,说他想回家。那时候我明白了,他不仅仅只是一个朋友,他……他……”

我咬着嘴唇。因为替他着想,我擦干了眼睛,哪怕他没有看着我也罢。

“他和我……感同身处。”我的声音在颤抖。“但是他并不知道这回事。而我明白……不,我相信,他应该知道。我觉得,他有权力重拾自我。我努力去让他回忆起一些能唤回自我的往事——那些往事,塑造了他的心灵,让他成为了一只独立自主的小马,而非一具浑浑噩噩的躯壳。我想,如果我能深入他的内心,深入他的灵魂,或许我可以发掘出一个足够大的洞,让他能看清自己的内心和过去……而且……而且找到一些快乐的事情。不管他现在身在何方也好,失去过什么也好,我只希望他能有一份快乐的回忆,只是一份快乐的回忆。”

我颤抖着,闭上了眼睛,只觉得阴影在我们周围越来越浓郁。

“实际上……”我说道,“我本来以为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但是,我其实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想去明白……而且现在依然渴望去明白……当这个疯狂的世界的一切都不再属于我,当我已经失去了所有一切的时候,那些思绪,那些回忆,也能让我获得满足和安宁。快乐的回忆,崇高的回忆,安详的回忆,光荣的回忆……因为,最后,我所拥有的……我们所拥有的,就只剩下那些回忆了。只要我们还能承担得起那些回忆,难道它们不该是有益健康的美好财富吗?”

我坐立不安,仿佛能感觉到房间里所有的灰尘。我们都是朽迈的化石,等待着岁月的召唤。我知道他已经和衰老的历程战斗过,而且如此勇敢,

坚持了这么久的时间。我自己也不打算就这么轻易认输。

“生活,是如此的特别。它是能发出声音的。但是不仅仅只是声音而已——而是美妙的交响乐。更重要的是,就算乐章再华丽也好,如果只是独奏,也难以奏出优美的旋律。你看,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是否还能有重演的机会。但是,公主保佑,我想至少保证我朋友可以。”

我朝他望去,结果我只希望没看。花岗岩·曳步的面孔像刚才一样空白。那双浑浊的眼睛依然漫无目的地在天花板上游曳。

在我的嗓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紧。下一次的呼吸变成了长叹,我把自己硬生生地从椅子上拽了起来,无精打采地凑到他的床边,轻轻拍着他的一只前蹄。

“好吧……我想我会再来探访他的。不管他原不原谅我,这其实无关紧要。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有多喜欢他的陪伴,只要……只要还记得他的声音,我就能更加尽善尽美。就算他永远不会记得我的声音也罢。”

我拖着蹄子从床边离开,穿过房中的阴影,走向出口的方向。刚刚到达门口,我听到了一声低吟。一瞬间我还以为他窒息了,惊慌地转过身来,我看着他的模样。事实证明,他只是在哼歌,至少是尽力试着哼歌。夹杂着喘息声。我几乎听不出他哼的是什么。但是几秒钟之后,我听出来了。

“‘追随雏菊’!”我惊叫道。

他咽着唾沫,在床上哼哼着。“这歌……一直在我脑袋里,就是不停……我……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紧闭双眼,咬紧了牙关。“花岗岩,对不起。我根本就不该-”

“不用道歉,小慈。”他喃喃着,“和你跳的那场舞是我今生最美好的事,炎热的沙漠都变得凉爽了。当红驰在嚷嚷的时候我都差点儿没听见他。而就在昨天-”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了。

我睁圆了眼睛,眼前这一幕简直让我惊呆了。

花岗岩的面孔既没有痛苦也没有笑容,只是充满了惊奇,仿佛一个孩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过暖心节。“整个村庄……都空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死亡。我们杀了那么多的角马……沙地都染红了。有一个士兵把午餐都吐了出来,我大肆嘲笑了他一通。其实我没打算那么残忍,只有这样,我才能忍住不哭出来。然后,我记起了‘追随雏菊’,我记起了你丝一般

柔顺的鬃毛,还有我们的舞步。就在那时候,我看到了一扇暗门。那门把你鬃毛的颜色,小慈。我指给了红驰看,于是我们一块儿冲了过去。中尉开了门,我带着长矛冲进了地窖的入口。然后……然后……”

他开始有点儿上不来气儿了。我几乎慌了神,想着要不要去叫护士来。但他却又放松了下来,耳语般轻盈的声音继续流露。

“里面,足足有一百多只,简直是一片斑纹的海洋。有孩子,也有父母,那么多家庭都互相偎依在一起。他们还以为我们是角马,他们用沙漠的语言哭泣。我们把门开得更宽敞了,然后他们才看清了我们,我们也看清了他们。我们本来还以为整个村庄的斑马都死了,可他们都还活着,就像生下来的那天一样,都活得好好的……”

花岗岩哆嗦了。他抬起一只蹄子,满脸老泪横流。但这次完全不一样,他是在笑。

“我们让他们出来了,他们并没有要吃的或者喝的,只是拥抱了我们。他们哭泣着拥抱了我们,甚至还亲吻了我们。这就是我是怎么知道的,小慈。这就是我为什么知道这一切都值得。这场可怕的战争,角马的暴乱,我抱着蓝燕麦,听他哭着喊妈妈,看着他慢慢停止了呼吸……为了能发现这么美丽的结果,发现这么多的生命,为了把他们解救出生天,这一切全都值了。没有什么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全都值了。然而,当我想起你的时候,你的美丽和温柔是什么也比不上的,小慈。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在一起跳舞的。”

他哭起来了,声音很轻,几乎细不可闻。但这次,这哭泣并非独奏。我虚弱地靠在他的门框上,泪流满面,却同时远在几里之外分享着他的微笑。

“你应该去找她,花岗岩。”我轻声说道,几乎泣不成声。“你应该去找她,和她一块儿跳舞。”

“就是这样……”他喃喃着,脸上的皱纹变成了温暖湿润的酒窝,那微笑几乎照亮了整个房间。“我想我已经跳了舞,那是多么精彩的一场舞啊……”

我慢慢地呼出一口气,感觉就好像浑身的重量都消失了。“我明天再来探望您怎么样,曳步先生?您能跟我讲讲所有的一切吗?”

“好啊……”他慢慢地点着头,还在吸溜着鼻子。“我……我想我很乐

意。”咽了口唾沫,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这是我来到这里之后,他第一次真正看到了我。“只要……只要你不是太忙着拜访你在这儿的那个朋友的话。”

我笑了出来,擦干了眼睛,朝他笑着。“不,我不会太忙的。这个我可以向您保证……”

他再一次仰面朝天,凝望着天花板。他的头前后微微晃着,呼吸合着“追随雏菊”的节拍。我则是做了歌词要求我做的事,只发现明朗的阳光照耀在我的头顶。

第二天早上比平时更亮,很奇怪,没有往常弥漫的雾气。整整一夜,我都在苦读彗星蹄的笔记,并且把它和我的日记作比较。真想知道……如果半月影活得更久,那么雪石膏最后还会陷入同样的疯狂和绝望吗?他的疯狂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吗?如果他选择集中精力专心于他和他妻子共同创作的那首美妙的歌曲,而不是痴迷于夜曲,他能给我一张更强大的地图吗?

我终于明白如何才能不沦落到他的结局了。痴迷于遗忘领域的生活只会让自己也沦入遗忘和虚无。她的生活本身就是为了遗忘而毫无声息的。我有机会,也有天赋,选择其他的方向。把所有的悲伤和凄凉都归罪于她的诅咒,那不是借口。毕竟,如果曳步先生都能找到足以让他笑起来的东西,那我也一样可以。

带着这种想法,我悠闲地朝他的家走去。一路上,我看到萝卜尖拖着她的货车,我看到蹄小姐从空中飞过,邮包沮丧地挂在身边。然后,我看到了一些让我当场僵住的东西。

那是曳步先生房间的窗口。从外面,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的窗帘不见了。

没过三秒钟,我已经冲了进去,一个滑步在他宿舍的门口刹住了车。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空白的墙壁,心里只觉得好像天翻地覆。我目所能及之处尽是空白一片,越来越多的颤抖顺着我的脊椎滚落下来。我看到一张空床上放着几个箱子,里面装满了牌匾,相框,还有折叠的棋盘。

蹄声在我身后停了下来。“我……我能帮你什么吗,小姐?”

我转过身来,一时间有点儿上不来气儿。玻璃耀护士担心地看着我,我看到她眼中蕴含着什么,不知何故,就和我身后的房间一样空洞。抬头望着门上的号码,我咽了口唾沫,悲伤地注视着她。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她朝房间里瞥了一眼,静静地叹了口气,然后重新迎上了我的视线。“昨天午后接近傍晚时分的事了。他中风了,这也不是头一遭,但这次是在他睡着的时候。真抱歉你是这么知道这消息的,你和曳步先生有关系吗?”

“我……”我的视线在房间里四处漂移。我咬着嘴唇,用蹄子揉着鬃毛,只觉得一阵寒意从我身上扫过,仿佛熟悉的拥抱。“这里……现在变得好空啊……”

玻璃耀护士慢慢点点头。“十二房已经拥挤了好久了。现在曳步先生的家庭合约已经作废,不再拥有这房间了。所以很快,十二房的某位住户就会搬到这里来。那个可怜的老先生啊,他等了这么久才能拥有这样的小窝。不过直到现在,还没有谁能租得起这些宿舍,除了曳步先生的亲戚们。”

“我……我知道了……”

她同情地看了我一眼。“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亲爱的?你要跟主管谈话吗?”

“不用了,我没事。我只是……”我叹了口气,使劲眨眨眼睛,扭头面对她。“嗯……也许你的确能帮我个忙。”

“嗯,请说?”

“请告诉我,嗯……”我扭着身体,“他接下来会怎么样?”

两天之后,我再一次站在他的名字前。“花岗岩·曳步”,现在这墓碑已经被补齐了完整的生辰日期。大理石上依然能看出雕刻的线条。“918—1001”。然后,刻在抛光的时间下面的,是一行单调而孤独的文字。“慈父,士兵,商家。”

我重重地喘着气,此刻,我正站在小马镇公墓,凝视着面前这堆新鲜的黄土。下面埋葬着那位曾经和我下过国际象棋的灵魂。我的头微微一斜,仔细观看着他旁边那座坟墓:“慈祥·真银 922—988 爱妻,慈

母, 护士。”

“好吧, 曳步先生。”我低声说道, “这简直就像是一场舞蹈。毕竟, 你们俩是那么亲密。”

一阵轻风吹过田野, 让我的鬃毛在阳光下卷起了涟漪。冷硬的石头一动不动地矗立着, 塞拉斯蒂娅作证, 他们永远都不会动了。

我知道有一处遗忘领域。我知道唤夜者就在什么地方。但突然之间, 这些对我都不重要了。我还活着。我心中萌生出了一种冲动, 找遍整个大陆, 去找回半月影和雪石膏的尸骨, 只为了把他们一同埋葬, 让他们长眠在安详之中, 就像我面前的花岗岩和小慈。

“哦!” 有个声音在我背后叫了起来, 打断了我肃穆的凝思。“露娜在上啊, 我都没看见你在这儿!” 那位老马笑了起来。“对不起, 是葬礼什么的吗?”

我转过身, 发现面前是一个有点儿脏兮兮的老头子。鞍包上还挂着一把铁锹。他拖着一辆装满了鲜花的小车, 在坟前停了下来, 用那双沉闷的灰色眼睛盯着我看。

“嗯……管场先生?” 我问道。

“哎呀, 没错! 哈哈, 我就叫这名儿!” 他推了推一顶滑稽的大帽子, 咧着嘴笑了起来。“我们之前见过吗, 阿亲?”

“我……”我瞅了一眼墓碑, 又看着他。“可能没有吧。嗯……”我清嗓子问道, “我听说过你吗?”

“我不晓得, 有吗?”

“这……这座坟, 没办过葬礼吗?” 我问道。

“据我所知是没有。”他耸耸肩。“埋葬这位可怜的老先生的是我自己, 棺材简直轻得像羽毛, 唉, 上面还写着他不是天马呢。呵呵呵-”他睁大了眼睛, 急忙捂住了嘴。“哦, 真是抱歉啊! 你来这儿是为了祭奠他的, 对吧? 唉, 我这瞎说八道的, 简直就是只大嘴巴鸚鵡-”

“不, 不用这样, 管场先生。没关系的。”我微微一笑, “我不是他的亲戚。不过……我……”我咬着嘴唇, 再一次痛苦地望着坟墓。“我的确认识他, 而且……而且他连个葬礼都没有, 也真让我心痛。”

“哦, 我自己就觉得挺纳闷儿的。这块坟地和墓碑可老贵了! 这老伙

计是个大角色之类的吗？”

“可不只是个大角色，”我低声说道，“他对小马镇的奠基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还是一位勇敢坚强的士兵，他-”

“嘿，听起来他们该请你来致辞哀悼他。”管场说道，“嗯……假如他们本来会举行葬礼的话。”

我慢慢地抬头凝视着他，严肃地点点头。“是。致辞，哀悼。”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我……我想我可以。”我低声说。

“咳咳。”他站直了身体，礼貌地摘下帽子。

我转身肃立，面向坟墓，花了几秒钟时间酝酿。然后我开始吟诵，“花岗岩·曳步，是一位无私的小马。一位勇敢的小马。他在生活之中去寻找自我，虽然他看过了全世界最丑恶最恐怖的景象，但这些东西从未让他退缩和驻足。他将无数陌生的斑马从痛苦和死亡之中解救了出来。他也遇到了宝贵的同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捍卫在他身边。还有绿青草·史密斯、红驰，脏钱这样的小马，他珍惜他们，爱着他们每一位，就像爱自己的孩子许愿步和小花岗岩一样。在他熟识的众多小马之中，还有他的挚爱，最温柔美丽的妻子，慈祥·真银。他为小慈在心中保留了一块圣地，安宁而平静。当他的晚年，自己的回忆已经化作了混乱的风暴之时，最贴近的记忆依然保留给了她，就像园丁在悉心照料花园一般-”

我的呼吸忽然被打断了，突如其来的酷寒让我一时间不知所措。眼看着口中吐出的白气，听着嘶哑的嗓音在我背后咕哝，直到这声音化作一声惊呼。

“哦！露娜在上啊，我都没看见你在这儿！”管场老先生笑了起来。“对不起，小姐，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我凝视着他。嘴唇颤抖着。我闭上眼睛，把一声痛苦的叹息咽了下去。“我……”沉重地叹了口气，我悲伤地望着坟墓。“我只是想知道……”

“想知道？”他挠了挠头。“想知道什么，亲爱的？”

“石头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喃喃着。最后一次看着花岗岩的名字，我转身面向管场。“这里真是个美丽的地方，”我说道，“请让这、这美丽，继续保持下去吧。”

管场眯起了眼睛,温和地笑了。“哦,这个你就交给我吧,亲爱的。用不着担心。”

“担心也没有意义。”我说道,凝视着墓地上方的天空。一切都那么灰暗而凄凉,仿佛响彻着雷声和锁链铿锵的遗忘领域。“有时候,本来就什么意义也没有。”

然后,我离去了。

球瓶被撞翻的声音响彻了球道。

“哇哈哈!”云宝黛茜挥舞着前蹄。“连续四次大满贯!”她嬉皮笑脸地飞在苹果杰克面前,向后倒退着,直到和她脸对脸。“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苹果杰克不得不给了她一头槌,才把视野清理开。“笑个够吧,你个自大狂! 早晚咱要让你威风扫地,拿你那傻笑脸擦地板。”

“然后那地板就会-”云宝黛茜用蹄子挤着脸蛋,装模作样地喳喳叫着。“‘哦! 我刚刚吻了云宝黛茜! 我现在说不定能变成天花板啦!’”

“这局才刚刚开始呢!”苹果杰克哼了一声,“鸡蛋没开始孵之前谁也不知道能出多少鸡仔! 咱分分钟就追上你!”

“哦,就跟你上个礼拜那样?还追上呢!”

“哦,闭嘴吧你!”苹果杰克拧转身体,咬牙切齿,重重地把球向球道踢了出去。“着!”

“放轻松,苹果杰克,亲爱的。”瑞瑞坐在自己座位上说道,用蹄镡慢条斯理地修理着自己的蹄子。“这么野蛮的速度,小心伤到你那无价之宝的踢苹果专用后腿哦。”

“你还好意思说!”坐在记分牌旁边的暮光抱怨道,她抄着前腿,冲瑞瑞皱着眉头。“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连续两周都拒绝打保龄球!”

“十分抱歉,可我是一位淑女,可不能像那些平常的大老粗一样乱扔重东西!”瑞瑞摇晃着她精致的蹄子,“明天早上,我需要保养好每一分的灵巧与优雅,好为宝蓝莎莎制作一件礼裙。要是我头一天晚上干了什么粗糙事把我充满艺术气息的蹄子给毁了,那我永远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没关系,瑞瑞,”小蝶微笑着,脸颊泛着玫瑰色的红晕。“你能来陪我

们,我们就很高兴了。”

“哎呀,谢谢你,小蝶。”瑞瑞优雅地闭着眼睛微笑,然后颇有些傲慢地抿起了嘴唇。“至少还是有些小马能理解这小小聚会的内涵的。”

“噉!”暮光算是完全放弃了,一脸扎在记分牌上。“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给你开一条球道的……”

萍琪派蹦了出来。“那有什么?我们就不能让苹果杰克同时打两条球道吗?这样一来她就应该能赶上小黛茜啦!”

“噗……哈哈哈哈哈!”云宝黛茜的爆笑声响彻大家的头顶。

“别瞎撺掇她,萍琪!”苹果杰克吼道,“咱用不着任何小马来帮忙!”

“跟你刚刚剩下的那五个瓶子说去吧,你个干草垛!”

“好你个……!”

“姑娘们!我们是应该放松的!”暮光叫道,“萍琪,为什么你不在剩下的比赛里来个两局呢?至少别再像上周那样往街机篮球框里砸保龄球了。”

“哦!我有了个更好的主意!”萍琪一溜烟蹿过球场,直挺挺地立到了我的桌子前面。“嘿,你!你想不想参加一场又闹腾又帅气又能扔重重的球而且还能顺便抱怨的保龄球比赛呀?”

此刻,我正迷失在自己沉寂的世界中。眨了眨眼睛,我从面前那本假装在看的笔记上抬起头来,盯着萍琪派。“咦?……球?”

“我保证一定会非常非常好玩的!”萍琪咧着嘴,牙齿都在冒白光了。“甚至还能惹得一只戴帽子的小马大发雷霆!”

“你在那儿扯什么犊子呢?!”

“安静啦,苹果杰克!”萍琪毫不客气地吼回去,“我正在努力说服一位完美的陌生背景小马加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情节场景之中呢!”

“哦天呐,萍琪……”当瑞瑞和小蝶无奈地小声咯咯笑的时候,暮暮已经在用蹄子捂脸了。

“谢谢,可……嗯……”我在椅子上犯难地扭着,“我也不是真的很会玩保龄球。我只是在这儿……”

说到这里我就顿住了。我面前光滑的桌面上,一盏灯的反光正映在上面,那光芒……就像花岗岩的墓碑一样冰冷。我开始怀疑了,我知道自己

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吗?或者……我就非得那么明白吗?抬起头望去,正好迎上萍琪的蓝眼睛,那双大大的蓝眼睛生机勃勃,充满温暖,在里面蕴含的是满满的“当下”在舞蹈。在她身后,还有好几只五颜六色的小马。她们都在注视着我,都那么年轻,美丽,真实。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就像是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在向我打招呼。而现在,该是我回答她们的时候了。

“实际上……行啊。”我温柔地笑了。“我……我想,和你们一块儿玩个几局挺不错的。”

“真的吗?”暮光闪闪有点意外地斜着眼睛注视着我。

“哇呼!”萍琪派蹦蹦跳跳的身影占据了整个视野。“猜猜看如何,姑娘们!我们的圣代里面要加一碟子薄荷啦!快来参加保龄球大赛啦!”

于是我就照着做了。当我步入她们的圈子时,还稍微脸红了一下。我意识到自己过去从来没这么做过。在这个小镇里,在寒冷之中挣扎了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试过同时出现在暮光和她所有的好朋友们面前。这感觉实在是太温暖了,简直不像是真的,正因此,它也决不会成真。但是,现在这对我而言已经无关紧要了。我所在乎的就只有温暖,正在让我一同分享的这份温暖……哪怕是这么微不足道的短暂时刻也好。

“欢迎来参加派对,甜心。”苹果杰克爽朗地笑着。

“对,不过别以为你能赢得了我!”云宝黛茜傲慢地瞟了我一眼。

“我喜欢你的鬃毛。”小蝶轻声呢喃。“它真的好亮泽。”

“谢、谢谢你。”我紧张地回答道。

“不过你这身行头看起来可真是有点儿破了。”面带优雅笑容的瑞瑞补充道。“也许我这样的裁缝能有这份荣幸来让你焕然一新。”

“呃……我不知道呢。我都没想到会跟其他小马一块儿玩。”我咽了口唾沫,笑了起来。“其实我家里还有件非常非常漂亮的红毛衣……”

“你住在小马镇?”暮暮吃惊地笑了,“太棒了!那你有没有去过图书馆?”

“哦……”我挠着后脑勺,笑得十分尴尬。“去过几次吧……”

“我希望至少能有斯派克在那儿能帮上你点儿忙。最近好多事情都拖延的不行,我都没时间像我原来想要的那样当一名全职图书管理员了。”

“是啊。”我点点头。“这一年可真是够疯狂的,不是吗?”

“嗯哼!”六只小马立刻齐声回应,整齐得就像是在合唱。紧随其后的一阵响亮的咯咯笑声,连我都加入了。我的声音感觉有些不合调,不过基本上无关紧要。

“暮暮,该你啦!”苹果杰克朝她挥挥蹄子。

“哦!好吧……呃……那开始啦!”她朝着发球机走去。“谁能帮我给记个分吗?”

“萍琪?”瑞瑞问道。

“唔唔呜!”萍琪回答道,满嘴都是爆米花。“唔唔喂唔噢唔唔呼唔!”

“唉,讲究点儿礼仪好吗,亲爱的!”

“嗯……”我咽了口唾沫,拖着蹄子走到记分牌旁边找了个座位。“我来吧,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你确定吗?”小蝶问道,“你是我们的来客啊。”

“相信我吧。”我说着,盯着记分牌上的列表,把铅笔从桌子上飘了过来。“这是我的荣幸。”

“那成,你说了算。”苹果杰克说道,压了压帽檐,看着暮暮把她的球扔到了球道上。“没准儿萍琪派一会儿把她那堆垃圾食品像贪食精灵那样一口吞个精光的时候,她还能分你点儿剩下的舔盐啥的。”

“嘿,那也真……”刚说到这里,我就僵住了。安魂曲的音律响在我耳畔,就像遥远的葬礼上奏响了挽歌。“嗯……”

“你没事吧?”小蝶关心地问道。

“呃……”我低头看着计分表。在表格外面,我偷偷地用铅笔潦草地写了“贪食精灵”四个小字。刚写完,它们就亮起了深邃的红光。“是啊。”我饶有兴致地深吸了一口气,“一切都好……”抬起头来望着她们,我没有感觉到半分寒意。“所有的一切都好。”我笑了。

“嗯,很高兴认识你,这位……”

“心弦。”我说道,眼看着暮光打了下半局,击倒了最后一个瓶子给自己来了个满贯。“不过你们可以叫我天琴。”

“你住在小马镇有多久了呢,天琴?”小蝶问道。

“哦……这儿不算是我真正的家,”我说着,再次盯着“贪食精灵”这

个词儿。我并不像彗星蹄那样拥有唤夜者。但是如果你没找到门,那有钥匙也没什么用。“不过,我开始觉得,我很快就能到那里去了。”

暮暮小跑回来,长出了一口气。“呼……! 好吧,那,分数呢?”

我在她的框框里画了一条线。

“我看,某只小马要开始奋起直追了。”

我自己一直都在等待着重演的良机,都等了很久很久了。

但是,如果开头没有嘹亮的强音来个亮相,重演是没法顺利进行的。

X I I I : 胜于感触

亲爱的日记本,

直到无私之心彻底违背了自己的本性之前,一只小马能有多无私呢? 只为了一个愿景而牺牲了生命中一切的时候,我们总是那么崇高吗?且不管诅咒与否,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时间都不是永恒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该对自己稍微放纵一点儿?让自己能快乐一点儿?也是为了更好地去欣赏和理解痛苦?

我这一辈子都在用哲学方法来处理事物。这是不可否认的。有时候我甚至能迷失在不能自己的客观分析和傲慢自负的思维之中。但是,有一阵子,哲学不再是一种帮助了,而是变成了拐杖。

会不会我把哲学当成了让自己远离真正痛苦的屏障呢?它可以让我忘却在我心中注满恐惧,让我想起自己有多么孤独的痛苦吗?毕竟,要解决这些麻烦可远不只是玩弄文字游戏而已。

我想,我一直都有音乐可以依靠。当言语无能为力之时,音乐能弥补我的不足。它做到了一些哲学做不到的事情,为此,我欠下音乐先生更多的情面了。

是它,给了我感触的许可。

冰霜的长廊,一排排的小马,并肩而行,哀痛万分。那些矢车菊一样蓝的眼睛在抽搐。今天有葬礼,每天都有葬礼。泪水,诗

歌，信件，从未收到。钟声敲响，覆盖着冰霜的城市。这不是她的战争，但是他们却在她的阴影下种下花朵。放眼望去，只有荆棘。无名之谱的歌词，字里行间回响着惨叫声。我听到了，你的哭泣声就萦绕在某处。我必须去找到你，我爱你，我崇拜你。她崇拜她的挚爱。她崇拜她的挚爱。她崇拜她的挚爱。

无论我走到哪里，战争都刺戳着我。我在结霜的鹅卵石上滑行而走，我必须作曲，去到那谁也听不到我的地方，就连她也不行。漆黑的金属啃噬着我的皮肤，琴弦不会断裂。我的蹄子鲜血淋漓，早在几个钟头之前，我的角已不再共鸣。每一次我穿透魔法屏障，我都看到她的眼睛。她正在追赶我，她正在追上我。我必须抢先找到你，抢在她找到我之前找到你，也许我能分散她的注意力，也许我或许能找到她的挚爱。也许要是我和灭世者会面，说不定他能帮助我处理孤寂的挽歌。也许我的角到时候就能为我活动起来了，我一直都怕它反倒是替她动起来。

冰，无处不在。我身上的毛发正纷纷脱落，在我身后形成了一条浅灰色的轨迹。在我身后的池塘里，有个老头子正在盯着我看。我会变成那样子吗？我一直都讨厌光，甚至是现在，它都出卖了我，迷惑着我。也许我闭上眼睛，你就会在那里。我可以凑到你身边，亲吻你的耳朵，就像你一直爱玩弄我的耳朵那样。等完结之际，我希望你能听这首交响乐。我会揭开它的秘密，那时候我也会找到你。我们俩在一起，会把这夜曲变成美好的存在。我们将再一次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不会，可我们会。因为你是我的挚爱，我永远不会像她抛弃他那样抛弃你。

更多荆棘，琴弦穿梭在它们之中，不会断裂。卫兵们在朝我吼叫，是什么“日间筛查”之类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光明和荣耀全都见了鬼。一切都是黑暗，除了短暂飞溅的零星火光。姐妹之争，坠落之星，他们将以正义之怒摧毁群星。她会在她们离开的时候崛起，让黑夜织满了锁链吗？我必须阻止这一切，我必须在黑夜降临前带来黎明。悖论就是答案就是一首歌。琴弦依然不会断裂，我蹄上鲜血淋漓。我爱你。再多等我一下，不要听她

的，她崇拜她的挚爱，她放逐了她的挚爱。她崇拜她的挚爱，她放逐了她的挚爱。她崇拜她的挚爱，她放逐了她的挚爱。她崇拜她的挚爱，她放逐了她的挚爱。她崇拜她的挚爱，她放逐了她的……

不行了,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深深地叹了口气,我蜷缩在小床的中间,沐浴在窗口透射进来的午后阳光之中,用蹄子揉了揉酸痛不已的眼睛。这么多蓝色的字体简直是太痛苦了。

最近一次研究,我只勉强逼着自己读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在彗星蹄博士那杂乱无章的文字中陷得越来越深,也越来越难以在那些神奇的发光文字上集中精力。接下来的四页上就只潦草地写着“她崇拜她的挚爱,她放逐了她的挚爱。”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什么忙也帮不上。不过这些文字上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某个字母被换成了另一个字母,单词重新排列或者上下颠倒。等等等等。这模式根本毫无意义,不过毕竟还是一种模式,值得我绞尽脑汁去观察。在彗星蹄的笔记之中,超过四分之三的篇章都充斥着这样根本不知所云的杂乱记录,随着蓝色文字的章节继续展开,变得愈发莫名其妙。我都觉得好像把这些长得荒唐的东西给看完可能就是我的目标了,不然我还能干什么?

不管彗星蹄在他这些疯狂的努力之中可能透露出了什么真相,我都不顾一切地想去参透它们。但是,不管我有多刻苦地研读他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那个我玩了命在找的单词就是找也找不到。我一次都没看到过“贪食精灵”这个词,每一个在我眼前闪着诡异洋红色光芒的词我都读遍了。随着颜色褪去,我就再次演奏“暮光安魂曲”好能让它们再度保持稳定。每次出现那种禁忌的颜色时,内容都只是以下四种内容之一:她,夜曲的“谱写”,遗忘领域,要么就是梦魇之月崛起之后在塞拉斯蒂娅公主作战室发生的那场大爆炸。

我觉得,我慢慢地变成彗星蹄那样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毕竟,他的笔稿乃是我关于无名之谱的圣经。多亏了他的记录,我才知道了“苍穹之夜曲”的事情,才知道了最后两首挽歌……好吧,至少是比我自己发现的要多。我还发现了唤夜者的命运:这神器一直留在了彗星蹄博士那里,直到他咽气的那天。但是当他迷失在时间与遗忘的诅咒中之后,那神器又怎么

样了呢？

我不确定，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彗星蹄的著作……不管读得多彻底也好，读得多仔细也好，究竟能不能让我真正理解彗星蹄的命运呢？我只不过是一只普通的小马，算不上是破解什么充满疯狂呓语的古代秘典的专家。不知道彗星蹄是不是故意用这些颠三倒四含混不清的文字来掩盖他真正的记录。要是我的妄想程度到了亲眼见证自己爱侣的尸体之后依然相信她还活在世上，那么也许我会干些鲁莽的事情出来，对天发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会守护着唤夜者，让它的命运和下落永远是个秘密。还好，算我走运。这件永恒的乐器就藏在坎特拉皇城的某处，一直静静地在那里放了将近一千年，躲开了几十代小马的视线。毕竟，彗星蹄还能把这乐器藏在哪儿呢？只有他自己的坟墓了——而且很可能，是一座无名之墓。

沮丧可真是件容易事。如果我想完整地演奏夜曲，并且解开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真相，那么唤夜者是我能想到的唯一钥匙。现在我简直都没法在这本日记上再下笔了，因为我知道，只要往回翻个十页，我就能看到自己亲笔写下的那些篇幅当中有文字泛着红色光芒。为了保护遗忘领域的秘密，我不知不觉对自己撒了谎，写下了那些红光闪闪的文字。我真想知道在我演奏了《苍穹之夜曲》之后的第一天夜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啊。还有贪食精灵肆虐的那一周，塞拉斯蒂娅公主造访小马镇的时候又真正发生了什么事。

贪食精灵。他们真的存在吗？他们真的是虚构出来的吗？思考这些问题本身就怪得难以置信了。就好像告诉自己说，松鼠并不存在，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蓝谷这个地方，或者是肺脏并非呼吸用的器官。但现在什么都可以去怀疑了。有了这层知识做保底，我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所在的这个世界层面上的所有一切，都能被一位被遗忘的天角兽女神所虚构和编造出来。我开始发现自己正开始做一些怪事，诡异而愚蠢，只有彗星蹄博士才可能去做的怪事。比如半夜突然醒过来演奏《暮光安魂曲》，然后再往纸上乱写一大段文字，看它们会不会立刻亮起红色光芒等等。实际上，写这篇日记花了平时两倍的时间。因为我现在几乎是每写完一段都会停下来，习惯性地执行这种近乎偏执的检查行动。

贪食精灵,它们到底是什么?它们是讨厌的小虫子,可它们又不可能是昆虫。昆虫应该拥有头部,胸部和腹部。而贪食精灵就只是个脑袋,同时也是它们的身体。本质上来说,它们是一个长了翅膀又有脸的毛团。小马到底要怎么给这样的东西分类?

可是,我一直都记得它们。不,这么说不对。我一直都知道它们,可我从没亲眼见到过贪食精灵,一直也没有——直到小马镇发生了那次可怕的灾难。不过,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从我还是个小幼驹起就知道贪食精灵,一直到长大成年都知道。或者,也许……我只是以为我一直都知道贪食精灵?想想谎言已经渗入了我的脑子,真有些毛骨悚然。从钻进我脑子的那一刻,它就让我相信了一种彻底的谬论,这谬论关系到我的过去,或者正在发生的现实,而且简直荒唐透顶。

当然了,我并不孤单。在镇上的每一只小马都相信贪食精灵。甚至还有句话流传已久,据说是老奶奶的一句老话:“别喂贪食精灵。”这句谚语和时间本身一样古老……可能吧?实际上,这句话有记录吗?小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知道这话的意思吗?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些看起来很古老但其实真实存在还不到一年的东西?另外,贪食精灵的存在到底掩盖了什么?

光是思考这些就已经害得我脑袋疼死了,继续书写关于这个话题的文字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时候,什么动静却分散了我的注意力,那天我开始阅读彗星蹄那些乱七八糟的文字时,也是它打扰了我的集中。

这是一种抓挠的噪音,从前门一直传到了屋里。这声音没吓到我,实际上还让我心跳加快了,甚至露出了有些兴奋的笑容。我一听到这声音,就跳下了床,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行动。抓起了一个装满了鱼肉块的袋子,我把其中几块倒进了一个木头碗里。然后,像是一只偷偷追踪猎物的土狼,我蹑着蹄子溜到了门边。先舔了舔嘴唇,我转动了门把,用魔法,以一种缓慢的方式把门拉开。

一瞬间,午后的阳光透进了门缝里。有个小小的影子僵在了原地,瞪大了那双立瞳的琥珀色眼睛。它背毛耸立,微微弓起了后背。但是几秒钟之后,它就平静了下来,九月的凉风似乎吹得那身橙色的毛皮都缩起来了。

“哎呀,你好呀,彗星,”我亲切地笑着。对,我就是这么叫它的,这名字

正是来自已故的彗星蹄博士。“今天你来的比往常早啊,是不是夜生活有点儿孤单了,嗯?”

猫咪依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我,就像一尊雕像,好奇地抖着耳朵。外面摆放的盘子大部分都空了,不过倒不是因为他食量有多大。这天早上我就只放了一点点东西而已,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想要吃的话,我这儿还有更多哦。”我说道,向前迈了一步,把碗轻轻推向门前。“应该和其他东西一样……呃……更多肉质。”我特别点评道。

“彗星”看了看我的碗,又看看我,然后再看看那碗。沉思了几秒钟之后,他缩了回去,回到了已经在面前的盘子上,继续开始啃那些剩下的零碎。

我叹了口气,坐在地上,下巴枕在右蹄子上。“这儿可是有个挤满了小马的镇子,他们一看到我这样彻底的陌生来客,都喜欢跟我放开了聊天。可是你,连喵都不喵我一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之所以我没写太多关于彗星的事,是有原因的。至少可以说,这几个礼拜我都非常刻苦,至少可以这么说吧。学习挽歌第八乐章,为遗忘领域做记录,以及研读彗星蹄博士的笔记,我实在是没多少空闲去关注生活之中那些不怎么重要的方面了。或许和花岗岩·曳步老先生在一块儿过了整整一个礼拜,这多少也改变了我。让我坐下来重新反思了哪些该写进这日记里,又有哪些不该写进来。很明显,我能承担得起的东西很少,而能写的甚至就更少了。

彗星首次出现在我小屋附近,那还是在七月份,是在小马镇第二次夏至日庆典活动之后不久的事了。我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饲主。我只知道有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小屋门外就有一只可爱的橙色虎斑猫在转悠,寻找老鼠和蜥蜴觅食。一开始我没有去理会他,他是一只小动物——对,不过,依然还是活物。所以我没期待过他能比这附近的小马们更能注意到我的存在。但是,尽管我不去理会他,可我内心依然很难忽略他。

所以,这一切就从留下满满一盘子清水开始了。我会去小镇里,回来会发现盘子里的水在太阳把它蒸发干之前就全都不见了。我一直重复着这个过程,有一天专门留在家里“蹲守”。果不其然,清晨时分,我看到那只

猫咪从附近的树篱中钻出来,迫不及待地把准备好的饮品一口气喝干净。又这么重复了几天,然后我意识到,我这个东道主应该更体面一点,于是就往水里又添了些食物。适应这个小小的献祭,猫咪可是花了点儿时间。不过没过多久他就把剩下的东西也享用了。

这是最近常有的事,在我看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只猫对我或者这小屋有什么回忆。猫只知道在森林这边有免费大餐能吃,于是就一直回来吃东西,就只是这样而已。无论如何,在这反反复复的造访之中,至少还有个生灵从中受益,这倒是不可否认的。

“我觉得你恐怕不会是来这里找苹果杰克的,对吧?”我朝着猫咪喃喃道,调整了一下连帽衫的袖子,坐在门廊前面注视着他蜷缩的身体。“她最近整天都在工作,忙着收获她们家最新的一批苹果。唉,忙着赶上期限的最后一秒,她心情可是有点儿差。尽管如此,她还是对小动物挺有一套的。我敢肯定要是她碰见了你,肯定会精神起来的。”我笑了,“唉,说不定她甚至能给你个像样的家呢,你也用不着再这么流浪了。你可以住在香甜苹果园里,怎么样啊,喜欢吗?”

彗星甚至瞅都没瞅我一眼。他一个劲儿地在餐盘里翻腾,那条尾巴在阳光下在身体后面扭来扭去,就像是……嗯……橙色的彗尾。

“你就住在这森林里,对吧?”我凝望着他后面的茂密丛林,继续漫无边际地喃喃着。“我觉得你应该不会碰见过贪食精灵,对吧?它们看起来那么小,那么可爱,那么软绵绵的,你这样的猫咪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撕成碎片,是吗?”

沉默,透过门口传来的只有蜜蜂的嗡嗡声和寒蝉的鸣泣。

我叹着气,用蹄子揉着鬃毛。“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彗星。就算是我发现了贪食精灵的真相,那又该怎么办呢?我没有唤夜者,我甚至都不知道整部夜曲。”一丝寒意涌过我的身体,我颤抖着抱住了自己,牙齿在打颤。“嗯……我想……其实我只是在害怕……害怕要是我研究得太努力,如果我要是全身心地研究……那我就发疯,像……像是和你同名的那只小马……”

忽然我听到了咔哒一声。不,不只是咔哒一声。有什么温暖的东西从我身上蹭了过去。

眨了眨眼睛,我低下头,只看见彗星正在惬意地咕噜着。他已经越过了门槛,正在小屋的地上伸着懒腰。外面的盘子空了,猫咪在我的可爱标记上磨蹭了一会儿之后,跳到了满载着食物的木碗前,开始细细筛选里面的新鲜美味。

我笑了笑,然后咬着嘴唇,紧张地把蹄子伸了过去。当我轻轻摸上了彗星的后背时,只觉得他的毛皮微微有些抽搐,但并没有躲开。慢慢地,我抚摸着 he 光滑的橙色毛皮。当我继续轻柔地抚摸他的时候,他的尾巴绕过来卷在我的蹄子上,在空中舒服地弹着。

“嗯……”我叹息着,自从首次接触以来,我脸上还是头一次微微有些发红,“我猜……迷失了神志还不算是太糟糕吧。只要我的心灵依然有个稳固的锚点就好,嗯?”

从他咕噜的身体中传来一点细小的颤音。他依然在大快朵颐,但是也没有躲开这个古怪的陌生小马。这么一个最简单的动作,足足花了我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绷紧了面孔,只觉得四肢涌过了一股新生的力量。“那我还呆在这儿干什么呢?”

“而我不是说保龄球有什么问题!”暮光闪闪打开她图书馆的门时,云宝黛茜大声叫道。她们两个走进了宽敞的树屋里。“这周末我再努力一把,可我不想再发生上回那些蹩脚的破事儿!我们打保龄球可不是都只是为了休闲的,你懂的!”

“我都跟你讲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暮光闪闪大叫道,她把鞍包从身上扯下来,放到了桌面上。“通常我记分的时候要表现出色多了!”

“你足足把一半场次的分数都给丢了没记!”云宝黛茜的脸黑得像锅底。她飘在天花板下面,怒气冲冲地瞪着眼睛抄着前蹄。“要说有什么是我比胜利还要喜欢的,那就是当面打苹果杰克的臭脸了!结果你可倒好!话说回来你到底怎么会看丢了那么大片计分板的?!”

“我知道,这可不像是我!”暮光唉声叹气,脑袋沮丧地耷拉着。“可能我真是脑子里想事想太多了。我本来一直想着给公主写封报告书的,而且……好吧,你也知道我有多容易分心。”她摇摇头,穿过了图书馆大厅。“

我发誓,感觉就好像全世界都在给我找麻烦-”她碰到了我的椅子,跌跌撞撞地后退了几步。“哦……”那双紫色的大眼睛可爱地眨巴着,“呃……嗨,你好呀。”

“你也好。”我笑眯眯地回答。瞥了她一眼,我把蹄子从面前桌面上几本科学年历的厚书上放了下来,“你是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吗?”

“哎……?哦……对,咳咳。嗯,对,我就是。请问你是……?”

“天琴。天琴心弦。”

“下午好,心弦小姐。嗯,我能问问您是怎么进来的吗……?”

“是你的小助理。那只小龙宝宝。”我回答道,“他在帮我做一项研究项目,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居然这么快就帮我找齐了所有这些动物学的著作!”我朝着图书馆另一端正搬着大堆书本的小龙宝宝微笑着。“是不是呀,小帅哥?”

“嘿!帽衫够帅的!”

我不由得好笑,朝暮光咧着嘴。“看他干起活儿来多专心呀!就好像我根本不在这儿似的。”

“我可真有点不敢相信。”云宝黛茜嘟囔着。

暮光瞪了她一眼。“云宝……”

“怎么都好,我还有事儿呢。”云宝黛茜打着哈欠飞向了门口。“去帮那边那位能说会道的小姐吧。只是保证这周末你计分得上点儿心,就跟你平时一样棒才行。”

“别担心,云宝。”暮光俏皮地眨眨眼睛。“你就放心吧,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赢过了苹果杰克,我都会近距离好好看着的。”眨了眨眼睛,暮光的脸有点红了起来。“等等……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儿歧义……”

“啊哈哈。拜拜啦!”云宝黛茜没影了。

“所以,你就是图书馆长,对吧?”我问道。

“呃……”暮光及时回过了神,向我露出了礼貌的微笑。“对,我就是。我能帮你什么吗?今天下午我正好有空。”

“好吧,作为小马镇的智库,我想您一定很精通生物学。”

“嗯,我的确相当精通了。虽然我的天赋主要在魔法和宇宙天体学方面,不过-”

“告诉我……”我在椅子上转过身来面对她。“你对贪食精灵有什么了解?”

暮光闪闪眨着眼睛,很显然她可根本没想到会被问到这么一个东西。“呃……这个……说实话,我们有过非常不幸的历史。”

“真的吗?”

“是的。”她紧张地扭来扭去,视线在周围的木头墙壁上四处游移。“几个月之前,在塞拉斯蒂娅公主预定要来参观的那一周里,贪食精灵几乎把整个小马镇给毁了一半。”

“真的?”我向后靠在了桌子上。“那肯定是一场相当可怕的灾难。”

“嗯,没错。”她瞅着我。“你不是这附近的,对吧?”

我笑了。“就当我是专门来拜访的吧。”

“嗯,镇上的每家商店,每栋房屋,多亏了那些勤劳又团结的镇民们,总算结构上还基本上完好。”暮光说道,“要不是镇上所有的壮劳力都努力修复损坏之处,那恐怕今天还能看到贪食精灵破坏留下的痕迹呢。”

“可真是一起特大虫灾啊,是吧?”

她不寒而栗,“就算现在,我光是想起来都起鸡皮疙瘩。”

“怎么了?”

她眨着眼睛,“这个嘛……因为不管我如何绞尽脑汁地把这些东西驱赶出镇子,它们都只会成倍地繁殖,而且都差点儿就威胁到了来访的塞拉斯蒂娅公主。谢天谢地,幸亏她最后一刻取消了这趟访问,去处理艾奎斯陲亚其他地方的事务了。回头想想,可真是一起可怕的灾难啊。”

“关于这次虫灾,塞拉斯蒂娅公主有没有发现?”

“嗯……这个……”暮光非常不自在地站在原地扭着。“不,我想她从来没听说过它们对小马镇的伤害……”

我弓起了一边眉头。“太阳女神,整个艾奎斯陲亚的至高统治者,天角兽皇家姐妹之一,从来没听到过小马镇差点儿毁于一旦这件事的半点风声?”

“她必须得想办法对付那些贪食精灵!”暮光叫道,“她专门跑去了吠城就是为了对付那里的虫害!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因为她没什么麻烦就回了坎特拉皇城。”暮光清清嗓子。“你……嗯……”

你不是来这里执行皇家任务的,对吧?”

“哈哈……”我笑了起来,“放轻松,闪闪小姐。我可不是塞拉斯蒂娅公主派来的使者什么的。”

“那你来这儿又是为了什么?”暮光弓起了一边眉头。“什么样的研究项目值得为贪食精灵这种东西花时间?”

“只花一点点时间就好,如果可以的话。请仔细思考一下这些生物的事,闪闪小姐。”我抬起一只蹄子朝她摆了摆,“它们差不多毁了半个镇子,对吧?”

“正确。”

“它们怎么会有能力造成如此的破坏?”

“这个……”暮光闪闪走了过来,坐在了我旁边的地板上。“一方面,它们都是饕餮者。它们的食量让它们几乎是把一切能吃的都给吃了……”她咽了口唾沫,脸稍稍有点发红。“……而且,因为一些魔法影响,就连不能吃的也都给吃了。”

“……咦?”

暮光的两只前蹄互相揉着,避开了我的注视。“我可能……在冲动之下用了个魔法,本来想阻止它们吃食物,结果反倒拓宽了它们的食谱。”

“所以,我们在说的是更加强烈的食欲?对于草,燕麦,苹果和鲜花?”

她咬着嘴唇。“更像是……开始吃木头、金属支架、布料、纸张,甚至书上的油墨-”

“油墨?!”我错愕地看着她,“暮光闪闪小姐,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科学上合理的生物,还是一堆怪兽?”

“我和其他很多小马都亲眼见证了贪食精灵的存在!”

“我也并没否认。不过仔细想一想,”我重重地挥了挥蹄子,“这符合实际吗?”

“呃……”

“一个这么小的生物是怎么消耗掉比它自身大这么多的物体的?难道物质不是该转化为其他形态吗?它不可能是个无底洞,你我都明白,宇宙里没有这种道理。”

“哦,这话没错。”暮光点点头。“很凑巧,贪食精灵的繁殖速度和它们

消耗的物质是成正比的。吞噬了足够的食物之后,它们会吐出一种生物物质,这种生物物质会很快变态,变成一只健康的新贪食精灵。”

“所以,那些被消耗掉的物质都变成了用于繁殖他们自身的有机物了?”

“我会大胆假设,就是这样。”

我眯起眼睛盯着她,“这么一个小小的生物体内,到底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微观生物器官能办到科学上这么不可能的壮举了?!”

“我……”暮光烦躁不已,“我实在不明白这问题所在-”

“能够以如此可怕的速度将惰性的无机物转化为生物物质,从而繁殖出足以摧毁小镇的虫群,你不觉得这新陈代谢能力简直强得太过头了吗?”我评价道,“而且,到底是什么样的消化系统才能发挥这样的功效?这么一只小小的昆虫样的生物体内居然会存在这样不合逻辑的消化系统,而且还能达到这般效果?”

“好吧,有件事你-”

我指着她,“可不许给我说‘魔法’这两个字!”

暮光闪闪咯咯笑了起来。“好吧,心弦小姐。这也没什么难想象,不是吗?毕竟,像是冬魔啦,星座熊啦,木精狼啦等等的怪物在艾奎斯陞亚可是相当常见呢。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奇异生物,它们都那么不可思议,以至于要理解他们必须要更加复杂和深奥的学问才可以。毕竟,如果最古老的文献和古卷值得相信的话,那么艾奎斯陞亚可是在混乱宇宙领域中浮现的秩序大陆。想想看,那些来自宇宙由纯能量态转化而来的生物也能在这片大陆上定居而繁衍,这也并不奇怪吧?”

“那你是说,贪食精灵天生就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寄生虫咯?”我评价道,“身为一位学者,这种结论能让你安心吗?”

“嗯……说实话,”暮光承认,“我从没有机会对它们之中的哪只虫子做过仔细的研究。”她面色犹豫,如鲠在喉。“而且我也不想这么做。当时我在乎的就只是把这些肮脏的小东西轰出小镇,免得它们造成更大的破坏了。”

“那你成功了吗?”

“这个嘛,小镇到今天还好端端地在这里呢,不是吗?”她干笑了几声,

“最后一次我看到它们的时候,那还是在把它们送进无尽之森深处的时候了。”

“无尽之森?”

“对。”

“而且它们依然还有大量吞噬任何物品,并以指数级速度繁殖的能力?”

“我……我想是吧……”

我向前凑了过去。“那,为什么整个森林到现在还没被它们给撕成碎片?到底是什么阻止了它们?”

暮光眨着眼睛,她低着头,迷惑地盯着地面。“呃……”

“根据你的描述来看,”我说道,“它们简直就是不可阻挡的。那为什么它们还没吃光整个森林,整个大陆,乃至整个世界呢?就一切的观察结果来说,我们现在早该坐在一个无数的贪食精灵堆积而成的巨大球体上,孤孤单单地飘在宇宙里了。”

“我……我实在不明白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心弦小姐。”暮光闪闪紧张地颤抖着,“自从那噩梦般的一周我们不得不处理那些小虫子以来,我就再也没遇到过它们了。”

“一只都没有?”

她摇了摇头,“没有。”

“你难道就不觉得有点奇怪吗?鉴于它们的繁殖速度还有破坏能力……”我咽了口唾沫,“就这一点来说,为什么公主在其他地方处理的虫害就没有造成什么糟糕的破坏?”

“你是在说,贪食精灵的特性之中有些自相矛盾的地方?”

“不,闪闪小姐。”我说道,“我在说的是,我在暗示的是:就连一开始,贪食精灵的存在本身,都是荒唐透顶的。无论是从现实角度,还是科学角度,亦或是逻辑角度,它们简直都假的不能再假了!”

“但是……”暮光笑得很紧张。“这是不可能的!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亲眼看到它们的!是我们把它们赶出了城镇!老天作证,我们不得不重建半个镇子呢!”

“我并不打算质疑你的记忆,闪闪小姐。”我说道,“只不过是记忆

的实质性内容。”

“要是你不相信我,请自己去查一查动物学档案!”暮光说道,“毫无疑问你会在里面找到关于这些生物的一些资料!”

“其实,我还真的查了。”我咧嘴一笑,示意她凑过来,我指着堆满了研究资料的桌面。“这一整天,我都在你收藏的这些艾奎斯陞亚昆虫科目书籍之中寻找相关的资料,不管我仔细搜索了多少遍,不管我搜索得有多认真,在任何篇章之中甚至连提都没听到过贪食精灵这种寄生虫。为此,我又深入调查,阅读了关于密码学,宇宙天体生物学,智能元素,还有召唤魔法类的书籍。”

“有什么发现吗?”

我摇了摇头,“不,这些书里没有任何关于贪食精灵的蛛丝马迹。”我注视着她,“我想,你对这些书不可能不熟悉吧?”

“在这座图书馆里还没有什么书是我没读过的……”

“那你还记得读过什么关于贪食精灵的资料吗?”

“这个……”

“认真想想,闪闪小姐。”我加重了语气,“自从你开始阅读的时候起,这么多年以来,你有没有读过任何提到过它们的文字?”

她蹙眉深思,但无言以对。

我继续盯着他,“你有没有见过它们的图画?”

她咬着嘴唇不吭声。

“听过它们?”

她抬起头来盯着我,使劲咽着唾沫,开口说道,“就只是因为缺乏对某个物种的历史记载,那也并不表示它们就从没在艾奎斯陞亚的历史上出现过。”

“就算这是一种唯一繁殖方式是吃掉眼前的所有一切并且以可怕的速度繁殖出自己复制品的生物?”我反驳道,“闪闪小姐,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乃是一种对正常运行文明的基本威胁。”

“好吧……”暮光耸了耸肩。“我能想到的唯一可能的答案是,它们只是……最近才出现的……”

我对她露出了温和而坚定的笑容。

她茫然地眨着眼睛,足足好几分钟,然后才看着我。“但……但是这……这怎么可能?”

我轻轻一笑,把书用力合上。“世纪之谜……世纪虫灾。”

等我回到小屋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我从图书馆带了几本书回来,不过也没觉得自己看书能有什么运气。整个下午,我都是和暮光闪闪一块儿读过的,我们俩齐心协力,一块儿翻阅了好些科学期刊,寻找着最难以捉摸的猎物。最后我离开的唯一原因就是随着夜幕而来的寒意带来了注定的遗忘命运。

当我走进门口,用魔法点亮了灯笼的时候,顿时僵住了。我的小床中间坐着一个熟悉的橙色身影。那双明亮的琥珀色眼睛注视着我,映射着门外繁星满天的夜空。他的模样看起来甚至都毫不意外。

我眨着眼睛,端详着那只猫咪。抬头望着我小屋的墙壁,我看到离开时打开的一扇窗户,此刻它正大敞着,让凉爽的空气透进了屋里。心知肚明地笑了笑,我又打量着那只猫科动物。

“哎呀,很明显,你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了,对不对啊,彗星?”

猫咪只是淡淡地盯着我。

我始终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他,同时把门在身后关好。等我把我们俩都关在屋里之后,他也没有半点想要逃跑的动作。

“嗯……好吧,你挺勇的。我敬佩你。”我开始脱下我的鞍包还有装满了书本的书包。“不过你要是觉得自己能在这儿呆得住,那可是会过得非常非常没意思的。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愿意和一只陌生小马共处一室,而且每过几个钟头,这只小马对你而言就又变成陌生小马了。”

猫咪打了个哈欠,舔了舔自己的肩膀。

我把七弦琴放到了小床旁边,微微琢磨了一下,然后朝装猫食的袋子走去。在木头碗里放了些鱼肉,微微晃了晃,又把它转了几圈。忽然之间,彗星就过来了。他朝我伸了个懒腰,把脑袋朝餐盘的方向探了过去。

“嗯……”我咧着嘴,“我看得出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不胜感激您给了我某年月日能和某位大帅哥安顿下来的希望。”

我放下了碗,猫咪直接把脑袋伸到了碗里,拱着里面的猫食,开始狼吞

虎咽。

我走到了小床旁，飘起了图书馆借来的书。床铺中间依然热乎乎的，因为刚刚彗星在那里睡过。这还真是一种奇怪的幸福感。放松地长出了一口气，我坐下来，瞥了一眼我那位突如其来的访客。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萌生了一种冲动。可能是因为我整个下午都在研究一样荒唐玩意儿吧，反正我决定干些蠢事。

“我去拜访了暮光闪闪，逼着她来了些补习。”我告诉正在用餐的彗星。“我们俩齐心协力，结果只发现了关于贪食精灵的唯一一条记录。”我翻着书本继续往下讲。“就在艾奎斯陆亚生物研究杂志上。不过，问题在于，这杂志的印刷时间只不过是三个月之前。”我重新扭头望着彗星，扬起了眉头。“贪食精灵，在这些生物摧毁了半个小马镇之后的几个月之后，关于它们的详细书面记载才出现在科学家编写的书本上。”

彗星继续咀嚼鱼肉，尾巴懒洋洋地朝着我摇晃。

“好吧，这也很自然，如果这的确是一种新发现的昆虫物种，那么事后才有关于它们的记录也有道理。尽管如此，我还是难以相信，在暮光闪闪所管理的这一整个图书馆里面就只有这么一本书能确定贪食精灵的存在。据我所知，编写那本书的小马也受到了她改写历史能力的影响。就好像我一样，就好像塞拉斯蒂娅，还有这个小镇的其他居民们一样。当我说起‘她’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说谁吗？她是唯一远在这世界之外的天角兽神灵，守护着那些被囚禁在苍穹之间的遗忘领域之中的灵魂。这……听起来并不疯狂，对吧？”

彗星舔了舔他的爪子，抬起头来远远凝视着我。他的耳朵轻轻颤抖着。

我叹了口气，“对……听起来就好像相信那些眨眼间能吞下百倍于自己体重的食物并且疯狂繁殖的寄生虫真的存在一样疯狂。”我喃喃着，抬头望过灯笼照亮的小屋，视线落在了一本古老的书本上。“听起来就和彗星蹄博士那些胡话一样疯狂。但是……但是遗忘领域是真正存在的！她是存在的！我知道，我看见她了！我亲眼……”一波寒潮涌过我的身体，让我不由得颤抖起来。我顺了顺连帽衫的衣袖。“……现在我说起话来开始像暮光了……”

彗星伸了个懒腰,摇摇头,慢条斯理地走过房间。他停在了我床边,蜷成了一个懒洋洋的毛球。

“嗯……”我朝他凄然一笑,“我所需要的,就只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能听我大声说话就够了。”叹了口气,我也伸了个懒腰,轻轻抚摸着他的背。猫咪没有抗拒我的这份温柔。“你这可怜的小家伙,”我低声喃喃,“至少你只要能在在这儿闲逛的时候有顿饭吃就好了,这就足够重要了,对吧?”

猫咪把他的脑袋枕在橙色的爪子之间,闭上眼睛,体侧的毛皮随着呼吸慢慢地起伏着。

我挺直了身体,深深吸了一口气。“也许……唯一能让我不再感觉疯狂的办法,就是……去采访尽可能多的小马,把所有我能在城里找到的小马都采访个遍,问问他们关于贪食精灵的事,看看对于自己被逼着不得不去相信的东西,他们的相信程度有多少,比我更疯狂多少。”我笑了,又去抚摸着彗星。“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甚至能从中摸索出什么模式,绘制出什么图画。反正,只要我拥有那些她不想让我知道的禁忌知识,我就能去阅读那些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东西。对吧?”

“贪食精灵?噫!一群讨厌的臭虫!他们吃了我最喜欢的咖啡馆的前露台!足足一个礼拜,我都没法安坐整个镇子里我最喜欢的读书点,足足一个礼拜啊!嗯?好吧,不,我们这么快就把所有破坏的地方都修好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整个镇子的小马们齐心协力能办到很多了不起的事儿呢!你有没有听说过992年的特大风暴?好吧,和近一年前贪食精灵对这地方干出的好事相比这还不算什么呢……是一年吗?哎呀,这镇子发生的怪事可多着呢。就在那些虫子把什么都吃光之前还不到一个月,我们才刚刚应付了一只小星座熊的大肆破坏呢。”

“对,小星座熊来袭的时候我就在场。那头巨大的熊把住宅区的两套公寓给生拆了!不过也就只是这样而已,赞美塞拉斯蒂娅,它没造成更多破坏!嗯,为啥它没造成更多破坏?你是说当时你不在这里吗?我可是亲眼看到的。暮光闪闪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而且安抚了那头暴躁的野兽,而且用非常欢乐的方式把它给送回了无尽之森。我猜就是因为这样她才有

些发挥失常,哈哈。嗯?好吧,因为当她出来拯救贪食精灵的烂摊子的时候可是搞砸了,那灾难被她搞得雪上加霜!”

“唉,那可真是让咱大家伙儿都掉了下巴!暮光闪闪可是这沓沓脑袋瓜最灵最有才的独角兽啦,咱可亲眼见过她把石头变成帽子,无中生有地变出扇门儿来,甚至还给小龙宝宝脸上变出胡子来!哈……她超有一套的,咱们暮暮!可她可不光是会些花哨把戏而已!她可是塞拉斯蒂娅公主的亲传弟子!咱那时候呀,都呆了,就那么傻看着她自个儿就把那么大一头小星座熊飘着飘着就飘镇子外面去啦。所以啊,你也能想到了吧?那时候她用了个魔法想要让贪食精灵不再吃食物,结果却出了岔子,咱们那阵子可真懵逼了!那些虫子反倒更厉害了!把咱家的农仓给啃了个精光!不,咱永远都不会去埋怨暮暮的,把镇子给闹得天翻地覆的是那些臭虫子!咱估摸着……直到今天,咱也没明白过来到底是咋回事,她恐怕也一样。但凡是应付那些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的时候,这总是可能的对吧?嗯?不。把它们都轰出镇子之后咱也就没再操心这回事了。您要问呐,最好还是去找镇长吧!这沓沓的事儿都是她负责的!”

“在小马镇镇中心重建工作完成之后不久,我就派遣黛茜小姐飞过了无尽之森。我以为,像她这样高速度而且敏捷的天马不光是能够追踪那些可怕的怪物,更是能彻底铲除它们。很不幸,三天的辛苦搜索之后,她却一无所获。如果说云宝黛茜都抓不到什么东西的话,那您就该明白这基本上就等于没希望了。繁忙的一个月之后,我们也就再也没试过去追捕这些生物了。我很讨厌把这当成是‘视而不见’的例子,可当时要紧的事务还多的很呢,所以这件事不值得再继续投入努力去深究了。更重要的是,这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因为追捕贪食精灵的探险行动是镇议会的决策,而镇议会所有的会员都觉得没必要再花费更多时间和金钱来继续这个任务了。贪食精灵已经不算是个问题了。实际上,我……就在您刚才跟我提起这回事之前,我几乎都把它们给忘光了。”

“我实在是很好奇,真的。我都好久没想起那些长翅膀的可怕恶棍了。

考虑到它们对这家精品店的破坏,它们简直就是噩梦成真啊。真是太可惜了,我记得它们的外表乍一看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精致。如果你问我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漂亮的东西会带来如此可怕的威胁呢?大自然真是怪诞啊。所以我才不太喜欢远足和踏青什么的,生在无尽之森的东西就该留在无尽之森里,我们最好少去干涉它们的生态。嗯?好吧,我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不是从无尽之森来的。考虑到蹄铁旅店就坐落在小镇距离无尽之森最近的边缘,而那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建筑物,我只能得出这么个结论。”

“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重建整座蹄铁旅馆!嗯……好吧,我说‘我们’,是因为我和斯派克自愿成了工地的领班。我……对于那些生物竟然有这么危险……我觉得其中也有我的责任。不,这话谁也没跟我当面提起过。可我觉得大多数镇民都认为我欠了这镇子很多,简直说都说不清。虽然是这样,但这经历依然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本来就有管理方面的天赋,所以我做了计划确保酒店能一层一层地,一面墙一面墙地,乃至一块砖一块砖地重建,而且确保绝对的精确和完善,一点儿材料也没浪费。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创纪录的时间完成了重建工作,月底之前就恢复了酒店的正常运营!确实,重建时间比小镇其他地方都长得多,但这只是因为这地方遭受的破坏是最严重的。什么?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贪食精灵会把旅馆大部分结构建筑都吃光了,却几乎没去碰附近其他建筑。说不定旅馆的建筑材料里面有什么吸引它们的东西吧,毕竟它们饿了。在这些混乱之中肯定有什么让他们把口味和食欲挂上了钩。另外,蹄铁旅馆是距离无尽之森最近的建筑了。这些生物很可能是在离开小马镇的时候把房子给吃光的。我也希望我能解释明白它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恐怕不是对他们了解最多的小马。”

“哎?瞎说!那才不是我呢!我最讨厌那些东西了!你想想,你正睡在云彩上,逍遥快活着,然后他们就好像‘嘿伙计们!看看她身上能爬咱们多少虫子!’当时我就一个念头,‘不酷!这一点儿都不酷!’然后他们就乌压压地从四面八方冒出来到处都是了!我从它们中间飞过去感觉就好

像在挤满了小孩子的房间里游泳似的！唔唔唔……我跟你说，一点都不酷！我都不知道小蝶怎么看这些小坏蛋们的。嗯？对，你没听错。小蝶都快嫁给这些见鬼的玩意儿了！把它们抱得紧紧的，我咋知道她怎么看它们？！你该去问她才对！就是她头一个找到这些贪食精灵的！要是说有谁了解关于它们的什么事，那肯定就是她了！”

我敲响了这栋位于无尽之森边缘的小木屋的门。几个小时和各种小马的交谈最终把我引到了这里。伴着潺潺的流水声，静静的小溪从我蹄下蜿蜒而过，蝴蝶、蜜蜂、啁啾的鸣禽飞舞在九月的清凉风中。这个古朴而美丽的地方就是小马镇常驻动物管理员温馨的家。我暗自把这里的园艺技巧记在了心里，等我有空闲，一定要在自己的小屋把这些技巧尝试一下。

嘿……说得好像这些日子我还有什么“空闲”似的……

等我反应过来，才意识到已经过了好一阵子了。小蝶并没有来应门，于是我就又敲了一次，这次声音更大。我知道她现在就在家里。当我刚刚往这边走的时候，远远看到她正在小屋旁边浇花呢。难道……难道她一看见我就逃走了？

叹了口气，我第三次敲响了门。最后，屋子里传来了一个害怕的声音，又细又尖。

“你、你想干什么？”

我非常亲切地笑了，开口说道，“小蝶小姐，我叫天琴心弦。我正在为一个研究项目而采访小马镇的居民们。请问，您能不能礼貌地给我几分钟时间呢？”

“嗯……我、我们在说的是什么样的采访？”

“这个嘛，你看。我正在研究贪食精灵。听说您是几个月之前那场大规模虫灾的见证者-”

“噫！不、不要！你怎么会觉得我知道贪食精灵这东西？”

我尴尬地眨了眨眼睛。“呃……有些小马提起……那个……当它们肆虐整个镇子之前，您是头一个发现它们的-”

“我……我我我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从来不会喂养贪食精灵！那些小东西太可怕了！”

“小蝶小姐,我不是来谴责您的!我根本不会对您怎么样!”我紧张地解释道,“我只希望能了解更多关于这种昆虫的知识,而据说和它们相处时间最久的就是您-”

“我帮不了您!真的很抱歉!”

“我只想问几个-”

“实在是很抱歉,可是不行!”

小屋里面一片寂静,我站在原地,一时间愁眉苦脸。沉思之中,我用蹄子摸着下巴。当我感觉一阵寒潮淹没了全身之后,就在原地转了一百八十度,离开了那栋小屋。

我敲响了小屋的门。

另一边的声音很尖,“谁、谁呀?”

“小蝶小姐?我叫天琴。你的朋友暮光闪闪告诉我说,你是小马镇的常驻小动物专家。”

“对……?”

“我想……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只有你这样博学多才又才华横溢的小马才能帮助我。”

“你……你有和小动物相关的问题需要我帮助吗?”

“对,其实,我还真的有呢。”我凑近了些。“可要是我眼前没有这扇结实的门板挡着,那我问起问题来就方便的多了。”

“我……我很抱歉。我忙得很。我有很多小动物得照顾和喂养呢,这……这是……紧急情况吗?”

“嗯……我被派遣去研究一些小动物。艾奎斯陞亚这附近就只有您了解关于它们的一两件事。”

“什么样的小动物?”

“哦……”我踢着路面,低头盯着小屋的草坪。“你懂的,就是那些常见的小动物。比如说松鼠,花栗鼠,小蓝鸟,呃……”我咽了口唾沫,“贪食精灵……”

“贪食精灵?!”

“可、可最主要还是松鼠!我们能不能-”

“不行！很抱歉！”对面尖叫着。“我帮不了您！您还是去问别的小马吧！”

我叹了口气，转身快步离开了。

我敲响了小屋的门。

另一边的声音很尖。“你、你想干什么？”

“我是坎特拉动物委员会的心弦上尉！”我用充满坚定而威严的声音说道，“我谨代表塞拉斯蒂娅公主本尊，专门来和小马镇当地动物管理员打个招呼！这是艾奎斯维亚国家安全问题！小蝶小姐，请你出来和我说话！”

“我……我、我……我……”

“小蝶小姐？！请马上开门！国家的命运就指望你了！”

“队、队长……坎特拉……塞拉斯蒂娅……国、国家安全……”好一阵子呻吟之后，门后传来了轻轻的“噗通”一声。

我眨了眨眼睛，“小蝶？”没有回音，我又眨了眨眼睛。“……小蝶？你……”我咬着嘴唇。“你、你还……清醒吗？”

屋里没有任何动静。

我呻吟起来。靠在门板上用脑袋在上面撞了好几下之后，我一声哀叹，转过身来，垂头丧气地走开了。

我敲响了小屋的门。

“哎哟……嗯……谁、谁呀……？”门后响起了一个疲惫的声音。

“小蝶小姐？你……没事吧？”我靠到了门前。“你听起来不太好。”

“呜……我……我不知道。我好像是睡了好一阵子，可、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睡着的了……更不用说还是在地、地板上……”尴尬地停顿之后，声音又变尖了。“嗯……你是谁啊？”

“我的名字是天琴心弦，我是从小马镇图书馆来的，我想……”

“……是……？”

我咬着嘴唇，一时间不知所措，心中暗暗焦急。我往后瞥了一眼，视线越过了无尽之森边缘，投向了小镇中心。我想象着在小镇对面的一间小木

屋里,正有一个孤独的身影,尾巴垂在身边,默默地等待着。慢慢地,我笑了。清了清嗓子,我再一次面对着小屋的门板。

“好吧,我是这镇子里新来的小马。而且……当我搬进这里的小屋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猫咪。”

“一只猫咪……?”

“是,很小的东西。特别特别可爱。可是……嗯……我觉得它恐怕没有家。而且,嗯……它好像一直都在我家附近转悠。我觉得这小家伙真是好可怜。所以,慢慢地,我就开始喂他些东西了。首先是水,后来是小鱼干什么的。现在它在我家附近过得很舒服,实际上它就直接进了我家门,把我当它自己家了。而且……嗯……我也喜欢有这么个小家伙陪着。可我现在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该做的都做了没有。因此,那位小镇的图书馆管理员,就是名叫暮光闪闪的那位,她说她有位最好的朋友就住在无尽之森边缘,名字叫小蝶。所以……嗯……你是这地方的小动物和宠物方面最厉害的专家了。要是我想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那你是我能请教的最好的小马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能帮帮我吗?”

片刻的沉默之后,我听到了小屋门里响起了门锁打开的声音,然后屋门敞开了。漂亮的天马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

“他叫什么名字?”

我笑了。

“哦~~~”小蝶温柔地呢喃着跪在我小屋中间。“过来,彗星!你真是个帅帅的小家伙啊,是不是呀?”她非常优雅地把橙色的虎斑猫哄到了她的蹄中,轻轻把他抱在了胸前,温和地抚摸着他的脑袋。“哦,你这咕噜咕噜的小精灵,嗯?好漂亮的琥珀色毛皮啊,就好像活生生的橘子露!嘻嘻嘻!”

“你……”我在她身边徘徊,有点难以置信地看着她这么简单就把这小东西抱了起来。“你是怎么这么简单就把他抱起来的?”

“我什么也没对他做!彗星天生就很乖!”小蝶用前腿抱着他。“你是说,你从来没试过抱抱他吗?”

“我……嗯……”我挠着后脑勺,“我觉得……我只是以为猫咪喜欢

独立一点儿……他们和狗狗是相反的,对吧?”

“每一只动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心弦小姐。”小蝶告诉我,“就好像小马一样。只需要去认真了解他们,这小家伙就会非常友善。”她俯下身和小猫咪蹭着鼻子,“嘻嘻嘻,哦,没错,他可乖了,又乖巧又可爱。不用说,他在这里感觉很舒服呢。”

“哈哈,好吧,我没白费力气。”

“嗯……”小蝶朝着我小床旁边的地毯指了指,“说不定有点儿舒服过头了……”

“哎?”我瞥了过去,看了一些之前没有的东西。毫无疑问,这解释了屋子里这股子味儿是怎么来的。“哦,看在露娜之爱的份上……”我抱怨着抓过簸箕和扫把,急急忙忙开始清理。“我可真是个白痴。”

“不要这样子。你已经为这只猫咪做了很多好事了。”小蝶说着,用蹄子慢慢摸过他的毛皮,仔细检查了一下。“嗯……他的毛皮看起来很健康。通常流浪猫都会有营养不良的问题,但看来你的饲育已经有好一阵子了。”

“所以,他是流浪猫?”我收拾好之后走了回来。“我是说……嗯……你的意思是,他是在野外生的?”

“哦,他基本上没有什么野性。”小蝶说道,“他太亲切了。另外,他都已经有了家了。”

我眨了眨眼睛,“他有家了?你……你怎么知道的?”

天马只是朝我温柔而俏皮地一笑。

我顿时脸红了起来。“啊哈哈……嗯,好吧。我猜你之所以能成为小动物专家就是因为特别注意观察那些……咳咳,生命的细节。”

“很可能,他属于在你之前住在这间小屋里的小马。”她说,把彗星轻轻放下,抚摸着他的后背。“你认识这房子之前的住客吗?”

“呃……”

“不然,他可能早就离开这里,去其他的家庭附近了。实际上,在小马镇也有几只这样的流浪小动物呢。本来我还以为我把他们都带回来,送去让大家收养了。不过很明显,我还落下了一只。”

“也没落下多久。”我笑着说道,“那,为了保证他能健健康康的,我得怎么做才行?”

“好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小蝶抬头看着我。“我们不知道他上一次打疫苗的时间……如果他打过的话。”

“哦,见鬼!”我一蹄子捂在脸上。

“这不会伤害他的。”小蝶说道。我们俩正坐在无菌室旁边,眼看着小马镇的兽医开始给紧张的猫咪注射众多疫苗中的第一针。“你不用担心,这只会让他……还有你自己,以后都更安全。”

“是……是啊……”我嘀咕着,视线一直集中在远处的彗星那双明亮的琥珀色瞳孔上。“谁、谁担心了?我才没担心呢……”我都有点上不来气儿了。“一切都会没事的……”

小蝶轻声咯咯笑了起来,“我真希望所有流浪的小动物都能有你这样的饲主来照顾啊。那么多迷失的宠物无家可归,太可惜了。”

“我只是想确保它能被好好照顾,这有那么疯狂吗?”

“一点儿也不会,心弦小姐。”小蝶轻轻拍着我的衣袖。“你不用这么紧张。”

“不是那样……”我摇摇头看着她,我们俩之间的角色这么快就逆转了,真是让我有点意外啊。如果我对苹果杰克聊起苹果园,或者对暮光闪闪聊起书本,或者是对云宝黛茜聊起……呃……爆炸?是不是也能用上同样的对话技巧呢?“有件事,嗯……”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提起下午这趟拜访最初的目的。毕竟,谁也不知道我们这次交谈还有多久就会被遗忘的寒潮所淹没。“我有些事情想问你,关于……某种动物。”

“哦,好啊。那正好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了。”小蝶说道。

“呵……”我微微一笑,“我都不知道呢。”清了清嗓子,我正打算开口-

结果小蝶却抢了先。“毕竟,小马和小动物之间的纽带是我们小马种族能够繁荣兴旺的最基本要素了。”她说着,遥望着兽医把最后一支疫苗也缓缓注射进彗星体内。“最起码我是这样相信的。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当然,这不仅仅是天马的职责。如果我们都不去好好照顾小动物,不去最大程度地尊重它们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冷漠而残缺啊。小马应该和大地交流,而不是去改变它。否则我们会变得更像是钻石

猎犬或者牛头怪那样子了,而你也知道他们的家园是什么样,几乎没有任何森林和野生的动植物。”

“对,可-”

“我觉得,世间万物的本质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让小马希望能成为一切宝贵事物的守护者。”小蝶的微笑安详而温暖。“善良是一种引力,它吸引着我们去投向善良,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好事,这种力量超越了寻常的沟通。”

“这很有意思,可我真心想问你的-”

“你不觉得只靠文字和书面来沟通,反倒对我们是一种限制吗?”

我有些瞠目结舌地盯着她,慢慢地,重新找回了呼吸的感觉。“我的整个存在,都是靠感受来决定的,小蝶。我越是阅读,越是沉浸在文字之中,我就越感到自己在迷失。有时候……有时候我简直害怕……害怕我会对周围的一切信息都发疯,不管是有没有逻辑的也好。”我喘着气,用蹄子揉着自己的鬃毛。“但是……我一直都是随便就投入哲学思考方式的小马。也许这是我的错,相信文字毫无意义,却又经常发表长篇大论什么的……”

就在这时候,兽医走了过来,把彗星放在我蹄子里。“好啦。”她向我和小蝶露出了甜蜜的微笑。“焕然一新,还有天使兔也一样。他一点儿都不淘气。”

“嗯……他……”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抬头盯着那只雌驹。“他今天不会有问题吗?”

“嗯……他可能会有点儿头晕。不过只要能保证按时服用我们给他开的营养补充药剂,不过两天他就又能活蹦乱跳了。”

“好吧,非常感谢你,医生。”我低下头,把彗星毛绒绒的小脸歪过来朝着我。“好吧,挨了那么多针,你看起来还真冷静啊。其实你是只刺猬对吧?”

就在这时候,彗星轻轻咩了一声,磨蹭着我的蹄子。

我眨着眼睛,不由得张开了嘴,“他……他朝着我出声了!这……这还是头一次!”

小蝶凑了过来。“告诉我,心弦小姐,你能理解他吗?”

“我……我……”我结结巴巴,盯着那只小毛团的时间越长,我就觉得

压在身上的重量越轻盈。忽然之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整天都对周围的所有一切那么操心,那么焦虑了。我小心地抱着他,任凭他满意地咕噜着,舒舒服服地蜷缩在我的前蹄之中。这样的温暖,这样的柔软,这样的可爱……在我这辈子里还从有过这种感受。“我……我想我开始理解了。小蝶。”最后,我终于用颤抖的声音做出了回答,面孔上露出了脆弱的微笑。

“所以……什么沙子都行?”我问道。

小蝶和我一同走出了小屋的正门,沐浴在夕阳琥珀色的余晖之中。“因为他已经在外面生活了很久,所以猫砂盆可以随使用小屋周围的沙子就行了。哦,我建议你最好在沙盆旁边摆点儿叶子和松枝什么的,好让他对环境更熟悉。毕竟,谁知道他在森林边缘生活了多久呢。”

“是啊……”我扭头看着趴在我鞍包边缘的彗星笑了。猫咪因为疫苗的影响还在迷迷糊糊,懒洋洋地眨着眼睛。“那,过几个礼拜,我能试着从店里去给他再买点儿东西吗?”

“只要你能按部就班地把该做的事做好,那你就能保证他过得很舒服。”小蝶温柔地笑着。“我真为你高兴,心弦小姐。这么久以来,他可是我见过最可爱的猫咪了。”

“哈哈……是啊。”我说道,“算我走运啦。那,你觉得他到底有多大了?”

“我得赞同兽医的看法,他似乎有两岁了,最小也就十六个月。”

“他个头这么小,这正常吗?”

“如果他见到你之前一直都没多少能吃的,那我毫不意外。”

“我一定会一天喂他两次。就像你提议的那样。”

“我很期待一个月之后再来看看他,心弦小姐。”小蝶笑着说,“我都等不及想看看他变得有多健康了!”

“哈哈……”我不由得流下了冷汗,只能望着树林深处。“好吧,你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我……嗯……”小蝶忽然有点局促不安,避开了我的视线。“对不起,当初你来敲我的门的时候,我……我对你那么没礼貌。如果你问我的朋

友,她们会告诉你,我……嗯……比较害怕陌生来客。”

“为什么呢,”我问道,扭头注视着她。“你有很多趣事可谈呢,小蝶。我觉得我们俩有很多共同话题可聊。”

“很明显没有。”她红着脸,“不然你来找我的时候,我也不会把门关那么久了。”

“嘿……”我凑了过去,轻轻地把蹄子搭在她肩上。“你说用心去感受胜过千言万语,我很赞同这份力量。但有时候,社交的过程是彼此增进了解的桥梁。不管多困难多麻烦也好。我是说……今天我遇到了一位新朋友,她非常的亲切,而且努力帮助了我,让我的生活……还有彗星的生活都变得更加美好了。”我小声笑了起来。“想想看嘛,在生活中结识更多的新朋友又有什么害处呢?”

“我……我只是……和其他大部分小马都不一样。”小蝶低下了头,显得很黯然。“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冒险精神……”

“你当然不一样了,小蝶。”我告诉她,“你和大家不一样,你是一只非常温柔、非常善良、非常体贴的小马,有了你,这小镇的生活变得更加甜蜜了。要是你也跟其他小马一模一样没差别,那认识你还有什么意思吗?”我笑了,“我觉得啊,光是你今天挺身而出帮助我的这份努力,这勇气就远超出你自己的想象了。而且,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你该把这机会看成一个台阶,勇往直前更上一层楼呢……我是说社交方面。”

“我……我想你说得对,心弦小姐。”小蝶害羞地微笑着,她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放松地舒展了一下翅膀。“而且你也是一只非常聪明,非常有头脑,很有想法的独角兽。我觉得……嗯……”

“什么?”

“嗯……我也不太清楚。可我总感觉……好像你这一天都有什么想要问我的事情,但是我没给你机会问出来……”

我一脸茫然地直盯着她,“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她耸耸肩,“可能只是我想太多了吧。”她俯下身,温暖地笑着爱抚彗星。“恐怕我不是唯一会被可爱的东西给分散注意力的小马呢。”

彗星疲惫地喵喵叫着,努力咕噜着。那模样活像一艘摩托艇。我们俩都咯咯笑了起来,这时候我觉得一阵寒意,于是知道现在是分别的最佳时

机了。

“好吧,现在我得撤啦。我还有点儿东西得看呢。”

“你在小马镇是做研究的吗?”小蝶问道。

“对……”我回答道,虽然只是在随口搪塞。“研究些……有的没有的之类的吧。我想。”

“嗯……”她朝我俏皮地眨着眼睛,“我想有谁得去合个眼了。”

“你说得对……一直都对,小蝶。”我挥着蹄子目送她离开。“再见,还有……谢谢,再次谢谢你……”

“不用客气。”她开口说道,但忽然之间就被冰冷的寒潮吞没了。天马在原地打着寒颤,呼吸在空中吹起了白雾。她好奇地眨着眼睛,凝视着周围。然后耸耸肩,慢慢走向小镇远处的尽头。

目送她远去,我没多想什么。漫步回到我的小屋,我放下了鞍包,又把迷迷糊糊快睡着的彗星轻轻放在小床中间。

“唉,也不算太糟糕,对吧?”我在小小的家里来回走动,点亮灯笼,收拾杂物。“我们好好照顾了你,制定了一个不错的计划来保证你吃饱喝足还能干干净净的。我们也知道你……嗯……有小彗星。不过一切都很顺利!皆大欢喜了!我想这是咱们美好同居关系的开始,真糟糕,我就只能继续啃彗星蹄博士的疯话,去琢磨那些笑不出来的东西了。”

正在走动的我顿住了,好奇地注视着床的另一边。我的枕头旁边堆了一大堆书本。可我却一点儿都记不起它们是哪儿来的了。

“咦?怪了。”我无精打采地走过去,捡起了几本关于艾奎斯陲亚动物学的书。“你们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图书馆?我怎么不记得-”

彗星喵了一声。

我低头看着他。

咕噜的猫咪正在抬头注视着我,他比我想的要清醒多了。晚上把他拴在床柱上免得他乱动我架子上的家当,真不知道是不是对这小东西太残酷了呢?无论如何,他正在拨弄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猫咪正在我的鞍包里面钻来钻去地玩着,胡须拂过了鞍包里金七弦琴的琴弦。

皱着眉头,眯着眼睛,我就这么怔怔地看着。然后,我慢慢低下头,盯着蹄子里的书本。

等到彗星开始磨蹭我腿的时候,我已经把那些书放在了小床上。我摇晃了一下,拿起了鞍包里的七弦琴。茫然地注视着它,金色的琴身上映着我空洞的面孔。

“我……”我喃喃着,“我……我今天……本来是要……是要……”

除了彗星的咕噜声和偶尔发出的喵呜声,整个屋子里一片死寂。我机械地扭过头,盯着彗星蹄博士的日记。走过去翻开了记录,我翻阅着页面,上面的每一个字,所有的字,全都闪烁着蓝色的光芒。

“这……这看起来不对劲。”我喃喃自语,只觉得自己的声音忽然变得那么不真实。房间里的寒冷程度加倍了,我不知道彗星能不能感觉到,但我也大声向一只猫咪发问我有什么本来就该拥有的能力。“是……是哪里……?”

又一波寒意袭上身来,我脑海中浮现出了锁链的铿锵声,身体绷紧了。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放松,前提是没其他要紧事的话。七弦琴在我自己的魔法中飘得更高了。现在我不在乎身边新来的会遗忘的宠物有没有在听,我必须赶紧,赶紧演奏“暮光安魂曲”。这突如其来的冲动迫使我不顾一切地想去演奏这能看清真相的乐曲。在这冲动被我自己的意识完全磨灭之前,我必须演奏它。

旋律眨眼间就结束了,就像开始时一样快,……至少感觉是这样。但此刻我的感觉,只有脑袋快要裂开了。

我跌跌撞撞,几乎把七弦琴给摔了。在魔法的风中,彗星蹄的笔记发出了光芒。当我眨着眼睛仔细盯着看的时候,上面的几个词从忽隐忽现的蓝色,变成了炽热的红色。就在这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快把这件事给彻底忘光了。

我跪倒在地,紧紧抓住了疼痛的脑袋。每一次思绪的波动都让我的角发出了共鸣的光。我看到了拍打的虫翼,网球一样的身体,还有一个城镇,淹没在棕褐色的虫群之下,被生吞活剥。

“贪食精灵。”我低声嘶吼,几乎是咬牙切齿。“贪食精灵,贪食精灵,贪食精灵!我本来该问小蝶关于贪食精灵的事的。可为什么我没问呢?是什么阻止了我?是什……谁……?”

我僵住了。伸出颤抖的前蹄,我拿起了彗星蹄的笔记。盯着上面仿佛

在浮动的那些红色词汇,慢慢地,我摇着头,咧开了嘴,阴险的窃笑声从我唇边流了出来。

“哦~~~呵呵,不,哦,不,你不行啊。你差点儿就把我给甩掉了,你这干巴天角兽骨头棒子废柴。”我咬牙切齿地笑着,“你差点儿就把我给彻底甩开了呢。干得漂亮,我得承认,这把戏真不错。不过我可没那么简单就迷失,只要我继续演奏安魂曲,你就休想。你别想甩掉这个无名独角兽,你这把戏没准儿对彗星蹄管用了,对我可没戏!”

我转过头来,对彗星咧着嘴。

“她当我是个白痴呢,你觉得我有那么白痴吗?至少有一半吗?”

彗星只是歪着脑袋,继续喵喵叫着。

“我可不这么想。”我重重地把书合上,挺直身体站起来,大步流星走过小屋。“我很明白早上我要干的头一件事是什么,所以塞拉斯蒂娅保佑我吧。”

我敲响了小屋的门,力度很重。

另一边的声音很尖。“你、你想干什-”

“嘿,我只是刚刚路过这儿……”我说道,“我猜,你知不知道外面有一只毛绒绒的小动物死在路上了?”

“哦天呐!”精巧的蹄子发疯一样解开了门锁。“我天呐!哦天呐!”小屋的门开了,气喘吁吁的小蝶从门里飞奔而出。“天使兔?!毛毛先生?!伊丽莎白?!到底是怎么-”

“哦,糟糕,我的错。”我笑嘻嘻地翻了个白眼。“医生给我配的眼镜放哪儿啦?我发誓,我这眼睛简直是啥都看不清!”我踢了踢地上一块浅色的斑点。“这就只是块苔藓嘛。哈哈……哦,咳咳。……对不起。”

“哦……嗯……”小蝶轻声尖叫,紧张地直发抖。“这……嗯……挺好的。我想-”

我直视着她的双眼,“贪食精灵。”

她向后退了一缩,像个放歪了的塑料模特。“呃……你说什么?”

“我在镇子里研究那些五彩斑斓的小虫子,听说你在应付它们这方面很有经验。”

“我……呃……”她从我身边一步步退开,整个身体都缩起来了。“呃……”

“你是小马镇当地的小动物专家,对吧?”

“你、你还是去和镇里的兽、兽医谈吧。”小蝶结巴着。

“那位兽医从来没有应付贪食精灵的第一蹄经验,我知道,因为我已经问过她了。”我坚定地朝她走去。“不过,你和他们有互动,我非常想了解这些生物……”

“我真心不觉得这是什么好主意。”小蝶说道,她小声尖叫了一声,扭头就狂奔回她的小屋里。“对不起,可您还是另找其他小马问-”

“可我很怀疑还有谁能帮上我的忙,小蝶!”我在后面叫道,“与动物沟通也好,如何照料他们也好,还有和他们以心交流也好,谁也不知道这其中的意义所在,那是言语所力不能及的……”

小蝶在门口僵住了,她咬着嘴唇,红着脸,回头瞅着我。

我慢慢走向她,温和地笑着。“有一位睿智的小马曾经告诉我,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世间万物的本质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赋予我们去寻找并且保护生命的力量。你是愿意相信自己蒙受这项祝福?还是只想一逃了之?”

小蝶局促地踏着步。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向我点了点头。“你愿意进来吗?”

“暮光闪闪一直都对贪食精灵的事情非常内疚。”小蝶低声呢喃着。我们俩坐在小屋前厅的桌旁,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茶具。“可她对自己太过分了。毕竟,并不是她把贪食精灵带到小马镇来的。而且在第一次把它们驱赶到无尽之森的行动失败之后,也不是她留下了几只贪食精灵。”

我慢慢地点着头。当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取出了七弦琴,弹奏着轻盈的乐曲。音乐似乎抚慰了小蝶,让她变得轻松愉快。她并不知道我正在一遍又一遍地轻声演奏“暮光安魂曲”,用魔法确保我能牢牢记住这次讨论内容的主题是什么。

“我实在是被那些可爱的小虫子给迷住了。”小蝶带着梦幻般的微笑,“以前我真的从没见过他们这样的小东西。实在是难以想象这么可爱的

小东西居然能造成这么可怕的破坏。它们……简直是太可爱了,就好像从童话故事里出来的一样……”

“你说你一开始就只发现了一只?”我问道,“就只有一只贪食精灵,然后它繁殖成了侵袭小马镇的庞大虫群,对吧?”

小蝶点了点头,“我犯了个错误,喂了它食物,却完全没去考虑后果。光是在走到镇中心去展示给朋友們看的路上,它就繁殖出了三只新的贪食精灵。从那时候起,每一只新的贪食精灵都在以同样快的速度繁殖……说不定更快。”

“你看过了它们,”我评价道,斜靠在桌子上,把七弦琴抱在怀里。“你能感触到它们,你把它们抱在蹄子里……”

“对……?”

“它们难道没有让你产生什么非常诡异的感觉吗?”我问道,“难道它们的暴食和成倍繁殖的方式,不是太超现实了吗?”

“我……”她低着头,从鬃毛的后面窥视着我。“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心弦小姐。它们就和我相处的其他小动物们一样真实。”

“你有照料动物的天赋能力。”我说道。

“对,可……我却没法对付这些动物,它们完全不理我,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你不觉得这有点儿奇怪吗?”我加重了语气。“你,可是小马镇的动物专家。你的朋友暮光闪闪曾经告诉我,你在无尽之森里驯服了一只发怒的蝎尾狮,而且还用瞪眼驯服了一头红龙,还有一只可怕的鸡头蛇,这都是最近一年里的事。”

“嗯……”她脸红了,避开了我的视线,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另一只前蹄。“是。这确实都是我做的……”

“可是,你却对付不了这种长翅膀的小虫子?”

她颤抖不已。“我们大家都犯了错,心弦小姐。它们在最不合适的时候冒了出来。”

“小蝶,我并不是来给你挑毛病的,我从来就没打算给谁挑毛病。”我说道,“你看不出我的意思吗?我发现,那些贪食精灵对你的指示根本置若罔闻,从根本上来讲,这简直太荒唐了。你有一种和动物打交道的办法,它

超越了语言的限制,超越了普通的逻辑。你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你用心灵去感触的能力几乎对任何生物都能管用。那为什么对贪食精灵就没有效果呢?”

“我……”她微微颤抖着,“我不知道……”

“也许……”我眯起眼睛注视着她,“贪食精灵的存在,本身就与现实相矛盾,就是对这个世界正常现象的冲突。也许,他们根本就违反了这个世界规则。”

“嗯……”

“仔细想想看吧,”我继续讲下去,“它们的习性,它们的饮食,它们的繁殖能力,还有猖獗的破坏能力,能说得通吗?在你对动物的了解中,有什么东西能对得上号吗?”

小蝶咬着嘴唇,她的颤抖停止了,就好像她突然醒觉了什么一样。“我……我一直都在猜测。这……这对我而言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暮光闪闪和我……我们足足花了好几个月才从对贪食精灵灾难的内疚感之中挣扎出来,但我觉得,就连她也相信我们本该掌控局面,不至于到这个境地的。那时候她的魔法本来该阻止它们吃光镇里所有的食物,而我的安抚本来一开始就该阻止它们袭击整个镇子的。”

“那到底是什么让它们离开了小镇?”我问道,“这些贪食精灵把小镇毁得一塌糊涂之后,就这么自觉地离开了?”

“嗯……不完全是这样……”

“不是?”

“就在预定来拜访小马镇的塞拉斯蒂娅公主按时抵达的那一刻之前,贪食精灵终于被从小马镇赶出去了。”小蝶说道。

“哦,真的?”我疑惑道,“用什么?火把?”

“才不是,傻丫头!”萍琪派欢叫着,在我们背后蹦蹦跳跳。“用音乐!”

猝不及防之下,我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把七弦琴紧紧抱在胸前,我瞪着她看,大口喘着气。“啥情况?!”

“要是他们有脚指头啊,那些贪食精灵还会跟着音乐敲着脚打它们邪恶的拍子呢!”萍琪派大声叫道,笑得咯咯的。这时候她又停住了,若有所思地挠着下巴。“再想想看……要是我们有脚指头的话,那我们也会这么

做吗?”

“你到底是怎么跑进小蝶的小屋里的?!”我惊魂未定地问。

萍琪派眨了眨眼睛,“这里是小蝶的小屋?”她转过身,“嗯,好吧,这的确解释了为什么这里闻起来就像是鸟食和雪貂尾巴!”

“软糖在厨房呢,在炉子旁边睡觉,萍琪。”小蝶温和地笑着,“我正好在烤一炉马芬,我知道他最喜欢在这么暖洋洋的地方呆着了。”

“好的好的好的!”萍琪笑嘻嘻地朝着门厅外的厨房蹦去,“谢谢你在我参加彩弹锦标赛的时候照顾他!”

“你的队赢了吗?”

“没,坎特拉鹰眼队又把我们干掉了。哦,可恶的独角兽还有他们那犯规的开枪角角……”

“嘿,等一下!”我叫住了萍琪派。“刚刚你说的……”

“什么?小蝶的家闻起来像是雪貂的尾巴?嘻嘻,这是黄鼠狼的一种文雅的说法-”

“不,是贪食精灵和音乐!”我重申道,“音乐和把它们赶出小镇有什么关系?”

“噉……那当然啦!”萍琪的大蓝眼睛先冲我翻了个白眼,然后她才咯咯笑了起来。“贪食精灵喜欢音乐!要我说呀,有点喜欢的过分啦!只需要来个独马乐团演奏就能它们都变成有秩序的虫虫大游行……游击……游荡?”一时间她摆出了斗鸡眼,然后摇摇头,直直地瞪着我。“简直太疯狂啦!它们简直就好像是活着的音符一样,只不过长了毛,而且顶上的小尾巴被去掉啦!你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呀?”

“呃……”

“怎么都好啦,再说声谢谢,小蝶!我拿一两个马芬你不介意吧?”

“随便拿吧,萍琪。”

“谢谢啦!”她一路蹦进了厨房里。“嘿软糖!从洗碗机里出来!啊,坏鳄鱼!去嚼你自己的锅铲!”

“嗯……”我用蹄子顺了顺鬃毛,瞥了一眼我的七弦琴,又看着小蝶。“我想,你愿不愿意下午出去散散步?”

“我……我不喜欢这样,心弦小姐。”小蝶在颤抖,紧张地跟在我身后,“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不是‘什么’,”我说道,努力遏制着席卷而来的寒意,“更像是‘谁’。”我们俩已经离开了小蝶的小屋,向森林边缘走了大约有十分钟了。太阳还没下山,茂密的森林并没有多少阴影,只有我们头顶的树叶落下了一些荫凉。“你们当时差不多就是把那些贪食精灵从这里轰走的,对吧?”

“嗯……”她点点头,战栗地小声说道,“说真的,我一直都害怕它们会回来,到那时候我的小屋就会第一个被它们吃光了。”

尽管冻得牙齿都在打架,但我还是笑了。“可它们从来没这做,难道这还不够让你觉得奇怪吗?”

“这个……”

“我是说,它们两天之内差点儿把整个小马镇都生吞了,那为什么它们没有吃光整个森林,吃光你的小屋,还有其他的一切?”

“我……我真的不知道,”小蝶结结巴巴地说,“心弦小姐,你让我思考得越多,这整个贪食精灵的事情听起来就越是离奇。我以前从没觉得这件事值得下这么大功夫去思考,但是你所有的问题都非常非常合理。你到底想要证明什么?”

“我也不知道,小蝶。”我说道,“但是我认为,答案可能就摆在我们眼前。”

“怎么会?”

“我想亲眼看到一只贪食精灵。”

“什、什么?”小蝶颤抖得更厉害了。“可、可是,为什么?这只会引来危险!”

“也会引来真相。”我喃喃着,仔细凝视着周围的每一处阴影和昏暗。“我正在寻求理解,小蝶。恐怕只有当我接触到实际存在的东西,我才能得到答案。”

“但是……但这意味着要更深入无尽之森……”

“我很清楚这一点。”我说道,“我并不害怕,你也不该害怕。”

“那你为什么颤抖得那么厉害?”小蝶问道,“嗯……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

“这不是因为害怕,小蝶,”我颤抖着,“是因为寒冷。”

“寒冷?为什么?现在这么闷热!”

“相信我。”我说道,努力遏制着剧烈的颤抖。这个我可没做好准备,斗篷和被子什么的都被我留在家里了。但是,我并不想离开小蝶一走了之,把我们目前对话取得的进展全都浪费掉。“这是我现在最不想去的地方了,但如果我想有进一步的发现,那我就绝不会在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上打退堂鼓。”

“你真的好勇敢啊,心弦小姐。”

“你也是啊。”我微微一笑,“谢谢你愿意和我这样的陌生小马交谈,我……我很抱歉,一开始用那样的方法把你从小屋里拉出来。真是太过分了。”

“其实我才觉得抱歉呢,有时候大家需要我出来,不得不做些傻事才行。”她腼腆地在土地上磨着蹄子。“我从来都不是喜欢交往的天马,但我知道,这基本上是我自己的错。我有很多的朋友,现在我也该是时候学会去相信他们真诚的心,而不是被自己的恐惧所束缚了……”

“你真是一只温柔的小马,小蝶。”我说着,大步穿过面前名副其实的密林。“不用对自己那么刻薄,是你的温柔和耐心帮你驯服了那些野生的动物,我相信,这只会更让你赢得其他小马的爱戴和尊重。”面对着一片空地,我停下了蹄子。虽然还是在发抖,但我却笑了。“啊,这里不错。”

“嗯……”小蝶从我背后望去,“什么不错?”

我转向她,指向前面杂草丛生的灌木丛,那里有一根孤零零的树桩。“相信我,我最清楚在哪里演奏最合适了。”快步走了过去,我像是坐大凳子一样坐在了那个树桩上,她一直都跟在我身边陪着我。“好了,那就赶快吧。你能给我描述一下当时用来吸引贪食精灵离开小马镇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吗?”

“嗯……”小蝶局促不安,环视着周围包围我们的树木,“萍琪派演奏的音乐非常开朗活泼,是一段节奏很快而且重复的曲子。不过……嗯……她同时演奏一大堆的乐器呢。我……我有点怀疑,你只有一把七弦琴的话,能不能模仿她。”

“没关系,”我把七弦琴飘到了面前,“我想我正好有一首欢快的曲子

能代替它。”

“哦？”

“放松就好，小蝶。”我一边说着一边开始用魔法拨动琴弦。“请坐吧，你也可以在这儿好好欣赏一下，对吧？”

“好吧……”

我集中精神，闭上了眼睛，让我的思绪超脱出在身体上侵袭的寒意。很快，我就开始弹奏非常动听的“余晖波莱罗舞曲”。魔法的旋律飘荡在林间，森林的这个位置有着难以置信的声学强化效果。很快，无尽之森就和快节奏的旋律产生了共鸣。

“嘻嘻嘻……”小蝶热情地呢喃着，“这曲子真的很有趣。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它让我心里变得非常欢快，都想蹦起来了。”

“嘘，”我压低了声音，双眼紧闭，把精神集中在快节奏上，“对此我很高兴，小蝶。可我必须专心……”

“哦，对不起。”

“没关系。”我嘟囔道。然后咬着嘴唇，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着“余晖波莱罗舞曲”，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每一次演奏，我都稍微做出了调整，让音乐产生了细微的变化。这并非为了艺术，而是为了测试不同的版本能不能更好地吸引我的“猎物”。随着演奏的继续，我感觉到自己的颤抖逐渐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忧虑，像云雾一样从我的心里升了起来。感觉好像是没什么用处，我根本没听见有什么贪食精灵出现。很快，我又开始担心这音乐本身了。如果我太专注于这音乐，说不定，我会忘记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原因。现在我非常想把正在弹奏的“余晖波莱罗舞曲”换成“暮光安魂曲”，好增强一下我对这种荒唐虫子的记忆，只是小蝶的声音忽然插了进来。

“唉！心弦小姐！”

“再让我演奏一遍，一遍就好-”

“不，快看！”

我睁开了紧闭的双眼，在这个冰冷模糊的世界中，有一个小小的紫色圆点漂浮着，像一团昏暗的球形闪电一样飘飘荡荡。我眨了眨眼睛，那个柔和的形象变得更清晰了。它拍打着蜻蜓翅膀，左右摇摆，明亮的眼睛映

着树丛中透射进来的阳光,毛绒绒的圆球身体上向我们露出了永恒的笑脸。

“哎呀,你好啊。”我低声喃喃着,瞥了小蝶一眼,和她四目相对。“这次是真的了,对吧?”

“你是说,这么久以来,你从来没亲眼见过它们?一只都没见过?”她轻声反问道。

我张口欲言,但却犹豫了。我想到了遗忘领域,想到了彗星蹄博士的笔记,想到了这么多疯狂又难以置信的事情都真实得如此恐怖。我的思绪一路回溯到几个月之前整个小镇遭到虫灾蹂躏的那一刻,忽然之间,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个细节:安魂曲到底是造就了这种清晰……还是缺乏清晰?“我……我想……我也不清楚……”

贪食精灵轻轻地啁啾了一声,声音简直太可爱了。尽管如此,我听到那叫声依然浑身一哆嗦,差点儿把七弦琴都给掉了。不知为什么,这可爱的叫声在我耳朵里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当时我在遗忘领域里溺水的时候听到的那些镣铐加身的小马的呻吟声。

“它们非常友好,”小蝶小声说道,“如果你走过去,它只会想靠近你,哪怕这表示它会把你鬃毛当它的窝。”她扭头看着我,“那……嗯……这里有一只出现了,你想怎么做呢?”

“我来看看能怎么做。”我轻声回答,眼睛一直紧紧盯着那个活生生的紫色毛团。“给,帮我拿一下。”我把七弦琴递给了她。

小蝶轻轻接了过来。

我脱下了我的鞍包,眼睛一直不敢离开那只贪食精灵。

贪食精灵盯着我,一直都在笑,一副开心个没完没了的样子。

“好吧……”我吁了口气,虽然心里对接下来的事情提心吊胆,但依然努力保持镇定。“我需要你的帮助。跟着我……”

小蝶紧张地点点头,把七弦琴放到树桩旁边,跟着我慢慢朝那个东西挪了过去。鞍包被我飘在面前。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感觉好像过了一百年之后,我们终于爬过了那片空地。现在,我们离那只虫子只有一步之遥了。“看看你能不能把它哄住。”我压低了声音,把鞍包的口打开。“我们得忽悠它一下。”



“好的……”她点了点头。快步走过去。伸出一只蹄子,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贪食精灵晃晃悠悠地飘了过来,磨蹭着她的前蹄。它发出另一声欢快的鸣叫,然后顺着小蝶的前腿一路蹦了上去,开始偎依她的脸。

“嘻嘻嘻……”小蝶脸红了。“我都快忘了,这些小可爱有多粘你……”

我适时地清清嗓子。“别这么快就沉迷其中了,小蝶。”我冲着面前敞开的鞍包努了努嘴。

“咳咳,嗯……说得对。”她又用脸蹭了蹭那贪食精灵。“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小可爱。我们只想更好地了解你,请不要害怕心弦小姐。她只是对你们很好奇。要是你们躲在森林深处,那她就没法进一步了解你们了。现在听话,好吗?”

贪食精灵只是唧唧叫着,把舌头卷了起来。等等,这虫子还有舌头?这真是越来越奇怪了。

“那……好吧。”小蝶安慰道,把那小毛团放到了我的鞍包里。“看?还不坏,对吧,小家伙?”

我关上了鞍包,把它扎紧了。紧紧抱着它,我深吸了一口气,不由得傻笑起来。“不管你在哪儿,彗星蹄。希望你能为我感到骄傲……”

“咦?”

我清清嗓子,把鞍包飘了起来。“不用介意。我只是很开心终于成功了。”

“那……你已经把它装进包包里了,你要怎么检查它呢?”小蝶问道。“用你的角做些魔法方面的扫描吗?”

“不。”我回答道,“我打算把它带回家,在我的地窖里安全地研究它。”

“你……什么?!”小蝶大惊失色。“可……可这就是说,你要把它带回小马镇!”

“呃……我想是的。”

“这……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小蝶叫道,“如果它回到有那么多食物和那么多东西的地方,不用问也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

“相信我,小蝶。”我说道,“我有……很多魔法方面的天赋,能阻止灾难的重演。”

“可……”

“而我也不会伤害这小家伙。我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好好研究这些东西,在森林中间我可做不到。”我说着就转过身去-

-结果却迎面遇上了小蝶展开的翅膀,她拦在了我面前。“我……我很抱歉,心弦小姐。”她咬着嘴唇,眉头紧锁。“可……可我必须阻止你才行。”

“咦?”我有点错愕地眨着眼睛盯着她。

“我不能让你把那只贪食精灵带出森林。当初就是因为我的愚蠢,才给小马镇带来了虫灾。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得负起责任才行。现在就是我负责任的时候了。所以……嗯……”她咬紧了牙关,深深吸了一口气,最后化作咆哮声释放出来。“**放下你的包包否则我就不客气了!**”然后她立刻萎了下去,眯起了眼睛。“嗯……请不要因为我太强势就讨厌我,拜托。”

我盯着她看,轻轻叹了口气之后,不由得笑了。“这世界上谁也不会讨厌你的,小蝶。你……你只是在做正确的事而已。”

“那……”她紧张地咽着唾沫,“那你……你会照我说的做吗?”

“那我就在这里做研究好了。”我回答道,“可能没法知道我想知道的

事情,但说不定,只要我继续演奏,我就能把这小家伙留在这里够长的时间,好让我能充分研究它。”我转过身指着树桩那边。“可以帮个忙,帮我把七弦琴拿过来吗?少了它我可没法演奏音乐……”

“哦……”小蝶的翅膀放松地舒展了几下。她扭头看看树桩,又看看我。“好的!”她笑了起来,迈开轻快的步子,朝放着我乐器的地方走了过去。

我默默地站在原地,斜着眼睛目送她远去。十步,二十步,三十步……

小蝶捡起了七弦琴,还没来得及转过身,她就僵住了。一阵冰冷的雾气遮住了我对她的凝视,雾气散去之后,我看到她站在树林中间颤抖着,战兢兢地四处张望。

“什……怎么……我……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大步朝她走过了过去。“哎呀,你好啊!”

“噫!”她吓得一哆嗦,飞快地转过来面向我,差点没把蹄子里的七弦琴给摔了。“是、是谁?!”

“哦,实在是对不起。”我说着,喘了口气,“我没想吓到你,小姐。我本来正要去找泽蔻拉呢,半路上却把我的七弦琴给丢了-”我朝她的蹄中瞥了一眼,立刻眉开眼笑。“哦!嘿!你找到它啦!”

“嗯……”小蝶微微哆嗦着,低头盯着蹄子里的金色七弦琴。“呃……我……我想是的……”

“实在是感激不尽!你真是太善良了!”我冲过去把那乐器用魔法飘了起来。“我发誓,要是我的角没连着脑袋,连它我都能给丢了。”我把七弦琴塞进鞍包的小口袋里,故意挡住正在鞍包里的贪食精灵蹦蹦跳跳的位置。“那……像您这样甜美可爱的小马在这么美好的一天里打算做什么呢?出去散散步?”

“我……”小蝶脸红得透亮,微微扭着头,凝视着周围的无尽之森。“我……我也不太清楚。我……我通常不喜欢往森林里钻……”

“啊,那真糟糕。你看起来像是那种很会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小马。”

“嗯……其实……”

“嘿,泽蔻拉多等一会儿也没关系。”我笑眯眯地说道,同时尽最大努力遏制住身体的寒颤。“我把你带到森林边缘如何?其实我是从外地来的

，我希望能多了解一下这里，除非您想自己呆在这-”

“不！”小蝶一声尖叫。她哆嗦了一下，然后声音平静了些。“我的意思是……我……我很乐意和您边走边聊，如、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咯咯笑着，领着她走向她家的方向。“我实在是太愿意了……”

在漂浮术的光芒中，我把玻璃瓶子放到了小屋角落的高架上。瓶子里面，那只抽动的贪食精灵隔着半透明的穹顶，对外面的世界展露着永恒的笑脸，在狭小的幽闭空间内四处飞来飞去。

我后退几步，叹了口气，低下头看着彗星。猫咪坐在小屋中央，死盯着那只虫子，尾巴焦躁地扭来扭去。

“别想去打翻瓶子去抓虫子哦，想都别想。”我说着脱下了鞍包，一边把东西放到房间角落一边嘀咕。“我知道，在你这样的猫咪看来那是一顿美餐。但要是你被从里到外吃个干净的话，我可真会讨厌自己的。”

彗星发出一点颤抖的声音，跳到了架子下面那一格，琥珀色的眼睛几乎贴到了瓶子上。

我只是轻轻地把他又推回了小屋中间。“当然了，实际上我都已经有点讨厌自己了。”我坐在他身边，亲切地抚摸着他的毛皮，努力找回自己身为一只善良又体贴的好小马的感觉。“小蝶一心一意就只是帮助我，而我最好的报答方式就是对她撒谎？”再次叹了口气，“我知道，这都是为了更远的目标。可就算是目标再崇高也好，难道就是行事方法不择生冷的理由吗？”

彗星没有给我回答，他只是偎依着我，轻轻地磨蹭着我的身体。享受了足够的温暖之后，他起身回小床上去了。

而我依然坐在原地，抬头凝视着那瓶中的贪食精灵。“我……我一直都这么告诉自己，彗星。等到我的诅咒一愈合，我就终于有机会向他们道歉了，暮光，苹果杰克、晨露……”我轻声哀叹，“现在还有小蝶。”颤抖着，我拉了拉连帽衫的衣袖。“我所渴望的一切，就只是交朋友……永远的朋友。可是，等他们知道了我在他们遗忘的背后干过些什么好事，他们还会愿意成为我的朋友吗？”

床上传来轻轻的猫叫声，彗星蜷成一团，打着哈欠，舒舒服服地卧在床

单上。

我朝他那边笑了，“等我解决这麻烦，不再是个偶尔会喂你的影子之后，你会愿意和我做朋友吗？毕竟，身为一只和鬼魂同居一室的猫咪，你肯定非常孤独。”

彗星一声不吭，静静地沉入了安眠之中，橙色的小身体微微起伏着。

我喃喃自语，“我已经当了这么久的孤魂野鬼，简直都不敢为改变现实而出力了。光是想想都能让我发疯。”我又朝那个瓶子瞥了一眼。“哦……如果换成彗星蹄，他会怎么做呢？”

“她深爱着她的挚爱，我是远离你身边的交响乐。舞动之火，塞壬之喉。月亮不见了，他们在为宇宙而战。世界万物皆无名，皆遗忘，皆不可提及。真相就在太虚玄母的子宫之中，脐带勒得太紧，解不开了。世界乃始于歌曲，未来将终于悲吟。交响乐断裂了。悲凉与孤寂，分裂的乐曲，正如同它当初分裂了苍穹。有生之日便是虚无之始，迎战那只天角兽，找回美与爱。我会找到你，只要拼尽全力付出所有一切，我便会找到你。我会投身于黑暗深渊，唤夜者便是我的船锚。然后我将歌颂，迎接我们的重生。我将把她的歌翻译为凡俗之身也能聆听的曲调，你总是喜欢抚弄我的耳朵，等着我啊，我会找到你的。她崇拜她的挚爱，但她用歌声抛弃了他。我不会像她那样的，我将生活在她的阴影中，但我不会像她那样的。我活着，因此我歌唱。歌唱是存在是欢愉是呜咽。狂喜之歌谣化为哀伤之挽歌又化为狂喜之歌谣。宇宙在轮回中波澜起伏，围绕着混乱和盛开的花朵。她崇拜她的挚爱，但她的挚爱不得不离去。他将会回来，而我只有在他垂死之际才能努力归来。知我之歌，名垂万世。我会找到你的，吾爱。我会找到你，我会找到你，我会找到你，我会找……”

我用力眨了眨眼睛。用蹄子揉了揉酸痛的眼睛，坐在床边呻吟着。

“也就这么多了。”一个温暖的毛球磨蹭着我的身体。借着壁炉中跃动的朦胧火光，我朝彗星瞅了一眼，又看看摆在我面前的那本古书。“你看

出些什么了吗？”

彗星没回答，他转过身来，伸了个大懒腰，然后再次蜷缩在我身边。

抬起头来，我注视着那只依然在高架上的瓶中飞来飞去的贪食精灵。“我想……彗星蹄把成为鬼魂这回事想得有点太肤浅了。不知道，她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事呢？两个不同的灵魂，不灭之魂与凡俗之灵，都陷落在遗忘领域之中，找不到出路，因为被遗忘成了他们的一切。”我如鲠在喉，“那样的话……他们为了遗失的爱而哀悼，因为挚爱永远不会回到他们身旁。该说幸亏当初我来到小马镇的时候是单身雌驹吗……”

除了壁炉中燃烧的余烬偶尔发出轻微的噼啪声之外，整个小屋内一片寂静。

“唉，我在开什么玩笑呢？”我脱口而出，扭头朝着和我同床的毛团笑得别提多热情了。“你是我的挚爱吗？”俯下身靠了过去，他抬起头嗅了嗅，用胡须磨蹭着我的鼻子，然后抗议地喵了一声。我咯咯笑着磨蹭着他，然后再次抬头凝望着架子上的贪食精灵。“‘交响乐断裂了。悲凉与孤寂，分裂的乐曲，正如同它当初分裂了苍穹……’嗯……”我念诵着彗星蹄的文字。

就在这时候，我的面孔露出了深思的表情。

“乐曲……音乐……”我喃喃着，望着那只贪食精灵，我想象着它明亮的紫色身体在“余晖波莱罗舞曲”振奋的节奏中弹跳。“贪食精灵会被音乐所吸引，当初也正是音乐把它们引出了小马镇，就连萍琪派自己也说过，这些贪食精灵看起来简直就像是有生命的音符……”

我的视线扫过壁炉中跳跃的火光，低声地和彗星交谈着……或者，我只是在自言自语？

“当彗星蹄去见塞拉斯蒂娅的时候，她对夜曲起了狂暴的魔法反应，而这一切都被遗忘了。历史发生了改变，对此的记载的是夜骐的炸弹炸毁了宫殿的侧翼。可……改变了现实结构是她？还是塞拉斯蒂娅……只为了保护遗忘领域的真相？”我重重地咽了口唾沫，凝视着贪食精灵。“天角兽，都是太虚玄母自身同一首歌的一部分。太虚玄母自己就是一只天角兽，她以歌唱来让创作化为现实。然后，她把歌曲分解成了四个部分：她自己，塞拉斯蒂娅，露娜，还有她。此后，天角兽们为了这世界所做的一切，都是

通过把太虚玄母赋予她们力量的歌曲进一步拆解而成的。”

我在床上坐直了身体,小心留意没惊醒彗星。

“我看着的,是一只贪食精灵吗?”我向着阴影中问道,“或者,我看到的是一首歌?如果是一首歌,那……又是谁的歌呢?”

“这个嘛……塞拉斯蒂娅公主可是已经活了千万年了,”第二天,暮光闪闪说道,把一本书放到了我们面前的桌子上。“这么多年来,她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坎特拉皇城过的,所以她创作了那么几首交响乐也是很自然的吧。”

“我需要找到某些特别的音乐作品。”图书馆里,我坐在她身边的凳子上高声问道,“你估计她究竟创作了多少音乐?”

“哦……也没多少。”暮光闪闪耸耸肩,眼睛在天花板上扫来扫去,“这边几首……那边几首,我猜大概总共有……五千来首?”

我打了个哆嗦,叹了一口气。“好吧,幸亏我下午有时间。”

“嘿嘿嘿……嗯。你对我们公主殿下的音乐作品感兴趣,这份兴趣倒挺让我感兴趣的。我能问问具体是为了什么吗?一个实验?大型的研究课题?”

“就说这是‘病态的好奇心’吧。其他的你就别管了……”

暮光笑得阳光灿烂,冲着我旁边凑了过来。“说不定我能帮你呢!”她眨着眼睛,“在研究方面我可是称得上是个‘冠军铁马’哦!”

“嘿,我还能不知道吗……”

“哎?”

“咳咳。”我看着她。“拜托,我怎么能让你花费这么多时间来帮我做这些庞大的搜索工作。”

“好吧,给我些搜索的关键词,说不定我能把这搜索的庞大程度稍微降低点级别也不一定哦。”

我叹了口气,喃喃出声。“虫子……”

暮光弓起了眉头,“虫子?”

“可爱的,蹦蹦跳跳的,饥饿的,蠢萌蠢萌的虫子。”我嘟囔着,“有明亮的大眼睛,蜻蜓的翅膀,以及-”

“哇哦……”暮光眨着眼睛,“我们说的是交响乐,还是摇篮曲?”

“哈,”我干笑一声,“说得好像咱们陛下还写过摇篮曲似的。”

“实际上,她真写过。”

我颇有几分尴尬地盯着她,“哎?”

“这本书里可是有一整节的内容都是关于这件事的!”她翻阅着我们面前那本厚书的其中几页。“很久以前,几乎所有给小孩子唱的儿歌和居家歌曲什么的,都得归功于公主殿下下的创作。哪怕是今天,现在我们唱的儿歌之中也大多是之前歌曲的衍生产物。可别告诉我你没听过‘闭上眼睛,静悄悄’那首摇篮曲。”

“我……好久没听过了……”

“嘘……”暮光在图书馆里张望了一圈,然后坏笑着凑到了我耳边。“可别跟我助手说哦,不过我可是给斯派克唱过好几次呢……”

“嘿!打住!”图书馆远处传来了抱怨声。“你这是丢我脸呢!”

“嘻嘻嘻……哦得了吧,斯派克!咱们这儿的心弦小姐又不会告诉我们认识的其他小马!”

“嘿!帽衫够帅的!”

“嗯哼,谢谢。”我转过身来面向暮光。“那,有没有什么摇篮曲里提到了蹦蹦跳跳的可爱虫子?”

“好,那我们就来寻找答案吧?”

过了两个钟头,我们俩依然在塞拉斯蒂娅音乐作品的摇篮曲目书籍之中奋力发掘。最起码,暮光闪闪向我证明了她在查阅书籍方面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冠军铁马”。至于我,光是维持睁眼状态都变得越来越难了。此刻我已经是哈欠连天,唯一能让我保持清醒的就是心底那种病态的恐惧,害怕睡着了就会因为诅咒的遗忘而让我和暮光闪闪的关系前功尽弃。

就在我觉得房间里的阴影越来越浓厚,都快和我耷拉下来的眼皮融为一体时,我感觉到有只蹄子摸了摸我的肩膀。

“嘿,心弦小姐?我想我找到了一些东西。”

“找到了……些东西……?”我迷迷糊糊地眨着眼睛。

“在这里。”她说,抬起浅紫色的前蹄指向了书本很靠后的位置,满

是灰尘的书页上蜷缩着一段很短的曲子。“这是塞拉斯蒂娅公主创作的最古老的歌曲之一。”

“我们来看看……”我抬起头来仔细阅读着书页的顶端。“……‘漂漂精灵大游行’。哎呀，挺可爱的不是吗？”

“你想读一下吗？”

“当然了……”

漂漂精灵大游行

——献给星乐

小星乐，快快睡，
黄昏睡到夜天明。

闭上眼，梦乡美，
漂漂精灵陪你飞。

别担心，别害怕，
甜美笑脸让你醉。

别伤心，别流泪，
忧愁烦恼全吃没。

小星乐，快快睡，
梦中正在开派对。

闭上眼，梦乡美。
漂漂精灵把你陪。

别担心，别害怕，
糟糕心情吃没没。

别伤心，别流泪，
精神好好清早归。

小星乐，快快睡。
梦中游行将你催。

闭上眼，梦乡美。
华丽演出多安慰。

快长大，抱宝贝。

你的爱,相依偎。
哄他笑,哄他睡。
在你入睡时,梦中森林,飘飘精灵飞。
在你入睡时,世界干净,变得更加美。

“你怎么想?”暮光闪闪问道,“这是你在找的东西吗?”

“好吧……”我深深吸了口气,“这重复性还真是相当……高。”

她又咯咯笑了起来。“这可不是摩扎特的创作,心弦小姐。不过我得说,这风格可不能怪塞拉斯蒂娅。毕竟这首歌的受众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也是。”我说道,盯着标题下面的那个名字,我眯起了眼睛。“这个‘星乐’是谁?”

“哦……”暮光的微笑变得平静而庄重,“他是塞拉斯蒂娅公主最古老的学徒之一。早在谐律纪元之前,甚至是无序崛起之前,更别提远在暗影降临时代之前了。塞拉斯蒂娅公主不仅仅是教诲她的魔法学徒而已,更是抚养他们。甚至连白胡子星璇对她来说,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而且就像大多数的妈妈一样,塞拉斯蒂娅公主也对自己的孩子们付出了无私的爱。她给每个收养的孩子都写了摇篮曲。”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首。”

“是的。”

“那挽歌又有多少呢……”

对此,暮光闪闪什么也没说。

我清了清嗓子。“所以,让我问你吧,闪闪小姐。”我指着摇篮曲。“这首歌有没有让你特别想起了什么?”

“嗯……”她凝视着那段歌词。“仔细想想……”她的眼睛眨了眨。
“呃……不,这不可能……”

“我洗耳恭听。”

她摇了摇头,“这实在是有点太扯了,另外……”她勉强笑了几声,“它们第一次出现是大约一年之前的事,而且,它们当然没有消灭‘忧愁烦恼’。足有半个镇都被它们给生吃了呢。嘿,你当时在场吗,心弦小姐?”

我耸耸肩,“很明显,身在心不在。”

“咦？”

“告诉我……”我转过身来向她礼貌地笑着，“如果我借这本书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会不会太麻烦？大约……我不知道呢，一个礼拜时间？”

我把记载着塞拉斯蒂娅歌曲的书放在了小床上，就摆在彗星蹄博士的笔记旁边。站在离床边几步远的位置，我盯着它们。火热的夕阳透过窗口照进来，让整个小屋都沐浴在深红的薄雾之中。彗星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被弥漫在房间里的紧张气氛搞得焦躁不安。他朝我叫了好几声，但我没有回答他。

我坐了下来，继续凝视着那两本书。我用蹄子掩着嘴，陷入了深思之中。时不时的，我的视线会从塞拉斯蒂娅的摇篮曲的书页上，飘移到高高的架子顶端瓶子里那只贪食精灵身上。这种无声的交流持续了很久，房间里充满了寂静，偶尔打断它的，只有彗星寂寞的叫声。

最后，我终于开了口。“安魂曲，是一个缓冲区……一种能让小马回忆起何为真实，何为虚无的方法。”我轻声说道，“它帮助彗星蹄博士记起了夜曲的真实，它帮助我记住了贪食精灵。”重重地咽了口唾沫，我凝视着那只被囚禁的虫子。“我没有唤夜者，可我依然有一块太虚玄母歌曲的碎片。它只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但是……如果我让它记起来了……”

彗星在我身边拱着，他已经被喂饱了。沙箱也被清理干净了。本来他应该心满意足，没什么其他想要的了。但他还是使劲拱着我，又是咕噜又是喵喵叫。

我低头凝望着他，用蹄子轻轻抚摸着他的脑袋，又挠着他的耳朵，不禁苦笑了一声。“呵……她总是喜欢抚弄他的耳朵……”我叹了口气。“我想……他的疯狂，就从他拒绝去相信开始。他拒绝接受现实……他挚爱的她再也无法回应他的爱了……”

我只觉得嗓子眼后面发紧。忽然之间，我再也无法直视彗星了，因为一对上那双琥珀色的眼睛，我的泪水就不由自主地往外涌。昂起头望着天花板，我颤抖着，低声喃喃着。

“我不能像这样驻足不前，我必须继续前进。我必须……”

我离开了小屋,背着塞满了东西的鞍包。我感受着七弦琴的重量,也能感觉到鞍包侧面口袋里,装在瓶子里的贪食精灵正开心地蹦蹦跳跳。

出门之前,我在门口停了一下。面对着门外即将来临的暮色,犹豫地磨着蹄子。随着一声阴沉的叹息,我转过身大步走出了房门,甚至连门都没管。现在彗星可能会从屋子里跑出去,甚至有再也不回来的风险,我很明白这些。

安静而忧郁地,我转过了小屋的拐角,朝地窖走去。到了地窖门口,我没有直接走下楼梯,而是短暂地停了一下。我的视线投向了森林,投向那黑暗的密林深处,那深邃的黑暗,连繁星都为之黯淡。我还记得那一天,夜深之刻,在演奏悲歌的中途,我在森林中间醒了过来。浑身湿透,寒冷彻骨,瑟瑟发抖,几乎溺毙在恐惧之中。然而,重新回首日记上的篇章,我明白,那可怕夜晚的回忆并不是我唯一该记住的东西。她那遗忘的歌声掩盖了我对现实世界的掌握和认知。当我踏入苍穹之间的领域之际,才终于发现了她对我这样的凡俗生灵究竟隐瞒了何等恐怖的真相。

我不禁在猜测,塞拉斯蒂娅的歌曲掩盖的真相是否同样恐怖?会不会像逼疯了彗星蹄那样把我也拖入疯狂?它能不能带我回家呢?带给我彗星蹄从来没有机会去拥抱的自由呢?

回首向小屋望去,我最后一次回想着彗星那漂亮的橙色毛皮,还有他伴我入眠的温暖与相依,宛若温柔的摇篮曲。

再等待也毫无意义了。我走下地窖的台阶,点亮灯笼照亮道路,直到我再次来到地窖中,把凳子拉到了金属架子前面。把七弦琴安置在上面之后,我在下面放了一张新的乐谱。这时候我早已经熟记夜曲中的每一曲挽歌。不过,我要演奏的不是它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的,是塞拉斯蒂娅公主的“漂漂精灵大游行”。是时候验证一下我的理论,把它应用到活生生的荒唐存在上了。

首先,我拿起了瓶子,凝视着里面的贪食精灵。它在里面也反过来盯着我,笑嘻嘻地振动着虫翼,仿佛沉浸在无限的快乐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是一个孩子,被困在快乐和满足的永恒瞬间。我估计一首活生生的摇篮曲恐怕效果也不过如此了。

紧接着,我做了些超乎想象的事情。我拧开了瓶盖,把那只贪食精灵

放了出来。小虫子在房间里飞来飞去,啾啾着发出欢快的声音。它绕着房间的灯笼盘旋,然后又在我面前飞来飞去地嬉戏。

我一直紧紧盯着那非自然的东西,翻开了我的鞍包,我从一堆苹果里面掏出了一个,这是我从小马镇市场上买来的晃了晃蹄子,我把那闪闪发光的水果滚了出去,让它停在地窖正中间,等着看会发生什么。

我根本没怎么等。贪食精灵在房间里一个回旋,直接饥饿地飞扑到了鲜红的苹果上。在降落的中途,它的下巴就张大到了一个荒唐的地步,随着很讨厌的嗡嗡声,水果眨眼间就不见了,甚至连叶茎和果核都没留下。贪食精灵变得之前更加圆润,快乐地振动着蜻蜓翅膀,盘旋着飞回了空中。

我只是继续眯着眼睛盯着那东西,一声不吭,默默等待着。

它忽然在空中歪了一下,眼睛眯了起来,好像在集中精神。紫色飞虫的球根状身体起伏不定,不停地颤抖。忽然它一阵咳嗽,一小团呕吐物从嘴里飞了出来。可是和大多数的呕吐物不一样,这团凝结的糊状物依然飘在空中。没过一秒钟,棕色的外皮就破裂了,从里面弹出一对虫翼。忽然之间,第二只贪食精灵诞生了。一只鲜绿色的贪食精灵,快乐地盘旋在它同胞身边。

慢慢地,我再一次从鞍包里掏出两个新的苹果。当那两只贪食精灵扑到水果上的时候,我只是静静地旁观。它们狼吞虎咽地把果实吞掉,又飞了起来,然后再次开始呕吐。回响着咳嗽声和呕吐声的地窖里又多了两团黏糊糊的圆球。眨眼间,两只变成了四只,每只新的贪食精灵都长着昆虫的外骨骼,还有新的光谱颜色。

还有更多的苹果等着派上用场。我继续把它们向前方滚去。几秒钟时间里,它们又把水果吃光了,然后贪食精灵的数量再次翻倍,紧接着再次翻倍。很快,我就再也不用喂它们了。在之前摄入的食物营养积累下,贪食精灵已经可以自行繁殖了。当整个地窖变成了庞大虫群的蜂箱之际,我一跃而起,走到七弦琴之前,用魔法拨动了琴弦,开始演奏“暮光安魂曲”。

这首歌为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的虫群提供了诡异的配乐。它们振动的翅膀不经意地开始跟上了节拍,纷乱的蜂鸣声变得非常安静,化为一股不自然的清风萦绕在我身边。它们绕着我的身体盘旋,不时轻声啾啾,朝着

地窖阴暗的影子笑着,仿佛正在度过美丽的盛夏。随着安魂曲继续演奏,它们的盘旋开始形成了某种模式,随着这地下音乐厅内回旋的和弦而摇曳。那些虫眼非常明亮,就好像受到了这首被遗弃挽歌的鼓舞而激动万分。

我知道听众已经到齐了。该是时候教它们一些东西了,这些东西早就已经被它们所遗忘,这些东西掌握了它们超常本质的关键。当我的七弦琴琴弦依然随着安魂曲的旋律而振动之时,我重新扫视着面前的乐谱,让演奏开始转到塞拉斯蒂娅的“飘飘精灵大游行”。节奏缓慢,音调令你陶醉。就在灵魂的边缘,我能感觉到这首歌发出远古的号召……

当飞舞的贪食精灵停止绕着我转圈的那一刻,我意识到这音乐正在达成它的目的。虫子们飞在空中,漂浮在原地,眼睛睁得史无前例的大。它们的翅膀振动的频率似乎变得极度缓慢,协调一致,带着催眠性。我意识到,我所有的研究就要把我引向未知的结果了,不由得一阵战栗。

我甚至根本不需要咏唱歌词,曲调本身就足够吸引它们了。它的旋律飘荡在空中,和“暮光安魂曲”的神奇效果结合,融为一体。它影响着贪食精灵,把它们从独立的个体融合成一团独立的醒悟之云。我弹奏着摇篮曲,紧张地看着它们盘旋的阵型逐渐化为一张名副其实的网,逐渐笼罩在我的周围。飘舞之际,每一只贪食精灵和其他伙伴之间的距离都是完全相等的。

歌,被重新聚合了。

“你们不是真实的,”旋律之下,我低声呢喃。“只不过以为自己是而已。”

众多昆虫的目光开始变得涣散,每个独立个体共享的灵魂遗骸分量正在下降。它们的振翅速度更慢了,但是,却刮起了一股魔法的风,吹动着我的鬃毛,让我演奏的时候简直看不清乐谱。

“你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疯狂。”我说道,“看看你们的记忆,看看这一切多么荒谬。你们之所以被创造就是为了荒谬,为了掩盖无比真实的事实。”

我屏住了呼吸,因为我看到每一只贪食精灵都发散出了明亮的光芒。房间里的蜂鸣声开始轰动,仿佛远处正有波涛汹涌而来,越来越近。没一

会儿,每一只贪食精灵的眼睛都亮起了明亮的紫红色,甚至就连这种现象也化作了可见的图案,像走马灯一样绕着我旋转。那泛滥着红光的地平线每一次舞动,我都能看到贪食精灵组成的网络在我眼前消散,他们的外皮变得越来越透明,透过五颜六色的外壳,我看到的是一片纵横交错的音符、词汇、被遗忘的声音,上面通通都亮着炽热的紫红光芒。

我已经是汗流满面。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提高了声音,压过周围不断升高的喧嚣。

“唱吧!唱她的歌!”我高声呼喊,“唱她的歌,化为虚无!”

它们回答了,它们爆炸了。我尖叫着从凳子上摔了下来,紧紧抱住自己的身体,任凭无数破碎的音符呼啸着淹没了我。随之而来的是噪音——从未有过的噪音,所有噪音之中最巨大的,就和创世本身一样神圣而宏大。幸好,在我的耳朵流血之前,那尖啸的轰鸣快速减弱,变成了一片嘶嘶作响的背景白噪音。我大着胆子睁开眼睛,只见贪食精灵已经全都不见了,它们的存在本质覆盖了我周围地窖的墙壁。只是,那不是墙壁了,而是透明和半透明相间的,无法言喻的玻璃物质。在玻璃之外,我看到了数不清的恒星正在旋转,夹杂着发光的星云,银河,还有宇宙气体云的漩涡。

我站起了身体,但同时,我却又在漂浮。我漂浮在宇宙中,暴露在真空之中,在绝对零度之下瑟瑟发抖。我为什么还能活着?我还活着吗?

我想要说话,但是却没有声音。因为声音本不存在,它尚未被发明出来。回头凝望,我明白了原因。那浩瀚的小马样身影……宛若星座本身一般壮观而美丽的小马的身影,正在繁星的平原上扬蹄飞奔。她在一片混乱的瘴气之前驻足,展开了双翼,张开了嘴。于是,创世之歌因太虚玄母而诞生,这首歌从此化为了一切。

光,大爆炸,光的海啸冲刷过地窖的透明窗上,我捂住了眼睛,转身避开那光的浪涛,任它携我同行。我航过苍穹和太空之间,我航过大海,深渊和雷霆。艾奎斯陞亚在创世女神肥沃的子宫中萌芽,我在随它而生,同时随它而亡。我充满了无限生机,同时也奄奄一息。

我无所不在,我就是这大千世界。我是塞拉斯蒂娅公主和露娜,我是太阳和月亮。我是第三只天角兽,消失在黑夜的边缘。我是永生不朽的神灵,又是注定一死的生灵。我是正在为幼驹吟唱摇篮曲的塞拉斯蒂娅,我

是星乐,聆听她的歌声入眠。我就是歌,我就是音乐,旋律席卷着我,带着我涌入创世的支流。太虚玄母的合唱破裂成无数脆弱而美丽的碎片,我就在这碎片之中翻腾,游遍了每一条蜿蜒的分支。无序降临到了世界上,大肆破坏,然后消失无踪。坎特拉皇城在一秒之内落成,又伴随着梦魇之月的尖叫瞬间烧光。阴影降临时代的愁云惨雾遮挡了我的视线,然后伴随着一道灵光,谐律精华再度回归。在艾奎斯陞亚一处安宁的山谷中,坐落着一个安宁的小镇。整个地窖呼啸着向它坠去,仿佛从天而降的陨石。而我是它不幸的房主,只能无助地紧贴着墙壁。

然后我听到了声音:我自己的声音。可是,我明明没有开口,我努力睁开眼睛,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那是我,正站在旅馆的前厅。整个旅馆为了塞拉斯蒂娅公主专程来访而庆祝,到处都挂满了条幅和彩旗。几只紧张的小马伸长了脖子朝某个方向望去,我从那个方向听到了骚动,越过几只身穿铠甲的天马,我看到有一个穿着石灰色帽衫的疯子,正在几个卫兵的铁蹄之间挣扎尖叫。

“不!不!求求您!”天琴在声嘶力竭地叫喊。“您一定得听听!我求求您了!要是您把我送走了,我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趁早打住吧,小姐!”一个卫兵咕哝着。

“这边请,谁也不许去打扰公主!”另一个卫兵说道。

“不!求求你们了!”天琴呜咽着,又是踢又是踹,拼命地挣扎。“她一定得听听这个!只有她!只有她才能帮我从这诅咒之中解脱!”

他们不为所动,覆盖着铠甲的铁蹄把她挟持在中间。正当他们大步把她拖向门口之际,一个温和而威严的声音穿过了整个房间。

“等一下,”穿着金色蹄铁的前蹄抬了起来,塞拉斯蒂娅公主离开宴会桌,快步走过目瞪口呆的来客们面前。“别拉她走,让她说吧……”

“可是,殿下-”

“皇室的慈悲泽被着我所有的子民们。”太阳的天角兽声音很平静。“如果我有能力解决她的麻烦,那么,这就是我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卫兵们互相对视,马上就从命了。天琴挣脱了他们的挟持,立刻就扑倒在了地上。她匍匐在地,向塞拉斯蒂娅爬了过去,喜极而泣。“哦感谢您,祝福您,慈悲的公主殿下啊。您根本不知道我遭遇了什么……”

“嘘……”塞拉斯蒂娅走上前来。在我注视之下,她展开翅膀,像母亲抱着孩子一样轻轻拥抱着娇小的独角兽。公主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动听,就好像摇篮曲。“好啦,好啦,没事啦,放松一点。我的小马驹,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困扰着你?”

天琴抽泣着,她抬起头来望着她。她结结巴巴,泪水止不住地顺着脸颊流淌,“我、我光是告诉您还不够。我一、一定得展示给您才行。我必须让您听一听这音乐。否则一切都可能来不及了。甚至在我们话还没说完的工夫,您都可能会把我给忘了……”

“可……可我不明白,”塞拉斯蒂娅困惑地问,“我怎么会把你给忘-

“拜托,殿下。我求您了。”天琴站起身来,把那金色的乐器飘到了她蹄中。“您只管听,只是三首短短的挽歌,但是我希望它们能帮您记起来,也许到时候您就能帮助我了。”

旅馆之中的来客们互相面面相觑,担忧地喃喃着评论面前这只发疯的独角兽。卫兵们谨慎地在周围围成了一圈,做好了随时向这只陌生的独角兽发动突击的准备。

最后,塞拉斯蒂娅只是低下了头,开口说道。“很好,如果你坚持的话,如果你觉得这样能有所帮助的话,那就演奏吧,年轻的小马。”

“哦,谢谢您!我保证,最后您一定会明白所有一切的!”天琴挺直了身体,开始拨动琴弦。

我不由自主地伸长了脖子,屏住了呼吸,瞪大眼睛凝视着地窖墙外的这一幕。然而,我没有听到音乐,却听到了锁链摩擦的铿锵声。

“咦?”

就在这时候,一束锈迹斑斑的铁链从我后面飞射了过来,死死地缠住了我。

“什么?!”

眨眼间,我就被锁链向后拖去,但同时我却又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我瞪大了眼睛,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的景象慢了下来,停滞不动,然后又开始逆转。塞拉斯蒂娅再次拥抱了天琴,然后天琴匍匐向后倒退而行,紧接着卫兵像之前一样牢牢抓住了她。

“不……”

天琴倒退着离开了大厅,整个旅馆的景象都在我眼前远去了……

“不!”我咬牙切齿,像过去那个在卫兵铁腕中挣扎的影子一样,奋力想要挣脱束缚的锁链。“不!不!该死的!我就差一点儿了!我正要演奏那首歌!我正要-”我咆哮着翻腾,使劲拉扯着锁链。“看在老天爷份上,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旅馆周围的景象变得模糊不清,昼与夜飞速交替,仿佛闪光灯在疯狂闪烁。最后,一切都停留在了昏暗的朦胧中。我被缠身的锁链吊了起来,眼看着天琴走在小马镇的正中,那是夜晚时分,月亮上的囚月之马消失了,然后再次出现在天琴面前。穿着午夜铠甲,冷冷地凝视着吓瘫在地的独角兽。

“梦魇之月……”眼看着那只瘫倒在地颤抖不已的独角兽,我低声替她念出了这个名字。“……诅咒的开始-”

梦魇之月的眼睛在头盔之下闪烁着,就在她开始吸气的时候,锁链又拉紧了。我被甩到了地窖另一边,眼看着时间再次以相反的方向飞驰,向我迎面扑来。我尖叫着,眼看着整个旅馆,还有塞拉斯蒂娅,以及那可怕的爆炸,通通全都飞速离我远去。

“不!让我回去!让我回去!你这是要把我带哪儿去-?!”

整个小马镇过去一年之中的一幕幕在我眼前像彗星般纷纷闪过,一次又一次日落,速度越来越慢。直到我看到孤独的天琴快步走下那熟悉的地窖,在乐器的下面放上了那张乐谱。我立刻就认出了挽歌的名字。

“‘夜之悲歌’。”我喃喃着,在锁链的束缚中颤抖,然后我才反应过来自己到底在哪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到底在什么时间。“哦,天呐……”

天琴奏完了这首挽歌,她掉进了水中。闪电和雷霆环绕着她,很快,我也湿透了。当天琴和我——我们俩,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一同摔落在幽冥的遗忘领域中旋转的锈铁平台上的时候,这无限寒冷的世界已经让我冻到了骨子里。我翻了个身,不由得颤抖不已,锁链如毒蛇般勒紧了我的身体,在我身上滑动。我再也感觉不到地窖的玻璃地板了,取而代之的是真实而冰冷的钢铁触感。当我睁开眼睛,过去的天琴已经消失无踪,因为我已经取代了她的位置。枷锁禁锢的小马们将我团团包围在中间,他们的呻吟声永无止境。随着他们齐刷刷地鞠躬致敬,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

我。

我抬起头来,透过苍穹之间那苍茫的世界望去,于是我看到她了。

或者说,我看到了她的寓所。她就坐在那里,担当着被遗忘生灵的管理者。巨大的金属球体漂浮在平台上方,铭刻着无数的古老符文。一层层多孔的钢铁外壳摩擦着,交织在一起互相旋转。一边喷射着闪电,一边给这古老的机器润滑,而这机器又反过来哺育着所有被它以锁链束缚链接的哭泣之魂。忽然之间,这个遗忘的世界不再寒冷了,因为我心中燃烧的火焰愈发狂暴,哪怕最坚固的时间障壁也不足以抵挡这愤怒之火。

“你!”我咬着牙关。支撑起身体,重重锁链束缚着我,束缚着我的过去,束缚着我的未来。我咬牙切齿,努力挣扎。“诅咒你!我都已经快要成功了!我都已经快要知道真相了!可你就是无法接受,对不对?!”在我怒吼之际,更多的锁链捆了上来,四倍地勒在我脖颈上,我在束缚的窒息中颤抖。“唔唔唔唔唔唔……”我怒视着她的天球,用咆哮对抗着惊雷闪电。“你到底想保护些什么东西,让你必须从生命中篡夺美丽也要去把它藏起来?!太虚玄母又对你怎么了?!值得吗?!值得你囚禁了那么多自由的生灵吗,甚至包括你的挚爱?!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爱过他?!回答我!!!”

重重球体悬停在空中,歌声在混乱中共鸣。周围镣铐加身的小马们,齐声以悲哀的歌喉回应。

“别唱了!”我大吼,“回答我!马上回答-”

雷霆从球体中迸射而出,我听到过去的我在尖叫,而我现在的尖叫声则哽在了嗓子里。那雷霆一次又一次地向我轰然而至,我睁大了抽搐的眼睛,等待着致命一击的来临。冰冷的空气中弥漫着烟熏和死亡的气味,被遗忘者们的哀鸣声愈发高亢,为了他们新加入的同伴奉上感叹。锁链将我重重束缚,将我拖向即将来临的恐怖之路,简直令我无法呼吸。她就要把我加入她的统治之中了,当了一年多的孤魂野鬼之后,现在我真的要变成孤魂野鬼了。我想到了暮光,我想到了我的父母,我想到了彗星-

就在那千钧一发的关头,从披枷带锁的小马们之中冲出了一个身影。让我震惊的是,它直奔我而来。随着一道明亮的光,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它的面孔,周围的锁链就全都碎裂了。一时间,我不知所措,只能看着过去的天琴倒在我身下的地面上。那只小马立刻抓住了她的前蹄,拉着她就跑,

我像彗尾一样紧跟着我们身后。我们三只小马一路奔逃,逃离了闪电和雷霆,越过了尖叫的马群,把那旋转的天球和她的暴怒远远甩在身后。我想说话,可是却结结巴巴,不知该说什么好。等我的话语终于成型之际,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异口同声,问出了同一个问题:

“你……你是谁?!”天琴惊恐地尖叫,而我则气喘吁吁。“这是什么地方?!”拜托,我实在好害怕-”

那只小马一言不发,它身上并没有将它束缚在平台上的锁链,而是披着一件宽大的斗篷,被苍穹之泪浸得透湿。这只小马是遗忘领域的子民,却又不是。当它冲到了平台边缘,用两只前蹄紧紧抓住了天琴的时候,我朝他飘扬的斗篷里面瞥了一眼,看到黑色的绳索把一件确凿无疑的黑色乐器挂在他的身上。

“唤夜者?!”我开了口,因为过去的我做不到。“塞拉斯蒂娅在上啊,你是-”

他把天琴扔进了混沌的虚空,同时,他张开嘴,唱出了一首歌。天琴坠落了下去,我也一样。冰霜消散,雷霆平息,遗忘领域的一切都消散于无形。天琴坠入了夜空下的森林。当她轻盈地落地之际,我则被甩开了,脱离了那些锁链,脱离了过去的我自己,脱离了一切,只剩了无尽的尖叫。在周围忽隐忽现的墙壁间,我匍匐着,爬过时间的狂澜,不顾一切地逃着。我的大脑在流血,顺着我的角往外淌。我一遍又一遍地低声呼唤着一个名字,那个名字。

“雪石膏……雪石膏,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玻璃粉碎了。泥土如墙壁一样朝我压来。我竭尽全力,只顾着往上爬,不停地往上爬。当头顶的夜空和星座变得清晰之时,我耳中听不见别的声音,只有呜咽和清脆的虫鸣声。

“雪石膏……雪石膏,拜托……”

温热的舌头轻轻舔着我的脸庞。

我的眼睛猛然睁开,顿时一声惊叫。

彗星那琥珀色的双瞳正凝视着我。猫咪向前倾着身子,磨蹭着我的脸,然后又舔了我一口。我正在地窖的门外,笼罩在周围的是森林边缘的夜色。我的小屋就静静地坐落在几步开外,留着没关的门正敞开着。

我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浑身都被苍穹的洪水湿透了。把我扔回来的,是她?还是彗星蹄?扭头朝通往地窖的台阶望去,只见灯笼还在下面轻轻地摇晃。所有的贪食精灵全都不见了。毕竟,它们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存在过。

“雪石膏……是你救了我吗?”我喘着气,浑身发抖。“两次?”一声猫叫传来,我抬头望着猫咪,抽泣着,把它抱进了怀中。“该说是三次……”我的声音在颤抖。

彗星又叫了一声,轻轻地在我怀中拱着。

我哽咽着,咽下抽泣,把他抱得更近。泪水滴落在那亮橙色的毛皮上。“我不在乎你只会把我忘记。我不在乎我对你而言就只是凭空出现的饲主。我想让你明白,我爱你。”我抽泣着,满怀爱意地挠着他的耳朵。“我爱你,真的好爱你,我希望你能明白。就在此时,就在此地……”

就算彗星想抗议,他也没表现出来。他非常温暖,快乐,而且在这只哭哭啼啼的独角兽拥抱中,他感到很满足。这正好就是当时我所需要的一切了,诅咒什么的几乎不重要了。

我睡不着。在经历了这么多高度危险的音乐之后,我根本睡不着。

我坐在小床中间,彗星陪伴在我身边。我轻轻抚摸着它,默默地凝望着窗外的黎明来临。那柔和温暖的色调渐渐升起。静静的呼吸声萦绕在我身边。窗外升起了蒸腾的晨雾,我的视线也随之抬起。

“他肯定是知道自己找不到解决方案。”我轻声喃喃着。“哪怕是在疯狂之中,雪石膏一定也最终理解了自己的处境。因为露娜和塞拉斯蒂娅都不能去接触,而甚至他自己对夜曲的知识也不足以打破诅咒,所以他距离自由之门的距离永远都只有两首挽歌。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死亡……”我艰难地咽着唾沫。“……或者化为虚无,归于遗忘。”

彗星在我身边蠕动着,翻过身来要我给揉肚肚。

我笑了,满足了他的要求。“而因此,”我继续说下去,“他选了只有疯子才会做的事。彗星蹄既没有死亡,也没有化为虚无。他秘密地潜入了她的领域。不知怎么的,他在那里一呆就是将近一千年。千年以来,他一直都隐藏在她那些被遗忘的子民们当中。但是,最后呢?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我的目光投向放在桌上的笔记,他的笔记就靠在我的七弦琴旁边,伴随着记载夜曲挽歌的那一大堆乐谱。

“啊,当然了……”我低声说道,“……露娜公主终将归来。千年时光过后,在那白昼最长的一天,群星将助她从月亮逃脱。她将会重返大地,而当初把她变成梦魇之月的遗忘精髓也将与她一同降临。”又一次冰冷的呼吸之后,我叹息着。“然后,那将会诞生出我这样被诅咒的小马。如果雪石膏无法解开所有挽歌的奥秘,或许其他受诅咒的小马能够成功。”

外面的晨光愈发明亮。尽管如此,当我眼看着窗外的朝阳逐渐升起的时候,整个世界却毫无温暖。

“如果雪石膏在暗影降临期间保持着最佳的状态,”我的声音很低沉,“如果雪石膏没有那么执迷于半月影……哪怕是她已经死了,那么,他也许会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发掘出最后的两首挽歌,并且自救成功。这样的话,几个世纪之后,他就不用再依靠我这样的小马来完成同样的难题了。但是,话虽如此,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对彗星的抚摸停住了。低头凝视着那毛茸茸的小东西,我只觉得心跳得很重。

“如果,我不尽我最大的力量去拼搏和奉献,追求自己的目标……”我的声音很轻,“……如果我没有全力以赴去解决这个诅咒,那我最后会怎么样呢?我会像他一样迷失吗?她拥有她的挚爱。雪石膏拥有半月影。我呢?我又拥有什么?”我只觉得嗓子里堵得慌,“我能拥有什么?”

彗星咕嘟着,发出一丝微弱的颤音。他意识到自己没有被打扰。

我只觉得嗓子里愈发堵得慌了。“我的旅途只会越来越危险。”声音微微破碎了。“那究竟会是怎样的生活呢,更不用说,还是一个幽灵?”

我敲响了小屋的门。

另一边传来了小蝶的声音,音调很尖。“是、是谁呀?”

“您是小蝶吗?本地的小动物管理员?”

“嗯……对。我相信大家就是这么叫我的……”

“我想,你能不能照顾一下我找到的这个小家伙?”

短暂的停顿过后,天马最终还是解开了门锁。门开了,她从里面露出了眼睛。

我站在她面前,鞍包里正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在小蝶的眼前,一只可爱的猫咪从包口探出了脑袋,在正午的阳光下轻声喵喵叫着。

“他真是好可爱,”门厅中央,小蝶呢喃着,跪在那只流浪猫旁边仔细检查着他。“你已经照顾他有多久了呢?”

“上周大部分时间吧。”我说道,站在房间边缘,保持着冰冷的距离。“不过在那之前,我也断断续续喂了他有几个月时间了。我看到他在小镇边缘的森林里转悠,然后……然后我的心里就……你懂的。”

“我能看出是为什么。”小蝶笑着,俯下身来磨蹭着猫咪。不管彗星有没有意识到也好,他回应的方式和之前某个薄荷色毛皮的幽灵爱抚他的时候别无二致。“他太亲切了,我能知道他以前是家猫。大多数流浪猫对小马都不太合得来,不过,当然了……”她轻声咯咯笑着,“为此可能我们得多谢你才是。”

我耸了耸肩,“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有一只热心帮忙的小马给了我很多急需的建议。我想办法教会了他用猫砂盆,而且拿最好的东西来喂他,甚至还带他去新打了疫苗。”

“你为他忙了这么多……”小蝶抬头望着我,“……你确定,你真不想养他吗?”

“这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我听见自己在说话,就好像在地窖的阴影中听着过去的我在说话一样。“我……我现在真的是……麻烦事……麻烦事多得要命。而且……”我咳嗽了几声,努力遏制住一波寒意。“现在……现在不是养宠物的时候……其实……我……我也养不起什么宠物。我……嗯……”我凝视着小屋的角落,紧紧咬着嘴唇。“我觉得,他该找一个安全、温暖、充满了爱的……家。就是这样了。”

“嗯,我一定会给他找到的。”小蝶点点头,“包在我身上了。”

“是啊……”我说着,勉强一笑,笑声是那么干涩。“你的朋友们告诉我,你对小动物很有一套呢,而且-”

“我相信小马和小动物之间的纽带是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无形

的基础本质，”小蝶评价道，“这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

“……无法用语言表达，但是可以用心去感触，”我轻声喃喃道，“自世界诞生之日起，它就满溢在我们心中。”

她站起来，惊讶地看着我。“哎呀，没错。这种表达方式真是很有诗意呢。”

我慢慢地点了点头。

“他有名字吗？”

“咦？”

她咯咯笑着，指着橙色的小东西。“你找到的这只猫咪，你总得称呼他什么吧？”

我耸了耸肩。“名字有什么重要的吗？他只是……只不过是找到的一只需要救助的小动物。也不知是谁把他给丢了，需要找、找个家。”我深呼吸，努力把泪水咽下去。“他……他睡觉的时候会睡得很香，要是你爱抚的时候离他太近了，他会不自在，会稍微表示一点抗议。而且……而且他、他最喜欢有谁来抚弄他的耳朵……”我的声音已经支离破碎，再也无力遏制的泪水，顺着脸庞潸然而下。

“心弦小姐？”小蝶看着我，“你没事吧？”

“是啊，嗯……”我抽泣着，把脸庞擦干，努力把呼吸理顺。“只是……那个……”我注视着她，深吸了一口气，“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之所以会把事情给忘掉，只是因为……过去有很多事情都那么糟糕，以至于……要是它们从一开始就不曾有过，这样反而更好？要是我们只是简单地……从它们旁边走过去，对它们视而不见，假装历史本来就不是这样的，那……生活应该会变得更美好，更高贵，也更有希望吧？”

小蝶只是眨着眼睛盯着我，翅膀抽搐了几下。很快，她只能说道：“我不知道呢。但我必须说……你真是一位哲学家啊，不是吗？”

“哈……哈哈……嗯，是啊……”我笑了起来，目光从彗星身上扫过，泪水已经干涸了。“这总比去感触要容易多了。”我脱口而出。

小蝶快步走过来，温和地抬起一只蹄子搭在我肩上。“不用担心，心弦小姐。我会把他当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好好照顾的。他会拥有一个美好的家，我向你保证。所以请不要担心。”

我想回答,我想向彗星诉说出来。但是我意识到,再一次,我只把要倾诉的思绪封存在自己的心里了。如果我能大声说出来,也许真实能更容易得到释放,会让我感到疯狂,但更加轻松。

事实上,我开始忘记,感觉到担忧究竟意味着什么了。

那个下午,我坐在我的小屋,把我之前写下的所有夜曲的挽歌都整理到一起。在这里,说我的家里感觉非常空虚,那都太轻描淡写了。但是,突然少了个同伴,就好像没有了贪食精灵一样。或许这是个寂寞的世界,但这是个真实的世界。我再一次沦为一只身负使命的受诅咒小马了,只顾着专心执行一项比这本日记还要早的任务。

我在一片绝对的寂静之中默默地工作着,想到我总是在学习的时候这么安静,这还真是奇怪。我觉得,至少可以呼吸点儿新鲜空气。我得再把彗星蹄的笔记给读个几遍,看看有没有他进入遗忘领域之后的条目。如果我能晒晒太阳的话,说不定能把他那长篇大段的发光蓝字看得更仔细点儿。

所以,我把他的笔记和我的七弦琴一块儿放进了鞍包里,站起来转身走过房间。在门口刚一开门,我就吓了一跳。一个橙色的东西从我身边嗖地蹿了过去。

眨了眨眼睛,我转过身来。

猫咪直奔我的小床而去,跳到了被子上面,就好像回了自己家。他坐在那里,舔着自己,舒舒服服地咕噜着,就好像明天就再也来不了了似的……在这种情况下,该说是昨天才对?

怔怔地眨着眼睛,我转过身来,朝门外张望了一圈。大气也不敢喘,我慢慢地走向小床边,放下了我的鞍包,坐在他身旁,静静地,静静地凝视着他。

阳光照进了门口,照亮了他明亮的琥珀色眼睛。他舔完了一条腿,开始舔另一条。完事之后,又轻轻地咬着爪子,在被褥上钻得更深了。

我的小屋和小蝶的小屋位于镇子的两边,中间隔着整个小马镇,足有好几里地远。一路上有数不清的建筑物,溪流,还有灌木丛什么的。不到四个钟头的时间里……

我试探性地伸出了蹄子……

彗星抬起了头,只嗅了我的前蹄一次,就立刻像往常那样开始磨蹭着我的腿。他轻轻地喵了一声,在床上翻了过来,朝我露出了肚子。

我笑了,非常痛苦地笑了。泪,从我眼中止不住地往外涌,而我也不再费心去遮掩了。我俯下身子,抚弄着他的耳朵,亲切地揉着他的肚子。他一直躺在那里,连挪都不带挪的。

“也许动物不受诅咒的影响,”我大声地嘟哝着。“也许猫类有一种特别的感知能力,是她的歌也无法遮掩的。也许你们的危险还没到能泄露遗忘领域秘密的程度。”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床上,一同阅读着小床中间彗星蹄的笔记。壁炉里的火焰很旺盛,房间里飘散着烤面包的芬芳。我甚至连帽衫都不用穿了,这可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彗星靠在我身边坐着,柔软的毛皮感觉那么细腻,那么舒适。

“怎么都好啦。”我说道,朝他笑得非常开怀。“这个疯狂散漫的哲学家很高兴能有你来帮我做研究。”我又爱抚了他一顿,止不住地咯咯傻笑。“说不定你会想让我给你唱摇篮曲,就像暮光给斯派克唱摇篮曲那样?”

彗星尖锐地喵了一声。

“嘿,那还是算了。”我回答道,享受着他的陪伴。温暖地叹息着,我再次开始翻阅那些蓝色的文字。“也许我是没法确切地知道当时塞拉斯蒂娅公主在旅馆发生的事被贪食精灵给掩盖了什么了。但现在,我至少知道了彗星蹄的下落,而且他还带着唤夜者。太好了,对吧?我是说……关于天降大礼这回事,那句老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在这身受诅咒的生活之中,如果拒绝任何可能降临的祝福,无论是多么渺小的祝福也好,我都是个白痴。

X I V：第九诅咒

|亲爱的日记本,

|这是我的旅途吗?这是只属于我的旅途吗?当我战胜了这诅咒之后,我会是唯一获得救赎的小马吗?一直以来,我只把这场无妄之灾看做是一次孤独的演练,难道这其实只是一个谎言吗?

|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我经历的总和,包括我的希望和梦想,不仅是由痛苦和学习决定的,而且是由我面前的灵魂决定的,由那些可能没有内在能力从她那永不满足的支配中解脱出来的小马决定的。尽管如此,这些灵魂还是借给了我自由的钥匙,否则他们本可以为自己使用的。

|或许这就是我至今为止学到的最大的一个教训:我半个女主角都不是,顶多算个在这场疯狂的困境之中被解救出来的落难少女罢了。就目前来说,我本来还以为,所有那些指引我在这孤独的旅途上前行的小马们,虽然我必须去感谢他们,可他们都那么遥不可及。然而,命运的无常之风让我彻底领悟了——我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走得更远。到目前为止,就连她都没机会阻止我。

|而现在,我开始怀疑了。会不会……她不光是为了阻止我呢?会不会……她其实是为了帮我……

|-----

|小会议室上方盘旋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默,四个小马僵坐在桌子周围的各自座位上,在沉思之中眨着眼睛。当吊灯的烛光在上方闪烁时,他们互相冷冷地对视着,仿佛想看看谁敢先开口。最后,随着一声沮丧的叹息,其中一位向前倾过了身子。

|“嗯,这是个好问题,”奥塔薇娅说道。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结,并把自己烟灰色的前蹄放在橡木桌子上。“音乐真的拥有神圣的力量吗?我一直假设它是这样的,尽管我必须声明这假设纯粹是主观看法。我不知道这房间里的各位经历是怎样的,但对我来说,音乐是一种媒介,借助它,

我能和我潜在的听众们意识相通。我发现,音乐就是通往灵魂的桥梁。”

| “我同意你说的,奥塔薇娅小姐,”梅洛蒂娅说。年轻的天马坐在桌子的另一端,由于紧张而一下一下地捋着她翡翠色的鬃毛。她咬着嘴唇,坐立不安,踌躇不定,然后才说下去。“呃……我突然开始思考,如果从未去过音乐学院,那么我会是一只什么样的小马。就好像……我有了分解自己灵魂的能力,并且把它在分享给每一只小马的同时又细致地拼凑回原样。我觉得……可能没有更好的说法了。”

| “其实吧,对咱自个儿来说,咱其实更想跳舞。”坐在她对面的雄驹说。

| 梅洛蒂娅向桌子对面斜了一眼。“所以,音乐是您第二钟爱的天赋吗,巴德先生?”

| “啊,才不是呢!”巴德先生啐了一口。“咱是说,咱才不相信‘灵魂的桥梁’这种胡扯的话呢。这就是你的‘认识别的小马的概念’?去镇里在广场舞里找个自己的位置吧!”络腮胡子的陆马把他的椅子靠在房间的墙上。然后,他懒散散的把吉他放在盘坐着的腿上并让它保持平衡,接着漫不经心的用蹄子弹奏着。“如果阿拉要问咱,音乐这玩意就是帮助我们于自然相处得更加融洽的。当太虚玄母为我们在外面准备有大堆的地方时,我们却把所有的歌手都锁在唱片店和录音棚里真是可怜可耻!”

| 奥塔薇娅点点头。“好吧,看来您对某些东西很了解嘛,J·R·巴德-”

| “你可长点心吧,小丫头!”巴德先生直起身,摆弄着自己的宽檐牛仔帽。“叫咱‘巴德先生’,就像那边那位绿毛小姐一样!只有咱乐队的前成员才被允许管咱叫‘J·R·巴德’!”

| “我向您真诚的道歉,巴德先生,”奥塔薇娅抿着嘴微微笑着。“我只是在说实话,你以自己的方式提到了太虚玄母。”

| “哈?”他又往后靠了靠。“她咋了?”

| “嗯,传说她用一首歌创造了世界,是吗?”奥塔薇娅注视着其他三张脸。“然后——也许——这一首歌被分解并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因此构成了现实的各个不同领域。所以,不妨说巴德先生你也是那首无处不在的歌的延伸。所以你是否同意这样一个假设,我们都是这首歌的一个和弦?”

| “对不起,亲爱的,但咱被你那‘真诚的道歉’给忽悠晕了!”

|当奥塔薇娅无奈地用一只蹄子捂脸的时候,梅洛蒂娅跟着笑了。“好吧,我觉得音乐的力量——无论它神圣与否——是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来阐释的。奥塔薇娅小姐只看到了其作为链接其他小马的作用。J·R——呃……巴德先生,他则将其视为与自然沟通的一种方式。”她脸红了,装模作样地扭了两下翅膀。“我……呃……把它看作是与自己沟通的方式。我想啊,斯酷奇先生肯定会把这看成是一种实验表现能力的方式!对吧?维尼尔?”



|房间里完全静了。

|“呃……”梅洛蒂娅有点局促不安地环视着四周。“斯酷奇先生?”

|长着蓝色鬃毛的白色独角兽趴在桌尾,脸泡在自己的口水里,发出了轻轻的鼾声。

|“嘿!”巴德先生咕哝着。“阳光妹子!还不赶紧起床了!”他把桌子下面的腿伸了过去,照她屁股下面的椅子就是一下子。

|“呃哦——啊啊!”维尼尔·斯酷奇猛地抬起头,一对墨镜歪歪斜斜地戴在她那双洋红色的眼睛上。“我照顾好它了!东西也都洗干净了!全做好了!”她愣在了那里,眨了眨眼。“哈……?”维尼尔茫然地看着周围。“哦,这个,好吧我记起来了。”

|“我确信巴德先生正在问你音乐对于你的生活起到的作用,”奥塔薇娅说着。“是神圣的,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啊,我不知道。”维尼尔摊了摊蹄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她打了个哈欠,身体斜靠在桌子上。“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就让唱片放着,直到某些不可描述的东西从扬声器里传出来。”她傻笑着。“嘿~这很像我在奥兰多演出后的一个度假胜地度过的周末——除了没有放碟之外,我还为两个来自斯马林格勒的屁股也很坚挺的兄弟鼓了蹄。”

| 梅洛蒂娅一边用蹄子捂着通红的脸,一边清了清嗓子。“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话题。”

| “咱也同意,”巴德先生咕哝着说道,同时警惕地瞥了那只独角兽一眼。“在高档酒店里踹一棵苹果树,咱觉得这和咱们要谈的东西一点关系没有。”

| “啧啧。好吧,你们这些扫兴鬼。”维尼尔·斯酷奇向后倾了倾身体,将她的前肢枕在脑后,还对着天花板打了个呵欠。“所以我们到底在谈什么?”

| “好吧……”梅洛蒂娅欲言又止。“你知道的,这真是个好问题。”

| “也许咱不该和这三只记忆如金鱼的雌驹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巴德先生不高兴的拉长了调子,慢吞吞地说道。“咱们是来这儿谈论音乐的魔法的,不是吗?”

| “嗯,当然。但某些东西在困扰着我。”梅洛蒂娅紧张地盯着桌子看。“虽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但音乐的力量对我来说异常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内心最深爱的东西。我觉得直到现在……我才多想了一下。”

| “好吧,应该这么说,它与我的职业一直有不可估量的联系,”奥塔薇娅说道。“音乐对我而言,不仅仅是表演赚钱,而是从内到外的滋润。”

| “哈哈!”维尼尔大笑着,笑得流出了眼泪。“她说了‘滋润’。”

| 奥塔薇娅蹙了蹙眉,继续说道。“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音乐的那些神秘特性,我想我不会克服生活中的许多困难,也不会站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 “我觉得你说的太模糊不清,活像是你周围挡着巨大的灌木丛,”巴德先生说道。“也许你还是跳过它直截了当吧,我的小姐。”

| 奥塔薇娅缓缓点了点头,然后把身子倾向桌子,并对大家说道。“也许有小马刚好听说过‘第九诅咒’?”

| “哦……”梅洛蒂娅的耳朵一耸,“哎呀,对!我听说过那个!”

| “什么诅咒?”巴德先生沉着脸。

| “听起来像是蒙特祖玛的邪恶复仇,”维尼尔含糊不清的说。在三道灼热目光的注视下,她耸了耸肩。“啊,什么啊?!像你们这些弹着琴弦

的油腻的粗野马,从没有品尝过马西哥的苦艾酒!”

| “斯酷奇先生,我指的是,坎特拉音乐精英阶层中的一个传奇,” 奥塔薇娅解释道。“诚然,这就是一种幼稚的迷信,但是由于其年代久远而且广为人知,几百年来,这个概念逐渐被赋予了类似高贵的古代遗产的意味。这迷信的内容无非是,一个成功的音乐家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是一生中——最多只能创造九首史诗交响乐。再进一步去创作第十首的话,就是在做无用功了,甚至可能招致死亡,亦或是更加恐怖的命运。”

| “嗯……这一开始听起来很熟悉,” 巴德先生不弹吉他了。“这就是所谓的‘27岁俱乐部’吗?”

| “哦! 哦! 老兄啊!” 维尼尔突然拍了一下桌子,并指着他。“那就像吉米·亨德里克斯和科特·柯本的死一样!”

| “我不太懂这个,” 梅洛蒂娅若有所思地说。“但我-我对第九诅咒很熟悉。在历史上,它消磨了蹄石博士,潘德列马基,和格林·桑德等小马的生命。他们都很年轻,并且都是思想上进的音乐家。他们写了许多交响曲,但是,每当完成第九首时,命运就以某种方式悲剧性的结束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念头。不管是死亡,或是退休,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呃……倍多芬。”

| “噢! 是的! 倍多芬! 嘿……” 巴德先生笑了,随之点点头。“我确信这就是这该死的第九交响曲那么出名的原因。因为这是他生前的弥留之作。”

| “对,我有次在西马图的一家俱乐部混过这歌,” 维尼尔奸笑着说道。“它的节拍里面那些怪物混响还有……噗哧——重低音都差点儿自爆了。玻璃到处都是啊,老兄。你们真该去看看。整个舞场的家伙们都东倒西歪,一个个透湿,因为吓出汤子来了。”

| 奥塔薇娅蹙了蹙眉。“倍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可不仅仅是公开播放的那些普通音乐,能放上DJ台随便放出来的。”她清了清嗓子,声音更高了。“这证明了小马音乐事业的脆弱本质,以及痛苦的终结可能随时来临。”

| “但咱觉得你不是梅洛蒂娅小姐那样的作曲家!” 巴德先生指着桌子对面的小马,“咱估摸着你是个在坎特拉皇城的观众前,演奏你天籁

之音的音乐家。”

| “是的,这是真的,”奥塔薇娅点头回答。“尽管我声名显赫,但我只是一个卑微的大提琴演奏家,卑躬屈膝地登上了顶峰。就算如此,我仍然对经典怀有无限的敬意,它超越了我把演奏音乐作为职业生涯基石的这个简单事实。实际上,一开始我还很天真,对音乐的古老本质一无所知。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依然试图在大舞台上找到属于我的那盏聚光灯。从坎特拉皇家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在寻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才华。这让我来到了骡丁汉西部一个相对而言很不起眼的小地方,在那里,我亲身体会到了‘第九诅咒’的真正本质。”

| “呃……”维尼尔提起她的墨镜,两眼紧闭,用蹄子在眼皮上揉来揉去。“这接下来的发展是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 “你礼貌一下会死吗?”巴德先生嘟囔着。

| “拜托,我们洗耳恭听,”梅洛蒂娅微笑着说,她俯身凝视着奥克塔维亚。“你在骡丁汉发生了什么事?”

| “你必须明白,”奥塔薇娅说。“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那时候,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名小卒,不过是一只背景小马罢了。我对音乐的基本把控是建立在学校的课程学习和基本教学计划给我留下的僵硬刻板材料上的,从来没有走入这个世界去亲身感受属于我自己的音乐,去理解和观众的灵魂建立桥梁意味着什么。成为一位艺术家,当时在我心里是一条神秘而艰巨的道路,但并非没有铤而走险的成分……”

| -----

| 我在骡丁汉时,通常是在一个叫做锈毡剧院的地方演出。不过,称之为‘剧院’未免有点太夸张了。它更像是崭露头角的音乐家寻找他们的使命的中途宿舍,而那些来听音乐会的,只消少许钱财就能得个座位。在赶到这地方之后,我感到我的期望已破灭为尘埃。看起来,这里面只怕容纳100只小马都难。现在看来,我居然有点羡慕那大厅中所能表现的那种微妙而又亲切的气氛了。但当初,我仍然年轻,也有着远大的志向。我希望,我期望,我能在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成百上千的——热心观众面前表演一次。尽管这愿望早晚会的实现,但我当时被盲目与倦怠冲昏了头,所以没有想到这一点。

|不过,我仍然砥砺前行,即使我被领到了新的住处:一座建在锈毡剧院旁边的小公寓的第四层。我必须承认,我那时是一个特殊计划的一部分。我仍然靠着在坎特拉音乐学院的助学津贴维持生活,而在骡丁汉,我每两个晚上,有时候甚至是每个晚上都要在舞台外面生活和呼吸,而且定期演奏。我感到很幸运,但这种热情只持续到第一个星期就烟消云散了。

|骡丁汉的老百姓那精致而优雅的外表是很有欺骗性的。老实说,他们确是冷酷无情的批评家,而这在乌烟瘴气的西城区的小巷和贫民窟内,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而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这里将是我的简陋居所。

|当我第一次在锈毡剧院表演马尔扎特的曲子之时,观众立马就将我嘘下了台。一开始我一只蹄子都不想动,因为我才开始拉了没几下,我觉得观众们的残忍只是为了贬低我这个菜鸟的第一次演出。但很快我就在舞台再也待不住了,因为我泪流满面,简直都无法集中精神拉琴了。

|在骡丁汉的那些夜晚,我学到了‘马性本恶’这个真理。也是凑巧了,无论我有没有才华,我都没法引起观众的半点关注。我这才意识,这是个‘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问题。因为每天晚上的音乐会只是专属于另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前辈,而她的确非常出名。骡丁汉的居民们根本没什么耐心可言,他们对于新手的演奏是一点儿都坐不住,而这就是我不得不承受的了。他们,只想听自己熟悉的音乐家的音乐会,其他的一概不理。你们看,他们早就已经和自己喜爱的音乐家搭建起了灵魂的桥梁,而我根本不在其中。

|老实说,我当时真的很失望,几乎不想在那里继续工作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是继续忍下去了。事实上,他们也不再把我当成一个垃圾来对待了。然而,我仍然无法用我的才能,以我所渴望的方式来吸引或让他们注意到我。这就像……有一堵难以言喻的墙,阻止我们的精神在我每晚演奏的旋律中水乳交融。

|然后,我开始质疑自己的才华和理想抱负了。我的表现真的和自以为的一样好吗?也许每晚我上台时都期待太多了?是我的青春和疯狂的梦想使我为如此少的报酬而努力工作吗?我到底能不能像自己心中梦想的那么伟大?

|一个月后,在骡丁汉那凄凉之冬内,我发现那名深受欢迎的音乐家前辈要退休了。我龌龊自私的一面对于其竞争对手离开了比赛很是高兴,但我良知的一面却沮丧的发现她的表情中有一种悲戚的神情。当她在那儿的最后一天,我偶然在隶属于剧院的公寓里看到了她。那时候,她正在把自己的行装悉数打包。我暂时把对她的嫉妒全抛开了,以便能以最诚挚的态度与她交谈。

|她告诉我,我的前途一片黯淡,阴云密布。她坚持说,如果我对自己的音乐事业还有任何希望的话,那就尽早离开这个锈毡剧院,尽可能地远走高飞。当我问她为什么时,她哭了起来,开始公开地哀叹。她告诉我,她已经在这里演出了二十年,为了给观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绝望地在这里一直坚持了如此长的时间,这是她在音乐界中的一个败笔。

|我问她为什么她早不走?为什么她很久之前就没有退休或者去其他地方寻找听众?她告诉我,很久以来,一直都是某种东西迫使她留下来的。她暗示那个地方有一种神秘的精神,一种充满了悲剧的可恶气氛,使得观众如此痛苦,连她自己都开始渴望定期体验他们的冷漠。

|我突然想到,她并不是在胡说八道,因为我自己也曾有过这种可恶的感觉。每天晚上,我几乎都无法入睡。我会在半夜里断断续续地惊醒过来,浑身都是冷汗,仿佛可怕的高温要把我烧死在被窝里。有时,我觉得好像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烟味,从我周围的小公寓墙壁里渗出来。

|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儿来的胆量,但我问起了她有没有经历同样的神秘痛苦失眠。对于我的问题,她面色苍白,说了一样神秘的东西:只是个日期。然后,她恍恍惚惚地把所有剩下的东西塞进行李箱,飞也似地离开了。日后那个音乐家的消息,我再也没听说过了。

|不过很显然,她告诉了我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虽然她那双抽搐的眼睛后面隐藏的是一个饱受惊吓的灵魂,拒绝把这些信息用适当的语言直接表达出来。所以,等我一有了机会,我就立刻去了当地的图书馆。我翻遍了骡丁汉的记录,想找到那天那位音乐家前辈吞吞吐吐地告诉我的究竟是什么。然后,我有了一个恐怖地发现。

|锈毡剧院曾经发生过一次可怕的灾难。你们之中一部分小马可能知道,骡丁汉的历史非常古老了。自从暗影降临的黑暗岁月以来,那城镇

就已经在那里了。七百年前,就在这座剧院和周边建筑刚刚落成开业不久,当时名闻世界的作曲家格林·桑德即将在那里进行她的最后一场演出。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隐退而言,她未免太年轻了。但是,那只雌驹才刚刚生了孩子,她只希望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都能和自己的孩子和丈夫享受家庭生活的幸福。

|所以,她决定在新开张的锈毡剧院里演出她最新的也是最后的作品。正如你们可能已经开始怀疑的那样,这里面有很大的讽刺意味。那是格林·桑德的第十交响乐。之前的九部作品让她名扬整个艾奎斯陞亚,原本在过去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哀伤的歌谣和悲伤的挽歌都是整个音乐舞台的主流风格。而她的单曲风格则为整个音乐界带来了更新、更乐观的主题。

|那本来应该是一场非常微妙、亲密、谦逊的小小音乐会。毕竟,锈毡剧院总共也就能容纳那么些小马而已。尽管格林·桑德表现得很真诚,但这就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骡丁汉上流社会精英能有资格迎接她最后的鞠躬谢幕。

|不用问,在音乐界有很多的批评家,都理所当然地被这件事给激怒了。可悲的是,他们之中似乎有一两位把这种疯狂的憎恨提升到了某种…反社会的程度。

|在格林·桑德上台演奏她第十首,也是最后一首作品的那天晚上,有个纵火犯放火烧了大楼的根基。可怕的火灾烧毁了锈毡剧院,足有一百二十多只小马被这场火灾夺走了生命。格林·桑德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当她惨不忍睹的焦黑遗骸被发现时,依然紧紧抓着她的小提琴。她留下了一个悲伤的丈夫,一对失去了妈妈的双胞胎。骡丁汉的小马们为她专门举办了一场宏大的葬礼,甚至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城市节日来纪念她,这个节日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

|而到了我在剧院里表演的那些日子里,格林·桑德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一种禁忌,一个代表了恐惧、悲剧、迷信的话题。在当地图书馆寻找到这些资料后,我向几位音乐家和租户询问了她在锈毡剧院留下的遗产。结果我的问题得到的回应大部分都是沉默、无视、甚至是愤怒。但是,被我问道的小马们倒是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怀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

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紧张,让他们快步离开的时候蹄子都在发抖,仿佛房子随时可能都会再度起火,随时都可能倒塌。

|就在那时,我意识到自己也患上了某种根深蒂固的妄想症,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冷汗淋漓地在半夜惊醒过来。我开始怀疑,那虚无缥缈的烟味比我基本的五感所能告诉我的更有意义。或许在我之前离开的那只雌驹,她知道的比她愿意透露的还要多。不管是一怎么样也好,我觉得自己每晚都在学到越来越多的东西。锈毡剧院的观众们,他们对我和其他音乐家如此冷漠,如此敌视,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蹄下的这座建筑物,本身就充满了苦难和悲哀。忽然,关于为什么我和我努力用音乐去打动的骡丁汉小马们之间无法建立联系的问题,我年轻的头脑想到了一个原因。

|唉,你能想象我这么傲慢吗?如果我脑筋更灵活的话,我应该会去责怪观众对我无力的表演漠不关心,或者责怪我对古典乐优美节奏的松懈把握。然而,我并不愿意满足于这样一个现实:我那黯淡无光的职业生涯完全取决于我那糟糕的演奏环境。我从心底明白,我注定要成就伟业。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看到了自己道路上的坎坷和不完美,于是我就把消除它们当作了自己的目标,这样我的“呼声”才能被听得更加清晰。

|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探索骡丁汉图书馆最深层的档案。有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一首被遗忘的交响乐,到底要怎么从过去的岁月里被发掘出来?要是哪只小马能从我们前辈的坟墓里找到一撮灰烬,那说不定还更幸运呢。然而,我不顾一切地想要把那些可怕的幽灵从我表演的地方清理出去,而且,为格林·桑德的遗作伸张正义的强烈心愿鼓舞着我,让我继续拼搏前行。经过无休止的研究和奋斗,我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只是一张单薄的纸片,夹在一本古老的大部头里面,上面还覆盖着烟灰和永恒的余烬,仿佛是我音乐世界里的灵魂把它从燃烧的云中沉淀了下来,留给我专门去寻找。胜利的喜悦让我心醉,我现在一点儿都不害怕了。我现在已经拿到了至今为止早已被遗忘的格林·桑德的代表作品:她的第十交响乐。如果未来会被恶灵所吞噬,那我就必须攻击过去的黑暗之源。

|我等待着一个特别的假期——一个剧院里没有安排演出的夜晚。尽管我不喜欢这样,但我已经决定好了那一年的暖文化节前夜该怎么过了。

当小马们在骡丁汉的街头唱颂歌打雪仗的时候,我偷偷藏到了锈毡剧院的阴影之中,耐心地等着经理和场务小马关门。等到剧院完全清空之后,我便走上了黑暗的舞台,开始了我的秘密演奏会。

|忽然之间,一股异乎寻常的紧张感袭上了我的心头。我的四肢发抖,简直都握不稳大提琴了。在那些空空荡荡的座位上,仿佛有几百只阴影的肢体在朝我伸来,想要把我拖进那被遗忘的地狱之中。在当初的这座建筑里,它吞噬了那么多的尖叫的生命,吞噬了那么多哭泣的小马。我意识到,不管是什么鬼魂在困扰着这里,他们都不得安宁,没有解脱,没有轻柔的最终乐章来让他们摆脱这苏醒世界的狂暴节拍。

|我当时就知道,只有最优秀的音乐家才能舒缓幽灵的苦痛。而那位最优秀的音乐家,我知道就是我了。

|因此,我毫不犹豫地闭紧了双眼,凭着记忆开始演奏格林·桑德的《第十交响乐》。这曲调优美婉转,充分发挥了乐器的特性,充满了起伏波澜,以及对和它同一时代的那些悲伤旋律的淡然蔑视。它是如此华美,如此欢欣,让我的内心之中只想为那些小马公开地哭一场。他们在自己的双耳蒙受如此祝福之前就被暴力扼杀了,这是一位只想好好给两个纯真孩子当妈妈的雌驹所谱写的追求幸福的和谐之歌。

|或许是我静静的哭泣让他们继续听下去了,仿佛在这交响乐中加入了打击乐一样。不管是我的哭泣解决了问题也好,或者是第十交响乐本身也好,我都觉得我的表演取得了一些成就。当我演奏完毕之时,我真的觉得肩上仿佛卸下了一幅千钧重担,变得无比轻松。自从我进入音乐学院学习以来,我从未感觉如此快乐,如此自由。我的耳朵在发痒,似乎听到了有鼓蹄的声音。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虽然黑暗蒙蔽了我的视线,但我心里敢发誓,前几排的座位上隐约有一群苍白的笑脸。眨眼间,我却又什么都没看见了。我只是笑了起来,因为他们离开了。

|他们离开了。而且,我知道他们这一次是真的离去了。无论是什么样的痛苦和仇恨阴云笼罩了锈毡剧院,它都已经烟消云散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充满了希望、机遇和沉默的空虚。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音乐家而言,正是表现自己的理想之地。我首次在那里演奏了整首的格林·桑德的第十交响乐,再也没有任何痛苦之魂依然徘徊于此了。因此,我向着

空空荡荡的剧院,虔诚地鞠躬致谢。

|-----

| “我知道,这可能听起来像是我疯了,”坐在桌旁,奥塔薇娅继续讲下去。“居然会说起幽灵啦,僵尸啦什么的奇幻事物。但是,不管我的猜测如何,剧院……还有我自己的情况,从那以后都发生了变化。当我在新年音乐会上开始下一场演奏的时候,我是真真正正得到了鼓蹄声了。我发誓,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很投入。我的演奏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变化。实际上,观众似乎更容易接受我的才华了。”

| 在其他三只小马的注视中,奥塔薇娅微微一笑,她的蹄子用一种很怪异的方式在桌子上绕圈转着。

| “而且,也不是只有我。”她说道,“其他几位年轻的音乐家也得到了观众起立鼓蹄,而原本观众席上甚至都对他们连眼睛都不带眨的。立刻,我所有的恐惧和自我怀疑全都不翼而飞了,因为我再次发现了自己才华的影响力。”

| 我的音乐技艺传遍了整个骡丁汉,很快,大家就从艾奎斯陞亚四面八方涌来,纷纷来到了锈毡剧院,这家剧院一夕之间就成了文化的源泉,重新注入了古典乐的活力。然后,有一个礼拜,花花短裤本尊也来了。他在整个坎特拉皇城的上流阶层传颂了我的表现。于是仿佛命中注定一般,同年塞拉斯蒂娅公主专门来访骡丁汉参加夏至日庆典,她在剧院专门停留了一下。我亲自为公主殿下演奏,得到了她的赞赏。由此,我的头衔,我的名字,也正式变得家喻户晓。在那之后,我就一直尽我所能地维持着这份名气了。”

| “哇……”梅洛蒂娅微笑着,在奥克塔维亚的演讲结束时,她的翅膀扑扇着。“这简直难以置信。你是说演奏格林·桑德的最后一首歌真的治愈了第九诅咒?”

| “如果你希望从我的故事里得出这样的意义,我当然不会责怪你。”奥塔薇娅回答道。

| “在咱看来基本上就是些迷信的胡说八道。”巴德先生嘟囔着。

| “巴德先生!”梅洛蒂娅朝他皱着眉头。“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反驳她!”

| “这又咋了?”他皱了皱胡子拉碴的老脸,“她跟咱们说了些她自个儿经历过的事儿。咱可没打算去反驳,那根本没意义,但这也不表示咱就得信。”

| “我还挺喜欢僵尸鬼的那部分呢。”维尼尔·斯酷奇嘟囔着,她抬起墨镜,冲着其他小马眨着洋红色的眼睛。“还有谁喜欢僵尸鬼吗?”

| “您不用盲目地接受那些让我的回忆略显生动的矛盾之处,巴德先生。”奥塔薇娅说道,“我只是希望您从中得到一个认可,那就是,音乐并非单纯的演奏。我试图和剧院里的听众们建立灵魂上的联系,但却实际遇到了阻碍。因为它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所以这绝非巧合。您不这么认为吗?”

| “因为我喜欢僵尸鬼……”

| “咱觉得当小马乡亲们之间互相打交道的时候啊,具体咋样是根本没法子预测的。”巴德先生握紧了他的吉他。他一边低声沉吟,一边用后蹄一翘一翘地踮着桌子。“音乐这东西根本就不该只掺和进娱乐圈和舞台表演啥的。咱是说啊,这听起来可能很虚伪,因为咱自个儿就是个出色的乡村音乐歌星,但咱好久都没去巡演可是有原因的。咱写歌不是为了像你那样受欢迎,小姐。咱写歌是因为咱受它吸引,每次到大自然里去散步,咱都能体验到。老天在上,就好像大地在跟你说话呢。这个世界比时间的记录更加古老,音乐也是。”

| “僵尸鬼很酷……”

| “嘘!”J·R·巴德弹起吉他之前先冲着维尼尔瞪了一眼。“等着轮到你!你这个尖脑袋雪马!见鬼,咱说到哪儿啦?……哦对了。”

| 他在乐器上弹奏了几个音符,仿佛在演奏一首民谣。

| 结果,他却说起话来了。“咱估摸着你们都说咱提前退休挺舒服的吧?咱能录唱片,拿最棒的创意来写歌。可是那些疯狂粉丝活像是兽群大暴走似的一窝蜂冲着咱扑上来的时候,咱也招架不起啊是不是?没必要把咱胡子搞得一团糟,你们懂的。所以咱就跟咱经纪马说了声拜拜,收拾好咱的吉他,去了个神仙也找不着咱的地方。仔细这一琢磨……当初要是咱知道该去哪儿,应该也不错。不过碰巧,咱在当地火车站那儿瞅见一张漂亮海报画,上面写了招募当地乡亲们建设这个殖民地啥的。他们管那地方叫‘苹果鲁萨’,咱估摸着这名儿听起来傻透了。不过那是沙漠里面,基

本上没那个疯子小马会跑去那儿旅游。所以,一时兴起,咱就说‘给咱报个名儿’,然后就去了……”

|-----

|咱知道的就只有,当咱们把所有的大篷车都开到了地方的时候,那不过是个普通的地窝子罢了。咱们被夹在狭窄的大峡谷之间,还有一大堆卑鄙的野牛在附近游荡。虽然冒险精神鼓舞了咱的很多苹果鲁萨乡亲们,不过咱可不怎么喜欢。嗯……但咱只是耸耸肩,继续玩下去。毕竟,咱们还有很多疯狂的工作得做呢。如果说什么能让咱和自己深入交流和沟通,那就是艰苦而适当的工作。

|咱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铺设铁轨,建造从北方来的铁路。唉,那可真是一段汗流浹背的日子啊。不过,也没啥好担心的,工作毕竟是做完了,因为咱们必须这么做。太阳一露脸,天气就热的要命。太阳一落山,冷风就嗖嗖的。咱们对沙漠里的生活方式没有半点控制能力,所以只能尽最大努力,就像生下来就要努力工作的陆马一样。不用说,咱感觉到了什么。不管那是啥也好,咱就留给你们去猜吧。

|其实对咱来说,一切都很完美。感觉就好像咱已经到了该到的地方了。当太阳落山时,西方的地平线闪耀着红橙相间的美丽色彩。就好像太虚玄母自己亲笔画了一幅风景画挂在世界屋脊上面。在台地和山崖的顶端,红色和粉色的小道层层叠叠。空气非常干燥清爽,让你呼吸的时候只觉得五脏六腑都被洗清了。你可以在那些小山之间放声歌唱民谣和劳动号子,有几回,咱就这么干的。咱发誓,山里那些回音真是美妙,感觉就像一对情侣,隔着毫无意义的石头海洋互相呼喊。咱发誓,咱正在接触到自己内心的一部分,那是长久以来埋葬在那些自吹自擂的音乐巡演和唱片签约活动之下的东西。在苹果鲁萨,咱成了一只焕然一新的小马。呵呵。

|可其他那些小马们呢?那些在咱周围的山谷里开辟殖民地的小马们呢?见鬼了,咱真希望说,他们感受的宁静程度要是有你们的一半也好啊。每天咱们在田里留下足迹,播种苹果籽的时候,咱那些邻居们总是佝偻着背四处乱走,看起来整天提心吊胆的。甚至当咱问他们到底在怕啥的时候,他们都没啥好说,就是说急着把今天的活儿赶紧干完了,这样才好一溜烟跑回家,把自己跟这沙漠隔离开来。

|你们能想象吗?多丢脸呐!那你们干嘛要把你们那小屁股挪到这大沙漠中间儿来,不就是为了要和这片大地融为一体吗?!呸!要咱说,他们就是帮白痴!可他们就一脸滑稽地看着咱,还问:“你听到了吗?”

|然后咱就反问了。“听到啥?风声?沙漠里温柔的寂静?”

|然后他们就慢慢地离咱远去,好像咱得了小马痘什么的。几个月之后,当咱好不容易终于让他们之中一部分乡亲敞开心扉之后,他们都说了同样的话。他们一直都听到一个声音。他们称之为“低吟”。对,“低吟”。一大帮小马都听着这种持续不断的声音,就好像从咱们周围大峡谷的泥巴墙上传来的。八成是把他们给吓坏了,因为没几天,就有一帮子黄肚皮的小流氓逃出了苹果鲁萨,回那遥远的文明世界去了。他们就这样离开而苹果鲁萨,再也没回来,哪怕是当初费了老劲才来到这个名字蠢得要命的地方定居下来也罢。

|当然了,咱觉得他们都在做白日梦呢——就跟咱对你和你在剧院的那些胡言乱语的看法一样,奥塔薇娅小姐。无意冒犯,可小马是一种重视思想更甚于物质的东西,咱们经常把眼前那些花里胡哨的魔术表演给当成真的。所以音乐才会让咱们入迷。在咱看来,压根儿就没什么幽灵鬼魂之类的玩意儿。但是当音乐打动咱们的时候,咱们啥都愿意去信。古往今来,唯一重要的音乐家就是那位最伟大的存在。她老早就离开了艾奎斯陞亚,但是当她离去之时,她把自己那首神曲的所有片段都留给咱们了,唯一有权利唱这首曲子的,就是大自然本身。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座会“低吟”的山丘呢?老天作证,咱在这片地方从早忙到晚,耳朵竖的笔直,听着天空,听着大地,还有那些该死的仙人掌,一天到晚都听着呢。可咱啥都没听出来。不过很明显,其他小马都能。考虑到苹果园的情况真是很糟糕。

|是的。没错。咱们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山谷所种下的那些苹果树,开始向咱们发出哀鸣了。你们知道,早在当地野牛因为咱们在他们世代奔跑的土地上种树而和咱们起纠纷之前,沙漠本身就很顽固了。咱们经历了一场饥荒,这还是尽量说得轻描淡写了。没有任何一粒种子想要发芽,甚至连咱们移植过来的那些长大的树也开始枯萎死亡了。

|一开始,咱并不愿意相信大地对咱们如此刻薄。肯定是那些劳工、

种植园主、穿靴子和工作服的疯狂城里小马,觉得他们有能耐无中生有地把东西培养出来。咱自己可不算是园丁什么的,但对耕作和灌溉也并不是一窍不通。而且咱知道,跟咱住在一起的那些白痴都晕了头,都是他们那些关于“低吟”什么的迷信在做祟。

|所以,咱就努力告诉他们该怎么正确干事儿,可他们没一个愿意理咱的。他们都在晃晃悠悠,四处乱逛,就好像受着什么可怕怪病啦魔法啦的折磨。他们满脑子就是“低吟”这事儿,仿佛他们都成了什么巨大音乐会的倒霉听众,而且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见。

|这个镇子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莫非真的有一个诅咒?这大峡谷真想让咱们都卷铺盖滚蛋回艾奎斯陞亚平原去吗?

|咱可不打算买账。不,反正咱不干。咱之所以来这地方是为了重新发现自己,要是咱跟那帮子邻居一样光是哆嗦的话,那咱成什么了?白痴吗?所以,咱就出了镇子,走进了荒野里,打算跟它来一场面对面的坦诚交流。

|你们可得明白,自从到了这儿之后,咱半点儿音乐都没弹过。大部分时间咱都在沉默,因为咱正试着触摸自己的内心呢。弄清楚,咱首先是个爷们儿,其次才是音乐家。不过要对付这个白痴“低吟”什么的,咱估摸着最好的家伙还是咱的吉他。所以咱就扛起了东西,装满了燕麦和水壶,一路西行直到太阳落山。然后,午夜时分,咱自个儿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平顶山。咱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并不是为了让你们相信咱是个纯爷们儿什么的,咱只是纯粹厌烦了整天围着那个诅咒山谷的问题兜圈子。而应付大自然的唯一办法,就是直截了当去面对。

|于是,咱就爬上了山顶。太阳也升起来了,随之而来的是难以忍受的炎热。在那里,咱唯一能做的就是坐着看风景。哦,当然,还有演奏咱的音乐。问题在于,咱什么乐谱都没带,而且那么快速地离开了这一行之后,咱还没准备好重新回顾咱的职业生涯呢。所以,咱就想到啥弹啥了,想象着要是有人或者什么东西能听到咱的话,那咱可就马上有个听众了。不然的话,恐怕咱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听众了。

|咱得跟你说,孤身坐在沙漠的山顶上,吹着荒凉世界的风,弹着吉他曲子,感觉傻得像颗李子。一切都很主观,对吧,奥塔薇娅小姐?哈,没准儿

那些苹果鲁萨的乡亲们才有点儿理智呢,那咱不是反倒成了没脑子的傻瓜了吗?呵呵。咱是说啊……毕竟,殖民地可是正在遭受疾病和饥荒的折磨呢,咱在干嘛?没像个真正的英雄那样去照顾他们正在枯死的苹果园,而是像个电影角色似的,爬到荒郊野外的大山顶上弹吉他。

|而且咱在那儿呆了老久。还记得咱说过日出有多热吗?嗯,太阳像往常一样落下去了,几个钟头以后又跟往常一样升起来了。不太自然的是,全过程中,咱一直都清醒得很。咱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失眠或者别的什么,但咱下了决心就呆在那上面了,像头骡子一样顽固而清醒。直到咱搞明白到底是啥声音吓到了咱所有那些小马乡亲们。

|这绝不是一次度假,这是肯定的。咱的水喝完了,咱的燕麦开始变质了。咱像头不洗澡的猪一样浑身是汗,臭气熏天。某种意义上来说,咱开始发疯了,不然的话就是一开始就疯了。不然还能是啥让咱爬上了那座山呢?

|最后,咱的理智总算是来了,咱开始为自己这条小命感到害怕了,正要哆嗦着下山的时候,咱听到了。咱终于,终于听到了……

|那是低吟吗?不,咱估摸着这名字恐怕不太合适。是什么大地根基的灵魂在对咱说话吗?靠,咱又不是哲学家。咱只是个带着把吉他的疯子小马,来挑战大自然……而且,天啊,真是大自然的杰作啊。

|咱脑袋里开始响起了一些奇怪的曲调,这是真正的纯粹灵感,是从咱第一次笨拙地踏上舞台以来,就从来没再经历过的了。咱简直不敢相信,疯狂的东西塞满了咱的脑袋。咱只觉得自己就像是整个乐队,充满了刚刚从学校毕业的那个年纪的孩子才懂的事情。当你对于这世界充满了新鲜感和创造力和领悟的那时候才会明白的。咱开始琢磨那些如果咱不进行这趟旅行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创作出来的歌曲。

|于是,这让咱开始有点儿明白过来了,哪怕是那些完全没意义的部分也变得有意义了。咱是说,哪怕咱的脑袋里塞满了这些全新的旋律,其实咱也没动笔写什么东西。实际上,这是大自然在教咱。对,你们没听错,大地在对咱说话了。不管它说了什么,其他那些苹果鲁萨的乡亲们只觉得害怕。除了咱?咱懂这调子。咱感觉到了节拍,都在敲着蹄子尖跟着合拍了。咱不知道是不是大地总是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咱们交流和沟通,艾奎

斯陞亚的创造者很早以前在她需要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她毕竟没把所有的一切都带走。咱们有公主,咱们有这片大地,咱们有自己的耳朵。在这一切之间的某个地方,某种特别的东西一遍又一遍地诞生。不然,为什么咱们总是需要重奏呢?

|所以,咱坐在山巅边缘,翻译着山谷告诉咱的一切。咱拨弄着咱的吉他,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漏斗。透过它,一堆音符被倒来倒去,重生,然后再次倒来倒去。等到一切都结束了,等到大地把它孤独地隐藏了那么久的一切秘密都倾诉给咱之后,咱把音乐也带走了。咱把它存在脑袋里,下了平顶山,穿过空旷的田野,直到咱瘫倒在城镇边缘。那是在咱出发的三天之后。

|三天。咱已经在那座孤独的山峰上坐了整整三天,看了三次日出和三次日落,所有的水分都被晒得枯干,在苹果鲁萨的热浪中烤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葡萄干。那些把咱拖进当地医院治疗的小马还以为咱已经死了。但很快,咱就睁开了眼睛。而咱伸出蹄子去拿的第一件东西不是水,而是咱的吉他。咱坐在床上就开始弹了,大堆的妹子和爷们儿就呆呆地站在咱周围。咱们在那家医院举办了一场小型音乐会,自从咱收拾行李去那个名字很蠢的地方开始以来,这还是咱的头一场演出。

|你们知道吗,这把某些情况给了结了。苹果鲁萨的乡亲们,都开始欢笑了,而且开始载歌载舞。也不知咋回事,他们所有的恐惧和忧虑都像是风滚草一样消失了。第二天,他们就承担起了照料果园的任务,而且还格外用心。

|真的有过饥荒吗?到了下个月初的时候,根本没有哪只小马还有什么证据了。那些苹果树都开出了前所未有的花,咱们有了足够的收获来迎接一个大丰收——这可是苹果鲁萨的第一次收获。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次美妙的奇迹。所有的一切都很主观,咱猜你们可能经历过。但相信咱,当咱说整个城镇都变了样子的时候,请务必相信咱。一切都是因为一只小马鼓起了勇气去走近灵魂倾听他们的诉说。其他生灵都太过于畏惧,不敢去揭示那声音的本质。

|-----

|“不是自吹自擂什么的,”巴德先生弹完了他的曲子,又补充道,然后

平静地看着其他三只小马。“在那个村庄发生的一切,如果说都归功于咱,那就是在吹牛了。毕竟,饥荒是苹果鲁萨面临的最小的问题。后来我们有更糟糕的事情要克服,比如他们生气,跟野牛杠上了。但是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用友谊的力量……或者别的啥玩意儿。怎么都好,关键在于……”

| 他身体前倾,把吉他靠在墙上,用蹄子指着桌子上方四只小马之间的某处。

| “咱和周围那些苹果鲁萨的榆木脑袋们一点儿都联系不起来。但歌的力量依然存在。关于大地是如何运行之类的道理,它可能没给我什么答案。但它让我接触到了大自然。尽管如此,咱也没有去改变世界,只是从中学到了些东西。最后,我终于让一群小马平静而放松了下来,这就是音乐的意义所在了,你们不觉得吗?这不是什么神秘主义,什么魔法或者其他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一切都取决于你是怎么想的。咱并不是想要贬低你的经历,奥塔薇娅小姐-”

| “让我问你一件事,巴德先生,”奥塔薇娅插嘴说。

| “说呗。”

| 她身子前倾。“我对你的音乐事业并不完全陌生。事实上,我以前还尝试过你的一些曲目。”

| “嘿,真奇怪。”

| “我可一直没完没了地说你们的合奏听起来有多‘乡村气息’,不过重点不是这里。如果您愿意的话,能不能告诉在这里的其他小马,在您开始您那趟自我反省的旅途之前,您总共出版了多少张专辑?”

| “哎呀,咱那时候已经录了有……嗯……”他往后一靠,用沙色的蹄子捋着胡子。“嗯……七张?八张?”

| “九张!”梅洛蒂娅喘着气,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现在想起来了!”她猛地伸出蹄子指着他。“J·R·巴德!你总共签了九张专辑!嘻嘻!”她拍着蹄子,脸蛋开始发红了。“这不是很了不起吗?”

| 奥塔薇娅只是微笑,姿势非常微妙。

| 巴德先生眨了眨眼,脸色有点苍白。“咱的老天爷……”他摘下帽子,扇着秃顶的脑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还真是太诡异了。好吧,咱不能说你吧咱给说服了,奥塔薇娅小姐,不过这的确值得考虑。”

| “这就是我在这次讨论中所希望的，”奥塔薇娅说道，“反思一下。”

| “嗯……言之有理。”巴德先生重新把帽子戴好，环顾着四周。“还有谁能说说吗？”

| “哦！哦！”维尼尔·斯酷奇起劲地用两只蹄子拍着桌面，人立而起，恶狠狠地冲着桌边的小马们咧着嘴。“就、就这一次，好吧？有一回啊，我在托特和妮可的婚礼上表演，对吧？我都转了三个钟头的碟了，对吧？于是啊，我就起身去了卫生间方便一下，然后啊……又干了点儿别的。你们懂的，鼻子在痒痒嘛。啊，咋都好。反正，最后我回来一看啊，你们猜我看到啥啦？”

| 其他三匹小马都惊奇地盯着她，一脸的不知所措。

| 维尼尔·斯酷奇的大嘴都咧到了耳根，牙上闪着精光。“我的家伙上被吐得到处都是！”

| 他们对她呆呆地眨了眨眼睛。

| “而且啊……而且……”她开始出汗了，低头瞪着那三只小马。“……简直就好像是疯了，对吧？因为啊，那可是托特和妮可的婚礼啊，对吧？他们根本没提供任何能让小马呕吐的食物，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太胖。我是说，他们都是悲伤主义者，必须保持自己的公众形象清洁。不然那些头脑清醒的家伙根本不会给他们的蜜月提供半点儿东西，更别提我这整个晚上除了他喵的‘周六邻居’的混音版本之外啥都没播。”

| 奥塔薇娅凝视着桌面，巴德先生冲她瞪着眼睛，梅洛蒂娅坐立不安，大声说了出来。“嗯……我想……”

| “那么这些呕吐物是从哪里来的？！”维尼尔·斯酷奇压低声音嘶吼着。

| 梅洛蒂娅哆嗦着，咽着唾沫，大胆地继续说下去。“我……我想，我也有个类似的故事可以讲。嗯……好吧……虽然不太相似，但……但它的确和这一切有关系……”

| “跟我们说说吧，亲爱的。”奥塔薇娅说道。

| 维尼尔咕哝着往后一靠，抄起了前蹄。“切，一帮自命不凡的蹄尔摩斯粉，我向女神发誓……”

| “平静，亲。”巴德先生嘟囔着，然后对梅洛蒂娅笑了笑。“要继续吗

,亲爱的?”

| “嗯……好吧。” 天马玩弄着自己长长的绿色鬃毛,硬撑着把故事讲下去。“所以,嗯……你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是个……嗯……挺有名气的作曲家。好吧,我猜其实更像是作词家。毕竟我不是奥斯卡·汉默斯坦那样的歌词作家之类的。” 她咯咯直笑,“但众所周知,我为那些闻名于整个艾奎斯陞亚的小马们写歌。这个……这就是我谋生的方式,我觉得自己也还做得不错。考虑到……嗯……”

| “嗯?” 奥塔薇娅把头歪向一边。

| 梅洛蒂娅咬着嘴唇。“我从来没用蹄子碰过乐器,但是,当你听到很多知名歌唱家唱歌的时候,他们唱的都是我的歌。我是说……这也很合理,不是吗?虽然我的天赋全都是纸面功夫,但那依然是表达我自己的音乐。哪怕是间接的也好,你们不这么想吗?”

| “哎呀。” 巴德先生向后靠了靠,把帽沿往下拉,盖住他微笑的脸。“咱这辈子可是上了不少次封面,咱总是非常感激那位给我写歌的作词家。你没什么好难过的,小姐。”

| “是的,千真万确,” 奥塔薇娅点点头。“不管你是否会使用乐器,你仍然是一位最多产的艺术家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梅洛蒂娅点头说。“而且……嗯……虽然我说不出太多什么关于被诅咒的剧院啦,或者是饥荒的社区啦这些的,但是,我真的有一个关于第九诅咒的经历能分享。我……我想我还从来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呢,直到跟你们三位进行这次交谈之后,但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吧,可能重要这个词还不算是最好的描述,但我的确经历了一段风波,一段改变了我命运的经历。而且,也就像是命运的安排那样,那是在我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我写的歌第九次登上排行榜榜首之后……”

| -----

| 我生在云中城,也在那里长大,但我很早就知道,那里并不是我磨练特别天赋的地方。毕竟,大多数的天马更愿意踢云,制造龙卷风,或者当皇家卫兵什么的。而我想,我只是……身体里缺乏那种飞天战士的激情之血吧。我想演奏音乐,而天空的对流层,那音响效果非常差劲。你们可真的

不知道。我是说,至少我觉得你们是不会。

|不管怎样,我搬到天马维加斯。不过,我也并没生活在云上,而是在云下的土地上,在宝莱坞的街头巷尾为自己安了家。这个地方又美好,又……嗯……哈哈……残酷。我才刚刚从当地大学的音乐理论专业毕业,就发现自己已经踏上了和其他写歌词的小马们的生死战场。

|我觉得,我恐怕从来没为自己的……你们懂的……艺术家生涯,做过适当的准备。当你的能力必须得到检验的时候,像是拉犁、磨面、舔邮票、或者其他工作什么的还算合理。可是,想要以纯粹的创造力为基础和其他小马们竞争?至少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可以公平决定的。我是说……我并不打算贬低一只小马在音乐界的才华和潜力,但通常来说,这只是运气问题。就斗胆以您为例吧,奥塔薇娅小姐。您是一位超凡脱俗才华横溢的天才,这事实无可置疑。但是,如果不是花花短裤一开始把您介绍给了他很多坎特拉皇城的朋友,那又如何呢?毕竟这可是让塞拉斯蒂娅公主参加了您在骡丁汉的那场演出。我猜剩下的……就是历史了,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嗯……我很小就明白,靠自己的爱好谋生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我以前……其实现在也一直都是只很弱小的天马,这就更没什么帮助了。我是认真的。当我告诉别的小马我是出生在云中城的天马时,结果总是遭受嘲笑。部分原因是我生来就有些遗传性的健康问题,另外的原因嘛……嗯……我不太擅长和别的小马相处。你们能想象吗?试着换位思考一下,在宝莱坞,一只孤独的天马刚刚毕业就想让自己的名字和歌词响彻这个娱乐圈里最火爆的环境……

|我感觉非常辛苦,只能算是勉强投入进去了。我居然没有从一开始就陷入抑郁,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出于命运的安排,我无意之中遇到了一位苦苦挣扎的歌者,她的名字叫做浅紫湖光,正迫切需要一位作曲家。当她找上我这么一位无名之辈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她其实已经绝望了。除此之外,她更是疲惫不堪,每天都一瘸一拐地在夜总会里进进出出。每次她努力想让自己成为重要的活动焦点,结果都越来越穷困潦倒。倒不是因为缺乏天赋,她有一副金嗓子,但是却没什么好歌可以唱。

|所以,我和她签了约,给了她能唱的歌。我想我……当时很同情她。

我就在这儿明说了吧,在这个行业里,没有任何小马是凭着同情心来选择合作伙伴还能大获成功的。至少事情本来不该是这样发展的,接下来的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我想我的生命也就此大不一样了。

|当浅紫湖光在阿尼根海姆市中心表演的时候,有一位著名摄影师正好参观了那家夜总会,你们都该认识她的,就是那位终局定格。无论如何,终局定格非常喜欢她的歌……我的歌,尤其是浅紫湖光演唱那首歌的方式。演出结束之后, she就把浅紫湖光拉到了一边,跟她说了很长的一段鼓舞士气的话。当然,我对此并不知情,但后来湖光告诉了我,她简直都快疯了。很显然,终局定格有些很不得了的人际网,她打算帮浅紫湖光介绍一位她认识的知名经纪马。湖光恳求我和她一块儿去宝莱坞大道附近参加首轮面试,于是我也答应了,实际上我当时没抱太大期望。我们俩只是两个很年轻的女生,靠着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生活的任何转机,不管大小,对我们来说都好像太早了,太神奇了。

|但是我们遇到的那个经纪马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欧文·寇森。他在浅紫湖光身上看到了别的小马看不到的东西。他当面告诉我,我的音乐有一种美妙的吸引力。当然,这只是拍马屁而已,但他显然是认真的……因为他给我们签了一份银唱盘出版公司的唱片合约。有两个条件: 我会尝试为三首新歌写歌词。我非常乐意这么做,而浅紫湖光将会改变她的舞台形象和艺名从此出道。起初,湖光还有些犹豫,但我说服了她。这都是为了大家好,因为欧文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很快,湖光就变成了今天的宝蓝莎莎。而且……嘻嘻……我猜你们也都知道后面怎么样了,对吧?

|无论如何,我突然有了一个平台,可以与这个世界分享我的作品,而且没有谁比浅紫湖光-呃……我是说,宝蓝莎莎,没有谁比她更有天赋,能用她美妙的歌喉来传扬我的作品了。毕竟我的确写了那三首歌,想象一下,其中两首很快就成了热门流行歌曲的时候,我心里有多快乐吧。宝蓝莎莎一夕之间大红大紫,我们俩对此简直都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像我们这样的年轻女生本来很容易就会被名气冲晕了头脑,但我们对彼此承诺,绝不会让那种事情发生。而且,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我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自己的理想。哪怕到了今天,我们还是会定期互相拜访,就像任何平常

的好闺蜜一样,哪怕她的时间日程安排得再紧凑也一样。说真的,我并不羡慕她在聚光灯下的地位。我就从没因为大家都认识了我的脸而高兴过,所以我对这情况的发展也完全没有什么意见。

|而当他们请我写更多歌曲的时候,我就这么做了,而且我一直都很惊讶,因为我的音乐实在是太受欢迎了。我是说……我倒不是看不起自己的谱曲填词水平什么的,可……正如你们所知,宝蓝莎莎的流行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社会现象。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我有多么幸运,在我职业生涯一开始,就取得了两个大成功,然后又是一个……又是一个……接着又一个……

|我也不是只给宝蓝莎莎写曲子,我给银唱盘音乐社的其他歌者也创作过几首曲子。但我最大的成功,那些曾经响彻乐坛并且永远铭记于世界上的,都是专门为她谱写的。岁月流逝,我对自己的能力也越来越有信心,于是,我开始创作更长、更复杂、更富有艺术性的作品。我依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找到一支优雅的交响乐团。当宝蓝莎莎环游整个艾奎斯陞亚各地赢取音乐大奖的时候,每一次活动和庆祝,我都注意专门去参加了……只有一次除外。

|那是因为,那一年我病得非常非常厉害。而且正好赶上宝蓝莎莎当时最火爆金曲的授奖仪式……那是她的第九首歌,很讽刺吧?我写的一首古朴典雅的小小民谣,名叫《温柔地回忆你》。在某种冷酷的意义上,这标题还真是太合适了。因为我能感觉到,病魔正在向我步步进逼。我很明白这不是偶然的那些小病小灾,没两天就康复的那种。你们还记得我说过我有不少遗传方面的问题吧?就好像它们终于追上我了。我的肺部严重感染,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大半年。娱乐圈里没多少小马知道我病得有多厉害,他们只知道宝蓝莎莎那一年的狮鹫王国之旅被取消了。那是因为她决定来探望她重病垂危的朋友。

|对,毫无疑问,我的确就是快死了。我躺在床上几乎动都不能动,身体大部分都瘫痪了。每当我喘气的时候,胸膛就针扎一样疼。我……我真希望你们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呆在一个又冰冷又低矮又无聊透顶的地方,分分秒秒都饱受折磨,简直都恨不得把眼睛一闭上就再也不要睁开算了。

|实际上,我的情况只是更糟糕了。你们可能会问,还有什么比永恒的痛苦和麻痹更惨的呢?嗯,我还真的经历过。虽然听起来可能有点陈词滥调了,不过……这是一种灵魂出窍的体验。当身体变得如此虚弱,以至于思考本身都变得像是在黑夜之中摸黑磕磕绊绊的时候,她就会开始质疑现实的构造了。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世间万物的意义何在?我真的应该把我这辈子所有清醒的时间都拿来给一个流行歌星写歌好让她冲着一帮子疯狂青少年粉丝歌迷嗷嗷叫吗?我是不是该像我那些天马兄弟姐妹们一样去管理天气呢?我该好好自然而然地反思一下。我该做什么,什么都行,让我留在这个宇宙里的蹄印能够留得更加永久,而且……

|哦。哦天哪,我……我好像转到了什么奇怪的方向了,是吧?嘻嘻嘻……嗯,不好意思。我……我真的没什么机会和其他小马分享这些经验,包括宝蓝莎莎。我真的不觉得她能理解。至少,至少我不希望她理解。尽管她爱我,尊重我也好。她很快乐,也很出名,她用不着被……被这些……黑暗的真正本质给压垮。

|那里,没有声音,我就慢慢下沉,下沉到那个地方去,下沉到那个我曾经觉得是我自己的东西的深处去。那里,只不过是悬挂在无限虚无中颤抖的一缕温暖。数字在那个被遗忘的巅峰根本没有意义,然而出于某种原因,我依然在数着。我在倒数,从九到一,回顾着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玫瑰色斑痕,思考着它们是否真的有分量,或者仅仅在想着它们是否是唯一能让我继续活下去的东西。

|也许是一丝自我认知的痕迹把我带了回来,也许是我害怕自己会变得像之前那么多年轻的悲剧音乐家一样,因为诅咒而永远无法创作出超越前九部作品的第十部。但是,有什么东西再一次把我拖了上来,拉到了光明之中,拉到了正在泪流满面地微笑着拥抱我的宝蓝莎莎形象上。

|我麻木了一阵子,但那是一种非常温暖,非常真实,非常有生机的“麻木感”。我已经在死亡的黑暗平原上跋涉过,用自己的双眼看清了这片赤裸裸的黑暗。我从濒死体验之中归来了,说这改变了我都太轻描淡写了……我想是吧。但是……但我、我并没有抑郁。不,一点儿也没有。如果有什么可以确定的话,我只是冷静了很多。这段经历甚至现在都还在影响着我就在此时,就在此处。就在我对你们讲起它的时候。

|康复的第一个月过去了,我从宝蓝莎莎和音乐社那里收到了大量的慰问鲜花和礼物什么的。第二个月过去了,花也少了。然后是第三个月,第四个月。等到了第五个月的时候,我收到了我的经纪马写来的一封清晰明了的信,试着用他那种熟练而富有语言技巧的方式来问我有没有准备好继续写歌。实际上,宝蓝莎莎的流行已经开始有些停滞不前了,因为她已经没什么可唱的歌了。而整个公司里也没有任何作曲家的作品能和我过去的那些创作相提并论。于是,他们都转向了我,满心绝望,迫不及待,但都害怕触发我的病情害得我旧病复发……之类的吧。我也不清楚,真的。

|但是,可怜的宝蓝莎莎啊……在她所有的探访之中,她就从来没提过关于她巡演的一个字。她非常非常爱我,尊重我。然而,我都能从她脸上看出来,她在担忧,甚至是恐惧。我感觉简直是糟透了,因为自从住院之后,我连笔都没再碰过一次。每当我在脑海中搜索歌曲和歌词的时候,我都会再次看到那片黑暗,那冰冷的黑暗几乎要将我吞噬。这让我几乎坐立难安,更别提写东西了。我必须挣脱出来,我必须去感受温暖。

|所以,我出去散步了。我在宝莱坞大道上漫步而行,一路上……买了很多东西。嘻嘻嘻……对,我知道这听起来不怎么鼓舞,但……这能有助于我思考,你们明白吗?还有……有……有什么……开始发生在我身上了。我知道它在发生,因为这并非我的要求。这……可能听起来听荒唐的,但我也只能这么形容了。

|我……我看到了文字。无数的文字朝我蜂拥而来,从马路上流淌过来,从剧院的招牌上掉落下来,从经过的公共马车上朝我尖叫过来……我把蹄子踩到水坑里的时候,就会带来悦耳的旋律。我的膝盖碰到沙滩上的沙子时,突然就听到了歌声。这……这简直……把所有这些顿悟和无处不在的疯狂联系起来,是一种多么神奇和美妙的感受,这是用理智所无法形容的。

|于是,我把它们全都记下来了,按照它们跳到我面前的顺序,我把它们全都抄写下来了。对,我一直都随身带着笔记本。一开始,似乎还毫无意义。这些词汇,这些旋律,实在是太随意了,想把他们写成歌,除非是磕了药。但是,当我积累了一大堆奇思妙想,又用求知的眼睛扫视着那些寂寞的文字时,图案……出现了。那些文字似乎……互相联系起来了。你们能

相信吗？

|我想……我想也许,当我从虚无的深渊回来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也跟着我一起回到生命的领域了。我猜……这应该算是某种天赋吧。一种疯狂的天赋,就像任何正常小马一样,我也许本该忽略掉它的。但是……宝蓝莎莎她需要我。所以,我没有忽视这些草草记下的东西,而是欣然接受了它。我把它重新谱写成了歌曲和歌词,然后做出了一些疯狂的举动:我把它打成了一个扎实的小包裹,第二天交给了我的音乐公司。

|第三天一大早,就有谁登门拜访我了。本来我还以为公司专门派了小马到我家来亲自谈判解雇我的事,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来的居然会是欧文·寇森自己。他简直泪流满面。他说我给他发的那些歌“美丽”、“神奇”、“不可思议”什么的,我都还以为他是在拍我马屁呢。但是,毫无疑问,那些歌已经被交给了录音棚,宝蓝莎莎演唱了它们。结果,我们不仅仅获得了第十首金曲,更有了第十一首,第十二首,甚至第十三首。

|最后,我们把那些歌曲精心合成了一张完整的专辑,其中大部分都是我积攒下来的一堆有意义的歌词。很快,它就变成了整个艾奎斯陞亚史上最畅销的唱片:《数字携你归来》。实际上,就在昨天,我上一次检查的时候,一生的办公室里都在放着其中两首歌呢。两年以来,我第一次获得了康复的证明。说实话,自从上次生病以来,我都没怎么关注过自己的幸福了。因为自从那之后,我的整个心中就只剩下创造的无尽源泉了。

|宝蓝莎莎她一直为我高兴。而我只是因为她心情不错,所以我就开心了。我……我真的很讨厌坏她的心情,因为我自己就曾经处于那种绝望状态。大多数受欢迎的天皇巨星什么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傲慢,这让他们很少去关心其他小马。可我亲爱的浅紫湖光……她却不是这样。不管她名字叫什么,不管她风格如何,不管她在舞台上打扮得怎么样,对我而言,她永远都是当初那个疲惫而绝望地寻找作曲家的女生。她需要一个作曲家,更重要的是,她需要一个朋友。

|-----

|“说不定,这才是我能回来的原因,并不是我和她一同创造的那九首金曲。”梅洛蒂娅羞涩地笑着。“我知道,尽管宝蓝莎莎很受欢迎,但如果没有我,她会非常孤独。我觉得……宝莱坞可能不会有多少合作伙伴能有

这么……真诚,我想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战胜死亡回到这个世界上,回到她身边,回到我最爱的工作上。唯一让我不安的是,我需要创造出第十首热门歌曲,而当我成功之后,就没什么能阻止我了……是的,再也没什么能阻止我了。”她咯咯笑着,轻轻抱住了自己的肩膀。“我从没想过我能拥有如此昂扬的斗志和无限的信心,但我还是来了。”

| “那么,我想你可以说,第九乐章的概念改变了你,”奥塔薇娅笑着说。“不过,亲爱的,这完全是凭着你纯粹的求生精神和意志力取得的成就。”

| “跋涉回到这个勇气之地,需要的可是极大的勇气。”巴德先生微微一笑,“看到了吗?所以你才是个获奖的作曲家,而咱就是个弹吉他的。”

| “嗯……”梅洛蒂娅脸红得发烧。“我很乐意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做我喜欢的事,直到我……嗯……直到我们都不得不去该去的地方。”她叹了口气,瞥着其他三位。“除了享受我们活在世上的时间,我们还能为什么活着呢?”

| “噉,我都要吐了……”维尼尔·斯酷奇一脑袋撞在桌上,无聊地盯着房间另一边。“受诅咒的剧院,哼歌的山谷,阳光灿烂小姐的地狱之旅……你们这帮家伙脑子里就只有残酷的虚幻世界和那些自命不凡的道德观吗?”

| 奥塔薇娅皱了皱眉。“好吧,斯酷奇小姐,这的确能消除一些你那上层社会的恶心事还有呕吐物什么的影响。”

| “嘿!”斯酷奇一指她。“就算我挺喜欢这些没劲透顶的故事,像个小孩子似的,可你们这帮白痴什么都没听呢!第九诅咒,哈,舔我的白奶油屁屁!你们想不想听听真正牛逼劲爆的音乐传奇?放屁之地来的!”

| “别,咱还是敬谢不敏了。”巴德先生喃喃地说。

| “嘿!你个胡子头闭嘴!”维尼尔冷笑一声,点亮了她的角,摘下墨镜,挑在她蹄子里的乐谱拧成的棍子上,用懒洋洋的红眼睛盯着面前这三只小马。“这个小故事会让你们这些自我膨胀,有文化过头的节奏家伙们大吃一惊!然后你们就该扪心自问,‘为啥我一开始就穿袜子?这笑话去年都烂大街了!而且,呕!’”

| “嗯……”梅洛蒂娅抬起一只蹄子,咬着嘴唇。“我其实有点喜欢穿袜子……”

| “所以!” 维尼尔·斯酷奇站了起来,疯狂地挥着蹄子里的墨镜,放声大吼。“我就在那里! 在马拉尼市中心迪斯科舞厅的超级牛逼大厅里面准备好了我所有的家伙! 准备来搓他一整宿的碟! 忽然之间,我那个巡回乐队管理员就扭着他的大肥屁股晃晃悠悠地到了我面前,他跟我说啊.....”

|-----

| “哟,DJ-P0N3,我搞砸了,伙计。我根本没给你准备好音石。”

|我当时就在想了,“你说啥?哦卧槽,你为什么不给我准备音石?再过十二分钟我就要上台了! 我特么的就差拿你的眼罩当铅笔刨了。”

|而他就说:“嗯,我们从上一个DJ那儿拿了这个后备的音石,看起来有点破,魔法也有点老化了。但是我敢打赌,你肯定能用你那超变态的水平给它重新塞满抛瓦。”

|所以我就说:“好吧,要是你真觉得这破烂玩意儿还能废物利用,那赶快拿来给我看看。”

|于是他就把这玩意儿递给我了,靠,看起来真是糟透了! 我是说,这东西看起来活像是被钻石狗喷出来的,而且还不是从嘴里喷出来的。我就用它敲了旁边的桌子几下,倒是凑合响了两声,不过也可能是桌子自己的声音。我是说,它就在那里,可根本指望不上,你懂我意思吗,奥塔薇娅?哦,闭嘴!

|不管怎样,整个舞厅里这时候都挤满了大学里的年轻小伙儿和妹子们。如果你明白我意思的话,那么些快睡着了的的眼神,再加上这破玩意儿的那点儿音乐算啥?俩字,无!聊! 所以根本没时间等了。

|“没时间等了!”我说,起码我觉得我是说了。谁知道呢。那会儿我脑子一片空白。哦,靠。我把这小东西塞进了音柜里,然后猛推杆子,结果啥事也没有! 所以我就一遍一遍地玩命上下撸那根杆子,就像是跟半夜蹦迪蹦嗨了的丫头片子们握蹄子。结果我乐队管理员反倒忙里忙慌,急赤白脸了。

|“你在干什么呢?!”他声音尖得简直让我以为他得了痔疮,要从菊花里喷血致死了。“那破玩意儿还在过热状态呢! 别拿你那啥东西把它塞得太满!”

| 这问题你们怎么回答?反正我是这么回答他的。“你个二笔!老子知道自己在干嘛,老子当年转碟的时候你丫还在听着夜愿的 R e m i x 自撸呢。”

| 他肯定是在对我大喊大叫。我也说不清,因为他忽然就飞天花板上去了。可能是因为他只是天马,也可能只是因为我眼睛在墨镜后面翻了过去。这会儿还真记不太清了。去他喵的马尼拉,湿度真他奶奶的大。我说的对吗?不对?去吸邮箱吧!我说哪儿啦?哦对了。

| “坚持一下,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这不是预先录制好的声音,因为那个肥佬管理员忘了开音箱了,而且那声音咯咯直乐,活像是在游乐园度周末。“咱们就要在这个老妈拍桌子公主亮大腿的屋子里高高举起蹄子来个波浪起伏啦!哦塞拉斯蒂娅作证,我现在吞它整一桶向日葵都没问题,连花带籽儿一块儿吞! 噉,这可怜的小石头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难道那啥米娅莱·卡丹卡丹掐蛋杀公主在蓝谷浪费了春假之后把你给踹了吗?! 跟我出声儿! 你这坨着火的龙屎!”

| 于是我就盯着这东西看,我的倒影就在上面看回来,结果只有个可悲的数字“9”挡在中间。我记得我说,哦,嘿,瞧瞧这个……哎哟,我猜我就是从这儿开始讲起的。咳咳。

| “哦,嘿! 瞧瞧这个!”我嚷嚷道,“这东西说‘9’! 可我把它给倒过来,它就变成了我的角在冷天里伸长的长度! 然后我再转一次的话……我靠,又是9! 嘿! 大家好! 过来看看这个垃圾! 还有,这地方有没有谁是中级魔法师的?我得热火热火……呃,我是说,我得把这音石热火热火! 这个音石!”

| 突然,舞厅里的每一匹小马都爆笑起来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我回想起了之前的那几秒钟,意识到我刚刚做了一件任何有自尊心的实验性艺术家如果蹄子里有块充能充了一半看似多余的石头都会做的事。我把它塞进鼻子里了。

| 情况就是从这儿开始变得有点麻烦了。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不会用魔法的家伙们不了解魔力脉流线这东西。但是当它们靠的太近的时候,且不管它们有多弱,它们都喜欢互相直接开干。因此,不管是什么隐形虫子睡在那坨音石里面,它们都活过来了,而且忽然在我的左边鼻子里安了

个新家。几毫秒之后,我脑子里的神经忽然就“嘿!有小马在乱蹦乱跳呢!”那一瞬间,我抓住了一种新感觉,意识也随之而飘走了。

|然后,哇哦,靠!你们有没有曾经试过从坎特拉皇城的悬崖边上直接跳下去,跳到山下森林的湖里?在经历了我这番体验之后,我都怀疑你们还用不用得着这么做了。哦,多美丽的感受啊。我看到了很多本来不该看到的东西,看到了一些东西穿着……我勒个去……缀满了巨大星星的外套,它们快步跑过自旋的星系,推着婴儿车在公园里转悠,然后再把它展示出来,让它闪耀。然后穿着警服的彗星来了,吹着哨子,喷着伽马射线,把这些神秘的东西剥离了外皮,露出了它们虚无而瘦骨嶙峋的宇宙骨头。

|哈!不啦,我开玩笑的。我嘛,降落在这片充满蓝色冰冷线条,充满了雷电和垃圾的迷幻平原上。然后有只小马在前面散步,穿了一身黑色乳胶衣,看起来就跟布鲁斯·鲍克长得一个样。

|“哇!”我喘着气。“你看起来真像布鲁斯·鲍克!”

|“九十九夜没有蹄子相抱。”他的目光坚毅如钻石,漂浮过来向我耳语。“维尼尔,如果你想亲吻妹子也没问题哦。”

|“哎呀?”

|就在这时,九只小马出现在我们周围,都穿着闪闪发光的红色盔甲。

|“看!”布鲁斯咆哮着把我举起来。“九只身穿闪光红铠甲的小马!

”

|“是啊,伙计!我们绝对应该把它们录下来做声音采样!”

|“时间不够了!”他大喊着,猛地从背上拽下一块巨大的发光马蹄铁,开始把他们砸成玻璃一样咯咯作响的碎片。“快!开门!”

|“这就去!”当然,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把我的嘴张大,把我的舌头扯出来。我砰地一声把它摔在地上,猛地拉开了门把。另一边是我老妈,还拿着一把锤子。“嘿,我要借用一下那个!”我说着,从她那儿直接抢过来。什么?我怎么还能说话?我怎么知道。可能是我从尾巴那边说的?“哦,顺便说一句,我完全原谅你用钳子把我的第一次约会弄得一塌糊涂!”于是我砰的一声关上门,转过身来。“现在怎么办?!”

|“你的恐惧围绕着你转了九圈!”布鲁斯喊道。在他那发光的两轮马车上,回荡着闪闪发光的点点滴滴、滴滴答答的声音,还有其他让人恶

心的噪音的时候,真的很难听清他在喊什么。如果我能准确地用语言表达,我都要会呕吐出彩虹兔子了。“不要犹豫!”

| “女神在上!你比成年龙的嗓子眼还热辣!”我尖叫着,开始用锤子不停地锤自己的角。锤了九次之后,我觉得很无聊,干脆直接用蹄子揪住脑袋两边,把我自己的头骨给掰开了。里面飞出一大堆蝴蝶,至少我一开始以为那是蝴蝶。当时我都有点儿发疯了。然后那些旋转的蝴蝶变成了一大堆的9和6,它们互相拥抱在一起跳舞。那个时候,我能做的就只有大笑。或者尖叫,反正尖叫也很酷。“嗷啊啊啊啊啊啊!就好像我的血管里塞满了草莓!而它们都在投票支持共和党!”

| “很好!”布鲁斯站在他的轮子和灯光上大声疾呼,扔下了一堆数据马蹄铁什么的。“现在,把自己投入雌驹音乐会计划的中心!”

| “我真是嗨到不行啊!”然后我狂奔过高原的边缘,直接跳过高耸的垂直发光圆形旋转反射镜。我自己的笑声传进了我耳中,我想舔她甜美的嘴唇,这样在你长大变成一个靠着毒舌来掩饰自己懦弱内心的无能成年小马,不得不永远地寻找更加新潮更加刺耳的声音,只为从饥饿的音乐荒漠深处获得一点点艺术享受之前,她也能记得早餐的时候小马蛋挞是多么美味。忽然之间,我意识到为什么我脑袋里面有一个节拍在脉动了,因为布鲁斯把我踢下了第九音石那战栗的光辉之巅。忽然之间,我光着身体站在了迪斯科舞厅咆哮的唱盘上面,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从来都一丝不挂……

|-----

| “而那……”维尼尔·斯酷奇重重一拍桌子,为自己的故事加以强调。“……就是我怎么差点儿搞定的啦!”她往后一靠,脸上带着骄傲的笑容,然后却又对自己的话皱起了眉头。“哦,等等……”她迷迷糊糊地眨了眨眼睛。“我们刚刚在说什么来着,伙计们?”

| “撇开夸张的诗意细节不谈……”奥塔薇娅瞥了另外两只小马一眼,摩挲着她的蹄子。“我们似乎都有一些共同点。”

| “是吗?”梅洛蒂娅·布雷兹说道,苦着脸看着斯酷奇。

| “亲爱的,奥塔薇娅小姐想说的是,咱们几个看来都遇上了第九诅咒的问题了。”巴德先生说道。

| “而且,我们也都超越了它们,不是吗?” 奥塔薇娅补充道。

| “嘿……嘿……嘿……” 维尼尔咧着嘴直乐,把墨镜倒着戴到了脸上。“你刚刚说……‘操越了它们’?噢……哈哈哈哈哈! 哦靠……”

| 奥塔薇娅叹了口气。“至少……我们大部分都超越了。”

| “那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又回到了这谈话的起点了?” 梅洛蒂娅撅着嘴。“我是说……这和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 “你问咱啊,亲爱的?” 巴德先生耸了耸肩,朝奥塔薇娅指了指。“请去那边问吧。”

| “嗯?” 奥塔薇娅皱起了眉头。“我?”

| “不是你起的头,开始了这个不着调的交谈的吗! 咱估摸着你一定有啥主意才撺掇大家把第九诅咒的事儿说出来分享的。”

| “我恐怕您是误解我了。” 奥塔薇娅指着自己。“我向你们保证,我只是在思考这个话题而已。虽然我必须承认我从一开始就对它非常感兴趣,但绝对不是我提出这个话题的。”

| “可……” 梅洛蒂娅迷惑地眨着眼睛,咬着嘴唇。“如果不是您开始的这个话题……”

| “哦,少哔哔了,领结小姐!” 维尼尔·斯酷奇叫道,在墨镜后面大翻白眼。“相信这个脑袋有角的家伙吧,故弄玄虚让妹子找不着北可是非常没礼貌的! 你干嘛要牵这个头?亲笔签名的票不够卖了吗,坎特拉大姐?”

| “不是她开始的话题,” 我开了口。“是我。”

| 桌子周围的四只小马猛地转过身来面对着我。

| 我就坐在房间角落的凳子上,露出了微笑,身边放着我的鞍包。我调整了一下帽衫的袖子,开始和他们交谈。“我得说,你们在没有我引导的情况下能如此轻松地继续这场对话,真让我感到自豪。你们四位的确是这个时代志同道合的最出色音乐家。”

| “嗯……” 梅洛蒂娅紧张得直发抖。

| 奥塔薇娅沉默不语,巴德先生挠着帽子下面的秃顶。

| “嗯,好吧。” 维尼尔·斯酷奇斜着眼睛打量着我,把墨镜戴正了过来。“这个会说话还穿了身帽衫的酸柠檬是谁请来的?”

| 我轻声笑了起来,“你说的正好相反,你看……” 我伸出前蹄向整张

桌子一扫。“你们全都是我邀请来的,而且你们没有让我失望。”

| “我不明白,这是我们头一次见到你,这位小姐……” 奥塔薇娅盯着我。

| “心弦。”我回答道,努力在她面前按捺着我雀跃的心情。“天琴心弦,我一直都很开心地在听着你们的交谈呢。”

| “是啊! 哈!” 维尼尔奸笑一声,“那我他喵的还是个吸血鬼呢。”

| “先别急,亲爱的。”巴德先生向前倾过身体,怀疑地盯着我。“你说你一直都在这儿,但是这么大半天了咱们几个连看都没看过你,听都没听到你。像你这么一个好丫头怎么会以为咱几个会相信这回事?”

| “我也不能指望您能去随便相信,巴德先生。”我轻声说着笑了起来。“而且,不是因为我觉得您无知才这么说的。您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小马,您需要明显的证据来了解事物的本质,不管他们是否拥有魔力也好。为了说明我自己、我的状况、我的身份,这需要一些我暂时不具备的才能和设备。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重点,重点是,你们都向我证明了一些东西。”我转身向着他们全体微笑着,“你们向我证明了,你们都有能力超越自己的怀疑,来协助我完成当世最伟大的音乐作品。”

| “什、什么作品?”梅洛蒂娅问道,在我古怪的注视之下哆嗦着。

| “通过您对歌词和旋律的把控,能从中受益匪浅的作品。”我对她说道,然后转向了奥塔薇娅。“通过您的雄心壮志和完美的演奏,可以精致到完美无缺的作品。”然后我的微笑又转回了巴德先生。“依靠您对苍穹和大地的尊重的作品。”最后我凝视着DJ。“可以证明……嘻嘻嘻……对现实世界的把控何等微妙而脆弱的作品。”

| “呃……”维尼尔茫然地盯着我。“挺……酷?”

| “无论你们有没有自觉,你们四位都是当今整个艾奎斯陲亚音乐界最杰出的天才。现在,我谦卑地请求你们,帮我抄录一支歌——这不仅仅是一首普通的歌,而是迷失在时间起源之间的挽歌,被比黑夜更黑暗的魔法所抛弃,远超出了意识的境界线。但它仿佛注定一般,总会被重新发现,并且被散播回它所诞生的那个难以忍受的阴暗世界。在这个宏伟的努力当中,你们的共性能发挥作用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是被遗忘的交响乐中的第九乐章,第九挽歌,模糊的倒数第二章,在我完成整部夜曲并将它一

气贯通,以便最后将它终结之前,这是挡在我当前进度和终点之间最后的屏障,也是无可回避的屏障。”

| “你……你说的东西是那么宏伟,那么模糊,那么可怕……” 梅洛蒂娅开始说道。

| 奥克塔维亚补上了她的话。“而且我们对你一无所知,就算我们愿意,又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和一只从没见过的无名独角兽合作?”

| “亲爱的,你能给咱们更多的消息吗?” 巴德先生补充道。

| “对我深入了解基本上没什么价值可言。” 我回答道,“至少,在我能够充分、深刻、永久性地表达自己之前,我不会这么做的——而这正好也是完成整部交响乐的最终目的了。”

| “很明显你都已经知道了这部交响乐,为什么你还要去抄录它?”

| “因为它被分割成碎片留给了我,零星而混乱,好像是故意设计来粉碎一个凡俗生灵的理解能力。我不是第一只偶然发现它的小马了。曾经有一只小马,在我之前发现了它,当他孤独地试图破解它的时候,他遇到了屏障,粉碎了他的心灵和精神,以至于他化为了虚无,沦为了一个疯子。这算是诅咒……不过或许也算是蒙受了祝福吧,因为永远记得跟他痛苦回忆相关的历史的,就是他自己,也只有他自己。现在,第九乐章轮到我来负责了,但我无力独自抄录它。我不过是个凡俗的生灵,顶多只能算有点博学——对,但几乎无法领会她孤独的挽歌。因此,我才把你们都召集到了这里: 从天马维加斯到坎特拉皇城,从奥兰多到苹果鲁萨。你们拥有能帮助我抄录这首歌的才华。齐心协力,我们可以一同完成这第九乐章——《孤寂的挽歌》。然后,也许,仅仅只是也许,我可以踏上一段孤独、艰辛、而又能决定命运的旅途,到达第十乐章,并且永远改变自己的命运。”

| “对,好吧!” 维尼尔·斯酷奇狂笑不已,挥舞着一只蹄子。“现在我知道这是‘坎特拉搞笑秀’的某个疯狂把戏了。说真的,这是什么蹩脚的笑话?”

| “这……这的确让我想到了一件事。” 奥塔薇娅望着房间里那只老雄驹。“巴德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已经退休了。现在这个时候,您不是应该在苹果鲁萨吗?”

| “不! 别回答她!” 维尼尔吼道,“别喂这个会呕吐的绿色贪食精灵

！我想要的是真正的答案来解释这整个一点儿都不性感的闹剧！”

| “那么,你可以给自己一个解释!”我愉快地说。“有没有小马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 “呸,当然了!我……”维尼尔的声音渐渐消失了。她墨镜下的目光飘过天花板。

| 奥塔薇娅突然呆呆地看着她面前的木桌。

| 巴德先生站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碰翻了椅子。他咽着唾沫,抬头盯着头顶闪烁的灯。

| 梅洛蒂娅抱着自己,颤抖着,惊恐地盯着周围所有的墙壁。

| “我就把情况跟你们说的明白些吧。”我温和地说。“你们正在小马镇,可以这么说……你们正在我的家。”

| “小马……镇?”奥塔薇娅的声音宛若歌唱一般优雅。

| “咱去过那镇子一回……”巴德先生咕哝着,仍然徘徊在翻倒的椅子上。“嗯……闻起来的确有点儿那味儿……”

| “等等,小马镇?”梅洛蒂娅眨了眨眼睛,随着翅膀的拍动,她眼中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了。“哎呀,我……我有个表姐住在那里!”

| “你们可不。”维尼尔咕哝着,然后扭头看着我,把墨镜挪到了鼻梁上,露出了洋红色的眼睛。她耸耸肩,然后又耸耸肩。“怎么会……”两只前蹄无力地耷拉在身体两侧。“怎么回事啊这是?!”

| “很简单,”我说。“我运用了一段魔法……一首歌的片段,那首独一无二之歌,那首在初始定义了这个世界和世间万物的歌。然后,我发现了更多的歌,其中许多歌释放了我,而更多的歌束缚了我。但是在这种混乱的氛围中,我找到了一首可以把你们所有小马都带到这里来的歌,它可以帮我解开这趟变化之旅中最大的谜团。”

| “那么请告诉我,你带我们来的那首歌是什么?”奥塔薇娅问道,目光中充满了真诚和好奇。

| 我清了清嗓子。“当然,那就是‘召集之歌’了。”

| “哦呸!”维尼尔啐了口唾沫。“我还以为喝多了的是我呢!”

| “是、是那首‘召、召集之歌’?”

| “亲爱的,就算这是谎言,也未免太离谱了。”奥塔薇娅冷冷地说道,

“任何凡俗生灵都不可能拥有演奏如此神圣歌曲的魔力。”

| “就连天角兽姐妹俩都没那个能耐演奏这曲子！”巴德先生叫道，他把椅子立了起来，靠在上面站着。“差不多一千多年了，她们根本没有力量去演奏它！尤其是当初她们遗失了唯一能演奏那曲子的神器——”

| 我一口气翻开了鞍包，从里面飘出了一样东西。当我走过来的时候，那闪闪发光的乐器飘在我的魔法场中，随着响亮而富有金属质感的声音落在桌子边上。整个房间都被金色的光芒照得透亮，一瞬间，这乐器夺走了在场所有小马的呼吸。

| “塞拉斯蒂娅保佑啊……”奥塔薇娅结结巴巴地说。

| 梅洛蒂娅本能地飞到了空中。“这……这……这不可能……”

| “老天爷啊……”巴德先生又一次打翻了他的椅子。他如鲠在喉，“这是……唤夜者……”

| “太虚玄母失落的圣歌片段。”奥塔薇娅几乎是在呜咽。

| 维尼尔·斯酷奇的眼睛在抽搐。她看着每一只小马，又看着我，然后看着桌子。她把蹄子放在桌边上，使劲砸了两下——两只蹄子一块儿砸。她立刻一哆嗦，龇牙咧嘴地挥着前蹄嘶嘶作响。“噯！哎呀好疼啊。好吧好吧，这、这还真是真的。太他喵的真的了。”

| 我凝视着他们，目光非常坚定。房间里有一个细小的声音在鸣响——这鸣响声一直都存在于此，但直到现在才有小马听了出来。因为他们都看到我蹄下的唤夜者上面，最长的那根弦正在持续振动。当我的蹄子顺着那完美乐器的弯曲琴身时轻轻向下抚摸而过时，金光照亮了我的全身上下。

| “对，这是太虚玄母本尊的歌，她自己的气息。而且，没错，唤夜者曾经遗失，但现在已经不再遗失了，已经被找回来了。而我用它把你们带来了这里。现在，在你们的帮助之下，我要用它来拼凑第九挽歌，‘孤寂的挽歌’。”

| 他们仍然一动不动，保持着敬畏的姿势。当奥塔薇娅靠在木头桌面上支撑着身体的时候，我透过桌子都能感受到她的心跳。在我左边，梅洛蒂娅慢慢落了下来，四蹄站稳。她清清嗓子，好奇地凝视着我。

| “你……”她轻声呜咽，“你是……你是怎么找到它的？都过了这么

久了,谁也不知道它的下落……”

|我看着她,笑了。“另一只小马把它交给了我。”

|“谁?!”巴德先生结结巴巴地说。“没有哪只小马会把艾奎斯陞亚历史上最古老、最神圣、几乎无所不能的神器拱蹄相让!”

|“他就是这么做了。他拥有了它这么长时间,以至于他知道该把火炬传给下一个灵魂了,一个被同样的诅咒所定义,但是更有希望脱出生天的灵魂。”我紧紧握着唤夜者,声音萦绕在它坚硬的框架周围。“就像你们四位一样,他通过一首歌,超越了时间、空间、还有事实,和我建立了联系。这是他自己写的一首歌,但却是我做出了极大的奉献和承诺才发现的——就和那首无名之谱一样。你们知道吗,我也有个故事……”

|-----

|一切起源于一年多之前,但和这次会面有关的事情最近才开始。几个月以来,我一直都在努力破解一部秘密的交响乐,一首隐藏在历史背面的夜曲,它之所以被创造,唯一的目的是被隐藏起来,同时把一种未知的恐怖囚禁在其中。总共十个乐章,直到掌握了第七乐章,我才有机会亲眼见证了真相,而第八首挽歌最终给予了我领悟和理解这真相的力量。我发现,通过一遍遍重复演奏第八乐章,回溯我的足迹,我可以了解被改写的过去到底真相如何,乃至看透现实本身的结构。

|不用说,揭开这个面纱让我战栗不已。然而,尽管我是如此孤独,如此被遗弃,我依然需要学习更多东西,才能走近第九乐章,直面我最恐惧的存在,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

|在第八首挽歌的练习中,我发现自己并非唯一试图揭开夜曲之谜的凡俗小马。我拥有一本书,在那本书里,随着神奇的旋律自动在我脑海中回荡,一个受害者,他孤独的语言在我眼中也变得清晰可闻。他不得不去面对他的宿命,当我把我自己的道路和他的对比起来进行参照的时候,无意之中,我从凡间被牵引到了那个被遗忘的世界。那是一个最恐怖的地方,是所有秘密之中最为黑暗、最为宏伟的,你们每一位在离开这房间之前都会不由自主地把它忘记——而且理应如此。因为,我现在确信,它隐藏着一些从来不会被凡俗生灵的肉眼所看到的東西,甚至不朽的神灵也无法目及。实际上,我能知道这件事,而且现在还能提起它,这本身是一种可

恶的异常现象,我还在努力纠正这现象。

|不过,我还是回到了那个噩梦的王国,一个充满了迷失灵魂和痛苦合唱的地方。我看到了那个领域的主宰者,而安坐宝座上的她也看到了我。当她将我捉拿归案,开始把我捆起来的危急关头,我那位来自遥远过去的笔友挺身而出救了我。然后他把我扔出了这个苍穹之间的世界,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是通过唱一支歌的方式来做的。

|当我返回安全的凡间,再一次以受诅咒的贱民身份回到了我的生活之后,我太感激自己的这条小命总是保住了,都没能去正确地思考。直到长时间的冥思和认真的回顾之后,我才意识到,他是用一首歌把我送回来的。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歌,而是一种很熟悉的东西,一件恐怖的艺术创作,一副被精心掩饰的拼图,在这一千年的首尾让我们饱受诅咒和折磨。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那位来自过去的朋友已经把夜曲拆散了,他撕下了那该死的交响乐的片段,而且把它们的关键部分用某种方式拼了起来,以便在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不管这首歌缺了什么部分,他都用自己本质的碎片补上了它,用对一个生灵的回忆把它们融合在了一起,那个生灵,他早已把自己的思想、身体和精神都忠实地献给了她。这首歌,他命名为“半月影的回响曲”。

|我一开始并没有立刻发现这首回响曲。这花费了我许多精疲力竭的夜晚,紧跟着我朋友的蹄印进行追寻。在他无意之中馈赠给我的日记里,在他留下的癫狂呓语中,漫无目的地追寻着被艺术加工过的文字。

|或许,也不是完全没有头绪?有了他的歌,有了回响曲,我现在意识到,我的朋友已经在我们之间搭好了桥梁,一条穿越时空的道路,这是一道只有拥有天才的头脑,更是幸运到拥有凡俗生灵所知的最神圣的乐器。正是这神圣乐器——只是拥有它,就让他以独角兽之身活得足够长久,在我坠入遗忘领域的那命运多舛的一天,他才能救了我。

|我有责任,不仅仅是对我自己,也是对我的朋友。他已经为我把桥搭好了。这一次,该轮到我去踏上它,去和他相会,在苍穹之间的深渊之中来一次最安静最宝贵的密谈了。为了能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抄录他的歌,就好像他曾经抄录过那些诅咒过我们的交响乐一样。我仔细地运用了第八首挽歌,留心观察他留给我……也只留给我的线索和图案,最后终于发现

了。我找到了“半月影的回响曲”的钥匙。

|接下来,极度紧张的时刻来临了。我知道当我开始演奏之后,永远不会重奏的音乐会就要开幕了。我知道我正在冒险进入一个简直无法目视的世界。我的朋友在那里,被困在炼狱之中,公主作证,都不知道有多久了。我怎么能受得了在那里待上几分钟?哪怕是只停留在边缘也罢?

|从他留给我的线索来看,我知道只有一条路可走,然后,我就再也不会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了。我下到了我家后面的一个地窖里,那里是我隐蔽的工作室,我就是冒险在那里演奏那首不该由任何凡俗生灵所触碰的交响乐的。到了那里之后,我支起了七弦琴,然后开始仔细把他的日记拆散成了一页页。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把这些页面按照页码贴满了整个地下室每一面墙壁的关键角度。最后,整个房间都贴满了我那位被时间所遗忘的朋友的笔记。把灯笼调暗,坐到乐器前面,我知道时间到了。

|我演奏了第八首挽歌,这一次非常认真。我不厌其烦地演奏着,重复着,一直盯着四面环绕的他那些亲蹄书写的文字。一股生锈的气味儿开始弥漫在空中,就像水淹的金属平台的气味儿。我知道我正在取得进展,我那位朋友写下的文字就像以往一样闪烁着蓝色的光芒。但是这一次,它们呈现出了一种模式,那位疯子小马看似癫狂而无序地散落在日记里的呓语中隐藏的东西浮现出来了。

|现在,我可以看到词汇连接成了句子,从一页跨越到了另一页,再从一篇连到了另一篇,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连到了一起,蓝色的文字模糊了,形成了带子,仿佛水流一般流动。很快,我就被一个旋转的文字组成的球体包围了。这些文字变成了实体的圆环,包围了我曾经以为已经很黑了的地窖,将我彻底封闭在密不透风的黑暗之中。在这充满了疯狂的天球音乐厅中,我重新握住了七弦琴,开始演奏那首整个球体的所有黑暗边缘都在向我低语的歌:“半月影的回响曲”。

|我正在走进一只逃脱了时间和空间魔爪的疯子小马的囚牢之中。冒这个险本身就是一种疯狂,然而我义无反顾。我的朋友,他已经被第九诅咒吞噬了。幸运的是,对我而言,战胜同样的诅咒正是我需要做的事。这样我才能超越把他化为一具疲惫不堪、饱经风霜的躯壳的界限。

|我坐在那里,坐在黑暗深渊之中,弹奏着我的七弦琴。我什么也看不

见,连面前一寸远的地方都看不透。我能感觉到自己呼吸的冰冷寒气正在向外飘散,但我无法看清它们。我所能听到的,只是他为我准备的那些轻柔和平静的音符。当我一路弹奏到乐曲的末尾,直到音乐结束的时候,我都没有听到鼓蹄声。

|相反,我听到了锁链的声音。

|拖曳的铿锵声越来越近了。黑暗之中,锁链向我滑行而来。我的眼睛睁得滚圆,但是等待着我的只有遗忘的边缘。隔着不透水的墙壁,噪音越来越近,在我看不见的距离之中滑曳。我再一次感觉到了呼吸,但这一次,那不是我的。我不再孤独了。

|艰难地咽着唾沫,我又开始演奏回响曲了,这一次音乐声更加轻柔,以便我颤抖的声音能努力盖过回响曲的音乐。“我知道她从我身上夺走了什么。”我呜咽着,努力保持着勇气。“我知道在遗忘领域里,你的身体会随着时间流失什么。所以,当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我只要你两个答案二选一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回答‘对’,那就给我一个高音。如果你想回答‘不’,那就给我一个低音。”我深吸了一口气,对着黑暗低声说:

|“雪石膏·彗星蹄,是你吗?”

|一切都是寂静无声,死气沉沉的,如白骨一般干涸。直到蒸汽在我面前分开,一个声音在孤寂之中鸣响。

|一个高音。

|我打了个寒战,挣扎着坐直了身体。当我继续演奏着他的歌,他们的歌的时候,蹄子在颤抖。

|“雪石膏,”我声音在结巴。“上次我到她领域的时候,你救了我吗?”

|一个高音,毫不犹豫。

|我咬着嘴唇。鼓起了勇气,我问道:“你能自救吗?你能和我一起回到凡间吗?”

|停顿,然后是一个低音,仿佛连着我胸膛的每一根肋骨都一起在震动。

|我脸色凄然,觉得眼睛湿润了。我不能让自己失去控制,不能是这里,不能在他面前。

|“你演奏了‘破晓将至’吗?你完成过‘苍穹之夜曲’吗?”

| 又是一个停顿,然后又是一个低音,像垂死的动物一样悲伤而持久。
| 我紧闭双眼,然后问出了下一个问题,尽管我已经知道这根本不可能。

| “你……你能教我第九挽歌吗?‘孤寂的挽歌’?”

| 这一次,低音来势凶猛,简洁而近乎愤怒。听到它简直令我不寒而栗。
。

| “我……我很抱歉,我只是……”我咬着嘴唇。我既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会结束,也不知道这球体什么时候就会崩溃,把我和我朋友的灵魂永远分隔开来。我别无选择,只能直接,只能自私。

| “你……你有什么要给我的吗,雪石膏?”

| 我期待着完全的沉默。可他的回应却传入了我的耳中,那高音很尖,像是鬼魂轻浮的嬉笑。我忽然明白了。

| 就在这时候,一个很大的金属物品被塞进了我怀里。这突如其来的冰冷触感害得我一哆嗦,吓得一声尖叫。直到我颤抖的四肢承受住了那重量。一感触到它,我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惊得颤抖起来。我马上就知道它是什么了。

| “雪石膏!这、这……”我咬住了舌头,我是如此震惊,如此迷惑,如此的疯狂。周围一切的超自然混乱围绕着我,围绕着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抱着破碎的现实边缘。“我能帮你什么吗?我能把你从遗忘领域拉出来,让你也自由吗?”

| 回应的低音没有感情,没有悲伤,也没有遗憾。它在我怀中的神圣乐器的弦上产生了共鸣,然后我感觉到他的魔力松开了,他最终把圣物交给了我。

| 然后,当我面对阴影说话的时候,我的声音哽咽了。

| “雪石膏,她爱你,直到最后一刻。我希望……我希望你能相信,无论如何……”

| 球体开始急速扩散,就像一股巨大的气息正在被拉向宇宙的另一端,融化了所有弥漫在空间之中的冰冷蒸汽。返回来的,是一个单一的高音,那高音惊天动地,直插苍穹,高高耸立在小马听觉范围的顶点。

| “对。”

|纸张组成的球体碎裂了,笔记的页面散落了。我摔了下来,仰面落在了地窖的正中。我发现,自己的四蹄之中正紧紧抱着一样金光闪闪的美丽乐器。而我朋友遗骸的灰烬,像雪一样飘飘摇摇洒落在我周围。

|-----

|“你们看,我不只是为了自己而在这里的。”我依靠着小小木头会议室正中闪烁的唤夜者。当我娓娓道来的时候,奥塔薇娅,梅洛蒂娅,巴德先生,还有维尼尔·斯酷奇,他们一直都注视着我。“他的遗作正在危急关头,他的传说也尚未完成。而且,我怀疑,还有其他无数小马的传说,都永远迷失在了苍穹之外的遗忘领域之中。如果我能使用我的天赋能力,使用蹄边能够追溯音乐的地图,使用现在属于我的这件神器,就像他一样。那么,我就有了不容否定的责任,去超越挽歌的第九、甚至第十乐章。如果在你们的帮助之下,我可以事半功倍,从中得到启发、充实、和丰富。然后,也许,只是也许……我有一天能再度和大家亲密地交谈,那时候,我就能告诉你们这个故事的结局了。”

|整个房间里一片寂静,我的听众们全都惊得目瞪口呆。但是,这场音乐会没有间幕,而且几乎没多少时间了。

|所以我微笑着看着他们,轻轻地恳求:“你们愿意帮助我吗,我才华横溢的亲爱的同事们?你们愿意帮我把第九挽歌的碎片拼凑起来吗?”

|他们只是互相对视了一眼。忽然间,他们齐刷刷地站起了身,朝我大步而来,快步而行。等待着他们的方位,职责,还有座位。

|“我需要些写东西的用品。”梅洛蒂娅说道。

|“估摸着咱也可以看看。”巴德先生补充。

|“嗯……呵呵……”维尼尔·斯酷奇紧张地挠着后脑勺,“如果我能帮上什么忙的话,那我得听听后期搞出来的那些带响儿的玩意儿。”

|“这意味着,我们其中之一将承担起真正演奏唤夜者的艰巨使命。”奥塔薇娅说道,目光已经紧张地和我对视上了。

|我笑了起来,把光芒闪烁的神器从桌子上轻轻推给了她,说出了那句我做好些年白日梦都想跟她说的话。“请吧,塔薇。不用客气。”

|我们不再是五只小马了。忽然之间,我们仿佛合而为一,化成了同一个大脑的五个半球。我们怀着相同的想法,相同的思维,相同的志向,相同

的目标。“召集之歌”果然没有令我失望。这四位音乐家一同加入了我。他们理解我所做的一切,珍惜着我所做的一切。他们心中隐藏着同样的天赋和同样对音乐的爱,而各自又拥有充满活力的不同个性。我们的共同点,就是定义了我们的同样本质,对音乐永不满足的爱,我们热爱从噪音之中创造出美,我们热爱从虚无之中创作出宏伟的交响乐。

|梅洛蒂娅是行动发挥作用的支柱。她选出了第九乐章中零星散落在我脑海中的关键片段。她甚至还将写下的旋律进一步拆散,创造出更新更美的结构,那是我自己甚至无法独力搞明白的。

|一旦所有的样品都被记录下来,就要由奥塔薇娅来演奏它们了。她的演奏是如此优雅而平静,以至于我光是看到都几乎泪流满面,更不用提去听了。即使是拥抱神器,她的姿势看起来也是那么自然,她以最大的权威拨弄着牢不可破的琴弦,以金色的乐章组成的万花筒覆盖了周围的墙壁。

|当仔细倾听奥塔薇娅演奏的样品乐段时,维尼尔会提出简短而尖刻的评论。她有一对敏锐而熟练的耳朵,足以告诉梅洛蒂娅,奥塔薇娅的哪些演奏和其他的乐段很协调,哪些则没有。多亏了这位不拘一格的DJ,夜曲之中难以辨识的乐段化为了真实而具体的东西。

|然后,就要靠巴德先生把它们拼凑起来了。他一直在低声吟诵。胡子下面的嘴里哼着旋律,轻轻敲击着深藏在我们正在创造的神圣和谐表层之下的意义核心。仿佛大陆在随着时间的漂移而逐渐成型,他抓住了维尼尔·斯酷奇特别点出的那些样品,以简单的耐心和真诚的关注,将它们转化成型。

|然后,就轮到我来写下我们从遗忘深渊中发掘出来的最终产物了。我把这份荣誉交给了奥塔薇娅,她开始在唤夜者上演奏第九挽歌。不过演奏到了一半的时候,她停下来看着其他小马。梅洛蒂娅第一个注意到了她眼中闪烁的光,她转向我,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乐器。

|谢天谢地,我还带着我的七弦琴。我都没想到自己梦想成真的时刻居然这么快就来临了。我站在了奥塔薇娅身边,等待着她的信号,其他三位看着我们俩,一同唱响了挽歌。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优美旋律海洋中的某处,随着乐曲的交织,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乐章,完整无缺。就在这时候,一

一切都变得有意义了,清晰得我简直后悔最后一次演奏“半月影的回响曲”时为什么没有亲吻雪石膏的脸。

|“所以,这其实并不是‘孤寂的挽歌’,”我凝视着唤夜者泛着金光的表面,笑得非常沧桑。“这其实是‘孤寂的二重奏’。”

|“这并不是一只小马独立能完成的演奏,”梅洛蒂娅回答道,“为了让旋律能保持完整,它必须有两个灵魂,和两种乐器。”

|巴德先生点点头。“所以你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你花了这么久,进展才不到一半的原因吗?”他向我问道。

|“你们不知道这对我有多大的帮助。”我轻声向他们致谢,从他们身边走过,轻轻拍着他们的肩膀。“我发誓,虽然天空越来越黑暗,但我回家的道路也越来越清晰了。”

|“嘿,一个头脑清醒的音乐家。”维尼尔有点晕晕乎乎地笑着。“哪天我也该试试看。”

|“可是,你现在能这么乐观吗?”奥塔薇娅悲伤地看了我一眼,把唤夜者放在桌上,带着一丝遗憾放开了它。“你和你朋友交流的机会已经被抹杀了,当一切结束之后,你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了。”

|“而现在,你必须演奏的乐章变成了二重奏,”梅洛蒂娅苦着脸,“你打算让谁来跟你一起演奏它呢?”

|“在今天之前,我都没意识到这一点。”我喃喃道,跪下来把七弦琴放回鞍包里,又从里面掏出一个水壶,开始拧开盖子。“不过现在……”一股战栗的叹息从我干渴的嗓子里释放出来。“关于我该去找谁,现在我也开始有个好主意了。”

|“不能亲眼见证这一切,真是太遗憾了。”巴德先生平静地笑了笑,“这场音乐会绝对会气冲霄汉,把天空都捅个窟窿出来。”

|“嘿,你这话都差不多已经把真相给说出来了哦。”

|“不过总有一天,你会告诉我们的,对吧?”梅洛蒂娅的笑容温柔而充满了希望。“当你的这个‘诅咒’结束之后,你不来看看我们吗,心弦小姐?”

|“嗯,相信我……”当他们四个注视着我的时候,我也凝视着他们。我把水壶举到嘴边,闭上了眼睛。如果我的声音很低,那么当时我也无能

为力。“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我喝了一大口水。在房间最远的另一端,唤夜者的琴弦终于停止了震颤。我的耳朵抽搐着,当我喝完了水,吁了口气,睁开眼睛的时候,大家已经全都不见了。

|不紧不慢地把水壶拧紧,我把鞍包扛在肩上,快步走到了空桌子的另一端。我飘起了唤夜者,先把它放进了一个天鹅绒衬底的袋子里,把袋子口拉紧遮住了神器的金光。然后,收拾好东西,我用魔法熄灭了头顶的吊灯,走出了房间的门,把空荡荡的小房间留在了阴影之中。

|我沿着一系列弯弯曲曲的木头台阶走下楼,自己哼着一首曲子:一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曲子,全新而战栗,恐怖而美丽。当我走到图书馆一楼的时候,迎面正好碰上了斯派克。小龙宝宝随便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瞪大眼睛盯着我,差点没把他下午从小马镇收回来的那一堆书本撒了一地。

|“哇啊啊!呃……你好啊,……呃……小姐!嗯……”他眯起了眼睛盯着我看,然后走上了楼梯,又瞅着我。“你……你在楼上的书房里?”

|“对。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对不起。”我一脸内疚地站在他面前。“那个房间是专用的吗?”

|“嗯,对,我是说……我……我猜,其实这也没啥大不了的。因为我们这儿也不怎么忙……”

|“嗯……好吧,总之我还是很抱歉。下次我再来的时候会记住的。”

|“对,没关系。顺带一提……”他笑嘻嘻地指着我,“帽衫够帅的。”

|“嗯嗯。不过差不多就行了。”我朝他笑了笑,“有没有什么书是关于猫咪节食的?我家有只猫咪,有点儿肚子疼,我想确保我给他喂的东西没问题。”

|“哦~~~对,我正好有你要的书!稍等!”他摇摇晃晃地朝房间另一边走去,我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确保他不会离我太远。“别担心,花不了多久!我知道你正急着回家呢!”

|“嗯……”我轻轻地笑着点了点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

|-----

|生命实在是太凄凉了,不应该只是一首独奏。哪怕我完全孑然一身,

依然能听到乐团的合奏。

|-----

X V：身临其境

亲爱的日记本，

一只小马是如何去影响她周围的世界的呢？在社区中扮演一个积极向上的角色吗？她是与其他小马密切合作，还是暗地里工作，在远处弹拨心弦？

如果这些她都做不到的话呢？如果她依然希望让这个世界能变得更美好，让她所认识的每一只小马，让她所深爱的每一只小马都能生活得更好，那该怎么办呢？如果那些她所牵挂的小马永远不会知道她所做的一切，无论好坏，都无法为她致以感谢呢？如果她因此而缺乏起步的动力呢？

我在重新发现一个真理。在这个作为我监狱的小镇里，在苍穹之间这片萦绕于我心头的风景边缘，我开始领悟了一些很久之前就学到，但现在才变得有意义的东西。

改善世界并不总是为世界添砖加瓦，或者从世界上移除重要因素。建造和破坏，只不过是把我们可支配的元素搬来搬去而已。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自身就是塑造这个宇宙的因素。而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或者至少是理解问题的最佳方法——往往就是身临其境。

暴风雨忽然就下起来啦！我恐怕是没法保持身体干爽地跑回家了，所以我就撒开四条小腿拼命地跑呀跑呀。啊啊啊！大水坑啊！得小心才行。要是我把鬃毛给弄乱了，妈咪肯定会生气的。所有出门在外的时候，这是最～糟～糕～的时间啦！

哇啊啊打雷啦！我听到了自己的尖叫声，于是我就在大雨磅礴的坎特拉皇城的大街上跑得更快了。我可以看到公寓就在眼前了。哦，塞拉斯蒂娅啊，我都湿成了落汤鸡啦！

在冲进通往我家的楼梯间之前我一个刹车,滑进了阴影里。结果我还是晚了一点点,撞到了一堵墙上,疼得一哆嗦。直到这时候我才意识我有多冷。在拐弯的位置,我打着哆嗦,看着雨水从楼上像瀑布一样飞流而下。马路两边种的那些花花草草和公园什么的,都被灰暗的恶劣天气给淹没了。

“唉……”我呻吟着,看着我魔法力场里漂浮的那个圆锥蜜饯蛋卷筒。所有的冰激凌全都被雨水冲走了,我嘟着嘴。“噉!”我又呻吟了一声,气呼呼地踩着绿色的蹄子。“我最后的两块钱就这么白瞎啦!”

我用魔法反复的转动着那个蛋卷筒。又是一声雷鸣,可我已经不再害怕了。带着一种愚钝的情绪,我伸长了脖子,轻轻啃着蛋卷筒的边缘,它又湿又糊,被雨水给彻底毁了,可它最底下那一小部分依然还很甜。我美美地品尝着,只希望这能让我即将从妈咪那里受到的一顿大骂做好准备。重重地叹了口气,我慢慢腾腾地走上楼梯的台阶,朝着二楼的家门走去。

这时候,我听到了什么动静。那不是雨声,不是我的蹄声,也不是雷声。我停住了蹄子,只觉得又是一阵雷鸣,这次是在我胸口里面,因为我意识到那奇怪的声音是从我正下方传来的。慢慢地,我蹲了下来,透过台阶之间的缝隙朝里面张望,好奇地去探索那痛苦的抽泣和呜咽的来源。

于是,我看到她了。她蜷缩在角落的阴影里,躲避着雨水和闪电。她很小,和我年龄差不多,只是身体比我还娇小,而且她也没有可爱标记。我看不见她的脸,因为她湿乎乎的鬃毛把自己的哭声都给遮住了。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害怕。我把蛋卷筒整个吞了下去,然后差点儿干呕出来。“呕——!吃起来像湿纸板!”

我自己咯咯直笑,可是那个女孩子却一点儿都没笑。她正忙着哭呢,就好像根本不知道这儿还有个我似的。

“你好呀?”我掂着蹄子,静静地走下台阶,笑嘻嘻地朝她凑了过去,“你也被雨淋了吗?都是因为那些天马太懒啦!啊!真不知道在云中城是不是天天都这样呢。嘻嘻嘻!你觉得呢?”

她什么也没说,浑身颤抖着,紧紧抱着自己,更深地蜷缩到角落里。她可比我湿得多了,到底她在外面淋了多久的雨啊?

“嘿,你还好吗?”我一边说着,一边在她面前蹲下。“你伤心是因为你

的鬃毛全湿透了吗?嗯,别担心啦。我相信它特别漂亮!你的颜色很漂漂的,我吗?”我笑咪咪地左右摇晃着脑袋,任凭青白相间的鬃毛甩来甩去。“我一跑进温室里大家就找不到我啦。嘻嘻嘻!说起来‘温室’这个词儿好好玩啊。里面还真的好温暖呢!”

她还是一言不发,可我感觉她在留意我了。她慢慢放下了前蹄,仰起了小脸。我看到了那双眼睛,一只紫罗兰色,另一只是紫罗兰色和……蓝色?不,等等……她的脸是怎么回事?

“你的脸是怎么啦?”我问道,然后我咬了咬嘴唇,脸红了起来。“嗯……我是说……你伤到自己了吗?”

她咽着唾沫,浑身发抖,就好像闪电击中了她脸上的瘀伤。“我……”她开了口,声音非常非常轻柔,仿佛冰柱折断一般清脆,“我、我在逃出暴风雨的时候,不、不小心撞到东西了……”

我做了个鬼脸。“撞到东西了?你是一只独角兽哦,不是笨笨拉拉的陆马!”

“我……我……我就是笨得很。”她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觉得这简直傻透了,但是无所谓。这是一个孤独的周末,而她看起来需要一个朋友。“我的名字叫天琴,”我礼貌地做了自我介绍,就像妈咪经常教育我的那样。“天琴心弦。你叫什么名字呀?”

她看着我,片刻间,她的颤抖停息了。“嗯……”她咬着嘴唇,最后终于说出来了。“月亮舞。我的名字叫月亮舞。”

我重重地吸了几口气,鼓起了勇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做好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寒潮。当它终于来临的时候,虽然我已经身在心上都准备妥当了,但这体验的折磨程度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当“暮光安魂曲”演奏完毕之后,我就抬起了头,紧紧地抱住了怀中的唤夜者。我的蹄子落在了生锈的平台上面,感觉就像触碰了死亡本身。一阵刺骨的寒颤从我背后升起,直刺我的头骨。我硬撑着,让双眼圆睁开来,化作了灼热的怒视。

在我面前,伴随着交加的雷霆,伴随着卷须般旋转的水波,遗忘领域翻腾着出现了。当我站在永恒混乱中旋转不休的平台上时,生锈的锁链像星座一般在我身体前后起伏。我呼吸之际,冰冷的白雾照亮了这寒冰地狱

。镣铐加身的小马们像蜘蛛一样从金属孔洞中爬出来,拖着它们铿锵的金属桎梏盲目地朝我逼近。

我不怕它们。毕竟,雪石膏已经走了,而我也不是来这里找它们聊天的,不是找它们。紧紧抓住唤夜者,我用蹄子拂过漆黑如夜的琴弦。清亮的高音穿透了狂暴的风,金色的屏障包围了我。这些被遗忘者尽可能狂奔向我,最终撞上了半透明的屏障,伸开它们的四蹄疯狂地在上面对拍。我的视线越过了它们,冲着雷电交加风起云涌的天空高喊。

“不要躲着我!”我大声叫道,我的声音回荡在痛苦的呻吟和金属的铿锵之上,“你是不朽的神灵,我只是凡俗的生灵,带着把你束缚在这里的那首歌的片段!现身吧!现身相见!当我的听众!”

回答我的只有乱流和雷鸣。我感觉一阵狂风在平台上呼啸而过,唤夜者的屏障起伏不定,几只无名小马被强风卷下了平台,坠入了无尽的混乱,但我动也不动。

“见不到你,我是不会走的!”我勇敢地吼叫着,在寒风和湿气中咬牙切齿。我紧紧抱着唤夜者金光闪闪的琴身,仿佛它是一个迷路的孩子。当我紧紧揪住遗忘的混乱骨骸之时,它古老的能量和无尽的威能成为了我稳固的锚。“不要……唔唔唔……”我嘶吼着,从内心之中召唤出灼热的怒火。“……不要把这当做请求!马上现身!给我出来!”

就在这时,天穹裂开了。汹涌澎湃的水流在爆炸之中消散,仿佛有炸弹在巨大的海面下炸开。我周围的呻吟声更加响亮,更加频繁了。那些被束缚的小马们跪倒在平台上,用抽搐的四蹄抱着脑袋呻吟不休。我高高地昂着头,视线被旋转的符文吞噬了。

她来了,就在那里,她的家。高高漂浮在空中的堡垒。层层球体叠在一起向我旋转,仿佛一个杀气腾腾的钻头正要把我彻底粉碎。那球形的棺材越来越接近我的头顶,满溢着脉动能量的紫色光芒,铭刻的符文也在旋转之中越来越模糊了。我听到了低沉的轰鸣,很快,古老的王座上回响起了永无止境的轰鸣声,能量的溪流穿过了平台上空潮湿的云层。

周围那些扭动的躯体,用呻吟声模仿着她那惊心动魄的哭号。我则用咆哮声打断了这合唱。“不!我才不会唱你的歌!”又是两声雷鸣,但这一次,我感觉那来源于她,而不是这遗忘领域。“我绝不会化为虚无!”

然后,她首先发作了。一道雷霆像火箭一般直冲我劈来,在平台上扫出了一道火墙。那些扭曲的小马身躯只要擦到就瞬间着起火来。当那攻击袭到我面前时,唤夜者的护盾牢牢地挡住了它,让它在丧钟之中化作无害的火花从护盾上溅落。

我咬紧牙关,屹立不退。“和我一起演奏!”我拨动了几根弦,让护盾变得更强,防备着她更疯狂的攻击。“我已经学会了挽歌的第九乐章!我已经记住了‘孤寂的二重奏’!你知道的!”

天球旋转得更快了。两道闪电朝我轰然而至。

金色的护盾在我周围脉动,阻挡了那足以熔化平台的白热能量爆炸。“和我一起演奏!”我尖叫着与她的愤怒抗争。那球体堡垒开始飘走了,当我恳求她时,声音在绝望中破碎。“我还要告诉你多少次?!我不在乎这个地方!我不在乎这个秘密!我们可以一同完成夜曲,我可以继续活下去!把我从诅咒中解脱出来,我就再也不会来打扰你了!求求你了,帮帮我吧!我必须去学会‘破晓将至’!”

球体远去,已经模糊不清了,我眼前只剩下了雾和雨。天角兽女神,已经离去了。

“我必须去学会……”我低着头,呜咽着。我是那么孤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孤独。“我……我必须……我必须……回家了……”

她的一切痕迹都消散了,甚至就连轰鸣的雷声都减弱了。我听到那些无名小马的呜咽声开始重新响起,于是知道还是别等了。随着一声叹息,我重新奏响了唤夜者,用魔法奏响了一首新曲子:“半月影的回响曲”,天籁之音照亮了这遗忘的炼狱,很快,一切都模糊了,仿佛整个宇宙用蹄子抹掉了黑板上的图案。呻吟声远去,雾气、雷霆、锁链、还有刺骨的寒冷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世界沉浸在温柔的琥珀色光芒之吻中,我再一次坐在了地窖最底层的凳子上,周围只有泥土墙壁,还有头顶的灯笼。

唤夜者被紧紧抱在我怀中。我抱着它,看着自己潮湿的蹄子。我的四蹄没有一条在颤抖,这次和以往也没什么差别。随着一声沮丧的哀叹,我闭上了眼睛。

“十次了,彗星,”我说道,蹲在小木屋中间,又把另一根木柴扔进了壁

炉里。“这个礼拜我演奏了前八首挽歌,去了遗忘领域足有十次,还是没法让她现身。”扔了另一根劈柴,眼看着它在燃烧的余烬中承受着噼啪作响的命运,不由得叹了口气。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下,我举起湿漉漉的四蹄伸向安静的壁炉,让它们暖和起来。“我到底哪儿做错了?我是说……我明明拥有了唤夜者,拥有了那首创造她的歌的片段。为什么她认不出来?为什么她就不能像个负责的神灵一样面对我,好让这一切都彻底结束掉?”

在我身后响起了全世界最甜美可爱的声音。橙色的小东西咕噜着,耐心地从我床边刚刚装满猫粮的碗里吃着东西,夹杂着大快朵颐猫粮的咔嚓声。彗星抬起头,平静地用那双琥珀色眼睛瞟了我一眼,然后继续闷头吃饭。虎斑猫竖起了耳朵听着,就好像知道我只是在随便说说而已。聪明的小家伙。

“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可能她只是对我很生气,因为我就在她鼻子底下,从雪石膏那里把唤夜者给拿走了。”我叹着气,透过家里的窗户凝望着窗外清凉的十月黄昏,“可能她还一直在生太虚玄母的气,现在我拿到了她歌声的片段,而她甚至根本连个亮光都不给我……”我苦笑着。“这个混乱的日子啊……说真的,那个蠢地方真需要个电筒什么的才行。”我朝着彗星傻笑了一下。

猫咪只是盯着我,胡须抽搐着。

我皱了皱眉头。“好吧,嗯,那很差劲。”我呻吟着起了身,拖着被水雾浸得透湿的身体走向小屋另一边。“不过,连续十次?而且她也不算是完全无视了我。我是说……每一次她都坐着那个特大球形王座出来,想把我吓跑什么的。话说回来,那个球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世界诞生之初,天角兽的交通工具吗?这倒也说得通,不是吗?我是说……早在太虚玄母还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时候,她就在这里了,对吧?至少……她不会比塞拉斯蒂娅还古老……”

从架子上悬浮起一条毛巾,我用它使劲地擦干我的鬃毛。当我把毛巾拖到湿乎乎的肩膀和后背上,重复着上个礼拜已经习惯的动作时,我却停住了。我把毛巾丢在背上,一头乱毛地看着彗星。

“如果……如果那个球体,是遗忘领域监牢的一部分呢?”我如鲠在喉,再次凝望着窗外。“也许……那个球体对她而言,就像是我诅咒的效果一

样……也许除了她自己的歌之外,她什么都记不起来呢?”我一想到这种可能性就不寒而栗。“神圣的露娜啊,我真的有机会接近她吗?”

艾尔的回答是跳到小床上,蜷缩在正中,然后继续舔自己。

我吁了口气,把身体的剩余部分也擦干之后,把毛巾扔到了附近的洗衣篮里。“好吧,”我嘟囔着,快步走过壁炉的火光。“也许我需要的是更多的研究。我从暮光闪闪那里借的书肯定已经够多了。呵……”当我看到放在彗星餐盘旁边的那一大堆研究材料的时候,不由得咯咯直笑,“照这个速度,她和斯派克会以为自己的图书馆一夜之间被钻石猎犬给洗劫了呢。我很快就会把它们还回去的,但还是……”

我转过身,凝视着照亮了小屋的璀璨金光的来源。唤夜者就放在茶几上,以永恒的存在赐福于这只凡间小马。我都有点儿习惯用肉眼去瞻仰这件神器了,这让我有些担心。

“还有更重要的呢,”我喃喃自语,嘴角掠过一丝脆弱的微笑。“彗星,如果有一天,我终于能让她和我一同二重奏,你觉得会怎么样呢?我终于结束了这诅咒的那一天?”我转过身来,温柔地注视着他,“塞拉斯蒂娅和露娜会感激我把她们的神器还给了她们吗?”

彗星看着我,睡意朦胧地眨着眼睛。他的耳朵抽搐着,摇了摇头,打了个只有猫科动物才会的那种老长的大哈欠。

“嗯……”我快步朝床走去,眼睛盯着地板。“这点子倒是挺好奇的……”当我把毛刷飘起来梳理自己的鬃毛顺便连同图书馆里的一本书一块儿清理的时候,我大声地念了出来。“诅咒,不可能影响她……我是说,多年前,当露娜深度冥想,接触到了‘苍穹之夜曲’并且变成了梦魇之月的时候,她可是和她妹妹发生了接触。”

我蜷缩在彗星身边的毯子窝里,梳理着鬃毛上纠结的疙瘩。翻开了蹄边的书本,我仔细查看着几份详细介绍坎特拉皇城音乐传统的历史文献。

“还有,她的挚爱……就雪石膏研究的结果来看,她一定非常思念他,因此必定记得她的挚爱是如何被放逐的。”我微微皱起了眉头,又飘过来一本书,然后又是一本。我的目光在众多的书页上扫视着,跳跃着,寻找着答案。“所以我真的不能想象,每次去遗忘领域她都会忘记我,可她却无视了我?为什么?她把这当作是自己的工作吗?莫非凡是不想成为她那些僚

铐加身的奴隶的小马,她都不想跟他们有任何关系吗?”

毛绒绒的温软身体靠到了我身上。低头一看,彗星正蜷缩在我身旁,伸出两只爪子,顽皮地拍打着空中漂浮的众多物品。

我茫然地在屋子里扫了一圈,不知什么时候,整个屋子里的空中已经飘满了书、书、书、书、毛刷,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紧张地笑了一声,我把东西全都放到了地上,只留下唯一一本书,落在了我和彗星的身边。

“谢谢。我懂,我懂,我又开始过头了。”当我从书本上抬起头来的时候,唇边释放出一声叹息,又一次让唤夜者散发出了金色的光芒。“就好像……我一夜之间变得更强壮了。我猜,不管是什么让彗星蹄活了这么久,现在都发生在我身上了。我是说……虽然不知道会不会活得更加久,但我的确感觉自己变得更强大。”我紧张地咽着唾沫,“而且……我也明白,要不是前往遗忘领域的时候身上带了一首圣歌,我在她面前连一秒钟都坚持不下去。”我弯下腰,紧紧搂着彗星。“但是,”我低声呢喃,“只要能学习‘破晓将至’,只要能完成这该死的交响乐,那么这世界上的一切的力量,我都愿意放弃。”

除了壁炉里余烬的噼啪声,小屋一片寂静。我感到温暖、暖和、安全,唯独没有感到半分自由。

“女神的力量在我蹄中……”我喃喃自语,“可我却没法让一只天角兽正眼看我。”我叹了口气,把脸埋进了毯子里。“嗯……我要怎样才能得到这个听众呢?”

彗星喵喵叫着,摩蹭着我,咕噜个没完。

无力地微笑着,我爱抚着他的耳朵。“我知道,我知道。当然了,我都已经逮到你了,你个傻喵!”轻声咯咯笑着,我倾听着他惬意的咕噜声。“我保证,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你会头一个听到的。”我平静地凝视着房间尽头的薄雾,随着夕阳最后的光辉在窗外熄灭,夜晚的寂静让我陷入了恍惚的冥思之中。

“你能再说一遍吗,亲爱的?”妈咪问道,脸上带着温柔的关怀。我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俩都好的很。

“嗯……”我的新朋友用蹄子磨着地板,避开我父母的目光。啊,为

啥她这么害羞呀,她又没比我还湿。暴风雨依然在我们的公寓外面盘旋,也许她被吓到了?我不知道呢。我跨过水坑,笑咪咪地站在她面前。

“她在来这儿躲雨的路上撞到什么东西啦!”我骄傲地笑着替她说道,“她可能有点笨笨的,可我觉得她没事!她的鬃毛不是很漂漂吗?我的意思是呀,我知道它现在乱糟糟的,可是等它干了之后再说吧!她之前还告诉我她特别特别喜欢和她妈咪一块儿去沙龙!我什么时候也能和她们一起去吗?就在一个街区之外!他们住得离我们挺近的呢!嘻嘻嘻!我们都当了这么久的邻居了,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呢!”

“是这样吗?”爹地说道,瞥了妈咪一眼。

妈咪已经走过来了。她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让我先让到一边,然后跪在我的新朋友面前。“月亮舞,是吧?”

她慢慢地点点头。为什么她在他们面前这么害羞啊?她刚刚才还在跟我疯狂地聊天呢。她喜欢香蕉船,喜欢恶作剧,喜欢阳光灿烂的海滩,喜欢-

“让我看看你的脸,亲爱的,”妈妈轻轻地说。她没有生我们的气,真是谢天谢地啊……可她为什么对月亮舞的脸这么感兴趣呢?“你不用害怕,亲爱的,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保证。”

月亮舞深吸了一口气。虽然我们几分钟之前就跑进来躲雨了,可她的脸还是湿乎乎的。她抬起了头,让妈咪看到她抽搐的眼睛。

“天哪,你……你这淤青可真够严重的。”妈妈轻声感叹,她按上了月亮舞的侧脸。我新朋友脸上那块蓝比我妈咪的蹄子还要大一圈。“嗯……塞拉斯蒂娅保佑啊……”她转过身,朝爹地非常尖锐地盯了一眼。

他不知道为什么点头了。抓起一件外套和一把雨伞,爹地大步走向门口,经过妈咪身边的时候还小声跟她咬耳朵。她点点头,低声回答了什么,我终于听清了:“别自己去,去找幽光跟你一块儿去。他现在应该在家,今天早上我看到他和流星的儿子银甲闪闪在院子里玩。”

“对,我相信幽光以前就应付过夜奔。别担心,亲爱的,这次我们身边有皇家卫兵。”爹地轻声说道,然后扭头朝我和月亮舞笑了笑。不知为什么,这让我觉得有点紧张。他开了门,撑开了伞,消失在门外的暴风雨中。还没等我往窗外张望,妈咪就站在我们面前了,她的笑容也……有点奇怪。

“月亮舞,我们很高兴你能来我们家玩。外面的雨还很大呢,所以在这里过夜好吗?”

“我……嗯……我……”月亮舞的眼睛闪烁着明亮的光,然后眨了眨。她局促不安,一边后退一边低着头,就好像害怕天花板会掉下来砸到她似的。“我……我……我爸爸……他不会喜欢的……”

“嘘……”妈咪非常温柔地和月亮舞说着话,就像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她对我说话的声音一样。“我们不会告诉你爸爸的,除非你想让我们这么做。”她的允许仿佛鼓舞了月亮舞。

于是月亮舞就这么回答了:“嗯……您……您可以告诉我妈妈。”

妈咪慢慢地点点头。“你妈妈,嗯?”

“嗯……”月亮舞点点头,她又在发抖了,只是这一次她的眼睛明亮而快乐。“她……她也可以留下来过夜吗?”

妈咪温柔地笑了。“你就别担心啦,你妈妈也可以来这里,想住多久都可以……”

“呜呼!”我欣喜若狂地跳了起来。“睡衣派对!我一直都想开一个!哦耶!哦!哦!我可以带你看看我的房间!爸爸给我买了好多好多神奇的乐器!总有一天我会加入乐队!”

“天琴,亲爱的,”妈妈温柔地责备道。“月亮舞得需要点儿时间来放松和休息,现在平静点儿-”

“我……我……嗯……”月亮舞咬着嘴唇,在原地扭着身体,“我不介意的。我喜欢天琴,她很好玩。”

“看到没,妈咪?”我乐得一个劲儿地蹦蹦跳跳,“她喜欢我!她是我最好最棒的新朋友!我们要在一块儿玩好多好多好玩的!”

妈咪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温和地笑了,“好吧,好吧,带她去看看你的房间,只是别太吵了啊,很快就是睡觉时间啦。”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不会太吵的,我保证!”我拽着月亮舞的蹄子,把她拽进了我的房间。“来吧!快点!你一定要看看我为暖心节买的所有好东西!”

月亮舞咯咯笑了起来,她的声音如此甜美。我敢打赌她在音乐方面也很有天赋。我们能有多幸运呢?说不定我们能得到一样漂亮的可爱标记。

我听说有些小马就是同时得到她们的可爱标记的。也许等我长大了之后,她可以加入我的乐队?

“瞧一瞧!看一看啦!”我满屋子蹦蹦跳跳,炫耀着我的木琴,长笛,铃鼓什么的。“这不是很棒吗?我都不在乎哪个是我最擅长的呢!我猜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不怎么冲我大吼大叫的原因吧。嘻嘻嘻!”

“你……你爸爸妈妈……冲你大吼大叫?”月亮舞低声嘟囔着。

“呸!只有我制造了太多噪音的时候。可是你懂的,这些都是他们送我的啦!所以他们肯定是想让我多制造点儿噪音!嘻嘻嘻!”

“噗……哈哈哈哈哈……”月亮舞笑得上不来气儿,小脸都憋红了。“我猜我还从来没想过这些呢……嘻嘻嘻……”

“我打赌你一定擅长吹小号!”

“哦,我最擅长吹小号了!”她露出了邪恶的奸笑,“在我吃了一大堆马西哥炸豆子之后!”

“啊!”我尖叫着从她身边蹦开,躲在了一个毛绒玩具后面。“月亮舞!真不文明!”

她咯咯笑着朝我蹦了过来,挥舞着她的角,“看招啦,神奇的音乐家!”

“哦,不!”我装出恐惧的样子,小跑着绕着我的卧室里面四处乱逃。“她是邪恶的独角兽女巫,来偷走我的超级特殊天赋!救命呀!救命呀!”

“嘻嘻嘻!”她咯咯地笑着,追了我一会儿。

我还在绕圈跑,直到反应过来就只有我还在咯咯笑了。我停住了蹄子,喘着气,看到她正盯着一面墙看,那墙上挂满了我和我爸爸妈妈的照片。我笑咪咪地快步走了过去,“月亮舞,怎么啦?”

她的微笑消失了。嗯……不,那微笑依然还在,但却是另一种不同的微笑了。她在抽着鼻子,可又不像是在哭。“你……你的……你的家……”

“怎么了?”

她咽着唾沫,“真的好温暖啊。”她说道。

我对她眨着眼睛,一阵轰然雷鸣从窗外滚过,让我不得在雨水折射的光下哆嗦起来。“嗯……好吧,那当然的啦,月亮舞!”我紧张地笑着,“为啥会不温暖呢?”

一时间,她凝望着阴影中,目光在颤抖。忽然,就像当时停下来的时候

一样快,她一扭头朝我扑了上来,一边用短短的小角戳着我的痒痒肉一边咧着嘴笑,“小心啦! 噉——”

“噉! 哈哈哈哈哈! 不公平! 你作弊啦! 骗子骗子骗子!”

“我才没!”

“你就是!”

“我才没!”

“你就是!”

“我才没!”

“你就是!”

“我才没!”

“你就是!”

“我才——”

我的眼睛睁开了,尖锐地喘了口气,我凝视着小屋孤独的内壁。壁炉早就已经熄灭了,彗星就蜷缩在我身边,睡得很香,柔软的橙色身体有节奏地起伏着。外面的世界一片漆黑,但是在覆盖着森林的遥远地平线上,黎明的微弱迹象正在慢慢显现出来。

直到冰冷的寒潮席卷了我的身体,我才终于回到了被诅咒的当下。我摩擦着前蹄,牙齿捉对打架。我意识到很久以来,温暖在我的生活之中就变成了一种幻觉。凝望着摊开在我面前的一本书,我对着室内昏暗的空气,无止境地吟诵着被遗忘的坎特拉皇家之歌。

“嗯……等我不再受诅咒的第一天,我要睡个有史以来最长的好觉。”我轻轻地爬过彗星下了床,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因为历史会记住它,哼!”

随着短暂的抽气声,我钻进了我那件是灰色连帽衫里。感觉舒服了之后,我伸出蹄子拿起了我的七弦琴,把它放进了鞍包,然后背在背上。我向门外走去,但中途却又停住了。呻吟了一声之后,我转过身,大步流星地走到了金光闪闪的唤夜者旁边。

“要是我现在拥有太虚玄母的歌,恐怕我得替她履行职责了。”

当我喃喃自语的时候,彗星没有回答。在我完成新的日常习惯性任务时,他一直睡得很香。我把那无价之宝裹进了华丽的天鹅绒袋子里,这是

我花了一整包的钱让瑞瑞帮我做的。然后,卷起了房间正中的一块圆地毯,我用魔法拉开了一个门闩,打开了小屋的一块地板,漏出了一个长方形的封闭空间,这是我一周之前用魔法在地上挖出来的。轻轻地把包好的唤夜者放进了里面,关上暗门,把地毯铺了回去。

终于,我准备好了。大步流星走向小屋门口,我背着我的七弦琴,顺便指着打呼噜的彗星。“别起什么坏心眼哦,你这个小偷猫。”

虎斑猫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朝着天花板咕噜着。随着前门嘎吱一声,我已经出了门,满怀思绪地迎接即将来临的黎明。

晨光,伴随着我艰难的思绪。秋天的气息十分浓郁,我从骨子里都能感觉到它。十月的到来已经驱走了盛夏的余热,我蹄下弯曲草叶上的露珠都被冻得结结实实了。实际上,我并不想感觉太舒服了。我需要锻炼自己闲不下来的内心,在这样一趟冒险中,秋天清晨的每一次寒颤和每一缕寒风都对我有益。

我诅咒的实质会让我经常失眠,也许有些小马会这么想。但实际上,我直到最近才出现了一点睡眠问题。打破了第九乐章的桎梏,我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就仿佛我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获得了难以置信的进步。其实,事实远非如此。

我陷入了僵局。

挽歌的第九乐章,原来是一部二重奏。而古往今来,只有一个灵魂有资格和我一同奏鸣,带我走向最后的乐章。

我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暮光闪闪对“破晓将至”一无所知,雪石膏的笔记里对这首歌的性质也根本没有任何描述。找遍了整个小马镇图书馆,我也没找到关于这个名字的半点踪迹。我还做了个实验,让几只小马和我一同演奏“孤寂的二重奏”,包括苹果杰克和她的小提琴,萍琪派和她的手风琴。可是全都无济于事,没有任何小马能让我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一步,我开始明白其中原因了。

“苍穹之夜曲”,它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封印一位天角兽女神,令她远离其他的现实世界。除了这位天角兽女神自己,还有谁能更好地引导一个孤独的囚徒通过她的遗忘领域回到生者的世界呢?

一想到她灵魂安坐的那个球体,我的脑子就停不下来了。当我第一次到达她的领域——就是需要雪石膏来拯救失去记忆的我自己的那一次,她从高处向我接近,召唤着她那些恶魔般的力量,就好像我只是一个坠入她领域的迷失之魂,就好像其他那些小马一样。而当我第二次到那里的时候,我开着护盾演奏了夜之悲歌,完全清醒地进入了她的领域,然后她亲自现身相见来找我了。对她而言,我一定是个异类,因为这已经是我第二次造访她的地盘了。可能从那时起,她首次把我当成了一个威胁。因此,她不得不来当面告诉我,我必须唱她的歌,并且化为虚无。

可现在,我又回来了,现在,我拥有了唤夜者,现在我很强大,在她的领域里几乎能横着走了。于是她开始和我保持一定距离了。她这是故意避免和我接触。我吓到她了吗?我知道了她的秘密,还能大模大样地走在这个世界上,这会不会让她感觉非常不安?一只凡俗的独角兽到底拥有什么能吓到一只被时间所遗忘的不死天角兽神灵?这都是因为唤夜者吗?或者是别的什么?

因此我才难以入眠。我都不知道哪个更糟糕了,是知道我一开始就很无助,还是知道我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却变得比一开始还要无助。曾经有一段时间,演奏音乐让我很放松。我一直努力记住这一点,并且把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而这两天,我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就只剩下弹一首曲子了,这首曲子给我带来了生命之中最多的欢乐和安宁。

“半月影的回响曲”,当我坐在长长棕色小路旁边的草坪上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着这首曲子。现在我的位置很靠近小马镇西部边缘,太阳正在从地平线上升起,鸟儿们在树梢上歌唱,伴随着我琴弦上飘扬出来的轻柔旋律,它们的啁啾声仿佛迷失了方向。

我试着去想象,哪怕只是一瞬间也好,我就像是住在这个镇上的其他小马一样。那一定是一种愉快的感觉:不再是一个孤魂野鬼,不再担心随时可能消逝,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声音会大声喊出你的名字。至于受不受欢迎,我都不在乎了。哪怕我的朋友只有不到五个,四个,甚至两个也好,我都不在乎。我希望我的名字被念出来,说出来,笑着调侃出来,歌唱出来,甚至是抱怨出来也行。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闭上了眼睛,用更慢的节奏演奏这首歌。让我

的心随着每一根琴弦的弹拨而跳动,就好像我在和自己一同演奏那命中注定的二重奏。

在所有的夜曲之中,最重要的那一首,却是我唯独不能独奏的。真是苦涩的讽刺性转折点啊。毕竟,最难的部分已经不是演奏歌曲了,现在的麻烦事要怎么样才能让她同意和我一同演奏才行。但是,一个凡俗生灵要怎么样才能吸引被遗忘囚禁的永恒之魂呢?我又是谁?我不是女神,我不是-

“哦,天呐!七弦琴!多美妙的音乐啊!你……你是从坎特拉皇城来的吗?”

我睁大了眼睛。晨光之中,一片朦胧站在我的面前:红宝石色的毛皮,紫红色的鬃毛,森林般碧绿的双眼。还有那足以照亮这挂着露珠的世界的微笑。

“哦,拜托,哦,拜托告诉我你是从坎特拉皇城来的!”

“我……也许吧。”我结结巴巴地回答,有点莫名其妙。清了清嗓子,我还是从树下坐了起来,朝她微笑着,“你是车厘子小姐,对吧?”

“哦!我就知道!”她在原地开心地蹦了吧,差点儿把装满了作业的鞍包掉下来。“你还是来了!他们还说你这个礼拜病得很厉害来不了呢!哦,我真害怕让学生们失望!”

“我……嗯……”我有点儿紧张地咯咯笑着,站起身来,把鬃毛上清晨的雾气甩下去。“恐怕没明白你的意思。”我咽着唾沫,怀疑地往前伸着脖子,“你……你是在等我吗?”

还没等她回答,我就知道这一切好得简直不像是真事了。“你……你是从坎特拉皇城来的,对吗?”车厘子紧张地咬着嘴唇。看到她脸上的热情逐渐消失,真是让你心酸。我以前和小马镇的小学老师聊过几次,整个艾奎斯陞亚很难再遇到哪只小马,怀着这么多的快乐,却没有太多烦恼了。“哦,亲爱的,我希望我没有妄下结论。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和塞拉斯蒂娅的天才独角兽学园保持联系,音乐系的蓝音教授希望能帮我为小马镇的孩子创建一个音乐教学项目呢。”

“嘿!蓝音教授!”我咧开了嘴,“我知道他,他在我大四的时候教过我……呃……”说到这里我一哆嗦,意识到我这一兴奋结果说的太多了。

“我的意思是……”

“所以你真是他派来的?”车厘子眉开眼笑,“他保证过会派他最好的一个学生来给我的学生们写一篇关于音乐史的教案。但上一封信说你病得很厉害,不得不在骡丁汉休养一阵子。我都以为这周的学习重点得回到基础几何上来了呢。”

“呵呵,是啊,嗯,我猜数学就是数学。”我咽着唾沫,只觉得肚子都在紧张得发抽了。我并不是经常陷入这些奇怪的偶然事件,但是当它们真的发生的时候,几乎都是些尴尬的场合。“车厘子小姐,我碰巧有点儿音乐方面的天赋,但我担心这是个可怕的误会……”

“哦?”她歪着头,有点天真地眨着眼睛。对于如何培养一个纯真的小马老师,我真的是很感兴趣。我猜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太纯真。光是看着她,我就不由得心生同情,尤其是当她喃喃地说:“你……其实不是蓝音教授的那个学生?从坎特拉皇城来的那位?”

“嗯,我的确是从坎特拉皇城来的,可……”我对自己皱起了眉头。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我就不该冒这个险。在某个地方,来自我家乡的某个可怜虫这时候可能都快把肺给咳出来了,我最不该考虑的就是冒名顶替他或者她了。只因为我是个孤魂野鬼,并不代表我就有资格用假身份玩游戏,可是……

那今天早上我还能干什么?干坐着闷闷不乐?发呆?思考哲学问题?确实,如果我假装自己是个音乐史老师,去教一大堆小马镇的孩子,那又有什么差别了?等到他们回家的时候,不管我跟他们讲了什么也好,他们都会忘得一干二净。我会从车厘子和她的教室夺走比起一整天学习更加重要更加持久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也许可以聪明一点,顺坡下驴,甚至在这一天,仅仅一天时间里带给那些孩子们几个微笑,那又会怎么样呢?

但是,接下来我醒悟了:一旦我错过了任何能给其他小马带来幸福的机会——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机会也好,那就等于我向我的诅咒屈服了。我等于是让她那样的家伙胜利了。在这个囚禁之地,我要面对多少凄凉的情况也好,那我都不在乎,我来这个小镇可不是为了看着世界崩溃陷入痛苦的。如果我有机会行走于光天化日之下,哪怕只是一瞬间,那么……哈!就让我这么走着吧。

不管这个想法有多冲动,它还是让我笑了。我发现自己站了起来,面对面地注视着车厘子。“你知道吗?没必要再隐瞒了。蓝音教授保证过让那些孩子学点儿东西,我怎么能因为流了点儿鼻涕就让他们梦想破灭呢?”

“你……你是说,你已经准备好了?”车厘子忍着没笑出声,脸都因为快乐而憋红了。“你……你病得不太厉害吧?”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透过鼻孔吸吮着十月初的清爽秋意,然后咧开嘴笑着把它吐出来。“这就是这个小镇的特色了,光是在早上散散步就能让身心都得到净化。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嘿嘿嘿!当然啦!”要是车厘子忽然长出天马的翅膀,在我周围飞来飞去,我都不会太意外。“哦,孩子们肯定会喜欢这个的!我已经给他们准备了一个礼拜的艾奎斯陞亚音乐基础理论课!古典乐也好现代音乐也好皇家交响乐或者民谣什么的知识您都可以好好分享,绝对一流!”

“哦,好吧……”我用蹄子挠着脑袋,陪着她一同快步走下明亮的小路。“我可能略知一二……嘿嘿……”

“直到我终于有机会把她养母乳白拉到一边,把这整件事都告诉她之后,这场闹剧才算完。”清晨的阳光下,我们大步走向学校操场。孩子们的嬉闹和奔驰的蹄声让我们耳目一新。“我们三个坐下来好好谈了谈,那孩子说出了她的心里话。从那以后,飞板璐的适应力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开始和其他孩子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哎呀,她现在跟另外两个孩子几乎都形影不离了!”

“哇哦……”我敬畏地摇了摇头,朝她笑着,“我都无法想象那种压力有多大。你是说……你真的让那只小天马告诉全班同学,让他们都相信你是她姐姐?”

“嗯哼,”车厘子笑咪咪地点了点头。“至少暂时是这样啦。我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飞板璐在为一次学校演出做练习,需要我在她的表演练习中帮忙。如果你仔细想想看呀,我们这‘姐妹’关系其实就是个文字游戏而已。嘿嘿!毕竟,这个小可爱长大以后肯定会去上舞台表演的。最后,我也终于能给这孩子一个机会来锻炼她的感情表达,而不用去忍受同龄孩子的嘲笑。唉,他们根本不知道她在搬到这里之前都经历了些什么。”

“哎呀！幸亏我只是今天的特邀嘉宾。”我有点紧张地笑着。“我想，我还没真正想象过您这样的老师时不时都得处理些什么事情呢。但是，说真的，这一招可真是天才之举啊。车厘子小姐，您有没有想过兼职当个心理医生？”

“哦呵呵呵，心弦小姐，”车厘子咯咯笑着，挥了挥她的蹄子。“拜托，您太过奖了！另外，我对园艺已经很有独钟了。”

“我怎么一点儿都不意外呢？”当我们走进操场的时候，我笑着回答道。“哇哦，你们好啊……”我愣在原地，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红色。

一只很眼熟的雄驹在校园正中停了下来，他背上背着几只咯咯笑的小雌驹和小雄驹。看到车厘子，大麦克微笑着跪了下来，让那些孩子们从他背上下到草坪上。他们在草坪上撒着欢，蹦蹦跳跳地朝车厘子走去，围着老师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早上好，车厘子小姐！”

“大麦克让我们搭车绕着校舍转了一大圈！”

“我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一样强壮！”

“哦，是吗？我哥哥比他更强壮！”

“嘿！胡说八道！大麦克是最大最强壮的！”

“才不是，小苹花！”

“就是！”

“不是！”

“就是！”

“不是！”

“孩子们，孩子们！”车厘子跪了下来，把小苹花和一个男孩子分开。“说的没错，大麦克非常强壮也非常高大。但你们觉得他是怎么长得这么强壮这么高大的呢？是靠一直跟其他同龄的孩子们吵架吗？才不是呢。他小时候一直都在锻炼身体，努力工作，所以现在他才能这么厉害！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向他学习，互相友好一点呢？因为呀，要是你们把时间都浪费在互相皱眉头上了，那等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要去怎么照顾小宝宝呢？”

“您说得对，车厘子小姐。对不起，小苹花，我不该这么坏。”

“嘻嘻嘻！没关系啦，小春天！咱没生你的气！你也没生他的气，对吧

大麦克?”

“嗯～不。”大个子非常坚定地摇了摇头。

孩子们咯咯笑着,然后抬头看着我。其中几个顿时惊叫起来,很快我就发现一列名副其实的火车冲着我轰然而至,把我重重包围在中间,好像我是暖心节的暖心树似的。

“哦!哦!一个音乐家!”

“快看她的可爱标记!”

“你是从坎特拉皇城来的吗?”

“我们要学习老歌什么的吗?”

“公主那个城里的独角兽都穿这样的衣服吗?”

“我……”我呆站在原地,咬着嘴唇,“看来我已经被当成大角色了…
…哈哈……”

“同学们,这位是心弦小姐。”车厘子对聚集在我们周围的孩子们介绍道。半个学校的孩子都聚集在操场上,形成了一大片热切而快乐,满怀好奇的笑脸,就像一片有生命的可爱湖泊。我已经觉得自己的牙都快要被甜掉了。“你们说的没错!她是来这里教我们一些关于艾奎斯陲亚音乐发展史的知识的!要我说呀,我们可有的享受啦。来向我们这位特别来宾问个好!”

“你好。心弦小姐～～～”合唱充满了活力。

“嘿……”我也朝他们挥挥蹄子,心里感觉很忐忑。席卷着我的冰冷诅咒不知怎么的忽然飘走了。“你们也好,孩子们。”

与此同时,车厘子向着大麦克微笑着,“真的很感谢你,大麦金塔,多亏了你今天早上替我看着这些孩子们。我在来这儿的路上不得不跑一趟邮局,你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幸运。顺便问一下,你把后面的柴火补上了吗?”

“嗯～对。”

“太好啦!”车厘子笑开了花,脸却又红了。我不知道她这是怎么回事。“等过冬的时候就有大用处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一家子。”

“是啊,我……嗯……我才刚刚到这个镇没多久呢。”我咧着嘴朝大麦克那边走去,“不过我都有这种感觉了,没有苹果家族的支持,小马镇可长

不了呢。”

“嗯——不。”大麦克说着露齿一笑。

车厘子又咯咯笑了起来。“好吧,麦金塔,祝你一天过得快乐,我知道你还有好多农活儿要干呢。好啦,同学们!再过十分钟就要上课啦!然后心弦小姐和我会……”她转过身,目光越过了校园操场,微笑立刻消失了。“哦,老天,可别又来。”她翻了个白眼低声抱怨起来。

我好奇地眨了眨眼睛。然后我听到一声尖叫,接着是两声含混的笑声。转过身朝秋千架那边望去,我看到两只小独角兽站在一只熟悉的灰色小天马两边。身材矮小的小天马在中间跳来跳去,拼命地想抓住那个被两个小恶霸扔来扔去的球,他怎么也够不着。

“我说真的,伙计们!还给我!”轰隆尖叫着。他看起来并不比当初我从即将倒塌的酒店里把他和晨露救出来的时候大了多少。他气喘吁吁,小脸通红,翅膀也拍打着,绝望地想从他的同伴那里把球抢回来。“这一点儿都不好笑!”

“我不知道,我可是笑个不停呢!”矮胖的小独角兽尖笑着。那粗糙的青绿色毛皮,那头乱糟糟的橙色鬃毛看起来和他浓密的棕色眉毛很有些冲突。他把球扔过轰隆的头顶,扔给了他那个瘦高的搭档。“哈哈哈哈哈——你呢,蜗蜗?”

“耶……剪剪!呵呵呵呵呵!”那只瘦高得有点儿离谱的小雄驹,棕褐色毛皮,灰绿色鬃毛,他把球又扔回了剪剪那边。“这比上次你管轰隆叫企鹅,然后他哭着叫‘企鹅好臭的’还好笑!”

“对,你还记得那次吗。轰隆?”剪剪奸笑着,把那个球顶在他的角尖上。“哪个更好笑?这个还是那个?哈哈!”

“我不在乎!”轰隆跺着蹄子撅着嘴。“把球还给我!”

“你为什么这么想要这个蠢球啊?”剪剪哼哼着。

“那不是我的球!现在把它还给我!”轰隆紧张地扭着身体。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几步之外的沙箱后面还藏着一只害羞的柔弱白色小独角兽。

“嗯……没关系的,轰隆。”甜贝儿说道,她小脸通红,两眼含着泪。“我也不是那么想要回来……”

“但这不公平!”轰隆咆哮着。“他们应该还给我!”

“哦～～～真是个银甲闪闪的骑士啊！”剪剪把球在前蹄上掂着，奸笑声非常刺耳。“这是你娶她的结婚礼物吗？嗯？哈哈哈哈……”

“嗯……”脸红得像太阳的轰隆慢慢往后退去。他回头一看，甜贝儿正捂着自己同样通红的脸。“嗯……这个……”

“嘿嘿嘿……”蜗蜗翻着白眼，咧着大嘴直乐。“真有意思，因为他们俩看起来都像棉花糖！”

“我们才不是！”轰隆和甜贝儿异口同声地叫道。

“切！那么想替她要回去是吧？给你！”剪剪狠狠地踢了那球一蹄子。“接着！”

皮球重重地砸在了轰隆的脑门上弹开。“哎哟！”

“哈哈哈哈！”剪剪和蜗蜗互相靠在一起，笑得活像在抽风。就在这个时候，车厘子的影子笼罩了他们。他们抬头一看，立刻脸色煞白。“噉，糟糕。”

“剪剪！蜗蜗！”车厘子的目光严厉无比，简直可以切碎玻璃，狠狠地戳进了两个男孩子内疚的眉头间。“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放过轰隆？！他到底怎么招惹你们了？！”

“嘿！我们……我们只是在玩个小游戏！”剪剪说道，停顿了一下之后，他照着蜗蜗的侧腰撞了一下。

“哦……！呃……”蜗蜗张大了嘴，口水滴下来之前，他总算是说出来了。“对！我们在玩扔球游戏！”

剪剪朝轰隆的方向看去，这次目光非常恶毒。“对不对，轰隆？”

轰隆红着脸在地上磨着自己的蹄子，甜贝儿低声喃喃着什么。

“别想糊弄我！”车厘子叫道，脸色比刚才更严厉了。“这已经是本周第二次我不得不阻止你们俩欺负其他同学了！你们忘了上个月我们谈过什么吗？我还得再跟你们家长谈谈吗？”

“我们家长？”蜗蜗眨着眼睛，好像听到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不过剪剪却忽然明白过来了。他又是清嗓子又是摇头，一脸的战战兢兢。“不不不，车厘子小姐……嗯……老师。您不用找我们家长，您不用跟他们谈，什么都不用。”

“呃……对。”蜗蜗点点头，接着他朋友的话往下串。“我们会好好的！”

“最好是这样！我们今天可是邀请了来自坎特拉皇城的特别来宾！我希望你们俩都能表现出最好的一面！现在，规矩点儿坐在这儿！把上课前的预习做好了！今天我不想看到你们俩再跑到操场上胡闹！”

“唉……”

“别给我这种腔调！我没让你们再擦一整天黑板就算你们走运了！总有一天我得教你们俩懂点儿礼貌！”她转过身来，快步从我身边经过，径直走向校舍。“我确实热爱我的工作，”她低声说道，冲我笑咪咪地眨了眨眼睛。“不过偶尔强硬一些也有帮助。”

“呵，是啊……”我点点头，久久地盯了那两个闷闷不乐的小恶霸一眼，然后走回了老师身边。“我确实不喜欢太‘软弱’。”

“而这，就是伟大的智者楚葛亮将军如何在十万明月帝国的大军面前，单枪匹马保护了整个老骡丁汉城市的故事了。”在故事的高潮部分，我笑着说道，“除非……哈哈哈哈哈……除非你们把琵琶算作是一种武器。”

整个教室里，充满了圆睁的大眼睛，还有惊奇的感叹声。

“有什么问题吗？”我坐在讲台前的木头凳子上，端着七弦琴问道。

一只小雌驹高高举起了她的前蹄。

“好的，那位戴眼镜的同学。”

“那实在是太神奇啦！太阳大军的将军真的就用一样乐器赶走了十万敌军吗？”

尽了最大努力，我总算是没有咯咯地笑出声来。哎呀，她实在是太可爱了。“咳咳。没错。嗯……”我朝车厘子瞥了一眼。

车厘子在桌子后面朝我眨眨眼睛，说了个名字。

“纠纠小姐！”我朝着她微笑着，“你看，楚葛亮可是一位有名的战略家和军事家。明月帝国的大军曾经和他几度交战，都被他以智取胜了。所以，当楚葛亮发现敌众我寡，而且被包围在骡丁汉的时候，他用了一招历史上最狡猾的战术来拯救他负责保护的所有小马——那就是空城计。某种程度上啊，你可以说这多亏了他的名气……”我眨着眼睛，“不过我还是把它归功于音乐的力量。”

“哦！哦！哦哦哦！”甜贝儿发疯一样高高举着蹄子晃着。

“对,你,那位浅紫色鬃毛的小独角兽。”

甜贝儿红着脸,把前蹄并到了一起,怯怯地问道,“当……当那些坏蛋们来到鬃丁汉的时候,楚葛亮将军弹的是什么歌呀?”

“哎呀,你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呢。他选择的是一首曾经住在坎特拉皇城暗影区的夜骐之间广为流传的民间歌曲。”

“夜骐?”甜贝儿皱起了小脸。

车厘子这时候插进话来。“他们是一种夜行性的小马,主要是天马类的。他们长着蝙蝠翅膀,还有回声定位能力。这样他们在黑暗中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从而在黑夜中飞来飞去。一千年前,在内战爆发之前,他们曾经担当过露娜公主的皇家黑夜卫兵。”

“另外,”我温暖地笑着说道,“他们长着一对最可爱的耳朵。”

教室里一阵轻声的哄笑,只有两个男孩子在呻吟。

“您能为我们弹奏这首曲子吗?”白银勺勺问道,“嗯……如果可以的话,心弦小姐。”

“哦,我非常愿意!”我笑着把七弦琴飘到了面前,“如果我有点儿生疏的话还请原谅……”

孩子们纷纷伸长了脖子。我闭上眼睛,凭着记忆拨动琴弦,尽可能让旋律变得温柔而平静。碰巧的是,古代夜骐的曲目通常节奏很快,对于大部分小马的听觉而言稍微有些刺耳。毕竟,这是为了雪石膏和他的同胞那样的小马倾听而创作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对它进行了一次安宁的演奏。我惊讶地发现,对我而言,这首大学期间学到的历史悠久的曲子居然能被我这么轻松就修改过来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我每天都在演奏安魂曲,还是我因为经常使用唤夜者而提升了自己的技能。但我觉得自己的音乐水平在过去的几周内呈现出了几何级数般的飞跃。我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业余音乐家了,我是一只独角兽,而且幸运地拥有了太虚玄母的真正圣歌片段。在这里,我和一群孩子分享着这份增强的天赋。感觉……对,在某种程度上,就好像我在做一些注定要做的事情似的。

当曲子结束的时候,有一半的孩子看起来像是被催眠了,另一边看起来简直像是要从桌子后面跳出来。但是,就像所有的好孩子们一样,他们

先等着车厘子自己先欢呼出声。

“真是太了不起了对吧？让我们给心弦小姐这么精彩的演奏热烈鼓蹄！”

孩子们又是欢呼又是鼓蹄。我热情地笑了，把七弦琴抱在胸前。或许这些欢呼和学习只会持续几分钟，最多几个钟头，但不知怎么的，现在这并不重要了。我感受到了我一直都在努力争取的一部分东西：认可。总有一天——我向自己保证——我会主动去教这样的孩子们，而他们会永远记得我，这样的话，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些笑脸就能重新浮现了。总有一天……

就在这时候，兴奋的轰隆开了口：“真是太好听啦，我真喜欢！”

“切！”剪剪的声音咕哝着，“你当然喜欢了，你这个水果蛋糕。”

“哈哈！”蜗蜗拍着桌子，咯咯地笑了起来。“他说他是水果蛋糕！”

“你怎么不用那个给甜贝儿唱小夜曲呢，大情圣，哈哈！”

轰隆咬着嘴唇，耷拉着耳朵，脸羞得通红。距离他两张椅子之外，白色的小独角兽缩了下去，把同样通红的小脸挡在了椅子后面。

“剪剪！蜗蜗！”车厘子站了起来，几乎是在咆哮。

“怎、怎么啦？！蜗蜗和我喜欢水果！对不对，蜗蜗——”

“别装傻！你们俩对心弦小姐和轰隆太没礼貌了！”车厘子指着他们。“剪剪，我要你道歉！马上！”

“哼哼……”剪剪抄着前腿，翻着白眼瞅着天花板。“对不起啦……”他哼哼着。

车厘子怒视着他。“听起来一点儿诚意都没有。”

“怎么啦？我都说了对不起啦！”

“嗯哼……”车厘子冲着教室另一端最远的角落点点头，“去那边蹲墙角，剪剪。现在。”

“啊……我最讨厌墙角了！”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孩子！你今天受的警告已经够多的了！”

“唉……”他有气无力地哼哼着，拖着蹄子朝教室最远的角落走去。

“蜗蜗，另一边墙角去。别拖拖拉拉的。”

“耶——”瘦高个朝着剪剪对面的教室跑去。“我喜欢墙角！”

几只小马对这两个男孩子的倒霉遭遇一阵窃笑。车厘子坐在桌子后面,揉着疼痛不已的额角。她看着我,勉强笑了笑。“请继续,心弦小姐。很抱歉打扰你了。”

“嘿,也别难过嘛。”我有点紧张地笑着,看着那两个不懂事的家伙侧面对着我。“要是没有中场休息,那怎么叫真正的音乐会呢?”

更多的笑声点亮了整个房间。

“好啦,现在呢……”我清清嗓子,把七弦琴举得更高。“谁想听听白胡子星璇在风暴时代为了安抚一大群邪恶的海蛇而写的歌?”

“哦!哦!”

“我!我想听!”

“对!海蛇好厉害的!”

“哈哈……”我一边集中精神,一边开始拨动七弦琴的琴弦,准备好了另一首曲子,“提醒我一下:外面的森林里有没有小老鼠什么的?众所周知,这会导致老鼠大暴走……”

“这真的是太神奇了,心弦小姐。”下午的校园里,车厘子对我说道。

“我完全同意,”我说着,暗地里松了口气。很明显,她是在说我给孩子们上的课。她根本不知道,我现在只是很感激还能跟她进行一次理智的交谈。我在教室里呆了多久?几个钟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我竟然在学校足足呆了一个教学日,而她却没有忘记我。我诅咒的寒意依然存在,周围至少有十几个孩子都在一脸困惑地看着我。然而,他们的老师依然还对我保持着认知,对此我非常感激。这一天真是我求不来的最棒的一天了,“我只是希望他们以后能记住这些学到的知识就好了。”

“哦,别这么谦虚啦!”车厘子咯咯笑着,“你真的很令大家印象深刻,心弦小姐。蓝音教授应该为你的才华而骄傲。”

“呃……哈哈哈哈哈……是、是啊。”我咽着唾沫,结结巴巴地回答,“不过,我还是挺羡慕你的工作的。嗯……好吧,至少是大部分吧。”

“对,对。”车厘子轻轻地翻了个白眼,不过,当我们向着校园对面望去的时候,她的笑容又回来了。几位家长正来接孩子回家。我们向大麦克挥蹄致意,目送他和小苹花一同快步离去。雷纹飞向了天空,背上背着他的

小弟弟轰隆。乳白陪着飞板璐和甜贝儿一同走在小路上——看来瑞瑞今天肯定正在忙什么订单之类的。“哦,我为一些不礼貌的孩子向你道歉。”

“嘿,我们都经历过的。”我有点漠然地回答,然后朝她眨着眼睛。“至少我们大部分都经历过吧。”

“可别告诉我你小时候是个惹祸精!”

“哈哈,那倒没有。不过,”我摆弄着自己帽衫的袖子。“不过我从小都和这样一个孩子一同长大的,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就变成了一个火爆脾气。”

“嗯……你说得好像那都是很美好的回忆啊。”

“虽然多少有点磕磕碰碰,但最终还是非常快乐的,”我点了点头,“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才算是我们自己,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低声补充道。我想到了雪石膏,想到了她,想到了让我能达到今天这般境界的所有因素——既不寒而栗,又倍感荣耀。“我正在学着去接受过去的坎坷,为未来铺平道路。”还有一首二重奏要演奏,最后的障碍。我准备好迎接所有的挑战了吗?“我不能因为其他小马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就对他们太过苛刻,不管有多笨拙也好。”

“唉,好吧,我们之中有谁为了他们能走得更顺利,还必须得严厉起来才行。”车厘子说道,她摆摆蹄子,开始走开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心弦小姐,我想和一位家长谈一谈。”

“呃……好啊。”我眨了眨眼睛,看着她朝一位高大粗犷的雄驹走去。那是一只独角兽,苍白的毛皮,棕色的鬃毛纠结在一起,脸上还有着日晒的痕迹。这只雄驹体格粗壮,可爱标记是个手提钻。我能看到他的前蹄上满是汗迹和灰土,很显然已经是辛苦了一天。我猜他八成是一位建筑工,或者是铺路工什么的。“反正肯定是蓝领啦。”我自言自语地笑了笑,正打算和车厘子一同走过去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影子却踏入了我的视野和思绪之中。

“哼……蠢小子,”剪剪嘟囔着,眼睛盯着校园的草地,摇摇晃晃地朝我这边走来。“你自己回家吧,蜗蜗,好好享受没谁陪着你的日子去吧,看我在不在乎。”他只顾闷着头走路,一不留神撞到了我的身上,摔了个屁股墩。“哎哟!嗯……”他揉了揉自己的角,眯起眼睛看着我。“哦,真对不起。”

“嘿！”我有点骄傲地笑了笑，“看来你还是有点儿礼貌的嘛！”

“呃……”他呆呆地眨了眨眼睛，一脸茫然。“我认识您吗，小姐？”

“哦，嗯……”我有点局促不安，感受着鞍包里七弦琴的重量。“我……我猜你不认识。”

“啊，您不会是蜗蜗的妈妈吧？”

“不，”我平静地说。“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是蜗蜗的妈妈。”

“因为他都没跟我说话就回家了。切，那个蠢小子。没了我，他生活根本没有意义。哈。”

“真好。”我喃喃自语道。稍微犹豫了一下，我清清嗓子，眯起眼睛低头盯着他。“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他耸耸肩。“好啊，我又不怕陌生小马。”

“真可爱。”我温柔地笑了笑。“你为什么这么……？”

“这么什么？”

于是我直接说了出来。“你为什么对和你同龄的其他孩子这么坏？”

“坏？”

“你知道的，说蜗蜗是个蠢小子，说轰隆是个水果蛋糕，还抢甜贝儿的球。”

“哈哈！”剪剪踢着地面，得意洋洋地甩着他乱糟糟的橙色鬃毛。“你也看到啦？！哦！她真的为那个破球哭得哇哇的！”

“你……很喜欢残忍吗？”

“哦得了吧，”剪剪翻着白眼，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他脸上有些奇怪的东西。“他们这么胆小难道还能怪我吗？多亏了我，他们才像点儿样啦！哈哈！”

“啊哈……”我盯着他看。

他奇怪地盯着我。“你看什么看？”

“你……”我移开了视线。“你的眼睛是怎么搞成那样的？”

“呃……”小恶霸粗野的外表一下子融化了，他歪过了头，这是我们这样的独角兽的本能反应。他一定是以为自己的角投下的阴影能遮住左眼周围的乌眼青，可他错了。“我……我今天课间休息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东西了……”

我久久地凝视着他。最后,我喃喃道,“真的吗?”

“哼……”他耸了耸肩,用蹄子在草地上刨来刨去。“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确定?”我轻声问道,慢慢伸出蹄子,向他的脸摸去。“看起来一定很痛-”

“我没事!好了吧?!”他忽然吼了起来,把我的蹄子拍开了。他龇牙咧嘴地吼着,“蜗蜗就是个大笨蛋!老是撞上我!就这么回事!”

就在这时候,一个低沉的声音回响在校园里。“剪剪?过来,儿子!”

剪剪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他的眼睛抽搐着,站得笔直。“嗯……我、我得走了。”他的声音很嘶哑,快步离开了,但没忘记补上一句:“对、对不起打扰您了,小姐。”

“没关系,”我有点结结巴巴地回答,好奇地盯着他小跑着离开。学校操场上几乎全都空了,当他慢慢腾腾地走向那只高高耸立在他面前的雄驹时,没有一只小马挡住他的去路。盯了几秒钟之后,我意识到那是几分钟之前车厘子走去谈话的那位独角兽家长。

孩子和家长离我实在太远,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毫无疑问,我看得出来,他们这场对话相当不愉快,至少在剪剪这边应该是这样的。矮胖小马的脑袋都耷拉到了地上,至少直到他父亲一跺蹄子,他才不得不哆嗦着抬起了头。我的目光顺势上移,盯着那只雄驹灰白的脸庞,独角兽雄驹眉头紧皱,那表情非常非常严厉,但我不由得留意到,在他的目光中夹杂着一些……别的东西。忽然,他的角发光了。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是为什么,但之后我却看到剪剪用后腿直立了起来。

但是,剪剪不是在后腿直立。我看到他的前蹄在抽搐,在空气中无助地伸缩。他的体重摇摇欲坠,全都压在了腰上。他竟然直立了十多秒没有倒下,我都觉得有些错愕。直到我看到了他的鼻孔张得有多大。片刻间,他的脸看起来都变蓝了。浑身猛地一抽,他忽然又四蹄落地了,大口喘着气。我向上看去,雄驹的角已经不再发光了。剪剪的父亲铁青着脸,跺着脚走上了路,动作很重地示意男孩子跟上他。剪剪乖乖地服从了。

我噤起了嘴唇。正要大声说些什么的时候,车厘子的笑容忽然占据了我的视野。

“哦！你好啊，小姐！你是在找谁吗？”

“你……”我眯着眼睛从她身边走过，指着那两个快步离去的身影。
“你刚刚看到了吗？”

“嗯？”她疑惑地眨着眼睛看着我。“看什么，小姐？”

“那个，刚刚在剪剪和那只雄驹之间……”

车厘子扭头瞥了一眼，只是勉强看到两只小马正在远去的背影。“嗯？”她回头看着我。“你是规板家的吗？”

“他叫这个名字？车厘子，我想——”我忽然愣住了，定睛注视着她。

她朝我非常天真地笑着。“对不起，我们见过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凝视着远处弯曲的小路。“如果你……呃……算了，不好意思。”

我慢慢地走着，不声不响地穿过小镇中心。我的蹄子移动如水，追随着前面两只小马的足迹。平静地呼吸着，我跟上了剪剪和那只老独角兽，跟在他们身后不远处。一路上，我走过许多熟悉的声音和景象。我听到了瑞瑞和小蝶聊天时那飘忽不定的声音，我闻到了斯派克的龙炎焚烧信件的味道，我听到了方糖小屋中飘来的音乐，还闻到了糖糖家里烘焙糖果的甜香。

所有这些小马镇的感觉，都被我暂时忽视了，现在我的眼睛紧紧盯在前面的父亲和孩子身上。他们在行路，动作是那么阴沉，就像在前往一场谁也不知道的葬礼。他们行动迟缓，长辈的身体微微摇晃着，一路上发着各种莫名其妙的牢骚。剪剪没有试图偏离他的轨迹，他一直低着头，跟在独角兽后面，仿佛一座正在融化的冰川，连呼吸都小心翼翼。这个校园小恶霸之前的所有精力和活力，此刻全都无影无踪了，要是我不知道的话，都要以为他从来不会笑了。

最终，他们到达了小马镇的心脏地带。在离镇中心两个街区的地方，有一系列两层的共管公寓。

花园和草坪五彩缤纷，保养得很好，只有一间公寓是例外。雄驹艰难地走到这所房子的正门前，用魔法掏出一串钥匙，最后打开了门。他闷声咕咚了一声，扭过头来瞪着剪剪。男孩子的四蹄开始从麻木状态活了起来

,他一溜烟朝门口冲去,就好像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家里。远远望去,屋子里还有两只雌驹,看起来就像当时的剪剪一样死气沉沉,毫无热情。然后,随着雄驹踩着蹄子进了门里,在地垫上擦了擦蹄子,重重地把门在身后摔上,一切都消失了。

我站在街对面的一棵树后面。确定没有其他小马在看着我之后,我继续打量着那座房子。在那里,我坐了几分钟,寻找着一切蛛丝马迹。周围静得可怕,太阳也开始落山了。疲惫地叹了口气,我终于把目光从房子上移开,转过身来朝小镇北部走去。

然后,那房子里传来了一阵乒乒乓乓的动静,接下来又是一声沉闷的惨叫。

我猛地转过身来盯着那房子,眼睛窥视着窗缝里。一盏灯亮了大约十秒钟,然后熄灭了,一切又恢复了死寂。

我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一直在重重地跳动。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我犹豫地转过身,把这一切都抛之脑后,朝我自己的小屋走去。

好黑啊,哦,我简直渴死了。为什么每年这个时候都这么热啊?这里又不是梦幻谷。坎特拉皇城可是在山上呢。公主就不能让天气变凉一点吗?她可是掌管着太阳啊。

唉……好——口——渴——啊——

我踹开了被子,打着哈欠,揉着眼睛滑下了床,轻轻地从月亮舞的小床旁边溜过。两个礼拜之后,我已经习惯她睡在我房间正中。我都不知道她怎么能睡得这么香的。每天晚上我都翻过来掉过去地睡不着觉,可她却睡得像块石头。可能是因为白天她把自己累坏了,她特别擅长捉迷藏,比我跑得还快,而且我还见过她用魔法把自己漂浮在离地三尺高的空中。我从来没跟她说过,可我超级嫉妒她的能耐。

怎么都好啦,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啊……

打开了房门,我走进公寓昏暗的走廊。我的哈欠连天,怎么也停不下来。为什么我一起床就想回被窝里啊?睡觉太奇怪了。自从月亮舞来了之后我就没再做过什么好梦,说不定这就是为啥她每天晚上都睡得那么香了:她把我所有的好梦都给抢光光了啦!我绝对不会放过她的,嘻嘻嘻

。我发誓,她就像一只披着小马皮的狼-

这是怎么回事?

客厅里有一群小马,妈咪和爹地在那里,还有月亮舞的妈妈也在。她不是该在沙发上睡觉吗?这么多的小马都围着她,她怎么睡得好呢?到底是怎么回事?等等,我认得其中那两只小马,我记得他们的名字是叫……幽光和……流星?他们和他们家那两个孩子住在街对面,一个是从来不出面的书呆子,另一个是个蓝毛的男孩子,月亮舞一看见他就脸红。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呢?

“……只是很开心,我终于能享受不用替月亮舞的安全担心的夜晚了。我对你们的帮助怎么谢都不够,要是我能早点儿做些什么的话……”

“别太自责了,莎婷。你受的罪已经够多的了。”

“重要的是,你终于把真相告诉了卫兵。他们现在有足够的证据把夜奔送他去他早该去的地方了。”

“我……我只是感觉糟糕透了。我……我觉得我本该早点儿跟他……”

“嘿。莎婷,看着我们。不要同情他了,他一直都在利用你善良的本性在欺骗你。”

“另外,如果有谁拒绝自救的话,别的小马也救不了他们。”

“我简直不敢相信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当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他是多么开心啊,多么平静啊。他到底是怎么了?我真希望能搞明白,可每当我想到他的时候……我只会记得月亮舞被我拖着一块儿受了多大的罪。哦塞拉斯蒂娅在上,我都干了些什么啊?”

“嘘。莎婷,别说了,重要的是,你现在找我们来帮助你们了。你已经安全了,月亮舞也是。”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白住在这房子里占地方……还有……”

“嘿,我们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我们会帮你度过难关的。等法庭收集完证据,分析完情况,我们会帮你打官司把属于你的财产夺回来。”

“可……可是夜奔-”

“那是你的房子,莎婷,那是你和月亮舞的房子。是你应得的,不是他的,绝对不要怀疑……”

我睡眼惺忪地眨着眼睛,拖着蹄子走进了客厅里。“我不明白,是月亮舞的生日什么的吗?她要买新房子?”

一下子,所有的长辈都扭过头来盯着我。妈咪开了口,声音非常严厉。“天琴!天琴心弦!你下床来干什么?”

“嗯……我、我好口渴……”我紧张地看着周围的小马们。“出什么事了吗?”我转向了月亮舞的妈妈。“莎婷太太,您为什么在哭呢?”

妈咪拥抱着那只年长的雌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着我平静地微笑着,“我们正在聊天呢,天琴,亲爱的。是长辈之间的话题。”她看着爹地。“亲爱的,帮帮忙好吗?”

爹地已经站起来了,慢慢地向我走来。“来吧,小公主。现在这个钟点可不是在房子里散步的时候哦。”

“可……可是我只是想-”

“我给你倒好水了。”他把一个杯子飘到附近的厨房里,盛满了水递给我。当我端着杯子喝水的时候,爹地跪在我面前,用两只前蹄放在我肩上。“你知道的,月亮舞和她的妈妈要和我们住一段时间,对吧?”

“嗯哼……”我点了点头,心里觉得非常紧张,眼睛一直盯着地毯。

“嗯,她们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妈咪和我正在尽力照顾莎婷太太。与此同时,月亮舞就交给你来照顾了,好不好啊,你觉得呢?”

“她又不是洋娃娃,爹地,”我嘟着嘴,“我要怎么照顾她?”

“你要和她好好当朋友,亲爱的。”

“可我喜欢当她的朋友!”

他非常温柔地笑了,“所以才好啊。她现在需要你,我们都知道你有多喜欢和她在一起,继续和她当好朋友,做她的乖乖小伙伴。莎婷太太都告诉了我们,她说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月亮舞有多快乐。”

“真的吗?”

“当然了,小公主。喝完水了吗?”

“嗯。”

他笑了起来,用蹄子抚过我的鬃毛。“现在可以去睡觉了吗?”

我轻轻地笑了。“嗯哼……”

爹地俯下身,吻了吻我的额头。“真是个好宝宝。快去睡吧,你明天还

得上学呢。”

我皱着眉头。“我们要学青蛙的事。”

“哦，不然还能怎么更好地避免长痘痘呢？”

“嘻嘻嘻……”

他把我转过来面对着卧室的门，最后拍拍我的小脑袋瓜。“明天早上见啦。”

“晚安，爹地。”

“晚安，天琴。”

我走进房间，把门在身后关上。正当我快步走向我的床时，中途却停了下来，眨着眼睛。

有点不对劲。

月亮舞的小床是空的。更重要的是，房间远处边缘传来了轻轻的抽泣声。

好奇之下，我伸长了脖子望过去。那声音是从壁橱里发出来的。我拖着蹄子走过去，拉开了壁柜门。月亮舞在里面，藏在我的一大堆毛绒玩具中间，紧紧拥抱着自己的身体。

“月亮舞？”我眯着眼看着她。“你在哭？”

她什么都没说，一般她可不是这样的。最后一次看到她流泪还是在那个下雨天，那是她头一次出现在我公寓楼梯间的那一回。

“月亮舞，怎么了？”我坐下来，仔细地看着她。“你是我的好朋友，你不是应该开心才对吗？”

她抽泣着，从前蹄后面偷偷看着我，小声喃喃着，“我不想走……”

“咦？”我的脸皱了起来。“走？走去哪儿啊？”

她颤抖着，咽着唾沫，结结巴巴地说道：“他们在说走的事，不是吗？他们想让我我和妈妈离开！我不想走！”

我笑了，“月亮舞，你们才不用走呢！你们能在这儿留得更久啦！”

她抽抽鼻子，眯着眼看着我。“真的吗？”

“嗯哼。”我点点头。“我听到他们的话啦。”我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凑了过去。“我爹地和妈咪希望你们能留下来。街对面的幽光先生和流星太太也这么想。你们哪儿都不用去。”

月亮舞慢慢点了点头,轻声吐出了不知憋了多久的一口气。

我有点尴尬地坐在原地扭着,目光落在我们之间的地板上。“嗯……你……是做噩梦了吗?”

她摇摇头,还在流泪。“不……”她说道。

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但是……”她又抽了抽鼻子,看着我。“如果我说是的话……你愿意留下来陪我吗?”

我眨了眨眼睛,慢慢地笑了。“爹地说我应该和你好好当朋友。”

“他……真这么说?”

“是啊。不过挺好笑的不是吗?我都早就喜欢和你好好当朋友啦。”

她轻声咯咯笑着,终于破涕而笑了。“好吧……”

我看着她。虽然不知为什么,但我忽然觉得我发现自己的特别天赋了。我凑过去拥抱她。两个小姑娘躲在衣柜里是不是很傻,这个我才不在乎呢。反正我不想让她这么孤独。

“别担心啦,”我偎依着她说道,“有我在你身边,你不用担心噩梦,月亮舞。”

她呜咽了几声,也靠近了我。哎呀,她的四条腿可真凉,我真替她难过,不过她还在这里,我就很开心了。

“我很高兴能遇到你,天琴。”她说道。

“嗯……我也很高兴你能遇到我。”

我们都咯咯地笑起来,她的抽泣终于停止了。我们俩一个接一个地睡熟了,至于具体谁先睡熟的,我也不知道。

我坐在我的小床边,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抚摸着蜷缩在我腿上的彗星,他轻轻地咕噜着。在浩瀚的冰冷之洋中,他的皮毛是我唯一的温暖来源。我深吸了一口气,凝视着窗外。朝阳已经又升起来了。又是一个十月的夜晚,又是一个我几乎没有合眼的夜晚。

我深吸了一口气,凝视着小屋里的一切。从小马镇图书馆偷来的书本堆积如山。那些我依然在无休止地阅读和研究的大部头书籍,指引着我无止境地追寻着与那位被遗忘女神的二重奏。转过身来,我凝视着唤夜者

的金色光辉,小小的创世圣歌片段就这样默默地矗立在凡间,我的陋居之内。

通往自由的道路如此之多,所有的道路都疯狂地互相扭曲,彼此盘绕,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座疯狂而绝望的冰冷迷宫。足足有一半的时间,我都在思考要解决的最大问题究竟是什么:是把我困在这里的问题,还是只有像我这样的孤魂野鬼才能第一时间发现的问题。

长长地叹了口气,我把彗星轻轻放到小床中央,站起身来去拿我的连帽衫。

“同学们,今天我们专门邀请来了一位特别嘉宾!”笑容满面的车厘子在呆呆眨着眼睛的孩子们面前走来走去。“事实证明,我们来自坎特拉皇城的特邀助教终于出现了!我知道你们都很渴望学习艾奎斯陲亚音乐史!因此,让我们热烈欢迎蓝音教授的优秀学生,天琴心弦小姐!”

当我走到讲台中央,坐在凳子上时,孩子们都礼貌地向我鼓着蹄子。“哦,大家好啊。感觉就好像昨天我还在和一群像你们一样的孩子分享我的知识呢!相信我,哈哈……每一次都会变得越来越特别的。”

“那是什么?”珠玉冠冠问道,眯起眼睛看着我的金色乐器。

“这个嘛……”我说着把它飘了起来,让大家都能看见。“这是七弦琴。它是艾奎斯陲亚文明之中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实际上,很多学者都相信,神圣的唤夜者本身就像是一柄七弦琴或者七弦琴。”我向着车厘子笑了笑。

老师心神领会地眨眨眼睛,对全班同学说道。“还记得我们两周之前的创世纪故事课吗?”

孩子们呢喃着,纷纷点头。

“这个世界始于一首歌,”我开始讲述,呼吸平稳,拿出了前一天讲课的阴阳顿挫。“正因为如此,无论何时,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或者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时候,我们本质上都是在和造物主本身进行接触。仅仅是了解我们心跳的节拍那还不够。不,我的小马们。”我微笑着告诉他们,“有些歌曲甚至比时间本身还要古老。因为正是它们定义了时间,定义了岁月,也定义了我们。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探索马类表达的创造空间时,我们发现了

自己失去的部分。在历史的宏伟进程中,它一直对艾奎斯陞亚文明起着深远的作用,而且,正如我将向你们展示的那样,它也一样引导着我们的未来。你们每一个孩子,都有着神奇的命运之旅在等着你们去完成,而我希望能够告诉你们,该怎么去接触它。就像所有的一切一样,它起源于-”

“唉……”剪剪嘟囔着,一脸无聊地把下巴架在蹄子上。“音乐史,哼,简直和看油漆变干一样精彩。”

“哈哈!”蜗蜗爆笑起来,其他几个学生也笑了。

车厘子皱起了眉头,看起来已经要站起身怒斥剪剪一顿了一

“那好吧,为什么不说说你最喜欢的那类音乐呢,剪剪!”我抢先开了口。“肯定不会都那么无聊吧?”

他眨着眼睛,仿佛忽然被巨大的聚光灯给照到了。“你……你知道我的名字?”

车厘子也眯起了眼睛,“你知道他的名字?”

我只是轻声笑了笑,继续说道,“别害羞,剪剪。把你最喜欢的音乐种类跟我们说说看吧,你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可是会让你见识见识。”

“呃……”他有点局促不安地用蹄子点着桌面。“我……我猜……我一直都很喜欢小马朋克……”

两只小马欢呼起来,飞板璐得意地咧着嘴乐,白银勺勺和珠玉冠冠大翻白眼,甜贝儿只是好奇地眨着眼睛。

“嗯……小马朋克啊……小马朋克……”我舔了舔嘴唇,努力思考着。“啊!我想我对它确实了解一些!”我收拢四肢,集中精力投入更强的魔法,在金色的光芒之中,七弦琴开始奏响了。整个教室的空中顿时充满了沉重的节拍、旋律和混乱的曲调。好些孩子都掉了下巴,嘴张得最大的就是剪剪。

当一段疾速而疯狂的暴躁旋律结束之后,我一屁股在凳子上坐了下来,好些要喘口气似的。

“呼!幸亏我练得挺够!”

“那……”飞板璐结结巴巴地说道,“那个……我、我都不知道你居然用竖琴就能弹出-”

“七弦琴!”小苹花小声纠正道。

“随便啦。”

“好吧……嗯……”车厘子紧张地在桌子后面扭着,“那……那绝对是……我听过的最有趣的狮鹫国歌的演奏了……”

“说得好!”我朝着车厘子点点头,咧嘴一笑。“这毫无疑问就是狮鹫国歌,尽管你们在下一届奥运会上肯定听不到这种版本。哈哈……”我转过身来,朝着惊呆的孩子们笑着,“你们知道吗?最近在狮鹫王国出现了一场反文化运动。随着旧时代宗教寡头过渡到新的民主联盟政体,随着权力结构的改变,几代狮鹫对自己的表达方式也开始发生了转变。因此,他们重新改编了很多古典乐,把它们修改成了刺耳而激昂,加入了快节奏和重打击乐器的演奏风格。于是,‘朋克’就开始了,一项来自狮鹫的发明。这场运动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相当流行,而且影响都已经扩展到了艾奎斯陞亚,还因此诞生了好几位著名的音乐家……”我笑了起来,“‘小马朋克’,这还算是比较轻微的变化了。”我转过头来看剪剪。“我猜,你应该听过‘菲莉-塔伦特’吧?”

几个男孩子窃笑着点了点头,剪剪的嘴巴还没合上,但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嘿嘿嘿,对!对我听过!”

车厘子看了看整个班级,看看我,又看看全班。

我微笑着向后靠了靠。“现在,让我们回到几百年前,在明月帝国和太阳王国内战期间,艾奎斯陞亚也同样出现过类似的运动。当然了,他们并没有创作出像是‘小马朋克’这样的作品,但是这些诞生于那些动荡期间的交响乐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是非常新鲜而且震撼的。你们想听听这样的曲子吗?就像是时间旅行一样啊!想象一下,如果几个世纪之后,又有谁决定演奏一下‘小马朋克’呢?他们难道不会和我们这一代的小马发生联系吗?音乐,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未来。当我们探索音乐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探索着自己。所以啦,怎么会没有乐趣呢?”

几个孩子的屁股都快坐不住椅子了。很多学生都在兴奋地低声说着什么,其他的则紧张而充满了期待。自始至终,我都获得了剪剪的热切关注。

而他,也在我的热切关注之中。

“嗯,首先嘛……”我舔了舔自己的蹄子尖,拨动了七弦琴的几根琴弦。“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古代一位名叫雷蹄的雄驹……”

我站在操场边缘,距离车厘子几步远。我弹奏着七弦琴,注视着正在奔跑嬉闹的孩子们,享受着十月中旬正午的温暖阳光。

“慢一点儿啊,纠纠!”车厘子一边在野餐桌上批改作业一边叫道,“还记得上个月你扭伤了蹄子吗?你答应过你爸爸妈妈爬攀登架的时候要小心的!”

一个含混的声音答应了车厘子的警告,操场上的咯咯笑声更响亮了。

车厘子笑了笑,在一张纸上用红笔潦草地写了几个记号,然后抬头看着我。“心弦小姐,今天早上你能来,我真是太感激了。我本来以为你会简单地回顾一下音乐史,可是今天你简直是让整个教室都入了迷。你真该经常去从事一下教育事业!”

“嗯,是啊……”我在讲台中间喃喃着,“我猜应该是……我为今天的课程做了些准备和练习吧。”我朝她眨眨眼睛,“对蓝音教授专门派来的小马,你的期望不会太低吧?”

“哈哈!当然啦!”车厘子笑咪咪地抱起了前蹄。“艾奎斯陞亚教育系统总是能接受更多能和孩子们更加亲近的小马。”她在批改另一张纸的时候害羞地笑了起来,“大家总是告诉我说,我内心深处一直都是个小孩子。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的特别天赋了,让我能够和那些有能力去发现生命和学习的小马们建立联系。我发现,幸福就像是知识一样拥有感染力。”

“嘿……是啊。我想我能理解。”我又拨了几根弦,抬头盯着她。“这倒是提醒我了,关于这里的孩子们……”

“是?”

“有件事,我一直都想问你-”说到这里,我眨了眨眼睛,看到有个矮胖的身影正朝我们摇摇晃晃地走来,声音顿时消失了。“哦,你好啊,剪剪。我能帮你什么吗?”

“呃……你好,心弦小姐……女士。”

我眨了眨眼睛,好奇地微笑着。“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哦,他当然知道了!”车厘子说着朝他挤挤眼睛,“他多少还是懂些礼貌的。咳咳,对不对,剪剪?”

“呃……是,是的,女士。”

我朝操场瞥了一眼,蜗蜗正在操场另一边,在和飞板璐、轰隆、还有鸿羽玩跳房子的游戏。我忽然明白了,至少在过去的两个钟头之内,剪剪的注意力一定从未离开过我,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这一趟的“任务”已经算是圆满成功了。

“你有什么心事吗,小伙子?”我问道,用上了那种“自命不凡式坎特拉皇城腔”,那是在教室里讲了一天课的语气。

“您之前表演小马朋克的方式真是帅呆了!”剪剪开心地蹦着,“我都没想过能在学校里听到!更别提小马镇了!”

“嗯,是啊,好吧……”车厘子俏皮地眨眨眼睛,“可别习惯了哦,剪剪。你可以在家里听,不过从现在起,最多只能听些古典乐或者一般的磁带了。我觉得小马镇教育委员会主席恐怕不会喜欢狮鹫重金属乐泛滥成灾的。”

“我……”剪剪咬着嘴唇,用蹄子在草地上刨着。“我想我在家里永远也听不到这些……”

我仔细地盯着他,他眼睛周围的瘀伤几乎已经消失了。但这一次,我不得注意到他脑袋上有个很大的肿包,就在橙色的鬃毛左边。我勉强压制住自己剧烈跳动的心,开口问道:“你家里……不喜欢音乐吗,剪剪?”

“嗯……我不知道。”

“哦?”

“不……”他摇了摇头,两眼茫然地盯着学校操场边的树林。

我轻轻地歪着头,“你一路专门跑到这里,不会就为了说一句‘不’吧?”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剪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呢?”

“嗯……”他轻轻地蠕动着,慢慢抬起了头,“是、是的,当然……”

我的耳朵抽搐了一下。“是什么呢,小伙子?”

他眨了眨眼,然后笑了。“心弦小姐,你演奏的音乐真好听。”

我的精神顿时一落千丈,同时却又欣喜若狂。轻轻叹了口气,我笑着

点了点头。“我也算是自己的死忠粉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继续演奏。想不想听一听啊?”

“嗯。当然。”

“不过,这不是小马朋克……”

“嘿嘿嘿,”他轻声笑着,坐在他胖胖的臀部上。“我不介意!我都想听听。”

“那好吧,开始了……”我全力以赴投入了演奏,让愉快而甜蜜的旋律仿佛催眠般飘扬在空中,完全没有任何急剧的节奏变化。这首曲子有一种忧郁的音调,但是弹奏乐器的激情却让整首曲子显得非常恢弘。当我完成之时,连车厘子都惊叹不已。我听到她在我旁边的桌子上轻轻地鼓着蹄子。

“精彩!太精彩了!”她咯咯笑着,“真是天籁之音啊,我能问问这首曲子的名字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娓娓道来,“‘半月影的回响曲’,这是一首贴近我心灵的曲子。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当我感觉失落的时候,或者是当我的生命之旅处于迷惘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知道,我都可以通过弹奏这首曲子来让我整只马都感觉好起来。”

“它……它给我感觉……”剪剪低声喃喃着,眼睛眨了眨,好像他面前的两个长辈刚刚才出现似的。“……好放松啊。”

我平静地看着他,蹄子轻轻地握着七弦琴。“你觉得你的生活需要更多的放松吗,剪剪?”

剪剪的鼻翼张开了。他皱了皱眉头,直直地站起了身,低声喃喃,“不,我只是……”他颤抖着,转身离去。“我猜我只是觉得挺无聊……”

“当我无聊的时候,它也能帮助我,”我说,看着剪剪呆在了原地,我又继续道,“或者是我伤心、疲惫、无聊、困倦的时候。用什么词汇来描述它,那并不重要。我只是知道,音乐让我感觉更好。这是我们每一只小马的一部分,就像我今天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如果说小马们有什么不朽的真理的话,剪剪,那就是我们都应该得到幸福。除此之外,我们不该去听其他小马对我们说的那些有的没有的,不管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看起来有多重要也罢。”

慢慢地,他转过身来。他抬头看着我,表情变得非常脆弱。“你……你真的这么想吗?”

我点点头。“这不是想,而是明白。”

他似乎准备说点什么,但在最后一刻,却又紧紧闭上了嘴。他坐立不安,在留下还是离开的选择之间左右为难。几秒钟过去了,我们都听到了车厘子开心的声音。

“你今天是个非常非常懂礼貌的好孩子,剪剪。”她表扬道,“没有去欺负轰隆或者其他小马,一次都没有!我真为你感到骄傲。”

“呃……”他紧张地笑了笑,又短又粗的小尾巴甩来甩去。“好的。”

“继续努力坚持下去,我相信你爸爸妈妈也会为你骄傲的。”

他的微笑减弱了,但他还是冷静地向我们点了点头。“是,是的,当然了。谢谢你的音乐,心弦小姐。”

“别客气。”

剪剪快步跑开了。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寒意,一想到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触及他脆弱的一面,我就不寒而栗。

“我对你的评价可不是在拍马屁,你懂的。”车厘子说道。

“哦,你得了吧!”我笑了笑。

“自从他搬来这里之后,一直都忙得很。”她继续说下去,“他的心中充满了兴奋、向往、以及好奇心,但同时也非常喜欢调皮捣蛋和恶作剧。那孩子想要乖巧的时候真的是非常乖巧,但更多的时候,他有点虐待狂倾向。我时常不得不管住他和他朋友蜗蜗,不然他们很可能会伤害到周围其他孩子们的感情,甚至更糟糕。”

“看来一筐苹果里面总有几个长了虫子的。”我喃喃自语。

“毫无疑问,这可有点儿难。”车厘子点点头,“但我不会让这些孩子们变坏的,只要我还在看着他们就不会。我只希望剪剪别老这么针对轰隆,蜗蜗根本不明事理,他只觉得这是个好玩的游戏。”

“你觉得剪剪也把这当做是个游戏吗?”我注视着她,“就好像……某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让他能暂时忘掉那些不肯去想的事?”

“这话怎么讲啊?”

“嗯……”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朝那只矮胖小独角兽离开的方向望去。

“不可能只有我留意到他……身上那些很显眼的伤痕了吧。”

车厘子点点头。“他和蜗蜗玩闹的方式相当粗野而且混乱,心弦小姐。”

“哦,毫无疑问。”我看着她。“男孩子就是男孩子样。但是,如果不只是这样呢?”

车厘子深吸了一口气,这一次她的笑容消失了。“你是说,他偶尔带着淤青来上课,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难道你不会这么想吗?”我问道,“我虽然不像你那样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是,这个小家伙非常粗暴,时常欺负其他同学。而当他试着表达对音乐最真挚的微妙情感的时候,却会表现得这么害羞。”我靠近了她,轻声问道,“如果他家里的环境并不那么平静的话呢?说不定,他和其他学生们无法好好相处的原因,是因为他无法和自己的父母建立正常关系?”

“如果说我没有这么考虑过的话,那就是在撒谎了。”车厘子用同样的轻声回答,“但是,年龄两倍于我,而且事业有成的老师,按照这种假设而贸然行事,结果被剥夺了工作,但最后却被查明那假设根本是错的。”

“哦,好吧。嗯……”我红着脸,有点难堪地扭着身体,“唉……这真是个艰难的决定啊。”

“我发自内心地关怀着我所有的学生。”车厘子说道,“一次性照顾这么多的孩子,的确是非常麻烦,也很容易造成从表面上过度判读信息的问题。”她说道,然后又紧张地咽着唾沫,“或者……也可能是判读不足……”

“你知道剪剪父母的事吗?”

“我见过他父亲几次。”

“哦,是吗?”我注视着她,耳朵在抽搐。“他是一只什么样的小马?”

“他的名字叫做规板先生。”车厘子告诉我,“他在整个小马镇的建筑行业工作,如果你问我,他可是一位模范市民。”

“这位模范市民是否也拥有模范品格呢?”

车厘子沉默了,咬着她的嘴角。我耐心地盯着她。

最后她叹了口气,朝我疲惫地笑了笑,“我之所以从事教育行业而不是心理医生,这是有原因的。除了我的微笑花朵可爱标记之外,那跟墨迹

测试完全是反着来的。哈哈……”

“我觉得你观察的眼光相当准确。你对他的看法如何呢？”

“他一辈子都在从事重体力而且粗陋的工作。”她评价道，“最终，他给我的印象，是一只简单粗暴的雄驹，比起从事其他职业，他更擅长操作机器。”

“他是怎么处理自己这个经常在学校惹是生非的儿子呢？”我问道，心里回想起了前一天车厘子和这位雄驹的小小“会面”，“你肯定和他谈过这些事情了吧？”

“他……就像大多数面对这类情况的父亲一样，很平和而冷静地处理问题。”车厘子说道。

“那剪剪的妈妈呢？”我问。“她从来没有在任何家长会上出现过吗？”

车厘子慢慢地摇了摇头。“没有。自从剪剪一家搬到这个镇上以来，我还从来没见过她。”

“你就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哈哈……让我感兴趣的是，心弦小姐，”车厘子说道，“你为什么会对此事抱着这么大的兴趣呢？是不是你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因为，只要是有机会有跟剪剪的父母取得更好的接触，那我都会很乐意的。”

“实际上……”我把七弦琴放进了鞍包里，扭过头来直视着她。我一直期待着这个时刻的来临，实际上，这一整天的真正计划都取决于接下来的几秒钟了。“既然你问起了这个问题，还真有意思呢。当蓝音教授把我派到这里来给孩子们辅导的时候，我决定和我一个朋友的远房亲戚住在一起。她在小马镇中心附近拥有一套公寓。”

“哦，我对那个地方很熟悉。”

“嗯，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我一直睡不好觉。”

“哦？”

“是的……”我深吸了一口气。“我敢发誓，我听到了一些动静，就好像……”我的眼睛转着，回忆着前一天剪剪家里传来的那些声音。“就好像透过墙壁的沉闷尖叫声。我以前也住过公寓的，车厘子小姐。所以我一听到关于家暴什么的迹象，那我立刻就能认得出来。而今天早上，我从公寓里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个男孩子从我住的地方的隔壁跑出来。”说到这里

里,我只是看着她。

车厘子慢慢地点了点头。“难怪你一直在努力接触剪剪。这肯定让你一整天都心情沉重。”

“我相信他家里一点也不平静,”我说。这一次,可是公主作证的大实话。“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说句公道话,心弦小姐,我也不确定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的心沉了下去。“你真的这么感觉?”

“与其说是感觉,不如说是思考……”她合上了笔记本,里面夹满了批了一半的作业。“我们必须牢记,任何可怕的推测都是没有根据的,除非能提供一点点像样的证据。”

我重重地哆嗦了一下,“是,我是最不想危害到你在学校工作的独角兽了……”

“哦,那是当然啦,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呢。不过嘛……”她顽皮地笑了笑,“要是我看着学生的私有财产被浪费掉而坐视不理的话,那我该是个多糟糕的老师啊!”

听到这话,我不由得莫名其妙地眨了眨眼睛。“呃……什么?”

“哎呀……”车厘子装模作样地惊叫着,“剪剪的伞!可怜的小家伙忘记带回家啦!要是能把它给亲自送到他家里的话呀,那这伞就不会被蛾子给啃烂啦!多好的一件事呀!”

“可是他今天早上根本就没带伞啊?天上连块云彩都没有!这-”正说着,我顿住了,恍然大悟地眨着眼睛,“等等……”我转过身来,眯着眼睛盯着她,“你和我想的一样吗?”

带着一脸无辜的微笑,车厘子问着我,“告诉我,心弦小姐,你今天下午急着回坎特拉皇城吗?”

我看着她,然后咧嘴笑了。“我哪儿也不急着去,永远都不急。”

车厘子按响了规板家的门铃。一阵狗叫声在两栋公寓之间响起,鸟儿们在火红的阳光下叽叽喳喳地鸣叫着,拍打着翅膀。

“我以前也这么做过两三次,”车厘子小声说道,调整了一下自己鞍包里的伞的位置。“你知道吗,我以前在吠城教过书。”

“吠城有很多类似问题的家庭吗？”我也小声地问她。

她只是看着我。

“哦，哈哈……对啊。‘兄弟相争之城’。”我轻声一笑，“我可真蠢。”

“嘘。应门的来了。”

我点点头，让车厘子站在门口正中位置。

门的另一边传来了一阵噪音，很快，门就开了。门后是一只高大苍白的独角兽，一头棕色的鬃毛，甚至还有棕色的胡茬。我的心跳都停了一拍。他一脸冷漠而无趣地眯着眼睛盯着我们俩看。

“哦，你好呀，规板先生！”车厘子的声音非常……欢快。“十分抱歉打扰你了，但我想你儿子剪剪今天把雨伞给忘在学校了！”

“嗯……是吗？”规板嘟囔着，那双冷漠的眼睛朝我飘了过来。“这位是谁？”

我在心里寻找着回答，只觉得有种哆嗦的冲动……那并非出于寒冷。

谢天谢地，车厘子替我开了口。“哦，这是心弦小姐。她今天从坎特拉皇城专门过来，给孩子们上了关于音乐史的课。剪剪对这些知识似乎非常开心，他甚至还提了一些很不错的问题，让全班同学都很高兴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呢。哈哈……哦，我跑题了。雨伞。”她从鞍包里把伞抽出来举到了雄驹面前，“让它在教室里落灰可不好啊，对吧？”

“嗯……”他用魔法把伞从她蹄子里抢了过去，飘到了自己眼前，“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玩意儿。”他的声音非常单调，毫无起伏，仿佛金属在互相碰撞。“你确定这不是你其他学生的吗？”

“哦。哦亲爱的……我敢发誓，他今天早上把它带到学校来的。”车厘子尴尬地笑了笑，“最近我一直都忙着批改作业，没准儿是搞错了也不一定，哈哈……”

“嗯，不知不怪。”他低声说道。

“说的是呢！您家正好就在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觉得还是把它带给您吧。”

“好吧，十分感谢你的好意，车厘子小姐。”他把伞推了回去，“但这恐怕不是我们家的-”

“天哪，你的家真可爱！”车厘子说道，“大家没跟您提过这个吗？”

规板皱着眉头扫视着他那破烂院子周围那些更漂亮的花园。“真的？”

“哦,这地方在这小镇里可算是非常安宁的了。我简直都希望能住在这里,而不是小马镇边缘了。我相信您和您妻子和孩子肯定有些了不起的故事能讲呢。”她说,更加亲切,更加富有魅力地向他微笑着。“说起来呀,我还从来没有机会跟你们夫妻俩能单独坐下来好好聊聊呢。”

“怎么?”他的眼睛眯了起来,目光锐利得像刀尖。“剪剪又惹祸了?”我咬着嘴唇,看着车厘子。

她已经微笑着说了出来。“实际上啊,他最近表现非常良好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很乐意跟您谈谈这回事!”

他先是盯着车厘子,然后又盯着我,接着又盯着车厘子。“哼……”他微微皱起了眉头,“当然,为什么不呢?”那声音既没有喜悦也没有恼火,哼哼声就像是正在穿过一团烟雾。转过身来,规板走进了公寓里,直到我们听到他低沉的声音从中庭传来:“深秋!剪剪!风歌!我们有来客了!”

车厘子快步走了进去,稍微犹豫了一下,我紧跟了上去,用魔法把门在身后关上,沉浸在这个家的气味儿之中。空气中泛着一股很不愉快的酸味儿,也不知道因为这是公寓房,还是我自己的想象力觉得这屋子里面闻起来很恶心。当我走进陌生小马的家里时,总是觉得有种和自己脱节的感觉。

当我们走进客厅时,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墙上挂满了明快多彩的小马照片。厨房里面的冰箱上贴满了儿童风格的快乐素描画。碗柜里满是华丽的古董盘子和银质餐具。要是我眨眨眼睛,乍一眼看上去,这地方就跟我阿姨和奶奶的家里没什么差别。这个家相当的……普通,而且平静祥和。不然剪剪的家该是什么样呢?我是不是真的疑心病太重了?

片刻间,我有点替车厘子感到害怕,但她坐怀不乱,泰然自若。她笑眯眯地坐在一只雌驹对面的沙发上,那雌驹……感觉就好像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她皮毛明黄,鬃毛深红,前蹄还端着一本合上的书。从她的坐姿来看,我推测她可能一直都坐在那里好久了。她微笑着和车厘子说了几句,然后又礼貌地向我点头致意。那微笑脆弱得像瓷器一样,眼神也有些空

洞。我只觉得自己又紧张起来了,但我什么也没说。

房间里还有一只小马,是个小姑娘,这只小独角兽可能比剪剪还小了三四岁。粗看之下,我实在想不到他们居然会是兄妹。当我们走进客厅的时候,她几乎没有注意到车厘子和我,因为她正忙着用蜡笔在白纸上涂涂画画。我看到了温柔而多彩的画面,有房子,有城堡,有龙,还有很多幻想世界才能见到的景象。

“剪剪?!”规板又一次喊了起来,这次声音更大了。“喊你呢,儿子?!”

“哦,您也不用专门把他喊过来。”车厘子说道,“我已经告诉他,他最近让我觉得很骄傲了。自从开学以来,他的成绩一直在稳步上升。你知道他在我们班的艾奎斯陞亚古生物考试中得了第二名吗?他对巨大海怪和海蛇什么的特别着迷。我有时候都怀疑他的可爱标记是不是暗示着他有生物解剖学的天赋呢!哈哈……”

坐在沙发旁边的雌驹也咯咯地笑了起来。“哦,听到这个消息真高兴,”她说。“有时候我觉得剪剪都忘记了他已经赢得了他的可爱标记。”

“有时候,我觉得他只是忘了这回事而已。”规板跟了一句。

“嗯……”那只雌驹深吸了一口气,摆弄着她的书本,目光落在沙发的扶手上。“虽然需要点儿劝诱,但我可以保证的是,他对自己的学习越来越上心了。我想最近我的残疾让他很不好受……”

“哦,我记得听说过这个!”车厘子满脸关切地说道,她俯下身,轻轻把蹄子搭在那只雌驹的前蹄上。“您的角怎么样了,深秋太太?”

“这些日子已经不那么疼了,车厘子小姐。”剪剪的妈妈平静地笑着,“多亏了治疗,我的癫痫症状发作得越来越少了。医生说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好转。”

“这可不是体验,亲爱的。”规板从厨房里说。我用余光瞥到了那里有几个大箱子堆在一起。等我转过头去看的时候,只看到那只灰鬃的雄驹站在柜台后面,不动声色地盯着我们,那些箱子都无影无踪了。“车厘子小姐是专门来谈论我们儿子的学习情况的。”

“嗯……当然了。”深秋咽了口唾沫,用疲倦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如果他给你们添了麻烦,那我很抱歉……”

“哦,没有这回事!”车厘子开心地说道,“实际上,我觉得我该专门提

一提他最近的表现有多好！他在突击测验中得分很高，而且也非常讲文明懂礼貌！哎呀，就在前几天，史密斯奶奶专门来给她孙女小苹花送午餐，走出校舍的时候，那位老奶奶不小心绊倒了。剪剪可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跑过去把她扶起来的孩子呢！我觉得这是我这个礼拜见过的最有魅力的善举了！”

“哦……”深秋温柔地笑了笑。“这听起来确实很甜蜜。”

“呵……”规板朝房间正中走来，“您就别编了。”

“才没有呢！”车厘子摇了摇头。“剪剪可比和他同龄的其他孩子要成熟多了，只是到了最近才表现出来。你们还想再多听听吗？”

规板只是吁了口气。他的妻子，深秋，则向前倾了倾身体，说道：“我很乐意。”

当车厘子继续聊的时候，我就站在她身边，尽量不让自己显得很紧张。我的目光顺着楼梯往上瞟去，看到一个小小的，胖乎乎的身影正从一扇薄薄的卧室门后向下窥视。我的视线刚一上到二楼，男孩子的脸就没影了。好奇之下，我低头朝那只小雌驹——应该是叫风歌的孩子望去。谈话的时间越长，她就在自己画画的那张纸上缩得越紧。我看到她的肩膀都蜷缩成一团了，不由得留意到全过程中，规板离她有多近。

深吸了一口气，我尽量放松下来。我没有资格胡乱下结论。毕竟，车厘子这一口气儿所能做的事比我这胡思乱想一整天还要多的多。我听着她熟练地描述着剪剪最近的那些行为，她的描述既准确无误，又非常夸张。她还花了些时间来引出他父母的一两句话，我看得出来，她稳稳地把控了全局，巧妙地把这场“聊天”变成了非官方性质的采访。

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家里的情况越来越模糊。最终，谈话转移到了规板的工作，家庭主妇深秋太太的爱好，风歌在隔壁的朋友，以及其他日常谈话主题上。无可否认，我开始感到更自在了。然而，每当我抬头向二楼望去的时候，都看不到剪剪的影子。我的内心依然有些放松不下来，心脏在以紧张而稳定的速度跳动着。

“好吧，”当规板家的门在我们身后关上的时候，车厘子说道。太阳已经半落山了，我们两个快步走出院子，朝着附近街道走去。“你不觉得情况

进展很顺利吗？”

“我不知道剪剪的妈妈有这么多健康问题，”我冷冷地说。当我们漫步而行的时候，我只顾盯着自己的蹄子。

“在我又见到她之前，我都快把这回事给忘光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剪剪一家之所以来到小马镇就是因为红心护士和她在当地医院的几位同事在魔力脉流治疗方面有独特的造诣。”她扭头向我微笑，“我想你们家族应该没有什么独角兽遭受过严重的灵脉失联吧？这对神经系统来说可是相当麻烦的病。”

“我……听说过这个病。”我喃喃道，“相当的痛苦，而且需要花好些年才能康复。”

“眼看着自己的妈妈受苦却无能为力，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比这更难过的了。”车厘子停住了脚步，抬起一只蹄子搭在我肩上。“心弦小姐，我非常感谢你主动告诉我你对剪剪的担忧，但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一个年幼的孩子对于妈妈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痛苦，因为无法表达，年幼的男孩子通过毫无意义的发泄来释放自己的挫折感，这是很常见的行为。但是，一切都并没有为时已晚。”她直起了身体，露出了微笑。“事实证明，深秋太太的情况正在好转。现在，多亏了我们这次小小的‘聚会’，我也知道下次剪剪再对他的同学表现得很刻薄的时候该怎么跟他说了。”

“对，我想是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可是，在我们跟他父母谈话的全过程中，他居然始终都没有露面，一次都没有，这难道不奇怪吗？”

“嘻嘻嘻，害羞这种情绪往往表现在最难以相信的地方，心弦小姐。别让剪剪粗鲁的外表把你给骗了，他内心深处其实是个非常腼腆的可爱孩子，我觉得让他敞开心扉依然很有希望。”

“是啊……”我点点头，温柔地微笑着。“我想你是对的。”

“好了，我得赶紧回家去批改作业了，”车厘子说道，“心弦小姐，今天真是非常感谢你做出的贡献，这远超出了我对蓝音教授的期望。”她笑得很甜，眼睛闪闪发亮，“哦，你有没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再来一趟学校呢？说不定你愿意陪我一块儿参加即将到来的坎特拉皇家花园实地考察旅行！”

“哦哈哈……”我笑得很紧张，避开了她的注视。“嗯……”我咽着

唾沫,朝她淡淡一笑,“我肯定会考虑的,不过有件事很确定。今天发生的一切,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么,或许不是只有我的学生们学到了些东西呢。”她朝我俏皮地眨了眨眼睛,摆弄了一下装在鞍包里的雨伞。“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是啊。当然了。”我转身快步离开了。“您也是。”

“呃……心弦小姐?”

我转过身看着她。“什么事?”

她稍稍有点脸红,困惑地眨着眼睛。“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您不是说……您就住在朋友亲戚家,在规板家隔壁吗?”

“哦。嗯……”我尴尬地笑了笑。“我……我只是想再多散散步。小马镇可真是适合散步的好地方啊!”

“嘻嘻嘻……太对了,不是吗?”她挥挥蹄子,快步离开了。“拜啦!”

“是的。呃……再见。”我有气无力地挥着蹄子回应。趁着她背对着我的机会,我站在那里,看着她开朗的身影渐渐远去,融入深红色的暮色中。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恼火地盯着规板家那乱七八糟的草坪。

这能怪谁?都是我自己那糟糕的分析能力。都是这个薄荷绿笨蛋,都是这个捡破烂的,都是她脑子里塞的那些该扔垃圾箱的破歌,搞出这么尴尬的场面来。过去的一年里我到底变了多少?以至于我注定要永远看到那些字里行间里原本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又不是学校老师,也不是心理医生。车厘子可比我有资格多了。我连亲眼看都没看过,就胡乱对剪剪下了这么多的猜测?我凭什么啊?

男孩子就是男孩子样,被诅咒的小马……就是被诅咒的小马样。

郁闷地耸了耸肩,我转身朝着远在小镇北部的小屋走去。这时候我却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声音比我前一天听到的那种压抑的尖叫声更加明显。要是我不知道的话,都要发誓有什么东西被打碎了。

我差点儿就忽略了它,我差点儿就继续迈步了。可我内心深处,因为她无名之谱的触摸而颤抖的那部分,逼着我硬生生刹住了蹄子。我转过身来,盯着那房子的正门。又是一个声音,比刚才还要响亮,这次我发誓,我真的看到了房子的前窗在摇晃。

扭头顺着街道望去,车厘子只是一个遥远的小点。扭头望向小路的另

一端,所有的小马都在忙着他们自己的日常,回家,交谈,谁也没有在看我。

憋着一口气,我快步回到了那房子前面。悄悄穿过大门,溜向了公寓,直到我的耳朵几乎贴到了房子墙壁上。我深吸了一口气,静静地听着。除了胸膛里加速的心跳声,我还听到了房子里的声音。在完美的清晰之中,最响亮的就是规板的咆哮声。

“我不得不替你撒谎,小子!想想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我跟你说话的时候看着我!”

“可、可我不明白!我到底干什么了-”

“你在城里到处偷其他小马的东西!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不要动你那肮脏的小蹄子了。”

“什么?!爸爸,我没有-”

“别顶嘴!她告诉我你今天把伞落在学校了!我们从来没给你买过伞!你那那伞是哪儿来的,嗯?!”

“雨伞?呸!谁在乎雨伞-”

一声雷鸣般的巨响打断了剪剪的声音,我只觉得那声音让我的骨头都在发颤。在回音中,响起了一只成年雌驹的惊叫声。

“我才不能容忍自己家里有个小贼!”规板的轰然咆哮声又回来了,“搬到这个遭殃的破镇子,我们损失都已经够多的了!”

“规板!亲爱的,看在塞拉斯蒂娅份上,你就看不出来他真的不知道那雨伞的事吗-”

“还有你!刚才那算怎么回事?!你这臭毛病……这家丑怎么都传到大街上去了?!车厘子小姐更不该知道!接下来他们就该以为我们在街上要饭了!”

“我只是客客气气地说说话!没有必要拿我们的儿子出气!”

“要不是因为他这个小流氓蹄子不干净,她老师就不会伸着鼻子四处乱嗅了!而且她当然也不用替他偷的那些破破烂西收拾烂摊子!”

“我……我没有……呜呜呜……偷……偷别的小马的伞……”

“闭嘴!滚回你房间去!你小子竟敢跟我抬杠?我他喵的受够你了!”

“我都说了……我……我没有……啊!”

“你耳朵聋了,小子?!滚回你房间里做你的作业去!噉!我向露娜发

誓！我都为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拼了老命还不够？！你是不是想回马哈顿？行！今晚我就可以打包好东西，带上全家都回去！你这个自私的小魂淡，你觉得你妈能在我们老家那边活多久？！”

“不……呜呜……我……我不想……呜呜呜……不想那样……”

“啊？！”

“嗯……不、不，先生。”

“还不滚！赶紧的！我他喵的就想清静一晚上，都被你给毁了！又被你给毁了！”

全过程，都有一个声音在呜咽，越来越高，越来越响，直到规板再次咆哮起来。

“别特么哭丧了，风歌！闭嘴回去画你的破画！你简直跟你那没用的哥哥一样糟糕！卅！而且比他还笨得多！”

“规板-”

“我他喵的不想听你放屁，深秋！都是因为给你那天杀的破毛病付医疗费，老子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通通都花光了！你只管闭嘴，闭嘴！”

房子里一片寂静，只剩下了剪剪一瘸一拐地走上楼梯进入他孤独的房间的脚步声。那时候，我简直都站不直，因为我哆嗦得太厉害了。我喘着气，转过身，望着街道的尽头，然后撒开蹄子飞奔着追赶车厘子去了。

不到两分钟，我就赶上了她。“车厘子！”正在狂奔的我刹住了蹄子，喘着粗气。“快点！你得回来！”

“啊？”她转过身，眨着眼睛看着我。

“我一直都是对的！”我叫道，“我们才刚一走，他们房子里就一阵大乱！我仔细听着，而且……看在塞拉斯蒂娅份上！我听到规板在冲他一家子大吼大叫！我想他甚至还可能伤害了-”

“呃……对不起，嗯……”车厘子眯着眼睛打量着我。“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认识剪剪的父亲？”

“我……”我的声音哽住了，呆呆地眨着眼睛。一股寒意爬上了我淌满了汗水的后背，一直蔓延到全身。“对！是，是剪剪的父亲！我们……你才刚跟他一家子谈完不是吗？”

“嗯……规板……深秋……”车厘子的目光扫视着地平线。她晃了

一下,好像有点头晕。“我想,当初剪剪一家头一次来小马镇的时候,我见过他们。”她朝我淡淡地笑着,“怎么,他们有什么问题吗?我在城西的小学里给他们孩子教书呢。”

我盯着她看,一声呻吟,抬起一只蹄子按住了自己的额头。“我当时就在场,当然了,我一直都跟你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看在塞拉斯蒂娅份上,小马们忘了我,而且只会忘了我,难道这还不够吗?”

“咦?”她一脸的迷惑,“我……我不太明白。有谁忘了你吗?你……你是来小马镇找你认识的哪只小马的?”

我咬着嘴唇。浑身颤抖着,我回头望着那房子。太阳渐渐融化在西方的地平线下,不祥的阴影笼罩在建筑物上面,模糊了那暗淡的表面,仿佛一块破旧的墓碑。

“……小姐?”车厘子眨着眼睛。

再无二话,我转过身去,快步离开了她。很快,那些公寓房也被我抛之脑后了。

我平静地呼吸着,完美地控制着自己。每一次呼吸都很平静,每一次呼吸都恰到好处。紧紧抱着唤夜者,我昂起了头,望着那暴风骤雨般的水流,还有遗忘领域的重重枷锁。

在充满了呻吟声的高空中,她的天球若隐若现。那个东西在极速地一层层自转,互相摩擦,迸射出一道道雷火。

我站在生锈的平台上,周围狂乱的宇宙在沸腾。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着“暮光安魂曲”,抬头凝望着那位超凡的女神,那位我永远顽固不化的协奏者。

以安静的耐心,我希望能把她从藏身之地哄出来。我就在平台上安坐了足足一个钟头,这是我在宇宙之外的次元中度过的最长的时间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她没有靠近我,她的天球一点儿靠近的迹象都没有。

恒古以来,我是唯一踏入遗忘领域的凡俗生灵。尽管我拥有造物主的力量,强大的技能,丰富的知识,可是我却无能为力,只能坐在这里,沉浸在无限的虚无之中。最起码,如果我是一只枷锁缠身的小马,那至少我在这里还算是存在意义的。而现在呢?风暴吞噬了天空,雷霆回响在苍穹之

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看一场关于遥远的奇幻之地的电影。所有的恐惧感全都消失了,连同那些超越了恐惧的魅力,也全都消失了。

我沮丧地叹了口气,脑袋垂了下来。轻轻地弹奏起“半月影的回响曲”,我离开了遗忘领域,就好像从来没去过那里一样。

我坐在小屋中间的床上,周围堆满了书本。我发誓,虽然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同样的一堆书,但每读一遍,我都记不清我到底读了些啥。夜晚笼罩在小屋外面,彗星正在角落里玩着一个毛线球。壁炉发出了轻轻的噼啪声,附近茶几上的唤夜者,辉映着琥珀色的灯光,照得整个小屋里都金光闪闪。

几分钟后,我呻吟了一声,用蹄子揉着自己的脸。我在遗忘领域呆了一个钟头,更是花了两倍的时间去翻阅关于坎特拉音乐的古卷。尽管如此,不管我多努力地去尝试,规版的咆哮声依然在我脑海中回响不去,深秋悲伤的低语徘徊在我记忆的角落中,每一次心跳,我都能感觉到剪剪的身体摔在地上的沉重闷响,紧接着,风歌的呜咽声又刺穿了我的意识。

最重要的是,我还是睡不着。让我连续两天去拜访车厘子的学校的疯狂热情正在退热,露出了下面那只狂躁的独角兽,那只我都几个月没去联系的小马。在那之前,疯狂还是一种新鲜玩意儿,一种值得担忧的东西,而不是某种启迪。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彗星,”我喃喃自语,“我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就算我介入了,又能造成什么影响?这跟晨露那时候是一样的,还有……暮光闪闪和月亮舞……唉,我能救得了飞板璐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她救了我。”我苦笑着,“似乎这个诅咒让我更加妥善地利用了自己的无能……”

彗星翻过线绳,停下来喘口气,甩了甩尾巴,天真地注视着我。

“我就不该去胡思乱想那么多东西,”我喃喃着,“我就不该去小马镇的每一户家庭。就我所知,镇上每天都会发生些可怕的事情。我应该……”我坐立不安,“我就该只关心我的目标才对,因为这是我唯一能解决的问题,只要她愿意帮助我……而且……”

在我内心深处,某个东西抽搐了一下。房间里更加寒冷了,虽然距我

很近的壁炉里,炉火的余烬依然明亮地舞动着。

我咬着嘴唇。“还是……还是完成这该死的夜曲更加简单。这……”我忍住了一声呜咽,只觉得内心在煎熬。颤抖着,我朝蜷缩在地板上的虎斑猫望去,“彗星,有没有可能……遗忘领域对我而言,已经比这个镇更加不值得恐惧了?我已经变得如此冷漠了吗?”我咽着唾沫,“如此的冷漠……就像她一样?”

彗星几乎没动,甚至连咕噜声都没有。

我的鼻翼张开了,再次转向了唤夜者。那一瞬间,明亮的金光让我的双眼都为之眩晕。“神灵的力量就在我的蹄中……”我低声沉吟,眉头紧锁,“而我……却像个吓坏了的小姑娘一样逃跑了……就像剪剪家里那个吓坏了的小姑娘……”

重重地叹了口气,周围的墙壁在我的泪眼中开始弯曲。为了不崩溃,我硬逼着自己闭上了眼睛,任凭思绪四处漂泊。

“然后他说,‘当然,月亮舞小姐,我非常乐意为你提这些行李!’”

我差点被那杯水呛死。我把杯子扔到学校院子的桌子上,惊愕地瞪着她,“月亮舞!我简直不敢相信!你是说-”

“对!”她坏坏地笑着,白皙的面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头漂亮的红粉相间鬃毛随风飘逸。“银甲闪闪帮我提了四个行李箱!当我们到达艾奎斯陞亚大使馆旅店的第四个房间时候呀,他都汗湿啦。”

我好奇地眯着眼睛看着她。“我们说的是什么级别的‘汗湿’?”

“噢……姑娘啊……”她用自己写满了作业的笔记本给自己装模作样地扇着风,“你怎么也想不到的那种‘汗湿’!”

“啊!月亮舞!”

“嘻嘻嘻!”

“我们说的这可是……可是暮光闪闪的哥哥!”我都几乎尖叫起来了,不过我还是拼命忍着笑,“看在公主份上,他答应在你龙岛游学期间当你的保镖还不够吗?!你跟其他学生们可是都欠他一条命耶!”

“哦,天琴,甜心宝贝儿,别这么纠结了!”她轻轻摆动着优雅的蹄子,“这都不过是为了好玩而已嘛。另外,我们基本上什么危险也没有啦。龙岛

那地方就像是骡丁汉的周六夜晚一样夸张,至少我可以说他们教育体系蹩脚就蹩脚在这里了。”她翻了个白眼,然后向前凑了凑,咧着嘴看着我,“除此之外呀,暮光闪闪的‘永远的好哥哥好碰友’不过是在犯傻炫耀自己的男子汉气概罢了。这是他当上卫兵的头一年,他就开始觉得自己连角上的肌肉都能拱起来闪瞎我们这些独角兽小姑娘的眼睛了!哈,好吧,我让他泄了火,这是肯定的!”

“月亮舞……”我结结巴巴地说,眼睛瞪得大大的。“你……?”我干巴巴地咽了一口。“你没让他进你的房间吧?”

“嗯……没。”她笑眯眯地喝着自己的水。“不过我的确让他希望自己能进去。”

“啊,你可真够坏的,小心暮光闪闪宰了你哦。”

“要是她还打算继续当塞拉斯蒂娅公主的小迷妹,那她就不会咯。”

“嘿,她可不光是咱们公主殿下的小迷妹!她可是正在被训练成为一位高阶魔法师呢!”

“她的排名还算可以啦。你有没有参观过她在宫殿的房间?哇!那地方一股灰土、破书和汗臭味儿!而且还不是银甲闪闪那种性感的汗味儿!我发誓,那丫头当起公主的学徒来就没啥进展!她还跟过去一样是个不出去晒太阳的可怜小书呆子!”

“嗯,我还是觉得她需要咱们的支持,不管在任何方面,她都全身心地投入了。”我说道,“她以前也一直支持着我们呢,月亮舞。塞拉斯蒂娅作证,她爸爸妈妈也是。”

“对对对,”她放下杯子,无聊地瞥了我一眼。“那么,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得意地笑了笑。“我的音乐教育课程进展相当顺利,月亮舞。你想成为一位教师的目标如何了?”

“嗯。还好啦。”

“……‘还好啦’?”

“对。”

“自从你从龙岛回来,我还以为你要学更新、更难的课程呢。”

“哦,你是说高级独角兽社会学?”

“对,就是那个。那不是你的阶段性小目标吗?”

“嗯,我不知道呢。我正在考虑把它改了。”

“真的吗?改成什么?”

“吻我的屁股指南手册。”

“说真的……”

“我就是认真的,”月亮舞嘟囔着。“我班上所有的小马都是势利眼。要是你明白我意思的话,还是从坎特拉皇城这块田里长出来的最糟糕的那类臭杂草。”

“他们是不是说了你很多难听的话?”

“嗯,要是他们一个礼拜之前没说过的话,现在肯定在说了!”她扬了扬眉毛笑了笑。“因为他们昨天尾巴上的毛都掉光了。”

“呃……”我好奇地眯着眼看着她。“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某些小马可能了解了另一些小马,而这另一些小马可能也认识了另一只小马,那只小马会把教室后面的豪华椅子涂满强力胶。”她又从杯子里抿了一口,脸微微泛红。“而那只小马可能就是我了。”

我眨着眼睛,气喘吁吁地盯着她。“你……你是认真吗?!”

“我是认真的吗?好吧,我当然不是肉桂面包卷了!”

“月亮舞!”我大叫起来,惹得院子里我们周围的小马们向我们投来了几束古怪的眼神。“你……你怎么能这样?!这算什么?魔法幼儿园吗?!看在露娜份上,你都十九岁了!你干出这种事来怎么会觉得自己能不受惩罚?”

“啊……实际上,我还真没受到惩罚。而那些趾高气昂的势利眼们却不得不光着尾巴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她笑得活像是抽风,“他们都编了个故事,说是一群钻石狗夜里溜进了宿舍,把他们的尾巴剪了卖给天马维加斯的斑马黑市!”

“哦天啊!那……那可是……简直都让这一切都值了!”我把一只蹄子搭在了脑门上,笑得直流眼泪。“哦,月亮舞啊,你到底啥时候才能学会啊?!”

“哈哈……哦,‘学会’……”她笑得脸通红,“要是我能睡着学就好了……”

“我不知道呢！嘻嘻嘻！看来你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勇气和魅力嘛，一如既往地！”

“哈哈……嘿嘿……不过，不，真的……”她继续咯咯笑着，但是那笑声却越来越空洞无力了。“我一直都在坎特拉高层借住呢。”

我又笑了几声，屏住了呼吸。我注视着她，眨了眨眼睛。“你……你是说，你在住旅馆？”

“废话，当然不是精神病院了。不过这会儿我倒真的一点儿都不介意。”

“哇。为什么……呃……为什么你不回家呢？自从你不住校了之后，我还以为你决定回家住了？”

“哈哈……因为……呵……”她的笑声消失在了笑容的边缘。“因为他回来了。”

我盯着她。慢慢地皱起了眉头。“他？……你是说……”

她平静地啜饮着杯中的水。

我的眉头皱得更深了，有点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可……可他……”我摇摇头眯起眼睛看着她，“他不是搬去了马尔的摩，正在那里经商吗？”

“那只是个借口。”月亮舞开始低吟了。我都不知道哪个更令我担心，是她刚刚告诉我的消息，还是她的表情从阳光灿烂变得乌云密布的速度。“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这些玩意儿，天琴。那就是借口。我妈就用其中一个把他从藏身之地给套了出来。”

“可……可是……”我咽着唾沫，感觉前蹄在发抖。“可是，为什么？”

“切……还能是为别的吗？”她长长地吁了口气，脸色铁青。“因为她就是个缺爱的老婊子，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把翘起来的尾巴放下来。”

“月亮舞！”我急忙压低了声音，扭头张望着周围的所有小马。我凑得离她更近，低声提醒她。“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可是你妈妈——”

“她是个白痴，”月亮舞咕哝道。“我已经受够了白痴。唯一的问题是，我跟她开个玩笑也没差。她自己的这辈子就是个最大的笑话，我已经受够了。”她一仰脖把剩下的水一饮而尽，重重地把杯子砸在桌面上。“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自己找地方住。再也不住宿舍，再也不住旅馆，当然也不会再有什么废话。”

“月亮舞,这……这肯定不会是一辈子的事。”我努力让声音很坚定,可是听起来却像是老鼠在吱吱叫。“你妈妈……她肯定正在……正在打破自己的心理障碍什么的。这个年龄的雌驹都是怎么样的你也该明白啊。我敢肯定她一个礼拜之内就会把他轰出去-”

“然后呢?”她咯咯笑着,但这次的笑声枯燥无比,毫无生气,就像是猫在舔砂纸一样刺耳。“她几个月之后就会再把他请回来,不然就自己一路爬去马尔的摩。都是老调子了,天琴,这老调子就是没法从她那该死的脑袋里滚蛋。”她拨开笔记本上的几片落叶,然后重重地把笔记本往桌子上一拍,冲我瞪着眼睛。“你知道最恶心的是什么呢?我整个周末都在冲她大吼大叫,说她竟然无数次让那个混蛋回到我们家里是多么可悲。而她呢?竟然有脸说我‘无情无义’,还说我是个‘坏女儿’……”

“月亮舞-”

“坏女儿?!你知不知道那个没心肝的家伙以前对我干过些什么吗?嗯?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有一回因为我尿床了,他就让我在阳台外面罚站了整整一宿!要是他发现我坐下来一次,他就把我的脑袋打得稀烂?!那个老王八蛋甚至还专门坐在窗边上盯着我!就好像没更好的事儿可干了似的……”

“我……我……”

“不然就是有天晚上,他以为我在跟他犟嘴,于是他就倒了满满一壶的开水,滚开滚开的那种!然后他问我,我这个敢跟爸爸顶嘴的坏孩子,想先伸左蹄子还是右蹄子!这就是他!我妈看上的雄驹!我妈比喜欢我更喜欢他!凭什么?就因为他下边比我多了条腿?!”

“好吧,月亮舞,”我咕哝着,不安地扭着身体。“你说的很明白了,你说的都对。”

“哦,真对不起啊!”她站了起来,非常夸张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对天琴的小耳朵来说是不是太过分了?!你就不能让你最好的朋友稍微发泄一下吗?”

“我……我可没这么说!”我惊叫着,眼神闪烁着。“你知道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那为什么你慌得就像是那个被魔法聚光灯照着的幻形灵似的?!”

我咬着嘴唇。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不能说。

显然,这已经够了。她怒气冲冲地把东西塞进了书包里。“你知道吗?我懂了,我搅了你宝贵的午餐时光。呵,反正也不是第一回了。”

“月亮舞,拜托……”

“什么?真对不起哦,天琴。真对不起,我没法让你今天过得更加愉快。塞拉斯蒂娅作证,你没法让我这本来已经糟糕透顶的一周变得更糟糕了,所以别浪费心思去做任何事情,别像你一开始那样去尝试了。”

“嘿!”我皱起了眉头。“你这话就说得太过分-”

“哈!”她轻蔑地一笑,站在那里拎着包,恶毒地冲着我冷笑着,“多悲剧呀!我最好的朋友生活之中发生了一些太过分的事情了!然后我就会知道,我的另一个朋友马上就要变成公主娇惯的小跟班了!”她瞪圆了眼睛,用蹄子拍着自己的脑袋。“哦不!靠,这都已经发生了!啊,好吧,我怎么能用我那些愚蠢的破事儿来拖累你们高高在上的生活呢?你们懂的……那些我悲催生活之中非得靠我自己来应付的破事儿!”

“月亮舞,不要这样,”我恳求她。“不要这样子大吵大闹的,你知道我一直都陪在你身边的。”

“一直都陪在我身边?”她夸张地皱起了眉头,“你?你一直都陪在我身边?”表情扭曲得更厉害了。“说得好像你能跟我感同身受似的?说得好像你曾经做过说过的那些东西哪怕有一样里面包含了半点儿真诚似的?你知道什么,天琴?你又经历过什么了?你生活之中有没有出过什么麻烦事让你怀疑过自己的存在价值?你,还有你那‘杰出的抒情天赋’还有‘坎特拉音乐史上的伟大事业’?”

“我……呃……”

“想听真话吗,天琴?实际上,你从来都没陪在我身边过。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可真是太好笑了。没错,是你爸妈把我和我妈从那个火坑里救出来的,当然了。可你呢?你真以为一堆睡衣派对、去当地公园里瞎转悠,或者是去当地甜甜圈店的白痴旅行,就能弥补得了我所经历过的那些垃圾破事儿吗?对你而言,如果这就是你为了对得起自己那点儿所谓的良心而不得不应付那些麻烦小马的方式方法,那你这辈子活得也未免太简单了点儿吧?不过,哦拜托,千万,千万别让我动摇了你那完美无缺的小小世

界。这太过分了,不是吗?”

我咬着嘴唇,避开她的瞪视。我们周围的光线变得模糊不清了,我只觉得嗓子里面疼得厉害,但我无法回答,无法开口,因为我知道不管我想发出什么声音也好,都只会是一声呜咽。

她也知道,并且嗤之以鼻,“对,就这样,哭吧。”她冷笑着,“给那些自作聪明的家伙一点点警示:反正作用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她咬着牙,踩着蹄子大步离开了。“而且我最讨厌那些半途而废的家伙了,简直跟我曾经当做是朋友的小马没差别。”

她离开了。院子里一时间很安静。我听到了一阵短短的骚动,周围紧张的小马们慢慢回到了自己远远的交谈和学习之中。直到她的蹄声完全远离了我的耳朵,我才把脸埋进了蹄子里,放任眼泪奔流而出。

我听到了雪石膏的弦乐,我听到了他轻柔的旋律,他对夜曲驾轻就熟的演奏。我听到了每一根振动的琴弦,它们的共鸣组成了这首歌,它曾经多次把我从遗忘领域的深处拯救出来,可它却再也无法安慰我的心。这原本就不是属于我的歌,我知道我并不是他专门为之作曲的那只雌驹。

尽管如此,我依然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着“半月影的回响曲”,一遍又一遍,坚定而忠实地弹奏着,期待着某种平静的来临。毕竟,希望就是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了。也正是同样的东西把那只疯小马从市政厅的楼顶边缘拉开,也正是它,让我向那位永远不会记得我的健忘朋友请求一个拥抱。

在那一刻,也正是它,让我坐在镇边的公园旁,沐浴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十月清新的轻风抚摸着我的身体,仿佛我只是一个蒙受祝福的普通灵魂。有那么一瞬间,我在思考,当我不再呼吸的时候,灰尘会不会覆盖我的身体。或者,即使是埋在灰尘之中,我也将化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直到时间的终点。

我听到一阵马蹄声。环顾四周,我看到了四只熟悉的小马驹。飞板璐拖着一辆红色的小拖车,小苹花坐在拖车里面,穿着一件可爱到爆的披风。她举着一个望远镜,舔着嘴唇,满怀着冒险的渴望,遥望着一座小山的边缘,甜贝儿和轰隆正追赶着这两个晃晃悠悠的小家伙。他们蹦蹦跳跳地从我

身边跑过,只是瞥了我一眼。然而,眨眼间,他们却又回头再次看着我身边,小脸也皱了起来。两个孩子红了脸,扭过头去,急匆匆地跑走了。

对此,我好奇地扬起了眉头。直到我听到我坐的长凳旁边传来了一个沙哑的声音。

“这首歌听起来好放松啊。”

扭头一看,我的心顿时怦然跳动。我尴尬地笑了笑,“真有意思,几天之前也有个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说过同样的话呢。”

“什么?”剪剪眯起了眼睛看着我。“你是在镇子里表演吗?就像是……流浪歌手什么的?”

“呃……”

“因为我们这儿也曾经来过一个流浪表演小马,”他的耳朵耷拉了下来,“结果可不怎么好。”

“你爸爸妈妈没警告过你不要和陌生小马说话吗?”我不假思索地问道,几乎马上就因此哆嗦了一下。

“哼!”他高高翘着下巴,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地迈着方步,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骄傲。“我能照顾好自己!我可不是小孩子了!你懂的,我都有可爱标记了!”

我看了一眼那个标记,却不禁留意到了他一瘸一拐的步伐,以前可没有过,而他正努力把这状态隐藏起来。一想到我在公寓外面听到的重击声,我的耳朵就不由得抽搐起来。“在我看来,你的确是个坚强的男子汉。”我说道,尽量摆出一幅长辈的笑容。“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听到悦耳的音乐,豪爽的雄驹就一路跑过来啦?”

“我才没一路跑过来!我……”他扭捏着,咬着嘴唇,脸转向了附近的土路,“嗯……我……我只是在打发时间。”

我看看他,看看周围的草地,又抬头望着蔚蓝如洗的天空。“今天可真是个好天气啊。”我又瞥了剪剪一眼。“大家不是经常看到你和另一个孩子在一起吗?那个瘦高瘦高的小独角兽?”

“嗯?哦,你是说蜗蜗?”他耸耸粗壮的肩膀。“他去追虫子什么的了。我不知道。”

“嗯,这么好的一个下午只能自己过,那多可惜啊。”我又弹了“半月

影的回响曲”的几个音符。“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在干什么呢？”

“小姐……”他用蹄子刨着土，叹了口气，“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心思，这一天里你谁都不想见？”

我真诚地微笑了一下。“你来看我了，不是吗？”

“嗯……您的音乐实在是太美了，小姐……”他抬头看着我，眼里充满了血丝。看来我不是整个小马镇唯一应付失眠问题的小马。“而且看来不是得有谁付钱给您或者逼着您这么做。您这么做只是因为您喜欢，不是吗？我是说……不然您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耸了耸肩。“沉默可不是合适的朋友啊。”

他轻轻地笑了笑，然后盯着小路两旁的草地。“那一定是一种很酷的特殊才能。”

“什么？音乐？”

“嗯哼……”他点点头，弹着几片碧绿的叶子，几只虫子从上面跳走了。“我的侧腰上只有这些蠢透了的剪刀，我甚至都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我这个年纪的小马都想得到自己的可爱标记，可我连自己的标记到底代表了什么都不知道。这难道不愚蠢吗？”

我身体前倾，眯起了眼睛。“难道你住的地方没有谁可以一同分享你的烦恼吗？”

他皱起了眉头，“但是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的天赋很差劲的事实。”抬头看着我，他的表情又温和起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当我听到那音乐的时候，我就感觉不那么糟糕了。就算这是你的天赋，不是我的也好，有些东西感觉……非常非常放松。真糟糕，我用剪刀可发不出那种声音来。哈哈……”

低头看看我的七弦琴，我用蹄子抚摸着它光滑的琴身边缘。“音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特别的多。毕竟，它可是这世界基础的一部分。比天赋，比感情，比一切加起来都要古老。”我看着他微微一笑，“所以我真的不会怪你被它所吸引。”

“你是说我没有打扰你？”他问道，短尾巴不安地甩动着。“因为……你懂的……我就只是到处走走……还有……嗯……我不知道……”

“哈哈……放松就好。”我告诉他，平静地叹了口气，我听到自己在

说话。“一首歌的存在意义从来都不是为了被演奏,而是为了被聆听。”我的笑容既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所以我真心希望能有个听众。”

“嗯……”他一屁股坐了下来,因为瘀伤而哆嗦了一下,但依然笑着。“您可以……再弹一次刚刚那首曲子吗?嗯……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摇了摇头。“怎么会,我很乐意。”再一次奏响了“半月影的回响曲”,我看到剪剪的眼睛已经闭上了,他正在全身心地用耳朵去享受那优美的旋律。“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很多的欢乐,”在催眠一般的节奏中,我告诉他,“所以,我们永远不该因为想要快乐而感到内疚。”

我努力屏息静气,眯着眼睛藏在灌木丛后面,附近的篱笆墙后,规板一家的那座共管公寓沐浴在逐渐暗淡的落日余晖下。在我尽可能反复演奏了雪石膏的曲子几个钟头之后,我偷偷跟着这个男孩子在小马镇周边徘徊了一阵子,最后他很迟疑地回到了自己位于镇中心边缘的家中。

因为连续三个晚上都缺乏睡眠,我的身体非常疲倦,眼睛也很干燥。一阵无法克制的剧烈颤抖穿透了我的全身。我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呢?身受诅咒并不意味着我就有资格当个跟踪狂。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我知道我要找的其实并不是剪剪。

最后,我看到了我的目标:规板。灰发的雄驹小跑着回家了,或者至少他是在试着回家。他的步伐有些蹒跚,以让我觉得有些古怪的方式醉醺醺地慢慢挪动着。足足几分钟,他才晃晃悠悠地到了正门前。肩膀在愤怒的喘息之中上下起伏,好像他没能去干能想到的最糟糕的夜间工作。一堆钥匙被魔法飘到了门前,咔嚓响了好几声,他才大步走进了灯光昏暗的公寓里面,砰的一声把门重重地在身后摔上。

我深吸了一口气,环视着周围。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星星在头顶的夜空中睁开了眼睛。鸣虫的声音回响在空中,越来越密集。周围没有任何小马在看我打算做什么。

我蹑手蹑脚地向规板家前面的草坪跑去,打开栅栏门,溜到了门前。把身体安全地藏在窗下之后,我就把耳朵贴在房子外墙上。我的心怦怦直跳,毛发直竖。在小马镇游荡了一年多,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的确,我有时候也会去暮光闪闪图书馆的内部,但她是我的童年闺蜜,每当我

偶然发现她在做研究的时候,我都会避开她去寻找更重要的阅读材料,或者对夜曲继续做深入研究,或者演奏“召集之歌”。

但这个算什么?这是最糟糕的非法侵入。这精神在我心中以正义之剑划分了正邪的界限,正是同样的精神让我远离了抢劫瑞瑞的财产,夺走云宝黛茜的风头,利用苹果杰克的热情好客的心思。足足在那里藏了二十分钟,要不是因为我终于达到了我的目的,听到了我想听的东西,我差点儿都要落荒而逃了。

首先响起来的是风歌确凿无疑的呜咽声,紧接着是规板那熟悉的咆哮声,可怕的威胁一个接一个地嚷嚷出来。剪剪的声音跟着风歌的哭声一同升起,然后规板又是一阵咆哮。短短一刻,深秋呜咽的喘息声试图阻止,但规版震耳欲聋的吼叫声彻底淹没了她,随之而来的是瓶子什么的破碎声。隔了两个公寓之外,狗都开始吠起来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绷紧了嘴唇。但我却开始微笑了,因为我现在已经得到我所需要的了。很快,我就转身离开了门口,像一道碧绿的电光一般冲过了小马镇的街道。

在小马镇警察局的前厅,一只身穿蓝色制服的雄驹打磨完了他的马蹄铁,正在隔着灯低声和对面聊天。“所以啊,我就对他说:‘先生,除非您邻居的袜子拥有了某种违反现实法则的神奇力量,否则我真的很怀疑它们会不会突然长出蹄子,跳出您邻居的洗衣篮子,然后不知怎么的就专门钻到街对面你桌子的抽屉里去了!’”

“哈哈哈哈哈!”另一位警官懒洋洋地坐在柜台后面翻着报纸,“塞拉斯蒂娅保佑!你就是那时候逮捕他的?”

“你说的太对了,原来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偷那位女士的长筒袜的就是那个老变态了。”

“老头子偷雌驹的袜子……”另一只雄驹耸耸肩叹了口气。“我实在是搞不懂他到底什么思路。”

就在那时,门突然打开了。两个警官一下子站起身来,转身去看。“呃……您需要帮助吗,小姐?”

我站在那里,气喘吁吁,惊慌失措。“对!你们的确能帮忙!但不是我

！是别的小马！伯顿街上有栋房子出问题了！”

“小姐,您能说的再具体点儿吗?”

“我……我希望我可以!”我惊叫道,眼睛里闪着光。我抬起两只颤抖的蹄子,装模作样地拨弄着自己青绿色的鬃毛。“当我正走过一栋公寓房旁边的時候,忽然就听到了一阵最可怕的喧闹声,我……我想我听到了一些可怕的尖叫和咆哮声!说不定是抢劫什么的!我……我真是吓坏了!拜托你们一定得去好好调查一下!”

两位警官互相对视了一眼,坚定地点了下头。他们开始迅速行动,收拾好了装备,和我一同冲出了门外。“别担心,小姐!我们这就去!您只管给我们指路就行!”

我看着他们,勉强抑制着骄傲的微笑。我清了清嗓子,急急忙忙地奔驰起来。“哦谢谢你们,警官先生们!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这儿!就在这里!”几分钟后,我惊呼道,颤抖地指着规板家前面的草坪。“我就是打这儿路过的时候听到了吼声的!”

“嗯……”一个警官沉吟着,扶了扶帽子,走向了围栏边。“正门都还开着呢……”

“哦……对……嗯……”我紧张地笑着,在原地扭来扭去。“一、一定是强盗!”

“我们会处理的,请退后。”一位警官大步走上正门前的台阶。他正走上门前的时候,屋里又传来了几声沉闷的吼叫,震得窗玻璃都在颤。我现在的心情是又激动又害怕。“你好?!”警官敲响了正门。“我们是警察!里面一切都好吗?”

里面又是一阵喧闹,我立刻就听到了规板的咆哮,风格在呜咽……也可能是剪剪,那都无所谓了,所有的一切伪装都在崩溃,都在坍塌,都在优美的诗歌中化为齏粉。

“我重复一遍,我们是警察!请回答!”警官把耳朵贴在门上,然后皱起了眉头。他回过头来,重重地向他的同事点了点头。

他的搭档拍拍我的肩膀,“呆在这里,千万小心。”他拔出了警棍,紧紧叼在嘴里,飞奔上台阶。

“数到三。”另一个警官转过了身,弓起了后腿,“一……二……三!”他重重地一蹄子踹在门上,把门板连同活页都踹飞了。他的同事咆哮着冲进了门里,他也追了进去,边跑边拔出了自己的警棍。“警察!通通都不许动!”

我就站在外面,蹲坐在原地,守候着,等待着。一分钟过去了,公寓里面一片寂静。我紧张地喘了几口气,摆弄着我那件石灰色连帽衫的衣袖。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的只有鸣虫的叫声。

我开始惊慌了,规板对他的妻子和孩子干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吗?他太强壮了,两个警察都对付不了他吗?

“哦……塞拉斯蒂娅啊。”我低声喃喃,感觉到一阵刺骨的寒意穿透了我的全身。

我会不会无意之中给剪剪和他妹妹造成了精神创伤?虽然我知道规板是自找的,但是那两个孩子真的该看到两个警察闯进门来把他们的父亲撂倒在地吗?我会不会可能造成深秋的癫痫再度发作呢?

忧虑变成了焦躁,焦躁化为行动。我犹豫地迈开了蹄子,走到了房屋门口,“呃……警察先生?”什么回答也没有。我朝门里望去,在灯光昏暗的门厅后面是挂画,家具,还有普通的家庭生活用品。“一、一切都还好吗?好吧,我承认,可能根本没有强盗。”我深吸了一口气,快步走进了那个家里,呼吸像是寒雾一样散了出来。“可你们一定得看看情况,你们得阻止情况变得更糟。”说到这里,我呆住了。

两位警官很随意地站在客厅中间,和规板一块儿喝着柠檬水。深秋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哭泣的风歌。剪剪蹲在公寓楼梯最下面的台阶上,泪汪汪地盯着地面看。

“说的是,不过神奇闪电今年实在太不像样了。”其中一位警官笑着说道,转着自己的杯子。“原因之一是迅蹄和水星在春天回狮鹫大陆那边去了。”

“那些该死的狮鹫就从来没让天马消停过。”规板非常不满地说道,斑白的鬃毛下,他的嘴角微微扬了起来。“迅蹄和她搭档可从来没炫耀过。他们只是留在小马旅馆里,等着狮鹫把他们从自己领地上踢出去,这样他们就能回去干正经事了。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坎特拉皇城一开始会操心

飞行员交换生这回事。”

“对啊！哈……那两个换过来的白痴根本连编队飞行的概念都不知道！谢天谢地，幸亏他们是在今年的最佳飞行新秀大赛之后才来的，不是之前！”另一个警官喝了一口，转过身来瞥见了我们，差点儿没把他的柠檬水给喷出来。“啊呸……咳咳咳！嗯嗯，您需要帮助吗，小姐？”

“我……我……”我像个白痴一样傻站在原地，彷徨不安。

“嗯……”规板眯起了眼睛。“她肯定是看到外面的门了。”

“没什么好担心的，小姐。”警官向我摆摆蹄子，“老天作证，只是个倒霉的误会。”

“我发誓，我都干了十五年的巡警了，还从没做过这样的蠢事呢！”另一个警官抱歉地说道，“我向你保证，规板先生，我们部门一定会赔偿损失的。”

“嘿，没什么事儿我自己解决不了。知道你们总是随叫随到，这才是好事呢。”

“是、是啊……”深秋结结巴巴，努力让风歌平静下来。“有警察在真好……”

“我就是这么说的，亲爱的。”规板低声吼道。

“这……这根本不对！”我大喊道，嘴唇颤抖着。我对警察皱着眉头，指着周围的墙壁。“你们是说……你们冲进来的时候什么都没看见？！我明明听到里面有大吼大叫的声音！”

“那可能是因为这些可怜孩子被小马镇最佳警官给吓坏了。”一位警官很不好意思地说道，“哈哈……要是中尉不因为这麻烦事训斥我们一顿就好了。我可不想惊扰到他。”

“真不知道我们俩到底中了什么邪！”另一个开口道，“可能是因为夜班的原因吧，你知道吗？头一秒还在警局里，下一秒你就又是嚷嚷又是挥舞警棍！这个镇子把我们都搞得一团糟，梦魇之月，小星座熊，还有贪食精灵！”

“嘿，我不是说把这事儿给忘了就好吗？”规板笑了起来，“要是说什么差别的话，你们只是让我这一晚更精彩了。这的确把我从犯困中给弄清醒了。多亏了你们，我又有精神多干几个小时的活儿了。”

“可……可……”我眨着眼睛,脸色铁青,然后吼了起来。“不对!”我猛地一跺蹄子,“这才不对!这个家绝对有问题!”

“你说什么?”规板的眼睛杀气腾腾地瞪着我,我差点儿就哆嗦着退回去了。差点儿。

“小姐,拜托……”一位警官放下杯子,大步向我走来,面色严肃。“如果你和其他邻居可能被吓到了,那我能理解,但这只不过是一场可怕的误会-”

“不!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都忘了!全都忘了!”我开始喘气,伸着蹄子指着那只雌驹和她怀中的孩子。“她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她为什么还在哭?!”

规板叹了口气,一脸无聊地瞥着那两个警察。“警察先生,这都已经很晚了,你们能不能帮我个忙……”他朝我努了努嘴。

“小姐,如果你可以跟我们-”

“剪剪!”我指着那个男孩子。他一听到自己的名字顿时浑身一哆嗦。“问问他!问问他这个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好了,已经够了-”

“你怎么会一瘸一拐的,剪剪?!”当警察抓住了我的肩膀时,我几乎尖叫起来。我挣扎着朝他喊叫,恳求着那个男孩子。“你脸上的瘀伤是怎么来的?!”

“嗯……”他紧紧抱着自己的身体,用蹄子刮着地毯。“我……蜗蜗……我……我打架了……”

“啊……”规板翻着白眼。“这臭小子……”

“蜗蜗?”一个警察皱着眉头。

“他……嗯……”深秋坐在原地颤抖着,“他的朋友,学校里的。”

我眉头紧皱,“他在撒谎!她也一样!他们太害怕了!担心自己的安全,你们看不出来吗?!”当警察尽力把我拽向出口的时候,我冲着剪剪大喊,“我之前给你弹那首曲子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那些伤,剪剪!你到底是怎么受的伤,啊?!”

“我……”剪剪咽着唾沫,抬头看着他爸爸,哆嗦了一下。“我从没见过这只独角兽,真的……”

我汗流满面的脸上血色尽失。

“我想您得跟我们去警察局一趟。”警察严厉地说道，拽着我的前腿。

“唔唔唔唔！”我咆哮着召唤魔法，绿色的闪光之中，护盾迸射而出。警官们完全没有防备，惊叫着被撞翻在地。还没等他们爬起来，我就飞奔出了家门，冲进了小马镇的寒夜。我的耳朵在狂怒之中抽搐，但是耳中充满的尽是自己震耳欲聋的心跳。

“所以我就直说了吧，”第二天的图书馆里，云宝黛茜盘旋在苹果杰克和暮光闪闪头顶，眯起了眼睛。“你在这个镇上都住了一年多了，可是没有任何小马认识你，因为你身上有一种神秘的诅咒，让任何生灵都无法记起关于你的一切？你不是想找我们解决这个疯狂的问题，而是让我们调查一个打自己孩子的混蛋爸爸？”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得笔直，坚定地点了点头。“对。”

云宝黛茜转过身来看着她的两个朋友。“现在我可以说了吗？”

苹果杰克咕哝着：“当然了，小甜心。”

云宝黛茜一转身，冲我吐着舌头：“鬼扯淡！”

我叹了口气，翻了个白眼。现在我既缺乏睡眠，又缺乏力量，更缺乏理智。光是站在这些小马面前就需要全宇宙的勇气和努力，更别提保持一副理智的样子了。

“这算什么疯狂低俗又蹩脚到家的吸引注意的尝试？”云宝黛茜在我周围飞来飞去，指责地瞪着我，她那缺乏信赖的啰嗦对我的紧张神经没有半点缓解作用。“你这无厘头的程度让萍琪派都像是个大学教授了！哦，所以你听说过谐律精华！还听说过暮光闪闪，塞拉斯蒂娅公主的天才徒弟，还有她跟她最好的朋友们是怎么打败了梦魇之月的！现在怎么样？你想跑来沾光是吗？我是说，嘿，这故事还挺有意思的！最起码你还没让我们跑去世界背面解决那什么‘野区’或者其他一听就知道是瞎编出来的东西！就算如此，这个规板什么的废话可真是够毛骨悚然的！你管这些闲事有多久了？啊？还说什么他虐待儿童？呸！这小镇要美好多了，丫头！我可是小马镇在天空的监视之眼！要是真有这档子破事儿，难道我还能不知道？”

我转过身来，冷冷地看着她，“你还会知道，之所以你直到现在还没加

入‘神奇闪电’,把一切都抛之脑后,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你在小马镇的新朋友们早已不知不觉地填补了你生活中的空虚,打消了你一直以来最大的恐惧:永远的孤独寂寞。”

云宝黛茜那红宝石一样的瞳孔瞬间缩成了针尖大小,她在空中踉跄了一下,摔落下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你……你你……你刚刚……说什么……”她开始呜咽,像个孩子一样浑身发起抖来。

苹果杰克开始皱眉头了,“你给咱等等,小姐-”

我转向了她。“而你……你的父亲,就是你之所以会对身边的小马如此热情相助的根源。你一直都在不由自主地盯着我的这件连帽衫,不是吗?因为在内心深处,苹果杰克,你觉得它很眼熟,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它就是你曾经在自己的农场里穿过的那件帽衫。你喜欢它,因为它的颜色让你想起了你父亲在冬天时候的毛皮。当时他紧紧抱着你,唱着流传了六七代的歌谣。”

“呃……”苹果杰克的脸色变得苍白,她摘下了帽子捂在胸前。“老天爷啊……”

“还有你……”我转过身,朝着暮光微笑,她明显哆嗦了一下。“一只心底隐藏着最大恐惧的小马:你害怕被遗忘。当你来到小马镇的时候,友谊的火花永远照亮了你在这里的位置。因此,你终于明白了喜极而泣的意义。在那之前,每一次你哭泣的时候,都是在坎特拉皇城书房那孤独的空间里。可是你从来不敢和塞拉斯蒂娅公主分享你的忧愁和悲伤。‘毕竟,’有一次你曾经这么告诉我:‘白胡子星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魔法师,他孤独地死去,除了一堆卷轴之外什么都没有。’你曾经相信——孤独地活着就是成就伟业的必要方法。但是,你已经在小马镇找到了你的朋友,所以你心中倒有些宁愿被艾奎斯陲亚的历史书所遗忘了。因为你宁可活在当下,而不是对未来而沮丧。”

暮光盯着我,她的嘴唇颤抖着。“我……你……怎、怎么……”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解释‘怎么会’了。”我说的,身体前倾,温柔地笑着。“重要的是为什么,而这就是答案:我想帮助小马,就像你一样。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了,但如果我们只是干坐着,那对剪剪一家完全没有好处。”我退后了一步,环视着她们三个。“如果不打破自己以往所相

信的圈子,成为亲密的朋友,那你们现在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孤独小马。但就因为这样,你们成了艾奎斯陞亚最强壮,最可靠的存在。所以,我请求你们,就只是现在,能再信任我一次吗?”

云宝黛茜在发抖,暮光闪闪在抽泣。苹果杰克把牛仔帽放回自己金色的鬃毛上,静静地注视着另外两个朋友,而她们也注视着她。

“我啥也没看见,啥也没听见。”傍晚时分,云宝黛茜嘀咕着。

“嘘!”苹果杰克急忙示意她安静。我们四个蹲在剪剪家外面的过道上,盯着房子里面,里面有光,还有晃动的影子。“记住心弦小姐说的话,稍微耐心点儿,给点儿时间!很明显这个叫规板的家伙行动没个谱。”

“我还是觉得很奇怪,”云宝黛茜拉长着脸。“更别提还真的很不酷!我是说……我们这不是等于完全在偷窥别的小马吗?还是他们的公寓里啊!”

“要是你怕了,那就回家吧,”我闷闷不乐地咕嘟着。

“天琴,”暮光低声对我说。“这话可不太好啊,我们毕竟是为了你而付出了巨大的信任呢。”

“我知道……”我长叹一声,用蹄子揉着自己疲惫的脸。“我……对不起,姑娘们。只是……你们不会相信我为这个家庭所付出了些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车厘子小姐和警察都帮不上忙?”

“恐怕不行,苹果杰克。诅咒作祟,记得吗?”

“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接受了,”暮光闪闪评价道,“搜索飞板璐,晨露和轰隆在酒店爆破之下幸存,贪食精灵横行……你是说,你每一次都在那里?”

“对,”我回答道,然后哆嗦了一下,“不过……最后那部分要解释起来得花老久了。就算如此,我对细节还是很了解的……”

“我……我……我救了飞板璐……”云宝黛茜咽着唾沫,呆呆地看着她的两个朋友,翅膀都耷拉下来了。“是我,对吧?”她都快要哭起来了。

“呸,姑娘。”苹果杰克一边嘀咕,一边用帽子给自己扇风。“接着你就该说,给风哨子和焦糖仔当红娘牵线搭桥的就是你了!”

“哈……哈哈……”我笑得别提多好了。然后我捂着肚子弯着腰,笑

得更厉害了。“哈哈哈哈哈！”

云宝黛茜皱着眉头，“有什么那么好笑的啊？”

“唔唔唔……”我用蹄子使劲捂着嘴，“我真的，真的需要好好睡一觉……”

“暮光，亲，”苹果杰克看着我的童年挚友，“你确定这个魔法能帮咱几个完全融入阴影里吗？”

“我就第一百万次回答你，没错，苹果杰克。”暮光闪闪疲惫地叹了口气，“除非塞拉斯蒂娅公主亲自现身用她的角照亮整个镇子，否则我们比雷暴云还要黑暗。谁也看不见我们坐在这儿。”

“很好。”苹果杰克哆嗦了一下。“咱觉得黑灯瞎火地坐在这里这感觉可真不咋地。”

“你说对了，伙计。”云宝黛茜补充道。

暮光闪闪紧张地扭着身体，朝我瞥了过来。“心弦小姐？”

“嗯……”我用充血的眼睛疲惫地凝视着房子。“什么，暮光？”

“假设你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

“的确如此。”

“对，当然了。”她清了清嗓子。“对于任何小马而言，这种诅咒听起来都是一种恐怖的折磨。有没有可能……当你被一只不死的天角兽所追逐，又在追逐一首被遗忘的魔法交响乐的时候……你只是……嗯……过度想象了剪剪家庭的一些细节？”

“我知道我听到了什么……”

苹果杰克插进话来。“听到了？”

我叹了口气，“听到了，也看到了。看到了，也听到……唔唔唔……我说，这个叫规板的家伙就是个糟糕透顶的坏消息！不管我的处境有多糟糕，我也不能坐视这种悲剧发生而置之不理！这……这实在是太过分了！这个世界……”我的脸颤抖着，记忆从我的脑海中掠过。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坎特拉校园中被泪水所遮蔽的模糊景象。它看起来……和下着暴雨的坎特拉皇城大街的一处阴暗的楼梯间是那么相似。我呻吟着用蹄子揉着额头。

三只雌驹紧张地互相对视。我已经能感觉到，我至今为止努力赢得的

那点儿微弱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

“暮光……”我低声说道,把头仰了起来。“你……你还记得月亮舞吧?我是说……你还记得她经历过什么吗?”

暮光闪闪尖锐地喘了口气,那双紫罗兰的眼睛开始颤抖了。“你……你知道月亮舞?”

我眨了眨眼睛,心重重地跳了几下。哦,塞拉斯蒂娅啊,我忘了,我老是、老是把这个小小细节给忘了。

“嗯……是的。”我紧张地朝她笑着。“你……跟我说过她,你懂的,在我们过去的会面中……”

“而我已经忘记了……”暮光点点头,勉强接受了这一点。她叹了口气,低声问道:“关于月亮舞的事,我究竟告诉了你多少?”

我咽了口唾沫。“够多的了。”轻轻伸出蹄子,我搭上了她的肩。“你还记得你的父母,幽光和流星,在月亮舞和她母亲莎婷无助的时候,给了她们多少帮助吗?”

暮光慢慢地点着头。“我怎么会忘呢?当时我真的还很年幼,但后来我就和月亮舞走得很近了。”她温柔地笑了笑,瞥着苹果杰克和云宝黛茜。“早在我来小马镇之前,她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一阵剧痛穿透了她的心。“可……现在一切都变了……”

“你还爱着她吗?”

暮光向我投来一瞥。她眨着眼睛,泪光粼粼。“当然了,我……在某种意义上,我永远都会……”

我温柔地笑了笑。“你能想象……如果她从来都不认识你的话,那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吗?或者她妈妈从来都不认识你的父母?我是说……”我边说边比划,“如果幽光和流星忽略了这些小小细节,这些微小但是意义重大的细节,透露出情况并不是特别的……”我停了一下,望着另外两只雌驹。“咳咳。在其他小马看来,月亮舞家里原本不是很开心吗?”

暮光咬着她的下嘴唇。“我……光是想想就不寒而栗……”

“暮光,”我说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仅仅是陌客,也不仅仅是泛泛之交,甚至不仅仅是简单的邻居。我们之所以存在于这个星球上是有原因的。我是说……我们都是同一首歌创造出来的,都是造物主的创世之歌

咏唱出来的。当我们留意到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时,这便是我们的责任——不,这就是我们的天性。哪怕是最可怕的诅咒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注定要成为彼此生活的救赎,用我们正义而谐律的呼吸驱散邪恶,吹走混乱的灰烬。所以,你看,帮助剪剪,帮助他的妈妈,帮助他的妹妹,和帮助月亮舞是一样的!因为……因为这都是同一个恢弘乐章的一部分!就像一首美丽的旋律,永无止境……”

暮光注视着我,慢慢地,她向我露出了非常温柔的微笑。

“可真够能说的。”云宝黛茜嘀咕着。

“云宝!”苹果杰克压低声音。

“天!只要听听那个石灰绿的二百五就知道了!”云宝黛茜低声嘟囔着,一个劲儿地比划。“你有没有听过谁说了这么几句话,就满是些白痴词儿的?”

“咱们在这儿又不是为了什么诗歌比赛!”

“啊!我真讨厌这么一直等着!要是能把那些欺负小孩子的恶霸屁股直接踢爆就回家去多好啊!女神在上……”

“嘘!”暮光叫道,抬起了蹄子,斜着眼睛盯着那座房子。“你们听到了吗?”

“什么?什么?”我突然神经质地大叫起来。

“给她耳朵留点儿空,甜心。”苹果杰克轻轻把蹄子搭在我肩上。

现在甚至连云宝黛茜都屏住了呼吸,从她盘旋的位置伸长了耳朵,她的眼睛转来转去。忽然,传来一声尖叫,接着是沉重的砰的一声。她翅膀的羽毛都立起来了。“我靠!”

“听起来像是一场摔跤比赛。”苹果杰克补充说,表情变得刚硬起来。

“要是真的就好了,”我冷冰冰地低声说道,怒视着她们三个。“还怀疑我吗?”

暮光闪闪咽着唾沫,她的身体随着几步之外公寓里的尖叫继续回响,不停地抽搐着。“那……那真的是……剪剪的父亲吗?”

“我敢发誓!”云宝黛茜声音沙哑地叫道,“更像是一头发怒的龙!”

“要是说咱最受不了什么……”苹果杰克愤怒不已,“那就是自大狂的爹妈把自己孩子像干草垛似的踢来踢去!”她扶了扶帽子,稍微遮住了

自己的怒视,然后转向我们,“咱们咋办?叫警察来?”

“你刚刚没听心弦小姐怎么说的吗?”暮光闪闪反问道,“上一次就没成功!”

“要是我们只是把我之前做过的事重复一遍,那肯定没好结果。”我努力保持着冷静,眼看着窗户一次又一次地咔咔作响。“我需要的是你们三个同时见证-”这时候,我忽然觉得一股寒流涌上身来,眼看着自己的嘴里冒出了白雾,我的眼睛在抽搐,“哦不……”

“怎么了?”

“哦,不,不,不,不!”我扑到暮光的面前,几乎是猛拉她的鬃毛。“我是谁?!”

“天、天琴心弦!”她叫道。

“这是咋回事-”苹果杰克开口问道。

我转向她。“说我的名字!”

“呃……天琴!”

我朝云宝黛茜瞪了过去。“还有你!”

“二百五!”

“云宝-”

“呃,好好好,我是说天琴!”她疯狂地摇着头,“真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赞美塞拉斯蒂娅!”我呻吟着,然后皱起了眉头。“没有多少时间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为什么?”

“别问!”我又用力拽了拽暮光,“你得赶快把我们传送进去!”

“什……什么?!”她从我身边退开,好像我得了瘟疫。“你疯了吗?!”

“赶快!我不能冒险让诅咒把一切都毁了!”

“大家都冷静点儿!咱们还是慢慢走到前面,文明一点来-”

房子里又传来一声尖叫。

“没错,去他喵的文明一点吧。”云宝黛茜说道,“暮暮?”

“好吧,可这感觉像个馊主意……”她开始集中注意力,头顶的角发出了炽热的光芒。

“照做就是了！”我咆哮着，充血的眼睛在颤抖。“在一切都为时已晚-”

随着一道明亮的浅紫色闪光，周围的夜色一瞬间消失了，我们已经到了规板家的厨房里。玻璃瓶子、瓷盘、金属餐具摆放在我们周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酒味儿，我看到地上有一大滩昨天还没有的污渍。

“之前！”我低声喃喃道，一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就呆住了。暮光闪闪、苹果杰克、云宝黛茜也像雕像一样僵住了。

规板正把剪剪飘到了空中，但不是全身。在挣扎的男孩子脖子周围有一圈明亮的光芒，他艰难地哽咽着，眼泪直流。深秋的半个身体都从沙发上摔了下来，虚弱的前蹄绝望地伸展着，正要做出挣扎的动作。远处的角落里，风格蜷缩成一团躲在里面，眼睛睁得滚圆，充满了颤抖的恐惧。

“……你永远都别告诉你爸我该怎么做，小子！”规板正在咆哮，“我知道什么对你妈最好！最不需要的就是你那傲慢无礼的态度！每天为了给她花钱治疗拼命干活儿的是我！你又有什么……用处……了？”规板的眼睛抽搐了一下，看清了四个不请自来的闯入者。他醉醺醺地打着嗝，摇晃着，只是继续咆哮。“以露娜之名这是什么鬼-”

苹果杰克已经像一道橙色闪电似的冲他扑了过去。“把你那肮脏魔法从他身上拿开！你这混蛋！”她直接朝他猛撞了过去，低下头一脑袋撞在了他胸口。

“哎哟！”雄驹向后倒了下去，撞碎了一张茶几。

“规板！”深秋尖叫起来。

风歌开始嚎啕大哭了。

剪剪从空中掉了下来，结果被飞过去的云宝黛茜接个正着。“没事儿了，小家伙，我接住你了！”

“这他喵的到底是怎么-”规板刚要吼，一对沉重的蹄子就压在了他胸前，害得他把气全吐了出去。“呃噗！”

“没有谁……咱是说……没有谁会这么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苹果杰克咆哮如雷。

“你要对我丈夫干什么？！”深秋尖叫道。

“女士！”云宝黛茜抱着咳嗽不已的剪剪朝她怒吼着，“她没把他那恶

心的满嘴牙齿都踢个一干二净就算他走运了！”

“大家都冷静点！”暮光叫道。她浑身抖得像筛糠，我还从没见过她这么害怕过。

“你们敢闯进我的家？！”规板在苹果杰克的压制之下挣扎，“你们敢胡乱插足我的生活？！我该叫警察把你们这些蠢丫头通通抓起来！”

“哦！那可真是太有意思了！”苹果杰克几乎是朝他脸上吐唾沫。“那咱倒要看看你怎么脱罪，你这个恶棍！”

“放开我丈夫！”

风歌的嚎啕声更大了。

“啊！有谁能去帮帮那个小丫头冷、冷静一点……”云宝黛茜开始在空中摇晃。

“云、云宝？”暮光结结巴巴地问，“你怎么了？”

“只……只是有点……头晕……”云宝黛茜咕哝着，几乎把剪剪从怀里摔了下来。

我朝她望去……或者说，我试着朝她望去。一股冰冷的雾气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大口喘着气，咬紧了牙关，尽可能轻柔地把剪剪从她蹄子里接了过来。“哦，不，已经开始了！”

“啥？”苹果杰克抬起了头，“已经开始什么-哇啊！”

“吼——！”规板把苹果杰克从他身上踢了下去。“我向地狱发誓，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苹果杰克跌跌撞撞地直往后退，撞进了一个瓷器柜子里。玻璃撞得粉碎。房间里的影子在摇摇欲坠的吊灯下阴险地晃动着。

“苹果杰克！”暮光大叫道。

我冲过去把风歌抱了起来，放到了我的背上，然后转过身大喊。“暮光！带我们离开这里！”

“可……可是……”当暮光开始召唤力场的时候，规板从壁炉里抽出一根拨火棍，怒气冲天地冲向晕眩的苹果杰克。“一切都乱套了-”

“你觉得这两个孩子一辈子都住在哪里？！”我大叫道。

“嘿！”云宝黛茜看到规板正举着棍子冲向苹果杰克，立刻冲了下来。“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一眨眼工夫，她就把那只雄驹踢翻在地上，公寓墙

上的挂画被撞得哗哗直响。

“可恶，暮光！”我着急地叫道，“我们得赶紧把孩子们救出去！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刚说到这里，一股凌厉的寒冷就席卷了整个房子。“哦，塞拉斯蒂娅啊，拜托不要——”

“嗯——！”暮光已经在给她的角充能了。就在规板大叫着什么，挥舞着蹄子朝云宝黛茜逼去的时候，我们俩联系在一起的魔力脉流终于断裂了。我紧紧地抓住剪剪和风歌颤抖的身体，眨眼之间，我们已经摇摇晃晃地撞到了镇上另一栋房子的墙壁。“哎哟！”

“啊！”暮光在月光下的草坪上打着滚停了下来。她咳嗽着，喘着气，“我……我尽可能传送远了……”她颤抖着，试着站起来。“可是苹果杰克和云宝黛茜——”

“她们比我们俩都强壮，”我结巴着，紧紧拥抱着两个孩子，屏住了呼吸。“重要的是，这些孩子们，现在安全了。”

“孩子们……？”暮光问道，疲惫地摇着头。“我……我不明白。苹果杰克，云宝黛茜……”

“暮光，我们都知道她们已经——”我顿住了，眨着眼睛看着她，留意到她正在揉自己的脑袋，就好像刚刚犯了偏头疼。“等等……”

就在这时，一道强光照在我们四个身上。畏缩了一下，我眯起眼睛一看，原来是两扇通往市政厅的大门里透出来的光。

“我的天啊！”一看到两只独角兽和一对受惊吓的孩子，小马镇的镇长就惊恐地跑了出来。几只年长的小马跟着她走出门外，眯起眼睛观察着这尴尬的情景。“这儿到底出什么事啦？听起来简直像是炸弹爆炸了！”

“我们很抱歉，镇长，”我说。“暮光刚把我们传送到了这里。你看，伯顿街上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而且——”

“镇、镇长！”暮光闪闪站了起来，睁大了眼睛。“您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

“我们深夜开会，讨论噩梦夜庆典的筹备工作呢。呃……我可以问一下你们这是在大街正中间干什么呢？看起来像是天上掉下来似的？”

“我……呃……我不知道……”她朝我望了过来，然后看到了我怀中那只浑身淤青，颤抖不已的小独角兽，顿时皱起了眉头。“剪剪？！哦天呐！”

他……他这是怎么啦?!”

“暮光,你……”我如鲠在喉,朝她伸出了一只蹄子,“拜托,仔细想想啊,我知道你肯定还记得一点儿……”

“咦?”暮光快步跑了过来,她和镇长跪下来检查剪剪和风歌的情况。“记得什么?我不明白!这些孩子是怎么了?”

“嘿!暮光!”云宝黛茜的大喊声。

我倒吸一口凉气,飞快地转过身,抬头望去。

天马正朝我们飞来,气喘吁吁地叫道,“你在这儿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怎么了?什么事?”

“是规板家!”她叫道。

暮光目瞪口呆,镇长和其他镇议会的会员们关切地交头接耳。风歌和剪剪重新坐了起来,吓得浑身直发抖。我内心深处开始微笑了……

“你不会相信的!”云宝黛茜的声音变得嘶哑了。“有谁闯进了他的家!而且还绑架了他的孩子们!”

我的微笑立刻停住了。“哦天……”

镇长惊恐地喘着气,结巴着:“规板和深秋的孩子们?!被绑架?!”

“呃……”暮光闪闪扬起了眉毛,指着两个孩子。“你是说……他们俩?”

云宝黛茜瞟了一眼,又低头瞪着。红色的眼睛抽搐不已。“这什么情况啊?!”当她落地的时候,两个影子从月光下的街道上跑了过来。

“暮暮!你在这儿啊!云宝告诉你了没?”苹果杰克也上气不接下气了。她把金色的鬃毛直接甩到脑后,大叫道。“出怪事儿了!咱跟云宝黛茜不知咋地就在规板家里醒了过来,简直像是中了魔似的!接着咱们就发现他孩子们不见了!”

“这肯定是什么黑魔法!”规板叫道,“我还以为你们打败了梦魇之月呢!看在老天爷份上,我一家子搬到小马镇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无聊的麻烦事!我们得赶紧去报警,否则-”雄驹呆住了,目光僵硬地盯着大家中间的那两只小独角兽。“等一下,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我都希望我能解释清楚!”暮光闪闪说道,环视着周围所有的

小马,在寒冷的星光下颤抖着,“苹果杰克?云宝黛茜?你们说……你们俩刚才是在规板的房子里醒过来的?”

“估摸着咱俩是在图书馆给你帮完了忙正回家呢,暮暮。”苹果杰克嘟囔着,“咱就实在不明白了,咱俩怎么跑他家里去了呢……”她挠着下巴冥思苦想,“呃……咱这四条腿好像还受了什么猛烈撞击似的。不管是啥玩意儿把咱跟云宝给撂倒了,肯定还在外面!”

“也许孩子们能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镇长提议道。

“风歌,剪剪?”规板低头瞪着他们,“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风歌只是呜咽着。剪剪迷迷糊糊地眨着眼睛,用蹄子揉着脖子。

“嗯?”规板的眼睛眯了起来。

“我……”剪剪浑身发抖,嘴唇哆嗦着。“我……我不知道……”

“唔唔唔唔!”我在草坪上重重地跺了一蹄子,把所有小马都吓了一跳。“剪剪!告诉他们!把真话告诉他们!你不用害怕他!”

规板尴尬地瞪了我一眼。“这个疯婆娘是谁?!”

“呃……”暮光欲言又止。

我又喊了起来。“剪剪!别让他吓到你了!你身边都是小马,他们能帮助你,能帮助你妹妹,还有你妈妈!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你爸爸是怎么揍你的!告诉他们他是怎么虐待你们一家的!”

“什么……?!”规板连退了几步,面容扭曲了。

“啥?!”云宝黛茜一脸古怪地看着暮光,“暮暮?你认识这只古怪的独角兽吗?”

“呃……这位小姐?”暮光轻轻地向我走来。“我……我不知道你是谁,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冷静一点-”

“唔唔唔唔!”我粗鲁地甩开了她,都快上不来气了。我跪在剪剪面前,连声哀求他。“剪剪,求你了,每只小马都应该得到幸福。尤其是你!尤其是现在!说啊!告诉他们真相啊!”

“我……”他低着头从我面前退开,眼睛里满是泪。“我、我好害怕。我想回家……”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我听到自己在哽咽。“剪剪,剪剪求你了……”

“你、你吓到我了,小姐……”他呜咽着,紧紧抱着他的妹妹,避开了一

脸疯狂表情的我。“求你了,我只想回家……”

我几乎当场瘫倒了。镇长身后那些年长的小马们正在互相议论。我感觉到苹果杰克和云宝黛茜的影子正在朝我逼来。

“冷静点儿,伙计。看样子你在这附近好像挺面生的,不过咱估摸着,刚刚发生的那个绑架案,你没准儿能透点儿风……”

“除非……”云宝黛茜怀疑地盯着我,眼睛眯了起来。“……你就是绑架犯。”

我转过身来,直视着规板。也许只是月光,也许只是我的想象,但我发誓,在他脸上,我看到了露着白牙的笑容。“唔唔唔唔唔哦哦哦哦哦!!!”一切都化作了炽热的明亮绿光。当闪光散去之后,有一半的小马都被魔力冲击撞倒在了地上,包括云宝黛茜和苹果杰克。

我没费心去扶她们起来,因为我刚一释放出魔力,就撒开蹄子以最快的速度狂奔向了小镇北部。每一次呼吸间,诅咒的寒冷都向我猛袭而来。我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帽衫都被汗水湿透了,

月光在头顶的树枝间闪烁,像是万花筒一样。十月的寒风让我的神经都为之冻结。一等我离开了镇中心的听觉范围,我就刹住蹄子停了下来,靠在了公园的长凳上。这个地方非常熟悉,就在这里,一只安宁的独角兽曾经为一个孤独的男孩子演奏过一首最温柔的曲子。

这里没有安宁,没有幸福,没有属于剪剪的地方,更没有属于这个贱民的地方。

低沉的咆哮声震动着我的胸口,在喉咙中沸腾,然后从我口中喷发。翡翠绿的光芒再次充满了整个世界。随着雷鸣般的巨响,就像是她的暴怒在遗忘领域中回荡,我毫无顾忌地释放了魔法,力度强大到仿佛唤夜者也在轰鸣。长凳炸成了碎片,飞散在山顶的草坪上。

比起我这肆无忌惮的破坏行为,更加痛苦的是,明天早上凡是看到这些碎片的小马都会用一些可恶的借口或者其他什么瞎编的理由来解释它。我摇着头,强忍着泪,朝我的小屋飞奔而去。

“夜之悲歌”在狂啸,唤夜者琴弦的鸣响异常刺耳,仿佛我咬牙切齿的声音。我高昂起头,怒视着旋转的风暴。雷霆在我周围闪烁,但是遗忘领

域的雷鸣根本无法压过我的咆哮。

“从那儿下来！”我大声怒吼，“从你高高在上的王座上下来！和我一同演奏‘孤寂的二重奏’！”

层层相叠的天球悬在空中，若隐若现，但没有丝毫下降的意思。一道道闪电照亮了她投下的阴影中那些正在爬过平台的呻吟小马。水柱盘旋着从周围奔流而过，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不是在求你！我是在告诉你！”我嘶吼着，冲着刺骨的寒风冷笑。“你要下来帮我完成夜曲的演奏，现在就下来！然后我就会从你生活中消失，再也不来纠缠不休，永远离开你称之为家的这个宇宙破坑！我知道你不想我再出现，所以让这一切都赶快结束吧！马上把你那不死屁股挪到这儿来，我们一块儿把音乐彻底了结掉！”

一圈闪电在球体周围沸腾，聚合成一束爆裂的能量，直射向我。我紧紧抱着唤夜者，召唤护盾挡在我周围，屏蔽了她的愤怒。震荡的冲击波吹干了生锈平台上的所有水汽，把那些呻吟的苦难之魂撞得满地打滚。

“不！”我抗争着弥漫的喧嚣，抱着唤夜者闪亮的琴身仰天长啸，“我不会唱你的歌！你要唱我的歌，该死的！”

又是一束能量朝我袭来，我承受住了猛烈的冲击，用我自己的力量还击了它，我的蹄子深深地踩进了铁锈和尘埃中。雷声渐渐平息，我抬起了头，咬牙切齿，任凭泪水在我面孔上奔流。

“我恨你……”

球体慢慢地，轻轻地飞走了。

“我恨你！”我的尖叫声回荡在苍穹之间的混乱中。“去你妈的！去你妈的交响乐！去你妈的你那破锣嗓子！去你妈的你那破烂翅膀！还有你那冷酷的心，你那可悲的中立主义，你那假仁假义的嘴脸！难怪你唯一能管的就只有这帮可悲的流浪汉！你不过是个没心没肺的死鬼！有哪个正常的家伙会爱上你？！当然不是那个太虚玄母！她就该把你扔进这个遭殃的厕所里面！这对你太合适了！什么样的女神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和神威，却根本不去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连只蹄子都不动弹的？！你的生活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什么悲惨的？让你非得缩在这鬼地方，像个缩在自己房间里发脾气不出门的熊孩子？！”

球体飞走了,消失在风暴中,隐约出现在听力范围之外。

尽管如此,我依然在吼叫:“你真是自私!你听到没有?!你这个自私自利的胆小鬼!可能你就不该去重写历史,为什么你就不能考虑去改善一下未来?!你姐妹们正在这么做,为什么你就不能?!”我紧紧抓着唤夜者,这通吼累得我几乎都快瘫倒在平台上了。但我依然在大吼大叫。“我只想变回真实的自己!为了去改变世界!为了去帮助我身边的小马!可你就是不肯罢休,对不对?!你知道吗,我才不在乎你觉得自己有多厉害呢!我拥有唤夜者,你这个恶心巴拉的恶魔!我有一辈子的时间能冲你这么嚷嚷!要是你只想让我变成一个孤魂野鬼,那我这个孤魂野鬼就一直纠缠你,纠缠到世界末日!你听到没有?!在你称之为家的这个可悲的坟墓里,你别想得到任何安宁!我不会让你安宁,我不会让你安宁的!你这首难听的没用破歌!我不会让你安宁的!”

一切只剩下了疯狂,还有寒冷。我踉跄着,一屁股坐在深渊的边缘,颤抖着,保守着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温暖之源。

然后,当我沮丧地甩起了我的蹄子,咒骂着,抱怨着,在唤夜者上弹起了“半月影的回响曲”时,这仅剩的温暖之源也化作了凄厉的尖叫声释放而出,久久不能消散。

我站在我的小木屋前,蹄子踩在通往小镇北部的土路中间。现在我距离自己的院子只有几步之遥,但我再也没法向它靠近一步了。我一动都不动,哪怕是遗忘领域中刺骨的寒冷也无法让我颤抖。

窗户后面有灯光,我之前放了一盏灯笼在那里亮着。我知道在里面的某处,彗星不是在睡觉,就是在检查他那半空的餐盘,也许在咕噜咕噜地琢磨着我什么时候会再出现。

我见不到他,现在不行,一时半会儿还不行。

深吸了一口气,我转过身来,瞥着地平线上闪烁的晨光。片刻间,我犹豫着,思考着最近经历的一切,但依然没有考虑因为它们而损失的睡眠时间。

我的蹄子开始移动了。我转过身来,默默地面向着通往小马镇的道路

“嗯？”仙果抬起了安全帽，擦了把眉头上的汗，把一大堆板子放到了午后的阳光下。“规板？啊，那家伙一直跟我一块儿干活，是个不错的好建筑工。在我们这一行啊，愿意把蹄子弄脏的独角兽可是少得很呢。另外，哈哈，那家伙的角还真是有用的很，谁让我们这儿的机器时不时就出些小毛病什么的呢。他屁股上那个漂亮的手提钻可不是白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不在乎他干起活儿来怎么样。”我含糊地说道，站在建筑工地的边缘。锤子和钻头在我周围响个不停。我皱了皱眉头，努力让自己站稳。“我只是在想他今天下班之后会去哪儿。”

“嘿，你没事吧，妹子？”仙果眯起了绿色的眼睛。“你那眼睛……怎么这么红？没睡好吗？”

“不然呢？”我咕哝着。“如果你想听我说实话……”我干巴巴地咽了口唾沫，用困倦的蹄子梳理着自己的鬃毛。“我……是那只雄驹的邻居，他房子里每天半夜三更都在瞎嚷嚷，害得我觉都睡不好。”

“瞎嚷嚷？规板家？”仙果有点愕然，“你是说他家里情况不太妙？”

“这让你吃惊吗？”

“呃……好吧……哈。”仙果耸耸肩，有点尴尬地笑了笑，“他老是抱怨他老婆啰嗦什么的，不过那只是家常话嘛，你懂的。我们这一行儿啊，本来就比其他小马的活儿要辛苦不少，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不自觉地抱怨自家的那口子。不过我可从没想过太多。唉，就连我男朋友都时不时听到我们俩说话，他还笑呢，呵呵……”

“听着，你能不能……”我摇摇头，叹了口气，低声说道，“你能不能告诉我……嗯……他回家之前经常去的地方吗？因为我碰巧知道他每天很晚才会回公寓。”

“这个……”仙果有点局促不安。“其实也只有一个地方，太阳一落山，大多数干重活儿的小马都会往那儿跑……”

当天晚上，我踏入了铜冠酒吧的中庭。以前我从来没进过这地方，闻着里面的气味儿，我也知道为什么了。空气中弥漫着朦胧的烟雾，在昏暗

的灯光下,小马们咳嗽着,低声嘟囔着莫名其妙的话,然后沉浸在大杯的啤酒里。一台电唱机正在播放一首三十年前的民歌,喇叭缺乏修理,发出来的音乐嘈杂而刺耳,听起来像是砂纸在摩擦。不过看来谁也不在乎,他们的表情看起来都那么虚伪浮夸,尤其是徘徊在吧台长长尽头的那些。

其中有两个身影,声音比酒吧里其他顾客更响亮。其中之一是一只粉红色独角兽雌驹,脑袋上还顶着特别打理过的更粉红的鬃毛。另一个……就是害得我失眠的目标了。

“对!”规板睡眼惺忪地傻笑着,喝了一大口啤酒,挠着尽是胡茬的下巴。“我可是建造艾奎斯陞亚王国大厦的顶级建筑师之一。我在鹰架上如履平地,用纯粹的魔法来铆接横梁和支柱。当然啦,那些陆马全都得听我的调遣。你懂的,那些可怜的傻瓜,没有魔法,他们就跟泥巴一样没用。”

“嘻嘻嘻……你说的太对啦!”独角兽轻声赞同着,妩媚地眨着眼睛,“他们肯定非常依赖你的专业知识。”

“一点儿都没错!”

“马哈顿如何拔地而起,建筑直插云霄?”她眯起了眼睛,脸颊泛红。“肯定非常神奇!”

“嗯……”规板又是一大口,嘴角挂着啤酒沫子,朝她醉醺醺地笑着,“相信我好了,我对神奇还真的略知一二呢,而且,都跟我挺拔的角有关。”

“嘻嘻嘻嘻……”她甩了甩鬃毛,靠在了柜台上。“嗯……真的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迈开冰冷的步伐,我大步向前走去。

“这地方臭死了。”规板咕哝着。

“什么,酒吧?还是这个乡下小镇?”

“都一样。想去个真正甜蜜的好地方吗?”规板问道,“去个更能让你感受神奇的地方?”

我跳了起来,坐在了那只雄驹旁边的酒吧凳子上。“我可不会选沙发,深秋一直都睡在上面,当然了。”

规板的脸色变得更苍白了。

雌驹伸长了脖子,扬起眉头看着我。“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我当然不是在说十月的天气了。”我连看都不看她,低声回答道。盯着酒吧里面,我疲惫地眨着眼睛。“我说的是某只雌驹的名字,碰巧了,就是

这只雄驹的老婆。”

独角兽使劲眯起了眼睛。她疑惑地看着我,然后又盯着规板。“我都不知……这到底算什么?”

“切……哦拜托……”规板尴尬地轻声笑着,“随便跑来一个蠢婆娘,她说什么你不会就信什么吧?”

“不会的啦。”她低声回答,然后皱起了眉头。“我猜我在这儿呆得也够久了,久到对你而言我也成了个‘蠢婆娘’。”

“呃……呃……”

“十分抱歉,”雌驹嘟囔着,从酒吧凳子上爬了下来。“不过你说的没错,这地方真是臭死了。在它变得更臭之前,我还是趁早离开吧。”她甩了甩鬃毛,不紧不慢地离开了酒吧。

规板深吸了一口气。他用蹄子狠狠地抹过了吧台,转过身来用足以切割玻璃的怒视瞪着我。“你肯定玩得很开心吧?嗯?给我个理由,让我不把你的角拧下来戳你眼睛里去,小姐-”

“我知道你对你的孩子们都干了什么,规板。”我低声说。

他茫然地瞪着我,有什么东西湿透了他的后腿。他跳了起来,意识到他不留神打翻了杯子,让酒流了他满腿都是。他把酒杯拍在了柜台上,胡乱把酒水抹下去,然后一脸疑惑地斜看着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说什么,你刚刚也听见了对吧?”我转过身,冷漠地盯着他。“我知道你是怎么对待剪剪和风歌的。”

他一言不发。我在他的眼睛里看不到一丝良心的火星在闪烁。

这并没有阻止我继续低吟:“我知道你会掐住剪剪的脖子,直到他几乎窒息而死。我知道你把你所有的烦恼、仇恨和恐惧通通发泄在这无辜又可恨的孩子头上。我知道你侮辱风歌的才华和智慧,阻碍她的成长。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你道貌岸然的嘴脸下面隐藏着什么样的丑陋,什么样的残忍,什么样的罪恶,全都隐藏在你给一只可怜的独角兽当个好丈夫的毛皮下面。你早就不爱那个病患了,就好像你从一开始就没爱过她一样。”

规板瞪着我,那饱经风霜的面容凝固了。背景之中,电唱机的唱片放到了头。当酒保过去把唱片反过来,快步走回吧台里的时候,喇叭里传来

了短暂的刮擦声。

“再来一杯吗,规板?”

规板默默地点点头,举起他的杯子。酒保续满了他的杯子,然后走向我。我轻轻地挥挥蹄子示意他离开,于是他回去继续工作了。

规板一声不吭地喝了一大口啤酒,吞了下去,然后又盯着我。“你这说的是什么瞎话?”

我疲倦地盯着他。在这一刻到来之前,我已经焦躁不安地徘徊了二十四个小时,现在我仍然能够闻到自己疲惫的身体上带着遗忘领域的铁锈的气味。哦,要是塞拉斯蒂娅也能闻得见该多好。

“这是你能做的最接近善行的事,”我低声告诉他,“马上停止你的所作所为。不要再自我毁灭了。我不知道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悲伤,也不知道你想掩盖什么样的痛苦,但是你身为一个丈夫,注定是一家之主,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如果你放任自己堕落,放任自己崩溃——无论是你的才能,你的力量,还有你的道德也好——那么你的家只会和你一同崩溃。你原本可以保护好的三个生命,却被你给扔进了垃圾堆。深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你,这就是你搬到这个城镇的原因,不是吗?剪剪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激励他的父亲,不是一个只会殴打和恐吓他的可怜虫。你的沮丧和愤怒,已经流传到了剪剪的身上,正在被他发泄给学校里的同龄孩子们。再这么任其发展下去,他会变成一个怪物的。而风歌呢?那孩子年轻,天真,充满了潜力。她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艺术家,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可爱标记。而你正在毁掉她享受自己童年中最可爱、最关键时刻的机会。”

我终于在凳子上转过身来,面对着他,身子向前倾,眼睛里闪着诚挚的光芒。

“这又为了什么呢?为了又花了一天时间把自己的焦虑藏在杯子底下?为了又一个吵闹的夜晚?我知道你讨厌这个镇子,规板。我不知道你的憎恨从何而来,但为什么你不能后退一步,仔细看看呢?你会发现这个镇子并不恨你。这是个充满了爱,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彼此关怀的小马的地方,为什么你就……”

一股灼热的呼吸涌上了我的鼻子。我咬紧了牙关,努力克制着,继续保持低声。

“非得过得这么辛苦,这么麻烦,这么……拒绝如此简单的改变?这到底算什么了?为什么拒绝承认自己错了?为了你的家,为了你自己,现在重新开始还为时不晚!”

规板看着我,一时间,他的鼻翼展开了。他又喝了一口,吁了口气,对着泛着霉味儿的空气低声嘟囔。“你知道吗,我曾经也相信过爱情。”他捏着自己的酒杯,用眼睛盯着杯子边,把它转来转去。那双眼睛毫无神采,就像两颗大理石弹珠。“我曾经也相信改变,我曾经也相信希望,未来,还有所有那些愚蠢的废话。哼,我曾经就和你一样充满了活力,活得丰富多彩。就是因为我太相信这些破玩意儿,所以才把自己赔进去了。深秋和我举办了婚礼,我们两家都在那里,欢笑,派对,蛋糕,气球……我们去度了蜜月,玩得那叫一个开心,过得那叫一个幸福啊。真的……真的很幸福啊……然后,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

我好奇地眨着眼睛看着他。“是什么?你发现了什么?”

他又喝了一口,叹了口气,然后随着一声咆哮,他凶狠地把杯子砸到我脸上。

那杯子砸到了我角上,分量重到足以把死者砸醒过来。我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身上到处都是玻璃碎片和啤酒泡沫。我的耳朵因为撞到了地板而嗡嗡直响。咬着牙,我透过额头流下的鲜血,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规板的蹄子落在我身边。我的视线一路上扬,蹄子,腿,肩膀,脖子,直到我看到了他那张正冲着我唾沫星子四溅地咒骂的脸,吼声简直像巨龙。

“所有的雌驹都是一无是处的吸血鬼!”规板的声音轰鸣着,盖过了周围顾客的惊叫。“严重的灵脉失联症是遗传病!那个阴险的婊子在跟我约会之前就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然后,一年……我们结婚才一年时间,她就发作了!就是你所谓的爱,害得我成了她这辈子的钱包!我恨我的孩子吗?你他妈说的太对了!我讨厌那个臭小子!我讨厌那个笨丫头!我讨厌她身上掉下来的所有天杀的玩意儿!枷锁再可爱也是枷锁,就算每次我试着教他们该怎么好好听话的时候他们哭得再厉害也一样!你想谈谈改变?你想谈谈未来?只要他们还像是他们那没用的母亲那样敢不尊重我,那就没什么好改变的!没什么好解决的!”

“够了,规板!”吧台后面的酒保吼道,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他都已经

花了半分钟的时间试图盖过那只雄驹的咆哮声了。他怒视着这个醉鬼，蹄子里紧紧握着一根金属球棒。“我不管你老婆有多糟糕，不许在我这里殴打顾客！在我的酒吧里可不行！”

我默默地凝视着规板，那疼痛从我额头直刺全身，让我微微地颤抖着。

他怒气冲冲地站着，左右活动着脖子，发出了骨节的爆响。在所有小马紧张的注视中，他从附近的凳子上抓过一个鞍包，平静地在背上背好。最后，他指着，低声威胁着。“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花招，小姐。如果你是马哈顿社会服务中心来的，那你趁早滚蛋。但是，如果我发现是她派你来的……如果她觉得用这种懦弱的方法可以报复我的话……”他一边走出门外一边斜眼瞪着我。“我向露娜发誓，改天他们会在垃圾桶里找到你们俩的脑袋，都裹在你身上那件像是帽衫的破布里面。”他从两个顾客身边闯过，一蹄子踹开了门，门外的星光短暂地分开了室内的轻烟，门在震惊的小马们面前砰的一声关上了。

我坐了起来，抬起蹄子，平静地感受着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流淌的温暖血液。我看着我的前蹄，上面沾满了血。

“那个臭流氓就该被好好修理一顿。”酒保在后面抱怨着，叹了口气，“我还以为所有那些混蛋都留在马哈顿了呢。”他关切地低头看着我。“嗯，你看起来伤的不轻啊，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的目光回到门上，十月的寒夜在门外徘徊。

“呃……女士？”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非常非常深。

“女士，你还好吗？”

规板沿着路朝小马镇中心走着。月光在泥土路和草坪上投下了瘦长的影子。他左摇右晃，喃喃自语。他的眼睛眨着，每眨一次都越来越疲惫。

他走过市场区，走过一连串关门的店铺。所有的商店这时候都停业了，所有的灯光也都熄灭了。一阵寒风吹过了街道，卷着沙沙作响的尘土和树叶穿过空旷的街区。

“呃……唔唔……一帮该死的陆马乡巴佬……我向地狱发誓……”

如此雄辩之后，他把蹄子伸进了自己的鞍包，掏出一个小铁壶。用魔

法拧掉了壶盖,他咧开了嘴,把酒壶举到嘴边,使劲灌了一大口。

“嗯……唔……哈哈……‘仙果’。嗯……不知道她的味道是不是跟名字一样好吃,哈哈……”

他转着酒壶,又把它聚到了嘴边。这次他什么都没喝到。

“嗯?”他眨了眨眼,然后意识到蹄子里的酒壶不见了。低头一看,他看到酒壶掉到了泥地上,里面的液体流得到处都是。“哦,他喵的……”

规板弯下腰,想把酒壶捡起来。

它忽然从他面前滑开了。

他眨着眼睛,皱着眉头。“什么鬼?!”他嘟囔着,满嘴的酒味儿,像是喷着冰冷的寒气。他眼看着那瓶子滑出了街道,滚进了附近一条阴暗的小巷里,不由得哆嗦了一下。他醉醺醺地皱着脸,抬头望着夜空,一阵凉风从他身边掠过。尽管如此,规板还是耷拉着脸,直接跟着那个不守规矩的酒壶进了巷子里面。

小巷的黑暗笼罩了他,他跌跌撞撞,撞到了垃圾桶上,在他的咒骂声中,一只老鼠飞快地从他蹒跚的蹄下溜走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过一堆木料,他眯起了眼睛盯着建筑之间的阴影。最后,他看到了一抹朦胧的月光。

“呃……你在这儿啊。呸……该死的,全都脏了……”他走到了酒壶前,弯腰想把它捡起来。

就在这时,一根木头方子毫不留情地砸在了他的后蹄子上。

“啊!”他尖叫着,立刻向前倒了下去,摔了个狗吃屎。他的脸结结实实地扎在了水泥地上,当他试着翻身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在抽搐。

还是那根木方子,在绿色的魔法光芒中飘在半空中。它呼啸着旋转,随着一声脆响,击中了他右前腿的膝盖。

“哦啊啊啊啊女神啊!”尖叫声被遮挡在两层楼高的砖墙之间。他翻身倒在地上,紧紧地抓着自己的右前腿嚎叫着。“唉……啊……哇啊……”

木头方子在刚刚的撞击中断成了两节,边缘像刀刃一样尖锐。尽管如此,我依然用魔法在地上拖着它。我漫步走出了藏身的阴影,高高站在他面前,低头俯视着他。我的眼睛在抽搐,黑暗中有火花在闪耀,我的火花。

他的尖叫声简直像是在生孩子,我只希望这一刻要是能再神圣一点儿就更好了。他眯着眼睛瞅着我,眼睛里闪烁着恐惧。“你他喵的是谁?!”

那咆哮声依然那么难听,我忽然想象着如果生锈的枷锁束缚住他的那张臭嘴该有多美好,于是我对准了他那张嘴,卯足了劲抡起木方子砸了过去。随着一声模糊的雷鸣,他翻身倒下了,月光下尽是他喷出来的脏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铜的气味儿,闻起来就像是遗忘领域的铁锈。我站在他头顶,俯视着他,欣赏着他微弱的喘息声和呜咽声在我们周围的砖墙剧场中间回响。

“我是谁?”我的声音很单调。“那无关紧要。反正你也不会记住的。就算你记着也没关系,你还是那个残害三只无辜小马的恶棍,许久以来一直用你的无知、愤怒和痛苦囚禁他们的混球。”

“呃……是……是要钱吗?!”规板冲着我喷着唾沫,我看到他的脸都皱成疙瘩了。哪怕是身处痛苦和创伤中,他也只靠着愤怒生活。“拿走我的鞍包就是了,你这个疯子!”

“这根本不是钱的事!”我咆哮如雷,用那根断裂的木方子锋利的边缘压住了他膝盖受伤的位置。他又是哆嗦又是挣扎,任凭我朝他吼叫。“这是为了平静!这是为了幸福!只要你那没用的破角还有能力把你的孩子欺负到生不如死的地步,这些东西就永远不会出现在你的家庭里!”

“是……是为了那些该死的孩子?”规板像只老鼠一样吱吱直叫,在恐惧和怀疑中,他都翻白眼了。“小姐,你想要他们就尽管带走他们好了!只要你、你开口,我什么都可以做!只、只是别再打我呃呃呃呃——”

“不……”我的力度更大了,“不,你根本不会改变的。”我的声音低沉,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在某处,唤夜者可能一直在震动,但我依然无法从我鸣响的耳中分辨出来。“所以是我,我才是不得不得改变点儿做法了,在我还有能力这么做的时候……”

“什么……”他的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你……你要干什么?!”

“你没听见我说话吗?!”我狂怒不已,我的角已经烧得仿佛炽热的翡翠灯塔。折断的木方子在我的魔法下高高地举了起来,照得棺材一般死寂的小巷里仿佛闹鬼一般幽冥。“谁也不会知道这其中的差别!你也一样!我是这个镇上的幽灵,我所做的一切,历史只会去做些拙劣的适应!谁也不会知道我曾经在这里活过!可你呢?!你没了,又有谁会想念你?!”

“求你了。求求你,小姐-”

“又有谁会想念你?!”我的尖叫声无比刺耳。

他举起粗壮的前蹄挡住了自己的脸,浑身抖得像是筛糠。

我把木方子举得越来越高,我的狂怒在熊熊燃烧。

照着他的角砸下去。干掉他,让他再也没法折磨他的孩子们。

他在惨绿的阴影下颤抖,我闻到了垃圾的臭味,汗水的咸味,还有尿骚味。

打烂他的角,就是这么简单……

我牙关紧咬,空气中充满了寒雾,随着血管的每一次脉动,我看到他身后的狂风暴雨正滚滚而落。成千上万的孤魂永远为了她的歌而哀号。何等忧郁,何等正义,何等渴望……

马上干掉他。干掉他。干掉……

壁橱里装满了毛绒动物玩具。月亮舞坐在它们中间,紧紧抱着自己抽泣。我把他抱得更近,但是剪剪依然一言不发。她浑身伤痕累累,迷惑而孤独。大雨从楼梯间倾泻而下,仿佛葬礼的面纱。我恳求他,我哀求他向暮光闪闪和其他小马说出真相,但是他拒绝了。她离我而去,整个学校的庭院空空荡荡,雾气蒙蒙。我永远无法理解痛苦,永远无法理解苦难。规板也同样无法理解,哪怕是现在,他正张大了血流不止的嘴巴,瞪着我,等待着我的最后一击降临。很快,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了。

除了我。

我的怒气融化成了沉重的喘息。头顶的角也黯淡了。当我倒在地上的时候,小巷里回荡着木方子摔落在地的脆响。我用蹄子捂住了嘴,但依然无法阻止我的哭泣。它仿佛手术刀一般从我身体中穿插而出,剖开了我的心扉,邀请泪水来洗清那一刻的恐惧,结果它失败了。

我呼吸急促,蜷缩着靠在小巷的墙上,对面是一只颤抖的雄驹。他的身上满是淤青和伤痕,仿佛我的名字烙印在他身上。我盯着它们看的每一秒钟,它们都在一层薄雾之下越来越模糊。我浑身发抖,哭得一塌糊涂。在什么地方,有个声音呜咽着:

“你……你……”我尖叫着,喘息着,结巴着,“你……还能感觉到你的腿吗?”

他没有回答我。他只顾着浑身发抖。小巷之间的狭小空间忽然变得

无比寒冷,他张开了嘴,一股白气混着血液喷薄而出。

我咽着唾沫,朝他伸出了一只蹄子。“先生……?你、你还好吗?”

“唔唔唔唔!”他粗暴地甩开了我,咆哮着,眼白在月光下疯狂地闪烁着。“啊啊啊!离、离我远点儿!”

我从他身边冲了过去,把如鲠在喉的感觉硬是咽了下去。“我……我不会……”我的表情崩溃了。“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啊……呜呜……天呐!哦女神啊!我、我这是在哪儿?!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拜托,我保证,我不会伤害你的……”我试着微笑,结果只是哭得更厉害了。“我……我这就去找小马来帮你,拜托……”

“呃呃呃……我、我要的就是这个……还不快他喵的去啊!”

“我……我会想办法让你好起来的,只是……”我摇着头,用碧绿的魔法把他轻轻地包围住。“相信我,规板先生,嘘……你会没事的……”

“你……你怎么知道我的……”他疑惑地问,但是当我努力把从地上慢慢抬起来的时候,他疼得龇牙咧嘴。

我慢慢地飘着他,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小巷,穿过小镇走在死气沉沉的星空下。这可花了好久。一路上,他至少忘了我四次,每一次他都越来越惊慌。直到最后痛苦和迷惑终于压垮了他,受伤的雄驹失去了知觉。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喘息声,我对这声音的厌恶感超出了我之前听过的一切。

第二天下午,我坐在小马镇中心医院外面的长凳上。我蓬头垢面,身上的连帽衫一股汗臭和泪水的味道。我听到小马们的蹄声从我身边走过,当他们靠近我的时候,总是会稍稍停一下。他们肯定是稍微花了点儿时间特别盯着我看,这都是我猜测的,因为我的脸一直都埋在前蹄里,根本没抬起来过。

彻夜无眠,而现在,我依然清醒。在这漫长而痛苦的一整天时间里,我的心都在内疚之中煎熬着跳动。这一次,诅咒带来的寒冷还不足以扑灭我心中那个灼热的疙瘩。

最终,当我的理智到了崩溃边缘的时候,医院正门终于响起了门板滑

开 的声音。我站了起来,擦掉了脸上的泪痕。我转身去看,嘴唇颤抖着。

规板正一瘸一拐地走出来,他的右前腿拄着一根拐杖,后腿缠着厚厚的绷带,但总算还是承受住了他的体重。他的半张脸都被绷带盖住了,让我喜忧参半的是,那表情更像是恼火而不是痛苦。他喃喃自语地抱怨着,垂头丧气地仰望着晴朗的天空,笨拙地迈开蹄子,拄着拐杖向前蹒跚地走去。

他还算完好,在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这么开心过,又这么想要躲起来。但是,我鼓起勇气跳下了长凳,因为僵硬的四蹄而哆嗦了一下,然后朝他快步走去。

“呃……规板先生?”

“唔唔唔……”老半天,他才转过身来瞪着我,“嗯?你想干嘛?”

“呃……你……”我摆弄着连帽衫的袖子。“你还好吗?我是说……医生有没有说你受了什么真正的痛苦-”

“啊!”他干呕起来,斜着身子躲开了我。“离我远点儿,臭要饭的!哦,女神啊,我真恨这个镇子!”

“求你了,我必须知道-”

“首先,不,我一点儿也不好!”他吼道,“那些遭殃的医生想把我口袋里的每一块钱都捞走。第二,你这样的臭要饭的在乎这个干什么?!”

“我……”

“滚远点儿,小姐!”他抱怨着,“我向露娜发誓,我到处都能碰上遭殃的蠢婆娘!啊——!”他一边咆哮一边蹒跚着走开,气势汹汹地仿佛要掀起暴风雨。然后又补了一句:“我才在铜冠酒吧喝了三杯而已!反正那破地方也是个垃圾堆……”

我坐在地上,紧紧盯着他的背影,拥抱着自己。整个下午慢慢逝去,我终于站起了身,转身慢慢向北方跑去。

通往我小屋的门无力地打开了。彗星立刻跑了过来,亲切地喵喵叫着,磨蹭着我的前腿。

我呆滞地凝视着他。看见了他的空盘子。没说什么,我飘过他的猫粮袋子,把里面的东西倒进了餐盘里。这个任务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的

魔法失效了。袋子摔到了地上,还有我也是。我瘫坐在床边,抬头望着虚空中。

彗星甩了甩尾巴。他看看我,又看了看乱七八糟的餐盘。他的胡子弹了弹,我忽然感觉到他温暖的小爪子爬上了我汗津津的身体,他在嗅我的鼻子。

我眨了眨眼睛,低头看着他。慢慢地,我虚弱地抬起了一只蹄子。

他磨蹭着它,紧紧地凑在我身边偎依着我,惬意地咕噜着。

我咽着唾沫,轻轻地抬起了前蹄,把他抱了起来。我感觉到他的温暖传到了我身上,不由得开始抽泣了。紧紧闭上了双眼,我蠕动着嘴唇,努力忍住了泪。

“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雪石膏?”我呜咽着,“为什么我就得被这么糟糕、这么可怕地囚禁在这里?为什么我就不能做该做的事呢?我都已经、已经当了一年的孤魂野鬼了,而且……我、我就是没法接受这一切。我……我……我本来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可以让一切都不一样。谁也不知道这需要什么,谁也不、不会知道我、我为了让、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更加谐律,而做过什么……”

彗星蜷缩在我身边,蠕动着他毛茸茸的小身体,适应着我身体的颤抖。他抬起橘黄色的小脸,喵喵地叫着。

又是一声呜咽逃出了我的唇边。我颤抖着,“可是,我会知道的。”我紧紧地抱着他,磨蹭着他,泪水终于流了下来。“我会知道的。”呜咽声这次柔和了一些。我把脸埋进了他咕噜的小身体里,声音变得沉闷了。“老天保佑我,雪石膏。可我、我很高兴你不在了。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不会亲眼看见……”我抬起头来,紧张地凝望着唤夜者的藏匿之处。“你不会亲眼看见我变成了她……”

在我的泪慢慢干涸的时候,彗星一直紧紧地抱在我身边。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我总算是喂完了他。然后,夜幕降临,我关上了灯,蜷缩在寒冷的小床里,最后,总算是断断续续地睡着了。

在清晨的清新空气中,我弹奏着七弦琴。在十月的清风中测试着每一个音符,绝望地试图重温我昨晚可能做过的任何孤独的梦。结果我根本没

机会回忆起什么,因为很快,车厘子的声音就在我耳畔欢快地响了起来。

“哦,我很高兴蓝音教授能派你过来,但我更高兴的是你的流感终于好了,今天总算是来了!”她笑得比初升的朝阳还要灿烂。我们面前的学校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嬉闹玩耍,享受着课前的闲暇时光。“你都不会相信,你的来访对我的学生们来说有多幸运。自从我宣布我们将有一位来自坎特拉皇城的特邀嘉宾,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听听艾奎斯陲亚音乐的历史呢!”

“我挺好奇的,”我疲惫地喃喃自语。“在我来之前,你这个礼拜都在教些什么呢?”

“哦,就是一般的基础数学,几何,还有……”车厘子顿住了,那双绿宝石般的眼睛眨着。“嗯……”她揉着下巴,眯起了眼睛。“还是我上周教的那些几何课?这个……不知为什么,怎么记不太清了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嗯……”当我开始在七弦琴上弹起另一首曲子的时候,我向她露出了沧桑的笑容。“我相信你还是让他们都很开心,对孩子们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了。”

“嗯,开心是一件好事。不过,学习嘛……嘻嘻嘻……也不能忘记哦。现在我们终于能开始了!”

“我们……可以忘记很多事情。”我清了清嗓子,耸耸肩膀。“我想,我要说的是,对于这些孩子们而言,你,比知识更加重要。你……给他们带来了幸福、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学习的兴趣和激情,车厘子小姐。这份感觉永远不会从头脑中消失,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里了。”

她笑了起来,桑葚色的脸颊变得更红了,“我喜欢你的想法。嗯……或者,嘻嘻嘻,我应该说‘感觉’吗?”她眯起了眼睛,表达着对我的关切。“不过,我能问一下吗?你的身体……真的健康了吧?”

“是的,车厘子小姐。我好得很。”

“因为,要是你身体还不太舒服的话,我相信蓝音教授也会很愿意重新安排时间,等到即将来临的坎特拉皇城实地考察旅行之后-”

“相信我,”我稍稍提高了一点音量。然后我清清嗓子,尽我所能向她露出了最平静的微笑。“我……这辈子还从没这么清醒过。”

她眨了眨眼睛,羞涩地微笑着。“嗯,那好吧。我猜我们都能尽自己的

-” 她的头转向一边,眼睛顿时一亮。“大麦克,你来啦!”

“嗯~对。”

“哦!你还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带来了更多木柴!”她从我身边的野餐桌旁跳了起来。“来,我来帮你拿!”她转过身来朝着我眨了眨眼睛。“我先离开一下,呃……”

“天琴,天琴心弦。”

“哦!好的,心弦小姐!我不会离开太久的。”

“嗯……只是……呃……别走太远了啊。”我告诉她。

“嘻嘻嘻!怎么会!咳咳……”她快步走向那只正站在校舍旁边的大木箱前的红色雄驹,“小心一点啊,我知道你是个大块头,但不管是谁都可能被压垮的!”他只是微微一笑,然后让学校老师帮了他一把。

我远远地看着。现在我依然在弹奏七弦琴,但几乎没去留意我正在弹什么。在几天以来的第一场睡眠之后,这个早上感觉就像裹着一层梦幻的迷雾。然而,就像其他幻梦一样,一个熟悉而刺耳的声音把我唤醒了。

“我还得跟你说多少次才行,蜗蜗?”剪剪一瘸一拐地走近了野餐桌。“我现在什么游戏都不想玩!”

“哦……来嘛——”蜗蜗在他身后蹦着,噘着嘴。“可你一直都不出来玩!”

“我只是累了。”剪剪嘟囔着,“要是我想在突击测验中得高分,那我就得去学习!”

蜗蜗的脸因为困惑而皱了起来。“呃……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在乎考试了?”

“你管我!”剪剪朝着他的瘦高个朋友吼道,“没准儿是因为我不想一直无所事事!没准儿是因为我不想变得一无是处!”

蜗蜗好奇地把头歪到了一边,“你怎么会一无是处,剪剪,”他喃喃着,“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剪剪闭上了眼睛,露出了左眼睛上轻微的瘀伤。他叹了口气,嘟囔着。“蜗蜗,我们回头再一块儿玩,好吧?现在,你先去别处……去追蝴蝶什么的,或者在我不在的时候随便你做什么都行,别惹麻烦。”

“蝴蝶?”蜗蜗直挺挺地站起来,不停地眨眼。他突然倒抽了一口冷气

,整个身子都跳到了空中。“我得去救那些花!”他撒开蹄子就冲过了忙碌的操场。

“嗯……”剪剪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差点儿一头撞到我身上。“哦,音乐!”他抬头看着我,或者更准确地说,看着我的七弦琴眯起了眼睛。“嗨,呃……您一定就是车厘子一直跟全班讲的那位音乐家了。”

我平静地看着他。什么都没说……一开始没有。

“可、可是……那个……我还以为您病得来不了了了呢?”

深吸一口气,我向他沧桑地笑了笑,“我好多了。”

“哦。”他点点头,然后凝视着蹄下的草地。“我想这很好。”

“我不能错过教室里挤满了孩子的机会,”我说着,随意地弹奏着另一首曲子,“分享音乐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了,我觉得……每只小马都应该得到幸福。”

“哈哈,如果您这么说的话。”剪剪嘟囔着,用蹄子刨着地面。“那您可真是选了个蠢地方啊。”

“哦?”

“是啊,学校太……实在是太无聊了。”他喃喃着,“这要是换成舞台或者小马镇才艺表演的话……或者……”

“你讨厌上学吗?”我问道。

“嗯……”他皱起了眉头。“不,我想不会的。我是说……对,当然了,这的确很无聊。但是,我可以见到其他很多的孩子。我可以和同学们开玩笑。”他窃笑起来,“我可以和蜗蜗一块儿玩,就算他有一半时间都在犯蠢也好。”

“这感觉很放松,不是吗?”我说道,“就像是一首曲调不断变化,但始终都很温柔的好歌?”

他咬着嘴唇。我听到了抽泣声,他扭开了脸,避开了我的视线,低声嘟囔着,“对,放松,真的很好……”

我看着自己的七弦琴,又看着他,“你最近一次有机会听音乐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我……”他还是不看我。小小的肩膀颤抖着,“我妈妈以前经常给我唱歌,可是……她再也不给我唱摇篮曲了……”

“不唱了吗？”

“不……”他叹了口气，“那样不好。”

“真的不好吗？”

他沉默了。

“你至少还记得它们,对吧？”我问道,“回忆起它们,你会感到放松吗？”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睛已经是泪汪汪的了。

“听我说,孩子……”我俯下身,轻轻地微笑着,“音乐永远不会消亡,无论我们身在何方,只要我们能够幸福,那么它就不会消亡。毕竟,这是我们每只小马都该得到的。”

慢慢地,他和我一同笑了起来,尾巴轻轻地摆着。“您今天真的要和大家分享一些音乐吗？”

“嗯哼……”我点了点头。“我……也只能为你做这些了,孩子。”

“嘿……”他慢慢地点着头,望着正在帮大麦克搬运木柴的车厘子。“我想我会喜欢的。”

“嘿,小子!给我过来!”

剪剪的身体猛一哆嗦,我看到他咬紧了牙关。他颤抖着,转过身来,匆匆地扔下一句话:“我得走了!”

我望着他一路跑出了校园,爬上了芳草茵茵的山丘,沿着一条肮脏的土路,走向了一只让你一看就忘不了的雄驹。我的呼吸都顿住了,怀中的七弦琴也停了。

“你聋了吗,小子?!”规板拄着拐杖吼道,“我叫你赶紧给我滚到这边来!”

剪剪僵立在原地,有一刻,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我看到他因为无形的寒冷而打了个哆嗦。“呃……啊?爸爸?这怎么……”

“你还在等什么呢?!”

“我……我不知道,我只是……我在干什么啊?”

“我叫你过来的时候,你就赶紧过来,听到没有?!”

“嗯……”剪剪低下了脑袋,“是,爸爸。”

“别跟我是来是去的。”规板哼哼着,然后转了转缠着绷带的脖子,“

闭嘴跟我过来,我们要回家了。”

剪剪困惑地皱起了脸。“哎……?回、回家?”

“对,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回家。”

“可、可是……”他转过身来,回头望着操场和不远处的校舍。“今天是上学的日子啊!我、我真的得回家吗?”

规板猛地转过身来,两眼通红,目露凶光。“我不是告诉过你别当众让我丢脸吗?!”他的角亮了,剪剪的前蹄被魔法粗暴地拽了过去,硬扯到了成年的独角兽身边。“昨天晚上我在回家路上被鬼知道是什么东西给揍了一顿!我的钱全赔给医生了,现在我从工地的老板那里知道,在我的腿愈合之前都不能去干活儿!这就是说你得呆在家里,伺候你亲爱的老爸,帮着做家务!”

“可……可是……”

“你敢跟我顶嘴?!在我花了这么些年把你辛苦拉扯大之后?又是喂你,又是养你,又是给你惹的祸擦屁股?!你欠我多少你知道吗,臭小子!别去管学校的事了,你妈肯定有些书能让你在家里也学习。公主作证,她就整天没事干坐在那儿看她那些破书!”

“好吧……”剪剪无精打采地低声说道,脑袋都耷拉到地上了。

“噉……”规板一瘸一拐地朝镇中心走去,每一步,他的右前腿都缩着,“别扯我后腿,听到没有?!这都已经够丢脸的了!我不指望你能明白……”

我看到他们开始离开了。我转过身,朝反方向望去。车厘子和大麦克还在忙着搬木柴,完全没留意到。我本来可以说些什么,我本来可以冲过去告诉他们剪剪被规板给带走了,我本来可以做很多大胆而夸张的事情。

但是,我做了其他的选择。平静地吸了口气,我把七弦琴飘到了面前,趁着十月的清风,响亮而平稳地,开始弹奏了一首非常优美的曲子。

规板和剪剪沿着土路走得更远了。我开始看不清那男孩子的可爱标记了,他父亲低声地咒骂也变成一种遥远的絮语。

我耐心地继续演奏,坚持不懈地演奏了整首歌,任凭旋律随风飘荡。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呼吸被冻结在诅咒那可怕的寒气之中。

然后,仿佛黑夜中点亮了一支小小的蜡烛那样美丽,剪剪的身体也僵

住了。他停住了蹄子,小小的耳朵随着“半月影的回响曲”颤抖,每一次有节奏的高音都震动着他的身体。他站在原地不动了。

当然,规板也留意到了这一点。或许是没听到身后剪剪有气无力的拖沓蹄声,或许是发现身边缺了个回应他那些牢骚和咒骂的对象。他转过身,对着空荡荡的周围眨着眼睛,最后疑惑地皱着眉头转过了身。

“小子?! 没听见我说话吗?! 我说咱们要回家了! 赶紧的!”

剪剪一动也不动,十月的清风吹拂而过,带着雪石膏温柔的音符。孩子们在背景之中咯咯地笑着,我屏住了呼吸,等候着,期待着。

然后,就这样开始了。“不。”剪剪回答道。

规板转过了身,瞪着眼睛高高地屹立在小独角兽面前,恶狠狠地俯视着他。“你,说,什,么?!”

回答再一次重复。“不!”

我吁了口气。只是当规板扔开了拐杖,向矮小的男孩子凶神恶煞地逼近时,刚吁出去的气又倒吸了回来。他发出了可怕的咆哮声。“臭小子,你竟敢不听我的话……”

“唔唔唔……我不要再听你的任何话!”剪剪忽然对他怒吼起来。他的身体又开始颤抖了,但这一次,是纯粹愤怒的爆发。“你只会冲着我大吼大叫! 你只会揍我出气! 你只会骂妈妈! 骂我妹妹! 还说这都是我的错!”

“闭上你的臭嘴!”规板抬起了一只蹄子。”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对!”剪剪尖叫着,他泪如泉涌,但是依然大声怒吼。“我知道你有多讨厌我! 我知道你有多讨厌妈妈还有风歌! 我知道你总是无缘无故就发脾气打我! 我才不要为了这个回家! 再也不要了! 所有、所有的小马……都应该得到幸福!”他哭泣着,大叫着。孩子们纷纷扭过头来,在他爆发的呼喊声中,整个操场都静了。“所有的小马……都应该得到幸福! 我才不管你有多生气! 但我不会让你再阻止我得到幸福!”

“臭小子,要是你再不闭上你的臭嘴-”

“离我远点儿!”剪剪大叫道,紧紧闭着哭泣的眼睛,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尖叫:“你是一个坏爸爸! 你是一个坏爸爸! 你是一个坏爸爸! 你是

一个坏-”

“哼！”规板重重地一蹄子扇在剪剪的角上。他的角一亮，正在大喊大叫的男孩子就被他用魔法掐着脖子提了起来。“去你妈的，臭小子，那个婊子把你生出来的那一天我就该这么做了！”

操场上的男孩子们在惊叫，女孩子们都吓哭了。我听到飞板璐那无畏的呼喊声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什么。而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继续弹奏着“半月影的回响曲”。

这通疯狂的喧嚣终于引起了车厘子的注意，她快步跑了过来，“看在艾奎斯陲亚份上，到底是怎么啦？！”她惊叫一声，眼睛瞪得滚圆，“天哪！剪剪！规板先生，你这是在干-”

“滚一边儿去！”规板咆哮着，“我家自己的事！”他又把剪剪提了起来。

“他……他要窒息了！”车厘子尖叫着，她转过身来，朝着校舍尖叫着呼救。“大麦克！快来啊！他要把剪剪掐死了！”

“嗯——不！”大麦克咆哮着，咬紧了牙关。在雷鸣般的蹄声中，大块头的雄驹从校园中飞驰而过，四蹄踢起的尘土仿佛风暴来临。眨眼间，他已经直冲向了规板，用强壮的身躯把那只尖叫的独角兽撞得摔倒在地。

“啊——！”规板咬着牙，“你干什-放开我，你这个恶心的乡巴佬-！”大麦克的回答是一只呼啸而来的铁蹄，直直地揍在了规板的满口好牙上。“噉-咔——啊——！”

“耶！”小苹花又蹦又跳，挥舞着前蹄，“狠狠揍他！给那个大坏蛋点儿颜色看看，大哥！”飞板璐也和她一块儿欢呼雀跃。甜贝儿浑身发抖，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轰隆拥抱着她，微笑着轻轻安慰着她。

“唔哦——泥则肮脏的垃圾隆民！”规板口吐鲜血，胡言乱语，目光充满了凶恶的杀机。当大麦克干净利索地把他撂倒在地时，他只能挣扎着哼哼。“啊——这个镇纸真是照糕透顶！俄要把你们的心通通都挖出来！所以别-唔唔——！”大麦克直接一蹄子踩在了他后脑勺上，把他的脸踩进了泥巴里，让他只能去吃土了。

与此同时，车厘子冲到了剪剪颤抖的身体边。她跪下去把他抱了起来。“剪剪！剪剪！哦，你这可怜的小家伙啊！你还好吧？你还能呼吸吗？”

剪剪咳嗽着,勉强喘着气。他蜷缩在车厘子怀里,虚弱地点着头。“是、是的。”他轻声说道,“求求你,让他别靠近我……他太可怕了……他一直……都太可怕了……”

“哦,剪剪啊……”她凑过去温柔地磨蹭着他,就好像他是自己的孩子。“当然的!我向你保证,他再也别想碰你一根毫毛了!”她的眼睛湿润了,结结巴巴地说道,“要是我早点儿知道该多好,哦天哪,你这可怜的小家伙啊!”

“妈妈……风歌……”他颤抖着,在绝望的抽泣中紧紧抱着她,“她们……她们需要……”

“他也别想再碰她们了!你一点儿不用担心了!”她扭头看着目瞪口呆的孩子们。擦干了眼泪,努力叫出了其中一个。“蜗蜗!快过来……”

瘦高的男孩子哆嗦着走了过来,瞪大了眼睛望着他哭泣的朋友。“是、是的,车、车、车厘子小、小姐?”

“剪剪会没事的,但我需要你赶快到镇上去喊警察过来。你能帮我这个忙吗?帮你的朋友这个忙吗?”

“呃……没、没问题!”

“很好,别担心。这里有大麦克照着就够了。现在,去吧蜗蜗,快跑!”

蜗蜗撒开蹄子朝镇中心飞奔而去,远到了听不见规板沮丧的咆哮声。

车厘子把剪剪抱得更近了些,微笑着向他呢喃着。“嘘……没事了,亲爱的。你现在已经安全了,别害怕了……”

“不、不害怕……”剪剪打着嗝儿,用前蹄捂住了泪盈盈的眼睛。“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害怕了……”

“嘘……没关系的,剪剪,”她含着泪安慰着他。“哭出来也不要紧的,就发泄出来吧,一切都没关系的……”

“半月影的回响曲”终于停止了,只是因为我再也无法自控。我把七弦琴紧紧地抱在胸前,就像车厘子拥抱着剪剪那样。我抬起了头,仰望着晨光万道的天空,漠然的表情终于崩溃了,释放出沉重的抽泣声。我双眼紧闭,向着天空呜咽,虽然脸上泪流满面,但嘴角却在上扬,露出了微笑。两个小小的字一直在我的唇齿之间反复吟诵。直到我再也没有力气去想起我到底要感谢谁。

而我也不在乎。最后,警察终于来到了现场,帮助大麦克制服了那只发飙的独角兽。同班同学们都围在车厘子身边帮着安慰剪剪。而一个可能从来都不在那里的幽灵突然无影无踪了,只剩下音乐还飘荡在空中。

“关于规板,有些他的新消息。”几天之后,暮光闪闪在方糖小屋的桌边说道。

“你是说那个打自己孩子的独角兽混蛋什么的?”正在喝着苏打汽水的云宝黛茜停住了,皱起了眉头。“他们把他给吊上绞架了吗?”

“云宝黛茜,真的!”暮光闪闪黑着脸。“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日月内战时代?!”她不紧不慢地把报纸叠了起来,看着苹果杰克和云宝黛茜。“他被禁止保释。在上法庭之前,他都得一直蹲大牢了。这位劳工先生身上又被查出了一些不干净的记录。很明显,他在马哈顿就因为保险欺诈罪还在被通缉呢。艾奎斯陞亚调查局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到处找他,我猜他们可能从没想过来小马镇转转。”

“换句话说,在他因为把孩子当沙袋暴打而受到惩罚之前,还得经历一大堆罗里吧嗦的繁琐程序什么的。”云宝黛茜哼哼着,“这算哪门子正义啊?!”

“咱不觉得这有啥可抱怨的,云宝,”苹果杰克说。“重要的是,他被当场抓住了,他再也不能对那些和他住在一起的可怜的小马胡作非为了。”

“是啊,不过,感觉还是差劲透了!”云宝黛茜气哼哼地抄起了前腿。“他不就跟咱们是邻居吗?他把自己亲生骨肉当垃圾一样对待,我们竟然不知道!你们不觉得这简直差劲透了吗?!我是说,像这种破事怎么会出在咱们这个时代?难道……嘿,塞拉斯蒂娅公主作证,这种简直难以想象的消息没有吓到你们吗?”

暮光深吸了一口气,用蹄子微微摆弄着桌边。“如果塞拉斯蒂娅公主都不能杜绝一切恶行,咱们又凭什么认为咱们之中有谁能做得更好呢?”

“对,可是……”云宝黛茜沮丧地靠在椅子背上叹了口气。“一想到这样的恶行暴露在大家眼前,我就忍不住怀疑……是不是我们还不够努力了。我是说……我们到底是不是谐律精华啊?”

“哦,别这么闷闷不乐的,甜心,”苹果杰克温柔地笑着说。“天知道,你

是镇上最勇敢最体贴的小马了。什么时候,只要发觉了任何可能出麻烦的蛛丝马迹,你马上就变成英雄了!”她朝着暮光眨着眼睛,“估计坐在这儿的任何小马都一样,其他的也一样。”

“想创造太平盛世,从来没有绝对完美无缺的办法。”暮光闪闪说道,“让生活安宁而祥和的办法……就像交朋友一样。”她热情地笑了。“这是一条充满了坎坷和艰难的道路啊。”

“而且,自从规板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之后,整个小马镇的每一只小马都对此更加敏感而理智了。”苹果杰克转向了云宝黛茜。“要是你想开始监督咱们左邻右舍啊,云宝,那你机会来了。”

“呵呵。是啊,是,我猜没错呢。”她拍着翅膀飞到了天花板上。“嘿,我通常可不会提这种建议,但要是咱们把其他姑娘们也叫到图书馆开个特别会议什么的怎么样?我觉得吧……要是我们能组织一些社区活动来……那个……我也不知道,试着联系整个镇上的所有家庭,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你们怎么看?”

“我自己觉得,这主意简直太妙了!”暮光闪闪微笑着跳了起来。“云宝,我认为组织这场会议的荣誉应该属于你。”

“太对了!”苹果杰克补充道,她站起身把帽子扣在脑袋上。“去哪儿啊,伙计?”

“咱们先把瑞瑞从精品店逮过来!”云宝说着,指着门口,三只小马走了出去。“你们知道她会花多久为了最后一秒之前做好准备!”

“切!那个花哨的挑剔丫头!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她操心的还是自己的睫毛!”

“哦,那谢天谢地,我们一时半会儿还不用担心世界末日这回事。”暮光闪闪打趣道。

三个好朋友咯咯笑着离开了。几个孩子从她们身边蹿过,溜烟冲进了方糖小屋的中心。这是一群名副其实的学龄小马。车厘子从门外探进头来,朝他们喊道:

“好啦孩子们,可别把你们的午餐钱都花光了!只能买水果或者果汁!我们还得坐好久的火车呢,到时候可别急着找厕所哦!”

“好的车厘子小姐——”孩子们齐声回应。车厘子咯咯笑着站在门

口,和大麦克以及另一只雌驹聊着天。

“哦！超霸草莓汁！超霸草莓汁！”蜗蜗蹦蹦跳跳地和其他几个孩子依次走向柜台后面的蛋糕太太,收到他们的果汁盒子和苹果片。“我们得把我们的钱合起来买超霸草莓汁!”

“什么?!”剪剪瞪了他一眼,活像是他疯了。“可那就只有一盒了!我知道它挺大的,但我们怎么喝一盒果汁?”

“嗯……我们买两根吸管!”

“蜗蜗!”剪剪惊叹着,“你真是个天才!”

“呵呵呵。”

“可是……嗯……哦见鬼!”剪剪翻弄着他大屁股上的鞍包,“我们俩的钱加一块儿还是不太够啊!我看我们只好买小一点儿的果汁盒子了,这就表示没有超霸草莓汁了。”

“唉……”蜗蜗的耳朵耷拉了下来,鼻子都垂到地上了。

就在这时候,三枚金币落在了两个男孩子中间。“拿去吧,给你们自己犒劳两个超霸草莓汁吧。”

对于这份天降横财,两只小独角兽异口同声地倒抽了一口凉气,一块儿转过来看着我。“哇哦!小姐,你认真的吗?”

我抱着七弦琴坐在椅子上,轻轻一笑,“我一直都很认真的。”说着,然后笑了起来,“都认真过头了。”我指了指远处的柜台,“请自便吧。”

“帅耶——!”蜗蜗欢呼。

“给,蜗蜗!”剪剪把钱递给了他,“去给我们买超霸草莓汁,还有你能塞得进嘴里的所有吸管!”

“没问题,伙计!”高个子的男孩子叼起硬币,朝着笑嘻嘻的蛋糕太太飞奔而去。

“今天要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问。

剪剪转过身来看着我。“咦?呃……”他咧着嘴,兴奋地甩着尾巴。“车厘子小姐要带我们去坎特拉皇家花园玩!我们会看到一个巨大的树篱迷宫!还有一大堆雕像和旗帜什么的!”

“哇哦……”我点了点头。“听起来挺无聊的。”

“嘻嘻嘻……哈哈哈哈哈!”他忽然一阵傻笑,“嘻嘻嘻……嗯,对,好

吧……”他平静地叹了口气，瞥着点心店远处的墙壁。“我以前从来没出去玩过。”他如鲠在喉，“我……我爸爸会说这是浪费时间。”

“这听起来可不怎么好……也根本蛮不讲理。”

“对，我爸爸就是这么对我的。”剪剪一时间抱怨不已，但是他嘴角又快乐地扬了起来。“可我再也不用害怕他了！他现在去了别处，我家变得更好了！”

“我……很抱歉，”我轻声说道，“我不该提起这……”

“不，不，没关系的……我只是……”剪剪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看着我。“我只是从来没想过，一切都会变得……这么轻松，你知道吗，嘻嘻……我觉得都好像长出天马的翅膀了，就好像在飞一样！”

我点点头。“这么说你很开心了？”

“好久都没这么开心了，”剪剪说道。“我妈妈和妹妹也是。我们现在住在蜗蜗家里，和他们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另外还有很多好马来帮助我妈妈，他们说她会好起来的，他们会帮她治好她的病。还有，还有……”

“嘿……”

他眨着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笑了。“你感觉到幸福了吗？你可以让其他小马也感觉到它，这是你爸爸绝对不会做的。”

他张口欲言，却又沉默了。片刻后，他才低声说道：“我懂，”他咽着唾沫，“有一阵子，我还在担心……那个……”

“嘘……”我俯下身来，和他面对面，盯着他的眼睛微笑，“我们时间都充足得很，孩子。去成为我们想变成的样子吧，不要变成我们害怕的那种家伙。”

小鬼头盯着我。接下来，他的微笑非常温暖，就像是车厘子的可爱标

记。就在这时候，蜗蜗蹦蹦跳跳地回来了，还飘着两大罐草莓汁。

“超霸草莓汁来啦！”
他耀武扬威地宣布。

在点心店的出口，车



厘子大声招呼，“好啦——我的小马们！该走啦，火车要等不及咯！”

“我们得走了，剪剪！”

“好的！等一下下！”矮胖的小独角兽转过身来。“嘿，小姐，谢谢你的谈话，我想……”他眨了眨眼睛，面前空空如也。“……小姐？”

“你在跟谁说话呢，剪剪？”

他忽然身体一晃，牙齿发颤地把前蹄并到了一起。“哎呀呀……好凉呀！谁忘了关冰箱门了吗？”

“呃……剪剪！我们得走啦！车厘子小姐冲我们皱眉头呢！我讨厌车厘子小姐冲我们皱眉头！”

“呃……好吧！向坎特拉皇城前进！”

蜗蜗一溜烟跑出了方糖小屋，还有其他孩子们也一样。剪剪跟在后面，脑袋上顶着果汁，唱着一首非常愉快，非常轻松的曲子，快乐的旋律飘扬在愉快的空气中……

我听到有谁在敲宿舍的门，也不知怎么回事，我知道那除了她之外不可能是别的小马了。快步走过去，我开了门。可我却完全没想到门口的她是如此凄凉，如此寒冷，如此……孤独。

“月亮舞！”我惊叫出声，这可是真真正正的意外。我在胸口捂着一只蹄子，眼看着她站在联谊会走廊上左右为难。“我……”我紧张地咽了口唾沫，笑了起来。“你为什么不进来呢？”

“嗯……”她局促不安地站在原地扭着。“你……你的室友们……”

“这里就我们俩，其他姑娘们都去暗影区边缘开派对去了。”

“哼……”她终于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身后拖着软塌塌的鞍包。“你就该跟她们一块儿去。”

“我宁愿呆在这里，真的，”我低声说，慢慢地关上她身后的门。“另外，那些……嗯……那些城市另一边的夜骐，他们好可怕……”

“骗子，”她嘟囔着，在阴暗的房间里踱着步。“你就跟暮光闪闪一个样，什么害怕的事儿都有个学术理论当缓冲。”她一脸厌恶地看着周围的一堆垃圾。“露娜的屁股在上，你的室友都是一帮笨蛋！”

“月亮舞……”

“难道说自我们上次的聊天之后,某位薄荷绿独角兽失去了她那贵妇一般的优雅仪态了?”

“月亮舞,我知道你为什么回到坎特拉皇城,”我说着,朝她快步走去。抬起一只蹄子想去搭上她的肩膀,但是先仔细想了想,才真的搭了上去。我咬着嘴唇,先犹豫了一下,才继续往下讲。“当我听说……嗯……我……我就去探望了你妈妈。”

她咽了口唾沫,低下了头。“我知道。”

我惊讶地眨了眨眼。“你……你跟她谈过了?”

“嗯哼……”她慢慢地点着头。“就在刚才。”

片刻间,房间里唯有一片死寂。我拖着蹄子慢慢腾腾穿过灰色的影子,直到最后站在她面前。她紫红色的鬃毛是那么直,那双紫罗兰色的眼睛是那么疲倦。这是我的好朋友,但却又不是。我尽量保持着声音的平稳。

“月亮舞,我……你知道的,当我想说些什么的时候,我总是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你……你对我的看法一直都是对的,一直都没错过。我从来没有去亲身体验你经历的那些可怕的事,怎么可能会跟你感同身处呢,而且-”

“这又有什么了?”她喃喃自语,“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天琴。”她抬起头来,木然地盯着我。“他死了,挂了,翘辫子了,噶儿屁了,驾鹤西游了……哎呀,天琴,你可真是个大诗仙……”

“音乐家。”

“随便啦。怎么说都好。”她深吸了一口气,走过去盯着窗外,但却连窗帘都懒得拉开。“他没了,他没了……而且……呵呵……没了……而且……”

“而且什么,月亮舞?”

“我和妈妈谈过了,我甚至去找了暮光闪闪的一家子。可是……可是他们谁也帮不了我。谁也没法像你那样……”她用蹄子揉着前腿,呜咽着说出了后面的话。“像、像你一直以来那样……”

“我……”我结结巴巴,真的很迷惑,甚至都有些目瞪口呆了。“月亮舞,真的吗?”我苦笑一声,“我……我是怎么帮你的?我只是-”

“你一直陪着我,天琴。你一直都陪在我身边,每一次我需要你的时候

,甚至是不需要你的时候……甚至是我装作不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那里陪着我。而我……却把你毫无道理地当垃圾一样对待……”

“嗯……月亮舞……”我摇摇头,盯着地毯看。“你没有把我-”

“我把你当垃圾一样对待!”她咆哮着,声音开始颤抖了。“我伤害了你,抛弃了你,因为……因为我一发起火来就什么都不管了!所以……我……我很害怕这一天会到来,而我不得不告诉你……告诉你……”

我抬起头,忧心忡忡。“告诉我什么,月亮舞?”

她转过身来,眼中闪烁着泪光。“告诉你……我……我感觉简直糟透了。”她深深地吸了口气,一脸苦涩。“他死了,现在他终于死了,我觉得……简直糟透了,天琴,我……我……我根本不懂这到底是为什么!”

“嗯……好吧,他毕竟是你爸爸,月亮舞-”

“他就是个王八蛋!”她尖叫道,面目扭曲了。“他是个虐待狂!一个臭流氓!一个卑鄙无耻的下流坯子!现在他、他死了,我、我本该开心的。可……可我一点儿都没开心,我一点儿都没开心,天琴!你说你不能理解?!我是他该死的女儿!我自己都不明白!这到底算是怎、怎么回、回事……”

“月亮舞,我觉得你對自己太沒信心了!”我叫道,“我知道你肯定覺得你們倆都一樣,可是-”

“可是什么?!”月亮舞抽泣着,她微微蹣跚着,用蹄子捂着脸。“天琴,他……他是我這輩子的陰影,是我生命中最壞最可怕的傢伙!他、他就像……就像我干出所有糟糕事情時候的那種智力水平!”她被淚水噎得直打嗝,緊緊抱着自己的身體。“我、我覺得……之所以我還沒和哪只雄駒安頓下來,甚至連男朋友都沒敢去找,都是……都是因為……我害怕,我真的很害怕,天琴。你知道,我總是在幻想有一天能有自己的孩子。可、可是……像我這樣的小馬,怎麼可能有那種資格?!”她雙眼緊閉,身體顫抖,“我怎麼能把事情不搞砸?!”

“哦,月亮舞……”我微笑着,終於跨過了我們之間的鴻溝,用前臂擁抱着她,“你的孩子將會是全世界最好、最健康、最幸運的……”

“我……我已經害怕了這、這麼久了,天琴……”她緊緊抱着我,把臉埋进了我的肩膀上。“我……我不想那樣……我……塞拉斯蒂娅啊,救救

我吧,我……我永远都不想变成他……”

“嘘……你不会变成他的,月亮舞。”我紧紧地抱着她,向她保证道。“因为有我在,你听到了吗?我不会让你变成他的,我不会的……”

她抽泣着,呜咽着,同时又大笑着,更深地沉浸在我的怀抱中。“谢谢你,天琴。我……我只……只要你能在这儿就好了……我、我需要的就是这些了……只要有你能在这儿就好了……只要有你能在……”

“嘘……”我温柔地磨蹭着月亮舞,轻轻地摇晃着她,在她耳边低语。“我永远都会在这儿的。”我笑了。“永远都会……”

当安魂曲演奏完毕时,我独自站在那里,化为遗忘领域之中一个温暖的点。慢慢地,我抬起头来。两边镣铐加身的小马几乎没有动弹,就连雷声也非常轻微。

层层相叠的球体像往常一样,隐约浮现在我的头顶。伴随着波荡不定的风暴。

“我知道,你在这里。”我说话的声音很平静,紧紧抱着唤夜者。“我不知道的,也永远不会知道的是,你究竟在这里呆了多久。”咽了口唾沫,我低声继续,“就像没有谁知道我在身受诅咒的地方徘徊了多久一样。”

球体漂浮在空中。没有歌曲,没有闪电,完全没有半点动静。

于是,我鼓起勇气继续说下去。“我是一只非常幸运的小马。每天醒来之际,我都知道这点,所以这个诅咒才会如此强大。可……”我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说道,“我也知道,我曾经非常盲目,非常无知。反思这一切发生之前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想……不,我明白,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让我变得更加优秀了。我变得更加智慧,更加坚强……”我紧闭双眼,午夜之中,规板那惊恐的表情又出现在了眼前。“……可是,我还远远不够完美。”

几只小马拖拽着长长的锁链,发出了铿锵声。水雾从平台上冷冰冰地掠过,又坠落到下面的无尽混乱之中。

“我想……我想变得更加优秀,我想变成一只好小马,去接触周围的世界。我……”我咬着嘴唇,睁开了泪流不止的眼睛。战栗着,仰望着她的王座。“我想祝福这世界上的其他生灵,在这世界上留下我的印记,哪怕

只是为了引导他们走上谐律和正直之路也好。而现在……现在我的生活之中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学到了我学到的那些,我……”又是一声抽泣,我大声说道,“我什么也做不了,除非奇迹发生,不然就是纯粹的偶然事件。”

我紧紧地抱着唤夜者,泪眼婆娑地凝望着那天球,无力地跪倒在地。

“我只是多要求一点奇迹,这祈求就这么自私,这么肮脏吗?”我哽咽着,努力让呼吸保持平稳。“拜托,跟我说话吧。和我一同歌唱吧,我请求你……我求求你了……和我一同二重奏吧,帮我从这个诅咒中解脱。然后,也许……只是也许……我也能找到办法来救你。”我抽泣着,声音被泪水噎得断断续续。“因为谁也不该——无论是注定一死的生灵,还是永生不死的神灵,谁、谁也不该住在这种地方,除非这只是囚禁他们的监狱。虽、虽然我永远都不想变成你,可这并不表示……”我泪流满面地笑了。“……并不表示,我就不能去尝试理解你。”

球体冷冷地悬停在前方。我看到了几点闪烁的光,遥远而飘忽不定,一直照亮了苍穹深处。

“拜托……?”我再度尖叫着。“我能做的一切也就只能是到这里来。你就不能帮帮我吗?你就不能放了我吗?”我四肢无力,差点儿当场把唤夜者摔下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连句话都不想跟我说?我们非得把这个捉迷藏的游戏永远玩下去吗?你就一定要无视我吗?我求求你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一同完成夜曲呢?”

就在这时,远处的闪电开始频繁了,变得比原来多了两倍……不,三倍。我听到铁链的铿锵声,在我周围越来越激烈,化为了一片激情和混乱的刺耳嘈杂。直到整个遗忘领域的每一只带着镣铐的小马忽然开始齐声合唱,一遍又一遍地呻吟着同一句可怕的歌词:

“她的挚爱醒了!她的挚爱醒了!她的挚爱醒了!”

我惊叫着,睁大眼睛望着那些颤抖的身躯,它们在我周围翻腾着,嚎叫着。

“她的挚爱!她的挚爱!她的挚爱!她的挚爱!”

它们围着我,疯狂地扑打着我,扑打着彼此,在痛苦中,在恐惧中,在欢乐中疯狂地扭动着,挣扎着。我完全不知所措,只能蜷缩在地上勉强护着

身体,用魔法以最快的速度弹奏“半月影的回响曲”。在锁链和合唱淹没我之前,遗忘领域化为一团模糊,最后烟消云散。再一次,我坐在灯笼照亮的地下室里。周围只有尘土,还有我惊魂未定的喘息声。

我坐了起来,抬起颤抖的蹄子揉着鬃毛。我的眼泪已经干涸了,声音又回到了喉咙里。“她……她……‘她的挚爱醒了’?”我费解地皱着眉头,“可……可是……到底……?”

空气中一片寂静。整个世界好像停止了转动。

然而,炼狱之旅再一次毫无进展。

随着一声叹息,我把唤夜者装进口袋,熄灭了灯笼,步履沉重地走上台阶。“有些……不对劲啊,这次她没试着把我从平台上炸飞出去,我真的联系上她了吗?”我又叹了口气,“雪石膏啊,这种鬼地方,你怎么能呆得了哪怕一天?更别提一千年了?难怪你会失去理智……”

我打开通往院子的门。结果迎面而来的不是阳光,而是一个飞来砸了我一脸的馅饼。

“哎哟!”这突如其来的一击砸得我踉跄着直往后退,樱桃、奶油冻和生奶油糊了我满脸,搞得我的角、眼睛、嘴上到处都是。我哆嗦着伸出前蹄,急急忙忙地把那美味点心的残渣从我脸上抹下去。“看在塞拉斯蒂娅之爱的份上,”我都开始吼起来了。“萍琪派!要是你再把点心乱扔-”刚眨了两下眼睛,我就僵住了。

头一个馅饼飞来的地方还有另外四个馅饼,它们……飘在我小屋后面草坪的空中,还排成了整齐而紧密的队形。放眼望去,我看到远处还飘着更多的……东西。我眯着眼睛,无法否认自己看到的那是一群长了翅膀的猪。让我恐惧的是,远处还有一团团球状的物体在漂浮,上面嵌着树木和倒过来的房子。在这片杂乱无章的土地上,漂浮着亮粉红色的云彩,不时还会降下恶心的棕色大雨,撒满了整个小马镇。现在的小马镇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仿佛几个钟头之前被诡异的迷宫给分割开了。

这、这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太荒唐了,太……不可思议了,太奇怪了,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情景诡异到简直让你无言以对,某种程度上,这看起来简直就是……

“世界末日……”

我看着头上和蹄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慢慢的,我歪过身子,低头朝通往地窖的楼梯望去。我怔怔地眨着眼睛,有几个可怕的词语开始回响在我脑海中。眨眼间,我已经撒开蹄子冲着小屋飞奔而去,把最后一块馅饼也从脸上抹掉了。

哪怕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去理解新事物,也无法让我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X V I : 挚爱

亲爱的日记本,

如果不是通往纪念堂的伟大旅途,我的探索还能是什么呢?如果不是为了被认可,让所有我做过的,所有我成就的,还有所有我从周围的小马那里学到的,都能广为流传,那么我还能去追求什么呢?如果我没有抓住良机为如此功绩树立一座纪念碑,哪怕那纪念碑就是我自己,这一切又意义何在?

对我来说,这个目标非常神圣。自从我遭受诅咒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哪怕就在写下这篇日记的时候,我也满怀希望,希望有一天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生灵能读到这篇日记,并且慢慢品味篇幅中我所见过还有思考过的一切。

但是现在,我开始怀疑了。当我试图解除这诅咒的时候,会不会,其实我正在把自己推向另一个更加悲惨的境地?我会不会一直都被巨大的阴影所玷污,为她肩上那被遗弃的重担增加了层层痛苦?在追寻自由的途中,我是不是正冒险做一些更黑暗的事情?黑暗到甚至以我凡俗的心灵都无法理解?

很显然,有谁就是有这样的感觉。而正是因为他,我才会写下这些;正是因为他,我才会犹豫和徘徊;正是因为他,我才会深思……

我的追寻……真的值得吗?

我把烧瓶举到敞开的窗外,接住了上面漂浮的粉红色云彩落下的褐色雨滴。等雨水一过,我就把瓶子飘了回来,关上了窗户。把瓶子举到鼻子前面,我轻轻嗅了嗅,然后鼓起勇气把那点液体一饮而尽。轻轻舔着舌头,我品着那味道,然后点了点头。

“嗯……无可否认。”我慢慢转过身来,盯着我的小床,努力保持着平静和镇定,“这是巧克力雨。”

彗星正冲着窗外探头探脑,他直立起来,橙色的尾巴甩来甩去。小猫明显很兴奋,当它看着小镇北部飞过的那些怪东西的时候,胡须微微抽搐着。长翅膀的猪,漂浮的馅饼,划船的牛头怪,还有一切你想都想不到的怪诞之物,通通出现在了天空中。更重要的是,远远传来的爆炸声,踩踏声,还有疯狂的喧嚣,都从小镇中心方向传来。我心里非常想出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更担心自己的小命,更别提我的理智了。

“这简直就像……就像个愚蠢的大笑话!”我坐在彗星旁边惊叫道,声音都破音了。“很明显,镇上出现了一些可怕的魔法什么的,可……什么样的魔法师才会想要引发如此的疯狂啊!”

离开上次大冒险的地窖,躲进这个无马问津的屋子,已经差不多有一个钟头了。在这段时间内,大部分我都在测试这出莫名其妙的闹剧是不是我做梦梦见的。最近发生的怪事,我可是看多了。我亲眼见证了苍穹之间的恐怖世界,包括一只不死的暗黑天角兽,还有那些被遗忘的受难者。但最起码,她的噩梦王国还有些道理和秩序可言。而这个呢?

这是纯粹而彻底的混乱。我亲眼见证的每一起怪诞——漂浮的点心,奶油云彩,滑稽变异的家畜,这些变化都毫无道理可言,都只会让这一切更加毛骨悚然。就好像某个不成熟的孩子忽然得到了造物主的钥匙,开始肆无忌惮地玩弄现实的法则。我心里都有点担心,如果我走出小屋,会不会立刻被拽到天上,再变成一大袋子土豆,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糕的东西了。

“我真不敢相信,这也太巧了吧,彗星。”我一边拨弄着连帽衫的袖子,一边喃喃自语。“刚才在遗忘领域发生了一件事。那些戴着镣铐的小马在叫喊着‘她的挚爱’,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齐声高唱他‘醒了’,但是……偏偏是这时候?”我咽着唾沫,凝视着放在桌子上金光闪闪的唤夜者。“或者……这一切其实互相有关系呢?也许苍穹这边的规则被改变了,所

以她的挚爱醒了？”

我看了看身边，彗星不见了。

一时间我慌了神，焦急地东张西望，最后低头一看，彗星正在空餐盘旁边转来转去。他一看到我正在盯着他，就蹲坐了下来，冲我喵喵叫着。

我翻了个白眼，勉强一笑，飘起了装着猫粮的袋子。“看看你，就算是世界末日到了，你还是只想着吃饭饭。”给他倒了些清淡猫粮之后，我静了片刻。再次凝望着窗外，我忽然倒吸一口凉气。“当然了，暮光！要是说谁能解决这个麻烦，那非她莫属！”放下猫粮袋子，我又朝唤夜者望去。在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烂摊子之中，至少有件事现在变得很明白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迫使寒颤离开了我的身体。“而且，如果她需要帮助，这里不是还有一只拥有足够力量的小马吗？”

飞快地跳下车，我冲向鞍包，把它背到了背上。正在狼吞虎咽的彗星扭过头来望着我收拾好行装，把唤夜者放进包里，又塞了一桶音石和一两本魔法书。

“老天保佑我，彗星。”我向他微微一笑，“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小镇，不会因为吓得不敢出门去面对巧克力雨啦，长翅膀的猪啦，或者天知道什么东西，就这么放任它完蛋大吉。”我跪下来轻轻爱抚着他毛绒绒的脑袋。“答应我，可别给假装成推销员的古怪苹果派开门。”

彗星只是咕噜着，蹭了蹭我的蹄子。

“嗯……真是个好孩子。”我挠了挠他的耳朵，站起身来把门推开。“祝我好运-”

话音未落，我就听到前面路口传来了一阵可怕的喧闹和咆哮声。听起来好像有谁在打架，可一开始简直不敢相信。那喧嚣之中有个最清晰的声音，发出的咆哮声战栗无比，威胁说要大杀特杀。

“……车厘子小姐？”我惊叫道，皱起了眉头。紧张地把门在背后关上，我冲出了院子，沿着土路向南飞奔向小镇。还没走多远，我就遇到了三只小马。他们正在挣扎着把一个发疯的学校老师从僻静的小道上拽着走。而她正在拼尽全力疯狂践踏路边五颜六色的花花草草，誓要把它们都撕碎。

“车厘子小姐！求你了！”一只奶油色的雌驹大叫道。

“你得跟我们走才行！”一只天马雄驹盘旋着，“这里不安全！”

“各位，我们得赶紧的！”正在喊话的天马雌驹是糖果毛，我只认得她。她忧心忡忡地望着道路尽头的小马镇，翅膀紧张地屈伸着。“斯图！来帮我拖她走！”

天马雄驹点头，“我拉她这边的前腿，你拉另一边的！”

“我会尽力的！”

两只天马试着把车厘子拽起来，但她咆哮着，硬生生踹开了他们，狂暴地跳到了雏菊花坛上。“吼——！”她嘶吼着在被踩碎的黄色花瓣上用蹄子一遍遍践踏，又是踩又是蹦，一遍又一遍，眼睛抽搐个不停。“我恨花！我恨他们！我希望所有的花都在睡梦中死去！”

“车厘子小姐！这不是你！拜托，我们得去找谁来帮忙！某种恐怖的诅咒污染了小马镇，而且——”

车厘子猛地转过身来，瞪着那只奶油色陆马的脸。“你和它们是一伙儿的，对不对！啊？！菊花远征军！薰衣草骗子！草臭未干的野丫头！”她弯腰咬住附近一棵树的树根，以不可思议的怪力硬是把它从树上扯了下来，狂怒地咬在嘴里高举在空中。“噉喔噉喔——干掉你！”

“哎呀！”雌驹吓得直哆嗦，从她面前连连后退。

还等车厘子来得及动武，一团绿色的魔法场就把她飘了起来。“什么？！噉——我就知道！”她把木棍吐了出来，在半空中一个劲儿地又踢又踹。“叶绿素有智能了！你们休想活捉我，你们这些花粉海盜！我要杀了你们！我要把你们通通都杀了！吼——！”

“好吧，好吧。”我一边嘟囔着，一边漫步走了过来，毫不费力地用魔法把她飘到了大家头顶上。“我应该先从哪里开始问起？”

其他三只小马看着我，齐刷刷地松了口气。

“哦！一只独角兽！”

“感谢塞拉斯蒂娅！”

“我们一路上都在和她摔跤！她一看到花就疯了似的打过去！”

“对，我看见了。”我嘀咕着，“有谁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没时间了！”糖果毛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对！”那只雄驹在我头顶盘旋，圆睁着抽搐的绿眼睛。“小马镇完蛋

了!”

我的脸皱得好像在生吞菠萝。“完蛋了?什么叫‘完蛋了’?”

“那里发生了恐怖的怪事!”奶油色的雌驹叫道,都快上不来气儿了。“到处都飘着大块的土地!房子都爆炸了!还、还有好多……东西,四处飞来飞去!”

“我的货车变成了一副扑克牌!”天马雄驹叫道。

“谁也不在乎你那辆破车,斯图。”糖果毛黑着脸哼哼着。

“我在乎!”他吼回去,“我没法拖着一张特大号的梅花J四处走!”

“以镇子正在变化的速度,搞不好你还真的会呢。”糖果毛打了个冷战。“当我跑到小镇北部的时候,我最后看到的就是镇长的鬃毛变成了粉红色,而且那鬃毛还见到小马就打!”

“呃……”茫然地盯着这些小马,我能说的也就只剩这个了。

“荷花!”车厘子尖叫着,头下脚上地悬在我的魔法漂浮术中。“我闻到的这是荷花的花臭味吗?!”她眼角抽搐,两眼通红,“恶臭异教徒去死吧!”

“小姐!”陆马朝我走了过来,蓝色的眼中充满了哀求,“您一定不是镇里的,可是请相信我们:小马镇现在已经变成重灾区了!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赶到北边一处名叫香甜苹果园的农场,和其他逃出来的小马们会合。”

“对!”斯图点头说道,“我们能扎个营地,再去寻求帮助,去骡丁汉或者坎特拉皇城!”

在我们头顶的空中,一个倒立的热气球轰然坠落,上面载满了喝醉酒的企鹅。爆炸的冲击波扫过了树丛,像喷泉一样把香草味的纸杯蛋糕洒了我们全身。

从卧倒状态中直起身来,我看着这些小马。“我……我觉得恐怕咱们是没法安全到达香甜苹果园了。最好还是去我家吧,就离这儿不远。”

“你……你是说你住在这附近,小姐?”

“呃……”我尴尬地笑了笑,“我的意思是,就在几步远之外的那栋小木屋就是了。”

“小木屋?”斯图皱起了眉头,“什么时候有的?”

两只鬣蜥骑着尖叫的鸵鸟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一边驾鸟狂奔还一边举着爆炸弓弩互相射击。

我又弯腰躲开了一阵爆炸的碎片，嘀咕着，“听着，只管跟我来，好吗？”他们三个紧张地点头。

“打倒玫瑰花帝国主义！踏上一万只蹄子！让它们永不翻身！”车厘子的尖叫声嘶力竭。

我叹了口气，拖着老师和他们一起回到我的小屋。飞快地开了门，让三只小马先进屋，然后又飘着车厘子走了进去。“彗星！咱们有访客了！别害怕，他们只是来躲一躲外面的麻烦的！”

“这……”陆马吃惊地注视着挂在墙上的各种乐器。“这地方真是太厉害了。”

“很舒服。”糖果毛抚摸着在她腿边磨蹭的彗星。

“有点挤。”斯图补充道。

“斯图！”

“干嘛？！”

“吼——！”车厘子尖叫着，咆哮着，准备大杀特杀。她头朝下漂浮着，拼命伸出蹄子，想去抓壁炉上那盆郁金香。“我要杀你们全家！把你们这些臭杂草斩尽杀绝！斩草除根！”

“哦，看在燕麦片的份上……”我翻着白眼把花盆飘了起来，放到了门外，把它留在了外面充满混乱的世界里。“行了吧！”我把车厘子放了下来，让她一屁股坐在小床中间。“满意了？！”

“哼！”她抄起了前腿，皱着眉头四处张望。“这小木屋的木头里面藏着康乃馨！我知道，我就是知道！”

“车厘子小姐，拜托——”糖果毛试着开口。

“我看穿你的把戏了！”

我难以置信地摇着头，“我真不明白，她吃错药了吗？为什么她这么……”刚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眯起眼睛打量着她。“给我等一下……”我意识到她的毛皮比上次在方糖小屋的时候要褪色了不少，更重要的是，她鬃毛上的粉红色此时非常黯淡，就好像掉了色。“为什么她这么……灰？”

“你认识她？”斯图怀疑地问。

“当然,为啥不认识呢?”我皱着眉头盯着他,“能不能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他咽了口唾沫,焦急地瞥了车厘子一眼。“她从去参观艾奎斯陞亚的学校出游活动中回来之后,毛色就变成这样了。我们问她孩子们都哪儿去了,可她根本就不理我们!她就只是冲到花店和花园里,把她能找到的每一个花坛都打碎了!”

“她简直变成了另一只小马!”奶油色雌驹叫道,“我和糖果毛好不容易才抓住她,免得她把塞拉斯蒂娅公主周围的珍奇花卉也给毁了!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头顶上的云彩变成了粉红色,还有整个地狱的各种怪物都冒出来了!”

“让我害怕的是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糖果毛担忧地说道,她咽着唾沫,低声喃喃,“我想她也被触摸了。”

我好奇地凝视着天马。“‘触摸’?”

她浑身一颤,仿佛一股彻骨的寒意贯穿了她的全身,不由自主地牙关咬紧。“是、是的。在那些疯狂的东西当中,还……还有一个在镇上肆虐的怪物。”

“怪物?”我问道。

斯图点点头。“一个大家伙。一部分是蛇,一部分是小马,一部分是……什么都有!”

糖果毛继续往下讲,“这个怪物一靠近其他小马,他们的毛色就开始褪色,而且开始发疯。我是从我房东身边拼命才逃出来的,因为他忽然之间就开始想用电动剃须刀给所有的小马剃毛!”她哆嗦着,“而且那把电动剃须刀甚至都没插电源!”

“那……”我一脸的困惑,“那根本说不通啊。”

斯图指着窗外飞过的几头猪。“对,你以为呢?!”

“冷静点。”我挥着前蹄,努力保持呼吸的平稳,只希望其他小马也能跟着我的节奏来。“我只想得到一些答案。”

“如果我们有的话,早就给你了,”陆马轻声呢喃,她颤抖着,用蹄子揉着粉蓝相间的鬃毛。“这实在是很难接受。我最好的两个朋友……都变灰了。而且全都变得和往常天差地别,根本不像她们自己。真是太……太

可怕了……”她低着头抽泣着,用颤抖的蹄子捂住了泪流不止的眼睛。

“嘿……”我俯下身子,伸出两只前蹄搭在她肩上。“你很勇敢,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走到了这里。而且你甚至还努力去救车厘子小姐,你比我想的更勇敢。”我微笑着凝视她的蓝眼睛,“不管这些混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相信一定能解决的。”

“你……你真的这么想吗?”她嘴唇颤抖着。

“不是想,我知道。”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其实我本来正打算去小马镇中心那边找暮光闪闪呢。要说谁能力挽狂澜,那绝对就是她了!”

“你认识闪闪小姐?”斯图问道。

“这么说吧,我们俩认识很久了。”我告诉他,“我们之间的友谊……好吧,那是连历史书都记载不了的传奇。”我回头盯着糖果毛。“我想,只要你们四个保持低调,在这个小屋里应该很安全。”

“这……这屋主不会生气把我们轰出去吗?”

我张开嘴,犹豫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不会的,我敢肯定他们一定很高兴,自己的家能在这样的危难关头保护其他小马平安度过难关。话虽然这么说,不过我想你们帮他们照顾一下他们的猫咪,那他们肯定会很高兴。”

糖果毛点点头笑了。“对,对,我想我们应该这么做……”

“很好,”我说道,做了个深呼吸,鼓起勇气准备面对接下来的事情。“那我就出去了。”

“出去?!”斯图难以置信地叫道,“你是说你打算出外面去?!”

“暮光闪闪需要帮助!”我大叫道,然后咬着嘴唇。我很明白,我这一出门,几秒钟之后,这四只小马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在一间陌生小屋里,而且根本不知道他们怎么到这儿来的。尽管如此,外面那些噩梦一样的情况还是足以让他们乖乖留在这里。另外,他们还有一位最好的猫咪房主作伴。最后我说道,“请相信我吧,我拥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危难关头我不挺身而出,对这一切坐视不管,只让我的朋友去拼命的话,那就是犯罪了。这不是我想不想出去的问题,我必须到小马镇去。”

“嗯……”斯图向我鞠了个躬,“愿公主保佑你,小姐!”

“你会小心的,对吧?”奶油色小马一脸关切地问道。

“别担心。我会……嗯……完美融入背景的。”我转向了小床，“车厘子小姐，我真心祝福你-”结果迎面砸过来一个木头凳子，在我脸上撞成了碎片。“哎哟！”

“哎呀……”斯图皱着眉头，翅膀都耷拉下来了。

“车厘子小姐！”糖果毛失声惊叫起来。

“你们看到了！你们都看到了！！”车厘子踩在床上直立起来，居高临下咬牙切齿地瞪着我，直到另一只陆马急急忙忙把她给拖走。“她的眼睛是化了妆的金色郁金香！”

“唔唔唔……”我疼得龇牙咧嘴，倒吸着凉气，捂着自己钻心痛的脑门。“我从来没这么想要炸学校……”

“别生她的气！求你了！”陆马叫道，把车厘子按倒在地。“她现在和平常不一样！我发誓！”

“我也这么想。”我嘀咕着，揉着脑门上的包站起身来。“声音这么甜美可爱的小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坏事。”

“你的茉莉花上长包了！”车厘子嘶叫着。

“……至少暂时不会。”我哼哼着，转身走向门口。“呆在里面注意安全，最重要的是……团结一致。”

他们点头赞同，然后不见了。因为我已经关上了小屋的前门。当我飞奔进城的时候，沿途已经感觉到了那种可恶的寒意，但并没有放慢蹄子。在道路两边的各种东西不时发生着爆炸。我哆嗦着，只觉得自己好像冲进了什么荒唐可笑的战场。尽管一片混乱，但我没听见任何惨叫声或者痛苦和折磨的迹象。相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异乎寻常的愉快感。我只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进了糖果店的小孩子，只不过我现在一点儿都不饿，而是心中充满了冰冷的担忧。在森林的外面一定有一长串的烤箱，里面装满了烘焙甜点和香浓的太妃糖。

在飞奔向混乱飓风眼的途中，我沿途看到了无数荒诞透顶的东西，根本无法言喻。我的奔驰不时被各种各样的怪东西给打断：穿芭蕾舞裙的野牛，翻筋斗的北极熊，自动行驶的独轮车，长着蜈蚣腿四处乱蹦的电话簿……

然而，虽然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轮番出现……但我却没觉得那么

莫名其妙。虽然很难解释,但我开始从中摸索出某种规律了,我开始想象一个凌驾于其上的智慧存在,也许是我心中的艺术感在作怪,但我能认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灵魂的风格,甚至是顽皮淘气的那些。虽然这些不同凡响的元素都有难以理解的特性,但我依然注意到,它们都有着看似无害的古怪以及荒唐的精神。

当然了,所有这一切可能只是表象而已。很难说在这一层层小丑一样混乱而随机的事件之后是不是隐藏着什么未知的邪恶。我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也没有放慢向城镇边缘奔驰的步伐。唤夜者在我的鞍包里,我能感觉到它的分量。我正在执行的是一项使命,而我的朋友暮光闪闪,虽然被我诅咒的冰冷面纱所蒙蔽,但依然是我的目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告诉自己,只要我能找到她。再加上我所携带的太虚玄母创世之歌的片段,我们一定能够把所有发生的可怕怪事都扭转过来,把一切都转危为安。也许我现在还无力解除纠缠我灵魂的诅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所拥有的唤夜者就不能用来干些大事,干些好事。如果有整个艾奎斯陞亚最强魔法师的协助,我肯定能充分发挥这个神器的魔法作用。

所有这些英勇的遐想在我拐过最后一个弯道的那一刻就结束了。我喘着粗气,眼睛在抽搐,因为小马镇……已经不是小马镇了。倒不如说……这里曾经是小马镇,只不过……现在到处都是。整个市区扭曲蜿蜒,上下起伏,像是一副巨大的视觉错误画。大块的城区漂浮在空中,东南西北,前后左右,还有上面。建筑物倒挂在漂浮的地块下面,在地心引力作用下显得无比惊悚。旅馆、公寓、店铺、所有的建筑物都严重扭曲……有的已经认不出来了,还有些则变得像是皮加索的抽象画。小镇周围碧绿的平原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光泽,取而代之的是战栗的黑白方块拼成的巨大棋盘格子。我只觉得自己好像在奔向一个巨大的棋盘,而且这个棋盘还刚刚遭了洪水,被冲得乱七八糟,周围撒满了毁坏的模型房子。当我朝附近的山丘望去时,我看到远处整个坎特拉皇城已经上下倒了过来,朦胧的阴云像巨大的风车一样飞速旋转。

“我的老天呐……”我喃喃自语,只觉得呼吸困难,胸口里的心脏重重地跳动着。“不光是小马镇……”我如鲠在喉,“整个世界都被神灵遗弃了……”

就在这时,我蹄子下的土路莫名其妙地变得像冰一样滑。

“啊!”我尖叫一声滑倒在地,然后向前滑了出去。一股气味儿顿时充满了我的鼻子,我意识到整条街的路面不知怎么的变成了滑溜溜的肥皂水。“哇哦,哇哦,哇哦,哇哦——”

尖叫的鳄鱼背着喷气背包从我身边飞过,后面追着一群腿长得像是踩着高跷的兔子。我从它们旁边滑行而过,然后眼看着前面一大块土地松开,晃晃悠悠地像热气球一样飞上天空。在断裂的边缘外是深不见底的断崖,而我正无法控制地像一架绿色的雪橇一样滑向那里。

“哦,塞拉斯蒂娅啊!”我咬紧牙关,屏住呼吸,拼命摆正姿势向前滑,“唔唔唔……!”我使用魔法在身后推动自己,给自己加快了速度,像一发炮弹一样射向前方。我冲出断崖边缘,借着惯性向前飞行,伸出前蹄扑向一大块漂浮的草坪。险而又险地抓住了几根棕色的树根。就这样,我挂在了漂浮土地的边缘,眼看着自己和它一起飞向高空,在棉花糖云彩之间升得越来越高。

我气喘吁吁地挣扎着,竭尽全力想爬上那个由很多石头组成的平台。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不可思议地变得更加强壮了,但这强壮并非是身体上的。要说体能,我依然还是在塞拉斯蒂娅天才独角兽学园里那个蹒跚学步的脆弱小丫头。足足花了好几分钟,我才从致命的坠落边缘挣扎着爬了上来。当我胆战心惊地攀上那些摇曳的根茎,紧紧抓住了平台的草坪边缘时,头顶传来了一个刺耳的声音。

“侬就不能长对几天马的翅膀吗,伙计?”

我浑身的肌肉都在颤抖,因为我拼了老命才抓牢了棕色树根。抬起头来,我眯起眼睛往上看,顿时一哆嗦。“什么鬼?!”

一只飞鼠咧嘴笑着,他戴着绿色的飞行护目镜,弹了弹爪子里点燃的雪茄烟。“当然啦,要是绿柠檬小马没长翅膀呀,没准儿鳄鱼的喷气背包能管用!”他嘴咧得更宽了,露出了两颗黄黄的大门牙。“开个价吧,天空广阔无限!伙计?当然绿柠檬小马下面那死亡深渊也是一样,哈!”

就在这时,一台长着翼龙翅膀的烤面包机飞过。它嘶叫着,伸出老虎钳一样的爪子一把就抓住了那只飞鼠,然后飞向了地平线方向。

“不!不!”他尖叫着,在烤面包机爪子里挣扎,“俺们快要破产了!”

放开俺们性感的毛皮！”紧接着他们撞上了从市中心绑着火箭飞上来的狻猊，炸成了一团烟花和玉米片。

我哆嗦着，重新抬头望着前面，好不容易把自己把自己拽了上去。“呃……那……好吧。”

当我站在平台上的时候，天空已经不见了。我倒吸一口凉气，四处张望，然后才意识到整个世界眨眼之间已经被夜幕覆盖。我呆呆地看着月亮，看着它倒着飞过自己的轨道。就在群星开始闪烁时，月亮忽然又沉了下去，紧接着太阳又代替了它的位置。我眯起了眼睛，发现自己正在小镇地标的风车下，笼罩在它投下的影子里——只不过现在我们都飘在离地面上百米高的地方。但是在这个特别时刻，我最担心的已经不是这件事了。

“太阳和月亮……”我低声喃喃着，满脸苍白地望着太阳再次落下，以无法解释的方式让夜幕再度笼罩了世界。“白昼与黑夜已经失控了。”我情不自禁地一声尖锐的喘息，不由得一屁股坐倒在地。“塞拉斯蒂娅公主……露娜公主……”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浑身止不住地发抖。“她们……她们无法再控制自己的元素了……”

在那一刻，我心中的恐惧是无法形容的。日月颠倒的简单概念足以让我的世界天翻地覆。如果某个可怕的咒语导致了塞拉斯蒂娅和露娜都失去了太虚玄母的歌灌输给她们的控制能力，那么我可真不知道自己正在应付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了。甚至是她，尽管是那么神秘而战栗的存在，突然之间，在这痛苦的现实之前也显得不重要了。

我内心已经有点儿畏缩了，开始怀疑暮光闪闪到底能不能面对这种情况，哪怕是她有我这样的一只独角兽支持，再加上唤夜者的相助。我只是不得不提醒自己，暮光闪闪可是曾经面对过梦魇之月——我诅咒的源头，而我的老朋友活了下来，更是凯旋而归了。直到今天，没有比想到自己的朋友是如此坚强可靠更能让你振奋的了。

深呼吸之后，鼓起勇气，我跨过风车向前走去。太阳及时地又升起来了。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根据白昼和黑夜的切换来定义“一天”这个时间单位了，但我也没费心去琢磨。因为我马上就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该怎么从这个高高的浮空平台下到地面上去。

我眯起眼睛，仔细观察着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和下面静止的景色之间

的距离。又扫了周围几眼之后,我忽然有了一个荒唐的顿悟。调动我的魔力,我直接拨动了鞍包里唤夜者的琴弦。随着一股魔力涌过我的身体,我把角对准漂浮的悬崖边缘,射出一束绿光。一大块土地就这么从平台上分离开了,这些石头和泥巴组成的团块并没有坠向下面的世界,而是四处漂浮,像枕头里的羽毛一样慢慢地降了下去。

“好吧,开始……”

我咬紧牙关,尽量无视正在大声报警的本能,从悬崖边上跳了下去。向前一跃,我落到了第一块漂浮的碎块上,然后是下面的那一块,紧接着又是再下面的六块。我就这么一路跳跃着,沿着莫名其妙飘在空中的那些碎块一路下降,一直降到了能安全落在棋盘格子大地上的高度。

“哈!”最后一次跳跃之后,我在半空中咧嘴乐着,垂直地落向松软的地面。“小菜一碟!”

忽然飞来一大盘奶油馅饼,啪叽一声正中我的面门,于是我的安全下降就这样被打断了。我在空中至少翻了三圈,像个铁砧一样摔了下来,头朝下扎进了一个泥坑里。

“噉!”我哼唧着,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可笑又可怕的荒唐困境:我的角像个钉子一样插在地上拔不出来了,于是只能倒立着被卡在那里。我气喘吁吁地抹着脸,看着那些点心的碎块。“这什么鬼……”

“不是小菜!”几步开外,在我倒置的视野中,一只雌驹嘎嘎直叫。“是奶油派!哇哈哈哈哈!”她坏笑着,与此同时,一堆戴着单边眼镜的螃蟹和一条留着八字胡的蛇从她身边蜂拥而过。

“哼……嘿!”我又是扭又是哼哼,总算是把我的角从地上拔了出来。在泥地上打了个滚,我站起了身,把泥巴和派什么的从身上抹下去。“……呃……乳白?”我怀疑地冲着那只小马皱起了眉头。“你这是怎么-哇!”慌忙一低头,一个燃烧的馅饼就擦着我的脑门飞了过去。

“我再也不是乳白了!”陆马狂笑着叫道。她把一个纸袋子套在了脑袋上,上面已经精确地挖了几个洞,露出了她那神经病一样瞪得滚圆的眼睛。她又掏出了几个甜点盘子,照着小镇居民就扔。我发现她的毛皮明显呈现出一种灰暗。“我乃是奶霸!派罚战警!点心和正义的使者!”

“乳白小姐,把这些垃圾食品往小马脸上扔算哪门子‘正义’啊?!”

“要不是为了散播点心和易拉罐,我们在这世界上还能有什么用?!”乳白低声咆哮,对着一只路过的天马又是一轮齐射。“呼吁自由吧!公民!”

雷纹直接用脸承受了这狼藉的进攻,他只是使劲把灰色的鬃毛和鼻子上的面糊甩掉,然后继续拼命拖动拴在腰上的锁链,链子的另一端是三架摞在一起的钢琴。“哼呃呃呃呃——!”在他发颤的四蹄后面,最底下那架钢琴的腿都在土地上犁出沟壑来了。“我……得……把这些……送去……宾果俱乐部……!”他癫狂地咧着嘴,“那样……我的……雌性激素……就会……充满全身!”

“太慢了!”盛绽在高处尖叫着,我眼看着灰色的天马坐在最高的钢琴顶上,当雷纹拖着她和那堆钢琴艰难跋涉穿过小马镇的时候,她抡着几十只橡皮鸡结成的鞭子冲着雷纹猛抽,“太慢了!赶紧给我走!麻利儿的!动起来你这个废物点心!我昨天就该到那儿了!”

“您尽管吩咐!我的陛下!”雷纹嚎叫着,灰脸都发红了。“继续抽我!使劲抽我!求求您!我是个渣男!我该受惩罚!”

“你给我老老实实挨抽!你就喜欢被鸡鸡抽!”盛绽在咆哮,灰色的眼睛都快翻到脑后去了。

这时候,几乎是讽刺,我听到有个年幼的女声在用一种扭捏得不对劲的腔调说话。“嘿~反妈咪!我看起来漂不漂亮滴呀?”

我瞥了一眼,顿时眼睛瞪得老大,视线都移不开了。

旋转木马精品店的好几处店面都被破坏了。其中一扇被打碎的橱窗前,飞板璐正忙着试穿展品之中那几件最荒唐可笑的百褶裙。几步之外还放了个化妆包,她嘴唇和睫毛上的颜色之丰富,整个坎特拉皇家舞会上的颜色加一块儿都比不上。

“哦~这件好不好呀?会不会让我滴空白小屁屁看起来显得太过丰满呀?”飞板璐在一面破裂的镜子前扭来扭去地摆着各种POSE,很明显那镜子也是从精品店里拖出来的。她从不同角度观察着自己破裂的倒影,扑闪着掉渣的睫毛,简直像是癫痫发作。“唉~!还是不够女生味儿!呜呜~反妈咪?你到底有没有在看呀?!”

“现在不行,这个小王八蛋!”乳白追着翩飞和追云,那两只天马骑

着一辆自行车倒退着离开了。“奶霸要把这世界上所有的渣渣和羽毛都通通消灭干净！哈！”她用尾巴当弹弓，一次性发射了五个派。“去地狱高速路兜风吧你们这些小流氓暴走族！”

就在这时，小乖拖着飞板璐的小滑板车蹦蹦跳跳地穿过小路。有趣的是，这只小独角兽并没有像我周围的疯马一样毫无色彩。

“小乖！”我喊道，伸出蹄子想阻止她。“等等！那个你不能拿！那是飞板璐的-”

“哎哟，谁还要它呀！”飞板璐挥动着优雅的蹄子，用一把镶钻的刷子刷过鬃毛，对着镜子嘟着嘴唇。“拜拜啦，我的假小子年华呀。哦你好，我的王子殿下。哎呀，没错，我的确拥有皇室血统～吻我吧，我的王子～快点儿给我一个大亲亲～m u a !”

我呻吟起来，飞奔着追赶那只小独角兽。“小乖！等等！”追着她跑过了两个街区，途径跳着踢踏舞的建筑工和大头朝下坐在店面遮阳棚里的火烈鸟。“这里不安全！你得找个更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对不起，小姐！”小乖回头叫道，拖着滑板车跑得更快了。“妈咪说这个是她要用的！”

我难以置信地眯起了眼睛。“……蹄小姐？”

就在这时，我看见小乖在一只灰色的天马身边停了下来。“给你，妈咪！你要的东西到啦！”

猛地转过身，小呆咧开嘴乐了，她双眼炯炯有神，完全没半点歪斜。“完美无缺！”她一只蹄子抓住滑板车的车把，另一只蹄子则抄起了一根棒球棍。“我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

“蹄小姐，这……这不是你本来的样子！”我大叫道，试着跟她讲理。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我甚至不知道我认识的这些正在受折磨的小马们有没有感染性。我站在街道正中，像个白痴一样摆弄着我的连帽衫袖子，结结巴巴地嘟囔，“不要输！努力集中精神！好好想想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女儿现在需要你！”

“她需要的是个榜样！所有小马镇的小马都需要！”小呆一屁股坐上滑板车，拍打着翅膀推动自己。她溜烟绝尘而去，把球棒伸向右边，把路边的邮箱一个接一个地砸得稀烂。“哦也！爽！邮件到啦！你们这些呆

子！”紧接着她又杀了回来，滑过街道另一边，打碎了视野所及的每一个邮箱。“现在开始自己舔邮票吧！哈哈！”

“好耶！”小乖天真地为妈妈欢呼着。她又是蹦又是跳，使劲跺着蹄子。“让那些邪恶的箱子见识见识！妈咪最棒啦！”

“太他喵的对啦！”小呆咯咯直笑，紧接着就撞上了一辆爆炸的马车，把整条街都撒满了身穿燕尾服的青蛙。“哦！该死的！噉！”

我慢慢地后退，慢慢远离这一切，浑身一直都在哆嗦。就在这时，我撞到了谁身上。

“哇啊！”一转身，我松了口气。我背后站着的是一只天生就黑白相间的小马。“哦，泽蔻拉！谢天谢地！”我把吓出来的冷汗从脑门上擦掉，指着那些正在把我们周围的小镇化为一片废墟的疯狂异常情况。“你能相信这些无厘头吗？你得帮帮我才行！”

慢慢地，像一个冻僵了的洋娃娃，她毫无生气的脸朝我转了过来。

“我要找到暮光！她肯定有什么魔法可以逆转这一切！你觉得她在家吗？在图书馆吗？”

泽蔻拉面对着我。冷冷地，她张大了嘴，发出了机械而冰冷的呼啸声。

我停了下来，眯着眼看着她。“呃……泽蔻拉？你没事吧？”

她张大的嘴里，喉咙深处开始发光。空气中开始噼啪作响，闪着静电火花。紧接着，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她从嘴里喷出一束巨大的蓝色镭射光。

千钧一发关头我猛地一弯腰，眼睛瞪得老大，那光束险而又险地擦着我脑袋上面飞了出去，把我的鬃毛都给劈开了。高能光束穿过整个城镇，射进一家旅馆里，整个建筑物顿时炸成了一堆燃烧的碎砖烂瓦。我傻坐在原地，呆呆地眨着眼睛。

随着金属的嗡嗡声，泽蔻拉的下巴慢慢合上了。她的鼻翼张开，发出一阵鬣狗般的笑声。然后她转过身，睁着玻璃舷窗一样的眼睛，加入了一群骑着海豚的百科全书。

我站了起来，努力把脑袋摇醒过来。身体哆嗦了一下，我自言自语。“呃……那……该去图书馆了。”

二话不说，我直接扭头就跑，扬蹄飞奔过小马镇。这可不那么容易，每

一秒钟都有稀奇古怪的东西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挡在我飞奔的路上。我努力躲避着那些危险的混乱,勉强没有停下来对这些大混乱目瞪口呆。在这里,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贱民,是这温暖小镇灵魂当中一块格格不入的碎片,我从没有太过于亲密地去了解过整个小镇。但现在,我的无助有了新的意义。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我简直觉得好像命运安排我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场荒诞剧的观众。我有点儿想笑,但同时心里又在默默哭泣。真不知道飞板璐、乳白、泽蔻拉和车厘子到底会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除她们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呢?更重要的是,我是不是把小乖丢给了比死亡还糟糕的命运呢?我难道不该把她也一块儿带上逃走,而不是放任她被灰暗所吞噬吗?

我必须坚持下去。我告诉自己,找到暮光闪闪是最重要的事情。有了她,不仅可以力挽狂澜,而且或许还能从根本上斩断这种魔法折磨。当然,这前提是我没有变灰。所以,虽然我很自私,但我现在还是得先顾好自己。

而这就意味着不得不停下来躲避,闪开,绕过每一样挡在我道路上的尴尬玩意儿。那些我曾经看惯了的熟悉面孔都模糊了,全都被某种恶毒的力量变成了单调而疯狂的灰色。让我心中稍微有些高兴的是,暮光闪闪并不在那些被诅咒的小马之中。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她最亲密的朋友们也没有。这个费解的谜团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看到暮光闪闪的树屋图书馆在前方已经是隐约可见。

“终于到了!”我像个校园女孩一样咯咯地笑着,加快了步伐,奔向她的前门,奔向里面的大救星。“现在该是开始清理烂摊子-”

一大束扎好的头发横着抽了过来,正中我的面门。

“哎哟!”我被抽飞了出去,撞到了一棵橡树上,上面掉下几根绿色的香蕉砸在我头上。我都没去留意这怪事,而是抬头去看到底是谁袭击了我。我的脑子都快冒烟了。

镇长站在路中央,她的眼睛变成了黑白相间的漩涡。鬃毛则变形成一团巨大的触手,从她头顶向四面八方伸展出来,有很多惊慌失措的小马都被那头发抓住了,被她的鬃毛抓着在空中一边摇晃一边尖叫。

“我赦免尔等的罪孽!”镇长的宣布震耳欲聋,那鬃毛触手把路灯杆子拔了出来,随着她脑袋一甩,扔向了路过的信天翁。“去修道院忏悔吧!”

她鬃毛上的小马们正尖叫着呼救。

“呃……”我站了起来，心慌意乱地望着她那头恶魔鬃毛，又看着不远处的树屋。“拯救小马，去找暮光。拯救小马，去找暮光。”我紧紧闭上眼睛，咬牙切齿。在最短暂的黑暗瞬间，我看到的只有彗星毛绒绒的小脸。我还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睁开眼睛，我再次直奔向树屋。“一样一样来——”

就在这时，一辆被花栗鼠拖着的公共马车撞上了我。我又哎哟了一声，再一次被扔出了公路，这次摔进了一个已经变成泡沫浴池的花园里。

“噉！唔唔唔……！”怒气冲冲地咬着牙，我爬出了泳池，把肥皂水从自己和鞍包上抖下去，再一次狂奔向图书馆。“我向塞拉斯蒂娅发誓，要是谁再来挡我的路——”

几根绿色的水管子从我面前的地上长了出来，还结出了厨房的洗碗池子。我刹不住蹄子，直接一头撞了上去，撞得眼冒金星。跌跌撞撞地后退之时又被坐着滑板车呼啸而过的小呆给撞飞了出去，然后我被镇长的一根鬃毛触手抓住了，摇晃得七荤八素之后，扔到了方糖小屋的门口。

“哎哟……”我颤抖着，只觉得浑身都在疼。正当我挣扎着爬起来的时候，雷纹拖着他的钢琴拖车从我背后经过，一连串橡皮鸡结结实实地抽在我背上。“噉！”

“别偷懒！”盛绽在上面倾着身子高声咆哮，狂抡那串橡皮鸡噉里啪啦地猛抽。“鸡鸡不会忘记！不会原谅！”

“吼…………！姐受够了！”我忍无可忍地吼了起来，眼睛一个劲儿地抽搐。“不管怎样，我都要去图书馆！”暴怒之下，我转身面向方糖小屋。一时兴起，我抄起附近的一个垃圾桶，直接砸进了前窗。然后我跳过碎裂的窗户，冲进了甜品店里。

紧接着我不得不又弯下腰躲开了几发油漆弹。整个店内已经是战火横飞，油漆溅得满墙都是。蛋糕先生和蛋糕太太躲在各自的临时掩体后面，举着彩弹枪疯狂地朝对方发射油漆弹。

“你的苹果派一点儿味道都没有！”灰色的蛋糕太太叫道，冲着蛋糕先生扣动扳机。

更灰的蛋糕先生躲开了她的油漆弹，愤而发动反击。“你的水果蛋糕

根本没有想象力和点缀!”

蛋糕太太踢翻了一把椅子,滑到椅子后面,又开了几枪。“你的甜甜圈太平庸无奇,而且没有味道!”

蛋糕先生直接探出头来,用灰色的眼睛瞪着她。“你的纸杯蛋糕尝起来像甘草片!”

这下子,蛋糕太太似乎倍感羞辱。她尖叫一声,把彩弹枪重重地扔到瓷砖地板上,然后就抓狂了。“把你的话收回去!”

“你把我们俩的婚姻收回去!”

“你把我们俩在吠城相遇的那场宴会收回去!”

“你把你爹妈在吠城的房子收回去!你就是在那儿为我们相遇的宴会烤面包的!”

趁此良机,我从他们旁边冲了过去,闯进了方糖小屋的厨房储藏室里东翻西找。费了一番功夫,但我总算是把萍琪派的备用派对大炮从存放的位置拖了出来。我把那东西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然后哼哼唧唧地把它推进了乱糟糟的餐厅里。“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就在我从他们中间挤过去的时候,他们俩还在伸长脖子吵架,吵得脸红脖子粗。“你把你的童年收回去,你对烘焙甜点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蛋糕太太跺着蹄子,她的彩弹枪又开火了。

“你把你爸射进你妈肚子里的精子收回去!有了它们才有了你,你才会爱上烘焙,才会在吠城的宴会上遇到我,还跟我结了婚!”

再一次走到外面,我喘着粗气,用我的蹄子踩在派对大炮的炮门按钮上。“喂,通通都给我闪开!”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撑住后坐力,然后派对大炮一声轰鸣。

随着喜庆的爆炸声,一团五彩纸屑和飘带轰然而出,正中镇长,把她轰飞到了一丛玫瑰中。她的鬃毛软绵绵地耷拉了下来,脱困的小马们尖叫着四散逃跑。

我大声怒吼,硬生生杀出一条屑路,突破重围杀向图书馆。“谁敢挡我的路,谁就等着五彩纸屑糊脸,外加……脑震荡!”

“给我泪流成河!”小呆尖叫着,骑着飞板璐的滑板车向我迎面冲来,挥舞着球棒照我脑袋就打。“再把它塞进信封里再盖个‘不可退信’的

戳！”

“不，你休想！”我瞄准她的鼻子就是一炮。

“噉！”她结结实实地用脸承受了这一击，向后飞了出去，摔进了一个摆满了爆炸葡萄的市场摊位上。

“这是为了你好！”我继续向目的地冲锋，沿途大杀四方，向着一切挡路的东西开炮。我朝着跳芭蕾舞的水牛开炮，朝着长着长颈鹿腿的兔子开炮，朝着提花篮的牛头怪开炮，朝着……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开炮。“我必须去找暮光闪闪！我必须结束这场混乱！为了……为了谐律！”

有个长着鹿角的蛇一样的东西滑进了我的视野里，露出了歪歪扭扭的笑容。“哎哟，你还挺火辣的嘛！”他抬起一只黄色的爪子，红眼睛抽搐着。“我能不能提个建议-”

我朝着那张长着山羊胡子的丑脸开炮，把他远远轰飞了出去，摔进了街对面一座倒塌的房子里。“谁也别来碍我的事！我要找到办法来解决这些麻烦！”正在这时候，派对大炮的纸屑弹药终于用光了。我喘着粗气扔掉了那玩意儿，冲向了已经近在眼前的暮光闪闪的家门。“拜托，拜托在家，一定要在家，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我的蹄子已经按在了树屋门的门把上。

就在那时，一条长着鳞片的褐色尾巴从后面伸了过来，缠了我三圈。

“啊……哎？”我尴尬地眨了眨眼。随着一声尖叫，我一下子被从图书馆门口被拽到了几百米外的空中。“不！”我尖叫着，徒劳地伸出蹄子去够面前越来越远的树屋。“我、我都要到了！这怎么……什……？”

“咳咳……现在，我们重新再来一次。”一个油腔滑调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我内心顿时如坠冰窖，在蛇尾的束缚中扭着身体，我努力转了过来，发现迎面又是那双歪斜的红眼睛。这双眼睛摆放在一张灰色的马脸正中，而这张马脸则长在一根棕色的脖子上，又连接到一个由爬行动物、哺乳动物、鸟类等零碎肢体拼凑而成的身躯上。在我面前漂浮的是一幅名副其实的超现实主义拼图，他长着两只翅膀，一只天马的，一只夜骐的，脑袋上还竖着两只不对称的鹿角。那怪物深红的眼睛凝视着我的灵魂，歪斜的尖

牙在阳光下闪着光,他得意洋洋地笑着。

“下午好啊,小姐。”野兽说道,“天气怎么样啊?”他挥了挥狮爪,左眼在抽搐,右眼抽搐得更厉害。“混乱间多云,百分之二十加农炮?”

“……啊?”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你知道吗,你刚才的所作所为可是真的很不礼貌哦。”

“我要去找暮光闪闪!”我叫道。

“哦,当然啦!这个时刻最出色的玛丽苏!”他慢慢地绕着我转着,一边拍打着翅膀一边用爪子捻着山羊胡子。“最近她好像相当受欢迎嘛,除了……嗯……她每个朋友都把她当泥巴一样给踹了,这戏剧性可真有点夸张啊。嘿,”他指着我的连帽衫,“那衣服是你自己缝的吗?”

“等等,暮光有麻烦了吗?!”我倒抽了一口冷气。

“因为看起来还真像是在柠檬树农场里缝出来的呢。”他伸着脖子嗅了嗅我的鬃毛,然后皱起了眉头,好像闻到了什么酸臭味儿。“哎呀!也可能是你从那儿刨出来的吧?跟我说说,酸柠檬,你知道淋浴这种大发明吗?或者你只是喜欢假装洗过澡了?”

“唔唔唔!”我咆哮着使劲用蹄子在他勒住我腰的尾巴上拍打。“放开我!”

他朝我们下面距离小马镇屋顶的宏伟高度差瞥了一眼,然后又斜视着我。“现在这时候说这话恐怕不太合适哦。”

“求你了!放开我!”我大叫道,把蹄子都合到了一起,几乎是在哀求他,“我得马上去找暮光闪闪!”

他慢慢地下降,卷着我飘下来。“干嘛这么急呐?今天挺好的嘛!”

“你管这样叫挺好?!”我指着周围那些棉花糖云彩和一塌糊涂的小镇,声音都变调了。“我得马上去帮暮光闪闪解决这一切,解决这……这……这通混乱!”

“哈哈哈哈哈!”他得意地大笑起来,细长的脖子向后直仰,笑声直冲天空。太阳一下子沉了下去,月亮升起来了。他的角上闪着战栗的光,低头冲着我奸笑,“不过,不是吗?尽管很疯狂,尽管很难预测,但没有比碰上一只你这样的小马更让我开心的啦!”

“你……你什么意思?”

“因为……呃……好吧。”他翻着白眼四处瞟着,用爪子挠着下巴。“嗯……我猜这恐怕得需要好长的一段独白来当解释才行。不过我总感觉你好像已经习惯了。”

“恐怕我不明白……”

“那咱们来弥补一下,好吧?”那怪物松开了尾巴,把我扑通一声放在月光下的路边。“来,请入座。”他打了个响指。

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只感觉到蹄下一阵巨大的隆隆声,让我的四蹄都在发颤。像变戏法一样,地上忽然冒出一条长凳,正好把我的屁股托了起来。“哇!”我猛地向后倒去,靠在长凳的靠背上,两条后腿在空中晃来晃去。

他迈开蜥蜴的腿和水牛蹄子,在我面前踱来踱去,玩弄着爪子,朝着星空高呼。“我来了,我正在努力创造我的最新艺术杰作,在这片土地上散播混乱与混沌。结果呢,我该找到什么?一只独角兽——顺带一提,是纯净的独角兽,她从附近的房子里拉来一样武器化的派对用品,毫无顾忌地破坏着她的孤独!为什么?去找镇上失散已久的所谓‘朋友’?”

“我……嗯……”我坐在长凳上扭来扭去,“我得……呃……去找暮光闪闪,这样我们才能-那啥,你能先等一下吗?”我仔细调整着坐姿,最后蹲坐在长凳上,好能安全坐稳。“唉,这样好多了。”坐在长凳上,我抬起头看着他,“暮光闪闪是整个艾奎斯陞亚最有天赋的魔法师!我得帮她来找到办法去-”

“-去给世界带来谐律,当然啦!”他弯下腰拍着膝盖,窃笑不已。“不过啊……呵呵呵……为了这个看似伟大而仁慈的目标,你只会惹出更多的混乱来!哈哈哈哈哈!你看……哈哈……这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不是吗?”

我慢慢地向远离他的方向挪去,在座位上微微发抖。“我不明白。什么观点?”

“那个塞拉斯蒂娅公主看来也不明白呢!她的那个躁郁症妹妹也一样,还有那些地狱里的邪恶家伙们都差不多!”他用爪子顺了顺午夜黑的鬃毛,咯咯直笑,“哎呀!现在那个黑漆漆的小巫娜啊,她还真知道怎么开派对!”

“我……我……”我难以置信地伸着脖子,瞪着那个夸夸其谈的怪物。“你是谁?你怎么能-”月亮落下,太阳升起,差点没把我眼睛闪瞎。我哆嗦了一下,勇敢地站在刺眼的阳光里。“你怎么能这么说公主?!”

他打了个呵欠。“哦,这很简单,真的。”他把左边的鹿角拔了出来,在黄色的爪子间旋转着。“无聊。”

“无聊?”

“哦,当然不是一般的那种无聊,而是那种旷古的,有毒的,永远都在膨胀的无聊。就像复仇恶魔从深渊里归来,或者是星期天早上冒出来的真正坏蛋。”

就在这时,四只穿着蓝色制服的雄驹从藏身处冲了出来。小马镇的警察义愤填膺地挥舞着警棍,勇敢地冲向这个蛇一样的家伙。“他在那里,小子们!嘿,你!邪龙马!你要为你对这个小镇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恶棍!”

“邪龙马……?”我不安地低声重复道。一丝恐慌的喘息逃出我的嘴角,自从他把我从这个混乱不堪的小镇中心拖出来之后,我第一次仔细地打量着这个身材比例奇葩的家伙。这个造型……我只在石雕、挂毯、还有古色古香的彩窗图案里见过。“可……可几千年来,艾奎斯陞亚从来没有过邪龙马……”

“哦!”夸夸其谈的怪物眼睛一亮,他噗哧一声把鹿角插回了脑袋上,又拧了几圈把它拧紧。“我正说到无聊呢!”他转过身来面对着警察们,那对不对称的爪子互相敲着。“你们到底上哪儿去啦,先生们?!为你们的挚爱花钱买醉去啦?”他从空气中掏出一个杯子,把自己那颗獠牙撬松,于是冒着热气的黑色液体就咚咚咚地流了出来,像是热咖啡机。“我带了好多咖啡路上喝!还有巧克力末呢!”

“我要好好报复你把我老婆变成了浮标!”一个老警察吼道。

他旁边的警察眨了眨眼。“浮标是什么?”

“闭嘴,中士!”

“真是气氛杀手。”怪物哼哼着,把牙齿塞了回去,又从热气腾腾的马克杯里啾了一口。当警察们越来越远的时候,他狡猾地瞅了我一眼,向我做了个手势。“快,柠檬!选个你喜欢的度假地点:沙漠、丛林、还是大

海?”

“什……什么?”我莫名其妙地问道。

“赶紧的!”他指着自己,“时不我待,我可不想老死在这里!”

“呃……”我咽着唾沫,冥思苦想,“大海吧……我觉得……还行?”

“啊~当然啦!”邪龙马把马克杯往后一扔,那杯子就在他背后爆炸了。他拍着脑门,露出了歪歪扭扭的笑容。“沙漠已经太老套了!山羊胡子里的沙子太多!至于是哪一边的胡子,我就让你猜好了。”

警察们大声呐喊,向他冲了上来。

那个怪物只是抛了个媚眼,朝他们那边捻了个响指。“阿罗哈!”

四道闪光之后,我眨了眨眼睛——然后不得不在瞠目结舌之中使劲揉眼睛,盯着那些曾经是警察的……东西。他们的制服堆在地上,衣服里面挣扎着爬出四只海马。他们喘着粗气,在陆地上像快要干死的鱼一样抽搐。

“咳咳……”蛇身怪物朝附近的一条河指了指。“那边有水哦。现在,脑子聪明一点儿,给进化留个机会吧。”

四只脸色发青的水生小马哀嚎着,呜咽着,像海豹一样扑腾着,一寸一寸地挪向河岸,最后一头扎进粉红色的激流中。

“呵呵呵……”邪龙马翻了个筋斗,一屁股坐到了我身边的长凳上。他靠在木头椅背上,骄傲地凝望着那些海马消失在远方。“咳嗽糖浆。我猜这是那些警察在酒吧里度过的最轻松的夜晚了。”

“你……你你你怎么能这样?!”我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怎么啦?!”他一脸无辜地耸了耸肩。“最起码他们能治好一般的感冒耶!”

“你……你凭什么把……把……”我从长凳上跳下来,冲他怒吼着。因为蹄下是肥皂水路面,所以我不得不先花了些时间站稳蹄子才继续开口。“……把周围小马们的生活给毁得一团糟?!马上把他们变回来!”

“凭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耸耸肩,以优雅的动作掂着脚尖围着我滑来滑去。“因为混乱!我就是干这个的!问这个问题就好像问怒拳为谁握,秋叶为何落,熊猫为何这么胖,你为何像是柠檬树上摘下来的!”

“混乱……”我气喘吁吁地喃喃自语,凝望着笼罩着艾奎斯陞亚地平

线的棕色巧克力雨幕。猪在天上飞来飞去,直到它们被骑在底朝天的齐柏林飞艇上的弓兵拦截。我打了个寒颤,凝视着粉红色的河面。“你一个响指就改变了那些警察。咖啡。”我这辈子可并不经常说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而现在我正被剥夺所有理性和现实的常识。现在我只能惭愧地说当时我心理状态就是那样了。抬头望着他,我低声嘀咕着,“你……你不是普通邪龙马。”

“而你,亲爱的,昨天才刚出生吗。”他转身停了下来,蹲了下来——他长长的身体盘成了一堆,这样他那张荒诞的歪脸就和我面对面了。“你看,你们独角兽就是这点最可笑最容易看穿了。”

“哪、哪一点?”

“当然是眼界狭隘啦。”他站了起来,掸去了胸口上的一些灰。“对崇高目标的不懈追求僵硬而死板,一点儿弹性都没有:什么‘魔法’啦,‘谐律’啦,‘透明度’啦,罗里吧嗦一大堆什么都有。其实都一样:所有的文字,所有艾奎斯陲亚语言的无数碎片,所有掩盖简单真相的老套路。”

“而那是……?”

“对秩序的追求和对无序的追求本来就是一回事。”他嘲讽地笑道,“只不过-”他的腰一扭,脑袋转了一百八十度,倒着朝我笑,“-方向相反而已!”

我皱起了眉头。“我可头一次听说这话,很明显这概括得太过头了。”

“哦,不过你得承认!”他的身体也旋转起来,配合着他旋转的脑袋。当他转向我这边的时候,脑袋上的一支角已经变到了前额上,直指着我的方向。“你们那些金贵的乖乖天角兽公主把情况反倒搞得更糟糕了!”

“哦,是吗?!”

“只不过她们掌握着权势和力量。”他拔下一只角,把它搓成了一根高尔夫球杆,又从嘴里吐出一个高尔夫球,把它放到自己的蜥蜴脚上,然后握着那根球杆开始摆POSE瞄准。“而把力量和自以为是混在一起是制造混乱的绝佳办法!哦,一开始还是很微妙的,就像是窗户上刮下来的那点儿粘糊糊的泥垢。”他挥杆击球,结果没打中。低声骂了一句什么,他再次开始瞄准。“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切就会越积越多。很快,那些你曾经毫无保留地去崇拜和信任的谐律女神们呀,她们就会开始……干些不

太对劲的事儿啦。”他精神抖擞地欢呼着，“比如说，把远来的游客给变成石头。”说着，他猛击那个高尔夫球，目不转睛地看着它划出一道弧线飞向远方，击倒了远处的一栋房子，而且还引发了连锁反应，房子一栋一栋地接连倒下，很快，周围所有的建筑物都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了，空中充满了房屋倒塌的巨响和灰尘。

随着混乱逐渐平息，我发现自己敬畏地盯着他。“变成……变成石头？”我咽了一口气，感觉到一阵深深的寒意从身体里升起。“天角兽……谐律精华……”

“她们肯定达成了协议，不是吗？”他倚在鹿角搓成的球杆上，懒洋洋地瞥着我，“这所谓的‘和平’，代价真是如此高昂，实际上还帮我把本来该做的工作都给做了。现在告诉我……艾奎斯陞亚这几千年来有没有享受过种族间的纠纷？内战？瘟疫？怪物流行？斑马战争？嗯？”他拧着球棍，把它拍回原来的模样，插回头顶上。“我猜我都有点来晚了呢，你觉得如何？”

我呆呆地看着他，可以感觉到我眼睛里的瞳孔在收缩。我艰难地咽着唾沫，战战兢兢地说道，“无序？”

伴随着一阵响亮的铃声，彩灯忽然在我周围接连亮起，吓得我浑身猛一哆嗦。邪龙马跳到了我面前，忽然戴上了墨镜，穿上了闪闪发光的红色燕尾服，举着没插电源的麦克风大喊大叫：“好耶！恭喜我们的冠军诞生啦！”他一伸胳膊，不知从多远的地方把一只很眼熟的戴着厚厚眼镜的小雌驹抱了过来。“亲爱的，告诉她，她赢得了什么？”

鬃毛灰白的纠缠咧着大嘴直乐，那笑容好像明信片上印刷出来的，“酸柠檬小姐已经获得了‘万事通’头衔！而且还赢得了前往‘废话少说’山谷的全额带薪假期。艾奎斯陞亚万岁！”

“非常感谢，宝贝儿。”无序把他的墨镜往下按了按，朝她奸笑着。“记住，你是一个乏味、缺乏想象力的角色，谁也不会喜欢你。”

“偶是一个乏味、缺乏想象力的角色，谁也不会喜欢偶。”纠缠兴高采烈地回答。

“现在你明白了！”无序冲她竖起了大拇指，然后一个大脚把她开了出去，让曾经红毛的小丫头飞过附近的山丘。“这年头的孩子啊，啧啧。”他

耸耸肩,把那身闪闪发光的晚礼服活像百叶窗似的一拽,衣服顿时无影无踪了。“有了他们就没法过日子,没了他们又没法射门!”听着远处隐隐传来的孩童嬉闹声,他的眼睛有点抽搐。

“我……我我我……你……你你你……”我简直都吓呆了。

“哦,得了吧。金鱼脑子不好使,这流言不早就在流言终结者里被终结了吗?”他盘在我身边,盯着我的眼睛。从他的呼吸之中,我闻出了一股比时间还要久远的恶臭味儿。“大名叫做‘无序’,亲爱的。朗朗上口,容易记忆。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根本说不出话来,过去多次前往遗忘领域所积累下来的勇气和力量,眨眼之间全都漏得一干二净了。因为摆在我面前的是个恐怖的事实:我正在和一个在古代给整个艾奎斯陲亚带来了巨大痛苦和灾难的存在面对面交谈。这个存在远超出了凡俗生灵的理解范畴。他是邪恶的实体化,依附在生物死亡碎尸里面的恶魔。在他当初降临于此的黑暗之日,他吸收了那些动物尸体的残肢,构成了他邪恶的外表。历史上一直都缺乏对这个伟大的欺诈者的真实外貌描述。但不知何故,眼前这只邪龙马简直太合适了。我根本无法想象还有什么能比他更讽刺,更恶心,更恐怖,更能体现艾奎斯陲亚一切价值观的对立面。此刻,我简直吓得魂飞魄散,因为我早就在传说和童话之中读遍了那个暴君的所作所为,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有多绝望。毕竟,仅仅几十年时间,无序就靠一己之力把整个世界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更是几乎冷血地杀死了天角兽姐妹本身。我能做什么?我能说什么?

生物的本能占了上风,我像个小孩子一样抽抽搭搭,四条腿软得像面条。“天、天琴,天琴心、心弦。”我哆嗦着,等待着他往我脑袋上扔一颗陨石下来。

结果却相反,他哈哈大笑,笑得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哈哈哈哈哈!这么正经!你是谁啊?伪装的坎特拉间谍吗?”他眨眨眼睛,捻了个响指。

“拜、拜托……”我抬起蹄子,结果却抓住了一杯马提尼酒。“我、我不知道,我-”我停顿了一下,犹豫了一下,把那杯酒扔掉。“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

“哦,不知道?那你还像只疯狗似的朝我吠个不停!说真的吧,心弦小

姐,为什么你要这么固执地反对我的艺术创作?”无序翻着白眼,捻着手指头。“对对对,我是让一帮警察长了鱼鳃,我确实把一只不会飞的假小子变成了臭美丫头,还打破了她跟她那义警老妈之间的母女关系。而~~~且,我还让你们挚爱的镇长脑袋上长出了性感的触手鬃毛。”

“那、那把纠纠踢飞的事呢?”

“把谁?”

“这都是为了报复塞拉斯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吗?”我壮着胆子质问,尽量不发抖,眼看着他盘绕在我小小的身体周围。“你把她们的王国搅得天翻地覆,就是为了报复她们把你变成了石头?”

“哦拜托,别把我看成那种小肚鸡肠的复仇者。”无序嗤之以鼻,伸出爪子拍着他毛绒绒的前胸。“而且呢,她们之所以能把我变成石头,只不过是因我让她们这么做的而已。”

“你……让她们这么做的?”

“哎呀,当然啦!”他笑得别提多灿烂了。“总有那么一天呀,打发无聊的过程也变得无聊透顶了!关键在于你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得去休个长假,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竖琴。”

“‘竖琴’?!”我瞪着他,脸色黑了下来。“我叫天琴!”

“哈,对对,当然。土豆地瓜马铃薯,一回事嘛。过来……”他用尾巴把我卷了起来,把我倒挂在空中。任凭我惊叫着扑腾。“现在跟我一起摇摆~”

“嘿、嘿!”我眼看着倒挂的天地,只能继续无能为力地尖叫不已。

无序四肢着地,像只蜥蜴一样爬行而走,直向小马镇深处,在周围的混乱之中穿插迂回。“不过呀,变石头也很无聊啊。所以我能又回到这个文明世界也挺开心的!这就表示我又能尽情发挥创意啦!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又活过来的,不过我肯定不会有反对意见!”他的脖子拧成了一个锐角,朝着某个方向挥爪致意。“对不对呀,蹄小姐?”

“今天还好吗?!”小呆尖叫着骑着小滑板车飞驰而过,抡着棒球棍狠狠抽了无序的老脸一下子。

无序的脑袋啪啦啪啦地转了五圈才嘎吱一声停稳,他咧着嘴,“哦~~~我就喜欢有准头的女生!你觉得呢?”

“你知道吗……”我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所有的血液都涌到了我的头上,我的耳朵在帽衫的兜帽下一个劲儿地抽搐。“……皇家姐妹俩一点儿也没忘记你!她们不会放过你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她们已经-”

“噉。拜托,别跟我讲什么谐律精华。关于这场‘坏蛋回归’的小小派对,我都已经读过手册了,竖琴。另外,这场解释性的独角戏谁是主角啊?”他把我举到一根弯曲的路灯杆子上,用它挂住我的连帽衫把我悬在空中。“如果你非得知道的话,那我告诉你好了。谐律精华根本没法对付我。”

我对他怒目而视。“你凭什么说这种大话?谐律精华就是专门为了对抗混乱而创造出来的!”

“那么塞拉斯蒂娅得愚蠢到什么地步才会让谐律精华分解成了六个不同的部分啊!”他边说边窃笑不已。然后,无序从旁边的店面上顺手摘了朵玫瑰,把它变成了一个王座,大模大样地坐在我面前。“我猜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塞拉斯蒂娅终于也觉得无聊了!不然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点子,把整个艾奎斯陞亚最大的守护神器托付给了六种一点儿都不靠谱的美德呢?”他伸出爪子,扬了扬眉毛。两个按摩球出现在他的手掌中,他一边打哈欠一边转动它们。“噉……话说呀……对,我可是给她们泼了点儿冷水呢。就像是正义季风带来的巧克力炸弹!呜~~~轰隆!”

“你……”我挂在空中瞪着他,嘴唇颤抖着,“你到底对暮光闪闪和她朋友们干了些什么?”

“啊!听听我们这话说的!感觉像是我都干完了似的!”他用爪子转着那两个按摩球,“实际上呢,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会儿,我正在干呢!咳咳……”他把那两个球抬了起来,噗哧一声塞进了自己的眼窝里,把它们变成了一双紫色的大眼睛。然后他的鬃毛出现了紫色条纹,用两只爪子托着下巴,用暮光闪闪的声音惊叫着,“姑娘们!你们……你们到底是怎么啦?我们必须团结一心才行!”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你……”我扭头瞥了一眼那些在四周发疯的灰色镇民们,“你……你把暮光闪闪和她朋友之间的友谊给毁了?!”我咬牙切齿。“你就是用这种无赖办法来战胜能把你变回石头的强大魔法的!”

“而且我还在上次的马聚大展上给她们露咪咪呢!”

一时间我怒气冲天,四蹄乱踹想朝他扑过去,都忘了自己还挂在路灯杆子上呢。“你好大的胆子!暮光闪闪不该受到这种待遇!谐律精华比你想的要强大多了!你等着瞧!”

“哦,拜托,谐律谐律谐律,一天到晚就是谐律。没完没了的!”无序猛地抬起了头,那俩紫色大眼睛珠子从他眼眶里弹了出来,敲在了我脑袋上弹开。他的声音恢复了正常,鬃毛也变回了原来的颜色。“看见没有?我想让你知道的就是这回事了,竖琴。我才刚刚回到现代艾奎斯陞亚不到一天时间,都已经感觉想吐了。短短一万年而已,这地方就变得比我当初离开的时候还无聊!想想看,到处都有那么多崇拜你们那俩公主的小马四处乱跑!简直让我反胃好吗。”

“这个国家有秩序!”

“这个国家就是座监狱,”他站了起来,一脚把王座踢得粉碎,用爪子挠了挠我的下巴,“该是革个命造个反打倒监狱看守的时候了。你不觉得吗?”

我狠狠地瞪着他。“靠混乱?”

“你称之为混乱,我称之为‘自由’。”

“真的吗?”

“还在怀疑是吧?”他把我从路灯柱上猛地拽了下来,把我夹在了他的左腋窝下。“来,我给你示范一下。”

“你要上哪-啊啊啊啊啊!”

我拼命抓紧了他,身不由己地跟他一路“溜冰”过小镇,冲向了一栋很眼熟的公寓楼。我们俩直接从楼侧面撞了进去,落到了一间客厅里,整个客厅被碎石头搞得一片狼藉,里面的两只小马吓得尖叫起来。

“顺疯快递!”无序开心地叫道,用爪子挥舞着我。“有没有谁点了一只背景小马?”

“是无序!他回来了!”尘土飞扬的客厅里,风哨子在尖叫。“焦、焦糖!”

“躲、躲我后面,亲爱的!”焦糖大叫道,虽然在发抖,但他还是硬撑着挡在了他的挚爱面前,面对着这个无所不能的怪物。“你、你给我们滚出

去！我们不要你的任何邪恶把戏！听见没有？！”

“在你还没试过之前可别轻易放弃了！帅哥！”无序冲他挤挤眼睛，又低头看了我一眼。“你朋友？”

“我……我……”我眉头紧锁。实际上，虽然我们刚才以这么生猛的方式闯进了风哨子和焦糖仔的家，但是一看到他们俩依然颜色绚丽，我就安心多了。忽然，我明白要发生什么事情了，顿时心如死灰，只觉得想哭。“不，拜托，求你了无序。我为我刚才说的话道歉，你不用给我示范-”

“唉……”他一爪子捂在脸上，然后冲我的哭丧脸皱着眉头。“这可都是为了你，不是吗？你就安心一边儿歇着，看专业的来好了，竖琴。”他把我放在一张安乐椅上，又打了个响指。扶手顿时变成了镣铐，把我牢牢捆在了上面。我徒劳地挣扎着，眼看着他从我身边走过，走向那堆颤抖的情侣。“我可是要以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伟大办法来解救这些悲惨而不幸的生灵呢！”

“你……你给我们什么我们都不要！”焦糖仔再一次大叫道，在地上威胁地刨着蹄子。背后，风哨子正展开翅膀捂住了她战栗的面孔和惊恐的泪水。“我们只想要我们的邻居回来！”

“唉……邻居，邻居，邻居……”无序摇头叹息，同情地瞟着这对小两口。“啧啧啧，你们俩到底几岁了？社会怎么说，你们就得怎么听是吗？”

“你、你说什么？！”焦糖仔结结巴巴。当无序直盯着他眼睛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往后缩了缩。

“你！就害怕赔钱！一想到庄稼可能要枯死就难受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害怕没法给你的小甜甜做奶昔，切！”无序一个俯冲钻到了焦糖仔蹄下，把他和风哨子一块儿扛到了长长的蛇腰上，风哨子惊恐地盯着他奸诈的笑脸。“还有你！你就那么害怕一场婚礼的排场吗？就那么害怕在你朋友们面前体不体面漂不漂亮？就那么急着想让你邻居们都相信你们俩真心相爱？”

“放、放开她！”焦糖吼道，努力想重新翻身站稳。“唔唔唔……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问题在于！”无序骄傲地高声宣布，“你们俩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这种甜甜蜜蜜亲亲爱爱的不一般的男女关系到底是怎么了？！我

听到了足足七千多字的流言,你们俩之所以建立这种关系是为了摆脱所有的恐惧和担忧。可你们俩现在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缩在这里战战兢兢,生怕失去一切?所以,现在你们俩之间就只剩下成宿成宿睡不好觉的被迫害妄想症了!这还有什么浪漫可言?都这时候了,你们俩还没受够吗?!”

风哨子被无序扔到了焦糖身边。两只小马浑身发抖,紧紧抱在一起,互相对视了一眼,又一块儿抬头盯着无序。

“你、你到底想、想告诉我们什么?”风哨子好不容易才凑出句话来。

“我想告诉你们呀……”无序开口说道,声音忽然变得非常低沉。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影子笼罩了那两只小马。“明明能随心所欲,干嘛还非得劳神去改善你们之间的关系呢?”他俯下身,红黄相间的眼睛忽然化作了多彩的漩涡。“当生活中有那么多鸡毛蒜皮的破事儿得操心 and 害怕的时候,恋爱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说着,他轻轻地拍了拍风哨子和焦糖仔的额头。他们眨着眼睛,眼中也同样泛出了和无序眼睛相同的漩涡。眨眼间,他们的鬃毛和毛皮都褪色了,吓得我下巴都掉了下来。沐浴在灰暗中,他们站起身来,发出了疯狂的笑声。两只灰色小马像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互相对视。

“嘿!亲爱的!”焦糖仔喘着粗气。“你跟我想的一样吗?!”

“去他喵的地心引力!”风哨子用开朗得不对劲的声音回答道,“反正我一开始就讨厌我的骨头!”

焦糖仔从附近的台灯上抓起一个灯罩,像头盔一样拍在自己脑袋上,然后用两条强壮的前肢将威斯勒举过头顶。“三……二……一……”

“合体!”风哨子放声尖叫,然后嘟起嘴唇配音。“奇卡卡库卡!”

然后焦糖仔用后腿直立而起,就这样迈开两条后腿直立着开始狂奔。他高高举着风哨子,从破烂的公寓边缘跳了下去,一头栽向外面的空地。就在坠落的最后一刻,风哨子展开了翅膀,拉着焦糖仔像滑翔机一样飞过小马镇的屋顶。“耶~~~~~!”

我呆呆地看着他们远去,然后慢慢地转过头来凝视着无序。

“哈哈哈哈哈!”他一个劲儿地鼓掌喝彩,得意洋洋地站在摇摇欲坠

的客厅边缘。“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我做了什么没有?!”

“你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你扭曲了他们的心灵!”远处传来窗户的粉碎声,紧接着是焦糖仔和风哨子毛骨悚然的尖笑,让我不由得一哆嗦。“他们这要是没自杀,就算走运了!”

“竖琴,有句老话说的好,花开花谢,生命是朱古力糖-呃……不,”他拨弄着嘴唇,抬头瞟着天空的粉红色云彩。“是这么说的吗?哎呀,记不太清了呢,在石头里呆的太久了。”

“呃……”

“重要的是,”他弯下腰对我咧嘴一笑,“我解放了他们。”

“解放?从哪儿解放?!”我大叫道。

“从他们执着于秩序的虚伪表象之中!”他沿着公寓边缘踱着步,向空中一挥手,看着那些飞行的猪和长着螺旋桨尾巴的猴子从我们面前飞过。“毕竟,宇宙本身就是混沌的,艾奎斯陞亚本身才有毛病。这个艾奎斯陞亚,就像个装满了白痴规矩的小口袋,泡在一个飘满了光芒、泡沫、还有纯粹无可预测性质的大浴盆里面! 你觉得它能永远保持这种完美的结构模式吗,竖琴?有多少天角兽背负着这种荒唐的目标,我才不在乎呢! 最终,一切的壁垒都会坍塌,哪怕是最坚固的苍穹。而当它们坍塌之时……”

他用一只蜥蜴腿刹住了车,很严肃地转过身来盯着我。

“情况可就没那么好玩啦。”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简直怒气冲天。“生命之中并非只有乐趣-”

“哦~我猜你要开始对我发表一堆关于什么长期的牺牲精神还有什么坚持不懈克服难关之类的巴拉巴拉巴拉,对吧?”无序靠在我的安乐椅旁边,陶醉地指着远处不时传来的爆炸声、巧克力雨,还有正在砸烂邮箱的邮差小马。“瞧瞧你所有那些朋友们! 对,他们的生命也许的确很短暂,很悲催,很残酷——可现在呢?他们正在好好享受呢! 多亏了我,他们了无牵挂了,他们彻底从无聊透顶的日子里,从那些没完没了的规矩里面解脱出来了! 反正一切迟早都会崩溃,那何必活得那么有条理呢?”

“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突破环境对我们的限制,变得比原本的我们自己要更好!”我反驳道。“就连塞拉斯蒂娅和露娜——永恒的不朽者,在这个相互自我发现的旅途之中也与我们一路同行! 当我们屈服于庸

俗的原始冲动之时,那就等于失去了超越恐惧限制的所有希望!”

“恶心!瞧你这幅德行!”他又站了起来,双臂合拢,拍打着不成比例的翅膀。“你就像个挂在扩音器上的发条玩具!”

“只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跟我说说看,请在三句话之内说清楚。”他说道,懒洋洋地拨弄着一只爪子。

“如果你对自己在艾奎斯陞亚所担当的角色这么确定的话……”我迷惑地眯着眼睛看着他。“如果你这么想在这片大地上散播混乱——一只小马一只小马地把他们变灰,那为什么还要从这么繁忙的日程表里专门抽出这么多时间来把我拉到这里来告诉我这么多……这么多……”我突然出了一身冷汗,声音慢慢消失了。“……哲学思考……”我大口喘气,浑身发抖,因为我一下子全明白了。现在虽然我正坐在椅子上,但却感觉是被沉重的铁块压在上面。“我们一直在进行哲学思考。”

“哼哼哼……”他朝我俯下了身子,脸上露出了邪恶的奸笑。“都过了这么半天,现在你总算是明白过来了啊,亲爱的。”

我无助地盯着他,惊慌地抽搐着。

“总是曲里拐弯地去想问题,那多无聊啊。”他的眼睛变成了催眠的漩涡。上古欺诈者抬起一只爪子,以冷酷的准确性,点在我的角上。“让我们来看看,当你的脑子变成一锅浆糊的时候,你还能怎么去思考。”

“唔唔唔!”我呜咽着,紧闭着眼睛。一瞬间我想到了暮光,想起了爸爸妈妈,想起了彗星……紧接着,喘了好几口气之后,我意识到我依然还拥有思考能力。虽然满头大汗,我还是小心翼翼地睁开了一只眼睛,再睁开了另一只。

无序依然弯腰俯视着我,他的爪子还按在我角顶上。但是,什么变化都没有。

“我说……‘当你的脑子变成一锅浆糊的时候’。”他又按了按我的角。

啥事也没有。

“变成一锅浆糊!”他又点了一下。

还是啥事都没有。

“嗯……”他灰色的眉毛皱了起来。“这可真有点儿怪了,不是吗?”他舔了舔嘴唇,整个身体一下子盘到了我身边,又长出了四只、八只、十六、三十二……数也数不清的胳膊,全都伸着指头朝我点了过来。密密麻麻数不清的指头就这么在我身上一个劲儿地点来点去。“变成浆糊!变成浆糊!变成浆糊!变成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

“唔唔唔唔——!”被他点个没完的我在椅子上咬牙切齿地扭来扭去,“别……乱碰我!”随着这声吼,鞍包里的唤夜者琴弦一颤,我眼前顿时绿光一闪。下一瞬间我就看到一层绿色的魔法屏障消散,无序躺在地上,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啊~我滴太阳~~~”他用一个难以置信的动作,身体向后一弯,脑袋从尾巴下面钻了过来,站直身体冲我眨着眼睛。“我滴个乖乖!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

“这、这……”我咽着唾沫,低头看了自己一眼。“怎、怎么回事?”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不过我只知道一件事!”他咧开了嘴,来了个后空翻,趴在地上像蟑螂一样朝我爬了过来,用爪子把我连同整个安乐椅都抬到了空中,笑得非常精神。“我已经不再无聊了!”

这下子我真的觉得自己的左耳朵后面开始往下流汗了。“呃哦……”

“嘿!让咱们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耐,竖琴!”他把我转过身来,狠狠地踢了椅子一脚。“跑远点!”

“哇啊啊啊啊——”随着我的尖叫声,整张椅子都在我屁股下面化成了残骸。当然这恐怖感比起在空中飞过半个小马镇还是差远了。我四蹄乱舞地飞过一队飞猪、一只戴着螺旋桨帽子的紫色小马,一尊鲨鱼雕像,还有其他几样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滑稽玩意儿。紧接着,我开始下跌,像一颗炮弹一样拖着尖利的呼啸声坠向了车厘子的学校。“哦塞拉斯蒂娅救我呀——”

我的尖叫声被身体撞上红色屋顶,以及砸向下面一大堆课桌椅的轰然巨响打断了。在弥漫的烟尘中,我靠在单室学校的墙上,又是咳嗽又是喘气。令我震惊的是,我仍然完好无损,四只蹄子一只都没断。

“什么?!我……我怎么会……”

“嗨！”一个有点儿含混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我扭头一看，只见鼻青脸肿的灰色纠正用尾巴倒挂在衣帽架上。“偶超级没用！”

“呃……对。嗯……”我转过身来重新检查着自己全身上下，“为什么……我居然一根骨头都没断？”我的惊叫声得到了回应，一层绿色的光纹在我周围荡漾着。我的耳朵随着唤夜者的琴弦鸣响而颤抖，于是我恍然大悟。“我……我之前还从没像这样带着唤夜者外出呢！每一次，当我前往遗忘领域的时候，这神器都在保护我，都在和她对抗。不过……”我咽了口唾沫，“不过，如果它能对抗的不止是她呢？”

我的视线扫过周围教室一片狼藉的地面，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唤夜者，它是太虚玄母之歌的一部分。塞拉斯蒂娅、露娜、还有她也是一样的。她们都来自同一首创世之歌。纯粹的谐律可以抵挡混乱，就像凝聚成形的六个谐律精华。或者……是保护这个世界免遭宇宙洪荒侵袭的最早元素精华！”

我昂首挺胸，心中因为这顿悟而振奋不已，更是因为我和那个怪物之间已经隔了这么老远而心满意足。

“要是唤夜者能保护我不变灰，那它可能也能帮助暮光闪闪拯救她的朋友们，恢复谐律！”我兴奋地笑着，朝出口飞奔而去。“赞美女神，多亏他把我踢得那么老远！既然我又被忘掉了，那我可能就有了抵抗这一切疯狂混乱的优势-”

“好啊，看看你！”结果我迎面忽然撞上了无序的奸笑脸。他穿了件黑色长袍，还顶着一顶毕业帽。“咱们来看看有没有哪个酸柠檬还能从这一飞踢之下爬起来！”

“哇啊啊啊啊！”我一个后仰，玩命和他拉开距离，坐在地上四蹄并用地往后退，直到后背撞到了角落里。我紧紧抱着自己，浑身哆嗦着，眼睛睁得都快爆炸了。“你……你你你……你还、还记得我？！”

“哎呀，我当然记得啦，我怎么会忘掉一只在我纯洁的抚摸之下还解不开安全带的小马！”他高高站在黑板前，摆弄着帽子上的流苏。“古往今来整个艾奎斯陞亚，能如此挑战性地抵抗我混乱能量的小马也就只有塞拉斯蒂娅和她那个啥都反着来的宝贝妹妹了，可现在一切都变了！竖琴，很高兴认识你还有你那闪闪发光的神奇魔法绿泡泡！你可真是一只非常

非常特别的小马……”

“耶！” 纠纠咯咯笑着，倒挂在衣帽架上晃来晃去，还拍着蹄子。“超级特别！超级特别！”

无序的眼睛厌烦地眯了起来。他叹了口气，脱下袍子随手一扔，把灰色的小雌驹盖住。“好了，这下好多了。我们说到哪儿啦？真是的……哦对了！” 他把帽子也从头上摘了下来，嗖地放到了我角上。“我只想知道你的小秘密，心弦小姐。你就像一颗未经雕琢的钻石，前提是未经雕琢的地方是一所塌了半边的教室，而且这颗钻石的着装品味还跟个哈萨辛似的。”

“你……你……你怎么……” 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只觉得嗓子眼干得发疼。“你怎么还会记得我的？你明明把我踢飞过半个小马镇远！这怎么可能！”

“不不不，永远都别说不可能，我的小柠檬！” 他抬起了他的左脚，忽然之间那只脚穿上了一只色彩缤纷的球鞋，鞋底还打着沾满青草的鞋钉。“话说在万物起源之前呀，我可是有只黄金左脚呢！当然啦，如果你是一个宇宙混沌深处的独一无二的存在，那要扮演四分卫可就难得很了。不过，嘿，反正又没有谁来计分不是吗……直到谐律这玩意儿破坏了古老的平衡。” 他站的笔直，饶有兴致地挠着下巴。“现在，该是来回答一下你那充满活力的绿薄荷能量之谜的时候了……”

我咬着嘴唇，眼睛飞快地朝我的鞍包膘了一眼。以一种尽可能随意的方式，我把背上的鞍包调整了一下，让自己能感觉到唤夜者那安稳的重量，顺便又挡住他的视线。

“也许……” 我结巴着，“我、我只是你的混乱方程式中一个无法预测的因素而已。你……呃……你……本来混乱就不可预测，不是吗？”

“小姐，我是这座精神病院舞厅的导演，可不是观众。就像任何真正的艺术家一样，我希望能牢牢把控我调色板上的每一种颜色，尽管可能是灰的也好。” 他伸出爪子翻弄着我的鬃毛。“等等，那是灰的吗？嗯……不，是青色的-”

我直接把他的爪子推开，咆哮道：“够了！好了！现在你知道你不能像改变其他小马一样改变我了！为什么不放过我？！想找乐子去别处吧！”

“哈！说的跟真的似的！”无序弯下腰和我面对面，老顽童一样挑动着自己的眉毛。“你知道我都等了多少个纪元，才终于碰上了一个能和我旗鼓相当的对手吗？！”

“如果你是在夸我，那我一点儿都没觉得荣幸。”

“所以，非得这样不可咯？”他摇了摇头，“不不不，亲爱的。你依然是这场盛大游行活动的一部分，而且我一定得玩到底！虽然你或许能抵抗我的……咳咳，魅力，但这并不表示，你就不能让这个你称之为艾奎斯陞亚的蹩脚世界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刻充满活力了！因为我依然是无序，混乱之王！而你嘛……”他用爪子摆出了手枪瞄准的姿势对准了我，然后一扣，“是个木偶！哪怕是会反抗的木偶也依然是挂在线绳上的！”

随着一道闪光，我头上的毕业帽变成了一顶小丑帽，鞍包下面的连帽衫也变成了一身华丽的彩色小丑装。我惊叫一声，看着自己的身体。“这什么鬼-”

他打了个响指。我们周围的世界顿时消失在一片光芒中。忽然之间，我们已经坐在了小马镇市政厅中间，只不过，这地方不再是市政厅了。整个地方都被改建成了一座巨大的皇宫，里面坐满了我能叫的出名字的每一位小马镇镇民。他们都向着一座高大的桃花木法座欢呼，挥蹄子，鞠躬行礼。无序威严地坐在法座上，身上还穿着红黑相间的长袍，而我……

我蹲在他面前的台阶上，帽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我环顾四周，看着那些用抽象艺术和巧克力沉淀物染色的荒谬横幅。

“怎……什么……？！”我朝窗外望去，结果只看到了倒挂的艾奎斯陞亚地平线。太阳消失了，很快就被月亮所取代。然后那圆圆的月亮飞快地张开了一个缺牙馅饼一样的大嘴，开始狼吞虎咽地追逐周围排列成行的星星。我只觉得一阵恶心。“哦……看在燕麦之爱的份上……”

“欢迎来到混沌皇庭！”无序的声音咆哮着，指着那群正向他又是鞠躬又是吹捧的小马们。“毕竟，这可是新·混乱斯陞亚的首都！难道你不觉得它应该多点儿欢乐气氛吗？”

我眉头紧锁，看着周围那些被洗了脑的小马们白痴一样流着口水傻笑的脸，不由得脸色铁青。“我觉得它已经够欢乐的了……”

“闭嘴小狗狗！我不同意！小丑，”他照我屁股就是一脚，“来个小曲

儿！如果你愿意的话！”

一架七弦琴出现在我蹄子里,我感觉到我的蹄子自己动了起来在弹奏。我又看了那琴两眼,黑着脸把它从王座上扔了出去。“不！我才不会为了给你逗乐子而演奏！”

“切,当然不了。”无序对此嗤之以鼻。“你是在为他们而演奏,毕竟上朝很无聊不是吗？”他又捻了个响指。

这次突然出现在我蹄子中间的是一架手风琴,又是自己开始演奏了。我挣扎着想把它也扔掉,但是那手风琴的把手牢牢捆在了我前蹄上,让我身不由己地拉个不停。我越是努力挣扎反抗,身上那身衣服的铃铛就越是叮当乱响,给这荒唐的法庭增加了更多不谐的旋律。“噉——！”

“唱得不错！竖琴,再真心点儿！”无序伸出爪子抓住了一只半空中飞过的猪,把它脑袋拧下来放在王座的扶手上,然后从猪的空脖子里喝着甜甜的柠檬汁。他打了个嗝,朝那些小马们招招手。“谁的愿望最着急啊？第一个上来吧！你们的混乱之王会给你们应得的奖励的！”

群众们顿时一片混乱,互相推搡叫骂,打得狼烟四起。直到两只年长的小马最终冲出了等候线,勇敢地站到了他们面前这位七拼八凑的王者面前。

“高贵的无序啊！”蛋糕先生大叫道,用蹄子指着他的配偶。“告诉这个自私自利歇斯底里的臭婊子！把当初分裂了第一个原子的火花给收回去！那个火花激发了最早的天角兽之魂,诞生了太虚玄母,塑造了整个宇宙,唱起了小马的歌,散播了小马文明,诞生了艾奎斯陞亚,让世界上有了生灵,之后有了她爸她妈,生了她之后又把她抚养大,让她有机会去吠城参加烘培大赛然后遇到了我之后嫁给了我！”

“没门！”蛋糕太太嘶叫着,用一把燃烧的彩弹枪冲她老公脑袋就是一枪,又向高坐在面前的邪龙马呼吁。“您告诉这个没男子汉气概的性无能！把最初的二分法则给收回去！这个法则诞生了第一个原子的火花,那个火花激发了-”

“是,是,是,”无序嘀咕着,挥着一只黄色的爪子。“我确实认为所有小马和他们的兄弟姐妹都能看得出情况是怎么发展的。说真的,你们俩,那些彩弹什么的还不足以让你们俩那史诗一般的小打小闹活跃起来吗？”

他向前倾着身子,苦笑起来。“为什么你们俩非得把这些家庭内部矛盾带上我最尊贵的皇庭来?”

“我想要的只是生活中的一点点刺激!”蛋糕太太叫道。

蛋糕先生把她推到一边,咆哮道:“她总是用无聊的赞美和昵称让我透不过气来!”

蛋糕太太又把他推了回去,冲着那个心怀恶意的混乱分子叫道:“他总是用他那甜蜜的诺言和永恒的奉献来要我这么做的!”

“看看这两个傻瓜!”无序挥挥爪子,低头俯视着我。“我明明赐予了他们混乱的良药,结果他们那可悲的灵魂依然被束缚在毫无意义的结构概念上!就好像他们之中有谁依然相信那个悲惨的谎言,依然被禁锢在他们那悲惨盲目的小小生活里!”他把爪子插进了胸口,从里面掏出一颗流淌着黑水的漆黑心脏,看着它跳动不已。“所以你们才会聚集到这里了,不是吗?”他冲我抛了个媚眼。

我咬牙切齿,挣扎着用力把粘在前蹄上正发出刺耳杂音的手风琴拽下来。“老天啊……我这辈子从没有这么想揍谁……

“哦,放松点,竖琴。”他把那颗心扔了起来,含在嘴里,一口把它顺着长长的脖子给咽回了肚子里。“当音乐离你而去时,你的脾气可是真的非常暴躁啊。”他笑咪咪地朝我指了指,“要不要借你一只手啊?”

我一头雾水地抬头看着他。“……啥?”

“嗯……”无序挠了挠他的山羊胡子。“有意思,不知怎么的,我还以为这会让你会错意呢。好吧。”他耸耸肩,在他高大的宝座上转了过来,清清嗓子,冲着已婚夫妇高声宣告。“蛋糕先生!蛋糕太太!我已经放开了那些将你们那微不足道多愁善感的爱紧密相连的细小蜘蛛网,这样你们就能感受到混乱的刺激,拥抱生活中的一点点兴奋!你们想要的就是这个,不是吗?”

“是的!可我们还想要更多!”蛋糕太太叫道,灰色的眼睛兴奋地闪着光。

“哦,求求你,尊敬的阁下!”蛋糕先生跪在地上求他。“我感觉到一阵阵可怕的喜悦和满足感涌上了心头!您一定要让我们更加痛苦!更加迷惑!”

周围打成一片的小马们鼓噪着表示赞同。

“嗯……”无序往后一靠,用手指头有节奏地敲着王座的扶手。“对于微量稀释的混乱,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我抬头看着他,结结巴巴地问:“诸律?”

“不对!”他高高地挥了挥爪子。“过饱和的超高浓度混乱!”他的手指头几乎捅到了天花板,捻了个响指。一道巨大的闪光笼罩了整群小马。眨眼间,这个“混乱皇庭”已经变成了高大的露天体育场看台,围绕着一个方形的摔跤场,周围拦着绳子和带衬垫的柱子,还有半模糊的徽章什么的。在场的小马们已经变成了一大帮狂暴的嗜血观众,挥舞着白色标语,穿着黑白相间的T恤。

“现在让我们看看你们怎么发挥!”无序高声吼道,坐在我旁边的桌子后面,穿了一套五千块钱的西装。他用尾巴卷起一个锤子,敲响了大钟。

我依然穿着那身小丑装,呆呆地看着格斗场上的蛋糕先生和蛋糕太太换上了氨纶材质的紧身衣和摔角面具,正在彼此对峙。

“吼——!”比刚才还要灰了很多的蛋糕太太朝前扑了过去,把她丈夫死死地禁锢在拉腕十字固中。“准备体验一下极度痛苦的滋味儿吧,我亲爱的!”

“呃呃呃——!”蛋糕先生朝她吼回去。“你自讨苦吃,现在准备迎接旋风吧!宝贝儿!哈哈哈哈哈——!”他恶狠狠地把她掀翻在垫子上,把她的四条腿扭成了反关节。

“啊——!”蛋糕太太在欢呼声中咆哮,“看看杯子蛋糕塌下来砸你一身你能怎么办,小甜心!”她踹开了他,拽着他冲向格斗场另一边,把他重重地摔在角落的支柱上,然后疯狂地用脑袋和肘部撞他。

几步开外坐着一只肥胖的雄驹,戴着一顶黑色牛仔帽,冲着麦克风大吼大叫。“我勒个擦!老子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生猛的干架!塞拉斯蒂娅作证,他都应该被撅成两半了!哎哟!”他一哆嗦,“劲爆!这难道不是你见过的最劲爆的打桩攻击吗,泽蔻拉?!”

他朝旁边看去,坐在他身边的斑马机械地转动了她的头,张开了嘴巴,朝雄驹脸上发射了一束巨大的蓝色激光。

我颤抖着,弯下腰躲开那些纷纷扬扬落下在我和无序周围的灰烬和

破烂的牛仔帽,“这就是你所谓的乐子?!”

“唉,我想啊,劳伦不管事儿的时候还真的挺不错的呢。”邪龙马打着哈欠。“另外,又不是只有我们俩在享受乐子。”他舒舒服服地往后一靠,指着周围喧闹而胡言乱语的灰色马群。“敬请欣赏小马镇新宇宙奇观吧!他们还用得着担心自己的工作 and 事业吗?他们还用得着担心每周得给公主写一次报告书的事吗?他们还用得着担心自己的屁股上那个魔法图章能不能和自己的特别天赋对的上情况吗?他们还用得着担心皇室临时来访,以及幻形灵的侵略吗?”

“幻形灵?这个跟幻形灵有什么关系了?!”

“哦……好吧,剧透了。咳咳……”他清清嗓子,又往前探了探身子。“不过,你还不明白吗,竖琴?幸福这东西啊,根本用不着安宁与和平。在你的生活之中,你可能去追求的一切其实都能轻易得到。你要做的就只是放下哲学家的羽毛笔和墨水,把羊皮纸塞进嘴里,再跳个舞!”

我冲他皱着眉头,“我的生命里又不是只有哲学!”

“对。你还有魔法,玛丽苏属性,以及音乐。说到这个,我什么时候说你可以停下来了?”他冲着我蹄子轻轻弹了一下指头,射出一道魔法闪电。

一把吉他出现在我的前蹄中,自然而然地弹奏着一段轻快的旋律,勉强能压过我们周围喧嚣群众的音浪。我叹着气翻着白眼,只是用蹄子握着那自作主张的乐器,抬头瞪着他。“很明显,你有发现小马天赋的本事,可你对我还是一无所知。”

“哦,是吗?”他说道,伸长脖子遥望着蛋糕夫妻之间的壮烈对决。“那能不能开导开导我?因为我非常想知道你有什么狡猾的鬼把戏,居然能抵抗我的灰暗触碰。”

“凭什么?”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柠檬小姐,你用不着把真相隐藏在你那小聪明的外表下面。在你内心深处,有一种既平凡又可悲的品质。”一只圆溜溜的红眼睛转向了我,我从眼中看到了自己的全身。“你很孤独。”

我咬着嘴唇。

“啊,孤独。在这个宇宙中是如此精致的元素……就像氢!如果你问我的话呀,也普遍得很,更是一样的恶臭,尤其是周六晚上。”眼看着蛋糕太

太被她老公一记炸弹飞踢直接踢出了格斗圈子,撞坏了一张桌子,他哆嗦了一下。“哦呵呵呵!可真壮观呐!”他拍了拍那对不对称的爪子,朝我咧咧嘴笑着,“真有意思,先出招的总是马西哥小子,不是吗?”

“你凭什么觉得我很孤独?”我不假思索地说。此刻我有些坐立不安,担心着无序到底对我的诅咒了解到了什么程度。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知道有唤夜者的存在,所以有件事很确定,虽然这个混乱之王或许是真的无所不能,但他还算不上无所不知。“我是说……”我继续讲下去,小心翼翼地措辞,“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是孤独的。所以我们拥有谐律才会如此特别。通过谐律的纽带结合在一起,我们才会完整无缺。而这些肆无忌惮的混乱和伤害,除了分离和孤立之外什么都办不到。难道你真的以为,这样的东西对凡间的生灵来说很健康吗?”

“有趣的是……你特别强调了‘凡间的生灵’。”无序说道,望着蛋糕夫妻俩在观众们的圈子里继续撞来撞去。“毕竟,小马就跟谐律一样,都是宇宙的异常。在某个宇宙暴发户突发奇想,开始在这片星座的口袋里面播种生命的种子之前,一切都是幸福的虚无和荒凉。永恒的湮灭本来挺有说头的,既安宁和平,又简单明了。直到某些自我分割的意识开始像一丛臭杂草一样四处撒种,四处生根发芽。”

“你是想要告诉我,在艾奎斯陞亚的一切生灵存在之前,你曾经是虚无之灵吗?”我一边说着,一边把自动弹奏的吉他抱在胸前。

“我想跟你说明白的是啊……竖琴,曾经幸福的虚无已经永远消失了。”他长长的脖子一扭,躲开了一个台阶。那个被扔出来的残骸呼啸着擦过他身边,飞向了市政厅的另一边。“多亏了那个宇宙小马神仙踩过来的那只神圣蹄子,混乱将不得不被迫处理大量在熵的突发奇想之下自我分裂的荒唐能量,直到永远!谐律,哈!虽然你跟我东拉西扯了关于它的那么多废话,但它可是个真真正正性格反复无常的家伙。你知道吗,要是生命在终结之前本来就没有开始过,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了。”

“我简直无法想象,一个拥有如此威能,几乎无所不能的存在,居然会屈服于这样一种虚无主义的信仰。”

“亲爱的,你什么都想象不了,因为你从来没经历过这些!”他龇着牙朝我一笑,眼睛抽搐着。“不过想学吗?我可以教你哦!”

“教我……?”

“嗯……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不和谐干涉指南’。”他弯下腰,凑在我耳边低语,让耳语声透过遮掩的爪子,飘进我耳朵里。“嘘……有了我的无所不能,还有你的坚不可摧,我们就可以一路闯出隔离在这个世界上之外的苍穹,把美丽的混乱散播到其他的世界去。”

我眨了眨眼睛,努力让脑袋保持冷静。“其他的……世界?”

“我说,你该不会真以为你们那位敬爱的太虚玄母殿下在整个宇宙里就造了这么一个休息站,对吧?”他轻声笑道,“哦……她在宇宙里撒给我们的星际面包屑是多么可爱啊!只要轻轻一蹦,一跳,一跃……我们就能去看其他的新鲜地方,来消灭她强加给我们这些罗里吧嗦的规矩和僵化的大道理了。再然后呢……一个航班接一个航班的……整个宇宙都能学会跳起暴风雨一般动感绝伦的混乱探戈啦!现在,你怎么看?!这可是连钢铁直男都无法拒绝的角度哦。”

“你疯了……”

“不。”他皱了皱眉头。“我可是很慷慨的,你也该知道什么时候会面临这辈子最重要的一次交易。现在,怎么样啊?”他朝我伸出了一只爪子。“你失去最多的也不过就是对什么‘友谊’啦,‘奉献’啦,还有什么‘宁静’啦这些悲惨可笑的概念那一点儿都靠不住的依赖而已。这个建议真有那么疯狂吗?我向你保证,竖琴,更糟糕的交易都有过了。就拿这场没完没了的比赛来说吧。”他转过身来,皱着眉头看着这场打斗。“真的假的,谁订的这个垃圾?!嘿,把斯马林格勒的给炒了!”

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我看着窗外,不寒而栗。“这是在浪费时间。我得去找暮光。”如果说无序对我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像他吹嘘的那样,我是半秒钟也不信。毕竟我可是拥有唤夜者,现在我开始感觉自己就像是那个被他鄙视加唾弃的女神了。为什么不呢?毕竟,我也是她歌曲的一部分,不是吗?“嘿……呃……这不常见,不过蛋糕先生正在放的大招不是滚石强森的吗?!”

“什么?!”无序坐了起来,更加集中地盯着那边的斗殴。“可他明明都已经改行去拍电影了!”

于是我的机会来了。心神一动,我用魔法拨动了鞍包里面唤夜者的琴

弦,神器的魔力注入我的角,我对着前蹄中自动弹奏的吉他施放了一个基本的变形魔法。随着一道闪光,这乐器一下子变成了一把金属折凳。

“嗯……也够用了。”我憋着气,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抡起折凳重重砸在无序的老脸上。

“呃噗!”他闷哼一声。在铝皮被打凹的恶心气味中,他像个保龄球一样飞了出去,撞到了那些鼓噪的暴民们当中。围观群众欢呼雀跃,疯狂喝彩,发出嗜血的咆哮声纷纷朝他扑上去,把他压在了不断增高的马堆下面,吼叫声震耳欲聋。

然后又是一道闪光,我看看自己,身上的帽衫恢复正常了。我笑了,飞快地跳出座位,用最快速度冲过竞技场。我从狂暴的群众之中钻过,直冲向市政厅的一扇高高的窗户。

“拜托!不要变成黑夜!不要变成黑夜!”我推开窗户,跳进了外面明媚的阳光里。“耶!我出来啦!”就在这一瞬间我才想起整个市政厅是倒着飘在小马镇上空的。半秒钟之后,重力先生也想起来了。于是我就直接朝下面高高的棋盘格子地面摔了下去。“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尖叫着下坠,中途经过成群的漂浮馅饼,击剑的海豚,还有一只驾驶着螺旋桨飞机的独眼钻石狗。在半空中翻着筋斗的疯狂时刻,我心里剩余的一点理智祈祷着唤夜者的魔法屏障能多少为接下来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事提供一点儿防御和缓冲。不过走运的是,我的身体顺利地穿过了几层正在下着巧克力雨的棉花糖云彩,下坠的速度减慢了。最后我轻飘飘地落在了一个巨大的扑克牌屋子顶上,这一撞让整个屋子都变成了飘舞的白色床单,但总算是安全地停了下来。我站起了身,头晕眼花地摇晃着,几乎是感动地品味着身体周围荡漾的绿色魔法护盾。这时候一张巨大的梅花J落了下来,正好落在我角上。我只是嘟囔了一声,把它吹回了地面。

“也谢谢你,斯图。”

我一秒钟也没浪费,撒开蹄子就跑,飞奔过混乱的小镇,努力避开漂浮在空中的市政厅落下的阴影。我有速度的优势,我有误导在前。只要我找到个藏身之处,一个能躲开那只飞行的邪龙马视线的地方,他说不定就找不到我了,就算他有能力记住我也罢。

我都已经好久好久没这么努力去躲开谁了。过去这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一切简直太荒诞了,太离奇了。我几乎都没有时间来真正接受我现在的处境。我不知道都已经向着星星祈祷、祈求、哀求了多少次,只希望有哪只小马能记得我——任何小马都可以。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可是头一个能记住我的家伙,偏偏是我最不想让他记住的怪物。命运的一时兴起还真是可怕啊。

当我沿着小巷和大街疾驰而去,拼命寻找着藏身之处时,我的脑子正在努力思考这种混乱的无厘头。无论是古代的记载也好,还是邪龙马的夸夸其谈也好,都证明了同一件事:无序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来自于一个太虚玄母之歌所创造的世界之外的领域,降临到了这里。他的到来就像一个异物戳进了健康的身体里,就像一块引发了溃烂的碎片。塞拉斯蒂娅和露娜共同努力才打败了他,但她们依然无力摧毁他。无序永远不会消失,他只能被控制住。最重要的是,这还让我明白了,虽然纯粹的谐律能让混乱之王暂时沉默或者被封印,但绝对无法抹除他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无序和谐律精华就像水和油一样互不相容。

也许,只是也许,这意味着无序对我诅咒的影响是免疫的。每只小马都忘记了我,因为我的痛苦来自于苍穹之夜曲,尽管夜曲神秘莫测,但它也只不过是太虚玄母之歌的一个片段。这概念就和我的诅咒一样恐怖,它和谐律精华是同一种物质所铸就的。这首被遗忘的交响乐的存在目的是为了把一位孤独的女神隔离在遗忘领域之中,那个领域赤裸裸地暴露在混沌的虚空内,像沉积物一样隐藏在苍穹的空泡内。

在艾奎斯陞亚,每一只小马都被创造的结构所束缚,无论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也好。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可能比创始更加古老的存在,我的诅咒又有什么作用呢?

这诅咒还从未失败过,每一天,每一天,我都会发现新的焦虑之由,让我觉得自己可以算是古往今来最不幸的小马了……好吧,这个头衔或许该改成‘第二不幸’比较好,因为我还有力量去永远记住雪石膏。

可现在我不能放任自己沉入冥思,否则可能就顾不上眼前最紧迫的目标:寻找藏身之地。但就在我拐进另一条街的瞬间,这想法顿时不翼而飞。我看到了暮光闪闪的树屋图书馆,就在几步开外。

我咧着嘴笑,像个兴奋的孩子一样跑向那座树屋。到了门前的时候我丝毫没去考虑礼貌什么的,而是直接撞开门,活像个杀穿地狱的恶魔战士似的冲进了木头大厅里。

一只小龙宝宝立刻尖叫起来,尽最大努力藏在大厅中间桌上的木雕后面。“哇啊啊啊!拜托!离我远点儿!我不想再被巧克力雨淋!不想再被逼着吃馅饼!不想再被橡皮鸡抽!也不想再被逼着评论更多的衣服了!”

“斯派克!”我压低声音冲他示意,砰的一声把门在背后关上。“不要紧!我不会伤害你的,也不会把你变灰!”

“你……你不会?”他眯起眼睛盯着我,然后眨了眨,“所以也不会有橡皮鸡?”

“嘘!”我一口气把周围的窗户全拉上,让图书馆内部沉浸在昏暗之中。然后才放松下来朝他走去,简直是上气不接下气。“我没多少时间!要解释的太多了!无序!一只来自过去的强大邪龙马,已经从数千年的监禁之中回来了!他把小马镇变成了艾奎斯陞亚的混乱都市,我担心他对暮光闪闪的朋友们施放了一个可怕的魔法!拜托,赶快告诉我她在哪里!”

“什……哪……谁在哪里?”

“暮光闪闪!”

“问这个干什么?”

“呃……”我对他皱起了眉头。“我的名字是天琴心弦。和其他我遇见的小马一样,你会忘记我,会忘记我们的这一次谈话-”说到一半,我停了下来,翻了个白眼,一蹄子糊在脸上。“唉……我说,你就相信我吧。我是暮光闪闪的老朋友了,我得赶紧跟她谈谈!”

“这……恐怕有点难……”

“为什么?”

他摆弄着自己的爪子,紧张地用一只脚磨着地板。“她……她不在这里……”

我的脸色一下子发白了。“什么?!”

“她和其他姑娘们都被塞拉斯蒂娅公主召集到坎特拉皇城去了!”他晃晃悠悠地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寂寞地望着外面的粉红色云彩和随机飞

过的怪东西。“我猜是为了帮皇家姐妹俩解决这些胡闹！”

我急忙把他的爪子拍开,硬是把窗帘扯上。“她走了多久了?!”

“是……今天早上走的!”斯派克叫道,又开始犹豫。“至少……我很确定是中午之前。太阳和月亮这么上上下下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算时间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呆呆地凝视着阴影。“那……那是在我离开小屋之前。”我只觉得如鲠在喉,“甚至是在我最后一次前往遗忘领域之前。”

“遗忘领域?”小龙宝宝斜着眼睛打量我,“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在房间正中绕着圈子走来走去,心神不宁地摆弄着身上的帽衫,大声说出来,“无序不知怎么的脱困了,混乱席卷了整个艾奎斯陲亚。暮光被召唤到坎特拉皇城去了……”我愣在当场,眉头紧锁。“谐律精华!塞拉斯蒂娅公主肯定需要暮光闪闪和她最亲密的朋友们把无序变回石头!可后来……后来他找上了暮光闪闪的朋友们,现在已经没有谐律精华能阻止他把小马镇变成世界的混乱都市,并且把混乱传播到整个艾奎斯陲亚了!”我重重地颤抖了一下,一股内疚涌过我的心头。“他甚至还想把它传遍整个宇宙……”

“我就问明白点儿吧……”斯派克紧张地比划着。“我们说的是无序?就是塞拉斯蒂娅和露娜很久很久以前放逐的那个家伙?”

“她们只是希望能把他放逐出去而已。”我低声回答,摇了摇头。“就连地狱也无法关住他。如果暮光闪闪联系不到她的朋友们,那就没有谁能把他变回石头,保护艾奎斯陲亚的安全了。”

“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暮光闪闪和她朋友们有麻烦了?”

我转过身去面对小龙宝宝。“无序告诉我的。”

斯派克倒抽了一口冷气。“这么说你真的和那个邪龙马谈过了?!”

“说来话长,我没时间解释一切了。”我深吸了一口气,环视着周围所有的书籍。“如果暮光不在这里,那我也只能凑合着上了,直到她做出明智的决定,回到小马镇来。”我冲向第一个书架,扭头叫道:“斯派克!我需要你去把所有关于太虚玄母的谐律和神力的资料都拿来!卷轴、魔法书、文献、大部头什么的,通通都拿来!”

“什么?!”他傻看着我,简直目瞪口呆。“这是为啥啊?”

“要是暮光不在的话,那我们只能试着自己来给小马镇恢复谐律了!”

“啊?!”斯派克皱了皱眉头,用爪子撑着他的屁股。“心弦小姐,我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但是整个艾奎斯陲亚没有任何小马的魔力能和暮光闪闪相提并论!你凭什么觉得你就能在这个名叫无序的家伙身上找到什么破绽?”

“我总得试试,斯派克!”我一边叫一边在书架上断断续续地翻找。“只要我有能力这么做!”

“还是那句话,我得问问!”斯派克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拽了拽我的尾巴。“你凭什么觉得你有能力?”

我看着他,眨着眼睛,然后叹了口气。他是对的,他需要一个解释,也该是停止躲藏的时候了。“很好。我本来对于要不要告诉你还很犹豫,但你得知道内幕,这样才算公平,特别是在我现在就要求你必须帮助我的情况下。反正从长远来看也不重要,你最后只会忘记这件事。”

“忘记?”他身子前倾。“忘记什么?”

我深吸了一口气,打开身上的鞍包,露出装着的唤夜者的天鹅绒袋子。我捧起了这件宏伟的乐器,让它放射出熠熠光辉,整个图书馆内部都被这神器照得一片透亮。

“这个,斯派克,”我说道。“它给予了我比一般独角兽更强大的力量。也许我比不上暮光闪闪,但我向你保证,我一心牵挂着她的安危。我只要你帮我施放一两个她的魔法,这样我就可以从这个遭殃的灰色地方救回几只小马,或者是至少做点儿什么来阻止无序,来拖住他,直到暮光闪闪回来。你能相信我吗?你能支持我吗?”

他的下巴都掉下来了。慢慢地,他伸出爪子指着。“你……你拥有唤夜者?”

“对,别问我怎么拿到的,但我能-”我突然一怔,整个身体都僵住了。慢慢地,我眯着眼睛盯着他。“等一下……你怎么知道它叫做……”

“嘻嘻嘻嘻嘻嘻……”斯派克抱住了自己的身体,发出一阵恶毒的狞笑,笑得浑身直发颤。“嘻嘻嘻嘻嘻嘻……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睁大了眼睛瞪着他,身体恐慌地颤抖着。

当他抬起头时,那双眼睛已经变得红黄相间。一颗歪曲的尖牙从他嘴

里露了出来,他用低沉的声音嘟囔着:“你……哈哈哈哈哈……你真以为唤夜者能抵抗我制造的混乱?!哈哈哈哈哈!”他一个转身,长出了一条蛇一样的尾巴,脑袋上又钻出两只不对称的鹿角。

我呆滞地眨着眼睛。周围响起了一阵巨大的吱嘎声,阳光透进了房间里。我抬起头来,错愕地看着这“图书馆”的墙壁像是巨大的拼图纸板一样朝四周倒了下去。无序和我正站在小马镇的正中,远远能看到真正的树屋图书馆还在三个街区之外,被细细的巧克力雨滋润着。

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地,我转过身来,冷冷地瞟了一眼那只奸诈的邪龙马。我早该知道的,他根本没夸我的帽衫够帅!“好吧……这把戏玩得真不错。”

“哈哈哈哈哈!”他抱着肚子,冲着我嬉皮笑脸。“要说我最喜欢什么呀,那就是老把戏咯~”他冲我抛了个媚眼,然后嗖的一声缩进了地下。

在我身体另一边,一根玉米从地上飞快地长了出来,而且还结了穗子。只不过长出来的不是玉米棒子,而是一个戴着单边眼罩的袖珍无序,还靠在了我肩膀上。“耶~哈!这玩意儿可真是够可以的啊!咱估摸着竖琴整天没事儿就偷着在公主她妈家翻箱倒柜!”

“你想都别想-”

“边儿去!秃噜毛的丫头!”袖珍无序伸出一只铁钩手,贪婪地去抓神器的琴弦。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连惊叫的机会都没有,他就摸上去了。

下一瞬间就闪过了一道刺眼的绿光。袖珍无序忽然浑身着了火,好像遭了雷劈。他整个爆炸成了一大堆爆米花四处溅落,堆在一起像是一堆混乱的垃圾。

“哎呀,还真挺烫的。”他费解地摸着下巴,眯起了眼睛。“那咱们再脱了手套试试,怎么样?”说着,他就把整只右爪的皮都扯了下来,露出了下面的骨头爪子,又去摸那琴。

“休想-”我嘶吼着往后缩去。

紧接着,又是一道绿光。我只是勉强避开了他试图去接触神器的那一瞬间而已。无序冒着烟飞了出去,摔进了远处的一家旅馆。与此同时,我则坐在了一个冒着烟的坑里,魔法爆发把我周围化成了火山口。我能感觉到唤夜者的琴弦在不祥地颤动,空气中弥漫着低沉的鸣响。

“它……”我眨了眨眼睛,凝视着怀中的神器。“它在抗拒他……”

“嗯,没错。看起来就是这样了。”一条洗澡水的河流从旅馆的二楼喷涌而出。无序坐在浴缸里划着船顺流而下,朝我漂流而来。他挠了挠顶着浴帽的脑袋,眯起眼睛盯着我紧紧抱住的神圣乐器。“不过呢,更麻烦的我都见识过。最起码我知道为啥你对我的魅力显得这么甜椒了。”他嘟着嘴巴,摆弄着一只橡皮鸭子。“我本来还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竖琴。”

“我们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我咕哝着,举着唤夜者像盾牌一样挡在我们之间。“现在,退后!”

“恰恰相反,我的小白马公主!”他从浴缸里跳出来,一脚把浴缸踢进一个爆炸的花园里。“你突然变得无法抗拒了!我想最起码这段关系会持续到你把那个小小的弹棉花用品交给我。到那时,无法抗拒的就变成我了。”

这话的意思,我忽然间就明白了。之所以我没有变灰,发疯,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和唤夜者紧密相连。只要它还属于我,只要它还与我的魔力联系,我对无序腐化力量的抵抗性就强得像是塞拉斯蒂娅和露娜一样。但是,如果太玄圣母本尊的歌落到了混乱之王的魔爪里……

“你休想我会把这个给你!一秒钟都别-”

“哦,你会有很多机会考虑的,绿柠檬小姐!”他恶毒地冷笑着。“因为呀,要是我没理解错误的话,整个世界的时间都属于我们俩,只要你还像是抱毯子一样抱着那玩意儿的话!”

我咬着嘴唇。我想到了雪石膏,想起他花了多长时间教我“半月影的回响曲”。

“那么,你想怎么做呢?”无序活动着他的爪子、脚趾、脖子、乃至舌头,通通都发出了骨节的爆响。“哲学击剑?道德主义拳击?相距二十步远的本体论辩论?”

“就算是你也没法兼顾所有一切!”我眉头紧皱,“我要做的就只是稍微让你分心……”虽然我只是在虚张声势,但依然尽最大努力朝他咧着嘴,“然后,暮光闪闪和公主她们就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狠狠修理你!”

“哦,你忘了你可是在跟一位无所不能而且最擅长兼顾所有一切的神

灵说话呢。”他伸出手来按住我的角,像转动一颗棋子一样把我转了过去。
“仔细看着……”

我倒吸一口凉气,因为我正遥望着街对面暮光闪闪的树屋……无序就站在那里。不但如此,暮光闪闪也在那里,还有她四个灰化的朋友,以及斯派克——真正的那个。

“哇哇哇,”另一个无序一瘸一拐地踱到了这群灰色的雌驹面前。“看来你们找到了谐律精华。好怕怕哦!”

“无序,我已经解开了你蹩脚的谜题!”暮光闪闪大叫道,整群小马里就只有她还是色彩鲜艳的。我从来不得记得见过她这么愤怒过。“你的末日到了!”

“这是当然,你已经彻底击败了我……”以完美的演技,邪龙马戴上了一副墨镜,又在胸口郑重地画了个靶子。“现在我该接受命运的制裁了!我已经准备好被你们打败,小姐们。向我开炮吧!”

“列阵,快!”暮光叫道,我的心稍微雀跃了起来,因为我意识到,我即将亲眼见证谐律精华的运行,很少有小马用有这个荣幸。但是,就在这时候,我的心也飞快地沉了下去。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是虎头蛇尾这个词儿的典型解释。神圣力量就这么半途而废了。暮光闪闪的朋友们全都摔了下来,灰色的雌驹们愤怒地踩着蹄子四散离去。眼看着这一切,我忽然意识到谐律精华运行环境缺失了一个关键因素。

“云宝黛茜……?”我结结巴巴地说。

“只要最好的小马消失了,她们就没法扣动扳机!”另一个无序在我身后说道,我又被猛地转了过来面对着他,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和对面那个无序一样也戴上了墨镜和靶子。他把墨镜和靶子摘了下来,扔进了附近的咳嗽糖浆河流里。一脸温文儒雅的傲然微笑,梳理着自己的鬃毛。“就算是暮光闪闪不知怎么的还能从这次耻辱的惨败之中恢复过来,再次召集了她那些所谓的‘朋友’,我也能让她们缺一只小马,然后再缺一次,再缺一次,再缺一次,再缺一次。这么反反复复的,真是恶心啊。你亲爱的紫色小独角兽朋友,对此根本是无能为力。谐律精华,呵呵……在某些宇宙大智者决定把它分解成复数的那一刻,就已经不攻自破了。所以,竖琴,正如你所看到的……”

他滑到我的另一边,托起了我的下巴,冲我咧着嘴笑。

“我们俩的这场小小约会能够持续下去,而且将会地久天长。就算你不打算头一次约会就亲亲,我还有很多可以和你一块儿在午夜散步的地方呢。”他指着天空,太阳正好落了下去。在突如其来的月光中,他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艾奎斯陞亚还真是属于你啊,所以你最好还是接受现实吧。”他伸出爪子去抓那神器。“你那东西挺沉的,我来帮你拿好了。”

我拍飞了他的爪子,冲着他咬牙切齿,“做你的春秋大梦!”

“天呐天呐!你可真顽固!”他故作悲伤地嘟囔着,“你可真是条顽固的小鱼儿啊,不停地往你那存在主义的上游逆流而行。”

“啊?”

“还需要我给你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清楚吗?你明明自己清楚得很不是吗,啰嗦鬼?”他把一枚单边眼镜放在自己抽搐的眼睛上,又咧着嘴笑了。“我也顺着你的魔力去搜索了一下,酸柠檬小姐。因此,我对你那绝望的小小挣扎也略知一二。”

“我……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大声怒吼,冷汗淋漓。

“哦,拜托,别那么害羞嘛,竖琴。咱们就来稍微回顾回顾怎么样?”他从爪尖上弹出一支利爪,撕开了现实的结构。把爪子探进去,拽出了一把魔力组成的线,使劲拽了拽,于是响起了铃声。“全体乘客请上车!目的地,悲剧中心大厅!发车啦!呜呜呜!”

一片模糊的星光在我们中间旋转着展开,吓得我惊叫一声。紧接着我们俩都从一扇魔法传送门里摔了下来,落到了一个灰色的地方,这……是一座很眼熟的阳台。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蹄子,发现我的四肢都又明亮又透明,还隐隐发着白光。还没等我想明白这幻象的本质,一只同样半透明的邪龙马就穿着一件石灰色的帽衫站在了我面前。雪花飘落在坎特拉皇城幽冥的屋顶上,他正在擦拭着房间窗户上的霜。

“好吧,好吧,好吧,这是什么?”他得意地笑了笑,指着他在雾气弥漫的玻璃窗上擦干净的地方,露出了屋里温馨的家庭。

我往里面一看,顿时只觉得气都上不来了。“妈妈?!爸、爸爸?!”

这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暖心节前夜,一对骄傲的独角兽夫妻坐在沙发上彼此偎依,看着他们俩的薄荷绿小马驹开心地拆开礼物盒子,把一架

彩虹色的木琴抱到了胸前。她迫不及待地举起小鼓槌敲打着每一根琴键,快乐地咯咯笑个不停。

“天琴心弦,天生的音乐小天才,出生于坎特拉皇城上层城区,白玉区,星璇街,一个富裕的独角兽家庭。”无序斜视着我,透过阴森森的雪花轻声笑着。“哎呀,这儿可真是讽刺啊。我真想知道青春期会怎么样呢?”他用半透明的爪子轻轻在玻璃上一敲,那玻璃便旋转了起来。忽然之间,我们正在从图书馆的窗户向外张望,看着外面大学的庭院。在那里,正在上大学的我自己坐在外面,和月亮舞开心地聊着天,边聊边笑。“就是这儿啦!哇哦,竖琴,你从来没对和你一块儿光着屁股长大的死党闺蜜玩些出格的事儿对吧?啧啧……真是太保守了……”

“无序……”我咽着唾沫,怀疑地抬头瞪着他,“你到底想干-”

“再看看这个……”他又推了一把窗户,于是,我看到了小马镇中心,我自己颤抖的身体正蜷缩在梦魇之月险恶的阴影下。“宾果!”他拍了拍那双奇怪的爪子,握在一起揉搓着。“情况真是越来越有意思啦!竖琴跑去拜访她的亲亲麻吉,最特别最特别的好朋友,暮光闪闪!结果呢?她中了个招!可能得看看具体是什么样的招?”

他在玻璃上哈了口热气,把冒出来的雾擦掉,露出了陷入绝望的我,正高高站在小马镇市政厅的楼顶上,下面是惊慌的焦糖,正努力说服我不要干出真正可怕的事情来。

“哎呀,是最悲催最倒霉的那种招呢!”无序还在继续,“是那种让她变得透明无比,无马理会,默默无闻的那种魔法大招!哦……多悲惨的堕落啊。嘿!”他冲着还徘徊在屋顶边缘的过去的我大声嚷嚷,“再来多翻几页!”他转动了窗户,这一次是垂直的,然后他睁大眼睛盯着正坐在方糖小屋安慰小呆的我。“嘿!这是什么玩意儿?”他再次翻动着窗户,再一次,再一次,一次又一次。于是,小马们的面孔,无数的对话,无数的泪水,还有逐步建造起来的小木屋,形成了一幅蒙太奇。“哦~~~!真有意思!她还活着呢!”他转过身来,冲着我怜悯地挤了挤眼睛。“不过,这种活法也能算是‘活着’吗……”

我咬着嘴唇,战战兢兢地看着那些画面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痛苦。

“对于我们这位放飞自我的小小女主角来说啊,这是多么美好又多么

痛苦的生活啊！接受拥抱，但从来不接受爱！拯救孩子，却把殊荣让给假小子！去做所有的付出……可是她的回报呢？”他最后一次转了一下窗户，在无数的玻璃之间，我看到了暮光闪闪和月亮舞在互相大吼大叫，一块属于被遗忘士兵的墓碑，飞板璐蜷缩在云宝黛茜怀抱中，蓝色鬃毛的雄驹温柔地亲吻着哭泣的建筑工小马。所有这些图像前，无序咧着嘴，声音无比刻薄。“在乎你、关怀你、挂念你的小马从头到尾只有一只而已。而知道那只小马就是你自己，哇哦，这一定非常心痛啊。”他眼睛抽搐了一下，握起拳头猛地砸在玻璃上。

竖立在我们周围的影像顿时崩碎成了无数半透明的碎片，再一次暴露出阳光照耀下的混乱小马镇。只有在阳光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泪眼已经有多么模糊了。我抽泣着，清了清嗓子，把唤夜者像枕头一样紧紧抱在胸前。

“问题来了：一只身受如此小小可怕诅咒的小马，怎么能拥有如此之多，却同时又如此之少……”他在我身边踱来踱去，检查着爪子上的指甲。“嗯……但我想这的确可以解释，为什么你会本能地被唤夜者像磁铁一样所吸引。我的意思是说啊，你还给过自己什么呢，心弦小姐？”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低头瞟了我一眼。“也许，直到现在，你才真正有机会去获得些什么东西。”

我把嗓子眼里的肿块咽下去，抬头看着他，嘴唇颤抖着。“你什么意思？”

“想想吧，亲爱的。”他蹲了下来，和我面对面，轻轻叹着气，目光充满了同情和温柔。“你的过去在轻声地倾诉着真相，就像一首悲伤的钢琴民谣。没有任何生灵能分享你的痛苦、你的孤独、你的挫折。但现在，情况已经变了。我，混乱的存在，已经走入了你的生命中。”他伸出了爪子。“我向你伸出了仁慈的帮手～～～”

“你……是吗？”

“哦，那当然了！天琴，我……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朝我夸张地比划着，“难怪你这么固执，这么傲慢，这么目空一切！这么长时间以来，你只能自己照顾自己！谁又能责怪你这么想要保护你们那小魔法天角兽女神呢？我是说，这执着就是你这么长时间以来唯一能依靠的了！真是高尚！”

哎呀,不,不仅仅是高尚,该说是传奇!或许……只是或许……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这段艰难跋涉的伟大历程将会被载入史册,这是理所应当的!”

我的眼睛颤抖着,几乎要掉泪了。“怎、怎么……”

“我可是蝼蚁之上的神灵,亲爱的。而你,已经在这个蚂蚁窝最底下蹲了太久了。”他站直了身体。“让我用无比的神力把你拉上来,让你一路扶摇直上,直冲顶峰!这样啊,你就可以再次跟你所爱的小马在一起啦,而且所有你接触过的那些小马都能知道在这漫长而悲伤的几个月里面,你是多么的特别、多么的无私。”他伸出双臂,靠近了我的前腿,那双红眼睛闪闪发光。“所有这一切就只需要一点点信心而已,就只需要一个你信任我的标志而已。只要你把唤夜者交给我,那我保证,我会尽我所能,把你身上遭遇的可怕诅咒给解除掉。”

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注视着他的笑容,他伸过来的爪子,然后又看着闪烁着光芒的源头。我想象着唤夜者在他的掌控之中,音乐的创作是为了给整个宇宙带来混乱。数不胜数的小马们,都像暮光闪闪和她朋友们一样宝贵而独一无二的小马们,全都在迷惑和痛苦中尖叫,然后像我伴随着泪水写下的日记一样被重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面色铁青,把乐器紧紧抱在怀里。“没门,无序。”我哼哼着。

“哦,搞什么?!”他吼了起来,不光是眉毛,他整个身体都皱成了一团。“你是我见过的最假正经,最装腔作势,最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家伙!”

“而你!”我扭开身子,把神圣的竖琴从他面前移走,尖声骂回去。“是个丑陋的老无赖!”

“我要从你那里得到那个该死的唤夜者!”

“不,你休想!”

“哎呀呀!”他抓住我的腰举了起来,在小马镇的大街上一个劲儿地用力上下摇晃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唔唔唔唔唔——”我死死地抱着它,透过碧绿的魔法屏障冲他龇牙咧嘴,“你做梦!”

“啊!”他气冲冲地把我扔到地上,跺着他那不一致的脚,“我发誓,这个艾奎斯陞亚就像我一万年前刚刚到这儿的时候一样糟糕!谁也不想配合一下!”

“生活对你来说就是一场又大又白痴的游戏,不是吗?”我反驳道。

“不,当然不止这些!”

“那又是怎样?说给我听听啊!”我对他瞪着眼睛,“让我看看你那恶魔样的身体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丝一毫的荣誉感和敬意!”

“我会的……嗯……前提是我还记得的话。”

我皱起了眉头,“嗯?”

“关在石头里面,这对身体有奇妙的作用。它会恢复活力,并且再生身体。但代价是它把我的脑子也搞出屎了——但愿你能听懂这个有点臭的比方。”他恶毒地笑着,向前弯下腰来。“说到屎嘛……你不可能永远把两只蹄子都锁在唤夜者上面。某些凡俗生灵都有的功能总会逼得你放开的,不然你可要大失体面了。”

“你……”我咬牙切齿地瞪着他,“你这个怪物!”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竖琴。你最好先琢磨一下你打算先放弃哪一样,是那把破琴,还是你的面子。”

“我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艾奎斯陞亚安全-”

无序已经把爪子变成了一个大喇叭,冲着整个镇子大喊大叫。“喂～～～小马镇!你们听到没有?!”

“无序!”

“酸柠檬小姐可是要把你们整个镇子都搞得香喷喷的哦!”

“无序!够了!”

“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吧!”

“我是认真的!”

“哈哈哈哈!”无序笑得前仰后合,一个劲儿地拍打他的膝盖。“有趣的是啊,我都已经知道这场决斗我赢定了呢,竖琴!现在,为啥你不趁着还没丢脸早点儿体面退场呢?”

“你等着瞧吧。我会重新和暮光闪闪碰面,等我找到她,我们就用唤夜者把她的朋友们救回来!然后-”

就在这时候,我的余光留意到了一个欢快的身影。扭头一看,只见飞板璐穿着一身粉红色长裙,脑袋上还顶了个皇冠,在大街上撒欢。“嘻嘻嘻!偶是一位漂漂小公主哦～!”灰色的小雌驹闭上眼睛往前蹦,根本没留

意到她蹦到了一群脑袋上长着麋鹿鹿角还推着巨大起司轮子狂奔的老鼠前面。巨大的轮子直朝她碾压了过来。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哦,天哪!”在一道绿色的闪光中,我借着唤夜者的魔力爆发,朝她冲了过去。

无序肯定是在看着,因为我听到他在嘀咕。“嗯,这是哪一出啊?”

我几乎没有去留意他,因为尽顾着全速冲向飞板璐了。在那片混乱还没来得及从她身上碾过之前,我已经险而又险地把那只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小雌驹推开,让她摔到了附近安全垫一样的花丛里。

“唔……”我坐了起来,摇着头,看着那些杀气腾腾的老鼠从我们身边经过。“真是好险啊……飞板璐,我不管你的脑袋现在是什么状态,你得更小心-”

她的回答是用灰色的蹄子抽了我一耳光。“你这个愚蠢的大坏蛋!看看我,我的衣服全都乱糟糟啦!”踩着断了跟的高跟鞋,她一瘸一拐地走开了。“这下子,我可怎么让我的王子对我眼花缭乱啊!”

我看着她,然后呻吟着倒在地上。慢慢的,无序像一块融化的冰块似的滑到了我的身边。他盯着飞板璐,盯着我,然后又盯着飞板璐。

“嗯……好吧,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

我抬头恼怒地盯着他。“这又怎么了?”

“怎么了?”他咧嘴一笑,捻了个响指。于是他立刻消失在一道闪光之中,飞板璐取代了他的位置。

“呃……飞板璐?”我哼哼着。

脑袋上扣着一顶弯曲的皇冠,她冲我眨着眼睛,直到她的眼睛变歪了。等到它们恢复原位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红黄相间的颜色。她的嘴角漏出了一颗尖牙,开始奸笑着用无序的声音说话。“我猜我已经知道什么方法最能打动你了,竖琴。你是当地的义勇神驹,幽灵一样的慈悲之神,我敢说……”飞板璐的脑袋歪向了一边。“还是个隐形的守护天使?”

“你、你到底想说什么?”

“那这一切就太~~~简~~~单~~~啦!”随着无序的咯咯笑声,飞板璐的左前腿变成了一只爪子,从她的粉红色长裙里掏出一口平底锅。“这是你的脑子!”她抡起锅,响亮地叮当一声砸在自己灰色的脑袋上。“

这是你脑子里的仁慈!”

“嘿!”我惊叫一声,大声抗议。

飞板璐又敲了自己一记。当!“这是它对你小马朋友们的影响!”

“停下!”

当!“还有你的邻居!”当!“还有你的好闺蜜!”当!“还有你们班级导师!”

我咆哮着用魔法抓住那口锅。“不许再欺负飞板璐!”

她把起了一堆大包的脑袋朝我凑了过来。用无序的眼睛瞪着我。“怎么了?这伤到了你的小心灵了吗?”

我瞪着她,面色苍白,满脸冷汗。

她咧开了血流不止的嘴,笑着一仰脖。“邮件来啦!”

眨眼间,无序和我已经坐在了小呆的小滑板车后座上。正在小马镇狂飙的灰色邮差小马扭过头来瞪着我们俩。“嗯?!嘿!这是我的专属路线!”

“你被解雇了!”无序直接飞起一脚踢在小呆屁股上。随着一声惊叫,两眼正常的天马飞了出去,撞进了附近一辆满载着棒球棍的水果货车里。接过滑板车的驾驶权,无序一个甩尾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滑过街区,在一只睁大了眼睛的小独角兽面前停了下来。

“你、你不是我妈咪!”色彩鲜艳的小乖惊叫道。

“不,亲爱的,我们才不是呢。”无序抓住我下了车。“不过我们俩和最亲爱的老斜眼认真地聊了很久,最后我们一致认为音乐根本不适合你。”

小乖喘着气,眼睛睁得大大的,开始流泪了。“可……可我……我一直都在努力练习长笛!这是妈咪给我买的礼物!”

“无序……”我结结巴巴地说道,又开始颤抖了。

邪龙马俯下身,冲着小雌驹的脸冷笑。“你根本不配有只笛子,你这贪心不足的小王八蛋!”他露出了獠牙,压低声音告诉她:“就好像你根本不配有个爸爸一样!”

小乖踉跄了一下,喘着气。她的眼睛一下子溢满了泪。“可……可是……妈、妈咪说……说我有爸爸,只是他不常在我身边……”

“那是因为你爸爸远在天边,挣钱养老呢。”无序用爪子抚摸着小乖的

鬃毛,轻轻点着她的鼻尖,直到她眼睛变成了漩涡。“他每天晚上都喝酒喝得伶仃大醉,好把他老婆生的那个小小意外给忘得一干二净。”

抽泣的小乖无力地瘫倒在地上。随着身上的色彩渐渐褪去,她开始无声地呜咽。

“无序!”我咬牙切齿,“把你的话收回去!”

“你自己收回去呀!”无序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哈欠。“你不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嘛?专门负责吞掉小马们的痛苦和烦恼,虽然他们都忘性太大根本没法用感谢来回报你。哦等等,我刚刚才想起来……”他咧嘴一笑,从眼角瞟着我。“你正忙着死抱着那个唤夜者呢,你正忙着‘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艾奎斯陞亚安全’呢,都没工夫做你最擅长的事儿啦,是不是啊?”

“我……我……”

“咱们来看看清单上还有谁!”无序紧抓住我,把我们俩像旋风一样转了起来。混乱的小镇在我们周围旋转。忽然之间,我们就出现在了一个小树屋俱乐部的正中。角落里正蜷缩着三只小小马。

“是他!”小苹花尖叫着,琥珀色的眼睛瞪得滚圆。“他是那个在小马镇干坏事的大怪物!”

“把他轰出去!”甜贝儿尖叫着,钻进了房间角落的一张床单下面。“我只想这一切都消失!”她开始哭了起来。“我要我姐姐!我要瑞瑞!”

“呜呜呜……!”浑身发抖的轰隆鼓足了勇气冲了上来,挡在了无序面前。“你……别想碰她们!我……我、我我……我才不怕你!”

“不!”我在无序身后大叫着,慌乱地朝着孩子们挥着蹄子。“快逃!我能拖住他!千万别让他碰到你们-”无序的尾巴尖飞进了我嘴里,“唔唔唔唔!”

他的上半身则向前弯了下来,冲着轰隆背后的两个小女孩咧着嘴,“嘿,一边儿去,情圣!”他轻轻一甩手,两只小雌驹就被一片混乱的魔法场飘了起来。“我的小马们,干嘛这么害怕呀?你们要做的事儿可多着呢!因为你们的特别天赋已经出现啦!”

“咱们的……”小苹花疑惑地眯着眼睛盯着他,“……特别天赋?”

他只是咯咯地笑了笑,然后捻了个响指。明亮的光芒照亮了她们的侧腰,然后她们轻轻落在了地上。“小心点儿,可别把你们喜欢的东西也给炸

了……”

两个童子军落地之后,立刻扭头看着自己的侧腰,只见她们的毛皮上出现了一对亮红色的炸药棒。随着身体的其他颜色逐渐消失,她们俩狂喜地欢呼起来。

“我们的特别天赋!”

“哦耶!”

“可爱标记童子军爆破拆除专家!”她们戴上了安全帽,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大堆黑色圆球炸弹,向着四面八方随处乱扔。巨大的爆炸和飞溅的弹片开始把整个树屋撕成碎片。她们跑来跑去,对自己造成的破坏笑得别提多开心了。

“无序,停下!”我大叫道,惊恐地看着这荒唐的一幕,暗自祈祷她们不会把自己给炸飞了。“她们会伤到其他小马的,或许还会更糟糕!”

“嘿,去死那可是最容易学习的天赋啦!”无序耸耸肩。

“甜、甜贝儿!”轰隆结结巴巴,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小小挚爱。一大块屋顶被爆炸的气浪从他脑袋上掀飞了出去,害得他一哆嗦。“你、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啊?!这、这、这个怪物,到底对你干了什么啊?!”

“你小子这么在乎这些干嘛?”无序直盯着他的眼睛,一爪子戳进了男孩子的耳朵眼里。“想谈恋爱?你个小毛孩子还早着呢。”

一个可爱标记出现在轰隆的侧腰上,那是一颗被匕首刺穿,正在流血的心。一瞬间,他变得更加灰白了,眉头重重地皱了起来。他转过身去,大步走过树屋,一蹄子绊倒了正在蹦蹦跳跳的甜贝儿。

“哎哟!”甜贝儿摔了个大马趴,蹄子里的两颗炸弹滚了出去,炸掉了对面的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当爆炸的碎片从她身边飞过时,她看到轰隆正弯下腰,低头瞪着她。

“你这个自私的胖丫头,简直笨得像泥巴!”轰隆大骂道,“实际上啊,也就只有你姐姐还稍微喜欢你一点儿了!因为她做饭做多了的时候能用你来当垃圾桶!哼!”他踢了她一蹄子,然后摇摇晃晃地扭头跑掉了。“去找别的男生吧!假如你有那个脑子能区分小马和消防栓有什么差别的话!”

甜贝儿眨着眼睛,呆呆地望着他跑掉。慢慢的,她的眼睛里开始流泪

了,灰色的嘴里发出了凄惨的哭号声。理所当然,当小苹花把一根炸药棒扔过树屋的时候,剧烈的爆炸把一切都给打断了。

整个俱乐部小屋在我们周围分崩离析,向下坍塌。我从几米高的地方摔了下来,撞到了树下的地上,拼命地把那神器抱在怀里。当我站起身来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在冒着浓烟闷烧,通通都化作了碎片和残骸。我喘着粗气,开始用魔法把碎木板一块又一块地掀开,吓得简直魂不附体。

“甜贝儿!小苹花!”我发疯一样在废墟中东翻西找。“快说话啊!我来救你们了!”最后,我看到一支露在碎片外面的角,急忙用我的魔法去拽她。“甜贝儿-”

角被我拽了起来,露出的是无序的笑脸。“我可以救她们。我可以把一切都变回来。”他眯起了眼睛,“你该知道给我什么才行……”

“够了!”我咆哮着,努力保持着镇定,我现在几乎都上不来气儿了。“这些孩子们根本没招惹你-”

“他们活着,”无序沉吟着,眼睛眯得很细。“他们很和谐,他们崇拜塞拉斯蒂娅,他们干尽了我最讨厌的事。你想阻止我?唯一能阻止我做你讨厌的一切的,就是你的固执。现在,乖一点儿,当个负责任的背景小马,把你的音乐道具交给靠近舞台正中的角色,比如我。最好是我。”

“我……我……”

“怎么样?”

我咬着嘴唇,浑身发抖,用发颤的蹄子抓着那沉甸甸的神器。

“嗯……看来我还得再提升一点儿风险呢。”他的眼睛忽然一亮,让我打心里发凉。“哦,呵,呵,呵,呵,呵……”他向前伸手抓住我的肩膀。“这个你肯定会喜欢的。”

随着一道刺眼的闪光,我们离开了。我浑身猛地一震,不由自主地闭紧了双眼。当我们再次落地的时候,我听到小房间里回响着惊叫声。

“天呐!”这个结结巴巴的声音……耳熟得让我战栗。我闻到了薰衣草的芳香,忽然很想哭。“你、你跑来这里想干什么?”

我睁开了已经开始流泪的眼睛。晨露和仙果正站在起居室另一边,呆呆看着那个盘旋的恶魔,险恶的影子笼罩着他们。

“无、无序……”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呜咽,现在我几乎连站起来的

力气都没有,更别提紧紧抓住他想要的东西了。“求、求-”

“这老秃鹫是哪个家伙从地狱里订的?!”仙果叫道,然后一只狮爪粗暴地把她推到了房间另一边。“哎哟!”

“对对对,咱们回头再来找你,我的小婊子。不过,你嘛……”他用爪子托着晨露的下巴,撇着嘴,露出了尴尬的微笑。“哦……可真是毫无希望的爱情象征啊。”

“嘿!”仙果吼道,努力爬起来。“你给我离他远点,听见了吗?!”无序的尾巴缠住了她,把她按在了地上。

无序还没完呢。他用魔法把晨露飘了起来,左右端详,喃喃自语。“说真的,我可真是不明白啊!我是说,看看你!这么脆弱!这么弱不禁风的!实际上你就是个娘娘腔!”他的脑袋像个水龙头一样朝我转了过来,冲我咧嘴笑着,“我猜这算谁符合谁的喜好呢,嗯?”

“无序!不许动他!”我真的开始咆哮了。我无法阻止,也没想去阻止滚滚滑落的泪水。“求你了!我求你了!不要动他!”

“你……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晨露盯着他,微微压低了声音。

“我?哦不不不不不,你个马桶脑袋,才不是我呢!”无序用爪子挠了挠雄驹的海蓝色鬃毛,朝背后一指,“都是为了她!所以我们才会来大驾光临诚挚拜访你!”

“谁?!”晨露在我和无序之间看看去。“我……我不明白!”

“哦,别这么害羞!你粉墨登场的时候到了!”随着一声咆哮,无序胳膊一抡,把小伙子像布娃娃一样抛到了房间中央。一张桌子被撞翻了,台灯在我蹄前摔得粉碎。

“无序——”我尖叫起来。

“你知道在聚光灯下该做什么,对吧?”无序绕着他踱着步。“我就给你一个提示,这需要保持精神集中。”他打了个响指。

一瞬间,晨露就变成了灰色。与此同时,他的眼睛向上翻了过去,身体在突如其来的困倦之中瘫倒了。他倒在地上,无意识地微微抽搐着。

“哟吼!地球呼叫大情圣?”无序还在他身边徘徊,距离正好让他的尾巴能牢牢压住仙果。“啧啧啧……这么对待你的观众也未免太糟糕了吧?你得像个男子汉!全神贯注在这局游戏里!”他又打了一个响指。

黄色又回到晨露的毛皮上。他眼睛颤抖着,慢慢醒了过来,无力地抬起头看着我们。“这……是哪里……怎么……”

“哎呀,哎呀,你的情况真是糟糕透了!一接到通知就睡过去了?你肯定很难保持清醒啊。”他又打了个响指。

灰色的晨露再次冰冷地栽倒在地上,眼睛依然冻结在睁开的那一刻。

“就这件事而言啊,你肯定是什么也保不住吧?”他留意到了仙果的怒视,再次捻响了响指。“你对你挚爱的承诺呢?”

晨露喘着气,咳嗽着,好像在挣扎着浮出深深的水面。

无序靠到了一边,“实际上啊,我甚至都可以说,唯一爱你的生灵呢……”他扭过头来,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房间里的两只雌驹。“就是那些悲惨到了连爱和怜悯都分不清楚的小马。”

“你……你……你到底……想要什么……”晨露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

“哦,我当然知道我想要什么!”无序又开始继续转圈子了,飞快地连续打着响指。晨露倒下,醒来,倒下,醒来,身体颤抖得像是癫痫发作。“但是呢,有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啊,她就是不肯把它给我!要是我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那凭什么别的家伙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呢,嗯?”

“离他远点儿!”仙果在咆哮,“去你喵的!少管我们!让我们安宁地自个儿呆着!”

“安宁,真有意思啊。”无序根本没有停止。在他那无所不能的爪子反复弹响的声音里,晨露开始呕吐了,几乎连他自己的舌头都吐了出来,地上被他的口水湿了好大一片。“你们应该是梦想着得到这一切,对吧?”他打着响指,又打了个响指,一个响指接一个响指。“你们知道吗,在我来的那地方啊,除了混乱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所以呢,睡觉,你们可能猜得到,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奇怪的行为。”晨露抽搐着倒下了,痉挛着爬起来,然后又倒下。“我想对你们这样的生灵来说,这可能非常恐怖。意识被孤零零地悬挂在黑暗之中,迎接朝阳的希望就像荒凉空旷的地平线上那一点微弱的光亮。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小马们对死亡的预习了。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会扪心自问……”他的眼睛红得像是火炭,响指打得更快更频繁了。“什么时候是你们最后的那一觉,什么时候你们会一睡不醒。”

晨露咳嗽和呕吐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他蜷缩得像个胎儿,在残酷的折磨中无助地啜泣。仙果已经几近疯狂,语无伦次地号叫着,太阳和月亮的光在窗外不时切换。

透过朦胧的泪眼,透过狂乱的喘息,我看着晨露,看着唤夜者,看着无序上扬的嘴角。邪龙马很凶残,很邪恶,也很残忍。但是,透过这一切,我脑中的理性和逻辑提醒了我:他还很喜欢玩乐。我们的恐惧是他的乐趣,我们的折磨是他的愉悦,而这段时间,一直都是他在得分。我尖锐地喘了一口气。

俯视着晨露正在清醒的身体,无序险恶地狞笑着。他捏起了爪子,准备捻响最后一次响指。

“来个游戏吧!”我喊道。

他的爪子僵住了。邪龙马转过身来,一脸无聊地面对我。“你说什么?”

“来一场游戏!我……我要跟你玩个游戏!”我气喘吁吁地叫道。咽了口唾沫,我高举起了唤夜者。“而这个……这、这就是我的赌注!”

他眯起了眼睛,不时眨一眨。“哦,是吗?”嗖的一声,他已经站得笔直。尾巴也放开了。仙果狂奔向还在喘息的晨露,抽泣着偎依着他。

我勉强咽着唾沫,“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要是……要是我赢了,你就得放我走,而且不许再胡搞所有小马们的生活!”

“有意思。虽然有点出乎意料,不过挺有意思。”他在我面前坐了下来,像是坐在一张看不见的椅子上,好奇地交叉着双臂。“那么还请告诉我,如果这场即兴表演赛是我赢了的话,我能得到什么?”

“你能得到……”我嗓子眼里的肿块更大了。浑身颤抖着,硬逼着自己把下面的话吐出来:“你就能把我的脑子变成一锅浆糊……再朝着整个艾奎斯陲亚宣布你终于打败了这个小小哲学家。”

“嗯……”他的视线一路下滑,落在光芒的源头上。“还……有……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唤夜者就归你了。”

“现在这还差不多嘛。”他得意洋洋地轻轻拍着爪子。“那,这个游戏具体要怎么玩呢?”

“这个游戏……”我开始结巴了。“这个游戏……”我重复道,这次声音更加无力了。

我的视线飘向了空中,心里有如火焚。因为我根本没想到这么远。我思考着无序所做的一切可怕的事情,我思考着他用来描述自己混乱艺术的所有那些荒谬、愤世嫉俗、还有反讽的黑色笑话。我意识到,在他内心深处,抛开所有的威胁和花哨玩意儿,他只不过是天生神力的老流氓。如果想要让狡猾的恶魔不会感到无聊,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同等的狡猾对待他。虽然不敢说这顿悟非常伟大,但当时这就非常非常有意义了。

“最古老的游戏!”我大声叫道,冲着他咧嘴笑了起来。想要这样笑,可真需要极大的力量,因为我的脸庞刚刚还因为见证了晨露的磨难而泪流满面。“最经典、最有创意的游戏!重量、平均值、常熟、对比度的游戏。吸引逻辑、创造力和勇气的游戏!”

“对,你的文字游戏本来就是一门艺术。”他用一只粗糙的爪子做了个手势。“细节,竖琴。说明白点儿!”

我坚定地看着他。“我说出我是什么,作为回应,你把你自己说成是某种可以胜过、征服、或者消灭我的东西。然后我再继续反击,把我说成是能胜过你的选择的事物。我们就这样继续你来我往,进行我们假想的变化和交锋,每一方都必须在逻辑上击败我们设想的场景中的另一方。谁第一个想不出合理的更强者,或者因为太迷惑而无法提出有说服力的陈述,就会被判为失败。胜利者将获得他或者她的战利品。现在,你怎么想?”

他斜了我一眼,“我觉得某些小马读尼尔盖曼的《沙马》有点儿读傻了。”

“你就打算整天用一堆尖酸的骚话来遮遮掩掩吗?!”我终于对他吼起来了,眼睛恐吓地眯了起来。“还是你太胆小了,不敢接受这个对你而言有点儿难度的挑战?”

“哦呵呵呵……瞧你那后槽牙,酸柠檬小姐!”他站起身来捏响了指节。“实际上,我非常愿意在这个无聊的语言障碍训练场上会会你。因为我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快更简单的办法能从你那顽固不化的蹄子里赢走唤夜者了!不过嘛……呵呵!一旦你的脑子变成一锅浆糊,你也就没法感受你的脸面是怎么碎一地的了,现在如何啊?哈哈哈哈哈!”

“嗯?!”我有点颤抖地瞥了一眼几步开外那堆恩爱的情侣。他们正在浑身发抖,惊慌失措,但他们至少安全了。我抬起头来瞪着无序,“你到底玩还是不玩?”

“要是你注意过我的话呀,你就会发现我完全就是为了玩游戏而玩游戏,我的小玩家。”他朝我招招爪子。“现在游戏开始。”

“啊?”

“嘿,这不是你提出来的吗?所以我觉得应该由你来走第一步,开始这个辉煌的没用航程!怎么样啊,让咱们来听听看!”他用指头弹了一下自己的那颗尖牙,发出一声钟响。“第一回合,竖琴屁股!”

“好吧……嗯……”我深吸了一口气,朝那两匹小马瞥了一眼。“但首先,我们得换个环境。我们已经把他们折腾得够呛-”

“唔唔唔唔!”无序一拳头砸在墙上,整个房间顿时像个木头陀螺一样在我们周围旋转起来。“别再拖延时间了!”他咆哮道,“我要那个该死的唤夜者!”房间慢慢地停了下来,变成了旋转木马精品店的内部。光透过宽敞的玻璃窗和墙壁上两处巨石轮廓的窟窿透进了室内,无序居高临下,不耐烦地瞪着我。“现在就开始吧!”

“好吧。”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直起身体端正坐好,只觉得心脏在灰色的帽衫下剧烈地跳动着。我紧紧抓住唤夜者,鼓足了勇气跨过横亘在面前的心理障碍,终于开了口。“我是蝎尾狮,强壮而凶猛。我在无尽之森的树丛中徘徊,盘踞在食物链的顶峰。任何生灵都无法令我退缩,因为任何生灵面对我之时,便是我的獠牙撕咬它们喉咙之刻。”

“哈哈!哦,拜……托……!”无序笑得前仰后合,他向后仰着,几乎摔进了瑞瑞的缝纫桌里。“要是你就只有这点儿水平,那我眨眼间就能赢走你心爱的小唤夜者了!咳咳……”

他身体向前弯了回来,当他站直之后,脸上长出了一个弯曲的鸟嘴,还有两只鸟眼睛。

“我是狮鹫,天空的王者。”他举起两只锋利的爪子,又翘起了狮子的尾巴。“我已经进化到文明,不需要再生活在荒野之中,也不再喜欢在高耸的云端向下面的小马脑袋上拉屎。”他展开两只翅膀在房间里盘旋,一直都在冲着我挤眉弄眼。“尽管如此,事实依然无可改变。内心深处,我依然

是掠食动物。我知道,我了解,如何把最凶恶的捕食者变成最脆弱的猎物。”他抓起一块帘子,假装用鹰眼在扫视一片隐形的森林。“强壮的蝎尾狮出现在我眼前,只会让我的饥肠辘辘作响。所以我俯冲下来-”他如闪电般扑到我面前,一脸阴森的笑容。“挖出那可怜虫的眼睛!然后,我等待着强大的蝎尾狮流干最后一滴血,再把它的血肉带回我山顶的巢穴。”他向后一靠,悠闲地用爪子拍了拍毛绒绒的胸口。“这个算让你一次。该你了。”

我骄傲地站起了身,大声宣布,“我是巨龙,比大陆更古老。在我智慧的眼中,狮鹫的行为仿佛野蛮的屠夫。以我的力量,我介入战局。我的巨口瞬间便能吞掉这个羽毛球,中空的鸟骨对我的牙齿也如枯枝般细弱。我把血肉整个吞噬,一切重要的金属物品,都成了我的收藏。”

“嗯……真黑暗啊,我喜欢!”无序只是得意地一笑,翻了个筋斗,骑上了精品店中摆放的一匹塑料模特马。随着他打了个响指,一整套铠甲出现在他身上,他用爪子挥着一支强劲的长枪。“我是骑士,发誓遵守艾奎斯陞亚皇庭的命令!多年以来,我和我的战友们一直经受训练,去征服这片巨龙肆虐的大地。以我的智慧,我袭击了那只臭气熏天的飞禽。以我的战技,我躲开了巨大蜥蜴的利爪。凭借艾奎斯陞亚无数岁月中积累下来的知识,我智取了巨龙所有的把戏。他的小聪明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因为我已经挥起了利剑,斩下了这古老生物的智慧之源!我把头颅带回城堡,插上长矛,让所有的小马都能亲眼见证。我于胜利中呼喊:‘或许有巨龙,但总会有屠龙者!’”他抬起了头盔的面罩,冲着我挤挤眼睛,“该你了。”

我盯着精品店的地板,焦急地在心中寻找着。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跳开始越来越快。然后随着一声惊喜的喘息,我抬起头来朝他看去,开口说道:“我乃瘟疫!恐怖而猖獗,毒害所有接触者!龙的首级为你的城堡带来了荣耀,病魔也随之而来。当我渗入你的身体,把你戒备森严的器官生吞活剥,缓缓腐化,盔甲、战技、强大,全都没有意义。王国的骄傲也无法抵挡我的侵袭!你所热爱的文明没有办法抵抗渺小而无形之物!不知不觉,我已经将你们半数的子民吃尽,你胜利的时刻如此短暂而不值一提。”

“恰恰相反,我的小马。”无序响指一捻,立刻穿上了一件白色的实验

袍,还戴上了听诊器。“我是医生,我是护士,我是外科……哈!我是整个医药领域!我被文明所揭晓,这文明几乎被你消灭殆尽,却从未真正熄灭。为什么?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教训和智慧,让他们知道了真理!没有什么真正无形无影,只要有了足够的投入,有了足够的研究,哪怕是看似微不足道的痛苦之源也将被战胜!请注意,并非刀枪剑戟,而是消毒和精密制药。我关怀着我的同胞,我维护着他们的幸福与健康。瘟疫的威力确实强大,但我从中汲取了教训,变得更加强大。”他咧嘴大笑,牙齿闪闪发光。“最终的胜利者是我。”

“我……”我紧张得简直上不来气,注意力开始涣散了。我面对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怪物,他的存在已经历经无数纪元,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怎么可能比他更聪明?更别提活得更久了?我必须更加大胆才行。必须抓住时机扭转战局。“我……我是经济!”

他一脸古怪地抬起了听诊器盯着我,竖起了耳朵。“啊?”

“我……我是金钱,我是货币,我是有限的资源。这意味着什么?每一只小马,甚至是医生……尤其是医生,必须自己去喂饱他们自己和一家老小。”我咽了口唾沫,向前靠在怀中的唤夜者上。“我是必需品,是大棒末端的胡萝卜。医药领域有着无限的可能,但因为我的缘故,它的无限被圈定在有限之内。从没有任何文明可以把一切都占为己有,社会更替,时代变迁,千秋万代之中不断地改造又变化。而我一直不变,一种必要的幻像,一切有情感和文明的实体都必须依靠它来运作。直到所有的小马都变得像天角兽一样完美无缺,才会抛弃对健康的追求,但是这并不可能。对于在这专业之中必须发挥才能的生灵而言,我便是他们的瓶颈。医生,护士,外科医生,寻求帮助其他小马,但是也不得不帮助自己。只要他们承认我的存在,这个世界的疾病就会被治愈,但疾病永远存在。我强迫护理和救助的行业量化仁慈,稀释仁慈。毕竟,无私虽然高尚,但一切都有代价。”

“好吧,把它交出来-”无序伸出爪子指着神器。

我从他面前扭开了身子,冲他黑着脸。“你还没有得到它呢!”

“‘经济?!’不是吧?! ”他都快捂嘴了。“要不是我都快无聊到睡着了,我会说你把情况也搞得有点忒复杂了吧?”

“说得好像‘医药领域’还不够抽象似的!”

“各有所长,酸柠檬小姐。在这个游戏开始的时候,你可根本没限定过范围和类别。”

“那我劝你还是少耽误点儿时间,多想点儿更好的来赢我?!”我抬起了下巴冲他得意地笑着。“难道你根本没我这么有想象力吗?”

“哦……哦呵呵呵呵……”他掰着指节,掰了掰膝盖,脑袋转了两圈,冲着我咧开了嘴。“所以,你想抽象一点,竖琴?那我们就来把现实世界中那些模棱两可混淆不清的概念用自己的方式做个甜蜜的爱吧!”他往旁边一靠,捻了个响指。

一道闪光之中,出现了一只穿着星星披风和魔法师尖帽子的深蓝色独角兽。她惊叫一声,转过身来冲着我们瞪起了眼睛。“天下无双的崔克茜要求你们为这种唐突的无礼行为作出解释-”

无序毫不客气地照她屁股就是一脚。

“哎哟!”她从袍子和帽子下面飞了出去,摔进了精品店另一边装红宝石的柜子里。衣服还飘在原地。

“好了!你的客串到此结束!”无序毫不客气地吼道。他戴上了她那顶尖帽子,又把那件披风搭在一只胳膊上,紧接着一阵火花和烟雾突然在他背后爆发,把他的身影衬得无比闪亮。“我是神秘主义的缩影,我是心灵在黑暗寂夜跃动的好奇闪光。”他举起披风,挡住了面孔下半截,只露出了眼睛,在透过精品店的烟花光芒中,那双眼睛闪闪发亮,露出了诡异的微笑。“我是生灵们心中最恐怖之物,也是最渴求之物,最重要的是,我是他们同时恐惧又渴求之物!”他高高举起了双臂,一只爪子中托起了一团火焰,另一只爪子则握住了一团寒霜。“我是自然元素的操纵者,是肉眼所见事物的规则破坏者,也是前所未见之物的专家。”他随手一指玻璃窗,上面顿时亮起了黄色的星星,在他的指挥下,那些星星发出了亮光,照进了玻璃窗。“我心念一动,便会天崩地裂。”他朝我扔来一阵火花,在劈啪作响的余烬中凶恶地念着。“我渴望什么,就创造什么。金钱没有意义,因为炼金术超越了货币和金钱。我绕开了资源的限制,让小马们去接触无限可能的奇迹,根本无需节省!”他摆了个POSE,让披风在肩后威严地飘扬。他咧嘴一笑,创造出璀璨的光环笼罩在自己身边。“因为我……就是魔法。”

连我都对自己的反驳速度感到惊讶。“我是科学!”我咧嘴笑着。“

通过仔细地观察,通过认真的实验,小马们使用我来理解这世界的真理,包括所有的魔法!”

“嘿,这不公平……”他身后那些小把戏都像是砖块一样垮下来摔了一地,无序对我瞪着眼睛。“我都已经选过‘医药领域’了!”他用爪子指着抗议道。

“而我说的可不是某一方面的科学!”我叫道,得意地笑了。“我说的是绝对的法则,这宇宙运行的基础理论。谁也不可违背。魔法能变出过去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吗?可以,但它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魔法能给予小马以前得不到的东西吗?当然,但哪怕是神秘主义的魔法也必需遵守特别的法则。这些法则无法曲解,无法修改,无法以任何方式操纵。哪怕是你,哪怕你的威力再全能,力量再荒唐,其中也必定有合理的解释。我的存在是一种方式,让小马们去掌握宇宙,就算他们无法掌握自己也好。因为就算是智慧生命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他们也知道真理就存在于那里,可以去发现,可以去掌握,可以去确定,可以去理解。我坚定地立足于所有知性的心灵与头脑中,宣告不可变革的法则:一切存在必有原因!”

“嗯……”无序往后一靠,把他的帽子和披风脱了下来,若有所思地挠着下巴。

“就这样了?”我皱起了眉头,“嗯?我们到此为止了?”

他沉默了几秒钟。

我紧紧抓住唤夜者,壮着胆子又逼问了一声。“到此为止了?!”

他眨了眨眼睛。然后,他笑了。“还早着呢……”他捻响了响指。

我整个身体一下子都麻木了。我想尖叫,但是从嘴里冒出来的都是寒雾。我摔倒在地,看到身体下面已经不是精品店熟悉的地面了,而是鹅卵石和灰浆。浑身上下,我的每一寸肌肉都在抽搐,冰寒的剧痛从四面八方戳刺过来。我拼命抬起了头,颤抖着,害怕我的眼睛会冻在眼眶里。映入我眼中的是一座巨大的教堂,上面铭刻着塞拉斯蒂娅的徽章。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它,但我的心已经冷得没法惊恐地狂跳了。

“我们……我、我们……这……不在……小马镇了……”我的牙齿发着颤。

“我可从来都不信教。”无序不紧不慢地说道。当我们沐浴在月光下

,坐在坎特拉皇城的中心神庙后面的时候,他绕着我踱来踱去。粉红色的云彩遮住了头顶的星星,他的声音回响在宏伟建筑前方空荡荡的街道上。“你呢,竖琴?直觉告诉我,你现在可以开始祈祷了。”

“你……你、你……作弊……”我咬着牙关,蜷缩在唤夜者上。这时候,我本来都已经死了。只有在神器不可思议的恩泽之下,我才能得以幸存,至少我是这么想象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我的脸在抽搐,耳朵、蹄子、鼻子全都失去了知觉。“就、就算你也、也该知、知道离、离开小镇这、这、这么远的情况下,这、这诅咒……”

“要是你这么关心这些琐碎事,那么或许你在游戏开场之前就该把规则说得更具体一点儿,金牌玩家!”他皱了皱眉头。

“送、送我们回、回去……”我拼命挤出声音,只觉得口水都在嘴里变成了霜。我喘着粗气,“求、求……”

“嘘……注意了,竖琴。”他从我身边走过,走向那神庙高大的门。“在你领先的时候,精神怎么能失去集中,放弃这场游戏呢,对吧?”

我虚弱地挪了挪身子,抬头看着他,蓝色的冰晶从我眼角滚落。

他转过身来,面向我摆出一幅神圣的姿势,指着整栋神庙宽阔的门面。“科学?!哈!我嘲讽科学!哦,你这没有信仰的家伙啊……”往后退了两步,他咧着嘴,“更别提温暖了。”

我呜咽着蜷缩成一团,努力试着摩擦我的前肢。我的连帽衫就像一块硬邦邦的葬礼裹尸布。

“你不知道我是何等存在吗?你不知道我在这里有多久了吗?我比寰宇更加古老,我比宇宙更加浩瀚!”他指着头顶棉花糖云彩上露出的星星。“组成你们星座的宇宙天体?!早在它们放出第一缕光辉之前,我就已经置身于无限黑暗之中!嘿,就你所知道的一切而言……呵呵,我本来可以从一开始就把它们放置在那里!你的科学能否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我敢说,哪怕你热爱你的科学,但它根本无法解释为何心脏依然跳动,为何奇迹还在发生,为何万事万物活着只为了走向死亡。毕竟,太虚玄母比科学更古老,她的古老超出你们贫乏的想象。”

他居高临下,瞪视着我,伸出一只爪子直指着我,声音威严而深远,仿佛天空的闷雷。

“你怎敢质疑问题的根源！莫非你自以为已经通晓一切,无所不知吗,小科学家?小哲学家?!”他慢吞吞地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没错,规则的确存在……但规则也是被制定出来的。你向我展示科学?”他弯下腰,一脸嘲讽地盯着我冻僵的脸。“我向你展示神灵。”

我的视线颤抖得太厉害,连他那高深莫测的笑容都看不清了。

“那么,酸柠檬小姐,你又是什么?”

我喘息着,努力在麻木的嘴里移动我的舌头。喷着白气,我开了口。“我是荣誉。”

他的眉头在鹿角下皱了起来。

我喘着气,继续说下去,“是的,我是荣誉。不、不仅是凡俗生灵,神灵也一、一样怀着荣誉。你的神性或许支配着世、世界的法则,但你总有责任达到自、自己的标准。”我咽了口唾沫,把脸埋进蹄子里,在痛苦之中呢喃。“你的残忍之所以存在,是、是因为你有宽恕的能力。你的力量并非、并非为了诞生软弱,而是因为有东西需、需要爱惜。一个神灵,不、不能是纯粹的毁灭者,因为那样他、他们将会孤独无比。一个神灵,不能在创造中没有尺、尺度,因为那样他们的全能将沦为平、平庸。为了存在,你必须是平衡的,因为我们、我们都是平衡的,因为我们都永远受到、受到荣誉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我们会建造寺庙,这就是为什么寺庙周、周围会盖起城市。荣誉是、是、是生命的源泉,是一切律法运作的、的、的支点。”

“嗯……倒是没错。”无序直起身来,再一次捻响了响指。“但最后又怎么样呢?”

我大声惨叫,呼吸在空气中结晶,像玻璃碎片一样洒落在草叶上。我翻了个身,抬头凝视着乌云密布的阴沉天空。艾奎斯陲亚北地的针叶树环绕在我们周围,在我模糊的视线外,几块大理石若隐若现。我们现在正身处一片墓地,我立刻就认出远处喙灵顿的天际线。忽然,无序从我眼前掠过,从一个墓碑跳到另一个墓碑,在宏伟的墓地上翩翩起舞。

“看看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印记！多么整齐而均匀的伤疤！我在泥土上挖出的规整墓穴,用来存放这么多的灰烬、垃圾还有破烂!”他在一座长方形的坟墓上踮着脚尖旋转,然后停下来面对我。“但是我一直都

这么齐整吗？不，不，一点也不！”他跳了过去，靠在一座巨大的方尖碑上。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千年之前的梦魇叛乱战争中为国奋战的所有阵亡将士而树立的。“我毫无顾忌地在大地洒下白骨和鲜血！我让妻子变成寡妇，让孩子变成孤儿！我甚至还吊死了几个悲惨的白痴，说他们是异教徒！哈！”

我双眼紧闭，蜷缩成了胎儿的姿势。紧紧地抓着那神圣的乐器，只希望能多活几秒钟。我感觉不到我的腿了，我的毛皮开始变蓝了。每次我试图哭泣或抽泣，剧痛之刃都会穿透我的肺部。但随着诅咒带来的恐怖寒冷愈加侵袭我的身体，这疼痛也越来越麻木。我遭受着恐怖的折磨，哪怕是唤夜者的力量也无法将我从中解脱。

“可是，我所作所为的一切，都是为了正义吗？难道我屠杀亲友，残害同胞只是为了崇高的大业吗？当然，此种残忍的无情铁腕，当时也情有可原。但事实依然不容磨灭……”他从墓碑上跳下来，迈着舞步滑到我身边，拽起我一只麻木的耳朵对着它低语：“我这么做，是因为这样对我有好处。”

我眯着眼看着他，浑身发抖。

“而且，真的……哈哈！一直以来，万事万物不都是这样吗？”他站了起来。“哪怕是以荣誉为名的神灵，也会把自己摆在顶峰，因为这样对她们合适！为什么不呢？她们有要做的事，为此她们编造一些理由来做这些事，这样才公平合理！但最终，我是谁呢？我是什么呢？真实嘴脸早晚从心灵的裂缝中暴露无疑！太虚玄母很早以前离开你们宝贝的艾奎斯陞亚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当皇家姐妹在她们那可悲而麻烦的内战中撕碎整片大地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甚至是现在，在凡俗生灵的低微层面，这样的事情也层出不穷！哦，多可怕啊！真是太可怕了！”

他飘到了空中，蹲在一块墓碑上，用指头敲着下巴，微笑着低头看着我。

“当你想出一些无聊的蠢办法来拖延我获得唤夜者时，这种事情就会发生。当你为了生存而挣扎乃至干出令你抬不起头的事情时，这种事情就会发生。而更早的时候，哈哈……当你参加这个派对，直奔暮光闪闪的家，企图进行一场停止混乱的疯狂小运动的时候，这种事情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看见没有，竖琴？当我们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我们可是真的会不顾一切的。什么荣誉不荣誉的，整个宇宙里都是各

种托词和理由当做遮羞布。你想知道为什么存在暴行和残酷?那是因为我在。”

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血红的眼睛映着星光。

“我就是自私。”

我紧紧抱着自己,蜷缩成了一个石灰绿色的小球,呼吸急促。如果在我这些断断续续的痉挛呼吸之间已经掺入了死亡的味道,我也不会觉得意外。我仅剩的一点温暖就只有心中纯粹的思想了,这想法从我内心深处绽放,带着希望,同时也带着悲伤。不知何故,我知道它足够脆弱、足够微弱、足够绝望,反正是够用了。

所以我努力了。“黑夜中,我是妈妈安慰的、的、的拥、拥抱,父亲温、温和的声、声音。”我抬起头望着他,嘴唇变得青紫相间。“当你所、所有的梦想全、全部破灭时,我是你未曾期、期待过的温、温柔微笑。我是那、那只跋山涉水穿越整、整个国家只、只为与你、你相伴一、一天的小马,我是那个辞、辞掉工作在、在家里哺、哺、哺育你的劳动者,我是那位为了忠、忠诚将士的生命而、而向更大的敌、敌、敌军投降的将军。让心脏在寒冷和、和黑、黑暗中依然跳、跳动的,是我;让残忍变得残忍,让仁、仁慈变得仁慈的,是我;我是和平、平的原因,快乐的理、理由,悲伤的源泉,欢笑的动、动力。是我激、激发了耐心、牺牲和奉献,哪、哪怕这意味着背、背叛我自己的心。因为自私虽、虽然能为我服务,但它永远无、无法拯、拯救我……”

无序把头靠在一边,好奇地眯着眼睛。

我抽泣了一声,一滴真正的泪穿透了冰霜。“我就是爱。”我哽咽着,咳嗽着,喃喃地说:“我猜……你已经缺乏这种东西……好、好久好久了……”

我一直知道我在和一个怪物打交道,但是无序有一种本领,哪怕是最可怕的情况,他也能用一点精妙的奇思妙想让它显得闪闪发光。然而,我刚刚说完上一句话,他的表情就变了,眼角露出了一丝寒光。现在,哪怕是在痛苦的死亡悬崖边缘挣扎,我也意识到,现在我面对的是一个真真正正无法估量的冰冷威胁了。

“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他的语气沉闷,仿佛金属一般刚硬。然后他

左右手同时捻响了响指。

墓碑陷入了地面。喙灵顿的天际线消失了。天空变黑了,因为所有的星星都熄灭了。太阳消失了,月亮粉碎了。一片冰霜的光泽覆盖了大地,大地已经剥落成冰冷的石头,没有一点水分,就像一块生锈的金属板,反射出死一般苍白的的光芒,在我们周围暗淡无光。苍穹无穷无尽地在我们周围旋转,毫无意义,毫无目的。我听到了轰鸣的雷声,但随后意识到那只是我死去的耳朵里自己窒息的喘息声。

无序站在荒凉的大地上,迎面扑来大片的飞雪和雨点,风暴席卷着冰片,纷纷扬扬洒落在他突然变得无比森严的身影上。他背对着我,指向宏伟而死气沉沉的地平线。他的声音在风暴中回荡,就像一个博物馆长在拍卖一具尸体,平淡,沉闷而缺乏任何悦耳的音调。

“海洋干涸,森林消亡,因为我来了。”他的爪子和蹄子挖进了星球石化的残骸里。“生命枯萎,连带它所附带的一切法律和荣誉,因为它们必须屈服于我的领域。”

我躺在那里,颤抖着,凝视着,倾听着。即使在他说话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去想他的性格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

我上一句话是不是有什么特别讥讽的地方?莫非我不知不觉地深入了这个欺诈者的内心,而且刺痛了他?为什么他忽然变得这么正经?把游戏提高到了这种级别?

他不动声色地挺直身体,目光凝视着我们面前的那一片死寂。“我存在于日出之外,存在于天体的旋转之外。当太阳自己熄灭之时,我就在那里。当月亮破碎之时,我依然无所畏惧。熵宣称自己掌控着所有的能量,科学假装一切历史和魔法都能被掌握,但全都是徒劳。没有什么比试图躲避我更加徒劳,只有完全无视我的荒唐行为……”

我朝无序创造出的景象瞥了一眼,心中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熟悉。我忽然意识到,不止是我和雪石膏能认出这地方,更重要的是,他还活着。

“爱不过是一个词汇。”无序直截了当地说,“就像神灵一样脆弱。因为爱,就像所有绝对的存在一样,根本无法永远持续下去。无论终结它是死亡、欲望、还是只为了方便,爱最终都会消逝。一切抽象的情感也会

逝去。因为宇宙中最接近恒常的东西并非光,也非重力,也不是物质,而是无聊。一切都在无聊之中走向死亡,谁能责怪它们呢?恒星永恒地燃烧着氢?暗物质的扩散将宇宙延伸到无限?阻止能量的损耗?那有什么乐趣可言。哪怕只是瞬间,更不用提永恒。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竖琴,哪怕是最盛大的派对也一样。无论多少感情,无论多少荣耀,无论多少尊重,或者希望,都无力改变如此的现实:在时间和空间开始之前,这协定早已确定,从而保证了时间和空间的终结。”

我望着他,眼睛慢慢有了新的力量。因为我忽然醒悟了,醒悟了一些我其实早就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我一直都被他的小把戏惹得大发雷霆,被他的手段和残忍吓得魂不附体。而直到此刻,我才明白过来……

“你就是他……”我结结巴巴地说。“你就是……她的挚爱……”

“我是一切温暖和运动的最终归宿,”无序仍在继续,无所畏惧。“我是光明的熄灭,是所有物质和能量失去定义的最后屏障。我是思想的终点,生命的终结,万物的终末,科学、信仰和进步所需要衡量的所有因素都因此而结束。爱不能打动我,因为没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希望无法抗拒我,因为没有什么能超越我。和平、欢乐、安宁只能谅解我,因为没有其他理由,只有我,只有一个词。”

他回过头来凝视着我,终于,他的微笑回来了,非常深刻,非常痛苦的笑容。

“我就是未来。”无序平静地朝我一步一步走来。“心弦小姐,未来是你无法战胜的,无论你多么努力,无论你多么欺骗自己,无论你多么假装你正在从中成长也好。因为成长的最终不过是灭亡而已。”

他跪下来,轻轻地伸手去够那个乐器。

“尽管如此,这段时间还是很有趣的,对吧?”他看了一会儿,好像要笑出声来,但是他表情还是像以前一样冷冰冰的。“在最后的时刻来临前,总是很有趣的,但那只是在一切结束之前。现在,把它给我……”

而因此,我才知道混沌之王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因为他还需要回忆才能想起一些事情来。我坚定地凝视着他那双见证了最初的苍穹诞生与死亡的深红眼睛,然后开始说话了,眼睛一眨不眨。

“轮到我了。”

无序对此扬起了眉毛。

“我不仅是万物的本质,而且是万物的精髓。我是通往宇宙诞生的节拍,我是通向宇宙灭亡的桥梁。”

我的呼吸越来越沉重,感觉到一股血流涌上我冻僵的四肢。

“我是宣告结束的绝望的悲哀宣言,却又是嘲笑它的严厉八度音阶。我是那些以造物主之名自我创作的歌词,因为这存在并不仅仅是建造与毁灭。这就是艺术。”

无序的脸上充满了困惑和厌恶。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一道明亮的绿光照亮了他的五官,在他脸上闪烁。我正坐在那里,角在发光,把一股明亮的魔力注入唤夜者,以我麻木的四肢无法做到的方式去赋予它的琴弦以力量。

“我们所创造的不仅仅是这个宇宙结构的延伸,而是一幅梦想的织锦,它已经超越了过去束缚它的抽象障碍!幻想变成诗歌,声音变成温暖,感觉和精神!”

我喘息着,嘶吼着,我的呜咽在提升,化为了正义的咆哮。唤夜者的琴弦一根接一根地被弹响,感觉就像是大陆在碎裂。

“在变形的关键之处,某种东西诞生了。某种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让它诞生的,是比魔法更强大的东西,比荣誉更具约束的东西,由自私、正义、神性所赋予了力量的东西!”

“住口……别说了!”无序咬着牙,“游戏结束了,你这个疯子!”他把手伸向我的乐器,却被一道绿色的闪光弹了回来。他愤怒地朝我吼着。“我们说好的!”

“而我要完成它!”我颤抖着用咆哮回应他。“我要了结了你!或者至少把你的自以为是了结掉!把你约束在一起的不光是那些拼凑的肢体,无序!有东西缺失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一个永恒的伤口,曾经充满了欢乐、满足和安慰的心灵现在只能从伤口中流淌着愤怒、残忍、还有玩世不恭!”

“你在干什么?”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因为他直到那一刻才意识到我正在用魔法拨动唤夜者的琴弦演奏着什么。

他的脸扭曲着,就像一个灵魂正在诞生,生下自己的同时又死去,一个

全能的意外未曾意识到它依然破碎,直到那辉煌的崩溃来临的那一秒。“停下!”他抓住自己的角,弯下了腰,缩进了自己的身体里,仿佛一条抽搐的蛇。“不!我不想听!”他大叫道,释放出雷霆和闪电,穿透了苍穹的墓地。“我说停下!”

“你的拼图之中有一块特别的存在,无序。那片拼图连接着断裂的锁链!连接着你的痛苦和绝望!”此刻,我不得不大声呼喊。我已经快要奏完“暮光安魂曲”了。周围濒临死亡的宇宙正在塌缩,轰鸣声充满了我们的耳朵,只能听到灾难性的时间终结传来的刺耳声响。“这是我们身上都能找到的一部分,从来没有真正缺失的一部分。它随着我们的心脏跳动,要求我们倾听,要求我们分享,要求我们活下去——成为那个等式,哪怕那等式无法解释我们在终末来临,重新合而为一之前必须去自我发现的限度。”

“我不想听!”他尖叫着,咆哮着,恳求着,变形着。“我不想记起来!”

“我是什么,无序?!”在旋律的波涛中,我纵声长啸,让激流穿过荒凉的海岸。“是什么让这世界诞生和消亡?是什么让我们哪怕是在没有听众的时候也存在?”

他抓住自己的脑袋,放声尖叫起来。

“我是歌!”当旋律淹没了他的时候,我大叫道。一切都是混乱,都那么美,都在诞生。“我是她的歌!你得唱出来!”

无序的眼睛和嘴巴张开了,我又看到了太阳。我吓得缩起了身体,用唤夜者当盾牌,阻止自己完全暴露在混沌内爆的明亮视界之中。然而,光明并没有停止。我感觉到了一股沸腾的能量,曾经属于他的能量,一股狂怒、惆怅、悲伤和杀戮的泡沫在不断膨胀。一万年的与世隔绝和无知崩溃了,来自外层空间的混沌之灵在歌的激发之下爆发了连锁反应,轰然蔓延开来,威胁着要瞬间淹没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当我感觉到就连唤夜者的琴身都开始在我蹄子里弯曲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刚刚点燃的火花有多么可怕。

“哦塞拉斯蒂娅保佑啊……”我呜咽着被卷入了灼热的毁灭之中。我想象着小马镇被贪食精灵摧毁的情景,我想起了雪石膏关于坎特拉皇宫被夜骐的炸弹所爆破的描述。把这一切结合起来,在我的想象中把它放

大了无数倍,就算如此依然无法与面前的恐怖相比。“亲爱的女神啊,我都干了些什么?”

她之所以放逐了她的挚爱,是有原因的。

“不……”我艰难地念着,眼看着无尽的光芒笼罩了我,笼罩了宇宙,笼罩了一切。我把脸埋进唤夜者的漆黑琴弦中,紧闭双眼。“不,不!”我大声地呼喊他们的名字,宛若幼童般毫不羞愧地大声地啜泣。然后,当那火山喷发一样惊天动地的轰隆声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戛然而止的时候,我听到了自己那宛如幼童般的尖叫和哭泣。

我睁开眼睛,看到宇宙大爆炸已经缩小到了一颗大理石弹珠的尺寸,散发着白光,稳稳地悬在无序摊开的掌心里。邪龙马静静地站在旋转木马精品店灯光昏暗的正中,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他的声音响了起来,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低语。

“阿丽娅。”他喃喃地说,用舌尖品尝着这个名字,就像情侣甜蜜的吻。“我最甜美最亲爱的歌。”借助那全能的力量,他紧紧抓住那颗光球,凝视它的目光平静而充满了渴望。他的眼睛眯得很细,嘴唇紧绷,“她多像是个孩子啊,一个天使一般的孩子,就这样蹦蹦跳跳地闯进了魔鬼的领地。一切皆混沌,一切皆混乱,一切皆孤独……直到我遇到了她。”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瞠目结舌地凝视着他。小马镇舒适的温暖正在重新渗入我的四肢,但我不禁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我紧张地喘着气。“‘阿丽娅’?”

“言语毫无意义,”无序轻声说道,把那个发光的小球在爪子间转来转去。“就像时间一样。然而,就在我见到她的那一天……对,就在那一天,这两样东西都有了意义。”

他转过身来,小心翼翼地把圆球抛向一扇窗户。金色的光辉在污迹斑斑的玻璃表面飞溅开来,然后凝固了,分开了混乱的格子图案,在正中形成了虚弱的天角兽女神的形象。

“她,是光辉与和谐的典范,是我从来不知道也未曾理解的奇点。我所知道的一切只有无法理解,充斥着无数偶然和随机的混沌之气,完全无法成型。一切从未有始,也未曾有终。但是,她来了,苍穹也随之而来,围绕在她身边。那地方曾经是我的世界,然而却变成了她的监牢。她难道没有想

过我在这里吗?难道就没有谁考虑过她在自己的放逐之地或许并不孤独吗?”

在我们面前的彩色玻璃上形成了漩涡。物质和能量的云团涌动,聚集到了天角兽周围。她抬起头,呜咽着,哭泣着。混沌的云团和颤抖的光带起了反应,扭曲着,波荡着,凝聚出了形状,尽力模仿着她,但只是部分成功而已。她似乎放松了下来,任凭那些模糊的扭曲形状向她靠近。

“我想去了解更多,她就是我的知识。我想要和她一样去感触,而她把我的心赠予了我。她的恐惧使我兴奋,她的微笑让我快乐,她的悲伤令我苦恼。她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婴儿神灵。本来应该是我教她的,但这并非命中注定。我们在那里彼此拥抱,相依为命,在两个世界之间的荒凉虚空之中热情地交流。她平息了我的寂寞,我也顺从了她的需求。在宇宙的冰冷之处,我让她温暖。在虚空的黯淡之处,我为她点亮群星。我们齐心协力创造了一个世界,它是如此的美丽,因为它属于我们。”

影像在彩色玻璃中形成,浮现出色彩和纹理。在球状的星体间,两个马形的身影欢快地扬蹄驰骋,一个明亮,另一个暗淡。他们的身影彼此交错,火花飞溅,创造出更多的星体,完善了更多的细节。很快,无数的行星,无数的卫星,无数的彗星,照亮了整面窗口。

“她没有语言,起初没有。那也是我们必须创造的东西。当这创造完成之后,它开启了我们的思想,连接了心灵。她告诉我,她是一首歌,因为她诞生自一首歌。但出于某种原因,她被破坏了。为什么呢?是谁破坏了她?如此美丽、如此精致、如此优雅的生灵,怎么可能会是个意外?她的名字是阿丽娅公主,她命中注定是黄昏的女神。但这已经不可能了。那些诞生自同一首歌的存在把她放逐到了这个地方,强大如我,智慧如我,也无法理解。但我没有去问。毕竟,现在她属于我,她是我美丽的歌,是我灵魂的旋律。因为她已向我展示,从踏入此地起,她就属于了我。作为回报,我送给了阿丽娅一幅空白的画布,让她以黄昏的天赋来创作。我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宏大音乐厅来指挥这全新的交响乐。我所求无他,只希望她能快乐。

宇宙变暗了。色彩缤纷的天角兽落向了地平线。当几只小马忽然出现在朦胧的平原上时,紫色的阴影笼罩了她的身体。黯淡的影子试图安慰她,但他们之间慢慢出现了一道屏障。

“但她不会永远快乐下去。我也许是混乱的生灵,但却因此将会和阿丽娅永远分离。毕竟,她生来就是为了存在,为了活着。不管是不是女神也好,所有的起点最终都要迎来终点,而死亡编织出恶毒陷阱的速度快得难以想象。无论我们拥有何等力量,她踏入我领域的那个裂缝都无法完全封闭。那首歌——那首无尽的古老圣歌——回响的范围超越了苍穹,很快,她就不再是这监牢中唯一的囚徒了。生灵们来了,那些凡俗的生灵,和她一样破碎,和她一样被遗忘。我想欢迎他们的到来,欢迎他们加入我们,向他们展示我们所创造的美丽。但是阿丽娅不这么想。她身上产生了一些变化。她……开始回忆了。”

群星破碎了。窗玻璃上爬上了可怕的铁锈色,让绚丽的色彩化为了黑与灰。那个天角兽的形象,她的翅膀展开,羽毛纷纷脱落,白骨从她的不死之身中穿刺而出,形成了锁链,束缚住了那些小马们,就像是提线木偶。在远处,巨大的风暴逐渐变形,形成了遗忘领域飘浮的河流,像是肠子一样盘绕,回旋。

“她永远都是个意外。在她心中,她早已被指定为遗忘的女王,悲惨和炼狱的管理者。这些小马之所以来到她身边是有原因的,他们都被那首歌拒绝、抛弃,甚至被遗忘。那比她更加神圣的印记,把他们定义为不洁的存在,阿丽娅就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一样去接近他们,让他们沦入痛苦,而非欢乐。因为,这就是她对一切的定论,包括虚无在内。我又要怎样来说服她呢?我无法品尝死亡的苦涩毒药,那无情的力量,让万事万物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种超越了解释、旋律和真理的神圣秩序之下化为乌有。我很快就明白了,混乱,是一种祝福,我只能把它塑造出类似结构的东西,但永远不会像她那样去承担维持它的后果。因为,不管是不是意外,这就是阿丽娅与生俱来的使命。我的挚爱,她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消除,为那些过于不幸、迷茫、绝望而无法安宁的生灵提供一个家。在她的恩赐之下,他们只需高唱她的歌,然后化为……虚无。

无序缓步到窗前,无限温柔地抚摸着窗户上不死天角兽的形状,用爪子深情地抚摸过那森严的翅膀。他的目光变得有些呆滞,片刻间,我从那视线中看出了一些东西,比混乱之神本身所能创造出的爆炸更为强烈。

“可这不是我想听的歌,也不是她想唱的歌。我苦苦恳求她,恳求她停止正在做的一切。这些悲惨的生灵,他们应得的比被赐予的更多。我们曾经共同把这监牢化为了天堂,那为何不能向他们赐福呢?但,一切都晚了。她已经无法沟通了。恒古之前那个坠入我领域的纯真婴儿已经变了,囚徒如今变成了监狱长,我的劝说不过只是一缕回音,回响在通往远大志向的幽深井口里。她已经准备好去永远投身于这个被献身精神所束缚的目标,而这献身的对象,正是当初把她放逐到此的那帮家伙。”



他的爪子慢慢放开了,与此同时,天角兽身上所有的颜色都消散了,只剩下了那双发光的紫罗兰色眼睛。昏暗的影子在她的凝视下分崩离析,被她那束缚之下的生灵组成的军团所淹没。整面玻璃窗都在窗框之中开始变形,开始震动。

“她的动机很明显,但我却伤心欲绝,目瞪口呆,怒不可遏。语言,我曾经用来和她交流的语言,曾经用来彼此谈情说爱,互诉衷肠的语言,如今我却用它创造出系列怒气冲天的斥责,一系列道德伦理的说教,去抨击她。这足足持续了……好久。一直持续到就连被遗弃生灵的管理者的耐心也到达了尽头。她爱我,她知道我崇拜她,但她不能再让我干涉这个本质上已经属于她的领域了。我是她的挚爱,可是她的身体,心灵,还有灵魂,都交给了别的小马,那个太虚玄母,那个不能用爱来回报阿丽娅的家伙。为了她的使命,为了她履行使命的正义感,她放逐了我,她把我放逐出了那曾经的天堂,现在的监狱,我永远回不去的地方。那个领域已经归于遗忘,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回到过去的她,还有她以圣洁之身所唱出的歌中去了。

他打了个响指,昏暗的影子从她身边消失了。一个黑影落到了玻璃窗底部,就像石头沉入了玻璃海洋的海底。在苍穹之外,黑影成型,借助那些

死亡生物的肢体,拼凑成了一具身躯。那身体毫无对称和美感可言,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混乱,和她的美丽和色彩没有丝毫的关联。然而他活了。随着昂首向天的无声狂啸,无序就这样诞生了。

“于是我来到了这个叫做艾奎斯陞亚的世界上,以我所能承受的最偶然的方式塑造了自己的肉体。碰巧我在凡间发现了阿丽娅的血亲。我恳求塞拉斯蒂娅和露娜,我哀求她们送我回去。因为我知道,她们必定是从同一首歌中诞生的,就像是她一样。想想看吧,当我发现她们不知道我说的是谁的时候,我有多震惊吧——而且简直憎恶和愤怒到难以形容。她们居然不知道我说的是她们的二姐,她们失落的黄昏公主。每一次,我快要向她们把真相解释清楚,把隐藏的事实揭示出来的时候,她们的反应都是如此的爆发而无法预测,简直让混乱之王从心底感到震撼。就在那时候,我发现了那首歌最初的创造者,那个太虚玄母,她,居然就是让这些生命之中最美丽最神圣的存在化为宇宙永恒秘密的那个家伙,而且,在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让其他生灵知道我要告诉他们什么,让他们知道我这些受诅咒的秘密。

邪龙马的身影高高升起,吞噬了艾奎斯陞亚的绿意,点燃了狂暴的红与橙。小马们在他身边扭曲成丑陋的怪物,大海蒸发,峡谷开裂。塞拉斯蒂娅和露娜的形象环绕着混沌之王盘旋,用谐律的彩虹光束攻击他。

“所以,我大发雷霆。所有的愤怒,所有的暴躁,所有的痛苦,都统统发泄在这安宁之地上。生活就是个笑话,毕竟,我身上可是上演了一出残酷又荒唐的闹剧。我永远无法回到挚爱的身边,可我还会永远记着她。谁也不知道阿丽娅的事情,甚至就连她姐妹们都不知道,唯一能继承这份记忆和苦痛的就只有我自己。我挥舞着这回忆,宛如挥舞双刃之剑。全过程,我都一直在大笑不止。因为哪怕尽情地挥洒着毁灭,我也知道这通小小的发脾气有多可悲。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塞拉斯蒂娅和露娜对此无能为力,对我也是一样。她们能怎么办?她们的领域,这个名为艾奎斯陞亚的世界,不过是虚构出来的,仿佛一个脆弱的气泡安插在混乱的领域中。维持着她们姐妹俩存在的不是她们自己的力量,而是一首歌,一首我无法驾驭的歌。我本来可以把她们世界变成一出滑稽的舞台闹剧,直到永远。实际上,我也正打算这么做呢。但是,只有一个问题。

在燃烧的黑褐色土地上,邪龙马瘫倒了。他蜷缩着身体,大笑着,颤抖着,紧紧拥抱着自己缩成一团,匍匐在黑暗的阴影中,回忆着自己跳动的心脏中闪烁的微弱紫色光芒。

“就算我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自己的模样,就算我把世间万物都变成了荒凉的白地,就算我把现实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撒满了绽放的混乱,我依然活着。更重要的是,我依然记得她。”

塞拉斯蒂娅和露娜逼近了。邪龙马站起了身,木然的身躯高大而骄傲。当她们向他发起最后一轮彩虹光芒之时,他只是大笑,高昂起头颅仰天长笑。在狂笑声中,他的整个身体都化为了僵硬的白色。

“所以,我让她们赢了。我让她们用诸律精华囚禁了我。我给了她们一点小小的胜利,因为,不管她们知不知道也好,这也是我的胜利。我无法死亡,我无法从这个时空连续体中消失。毕竟,混乱滋生混乱,它唯一没法做到的事情就是它最不希望做的事情:睡觉。被困在石头里,永远封印。这就是我的做法了。我睡着了,随着睡眠,梦也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忘,直到我沉睡心灵的平原上充满了幸福的黑暗和混沌。在某处,在被封印的黑暗沉闷之中,我找到了遗忘,记忆也随之而死去。我发现了她永远不可能拥有的东西,我发现了……平静。”

他打了个响指,玻璃的颜色褪去,化成了明亮的白色,泛着远处小马镇的绿光。无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闭上了眼睛,站在精品店的阴影里。

“我剩下的一切之中,所有那些痛苦,所有那些悲哀,所有那些苦涩,本来,我已经完全幸福地忘记了……”

慢慢地,冰冷地,他转过身来,睁开眼睛盯着我。

“直到我遇见了你。”

我抬头盯着他,嘴唇颤抖着。重重地咽着唾沫,我向着昏暗之中开了口,声音很轻,还在发颤。“当你从石头里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完全记不起阿丽娅了。但是……但是你依然抱着愤怒,痛苦,还有怨恨。虽然被隐藏在诙谐和智慧之下,它也依然存在,不断地溃烂,揭露了你无法解释的残酷。我……我很遗憾你现在因为我而回忆起了那些永远都不想提起的往事。但是我别无选择!你造成了那么多的混乱,那么多的伤害,这必须结束,无序。这……这一切必须结束!”

“真有意思啊,唯独只有那些停不下来的事情才是所有的一切之中‘必须结束’的。”他的微笑中透着怒意。“你一定能成为一个愉快的混乱之王,竖琴。很显然,你拥有不朽之魂,我敢说,恐怕你甚至都拥有足够的勇气去承受永恒的痛苦。所以我觉得也该对此表达一下我的敬意才是。”他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高抬起一只爪子来向我致敬。“恭喜了,心弦小姐。这个游戏你赢了。”

我呆呆地眨着眼睛看著他,又低头看着蹄子里的唤夜者,差点儿失蹄把它像块破抹布一样掉了下去。就算我真的掉了它,无序会不会冲过来抢走它呢?突然之间我就怀疑起来了。他整个身体都无精打采地佝偻着,仿佛所有的生命力和色彩都漏了个一干二净。绝望之下,我壮着胆子朝他走了过去。

“我、我和你一样,想要的也不是一场空洞的胜利,无序。我也想要平静,幸福,还有自由。”

“去迪嘶尼乐园度假。”他喃喃着,在阴影中坐了下来。“我听说他们最喜欢雇佣年轻的音乐家了。”

“不,我是认真的!”我嘶吼着,可却几乎是在哀求他。“刚刚发生的…那些?!简直就是个奇迹!你就在这里,如神灵一般的存在,你暴露在这诅咒了我这么久的‘苍穹之夜曲’之中,却若无其事!而、而且,和塞拉斯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不一样,你不允许世界被重写!那灾难性的大爆炸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你阻止了!这是那些天角兽女神每次见证那首囚禁了她们的姐妹的歌的时候所做不到的!”

“她们不仅仅是血脉相连,”无序的声音非常漠然,仿佛与墙壁融为一体。“她们共同分享一段旋律,那谐律的桥梁把她们联系在一起,也只联系着她们,哪怕是远隔苍穹也罢。我一直都认为,那个不可救药的小巫娜一听到她姐姐的动静就变成了那个梦魇巫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

“对!”我迫不及待地指着他大叫道,“她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我知道这事儿!可你呢?!你完全不一样!你是混乱的存在!你更有优势!也许你没法回到你身处遗忘领域的挚爱身边去,但是我能!我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把她困在那里的交响乐!我随时都能到那儿去!我甚至还能跟她说话-”

“用不着替你自己解释,竖琴。我非常了解你的周末旅行。”他眯着眼睛盯着我,“之前我没看到只不过是因为我不允许自己这么做,但现在,我明白了,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咽着唾沫,低声喃喃着,“那、那你一定明白我正在经历什么了,还有我正在努力做什么了。拜托……求你了,无序。”我伸长了脖子,声音已经破碎不堪。“你不能帮帮我吗?”

“帮你?”他打量着我,眼睛眯得更细了。“帮你埋葬我挚爱的记忆,就像这个凡俗的艾奎斯陞亚那自命不凡的历史千百年来那样?”

我睁大眼睛盯着他,完全目瞪口呆。

“你确实该知道这就是最后的终末吧?”他向我走来,步伐很慢,像是一堆漂浮的雪花。“不是死亡,不是毁灭,而是记忆。哪怕是最后一个原子分裂,最后一丝光明熄灭,我们也不会消逝。而当所有关于我们的思绪都不复存在,我们也就不复存在了。这对你、还有你所谓的朋友以及挚爱什么的或许能管用,可我呢?一个永恒的存在?”

无序指着他自己,眼中闪过一丝坚定的红光。

“为了帮你,我不得不帮你劫持皇家天角兽姐妹的本质之歌,我不得不护送你进入那片曾为无尽混乱,后来化为天堂,最后又变成了监牢的大地。然后呢?哪怕是一万年前,阿丽娅也早已失去了她充满魅力的奇异点,变成了一段空洞的旋律。我很怀疑她还有没有能力再度放逐我。我将会永远和她一起困在那个领域之中,或者至少是她的阴影之下。而你倒好,自己前往那美好无知的幸福之地了,去拥抱那片只能在入夜之后泪水浸湿的床上才能梦见的地方了。那我呢?我的目标又是什么,天琴?我还能为了什么而存在下去?我恐怕只能无济于事地向我的挚爱呼喊,在见不到阳光的日子里跪下来祈求,向她坦白我对她永恒的爱,我无法忘记的爱。可她自己已经化为了尘埃和荒芜,只因她天生的使命就是化为彻底被遗忘和舍弃的孤魂,直到时间的最后一丝叹息。”

“无序,我求求你了……”我的声音在哽咽,泪水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你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这么无边的威能,这么深不可测的技艺……拥有如此超凡天赋的生灵怎么能这么沮丧呢?你得帮帮我。你能做到的,我知道你能帮我解除这个诅咒-”

“我的小马，”他低声说，突然蹲了下来，用爪子抚过我的鬃毛。他的嘴角微微上扬，冻结在冰冷的微笑中。“我们生来就是被诅咒的。因为无论命运如何残酷如何扭曲，唯一幸福的存在就只有她而已。她已经在她被抛弃的使命当中寻找到了安宁，但是我不能和阿丽娅一同分享胜利的凯歌和满足的旋律了，因为我的挚爱已经归于虚无和遗忘。很高兴你不像我，心弦小姐。你的自由会来到你身边的，就像它终究会来到所有小马身边一样，都是拜她所赐。”他站起身来，抚摸着我的下巴。“当你终于开始遗忘的时候，它就会来临的……”

“无序……”

“而现在，我也是该去寻找那种自由了……”

“无序，对不起！”我抽泣着，开始上气不接下气。“我很抱歉让你想起来了，但是，拜托！不是每一只小马都有你那样的绝望和无穷无尽的痛苦！”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感激的了。”

“就算放开胆子试一试，帮帮一个在追求之路上绝望奔跑的凡间生灵，对你又有什么坏处呢？！”

“因为啊，竖琴，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追求之路的终点到底有什么在等着你，现在还不知道。除非你跟阿丽娅面对面谈过了，否则你不会明白今天发生的这一切的代价是什么。相信我好了，如果你终于理解了的话……”他险恶地眯起了眼睛俯视着我，“你只会希望跟我去同一个地方罢了。”

我眨了眨眼睛，“我……我不明白……”

“说来也简单。”他用爪子挠了挠自己的前胸，盯着自己的爪子看。“就在我们聊大天的时候呢，那个暮光闪闪，她已经从我的灰暗触碰之中救出了自己大半朋友了。用不了几分钟，她们就能把云宝黛茜也从逆反状态中解放出来。然后啊，那六个谐律精华就会再跑来小马镇跟我对上了。本来我还打算在她们的来路上再造个迷宫，说不定在里面把哪个谁给再变灰了，再把这游戏重玩一次……也许是那个粉红吧，她挺好玩的，而且简直有点儿过头了。”他转过身来，懒洋洋地盯着我，“不过我不打算再费心了，这次不会了。我已经累了，竖琴。”

“无序-”

“我准备好好再睡一觉了。睡个很长很长的觉。而且,为了艾奎斯陞亚好,咱们俩都知道,要是我一睡不醒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

“无序,不要这样!”我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你想要唤夜者?!那就拿去好了!你甚至能拥有这该死的夜曲的每一首歌!不要放弃,无序!你还没有失去一切!”

“在吵架的时候这还真是个糟糕的大发现啊。”他平静的笑容在我的泪眼之中变得模糊不清。“好好记住吧,天琴。身为唯一记得那些本该被遗忘的东西的灵魂,整个宇宙之中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命运了。我建议,你还是放弃音乐吧,亲爱的。因为它已经放弃了你。”他冲我挥了挥爪子。“拜拜啦。”

我冲他扯着嗓子大喊,但声音却远在天边。在一道闪光中,精品店消失了,我被扔进了无尽之森冰冷的树丛中。我倒抽了一口气,浑身发抖,倒不是因为诅咒过于寒冷,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从精品店被送到了小马镇的另一边。也许我还有渺茫的希望能及时回到镇上的话……

“哦天呐……哦,拜托……”我撒开蹄子狂奔起来,把唤夜者塞进了身上的鞍包里。四蹄飞扬,我如同绿色闪光一般在森林中飞驰而过,直接闯过灌木丛和草地,以及湿滑的苔藓。粉红色的云彩高高漂浮,巧克力雨扑打着我的脸,仿佛在嘲讽我。虽然我的速度如此之快,虽然我呼吸急促,虽然我泪流满面,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奔跑着。森林的边缘隐约浮现在树线冰冷的边缘外。我直接冲向前方,用魔法把挡在面前的一切都炸开,在呜咽之中飞越过一道又一道的沟壑。

当最终到达城镇边缘时,我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一道明亮的光从小马镇中心滚滚而来。我一秒钟也没有停顿。滑过弯曲的棋盘格子草坪,翻过栏杆,躲开每一个企图拦阻我前进的混乱生物。我的肌肉在颤抖,我的力气在消失,最后,无意之间,我看到了那场传奇之战的战场边缘,但就算是看来一切都为时已晚,我依然疯狂地加速朝那里冲去。

我看到了暮光,我看到了她的朋友们,我看到了她们脖颈上的魔法项链,还有她们神圣的羁绊爆发出的夺目光辉。然后我看到了高坐在王座上的无序,满怀着无上的自豪和自信,他咯咯笑着。演员们已经齐聚到了舞台正中,最后一幕马上就要落幕了。我跌跌撞撞地走向他们,狂吼着,尖叫

着,向着那些聋子一样的耳朵发出细不可闻的卑微抗议。

“好吧,来吧!”无序向着集合到一起的英雄们宣布。“用你们那微不足道的谐律精华,把我和谐掉,赶紧的。”他骄傲地坐在自己的王座上,在毫无遮挡的射程中,直面着她们的正义之怒,向着周围变幻无常的大千世界那脆弱的屏障发出了最后的蔑视。“我还怀念那些混沌的乐子呢!”

“好吧,姑娘们!”暮光英勇敢地高喊道,六只小马组成了阵型,她的头冠开始亮起了璀璨的光。“让他瞧瞧友谊的力量吧!”

当她们神圣的彩虹光束开始吞噬混沌之王的时候,我已经倒地不起了。我和他同时在放声尖叫,两个灵魂在那段禁忌的记忆中结合到了一起。小马镇摇曳着,在我们周围恢复了以往的模样。随着一声沉重的闷响,无序摔倒在地,重新找到了他的幸福。

而当我倒下的时候,却在抽泣。透过一片麻木之云,我隐约能感觉到周围尽是一片欢呼声。小马们纷纷钻出了藏身之地,不再灰暗,不再混乱。亲朋好友泪流满面地互相拥抱,重新团聚在一起。我听到乳白呜咽着呼唤飞板璐的名字,她找到了自己的养女,把她从地上抱了起来。焦糖仔和风哨子跌跌撞撞地回到了镇上,虽然身上有点儿擦伤,但还不算太坏。就连小苹花和甜贝儿也凑到了一起,一块儿安慰着沮丧的轰隆——男孩子整个下午都在为了自己从未犯下的罪行而努力忏悔。随着欢快的笛声飘扬在空中,尴尬的邮差小马开始快步走,捡起了那些废弃的信封和邮箱的碎片。我听到了晨露的声音,非常健康,泰然自若。然后是仙果欢快的笑声。整个镇上欢呼声此起彼伏,到处都是小马,都在谈论发生的一切,还有他们经历的各种可怕的变化,以及六位拯救他们于水火中的救世主。当我听到雷纹的自吹自擂还有盛绽花痴一样的叹息声时,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拖着沉重的脚步,我慢慢踏上了归途。像死尸一样僵硬,像影子一样安静。

我受不了眼泪,受不了愤怒,什么情绪我都受不了。而我脑海中只有一段旋律:一首我与无序一同分享的歌,一首几乎摧毁了整个艾奎斯陞亚的歌,但却又莫名其妙地突然拯救了它,然而却依然不能拯救我。

“神圣天角兽姐妹的歌……”我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努力想把一切都理清楚,努力进行哲学思考,努力去做一切……除了去感触之外的事。“塞拉斯蒂娅或者露娜,她们有没有听过安魂曲呢?她们有没有听过阿丽娅的

名字呢？”

我的思绪磕磕碰碰地返回了旋转木马精品店里那些足以停止心跳的阴暗时刻。当我看到所有的生机都从他眼中流逝的时刻，当我听到他尖利的獠牙间吐露出一切的爱与恨的时刻。

“那首歌把她的挚爱流放到了艾奎斯陞亚。”我喃喃着，“如果他帮了我，他会劫持天角兽的歌，把我直接送到阿丽娅那里去。”我咽着唾沫，蹒跚地走在土路上，就快要回到森林里的小屋了。响彻小马镇的欢呼声现在已经变成了遥远的呼啸。“可能就是这样了！也许这就是找到她，接触她，让她演奏‘孤寂的二重奏’的办法了。我得把对无序做的事情再对她的姐妹们重复一遍，可是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才能在不破坏小镇，这个世界，还有歌曲本身结构的前提下达成这一点呢？”

我用蹄子捂住脸，叹了口气。

“老天保佑，无序。到底是什么逼得你放弃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

我回到了自己来的地方，孑然一身，瑟瑟发抖。小屋的门半掩着，可我没力气去抱怨了。阴暗的云下，我艰难地向前迈着步子，就好像我一直都是灰色的。对于今天发生的这一切，我还得花些时间来自己好好回顾和反思。唯一的问题在于我没有变成石头，我没有那么走运。

但就在我刚刚踏上木头门槛的时候，背后传来了一个沙哑的声音。

“嘿，你好啊！你没事吧？”

我转过身，好奇地眨着眼睛。“嗯？你说啥啊？”

站在后面的是一只橙色的雌驹，长着一头漂亮的金色鬃毛。脑袋上扣着一顶牛仔帽，可爱标记是三个一看就很好吃的红苹果。那双碧绿的眼睛正盯着我，因为上气不接下气，视线有点上下起伏。“你还是不是灰的啦？混沌魔法没对你咋样吧？”

“呃……我、我想是吧？”我回答道，这通突如其来的询问让我有点局促不安。“我感觉挺正常的啊，为啥你问这个？”

“呼！谢天谢地！”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疲倦地笑了。“咱琢磨着你应该没变成啥可怕的玩意儿之类的。好吧，那咱就回家了，不过这一路上咱恐怕会把所有遇到的小马都问个遍，好确保无序那老妖怪的影响彻底消失了！老天，今儿个真是够恐怖的了，不是吗？”

“哦,当、当然了。”我说道,“你能帮我也检查检查真是太好了,这位……小姐?”

“苹果杰克。”她扶了扶帽子,爽朗地笑了。“你呢?”

“天琴,天琴心弦。”

“好啊,你没事儿真是太好了,心弦小姐。不过现在咱最好还是赶紧回家了。咱都等不及看看他们有事没事了!”她撒开蹄子飞奔而去,热情的声音还回响在午后的清风中。“你啥时候也该来香甜苹果园!咱正打算把苹果酒季提前开放,招待整个小马镇,庆贺一下麻烦终于过去了呢!”

“呃……当然!”我向那只礼貌的小马身后挥着蹄子。“很高兴认识你,苹果杰克!”

她离去之后,我深吸了一口气,扭头走进了我寂寞的小屋里。

“嗯……感觉挺不错的。”我大声说道,关上门,脱下了鞍包。把东西扔到小床上,我步履蹒跚地向小屋另一边的衣柜走了过去。“看来我有了个全艾奎斯陞亚最礼貌的邻居。苹果酒,嗯?我之前还没尝过是什么味儿呢。”开了衣柜的门,我正要脱掉连帽衫的时候,我却看到了什么亮红色的东西。“呃……真有意思。”我伸出蹄子,摸着那厚厚的面料。“我什么时候有了件红毛衣?嗯,看起来还挺精美的。”

就在这时,有什么毛绒绒的东西蹭到了我的后腿。

惊叫一声,我吓得一个箭步就蹿到了小床旁边。低头一看,一只橙色的虎斑猫正抬头望着我,心满意足地喵喵叫着。

“天呐!”我失声惊叫,然后才重重地吁了口气,“你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我盯着小屋的窗户,“这附近有很多流浪猫吗?”

我僵住了,我看到门边放着一大袋猫粮,还有一个半空的盘子。小床的床单上散着几点橘色的毛发。在我扔下鞍包的地方,有一个天鹅绒包包从敞开的鞍包里面掉了出来。包包的缝隙里还露出了什么闪着金光的东西。

我的心跳得很快,抬头凝视着小屋的空中。昏暗的阳光照亮了天花板上挂着的奇怪乐器,足足有几十样。这收藏品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让我为之惊叹。

“感觉……感觉不太对劲……”

我慢慢地坐了下来,猫咪凑到了我身边。我意识到自己不假思索地伸出了蹄子,抚摸着他的耳朵。我只能茫然地盯着自己的这动作,前腿上起了一片鸡皮疙瘩,不知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变得很冷,非常非常寒冷。

真是怪了,我正在写的这都是些什么?

X V I I : 毕生所余

亲爱的日记本,

当所有我们所珍惜的一切都被剥夺殆尽之后,还剩下什么呢?当一只小马曾经拥有的一切工具都被抢夺一空之后,她仅剩下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寻找幸福的地方,是在混乱的黑暗之中,还是在无尽的悲哀之中?

我活了这么久的时间,足够去发现真相了,但是真相依然难以把握。一方面,小马的本质深深地埋藏着,隐藏在我们心灵的一层层智慧之下,隐藏在一层层伪装之下。像我这样的小马能从深渊之中重新崛起,回归,并且把那些难忘的发现公布于世吗?

也许不能吧。但是,我相信关键在于,用不着那么拼命。当我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自己还剩什么东西的时候,当我们只去思考生活中那些缺失的东西时,很容易就会以为没什么可活的了。

什么都没有了吗?我不能相信,更拒绝去相信。我已经深入到了遗忘的根基,我自己深邃,黑暗,孤独的根源。而我回来了,所带回来的只有一个词,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写下这些日记,坚强地抗争毁灭,抗争阿丽娅公主那天杀的诅咒之歌,这个词就是原因:

命运。

在乐队演奏的欢快音乐之中,焦糖仔和风哨子开始切蛋糕了。照相机的闪光灯闪亮了他们幸福的笑脸,随着周围祝福的欢呼那笑脸又羞得通红。大厅里的每一位来宾都簇拥着这对新婚夫妻,一边鼓蹄一边看着他们

俩抽出两小块盖着白色奶油的甜点,互相伸过彼此的前蹄,同时在对方的蛋糕上咬了一口。风哨子轻轻一口就完成了她的任务,而焦糖仔就远没有那么优雅了,结果把几块黄色的蛋糕渣掉到了修身的黑色燕尾服上。房间里一阵哄笑和口哨声,风哨子的笑声如银铃般清脆悦耳。焦糖微笑着和新娘耳鬓厮磨,新娘则帮忙把他昂贵的西装擦干净。新婚夫妻再一次亲吻,沐浴在永恒时刻的温暖之中。

几位小马摄影师重新给自己的相机上好了胶卷,整场宴会一直持续到了后一个钟头。吃完了蛋糕,又喝了一系列衷心祝福的喜酒之后,这对新婚夫妻转移到了巨大的舞场里。小马镇整个市政厅的内部都改成了宴会场,整个小镇里各行各业的小马们都围坐在铺着雪白桌布和华丽花束的餐桌旁。苹果杰克和大麦克、史密斯奶奶、苹果酥、黄元帅还有其他好些属于焦糖仔大家族的亲戚们坐在一起,他们笑容满面,毫无拘束地欢呼雀跃。瑞瑞和小蝶一同坐在角落里,身上都穿着朴素的伴娘礼裙。一直在欣赏新娘的华丽婚纱的时尚教主忙里偷闲,偷偷给自己来了一杯。她脸上硬撑出来的笑容有点崩溃了,眼中露出了泪花。旁边的挚友微笑着把她拥入了安慰的怀抱之中。市政厅远处,有几位衣装整齐的天马聚在一起,雷纹,盛绽、追云和翩飞又是欢呼又是吹口哨,给那对翩翩起舞的新婚夫妻俏皮而鼓励地使眼色。

风哨子把孩子气的笑声憋了回去,只是闭上眼睛,靠上了焦糖仔的脖颈,两只小马就这样在舞场中央深情相依。一点月光透过高高的窗口照了进来,让他们擦亮的前蹄闪着光。音乐如流云般萦绕着他们,携他们一同漂流,仿佛挣脱了时间的羁绊。

萍琪派就站在舞场旁边,都快乐晕了。她陶醉在这幸福的时刻中,四处蹦蹦跳跳,睁大了蓝眼睛东张西望。拼尽全力,她才克制住没放声高唱出什么破坏气氛的闹腾歌曲出来,只是侧过身体轻轻推了推云宝黛茜。云宝呻吟着,一直没完没了地摆弄着她那件可怜兮兮的寒酸礼裙,眼睛死盯着挂在南墙上的钟不放。在她们身后,是一组样式很可爱的小桌子,摆着吃了一半的蛋糕,一大群孩子在互相追逐嬉闹。小苹花、飞板璐、剪剪在和小乖玩捉迷藏,咯咯笑着在铺着洁白桌布的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在一边的是小呆、乳白和车厘子,长辈们都在笑呵呵地互相交谈。时不时扭头温

馨地注视着新婚夫妻以及另外一对舞伴。

几步之外,甜贝儿和轰隆有些尴尬地模仿着婚礼现场的特别时刻。甜贝儿的花童裙子和轰隆笔挺的小礼服为这片温馨的场合增添了一抹诙谐。几只雌驹嘻嘻哈哈地笑着,隔着几张桌子轻声评价着这小小的一对儿,结果只是让轰隆更加紧张了。而甜贝儿,只是沉浸在这气氛之中,轻轻把头靠上了男孩子的肩膀。小小的绅士挺起了胸膛,勇敢地回应了她。

正对舞场的桌前,镇长坐在神秘博士身边,他们一边谈论着最近的新闻,一边关注着那对起舞的夫妻。镇长微笑着,对身边的一只红鬃毛的年轻女生嘀咕着什么,女孩子咯咯笑着,轻轻点头回应。几个位子之外坐着泽蔻拉,她那奇特的鬃毛已经编成了新的发辫,专门为了纪念这一刻。她认真地聆听着糖糖和萝卜尖商量着为另一个即将来临的庆典准备的计划。远在桌子另一边,仙果和晨露正在那里静静地安坐着。他们俩一动不动,前蹄相挽,分享着彼此的温暖和呼吸。

舞曲最后的音符也平息了。宴会厅最远处的乐队停了下来,整个市政厅笼罩在如雷般的鼓蹄声中。镇长站起身来,向欢聚一堂的来宾们高声宣布了几句话,又朝着舞场里指了指。在她不懈的邀请下,小马们三三两两地从桌边起身,朝着舞场中走去。于是舞曲继续,舞蹈继续。这一次,新婚夫妻并不孤独了。在他们不远处跳着慢舞的是晨露和仙果。雷纹和盛绽也拥抱在一起随着节奏踏着舞步。

当车厘子还在和小呆与乳白聊天的时候,觉得有谁在轻拍她的肩膀。转过身来,面前只有大麦克。在无声的邀请之下,她脸飞快地红了起来,害羞地扭来扭去。直到另外两只失去了耐心的雌驹几乎是把她硬推到了小伙子面前。带着一脸紧张的笑容,车厘子陪着大麦克一同下场去了。而苹果杰克就来到了小呆和乳白身边,一同笑得无比开怀。虽然沉浸在这幸福温馨的时刻里,但萍琪派依然东张西望了好一阵子,把每个方向都搜查了一个遍之后,才一把拉上了云宝黛茜。当天马被硬拽进了舞场充当粉红小马的舞伴时,她可真的吓得尖叫了一声,半个市政厅的来宾都一阵哄笑。在萍琪没心没肺的咯咯笑声中,她一直呻吟个不停。

就在这时,斯派克摇摇晃晃地走过茶点桌,两只手各拿一杯果汁。他瞥了萍琪一眼,然后是云宝黛茜,然后又往前看了看。“对……这会儿我才

想起来了。小马镇可能真得再多些雄驹才行。这好歹能让舞会不那么尴尬,你觉得呢?”

“哦,拜托,斯派克。”随着暮光闪闪的声音,紫色的魔法力场笼罩了他爪子中的其中一个杯子,把它飘了起来。她轻轻地抿了一口,心满意足地打量着周围的情景。微笑像她的呼吸一般平和,温柔而快乐。仿佛她正在踏过轻拍的海浪,为愉快的夜晚唱响小夜曲。“别把这美好时光给搅了啊,都好久没有这么平静安宁的日子了。”

“安宁?”斯派克的脸拉了下来,在头戴的大礼帽下面抽搐不已。他把杯中的果汁一饮而尽,打了个嗝,才咕哝着,“筹备时间紧张到最后一秒钟,这是我参加过的最疯狂的婚礼了。”

“斯派克,这是你唯一参加过的婚礼!”

“不不不!”他笑嘻嘻地指了指。“毛头先生和毛头太太那场婚礼呢?”

“小蝶的宠物水獭不算数!”

“是啊,好吧……”斯派克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脚。“比起今晚的婚礼来,我更喜欢之后的派对。”

“别傻了,今晚可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对他们来说,当然了……”

“对我们大家都是如此,斯派克!”再次望着在舞场中央的那对新婚夫妻,望着他们被一对对的小马们所围绕,暮光不由得又笑了。“就在三个礼拜之前,整个世界差不多就要迎来末日了。无序的回归让大家都没有想到,包括公主们在内。我们离失去所有的希望,遭受无尽的混乱就只差几秒钟的光景了……”

“但紧接着你和谐律精华就力挽狂澜拯救了世界,巴拉巴拉巴拉……”斯派克耸耸肩,“这个都听过了,暮暮,我还能不知道吗?”

“是吗?”暮光扬起眉头瞥了他一眼。“斯派克,无序那天腐化了所有的小马!整个艾奎斯陆亚的每一个生灵都看到这辈子在眼前闪逝了。就我自己来说,焦糖仔和风哨子决定事不宜迟尽快结婚,我根本不会怪他们这么急。如果说最近的事情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生命宝贵,不容浪费!”

“是啊,好吧,苹果杰克说了,对她表弟来说,日子可不会那么轻松。”斯派克说道,“我无意中听她跟史密斯奶奶说起必须让他们俩当佃农,还有‘分层制度’什么的。”

“是‘分成制度’,斯派克。”暮光纠正道。“让他们俩搬去香甜苹果园也没什么不对的!毕竟,这就是家族的意义了。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父母还借钱给月亮舞的妈妈莎婷,帮她度过难关呢。”

“可月亮舞是你的朋友,不是家族成员!”

“你忽略了重点。”暮光再次望着舞场正中。“谐律中存在着一一种超越了友谊、家族、邻居和社区的美。给公主写了这么久的信,但我觉得,我终于开始摸到这份美的边缘了。”

“那你摸到了些啥?”

“谐律不能自己生成,安宁也不会凭空而来。需要我们这样的小马去努力而勇敢地创造谐律,好吧,创造出这个和谐的世界!”她微微一笑,但眼中开始湿润了。“只是它来的太简单了,斯派克。我真希望,要是我很早之前就能领悟这些就好了,或许这能让这一刻变得不那么特别。都多少年了,我一直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以为我的一切,还有我将来的成就,都能通过读死书来实现?”

“哦,时间久到了你都能写一本如何靠书来过日子的书?”

“是啊,哈哈……好吧。”她轻轻抽泣了几声,然后又勇敢地笑了。“每一天,我都在学习更新更惊奇的真理。总有一天,我希望我也能像风哨子和焦糖仔那样就好了。”

“你是说你想结婚咯?”

“嗯……这个我还不知道呢。”暮光幽默地回答,然后语气更加平缓。“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会处于一个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的位置上,把握住时机,不去担心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因为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的生活将由我自己来创造,我的旅途将由我自己来开拓。”

“我不知道呢,暮暮。”斯派克耸耸肩,忽然扭头望了望。“我觉得吧,你的生活都已经‘创造’得够多的了。”

“嗯,可能吧。但是在空虚的感觉出现之前,谁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缺失了。”暮光回答道。这时候一只非常冰冷的蹄子轻轻拍了拍她的

后背,真真正正地吓得她一激灵。她猛地转过身,顿时愣在原地,眯起了眼睛。“呃……怎么了吗?你需要帮助吗,这位……小姐?”

站在那里的,浑身发抖的,是我。灰色的连帽衫穿在无家可归的雌驹身上,和那么多的漂亮礼裙和礼服比起来,简直像是葬礼的裹尸布。我的鬃毛耷拉在脖颈上,显得凌乱不堪。我直直地瞪着她,眼神紧张,嘴唇颤抖,挣扎着在喘息中把要说的话说出来。

“我、我认识你。”我结巴着。

暮光闪闪咬着嘴唇,斯派克紧张地扭着身子,重心从左脚移到右脚,又从右脚移回左脚。双眼的视线在我们之间扫来扫去。

“……小姐?”暮光又开口道。

“我……我认识你。”我喃喃着,眼睛一直盯着她,视线却又透过了她,焦点远在她身后的无名之处。我艰难地咽着唾沫,用颤抖的前蹄使劲揉着蓬乱的鬃毛。“你声音的音调……音阶……就像是……像是一个孩子……一直都在探索,一直都那么好奇,那么纯真。”我咬紧牙关,隐形的暴雪正在我全身上下肆虐,而我正在这寒潮之下苦熬。整个房间天旋地转,只有面前这只独角兽,她是我稳固的锚。“你……想要的比谁都多,我……我也一样。那是大家都想要的,但不是大家都能说的。有谁……对我、我觉得……有谁在哭。”我颤抖着,抬头凝视着那迷惑的星光。“书。很多的书……还有……那么多的灰,对……我想我们都去过那里,而且每次,每次我努力想回忆起来的时候,我、我都要崩溃了……”

暮光退后了一两步,一脸迷惑而忧虑的表情。

斯派克已经朝镇长那边望过去了。两只强壮的雄驹保安站在她身边,一边守着她,一边互相聊天。

还好,还没等小龙宝宝刚朝那边迈出第一步,暮光的蹄子就搭在了他肩上,让他停住了。她凑过来低声和我说话,拉回了我的注意力,“冷静点儿,小姐。我想……我想你只是迷路了……”

我凝视着她,感到我的心在跳动。当我开口的时候,就好像星星照亮了我看不到的方向。“对,对就是这样,迷路了。”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就在这时候,我觉得鞍包里有点儿沉,简直就和我咽喉中堵的那个

疙瘩一样沉。“有……有一段……音乐。”我结结巴巴,尽最大努力克制着即将过速的呼吸。此刻我觉得就好像站在陡峭的高峰顶上,害怕得不敢抬头。不过,我还是鼓起勇气冒了险。“我、我知道其中一部分,但、但是,缺了几个片段。”不假思索地,我直接翻开了鞍包,把里面的东西飘了出来。定睛注视着,我有点愕然地看到了那件小小的金色乐器,上面还有更纤细的铂金琴弦。“我觉得……我该知道全部的乐谱才对。”深深吸了一口气,我眉头紧锁。“我必须知道整段乐谱才行。”

“暮暮……”斯派克一点点地往后退,拽了拽独角兽的肩膀。“这、这位小姐,她有点吓到我了……”

“嘘!”暮光急忙示意他安静,眼睛一直保持着和我互相对视。她勇敢地开了口。“小姐,我并不是音乐家,我觉得你需要其他小马来帮你。如果你能跟我来,我可以带你去小马镇医院-”

“不!”我一声大吼,惹得几只小马扭过了头。看到斯派克一哆嗦,我深吸了一口气,平静下来向前凑了凑。“我需要了解这段旋律,到时候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我不知道怎么去了解,为什么我要去了解,但我只想去了解它!……就像你那样!”

“但我说了我不是-”

“能帮我的只有你了!”

暮光咬着嘴唇。最后她终于点了点头,“那好吧,小姐。把你知道的部分弹给我听,我看看我能怎么做。”

我盯着她,然后坐了下来,闭上了眼睛,开始集中精神。在紧张的沉默中,我拨动了七弦琴的琴弦,第一根弦,第二根,第三根……在缓慢的演奏中,我把所有我知道的乐谱都串了起来,让音乐飘扬在空中。宁静而肃穆的旋律,像我一样破碎不堪的旋律。当音乐结束之时,我睁开充满了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看。

“这……这听起来很耳熟。”她喃喃着。“就像……就像是……皇家档案里的那首……”

“剩下的你知道吗?!”

“好吧,我只听过几次,所以有点儿记不太清-”

“哼出来!”我声嘶力竭。

她眨了眨眼睛,然后点了点头。“那好吧,嗯……开始。”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照着我的要求做了。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学者在花园中翩翩起舞一般优雅。哼出来的音乐很短,只是片段,但依然那么美,只因它源于一颗真诚的心。曲调结束了,那优美的旋律消散在市政厅的空中。她紧张地向我笑着,“嗯……这能帮上你吗?我发誓,我都好久没听过了,自从我成为塞拉斯蒂娅的-”

我的七弦琴鸣响了,打断了她的话。旋律在重复,缓慢而坚定地回响着。我只觉得自己的呼吸变得急促,仿佛我飞进了深不可测的峡谷。然而,当这首曲子在我魔法的演奏之下由片段重新聚合到一起的时候,从那深渊最深之处迸发出了无法言喻的光明。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那是“暮光安魂曲”,因为我再次拥有了能辨识出它的能力。我的身体仿佛火焚,燃烧的热力让我的四蹄在市政厅的地板上立足不稳。房间里的色彩重新有了形状,刺痛了我的眼睛,又让我流出了泪。一声深沉的叹息,我转过身来,睁大了眼睛凝视着在场的所有小马。

飞板璐正跑向乳白投入她的拥抱,轰隆正在和甜贝儿跳舞。萍琪咯咯笑着,绕着满脸无聊至极的云宝黛茜蹦来跳去,转个不停。正在和糖糖与小呆聊天的苹果杰克不知说了个什么笑话,正笑得前仰后合。瑞瑞和小蝶正和泽蔻拉聚在一起,忙着赞赏她充满异国风情的礼服。焦糖仔和风哨子正在温暖和音乐中分享着温馨的吻,仙果和晨露正在耳鬓厮磨,互相偎依在一起,在彼此的耳边呢喃着甜蜜的情话。

随着一声响亮的撞击声,我的七弦琴摔落在地。我跟跄了一下,颓然瘫坐下来,用前蹄捂住了自己的嘴。我再也看不见周围的欢笑了,一切都那么模糊,都那么痛苦。第一声啜泣仿佛发令枪响,随之而来的哭泣仿佛整个森林都倒了下来。我把面孔埋进了颤抖的前蹄之中。

透过这一切,我感觉到暮光的前蹄紧紧抓住了我,拥抱着我。“天哪!小姐,你这是怎么啦?”她惊叫着,那声音如此接近,却又那么遥远。她那优美的音调现在有了名字,这么简单的名字却足以让你泣不成声。“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难过?”

我哽咽着,被泪水噎得直打嗝,艰难地喘着气。随着我眨着眼睛,这世界的轮廓再一次清晰得那么丑恶,再一次流露出那么多幸福的踪迹,让我

知道自己还在苟延残喘。我沉入了她的拥抱之中，蜷缩在她怀中颤抖，发出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弱，仿佛幼驹无力的哭泣。

“他、他是对的。”我呜咽着，“他是对的。他是对的……他、他完全是对的。我……我希望-”猛地吸了一口气，我抬起头来，凝望着群星之间那冰冷的间隙。“我希望我能变成石头……”

“哎?!”暮光的脸——就我能看到的部分——凝固在了哀伤的愁容之中。那一刻，她目光中蕴含的怜悯，比任何冻得我麻木不仁的寒霜都要更加痛苦。“谁是对的?我不明白……”

“拜托，告诉我。”我紧紧抓着暮光的肩膀，用满溢的泪眼凝视着她。“今天是几号?”

“……咦?”

“是几号?!”舞蹈也好，音乐也好，欢笑声也好，庆典上所有的欢乐也好，那些我都不在乎了。“我必须得知道!”

“今天是……十月二十九日!”暮光回答道，嘴唇颤抖着，“你不知道吗?”

我重重地喘了口气，抬起一只蹄子捂住了嘴，“塞拉斯蒂娅保佑啊……”我结巴着，“这、这个月都差不多结束了！我敢发誓……我还以为……”

“小姐，我真心觉得……你该去找红心护士-”

“不……”我牙关咬紧，摇着头，泪流得更厉害了。“不，不，不，不……她帮不了我，你帮不了我，谁也帮不了我，就连公主-”又是一声惊叫，“哦天呐！塞拉斯蒂娅，露娜……我必须找到她们才行。我必须得跟她们说才行。她们是她的一部分，阿丽娅，被遗忘的黄昏……”

暮光的脸色苍白。她看着斯派克，斯派克只是耸耸肩。

“安魂曲也能对她们起作用吗?”我大声猜测着，气都快上不来了。“它能挽救她们吗?就像对无序那样?她们的力量超越了苍穹，肯定能管用的，必须管用才行……”

“无序?”暮光重复道，表情变得温柔起来。“哦天哪，当他回来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小姐?我……”她关切地抬起一只蹄子，搭在我肩上。“如果你还没有恢复过来，我也能理解-”

“恢复?!”我紧紧抓住了她的前蹄,透过惊慌的泪眼,深深地凝视着她的眼睛。“什么都没恢复!一切都死了,都被埋葬了!”我的面容破碎了,更多的泪水让我泣不成声。“除了我……”我急促地喘着气,“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了,暮光。身为唯一还记得的生灵,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记、记得什么?”

我哽咽着,气喘吁吁地喃喃着。“所有的一切。”

“我……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塞拉斯蒂娅,”我轻声呢喃,努力平复着呼吸。“月亮舞是露娜,而我是星璇。我们在坎特拉皇城的日子一直都伴随着欢笑,音乐,还有甜甜圈。在你的可爱大联欢上,月亮舞送了你粉红色的鞍包,而我给你买了狮鹫占星术的书。你、你笑得那么快乐,就像夜色中小小的银铃在闪烁。我……我能和你成为朋友,又开心又自豪,因为你……你是那么聪明,那么有才华,”我的笑容如此苦涩。“……而且,那么温柔……”

暮光凝视着我,视线柔和而迷惘。“我……我的确有一本狮鹫占星术的书,可……可我好像不记得我是怎么……怎么……”

“我记得,”我说道,当我用一只蹄子揉着乱糟糟的鬃毛时,又开始抽泣了。“现在记得了。就好像我记起了阿丽娅一样。”我哽咽着,呜咽着,“就好像……我记起了他一样。”我用力吸溜着鼻子,紧紧闭上了眼睛。“我记起他来了,而现在,不管是痛苦也好,安宁也好,距离一切都失去,只是时间问题罢了。裂开的地方太多了,暮光,每当我跌进一处裂缝,就会失去自己的一部分,剥掉一层……一层……就好像一块布料,一根线一根线地被撕碎。很快,我就只剩下自己的旋律本身了,而那首歌还不够强大,根本救不了我……”

“救你?”暮光重复道,“那首歌?可我还以为-”

“安魂曲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我说道,轻轻抚摸着她的前蹄。虽然还在抽泣,可我却笑了。“但是你能行。”

“我能行?能……什么?”

“听我诉说,”我的呼吸放慢到了一个平缓的节奏,抽泣也平息了。“必须得有谁来听才行,必须得有谁知道我知道的这些东西才行,哪怕这些记忆会在下一次的呜咽,下一次的叹息中消散也好。我需要说出来,分享

给别的小马。因为曾经完整的一切都在枯萎,而这是我剩下来的部分所能分享的一切了。”

她慢慢点头,带着同情和恐惧的神情看着我。“好吧,”她紧张地咽着唾沫,“我听着呢。”

我的微笑淡去了,视线飘移到了暮光面容之外的空间里。“我是十三天之前,第一次看到他走进小马镇的……”

他灰色的鬃毛飘扬在午后的空气中,仿佛熠熠生辉。那身琥珀色的毛皮完美地衬着深秋时节那红黄相间的叶子,似乎整个秋天都环绕在他身边一般。当他走下火车站的台阶时,仅仅是现身于此,就像是迎来了一场庆典游行。

他并不孤独,有一只刚刚迈进青春期的雌驹陪在她身边。那只陆马长着血红色的鬃毛,蓝眼睛非常凌厉。她一直都满脸阴郁,仿佛小马镇是她全世界最不想去的地方。一架照相机挂在她脖子上,小陆马一直心不在焉地摆弄着自己松松垮垮的鞍包,时不时盯着套在前蹄上的腕表。

然而,我对那个小姑娘的关注还不到十秒钟。那只雄驹,我的视线就是集中在他身上,怎么也移不开:他憔悴的面容,宽厚的下巴,饱经风霜的身躯下的四蹄。他随身携带着一个厚厚的天鹅绒袋子,里面装满了空白的画布。看起来他打算画一幅风景画,却因为找不到值得动笔的风景而茫然失措。

他们俩显然是外地来的,这并不是什么怪事。小马镇的火车站这一周足有几百只小马进进出出。这里正在进行各种庆典活动,小马镇周末的旅馆入住率比往常提高了两倍。然而,我还是忍不住专门盯着他们俩看个没完。当我望着他们在镇里慢慢走动,寻找着可以落足的旅馆时,我只觉得心在剧烈跳动,简直像是要从胸口蹦出来。我想咆哮,同时又想嚎啕,同时又想大笑。

而我什么都没做,因为忽然有个女声在背后招呼我,“心弦小姐?出了什么事吗?”

我一下子转过身来,睁大眼睛,呆呆地眨着。

那只雌驹站在我面前,离我很近,好像我们本来正在热情地交谈。那

双靛蓝的眼睛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眯了起来,秋风吹拂着她绿色的领带。
“对不起,你刚刚问我的是什么呢?说到一半你就停了。”

“我……”我十分尴尬地盯着她,目光扫过她的面孔,从她灰白的鬃毛,到她苍白的毛皮,再到她侧腰上的可爱标记,那是一封系着蓝丝带的卷轴。
“我……我刚刚在……问你问题?”

她弓起了眉头,“对,我相信是如此。”

我张口结舌,茫然地看着她。

她抬起一只蹄子放到嘴边,清清嗓子,有些尴尬地笑着。“你想问一些关于塞拉斯蒂娅公主的问题。你……你好像是希望为了在小镇里给她建造纪念碑而捐款?”

“塞拉斯蒂娅公主……”我喃喃地说出声音来,在迷惑中,呼吸开始颤抖。

“你想给皇家议会写封建议书什么的吗?恐怕公主最近会很忙的。就议会传达给小马镇的信息来看,公主殿下正忙着在整个艾奎斯陲亚巡游,以评估无序的复活还造成了什么混乱和损失。”

“无序……”我咽着唾沫,环视着周围的小镇。古朴的建筑,金黄的茅草屋顶,小马们在街上漫步,互相拥抱,愉快地交谈,开心地笑着。中心是一座高高的树屋图书馆,还有一座热闹又明亮的餐馆,烟囱的形状像个蛋糕杯。“……阿丽娅公主……”

“阿丽娅?”雌驹皱起了眉头。“你……你没事吧,心弦小姐?”她担心地问,“你不舒服吗?我们这儿有个设施齐全的医院,就在几个街区之外-”

“公主……”我喃喃着,忽然觉得一阵晕眩,浑身颤抖起来。“我……我为什么要见她们?”

她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我还希望你能告诉我呢。我想……你之前告诉我说,你打算演奏一首特殊的曲子来纪念谐律战胜了无序的伟大胜利。你是个音乐家,不是吗?”

“我……”我低头看着我自己。石灰色连帽衫,背上还背着鞍包,里面有什么分量很重的金属物品,我感觉到有琴弦正连着我角的魔力。“我……我得演奏音乐……”我在说话,但是却毫无情感,也缺乏内容和意义。在这里逗留的时间越长,我的心思就越是牵挂在那两个陌生小马身上,那

只懒洋洋的雄驹,他灰色的鬃毛……

半分钟就这么过去了。最后,雌驹的叹息打破了沉默。

“好吧,如果你感觉好些了,欢迎你再来找我。不过,恐怕接下来我会整天都忙得团团转。”她说着,调整了一下衣领,遥望着镇中心那座高高的圆柱形建筑。“欢迎派对都快要准备好了。”

“欢迎……派对……?”

“哎呀,为了迎接谐律精华们,当然的了!”她笑逐颜开,“明天晚上她们就从坎特拉皇宫回来了!全国各地的小马们都蜂拥到这里来参加这个胜利的节日呢!我想你也是这样来到我们这个小镇的!”她抬起蹄子揉着疼痛不已的额头。“唉……然后又是公开拍照,更别提还有婚礼了,紧接着又是噩梦夜……老天爷啊!今年的噩梦夜!我发誓,就好像我这头鬃毛还不够白似的……”

我尖锐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朝镇中心方向望去。在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只毛皮如午夜般漆黑,身穿白银铠甲的黑色天角兽,遥远的地方亮起了星光,到处都是哭泣和阴影……我意识到自己冷得要命,牙齿不由自主地开始发颤了。

“至于今年暖心节的安排,我现在都不想去考虑了!特别是无序这一天之后,庆祝活动的舞蹈估计能把房顶都给蹦塌了!”她转向我,“那么,还请原谅-”她有点不知所措地眨了眨眼睛。“……小姐?”

我已经跑掉了,在突如其来的恐惧之中,我简直吓得上不来气儿。周围的商店和房屋在冰冷的空气中模糊地从我身边闪过,每次我眨眼的时候,都能看到那只雄驹和那只红鬃毛的小马。我努力超过那景象……呜咽着……努力呼唤着一首曲子,从内到外一直纠缠着我的曲子。我无法思考,无法停歇,我必须得到小镇北方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得赶快去才行,越快越好。

飞奔之时,沿途遇到的小马们都朝我挥蹄问好。在狂奔之中,他们的面容拉成了一片柔和的模糊,融化在一片由陌生面孔、陌生声音、还有混乱和迷惑的海洋里。整个世界越来越冷了。我在疯狂之中奔驰,挣扎,几乎溺毙在里面。拼命朝前望去,我努力搜索着熟悉的东西,透过一片空白的脑海,我勉强找到了它,就像一块孤零零楔入我心中的碎片:一座位于

森林小路弯道的小木屋。我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奔了过去,房门毫无遮掩地在我面前敞开。忽然之间,我就站在了一间奇怪的屋子里,墙上挂着几十件乐器,还有……什么毛绒绒的东西,用尾巴蹭着我的腿。

我关上了门,跌跌撞撞地从那小东西旁边走过。坐在床沿上,伸出颤抖的前蹄把七弦琴抱在了胸前,拼命地去深入我脑海中那神奇的旋律。没有恐惧,没有痛苦,我只是把剩下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了这首歌上,让音乐在小屋狭小的四壁之间成型。我奋力拨动着琴弦,就好像野外露营的时候在点篝火。足足花了几分钟时间,但最终安魂曲再度重生了。空气中的寒意分开,为涌动的记忆腾出了空间。

我止不住地颤抖,突然间,这么多的真相就一下子全都涌入了我的脑海,让我的面孔都因为无法避免的痛苦而扭曲了。我倒在了小床上,身体缩成了一团,咬着嘴唇勉强克制着没哭出声来。我正在小马镇,我在小马镇已经有一年多了。无序已经回来了,我和他斗智斗勇。结果我赢了,同时也输了。谐律精华如同宿命一般为他带来了最后的终结。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天时间。我的神志和意识正在渐渐离我而去。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演奏那首歌,就是让雪石膏能集中精神的那首歌,就是在世界上剥去了阿丽娅公主营造的幻影的那首歌,也是让混乱之王能绝望到放弃毁灭这个世界的那首歌。

当旋律渐渐淡去,我灵魂之中那些被拉伸的部分再度浮出水面之时,它立刻变得千疮百孔,每一个窟窿都是那只灰色鬃毛雄驹的轮廓。我咬牙切齿地嘶吼,就像是在把什么东西生出来,任凭那画面从我身体内硬生生穿透而过。我还以为我已经没有泪水了,我还以为这刺骨的酷寒已经麻痹了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结果我错了。这首歌让我回到了清醒的领域,我再也无法感觉到自己的赤裸和脆弱了。

终于,我悲哀的抽搐停止了。我大口喘着气,仿佛刚刚从无底深海的最深处浮上来。我的目光在整个房间里四处扫视着,凝望着那些熟悉而孤独的阴影。那么多乐器挂在墙上,那么多在这一年之中的反省和探索的纪念品,那么多我不敢去回顾的细节,我怕得不敢去回顾,否则可能会发现“暮光安魂曲”没能把所有遗失的东西都打捞回来,那么多遗失的东西……再一次的遗失了……

“这情况来的越来越快了。”我低声说道,当我感觉到有个小小的身躯跳到床上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正在跟谁说话。彗星凑到了我面前,喵喵地叫着,用毛绒绒的脸磨蹭着我的面容。我从七弦琴上伸出一只颤颤巍巍的蹄子,轻轻抚摸着它。“我这一趟去了……去了有……”我瞥了一眼窗外,“四个钟头?五个钟头?我发誓,我出门的那时候还是早上呢。”说到这里,我发起了抖,又抱起了七弦琴。“我觉得我能进城去和镇长谈谈,可是……然后……然后我就迷路了,对吧?我走进了小马镇,然后我就……我就……”

我的眼睛抽搐着,一瞬间,那该死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了。雄驹和年轻的雌驹一同走下小马镇火车站的台阶,阳光照耀着他们暗淡而明亮的毛皮。他们没有看我,至少我是没看到他们朝我这边看。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跑掉的原因?

“镇长……”我大声念出声来,可能更主要还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彗星走到我身边的一个软垫子旁,绕着转了一圈,噗通一下子扑了上去,蜷成一团舔着自己的脚掌。我盯着他,继续喃喃着,“她告诉我说,塞拉斯蒂娅最近很忙。也许她只是还没看完自己所有的备忘录。镇长有很多事情得做,大家都这么忙。我从没在镇子里见过这么多的小马,上一次还是在……在……”

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房间里越来越冷了。一阵寒意倾泻而下,从角顶一直冻到了尾巴尖。惊慌之中,我用角射出一道光束。然后,我听到了怀中的七弦琴奏响了安魂曲的旋律。

“情况越来越糟了,彗星,”我说道,在音乐的萦绕中抑制着哭泣。“我只有一直演奏它才能记起……才能记起……”我颤抖着,“所有的一切。”

他转过头来疲倦地望着我,低声咕嘟着回应。

我俯下身来,轻轻爱抚着他,勉强忍着没流泪。“我再也不能不演奏安魂曲就进镇子了。随便就开始弹琴,会不会显得很傻,这个我不在乎了。我会找理由的,就算难堪我也会一笑而过的。无论何时我都得做好演奏‘暮光安魂曲’的准备,公主保佑这能帮上忙……”

小木屋陷入了一片寂静。

我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口气听起来有点傻乎乎的。“公主保佑,公主…

…保佑。阿丽娅公主的姐妹还能做什么呢？”我用麻木的四蹄支撑着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朝壁炉走去。“在无序把我从他面前轰走之前，他说……为了把我送到阿丽娅面前，他必须得‘劫持那首歌’，那首把她和姐妹们联系在一起的歌。你觉得……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飘起几块木柴，放到炉子里点燃。很快，随着悦耳的噼啪声，暖意在房间里扩散开来。“苍穹之夜曲，把阿丽娅和凡间给分开了。但是，尽管有这个障碍，她还能和她的姐妹们联系在一起？”

迈着缓慢的步伐，我拖着蹄子穿过小屋，走向摆着猫粮的地方。用我的魔法，轻轻地把彗星的餐盘重新倒满。猫咪立刻就跳下了床，耐心地等在哗哗响的餐盘旁边。

“夜曲，是太虚玄母的创世之歌里面比较小，比较新的片段。”我一边大声说出来，一边做完了蹄边的事。把猫粮袋子放回原处，我抬起头来望着空中。“它比诸律精华更古老，也更强大。”我眉头紧锁，在小屋里慢慢踱着。“可是，它依然比塞拉斯蒂娅还有大多数的创作品要年幼。天角兽女儿们的本质，乃是比夜曲更加古老的歌，尽管因为夜曲的作用，天角兽都不知道阿丽娅的事，但是它并没有切断她们之间的联系。这首歌依然让三位姐妹联系在一起，而且……肯定有什么办法能穿越联系的那一点，从现世直达遗忘领域之中阿丽娅的王座厅。可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为什么，我之前没有和塞拉斯蒂娅合作过呢？我知道我已经去见过她了，可那次出了贪食精灵……不，不对，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希望……我只希望我能把想记住的东西记起来……”

我在原地愣住了，因为房间不知怎么的变暗了。向窗外望去，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外面已是一片漆黑，只有星光在闪烁。

我的耳朵轻轻颤抖着，扭头盯着壁炉。里面的木柴早就烧光了，只剩下了碳灰和黯淡的余烬。

猫叫声飘进了我耳中。我朝床边瞥了一眼，彗星正站在上面，好奇地抬头盯着我，站得直直的，一直盯着我看。虽然想去看，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看向了地面上那个猫餐盘。里面已经完全空了。

我开始喘不上气来了。这次我没有瘫倒，而是爬到了床上，紧紧抱住

了彗星。他心满意足地蜷缩在我的前腿之中,天真地咕噜着。我紧紧抱着他,硬撑着没发抖。小屋外一片死寂,如雷鸣般震耳欲聋,那只灰色鬃毛的雄驹的形象,又一次从我的记忆深处浮了上来。我粗暴地把它压了下去。

“我做不到,雪石膏。我没法忍受失去我的理智。这是我所拥有的最强大的武器,只有靠它,我才能在这黑暗的深渊里浮在水面上。”我抽泣着,闭上了眼睛,响着蜷缩在怀中的模糊影子喃喃着,“要是我早知道你发生的灾难这么快就落到了我头上,我早就做好准备了。我会更加努力研究的,我早就该找齐所有的乐章了。我……我……”

毛绒绒的胡须在我泪流满面的面孔上搔着痒,然后是一阵温柔的颤音。

于是我稍稍平静了一点,筋疲力尽地放松了下来。我已经去过了遗忘领域,我承受了混乱之王的折磨,我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怎么可能会简单放弃?雪石膏历经了千年的囚禁,依然没有崩溃。只不过身遭诅咒两年时间的我凭什么这就要在战斗中认输了?

“我得再去跟镇长谈谈。”我在彗星抖动的猫耳朵边上嘟囔着,“我得搞清楚公主们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小马镇。不管这次会发生什么情况也好,要是再发生什么大灾难,我会解决的。要是歌的一部分崩溃了,那我就再把它拼凑起来。我必须去见阿丽娅,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玄母的另一曲旋律把我送去她那里。”

轻轻在彗星的额头上落下一吻,然后我放松地缩进了毯子里。我闭上了眼睛,哼着安魂曲的调子,在音符之间插入绝望的歌词,用最后剩下的力气,颤抖地呼吸着。

“明天一大早~我什么都记得~记住我的名字~记住我的朋友~还有我的追求~我会记住的~我会记住的~……”

群星熄灭,森林崩塌,阴影吞噬了整个宇宙。

“我会记住的……我会记住……我会……我……”

一只孤独而迷惑的小马正在面前注视着我。我皱起了眉头,她就眯起了眼睛。我吁了口气,又看到她的嘴在抽搐。我把头歪向一边,她有点好笑地斜视着我。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了。我听到了旋律在脑海中回荡,想起了那首始终萦绕不去的歌。无意之间,我已经把蹄子伸进了鞍包里,掏出了一柄看起来挺普通的七弦琴。面前那只小马也拿着七弦琴,奇怪地看着我。我的心差点儿没从胸口里蹦出来,我很明白自己得赶紧干什么了。以职业化的优雅,我开始演奏,把脑海中飘散的旋律化作实质的音乐奏出来。

“暮光安魂曲”飘扬在秋色之中。我向前望去,只见那只小马的脸色开始变得惊恐。忽然间,她的眼中亮起了明亮的琥珀色光芒,角上燃烧着魔法的能量,鬃毛被无形的风吹得在抽搐的脖子后面翻腾不已。我跌跌撞撞地从商店的橱窗前退了回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猛地扭转身子,向四下里张望着。

现在是早上……也许是午后,太阳就高高挂在我头顶正上方,西边和东边依然一片雾蒙蒙的。小马镇在我周围成形,声音,形状,光明,欢笑,该有的都回来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欢乐的地方适合当做我的地狱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没法去想。

我专门来到小镇里是来……去个地方……不对,是来见谁的。市政厅那圆柱形的结构渐渐在我雾气迷蒙的脑海中变得清晰,就像是目标终于水落石出。我想到了靛蓝色眼睛,灰色的鬃毛,绿色的领带……

“镇长……”我大声说道,重重地咽着唾沫。我瞥着窗台下面的花朵,看到了郁金香,想起了那双海一样湛蓝的眼睛。我猛地把头扭了过去,只觉得肚子里好像都转筋了。我看到了玫瑰,随之浮现在脑海中的是黄眼睛之中的深红瞳仁。我的身体非常僵硬,无形的寒意冻得我浑身发颤。使劲用蹄子按在自己脸上,我深呼吸了几次,让那些回忆痛苦地在我心中重新扎根。“塞拉斯蒂娅……露娜……”我咬着牙,硬生生从店面前离开。“我必须知道她们最近是不是快要来小马镇了。我得跟她们谈谈,现在我知道更多的夜曲,情况会跟上次不一样的。一定得不一样才行……”

两次喘息之间,那只灰色鬃毛的雄驹走下了火车站的台阶。转瞬之间他已然不见。我只好快步向前,免得被自己的腿绊倒。

我步履蹒跚,像个冻僵的幽灵一样晃晃悠悠地走过城镇的街道。太阳在头顶火热地照耀着。然而我浑身上下每一寸都覆盖着冰霜。我拽了拽

连帽衫的衣袖,好让自己能更暖和些。我一直都是这样活下来的吗?这疯狂的十五个月里,我到底是怎么保持清醒头脑的?

声音传来,从左到右。抬头一看,雷纹正在和几只天马聊天,另一边,三只小雌驹和一只小雄驹正坐着红色的马车横穿整个小镇。灰色的邮差从我头顶飞过,我的耳朵在长笛萦绕的音乐中抽搐。我努力加快速度,想要冲破这些支离破碎的思绪,但是入耳的只有暮光闪闪和月亮舞在小餐馆里的争吵和怒吼。我的心跳都停了一拍,因为我正把一块木头方子高高举在规板的头顶上。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雌驹的哭泣声。

我咬牙切齿,透过牙缝里嘶嘶地喘着气。当我双眼紧闭,深呼吸几次之后,继续迈着僵硬的步子前行之际,速度变得更慢了。我低着头,视线扫过蹄下那些刀山一般的草叶,低声喃喃自语,反反复复告诉自己:“我的名字叫天琴心弦,我出生在坎特拉皇城。我上学是在塞拉斯蒂娅天才独角兽学园,学习的专业是历史还有音乐理论……”

一只斑马从我身边快步而过,挥着蹄子和戴着安全帽的陆马愉快地交谈着。她们的名字就在我嘴边,我硬生生把这些东西从我脑海的边缘推开,继续直奔我的目标。

“我的名字叫……叫天琴心弦。我出生在……在……坎特拉皇城,我上学是在塞拉斯蒂娅天……天……”

几团乌云在头顶密布,我眯起了眼睛,忍着阳光朝天空望去,只见一只长着彩虹鬃毛的天马领着一群气象飞行员飞过。在我左边传来了婉转的鸟鸣声,我瞥了一眼,那边黄色的天马正在指挥鸣禽合唱团的合唱。最近有什么特别活动吗?这些小马们,每天都是这么生活的吗?我……我知道这些吗?我也跟他们一起庆祝吗?他们之中有没有我的朋友,我的家族成员,我爱恋的情侣?

我有要去的地方,有要去交谈的小马,我现在得去市政厅,我现在必须得去和镇长谈谈。安魂曲可以到那时候再弹,我害怕过度演奏这被遗忘的音乐,会让魔法被拉伸的太厉害,拉伸到超出限度的地步。曾经就有一只独角兽,他进行了太多的实验,结果比我更加痛苦。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曾经遇到过他吗?他后来有没有找到他的……他的……他所失去的宝贵的东西,特别的东西,被忘却的……被忘却的……忘却……

“我的名字……叫……叫……天琴心……天琴心弦。”我结结巴巴，“我……我出生在……”我喘着气，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半透明的迷雾。“我……我出生在……在……”

银铃般的咯咯笑声从我旁边传来，我瞥了过去。一只粉红色的陆马正在优雅的独角兽身边蹦蹦跳跳，听她颇有点儿高傲地吹嘘着自己正在制作的美丽婚纱。在她们身边，几个装满了象牙白丝绸和褶边的大袋子正漂浮着。我看着她们一路走向那座精心装潢的建筑物，看起来……就像一座镶满了宝石的旋转木马……

我呆呆站在原地，诱惑更大了，恐惧也更大了。我把七弦琴从鞍包里飘了出来，有那么短短的一瞬间，我简直慌了神，生怕自己连该怎么演奏都忘记了。平静地吸了一口气，我放松了身体，把一切交给了自己的本能来发挥作用。我聆听着音乐萦绕在空中，对每一个奏出的和弦都越来越熟悉。

音乐结束之时，沉重的现实透过酸痛的角重重地坠入了我的脑海里。我浑身为之一震，就好像迎面飞来了一个大馅饼砸了我一脸。我闭上了眼睛，却能看见萍琪派在方糖小屋里来回乱转，没有牙齿的小鳄鱼紧紧咬在她毛蓬蓬的大尾巴上。她烤了甜甜圈，又把它们顶在鼻尖上转着圈，活像是个马戏团演员。她真是个顽皮孩子，真是欢乐小丑，真是……快乐的化身。

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几乎都看不清，因为我的脸在爆笑之中扭曲得太厉害了。我丢下了七弦琴，紧紧抱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笑得上不来气儿。在我的笑声中，我听到了萍琪派在笑，在歌唱，在庆祝生活。她的舞蹈拥有如此奇妙的魅力，紧随其后的行业带来的寒潮把它完全冲垮了。

我喘息着，眼皮随着在瑞瑞精品店的角落中突然聚集而来的阴影而抽搐。她做了那么多的精品服装，一排又一排，却没有谁想穿它们，因为根本谁也不在乎。她这一辈子都在努力争取被大家所注意，苦求着聚光灯照在头顶的机会，从而一举成名，在一种变化无常的集体文化伊始始终贡献出自己的心血和力量。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就像是一块小小的鹅卵石，淹没在冷漠的艺术海洋中风吹浪打，这让她发自内心地悲伤和痛苦。然而，每一天，她都把自己的哀伤和沮丧隐藏在口才和追求无私的慷慨外表之下。

这生活是如此振奋,却又如此悲哀。她从未因此哭泣,所以我为她而哭泣。

哭泣来得就和欢笑一样快,我倒在了大街中间,用颤抖的蹄子捂住了紧闭的泪眼。瑞瑞经历的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苦战,但在生活中艰难拼搏的并不是只有她而已。云宝黛茜非常非常害怕孤独,暮光闪闪为了不被遗忘而每天都在努力学习。思绪的洪流一股连着一股,直到这大千世界的森罗万象将我彻底淹没,化为波澜从我眼中喷涌而出。晨露失败的卫兵生涯,焦糖仔的财务困境,飞板璐的翅膀是那么宝贵,又那么可怜……

在这一切之中,无序,仿佛一位沉默而冷酷的管家一般,静静安坐在石头上。他守护着一首永远不为世界所知的哀歌,奉献给那位永生不死的挚爱。他到底是个懦夫,还是个天才?为什么他会把我给送走?如果他明知道情况会这么糟糕,这么痛苦,为什么不把我一起带走呢?我还有必须去做的事吗?我还有什么必须去抢救的东西吗?我还有什么-

“小红,希望你能吃点东西,”一个低沉的声音从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传来,把我从里到外都冻住了。

“我怎么吃?”年轻的女声回答,“我心慌得好像肚子里开了个洞似的。这个镇子还没吓坏你吗?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魔法鬼把戏和白痴乡巴佬?”

“我觉得你应该很习惯了啊,小红。嗯……这里毕竟是你家。”

“不好意思纠正一下:这里以前是我家。就只因为我小时候只能在这里长大,可不表示我就欠这地方的。不……我真希望我根本就用不着来这里……”

颤抖之中,我回头望去。这一眼让我立刻跳到了一边,藏到了一家餐馆阳台的木头柱子后面。就在那声音传来的方向,那只红鬃毛的小陆马,还有那只灰鬃毛的老雄驹正围在一张桌旁激烈地交谈着。那个女生正用她的小蹄子摆弄着一架照相机,而老者则正在给小马镇的风景画进行最后的润色。

“你本来可以跟报社说你想去采访斯马林格勒的重建工作的。”我听到雄驹在说话。“据我所知,那座城市里能拍摄的景点可是有不少。那里的小马们被打击的不轻,怎么?因为他们那引以为豪的巍峨城墙被无序给变成了一大块奶酪。”

“对,可那时候我就得自己去参观那座城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你知道我喜欢单独和你一块儿旅行的!”小姑娘叫道。

“哈哈……看出来。毕竟是你选择了跟我来的。”

“只是……为什么你非得选择接受来小马镇的这个任务?”

“就这么说吧,我觉得来趟乡村旅行对我有好处,你也一样。”

“哼,你疯了,老头子。”年轻的雌驹拖着椅子腿站起身来。“既然都来了,我还不如去探个亲呢。”

“我真心希望我们谈的是还活在世上的亲戚……”

“你太了解我了,那你也该知道什么地方别触我霉头……”

“小红,”他的声音很低沉,满怀同情,“我真的很喜欢一块儿旅行,如果我知道我的好朋友能找到安宁的话,那我会更喜欢的。”

“安宁?切,没劲透了。我可是个摄影师,记得吗?”

“生活就是靠这些简单的借口堆起来的,而且,之中很多借口其实都相当痛苦。”

“噉,你能不能多画画少哔哔?”

“我猜我只是戳到你痛处了。”

“怎么都好,你知道一会儿能在哪儿找到我。”

“当然,一路顺风。”

这时候,我已经不顾一切地开始尝试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安静退场了。而且我都已经快要成功了,那两只小马的交谈声逐渐远去,变得像树叶的婆娑一般细不可闻。然而,正当我准备一路跑到街上的时候,有一辆满载着各种叮当乱响的厨具的大拖车忽然从我面前呼啸而过,吓得我尖叫一声,在路中间重重摔了一跤,连七弦琴都给掉了,满耳朵里都是七弦琴的琴弦在撞击中的轰然鸣响,就好像我诅咒的颤抖又回来了……

“小姐,你没事吧?”

睁开眼睛抬头一看,正在俯下身注视着我的,正是那只年轻的雌驹。深蓝色的双眼,漂亮的外套,还有那头血红色的鬃毛。

我肯定是浑身抽搐得厉害,因为那只雌驹惊叫起来了。“哦,对不起!我没想到吓到你!说起来……”她尴尬地笑了。“你看起来好像见了鬼

似的！”她扫了一眼我乱糟糟的鬃毛和皱巴巴的帽衫。“你……没事吧？你……你想聊聊吗？”

我站起了身，用魔法把掉在地上的七弦琴飘了起来，使劲抖了抖，把上面粘的泥巴和草叶都甩掉。我一直都在抽泣，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呼吸，安抚着自己紧张的精神。

“我的名字叫天琴心弦，”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透过余光，我瞥了一眼餐厅的走廊。那只雄驹不见了，我的呼吸也变得更加轻松了。“呃，我是说，我很好，我只是……我只是在想事情，一时间入了神了……”

“我想也是啊。”她声音很温和。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架照相机，从她的黑眼影看来，最近她可没怎么好好睡觉。毫无疑问，这只小马肯定是忙得很。可是她在这么一个奇怪的时候跟我聊起了天，跟我，一只完全的陌生小马……而且还是看起来慌里慌张的一只陌生小马。“我的名字叫绯红清风，”她说道，“我出生在这里。”

我清清嗓子，挺直了身体，努力摆出对这很惊讶的表情来。“是吗？”

“是啊，要说我对小马镇还有什么印象的话，”她的声音既甜蜜又苦涩，脸上笑得有点干巴巴的。“那就是这里的小马总是那么安静。所以啦，你还真是有点儿古怪的……调子。哈哈，希望你介意我这俏皮话。”

“我……不介意。”我低声说道，目光垂落在我们之间的地面上。我把所有的诙谐和机敏都聚集了起来，而且她也让我的精神放送了不少，现在我不再担心很快就会把镇长给忘了这回事了。“不过，关于回忆，你可得小心一些，它们可不都那么快乐。”

对此，她阴沉地点了点头。“我还能不知道吗？”她眯起了眼睛。“你……你想聊聊你的回忆吗？”

对此我唯有苦笑，然后回之以礼貌的笑容。“不，我是说……谢谢了。不过这没什么区别。你这么好心，我非常感激。你……”我想起了火车站，想起了她刚来到这里时候脸上的愁容。“你是为了怀旧而回来故地重游的？”

“重游？”她弓起了眉头，“嗯……不。纯粹是为了公事而已。”

“公事？”

她朝脖子上挂着的照相机点点头，“吠城探索者报要我拍个影集，记

录一下这个无序败北之地的镇子的‘乡村美学’。哈,你可真应该看看现在那些大城市都成啥样了。当整个世界在末日降临的最后一秒关头得救的时候,所有小马全都抓狂了。整个艾奎斯陞亚都掀起了一股‘奇迹热’,所有媒体都在疯狂报导这件事。”

“我……我不知道,”我说道,目光一直在远处的市政厅方向徘徊。“我不怎么出门。”

“也没什么不好。”她说道,“只要你满意就行。”

“是啊……”

她又有点儿担心地看了我一眼,“你确定不想谈谈到底是什么困扰着你吗,这位……心弦小姐,对吧?”

我注视着她,她看起来很体面,不过可能也很复杂。我能看到她脸上刻印着层层痛苦和重重的倦怠。而她还那么年轻……在我看来,要应付如此复杂的情感,她实在是太年轻了。如果是另一种生活,我可能马上就能跟她交个朋友,就好像我希望能和瑞瑞还有萍琪派成为朋友那样……就好像,我希望我依然有资格成为暮光闪闪的朋友一样……

“我……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谢谢你。”我向她温柔地笑了笑,“有时候,一只小马所需要的只不过是看到这个世界依然健康而坚强地屹立在她的周围。”

“好吧,这样的未来,现在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不是吗?”绯红说道,“毕竟,现在无序已经不在,哈哈。”

我差点儿就开口回答了,但望着镇中心,我回忆起了一些被我幸福地忘掉的东西。无序安坐在自己的王座上,坦然迎接谐律精华的正面轰击。当七色的光柱包围了他的时候,我只能想到那一只小马,他之所以会在那里,完全是她的错。当他变成石头的时候,隐隐回响着惨烈的尖叫声,而且并不都是他发出来的。

“好吧,我得走了。”绯红说道,“我还得在镇子里多待一个礼拜呢。如果你想聊点儿什么或者再减轻点儿压力之类的,那就找这头燃烧的红发吧。”她孩子气地俏皮一笑,“记住,大名叫做‘绯红清风’。”

“我会……努力记住的。”我低声说道。抬头一看,只见她从我身边快步走过,走向小马镇荒凉的边缘。“你要去哪儿?”

“墓地。”她回答得很快,声音很冷。

我眨了眨眼睛,“你要去小马镇那里拍照?为什么?”

她干笑一声,离去之前,朝我回之以最浅的笑容。“哦,不。那里?可不是为了公事……”

然后,她走了。

我伸了伸腿,迈开步伐走向了我的目的地。我轻声哼着一首歌,直到我的呼吸都包容在音乐之中,像是裹上了舒适的毯子。

然后,我也离去了。

那一个钟头之内,这已经是我第十次演奏安魂曲了。我坐在一张毛绒沙发上,用灵巧的蹄子和精准的魔法来弹奏着七弦琴。我还隐约能记得,当我第一次发现这首歌的时候,就陶醉在了这首曲子里。它……是如此的优美,然而这份感动和陶醉并没有永远持续下去。‘暮光安魂曲’对我的第一个影响就是让我回忆起了遗忘领域的旅行;第二个影响则是让我对雪石膏的笔记中那难以忘怀的疯狂敞开了心扉。这曲子很美,但是我最不想要的就是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听它,绝望地试图挽救我岌岌可危的神志。

为什么我突然变得如此依赖那首特殊的曲子?我以前失去了记忆,那些记忆也需要重奏安魂曲才能再度找回。但它们一直都和贪食精灵有关,不然就是和我前往苍穹之外的禁地之旅有关。某些东西改变了,一夜之间腐朽了,让我的精神沦为一面破烂的旗帜,在瞬息万变的现实风暴之中,紧紧贴在了夜曲的表面上。

莫非这一切都是因为无序?给混沌之王演奏安魂曲会对我有负面影响?我想到了雪石膏,想到了飞快吞噬他的疯狂。或许,这也是我命中注定要发生的。就像阿丽娅的歌剥夺了现实世界对我的一切记忆那样,现在她的诅咒开始恶化,蔓延到了我的灵魂深处,开始摧毁我对自己的记忆了。可能我遇到无序的这段经历加速了这无法避免的进程。他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吗?无序是不是在警告我?或者他认为这种完全的神志崩溃带来的痴呆症,会以某种方式转换成混乱之中的解脱?

房间正对面传来了清嗓子的声音,正在弹奏“暮光安魂曲”的我顿住

了,抬头向那边望去。

一位秘书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努力朝我摆着一副营业用笑容。她的鬃毛有点褴褛,我能感觉到在那张憔悴的笑容后面流露出的尽是恼火和不耐烦的情绪。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正在一间豪华的接待室里。远处的墙边矗立着高大的橡木门,门边上的墙壁上还挂着某位灰色鬃毛的雌驹与来自整个艾奎斯陲亚各界政要握蹄言欢的照片。

“我……”我大声说道,十分尴尬地环视着一尘不染的房间。“我正在市政厅,等着和镇长谈话……”

一脸皮笑肉不笑的秘书点点头,“说的没错……”她继续用蹄子在好大一台打字机上猛敲个不停。

我眨了眨眼睛。“我在这里多久了?”

她顿住了,扭过头来,朝我笑得更假了,眼睛抽搐不已。“差不多十首曲子了。”

我的眼睛又眨了眨,低头瞥着蹄中的七弦琴,然后红着脸把它塞回了鞍包里。“对不起,我只是……呃……想放松一下……”

“嗯哼……”

“我想……你肯定很心烦了,咳咳,真是对不-”

就在这时门突然开了。焦糖仔和风哨子向后退了出来,朝镇长又是鞠躬又是道谢,脸上笑得别提多灿烂了。

“谢谢您,谢谢您女士!”焦糖仔一个劲儿地叫道,“您不知道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哦,我觉得我能想的到呢!”镇长大声回答,拉着唱腔从他们身后跟了出来。“很多年以前呀,我可有幸在同一栋房子里举办一样的典礼呢!我老公那个开心啊,差点儿没晕过去!还好他预先搂着我呢。”她笑得非常幸福,“愿太虚玄母保佑他的在天之灵……”

风哨子拥抱着焦糖仔,朝着年长的雌驹笑着,“说真的,镇长,我们能有机会实在是太荣幸了。”

“您最近要忙的事情可多着呢,”焦糖仔说道,“要是我们知道您会挤出时间来把会议厅借给我们的话-”

“嘿,小马镇就是一大家子,永远都心连心!”镇长叫道,伸开两只前蹄

同时揽着两只小马的肩膀。“整个艾奎斯陞亚都沐浴在谐律的荣耀之下，而不是混乱之主的裹尸布里，多喜庆的时候啊！能借着这机会再给你们俩庆祝婚礼，那就是喜上加喜，我高兴都来不及呢！在我们能活着迎接欢乐的新时代的世界里，把这看作是希望生生不息的宣言吧！”她俏皮地挤了挤眼睛，“还有你们的孩子也是！”

焦糖仔和风哨子面面相觑，脸红得发烧。“啊哈哈……”他们羞答答地用蹄子在地毯上磨着，无法抬头迎上她促狭的注视。“一样一样来嘛，镇长女士……”

“呵呵呵……开玩笑的啦！”

焦糖仔瞥了她一眼。“当然，除非您打算把镇东边的湖边小屋借给我们度蜜月？”

风哨子面红耳赤地扇了他后脑勺一蹄子。

焦糖仔一缩脖子，“好好好，这就走！”他挥挥蹄子，领着咯咯笑的天马快步走出了房间。“去准备婚礼啦！”

“别给自己太多压力了哦！”镇长叫道，笑咪咪地朝他们挥蹄道别。目送他们离去之后，她才慢慢叹了口气，脸上依然带着温柔的笑容。“唉……第二次机会，多甜蜜啊。”她扭头瞅着接待员，“你好啊，琥珀小姐。下一项待办事项是什么？”

接待员一脸无聊地指了指我这边，“有一位独角兽音乐家想跟您聊几句，这位小姐……”

“心弦。”我站起身来，认真地注视着镇长。“天琴心弦。”

“心弦！多美的名字啊！”镇长走上前来，握着我的蹄子抖了抖。然后她眼睛一亮，“我说我之前怎么听到了音乐呢，是你在演奏吧，亲爱的？”

“呃……对。”我一哆嗦，“实在是对不起，这里是你的办公区域，我真是不该——”

“哦，别瞎说了！我听的舒服着呢。”镇长眨着眼睛，又看着她的秘书。“你觉得呢，琥珀小姐？”

“你四点钟还得跟臭钱先生开会呢，镇长。”

“哦天……”镇长的脸顿时垮了下来。她流着冷汗朝我尴尬地笑着，“希望到时候我能得小马痘。”然后她又高兴起来，示意我跟着她进办公室

里去。“快请进,心弦小姐!我的门永远都开着,只要你不是来要求更多土地好打压将来的廉价粮仓就行!”

“呃……好的……”我微微颤抖着跟着她进了办公室。这地方装修很豪华,高高的古董书柜旁边摆放着历史上著名的陆马木雕。光是她宽广的办公桌就足以称作艺术品了,我都担心得扯着嗓子才能让坐在对面的镇长能听清楚。坐在一张毛绒椅子上,我把鞍包抱在胸前,盯着那桌面直发抖。“嗯……这……这办公室挺漂亮的。”

“当我头一天坐进这里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了,我发誓。”她在办公桌后端坐好,看着我浑身发抖的模样她立刻就担心起来了。“天呐,你看起来都快冻僵了!你……需要毯子什么的吗?”

“没关系的……”

“哎?”

“我是说……谢谢您了,可我……我这是老毛病了。”我说道,“放心吧,这不是什么传染病之类的,但请相信我,我真的不要紧……”

“啊……那好吧,如果您这么说的话。”镇长放松地靠在了椅背上。“我猜这解释了你为什么穿着帽衫。那么,心弦小姐,你是一位音乐家?”

我慢慢点了点头。

“你要在本地演出吗?”

“可……可以这么说吧。”

“太棒了!”她微笑着调整了一下她的眼镜。“我一定得去听听你的专场!”她翻翻白眼,又笑了起来。“是在办公室外面,当然啦。这里音响效果糟糕得很,我知道的,因为我以前曾经在这屋里冲着好几张征税单大吼大叫来着。哈哈哈哈哈……”

“啊哈哈……”我紧张地笑着,目光扫过她宽敞的办公桌。那里摆放着很多镇长的照片,一张比一张年轻。在一张褪色的老照片上,她留着一头桃红色鬃毛,身边是一只黑色陆马雄驹,还抱着一只红鬃毛的小幼驹。三只小马都摆着P O S E,笑容在褪色的照片上显得无比呆滞,暗淡,就跟我现在的思想差不多。“最近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

“哦?”

“但是……但是我希望重新亮相!”我急忙大声说道,“不过,我可

不打算开个普通的小音乐会什么的。我希望这创作能让更多的听众来欣赏！所以我才会来到这里——”

“哦，您还会自己写音乐？”

我眨了眨眼睛，“呃……您说什么？”

“您是一位音乐家，同时还是一位作曲家？”镇长微笑着，优雅地朝我点了点，“我一直都敬佩那些能无中生有地创作出优美音乐的小马，特别是独角兽。在这方面的天赋，你们总是那么在行啊。”

“这个……我一直……嗯……最近写了很多谱子。”我说着，微微哆嗦了一下，“主要是为了放松……”

“从小啊，我就梦想着能演奏乐器什么的，”镇长说道，“唉，那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她往后靠去，眼睛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真有意思，过去的那些梦想在我们脑海里停留的时间那么长，甚至比我们真正在做的事情的记忆还要久。我想你还太年轻了，理解不了这些啊……”

“哦，不。”我摇摇头，轻声说道，“相信我，我完全能理解。”咽了口唾沫，我继续往下讲。“我们想去做的，我们该去做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们是不朽的情感。对此我确信……”犹豫了一下，我朝窗口望去，注视着在阳关下飘舞的微尘。“我确定的，只有一样东西，那是我在最坏的情况下所能依靠的一切。”

市长好奇地把头靠在一边。“是什么呢，心弦小姐？”

我用力把嗓子眼里如鲠在喉的感觉咽下去，紧紧地抱住我的鞍包，感触着里面七弦琴的形状。“我对音乐的爱。”我低吟着，“最终，这就是我的定义了。其他的一切，都只是这个定义的延伸。”我抬头注视着她，“镇长，我相信，那个梦想家依然活在您现在所做的一切当中，就像现在这位实干家一样。”

她平静地对我微笑。“听到这样一位年轻的小姐能说出这么富有智慧的话来，真让我很吃惊啊。你看起来可不像是活了那么久的样子呢，心弦小姐。”

“年龄不过是数字而已。”我立刻回答道，“梦想和欲望才是一只小马的内在本质。我想，最好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也只集中在这上面，超出回忆的面纱。因为最后……你所剩下的一切，只有回忆了。”

她默默地直视着我,盯了好一阵子,我也不知道她是打算回答,还是打算把我踢出办公室去。最后,她微笑起来,认真地点了点头,“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的确很有意思啊。”她轻声笑道,“好吧,尽管我也很喜欢坐在这里和一位艺术家聊哲学话题……”她往后一靠,隔着桌子朝我摆了摆蹄子。“但是我相信,您专门来找我是来谈事情的,对吧?”

我用力咽了口唾沫,说道:“公主们。”

她呆呆地眨了眨眼睛。“什么,你说的是艾奎斯陞亚的?”

我及时管住了自己的舌头,现在可不是说俏皮话的好时候。“对。”我坚定地回答,“塞拉斯蒂娅公主,露娜公主。她们……最近有没有来小马镇的计划?”

她扶了扶眼镜,往前倾了倾身子。“这是……音乐会的事,对吧?”

“不。我是说,对!我是说……”我哆嗦着,努力镇定下来。如果说这时候把七弦琴从鞍包里掏出来,在她面前演奏安魂曲,那可就太尴尬了。我必须通过冥思来保持冷静。“我希望能和她们会面,哪一位都行。”我说道,“这样我的音乐才能传到她们耳中,才能向她们展示……呃……展示我为诸律再次战胜了混乱的邪恶有多么高兴。”

“哦,这真是一种充满了诗意的表达方式啊。”镇长礼貌地笑着,“不过,亲爱的,哪怕我知道她们下一次什么时候来,我也没法安排您跟她们见面。”

我的心在胸口里重重地跳动着,但我没去理会,迫不及待地向前探出了身子,“那就再好不过了!我……我真的不指望您能帮我安排什么,也不用什么神奇的见面会之类的!我只是希望……您至少知道公主什么时候还会再来小马镇!最近有很多安排,不是吗?”

“这个……”

“噩梦夜!”我笑得很不自在,“落叶赛跑!暖心节!节礼日!”往后退了一步,我呼吸轻松了些。“您看,我……这个……我已经问遍了小镇上每一位能问的小马,可他们似乎都不知道。所以我来找您,镇长女士。您应该能比其他小马更清楚皇家姐妹的行程安排才是吧。”

“虽然这么说很抱歉,可是心弦小姐,最起码,接下来的四个月里都没有公主来访的任何安排!”

我的心好像从胸口里沉了下去。房间变得更冷了,现在我真想演奏安魂曲,让那些对温暖事物的回忆来淹没我听到的这个冷酷的事实。“四、四个月……?”

“嗯哼……”镇长庄严地点了点头,颇有些自得地扬起了眉头。“我可是一只忠于职守的小马,每天早上都认真地检查日程安排。”

“哦……”我低头看着桌子,肩膀沮丧地垂了下来。

“我实在是很抱歉,亲爱的。当然,我可以尽我所能帮助你在我们即将到来的大喜之日上演出!”她开心地笑了,“我刚刚安排好了一场隆重的婚礼,就在这楼里举办呢!好多小马镇最受爱戴的小马都会参加,包括暮光闪闪,就是那位塞拉斯蒂娅公主的高徒!至少这还是能保证的!”

“我……我会认真考虑的,女士。”我的声音礼貌而沉闷。“我很感激,真的。”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她轻声笑了起来。“两天前你是不是太害羞了,没敢为我们的陛下塞拉斯蒂娅公主演奏呢?”

我眨了眨眼睛,心跳都停住了。我慢慢抬头瞪着她,不知不觉地掉了下巴。“两……两、两天之前?”

“哎呀,当然啦,心弦小姐。她在这里度过了夜晚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呢。大家都开心坏了!在无序的崛起和覆灭之后,她还是头一次到我们这个小镇来。”

“怎……”我的眉头都拧成了疙瘩,不由自主地从椅子上起了身。“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塞拉斯蒂娅为什么会来这里?!”

镇长不由得往后一靠,对我这份过分热情的反应有点担心。“你真会开玩笑啊,你就是为这事儿过来的?”

“不!才不是!”我大叫道,虽然喘着粗气,但我却开始冷汗淋漓了。“拜托!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市长的靛蓝眼睛眯了起来。“她是来解除魔法的……”

“什么魔法?”

“当然是在镇子东北边引起大骚乱的那个!”市长脸红了。“就是那个魔法,把我都给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抢劫犯,就为了抢一个没用的小布娃娃,和她的公民们打得不可开交。”她连打了好几个寒颤,然后勇敢地笑了

。“我差点儿都以为无序不知怎么的又回来了呢！结果后来才知道,原来只是个魔法出了岔子。哈哈！我真的很佩服你们独角兽的高深造诣,不过有时候你们的学术水平也得稍微圆滑一点儿啊！哈哈……”

“我……我不明白！”我叫道,“这怎么可能……?我……”我眼睛抽搐了一下,盯着镇长看。“今天是几号?”

“呃……礼拜二,当然了。”她回答道。

我不由得一声恐慌的惊叫,我想起了我的小屋,想起了壁炉,想起了彗星沉睡之际消散的星光。然后,转眼之间,那两只小马从火车站的台阶上走了下来。我想起那是礼拜四,不由得浑身一震。

“四天了……”我哆嗦着,抬起一只蹄子按着自己的脸。“已经四天了……天角兽保佑啊……我居然……居然让时间就这么溜走了?”我喘着气,一屁股软倒在椅子上,紧紧抱住了自己的身体,“塞拉斯蒂娅来了……”我呜咽着,“塞拉斯蒂娅来过了,我甚至都不知道……”

“唉,别这么难过嘛!”镇长同情地看着我,“最后一切都皆大欢喜了!她眨眼间就把那个魔法给消除掉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们这里可是在坎特拉山下,皇城就高高挂在我们脑袋顶上呢,心弦小姐。我知道现在暂时什么安排都没有,但我们亲爱的公主迟早会再露面的-”

就在这时候,办公室的门开了。秘书走了进来,脸上因为神经衰弱而微微抽搐着。“咳咳,呃……镇长?”

“琥珀!”镇长皱起了眉头,“难道你没看到我正在-”

“对此我万分抱歉,”接待员麻木地哼哼着,“可是她非要找你不可。我发誓,要是我不告诉她你在这里的话,她能把整个市政厅都给拆了-”正当她说话的时候,一只陆马大步流星走了进来,一头血红色的鬃毛,脖子上还挂着照相机。绯红清风停住了,睁大了蓝眼睛,有点呆呆地瞪着房间另一边。

睁大了颜色完全相同的蓝眼睛,镇长的眼角在抽搐。她站起了身,有点上不来气儿了。足足过了几秒钟时间,她才结结巴巴地发出声音来。“绯红,亲爱的……”

“镇长……”绯红只是简短地点了下头。

我眨了眨眼睛,打量着这正在遥遥相对的两只小马。房间里忽然变得

异常寒冷,而这不是因为我的诅咒。我的目光扫过桌面,停留在那张老照片上,停留在桃红色鬃毛的年轻公务员怀中那只红鬃的小雌驹身上,顿时觉得心跳都停了一拍。

“呃……”镇长此刻已是坐立不安。她强笑着朝我瞅了过来,“心弦小姐,我恐怕-”

“我已经知道我想知道的了。”我的声音很平和,主动起身朝门口快步走去。“十分感谢您百忙中能抽出时间来,镇长女士。我……嗯……我会认真考虑在婚礼上演奏的事情的。”

我慢慢从绯红身边走过,朝她的面容瞥了一眼。此刻她面孔上正是……四天前刚进小镇时的那副愁容。几个钟头之前那个满怀同情心,微笑着朝摔倒在街头的我打招呼的亲切陌生小马已经无影无踪了。她快步从我身边走了过去,站在了镇长的办公桌前,仿佛一个将军正在走上悬崖俯视下面厮杀的战场。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了,但是为了她们俩,我把门在身后关好。门板关闭之后,我无力地靠在上面,感受着心跳的脉动在澎湃。我紧紧闭上双眼,但那只灰鬃的雄驹就在我眼前怎么也挥之不去。我想哭,我想-

“呃……”秘书哼出了声,我抬头之际正好看到她桌子那边升起了一团白汽。她揉了揉前腿,哆嗦了几下,又坐回了打字机前。“啊,我真讨厌秋天……”她完全没有理会我,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根本不存在。

眨了眨眼睛,我扭头瞅了一眼关闭的大门,又望着接待室旁边一条昏暗的走廊,再看着秘书。她根本就没留意我这边,让我有机会偷偷走进了昏暗的走廊里。我掂着蹄子溜过了小马镇的档案库,溜过一两间办公室,然后走向了一间公用杂物间。通过魔法试探了一下,这杂物间对面就是镇长的办公室。

趁着谁也没再看的时候,我钻进隔间关上了门,忍着纸张和消毒水的刺鼻气味儿,我挪到了隔间的另一端。现在,我和镇长办公室之间就只有一层薄薄的门板了。当然了,它是锁着的,不过现在我也没想去打开它。我悄无声息地凑过去,把耳朵贴在门上,听着对面传来的激情交谈。

“我知道,我可没先告诉您我会来,因为这不是私事,而是正经八百的公务。”

“不是私事?! 小红,这都六年多了! 你还像是当初那样溜进我办公室里来,还说这不是私事?!”

“我现在正在吠城探索者报社工作。为了纪念无序的覆灭,他们要我拍摄小马镇有纪念意义的景点。为此我需要得到进入以下地标位置的许可。所以希望您批准我进入以下地点……”

“‘镇长’?!”

“咳咳。钟楼,小马镇图书馆,塞拉斯蒂娅雕像,小镇旁边的旧风车-”

“小红,看在塞拉斯蒂娅份上,我是你妈妈! 你根本不用像其他小马那样称呼我‘镇长’!”

“为什么不呢,这不就是您的工作吗。”

“我又不是只会工作-”

“对此我深表怀疑。”

“小红,你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听听你自己的口气! 每句话都那么毒-”

“我都说过了,我来这儿只是为了公务。”

“那何必这么多私情呢?为什么这么对我说话?! 你知道听着你用这种口气说话,看着你活像是见了死对头似的表情,我心里有多难过吗?! 我一直都那么难过-”

“镇长,我只会在这个镇子里逗留很短时间而已。我希望这次会面能尽快出结果,好能出去走动走动。”

“所以非得这样不可是吗?你多年以来头一次回家,满心想的就只有把我从你的生活中赶出去。”

“我的家在吠城,这地方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

“那你为什么还不走?!”

“我也希望能走,我也希望报社能把我派到别的地方去。但要说您教会了我什么,镇长。那就是,小马的内在本质就是辛勤工作和职业道德。”

沉默。

绯红的声音再次响起。“那么,我是否有权进入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地方?”

“……随便你吧……”

“我不是请您‘随便’的,我是来请求您批准的,镇长-”

“哦,去去去!赶紧去!我半个字都不想再听了!”

又一轮沉默。

“很好,真高兴我们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绯红的蹄声穿过了房间,
“祝您下一次选举好运。”

“小红……”母亲的声音在颤抖,“小红,亲爱的,拜托,我很抱歉,不要-”

开门的声音和关门的声音一样快,一切都静了。直到墙对面传来了轻轻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四天之前那只倒在床上的小马。

世界变得加倍寒冷,我觉得牙齿好像都要碎了。演奏安魂曲的冲动折磨着我疲惫的头脑。要是躲在这里,我可没法演奏。所以我尽可能悄悄地离开了,免得引发什么纠葛。当时我觉得这理由挺充分的。

接下来的几个钟头之内,我都在漫无目的地乱转。我简直都快抓狂了。不光是因为公主们几个月都不会出现在小马镇,更别提我还错过了一个会见塞拉斯蒂娅的大好良机。要不是那个月的那一周,我的诅咒变得更糟糕的话,说不定我还能检验一下对夜曲的研究取得的最新进展。我本来能看看对天角兽弹奏安魂曲的话有什么效果,我本来能通过公主姐妹的歌与阿丽娅联系到一起。现在我还有什么指望?

虽然这全新的启示非常恐怖,但出乎意料的是,我脑海里想的并不是这个。我沿着无尽之森的边缘漫步而行,在掠过头顶的树荫下颤抖。我沿着小马镇公园碧绿的边缘而行,镇长和她女儿绯红那番痛苦的对话反复回响在我耳边。等到了日落时分,我已经接近了小镇边缘,让我浑身打着寒战的并不仅仅是深秋的寒风,更是因为被心悸的感觉所困扰。

这对母女俩明明拥有那么多美好而纯真的回忆,怎么会选择彼此相隔如此遥远?她们之间又没有诅咒,没有那些莫名的痛苦,没有那些超自然的原因让她们形如陌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那么严重,以至于她们不得不互相伤害?我看过了绯红面孔上的愁容,我听过了镇长无声的哭泣。她们之间互相感受,互相伤害,又互相憎恨。生命如此宝贵,又如此脆弱。还有什么能比我们最近那场因为无序而起的近乎世界末日的离奇灾

难更能证明这一点的吗？

我试着告诉我自己，我根本没有那个力量去关心和理解这一切。只因身为一个诅咒缠身的贱民，并不代表我就可以去批判那些生活在温暖凡间的小马们的生活。孤魂野鬼就应该四处飘荡，什么也别管。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在乎这对母女之间的麻烦事呢？我本来该想的是……我本来该集中精神的是……是……

我又开始神志不清了。停下了脚步，我慌张地喘着气，因为我周围的世界再一次变得难以识别。我坐下来掏出了七弦琴，屏息静气，尽可能认真地把‘暮光安魂曲’演奏了一遍。当音乐奏完，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之后，我睁开了模糊的眼睛，看到周围开始凝聚出几个稳固的形象。再眨了眨眼睛，我发现自己正在小马镇的墓地中间。夕阳的光芒照耀在周围默默矗立的花岗岩石碑上。

树叶随着十月的秋风在我头顶阵阵萧瑟。一切都那么沉默，铺就了一张寂静的床。我的记忆在周围散落，崩塌，像一捧黄土般被孤立，被遗弃。我飘着自己的七弦琴，蹒跚地前行。一块墓碑一块墓碑地游曳，猜测着这么些奇怪的名字是不是都在头脑和心灵都完好无损的情况下逝去的。我实在无法想象那个如此绝望而寒冷的世界，除了雪石膏和我之外还有更多无法被她的歌所沉默的小马，只能化作在无尽的混乱中四处游荡于世界中的鬼魂，直到他们自己也沦为脆弱的旋律，融入唤夜者那神圣的琴身中。

我放慢了脚步，想着藏在我小屋地板下面隐蔽隔间里的那件圣器。在一个谁也不会来埋葬我的世界之中，我意识到，我已经为自己造了一座墓碑，一座永远不会留下我名字的墓碑。

我拖沓的蹄子停住了，因为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块墓碑……我认得它。我眯起了眼睛，轻轻地走了过去。站在那块石碑之前，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上面刻印的文字。可能是我演奏安魂曲的音不够准，因为虽然我在石头上看到了文字，但却花了好久才真正认出它是一个名字。

“非常平静的夜晚，不是吗？”

我一声惊叫，不由自主地抱紧了七弦琴。听到背后的那个声音，我眼

睛抽搐起来。

“大城市里像这样的地方可不多，”他继续说道，“真是可惜，有更多拥有这样美好灵魂的小马值得安息。”

我咬紧牙关闭上眼睛，没有转身，我不想转身。只能等了又等，等了又等……

“哦，我非常抱歉。你在表达你的敬意。我真太粗鲁了。”

我的心跳得很快。我想抽泣，想尖叫，想做一切除了像那些墓碑一般静坐于此的事情。

“我这就走了，小姐。祝你晚安。”

他的蹄声逐渐远去，混杂着落叶在蹄下碎裂的声音，回想在我耳边，仿佛苍穹中铿锵的锁链。我快要哭出来了。

但是，我只说了一声：“等等。”这微弱的呢喃让我浑身都在为之刺痛。

。

蹄声停住了，短暂的沉默后，我听到了他拖曳的蹄声由远而近。“嗯？”

我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转过身来，我面对着他，就像孩子在窥视一个冒火的洞穴。“你一点儿也不粗鲁。不……不用对此抱歉，拜托……”

他凝视着我，一束花正飘在他发光的角前。他疲惫地斜视着西沉的斜阳，任凭清风吹拂着他灰色的鬃毛。

“我真的不想打扰谁。我……不是本地的小马。实际上，我是来祭奠我一位朋友的父亲的。”

我慢慢点头。“是吗？”拼尽全力，我的声音总算没有发抖。“你朋友的父亲埋葬在这里？”

“对。”他既没有笑，也没有皱眉。仿佛早已饱经风霜，然而在他苍白的面容之下却藏着一口深邃的智慧之井。“她的至亲很幸运。”他的目光扫过那些墓碑，“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平静，安宁，不受打扰……”

我咬着嘴唇。他听起来相当冷漠，但依然蕴含着那么深厚的感触。“这……这地方，几乎就和这小镇本身一样古老。”

“是吗？”

我静静地点头。“很多在过去协助小马镇落成的重要小马都埋葬在

这里。”

他用蹄子指着面前的墓碑。“包括你这位亲戚?”

我有些不安地瞄了那块石碑,眼睛再一次迟疑地盯着那墓碑上铭刻的字样。“对……我,我怀疑他也是相当重要的。”

“他活着的时候是做什么的?”

我哽住了,“他……是一位慈父,一位士兵,还是一位商家,当然了。”

“我知道了。”他的嘴唇微微上扬,一时间夺走了我的呼吸。“我不会多问的。”

“你……你需要帮忙找到你朋友的至亲吗?”

“只要再多找找,相信我能找到的。”他低沉的声音回荡在若有若无的微风之中。老雄驹的目光扫过附近的地平线,疲惫的眼睛一时间亮了。“啊,当然了。”他向前走过两排墓碑,来到一块长方形的宽大墓碑前,墓碑前面已经放了一束新鲜的百合花。“毕竟她还是比我来的更早。我们的生活都很忙碌,不能经常在一起,实在是太可惜了。”

当他在墓前敬献鲜花的时候,我站起了身。我本该马上一溜烟跑掉的,我应该把七弦琴给埋了,屈从于黑夜的阴影,任由诅咒让我忘了曾经发生过这次相遇的。可是,我却走过去站在了他身边。我尽量不去看他,而是盯着那块石头,上面刻着一些阴沉的东西:一个名字:“岩盐清风”。



“绯红清风的父亲……”我喃喃道。

他有点儿吃惊地瞥了我一眼。“你遇到绯红了?”

我哆嗦了一下,“嗯……”先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我才点了点头。“对我……我之前遇到她了。她……她对我很亲切。”

老者的一边眉头弓了起来。“是吗?”他转而注视着坟墓,笑声很干涩

。“好吧,这倒是个好消息。一想到她并不完全是个脑袋里只有工作的实干家,我就放心了。”

“我……不太明白。”

“哦,你就不用担心什么了。”他的声音很沉闷,眼睛一直扫视着墓地外面燃烧的西方地平线。“绯红曾经跟我讲过很多关于小马镇的故事,说的都是这里的小马们‘又奸又乐’。因为我自己来到这里了,我得承认,关于‘乐’,她说的还挺对。不过,说真的,要说‘奸’嘛,我觉得那是因为她自己挺愤世嫉俗的。”

“我们处得很好。”我说到,每说一句话,都得拼命地把嗓子眼里堵着的大疙瘩硬吞下去。在他面前硬撑着保持平静的每一秒钟,我都觉得自己好像要崩溃了。我现在说话只是为了保持坚强,保持清醒。“毕竟,这里是全世界的谐律中心。”

“这个我听说了……”他的声音和我一样无精打采。

我留意到了这一点,当我朝他望去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他眯起的眼睛,“所以,她来这儿的时间更早?为了祭奠她父亲?”

“对。”他点了点头。“当她还非常年幼的时候,他就过世了。显然发生一次非常可怕的故事。据绯红说,大家全都对此闭口不谈,都是因为岩盐跟镇长结了婚。他们不想把这场悲剧变成糟糕的八卦。在当时,这对这个小镇而言似乎是个好主意。可我觉得,绯红从此就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而且是最痛苦的方式记住的。这一周是她多年以来头一次回到小马镇。虽然很难相信,但就她的年龄而言,这孩子已经是一只非常坚强的小马了。”

我看着他。几秒钟后,我评价道:“你非常关心清风小姐,不是吗?”

他的嘴角稍稍扬了起来,发出一丝轻笑,“错了。我了解她的很多悲伤,但不怎么了解她的愤懑。”他瞥了我一眼,“你看,我们都是艺术家。她是吠城探索者杂志社和其他报社的摄影师。而我呢?我是一个画家,从记事起,我就一直在画各种风景画和肖像画。我们俩去年在马尔的摩的一次艾奎斯陲亚媒体交流会议上见了面,我从她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的孩子,很有天赋,但是却完全找不到方向。所以……我猜,我是把她遮挡在我的羽翼之下了,因为实在是情不自禁。她总是能触动我的心弦:一个需要

寻找到回家之路的孩子。”

“她现在回家了,不是吗?”我问道。

“嗯……几乎没有。”他再次凝视着那块石头。“我猜,多年以来她头一次来看父亲的坟墓也是件好事,但这可称不上是什么愉快的团聚。当我们接到了去小马镇的任务时,她可是都快气死了。她差点儿就当场辞职,搬去天马维加斯去住了呢。”

“那是什么让她改了主意?”

“是我。”他回答道,“我想……”他咬着嘴唇,“我觉得,一趟返乡的旅行对她有好处。我希望她能有机会再跟母亲谈谈。可怜的镇长孤身在这里住了这么久,都没机会和她的女儿重新见一面。我怀疑,就连绯红自己都不知道,这遥远的距离对她的伤害有多深。”

“你觉得,她们这么痛苦和愤懑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之间的交流程度还不足以让我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承认道,“但我想,我也知道的够多了。像绯红这样年轻的孩子,很容易混淆痛苦和愤懑这两种不同的东西。如果说明白这些情绪最终只会伤害她自己,把她的生活变成在监狱里服刑,她还没到能醒悟这回事的年纪呢。总有一天,她只能接受所有的那些回忆,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成就了,让她变成了现在的模样。以这样的速度,我担心,她会错过很多本来可以为自己留下美好回忆的机会。当然,前提是她和自己母亲之间的疏远还不足以摧毁她们之间仅剩下来的纽带。”

我用一只蹄子拂过随风而动的鬃毛,颤抖地开了口。“我想,绯红唯一错过的,就是醒悟到她该有多幸运才能有你这样一位朋友。”我凄然一笑,“如果她能知道你有多么关心她的幸福,关心她的未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慢慢点点头。“如果说生活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我们来到这世上是有原因的。自我们见面以来,绯红一直都很放松。她曾经除了对其他小马大吼大叫之外就什么也不会,而现在,她真的能笑起来了,也能对其他小马好好说话了。”他朝我点了下头。“你和她的见面就是对这一点的小小证明。”

“只要用心去做,我们每一只小马都有能力去行善。”

“是啊,好吧,要是我知道她能在生活之中重见光明的话,那我的心也

能轻松一些。”他低声说道，“我很久都没有为其他小马的幸福做出什么贡献了。我不确定你能不能理解……那种能帮上别的小马的感觉,那种……让自己起到作用的感觉……”

我凝视着他。当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的声音很沙哑。“我真的能理解。”

他瞥了我一眼,然后笑了。我只觉得心都要碎了,特别是听到他说:“你不用再继续留在这里了,亲爱的。谢谢你听我这个老头子说了一大堆废话。”

“我……我很荣、荣幸。”我的嘴唇在颤抖。还没等他看到,我就转过身,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开了。

然后,我听到他说:“顺便提一句,我的名字叫星云。”

我转过身来看着他。我笑了笑,发现自己突然有了说话的力气:“真是个非常帅气的名字,先生。”

他瞥了我一眼,眨了眨眼睛,然后简单地点点头。“祝你晚安了。”老雄驹转过身去,向墓碑垂首静立。

我走了。

转眼之间,明日已经来临。我根本没有睡觉,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做,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着安魂曲,回忆着他的声音,回忆着他的名字。这是一种折磨,仿佛持续不断地撕裂着我的心脏。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演奏着,呆坐在我的小屋内,把我的思绪保存在一座神圣的灵柩内,直到深秋的朝阳再度升起。

喂完彗星后,我就冲出了门。我甚至连帽衫都懒得穿,光是心中的急迫就足以融化身上的风雪了。我搜遍了整个小马镇,搜遍了小镇的每条小巷和角落。墓碑是宝贵思想的仿制品。唯一值得把握、值得回味和留恋的,是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我不得不拼上音乐、痛苦和欢乐为它们而战,所有一切尽数付诸于一声正义的怒吼。活着,就是要对抗自身本质的逐渐消散。自从无序来临之日起,那个无比凌乱破碎的一周时间内,我一直都沉浸在空虚的悲伤之中,根本没有去关注那些我依然拥有的东西,那些我将会永远埋葬的东西。当我的生命中失去了

所有色彩,一切我假装理解的东西都被剥夺殆尽,剩下的所有,就只有我感觉到那部分了,那是星云所依赖的那块宝贵的碎片——虽然他年事已高,疲惫不堪,虽然他曾经那么努力地去追寻,去祈祷,但最终还是无法得到。

他拥有我曾经拥有过的所有灵感,但是却缺乏那种微妙的天赋。他很久以前就拯救了绯红,只是缺乏一个传递救赎的容器。几天以来,我还是头一次深深地明白我该在小马镇做什么。随着日光的逐渐消逝,我拼了命地寻找。甚至都用不着再演奏安魂曲。

最后,我终于找到她了。绯红正在小马镇郊区的老旧风车外面。她站在风车的圆形石门外,拍摄着一辆塞满破旧农具的木头拖车下面的花坛。在这孤独的任务之中,她显得如此平静,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尽管如此,哪怕躲在远处,我发誓我也看到了她嘴唇绷得很紧。我只有在镇长和星云这样的小马脸上才能看到这样的神情。而在我数不胜数的凄凉时光内,我在镜子里面看这同样的表情已经看得太多了。

躲在一间木屋后面,我远远望着她,颤抖着,琢磨着一个孤魂野鬼如何驱除这个比我小五岁的孩子身上的苦痛。我不是星云,也不是镇长。我顶多只能算个信使,就算智慧积累得再多也好,情感再真挚也好,都是那可恶的诅咒,这一切通通都被阿丽娅那遭殃的破歌带来的冰霜给撕得粉碎。

而就在此刻,我惊讶地醒悟了一点:我不仅仅只能用语言来表达。当我看到绯红放弃了那些花朵,转而走进了风车里面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她慢慢腾腾,很不张扬地迈步走入了那栋破烂的老风车内部。一对木头门板松松垮垮地在她身后合上。

我眨着眼睛,朝镇子里望去。最后回头看了风车一眼,我一转身,飞奔向小马镇的中心。

“三天之内南瓜就能全部收获完毕了!”小镇市集东边,萝卜尖骄傲地宣布。“当然,我们会给镇上无偿募捐百分之十!”她咯咯笑了起来,“哎呀,今年可真是大丰收呢,孩子们和他们家长都会爱死那些南瓜的!”

“太棒了!”镇长咧嘴笑着回答。“我已经召集了一些志愿者,专门在南瓜上雕刻精美鬼脸!不光是这样,苹果杰克小姐还给晚上安置了好多精

彩的游戏!”

“哦,她从来都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这一切都会以最异想天开的方式结合起来!”镇长夸赞道,“这绝对是有史以来最棒的噩梦夜!”

萝卜尖一脸严肃地向前凑了凑,“据说泽蔻拉将会成为今年讲故事的小马,是真的吗?”

“嗯……是啊。”镇长开心地咯咯直笑,扶了扶她的眼镜。“听她讲述梦魇之月的传说,那可绝对是精彩极了!我一直觉得这故事需要一点诗意来添加光彩,而我们当地这位来自斑马大陆的萨满一定能不负众望!”

“我都快等不及了!”萝卜尖挥挥蹄子,开始快步离开。“好吧,我最好趁着太阳没落山赶快回农场了。要是你还需要什么,镇长,随时到农场喊一嗓子就行!”

“当然的啦!”镇长点着头笑嘻嘻地说道,“我肯定会带上大喇叭的!哈哈……”她摇摇头,在秋高气爽空气中愉快地做着深呼吸。“塞拉斯蒂娅公主保佑,这是一年之中最美好的时候了。”她一转过来,结果和我来了个四目相对。

“镇长!赶快!”我惊慌失措地喊道。“你得赶快跟我来!”

“啊?”她往后一跳,显然被吓到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又是谁?”

“没时间了!”我说,环顾四周,装出一幅紧张焦躁的样子。“他可能就在偷听我们说话呢!可能伪装成了一个商家帐篷,一张购物台,甚至一丛玫瑰花床!”

“咦?谁?!”

我咽了口唾沫,哑着嗓子低声说道,“当然就是无序了!”

镇长靛蓝色的眼睛吓得一抽,“无、无序?!你……你是说他回来了?!”

“嘘……!”我点点头,凑到她头边跟她咬耳朵。“暮光闪闪已经召集了全体谐律精华来应对这种危机。她们还不知道他躲在哪里,只知道他已经回来了,而塞拉斯蒂娅公主无力阻止他!你之所以没见过我,是因为我是坎特拉皇城专程来此的特工,替暮光闪闪向你传达这个消息,以免当地

居民认出我而陷入恐慌和混乱。无序回来了,再过不久,他就会在这片美丽的风景之中再度散播混乱!”

“但……但、但是,这怎么可能?!”她开始发抖了,一脸冷汗地四处朝屋顶张望,四条腿都在哆嗦。“他明明已经被打败了!就在两周之前!谐律精华们-”

“不到一个钟头时间就用她们的彩虹能量……之类的,把无序给消灭了。”我勉强组织着语言,“咳咳,你必须明白,镇长。当初她们那么轻车熟路地就把梦魇之月的灵魂给灭掉了,心态可不怎么稳定。不过,现在她们已经集合在一起,准备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无序了!”

“那……那她们为什么需要我?”

“除非暮光闪闪和她的朋友们能得到一位对整个小马镇内外街道都特别熟悉的小马的帮助,否则她们根本没法把无序从他的藏身之处揪出来。”我伸出蹄子一指,“那就是您了,镇长。现在,请允许我马上护送您前往谐律精华所在的地方。”

“好吧,好吧!”她咬着牙,努力克制着颤抖。镇长战战兢兢地俯下身子,脸色苍白,好像随时都要晕过去了。“可……她们在哪儿呢?暮光闪闪在哪儿啊?”

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开始飞奔。“跟我来。我这就带您去……”

“快点,市长!”我扭头朝着身后喊道,青绿的毛皮在夕阳下闪闪发光。我们一路奔驰,翻过芳草茵茵的小山。远处,老风车隐约出现在翡翠绿的山顶上。它的木头齿轮发出摩擦的吱嘎声,半透明的叶轮慢慢旋转。“时不我待,赶快啊!”

“别、别着急,慢点儿!”她蹒跚地跟在我身后,一个劲儿地喘气。她扶了扶眼镜,继续玩了命地追上我,脖子上的衣领都被汗透耷拉下来了。“我可不像你这小姑娘那么年轻力壮的!我很想学谐律精华一样把小马镇从无序的魔爪里解救出来,可要是我还没到地方就累趴下了,那我还有什么用-”

“哦,这个你就不用在意了。”我说道,转身指着不远处的风车,那里的门口正敞开着。“因为我们已经到了!”

她环顾四周,耳朵在山顶的寒风中抽搐。“暮光呢?她在哪儿啊?我们艾奎斯陞亚的守护者都到哪儿去啦?”

“就在里面,镇长!快!赶快进去!我就跟在你后面!”

“好的!好的!”她叫道,鼓起勇气压制着恐惧的喘息。拖着疲惫的蹄子,她冲进了石门,站到了风车里面的木头地板上。“我来了,暮光!你的信使把无序的事情都告诉我了!现在我该怎么帮-”她愣住了,呆呆地眨着眼睛。

绯红也一脸呆滞地眨着眼睛,动作停顿在拍摄一张蜘蛛网的中间。“你到底跑这儿干嘛来了?”她低声嘟囔道。

镇长的下巴掉了。“你……你不是暮光闪闪。”

“呃……你觉得呢?”

年长的雌驹眨了眨眼睛,黑着脸转过身来。“小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随着一声巨响,风车里面暗了下来。我站在紧闭的门前,直接把门锁上。转过身来,我平静地面对着母女俩。

“什、什么?!”镇长惊叫道。

绯红站在她身边,对我怒目而视。“嘿,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以为-”

金色的光芒照亮了她们的眼睛,我把七弦琴从鞍包里飘了出来。毫不犹豫地,我开始在旋转轮轴和齿轮的嘈杂之中开始演奏,让萦绕心灵的旋律回响在空中。我闭上眼睛,等待着那无形的蒙蔽。然而,她们可没有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当我奏完了“黑暗奏鸣曲”之后,我平静地接受了失明的来临。而她们嘛……

“哦塞拉斯蒂娅啊!我、我瞎了!”

“冷静点,小红!这一定有什么有合理的解释-”

“啊!我-我连我自己的蹄子都看不见了!她对我们干了些什么?!”

“这肯定是无序干的!他假扮成独角兽用混乱魔法对我们下了诅咒!”

”

“我讨厌这样!啊啊啊我当初干嘛要回这个蠢镇子来啊?!”

“你能不能先别抱怨了?!我得好好想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啊?!我都瞎了!”

“又不是只有你,亲爱的-”

“别叫我‘亲爱的’!我现在又不是小……小……”

母女俩沉默了,因为一股可怕的寒气笼罩了她们。她们哆嗦着,互相抱在一起,呼吸着稀薄的雾气。我注意到了这些……因为的视力已经恢复了。当她们俩还在混乱之中摇摇晃晃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顺着风车内壁的木头台阶爬了上去,藏在第三层的阴影里,静悄悄地低头俯视着她们的视力重新恢复。至少这点对她们可以确定的。

“哎哟……”绯红晕晕乎乎地摇着头,“怎么回事……怎么一切都那么模糊……什么?”她抬起头来。

镇长也在睁眼,一看到怀里的女儿,她不由得眨了眨眼睛。

绯红浑身一激灵,她立刻就皱起了眉头,从镇长的怀里挣脱出来。“什么情况?!你在干啥?!”

“我……我……”镇长咽着唾沫,抬头仰望着头顶的风车内部。“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你也不知道?!”绯红抱怨着,“你一直都什么都知道!你是在监视我还是怎么的?!”

“亲爱的,我是真不知道。我也刚刚醒过来-”

“我才不信你!”绯红黑着脸,她气冲冲地朝门口走去,使劲推门。“这可真是个肮脏的小把戏!我可一点儿都没想到!”

“我还得跟你说多少次才行?!”镇长叫道,摊开了白皙的前蹄。“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到这儿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把我们俩都弄晕了的!”

“唔唔唔唔!”绯红嘶吼着,使劲扒拉着门闩直到它松开。尽管如此,不管她怎么用力推门,那门就是不开。“什么鬼?!噉!这破门!怎么回事?!”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把头靠在风车薄薄的窗户上。多亏了暮光闪闪在健忘症之下的反复指导,还有足足几个月的刻苦练习,我总算是能把那辆载满了各种金属破烂的木头拖车用魔法拉过来堵门了。想强行开门,那至少得六只不会用魔法的小马齐心协力才行,我心知肚明。

不过,这俩可做不到。

“这垃圾风车!”绯红清风抱怨着,脸涨得通红,都快和她鬃毛一个颜

色了。“我向太虚玄母发誓,你几年之前就该把这破玩意儿给拆平了!”

“你知道的很清楚,我不能这么做!”镇长反驳道,靠在石墙上努力喘上气来。“这地方是个地标!虽然我不指望你能明白-”

“我就只明白一件事!你爱的尽是那些跟你工作有关的没用东西,可怜透顶!”她气喘吁吁地从门口推了回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这见鬼的情况。嘿!喂!有谁在吗!”她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起来,把脑袋探向回音传来的方向。“有没有谁在啊!谁都行!快来马呀!”

“呃……”镇长用蹄子捂在脸上,呻吟起来。“小红,拜托……”

“快把我们在这儿放出去!我们被困住啦!”

“我们离镇中心太远了,根本谁能听见我们!”她抬高了嗓门,压过年轻雌驹的呼救声。“再这么大喊大叫的,小心把嗓子喊哑了!”

绯红瞪着她,“那好啊,最起码我们俩之中有谁得做点儿有用的事吧,镇长!”

“看在塞拉斯蒂娅的份上!”长辈爆发一样吼了起来,蓝眼睛怒火中烧。“你能不能别再这么叫我了?!我是你妈妈,你妈妈!是我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你是不是觉得这就只是些日程安排和书面工作的事?!”

“如果是的话,那你生了我该更高兴才对!”

镇长怒目而视。

绯红黑着脸瞪回去。

沉默笼罩着她们,一时间谁也没有开口。直到最后绯红拖着蹄子走向远处的墙根,一屁股坐在相机旁边。她蜷缩着身体,紧紧抱着自己,双眼呆滞地瞪着地面。

“这真是糟透了。”她嘟囔着。

市长怒气冲冲,扭头盯着蜘蛛网。“我自己也不怎么喜欢。”

“嗯哼,”绯红苦笑一声。“你就从来没喜欢过我。”

镇长的肩膀耸了起来,她深深吸了口气,却又屏住了呼吸。“不是这样的。”

“哦拜托,你饶了我吧-”

“我从来都不喜欢的是你的态度!”镇长厉声回答,怒气冲冲地瞪了她一眼。随着时间流逝,目光中的怒气渐渐消散,最后滑落在她女儿面前的

地面上。“我实在是受不了你那张一点儿也不可爱的脸,受不了你那冷冰冰的声音。在家里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只是像两个影子一样擦肩而过,就好像对方不存在。”

“这样不好吗?”绯红咽着唾沫,表情依然铁青。“你想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小红,我想要的是你能坚强。”

“什么?就像你一样?”绯红冷哼一声,“这根本不是坚强,镇长,这是工作狂。”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所做的一切,”镇长抬起一只僵硬的蹄子指着自已,“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小马镇,为了保护镇民们,为了保护你。”

“可是还不够保护爸爸的,不是吗?”绯红幽幽地低声说道,“面对现实吧,你的心有一部分已经跟他一起死了。”

镇长的面容开始崩溃了。“每当我看到你这么看着我,就像过去那样看着我的时候,我都希望心死得更多一些。”

听到这话,绯红的怒容扭曲了。她咬着嘴唇,避开了镇长的目光,眼神一时间变得柔和了。

镇长叹了口气,用蹄子抹过自己的脸。她把嗓子里添堵的感觉硬是咽了下去,开始在风车里踱着步。几秒钟,几分钟。余晖掠过风车的窗边,阴影笼罩着室内。

最后,长者低声喃喃着:“我当镇长快三十年了。那时候,我亲眼见证了小马镇的崛起,我见证了无数奇迹的诞生:梦魇之月的回归,谐律的英雄们挺身而出,友谊的力量战胜了混乱引发的世界末日……”

“说点儿我不知道的行不行。”绯红直截了当地开口道。

母亲看着她,用右蹄抱住了自己的左前腿,当她说话的时候,嘴唇在颤抖。“那些事情,都那么神奇,那么荣耀,那么不可思议。但是,没有一样是我真心想要再看一次的。”

绯红的眉头皱紧了。她没有抬头,声音很低。“上一次我在这里的时候,你当面说我是个懒鬼。你说我根本没必要去当什么摄影师,我作为一个商贩更有潜力,我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和生命。”

“小红……”

“你说要是爸爸还活着,他会以我为耻。”绯红咆哮起来了。

“求你了,小红-”

年轻的雌驹声色俱厉,“从那之后,我变成什么样子也好,我凭什么以为你还会在乎我?!”

“小红,对不起!”镇长尖声喊道,一滴眼泪从她脸上滚落下来。

绯红尴尬地眨了眨眼睛,迷惑地弓起了眉头。

镇长抽泣着,用蹄子抹过自己的脸庞。她的声音颤抖着。“对不起,我……我想弥补你。可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因为……因为我错了,犯了错,而且不止一次,我犯下了好些可怕的错误……我……已经失去了那么多。我感觉……就好像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影子。因为我生命中的光明已经不见了,我只想她回来。我、我只想我亲爱的女儿回来……”

绯红只是眯着眼看着她。气息滚烫,声音尖锐。但说话的声音依然轻柔,“你怎么能指望我相信你呢?你……”她深深吸着气,咬牙切齿,“你就从来没道过什么歉!”

市长叹了口气,垂下了她鬃毛灰白的头颅。“我知道……”

“你,一直都那么强势,怎么会道歉!你一直都那么霸道,那么古板,那么顽固……而且,而且还-”

“我懂,我懂!”镇长大叫道,凝视着绯红毫无表情的面孔,她已经是热泪盈眶。“但那还是我所治理的这片土地被可怕的阴影所笼罩之前的事情了,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艾奎斯陞亚变了,绯红。在这片黑暗又美丽的大地上,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神奇事件。几个世纪从没出现过的大事,就这样蜂拥而来了。我亲眼看到了从没想过会在我有生之年发生的事,我刚刚才和活生生的世界末日恐怖擦肩而过。我……我的身体中了魔法,完全无法控制,当我的心智恢复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都干了什么……简直无法相信我有多么……多么……”她颤抖着。“多么的空虚。”她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平稳了一点。“我意识到,是我把自己的内心给掏空了,是我把自己重要的一切都夺走了……包括你。”

绯红目瞪口呆地盯着她。

镇长慢慢地向她走去,等着绯红退缩。但她没有,于是母亲最终站在

了女儿面前。“小红,当你爸爸过世的时候,我从没想过会遭遇这般痛苦。我……不想再去遭这份罪了,也不想你以后会这样。我……我以为我能保护你。所以,我才会像过去那样教养你。所以我才会让你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到学习、工作、事业上。我……我只希望你能坚强,我本来以为,这就是我所期待的答案。”她声音在颤抖,“结果……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了。今年,你怎么也不能叫我一声‘妈妈’,这全都得怪我。是我在你心里种下了恶果,那些杂草把原本应该幸福美满的生活给全都糟蹋掉了,我好后悔啊。”

“我坚强得很。”绯红回答道,只是声音也在颤抖。“但只是因为我除了坚强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你让我根本无路可走。”

“是的。是的,我懂……”

“而现在,我该相信你已经变了?”绯红怀疑地斜视着她。“甚至还知道首先该怎么开始?”

“我在努力想办法呢,亲爱的。我、我正在努力,而且……”说到一半,她犹豫了。目光投向了空中,仿佛在捕捉隐藏在冰冷迷雾中的思绪。她重重地咽了口唾沫,“一只小马内在本质……”

这句话让我不由得弓起了眉头。

绯红只是一头雾水地望着她。“啊?”

镇长注视着她,“我犯下最大的错误,现在我明白了,就是硬把你往实干家的道路上推……当初,你本来是一个梦想家,而且,是那么快乐的梦想家……”她笑得非常苦涩,再一次潸然泪下。“……就像你的爸爸一样……”

绯红屏住了呼吸。

“我应该是什么呢,小红?”镇长鼓起勇气说道,“舍去我所有的记忆,所有的骄傲,所有的错误,那我的本质还剩什么呢?我是一个妈妈,爱她女儿的妈妈,小红。爱你,想念你,只想让你回到我的生活中来。”她哆哆嗦嗦地蹲了下来,颤颤巍巍地抬起一只蹄子,搭在女儿的肩上。“在毕生所余之中,我不想让你变成另一端被遗忘的回忆。”

颤抖的叹息飘出绯红的唇中。她的面孔在痛苦中扭曲,呢喃的声音很笃定,“你真的变了。”

“不……”镇长摇了摇头,笑中带泪,“我只是变回来了。我请求你,我恳求你,我宝贝的小红,你也变回来吧。趁着我们共处一室的时候,趁着我们有机会从过去的痛苦阴影中挣脱的时候,就让我们拯救自己吧。”

绯红盯着她。她慢慢地低下头,开始发抖。

镇长忧心忡忡地把脸歪向一边。“小红……?”

“我,真的很生气,我对你实在是气坏了……”

长辈点点头,抽了抽鼻子,“没关系的,我……我不是你的好榜样……”

“不,才不是那样。”绯红的声音很沙哑。她抬起镇长两只颤抖的蹄子,轻轻放到自己脸上,低声念着,“这么半天,你费了这么大力气……搞出这么大阵仗……就只是……为了给我个公开的邀请?”

镇长的泪眼一时间因为困惑而眯了起来。“我……不明白,什么邀请?”

绯红抬起头来,脸上挂着泪,昏暗的余晖照亮了她绽放的笑颜。“让我再、再叫你……‘妈妈’。”

她也笑了,抚摸着孩子的脸。“我保证,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但我需要你的帮助。可以吗,小红?你能原谅我……帮助我吗?这样我也能帮你?”

绯红抓住市长的蹄子,轻轻用鼻子磨蹭着,呜咽着,“当然了,妈妈。”她笑得那么悲伤,泪水终于满溢而出。“当然了……”

“哦,小红啊……”镇长把她紧紧抱进了怀里。

她紧紧地抱着她,在她胸口尽情哭泣。她终于回家了。

镇长紧紧拥抱着自己的女儿不肯放开,“我们能解决这问题的,我知道我们一定能。我们有时间……我们的时间还长着呢……”

“对不起,真对不起,”绯红呜咽着,“这么多年……我做的那些事……我本来该做却没做的那些……”

“嘘……别再多道什么歉了。拜托,让妈妈抱抱你就好……”

于是她就这么做了。融入了晚霞的柔和金光和夜幕的清涼夜影。时间流逝,几个钟头不知不觉过去了。当她们最后一滴眼泪也干涸,哭泣化为了欢笑之时,她们发现风车的大门已经半开了。堵在门口的拖车不知何时移开了,就好像自己活起来了一样。但她们俩都不想抱怨什么。母女俩慢慢地走出了风车,走向了小马镇的方向。而我,直到午夜时分才走出门

外,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之下,远远地奉上了自己的微笑。

"萍琪派!亲爱的,别动站好!"第二天,瑞瑞惊叫道,"你是在给拍照摆POSE,不是在准备派对!"

"哦,别对她太严厉了,"绯红清风平静地说。正午的阳光下,市政厅楼下聚集了一大群小马。天空非常晴朗,简直是万里无云,为下面的拍照现场投下了完美的照明效果。整个小马镇足有一半以上都聚集到了这里,站到了三脚架上装好了广角镜头的照相机前面。"要说有什么的话呀,她只是在练习笑容呢。我希望当我把照片带回吠城的时候,大家都看起来特别开心就好了。"

"包括你自己吗?"暮光闪闪笑咪咪地说道。她站在斯派克背后,和小蝶以及云宝黛茜并肩站在一起。"毕竟你可是生在这里的啊,难道你不是也该在镜头里吗?"

其他几只小马都点头称是,热情地欢呼。

"哈哈……这倒是挺好的。"绯红回答道,"可是这对我而言不太专业……"

"哦,这又有什么关系了?"有个开心的声音评价道,镇长迈入了取景范围内,站到了暮光闪闪和斯派克身边。"我,头一个,认为她应该和我们一同合影留念。毕竟,她可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

几只小马大声欢呼,纷纷招呼着绯红快点儿过来。陆马们在鼓蹄,天马们在吹口哨。

可爱地红着脸,绯红被说动了。她摆了摆前蹄。"好吧好吧!如果我们坚持的话。"

"耶~哈!"苹果杰克爽快地招了招蹄子,"快点儿站过来吧,甜心!"

"可是我光设置好镜头还不够!这相机没有定时器……"绯红的表情有些忧虑。"必须得有谁出去按快门才能拍照!"

镇民们好奇而犯难地面面相觑,有点心烦意乱地互相低声交谈不已。

"我来吧。"

大家齐刷刷地朝一个方向望去,我碰巧就站在他们的目光之中。我笑了笑,把帽衫的兜帽从头顶掀开。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在偷听的。看来你们拍集体照需要帮忙啊。”

“呃……”云宝黛茜弓起了眉头,“不然呢?”

“那两只独角兽是谁啊?”小呆在马群另一边问道。

小乖靠到了她身边。“只有一只啦,妈妈……”

小呆闭上了一只眼睛,灿烂地笑了。“哦!你好呀!只是路过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微笑起来。“可以这么说吧。怎么样,我能帮忙吗?”

“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绯红指着照相机。“看到那个按钮了吗?等我需要你按它的时候就会告诉你的。不过,我们需要不止一次的机会,所以可能得花个几分钟时间。”她有点紧张地笑着,“这是不是……要求太多了?”

“别担心。”我挥挥着蹄子,快步走向照相机,甩掉了肩上的寒意。“我很乐意。”

“太棒啦!”萍琪派大声疾呼,“快来加入我们吧!小红红!”

绯红呻吟不已,有点无可奈何地走了过去。“我真的真的很希望,大家不要老这么叫我就好了。”

“哦,为什么不呢?”镇长笑眯眯地把蹄子搭在小姑娘肩上。“多可爱啊。”

“听起来真是傻透了……”

“哦呵呵……欢迎回到小马镇。”她朝小姑娘俏皮地挤了挤眼睛。“不然呢?你更宁愿大家管你叫‘镇长的女儿’吗?”

绯红的脸有点红了,她摇了摇头。“不,要是非这样不可,那我也认了。”

“听起来已经是一大进步啦。”镇长抬头朝我点头致意。“我们好了!”

“都听到了吗?大家伙儿?”暮光站得直直的,她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和她一样挺起胸膛,骄傲地并肩而立,“要开始啦!”

绯红向我点点头。“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这位小姐……呃……”

“哈……”我耸耸肩,把蹄子搭在了快门上。“名字又怎么了,留住你们的记忆吧。”清了清嗓子,我俯身向前,眯起眼睛盯着照相机取景器,仿佛整个小马镇都摆在了尘封的舞台上。“好啦,大家一块儿说‘茄子!’”

“茄——子!”

快门在轻轻的咔嚓声中按下。

他琥珀色的蹄子翻动着一块干帆布,接着又是一块,然后又是一块。他左右扭着头,伸着脖子,眯着眼睛,欣赏着从小马镇山顶上放眼望去的午后美景,又认真地比对着每一幅绚丽的风景画。结果令他很满意,每一笔的作画都非常均匀,每一笔的色泽都非常准确。他深吸一口气,把画布叠成一摞,整齐地塞进天鹅绒包包里。

“它们真的很美。”我说道。

星云眨了眨眼睛,老雄驹扭头注视着我,十月的秋风吹拂着他灰色的鬃毛,仿佛我们周围荡漾的皑皑绿草。他在清风中微笑着点点头。“对,这的确是个美丽的小镇。”

“我很喜欢。”我说道,把连帽衫拉得很紧,因为风一阵阵吹拂着我们,冰冷而萧瑟。笼罩在他阴影下,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脆弱的瓷娃娃。我尽力不看他那饱经风霜的容貌。“要是我是因为这个而留在这里的就好了,但我也没什么抱怨。”

“我也不会,不过我也没法这么奢侈。”他说道,“再过不到一个钟头,我就得上火车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不知怎么的,我早就知道了。我应该让他自己呆着的,我应该拍完照片就直接回家的。可是,当我看到星云就站在那里,像小山顶上一团黯淡的火焰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了。我必须得这么做,我必须得来。“小马镇不够漂亮,不够让你多待一会儿的吗?”

他笑了。“这里的每一只小马都是如此善良、如此亲切,甚至是完全陌生的小马也一样,真是太了不起了。”

我只是看着他。

星云清了清嗓子,拉上了天鹅绒包包的拉链。阳光照耀着他,在他身上反射出奇怪的角度,让他的肌肉缩成了黑色的阴影,就像花岗岩石板的抛光表面。“我来小马镇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除了一件怪事,包括一个附了魔的布娃娃,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踩踏事件之外,我得说,这次访问真是相当放松了。”他向我瞥了一眼,点了点头。“我看得出这个小镇是怎么出名的。”

我勉强一笑，“真希望这出名是因为好事。”

“哦，已经够好的了，当然。”他深吸了一口气，“我唯一的遗憾是，接下来我的旅行会有一段相当孤独的时间了。”

我咬着嘴唇，凝视着山下金色的屋顶。“孤独？”我的低语飘散在风中。“为什么？”

“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位艺术家。然后她决定留在这个镇里了，毕竟她妈妈就住在这里。她们……重新团聚了。”

“好吧，我很抱歉你失去了一个朋友——”

“哈！失去？哦，可不能这么说。”星云帅气地笑了笑，“当同伴重新找回了自我，而且还找到了如此幸福美满的生活，那可是很难因为她的离别而悲伤的。”他看着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都在心中怀着对母亲的怨恨。可现在，她们忽然决定破镜重圆，互相弥补了。她脸上笑得有多开心，我都难以形容，简直就是白天黑夜的差别啊。现在她和之前那个与我一同旅行的朋友相比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完全焕然一新了。她彻底放下了压在肩头的重担……”他满足地叹了口气，“我也是一样。”

我的呼吸更均匀了一点，我向他微笑，脸有点儿变热了。“听起来，这趟来小马镇的旅途对你们还是有好处的。”

“只因为终于对她管用了。”他说道，“在整个艾奎斯陞亚孤独地流浪了那么多年，她终于回家了……和至亲团聚了。这一点我很明白。”

“听到这个真是件好事。”我叹了这辈子最沉重的一口气，低声说道。“那……你的家呢？”

星云的脸拉长了，阴影笼罩了他的面容。“嗯……好吧，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的家就是这条路了。”

我不由得哆嗦了。鼓起勇气，我正视着他的面孔。“你是说……？”

“是的。这旅途曾经是她的监狱，而现在依然属于我。”他晃了晃天鹅绒的包包以示强调。“她必须来这里找回自己。我？我还在找回自己的路上呢。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帮不了她，没法像她在这个镇上的母亲那样最后能成功。”他的笑声很干涩。“要是我听起来像是在嫉妒，那是因为我的确有点儿嫉妒啊。挺孩子气的，嗯？我知道的。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会觉得自己很能保护别的小马。就好像……好像……”

“就好像,生命之中缺了什么,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我说道,“你想填补这个缺口,就算你不知道缺失的到底是什么也好。”我盯着自己的蹄子,“对此我也有些了解。你看,在小马镇的生活也改变了我。我实在想不到还能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

星云点点头,稍微调整了一下重心。“我曾经像你一样,有一个家。”最后他说道,凝望着风中。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嘴唇在颤抖。“哦?那……跟、跟我说说?”

“也没什么可说的。”他回答道,“我在坎特拉皇城呆了很多年,甚至还结了婚。但是,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我发现自己的生活没什么起色。我和我妻子……好吧,我们只是……我猜是不太合得来吧。她是一位政治家,一位历史学家。我呢?我想画画,想找到我梦想的实质和精髓,与其他小马一同分享。所以,一切就这么顺理成章的……我们大约一年之前离婚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全国各地旅行,希望能趁着一切为时已晚之前找回我自己。在找回内心的本质之前,恐怕我永远都无法安心了。”他微笑着瞥了我一眼。“我想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可能……还理解不了这些……”

我没有笑。实际上,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哭出来。我凝视着飘逸的草地,颤抖着。直到我用一只蹄子捂住了嘴,勇敢地抬起了头。“我可以。我……我真、真的……可以……”

他好奇地看着我。

“我……我都好久……好久没见过我的家了。”我说道,“我的……爸、爸爸…和妈妈……他们……”我凝视着燃烧的地平线,勉强遏制着如鲠在喉的感觉。“我们不久之前……分开了。可……可是……感觉……都像是已经过了好久好久了……”

“所以,你也和我一样吗?”他问道。

“呵……不。嗯……”我清清嗓子,努力保持着声音的平稳。“是命运……我想,你可以这么说吧,是命运分开了我们。就此而言,我真的觉得,我这辈子恐怕也没机会和他们团聚了。”

老雄驹的脸变得有些苍白,蒙上了同情的阴影。“对不起,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

“嗯……”我痛苦地笑了,眼睛牢牢地盯着他身后的风景。“对不起?”

呵呵……他们的记忆还活着呢,而且永远都活在我心里。就活在他们教诲我的尊重之中,活在他们传授给我心灵的哲学思考之中,活在他们让我养成的对音乐的热爱之中。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我才能找到我的天赋,我的才华,我的使命,我的激情。”我猛地吸了口气,继续往下讲,“尽管如此,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们。每天早上,我都能在梦中再见到妈妈的脸。而我都等了好久,只希望能有机会再见到我的爸爸,和他面对面,亲口对他说……”

慢慢地,我转过身,直到我能面对着他,直到我能正视着他。我想控制我嘴唇的颤抖,结果我一败涂地。

“……说我、我爱你,爸爸。我对你的思念,超过对音乐的爱。”

他盯着我,双眼湿润了,闪着点点泪光,和他鬓毛中的银纹很相符。眨眼间,他就用坚强的笑容平静自己的心。我只希望他能再多向我笑一笑就好了。然后,他开口了:“我知道,在我后半辈子还要继续这么漂泊下去。”他的声音变得很温柔。“但是,要是有一天,我能有一个像你这样出色又体贴的女儿就好了。”

我笑得无比苦涩,声音嘶哑。“那是必须的。”我声音很低。

我们之间一片寂静,就像苍穹之间的茫茫空白。

一阵寒风吹来,十月的微风又来了。星云哆嗦了一下,紧张地瞥了一眼腕上的腕表。他几乎是叹了口气,“好吧,火车马上就来了。如果我想把这些风景画安全送达吠城,那我就得走了。”

我点了点头,脸颊绷得很疼。“去吧,祝你的探索之旅一路顺风。”

“哈,我想我已经够幸运的了。也差不多该我去回应命运了。”他飘起自己的行李,开始朝山下走去,仿佛沉入了黄昏的阴影之中。“哦,顺带一提,”他又停住了蹄子,让我的心开始了最后一次加速跳动。“我还没问过你的名字呢。”

我本来不该说的,可我还是说了。“天琴,天琴心弦。”

他点点头,好像表示赞同。“这个名字真美。”

虽然眼前的一切都在泪光中模糊了,但我依然朝他笑着,一直笑着。“多亏了我爸爸有才。”

“确实呢。”他在迷雾中失去了踪影。我也迷失了。

没有他的第一个小时过去了,慢慢地,我倒在了地面上,在寒冷之中瘫倒在地,仿佛我只是寒风萧萧的夜晚的众多阴影之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时间就这么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了,仿佛很多温暖的气息都从我身边流走。当夜幕降临之时,我的寒颤令群星都在颤抖……

“……我还在那里。什么时候回到我的小屋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在婚宴的边缘,我坐在暮光面前娓娓道来。“我也不记得在小屋里又呆了有多久,可能喂了我的猫一次两次,也可能是十几次。我只知道,我没有弹那首曲子,我不能,我不想。安魂曲是我的一道封印,是我的今日和昨日之间的无形屏障。有生以来头一次,我想要投入那种幸福的遗忘了。我想变得什么也记不起来,就像我身边的每一只小马一样。为什么不呢?这很舒服,简直是太快乐了。甚至可以说是……解脱。”

斯派克表情一片空白,他紧张地抬头看了看暮光。

泪水模糊了暮光的眼睛,她强忍着嗓子里呜咽的声音,深深地凝视着我的双眼。“那为、为什么你又变了主意?为什么你会来找我?”她抽着鼻子,几乎是在呜咽。“为什么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你还是找我帮忙重新演奏这首曲子,把一切都回忆起来了?”

我盯着她,呼吸很稳定。在颤抖之中,我鼓起了开口的勇气。“因为,当我所有的回忆都离我而去之际,我必须去知道,那只小马的内心本质最后残存下来的部分,不能只是一个胆小鬼。我还有一个使命要去完成,我还有一个诅咒要去解除。如果这意味着我有能力从中吸取教训,变得比之前更优秀,那么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你知道吗,暮光?我不相信,我拒绝去相信生活只不过是不断的失去和腐朽之旅。无论经历了什么也好,不管发生了什么也好,我都成长了。而我还有最后一个障碍等着去跨越。”

她点了点头,镇定下来,面孔上的表情证明她接受了我眼中的勇气。“我们一定要带你去见公主才行!在她们面前演奏安魂曲一定就是解决办法!”

“但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种努力会不会只能带来纯粹的危险-”

“这个险必须得冒!”暮光闪闪的声音无比坚定。“为了你好!”她一

转身,冲着她的小助手就走了过去。“斯派克!”

“哇! 什么?!” 他吓了一跳,叫了起来。

“马上去图书馆,准备一封信! 我们必须马上引起公主们的重视!”

我叹着气,颤抖着用疲惫的蹄子揉着凌乱的鬃毛。“暮光,对不起,可…
…可你已经是尽力了。你根本没法召唤公主,也没法把信息用写信的方式
-”

“我们必须得试试!” 暮光大叫道,“要是你能成功地影响到无序,那肯定也有办法联系到她们!”

“暮光-”

“这值得一试! 斯派克,你还站在这儿干嘛呢?!”

“可这都快日落了! 你这是想让我重新把图书馆打开?!”

“你没听见我说什么吗?!” 暮光指着我。“你没听到她说什么吗?!”

“嘿,要是你问我,这悲伤故事的确是催泪的。可是,拜托!” 斯派克耸耸肩,“你真的相信她说的那什么大家全都把她给忘了的事吗?还有镇长和她女儿在风车的事?! 还有……还有……”

“斯派克,拜托! 你得相信我!”

“她就只是个混大街的,暮光!” 斯派克穿着那身燕尾服耸耸肩,“我不在乎她到底有没有礼貌,或者帽衫够不够帅……呃……呜呜……”说着说着,他好像噎住了,开始用力倒抽气。

暮光弓起了一边眉头。“斯派克……?”

忽然他脑袋猛地往前一伸,打了好大一个嗝。一缕炽热的翠绿龙火喷射而出,吞没了半张茶几。有个小小的卷轴掉到了地上,可暮光闪闪几乎没有注意,她眼里只盯着起了火的花环。

“斯派克!” 暮光尖叫着,惊恐地向后退去,差点被她的礼裙绊了个四蹄朝天。

“这、这不能怪我!” 斯派克在原地团团转,被燃起的火焰吓得手足无措。“我怎么知道这么晚了还会有皇家信件过来?!”

“你就不能瞄准别的地方吗! 噉!” 暮光翻着白眼,用魔法把燃烧的花环飘了起来。“还不快帮我!”

“是! 呃……没问题! 稍等一下……” 龙宝宝弯腰去捡那卷轴。

“斯派克！赶紧的！”

“可你难道不想先读-”

“没看到我们现在有更急的麻烦要处理吗?!” 暮光黑着脸,“赶快!”

“唉……”斯派克扔下卷轴,摇摇晃晃地跑到独角兽身边。“好吧好吧！先应付这个!”

“我说,我真的真的很抱歉!” 暮光扭头冲我嚷嚷,“稍等一分钟就好! 只一分钟!” 她和斯派克都忙不迭地离开了桌边,“赶快! 斯派克,去把潘趣酒碗端过来!”

“哎呀呀,真的假的,暮光?潘趣酒碗?! 那什么……外面不是有个水池子,里面都是水吗?”

“你想让整个市政厅都烧光吗?!”

“好! 潘趣酒碗是吧! 我这就去搬过来……”

“稳住……稳住……”

眼看着他们惊慌失措地与大火殊死搏斗,我只是默默地避开了。他们把那一碗颜色鲜艳的液体泼到了那堆乱七八糟的火灾现场上,惹得浓烟滚滚,四处弥漫。而我,则在经受冰冷的寒颤。我抱着自己的身体,低头盯着地面,直到我的视线落在了那封卷轴上。

我的眼睛使劲眨了眨。

羊皮纸上有一枚月之纹章。

焦躁不安之中,我偷偷瞅了暮光和斯派克一眼,又盯着那卷轴。心慌意乱地,我跪下来,用魔法捡起了那卷轴,二话不说就把它展开,仔细阅读着上面娟秀的字迹。几秒钟后,我简直都快上不来气儿了。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但这次并不是因为寒冷。

我站起来,心跳得砰砰直响。我朝那张摊开的羊皮纸瞥了一眼,又瞥着婚宴的其他地方。火焰几乎熄灭了,烟雾开始消散,暮光和斯派克,他们依然背对着我。

我没有看见他们转过身来,因为我已经从温暖的市政厅里逃了出去。而且,我把卷轴带走了。

几个小时之后,当晨光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我已经坐在了我小床

的边缘,凝望着小屋的另一边。那封皇家信件被钉在了墙壁上,和另外几十样乐器挂到了一起。我怀里则抱着最重要的那样乐器,一遍又一遍地用唤夜者演奏着“暮光安魂曲”,只希望太虚玄母保佑这古老的神器能平息我心中的激昂,因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已经让我根本没法合眼睡觉了。

“她要来了,雪石膏。”我低声向着空中诉说。猫咪偎依在我的身边,他没有醒,我也不需要。我享受着他的温暖,享受着安魂曲的和弦。忽然之间,它在我的耳中莫名其妙地又变成一种抚慰了。“她要来小马镇了,再过两天,她就要来了……”

古老的神器泛着金色的光芒,照亮了那张展开的羊皮纸。我的眼睛紧盯着那上面的数字:噩梦夜美丽而清晰的日期。

“我也会去的,”我喃喃着,当我挣扎着想保持清醒的时候,一滴泪顺着脸颊滑落,“我会去的,所以,帮帮我吧,雪石膏。我们都会去的。而且,我们会一块儿记住的,我们会一块儿记住的。”我嗓子发疼,轻声呜咽,“我们会记住的……”

如果回忆就是我所剩下的一切,那么不管是哪里的回忆,我都会快乐地欢迎它们的。

X V I I I : 渐强

“我的小马们,”塞拉斯蒂娅公主说话了,双翼威严地在身体两侧展开。“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来到小马镇这个美丽的地方参加这次会议。虽然这并非艾奎斯陲亚最大的城镇,但它远远不是我心目中最遥远的地方。我关怀着我每一位宝贵的子民,也正因为大家共同的心愿,我才会来到这个朴素的小小社区。”

旅馆大厅里挤满了喜气洋洋的面孔和兴奋不已的眼睛。众多声名显赫之辈纷纷向着房间尽头的天角兽鞠躬致意。在群众边缘,身强力壮的天马卫兵身着寒光闪闪的铠甲,眼中充满了与他们仁慈的领袖格格不入的

严厉与怀疑,仔细扫视着在场群众。暮光闪闪也在场,就站在自己最亲爱的导师身边,笑得无比自豪。

长长的角微微一压,塞拉斯蒂娅向着在场的众多子民们点头致意。“和平,谐律,乃是我们灵魂的本质。自从时间的黎明开始,我就对此深信不疑。为此,我向你们敞开心扉,为了小马镇、为了整个小马种族,无论你们提出什么样的请求,都能在此得到充分的解决。我相信,你们敬爱的镇长已经安排好请愿的顺序了。你们可以按部就班地依次上前来。我的整个下午都属于你们,我宝贵的子民们。”

小马们纷纷兴奋地互相交头接耳,直到镇长挥着蹄子,吹了声尖锐的口哨,才让他们安静下来。她微笑着朝站在群众前排的一位雄驹一指,“殿下,请允许我向您引荐,这位是清冷园圃,小镇东部旭日花店的店主。”

那只雄驹走出马群,向公主鞠躬致意。他一脸犯难的表情,扭着他的前蹄,向着面前光彩夺目的天角兽开了口。“殿下,首先我得说,能有机会站在您面前,实在是三生有幸。自从我在983年的奥特兰大夏至日庆典上第一次拜见您,我就被您的智慧和美丽给迷住了。”

“983年啊……”塞拉斯蒂娅的微笑很祥和,“那一年的向日葵很美丽。”

清冷园圃眨着眼睛,脸有些红了。他笑着点了点头。“对!对!那一年,真的到处都是向日葵!……我……我打小就对向日葵特别着迷。自从那个夏至日庆典开始,每当我看到向日葵,就会回忆起您的荣耀与力量!”他咽着唾沫,“殿下,我相信,您就是我追求园艺天赋的灵感之泉。”

“听到这件事让我非常高兴,”她和蔼地回答道,“那么,今天我能如何帮助你,园圃先生?”

“这个,殿、殿下……”他又咽了口唾沫,朝门外指了指。“今年实在是有点儿干旱。虽然没有997年那么厉害,但因为缺水,有些当地的植物群落最近已经完全枯萎了。我们为了防止一些当地的花卉灭绝,不得不修建第二个温室。现在,我知道您今年忙得不可开交,比如西边山上的那头龙,更不用说您还在和您的妹妹露娜公主享受团聚的-”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从来没疏忽过哪怕一秒钟,以至于连我亲爱的子民们的麻烦都看不到。”塞拉斯蒂娅笑着打断了他,“我很清楚你说

的这场干旱。我想,两个月之前来自小马镇的那封申请气象援助的公开请愿书就是你写来的吧?”

雄驹惊喜地眨着眼睛,“哎呀,对! 是的! 那就是我! 您……您是说……您……您真的花时间看了? 呃……殿下?”

她热情地笑了。“当然了。毕竟,活得太久总会有点儿失眠的毛病啊。”

小马们一阵哄笑声,暮光只是微微一笑。

塞拉斯蒂娅继续往下讲,“我的确读了那封信,园圃先生。然后立刻就向云中城气象管理委员会提出了申请,计划在四月中旬增加一周的降水。然而,经过进一步研究,有一组天马气象学家告诉我,额外的降雨对于日益严重的干旱问题其实只是治标不治本。为此,我和你们的镇长商谈过之后,提出了灌溉工程。为陆马着想,我认为这样一个工程是切实可行的……”

公主的说话声透过拥挤的马群变得模糊不清,因为我正在努力从拥挤的小马当中,勉强从他们的身体间,翅膀下,肩膀旁边钻过去。抬头往前望去,我努力咬紧了牙关。

第一眼,当我第一眼望到了公主的面容,那双玫瑰红的双眼,那飘逸闪耀的鬃毛,我的心简直都跳到嗓子眼了。她是那么荣耀,那么美丽,那活生生的神灵,就在我的面前。而我当时最迫不及待需要的,就是神灵的帮助了。

朝左右两边张望了一下,那些天马卫兵正巍然屹立,结实的四蹄粗壮得要命。从我的角度来看,感觉就好像他们顶盔带甲的身体一直高到了天花板上。毫无疑问,只要翅膀一扇,他们就能瞬间到达这房间的任何位置。尽管知道这一切,但我还是尝试着采取行动。公主说她整个下午都会在这儿,但这不是我浪费时间的借口。

勉强忍着颤抖,我把连帽衫的袖子拉下来遮住我的腿,蜷缩在地板上,匍匐着,在马群之中向前慢慢爬行。慢慢的,悄悄的,移动着我细弱的四肢,只希望周围那些小马投下的影子能遮挡住正在接近公主的我。我闻到了镇民们忧郁的气息,他们每一次心跳都让我的耳朵随之抽搐。太阳女神的声音越来越响了,震撼着我的骨头,把泪水从我琥珀色的眼睛里挤了出来。

“……再加上坎特拉皇家地质学院的大地魔法,灌溉渠道的结构至少在今后的二十五年之内都能保持完好。”塞拉斯蒂娅微微低下了头,“这个解决方案听起来可行吗?”

“哦,当然了,殿下!”清冷园圃激动地点着头,他笑逐颜开,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感谢您的睿智,小马镇会好好使用您的援助的。”

“也许当我下一次再来访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美丽的向日葵!”塞拉斯蒂娅的话迎来了一片笑声和欢呼。她把头转向了小镇的管理者。“镇长?”

“咳咳,中心市场的希比有个问题想-”

我不小心踩到了一只小马的蹄子。随着一声响亮的尖叫,我跟踉跄撞上了另一只小马的体侧。很快,整个大厅里都充满了怒气。

“嘿,小心点!”

“你什么毛病?”

“等着轮到你!”

我没有回应。我不能回应。整群小马都已经纷纷把视线转向我了,每只小马的面孔都转向了这个憔悴不堪的独角兽流浪汉。很快,卫兵们也伸长了脖子。整个世界变得无比寒冷,我剧烈地喘着气,抖得像筛糠。

“呃……”镇长终于也从公主面前侧过身来了,她斜着眼睛盯着我看。“……这什么情况?”

我低声喘着气,使劲把一只小马推开,撒开蹄子开始冲向前方。在绝望的泪眼之中,整个世界都模糊了。塞拉斯蒂娅那光明的形象化为了迷雾中闪烁的烛光。我扯着嗓子向她尖叫,生怕我会失去一切。

“公主!公主救救我!”我喊道。“公主,我被诅咒了!我被诅咒了,我需要您、您的祝福!”

“喂,你!不许动!”卫兵还没扑上来,我都已经感觉到他们翅膀的热力了。就好像天花板塌了把我砸在下面一样,铁蹄从四面八方袭来,粗暴地把我按在了地上。

我在疼痛之中尖叫,在他们肌肉发达的蹄下硬是把一只蹄子拧了出来。我朝着讲台正中呜咽,“救救我,公主!求求您了!如果您不救我,我会迷失的!”

“哦,天。”我听到暮光背后有只小马在呻吟。“凡是这种重要场合总会冒出些惊喜来。”

“公主!我、我……”暮光闪闪的声音结巴着,在那些森林一样横亘在我面前的蹄子后面模糊得好像耳语。“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我以前在小镇里从没见过这只独角兽……”

我痛苦地挣扎着,身不由己被卫兵们拽回大厅的尽头,远离了我唯一的救赎之地。“不!不!求求您!”我声嘶力竭地尖叫着,“您一定得听听!“我努力伸长脖子去看塞拉斯蒂娅,但她那光辉的面容却被遮挡在周围惊惶的群众之后。”我求求您了!要是您把我送走了,我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趁早打住吧,小姐!”一个卫兵在我耳边咕哝着。

“这边请!”另一个卫兵把我拎了起来,推着我朝着门口走去。门外的阳光中站着更多的卫兵。“谁也不许去打搅公主!”

“不!求求你们了!”我在哭号,歇斯底里,简直是一团糟。我不想再孤独了,我不想再被遗忘了。“她一定得听听这个!只有她!只有她才能帮我从这诅咒之中解脱!”

外面的阳光非常刺眼。鸟鸣声,蝉鸣声,在我耳中,简直像是大炮在开花。

“等一下。”

身后亮起的圣光淹没了外面的世界。我感觉到正在大步往外走的卫兵们僵住了。我像个软绵绵的钟摆一样挂在他们的蹄子上摇晃着,任凭他们转过身,让我能面对着令我有生以来最感动最狂喜的存在。塞拉斯蒂娅正从大厅另一侧的桌旁边快步走来,镇民们纷纷从她的方向上避开,退让,好让她能直面着我。

“别拉她走,让她说吧……”

一个卫兵犹豫地向前一步。“可是,殿下-”

“皇室的慈悲泽被着我所有的子民们。”她纯洁的目光注视着我的身体,我感受到的没有半点斥责与训诫,唯有纯粹的爱,令我不由得为之哭泣。“如果我有能力解决她的麻烦,那么,这就是我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卫兵们从命了。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我重新四蹄落了地。我一

瘸一拐地走着,喜极而泣。我匍匐在地,颤抖着,头一次觉得这诅咒的寒冷也是如此美好的享受,只因为我明白,这是通往救赎的台阶。我抬起了头,鼓足勇气仰望着圣光的源头,不禁泪流满面。“哦感谢您,祝福您,慈悲的公主殿下啊。您根本不知道我遭遇了什么……”

“嘘……”塞拉斯蒂娅走上前来。她的翅膀在我身体周围合拢,拥抱着我,此刻我已经是魂不守舍,简直变成了一个吓坏了的孩子。如果我能永远躺在她那满怀抚慰的怀中该多好啊,但是,诅咒冰冷的亲吻正萦绕在世间万物之外,包括她温暖的拥抱。我听着她轻声和我耳语。“好啦,好啦,没事啦,放松一点。我的小马驹,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困扰着你?”

我哭泣着,却又笑着,努力站起身来,张口欲言。然而我视线的余光却瞥到了什么,不由得转过头去看。

暮光闪闪正站在塞拉斯蒂娅身边,但是,她又不在那里。紫色的雾霭笼罩了她,我凝视的时间越长,她的身影就越高大,像一个无所不在的影子,吞没了整个房间的小马们,几乎要连她姐姐也一同笼罩。随着一道夺目的闪光,白骨的翅膀在她身后展开,劈开了旅馆的墙壁。她张开了嘴,遗忘的钟声在回响。银色的头盔在她头颅上成型,挡住了我颤抖的视线。

“噩梦夜!惊悚夜!”

我惊叫一声,从三个孩子面前跳开。

一位公主,一只瓢虫,还有一个宇航员正冲我咧着嘴笑。脖子上挂着鲜艳的纸袋。

“给点儿糖果不用谢!”她们齐声唱道。

我一连退了好几步,撞上了一根路灯杆。十月的寒夜之中,我的呼吸化作白雾散发到空中。“什……这是哪-”我突然住了口,因为我的声音听起来是如此的沉闷。伸出一只蹄子,我发现我的整个身体都裹在白白的绷带里面。“噩梦……夜……?”

“好啦,丫头们,别把其他乡亲们给吓着了!”史密斯奶奶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轻轻爱抚着三个小姑娘,推着她们走向小马镇中央的一所树屋图书馆。“想要糖果的话该去挨家挨户敲门才是,你们几个疯丫头!好啦,还不快着!免得咱老太婆吓出心脏病来!”

“噩梦夜快乐!”打扮成公主的小姑娘朝我唱着告别。

“是啊！”瓢虫翻着白眼，跟着史密斯奶奶穿过城镇，“这算啥木乃伊啊，身上还带着七弦琴？”

我有点儿呆呆地眨着眼睛目送她们离去，然后开始用魔法在身上四处摸索。我感觉到有个天鹅绒的包包挂在我的体侧，于是毫不犹豫地把唤夜者从隐藏之中掏了出来。随着我举起那乐器，拨动它黑色的琴弦，万花筒一样璀璨的光芒绽放开，辉映着周围的灯火。短短时间内，我成功地演奏了暮光安魂曲。夜晚的寒意融化了，滚烫的热浪涌进了脑海中。我咬紧牙关，把嘴上的绷带扯了下来，总算是能呼吸的顺畅点儿了。

我懒洋洋地靠在灯柱上，疲倦地环视着周围的整个小镇。小马们打扮得五颜六色，五花八门，欢快地来回跑着，笑着。我看见萝卜尖装扮成了魔鬼，苹果杰克装扮成了稻草马，小呆扮成了……呃……那是……好吧，反正最重要的是，我能记起她们的名字了。我想是吧。

“噩梦夜到了。”我嘀咕着，然后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又喘了几口气之后，我朝市中心瞥了一眼，那里已经搭起了一座大舞台。镇长站在讲台前，两旁还有乐队在演奏怪异的民间音乐。我的目光从她那五颜六色的小丑假发，一直延伸到我们头顶上繁星点点的夜空。不到一小时前，太阳已经落山了。庆典活动已经正式开始，可我并没有因此而安心。

“她在哪里呢？”我望着隐隐透着最后一丝余晖的地平线。

傍晚的紫色薄雾笼罩在森林之上，皎月已经洒下了明亮的光芒，辉映着她的荣耀。但是，在哪里都找不到她的踪影。

“她现在都应该已经到这儿了。”我咬着嘴唇，“她……她难道改主意了吗？”

我摇摇头，感觉我的这件临时外套有几个地方松开了。魔法灵巧地一闪，我把绷带重新缠紧。

“不，公主可不会最后一秒才取消行程。”我说道，心惊肉跳地皱着眉头。“……也可能会？”

再次昂首望月，我想着露娜公主，想着雪石膏，想着他千年之前帮助她完成的那件可怕的使命。月亮女神真的承诺用心去关怀世上万物了吗？或者，她只是被阿丽娅公主留下的空缺引入这条命运之途的？当初她又是

为什么会想要来噩梦夜庆典上露面?这个节日对露娜而言,难道不是她最不想要的东西了吗?特别还是在小马镇?

“她会来的,”我喃喃自语,“她会来的,我,我只是得……”我拥抱着唤夜者,颤抖着,再一次开始弹奏安魂曲,就像前几个夜晚一样,演奏,演奏,不停地演奏,苦苦期待着这一刻的来临。把这首曲子弹奏给露娜,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也是我最后的机会,这样露娜就能弥合她和自己姐姐之间的隔阂。“我只要继续演奏就行了,我只要一直记住就行了。”

从我身边快步走过的小马们朝我微笑,吹口哨,他们没想到在噩梦夜居然还有个吟游者在演奏。对这个额外的庆祝活动,他们都惊讶不已,微笑着向那个打扮成木乃伊样子的陌生小马挥蹄致意。

而我只是扭开了头,闭上了眼睛。放任旋律淹没了整个城镇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孩子们快乐的歌声。“保持集中,记住你是谁,你是天琴,天琴心弦。”整个世界在我周围融化,我的精神完全集中在自己破碎的记忆上。“你被诅咒了,你必须去找阿丽娅和你一同演奏‘孤寂的二重奏’,你必须专心于音乐。音乐就是一切,旋律-”

“天哟,真是天籁之音呢!”

我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转身去看。

“亲爱的,你看起来可是冻坏了!”瑞瑞微笑着,她漂亮的鬃毛和眼睛在晨光之中闪闪发光。“不是生病了吧?”

我浑身发抖,牙齿在打颤。我向下瞅了一眼,一个木箱子放在我旁边,时尚教主刚刚慷慨解囊为我放下的钱币正在上面闪闪发光。我把箱子推到了路灯杆子后面,又抬头看着她。

“啊,我没事的,女士。”我一边结结巴巴,一遍挣扎着把破碎的旋律重新拼凑成挽歌,只不过我不知道那是挽歌,或许我知道?“我的血液温度比一般小马低一点而已,天生的。”我嘟囔着,但是声音却消失了。我的视线越过了瑞瑞,遥望着晨露向远处一只薄荷绿的独角兽献上了一朵金色的郁金香。她红着脸,表情既惊讶,又着迷。“就像是……天使……”

“嘿,帽衫够帅的!”

“咦?”我蹄下一乱,一个趔趄,被自己的蹄子绊了个大马趴。书本在整个图书馆里飞散。“哎哟!”

“哇！小心点儿，小姐！”斯派克笑嘻嘻地说道，他刚刚一个勇敢的飞扑，奇迹般把一半的书本都给接住了。“呼！跟在暮暮后面收拾她的烂摊子还是有好处的！”他站起身来，用长着鳞片的胳膊肘抹掉了书本上的灰尘之后递给了我。“好吧，给你，这位小姐……？”

“心弦，”我嘀咕着，把他递过来的书和其他几本书飘了起来，紧张地放在阳光下的桌子上。“而且，我的脑海中有了一首新的歌在回响。”我喃喃自语，凝视着金色阳光下飘曳的尘埃，想知道这些小小的雪花是不是比我的言语更有意义。“我不知道重点何在，但我知道，我必须……继续……继续演奏旋律。”

“你是个音乐家之类的吗？”

“那当然了！”我叫道，“你以为这个可爱标记表示我是写小说的？”我转过身来，眼睛抽搐不已。

焦糖仔和风哨子靠在一起，装饰华丽的市政厅里，他们的唇在烛光下相遇。几只小马欢呼雀跃，在高台下的观众席位鼓蹄喝彩。两只天马在婚礼会场上空盘旋，花瓣如春雨般飘落。

两只小马耳鬓厮磨，互相深情地偎依着。焦糖仔眼中闪着泪光，他遥望着婚礼仪式另一端的我。

而我则回之以怒吼，“为什么？！”

垂死的傍晚，我的鬃毛在小马镇高高的屋顶上随风翻腾。我紧紧抓住市政厅窗户的边缘，焦糖仔远远站在下面。

“为什么我就不能跳？！”我状如疯癫，暴跳如雷。孤魂野鬼放声嚎啕，却又在纵声狂笑。“就这样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噩梦又怎么了？！”

他昂着头望着我，那双蓝眼睛仿佛一汪池水，正等待着我跳进去。然后，他平静的声音周围激起了涟漪，他恳求着：“因为你这么特别，这么珍贵，这个世界少了你可怎么办啊！”

我气喘吁吁，汗水夹杂着泪水。已经再没有什么可释放的了。我空空如也，是一个需要灵魂来填补的容器。我向她尽力爬去，那双玫瑰红的眼中，倒映出来的是一只绝望的小独角兽。

“很好，如果你坚持的话，如果你觉得这样能有所帮助的话，”塞拉斯蒂娅公主说道，在她身后的整个旅馆里，无数张好奇的面孔融成了一片温暖

的海洋。“那就演奏吧,年轻的小马。”

“哦,谢谢您!”我结结巴巴地站起身来,用颤抖的蹄子拨动了琴弦。“我保证,最后您一定会明白所有一切的……”我停住了,正在弹奏七弦琴的蹄子也僵住了。我没有在演奏第三乐章,这是一首完全不同的曲子。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我明明只知道三首挽歌啊?“这是……什么?”

“哎呀,这是噩梦夜,傻丫头!”装扮成一只鸡的粉红小马在我面前咧嘴笑着,“咯咯咯!”

“嘎!”安魂曲结束了,我倒进了一堆干草里。在紫色的夜空闪烁的星光下,我正和其他几只小马一同坐在马车上。

“嘻嘻嘻!”萍琪派嬉皮笑脸地凑了过来,脑袋上的红色鸡冠子晃来晃去,白色的羽毛抖着。“怎么啦?太‘鸡’动了吗?”她扭头瞥着我们身边经过的一排排各种游戏项目。“哦,我们到站啦!”拍了拍那几个孩子们的肩膀,她朝着马车前面伸长了脖子。“嘿,大麦!就在这儿停车啦!我们有好些超级酷毙超级好玩超超级超级的游戏要玩呢!”

“嗯~好。”马车停了下来,萍琪派领着她那些晃晃悠悠的小朋友们排着队下了车,融入这兴奋的夜色之中。

“现在,关键在于要用南瓜发射器打出十环!”萍琪派神秘兮兮地冲着孩子们压低声音嘀咕。“但传统可不是一直如此!很久很久以前呀,不管能不能打出十环,小马们都得上场打仗!但最后的结局总是打得脑袋上套着光环!嘻嘻嘻!”

我气喘吁吁地从马车上坐了起来,低头盯着我的题字。那不是我通常的七弦琴,而是唤夜者。我猜之所以小马镇还没有谁留意到这神器的威严,唯一的原因就是现在所有小马的装束都五花八门,让大家眼花缭乱。

“好吧……好吧……”我汗流满面地爬下了车,大麦克关心地侧过头注视着我,我慌慌张张地从他眼前跑开,躲到了一间缀满了南瓜灯笼的帐篷后面。“只要保持冷静……安魂曲的效力正在消失。我只要再多弹一下就行了。但是它必须得在露娜身上生效,这将是她头一次听到它……不是头一次,那一次还是在……”

在我身后,成群的小马聚集到了大舞台前,聆听着泽蔻拉讲述梦魇之月的传说。我凝视的时间越长,那些古怪的服饰和装扮就越是模糊,化为

千年之前的幻影。我眼看着坎特拉城的街道起火燃烧,幽灵般的小马们,为了躲避阿丽娅公主那诅咒的声音而上吊自杀。

咬紧牙关,我紧闭双眼,又开始演奏“暮光安魂曲”了。“她会来的,她会听的,这次不会像塞拉斯蒂娅那次一样了,一定不会的。”一波新的寒流席卷着颤抖涌过我的身体,我努力咽着唾沫,更加卖力地拨动着唤夜者的琴弦,感觉我的心跳仿佛都在随和弦一起跳动。“集中,集中在音乐上,集中在旋律上。这是你,这就是你,这就是……”

“小心!”头顶上空传来了雷纹的叫声。“快离开森林!”

我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傍晚时分,我端着七弦琴蹲坐在树下。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震撼着整个草坪,小马们尖叫着从我身边奔逃而过,把野餐用具扔得到处都是。我站起身来,朝他们逃跑的反方向望去。

在小马镇边缘的公园外面,隐约浮现出了大片的翡翠绿光泽。那个正在从一排树顶上爬出来,用闪烁的巨爪踩着地面的,是我曾经见过的最巨大的生物了。小星座熊仰天咆哮,露出了半透明的野蛮獠牙,在两只天真的小马面前高高直起了身体。响彻云霄的狂野咆哮中,正在野餐的两只小马吓得瘫倒在地,紧紧抱在一起,颤抖着等待那巨爪把他们劈成四半。

“怎么又来了!”一只躲在我身后树丛里的雌驹尖叫着,“为什么那东西没有去冬眠?!”

“那无关紧要了!”一只雄驹惊叫道。“那些小马有麻烦了!”

“雷纹!”刚刚从镇中心飞回来的盛绽气喘吁吁地喊道,“我刚刚让暮光的小龙给公主发了-”她倒吸一口凉气,睁大了眼睛,“老天啊,那东西已经来了!”

“什么,你疯了吗?!”雷纹从上面叫到,用蹄子拢在嘴边,“快逃啊!”

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冲着那两只吓傻了的野餐小马嚷嚷,但马上就意识到,有第三只小马忽然加入了这场几乎已经成了定局的灾难。我眯着眼睛盯着她,只觉得心怦怦直跳。她平静地快步走到了现场,任凭自己被巨怪的阴影所笼罩。然后,最柔和、最舒缓的歌声开始洋溢在紧张空气中。

野兽停了下来,收回了即将掏空两个受害者内脏的爪子。它烦躁地咆哮着,把注意力转向了正在歌唱的天马。

小蝶为小星座熊唱响的是一首安宁的摇篮曲。她的歌喉柔和而甜美,但就算是远远望着这边的那些吓得魂不附体的小马们也能听的一清二楚,因为那一刻的震惊和紧张已经暂时夺走了他们的呼吸。

小蝶身边那两只浑身发抖的小马蹄子都在打晃了,他们慢慢后退,已经不听使唤的眼睛死盯着那头和他们间隔只有一首简单歌曲的猛兽。正当小蝶用她温柔的歌声稳住那头巨兽的时候,两只小马之中一只不小心踩到了一根树枝,发出的脆响打破了小蝶精神的集中,害得她唱出的下一个音符走了调。

星座熊恼怒地低吼了起来。它咆哮着,扬起了爪子,砸向了小蝶的头颅。

远远旁观的小马们齐声惊呼……然而当怪物那足以致命的一击距离天马的身体仅有咫尺之遥的关头,惊呼声再一次哽住了。一只独角兽站到了她身边,用蹄中的七弦琴奏出了优美的旋律,弥补了摇篮曲的短暂中断。

我站在小蝶身边,站在那怪物的阴影下。彻骨的严寒几乎令我的四肢都要灰飞烟灭了,然而我努力模仿着天马的冷静和勇敢。我们一同为怪物歌唱着小夜曲,安抚着它的暴躁,直到它最终平静下来。我们能感觉到那巨大的心脏越跳越慢。最后,它坐在了地上,收回了爪子,呼吸也更加均匀了。

我趁机回头瞥了一眼,扭了一下头,给雷纹发了个信号。

他的眼睛亮了,黑色天马盯着我和小蝶身后的那两只小马,心神领会地点点头,无声地和盛绽示意了一下。两只天马慢慢地朝我们绕了过来,抓住那两只已经是呆若木鸡的小马,把他们带到了安全之处。

与此同时,面对着放松下来的星座熊。小蝶和我开始慢慢后退。当它昏昏欲睡地闭上了眼睛之际,我们已经退到了公园的尽头。还没等它发现我们不见了,一大群应紧急召唤而来的皇家卫兵就从天而降,他们包围了星座熊,围着它转着圈子,巨熊朝着他们挥舞着爪子,咆哮连连。但他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打不着。怪物又沮丧又困惑,终于还是转过身来冲进了无尽之森茂密的深处。卫兵们一直在森林边缘上空往来盘旋,以确保那东西是真的逃走了。

当小蝶和我一路回到绿草茵茵的小山顶上时,四面八方掀起了一阵欢呼声。雷纹和盛绽飞了过来,怀中的两只小马刚刚安全落地,就朝着我们冲了过来,紧紧地抱住了小蝶。

“哦,谢谢你,谢谢你小蝶!”

“要不是有你,我们就死定了!”

“你真是这个镇子的大救星啊!”

“小马镇有你在真是太好了!”

“嗯……”小蝶的脸羞得发红,她低着头,用蹄子磨着地面。“我……我只是不想让谁受伤而已……”

正当我看的时候,忽然就被挤到了一边。我有些迷迷糊糊地看着大家全都挤到了她身旁,没有一个来理会我的。然后,我看到自己嘴里冒出一团冰冷的白雾,不由得很想叹气。但是我没有,相反,我却笑了,迈开蹄子走进了欢庆的小马们当中。

“哇哦,小蝶!”我大声说道,“你真是太勇敢啦!”

“……咦?”她朝我看了过来,好像才刚刚见到我,脸上的红晕增加了一倍。“哦,我……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笑得更灿烂了。“你不是整个镇子里最容易被吓到的小马了吗?我听说你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

我们周围的几匹小马咯咯直笑,拍着小蝶的背。她温柔地笑着回答道:“你说得对。我为自己而害怕,这实在是太常见了。可是……”她低下了头,“我猜,当我是为别的小马害怕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我眨了眨眼睛,暗暗叹了口气。“真的很简单,不是吗?”我朝她大声喝彩,“只要关心别的小马,就足以让你移山填海……”

“移山填海我不知道……”她害羞地呢喃着,“可是……嗯……我想至少会让我能唱的很好吧。”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纷纷上来拥抱她,喝彩声此起彼伏。

我微笑着,把七弦琴抱在胸前,喃喃地说:“确实,真的很好啊。”

“哇啊啊!!!”萍琪派的尖叫声划破夜空,“是梦魇之月!快逃啊!”

我只觉得自己在绷带之下的咽喉哽住了,猛地转过身来,我仰望星空,旋转的乌云外,闪电在爆发。风暴之中,两只身穿铠甲的夜骐拖着一辆战

车飞速而来。空中充满了尖叫声和模糊的喘息声,骚动还在迅速扩散。战车悬停在我们头顶的空中,夜之公主仿佛影子一样从天而降,轻盈地落在小马镇中心。她往后一仰,掀开了披风,目光之中的冰冷足以冻结时间,但依然美得令小马为之战栗。

我周围的每一只小马都吓趴在了地上,连我都被他们一块儿带趴下了。公主每迈出一大步,都伴随着无形的严寒扑面而来,令我的心都在颤抖。她的披风化作一群蝙蝠,尖叫着飞散。翅膀倏然展开,她以最庄严的姿势开始高声说话。

“小马镇的居民们,本宫亲自驾临你们的小镇,让你们亲眼目睹黑夜的公主。”她的咆哮声震撼着我的灵魂,我感觉到周围每一只小马都匍匐在地瑟瑟发抖。谁也不敢正视她,露娜的形象是如此的威严,又如此恐怖。**“梦魇中的野兽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值得你们敬仰和爱戴的小马!”**

当她发表了这皇家演说之后,我的耳鸣声响得简直好像脑袋都裂成两半了。我本该吼回去的,我本该一直冲到她面前,把唤夜者举到她鼻子前面,演奏黄昏公主失落已久的安魂曲的。但是我却动弹不得,虽然四肢一直都在颤抖,但我却根本感觉不到它们。

“让我们一起将这可怕的庆典,变成光明而荣耀的盛宴!”她用仿佛不属于这世界的嗓门高声吼道。

自从她落地以后,我第一次睁开了泪眼。我看不见她,但我又能看得一清二楚。在我的视野中,周围的小马都不见了。而她就屹立在我面前,那是孤独的化身,那是她赐予我的礼物。身披银铠,黑翼招展,她朝我瞪着眼睛。我乃虚无,她降临于此便是为了让我与阿丽娅的歌同归虚无。自从夜曲改变了她之后,那就是她的职责了,而她也因此被放逐出了这凡间。她是艾奎斯陲亚的灾星,是曙光的谋杀者。她付出了一切,只为救出那个她几乎无法理解的姐姐,而自己却把生机和温暖都冻在了骨头里。

梦魇之月是阿丽娅的影子,仿佛死亡女神的附庸。她并不知道这一切,但这并不妨碍她为我唱出那首歌,把我邀请到了虚无的世界中。

而不知怎么回事,我内心的一部分拒绝了她。因此我才从未被锁链所束缚,也因此不能归于永恒的沉默。

“不!你必须听我的!”我冲着喧哗和混乱之中呼喊,**“你必须去聆听**

她歌之外的东西！你必须达到你不敢去攀登的高度！”我嘶吼着，咆哮着，“你必须勇敢到能记住她，这样她才会有足够的勇气和我一起二重奏！””

梦魇之月一言不发，她的身影若隐若现地笼罩在我上方。然而，她却在渐渐退去。雷霆在远处闪过，遗忘领域的冰冷雾气遮住了我们之间的空间。这并非此处，也并非彼处。既非当下，也非那时。这不过是一段记忆的碎片，而它正在从我身边消失，把我遗弃在冰冷的真空之中。让我能呼喊的对象唯有自己，以及黑暗。

“不！”我咆哮着，努力伸出蹄子，直到我从虚无之中抓住了唤夜者。就像当初在卧室的壁橱里抱着月亮舞一样，我紧紧地抱着它，就像当初抱着飞板穿过森林那样，我跌跌撞撞地走向世界温暖的脆弱碎片。“我不会忘记的，梦魇之月！”泪水模糊了星云脸上的笑容，花岗岩·曳步那墓碑上的文字也融化了。我紧闭双眼，向着周围的漩涡之中放声哭号。“我不会孤独的！”在厚厚的风星云后的某处，安魂曲正在演奏着。隔着那些呻吟声还有锁链的铿锵声实在是难以分辨。“我才不要孤独！我不要！我……”

“啊！”云宝黛茜的声音非常刺耳。“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开个整脚的茶话会！”

“哦，没什么关系的，云宝。”瑞瑞坐在方糖小屋的桌子后面对她说道，同时把咖啡一饮而尽。她用餐巾纸优雅地抹了抹嘴唇，背上鞍包站了起来。“时尚大帝只邀请了我。通常情况下能再多带一位朋友来参加这种聚会，我会欣喜若狂。不过嘛，恐怕你一般……呃……不太适合这种规矩太多的场合。能和这样一位著名的社会名流参与这种激烈的商业研讨会，我是挺期待的啦。但是我很怀疑，就算我真能带你一起去，你也会觉得无聊透顶。”

“切，多大点儿事！反正我今天还有更好的事得做呢！”

“哦，真的吗？”瑞瑞俏皮地一笑，掏出两块钱放在桌子上当做小费。“你跟萍琪派是不是又策划好在小镇上散播欢乐和不幸啦？”

“呃……这个……不。”云宝的耳朵耷拉下来了。她的视线转向一边，蹄子磨着瓷砖地面，嘴里嘟囔着。“这周末她要负责给蛋糕家送个包裹到骡丁汉，她把苹果杰克也带上了，好给她家的苹果打广告……”

“那也许小蝶或者暮光-”

“她们俩去了坎特拉皇城,在一个没劲的颁奖典礼上去看暮光的哥哥了。”云宝低声嘟囔,轻轻弹着桌子上的茶勺。“唔唔唔……糟糕的周末…...”

“哦?听到这消息我很难过-”

“这可不是说我没事儿可干!”云宝黛茜的耳朵竖了起来,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我刚刚练成了一套全新的飞行特技,正打算在镇子北边试试呢!到时候会有一股强风从西边过来,正好够我完成海盗闪光突袭的!”

“哦,你是说那个本来打算用来打动神奇闪电的大场面?”

“哦,对!”云宝黛茜都快飞到天花板上去了,鲜红的眼睛冒着激动的光芒。“你跟时尚老弟什么时候也该休息休息,看着我划破天空的英姿!”

“是时尚大帝。”瑞瑞纠正道,“我很不喜欢让你失望,云宝黛茜,可他并不喜欢用这种方式享受美好时光。他来小马镇只是做生意的,而我也只能跟他谈生意。”她轻轻挥了挥蹄子,飘然而去。“不过这并不表示你没法靠自己的力量挣来机会!拜拜!”

“是啊,呃……再见。”云宝黛茜喃喃着,耳朵又耷拉下来了。她无精打采地瘫在了桌面上,眼睛里流露出疲惫之情。一声叹息吹拂在木头桌面上。

就在这时,她的蓝耳朵抽搐了一下。几秒钟后,又是一下。她眨了眨眼睛,身体因为那意外熟悉的节拍而振奋起来。云宝黛茜坐直了身体,环视着周围,直到那明亮的目光投向我这边。

我背靠着墙坐在凳子上。套着衣袖的前蹄在拨动着琴弦,奏出活泼的曲子,旋律回响在整个明亮的餐馆里。

她的下巴掉了下来。把头歪到一边,她扬起眉毛,声音有些结巴。“这、这不是……‘飓风司令’的最后飞行吗?”

“嗯哼…”我微微一笑,假装没看着她。“只是一个简单的小曲子,我喜欢时常练习。”

“简单的小曲子?!”云宝黛茜大叫道,“神奇闪电每次在家乡演出的时候,云中城管弦乐团都会演奏这首音乐当做开场!”她激动得调子都变了。“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歌!你明明把它弹得这么厉害,居然还说这只

是‘练习’？”

“因为这不过是热身而已。”

“为了什么的热身？”

“斯特拉托波利斯的兴衰。”

蓝光一闪，他已经冲到了我的桌前，在我头顶上飞着。“你、你是说，你会弹‘翱翔卷云交响乐’的所有乐章？！”

“好吧，我也希望如此呢。”我有点儿无聊地瞥了她一眼。“要是不能掌握天马们的其他重要作品，就很难了解飓风司令和斯特拉托波利斯的风格。”

“那真是酷毙了！”云宝黛茜笑得容光焕发，“天火把整首交响乐都当做她团体表演的一部分！我以前还觉得那些老曲子什么的都没劲透了，但他们随着音乐飞行的方式让交响乐变得简直是太伟大了！”

我轻声咯咯笑了起来，“那是因为它的确就是这么伟大。天马的音乐家总是喜欢吸引力和夸张的闪光。虽然挺吵闹的，但表现却非常大胆而自信——就像大部分会飞的小马那样。”

“嘿嘿嘿……你说的太对了！”云宝黛茜咧着大嘴。

“不过，说起弹奏整部‘翱翔卷云交响乐’，在结尾的那里我就有点难办了。”我说道，“我需要另一双耳朵来旁听，好确认我有没有弹错音阶。最后的音量实在是太大了，我有点儿过于关注节奏，光靠我自己实在是有点难以判断。”

“切，听起来真是无聊。”她抱怨着。

“哦，好吧，如果你有更好的事情要做，那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我说道。

“哎？”她眨着眼睛，耳朵又耷拉下来了。“不，不是！我不……”她哆嗦了一下，不再拍打翅膀了，轻轻落在了我面前的地面上。“我是说，我很乐意帮忙。这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够酷，能陪着全小马镇最快的气象飞行员的话！嘿嘿……”

我抬起头，目光越过七弦琴望着她，“我够酷吗？”

“那、那当然了！”她尴尬地咧着嘴，“你看起来的确需要……呃……有个谁陪陪你！对……”

我的演奏停住了,笑眯眯地点了点头。“陪伴……听起来不错。今天下午太美了,自己呆着多可惜啊。”

云宝黛茜无言以对。她盯着自己的蹄子,翅膀紧张地抽动着。

为了她的面子,我立刻说道,“你知道‘翱翔卷云交响乐’最后一段的曲调吧?”

“什么,你想让我哼着唱吗?”

“哈哈……行啊,这也算个开始。”

“哦,那好吧。”云宝黛茜清清嗓子,开开心心地在我身边坐好,“来了……”

精致的小蹄子握着鼓槌敲在正确的木琴键上,暮光笑得别提多自豪了,抬头望着我。“就像这样的!所以听起来才像是滚滚的雷声!”

“噉!”月亮舞呻吟着,她躺在我的床上,翻着鲜艳多彩的图画书。“天马都好自大!为啥他们不管做什么都那么闹那么吵?”

卧在卧室地面上的暮光朝她皱起了眉头,“别取笑他们,这是他们的文化!”

“哈!他们的文化简直傻透了!”月亮舞翘着鼻子,贼兮兮地笑着,“你见过他们庆典时候的打扮了吗?嘻嘻嘻……简直就像是他们要去跟云彩打架似的!”

“嘿!他们的制式铠甲超帅的好吗!毕竟天马可是有着悠久的军事传统文化呢。”暮光朝我瞥了过来。“你该知道的,天琴!你去年还给天马笔友写信来着呢!快告诉月亮舞你学到了什么!”

“对对对!去给暮暮撑腰吧!”月亮舞翻过故事书的一页,两条小腿从床边垂了下来。“星璇一直都是塞拉斯蒂娅的小跟班,可不是露娜的!”

“月亮舞,我们现在又没在扮演公主!我们是在说艾奎斯陞亚的古代音乐!”

“我们就不能在甜甜圈店里聊吗?我好想大吃个一顿啊!”

“噉……有时候你可真呆!”

“哈哈哈哈哈!”

“又怎么啦?”

“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个词?那个词蠢透了!”

“没错！意思是‘一只拒绝去学习的蠢蠢小马！’”

“嘿！这算什么意思？！”

“我只不过告诉你什么意思而已！”

“把这话收回去！”

“我没别的意思，这词就这个意思！”

“你是故意的！”

“不是！”

“就是！”

“不是！”

“就是！”

“不是！”

“就是！”

我想去分开她们，我知道这是我该干的事，但每次我想上前开口的时候，都看到火车隆隆地驶出车站，载着月亮舞去往吠城，远离了我的生活。我坐在长凳上，拥抱着自己的身体，在堆积在我周围的无尽寒意中苦捱。在小马镇黑暗的角落中，天气是那么寒冷，我的泪水还没流下来，就已经冻住了。

“亲爱的日记本，”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坐在小镇北边一座废弃农仓旁一顶孤独的帐篷里。当我把羽毛笔悬在一本书苍白的封面上时，笔下就是它空白的第一页。

“我听到了音乐，所以我知道我还活着。我能感觉到旋律，所以我知道我能思考。我心中有一股脉动，它使我充满了使命感。但为什么呢？”

带着那种如鲠在喉的感觉，我抬起头来。伸出一只蹄子，我拉开了拉链，放下了帐篷门。外面，一个魔法传送装置爆炸了，把暮光闪闪、神秘博士和云宝黛茜掀翻在图书馆的地面上。

“我在这里，能救得了这些小马吗？我连自己都救不了……”

晨露倒在温室的地面上微微颤抖。在我轻轻的推动下，他的眼睛抽搐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我能给予他们音乐吗？”我喘着气，几乎在呜咽。“我能给予他们…我我吗？”

秋风轻抚着那英俊的灰色鬃毛。星云注视着我,从我身边走过。

那脸上滚落的泪,同时也从我面孔上潸然而下。“我只想……回家。”我说道,望着棋盘对面在日光的影下沉沉睡去的花岗岩·曳步。“难道这个愿望太、太过分了吗?”

“这首曲子……”塞拉斯蒂娅公主说道,玫瑰红的眼睛因为一种无名的情感而闪烁着。“它……叫什么名字?”

“‘阴影序曲’,殿下。”我在演奏中说道。旅馆拐角处的灯光越来越亮,周围的小马们都在疑虑重重地眯着眼睛互相耳语。“现在,您应该留意到它的奇特效果了。”

“我主要是……的确感觉到了气氛中的某种变化。”塞拉斯蒂娅说道,宽阔的翅膀颤动着。“可是,那节奏……那旋律……”

“您应该知道的。”我说道,“是您把它教给了暮光,”泪水在我脸上干涸,我笑了。“然后,她教给了我。”

几只小马朝暮光那边瞥了过去,她迷惑地后退了一步。“可……可是,我、我从来也没见过这只独角兽啊!塞拉斯蒂娅公主,我-”

“嘘…”塞拉斯蒂娅的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眼中闪耀着旷古的光芒。她的瞳孔缩小了,富有皇家威仪的面孔变得苍白。“后面还有,对不对?在这首歌后面……应该还有……”

“是的!是的没错!”我大喊道,浑身激动得直发抖,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下一首曲子。“您也应该知道这一首的!尽管我怀疑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挽歌!”

“……挽……歌……”她喃喃着,声音非常轻,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是的!下一首名为……名为……”我呆住了,因为那旋律再一次出乎了我的意料。那是一首完全不一样的曲子,我知道,但我却又不知道。“……安魂曲?可……”我抬起头来,嘴唇在颤抖。“可……哪里……”

“小心!!!”

一个巨大的南瓜直冲我飞了过来,连月亮都给遮住了。

惊叫一声,我抓住唤夜者,一个筋斗从射程上滚开。大南瓜砸到了我身后的一排靶子上,在一片黏糊和种子的海洋中爆炸。我哆嗦着坐了起来

,环视着周围的小马镇。

“你脑壳进水了吗,甜心?!”不远处一排小型发射器旁边,一只脸上长着雀斑的稻草马冲着我叫道,“你没看见标志牌?这是南瓜大炮游乐场里面!”

“对不起!对不起!我……我……”我惊魂未定地喘着气跑向场外。“我不是故意惹麻烦的!”

“没关系!咱只是不想伤到谁!”苹果杰克转过身来,冲着露娜笑了笑,看着她用她那皇家蹄子把另一个南瓜放进了发射器里。“行啦,安全!”

“开火啦,公主!”星璇用暮光闪闪的声音说道。

弹弓释放了,整个小马镇的每一只小马都看着这颗武器化的南瓜飞向空中,像橙色的陨石一样在一个大靶子上炸开。

“哈哈!”露娜公主大声欢呼,快乐得难以置信。“双倍乐趣也!”

好些小马都在为她喝彩,空气中再一次充满了热闹与欢乐。

真希望我能参与其中啊。我坐在一边,努力把呼吸理顺。我失神多久了?几分钟?几个钟头?我抬起头来望去,现在还是噩梦夜时分,但是已经过了多久呢?无论是时间还是我自己,在我脑海中都失去了概念。要是我不尽快行动的话,连露娜也会失去的。然后……然后我就再也没机会去阿丽娅面前了。要是我能-

“听我说,镇民们!”公主兴高采烈的呼喊融化了我的寒颤,“都听着,叫我露娜!”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把唤夜者塞进我的天鹅绒鞍包里。“我爱你至死,雪石膏,”我在绷带下面低声喃喃着,“但我不会变成你的。”

我迈开步伐,坚定地走向公主的面前。离她还有几步远了,她正把脑袋探进装满了漂浮苹果的池子里,叼起了……一个小海盗?等等……

“哇啊啊!”粉红鸡在远处咯咯乱叫,“梦魇之月要吃皮皮了!大家快跑啊!”

空中顿时扩散出一股恐慌,迫使那个小海盗撒开腿就从露娜身边逃跑了,一溜烟从我身边闯过。“救命呀!我的后背被吃掉啦!”

他盲目的乱跑撞到了我的左后腿,害得我失去了平衡,哎呀一声摔倒在地。唤夜者摔落在我身边的地面上,漆黑的琴弦随着撞击发出了不谐的

杂音。

“唔唔唔……啊！”我颤抖着，只觉得脑袋和耳朵仿佛都裂开了。

“哈！哈！哈！”

我费力地抬起头来，满头满脸都是寒霜。

邪龙马在墓碑之上欢脱地蹦来跳去，在喙灵顿的墓地上翩翩起舞。灰暗的世界在我们周围永远荒凉而孤寂，他却陶醉于其中。

“看见没有，竖琴？当我们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我们可是真的会不顾一切的。”无序唱着歌，“什么荣誉不荣誉的，整个宇宙里都是各种托词和理由当做遮羞布。你想知道为什么存在暴行和残酷？那是因为我有在。”

我眉头紧锁，我怒目而视，我咆哮如雷，我硬生生撑起了身体，冲着他放声尖叫。

“你真自私！”我喘着粗气，吼声凄厉，“整个宇宙的力量都归于你的掌控，而你却选择了自我囚禁？！我真希望我能恨你，可你根本不配被我唾弃！你才是该被遗忘的！你才是该从生活之中消失的家伙！”我在地上踩着蹄子，力度重到黑暗的宇宙中仿佛都裂了缝。“难怪你的挚爱把你轰出了她的遗忘领域！哪怕是掌管遗忘的不死女神都不会在她的世界里为你这种一无是处的家伙保留一席之地！”

他停止了旋转，一脸无聊地瞥着我。“哦，得了吧，薄荷。现在你都开始残酷了。”

“残酷？你说残酷？！”我咬牙切齿，“你根本不知道！”随着怒吼，我抡起木头方子就砸在了他脸上。

规板被这一击打得团团转，血溅到了小巷的砖墙上。漆黑的夜色中，我模糊地看到了他挣扎的身影。

“我本来可以更残酷！非常非常残酷！”我咆哮着举起木板猛砸他的后背，迫使他发出了痛苦的呻吟。用力过猛之下，木方子从中间断成了两截，仿佛我破碎不堪的哭号。“一直以来，我本来可以闹得整个小镇都不得安宁！结果呢？我尽我所能来努力保佑他们！让这里变得更美好！我又为了什么？！”惨白的月光下，我把断裂的木头举得更高。“我还是那个孤魂野鬼！还是那个只能演奏同一首遭殃破歌的孤魂野鬼！它把我害成了

什么样子?!”

“我……我好害怕啊,”她抽泣着。翻过身来,飞板璐颤抖着伸出了冻得发蓝的前腿。“哦云宝黛茜!你找到我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我气喘吁吁,瞪大了眼睛,隔着踢云点起的篝火望着她。寒冷的荒野因为呈现在我面前那神圣景象而一片寂静。

“放轻松,小家伙。”云宝黛茜说着抱起了飞板璐颤抖的身体,“现在我们还没离开森林呢。我得带你去暮光那里,她有些办法能帮你恢复如初……”

当两只天马抱着孩子飞速离去之时,我蜷成了一团颤抖不已,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释怀的哭泣。我凝视着面前噼啪作响的篝火,泪水从我脸上滚滚而下。宇宙之所以如此寒冷,是因为能找到的温暖太少了,太脆弱了。但是……是可以找到的。

“对不起,对不起……”我呜咽着。又一个笼罩着阴影的夜,蜷缩在我小屋的墙壁包围之中。几十样乐器挂在我头顶的横梁上,它们也都是些没用的东西。“我不知道谁能听见我……也不知道该向谁道歉……”

月光孤独地从窗口飘过,照亮了用连帽衫衣袖抹去泪水的我。小小的虎斑猫爬了起来,靠在我身上,关切地喵喵叫着。我抚摸着他,但是没力气露出笑容。

“可是……真的对不起……为了我做的一切……拜托……请……”

彗星拱进了我的怀中。我拥抱着他,把他搂在胸前,一边颤抖一边哭泣。

“原谅我吧,救赎我吧,带我离开这里吧。我已经学了好多了。我已经学了这么多……我想……把它还给……”

我紧紧偎依着那只虎斑猫温暖的毛皮,紧紧闭上了眼睛。

“我想给……我、我想给……”

“给什么呀?给谁开个生日派对之类的吗?”萍琪派问道。

我从公园的长凳上抬起头来。

她就站在我面前,笑嘻嘻地沐浴着午后的阳光。不过,一看到我的泪,那笑容就消失了。“哎呀呀……看来某位独角兽没有收到派对邀请吗?”

我抽了抽鼻子,转开视线不去看她。我哑着嗓子咕哝着。“没什么派对,萍琪。没什么,你可以走了。”

“为什么呀?”她在原地蹦着,那笑容又回来了。“我刚刚碰到了一只完完全全陌生的背景小马!而且她知道我的名字耶!这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嘻嘻嘻!你叫什么名字呀?”

“唔……”我没心情跟她说话,实际上,我没心情做任何事情。之所以开了口,只不过是这是唯一能阻止我像个悲痛的寡妇一样嚎啕大哭的办法了。“天琴,天琴心弦。”

“心弦,嗯?嗯……我还以为是‘起司弦’呢!那样的话呀,你-”

“求你了,萍琪!”我声色俱厉,泪流满面。“我好得很!离我远点儿!我……”我痛苦地咬着嘴唇,整个公园的色彩都在我眼前渐渐褪去。世界仿佛起了雾,就像我生命之中的每一天,每一分钟都蒙在裹尸布下面。“我……我好孤独,我……真的好孤独……而且,不、不管是你也好,任何小马也好,都无能为力。”我哽咽着,把脸埋进了前蹄里。“我永远都要被困在这里了。谁也帮不了我,就好像-”

“就好像你是隐形的,哪怕你当着他们的面大喊大叫也好,不管做什么也好,他们都、都对你视而不见。他们就是不想让你成、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哪怕是你自己温馨的家,也会变成你根本不想呆的寒冷之地……”

我抽泣着抬起视线瞟了一眼,这一眼让我差点儿失声惊呼。

萍琪一动不动地坐在我面前,像一尊石像鬼。她正在流泪,大滴大滴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滚落。粉红小马静静地看着我,两双泪眼彼此凝视。“所以,他们把你送走了。而你不得不用尽全力,不管是心灵也好,肉体也好,用尽一切力量去拼搏,只为了能逆流而上,为了能展露笑容,因为你必须这么做。因为唯一能让你振作起来的小马就是你自己,而你心里也明白……”

“萍、萍琪……”我结结巴巴,瞠目结舌地瞪着她,只觉得呼吸困难。“你……你在哭……”

她颤抖地吸了口气,慢慢点了点头。“可能吧……”

“可……可是……”我难以置信地盯着她,“你从来都不哭!”

慢慢的,一丝微笑浮现在她挂着泪的唇边。“因为哭一点儿都不好玩啊。我觉得笑要、要好多了。所以我就一直在笑了。”她温柔地看着我,“可你让我想起了那只曾经一直都在哭的小马呢。所以,我一看见你,就在想了……”她耸耸肩,轻声笑了出来。“嘻嘻嘻……为什么不试着换一换呢?”她抽了抽鼻子,喃喃着,“我们可以、可以把这当个游戏嘛。”

我盯着她,完全哑口无言,直到我内心的勇气终于萌动,让我的嘴角开始上扬,窃笑,大笑,然后爆笑,笑得无法自己。我笑得翻了过去,因为这通爆笑而笑得脸都红了。我使劲拍打着身下的凳子,差点没栽进下面的草坪里去。我放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萍琪也加入了我。泪水再一次涌了出来,这次和之前的原因完全不同。我擦干了面孔,瞟着那只粉红小马,只觉得脸都在疼。

“‘起司弦’,嗯?”我嘀咕着摇了摇头。“看在艾奎斯陲亚份上,你凭什么这么叫我?”

“嘻嘻嘻!”她最后一次抽了抽鼻子,冲我嬉皮笑脸,“因为它让我想起起司有多好吃!特别是在烤三明治的时候!我一想到烤三明治就打心眼儿里高兴,所以我就想笑啦。嘻嘻嘻……就像一看到你,一听到你的名字,我就想笑一样。”

“可是所有的一切都能让你笑。”

“不对啦。”她轻轻摇了摇头,“所有的一切都能让我以不同的方式去笑。”

我向她微笑,温暖的满足感在我心头蔓延。我凑过去拥抱了她,而她也回应了我。她毛蓬蓬的鬃毛在我脖子上顽皮地搔着痒痒,惹得我想咯咯笑出声来,于是我就这么做了。

“嘻嘻嘻!”我差点儿没从大学庭院中间的座椅上摔下来。“还记得那时候你把羽毛插进暮光闪闪的天文年历里-”

“然后我就让她相信,她昨天用书夹了一只鸽子?!”月亮舞眉飞色舞,得意洋洋。

“对!嘻嘻嘻!”我拍着桌子,差点儿没把课本撞到地上。几个学生翻着白眼从我们周围走过,走向他们各自的班级。“她都差不多一年没去过公园了!直到今天,她每次看到鸟儿吃面包渣都会打嗝!”

“什么?! 哈! 不可能!”

“我会骗你吗?!”我大笑不已,又用叉子叉着我餐盘里从自助餐厅里端出来的沙拉。“哦——月亮舞,你对咱们的可怜丫头也未免太残酷了。”

“你去告我呀! 不管听说啥,她都当真!”月亮舞给自己红红的小脸扇着风,俯下身来收拾自己装满了辅导工具的鞍包。“而且还是那么小的时候就那样!”

“她走的这条路离我们的可有点儿远了,不是吗?”

“是啊。”月亮舞说道,“更准确来说,她是在逆流而上。就像一条鱼!”

“最可爱的鱼。”我朝她挤挤眼睛。

“嗯……”她伸长了脖子,“要是你问我啊,甩开我们这些白痴的路,是她能选的最好的路了。”

“啥?你这话算什么意思?”

“你自己看看吧!”月亮舞指着远处隐约可见的坎特拉皇家城堡的塔楼。“她差不多都坐到塞拉斯蒂娅公主王座的右脚边了!”

“她才没!”

“你去过王座厅看过吗?”

“她是公主的魔法学徒,又不是皇家主管!”我在沙拉里翻着,挑出几片叶子扫进嘴里,一边咀嚼一边回答。“她也没有把我们给忘了吧,每个月她都给我们写信呢。毕竟,我们可是她最好的朋友了。”

“天琴,她就只有我们俩朋友。”月亮舞叫道,哼哼着,她玩弄着鞍包的带子,脸上有些怅然。“我总是缠着她,只想让她多出去玩玩。可是她压根就不买账。我发誓,那只小马比起交朋友,更喜欢看书。”

“各有各的事嘛。暮光有她的学业,你有你的派对,我有我的音乐。”

“对,你那些无聊又没劲的过时音乐。”

“嘿!”我嘟着塞满了沙拉的嘴严正抗议。

她坏坏地笑着,“开玩笑的啦,妹子,开玩笑的。”然后她却叹了口气,低声喃喃,“不过,我想我们能坚持这么久可真是幸运啊。”

我把几片剩下的绿叶子挑了出来,“此话怎讲啊?”

“好吧,你肯定还记得我们那些小小的聚会和……所有的一切。”月亮

舞说道,“在过家家游戏里我们那糟糕的公主扮演。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是在打架。”

“那又如何?小孩子有时候可是很没轻没重的。”

“这个借口对我来说或许适用,可是对暮暮呢?”月亮舞抬头望着我,“面对现实吧,天琴。我们就是对立面,一碰就炸,水火不容。是你,是你把我们像胶水一样粘在一块儿。要不是有你在,暮光闪闪只不过是隔壁的一个讨厌的书呆子,根本不会是她今天这样一只了不起的独角兽。”

“我只是尽一切努力让你们俩都能开心。”我向她笑着,“我喜欢你们俩在一起,就这么简单,不是吗?”

“我想你不明白,天琴。”月亮舞坐直了身体,表情也头一次严肃了起来,真让我有些错愕。“你身上有某种特质,某种美好、健康、安宁的东西。你不是只会两头拍马屁来糊弄,我想,在你那傻乎乎的外表下面,是一只真心希望大家都能开心的独角兽。”

“哦~~~”我咧开了嘴,有点脸红了。“当你装着多愁善感的时候,可真不搭调啊。”

“不,我是认真的,”她微笑着说道。“当我需要的时候,你总是在我身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感谢过你,可我想,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谢过你。你为了让我 and 暮暮快乐,可以超脱一切。而且……”

“是……?”

她耸耸肩。“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音乐这玩意儿其实不是你真正的天赋**。特别是当你一头扎进那些又枯燥又死板的课程的时候,那真什么都不是。”

我翻了个白眼。“说点儿我不知道的行么,月亮舞?”

于是她挺起胸膛迎接这挑战。“哦,那好吧。”她直视着我的眼睛,“我相信,你命中注定会成就伟业,天琴心弦。”

我深吸一口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于是接下来我就想到什么说什么了。“好吧,如果伟大的月亮舞都能这么谦虚地说这些话,那说不定,我真的是命中注定要搞出点儿大事来啊。”

她咯咯直乐。

我笑着把叉子放进盘子里。敲着盘子的悦耳声音又悠扬又响亮。月

亮舞没理它,依然咯咯笑个不停。而我却盯着盘子,耳朵转向了那声音的方向。清脆的音调,配合着难以忘怀的和弦,在我年轻的心灵之中绽放了。

“暮光安魂曲。”我低声说。唤夜者漆黑琴弦的颤动停止了,但此时我几乎听不见。实际上,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当露娜公主飞在各种装扮的小马们头顶,用皇家音量放声高呼之时,整个小马镇的夜空都在电闪雷鸣。

“如果你们选择害怕你们的公主而不是爱戴她,”咆哮声回响在夜空中,顿时风起云涌,天昏地暗,**“并且用这侮辱性的庆典来羞辱她,”**她的音量增强到了可怕的地步,**“本宫宣布噩梦夜将会被取消!永远!”**

她神谕的宣言不时穿插着轰鸣的雷霆,我望着她朝着城镇边缘,向着无尽之森的方向飞去。

“不!”我尖叫着,然后被回音吓了一跳,我自己都没想到回音居然这么响亮。环视四周,我注意到大家都在茫然无措地四处走动,全都垂头丧气,仿佛失去了风帆的船只。今晚对他们而言显然不一般。

“再也没有噩梦夜了。”一个男孩子结巴着。

“这……这太疯狂了。”他身边的女孩子喃喃着。

“靠,本来咱们一切顺利的。”破旧的帐篷旁边,苹果杰克很无奈,看着帐篷里对面的糖果。“露娜开心,镇里的大家伙儿都开心,可现在……”

我听到有只小雌驹哭起来了。正在没精打采地收摊的广场上,几个长辈正在努力安慰他们的孩子。小马们开始脱下他们的装束,慢慢滴拖着蹄子回家,一脸的沮丧。真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正在以身犯险还会替他们难过,可我就是情不自禁。

当暮光闪闪和苹果杰克交谈的时候,我听到了打扮成小丑的镇长和泽蔻拉的谈话。“这真是一场灾难啊。如果露娜公主当初宣布她会过来的话,这种尴尬的局面就能避免了!”

“毫无疑问,她必定知道我等无意冒犯。”泽蔻拉喃喃道,“真是遗憾,她的音量令小马心惊胆战。”

“我很想去跟她谈谈,可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镇长叫道,“殿下看来是已经下了决心了。”

“此等努力恐怕已是于事无补,露娜此刻只怕已经踏上归途。”

“很可能还不会呢。”镇长说道,“几只小马告诉我,她的夜骐卫兵在

小镇东北位置扎了个营地。我猜公主可能是要来这里住一阵子的……”

我倒吸一口凉气。“你是说她在这里搭了帐篷?! 就在小马镇?!”

小丑和斑马转过来看着我。她们吃惊地看到旁边站了个薄荷绿的木乃伊。

我也没意识到我离她们有多近。“呃……”我的脸红了起来,向后退了一步。“小镇东北位置,知道了,谢谢。”

泽蔻拉眨了眨她的蓝眼睛,扭头和市长面面相觑。“我本以为已经习惯这热闹,小镇偶尔还是会吓我一跳。”

“我们俩都一样,泽蔻拉小姐。”

她们的声音渐渐远去,因为我已经转身撒开蹄子一路狂奔出了镇中心广场。我的牙齿在秋夜刺骨的寒风中打颤,当我飞奔向小镇外的露天公园时,感觉到天鹅绒的包包在我裹着绷带的体侧摇来晃去。就在我穿过最后一条小巷的时候,我看到了远处的紫色帐篷,还有旁边停靠的一辆夜骐战车。

虽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我还是咧嘴大笑起来。就是这样了! 公主一定就在那里,在节日盛会上的偶然事件之后,她一定是躲在那里了。我不在乎大家心目中的噩梦夜梦想是不是都破灭了。如果一切顺利,我今晚就会以全新的面貌再度亮相,变成一只可以抚慰他们的小马,一只活生生的小马。我可以分享他们的欢笑,他们的温暖,他们的友谊,我可以……

“塞拉斯蒂娅救救我们——阿晨!!!”仙果的喊声撕心裂肺。

我惊叫一声,在轰隆和另一只失去意识的雄驹身边停了下来。在我们面前,隐约是一家破烂的旅馆。

“求求你,小姐!”泪流满面的轰隆呜咽着,哀求着。“你得帮我搬他-

“那首歌。”我呜咽着自言自语。

环视四周,我看到远处有一群建筑工小马正惊恐地瞪着眼睛盯着我,引爆器的电线从我蹄下穿过,一直延伸进楼里面。

“我……”我懊恼地咬着牙,浑身发抖。“我没一直弹奏安魂曲!”光天化日之下,我疯狂地四处张望。没有帐篷,也没有夜骐的踪影。“可恶! 我不想在这里……”

“啊!”轰隆在尖叫。

抬头一看,我知道了原因。整个酒店爆炸了,飞溅的碎砖烂瓦仿佛巨大的墙壁一般向我们坍塌而来,要把我们统统压在下面,连带晨露一起。随着一声英勇的呐喊,我在我们正前方竖起了绿色的护盾,挡住了那沉重的残骸。这是我现在最不想做的事情了。

“我的……七弦琴……”我紧闭双眼,在扑面而来的毁灭之中咬牙切齿,“在哪里?我必须……必须……”

“怎么啦?!太害羞了吗?”一个傲慢的声音叫道。

我惊叫一声,抬头望着那五颜六色的舞台。“呃……哎?”

银蓝色鬃毛的蓝色魔术师咧着嘴,低头藐视着我,“假如我有幸有了与天下无双的崔克茜同台的机会,我也会因为谦卑和恐惧而浑身发抖!”一群小马在我身边咯咯直笑。“你以为你那拙劣的音乐天赋足以盖过天下无双的崔克茜的无上伟大吗?!好啊,上来啊,让我们见识见识你有什么能耐,弹琴的!”

“我……我没带七弦琴……”我低声说道,只觉得冷汗淋漓,摇摇晃晃地一步步向后退去。我笨拙地穿过观众,不留神和几只小马撞到了一起。“那时候我太愚蠢了,”我自言自语道,“我就没把七弦琴带出过帐篷!我到底……”

“瞧瞧她!一开始我还以为她很嫉妒呢!”魔术师朝着观众们傲慢地叫道,“但现在,天下无双的崔克茜能看出来,她脸都绿了。哦,当然,她天生就很绿!”

哄笑声包围了我,我咬紧牙关,从五颜六色的小马们身边疾驰而过。“我必须集中精神!”努力奔向小镇北部,我对自己大叫道,“安魂曲会找到我的!只要我想着必须做什么,只要我想着回家……”我闭上眼睛,低声抽泣,“我想要回家,我想要回家,我想要……”

“不能……呃呃呃……回家……这……这条路……怎么回事?帐篷?唔唔唔……”一个慢吞吞的耳熟声音,离我蹲着的位置只有几步远。“唉哟……这活见鬼的破奖杯,咋这么老沉呢……要是……拿……羽毛……来做……呵呵……”

我眨眨眼睛,从帐篷旁边站起身来,伸长脖子循声望去。路弯处,有一只橙色的农家小马正在艰难跋涉,踩出了一串沉重的蹄印,从镇中心一直

延伸到她身后。后面的土路上掉了好几个苹果。我眼看着苹果杰克拼命稳住身体,支撑着背上那两个堆满水果的大篮子,勉强保持着平衡。而在这堆超载程度近乎荒唐的货物上,还有个金色的大奖杯,更进一步增加了那无情的载重。

“呃呃呃……得……回、回家……”她看起来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眼睛下面堆着厚厚的眼袋,那往常华丽而柔顺的金色鬃毛现在已经褴褛不堪,耷拉在绑住它的红丝带外面,简直像是一团抹布。“大麦克……一家老小……需、需要咱……”

她的四条腿都在打晃了,那双碧绿的眼睛止不住地往下垂落,有一阵子我都不知道她会不会瘫倒在地或者直接睡过去了。结果她两样都没有。因为一层魔法组成的绿色软垫子扶住了她的身体,帮她站稳了蹄子。

“看来有谁实在是太过劳了。”我温和地笑着说道。

“嗯……唔……呃……”她的眼皮勉强往上提了起来。“什、什么?噢?”

“这是什么奖杯?打破了艾奎斯陞亚熬夜纪录?”

“嗯……不……这是……”她打着哈欠,晕晕乎乎地晃悠着。“是……小马镇什么……什么奖来着……”她表情很朦胧,在迷茫的快乐中一时间扬起了嘴角,“又漂亮……又亮闪闪的……咱把镇子从一帮受了惊吓的奶牛蹄子下面救了出来,估摸着镇上的小马挺高兴的,可是……”又是一个大哈欠,她的表情昏昏欲睡,一脸的愚钝。“咱这一天……本来能干更多活儿的……咱得……得……踢瓶子……不对,踢苹果……”

她的身体飘到了空中,仿佛躺在一张看不见的床上,然后又被轻轻放下。她哆嗦了一下,没想到会发生躺在某只小马后背上这种尴尬事。

“嗯……”我相信她的眼睛睁开了,不过这时候我可看不见。“咋、咋回事……?”

“没什么可担心的,苹果杰克小姐。”虽然很紧张,但我还是尽量轻声说道。她是一只体格健壮的小马,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然而,只要正确运用漂浮术,她在我背上的重量就是我可以承受的。我稳稳地迈着步子,背着她走上正路,朝着远处的香甜苹果园走去。“我只是在帮你的忙而已。”

“嘿……”她抱怨起来了。“咱用不着任何小马来帮忙!咱……咱……”

…”这番抗议没能完成,被一个大哈欠给裹上了。“咱自个儿就能把整、整个农场的苹果林都给拾掇了……”

“哦,那是肯定的!”我轻声笑着告诉她,奖杯飘在我们面前,映着她疲惫的面孔。她的脑袋靠在我身上,像靠着蓬松的枕头。“我只是想确保你能回到家去,这样一来你就能把所有的工作都做了,苹果杰克小姐。”

“唔……咱的……苹果呢?”

我扭头瞥了一眼,那两大筐苹果就留在了被遗弃的农仓旁边。“我会保证让它们也到达香甜苹果园的。”

“呃……”她在我脖子上迷迷糊糊地咕哝着,“可不许……偷它们……”

我笑了起来,“我不会去动这个念头的,苹果就是你的血脉。要是偷走它,就像折断了你的根。”

“嗯……根……”苹果杰克长着雀斑的脸上露出了沉醉的微笑。我看着金色的奖杯上,倒影扭过了头,迎着夏日的暖风。“每个家族……都需要……就像,就像咱老爹一直教咱的那样……”

我笑了笑,“嗯,他把女儿教得很棒呢……”

“他……他当然……”声音消失了,随即而来的是连绵不断的鼾声。

哼着一首简单的曲子,我把脑海中回旋的音符抒发出来。但是放慢了速度,当做抚慰的摇篮曲唱给了我背上因为辛勤工作而酣眠的小马。

“我称之为‘余晖波莱罗舞曲’。”我说道,声音低沉而悠远。当我为太阳公主演奏之时,整个旅店大堂里一片寂静。“当我听到它的时候,心里就止不住地怦怦跳,就好像这首歌是专门为了让小马们觉得自己还活着而谱写的一样。”我咽着唾沫,向前凑了过去。“您感觉如何,殿下?”

塞拉斯蒂娅公主正襟端坐,姿态完美无缺。她眉头紧锁,正在深思之中。我甚至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我刚刚问的问题。

这让我心生忧虑,从她玫瑰红的眼中,我可以看到那只薄荷绿的独角兽越来越憔悴了。“殿下?”我隔着七弦琴的琴弦小声问道,“这……这曲子,您听起来耳熟吗?”

“公主,您以前教过我这首歌的。”暮光开口了,担忧地望着她紧张的导师。“您……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终于,神圣的天角兽嘴唇动了。“这里面……有种架构,以前我从未感受过。按照这个顺序,在这个流动之下,我能感觉到……感觉到……”她重重地咽了口唾沫,“我的小马驹,你是怎么发现这首歌的?”

“它出现在我脑海里,”我说道,“就在诅咒降临到我身上的那一天。”

“什么样的诅咒?”暮光问道。

“如果我花太多时间来解释,这诅咒会让你们每一只小马都把我忘掉的!求您了,殿下!”我倾身向前,几乎要哭出来了。“您必须听到挽歌的第三乐章,那时候您也许就能明白我的遭遇了。这是有目的的,一切都是有所目的的,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原因的,我必须去找到我的存在,这样我才能得到解脱,从……从……”

公主的脸上满是愁容,因无名的痛苦而扭曲,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降生。

暮光立刻陷入了忧虑,“殿下!怎么啦?”

“这歌……”塞拉斯蒂娅开始呜咽了,仿佛一个孩子。那双红红的眼睛里闪烁着我从未见过的色彩。“她的歌……”她结巴了。

“咦?”暮光疑惑道,她气喘吁吁,困惑不解。

我看着暮光,想到了涌现的紫色阴影。我想到了星尘,荒芜,还有无尽的宇宙。但是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七弦琴金色的琴弦已经换了地方,我正在演奏别的曲子了。安魂曲结束之际,旅店已经烟消云散。我站在山顶上,俯视着下面的几顶夜骐风格的帐篷。两只耳朵上面长着绒毛的夜骐正从战车旁边走过,互相交谈。

我大气也不敢出,偷偷钻到了一堆印着坎特拉皇家徽章的板条箱后面。当黑夜卫兵们距我仅仅几步之遥的时候,我哆嗦着紧紧抱着唤夜者。

“咱们殿下这会儿干什么呐?”

“看样子她总算是放开了,能投入到庆典活动里去了。”两个卫兵转过身,遥望着小马镇中心星星点点的光芒。“能看到殿下和普通民众玩到一起,真是太好了。”

“用得着这么多扯着嗓子嚷嚷的小孩子掺和进来吗?”

“嘿,你简直跟咱们公主一个模样,兄弟。”另一只夜骐说道,尖牙在月光下闪着光。“你都不怎么出门。要是多出去走一走啊,你就会明白有些

小马其实挺喜欢被吓唬的。”

“我这辈子都在努力避免小马们一看到我就害怕。”

“所以说啊,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太棒了。公主有了个新的机会,能让今天的小马们都接纳她,接纳我们。”他朝着帐篷示意了一下,“来吧,我们还得为殿下就寝做好准备呢。”

“我就先去站岗了,兄弟,帮我检查一下外围成么?”

“成。”他们俩展开翅膀,绕着帐篷飞走了。

我紧紧地靠在木头箱子上。深呼吸了几次,我兴奋地朝小马镇方向望了一眼。这次我又迷失神智了多久?不知怎么的,这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她出去了。”我结巴着,脸上笑开了花。“没关系,她早晚会回来的。”我咽着唾沫,把唤夜者抱得更紧了。我不敢演奏,生怕被黑夜卫兵们听见。所以我只能静静地给自己哼着曲子,呼吸之间,我大声说道,“她会来的,我会遇到她的。”说到这里,我又觉得嗓子眼里添堵了。“可……我该怎么避免遇到塞拉斯蒂娅那次的事情重演呢?我怎么能确保她只把我送走,而不是把整个小马镇给炸飞呢?我怎么……”

“那就是我一直都在问自己的问题了!”瑞瑞大叫道,她大翻白眼,绕着放在精品店正中心的红色褶边连衣裙转来转去。“我怎么会想到这会当面打我脸的呢?!我是说,那是当然的啦!她现在都红透了半边天了!成了整个艾奎斯睡亚的大明星,肯定享受的很!那也难怪,她本来就该出名,我只是从来也没想到她这么温文尔雅的举止居然会……唔唔唔!居然会抢了终局定格的镜头!”

“常有的事啦,我可不觉得伟大这种东西是能抢走的。”我同情地微笑着,“正如我所相信的,成名的机会总是突如其来。”

“哦是吗!对,我当然不介意啦,我当然不介意我成名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溜走,都到了快让我崩溃的地步了!”瑞瑞叫道。那双往日优雅地眼睛都瞪成了斗鸡眼,她拔出针线的动作太重,线都拽断了。“唔唔唔——唉……”雪白的脸蛋涨得又红又紫。“我猜最后这话听起来很粗鲁……”

我忍俊不禁,“没关系的,瑞瑞。我很明白你的意思。”

“我知道你是新来的,对这地方还很陌生,这位……呃……”

“心弦。”

“心弦小姐。好。我真的很感谢你能够耐心听着我像只发飙的野马一样来回瞎转悠,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真正理解!”她长叹一声,坐到了旁边的垫子上。苍白的蹄子上挂着拽断的针线。“我之所以追求名利,可不是追求名利本身!我是想要去赢得名利,留下值得铭记的名字。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想要通过做我喜欢做的事,特别是做我最热爱的事情来达到目的。”她凝视着我,蓝色的双眼脆弱而柔和。“时尚,不仅仅是我选择的职业,更是我的本质。这是我的生命,我的血液,我的一切。”

“是它让你能够百折不挠,继续前进。”我轻轻点头说道,向前走了几步,我在她面前坐下。“它就是你的动力,当你生活中的一切都被剥夺殆尽之时……”我如鲠在喉,“包括你的朋友。”

她抽了抽鼻子,那微笑苦乐参半。“一点儿都没错……”

“我知道,如果我失去了一切,”我说道,“如果我所关心的一切都失去了,那我依然还剩下一种内在的力量,是我自己永远不会失去的那一部分。因为,是它定义了我,是它驱使我前进,甚至是踏入黑暗。”我凝望着窗外的阳光,热情地笑了。“那就是我对音乐的爱。如果没有了它,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我的本质,那就是我今天来找你的原因。”我转向她,笑得牙齿都露出来了。“每只小马的灵魂都会以不同的旋律而共鸣,而你的旋律是那么美丽。虽然我觉得要是不那么忧郁就更美了。”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用漂亮的蹄子顺了顺鬃毛,“你知道吗?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了!”她站直了身体,笑得那么自豪。“我根本不该嫉妒小蝶的成功!我应该为她好好庆贺才是!她是我最好最亲密的好朋友,如果这是她闪光的时刻,那我绝对不该去回避!”她飞快地跑过精品店,冲向一件美丽而华贵的礼裙。那件美丽的裙子就在那里默默地等着她。“我今晚要去参加她最新时装秀,向她表示我有多支持她!而且我要用最美丽最光彩的形象去这么做!”她咬着嘴唇,脸有点红了。“因为……嗯……给好朋友欢呼喝彩鼓蹄子的时候,穿得漂亮点儿没坏处,对吧?”

我笑了,闭上眼睛笑了。“当然没有,瑞瑞小姐。当然没有……”我的眼睛在一团薄雾中睁开,只觉得心跳都停住了。

在我蹄下是锈迹斑斑的古老平台,四周被束缚的幽魂都在呻吟。远方,遗忘领域的波浪正在耀眼的闪电间翻腾,起伏。阿丽娅公主的王座厅高

高在上,仿佛哨兵一般若隐若现地俯视着整个领域。昏暗的暮光照亮了互相旋转摩擦的一层层球体,在这恐怖的景象之中不断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

我浑身都在颤抖,只觉得连帽衫的衣袖都湿透,帖在我的蹄子上了。唤夜者就在我的魔法悬浮之中,尽管它那么光亮,但我知道它已经帮不上我了……也许从来都没有。默默地,我抬起头来,迷惑地皱着眉头,仰望着阿丽娅那高耸的王座。

“这……这是……回忆吗?”我的声音干涩,毫无生气。“或者,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那嵌套在一起互相旋转的球体渐渐远去,就像以往一样避开了我。迷雾在整个平台上蔓延,安抚着那些永恒不死的小马们。

抽了抽鼻子,我向着黄昏公主和我之间这段遥不可及的距离低声倾诉。

“我们究竟是回忆……还是歌?难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冗长的编年史增加新的篇章,而我们甚至都没有机会在这史书上落笔?或者,我们不过是为了生命之中所有的惊喜而载歌载舞的合唱团?”

她没有回答。宇宙无边无际,永恒地扩展着。这一次,它似乎不那么寂寞了。因为,唯一需要聆听这番倾诉的,只有我一个。

“你是个档案管理员,阿丽娅,”我说道,表情严厉而僵硬。“为什么你要收集这么多的灵魂,除非你知道有些宝贵的东西是值得保存的?”

我向前迈了几步,当然我根本没可能追得上那个球,可我也没这打算。至少这次没有。

“我希望被保存下来。”我向着虚空喃喃着,“我希望我的生活能恢复。露娜帮不了我,说不定,你也不能。”我的目光扫过平台之外的风暴和混沌,它们肆虐着,仿佛要把我和所有的一切都一扫而空。“除了我自己,谁也帮不了我。这是我的歌。我这一辈子都在听它的旋律。”我仰望天空,这次眉头紧锁,“而你是谁?凭什么把它从我这里夺走?”

雷电交加,但我几乎没去留意。和轰然回响在我耳边的呐喊声相比,一切都只是耳语。

“你是谁?”我高高昂着头,放声大喊。我哭泣着,同时又大笑着。“我

是谁?!”

“我的一位童年旧友,至少上周为止还是。”暮光声音非常萎靡。

我低下头,隔着桌子凝视着她。“哦?”我用温暖而富有同情心的声音说道。“你们俩出什么事了?”

暮光坐立不安,她的蹄子按在一本她几乎没去翻动的书本上。傍晚时分,方糖小屋角落的烛光温暖地照耀着我们。“这……这件事不值得一提,就别听我唠叨了。”她紧张地笑着,“你才刚刚从外地来到这个小镇,心弦小姐。不用一直陪着我这个图书馆员听她抱怨自己的烦心事。”

“我哪儿也不会去的,”我温柔地微笑着,向前倾了倾身子。“请继续。”

她耸耸肩。“我想月亮舞和我一直都不一样。尽管如此,不管我们顶了多少次牛,打了多少次架,我们还是设法把我们的关系给继续下去了。回想起来,我们居然没有掐死对方,这就够疯狂了。而现在,再加上这个我们必须齐心协力的学习项目……”暮光明显地发起抖来。

我低头注视着桌面,悠然叹息。“留住我们生命之中最宝贵的部分,是非常难的。特别是我们长大了之后一切都会变得那么脆弱,变得那么纤细。这个我们其实可以简单归咎于……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但是,其实没那么单纯。不管损失了多少,我们都得接受……”

“但是,获得的那些呢?”

我抬头看着她。

她向我笑了。“一开始,我因为月亮舞的事情而心烦意乱,唉……足足好几晚,我都哭个不停。”她用蹄子拂过紫色的鬃毛,视线滑向了一边。“就在那时候,我得到了帮助。瑞瑞……萍琪……苹果杰克……小蝶……云宝黛茜……”她又一次抽泣起来,但嘴角却向上弯曲,化作了温柔的微笑。“她们是专门为了我而来的,安慰着我,鼓励着我。就在那时候,我意识到,虽然我失去了很多,但我收获更多。生活总是会让你意想不到,当你觉得自己承受不起的时候,它总会给你意料不到的惊喜……”

“你可是一位学者,”我有点疑惑地盯着她,“难道你不觉得一切都会随时间而淡去吗?难道你不知道,万事万物的本质都在无形之中潜移默化地缓慢消散吗?”

“是的,我是一个学者,”暮光说道,“但是,我也是切切实实活着的……”她瞥了我一眼,“而我觉得,心弦小姐。我有很多感触,其中一部分可以解释,但是从未被解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意识到,修补岁月在心灵上留下的空洞或者创伤,需要的远不只是实验和理论而已,而是……而是……”

暮光颤抖着,但是当她朝我露出了坚强的微笑时,那面孔却变得无比刚毅。

“我相信友谊,心弦小姐。”一滴泪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但幸福的笑容却没有变化。“我相信友谊,这是整个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在一切毁灭之时,只有它能存在。它能为不谐的世界带来谐律,它给予我们足以享受终生的温暖。如果不是为了共同建立起友谊的纽带之外,令万众一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能为了什么而活呢?很久以来,我都一直孤独地沉浸在自己的学业和思考之中,现在才明白这对自己的灵魂是多么巨大的拖累。”她又抽了抽鼻子,咯咯笑了起来。“我在、在等待着诞生,心弦小姐。我想……不,我知道,有那么多生灵,都在等待着真正的诞生,真正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为时已晚之前,像这样去结识小马,结交新朋友,把温暖散播到四面八方,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了。”

我凝视着她,终于有一次,我感觉不到诅咒的寒冷了。我微笑着沉浸在舒适的温暖之中。“如果我有时间的话,闪闪小姐,如果我拥有这世界上所有的资源和祝福,那我一定会写一首关于它的交响乐。”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了。
“那为什么不现在就写呢?
什么也阻止不了你啊。”

“什么也阻止不了我……”我重复着,昂起了裹着绷带的脑袋,朝天空望去。一个影子从头顶飞过。

露娜公主从天而降,优雅地滑落。东方的地平线隐约亮起了曙光,她姐姐



就快要开工了。

“殿下……”她一到,两只夜骐立刻鞠躬致敬。

“安心吧,我忠实的子民们!”露娜说话了,这一次,她的声音柔和而克制,充满了欢欣。她并没有大吼大叫,而是哼着歌穿过在午夜蓝大帐篷门口站岗的两个卫兵之间。“这片土地乃和平之地,尔等之忠诚值得尊重,但今日上午无需如此,我也不想尔等过分警惕。”

卫兵们互相对视了一眼,他们长着狭长琥珀色立瞳的眼睛转向身后,目光追随着天角兽。“殿下是否愿意立刻启程返回坎特拉皇家城堡?”

“否,”她回答道,大步流星走进了帐篷。“此地尚有不少庆典即将欢庆。”

“今天吗,殿下?”

“正是。暮光闪闪及其挚友愿携我一同游览方……糖……小屋。如此慷慨怎能无礼拒绝。若非紧急要务,否则吾等在此将至少逗留一日。”

“明白,殿下。”

“只是务必穿好尔等之日光护铠,吾之子民!”她在帐篷门口停了一下,“破晓将至!若是日光灼伤尔等毛皮,那非我所愿!”说完,她终于进了帐篷里。

她走后几秒钟内,卫兵们互相对视了一眼,短短地分享了最温暖的笑容。然后,按照命令,他们开始更换防日光铠甲。

我浑身发抖地看着他们……这次颤抖是因为纯粹的兴奋和期待。露娜公主回来了,再也没有被吓坏的小马四处乱跑,阻止我接近她了。只有那两个卫兵,他们还在忙着更换铠甲,为了即将到来的黎明做准备。虽然我很想去和公主接触,可我还没蠢到自以为能躲开这两个月神警卫的视线,哪怕他们可能一时分心也好。而且,我也很明白他们是根本不可能放我进去和露娜说话的。我必须利用任何能用的东西来取得优势,而也许,只是也许——我能成功地见到她。

我打开天鹅绒包包,把它扔在箱子旁边的地面上。把唤夜者飘在面前,我鼓起了勇气,做了个深呼吸之后,更加勇敢地踏出了藏身之地。我端着乐器走向了帐篷,快步走向那两个卫兵。

“站住!”他们立刻就停下了正在做的事情,扭头瞪着我。我看到他们

的护翼上伸出了锋利的刀片。从雪石膏的笔记上,我了解到这种传统武器足以把粗大的橡树一劈为二。一想到它们对一只娇小的独角兽的血肉之躯能有什么效果,我就不寒而栗。“是谁?”

“是噩梦夜庆典的镇民吗?”另一个卫兵叫道,眯着眼睛盯着我身上的绷带。“昨晚的庆典已经结束了,公民!快回家睡觉去吧,公主要等到天光大亮之后才会去镇里会见小马呢!”

“你们……不明白。”我喃喃道,像是握着盾牌一样把唤夜者挡在我们中间。“公主这一生都在等着去见某一位小马,她只是还不知道罢了。”

“你说的这是什么疯话?”一个卫兵疑惑道。

另一个则眯着眼睛盯着我发光的乐器。“你拿着什么?马上站住!”

“不许再靠近一步!”

我站住了,但不仅如此。我闭上了眼睛,开始在这古老的神器上演奏一首曲子。“请原谅我接下来要做的事,但我必须要见到公主。你们不明白这其中的重大关系,我也不能怪你们。”

“放下那乐器!你到底要-”卫兵们的喝令变成了惊呼。“这是怎么回事?!”

“玄母在上啊!”另一个声音呻吟着,“我……我看不见了!”

我重重地喘了口气,睁开了眼睛。黑暗奏鸣曲的演奏完成之后,他们的视觉被完全遮蔽了,但是我的没有。他们目不能视,一时间跌跌撞撞,陷入了一片漆黑的混乱之中。“对不起,这不会持续太久的。”我快步朝帐篷走去。“我只希望你们能在我和公主说话的时候安静地听着-”

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两个卫兵忽然朝我扑了上来。

我惊叫了一声,摔倒在草地上,他们差一点儿就扑上了我,结果却撞到了战车的一侧,把它给撞翻了。

我惊魂未定地喘着气,抬头盯着他们。我翻身爬起来,只觉得满头都是冷汗。撒开了蹄子,正要再次冲进帐篷里-

又是一声尖啸,他们转回头来,再一次朝我扑过来。

我尖叫着向后一跳,差点儿没能躲开他们沉重的身体。一堆木箱在我身后轰然破碎。两个卫兵站在地上,扭着头四处寻找的时候,木箱的碎片撒了我一身。

心惊肉跳地站稳了身体,我气儿都快上不来了。但我却在心里狠狠抽了自己一蹄子。“当然的了,他们可是夜骐!”我在心底咒骂自己,“他们有回声定位能力,你这个白痴!你这个可悲的没脑子白痴!”

“立刻停止这种叛逆行径!”一个卫兵咆哮道,盲目地四处张望。“我们无需伤害你,小马!”

“即刻投降,一切都会结束了!”另一个喊道。

我瞅着帐篷门,又看着他们俩。用魔法,我把身上绷带剥掉了一半。屏住呼吸,我小心翼翼往前方探出了身子,然后用蹄子猛地拍在地上。

蝙蝠的尖啸齐声响起,两只夜骐像炮弹一样向我猛冲而来。

“嘿!”我把那一大堆绷带猛地朝他们扔去,然后险而又险地跳出了他们冲锋的路途。

随着翼刃切开空气的呼啸声,他们直直地撞进了那堆白色的绷带里。其中一只摔落在地上,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卷成了一团。

我没有浪费时间去欣赏我那微不足道的胜利。我飞快地跑了起来,朝帐篷的门冲去,期待着露娜公主美丽的脸庞和午夜的蓝眼睛。

两只沉重的蹄子从后面成功地揪住了我。

“唔唔!”在黑夜卫兵的重压之下,我摔倒在地。“唔……不!”我尖叫起来。

“不许动!”他在我耳边嘶吼,声音从他的獠牙缝里往外挤,一只锋利的马蹄铁威吓地压在我扭动的脖子上。“我警告过你了!”

“你抓住她了吗,兄弟?”另一个叫道,正在努力撕开那些绷带脱身。

“跟着我的声音!她就在这里!”

“呜呜……啊!”我在他的压制之下喘息,我急得两眼流泪,疯狂地四处乱瞟,寻找着救命稻草。然后我看到唤夜者掉在草地上,离我和帐篷只有几寸远。我喘着气用魔法把它飘了起来,开始拨动琴弦。

“我说了不许动!”按住我的卫兵厉声喝道。

“我要把她的乐器给拿走!”另一个说道,径直冲向正在演奏的挽歌声。“以公主之名-”他伸出蹄子去抓,就在那琥珀色眼睛开始清晰的一瞬间

-

就在那一瞬间,我完成了“阴影序曲”。东方地平线上的朝阳顿时光

芒大作,亮度比寻常日出增强了十倍。可我还没结束,我扭动身体,把角对准了两个卫兵,呐喊着,用最后的力气使用了一个照明魔法。

角顶的光让我一时间失明了。然而,毫无疑问这对他们的影响更为恶劣。当我们全都沐浴在炽热的白光中时,我听到了夜骐们难以置信的尖利惨叫声。卫兵从我身上跳开,不留神撞到了他的同伴身上。他们俩都在魔法的光照之中摇摇晃晃,挣扎着离我远去。他们的蹄子在地上踢腾着,发出了巨大的声响,直到那声音离我远远的。

“啊——！这、这是什么巫术！”

“兄弟,你能听见她吗?她到哪儿去了?!”

“好热……好烫……感、感觉……不到……”

我几乎没时间去同情他们。翻身跳了起来,我剧烈地喘着气。当我不顾一切地跑向帐篷方向的时候,只觉得剩下的绷带也从身上松脱,结果我的后腿不小心被缠住了。一声尖叫,我重重向前倒去,正好一头扎进了一块颤动的帐篷帆布里。我气喘吁吁,摸索着穿过那耀眼的灯光,找到了入口的位置。我冲进了里面,一边呜咽一边恳求。

“公主!”我在惊呼,我在尖叫。“公主……您……您这是怎么了?!”

“母亲……”塞拉斯蒂娅喃喃自语,她泪如泉涌,双眼的瞳孔在纯粹的恐惧之中收缩。“哦,亲爱的母亲啊,我们……我们都干了些什么?”

“公主?!”暮色大叫道,因为震惊而脸色苍白。旅馆大堂里的小马们战战兢兢,惊恐地互相交头接耳。卫兵们警惕地围了上来,脸上充满了担忧,朝天角兽走去。暮光闪闪瞥着我,嘴唇颤抖着。“你、你都干了什么?!”

“我、我不明白!”我尖叫着,把七弦琴紧紧抱在胸前。现在是“潮汐进行曲”,我才刚刚弹了一半,太阳女神的威严容貌就起了剧烈的反应。她开始像个孩子一样颤抖起来,连她那飘逸鬃毛的光华都消失了。四面的墙壁在阴影下弯曲,仿佛旅馆正在我们周围坍塌。我注意到脚下传来了一阵无比低沉的隆隆声,仿佛巨大的地震波正从无比遥远的地方传来。“我只是想拜托她帮我辨识这些音乐!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为什么……”

房间在震撼,灰尘从天花板上簌簌而落。镇长摇摇晃晃地勉强站着,大声呼吁小马们保持冷静。可是已经太晚了,一半的小马们正尖叫着从厅

堂里逃出去,另一半则惊慌失措地在公主周围吵闹,寻求解释,祈求帮助,从这无可名状的恐怖事件中逃出生天。

“妹妹啊……”塞拉斯蒂娅泪如雨下,“我亲爱的妹妹啊,你……你到底是怎么了……?”

“露娜?!”暮光惊叫着,她艰难地咽着唾沫,急得直流眼泪。“可她没事啊,殿下!谐律精华已经把她从梦魇之月那里救出来-”

“不……”塞拉斯蒂娅慢慢摇着头,因为比时间更久远的悲剧而哽咽。“没有拯救,只有监禁,该死的隔离。”她咬牙切齿,却又泣不成声。“母亲,明明是你自己太害怕了!我们应该帮助她的,难道我们还不够爱她吗?”她低下了头,鬃毛像投降的旗帜一样垂落。她咆哮如雷,“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保护这个世界已是我的职责。你的悲伤就是我的悲伤,原谅我吧……”

“殿下!”卫兵们喊道。

“发生了可怕的地震!”

“我们必须护送您离开!”

“公主!”暮光尖叫着,徒劳地拽着天角兽的黄金护蹄。“求您了!我们必须离开!您吓到我了!您-”

“对不起,”她朝我扭过头来。我看到那双眼睛里闪着紫罗兰色的怒火,直接对准了我战栗的灵魂。“**可我必须将其抹除,我必须保护这首歌。**”随即,她张开了嘴,房间里顿时充满了低沉的嗡嗡声,仿佛僧侣们在吟诵经文。

一个卫兵开始发抖,他惊叫一声,不知所措地眼看着自己的铠甲从身上自动脱落。那金黄色的铠甲飘到了空中,然后分解成了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小虫子。

“什么……?!”暮光倒吸一口凉气。背后传来的尖叫声让她猛地转过身来。

镇长正从中央舞台正中的讲台前退开,那木头台子在空中分解,变成了一团叽叽喳喳的贪食精灵。

在我们头顶上,吊灯的灯火熄灭了。悬挂的灯具、乐队的乐器,纷纷开始变形,分解,变成无数长着翅膀的毛团,开始咀嚼眼前的一切物品。很

快,无数的贪食精灵飞满了整个厅堂,像一团可怕的风暴一样围着公主旋转。

“不！不！”我哭喊着，“不、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我勉强弯下腰,躲开了一大块掉落的碎片。“我只想从诅咒中解脱！我只想得到自由！我不明白！为什么-”

“唱她的歌！”塞拉斯蒂娅大叫道,她的声音震耳欲聋,比坎特拉皇家音量还要强盛一倍。**“唱她的歌,化为……”**她踉跄了一下,**“唱、唱她的歌,化为……化为……”**她眉头紧锁,咬牙切齿,和圣歌苦苦相抗,直到最后一秒。终于,她蹄子一挥,爆发出一股强大的魔法冲击波,把大厅里的每一只小马都扔到了外面耀眼的阳光下。**“不！消失吧！该化为虚无的只有你！”**

“哇啊啊啊！”暮光闪闪尖叫着,我眼看着她从我身边飞过。几个卫兵也和她一同飞了出去。最后,我终于坚持不住了,四蹄一松,被冲击波席卷着冲出了旅馆的大厅。最后映入我眼帘的是塞拉斯蒂娅的身躯……她忽然瘫软下来,就像是蜷缩在那只舒展着骨翼的天角兽阴影之下。紧接着,整栋旅馆都爆炸了,把那些贪食精灵连同碎砖烂瓦一同飞散到了整个小马镇。连同我的希望和梦想,还有我的记忆,都一同飞散了。

剩下的只有那首歌,当我躺在地上发抖时,在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不管如何哭泣都不肯离开。我试着记住这一切背后的旋律,我自己的本质。然而,她的声音把我从断断续续的痉挛中唤醒了。

“这突如其来的擅闯是何意思?!”

惊叫一声,我猛然睁大了眼睛。现在我已经不再失明了。我的照明术发出的亮光,以及阴影序曲所有的后续效果全都已经消失了。我颤抖着抬起了头望去。

露娜那严厉的表情隐约浮现在我头顶上方,眨眼之间仿佛还能看到她暗蓝的身影上浮现着那顶银色的战盔,寒冷加倍了,我瑟瑟发抖,比原来更加厉害。“汝可是来讨要糖果或者恶作剧的?十分抱歉,我的小马驹,但噩梦夜的庆典已然结束。今晨我正要小憩一番……”

“殿、殿下。”我声音发颤,结结巴巴。用面条一样的四条腿,我硬撑着站在了她面前。“我、我很抱歉,可我必须跟您谈-”

“我的侍卫，”她喃喃自语，午夜蓝的眼睛扫向帐篷的出口。“刚刚的喧闹和尖叫声……”她眯起了眼睛，无形的魔力之风在帐篷中飏过。她压低了声音，满怀威胁和怒意。“汝便是他们忽然不知所踪之由？若是汝胆敢伤害他们一根鬃毛——”

“你在等着听一首歌！”我放声大喊，突然怒视着她。我高高飘起了唤夜者，让它飘在我们之间。“是一首你一生都在聆听的歌。你一开始不知道它，但是你都一直认得这旋律。因为这首歌是你的一部分，露娜！也是塞拉斯蒂娅的一部分，更是太虚玄母的一部分！”

露娜正要反驳，但首先发出的却是倒吸凉气的声音。她从我面前退开，更准确地说，从我飘着的乐器前退开。“那……那是……”她眯起眼睛注视着唤夜者。“我……我见过它……”那威严的身躯此时开始颤抖了，随着音调的变化，她的嘴中吐出一股寒气。“本宫……本宫以前见过这……这……那还是……”

我只觉得嗓子眼发紧，我想起了雪石膏，现在不管接下来我会发生什么，他都没法再救我了。“一曲旋律，殿下，”我说道，“这旋律是我们所有小马的一部分。我们从一出生就在聆听着它，是它定义了我们的本源和天性。”我在她面前颤抖，就像当初小马镇中心吓瘫在地的独角兽，但这一次我并非夏至日庆典前夕的受害者了，现在是我在做主。“可是，我们之中却有一只小马，没能有幸听到那首歌。你知道我在说谁，哪怕你所相信的一切都在告诉你她并非真实存在也罢。”

“吾等……”露娜的表情在痛苦中扭曲，她大汗淋漓，顺着鬃毛往下直淌，“本宫……吾等……不、不该……不该提到……提到……”

“提到什么？”我坚定地直视着她，面色严峻。“你的生命之中缺失了什么？让你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搪塞和弥补？”我鼓足勇气向她迈出了一步，把唤夜者飘在我身前。“当她被藏匿的时候，你还没有诞生，露娜。那首歌尚未把你分离出来。当你发现了生活之中缺失了什么，你的反应是困惑和恐惧。梦魇之月只是一次意外，是纯粹误解造成的产物。这是因为没有谁能温柔而坚定地让你回忆起你曾经的一部分，却又被夺走的东西。”我深深吸了口气，“但你可以赢回她，你可以重新找回你的音乐。”

“汝给本宫带来了何物？！”露娜喘着气，都快上不来气儿了。“此、此

乃汝之把戏?”

“不是把戏,”我低吟着,“是重聚。”

露娜咆哮起来,“**本宫没时间听汝之胡言乱语-**

“阿丽娅。”我说道。

她倒吸凉气的声音如此尖锐,简直都快喘不上气来了。

“阿丽娅公主。”我重复道,轻轻拨动琴弦,开始在她面前演奏‘暮光安魂曲’。“这就是你在夜间哭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千年之前的罪恶与遗憾。你生命中丢失的是什么呢,殿下?那不仅仅是一首歌,不仅仅是一种感觉,那是你的姐姐,黄昏女神,太阳与月亮之间遗失的桥梁!”

“阿丽娅……”她喃喃着,圆睁的眼中,一滴泪水无声地滑落。风变得更猛烈了,简直要把帐篷从钉子上撕下来。

“把那道桥梁借给我,露娜!”我高喊着,“她有一首歌要你唱!你必须唱出来!我们都要唱出来!”坚定地站在唤夜者的保护后面,我向着越来越剧烈的喧嚣之中纵声长啸,“因为……因为我们全都存在于这世界上,是有原因的!是为了相聚,而非分离!”

“我……我亲爱的姐姐啊……”露娜哭了,眼中闪耀着明亮的紫罗兰色光芒。她坐倒在地,高高昂起头,泪水在午夜蓝的面容上肆意横流。“我……本宫……必须、必须保、保护……”

我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我想到了贪食精灵,想到了塞拉斯蒂娅的咆哮,想到了被夜骐的炸弹摧毁的坎特拉皇宫侧翼。“不!”我大叫道,“你要唱她的歌,把我化为虚无!”

露娜抽搐着,闪耀光芒的双眼怔怔地看着我。

“将我化为虚无!”我呼喊,“因为我本虚无!”帐篷的帆布碎片和成堆的泥土扑打着我的脸,我弓着身子,咬紧牙关,与强风苦苦对抗,尽一切努力完成安魂曲,传到露娜抽搐的耳中。“把我送到她那里去!一曲旋律必须找到另一曲,重奏才有可能!”

“本宫……本宫必须……”露娜颤抖着,咬着牙嘶吼,然后发出了无比坚定的怒吼声。**“我必须怀念她……”**

“唱吧!”我用尽全力,向着混乱之中长啸。

于是,她唱了。她张开了嘴,释放出圣洁之音,仿佛加农炮一般向我轰

击。我看到无数星座在她身边成型,每个星座都映着那完美的苍月。破裂的空气柱在我们周围回旋,当我被无穷的力量吹飞之际,我听到了苍穹的基础被撕裂。听起来如泣如诉,那是玄母哀伤的哭号。紧随而来的是绝对的沉寂,因为我已经被推出了声音、光明和物质的世界之外,正沿着创世之初就谱写的音律和谱表顺流而下。我拖着唤夜者,沿着维度之间万花筒一般的境界之壁漂流,在我摇晃的蹄子后面,可以看到遗忘领域无尽的雷霆和狂乱在打开的门中往来舞蹈。但是,我正在飞驰,飞过那些平台,飞下面那些呻吟的幽魂,直直飞向了阿丽娅公主的王座厅。层层球体外壁已经排列到位,露出了一扇打开的门。我随着她妹妹的气息冲进了门中,从我的尖叫中挣脱,进入了那个甚至连记忆都毫无意义的领域。无论如何,我勇敢地回忆起了很多东西。我想起了晨露湛蓝如海的眼睛,想起了暖心节前夜爸爸妈妈偎依在我身边,想起了暮光的微笑,想起了月亮舞的大笑声。

然后,我什么都没想了。因为一切都化作了黑暗。

X I X： 渐弱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失落者。这起点是一个问题,而非一声感叹。那,曾经是对真理的唯一渴求,由此,它变得为数众多。在这求知的过程中,单一的个体自我分解,化为无数的碎片,每一片碎片都鸣响着不同的音律,仿佛合唱一般,反复地进入遗忘的深渊。歌,诞生了,既非哀哭,也非欢笑,那都是之后的事。因为它尚未意识到,一旦屏障被打破,一切都将分散,永远分散。”

我气喘吁吁,双眼在黑暗之中东张西望。我听到了声音,我认得那声音。早在我出生之前,它就一直在我耳畔低语。而直到那一刻,直到身处那个地方,我才恍然大悟。我的心跳赋予了这些文字以韵律,给赋予了它们意义和内涵。直到那一秒,直到淹没在黑暗之中,我才能够承担起它们。

“终有一日,这些分散开来的碎片会分散到如此之小,以至于它们将

会连呼吸的能力都失去,再也无法分享那些不顾一切地去学到的答案。然后,在宇宙悲剧结局的无限黑暗之中,不计其数的碎片,将会重新合而为一。”

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惊呼,在彻底的震撼之中见证了开辟天地的奇迹显现在我面前。那片盘根错节的森林,优美的线条旋转着穿透了黑曜石的帷幕。周围环绕的树木光辉灿烂,恢弘而古老。我看到一片翠绿的空地在我面前伸展,沉浸于暮色。树叶从上面的树枝飘落,散落在这片宁静之中。在这片美景的正中心,笼罩着淡淡光晕的,是那以松软土地为床的美丽雌驹,万千星座的光辉在她的毛皮上闪耀,飘逸的靛蓝色鬃毛在魔法的风中飘荡。借着暮色的光芒,我看到她脖颈上流淌的汗水,这才意识到她正大汗淋漓,痛苦地抽搐。

“她,同样也是这首歌的一部分,这首歌创造了宇宙,用欢乐,用悲伤,绘出了这画卷。尽管她拥有如此威能,尽管她身为造物主雄心勃勃,意志刚强,可她还没有意识到,每一首快乐的欢歌,都需要一首埋葬的挽歌。谁又能责怪她呢?她在履行音乐的意志,只因她便是音乐。直到那一刻之前,她所谱写的歌谣全都是为了她自己。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在死者之中迎来听众。”

随着一声直刺云天的长啸,玄母的头颅高昂向天。她高歌出神圣之音,气势磅礴,惊天动地。树木在摇曳,草地在席卷而来的旋风中翻腾。当整个宇宙都在期待着不朽歌者的交响乐时,就连遥远的星辰都在为之颤抖。然而,几分钟过去了,几小时过去了,时间流逝,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然后又延长到了以世纪,乃至纪元为单位。她依然在挣扎辗转,颤抖无休。后蹄随着身体上涌过的每一波痛苦之潮而无助地踢腾,痉挛。

她并不孤独,一只焦急的天角兽站在她身边,围着她前前后后转来转去,低下头,倾下她的角,一个接一个地施法,只为了能减轻玄母分娩的痛苦。年幼的塞拉斯蒂娅满脸惨白,面色恐惧,在母亲身边无助地徘徊。她根本无力让分娩变得顺利。

“直至那时,失落者,她一直在为一个特别的目的而履行自己的使命:播种生命。但她当初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那唯一的目的已经不再唯一。为了理解,音乐已经分裂成众多碎片。她是不朽者,但已经无法去理解那唯

一的存在所追求的真理。音乐本身的神性已经比她更高,而她是它不幸的容器,是一枚棱镜,让光芒通过她来穿透这个新生而荒凉的宇宙,照耀到最幽深最遥远的角落。黑暗与光明之间,必定有一道屏障,就像白昼与黑夜之间必然存在黄昏一样。”

随着玄母最后的痉挛,她的面孔早已泪流满面。塞拉斯蒂娅跪在她身边准备迎接新生命的来临,但是,从玄母体内脱出的那个东西,却像石头一样寂静无声,也像石头那样纹丝不动。音乐混乱,变成了不谐的杂音,微弱的光芒开始在整个创世奇观之中荡漾,仿佛静水激起了涟漪。然后,伴随着优雅而无尽的哀叹,破碎的歌声回响,消散,化为虚无。附近的树木快速地干枯了,无数焦黄的枯叶从上面飘落,翠绿的芳草变成了褐色的枯茎,肥沃的土地变成了干燥的碎石。

塞拉斯蒂娅无助地望着她的母亲,泪眼朦胧。

刚刚生下来的孩子便杳无生机,玄母怀抱死去的宝宝,蜷缩在自己的鬃毛里,遮住了泪流不止的面孔。她毛皮上星光已然黯淡,无边的阴霾笼罩了这片有毒的沼泽地。

“于是,我便这样诞生了,死亡也随我而来。万物有始,万物有终,一切开始的事物也必然迎来终末。就像她有她的使命,我姐姐有我姐姐的使命那样,这便是我的使命了:被遗落。甚至在我有能力思考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并理解了我歌曲的旋律。我将会成为这个宇宙一切被遗弃之物的管理者。我唯一能获得的听众,是那些没有能力去感知,没有能力去后悔,因此,也没有能力去记忆的听众。”

黑暗再次在我面前散开。我看到太虚玄母站在高高的悬崖顶上,俯视着沐浴在无月之夜中的原始大陆景观。塞拉斯蒂娅肃立于几步之外,正在低头哀悼。玄母在哭泣,低头用哀伤的双眼注视着躺在身下的幼驹。那一动不动的孩子躺在花坛上,短短的鬃毛编成了发辫,脆弱的翅膀像紫色的花瓣一样折拢着。

剧烈的颤抖涌过玄母的身体,她颓然瘫倒在地,俯下身来,用鼻子深深地磨蹭着孩子的身体。伴随着遏制不住的抽泣声,头顶的空中闪过了炽热的光爆。云霄在扭曲,天穹的结构被撕裂,遥远的深空闪耀着无尽的炽烈之火,连星座本身都在爆炸,崩溃。

塞拉斯蒂娅看到了这一切,不由得失声惊呼。她惊慌地向母亲飞奔而去。可是她刚刚挨到母亲身边,全能者的羽翼就展开了。她仰天长啸,纵声嚎啕。在毫无修饰的和音爆发之下,她们面前的所有一切都在震荡,都在分崩离析。

“但是,我母亲记得。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会为此承受苦痛。对这宇宙而言,她的情感是画卷的画笔。她唯一会创造的,只是她所珍视的东西。除非造物是她的一部分,否则她从来不会去参与创作。早在她诞生起,这首歌便赋予了她力量,但却从未让她为了失去而做好准备。”

“这,便是在不知道答案的前提下去寻求答案的结果。在发现的行为之中,事物的毁灭,是让真理得以显现的洗礼。不过,对于我母亲而言,这毁灭是包罗万象的。把自己的一部分放弃给死亡,这对她而言是无法理解的事情。心中的悲哀深不可测,她对这份刚刚开始经历的痛苦毫无概念。”

“失去孩子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只要她还记得自己失去了什么,就没有力量去继续分解这首歌,更不用说维持她已经传世的作品了。这首歌注定要毁灭,而一切现实的存在都将因此而崩溃,让位于永恒的混乱。”

展现在我面前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天地万物都崩溃成了无数杂乱无章的碎片,漂浮在阴暗的漩涡之中。创世之歌已经破碎了,液体的洪流和旋风,间或夹杂着狂暴的雷霆,展现着它极度不稳定的能量状态。通过纯粹的意志力,塞拉斯蒂娅和她的母亲总算是把粉碎的现实世界又重新拼合到了一起。但是,很明显,这还不够。

玄母一直都沉浸在哀伤之中。悲容仿佛冻结在了面孔上,她泪流不止。在她面前,孩子漂浮在她纯洁的摇篮里,死亡和静止把她带到了这物质世界上,也同样让她长眠于其中。

飞到母亲身边的塞拉斯蒂娅轻轻拱着她,分享着她的悲伤和泪水。当这破碎的世界在她们周围旋转得越来越快之际,她温柔地和玄母呢喃了几句话。很快,伴随着力量,伴随着坚定,玄母的眼中亮起了光芒。她展开双翼,皱起了眉头,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鼓起了勇气。

塞拉斯蒂娅看懂了母亲的神情。她也展开了翅膀,在神圣的同步之中,两只天角兽仰面朝天,放声高歌。宇宙混乱的运行冻结了,摇曳着,如倒带般开始回溯。群星重燃,星座重组。在一首全新的旋律协调之下,创世之

歌的另一段被拆解了。它开始拥有形态,为混乱带来了秩序与结构。苍穹诞生,凝化成型,笼罩在宇宙中一个孤独的空间周围,形成了坚不可破的屏障。

“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一个用于解决困境的关键。对真理,对谐律的追寻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此一个凄凉而无果的结局是不可实现的。新生的宇宙等待创造,生命的宝库等待雕琢。为了确保创世的繁荣稳定,玄母不得不克服这第一个毁灭的案例。”

“她们必须举办葬礼,因此,她们必须策划葬礼。然而,这个孩子,并不能简单地埋葬在视线之外,哪怕埋葬在时间和空间之外也不能解决问题。这场葬礼将会无法辨识,无法认知,无法纪念。毕竟,只有被遗忘,才算是真正被埋葬。而生者将会前往未来,继续寻找机会,不会被属于过去的悲剧所束缚。”

“玄母就是这样了,我的母亲拥抱着永恒,她没办法在散播旋律的同时又始终悼念第一个逝去的灵魂,更别提这悲剧把她的力量破坏到了如此程度。她深深地爱着我,但她必须放下负担,继续前进。她是一首古老单曲的一部分,结构简单,但目的神圣。我姐姐,塞拉斯蒂娅是更小而且更复杂的片段,她天生就理解生存是一个处理损失和学会适应的问题。然而,我母亲始终也没有这个能力。造物主本身的实质是重复,必须去学习的,是被创造的造物本身。对于即将在她创造的谐律领域内繁衍生息的凡俗生灵而言,这是属于他们要去背负的负担。”

在漂浮的大地之间,我看到了几片苍穹飞舞,聚合,化作巨大的金属灵柩。多层的钢铁球体——总共十层,每一层都对应一首挽歌——依次嵌合,彼此滑动到位,一层层的同心圆孔排到一起,露出了多孔的核心。中空灵柩内部,是一张柔软的羽毛床,来源于两只天角兽自己的羽翼。孩子的身躯躺在上面之后,玄母最后一次低下头亲吻了她。伴随着最后的啜泣,玄母转过身去,塞拉斯蒂娅陪伴在她身边。就这样,两只天角兽孤寂地离开了这座陵墓。

“‘苍穹之夜曲’,她们把它当做了我的灵柩,一座陵墓。这陵墓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作为我的安息之所,其二,作为苍穹之间的缓冲。如果创世之歌所依靠的支柱被遗忘和隐藏,那么,摧毁谐律的根源就会更加困难。

这世界可以继续存在于和平与繁荣之中,不会知道是什么支撑着它直到永恒,甚至都不需要知道。我,乃是隐藏在所有现实背后的旋律:歌颂歌曲本身的歌,咏叹曲,阿丽娅公主,黄昏女神。哪怕身死,我也拥有使命。而且,某种意义上,我的母亲和姐姐,就算不再记得我,不再意识到我,也依然能感觉到我的存在。我们依然都是同一首歌的片段,这纽带永不分离,哪怕彼此永远无法相见也好。”

在她们身后,球体自动关闭了,把孩子关在了黑暗之中。灵柩的外层旋转,由铭刻在球体表面的挽歌所驱动。外面的世界变暗了,因为苍穹已经将这个维度完全封闭。没有被内部那不谐的音律所污染,外面的宇宙再次拥抱了秩序与谐律。被遗忘者归于遗忘,无名之谱依然无名。

然而,在两只天角兽离去很久之后,当两首挽歌之间留下了一丝可以冥思的寂静之际,黑暗之中睁开了一双眼睛,闪耀着紫罗兰的光芒,流淌着泪。

“她们并不知道,玄母没有想到,她的女儿塞拉斯蒂娅也没有想到,无论这歌曲是多么不谐,多么脆弱,她依然是一只天角兽,依然和她们同样不朽。她们没有意识到,哪怕一只以死亡之身诞生的天角兽也并非彻底的死亡。那首歌,可以被分解,可以被粉碎,可以被压制,可以被重写,但是,它永远无法沉默。宇宙本身永不消亡,只会扩散到无比稀薄的程度,而有些部分甚至比其他部分还要慢得多。”

“她们把我埋葬在那里是很明智的抉择。因为我在凡间的世界没有任何可以扮演的角色。那个充满光明、温暖、美丽的维度并不适合我。因为我只是那首歌之中不谐的片段,软弱无力,没有生机。然而,以混乱为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开始茁壮成长,充满了活力。我的新领域是一块空白的画布,唯一在那里留下印记的,就是我。”

“你看,玄母只想给我一口棺木。某种意义上,这是母亲最后的礼物,是她心爱宝宝的摇篮。她没有料到,这会变成我的监狱。”

伸出瘦骨嶙峋的四蹄,幼小的孩子爬着,蹒跚着,艰难地走出了球体,孤独地凝望着混沌和狂澜。我眼看着,阿丽娅公主步履蹒跚地一步步走过漂浮的平台,每一道闪电之间,骨瘦如柴的天角兽都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威严,也越来越憔悴。亿万年过去了,她的肋骨依然清晰可见,那皮包骨

头的四肢,每一步都发出骨节摩擦的吱嘎声。又是几次闪电过后,那双没有羽毛的骨翼倏然展开。

炽热的紫罗兰色光芒在她眼中燃烧,翻腾的天空中,雷霆应她召唤而来。身后的球形灵枢悬浮到空中,众多外层互相旋转、摩擦,在战栗的使命之下运转着。在天角兽破碎不堪的蹄下,泥土平台融化,重塑,变成了冰冷而纯净的钢铁。尘埃从平台遥远的边缘飘起,互相连接在一起,变成了铿锵的锁链,延伸向遗忘领域最遥远的地方。那些漂浮的破碎大地变成了类似的金属平台,互相链接在一起,围绕着混沌而空洞的中心漂移,游曳,仿佛巨大的星系。

“我统治着我的领域,不然我还能做什么?我还只是个婴儿,未经教育,充满好奇。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一曲旋律。在我的脑海中,这永恒的旋律中告诉我,创造出这些构造,并且维护它们的平衡。我并不像我母亲那样拥有整个宇宙的资源。可我也的确拥有那首歌,尽管只是它其中的小小片段也好。我的孤独便是我的天赋,同时也是我的诅咒。我被遗忘了,但是我也拥有自己的本质。唯一能回应我的,便是我自己。千万年以来,我逐渐明白了,没有目的之中也存在目的。”

在阿丽娅面前,几十只,几百只,最后甚至是成千上万的小马被狂澜冲上了金属平台的岸边。年复一年,她快步走向他们,偎依着他们,好奇而不带感情地注视着他们泪流不止的悲容、焦躁不安的愁容。她俯下身亲吻着他们的额头,绝望地试着缓解他们迷惘而痛苦的颤抖。当她发现这并不能抚慰他们之际,她展开了翅膀,随着眼中的光芒一闪,锁链和镣铐随之而来,将他们束缚在了平台上。终于,他们静下来了。他们以完美的节奏,唱着她的歌,在虚无之中找到了安宁。

“古往今来,总会有灵魂来到我这里,接触到那首歌的小马,无法被我母亲用她的乐章强化的谎言所安抚的小马。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内心已死,沦入绝望,因为窥探深渊而坠入其中。他们都是失落者,就像你一样。当苍穹之中的裂缝发生重合,甚至死亡、流放、自尽都无法作为寻求安宁的途径之时,他们便来到了我身边,来到了遗忘领域。因为,我母亲的歌从生者的领域抹去了他们所有的一切。”

“我之所以会明白,是因为尽管我被遗弃了,但正是那首歌塑造了凡

间的女神,而我也同样永远是那首歌的片段。我会知道夜曲何时为了保守我的秘密而从宇宙中吞噬了其他的生灵。每当有什么东西触动了现实的结构,结果却来到了这里,我都能感觉到。无论何时,只要发生我的名字、我的存在可能暴露给玄母知道的危险——哪怕只是最小的可能,就会发生最严重的后果。如果某件事、某种情况让我的母亲回忆起了我的死亡、甚至是我的重生,她都会在这份了解与内疚感的沉重压力下崩溃,而整个宇宙,也将随之一同消亡。”

“我明白这一点,我明白我的任务便是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是一个黑暗的使命,但我的生活本身已经包含了为了执行它而必须舍弃的一切。我的母亲拥有不朽的意志去讴歌,我也一样。我统治着遗忘领域,管理着前来安息的灵魂。哪怕是意识到我的妹妹从歌中诞生也好;哪怕是混乱诞生出形态迷恋着我也好;哪怕是我不得不把他——我的挚爱,驱逐至再也无法妨碍我神圣使命的地方也好;甚至,当我感觉到妹妹在试图把我从夜曲中拯救出来的过程中堕落腐化也好,我依然忠贞于自己的使命,永不动摇。”

“只要宇宙长存,我就必须忠于这首歌,不可能为了它的碎片而改变自己。这首歌能被分解——而且也必须分解。然而,这个宇宙必须保持完整,由此,无尽的交响乐才能保证听众的存在,对真理的追求持续到永恒。”

随即,我眼前的一切都暗了。遗忘领域还有它所有呻吟的子民们消失在阴影中。当我的视线重新有了焦点,眼看着旋转的符文在头顶和周围运转,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透过一层层球体上面多孔的外壁,虚空的光芒重新透入了球体之中,在王座厅正中空洞的区域里透射出一层空灵的薄雾。她就站在我面前,那双闪亮的紫罗兰色双眼几乎令我无法呼吸。阿丽娅公主在昏暗之中若隐若现,她面色肃然,嘴唇紧闭,面孔如钢铁般冷冽而无情。虽然女神的身姿如此瘦削,但我的肉眼却根本看不到她的身材有什么瑕疵。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她……都那么美丽。我真想为她哭泣,在心中哀悼她,同时又充满了对她的崇拜,恨不得跪地行礼。

谢天谢地,还没等面前这个颤抖的凡俗生灵说出什么没营养的话来,她就先开口了。“我的使命,存在的使命,虚无的使命,让我一直都在警惕着

你,失落者。”那双闪烁着冷光的双眼微微眯起,盯着我小小的身躯。“你通过发现这首歌而来到了这里,你被另一个伪装的生灵所救而逃走,而现在,你已经站在了我的王座前。这些事实都相当有趣。但我之所以会对你感兴趣,我之所以会告诉你这些,并非这些原因。”她的骨翼抽动着。“我之所以对你感兴趣,是因为,你不止一次地来到了这里,反反复复地,心甘情愿地,去追寻超越你自己绝望极限的东西。如果我敢大胆猜测的话,你对这首歌的忠诚甚至超越了我。”

我颤抖着,感觉到蹄子里有种冰冷的钢铁触感。低头看着自己赤裸的身体,我发现自己正把唤夜者抱在怀中。深吸了一口气,我抬起头来和阿丽娅直视。面对着她那双阴郁而发光的双眼,每一秒钟我都在硬撑着不哭出声来。

“那、那么,也许你会明白,我不是为了毁灭太虚玄母的创作而来的。”拼尽全力,我总算用沙哑的声音开了口。

“不,但是你来这里是为了寻求改变的。”她说道。“而改变,乃是对生灵的世界最具毁灭性的事情——只要支配它的依然是那首全能之歌从不追求改变的精髓——就这一点,我恐怕这是永恒的。”

“如果说我有什么想改变的,那就是我自己!”我大喊道,声音回响在周围旋转的符文之间。“我没想过去提醒玄母她过去那悲伤的损失!要是你这么喜欢这地方,我也没想过把你从这里拖出去!我只想重新长久地存在下去而已!我只是……只是想让你力量的那首歌别再诅咒我了!”

“那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她冰冷地回答,女神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能看出来的情感。愤怒,悲伤,恐惧,诙谐,连一丝一毫的征兆都没有。她只是存在于此,就像这个领域一样。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正在和一道活生生的深渊对话。“你希望拥有能被记住的名字,留下可以书写的文字,把自己的存在刻印在那世界上。但是,不经意间,你的欲望一旦表现出来,都会把我的存在暴露给我的母亲,而整个宇宙都将因此停转。实际上,你都已经冒险把我的存在暴露给了我的姐妹们,而这首歌不得不为此去修改现实,把事实从历史中抹去。”

“对!我知道贪食精灵的事!”我说道,有点开始咆哮了。“而当我和露娜说话的时候,我对你的了解已经够多了,以确保她和其他任何小马都

不会受到真相的折磨！可我呢？我可不是一个只会创造和维持谐律的神灵！我只是个凡俗生灵！从中学习和成长就是我的本质，我的使命！你自己也说过：歌曲的碎片越小，就越复杂，越多样化！我自己过我自己的日子就好，根本不会暴露你！”

“只有一种方法能确保这一点。”她回答道。

我睁大了眼睛盯着她，在颤抖中期待着，喘着粗气。

她转过身来，抬起前蹄向墙壁一挥。“成为我合唱团的一员。”球体旋转到位，透过墙壁上重叠的孔洞，我们看到数百只小马被拴在外面漂浮的平台上。他们都在随着永恒的旋律有节奏地呻吟着，歌唱着，随着夜曲的和弦一直重复着永恒的歌。“在永恒的和平里，在天地的苍穹间，在无尽的使命中，加入我们吧。”

我厌恶地瞪着她。“但我不会自由。”

她冷漠地回视着我，“不，你不会的。自由意味着痛苦，自由意味着混乱与动荡，自由意味着危险，还有毁灭。遗忘领域并非自由之所，而是那些连死亡都无法从苦难中解脱的折磨灵魂的庇护之地。毕竟，宇宙的命运就是成为无尽寒冷之中的牺牲品。在这里，我的小马们无需永恒地等待救赎。”

我重重地咽了口唾沫，“这就是你放逐了无序的原因吗？要是连他那样的家伙都受不了这个鬼地方，那你就等于是真的被埋葬在这里了。”

自从跟我说话以来，她的面部表情头一次发生了变化。她慢慢地在圆形的王座房间里踱着，那双白骨的翅膀屈伸着，折拢在她体侧。“我知道，我在你身上嗅到了我挚爱的气味，”她说道，“一开始，我还以为这只是一份思念的碎片，一个过去的阴影，一些在我脑海中一闪而逝的东西而已。因为，许久以来，你还是第一个演奏我的音乐，目的却是不想被它吞噬的灵魂。”

“是的，我的确遇到了无序。”我声音很低，面对着向我信步走来的她，我止不住地颤抖。“他深深地爱着你，阿丽娅。他爱你的程度，是他全力以赴也足以表达的。”

“那正如我所想。”她的声音很淡漠，非常中性化。女神站在我面前，光是面对着她，我就觉得血液仿佛都结了冰。她低声喃喃着，鼻孔和口中

翻涌着寒冷的雾气。“他的夙愿太宏大了。在我的身上,他看到了太虚玄母歌曲的片段,由此,他接触到了一件创造出来的作品。头一次,这样一个混乱的存在瞥见了结构与秩序。虽然他永远不会承认,但我怀疑,他内心其实非常羡慕。从那时候起,在这个领域之中,他就再也没有希望了。只要他还在这里,他就无法像我的合唱团成员们那样理解安宁的意义。他不能生活在这个带着目的性的圣域之中,因为对于我的神圣职责而言,他永远都会是一个异常,一个格格不入的陪衬。”

“所以你把他送走了?!”我大叫道,“阿丽娅,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和你母亲一样直截了当,对使命忠贞不屈,永不动摇?可摆在我面前的是另一个事实!在他哀伤地谈起你的时候!我亲耳所闻!在你孤独的步伐和翅膀的抽搐间,我亲眼所见!一提到你的挚爱,你不死的身躯就会迸射出火花!你也爱他,不是吗?!”我咬紧牙关,用怒火压抑着颤抖的冲动。“你爱他!你只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迎接这样的改变,这样的爱恋,这样的亲密和感触!你才不是为了保护这首歌才把他送走的!不说别的,你把他送到凡间本身就是冒着暴露自己的危险!在我看来,你之所以送走了他,真正的原因只不过是害怕像我那样去追求改变,追求我理所应当得到的改变!你一辈子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自己的生活本身!说什么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你母亲留给你的那首该死的夜曲,那就是个谎言!”

“可这是个谎言。”她冷冷地回答,“一个必要的谎言,我的挚爱无法理解的谎言,而我的歌也不足以平息他曝光我的欲望,所以我只能把他送到了我姐妹们那里。在那个世界,我姐妹们的合唱可以做到我所做不到的事。”

“可她们也做不到,阿丽娅!”我叫道,“没办法永远做到,无序脱困了,重获自由!实际上,那首歌之所以能把它化为石像放逐了他,唯一的原因是他自己允许这种情况。”说到这里,我哽住了。我不由自主地睁大了眼睛,长出了一口气,“……是我……”我踉跄着向后退了一步,紧紧抱着唤夜者。“哦天哪,最后……最后送走他的,是我……”我结结巴巴,只觉得肚子里好像开了个洞。“是我改变了他,所以她才放任诸律精华接触到自己。我……我让无序想起了你,然后……他自己的绝望让他沉入了永恒的静止。”

她低头俯视着我,微微皱起了眉头,“现在你明白,为何你对这首歌的忠诚甚至令我都为之惊讶了吗?”

我咬紧牙关,用蹄子掩住了面孔,不由得呜咽起来。“你……你利、利用了我,不是吗?”

“要想像现在这样掌控你,我必须有能力去感触,失落者。”她说道。“除非你成为我的合唱团成员,我不会装作去对你负责。让你从我的挚爱面前得以生存的,乃是你维持整个宇宙稳定的渴望。让你把我的妹妹单独暴露在安魂曲中的,乃是你保住我妹妹在那首歌中位置的愿望。而现在,你相信,是对自由的渴望让你来到了这里。我必须负责地告诉你,你唯一能赢得的只有安宁。一只小马凭着自己坚定的意志和信念走进了我领域内部的殿堂,值得赢取这样的奖励。”

我抽泣着,抬头望着她,嘴唇在颤抖。“在我之前,还有多少小马来到了你的王座前?”

“从来没有。”

我的心沉了下去。面孔在痛苦之中扭曲。“千万年来,无数个世纪之中,我是唯一掌握了夜曲,并且来到这里的马?”

“其他所有接触到我的歌的生灵,全都在锁链之中找到了安宁,这是遗忘的必要束缚。”我们周围的球体在旋转,无尽的光芒透过铭刻着符文的外壁上的洞口,投射出星座、星群、还有星系的悬浮影像。“整个宇宙之中,随着我母亲的创世之歌一路传播,无数的马类文明都在萌芽,茁壮成长。每一个文明,都在不断地把生灵捐赠到我这里来。那些迷失的小马,找不到回家之路的小马,无法迎接欢乐、希望、伴侣的小马……当他们陷入绝望的时候,当他们因为内心的创伤而暴露在夜曲中的时候,他们都来到了我的领域,而他们在凡间一切的永久性记忆都被抹去,而这也是应该的。”

“而且……你在、在追踪他们?”

“每一位。”她声音很肃穆。蹄子轻轻抚过漂浮的影像,上面展露出无数小马的面孔,全都那么忧伤,全都那么木然。“流亡的青年,疏远的情侣,战争、饥荒、暴行的牺牲者。苟活于世界上,与存在相伴的苦痛令他们挣扎在崩溃的边缘。在他们的灵魂之中裂开了深深的裂缝,比苍穹之间的深

渊更深,更黑。夜曲就是在那里的深层之中萦绕的,旋律和他们交谈,其中很多小马都响应了我母亲的歌。他们成为了追随我同行的灵魂,我则给予了他们凡俗的生命中无法获得的慰藉。”

“你曾经有没有想过去帮助他们自己去获得慰藉?”我质问道,表情悲愤交加,“你曾经有没有想过,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时候,你从他们身上究竟夺走了什么?”

“失落者,都已经来到了这里,他们早就知道自己再也没什么可以被夺走的了。”

她斜了我一眼,蹄子一扫,一颗日月环绕的星球顿时浮现在我们面前。投影飞速放大,画面聚焦在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小镇,中央矗立的那座市政厅更是眼熟。

“哪怕是你自己的家,哪怕它是那么温暖,那么繁荣,对于向我的合唱团捐赠生灵一事也并不陌生。”

几张陌生的面孔在我们面前闪现。

“活泼的白色天马,优雅的独角兽丈夫,农家母亲的幼童,顶级的传送专家。”

她的蹄子向后一展,画面顿时放大,呈现出众多小马的身影,每一只小马的表情都冻结在悲伤之中。.

“他们都曾经勤劳而幸福地生活着,直到他们意识到了遗忘领域的境界,认知了我母亲久远以前试图埋葬的迷失的本质。因此,他们不得不埋葬自己。当时间来临,他们再也不愿去反抗那虽然不自然但却能带来终末安宁的命运。一切能表示他们曾经在大地上存在过的证据,都从根本层面上消失了。”

“女神啊……”我喃喃着,用朦胧的泪眼望着她。“一直以来,我还以为整个镇上只有我……”每一层可怕的顿悟,都让我的心为之颤抖。每一天,当我走在小镇的街道上时,都有鬼魂和我一样在街上游荡,和我一样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而实际上,我们只是把这样的相逢给忘记了,就像沉浸在浓雾中互相看不到彼此的航船。这让我不由得一阵恶心。“阿丽娅……除了我之外,那里还、还有多少失落的灵魂?”

“不计其数。”

我的身体哆嗦得仿佛筛糠,忍不住蹲了下来,紧紧蜷缩着,木然地盯着地面。此刻,我的战栗根本无法平息。“要是我……我早知道……要是我……我知道的话……我……我也……也会尽力去救他们……”我紧紧闭上双眼,强忍着哭泣的冲动。“雪石膏……太多了,这……太多了……”

“这里从来都不是你救他们的地方,”她说道,**“也不是你自救的地方。所有迷失者最终都会来到这个领域之中,有先有后。唯一拥有这种自我意识的失落者只有你一个,但是这无关紧要。迟早,你都会加入合唱团。”**

把最后几滴泪水从眼里挤出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颤抖的四蹄站直了身体,朝她怒目而视。“我不会做这种事的……”

她的反驳冰冷而机械。**“我和你一样改变不了这一切。”**

“不!你只是一首歌,只不过一首而已!”我咆哮着,用魔法举起了唤夜者。**“我可不是一首!”**

她瞥了一眼那神圣的乐器,然后平静地看着我。**“你和我根本无能为-**
”

“我已经发现了更多的歌!”我继续呐喊着,忽然之间,我再也不害怕她溢着光芒的紫色眼睛了,我什么都不害怕了。**“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谱写了它们!那是我生命的旋律,更美的歌,更强的歌!其他小马也都感受到了,无论他们是否知道也好,他们都感受到了!和你母亲的歌不一样,我的歌充满了希望!我在他们的生命中注入了欢乐和充实!夜曲只会迫不及待地从小马们的灵魂之中偷窃,而我填补了它留下的空虚!你说的太对了!我乐意改变!对真理的追求可不光是靠重复来实现的!你必须先经历痛苦的洗礼,才能学会何为真正的幸福!才能首先学会如何去学习!很遗憾,你妈妈永远都无法明白这一点,阿丽娅。很遗憾,都是因为她头脑简单又自私自利,造物主才会把你放逐到了这个冰冷又无情的地方!但这不是我的命运!要是你自己不肯从你那条可悲的路上离开,那随便你好了!别挡我的道!”**

“失落者,你完全不明白你所追求的这条路会有什么后果-”

“和我一同二重奏!”我高声喊道,把唤夜者举得更高,让它映衬着周围旋转的符文的光芒。金色的光芒沐浴着整个冰冷的王座厅,仿佛黑暗之中升起了朝阳。**“你知道这是什么!你知道自己的位置!回应你的母**

亲和你姐妹的歌！”

她只是盯着我。

怒火中烧,我粗鲁地用魔法拨动了琴弦,奏出了“孤寂的二重奏”的前几个音符。再一次,我咬牙切齿地嘶吼:“和我一同演奏!让我们一块儿奏出这首歌!然后,要是你那么痴迷的话,你自己去化为虚无吧。至于我,我非要到达夜曲的终点去迎接破晓不可!”

她继续盯着我,依然纹丝不动,活像一座雕像。那双骨翼微微展开,像恐怖的花环一样环绕在她身边。

我毫不相让地瞪回去,努力把身体的颤抖克制到最低。我保持着沉默,我可不打算求她答应。

最后,女神终于动了。她的角亮了起来,王座厅的每一面球形墙壁上,都有几段符文飞了出来,飘到她面前,在空中凝聚到了一起。一支金属长笛样的乐器在她的魔法力场中成型。她和我四目相对,等待着我开始。

我的心已经是跳得飞快了。跟随着心跳的节拍,我拨动了琴弦,随着悠扬的旋律,唤夜者的琴弦仿佛是主动起舞一般颤动起来。突然之间,我已经开始了主旋律,很快,我就不孤独了。不愧是咏叹曲,阿丽娅公主并没有辜负自己从未被知晓的真名,她用那支无瑕的长笛,把这首曲子变成了无比美丽的存在。迷醉的音乐如同圣歌流入心灵,仿佛一首古老的摇篮曲,把死去的孩子送入了超越死亡的境界之中。

我想到了雪石膏和露娜发现了这曲旋律,从最幽深最寒冷的黑暗深处将它发掘出来。我想到了奥塔薇娅,梅洛蒂娅,J·R·巴德,还有维尼尔·斯酷奇:他们谁都无法想象,在与这位被时间所遗忘的公主一同合奏之下,真正的二重奏有多么优美,他们谁都无法想象,这音乐会将我带向何方。球形王座厅外的光芒在温暖的金色之中游曳,与唤夜者的光辉相互呼应,伴着阿丽娅公主长笛闪烁的皎洁银光。

我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歌声,永恒的岁月之中,锁链那无尽的铿锵声第一次停顿了,那些呻吟声都变成了狂喜的欢呼。自有史以来,遗忘领域首次迎来了间幕时间。我就在聚光灯下,与那些被遗忘的鲜活化身们共同分享着这无上的荣耀与快乐。我想到了所有那些像我接触过的小马们的生活,只希望融入这和谐,只希望将这生命的乐章和快乐四处传扬。

如果我无法接触遗忘领域中这些迷失之魂,或许这样生活下去也不错吧。我拥有可以去争取的未来,还有再一次存在于世界上的机会。损失是我可以承受的,失败是我可以反思的。而且,我也可以帮助其他小马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和麻烦。

我本来以为与阿丽娅同处一室会吓得心惊胆战,我本来以为她无边的力量和至高的神性会让我魂不附体。但是随着二重奏的继续,当天角兽公主合着节拍追随我领奏的旋律时,我忽然意识到,甚至连女神都无法让我面容失色。

真理在我心中显现,这个顿悟其实我这一辈子都明白:行善的意志比圣歌本身更加古老。也许,这就是原初的单一意识分裂为众多独立个体之时所渴望的。但命运的作弄却偏偏让太虚玄母蒙蔽了自己的双眼,无视了这些最值得学习的知识。那么,或许这就是我的使命了——把这个教训带



给大千世界。如果这是我唯一值得被铭记的东西,那么在这孤独的地狱之中被囚禁这么长时间,恐怕也是值得的。

那时候我全神贯注,等到曲终之时,唯一还在弹奏的只有我自己了。我睁开了朦胧的泪眼,努力把泪水眨干,抬

头凝视着阿丽娅。

长笛已经消失了。她虔诚地鞠了一躬,侧开了身体。在她身后,一系列发光的紫罗兰色线条凝固成了一尊基座的形状。最上面是一张展开的卷轴,上面有一张古老的乐谱。

“那……”我伸长了脖子,望着那首难以捉摸的歌,不由得大汗淋漓。“那是……?”

“夜曲最后的挽歌在等待着。”阿丽娅说道,“你拥有唤夜者,失落者。这是你应得的。”

我如鲠在喉,迈开麻木的蹄子,一路快步走上了光之台阶,到了基座前。我的眼睛急迫地越过护栏,迫不及待地阅读着乐谱,抽搐着看完了最后一行和弦。“破晓将至”,这首曲子很长,宛若史诗。音律很忧郁,却又仿佛胜利的凯歌。我心潮澎湃,当我在心中想象着它的乐律时,只觉得无形的波涛激荡着我虚弱的心灵。

“去吧,去拥抱破晓吧。”公主在我身后开了口,那声音很平静,几乎是耳语。“但是,破晓看不到你。”

我勉强把嗓子眼里的大疙瘩咽下去,用无力的前蹄扶着基座的边缘。乐谱在我眼中模糊了,因为我已泪流满面。“接下来呢?”我声音颤抖着。“当我演奏完‘破晓将至’之后,等着我的是什么?”

“你将会重返生者的领域,”她说道,“你将会超出夜曲的范围,而你也将不再受到我力量的支配。”

“是……”虽然嘴唇在哆嗦,但我还是转过了身,扭头注视着她。“但是,你至少知道我一回去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不是吗?拜托,告、告诉我……”

她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你知道了我,你知道了遗忘领域。没有任何小马能带着这样的知识踏入我母亲的领域,而且还能保留着它们。太虚玄母的全能支配着凡间,之所以事物会被遗忘和失落,并非因为我的力量,而是因为她的力量。你,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完整地演奏了整部夜曲的凡俗生灵。为此,一旦你演奏了‘破晓将至’之后,你就再也不是当初那个不惜一切也要来到这地方的生灵了。”

“你、你是说……”我顿住了,眼睛扫过王座厅内的阴影。我浑身猛地一颤,再一次和她那闪光的双眼四目相对。“你是说,我所有的记忆都会……?”

“想要不再是一个迷失者,你必须失去当初把你扔进深渊的起点。在我母亲的宇宙之中,凡俗生灵有两种类型:一,知道,但是被遗忘;二,不知道,但是将会遗忘。这是随我与生俱来的二分法则。宇宙不能允许这两者同时存在。否则,玄母将会因为禁忌的启示而崩溃,所有的现实也将一同随之毁灭。”

我转过身,又看了一遍那张乐谱。“我……我不想毁灭所有的现实……”

...”

“一旦你进入自己诞生的那个世界,这就不再是一个选择题了。”阿丽娅说道,“玄母的歌主导一切,它会夺走你的力量,但至少你将会重新存在,你将会被生灵所铭记。”终于,她挪动了蹄子,转过身来,和我正面相对。“如你所见,我的小马驹,自由是有代价的,就像心灵的平静需要付出代价一样。”

我的目光垂落在王座厅冰冷的金属地板上。“要么永远被遗忘,只有我自己能记住我学到的一切……”我只觉得嗓子眼发紧,“要么,失去我所学到的一切,重新去享受温暖和友情的幸福……”

“只要你拥有这首歌,”她指着唤夜者,“只要你有机会听到‘破晓将至’,我就无力去阻止你,而且我也没有理由去替你做决定。现在,你所拥有的是选择:改变你自己的一切,或者不改变。这并不是女神们会去喜欢的东西,我怀疑她们永远都不会喜欢。”

我对她投以锐利的目光,不过这一次,眼神里稍微有些遗憾。很快,我就从迷惘之中清醒了过来,喃喃着,“我只是想知道,我还有没有能力重新成为我自己……”一阵寒意从我身上涌过。我双眼紧闭,一张张面孔从脑海中闪过,暮光闪闪,月亮舞,晨露,剪剪,星云……“要是我这么做了,要是我以对太虚玄母还有对我自己的所有一切认知为代价解救了自己的话,我还有机会成长为我现在的样子吗?我还能从我过去的那个样子变过来吗?或者,我依然只会是一只肤浅、冷漠、傲慢无知的独角兽,而且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吗?”

她没有回答;她用不着回答。

我长叹一声,用蹄子揉着鬃毛。“肯……肯定还有别的办法。”我喘着气,“一定会有的,必须得有!”我扭头望着她。“我保证,我绝对不会把遗忘领域的事情告诉任何生灵!还有你的事,还有玄母的事!”

“这根本不可能…”

“至、至少你可以拿走我关于你的记忆,关于这个地方的记忆,关于你的挚爱的记忆,还有-”

“我有能力拿走任何你想让我拿走的记忆。”她说道,指向了那张乐谱。“但是,一旦你演奏了那首曲子,拥抱了到来的破晓,你就超出了我力所能及”

及的范围。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谁也不曾到达你现在的位置。很可能,连我都会把你给忘了。”紫罗兰的眼睛眯了起来。“太虚玄母的力量包罗万象,这遗忘领域的神圣法则也是由她所创造的。若非如此,还会有那么多迷失之魂来到这里,组成我的合唱团吗?”

“这么说……”我瞅了基座一眼,低声沉吟,“很有可能,也有小马曾经像我一样来过这里,只不过你不记得了。”我咬着嘴唇,无形的怒气让我连话都快说不利索了。“我们这到底是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那么多艰辛而辉煌的胜利,那么多光荣和伟大的感悟,都在胜利的顶峰上被遗忘了。还有多少生灵在宇宙之中艰难跋涉,收获了那么多,却在一次绝望的选择之中失去了一切,回到了跋涉开始前的模样?”

“那并非我该知道的,”她漠然地回答,“我只能看到那些选择迷失的生灵。”

我盯着她,脸绷得紧紧的。“我才不会选择迷失。”

她非常轻微地点了点头。“那,或许你已经知道必须做什么了。”

我凝视着那张乐谱。浑身颤抖得那么厉害,好像那些音符都要从上面掉下来了。自由,温暖,爸爸和妈妈,暮光闪闪微笑着呼唤我的名字,月亮舞开心地扑过来拥抱我,回家,睡在属于我自己的那张床上,所有这一切,距离我就只剩下这么近了,只有几步的距离了。

“太多东西,难以割舍。”我喃喃着,一股无边的寒冷盘踞在我心头,仿佛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无数的阴影说出来的。这无数的阴影,可能曾经就站在我现在所站的位置上,可能和我演奏过同样的二重奏,可能和我做出过同样的选择,也可能没有。“我已经走了这么远,这个险值得冒。”当我低吟之时,只觉得一滴泪水正在顺着脸庞缓缓滑落。“谁说我一定就不能重新找到我自己,不会做出同样的发现与顿悟,不能再次成长为一只真正善良、正直、无私的小马?”

阿丽娅沉默无语。

抽了抽鼻子,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把唤夜者抱在了胸前。“思考也好,哲理也好,交谈也好,流浪也好。这一切,我经历的都已经够多了。我欠我自己的,我欠雪石膏的,欠我所爱的一切,所以我只能这么做,才能重新拥有他们。”我笑了,虽然这笑容很短暂,很微弱,然后抬起蹄子,开始拨动琴

弦,奏出了乐谱上所记载的第一个音符。“我准备好迎接破晓了。”

天角兽依然不言不语。于是,我终于开始错愕了。慢慢地转过身来,我扭头瞥着她。

我眯着眼睛盯着她,阿丽娅不动声色地回视着我,纹丝不动,仿佛一块磐石。一直以来,不管是躲避她也好,违背她也好,我干的这些事,连我自己都觉得够多的了。可是,她却没有任何反抗?难道一直以来,我不是始终都在侮辱她的本质吗?对于她所代表的一切而言,我这不等于是狠抽了她一记耳光吗?

我又瞥了一眼“破晓将至”的乐谱。最后的乐章就摆在帷幕的末端,显得那么孤寂,像一把悬在喉咙上的匕首。我焦躁地磨着蹄子,转过身来,对阿丽娅皱着眉头。

“你有什么没告诉我的,对吧?”

“最后的挽歌属于你,”她的声音很淡漠,甚至有点无聊。“去演奏吧。”

“你在瞒着我什么事!”我朝她厉声吼叫,“到底是什么?”

“一切值得隐瞒的,都留在了我的领域之中。”她回答道,不苟言笑。“你不属于这里,还请离去-”

“你刚刚才证实了我所学到的一切全都会化为泡影!”我站在她面前,梗着脖子大喊,“你说因为玄母的力量,我所有的记忆都会化为虚无!”

“如果那是你的选择,那你就得接受这-”

“可是,自由是什么?!”我眉头紧皱,汗出如浆,因为我开始意识到其中的因果有多么重大了。“心灵的平静呢?这一切的代价是什么?!无序知道答案,你呢?”

“失落者-”

“我接触过的那些生灵们会怎么样?!”我终于尖叫起来,“我在小马镇所做的一切会变成什么样?!”

她凝视着我,一如既往地缺乏感情。当她开口的时候,听起来像是在吟诵悼词。“玄母的力量不仅仅局限于记忆。她是万物的创造者,主宰着那首掌管一切现实存在的歌。时间,空间,所有一切都会臣服于她的意愿。”她的紫罗兰色双眼愈发明亮,“当你完成了夜曲,重新踏入生者的领

域之时,现实将会变成你从来没有遭受过诅咒的结果。历史本身必须调整,以防止任何关于我的信息流入外界的宇宙。而唯一能确保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你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接触过夜曲,更没有遭受过诅咒。”

“从来没有遭受过诅咒……?”我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几乎无法呼吸。我眨着眼睛,只觉得寒气又涌上了我的四蹄,仿佛回到了在小马镇度过的第一个孤独夜晚。“我……我根本没遇到过梦魇之月。我根本没盖过我的小屋,我根本没跟暮光闪闪学过魔法……”

她只是注视着我,默默地看着自己传达的信息在我的心中扎根,发芽,成长。

我已经站不稳了,醒悟如海啸般汹涌而来,冲得我一个趔趄,瘫坐在地,呼吸越来越急促。“我……我根本不会听到挽歌在脑海中回旋,我根本没挖过那个地窖,也不会试着演奏夜曲,也不会去买什么音石。”我咽着唾沫,眯着眼睛瞪着阴影之中。“我根本不会去和瑞瑞谈论她的职业生涯,我根本不会给小呆的孩子买那根长笛,我根本不会说服焦糖仔和风哨子在一起。”我的牙齿在捉对打架,耳朵垂了下来。“我根本救不了飞板璐,她会死在荒野里,还、还有……”我咬着嘴唇,只觉得快要窒息了,名字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冒。“晨露……轰隆……剪剪……风歌……镇长还有绯红……”

就在这时,一声尖叫从我唇中爆发,活像枪响。我向后倒去,用蹄子捂着嘴,目眦尽裂。

“唔唔唔……!”我喘息着,颤抖着,呜咽着,“无、无序!!!”身体的颤抖从未这般剧烈。“哦,塞拉斯蒂娅在上啊……”

我紧紧抱着自己的身体,咬紧牙关,大声地倒吸凉气。泪水无法消退,我不顾一切撑起身体,抬头朝她望去。在我哽咽的泪目中,隐约有个紫色的身影屹立不动。“要、要是我从一开始就没受过诅咒,那、那、那无序会怎么样……?”

阿丽娅公主低下了头。以非常缓慢的语调,她开了口。“被身遭放逐的愤怒所驱使,没有任何迷失的灵魂来提醒他被放逐的原因,我的挚爱,他的怒火将无可遏制,超出他的悲伤。凡间的歌将永远无法触及他,更无法征服他。无论他前往何方,必将散播堕落,涂炭生灵,甚至我的姐妹也无法

阻挡他。他的统治无法持续到永恒,但毫无疑问,时间也不会短暂。他将会蹂躏很多世界,直到时间的流逝再度让他疲倦,最终屈服于让他当初第一次沉入长眠的那种倦怠。”

这些话才听了一半的时候,我就紧紧闭上了眼睛,只觉得自己已经被冻得僵硬了。我伸出蹄子去拽连帽衫的衣袖,却发现衣服已经不在,于是只能紧紧揪住了我的毛皮和鬃毛。“你……你怎么能……”我剧烈地喘着气,都快歇斯底里了。“你怎么能就这么放我走了……你,你怎么能就这么让我自由?难道你不知道这会毁掉什么吗!难道你不知道这会害得和我接触过的众多善良生灵无辜惨死吗?!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地放任你的、你的挚爱沉沦在无尽的混乱和毁灭的肆虐之中?!”

“我能为这个宇宙所做的一切,现在我也正在做,……就是留在这里。”阿丽娅回答道,“我的挚爱,他的愤怒无比狂暴,势不可挡。但是这和我的存在暴露给太虚玄母,造成整个宇宙全部毁灭而言,根本不值一提。”她慢慢闭上了眼睛,不过用这种微弱的情感来安抚我已经太晚了。“在苍穹另一面的凡间生灵怎么样都好,我都不在意。只要苍穹依然存在,依然稳定,那么,他们死也好,活也好,我都不关心。”

我紧紧抱着自己在地上翻来覆去,只觉得整个王座厅仿佛在我周围坍塌。“我……不能……我……我不……”

“就像我在你刚到这里的时候所说的,失落者,”阿丽娅声音很轻,“你依然可以体验幸福,享受安宁——只要你放弃去拥抱破晓,成为我合唱团的一员。”一声悠然长叹,她继续说道,“唱我的歌,化为虚无。一切都将皆大欢喜。”

此刻,我已经是悲痛欲绝。身体颤抖得如此厉害,我再也抱不住唤夜者了,所以也没再去费心。我猛地吸了口气,直接一伸蹄子,把那神圣的乐器扔在了地上。坚不可摧的琴弦在碰撞中散发出各种不谐的音律,但这并不是我旋律的终点,我跟着这杂音爆发出一声长长的号叫,声音惊天动地。高高昂首朝向遗忘领域的顶空,我扯着嗓子尖叫,咆哮,把剧痛的胸膛里每一丝的空气,每一丝的力量都挤了出去。我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就好像以前从未呐喊过一样,把前蹄高高举向空中,再重重地砸到我倒下位置的金属地面上。在哭号和呻吟之中,揪心裂肺的喘息之中,我彻底迷失了,就

这么迷失了……

全过程,阿丽娅都没有动。在我不成调子的嚎啕之中,她连骨翼的半根翅骨都没有颤抖一下。仿佛聆听我咆哮的是一道深不可测的深渊,而非真实存在的女神。

我的头脑已经化作了错综复杂的迷宫,每个角落都冒出了愈发阴暗的影子。哪怕是我的泪水也无法驱散绝望的阴霾。几分钟时间过去了,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像个胎儿一样蜷缩成了一团,悲惨地倒在地上抽泣不止。当我的眼睛终于睁开之时,映入我眼帘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张古老而破旧的羽毛床。

我想象着,在虚无的深渊里第一次苏醒,除了自己的意志力和恢复力之外无所依靠,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忽然我明白了,阿丽娅一直都是孑然一身,但是从未孤独。我们都一样,诞生在那里,诞生在黑暗的摇篮中,我们全都一样。等我们必须回归之时,等宇宙的法则违背了我们自身的意愿之时,剩下的唯有责任,我们脑海中的旋律,需要唱响的歌。

“尽管上述两种方法的后果都可以忽略不计,但选择权依然属于你,”阿丽娅说道,感觉就好像距她上一次开口已经过了几个钟头。我听到她纤细的四蹄在我周围踱着。“如果你迷失,我就能给予你安宁。但是,一旦你演奏了‘破晓将至’,你就会获得自由,只不过这份自由乃是有代价的。这代价或许对你而言很重要,但只要宇宙的稳定依然受到威胁,我就无权剥夺你的这份自由,不管我的挚爱会不会因此做些什么也好。”

“我……我、我决、决定不了……”我呜咽着,抽泣着,“我、我甚至都没法去想……”我抬起头来望着她,鬃毛蓬乱,脸上被泪水染得一塌糊涂。“拜托,我……我需要时、时间。我只是个凡俗生灵,凡俗生灵需要时、时间……”再一次,我把脸埋进了双蹄之中。“唔唔唔唔……哦女神啊……求求你……”

“我乃是记忆的消费者,我能给予的东西很少。”她低吟着,“时间,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我很怀疑,它对你而言会有多大的用处,失落者。这首歌已经消耗了你够多的心智与精神,此刻,凡间对你而言应该已经是陌生的世界了。你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需要暮光安魂曲才能找到我的,并不是只有露娜而已。”

我努力把呼吸理顺,擦干面孔,伸出前蹄,像抓着拐杖一样握着唤夜者。“多、多久……”我结结巴巴,“我……我苍穹之外的生命……是不是没剩多少了?”

“这并非你还能活多久的问题,”阿丽娅公主耐心地解释道,“但是,更确切地说,是你还剩下多少记忆能力的问题。毕竟,生命就是一个生灵记忆的总和,从现在起,你几乎没剩多少选择了。如果我让你回到凡间再多呆更久,那就更加微乎其微了。”她转向了基座,一道紫罗兰的光束笼罩了谱写着“破晓将至”的羊皮纸。“你带来了我母亲创世之歌的片段,失落者。你演奏了‘孤寂的二重奏’,最后的挽歌正在等待着你,也只等待着你。”她面无表情地低头俯视着我,“你要做的一切,就是把夜曲从头演奏一遍,从第一乐章到倒数第二乐章,然后,你就会返回我面前。如果那时候你依然还残留着健全的意识来做出选择,那我就接受你的选择。”

我点了点头,低头鞠躬,又是一阵抽泣,轻轻把唤夜者抱在怀中。“无论如何,公主,谢、谢谢你了……”

她俯下身来,直视着我的面孔。“我们都知道会如何。”随即,她的双眼闪过紫色的光芒……

于是,我回来了。

当第一片雪花飘落在小屋外草地上时,我正在等待它。我不知道我在那里到底呆了多久,几小时?几天?几周?我只是凝视着窗外,看着冬天降临在小马镇上,整个世界都变得灰暗无光。那些时刻对于他们而言根本毫无实质,没有实质,也就无需回忆。

恍惚之中,我隐约想起了某个日程安排。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给彗星喂食这件事。一天两次,把餐盘倒满,在阴影之间徘徊。我吃过东西吗?可能吃了,也可能没有。

我还记得,我躺在小床上,凝视着自己盖起来的小屋天花板的横梁,一秒一秒地数着流逝的时光,直到我忘记什么时候开始数为止。唯一真正能让我衡量时间的办法,只有彗星蜷缩在我身边的频率越来越高。每一次我都抚摸他,感受着他舒适的咕噜声,他胡须那痒痒的感觉。他用鼻子拱着我,但我并没有动弹。壁炉没有点燃,唯一的温暖,只来自彗星的毛皮,或者

偶尔从雾蒙蒙的窗口透进来的一丝阳光。

然后,开始下雪了。我凝望着窗外,看着周围的碧绿渐渐化作了纯白,仿佛一块干净的石板。眨眼间,时光仿佛回到了一年前,我正艰难地学习着“黑暗奏鸣曲”。小屋已经完工了一半,我蜷缩在帐篷里,在昏暗的灯光下颤抖,把羊皮纸垫在膝盖上,潦草地记下粗略的音符。再一眨眼,我和月亮舞一同奔驰在坎特拉皇城的街头,和其他几只同龄的雌驹一同欢笑嬉闹,庆祝着学期的结束。又一眨眼,在父母慈祥的注视中,我正在打开放在壁炉上的礼物。圣诞树明亮的灯光照亮了闪闪发光的木琴,这是我第一次记住了快乐的泪水,而非痛苦或者悲伤的泪。

我突然意识到每个冬天都一模一样。季节的重复并不是因为天马天气管理员忠实于自己的职责,而是因为时间太平凡无奇,需要一种模式来增加它的情趣。否则,毫无实质可言。如果没有内在的实质,那么,不管有没有遭到诅咒也好,我们这些小马根本没有什么是值得被记住的。

我试着去回忆那些对我而言最特别的生灵,我试着去想爸爸,妈妈,晨露,月亮舞,还有暮光。我思考着,他们蕴含的内在本质,够不够让我继续呢?或者,他们的内在本质从我的记忆之中消失,真的是一场悲剧吗?连着好几天,我都不敢演奏安魂曲。我任凭自己的思维流落到荒芜的深渊之中,在那黑暗的深渊里,我能听到夜曲在回响,仿佛一阵刺骨的寒风,穿透了黑曜石岩壁的缝隙。

我发现了一个事实:回忆的唯一痛苦,就是对回忆的需求。就这点而言,从我自我意识表面上来看,阿丽娅公主的恩赐似乎也并不算什么可怕的东西。接受她的提议就像是回归了某种自然状态。毕竟,在整个宇宙的温暖都燃烧殆尽之后,还有谁会存在呢?还有谁可能拥有知性和宝贵的知识财富去遏制历史上的巨大成功和失败呢?那时候,这首歌分裂的碎片将如此之多,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最初那个单一的根源对知识的渴望,也将因为纯粹的无序状态变得不可能。因为变得为数众多,那个曾经单一的存在注定要在追求知识的旅途中自我湮灭。

那么,也许这就是那个单一的存在所渴望的真理?

我无法让自己去恨太虚玄母,我无法让自己去恨任何生灵,任何事物。就像阿丽娅一样,一切只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它只是把我周围所有一切

的结构都拆散了。最后,没什么值得去悲伤的,没什么值得去庆祝的,也没什么值得去后悔的。生活就是一条从高到低而行的坎坷之旅,当我凝视着飘落的皑皑白雪,还有它对世间万物——无论是生机勃勃还是死气沉沉——的纯白洗礼之际,我开始领悟到自己在这个大千世界中处于什么位置了。

但是,我并不打算只根据我的位置来做出决定……

我把彗星的盘子盛得满满的。这是一种预防措施,谁知道我这一出门要去多久呢。然而,我一口气就穿上了连帽衫,带上了七弦琴,冲出了小屋,冲进了外面那个阳光明媚的世界。

“全体乘客请上车! 去往坎特拉皇城的特快专列就要发车啦!” 列车员沿着车站的月台边走边高喊。

火车头在寒冬风雪的亲吻之中闪闪发光,后面拖着一长串颜色鲜艳的车厢。热腾腾的蒸汽喷射而出,弥漫在月台上争相拖着行李上车的小马们周围。中间的一节车厢旁边,有几只色彩缤纷的雌驹正排成一队往车厢里钻。

“呼!” 苹果杰克好不容易开了口,“这天气真够可以的,史密斯奶奶腮帮子上的痣都能给冻掉啦!”

“我们想的都一样,大实话队长!” 云宝黛茜严厉地回答,把农家女推进了车厢里。“还不赶紧进去! 要是我羽毛都冻僵了,那还怎么演飓风司令?!”

“哦! 哦哦哦! 冰镇飓风司令! 冰爽体验!” 萍琪派叽叽喳喳地跟着她们蹦进了车厢。“这倒提醒我啦! 在去坎特拉皇城的路上是不是还要经过天马的地方呀?他们烤的暖心节点心最棒啦!”

“哎呀,但愿如此!” 瑞瑞叫道,她穿着夹克衫和披肩,用魔法拖着三个鼓鼓囊囊的大行李箱。“都不用到坎特拉皇城最高层街区的屋顶上去挨冻,这天气就已经够沉闷的了! 咱们就直接去城堡演出吧。”

“等等,瑞瑞。”小蝶在她身后轻声说道,停住了蹄子。

“小蝶,亲爱的,我们都已经说过这些事了!” 瑞瑞把她的行李玩命地往车厢里塞。“车厘子会好好照顾你的小动物们的,而且你都已经跟天使

兔说了五次再见了！这还不够吗？现在拜托快一点儿，趁着这火车还没把你甩下之前赶快上去！”

“不，不是这样的。”小蝶四处张望，有点发抖。“嗯……暮暮在哪里呢？”

“咦？”

“见鬼，她说得对！”苹果杰克把脑袋从车窗探了出来。“那丫头也不在这里面！”

云宝黛茜的脑袋出现在苹果杰克旁边的窗口里。“她到底在哪儿？我们可没法一直等！”

“哦，暮暮！”瑞瑞四处招呼，朝对面的仓库方向望去。“哟呼！你上哪儿去啦，亲爱的？”

“别喊了，姑娘们！”暮暮一边喘气一边答应，“我……这……就……来……”她拖着一个塞得快爆炸的特大号鞍包，“唔唔唔……等……等我一下下……！”

“甜心，咱这儿等不了一下下了！赶紧过来！”

“说真的，暮暮，”瑞瑞促狭地一笑。“你可是艾奎斯陞亚这附近最强的魔法师了，你的魔法角角连个鞍包都漂不起来？”

“得了吧！这些书可是特别附魔过的！漂浮术把它们飘起来可没那么容易！”暮光叫道，玩了命地拽着沉重的书包，四蹄都在发颤了。“当我发现我会在坎特拉皇城的暖心节庆典演出里出演四叶贤者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彻底表现一下！所以我才会把……呃呃呃……能找到的关于艾奎斯陞亚古代魔法的书都带上了！”

“暮暮，塞拉斯蒂娅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你在舞台上表演各种华丽魔术！”云宝黛茜翻了翻宝石红的双眼。“再说了，要是她真有那个打算，我一开始就会抢着主动去了！”

“你说得好像这一点儿都不好玩似的，黛茜！”萍琪在她的窗口里蹦蹦跳跳。“我都等不及扮演我的角色啦！他们说，等落幕之后我甚至能把帽子吃下去呢！嘻嘻嘻！”

“唉……”云宝黛茜一蹄子捂在脸上。

“嗯……瑞瑞？”小蝶小声问她的朋友。“真的好冷啊，我……我能上

车了吗？”

“哦，当然，小蝶。”瑞瑞侧开身让小蝶进了车厢，转身呼唤暮光，“先扔下几本书！或者找哪个服务员帮你一下！无论如何，快点儿上来啊！火车就要开车啦！”然后她也上了车。

“可……是……这些……我……全……都……要……！”暮光紧紧闭着眼睛，咬着牙齿玩命地往前拽。“唔唔唔……哎呀！”一个不留神，她摔了个大屁墩儿。暮光坐了起来，只觉得两眼冒金星。“哎哟……幸亏暖心节一年就一次。”

就在时候，一辆放行李用的滑车在魔法力场的笼罩中滑到了她身边，然后笨重的鞍包在漂浮术作用下慢慢飘了起来，最后安稳地在滑车上摆好。

暮光眨了眨眼睛，“呃……”她不由得笑了。“怎么我就没想到呢？”拉住对方伸来的前蹄，就势站了起来。“非常感谢你，呃……这位小姐……”一看到我，她的微笑渐渐消失了。

朦胧的泪眼中映出了她的身影，我不得不深吸了一口气才开口。“我的名字是天琴心弦。和其他我遇见的小马一样，你会、会忘记我，会忘记我们的这、这一次谈话。我所做、做的事情，说的话，都会被遗忘。”我哽咽着，抽泣着，在呜咽之中努力说出话来。“但是，我并不是来要求你记、记住我的……”

她的下巴在迷惑之中掉了下来，身后的火车喷出了腾腾的蒸汽，吹拂着她的面孔。暮光有点结结巴巴地开了口。“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以前见-”

“我不会要你记得我们在白玉街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下午，也不是我们在坎特拉皇城周边奔腾玩耍的那些往日，也不是我们和月亮舞一起享受睡衣派对的夜晚，也不是过家家游戏之中扮演塞拉斯蒂娅、露娜，还有白胡子星璇。”我笑得非常凄然，深深地凝视着她紫色双瞳中满溢的纯真——那神韵，那色彩，填补了我生命中的空白，就好像填补了塞拉斯蒂娅灵魂之中那一处被遗忘的空洞一样。对于我而言，那就是暮光闪闪了。我凝视着她，“我不会要求你记住你在皇宫里写给我的信，也不会要你记住你给我描述的所有那些你学到的魔法技巧的故事。我不要求你记起你在我面

前的每一次哭泣,每一次欢笑,每一次愤怒,也不会要求你回忆起当你只需要有谁倾听你,有谁拥抱你,有谁关怀你的时候将你拥入怀中的那两只蹄子。”

我把滑车推到她面前,走了几步,用只有我们俩才能听清的音量轻声问着:

“我只是问一问啊,暮光闪闪,你……你对现在感到很满足吗?”我颤抖着,吸溜了一下鼻子,咽下了泪水。“天地之间的大千世界,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在你分分秒秒都在流逝的生命之中,你对它们……感到满足和快乐吗?”

她愣愣地盯着我,盯着这个疯狂而褴褛不堪的陌生小马。这个家伙几个礼拜都没怎么吃东西,而且差不多都两周没洗澡了。她盯着我眼睛下面的眼袋,我毛皮上的皱褶,还有那些勉强忍着不涌出来的泪。暮光闪闪,她站在我面前,细细地打量着我,打量着我所有的一切。让我高兴的是,她看到了我和阿丽娅都再也无法抓到的东西。紧接着,她的话点燃了我的心。

“我……我在小马镇找到了一个新的家,我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好好抚养斯派克,让这个可爱的小龙宝宝能够像命中注定的那样茁壮成长。我很幸运,能用写信的方式和塞拉斯蒂娅公主定期保持着联系。我是公主忠实的学生,但是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我喜欢的地方。在她的祝福下,我不但成为了这个小镇的首席图书管理员,还成了小镇的魔法守护者。我从小星座熊的威胁下拯救了小马镇,从梦魇之月的威胁下拯救了艾奎斯陞亚,从无序的威胁下拯救了整个世界。而且我……”

又是一阵蒸汽涌过,在她身后几步远的车厢里传来了朋友们的几声催促。

暮光闪闪笑了。她用一只蹄子拂过自己美丽的鬃毛,轻声说道,“我有了朋友。在我孤独地生活了那么久之后,我……我拥有了那么亲密的朋友——无论发生什么,都对我不离不弃的小马。崇拜着我,爱着我的小马,她们对我的这份爱……”说到这里,她不禁哽咽着低下了头,把目光藏进了身下鼓鼓囊囊鞍包的缝隙里。“这份爱,就是喜欢我的存在,喜欢我做我想做的事,喜欢我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抿着嘴唇,她抬起头来向我微笑着,双眼热泪盈眶。“经历了那么多的疯狂,那么多的蠢事,那么多大冒险,那

么多紧张的麻烦之后,我……我真的很快乐。”她抽泣着,但是却笑得更加灿烂。“我……我真的很快乐。我这一辈子也没法更加幸福了。”

我重重地吁了口气,释怀地笑了。泪水顺着我的脸淌了下来。“那么,这就是最重要的了。”我声音颤抖着,“这,才是最重要的。”

她把头歪到了一边,好奇而关切地张大了嘴。

“全体乘客请上车!坎特拉特快最后一次发车提醒!”列车员在她身后叫道。随即而来的是几个朋友不耐烦和不安的尖叫声。

“心弦小姐……对吧?嗯……”她有点局促不安,尴尬地靠在滑车上,不知该说什么好。“我……我不太明白,你是……要去坎特拉皇城吗?你不是有什么-”

“我不能和你一起去,”我说。“我必须留在这里。”

“可、可是你说的一些话……还有……你……好像有些很重要的事……”她哆嗦了一下,眯起眼睛盯着我。“我觉得……我应该再多了解了解你……”

“请帮我个忙,”我说道,凑过去和她的前蹄紧紧相挽。“把这种感觉保持下去哦。让它成为你的内在精华,让它成为你内心的温暖,生命的灯塔。靠它活下去,只靠它生活。其他的,你什么都不需要记住。”

喷涌着蒸汽的火车头开始轰鸣,仿佛活了起来。一切都在远去,都在离我远去。

她看看我们相握的前蹄,又抬头望着我的脸。“我得走了,我还得坎特拉皇家大剧院的暖心节演出上扮演四叶贤者呢。”

“我知道,”我微笑着点头说。“我真为你骄傲,暮光。”最后一次握了握她的前蹄,我轻轻地放开了她。“好好表演啊。”

“哦,我会让大家都记住的!”她说道,拖着滑车快步离去,飞快地上了火车,她把书包也拖了进去。搬鞍包的重任累得她头晕眼花,所以我很怀疑她有没有发现一柄小小的黄金七弦琴滑进了她的鞍包里。当我再也数不清自己重重的心跳时,她最后一次向我微笑着。“等我回来之后,我们该好好聊聊!心弦小姐!嗯……你会在小马镇待一段时间吗?”

我向她挥蹄道别,点点头回应了她,声音仿佛幽灵的絮语,“我会一直在这里的。”

火车已经开动了。她快乐的笑容在灰蒙蒙的雪中远去,消失。雪带走了她,就像当初带走了月亮舞一样,仿佛生命的陌路带走了一切,如昨日浮云般消失在冰冷的迷雾中,只剩下了我自己的呼吸。我坐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在颤抖中裹紧了自己,努力想要理解花费在破碎幻梦的地平线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我意识到,我生命之中唯一重要的部分,全是在这段时光里。

一眨眼功夫,当我回过神来时,我已经在几里开外了,正沿着小镇边缘漫步而行。放眼四周,整个小马镇每一处的屋顶都堆起了厚厚的积雪。冬天为这小镇留下了一幅冰冻的照片,一幅画卷,一段本该融化的记忆,这大自然未经修饰的荣耀却在我面前挥之不去。街上空荡荡的,只有我走在路上。外面太冷了,生灵无法在室外生存。所以我在这里,蹒跚着前行,仿佛看不见的镣铐拴在我的四蹄上。我没有回头,因为我不回头也知道,我的蹄印很快就会消失。只要我不去破坏这照片,只要我不希望自己去破坏它,那这就是一幅银装素裹的完美画卷。

每一座烟囱都在冒着烟,燃烧的木柴和噼啪作响的壁炉,那味儿缭绕着我的鼻子。每一个有权活下去的生灵都在逃离寒冷,和试图溺死他们的冰冷宇宙边缘拼搏抗争。他们拥有自己的挚爱,他们有宝贵的财富和丰厚的遗产要充实,他们有回忆要去创造。

而我,我拥有我自己。

我跋涉着走过市政厅,走过那婚礼幽灵般萦绕的回音,走过那疯小马语无伦次的呓语。我蹒跚着走过方糖小屋,走过雌驹们欢快的笑声,走过两位挚友愤怒的争吵。模糊之中,我远远看到了旋转木马精品屋,一打漂亮的礼裙随着我的睫毛在摇曳,而我的耳畔响起了那位时尚教主悲愤的控诉。片刻之后,在霜雪覆盖的小镇中央,我暂时停歇了蹄子。这里点燃了几堆篝火,一个醉醺醺的独角兽曾在这里惨遭毒打,飞板璐得救了,花岗岩在下棋,橙色的虎斑猫在这些建筑间寻找到了回家的路。

在那里,小镇的中心,在我而言最温暖的位置,曾经降临过一只黑夜的天角兽神灵,把她的恩赐赠予了一只颤抖的独角兽。直到那一刻前,我从未领受过这般礼物。

我迈开蹄子,大步离去,把最后一丝温暖也抛在脑后。我快步穿过建

筑物之间,走过冒烟的烟囱,进入了小马镇公园。在那里,我爬上小山,俯视着整个小马镇的风景。在呼啸的寒风中,我听到我父亲的气息,我想象着,他画出了这样一幅如此美丽的画。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在今后的岁月中继续挥画笔,留下世界的映像,永远缅怀他曾经拥有的美,再也无法填补那个画框里的空洞:留着我的轮廓的空洞。

然后,我很快就明悟了这一点。我意识到他永远都找不到可以取代我的东西,他只会找到更好的东西。这就是他的生活,就像我母亲拥有了她自己的生活一样,就像暮光和月亮舞各自拥有了要去追求的生活一样,就像晨露和仙果一样。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篇章,无论能不能看得见也好,而存在的精髓——这份值得创造的回忆——将会由他们来决定。

一只小马能触动那么多的生命。但是那么多的生命能去触动的,就更加无穷无尽了。

我的生活是什么呢?我坐在山顶上,冥思苦想,沉浸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之中,因为我已经发现了它。它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它冻结在了时间之中,包裹着霜层,轮廓被我面前的白雪勾勒出来。一切都冻结了,因为一切一直都是冻结的,我发现了我的目的,我的存在。

那就是这一刻,就在此刻,那霜花的斑点在我头顶飘曳,金色的光芒被几根没有树叶的枝条紧紧锁在中间。所有的一切就是现在,我的思想,我的呼吸,我想要哭泣还有不想哭泣的心。虽然我两个都选了,但泪水还是涌了出来。它们就像我隐约记起的那样:孩子在另一个暖心节的晨光之中捧着木琴,在宝贵的礼物前眨动着泪眼。我泪流满面,因为我意识到记忆是创造出来的,是一种早已逝去的事物的影子。因为,对一切事物的记忆都是临时的,终将随风而逝,变得像面包一样腐朽,失去了它们蕴含的味道,欺骗着小马们,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可以重温那些早已枯干和死亡的往事。而事实是我们都该抓住我所抓住的东西,就是这一刻,就是这段真正的时间。我们只能拥有一次的宝贵财富,一旦它过去了,我们只能永远哀悼它。

我选择不去哀悼,我选择不去后悔。我喜极而泣,那是无法言喻的喜悦,这份喜悦,只有终生沉浸在悲惨的梦中,现在终于醒悟自己胸怀的正道之时才能体会到。我便是公理,我便是那无边的浩然正气。用麻木的前腿

我摸索着我的连帽衫,直到把这破玩意儿从身上剥掉,完全把自己暴露在正道之前。我把那石灰色的东西扔下了山顶,它随风飘荡,落到了看不见的远方,埋葬在雪中,埋葬在遗忘里。阿丽娅在自己的坟墓中安眠,但我要在自己的坟头上纵情舞蹈。我伸开四肢,在身遭诅咒长久以来的酷寒之中狂欢。欢乐不需要回忆,不需要伪装,不需要去渴望那遥不可及的希望。但是,这的确需要勇气,因为没有回忆的生活,才是最勇敢的生活。这是一只小马的标志,她明白,在大限来临之前,她从未为了生活而烦恼过。

我知道我是谁,不是我曾经是谁,也不是我将来是谁。我所知道的,我所感受到的,以及此刻我所拥有的,乃是玄母的夜曲所永远夺不走的東西,无论它有多强大也好,多么全能也好,都无能为力。这一刻只属于我,它将永远是我灵魂的本质。之后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影子,我会无限振奋地投入无尽的黑夜,因为黑暗本身只能提醒我,什么才是我永远不会失去的。

随着“夜之悲歌”的最后和弦奏响,遗忘领域的金属平台在我周围成型。我深深地呼吸着永恒的空气,睁开双眼遥望着远方的雷霆和暴雪。

在虚无正中,在我头顶,阿丽娅的王座厅悬浮着。它没有飞走,也没有向我投来闪电。实际上,它开始缓慢下降了,我隐约已经看到了黄昏公主前来迎接我的紫色光辉。

我轻轻地吁出一口气,把唤夜者抱在我裸露的胸前。正在等待时,一声悲哀的呻吟传来,然后是锁链的铿锵声。我迟钝地扭过头,朝那边望去。

一只镣铐加身的小马正从一个锈迹斑斑的孔里爬出来,在某种原始的冲动之下,她直扑向我。沉重的镣铐锁住了她四蹄的末端,厚厚的金属板封住了她的五官,堵住了她的喘息。我还能看到她身上飘动着几根破烂的羽毛,当她还在世的时候,当她还未迷失的时候,还是一只天马,不知多久之前,她就沐浴在自己世界的温暖和风中飞翔。

我不假思索地转过身,轻轻地向她走去。

她立刻就冲我扑了上来,结果被拉紧的锁链给拽住了。在锁链的尽头,她猛地一震,重重摔倒在平台上,伸长了蹄子,徒劳地抓向我身体的方向。

我跪在她面前,安静得像一片落叶。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小马,向她伸出了一只前蹄。我呼出的气息刚刚混入周围的空气,她就开始剧烈抽

搐,随着一声高昂的哭号,猛地抬起了头。但是这号叫来得快去的也快,再一次,她踉跄着倒了下去,重重地喘息着。也许是处于迷惑,也许是出于某种有知觉的思考,但是她允许我把蹄子伸得更近。我摸到了她的毛皮,感觉比冰更冷。我轻轻摸过她面孔上一道细细的霉斑,那是几个世纪以来泪流不止的结果。在我温柔的抚摸之下,它再一次湿润了。沉闷的声音从金属板下传来,充满了呜咽,完全不成语调。

轻而易举地,我向前俯下身,把那冰冷的灵魂拥入了怀中。我感觉着她的前蹄在我怀中颤抖,就像在小马镇的那个挣扎了那么久的悲惨贱民,在希望的指引下,在现实冰冷的迷雾中,被苦乐参半的梦所哺育。她没有反抗我,她没有试图把我拖入深渊。她只是屈服于我的拥抱,呼吸变得均匀。那是一种不同的抽泣,一种悲伤的气息,让她无需歌唱也可以去自由分享。

我轻轻地抚摸着她冰冷的背脊,尽可能地温暖着她。我实在是太投入了,直到阿丽娅的蹄声在我周围环绕之时,我才清醒过来。

“在她的世界里,她是一名士兵。”不死的天角兽说道,“她是在恐怖袭击中唯一的幸存者。望着身边所有死去的亲密战友,她向绝望屈服了。在那凄惨的时刻,夜曲找到了她。她一直在聆听,直到她想唱歌的时候,才带她来了这里。”阿丽娅在我们身边跪了下来,“很有可能,她的军队里根本没有留下她的入伍记录。同时,她的父母也不必为了一个从未抚养过的孩子的死而哀悼。”

我最后一次拥抱了她,然后把她轻轻放在我身下的平台上。“她还会做梦吗?”我问道。

“内心的一部分还会。”阿丽娅轻声回答,“我觉得这就是她没有因为你的温暖而杀了你的原因。但是,当合唱一遍遍重复之际,她过去的自我也会遗失得越来越多。很快,记忆就会彻底消失,还有她自身的本质也随之一同消散。”

“我们对这些东西依赖得太过分了。”

“音乐?”

“回忆。”我说着,抬起头来仰望阿丽娅,用一只蹄子抱着唤夜者,另一只前蹄轻轻抚摸着那只被锁链束缚的小马,她就这样躺在我们之间,静静

地沉睡着。“你爱你的母亲,是因为你选择如此吗?或者,是那首歌中的某些东西限定了你的生活?”

“如果我把这称之为‘生活’,那就是撒谎了。”阿丽娅回答,“这就是说,这依然是和它最相近的东西。为此,我欠我母亲的,哪怕是她的确抛弃了我也好。”

我摇摇头,疲惫地叹息。“为什么只有最宝贵的生命才被抛弃呢?”

“我并不想知道,”她说道,伸出骨瘦如柴的前蹄,轻轻抚摸着我们身下那只小马的肩膀。“我永远不会抛弃那些来到这里的失落者。”

“阿丽娅公主,”我声音很低,她的视线转向了我,而我则凝视着虚空之中的风暴,努力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你在这里做的事,你对自己的承诺,实在是太悲伤了。”我喘了口气,“可……可是,你是那样尽心尽力去做,深深地理解这是自己应尽的职责……”随着一波颤抖的叹息,我硬撑着抬起头朝她望去。“我想,你这样做也有道理。”

她面无表情地点点头。“那你对此的感受又如何呢,失落者?”

“我一点儿都不羡慕。”我说道。

这个回答让她一时间陷入了思考,不管她有没有得出答案,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我眼看着她挺直了身体,展开了白骨的双翼。“那么,你决定了么,我的小马?”紫罗兰的双眼眯了起来。“是选择演奏‘破晓将至’,回到生者的世界,还是选择留下,和我,还有我的合唱团,一同享受永恒的幸福?”

我直视着她,勇敢地开了口。“我两个都不选。”

这一下,遗忘领域的神灵有点愕然地眨了眨眼睛。

随着一声颤抖的叹息,我最后一次感触着唤夜者的金属质感,然后,伸出蹄子把它递了过去。“我把玄母那首歌的片段交给你,这是任何追寻着‘苍穹之夜曲’的小马进入这个领域的唯一钥匙。”

她低头朝我的贡品瞥了一眼,但什么也没做。这份克制力几乎令我心悦诚服。“那你呢,失落者?”她问道。

“我会回小马镇去。”我宣布,“像之前一样生活在那里。”

“可你依然会被遗忘,”阿丽娅的眼睛眯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我现在给你提供了机会。当你在错失这机会的阴影中度过余生之际,你的心智

,你的记忆,还有你的抱负,全都会被诅咒吞噬殆尽。”

“但是我会活着,”我说道,把唤夜者拍得更高,更靠前,好让她能拿走。“我依然会是我自己,不是过去那个忘恩负义的混蛋,更不是一个幸福无知的傀儡,只为了守护你母亲那首歌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任务而存在。”我低头注视着那只镣铐加身的小马身上我爱抚过的位置,“无序将会继续被囚禁,艾奎斯陞亚不会遭受混乱,也不会有现实崩溃的威胁。一切都会皆大欢喜。”我如鲠在喉,“因为这任务,我……我义不容辞。”

哪怕是雷鸣声也无法打破紧随其后的寂静。最后,阿丽娅公主轻轻弯下腰来,从我蹄中接过了唤夜者。放开了它,我的蹄子无力地垂了下来。

“很好。”她表示,“但是,只要你还留在凡间,你依然会对我母亲的意志,还有这首歌所维持的现实构成威胁-”

“我懂。”我说着,深深吸了口气。注视着那只天马,我轻轻地抚玩着她苍白的耳朵。“而我也知道,光是带走我对这个地方的记忆,还有我所学到的一切的记忆,那对你而言还不够。我是个意志坚定的灵魂,像你的挚爱一样,我会尽一切努力去追寻答案,此乃万灵之路。公主,如果你要答应我这个请求,如果你要把我所渴望的自由交给我,那你必须从我这里拿走别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迷失者?”

我重重地咽了口唾沫,当我抬头望着她的时候,一滴泪水顺着我的脸庞滑落。“拿走我……对音乐的爱吧。”

她凝视着我,眼睛里闪烁着理解的光芒。**“以前从未有生灵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怀疑以后恐怕也不会有了。”**

抽泣了一下,我向前低下了头,轻声说道,“活在当下。在一个其他一切都会被夺走的宇宙里,这个我们至少还是能承受得起的。”

“同意。”阿丽娅低下了头,角顶朝我的额头亮起了光。我的身体抽搐着,迎接一切美好事物的终未来临。**“你本来可以为这里的合唱添加优美的旋律,化为在这个领域中永远不会被遗忘的美丽。”**

“没关系,”我喘着气,放声大笑,同时又失声痛哭,透过破碎的笑容释放出我最后的歌声。“反正,我五音不全。”

随着阿丽娅公主的角上光芒一闪,雪融化了。我坐在山顶上,喘着粗

气。在车厘子的教室里的哄堂大笑之中,我看到眼前的黑板上尽是正在褪色的胡言乱语。我语无伦次地结结巴巴,低头看着我的可爱标记。一团笼罩在迷雾之中的金色斑点,仿佛在我前面举起郁金香的晨露那美丽的毛皮。我试着开口说话,但我的声音又沙哑又难听。我不明白这为什么是件坏事。飞板璐凭空出现,毫无预兆地掉进了我的怀中。我爬行着穿过寂静的森林,一栋小屋在我面前一块一块地分解。焦糖仔和风哨子在篝火旁温柔地偎依着彼此,远处传来了疯小马的嚎叫。我抬头望去,午夜黑的天角兽高高飞向了星空。阴暗的月痕拓印在月亮表面上,透过窗口照耀着圣诞树旁边的我。爸爸妈妈慈祥地注视着我拆开了暖心节的礼物,在紫色的迷雾之中,出现了一双轮滑鞋。

没有泪水。

“噉!”月亮舞呻吟着,她躺在我的床上,翻着鲜艳多彩的图画书。“天马都好自大!为啥他们不管做什么都那么闹那么吵?”

卧在卧室地面上的暮光朝她皱起了眉头,“别取笑他们,这是他们的文化!”

“哈!他们的文化简直傻透了!”月亮舞翘着鼻子,“你见过他们庆典时候的打扮了吗?嘻嘻嘻……简直就像是他们要去跟云彩打架似的!”

“嘿!他们的制式铠甲超帅的好吗!毕竟天马可是有着悠久的军事传统文化呢。”暮光朝我瞥了过来。“你该知道的,天琴!你去年还给天马笔友写信来着呢!快告诉月亮舞你学到了什么!”

“对对对!去给暮暮撑腰吧!”月亮舞翻过故事书的一页,两条小腿从床边垂了下来。“星璇一直都是塞拉斯蒂娅的小跟班,可不是露娜的!”

“呃……”我结结巴巴,有点呆呆地盯着床上亮亮的小夜灯。“天马…笔友……”

“她不是把那首传统歌曲‘翱翔卷云交响乐’全都教给你了吗?”

我转过身来,直视着暮光。眨了几次眼,然后皱起了眉头。

“为啥我要关心什么没劲透顶的老歌啊?”

我面色一亮,凑过去说话。

“想听听他们在最佳飞行新秀大赛里面表演的空中飞行特技吗?”

“好啊!我喜欢!”暮光兴奋地叫道。

“哦!哦哦哦!”月亮舞把书一扔,一溜烟从床上蹿了下来。“这个才是我想听的嘛!”

“哦,别假装好像现在才高兴起来啊!”暮光有点不满地说道。

“对,只不过现在乐子更多啦!”月亮舞笑得更开心了。“还不快跟我们讲讲天马那些空中特技什么的!”

“啊!别胡闹了!”

“好啦,好啦,伙计们……”我笑咪咪地劝着,温暖地朝她们笑着。“咱们就不能好好一块儿享受这一刻吗?”

XX：曲终

亲爱的日记本，

季节是从哪里来的呢？天角兽们宣布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让大自然也能时不时地休息一下吗？当最早的小马们行走在这世界上时，他们需要一份丰收的时间表吗？会不会，古老的女神们只是比较无聊？

外面在下雪，下的很大。现在几月份了……十一月？十二月？我真的不知道。我都好一阵子没出门了。

小屋里的存货多得很，彗星也有很多食物和水，还有足够的柴火，来让壁炉一直烧得旺旺的。我想我能在这里多呆一阵子了。

说不上来是为什么，可我就是没心情出门。我从来都不喜欢下雪，也一点儿都不喜欢冬天。每年的这个时候总会让我想起节日，想到节日，就会让我想起爸爸妈妈。

我想还是躺下来睡一会儿吧，这里真安静。甚至彗星也不像平时那样咕噜了。

不知道我醒来后会做什么。如果要是有什么东西能读一读就好了，我通常是靠做什么来打发时间的呢？没关系，反正我会想起来的。

亲爱的日记本，

我的觉睡得太多了，重度幽居病让我满脑子都发晕，浑身不自在。

所以，今天我觉得得去干点活儿才行。就算我得主动去找什么值得留意的工作也好。我决定去给壁炉准备些柴火，取来了斧子走进了后院。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小屋的后面有个……地窖。我找不到什么更好的词儿来描述它了，真的。后院里面，有个孤零零的木头棚子就呆在那里。把上面那扇小门一打开，里面是一条通往深深的地下的台阶土路。

我点亮了我的角,顺着台阶走了下去。真是厉害啊,下面是一个长方形的空间……一个小房间,可以这么说吧。大约十步宽,二十步长。天花板正中挂着一盏没点亮的灯笼,下面还有一张凳子,旁边挨着一个金属架子。

这地方是干什么用的?不仅如此,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我是一点儿都不记得当初盖这个小屋的时候还有这么个地下室。这是当初云宝黛茜拆掉的那座旧农仓的一部分?如果这里应该是什么储藏室之类的话,我可根本想不出它到底是用来装什么的。为啥上面有个小木头棚子盖着它?而且门和通道都那么小,什么东西能搬得进来啊?

这个发现让我整个下午都在穷思苦想,连劈柴火的工作都放弃了。我想反正现在的木料再过一个晚上也没问题,这样我就有时间再把我的日记给细读一遍了。说不定在过去的篇章之中可以找到那个地窖的来由。我是说……我可能只是把它给忘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最近我总是心事重重,这也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花了那么多时间来睡觉。

彗星又想要吃饭了,我得先停笔。塞拉斯蒂娅保佑啊。这么多的雪。要是能再看到芳草和绿树,那比什么都强。

亲爱的日记本,

今天我又开始找柴火了。我也就能做这件事来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心情。劈柴火真的有助于我缓解压力,哪怕只是完全心理上的压力也好。

该从哪里开始比较好呢?我翻回去,把日记又给读了一遍,几个月以来我还是头一次这么做。我发现,有好几也都是空白的。一点儿都不夸张,有时候我在一页纸上写完一篇日记,然后直接跳过两三百页纸……有时候甚至是四五页,甚至更多……才开始继续往下写。

让我心里压力很大的是,我根本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么作,而且还反复了这么多次。我一直都很喜欢整洁和条理,这一点应该是受到了暮光的影响。甚至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如果一本笔记之间有一页纸被写坏了浪费了,我心里都会很烦恼。实际上,我写的字通常又小又密集,正是因

为我喜欢在一页纸上尽可能多写点儿东西。

那这上面留了这么多空白是怎么回事?这件事一直让我内心纠结不已。我很确定在大学时期我应该没那么偷懒才对,不然我的教授非会把我吊死在最高的钟楼上不可。

再仔细想想,我就只有两三个教授,可这说不通啊。当然,如果我从大学毕业的话,那至少得有二十门课程才行。为什么二十个独立学科的课程就只有两三个教授?

今晚壁炉的火焰会非常明亮的。

亲爱的日记本,

你有没有曾经感觉到自己就像是被关进了笼子里,以至于觉得自己肯定要发疯了?你有没有试过通过外出来改变这种状况?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坚持执行这个计划,结果却落得个比当初还糟糕的结局?

我今天就是这样了。我觉得也该是别老宅在自己小屋里的时候了,该去天色阴沉的外面转转。我好像是把帽衫给丢了,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穿上了瑞瑞的毛衣,快步进了小镇里面。

当眼看到小马们从屋顶上和店面上正在摘下大堆大堆的鲜红和深绿色装饰品,可想而知我有多震惊。我问他们镇上是不是有什么游行活动之类的,结果大家都只是一脸好笑地盯着我看,说他们只是想提前把明年的东西预先准备好而已。我要他们给解释一下,结果被惊得目瞪口呆。

现在不是十一月份,也不是十二月份。我们现在已经是一月份了。六天之前刚过完新年,在坎特拉皇城举办了一场盛大演出,暮光闪闪和她的朋友们都上场扮演角色了,甚至在艾奎斯陞亚日报上还有位著名记者专门报道了这件事。我眼睁睁地盯着这报道,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好像冻住了。

。

我怎么会把暖心节都给错过了?更重要的是,我怎么会足足错过了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回想起缩在屋子里睡大觉的日子,我琢磨着……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整个下午我心情都不好,我无精打采地在满是积雪的街道上漫步而行,目不转睛地看着小马们驮着巨大的假拐棍糖和花环什么的往仓库里搬。倒不是我想要这么郁闷,只是因为暖心节是一年之中最特别的时刻。我知道这里的小马们没法记住我多久,但是,要是能分享一下这欢乐的时刻该多好啊,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好。

因为最近一直都不太开心,所以我决定做点儿什么来改变现状。日落之前,我在镇中心一家出售新鲜玩具的店前停了下来。我给彗星买了一只连着线的会吱吱叫的玩具老鼠。当付钱给柜台后面的那位小姐的时候,我们俩愉快地聊了起来。她用斯马林格勒的口音讲了几个笑话,把我逗得前仰后合。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温暖而快乐的感觉。我一直都在笑,只希望她永远都不要停下来。

她的名字叫糖糖,在两个街区之外,她还开了一家糖果店。事实证明,这家新奇玩具店是她的分店。她希望有一天把自己的糖果和玩具连锁店从小马镇一直开到坎特拉皇城。我真心希望她能梦想成真,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高兴。尽管如此,夜幕还是降临了。我不得不离开,但还是向她表达了衷心的祝愿。要是她能记住我的祝愿那就更好了。

亲爱的日记本,

那个挂线绳的玩具老鼠,彗星喜欢得不得了。他开心的时候我也开心。当他靠在我身边睡觉的时候,身上的毛皮是那么温暖。哪怕是现在,就在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我都不得不俯下身体凑在他身上借他的热气。

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篇日记。我想,这是因为最近这些日子里,我的思想总是发散到奇怪的方向去。我觉得要是不把自己的想法记下来,那它们恐怕会消失的。现在我想想看,光是我写日记这件事就相当奇怪了。毕竟,我可不是那种有创造力的独角兽。一想到我总结出来的句子足以填满一本厚厚的日记,就让我觉得不对劲。

这地方到处都是灰,而且乱七八糟的。天知道我为什么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收集了这么多的破烂玩意儿。比如说,我到底脑筋是哪儿不对劲

了,才会在墙上挂了那么多的乐器?说不定是哪天某只骡子的垃圾车在小屋外面翻车了吧?我简直都要疯了。

反正我在这个镇里看来也没法找工作,所以还是把这些乐器拿去市场给当了。最好记住,一次只当一件就好。如果典当铺的小马不记得我这张脸,那这些东西被砍价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这把戏挺黑的,我懂。可我还能怎么赚钱呢?

仔细想一想,我怎么买得起这些衣服,这些柴火,还有这栋屋子?小马镇的小马们真慷慨到这个地步吗?

写下这么多的问题真让我脑袋都大了,反正这些问题也没法很快找到答案。干脆就别纠结这些了。彗星又开始咕噜了,还是向他学习,去睡个好觉吧。

亲爱的日记本,

今天发生了一件怪事。我听到一声巨响,接下来我就发现自己正站在小马镇中心,呆呆地看着大麦克把酸梅酒的房子从地基上拽了下来。他是用一种非常荒唐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他一边蹦蹦跳跳地往前走,身上还拴着一条链子,拖着整栋房子。

信不信由你,我说的怪事可不是这个。所谓的怪事是指,在亲眼见证了这一切之后,我觉得脑袋有点发晕,就好像刚刚从梦中惊醒一样。周围的雪都不知道哪儿去了。我开始惊慌失措。冬天已经结束了吗?莫非是突然来了一股暖流什么的?

说起向小马们问古怪的问题,我恐怕都已经习惯了。然而,当我大步走向围观大麦克壮举的马群,向其中一只小马询问今天日期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浑身发抖。然后我听到他们说,今天是连理节。

现在已经是二月了吗?可昨天还是白雪皑皑、寒风萧萧、沉闷无趣的一月呢,不是吗?

我马上就想起了彗星,一路飞奔回了家。到家一看,他不但没事,而且盘子里堆满了猫粮,就好像有什么没脑子的机器无缘无故地把东西倒在

了里面。

惊慌之中,我翻开了这本日记,看着上一篇。上一次我写东西的时候,是关于我把放在屋里的一堆落满了灰尘的乐器给拿去典当的事了。

乐器?我为什么要带着这些东西?翻开钱包一看,果然里面塞满了钱币。这笔钱肯定就是这么来的了。可是……这说不通啊。

这还不算完,我在小屋中央的地毯下面发现了一扇活动门,里面是个木头小格子,下面是个天鹅绒的包包,看起来大得足以装下两打马蹄铁。我用它干过什么呢?就这一点而言,我很确定我绝对用它干过什么,只不过现在不记得了。

还有多少事情我记不起来了?也许我应该仔细看看我日记过去的篇章……

亲爱的日记本,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冬天到哪里去了呢?感觉就好像昨天还是九月份呢。唯一的遗憾就是错过了暖心节。这让我想起了爸爸妈妈,都好久没见过他们了……

我得有个爱好什么的才行。最近我整天就只是坐在阴影里,盯着壁炉看。春天快到了,窝在壁炉前面烤火取暖的理由越来越少了。说不定该多出去散散步,可是每当我打算这么做的时候,这气温一下子又变得跟冬天一样了。真该考虑去买件运动夹克什么的。这件宝贵的红色毛衣的确很贴身也很漂亮,但是我总觉得,该把它留到更好的场合来穿才对。另外,它看起来实在是太光鲜太喜庆了。我最近可完全不是那种“喜庆”的独角兽。

待在这里根本没有用,甚至连写这本日记也是浪费时间。不知为什么,我有个装满了钱的钱包,可我知道它没法满一辈子。我得找个什么办法来赚钱养活自己,免得把自己变成个无家可归的乞丐。真希望能重读自己的日记,看看我以前是怎么赚钱的,可我什么都没找到。另外,日记里那些

空白页面也让我非常心烦意乱,如果只是想偷懒,那当初我干嘛要费劲写这些东西呢?

下雨了,我把窗口敞开着。除了壁炉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可以看着,真是太好了。房间里弥漫着某种味道,闻起来就像是四月的午后。不知怎么的,这让我心惊胆战。为什么?我喜欢四月。要是能找到什么办法摆脱这个诅咒,离开这个城镇,那我会更喜欢四月的。爸爸妈妈他们在做什么呢?

可能我还是需要个爱好,或许该多考虑去散散步。然而一想起这回事,我就会浑身发颤。可能我该考虑买件运动夹克。我喜欢瑞瑞给我做的这件毛衣,可我最近穿它穿的也太多了。另外,它看起来很“喜庆”,最近我可一点儿都没觉得有什么“喜庆”的。

为什么我还要留在这里呢?就算写日记,我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我有个塞满了钱的钱包,可我不知道它是哪儿来的。我是怎么得到它们的?我有工作吗?

下雨了,感觉像是四月。我敢发誓,明明是二月……或者是九月?暖心节到底是怎么回事?——暮光去演出了……这是去年的事吗?我收到了溜冰鞋,爸爸妈妈都非常开心,我也非常开心。

下雨了。

感觉……不太对劲。感觉……

亲爱的日记本,

今天晚上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发誓,这地方的乡间小路真多,森林也真多,还有小镇周围那么些茂密的灌木丛什么的也真多。简直能绕得你找不着北。我肯定是在小马镇北部转悠了好几个钟头,浑身上下冻得直哆嗦,冷的要命。身上的红毛衣也破破烂烂了。我觉得它恐怕是没法再起到什么特别有效的保暖作用了,尽管如此,它看起来还是很华丽。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也许可以用它做条毯子什么的。不过现在我最需要的还是件夹克。

无论如何,我足足走了几个钟头,但后来有只雌驹撞见了。我求她帮忙找找我的房子。很自然,她就问我那是什么样子的房子。我只能一脸傻呆呆地盯着她,因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不过我还是能改变一下谈话的话题,这倒不是很难。她一直不停地絮叨关于苹果什么的话题,足足絮叨了好几分钟。我满耳朵都是她“爹和妈”的故事,以及我们正在绕着散步的这好大一片苹果园。我都没反应过来,我们就走到我的小屋边上了。我意识到这房子是我的,因为我能看到彗星正透过窗口望着我喵喵直叫。我告诉她我得离开了,可她忽然一脸迷惑地盯着我。我只觉得一阵寒意,于是撒开蹄子就从她身边跑开,直接冲进门里,把自己关在里面。

彗星几乎是扑到了我腿上。他的餐盘完全空了,碗里几乎也没剩下水了。我四处摸索着寻找他的食物,可是找不到。我开始惊慌失措,都有点想跑回城里,趁着店铺关门之前再多买些猫粮。可是又害怕出门之后又把回家的路给忘了,最后彗星会饿死在房子里。

好吧,最后我的确找到了食物,只不过是因为它在我蹄下嘎吱作响罢了。我不在的时候,彗星把我小床边那个包给撕开了,我很快发现他的沙箱已经满了,而且他在箱子外面还方便了好几次。

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出去了多久。我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想不想知道。我只想抱着彗星,就这么抱着他,他靠在我的身边不肯离开。咕噜声很重,搞得我都很难继续往下写了。他见到了我,真的非常非常快乐。

我也想这么快乐,真的。

亲爱的日记本,

镇上的每一只小马都在谈论皇家婚礼的事。一开始我还以为这表示塞拉斯蒂娅公主要嫁给某位幸运的雄驹了。后来我才听说,在坎特拉皇城即将举办一场庆祝银甲闪闪和米娅摩·凯登莎公主喜结连理的婚礼。我简直不敢相信,暮光的哥哥要结婚了!

我当然得马上去恭喜她啦！我找遍了整个镇子，走了好几个钟头。幸运的是，当她和几只雌驹离开那座树屋的时候，我追上她了。我告诉她我有多为她开心，她的哥哥坠入了爱河，遇到了他未来的新娘。我衷心祝愿他们好运，祝愿他们永远幸福美满，天长地久。

想象一下，当暮光闪闪一脸困惑地盯着我的时候，我有多震惊吧。我开玩笑地问她，到底有没有听过她哥哥要结婚的消息。她告诉我说她已经知道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在所有小马之中我会跑来为了她哥哥要结婚的事为她道贺。我笑了，暗示她说如果月亮舞在的话，没准儿会因为这消息而嚎啕大哭一场。毕竟，那姑娘一直都对银甲闪闪有意思。

不知为什么，暮光的耳朵垂下来了，我发誓，我看到她眼中有泪光在闪烁。我的心沉了下来，试着去拥抱她，好让她能心情好一点。但这时候，她身边那些五颜六色的女生们把我给推开了。她们很生气，甚至很愤怒。她们叫我滚开，去烦其他的小马。我就这么惊得呆住了，眼睁睁地看着她们把暮光带走了，拥抱着她，还让她别理我。

我……我到底说什么了？我只不过是稍微逗逗她，这没比月亮舞的玩笑更过分啊。为什么，为什么暮光会把我当成完全的陌生小马？

在那之后，我就一路回家了。路上我看到大家都喜气洋洋的，可他们没有一个看我一眼的，就好像我完全是隐形的。我只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噩梦。但之后，我就回到家，开始翻自己过去的日记了。我能读我过去的日记，在做梦的时候自己写的字可是根本看不清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暮光曾经这么告诉过我。

暮光，我到底做了什么惹你生气了？这里真的好冷，真的好冷啊。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疏远你，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拜托，不管是谁都好，告诉我，我到底做了什么才会遭到这样的对待。

亲爱的日记本，

幻形灵是什么啊？当时我正在小屋的前面搞园艺，琢磨自己的事呢。这时候两个身穿皇家铠甲的天马卫兵就走了过来，开始问我一些问题。其

中很多都比较隐私。比如我的年龄,我的名字,我出生在哪里等等。我有点羞愧,因为至少有一半的问题我都答不上来。当看到他们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的时候,我就浑身直哆嗦。

好吧,他们匆匆离开了。但是之后,还不到一个钟头,他们就又回到我的小屋来了。而且还又问了我一次,就好像之前他们从来没问过我似的。这是什么恶作剧吗?

我只能尽可能地迁就他们。当他们离开之后,我就跑进了屋子里,直接把门关上。我躲在窗户后面看着,他们第三次转到了我的小屋旁边,看着我的屋子,然后走过来敲门。我尽可能躲在屋子里,大气也不敢喘。最后他们离开了,边走还边喃喃抱怨着他们和其他几个皇家卫队的队友在艾奎斯陲亚各地进行的某种搜索行动。

后来我到镇上去转转,听到大家都在议论那些卫兵的事。很显然,整个王国都在恐慌着“幻形灵”可能发动的侵略。自从皇家婚礼举办以来,每只小马都这么提心吊胆的。

皇家婚礼?我不明白。塞拉斯蒂娅结婚了?还是露娜?

光是写这些就够让我头痛了,我想我还是在家里呆一阵子吧。

亲爱的日记本,

偶尔我也会看看报纸,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做。就算上面有些好新闻,对我而言也没什么帮助。关于爸爸妈妈的消息只会出现在前几页,这前提还是他们或者他们的邻居发生了什么可怕的意外。我不知道能不能应付得来,最近我似乎什么都应付不来。

比如说,有消息说我们的北方发现了一个新地方:水晶帝国。谁曾经听过一个完全由水晶建造而成的国家吗?或者住在那里的小马们都是水晶做的?我不知道,也不在乎。

可我希望我能在乎,我希望我能站在发现新事物的最前沿。我希望我能和其他小马们交谈,让这交谈成为我从未体验过的交心畅谈。我希望我能说出一些话来,让其他生灵可能会铭记在心,为之欢笑,会拿去引用。

不,我想……“引用”这个词儿可能不太合适。但是我的……词汇,已经用完了,就是字面意思。写东西变得越来越难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光是把这些句子组合在一起,我的脑袋就很痛。也许天气暖和点儿会好些。今天早上从我小木屋旁边跑过的小马告诉我,现在已经是七月了。这七月怎么会这么冷呢?入夜之后我的牙齿都在打架。虽然能点燃壁炉,可我不想让烟囱里冒出烟来惹其他小马留意。倒不是说一年里都这个时候了还这样子会让我尴尬羞愧……我只是再也不想和任何小马说话了。

只是再也不想,一次也不想。

亲爱的日记本,

有点不对劲。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暮光闪闪的名字,根据报纸的头条新闻,她现在被授予了官职,成为了坎特拉皇城新任命的皇家主管。报纸上没有提到塞拉斯蒂娅公主,但是声称“露娜正在协助新任皇室主管适应她的职务”。露娜?……他们说“露娜”的意思是说……“露娜公主”?是说……囚月之马?梦魇之月?

这不对劲啊。我来小马镇就是为了来找暮光的,她应该为了塞拉斯蒂娅公主的来访而监督夏至日庆典的。可她现在突然就坐上了坎特拉皇城的主管职位?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月亮舞可得把自己的鬃毛给吃光了。

我发誓,这一定是个恶作剧。但是,为什么我会感到这么害怕呢?我害怕得都不敢向任何小马寻求解释。每次走出家门,即使是在火热的阳光之下,依然冰冷彻骨。

我应该留在这里,这个小屋很舒适。我应该待在这里直到事情弄清楚。这肯定是哪里出了错,这一切肯定都是些疯狂的大错特错。

亲爱的日记本,

这本日记有很多空白页。我想我明白是为什么。我把日记翻开了,

正盯着这一页在看。我知道我应该写点什么,但是……写什么呢?

我今天醒了。外面清风徐徐。我走过很多地方,听到了很多欢笑声。我倾听他们交谈,想象着自己融入他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下午到了。我坐在一棵树下,直到星星出来。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傻傻的点子,想到了我就好笑……我是大地上唯一只能看到星座在闪烁的小马。有多少小马会费那个心思去仰望星空,又有多少小马能真正看到些什么呢。

天空是多么广阔啊。但是我该多品味一下即将来临的夜晚。我怀疑会有很多这样的时光。

亲爱的日记本,

今晚很冷,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冷。我看见小马们把自己裹成了一团,听到蹄子下面嘎吱作响的雪块。朝一家店面的橱窗望去,那里有各种各样漂亮的灯光。我眨了眨眼睛,想象着小马把那些装饰品搬进库房里。又是一眨眼的工夫,我就在拆礼物了。明亮的、闪闪发光的东西挂在我的蹄子上。轮滑鞋。什么样的孩子会想要在十二月玩轮滑?

我只是停下笔,朝壁炉望去。它总是能让我放松下来。刚刚,我抬头朝窗口瞥了一眼,不知怎么的,已经是早上了。我忍不住咯咯笑个不停,我觉得星星在跟我玩捉迷藏呢。明天我肯定能抓到他们,肯定。

亲爱的日记本,

今天有位小马送了我一朵花,一朵郁金香。他叫我“天使”,我只是呆呆地凝视着他。他的眼睛……和坎特拉皇城的屋顶是同样的颜色,爸爸就站在那里,站在阳台边,画着他的风景画。我告诉了他,他迷惑地看着我,但是在那张温柔的面容上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我想亲吻它,我想亲吻他。可是,我太冷了。

眨眼功夫,我已经在家了,毯子盖了上来,挡住了我的泪,真希望是他漂亮的金色毛皮就好了。我不认识他,可现在我想……如果我在那里,我在那里留的时间再久一点儿,他……能告诉我……我是谁吗?

亲爱的日记本,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篝火,他们称之为夏至日庆典。一对年轻的夫妻对我瞠目结舌的表情咯咯直笑。我告诉他们说我知道所有关于它的知识,于是他们让我坐在他们身边。他们还带着两个孩子,那两双明亮的大眼睛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火焰很旺盛,感觉好温暖啊。我把蹄子伸向前面,就像在沐浴在星光之下。我开心地大笑,简直像个小孩子。

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谈论他们那美好的小生活,还有他们可爱的孩子们。他们告诉我,很久以前,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次夏至日庆典活动上相爱的,那是他们结婚前一年的事。

我请他们把一切都告诉我,可他们只是一脸奇怪地盯着我看。我浑身起了一片鸡皮疙瘩,明明坐在篝火前面,怎么还会这么冷呢?我问他们有没有感觉到一阵寒风,他们紧张地咯咯笑着,就好像我是个喝多了的陌生醉鬼。

他们的孩子们依然盯着我,眼睛闪烁着永恒的光芒,那么纯真,那么美丽。我笑了,俯下身子,看着我自己映在他们眼中的倒影。这时候他们的父亲发火了,他叫我自己去找别的篝火。我走开了,只觉得一头雾水。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吓了我一大跳。那闪光很亮,可不知为什么,我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我独自走回了家。

亲爱的日记本,

我刚刚才意识到月亮和以前不一样了。它是如此光滑,上面简直没有丝毫的阴影。它一冒出来,我都没法看星星了。

我觉得血液好像都要结冰了,有什么东西就在我的小屋外面,在树林中徘徊。它发出了声音,听起来就像是锁链的铿锵声。每次我呼吸的时候,它就停息了,而每次我呼吸的间隔,它又开始了。

有东西在看着我,我知道。我能感觉到它扫过我的全身,就好像整个汪洋大海的重量都朝我身体的每一寸碾压过来,伴随着隐隐的雷鸣声而震动。我唯一害怕的只是在我写完这些之后,我就会忘掉它就在外面。但是,如果它在我沉睡时进了屋,把我掐死在梦里的话,那我猜……我会后悔吗?

亲爱的日记本,

谁也没在看我,而大家又都在看我。在微弱的惊呼声中,仿佛在阳光照耀下的小桥上相遇,他们的目光和我的相逢了。我再一次变得真实而满足。镇民们之中很多小马都在笑,他们都很快乐,我想对他们快乐地尖叫,但又不想把他们吓跑。好几个钟头,我就坐在公园里,看着他们从我身边经过,看着他们互相交谈,看着他们向我挥蹄子打招呼。他们是如此璀璨,却又如此遥远,我觉得,就好像在仰望夜空看星星。

亲爱的日记本,

我明白为什么这本书里有那么多空白页,它们在等待着我,它们属于我。也许我翻回去,在它们上面书写,我就能改变过去,也许会改变未来。我不确定,不过这值得一试,我不得不思考在这么有限的空间内能写些什么。我能创造出多少朋友?多少有趣的对话、故事、或者大冒险?真希望我有创造的才能就好了,这会让一切都变得更简单,甚至能驱散周围的阴暗。

亲爱的日记本,

我很丑吗?我很臭吗?今天下午早些时候,我在市中心正想办法找什么东西吃的时候,有一只独角兽快步经过。她身边有两个天马卫兵。我想她肯定是什么重要的大角色,或者至少是非常阔绰。可我没想到她会停下来看着我。

她向我露出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表情,而是亲切的微笑。她问我是不是住在附近,我告诉她我觉得是这样。她咯咯笑着告诉我说,如果我需要帮忙找工作,只要能帮我赚钱糊口的工作,我都能向镇中心的社会福利部门去报到。虽然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么慷慨,但我还是感谢了她。然后我看到她眼中映出的倒影是一个面容憔悴的薄荷绿东西,顿时吓了一跳。

那两个卫兵也惊了一下,但是独角兽让他们平静下来了。她走上前来,温和地把蹄子搭在我肩上,安抚了我紧张的心。她闻起来,像是薰衣草和书本的气味儿。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就很想哭。她可能也是看出来来了。她说她关怀着所有皇室的子民们,所有的小马一生当中都该得到幸福。

于是我平静了下来,甚至可能还笑了。我问她是谁,她做了自我介绍,说她是“暮光闪闪皇家主管”,然后就快步离开去做某些重要的皇家要务了。

暮光闪闪……多好听的名字啊。

真想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

亲爱的日记本,

我今天在做园艺,无意之中发现有根木桩子插在地上。它就在我小屋外面的一棵树下,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直到我看到它下面放了个腐烂的花环。

后退了一步,我眯起眼睛盯着那墓碑上的名字。上面写着“雪石膏•

彗星蹄”。

雪石膏·彗星蹄是谁?是我认识的小马吗?是以前帮助过我的小马吗?还有别的小马帮过我吗?和我交过朋友吗?现在……还有谁能帮助我?

天哪,我在这儿到底多久了?

亲爱的日记本,

这都已经是冬天了?我敢发誓这才八月呢。我走在雪地上,盯着雪看。眨眼功夫,我的蹄印就消失了。我试着想象在这些粉状的白霜上玩轮滑会是什么样,只觉得脑袋都在疼。

在壁橱里,我找到了一条披肩,这破旧的披肩红得很鲜艳,不管是谁把它缝起来的,绝对是个整脚的裁缝。不过至少它还是很温暖的。

小马们正在谈论坎特拉皇城的暖心节演出,我的耳朵在耳鸣。还以为会有蒸汽从树上,灌木丛,店面里呼啸着喷出来,可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发生。

要是我去参加暖心节演出,那我会演谁呢?白胡子星璇还会再出场吗?如果没有的话,他本该出场的。

我讨厌雪,白茫茫,空荡荡,就像日记空白的页面。这世界上的诗歌再多也不够,回家的路太短了,说不定我不该走那么快,可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

亲爱的日记本,

这小床闻起来像是我的味道,可这明明不是我的床,怎么可能?梳妆台旁边应该有一盏小夜灯才对。可是,别说小夜灯,连梳妆台都不见了。

我听见了雨声,可我没有往外看。上一次我往外瞅的时候,发现坎特拉皇城的那些屋顶都不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坐在这里写这本日记,但是,如果这是梦的一部分,那我也许该继续把正在做的事情做下去,直

到梦醒时分。

除非梦又开始了,那样的话我就紧紧闭上眼睛。以前这招也管用过,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亲爱的日记本,

镇中心举办了一场葬礼,每一只小马都来了。我远远地看着,也听着。几只小马上台发表了悼词,大部分的小马都哭得很厉害,简直死去活来的。然后,随着葬礼的结束,那位逝者的女儿来了。我看到那只成年的独角兽走上台前,用魔法把一支长笛飘到了唇边,吹起了一首优美而孤寂的曲子。考虑到她泪水正在滚滚而落,这演出的水平可真是了不起。

我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一直到音乐结束。许多来客默默地聚在一起,分享着那位离世的小马的故事。我一直望着她,看着她勇敢地微笑,和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着拥抱和爱抚。

长笛的旋律依然在我耳畔回响。不知为什么,但是这让我非常的悲伤,反正我也没别的事儿好做了。

亲爱的日记本,

我什么时候出去买过东西? 是昨天吗? 这些天我很难随身带着食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冷了,但我的角感觉有点发麻。它沉甸甸地压在我头顶上,虽然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但我依然不得不佝偻着走路来承受它。

妈妈说,要是我等到考试临头才学习,那所有的知识都会直接塞进我的角里,而不是留在我脑子里它们该在的地方。我觉得她这话真傻,我连我在学什么都不知道。再说了,这里又不是坎特拉皇城。

这里不是坎特拉皇城……那为什么我的头会这么疼?我得赶火车,有个重要的活动……在……在什么地方?是个……朋友的?爸爸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呢?我在走廊里看不到他。不,根本没有走廊,这里到底是哪里?

好冷,真的好冷啊。应该在壁炉里多加些柴火,可我还有功课要做呢。也许等我先买点儿东西填肚子再说吧。我的角感觉好麻木。

亲爱的日记本,

外面非常明亮,可我还是禁不住瑟瑟发抖。我靠在路牌上直喘气,其实我真正想做的是躺下来。

就在那时候,他来到了我身边。我首先看到的,是他充满青春气息的微笑。然后他英俊的嘴唇动了,他温柔地和我说话,就好像小马在安抚一只小狗。他自我介绍说他名字叫“牛油蛋糕”。我觉得这名字挺傻的,但是我不想说什么刻薄的话,特别当他好心地牵着我的蹄子,轻轻地搀扶着我过马路的时候。直到走了一半,我才意识到这条路有多宽。

我用最快的速度向他道了谢,生怕只要稍微迟一点儿就没这个机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忘记他对我是多么温柔,就好像我是个脆弱的婴儿。他微笑着向我鞠躬致意,告诉我说,只要我需要他的帮助,随时都可以来方糖小屋找他。目送他离去之后,我立刻转向了能找到的第一家商店橱窗。

我寻找着自己的形象,但是对面有个满脸皱纹的浅绿色老太太让我分了心。然后我和她的眼睛一同抽搐着,我看清了她灰色鬃毛的发型有些熟悉的地方,还有她额头上斑驳的毛皮皱纹中……我认出来了。

我……一直都这么老吗?我还勉强能记得……不,我能尝到,清晨阳台上的早餐,妈妈准备去办公室之前用的香水,爸爸的调色板放在窗户上,迎合着春天的微风,如果我能把蹄子伸得再高点儿,说不定……我就能够到他的画刷了。我想在浴室的瓷砖地板上画满旱冰鞋。对,就是这样,轮滑旱冰鞋。明亮的紫罗兰色,到处都是。我跪在地上忙活着,浑身都被水彩颜料浸得透湿,还在为我的杰作哼着歌……为什么我在哼歌?我从来都不哼歌。

然后他们冲了进来。妈妈头一个开始责骂我,一如既往。我抽抽搭搭地呜咽着,在自己搞出的狼藉之中,紧紧抱着自己没有可爱标记的身体哭

泣。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但开始意识到什么地方不对劲。我没有创造力,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不管我做什么,一切都只是烂摊子,一团糟,就好像眼前这个盯着我看的糟老太婆,褴褛的鬃毛耷拉在耳朵周围,皱皱巴巴的嘴唇流着口水。

我扭头离她而去,整个世界都在我周围旋转。角变得更沉重了,我不得不靠在邮箱上才没有晕倒。我的心在搏动,我拥有一颗心,眨眼间却又化为了虚无。我到底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我的蹄子几乎都迈不动,怎么会有小马走得这么迟缓?这就是生活吗?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生活吗?

反正我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我也不知道现在我是怎么坐在这里写这篇日记的。可我非常非常怀疑我到底能不能再走那么远,再次跨越那段距离。我甚至都不确定我到底愿不愿意。下次再看倒影的时候,可能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亲爱的日记本,

我必须吃点东西。我知道我必须吃点东西。但每次把食物塞进肚子里,都会很疼。我有点不对劲。我试着和镇上的护士交谈,但几分钟后,他们看着我的模样就好像我从一开始就没进过诊所似的。每只小马都这么年轻。又年轻,又傻乎乎的。我不想变得这么饥渴,也不喜欢这么软弱。我倒宁愿自己操心自己的事,如果我能行的话。

我想告诉他们,有一天他们也会变得像我一样的。但是我有一种痛苦的感觉。仿佛什么东西在烧灼着我,烧灼、啃噬、撕裂着我的心,可能唯一有这种感觉的小马就只有我自己罢了,我只能注视着他们,注视着他们莞尔,注视着他们欢笑,注视着他们轻歌曼舞。

我想,可能唯一痛苦的小马,就只有我自己罢了。

亲爱的日记本,

好冷,太冷了。窗外的天空是一片发亮的雾气。我想那里曾经是有过星星的。我在床上翻了个身,夜灯不见了。有只年老的小马在咳嗽,喘息。每当我屏住呼吸,她的声音就没有了。我得起床了,我得走了。床上的被子好像有一吨重,我的角更重。谁把燃烧的煤块塞进了我的肚子里?我没有笑,也没有哭。我只是在这里,一直都在这里。为什么这里没有别的小马?为什么只有我自己?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什么时候答应了?为什么我不能回家?回家。我只想回家。我真的好想好想回家……

蒸汽,我看到他们了,就像影子,在我房间外面。妈妈?爸爸?是你们吗?好黑啊,好冷啊,我惹你们生气了吗?我把你们气走了吗?不,我保证会努力学习的。我不知道我学了什么,因为我一写下来它们就没有了。我在写什么吗?这么多空白的页,我必须把它们写满,也许我会在那里找到你们俩,就像我找到星星一样。当眨眼的时候,我看到了光。就好像你们在我身后徘徊。你们送我什么?声音好大。轮滑鞋,在雪地上要怎么穿轮滑鞋?你们在哪里?求求你们,不要生气。我喜欢它们。真的,我真的很喜欢它们。

妈妈?爸爸?拜托,求求你们。如果你们能看到这些,求求你们了。我没有迷路,我没有走丢。我还是你们的女儿,我在这里等你们,可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外面好黑,好冷,真的好冷。我试过生火,可身体动起来好难,而且每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就感觉肚子里好像有把刀戳进去一样疼。我不记得上次我什么时候吃过了,我也不记得我吃了什么。可能就是这样了。我写这些不是为了让你们担心我。我相信只要你们看到这个,只要你们读到这个,你们就能找到我。我很可能会住在这里的某家医院里,因为这个小镇里的小马们都很好。他们有时候很健忘,经常因为一些愚蠢的小事心烦,但他们都很好。他们很好,很善良,虽然发生过很多尴尬的时候,他们还是对我很好。我想不出什么特别的情况,但我知道这里一切都很好。可是我

在这里再也等不下去了。黑暗正在蔓延,我再也看不到星星了。爸爸该知道星星,他总是会画星星。有时候在屋顶,有时候在山顶,有时候在

我拥有他,我拥有过他,可我却把他送走了。哦我的老天,我为什么要送走他啊?我那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我还有思考能力吗?他的鬃毛就像我一样灰白而枯槁。在风中飘扬,像是彗星。我现在明白了。我明白过来了。对不起,我真的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把你送走的,求求你,回来吧。其他的所有都离我而去了,剩下的一切只有阴影和孤寂的月光,还有我从未开始就已经粉碎的生活的碎片。每一次触摸到它苍白的光泽,我都只是颤抖得更厉害,就像遥远之处铿锵作响的锁链。我本该感觉到一种痛苦的,但是就连这痛苦也干涸了,就像光芒,就像你微笑的温暖。没关系,我爱轮滑鞋,我爱它们,就像爱着郁金香,爱着红色毛衣,爱着深紫色鬃毛上的紫罗兰条纹。如果我能那么爱你,如果我能和你一同分享这份爱,就像吟游的歌者,就像小说的作者,就像所有能用超出语言的方式去触动这个世界的存在那样,知道如何去绘画,知道如何让耳朵去感受色彩,知道如何把泪水化为翩飞的蝴蝶,也许那样的话,我就不会把你送走了。也许那样的话,我干出这种蠢事的时候你就不会离开我了。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真的,我真的很抱歉。求求你,回来吧。我在请求你,我在哀求你,我在祈求你,回到我身边吧,回到我身边吧,回到我身边吧,让我在你的怀中重新变得年轻吧。

我不可能是仅有的,这绝不可能。这些话不知从何而来。它们比我更宏伟,比我们所有都更为宏大。我知道有些集体的存在,有些多元的存在,有些我本来应该分享的存在。我本该一开始就共存于其中。我知道无形之中存在某种运动,我能感觉到它压迫着我,把我压迫在无法穿透的黑暗之中。光明存在于某处,我还记得它,在我梦里记得它,我拥有梦,我拥有梦

想。在梦中,我没有名字,但我拥有自己的面容。它映在灵魂的窗中,小马的眼中,朋友们的眸中。我不可能是这么孤独的存在,这根本就不对,也不该是对的。而事实就是如此。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孤独?我要去往何方?我的文字将把我引向何处?星星都去了哪里呢?我的父母在哪里呢?他们是在等待着我,还是已经永远离去了?当我呼吸之时,所有的问题都会喷涌而来。而如果万物有始,也必然有终。我是在走向终点,还是在远离它?我并不知道。或许两者都有。或许一直都是如此,或许我会因此而被撕裂。不过话说回来,当看清是什么藏在我内心之后,说不定我会喜欢它的。也许它会和我交谈,我们俩能够合二为一。

什么都没有,但同时,却又拥有所有一切。对于我未曾明白过的一切,我开始明白了。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去理解。对,否则我怎么能够理解我不理解的事情呢?思绪于我脑海中浮现,它反过头来又凝视着我。我们彼此平等,我,与这思绪。这就是为什么,我明白我正站立在深渊之上,而不是深渊之内。我还没有做出冒险行为。我还没有迈出最后的决定,也没有做出最初的决定。一切都在发生的边缘,一切都在化为一切的边缘。在我的脑海中,它就像一条河流,众多的涓涓细流汇聚成的汹涌河流,而我就在它的河口之处,一边喝水,同时却又呕吐。我是存在的,这点我非常确定。但是我是否会一直存在呢?我是否在未来依然存在呢?我只知道现在,我只知道

我想我终于找到你了。在黑暗中,躲在阴影后面,整整一辈子,你都在躲避着我。你和我的距离只不过是勇敢的一步之遥,越过我的小床,越过我的呼吸声。

我实在是无法想象,为什么我一直以来这么沉默,直到现在才去拥抱你,抚摸你的脸颊,和你进行必要的接触。毕竟,你一直都跟随着我。只要

我转过身来,让你和我一路同行,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当然,那就是你。一直都是你。在我泪水中的,那是你。在我欢笑中的,那是你。在我父母的气息中,在我的梦中,在我朋友们眼里闪烁的点点星光之中,它们,一直都是你。这些文字是写给你的:它们又单调又无聊,又沉闷又乏味,但是它们属于你,是你把它们化为了诗篇。

如果不是为了你,那我写这些还能是为了谁呢?因为,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我知道你就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你的存在,正如我感受到了你的缺失。那对另一半那无法言喻的感触,让我们自身超越了黑暗和尘埃。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为你写下了这些文字,而且,我爱你,因为今生今世之中,除了桥接心灵、连接彼此,去感悟那无法言喻的事物,我们还有别的什么可做的呢?生命无常,转瞬即逝。唯一确定的,是选择去确定的那个抉择。

我爱你。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从何而来,无论你要去往何方,我都爱你。

我爱你,崇拜你,珍惜你,用我垂死的心,用我稍纵即逝的思想,祝你在欢乐与和谐中一切顺利。黑暗是如此的宏大,如此的饥饿,如此的浩瀚,以至于用任何除了友谊以外的东西填满它都是一种罪恶。因为我们为数众多,但我们又是一体的,没有任何分裂,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墙壁可以把我们分开,可以撕裂我们的共性。正是这共同之处,让我们能把美丽的火花洒入荒凉的黑色深渊。

我们存在于世界上,我们是这么美丽。我爱你,因为我现在正在爱着你,不是因为我曾经爱你,不是因为我将要爱你。而是在这一刻,在泪光之中,在发自内心的欢呼之中,我毫不保留地投入冰霜的苍穹,我爱你,我崇拜你。

我们相连,同时也分离。在一起,我们寻找到了真理。我觉得这听起来太美妙了。你呢?

阳光,微弱的光。

我能看见了。

我能看得见它了。

透过窗口,透过迷雾。

我到底待在这里有多久了?我已经不想再呆在这里了。我已经不想这么疲惫不堪了。

我想……我得去个什么地方。

对,散散步挺不错的。

看看这个小镇。

看看那些小马。

看看他们的笑容。

就我自己去,那多可惜啊。还是把这本日记也带上吧。

后面的空页还多着呢。

城里那么明亮。

既不冷,也不热。

这是雪吗? 我不太确定。

我闻到糖果的味道,很香的味道。

我还记得当我以前咧嘴笑的时候。这跟我现在的笑容可根本没得比,现在我笑起来可真的是没什么能比得上的。

公园那边有座小山,我敢打赌那里的风景一定很美。

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力气爬上去……

我几乎动不了了。

腿麻了。

我的角……还在吗?喘息,白气遮蔽了我的眼睛。

可我想,就是这里了。对,山顶,还有……

哦……

哦,我的天……

这……这真是个好漂亮的城市啊。这么多的颜色,这么多的小马。

我知道他们看不见我,但我能看到他们,我能看到这一切是多么美好。

如此美好的回忆,哪怕这是刚刚才有的回忆也好。

现在是时候了。

我想……我可以稍微坐一会儿了。

我想我可以……

喘口气……

太美了。

真是……太美了。

我希望……

对。

我几乎都希望……我能写一首歌。

背景小马 完结

Fin

